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一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3/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一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3.8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一五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弇州山人四部稿選十六卷

〔明〕王世貞撰 沈一貫選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年克勤齋余碧泉刻本

..... 一

林學士詩集六卷文集十六卷

〔明〕林壑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 四一二

金與山房稿十四卷

〔明〕殷士儋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邵陞刻本

..... 六五〇

弇州山人四部稿選十六卷

〔明〕王世貞撰 沈一貫選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年克

勤齋余碧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弇州稿選

十六卷》提要

弇州山人四部藁序

儒者雅言三代代興如錯行秦
其歸餘也漢與宇內更始皆為
履端文帝虛已下人賈生崛起
進之陳說國體退之祖述楚辭
胥開又先此其嚆矢武帝致二

序一

文學多士應感而興兩司馬為
之擅場左右並建漢臣自侈當
世炳焉與三代同風概諸文獻
有激酬其人以也由漢而下騷
餘於元我

太祖再造中國咸與維新

孝宗虛已下人與孝文之治同道士興勃々而李獻吉以脩古特聞笑士摘辭成籍具在方諸賈生近之矣

在宗以禮樂治天下壽考作人何可勝原干峇鼎濟南李于鱗

序一

二

江左鼎王元美画地而衡南北
遷為桓文浸倣與兩司馬相周
旋駢々是當駟牡夫得天者棄
其運隆在者挾其資此六君子
者非胥所待而後興有所納而
后同天德王則從而王在道隆

鼎造而隆干載一峇今為烈也
顧兩司馬以作者命在至今誦
法不衰后死者幸得與於斯文
殆亦睦乎其後一旦互執鞭弭
宣詎能方駕而駟之竊惟尺寸
異長詩書異教藉令變典禮而

序

三

親典樂將不耐不窮何以故所
用非所長也長卿之長長於數
陳詩教也子長之長長於紀述
書教也就其偏長莫不畢至脫
或求其具足能兼窮乎善摩元
美之多于鱗也其言曰漢廷兩

司馬吾代一攀龍言兼長也斯
言也上士熒之疑之中士駭之
下士聞而笑之及于鱗之籍既
傳則熒者疑亡駭者意下笑者
掩口還矣于鱗役僕百家睚眦
千古始得元美驢甚吾奈何從

海內一當王生舉世方以鱗譽
憐于鱗即元美黹所用譽亦何
三從元美猶熒逡巡及其蒞西
岳而籍也傳蓋倍于鱗者十之
五其分部者四其卷百八十其
集六十有奇自告成一家言未

有若此之富者也北地亡而大
道隱于鱗梓而元美鼓之聞者
具以李王千里響雁乃今之籍
並著其後能左右之耶于鱗與
古為徒祖三墳而稱六籍其書
非先秦兩漢不讀其言非古者

先王不稱其論著非法曰不成
其逐射而當古人非上駟不以
駕故片言出而人人自廢不刪
黹言元美上窺結繩下窮掌故
于書黹所不讀於體黹所不諳
其取材也若衣治之櫟鑪鞫即

三金三齊業不可型其運用也
若荀武韓信之在軍即宮嬪市
人業不可陳業不可戰左之
業不宜之右之一業不有之則
惟元美能耳大較于鱗之業專
：則精而默至元美之才敏：

序

六

鼎冷而旁通濟南奇絕天際峰
眉語孤也大海迴瀾馴元美自
道不亦洋：乎大哉要以峰眉
之高蟠於四壺惡在其不潔而
三山雄峙瀛海肩五岳如老更
即天假于鱗以季終不暇棄擗

而浮海至若元美所涉宣業蹤
高天俯積雪者乎皆賦若在上
林雁汀當代業兩比于載筆學
舊史氏如孫叔敖其稱詩著書
力放于鱗而富倍之矣賈其餘
勇為說家言則諸君子之所不

序一

七

惺楚左才之所未覩者也且也
病渴論腐兩司馬以跼蹐終元
美旅力方剛幸而得謝率履坦
：綽有前途由全而望嶠岵不
啻十舍茲所就業豈其稅駕所
哉于鱗函稱易辭日新之謂盛

德日新則高明矣于鱗有為要
以富有而日新非元美不任也
斯言也聞者不能驟然疑無駭
咲碩元美之籍傳矣以不聞聞
者庶乎先得我心如或咻公孫
為齊人吾其引避之莊岳以俟

厚一

論定

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歙南朗

汪道昆撰

奔州山人四部稿選目錄一

賦部

賦

方叔太和山賦有序土木賦

竹林上賢圖賦 登釣臺賦

二鶴賦有序 二鳥賦有序

金魚賦 愁賦

老婦賦 錦鷄賦

騷

離騷 續九辨九首

奔州稿選目錄一

沈悵 吊夷齊

少歌三章 悲逝

哀梁有參

奔州山人四部稿選目錄一

舟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一

吳郡鳳洲王世貞著

趙郡肩吾沈一晉選

賦部

賦

玄嶽太和山賦

太和山者蓋中州之脊而

上帝之靈腑也其始不甚顯一曰武當山又曰

崇上山又曰僊室山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羅

令遁茲山遂名之曰謝羅山見鄭氏水經注及

舟州稿選卷一

荊州圖副記蓋是時絕頂峻不治不得上諸所

栖息者山之趾以故靡甲稱云至宋而謂玄武

神實主之後又避其諱改玄武曰真武而宮室

繇創矣元始加帝號至

明太宗文皇帝尊之曰太嶽

世宗朝復尊之曰玄嶽而五嶽左次矣成梅蒙之

太淵獻春三月吳人王世貞鎮緩之間一登謁

焉感其峰巒宮闈之盛與其事而為之賦

昔在帝太始氏製陰陽剖澄凝掌別五嶽以授七十二

聖訪岱首而亘金天焜煌黼黻以濟九命乃春西

亭亭類博山者出焉下盤陳而踰運廣銳直割乎

之開嶠崕橫揭壽嶽嶠其西北引庸駘絡終華而首

飲乎中原為嶽若八九者吞焉帥其支峰以媚帝閭悃

帝之不營敢以測霄之圭與玄步其四藩不然請外托

而季從乎崇崙惟帝曰弗夫契有因而顯有辰時不取

遷主必擇真是故天水氏之奄宅也為寓公宮若亡若

存以竦玄冥之時巡胡祠璫林諱其金人水德用彰瑞

宇崑嶙我 文皇為志鴻緒回面內蹂獨奮神武亦駕

天授悅靈威之輶轄被髮立而三光都捐燕彈之百一

俄宇割其十九嗟九靈之革變黯二儀其霧第聆火鈴

舟州稿選卷一

之豁落駭為旂之數駭咄元緒與率然亦糾紛其來從

既聞教於神道竭疑功乎惟重苟神既之昭答何病乎

民力之侈用於是太史硯上奉常告時五鳩鳩民將作

庀材左駟馬而右中涓六傳驛以趙繼襄鄧宛洛之民

蹄擊鼓旆楚營蠶午以逆上隴木駟關而順東于于馬

禹千唱萬隨陸歡激湍冬謹驟雷乃使僊輪窮巧獲著

既力分模紫宮取則宸極又似踔翼乎九閭歷清微而

叩大赤命甯陬而佐之俾象銚銚之積石悅若入于函

谷歷落兮離宮之四百淨樂依稀乎東朝王虛髣髴乎

皇其紫霄無羈乎井泉南嶽差池乎阿房五龍窈窕乎

駁娑迦思離鉢乎鼓簧觀則復真胚始仁威攝降元和
遷校之府龍泉蒸鍊之場莫不襟嶺陞壑冠帶帶同分
背寒暑別成陰陽潏潏潏潏細細象即襄陽律而逕廷
表寒產以直當彩栢叔訝以敢壽文槐柳韓而縱橫最
星焚皇乎壁鏡唯蛻天嬌乎茄梁乃復發重麗氏之所
藏使和氏選而攻之瑕瑕技斯允寶玕琪像帝之真理
別嶺秦瓊瑋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
漢鄧付區嵇和八銷欽鼓嶺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
則秦廷之欺德鋸牙鑿齒燕領龜翼之類足方良手豪
冠脫蜂時而欲搏參血吻以將靈感豐融之盼響意悵

余州稿選八卷一

三

賦

娶而求退葯房寥寂權權腐腐繳鶴蓋葦麗平驚吹流利
餞也餘之泔淡眠歸雲之黥霽此其陶然樂而跳塵世
者也夷嶮方軌馳道如砥總栢周絡金椎隱趾絲蠻格
蝶媚不絕耳歲忘峭嶠當眸而市泮乎其殊可喜也紛
彼靈園前奏鈞天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忽
流連覽乎紅旂眇若騰蹇快然精氣溢而欲企也城而
况兮使我惆兮躡列旄穿余中下續續嶺嶺而嚙趾兮
上行喬嶽罪而盪胸俯窺窺其徑廷兮仰又棧嶺而不
可窮前呼要眇幾若絲兮應環快而類處窺輕陰釀而
裾涅兮蒼翠撲而曉視忽徑絕於阨堵兮使人魂盡而

精降頭狂飢截吃嚙嚙援足不謀目紫息股并王步一
止左擔呈肱天門杳霭若啓又絞破發隼穿軋芴兆庶
跋致爭先跋躡魚貫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
越躡躡二董之俊錯以敦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
殊絕榛城此豈要紹爐腰蒸履不任分澤微發莫不羽
歷歷此露紛練恰澀澀殿屎盤跚勒率擊銀鐙以稍振
扣除壯而烏咽哀嚙徹空宛潮音之逆遷悲涕懸河儼
秋霖之汨活銅乳左塔羊角啓至板圻坤兩喻欽巽二
游益飄飄其纖翻樊欲擲乎荒之裔黃冠所廬可以假
憇層樓帖石周閣無地聖莖葩構捷纖纖欠密叢兮寒

余州稿選八卷一

四

賦

房之聚蜂額標兮春潮之歸蟬神搖搖而時競心栗栗
其如肅於是默聰明顓精深邱沐滌躬清齋盟心窮太
和之睽眾迷底乎天柱之岑靚重乘之宛曲與綺寮之
麗滄列將吏之蘭綺若赫璜之崇森悉都官之赤友塗
以曩蹄之上金芒額注射睛不停胸赫烜灼煌煌燁燁
炫芬馥蓬勃忽似處乎淫濛潤衣裾而不整衣音肅至
幾若關乎抑鄴卷屋瓦其如霰度群喧之屏寂兮始驛
里以逍遙竊忻夫塵世之判閭兮察天人之所交王女
啓虛而一繫兮電碣礪橫亘乎巖腰霞霓驚乎百里兮
雙璫珠微撥乎銀墩夜澄澄其湛露兮冷然若物滴於

金州鶴選入卷一

五

賦

絳杓白榆懸曉於樞表兮幾欲奮翻而求巢雙九轉
于早晚兮屏翳卑處而不得燒儼帝聰之呼吸兮杳旭
并其莫昭於是俯踞三垂汎覽大荒寄寓一瞬投心渺
茫或翔陽美晴欲澆冲融熒乎若五金之在鑄而雲呈
姿異態同輝眩乎若瑤室之利夷白不封尖峭碧摩天
晃乎若裝鐵之辭弦晦明參差旁午紛拏奮乎若銀海
之蕩層波時隱時現襄江一線或城或浮夢澤一杯遠
則億掌巨靈之鼎負峨眉五丁之斤鑿丈人偃蹇平青
城華存尚羊乎衡苗太室少室之歲襲中條終南之崖
翠陰脉潜通外勢包絡雖未甘乎臣僕感時趨之職爰
金州鶴選入卷一

金州鶴選入卷一

六

賦

章叢挺黝霍莫寵萬古不死輪囷擁腫其為蘋末之所
鼓卉欽瀏蒞增竑洵湧根禁刑而弗莫類蛇附之鱗起
即且塹腦而蠕動慘兮慄慄兮恐慄乎其惕而左顧余
踵也爾其清泚徐傾蕭瑟泓渟遘曠不消石自聲濤
潞汨汨鏦鏦鉦鉦乍微而商絲肉離為芙蓉倒挿散髮
微升神瀟湧璣金沙流螢枕聽酌秋九咽為澄其潤則
青羊王局僊龜玄鎮梅溪勝越挺源比晉靡不揮壁留
霞飛梁吐蜃其橋則僊源僊都遇真會真天矯梯雲選
商天津靡不長紅飲清圓月麗旻磐陀之石摘叟所奕
削脯角飛盤擊現跡瓊臺迥顛帝所授冊封泥散紫餘
檢成壁宛委探書浮提副墨玉璫金題雲符秘策太乙
天乙日沼月澤燭龍布涎神瀝流液丹砂九轉白茅三
脊璘彬雲母以資服食衣則杉檜樅栢松梓檉栢檉檉
姿穉綿機機檉檉交讓呈蔭靈壽支策梢無礙漢根不避
石恣傲四侯罔閱千昔結為碩果鮮殷酷毀衰燈鄧橘
張烈芳李含桃女脣火棗僊餌釘座襲目咀瀟溢齒柳
梅標瑞而蜚舌石蜜借以為醴冰芽之薺產自鸞林顧
清蕙芬鳩阮遜甘蟬翼羅壚雀舌沸鶯鶯湯羹對編町
繡丘霞深初添潜萌未苗鼓王含腴衣以金苞濯江漢
秦秋陽城熱泥藉朱筐八足騰傳披星犯霜

九重消期以泰新六宮舌羨而不敢嘗乃有庶纖土德
所易千年之艾松齡十之荃納諸苗莖葉卷施庵夢必
第八薰稿天華秋發映山春滋百里障錦人若然統
一醉枕籍若馬夷施忽有哇妖因風徐來睨睨和羅舍
糊啖皆嬰嬰關關婉婉靡靡觀黃口之蟻塚疑天樂而
復非^{半部樂}意調昶而甫紆嘖駛景之難隸覲扶羸之
妙藥指長機而思采亦何勞訪乎賈州茲實儂都之陸
海固炎帝之所統嘗而隸首之所不盡解者也不觀夫
萋繞膝焉白鮮紫扶其根印鉅茵陳此胡南星水玉符
離利如香拊扁畜重樓藜蘆益母鉅生防已夜呼華莖
并州稿選八卷一 七

天麻蒼壽地榆皆能穿距二豎擗墮解懸百勞賴其禦
圍五官之所儲胥未若三暴之煉鷄格九節之辨菖陽
紫莖之貴牛膝玄參之字鹿腸拘忌夸仙人之杖麥門
表禹餘之根豺漆供而濕消玉延食以生肪淫羊之養
靈脾別呼交藤布根何首不烏此皆皇仁所寄祇不愛
輸澤瘠實空動與益俱肉翻頃以鶴鷄朱顏藹其甘肅
忽倫然而穢世撫萬期之須臾遂誦茂陵之言曰笑得
從安期生游覽萬乘若敬疑何况妻子哉乃集三管之
所述相與攻諸真之由起或頌周季二尹執喜是為弟
第厭號文始或哆兩生明長禪美受度勃遂厥有棲趾

天文始青牛挽函谷太上王局顯魚鳧馬明吸羽騰蓬
陰陰長蛻骨遺丰都第彼顯則此隱豈後核而肯誣意
者之生遺帽仲微曳裾辭令道通納即易夫田寒暑其
一簣房旦夕而長鬚展幾其猶可指踪歟粵玄玄之類
秘實上真之蠡良功留跡隱用彰體藏暫閃屍而可即
忽希夷其難方俶使大人主常伯若虞初之卜吏駢駢
表黃者二十餘霜卒莫得其要領徒文繡乎土木而官
室乎陵岡於戲皇哉明哉明哉皇哉亂曰因天成入合
乃神兮虛有實無製則愚兮靈寵光豔趣則驗兮岑牢
往祀赫來世兮當心者真豈必書兮彼美洗光永無殤
并州稿選八卷一 八

土木賦

歲在執徐執四月生魄臣其服驂牡越燕關而北上谷
之墟臨靡境塙若陵若伏者焉土則或赭而堊澤翁塹
童造物鮮功埃昧爵而要風陰鏃飽血敗削咀精惜乎
挾鬼車以數鳴任茅畏棲繇繇辟官夢魘夷猶叩之莫
應有一丈人踰墻前曰此所謂土木者也我前人之殉
皇輿代述靡徵大夫金匱之逸臣庶一二寓目焉為
蒙熱之臣曰唯唯昔在亡元酪肉穢渚為癩為瘵易耕
而獵儵儵詩書凋斬禮樂荒昧高帝因天之厭

夷提三尺倚元鹿於西隄之外按諸大荒母令睚眦挽
七澤揚九派浣羶羶而如歸飲湛恩之汪濊 文皇勃
興介衿駢鑒雷轅阿台土干之流莽伏魔奔者或枚推
而內臣或儼衽而外藩陽陰山南北斗鑿條支以界天
門時則有若魏鄧曹衛宋穎涼英萬衆一羽揮無留衡
甌脫樓煩搖神鉦訖平金湯歷再紀而恟恟如草覲
繁煥蟄滋萌蚩尤乃迫上帝下機槍徇狂獫狁之妖鍾
為不花其豪也先煥蠡游魂耆金吮鉞曾不足以當漢
之一連時則有若左璫垂貂帷房之幹以為內胡包藏
禍心燕我六驅狼山之旁槎戔戔牙七萃虎豹之衛統
金州稿選八卷一 九 賦
諷就屠刳缺燄火以伏陰義和東鞭而淪虞輔勇佐堃
為盜之徒楚材晉良其麗不億膏陂行而施朝霜海立
山卧美漫荒捨然而天容穆然神武不崩單于除歸關
氏却行左賢且渠大小奉觴伯顏吳契乎項伯臣善曷
忝乎侯生曾未閱歲乘輿踰澹雖七曜暫審而兩儀就
康今 天子惟先德慨武功追周昌之過客陋漢徹之
稱襄下書御史千夫長百夫長材官挽驪績駟拉黎踊
距騰驤死藝辱國謀夫孔滅抑虎賁而名鷹揚於是少
府發將作詛寺人絕宮震衡馳法城膳削御史士衣食
蜀蘇拆而縷膺楚金銷以盜輶株馳三千長轂九百

門仗飛飽勇怒而不得發搏人以戟投石而樂天猗堂
射豐隆脂軌博望卿導水行亡乏乃鹵溫禺臬卸支回
刃南面者寸劉銖爾斬輶輶以夕新是駛驟而佐朝虞
載標姚之金人仆寶氏之故碑 天子曰止毋究兵毋
招不軌襲爾冑蒙爾矢吏士十歲復無事事赦海內與
更始坐明堂柔群裔睢題矚目日月出沒靡不梯航而
勞象胥於是大置酒合樂而響之歌曰雪怙信威翼文
德父不哭子鮮鰥室百千萬年戰鬪息告成祖禰樂毋
極老人起拜曰子之言美矣郁郁哉請毋死而埃諸土
木
金州稿選八卷一 十 賦
竹林七賢圖賦
友人尤子求作竹林七賢圖遺余既感其事而
悲其深旨也因為賦之遂題焉
鬱叢林之嗟峨兮脩篁經乎長薄蔭清洛之沂公兮帶
層印以迴路雲芊眠而欲歸兮風鏦鏦而相搏商金妻
其徐動兮大火惡以前却上扶疎而不覩白日兮下冷
冷度乎澗端披鳳尾之灘漉兮抽龍鱗而怒蛟貞幹儼
以造天兮秀色婉其可餐瀉淇園之猗猗兮掩夾池之
檀欒實歲蕤以芬其兮將以待夫栖鸞粵有若塊酒人
甌俄玉山命傳翠侶夷猶其間廣蘇門之清嘯兮孤鳳

蘇以蘇音奏廣陵之哀散兮蒼龍贈眈而長吟拉九
 而睇髮兮靈颺颺颺而蕩襟屏心目而靡所營兮任魚
 鳥之高深彼山公之膝度兮腹馮馮貯乎滄海向冥心
 於理寵兮寄莊生之龜水咸悠然而默思兮乃研卑工
 乎人伎伶鋪錯發矚兮曾不知二豪之所在何薄冲之
 把臂兮遂忘年以齊尚目爛爛其若電兮神儵儵而獨
 王散斗極之元精兮摘天杓以挹漿肝黃公之酒醺兮
 曾不悵夫鵬鵬爾乃白眼迴青蒼顏變頰毋論爾我不
 知晦明箕踞偃仰袒裼裸裎受王承歌實珠軟醑枕恠
 石相文苔燭寒燭射春雷陶然而休兀乎自哈笑孔極
 弁州稿選八卷一 十一
 與墨突將如我乎何哉於乎豈伊不思良士瞿瞿豈伊
 不聞畏此簡書我儀圖之厥寄有餘慨炎火之西燼復
 雷塗之陰殄念韜精而燬屈衆思媚夫虎變雖龍性之
 莫馴仰鴻冥其已遠寄今古於俄頃東乾坤乎一綫日
 流瀣而忘歸冀世人之見遺形骸不我即妻子不我隨
 死便理我我亦為誰醒醉終始如環莫俛彼子上與頽
 考者焉識吾之杜德機亂曰古稱小隱隱林藪于作者
 七人乃隱酒兮葆光內融物莫垢兮陋彼鄴下諛骨
 兮千餘年前爾獨賢兮後千餘年吾寧不然兮噫嘻

登釣臺賦

已已之秋季月稍魄余所偕邁者金華括蒼之伯指少
 庠下建德羊眠衣雲蟬緩繡壁飛湍激流千丈縹碧登
 亭皎鏡下數白石于時鴻濛就冥鵠首忽辨桂輪少虧
 金波騰綯悅見一峰縹緲於空裔迴岡渾浹而拱獻森
 慘厥廢嚴阜回網洪濤鼓兮木末流泉激兮石間中宮
 叶商拊節迴環余所停憇二客解頰舟子舟焉曰此故
 嚴光先生灘也余乃野情而楚服盤礴以前挹寒漿兮
 靡淑薦素琴兮無絃追夫一介之賤微靈誠感而燭天
 遂姓其州而貌其山者千五百年雲臺爐颺原陵蕪烟
 富貴身盡聲華代遷孰與先生宇宙長辭嗚呼吁嘻彼
 弁州稿選八卷一 十二
 夫赤真中掩紫閨未窮兵起東郡節殉二壘庶幾君臣
 如日麗空妖新截發白水興龍籍性先生君德疇隆土
 行重倫丘貴驟穹萬歲千秋穆如清風繼纓琴珪以鞠
 余躬再拜而退二客是從未既忽有歌聲起於蘆花夫
 少鏗厲林木盡沸其辭曰滄浪之清可以濯纓渭川釣
 利桐江釣名役心成跡強性之情孰與吾漁無後無強
 纖阿為鈞太虛為網冥志沕穆縱神澁朗余異而迫之
 不見其處縹若一縷破東南霧而去
 二鶴賦名人也
 尚書刑部省中有二鶴焉朱冠縞衣昂步接趾

日食官廩優游長年然每一瞻首雲霄之翼
喉嚨獨若有所恨慕者余悲其翻鍛而不得飛
噤結而不能言也為短賦以達之其辭曰

子累曹牘而夕休兮步夷猶於周廡微陽晞於木杪兮
流兮冉冉而不下萬象閱其無值兮忽浮輝乎儼羽冠
猩血之殷鮮兮衣陽阿之織綺狀委蛇以相孫兮又仿
徨而慚侶首低回其欲訴兮臆塊結而不得語內專精
而愁視兮檜栢蒼蔚而寬武忘翅翮之久鍛兮飄風接
而求舉賈忿志於勝決兮足離尋而頓處饑雀狀狀而
罷啄兮翻羨余之托所何稻梁之見誘兮將狗口而指
弁州稿選八卷一
十三

二鳥賦

孟秋之朔余以乞骸待命蘭若澤暑初退澄夜
露坐鳴蟬時送流螢問沒不覺有慨於中援筆
賦之命曰二鳥賦大戴傳曰螢謂之鳥者重其
養也凡有翼者為鳥余非以文辭聊見志云耳

弁州稿選八卷一

十四

有鳴秋丈人者冠綾冠被銖衣飲雲霄之玄酒據棲
之槁枝汨乎希聲澹乎無為暉夜先生過之若燿若更
載駢載馳丈人悅而問曰客何為者先生曰余景天之
使也昔在炎帝命義叔氏正星火之曆用嘉惠之以煉
蔓之息壤使無斬重黎之祀余父薦綬而母蓂茅產而
焦衮少孤失聊師名之曰丹鳥而字以燿耀文明柔順
姬德允肖余繼而宰夫以白鳥進也余惡其類而難之
是以羞而不羞帝鑒余仁重錫蓍胤帝朱輝羅綬錦殷
爛余之將出也窈窕忽忽浮沙聚沫若微燒之在燂欲
吐燭而猶冀其徐行也頽頽熒熒忽忽明若晨河之
沈星隨珠重欄而脫英其疾發也炳燿燿炮吐燄駕
若飛奔之焚孽電乘響而一掣則有奉帚兮班好裁機
子寶婦寶瑟兮長寒珠簾兮欲暮怯結兮流黃灯沈兮
檣素余乃穿複閣揭層幕熹微小鵬照霍徐度莫不授
扇思揮停梭却步擬馳輝而見君冀迴光之我顧是以
爾雅命昭禮經原腐宵燭著於載書香蘭北於潘賦也
吾子據高楊清將傲余以平垢知黑貂之當前而曾不
虞螳蜋之在後乎哉丈人憮然而下翼如以迎仰首太
息噫吁嗟鳴曰惜哉吾子驕其曰踴跳踉紛擊吾將冰
夏蟲而海井蛙昔上帝憐齊后之冤封其後人於少昊

之丘使托體於朱明聞聞於華收夷則中聲伏火自濟
若乃萬天辭青千喬何黃吾於是登樓旄之縹緲鼓勝
振音順颺以颺札札軋軋陵厲凄切如怨如訴如泣如
咽變徵入羽噓風激雪湛露凝華澄波澈冽牙期延涓
之流聞之或微調而入管亦劇思而就絃蘇卿繼胡秦
丹望燕羈臣孽推履霜號天忙際弘澄惺肝內煎爆爆
慘慘瘡瘡翹翹開吾之聲藥墮精落鬢髯被蒼丹肌隱
鏘白虹宛其垂練五瀉降而受帛崩城隕室烏白馬角
至於坎窞長門低徊增成復基罷跡屈戌流明銅龍永
鑰銀虬間鳴吾於是奏清警授微箴增凉象牙之簞套

金州稿選下卷一

十五

溫流蘇之食含涕淚夕乃構千金請賦司馬默想帝心
帝問而嘉之奉我以問焉之少噎鳩之麥吾飽愧崙之
王液却而不食也則命陳王陸令交頌敬德曰首上有
綏文也含氣飲露清也處不巢居貞也應候不爽誠也
加之彌弁至纓玳犀之飾以冠三三九卿吾耻而逃焉
隱於玄明之庭且吾蜩氏之族為蜚為蜚為蜚為蜚
茅蜚蚋蚋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
難名曾若吾子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蜚
聞之乃趣雲輪道覓旌右纖阿左耀靈後飛廉前飛
後隨而至踞謂二生曰叱嗟若蜚蜚之侶而覆育之子

也胡以纖響淑輝爭亡已吾張兩目而收若木浴扶
桑中問二十五萬里晃朗曠與皎皎晶瑩燭乎無終曙
乎無始吾怒而鼓特陽之氣砰礫震盪魄奪此類噫
嗟予發青蘋其蘊草木水石按節傳會輕轆轤鞞鈞
天之鉅樂咸備二子頓伏瘖訥聞習則有如居士自
然逍遙不見不聞哉乎間寥鳴秋立朽暉夜坐銷太清
內慙匿影以眺

金魚賦

余盆池中有金魚數頭洋徊若失圍圍未快因
王氏來乞有概區區之感聊倚賦焉

金州稿選下卷一

十六

何求族之微森承金儀之熠艷形表瑞乎帝符色微綠
於約日冠感浪之瓊而抱含書之丹乙鱗奕奕而垂錦
沫霏霏而布瑟容與如素彷徨如臨駢集如瑞倏散如
避乍遠乍近疑訴疑畏縱橫兮微颺之蕩朝霞浮湛兮
鈞月之澹烟蘿衡穿兮約約曳簪而度銀河順流兮芳
蓉析苞而委素波欲躍兮四觸鬚而皆鴈將潛兮小星
尾而就淤啖喋兮指萍直充旦舖委對兮藉荷藻托霄
居井霖霖霖兮似有蠲白日靈靈兮竟焉舒從龍邁兮
非風好中懶忌兮幾不保江湖遊兮故鄉風雨淹兮中
道念此目之傷拆若割腸而就稿幸脫身於禹禹敢辭

羈乎金沼鯁鱗迫兮自言親蚌蠃狎兮忘匪倫交煦沫
兮匹構寄食息兮他人君不見兮南溟之巨鱗微天津
兮曼峴崙餐餘皇兮喻洪淪揚髻甲兮容膏肉龍伯逝
兮縹不屬嗟生命兮杜天汝何為兮惆悵涸轍兮見憐
清冷兮蒙放決兮蕩蕩兮朗攜負澆淩縱心調暢何莊
惠之足論竟相忘於波浪亂曰歎女麗留芳其餌兮委
身受繼中怖瘁兮咫尺翁連隔千里兮凶吉膠伏曷終
始兮譬彼吞舟制蛟螭兮優哉游兮聊卒歲兮

愁賦

搖落窮秋云胡在心勢如蠶絲歷亂難禁又似膠漆黏

奔州稿選卷一

十七

結不分沈冥晝晦鬱術寒雲七情之表五蘊之外別構
愁國金湯衣帶海輪何竭酒攻不解於是僕產樂土晚
繁愁庭出入愁伍寢食愁并朱顏向墨鬢鬢移素中賜
陰宵駢脅徐露隣死尺寸厭生萬端撫膺掉頰聊舉其
凡在昔齊相初羈燕儲未釋孤腋已空烏頭尚黑賄幸
姬兮不顧望故鄉兮長隔鷄迫明而嗁喔馬中夜而憂
栗嶠閑垂格追兵已迫若乃慶卿既遣呂王若故刀隔
提囊亮分賜桂秦兵電發檄書星布召父怨譴國人指
罵遼左奚匿易流堪揭撫頤而非我知社稷之他氏
至如蘇季獻策三年不收然桂欲燼因鬼虛謀詔離披

而別體馬踟躕而異投鳴機轉軋受釜誰留榮將貴
辱與賤求爰有中廢長門追寵增成君恩一失六宮見
輕玉階絕跡銀井無聲明月含波春花欲盡宮車徑度
蕭韶別殿空乞賦於黃金但沈吟於紉扇又乃棄妻斥
女穢思實公爰爰白兔遶耀草玉駕鸞瓦圻玳瑁牀空
滄成不歸嘉書未返鐵嶺天遙榆閑夢轉觀三星以何
夕歎流年之漸晚其戎中朝鳳女遠嫁為孫酪漿盛脰
龜褐奇溫窮戶代宇服匿承鐫絲愁緒面啁啾獸言盼
差哉之金屋隔縹緲之玉門雖托情於黃鵠竟絕軌於
南軒載有王稽內誅安平外畔應伏奉朝明主興歎一

奔州稿選卷一

十八

士謂沈沈幾先見欲辭不可覺禍難遠差富貴之履危
仍寄願於貧賤未若屈子懸腸郢都削跡漢漢唐尹謝
策漁父鼓枻隱宋國之猶綏慨讓夫之為藁樂荷棄之
無知觀耿雉而尚寐抱石匪遠回光難覩及夫晉祚中
衰司空被羈廬即感交破涕為詩如何撫枕迷異聞鷄
倚危譙而清嘯挾扶風之妙辭雙朝駭駭華蓋推抵百
煉繞指七尺難期於戲梁獄重關夏室累樹四候辭春
兩儀偏夜雀鼠同舍荆棘五藉貝錦滔天金鷄香赦功
成不賞寬極何論感飛霜於六月遲返照於九關身將
奮而俄擊聲欲舉而潛吞恩干垣之屬耳獨默然以銷

魂亂曰秋風至兮愁以來秋風逝兮愁不歸愁帶長安
無可愁愁淚枯兮不沾衣萬古愁兮一身愁祇應人世
有愁緣

老婦賦

楚王有好老之癖久弗令謝數賜湯沐延及姻裔宋玉
請以隱見王王曰若能隱乎敢以一日之燕唯子言之
寡人得解願焉王曰唯唯臣居下里有一耄老谷量六
畜海積珍珍膏映鱗帶母錢突與臧獲百輩順指順好
晚娶敗媼厥宇嫫母五逐長鯨三鬻不售易鼻難有變
膝昂肘額若蒙箕類若叢璫耳若張蝠齒若焦犀指若

會州稿選

卷一

十九

蟻蟾腫若蹲鴟舌若象鼻目若含彈髮若刺蝟眉若結
蔓頂若峨阜尻若承案拊心若嘔噎步若跛齟笑若哭
振袖若裸咳唾猶發津汗潦隨高春乍起沐不及櫛割
攘中厨嘈雜織室百藝章解小善淫泆夜媚主父有脅
膚戰捐輔屬體披靡婉嫵耳辭泉湧投主之宴媚言姦
出乘主之間播撈炮烙淫刑百端側目搖手索局敢言
嫡孽流離淑美棄捐乃發主藏臚積資黃金為介白金
為媒珊瑚為矢明珠為果招要輕薄挑媚游冶昏且無
間妍惡莫捨嚙不掩鼻唯顛是藉淫目耽耽榆袂以婦
淫聲嘖嘖淫臣之居牝鷄司晨枯楊生駒嬰視若土

而謂之曰日星之離鼓缶而歌併志兮仰歡齊心兮夕
要中藏兮耗清崇祀兮蕭條立稿兮秋風曾不悔兮自
招楚王憮然動容曰善矣隱矣循日視朝有所屏損官
王上卿錫田百畝

錦雞賦

鄧山中多錦雞五色可愛古不經見至明而定
為二品服章人始稱之按爾雅紀雉有數種曰
鷩者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赤項綠色鮮月
疑即此物也又尚書山龍華蟲注華蟲雉也一
云鷩雉也當時服章所取意或由此初夏畫求

會州稿選

卷一

廿

感其在目聊為賦之

有鳥於此鼻祖鷩鷩厥彩五章寔繁其族玉衡之散其
造不淑棲于時禁人所卵育有令支機精所屬有若
構金項如結綠翡翠叢腋渥丹凝腹忽橫絕而迅往杳
鷩電之掣目稍安翔而反顧燦霞之散陸爛爛兮若
藥之春敷灼灼兮莖莖之相繁又似乎火齊之為鑑兮
蜀機軋軋而未停爾其耿介自標馴和且平棲止必諧
飲啄不爭能使鷩鷩粗猛雉遜文明雖彬彬乎君子寔
粥粥其無能之曾城之善舞謝九真之長鳴然而公膺
微賈托產遐裔帝舜之華蟲而旁采乎余類彼

兮不逮乎先朝乃服采兮章施於聖世陋吉先之徒珎
哭鵲之非麗鵲孔翠而直上托胎禽以差次聊頡頏
兮乎班竟先登兮楓陛噫嘻譬之雲臺丹青而赤松托
寄者耶上應天象而垂釣水渙者耶名之曰錦鷄而古
無是者耶其鵲為兄以鵲為弟者耶亂曰嗟葉未黍
聊容裔兮不自知賤安知貴乎食乎之食匪以惠兮所
苦籠贊頤從此逝兮

騷

離閔

嘉靖中余之冒竊一恙者幾殆甦而悔曰賢者矩武
奔州稿選入卷一

廿一

蛇行聲實光顯蓋亦數云得志翼張而奮不得志蓬累
而逍遙此休世之利軌也非所以語於變也即余不幸
而旦夕填溝壑執筆之士誰能明余衷者因為賦離閔
其辭曰

粵周嗣之冲化方厥創傷而稱宗始典播於以差兮網
縶介而自臧嘉牒邱嫂於桐廬兮孤吳紀之湯湯維嚴
君之慕偉脩兮湛盧割乎崆峒柔兆冠兮閣茂兮予乃
謝太乙而下臨七曜易章而捧致兮玄機洩于宵夢羅
霞虹以緯服兮肇音吐而官商鸞文威裝其未振兮拙
要之以偕逝指朽指之孤桐兮紛莫知其為瑞駭鐘

之韻響兮逐凡羽而容裔太彤九葉葉卜錦兮恐皇
之迂顧彼狡亦何和兮和越措夫天步驥服箱而康莊
兮駘琬璵而危路終風決於土囊兮霾大鹵之倉皇畫
墮墮其間兮唯靈躍而西藏鷄肉百羽而遺之兮
乘為竊而自甘夫鵲鵲之伊嚶兮反舌更慕之以為良
檜稍稍而經兮唐蒙抖喬于其傍彼唐蒙檣脂之檣
檣兮檣束紂而不揚戴膝虎齒雄駢駢兮脩女英之蛾
眉根肉人兮而念予之調饒勝暇要予以蟬媛兮徬徨
而不能止山鬼盍余前兮封地又囑予之後趾復恒據
而誓却兮聖善申申而見詈鄂抗節而終脯兮箕蒙難

奔州稿選入卷一

廿二

而正志緣如汗以衛親兮陵剽慈而辱貴瀛很囂陵紛
侯兮卒離齒乎都市寄脂膏其祿夫兮嬰得完乎妖代
匪哲七之懽辨兮寔回惟乎宗祀旦懼惟其曷陳兮夕
標擗以失寐將革予之耿素兮假疇來之夸毗驥九七
之殷膏兮臙瑤瑩以稱薦若齊黎之要領兮濡流微而
不返將定嘗慄斯兮無遣予以寡悰卷寵放任性兮又
稜發而見桐錮惶頽而就予之非故兮中佗條而自索
寒滿洩其未訂兮竟焉逃夫誰諶觀夫丹趾之幽鳥兮
四觸翼而皆籠托精誠於寐寤兮超然離乎故宮天鼓
之殷旬兮麗旒紛其以降屏翳帥而先驅兮為余掃除

乎不祥箕伯厲而飄飄兮豐隆浮乎載矇青瑀白威立
吾之左右兮神駿協而如舞群靈矜其騰予兮耳足屬
而夢語顛夫之懺恨兮匪塵世其焉取越昭余祈之落
沈兮投祝栗以懋惻窳窳棲於少咸兮相抑抵厥而襲
驚下槐檜之迅掃兮削重關之峻崢迴脩輪而反指兮
寧予旌以南征鯨靈沫以碎礧兮蘆洪濤於越垌馳
秦其九首兮驚崑崙而擬予羗易駕而就梓兮棠沫周
于具區扶搖息而止上兮廢幾乎帝之清都揭潢漢以
翔翔兮又撫奈之瑱瑤銀鍊為果愚兮木難交厠乎
振樞目旁標于精光兮氣屏息而未愉屬招搖為叩聞

全州高選入卷一

廿三

賦

兮田下土之蟻臣憤濁垢而思蛻兮得奉帝之清芬帝
既昇蒸之秘穰兮胡不芟其穠芳圖象敦胚而益之兮
騶虞待托而骨就豈妬矯而右恩兮將及改乎帝度詔
徐吾使獄余兮巫陽托而見逮昔貽囂之夜光兮陸離
今其胡在邁也夷而補之兮精瑩瑩其未改醒予館于
開明兮酌沆瀣於春海顧兔耀而不爽兮炮天鷄以佐
觴捷素娥娛予以瑟兮繁絃悲而莫當酣鼓籥而和歌
兮噫噫振乎帝聰帝懲予之懋憐兮降予於大庭之野
洋洋傲而莫攝兮坐睨予之非所距虛偏而失偶兮拊
馬京而不能下睇幽都之晦黯兮猶未浴夫家霧縹

月之昭昭兮庶其晰汝陽私予而追命兮辰遘
復衣蜂蟬之楚楚兮金鵬動而歸就翳前哲之昌辭兮
炳煥象乎丹雘荃寄英於梗梓兮順高踪以楊瓊期千
祀而不凋兮哀豈冊之代促亂曰於忽乎觀大患之生
身兮迺離身而惠世憤脩名之不立兮奚不究乎名之
始縱生憧憧而緯縷兮固鵲鷄以為常納委形於混茫
兮予以答乎巫陽

續九辨

嘉靖丁亥之歲發
虎峽賦而就也

於武東皇之履取如也胎精兮真微冲融而自愉靈
兮蒸潤而微滋柔而煦渙兮吹葢敷駘蕩兮陰崕收惜
奔州高選入卷一

廿四

而焜煌霞靡兮百天回杳而競榮飭飢咽歎兮翼掩而
尾孽塵塵行于兮跡解而就妃王孫兮飛驪而流羽旂
游女兮盛軒而褰翠帷席獨處兮永巷離而不覩天晨
肝瞻而送日兮夕怊營而竦明鐘鼓奏兮向離庭君不
返顧兮余之微誠木暴樂以無枝兮蟾淡歲而似霜慘
周阿之步武兮脾四候而不得更

右一

蹇形天兮聞帝神下緜綸兮謫齊民骨為槁兮血為漿
巫睢睢兮不得寧外儒兒兮以平中坎廝兮而自傷猶
茂號兮登堂闢瘡瘡兮道傍蒸裏兮焉訴非蒼穹兮不

肯顧膏香方飄飄果余馬方脂余軺西遊方招搖
方以龜

右二

吾將介忠而冒信方衆捷之以洄流飭詩書以儲胥方
恂恂攻而咆咆帝赫首而行游方往且默余以礪碎猶
伊余之益益方踴便惜其焉絮老章慮以茅靡方怛
怛又非余之素斯俗以避深方然穴處之不固煩憺
方口欲吐而咽方年方足將却而自疑號天方浩蒼
蒼其無階額春方恐立稿而不及時

右三

余稍稿遂入卷一

十五

賦

竊獨曉此長離之九苞方衆紛紛而施網羅魁堆佚佚
而鼓翼方羽族離破而自誇猖狂馭以先驅方血人胚
以為殲靡衆胡陪鯁而不量力方挽繁弱思殛之翼垂
其無親方衆堀堀以楊灰矢迴穴以四墜方體倏忽而
投瓜牙帝沈深其九閭方虎豹開而不聽君今胡號
方晝曉曉其將暝將一羽之耿介方卒難睽乎萬目之
睽曉曉呼悲夫余之飲僚方中茹難而退耕

右四

寒淹留於澤之畔方詢謠詠之所胎勁骸踈蹠而騰要
津方余傍徨而辟之婦詭詭子嫺以如琴方靜女蛇睺

乎下帷曾不閱其托避方信信而言余之蛾眉群眇眇
而誇夷洽方退祛鑑而傷不容燈曉曉其將滅方又窺
料度而以風何曾闔之厭瞞方覺蠅咬之臺臺敵繡拂
然以相聞方微余之聰懽寒憺而太息方展轉而逸
明騷賦箭之將改方其離索乎長終

右五

吾獨羞夫大澤之披結方族弗離而不得如下矢眇而
不見天方上又當夫颺戾之衝颺屬分候而竊安方颺
颺穴而颺眺髦謀抖奮於厥顛方陰繁配之菊執包迴
迴其弗明方泰托謚為干霄數義微方魁夢憺以求宮
余稍稿遂入卷一

十六

賦

雖斧柯之見羞方亦何懼乎有生蕙華之曾數方得尚
君之玉堂玄颺脩脩於蘋末方然洞察而萎黃白露天
眉蕩為霜方卷何春此微芳吾既羞披結之徒菊方又
悲蕙之不長梅梗梓之巨麗方剪伐悠悠而見臨雖效
林於得所方天質毀乎侵尋吾欲段蓬蒿以乞靈方太
卜告余以曷任世超超而難舒方願以尚乎古今

右六

皇天分峙五嶽方何惡夫二華之峽崢嶸蓮華而下摧
方黃河浮滴而不得平氣傲瀾以暴起方土車喧騰於
激鳴岸為谷方而為陵孺生勿罔而辭明方連城廢既

而就崩鵠龜聽兮水離所氓京兮鬼為伍騎飛虹兮
叩上帝兩儀合兮中安憇偃吾生兮不辰然璫繫而燭
霄兮恐微魄之就淪

右七

夫何滴瀝百川而東委輸兮大海滋滂以亘天島胡踈
峙兮中綬鑿而不類人若焉銜巖以思搏兮又恍恍
乎罔像之便嬖兮勾吳兮骨於越波巖陸兮朱廢簾
股輒兮女紅絕兮鋪吮兮不得訣思聰兮欲叩帝而
靡露車魂焚兮一兮趕就陰而忽不見乎冥衢吾欲駕
霓兮鞭楚輪揚天河兮注柳鵲樓檣兮相柳剖吾欲
奪州稿選入卷一 廿七

右八

歲單閼之陽朔兮日先月而告微驅真人其膏兮
澤鵠綸茵以惜悽天不備而降鞠謫兮野仲跳梁以衡
睢師氏之煽方處兮最胡渝一而泚泚余豈不徇生以
求合兮叩惺然其媚姑與焉氏之顛隲兮余又安能題
心以自輸中懷一其欲適兮足蹶一而次且蠅薨冀以
枉據兮冀和璫為之黑汚衡皇澤之滂滂兮薄言馳兮

英方麗華綺以罔祖兮才父蹶張而中藏點豹腹與
酸兮藏鳩凡以薦觴慘飄風之北南兮又迴壘而逝
梁指具區而擊汰兮辭玄武以桂冠叢桂對何櫛櫛
荃胡旂旄而滋未漸引白雲以米傳兮驕容鬢之不
使靈均無傍徨於沅湘兮亦何以勝乎上官謂楊子也

右九

沈悵

蓋已庚聞索饁之暇歌哭不可聊以志悵
瑟瑟秋風颭拂而肱勃兮萬木承竅而怒號氣悵悵以
脅人兮天嶢嶢而益高虎豹信信守閨兮雙蛇重斷
余州稿選入卷一 廿八

乎伏莽全既不能抑芬而就禍兮又不獲離乎蘇壤陳
霖浸淫收委根兮霜又擊荃之素榮樵丁丁其將斧兮
遂同束乎棘矜諸為啞啞而益脂兮螻螻又其荃之蓋
怨闕缺以日新兮恩沈淪而漸逝組滔天之貝錦兮發
逝梁之長枝蛾蠓蠓鼓沙而中影兮忽其悟其躬之瘁
彼德驚之拔倡兮寔蠶食我諸華捲秋空之庵廬兮
鉅軋札而餘銛森衡生於萬驥兮白日曠而飛沙寄薄
命於蜉蝣兮委家室於衝波天倉皇而忽緒兮地掩抑
以就甕挺長劍之陸離兮碎殷雷之轅軻河決流洶湧
以東排兮片石碑碣以障之庵驅原焦錄之炎災兮噫

濕東而杭之寒貞志以一報芳卷微力之不自量教坡
雖而伏窺芳已嚙嬰乎批亢夫既嬰批不攝乎衆防歸
以群啖豈國餌獨芬而鉤若芳遷捐力于所遭授屬厭
之旌麾芳委雕猓之軌轢潘求山之零雨芳銷斧缺而
續續峭清人詠于河上芳二矛重英以逍遙下焚輪於
太空芳靈霓碑句而來芳麟拳竭而罹憂芳狐柳掄以
勞脫評逆荃以廣柳芳重徇之以益礪受爰書於若虛
芳別賜開乎深室昔胡日而三鋤芳今胡朝而三號願
得肆于市朝芳披腹腸令群視微吏暴尊于明示芳君
虎條乎萬里息傍徨於嘖門芳媼塗炭於何軌曰余播
金州稿選卷一 廿九

滋期毗劉不復春芳夜漫漫其曷電鬼淫淫而代新芳
人瘴憲以點消魂淫洪以思蕩芳精愴悅而中操斗迷
離其類沫芳太嶽自削夫焦曉豺嗜零共余鋪芳請余
肉之弗腥也挑雄虺而酣眠芳余又安能保此醒也晚
微言而耳荃芳自崇古而多傷夫賢者之失職芳身與
祿而低昂起牙六王而劍杜郵芳殉長平之敵殤恬脯
虜蓋陽周芳長城拒骨而屍擗結微勛於杜枋芳揚主
暴施齊泚故秦刑之盤剗芳即九死其亦當李填脂於
驥宛芳念萬里而僊爵陳矯命而梟虘胡芳千金堯以
稱薄功有峻而不賞芳罪有眇而見錄夫何斤斤而置
金州稿選卷一 三十

獲嚴霜吾欲呼巫咸上訴芳咸告余以迅靈雖推而
罔顧芳終晚晚其茂明吾欲更咎絲便聽質兮絲又辭
以不聰將余轍之東首芳使若英之傲駕圓波瞻窮而
尚匿芳天吳紛騰其來下鑿齒齒擬欲余芳女丑蒙
顧以相蠱雕題既利余之骨芳渾敦又私余之膽苟微
躬之足代芳誠不斲乎一咀冀請問於須臾芳中脉脉
而無與語羞煩煩而言旋芳涕箴滴其如雨鷄鼓翼而
微颺芳鵲啁啾而前致誤日何憐忼橫目芳何粟斯儒
兒以自卑望終南之峭崿芳盍揚袂而並棲焉嗟嗟之
飛泉芳將子渴往而酌之嘉穎垂垂芳子奚殮而

齊州稿選卷一

廿二

載

不饑客捫腹以還文芳相脫齊而偕逝寄於友朋
芳歷九折之靡悔子幼好此奇節芳要領刺刺而見殫
豈人合之基隆芳將天親之在心而可解提余耳而令
之兮恍芒刺之攻中擬陳辭以抒歎芳塊結膝而憧憧
嗟默然以苟生芳又孰辨余之能死也余弗抑心而有
奏芳虞子垣之屬耳也旦即聖而冬雷芳行仍賢而靈
旭昌奚人而投路芳丹何天而兩果歷落昔之逢遺芳
常與變其錯揉苟微寬之未微芳然陰霖滂沱而漂自
謂天炤之下垂芳曷不為我更振奏寄早辭於薄曉芳
距咫尺而未究天威往而小行芳繼余武之聊賴周

期之累達芳爭輪激而飛壘間闐崔嵬而切雲芳夕陰
連乎霄靄虞故導以中道芳術張羅於陸海窮九垓之
鱗羽芳嚆咤遠乎道臨揭驚奔以湛陸芳揚鵬翼之翥
馳壘寒灰令忽暖芳冰陰氷於陽籙鏐錕之輝煌芳食
不改乎余態責虛言而結慰芳香不知其所在望會雲
之西擁芳崇臺鬱翠鼎峙昔哲王之崇賢芳撫駿骨而
厚價感奇策於望諸芳遂橫吞乎東夏迄故鼎於磨室
芳元英肆陳乎太岳魯易禩而政聽芳擲崇無于睚眦
切一北而師辱芳腹五折而國替惜蘇生之矯詈芳欲
舉國以為賜挾掛奎之秘寵芳薦連城之小勳忠角好

齊州稿選卷一

廿五

載

而弗勝芳家將國而駟壁豈人謀之與能芳或帝命之
可真獨徘徊而顧復芳將詣乎季主之所居乏紹介為
先容芳躬偃僕以前趨却鋒等之小技芳專精誠而布
策曰箕子之貞芳明不可息天作孽芳女安用此排側
抑文明以柔順芳乃隨時而變易相福為矢芳造物發
機內難正志芳卒莫我遠陰暴疑以爭勝芳陽熹熹以
默滋後隨剝而遽生芳泰與否其相依女怔怔怛怛且
色墨芳內煩淫而怵怵耳此關之叩譟芳將瀟瀟乎是
好且夫臣不揚君惡以為忠芳子不絕親枝以為孝案
女忽之未絕芳從容侯乎天道為女張電旌芳駕雷車

爪應龍之戈鐵兮牙白元之牙受吸蚩尤之清精兮婦
赤水之妖株命七曜使當空兮雖伏節而畢察要解澤
之滂沱兮獨承恩而賜耕東海之騰霄兮采西山之
遺藿固沒齒其易同兮倘徜徉於丘壑亂曰鳳皇翩跹
羅羈阻兮五彩歲寒中含怖兮儀足瑞時不堪組兮有
羅毳羽聲哀苦兮上帝愍之故玄圃兮言翔言翔以千
古兮

吊夷齊

盧龍故孤竹也城西有伯夷叔齊祠吳人王世
貞奉使過此酌水酌焉而為之辭

奔州稿選卷一

卅三

日予奉藉以東逝兮束馬放乎令支山噴吭而兎景兮
衆草薺薺而條緯俞況道余於卑耳兮武夫磷磷其參
差曰青帝之握樞兮顛改煦淑寥而惜悽玄宮承雲而
環鬻兮僉告余二子之所都巷回慮以返照兮泐忍蹻
靡而內疑足次且欲卻兮又雀躍而前趨段舍光刺余
之素兮挽清冷使濯余之歲暑招沉澹以醢醢兮晨朝
霞以為飯餽噓玄冥之竅機兮噫噫拊歌之曠愴受哀
絃於太娥兮涓延和之以清商靈蕭蕭而若覩兮冀回
燭燭乎微躬又惘惘其不可即兮掌夢號帝以奚從眺
孤竹之重蔓兮台要靈以故枋生剽舉而脫髮兮靈薺

得處彼幽方溟波委輸瀛絡兮笠蒙難而延宗靈庶借
以錮海兮詔侏離而不可通北海決渟靈所辟兮受浮
瀄使不得寧將岐豐沃以偷兮靈又薄周德而莫官諸
毗綿延具區兮太震夷猶於其旁卷德配而耦嫫兮靈
謂狎附乎周盟陂陀首陽忽罪等兮益微以荃之荃芳
靈聞闕而下臨兮將綫駕以憇鳥掌夢申申以表誠兮
靈臨史而來假覲車殷殷以翩跹兮較雙鴻之次異匪
實略而陸離兮金籙正以彌積介九賓而見予兮祝史
要予以靡武伯從父以成命兮叔遠親以成德倣舍君
以明志兮既殉主以明極昔巢許之讓皇兮托執華而
奔州稿選卷一

卅四

少歌三章

猶佚尹五就而拯塗兮慨然面故主以惶恠謂題跋以
死名兮莊任詎而廢節遷曉曉於驥尾兮嗜微聲之有
托彼繁脩辭而求白兮卒半慘沈乎湘澤繹鄒人之無
終兮迺從容于天則世滄滄而必涌兮戰伐莽其相仍
顧蒿目以揆撫兮競含沙而盡光騁鷹草以伙食兮於
菑誇咀夫衡生陽驕之齧纖鱗兮偃蹇神龍以自矜靈
既悼震虞之忽沒兮戰戰而殷慕愧突梯之兮容兮
將捐足乎靈御胡司命之不晰微兮抑鋪糟以昏鶩
媼娥之要渺兮有濁軀而不反顧

少歌哀廣陵宗臣作也臣有文章奉詔
官年三十六而卒無子予以家大人難挽
旅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於是竊做楚人九
歌之遺著為三章以見區區生平故人云爾其
詞之工拙固不暇論也語云長歌可以當哭故
少歌一名當哭云

帝清狂兮下與豪齒斷斷兮訖諸華龍冥冥兮就屠蘭
當焚兮獲代蘇君不肯兮長留厭夫氣兮上道遙瓊弁
垂兮明璫流蘇溢兮珠裳蒼麟驂兮如組文霞織兮因
章命約約兮前報翠貳矯兮為君導命凍雨兮洗塵條

奔州稿選八卷一 卅五

風兮將旒吳釣兮光陸離造閭兮前致辭帝何惠予兮
淑靈又何紛兮問之荃蓀離兮京塵布秀何儵兮推何
遷悲莫悲兮生存怨莫怨兮傷故華盈兮泣溥露嫺
媚泣兮朝復暮白楊兮秋墳奠椒漿兮誦招魂休鵲啼
兮鵲群趨念欲慰兮杳無人微言勝方耀千祀披星辰
兮河漢滙顏齡兮起彭紀夫人兮自有美子

右一章

閨江兮綠波石簾兮參差與女邀兮武夷張雲帆兮曳
雙旂夫君兮安涉倏而來兮超若城城現宿兮雕梁翬
金燭兮華檣丹荔兮火珠秋蓮兮碧房靈風扇兮如歸

君不御兮心煩思蛾眉侵兮鬢蟬波為綠兮玉為橫
的兮含芬新篁坼兮絳袖翻奉琴瑟兮偕宜要義輪兮
指秋河婉孌兮不他君胡為兮見離遺傾國兮將奈何
望中游兮吹洞簫迴倒景兮駐崑潮白雲兮流天金風
飄兮信靡傳中辭結兮懽寃畏衆口兮私自憐

右二章

風雨煩兮書促曉露晞兮非方西浴野閨家兮無人孤
草兮思嘯木卷殘葉兮不前遺予誰兮明燭青蘋兮蕭
蕭焚輪擊兮燭飄飄跳浪兮妖快志步武兮往不遂左
焦嶢兮右困瘡荆棘布兮待予入燐燐焚兮若沙微扶

奔州稿選八卷一 卅六

棄兮以未華波滄天兮蕩余宮余欲返兮憺無容將政
記兮沙棠鼓陽侯兮河伯倡鸞何逝兮化翔翔矯青翰
兮不可方元氣結兮千秋媚余腸兮滯留滯留兮惓惓
亦靈兮天之外薦石蜜兮炊雕胡中愛苦兮以為茶
精光燁兮夜如梧指長庚兮女所都光不奪兮玉摧芳
不彫兮惠祐

右三章

悲逝

癸卯之秋余與故京兆凌君同薦建康歲行周
紀君橫金被緋陪尹貳都復以知舉之命昔昔

戰藝衡先之士類首下風而稱主臣噫嘻何其
快也曾未波月奄然游仙手容笑言變化異物
婦子琅琅抱影東歸又何窮也嗚呼悲夫君長
已矣君雖治邑高第掩試中年出入青瑣抗顏
平津不以位勢嬰懷友于謫然哀樂過人平生
相知儀氏家物耳余本嘯生飢饉多忤辱長若
忘年之知脩杯酒卜夜之歡我子君女亦遂嬌
好君既不待余又難逐聞音之夕氣逆淚枯取
既碎之家人不悉伯牙絕絃之意謂是德逝者
耳嗚呼即使君逝以酒余又安能獨生而醒也

宇宙狹矣醒亦亡所為矣為執掌東山未便旋
軌恐及宿草薈蘖難呼故遣僚奴持斗鬻哭於

君之旁拊棺而太辭其名悲逝辭曰

君何奄然而離軀乎職乎太夢之野靈離其導旌兮
六氣調而為焉季咸語余以要之兮卒重漫而不可下
廉潛精而注懷兮中搖搖展其際汝鬚扶疎以造風兮
時使娟之雙星齟齬而嘔嘔兮悅余聰之有停觚依
脣而瑟縮兮懷君舉之鼎彝君胡棄盛年而若脫兮又
塵華爵而弗嬰慨嗣人之未榮兮愛女彷徨乎帷席彼
華顛之在堂兮皓齒今辛而悲室琴瑟甘以數人方曲

不念而少留豈徐吾之誘君兮為藝古莽以糟丘世沈
也而無所之兮矢日尋已焉休余嗟夫襲微腥以蠅蟻
兮聞長策於蜂蟻晨漁獲於溟漲兮久不庇乎衾幃孰
與君之陶陶兮歷萬古而為春秋

哀梁有譽

嘉靖甲寅孟冬友人梁有譽以疾卒於南海明
年乙卯春計至自南海故善有譽者武昌吳國
倫廣陵人其父柳王世貞相與為位哭泣燕邸
中又走書西南報李攀龍徐中行哭如三人又
十月而友人戶部郎張佳胤奉轄粵中國倫等

泗水椒絮而南為文授張生使告于梁氏之喪
其辭曰

夫何一嫗人兮掩嬌脩而弗揚白雲蒸於菌桂兮靈風
簇乎椒芳雄大羅之崔嵬兮九曜布而頤頤繁波泱泱
以崩騰兮擷珊瑚於扶桑卷幼清而恬兮壽皓蒼之
系都足次且於帝閭兮日眇眇其焉愉義輪晚晚而垂
墮兮愴沉淪于世模守金虎之故臺兮載藉汎潤而自
娛妖狐綴綬而戴首兮夢詭情之崇飾蘇葉襲而焚之
兮嗅郁郁其流馥幻槁礫為瑱瑱兮官期奎乎游息外
幽貞而窮寃兮蠶蟬緩其易以極獨飄然而內捐兮曾

不邁平厲滌佩迷穀之瑾琅兮脩途炯乎叢林招南州
使介兮頻川授金之夙襟驕龍飲而驤首兮神驥踊步
乎焦岑竭陳辭以九誓兮指壯斗而明心軟沅瀟之消
波兮曰吾黨有六合仰割太乙之緒兮俯窺乎玄微之
窟渺大椿於一瞬兮縮廣輪而咫尺河嶽寄荃之輔兮
生雖難灼乎眉色墨又薄夫天澤兮非此伏莽朝容裔
于承明兮夕結績乎神武酌濛雲之油油乎逝鬱鬱而
不返顧句曲奮而精飛兮葯房風而自吐鑒混沌而竅
之兮群真紛其上訴彼荃亦何為兮辱陸吾使不得主
帝撫然而中則兮詔徵金乎下土絳旄風兮珠綃雨鹿

并州稿選八卷

卅九

賦

軒我兮歸帝所擢毛骨之渙忍兮咀清冷以為餐玉女
侍按更後先兮金童掌節而倡佯鞭懶恂恂之綠耳兮駕
塵無之沙棠疑托跡於皓羽兮夾玄夜之廩霜睨大伾
之塵墟兮庶幾念故侶而來翔亂曰微儀絲邈令言燦
兮頂魄不留徑千秋兮泉臺漫漫亦既旦兮白日京京
衆趣冥兮

并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一

并州山人四部稿選目錄二卷

詩部

擬古樂府

漢郊祀歌

練時日

帝臨

青陽

朱夏

西顙

玄冥

惟泰元

天地

日出入

天馬二首

天門開

景星

并州稿選目錄二卷

乙

詩

祈房

后皇

華燁燁

五神

朝龍首

象載瑜

赤蛟

漢鏡歌十八曲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翁離

戲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子斑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流
岐山操	拘幽操
文王操	箕子操
採薇操	越裳操
龜山操	將歸操
倚蘭操	殘形操
履霜操	雉朝飛
別鵲操	采芝操
霹靂引	走馬引
思歸引 <small>一曰灘拘操</small>	榜桡歌
採葛	精列
對酒	日重光行
月重輪行	步出夏門行 <small>四首</small>
觀滄海	十月
土不同	龜雖壽
平陵東行 <small>又二首</small>	王子喬
桂之樹行	鈞琴行

滿歌行	空城雀
蟋蟀行	
擬士樂府	
西門行 <small>二首</small>	東門行 <small>二首</small>
却東西行	秋湖行
孤兒行	苦思行
當事君行	燕歌行 <small>二首</small>
妍歌	古八變歌
同聲歌	妾薄命
短歌行	長歌行
又答于鱗 <small>三首</small>	相逢行
皇都篇	長干行
白頭吟	苦寒行
怨歌行	怨詩行
獨漉篇	烏生
野田黃雀行	鞠歌行
君子行	上留田
度關山	前緩聲歌
置酒行	悲哉行
當牆欲高行	枯魚過河泣

白石歌	補鏡歌四章有序	釣竿	務成	豫章行	吁嗟篇	煌煌京洛行	善哉行 二首	吳趨行	白馬篇	卽卽才人嫁為廁養卒婦	齊謳行	擬古樂府	僊人篇	豔歌何嘗行	淮南王	行路難 三首	白苧詞 二首	聞雞篇	華周杞梁行
		玄雲	黃雀	董逃行	蒲生篇	門有車馬客行	太山梁甫吟	磐石篇		十五			豔歌行	折楊柳行	隴上壯士歌	秋閨曲 二首	隔谷歌 二首	箕山行	望侯謹

鷄鳴歌	夜坐吟	東武吟	東飛伯勞歌	登高丘而望道海行	長相思	陽春曲	于闐採花歌	臨江王節士歌	日出入歌	秦女卷衣曲	採蓮曲	銅雀伎 二首	夜夜曲	大垂手	樂府變 有序	治兵使者行當鴈門太守	白引	尚書樂	越臺高
輕薄篇	胡無人	猛虎行	結客少年場行		楊白花	雙燕離	中山孺子妾歌	山人勸酒	結襪子歌	行行且游獵	梅花落	愛妾換馬	小垂手			壽寧泣	將軍行	斂鴉行	

金吾緹騎行	鈞州變
江陵伎	白蓮花
凌節婦行	莫州謠
小兒謠 五首	乙卯市人謠
擬古樂府	
卿卿王歌 三首	幽州馬行客歌 二首
捉搦歌	折楊柳歌 二首
高陽王樂入歌	前溪歌 二首
青陽度 二首	長樂佳 二首
歡聞歌	採桑度 二首
烏夜啼 二首	江南樂 二首
烏棲曲	
四言古	
黃河之詩	西山詩
戒詩 二首	自責詩 十二首
愍生篇	
五言古	
寓懷 三十首	雜詩 九首
偶成	秋日感懷
雜詩 三首	又六首 歸後有感而

讀史有感 十二首	
五言古體	
擬古有序	
李都尉陵從軍	蘇屬國武別友
班婕妤詠扇	孔北海融述志
鄺徵士炎見志	魏太子丕公讌
陳思王植贈友	劉文學桓陪讌
應文學瑒侍集	王侍中粲懷德
阮步兵籍詠懷	嵇中散康言志
應侍中璩百一	繁主簿欽詠蕙
張司空華離情	何司空劭贈貽
張黃門協苦雨	左記室思詠史
潘黃門岳述哀	陸平原機羈宦
曹司馬攄感舊	傅司隸成雜感
陸司馬雲贈婦	劉司空琨傷亂
盧郎中堪感交	郭弘農璞游保
孫廷評楚雜述	許徵君詢自叙
謝僕射混游覽	殷東陽仲文興囑
謝僕射瞻秋餞	支道人遁諧佛
陶徵君潛田居	宋文帝此伐

謝臨川靈運游山	顏特進延年侍宴
謝法曹惠連叙別	謝光祿莊郊游
王徵君徵養疾	鮑參軍曉戎行
袁太尉淑從駕	休上人怨別
謝吏部眺省直	王著作融游卽
沈僕射約餞別	范僕射雲貽友
江記室淹卧疾	梁簡文綱闥懷
何水部遜示寮	吳記室均春怨
庾開府信校書	陰常侍銓送別
薛內史道衡酬憶	楊司空素坐懷
余州稿選	目錄二
王參軍勅夢游	楊盈川炯游峽
盧典籤照隣詠史	陳正字子昂感寓
沈詹事佺期訪道	宋學士之問祠海
崔員外顥游俠	孟襄陽浩然留客
王右丞維山居	岑嘉州參塞燕
高常侍遠詠途	李翰林白自明
杜員外甫述貶	王龍標昌齡獨游
儲參軍光義詠耕	韋左司應物寄僧
五言古體	
雜感	書感

雜感	書感
題遠菴堂	感懷
答劉太常子真	曉起獨步沿荷池
仲夏昌平道中	彌陀寺飯僧作
早起	晨夜新城道中
初春同俞仲蔚及舍弟敬美登馬鞍山得四	首以山向月小為韻
特惠山次唐人韻三首	
避暑大山莊作	初秋屏居有感
冬日集舍姪一敬所作	
小除夕歸途遇風雨作	
暮坐離菴園即景一首	
季生夜獵不獲一鮮賦此嘲之	
將游漆塘山汎五里湖作	
登漆塘山絕頂望太湖作	
十三夜步月過隣家飲作	
十四夜復步月過從弟飲作	
十五夜於小祇園坐月作	
秋日小祇園即事作	
病後初行園有述	
余州稿選	目錄二
九	詩

卜祗園小憩用陶韻

焦山訪郭道人次父不值用陶韻

月夜登曲巖由竹林下山家觀屏巖丙洞

陽谷作

汎小洞庭觀奇石

送舍弟敬美北上

別羅李袁三君 荅明卿二首

次陸太宰全卿題戴文進畫卷二首

華負外改南司馬部分韻

過維揚有懷子相 別李于鱗

余州稿選八目錄二

十

古意寄李于鱗 貽吳舍人

贈子相考功 贈彭年黃姬水

貽梁伯龍 贈子與二首

贈盧楠 贈許殿卿左遷鎮夷州

天津間汪氏不遇 彭義門別舍弟作

答俞氏有序三首 古意慰子與使君

送華存叔北上 贈陸夫人

秋風 除夜有感

齋日作 阻風下邳南待發有作

初拜使命抵家作三首

德州渡口

行淮揚境汎覽社郎事有作

天子詔職方張君子畏發齊兵平吳世貞

人也恨不得從一卒之列慨然歌五言長

篇為贈

讀梁公實詩有感

為蘆州李徵君題舍泉隱居

醉贈故張職方重 過故陸虞部第有感

夏日村居有述 莫公遠移居武林

偶成齒髮吟作長慶體示伯龍子念君載

余州稿選八目錄二

十一

挽歌序有序三首

七言古體

征西將軍行有序 壽寧侯故第歌

苦旱歌

吳即行贈吳判官轉浙藩都事

森檉堂歌 張將軍歌

歌行長短三首贈梁公實謝病歸取一首

醉中漫歌 擊鹿行

送周一之從大將軍出塞

昌平侯鐵券歌 贈李伯承之新喻人

壽王封君歌題青鳥圖

燕山雪後歌 親李于鱗射歌

送雁生還吳 刁斗篇

落花歎

坐有石季倫金谷園事因與于鱗共賦新體

一章

送袁和之給事監兵北伐

從軍篇

弘樓歌有序

游俠篇二首

民兵行

齊後信口便成元韻

并州稿選

十一

詩

荆王篇

吳明卿以再調至京伍余方事家難不數殺

見也于其行聊擬古歌一章贈之南冠楚

音相對殿歎無復易水慷慨之致蘇才氣

都盡耳

短歌答張幼于茂才

長短句奉贈沂陽王子

徐子與自郡謫歸諸名士同汎石湖分韻得

帝字

徐煉師道場致雙鶴作歌贈之

醉題曹子念壁

贈張伯起應詔南游

寄許左史蕪訃西亭王孫

和徐荊州履求歌

題蔡英卷贈金陵趙生

馬即婦吟

為王復索贈所知因賦魚字韻朝之

歌贈李生還四明 長歌答汪中丞伯玉

答仲蔚歲暮逢二子行同徐汝寧作

郡丞劉公子仁以直道由諫垣外補量移吳

郡署後高齋黃菊翼之顏曰晚香亭諸

莫叔明要余作歌

并州稿選

十一

詩

聞袁魯望於京志喜却寄

題馬王吹龍圖

題葉母卷葉生少失母而育於廢母

分陽王華騎見虜圖歌為郭都督作

為劉侍御題清舉樓

三飲子念放歌一章

贈梁伯龍此游歌 過却輞川翁祠

漢女行寄張助甫

登却輞臺有感行臺臺行

定州高壁水上堵妙絕天下望之若真水起

伏瀦洄有浩漻萬頃之勢州志謂為子
子畫非也寺成在道子後百餘年歌以
暢厥美仍為志解嘲

長星行

酌孫太初墓

過長平作長平行 董村小隱歌

汎湖風浪小橫朝諸同游者

雪後歸陽道中 過固始許忠節公祠

癸酉冬余迂嶺右阻大風江上武陵夢玄子

於信夫輕舟過訪劇談三宿而別甲戌冬

余領襄漢即甫之鎮而信夫書至矣余且

舟州稿選

目錄二

十四

詩

將有太和之登信夫能脩江上故事驛驕
從我乎歌以招之且紀舊事

五言律

使客

游天靈寺莫膳即偶過有作

春日過李三千驛小飲適謝茂秦至有懷伯

承明府

贈汪生游遼左

昨天寧寺

送王亮憲下弟

均美兄之分宜丞取道歸里

春日同干鱗茂秦集常寺水亭分韻得字
過秋曹後懷棘寺舊歡寄謝諸丈人

許解元悼妾 首

夏日小理花樹漫興

題東皋隱居

夜飲柴生

送張子訓導臨江

送周子仁淮安理刑

林天璵右軍奉使吳越

過比部朱丈射陂草堂

舟州稿選

目錄二

十五

詩

長至前一夕丹徒道中

同諸君汎虞山下 屈指

登太白樓

送王生下第秋歸

天寧寺晨起即事

得家君楚中信息

西山道中有感

哭宋郎中文明

綠尊草堂為沈君賦

贈楊翁

哭梁公實 二首

興至

醉後有感

寄答峻伯

與俞按察登大佛閣分韻得添字

又得身字

別大名王守明輔羅倅虞臣

由天津汎舟趣霸水次夜泊

王大化部以二詩見懷率爾有答

將赴青州道別賢友王昌年

途中雜詠

萊陽發道中

又賦得石頭城

卻將軍出鶴

獻即將軍孤鶴

德州渡口

贈方子遠里

阜平道中

入南房山路

吳興雜興

舟中稿選

八日錄二

十六

詩

偶成

過天寧寺望塔有作

秋夜省直同李中二子登白雲樓分韻得秋

字

訪太史李文石廬草堂

七言律

送瞿師道太史使大梁 周府

送亢子益太史使饒州 淮府

送胡子文太史使荊州 潯府

送朱象玄太史使武昌 楚府

送張益甫給事使懷慶 鄭府

送毛檢討起辰雲南幕僚得鶴字

送馮郎中守廣州 月夜宿弘慈寺聽講

寒日游天寧寺

送黃侍御按雲南時方有用師之警

贈按察張使君鐸 送史金事兵備邠涇

送蔡子木守衡州 登金山

贈林天曲

逢劉衛輝談守事甚苦遂作

贈尹生

送李侍御遷江西憲

得陳子燕楚中書寄

舟中稿選

八日錄二

十六

詩

病甚懷于鱗却字寄懷順甫

歲暮答吳明卿

新雪齋居吹峻伯寅長韻

盤山

過故八趙參議飲時以病歸

于鱗邀登郡樓分韻得秋字

丁巳春余以青晷朝 衡王賜宴殿中太僕

有述

萊州道中與汝思望海有作

提兵安東海上大閱

答張仲舉

中秋夕諸先輩邀飲使院有作

追和于鱗改思除夕之作

答子與二首

哭子相二首

同子與諸君游太同冠顧公著溪書院分韻

時公不出且折簡見召

游木犀嶺得峰字

寄翁中丞

寄歐中丞子承

春郊漫興

贈王子亮勳且招之

後省任後之吳興部戲作

金州稿選

十八

詩

同年馬通政吳太常顧沈二臬及凌守要予

與蔡憲便飲太虛樓

岳王墓

題馬大夫九里松隱居

遷晉臬柳洲亭別省中諸老

奉題龍沙草堂

奉寄政政太宰楊公

九日登鎮樓小宴

省中丞擬八月見過近九日始旋吾州貽

詩有黃花益嘉句聊此奉和

梁思伯內翰過訪 寄慶寺

清明遇雨

宿南巖宮

用晦走使以新詩古陶杯見貽且云有丹甍

之造聊爾附答并致意孔陽

華山青珂坪而上自昌黎窮後少登者二十

年前于鱗至絕頂敬美今嗣武賦以壯之

興敬美少恭登太和絕頂

詠物體

梅花

海棠花

桂花

桂花

賦得秋夢

九昉依首而亘金天

金州稿選

十九

詩

界中獨酌先後共得十首頗有白家門風不

足存也 取一首

五言絕句

戲為眼單作一絕

題畫二首

飲筆生茗

隱僊巖

六言絕句

風寒濟南道中兀坐肩輿不能開卷因即事

戲作誦體六言解悶數之改得三十首當

喚白家老婢讀之取取三首

夏日偶成不復倫次共得廿首後作長山

中故事耳 取一首

節中雜言春三月吳人王世貞七十二首

七言絕句

莫愁樂

平陽伎

閨怨

西宮怨二首

小伊州

西興詞

青樓怨

青樓曲

從軍行二首

橫江詞三首

涼州曲

楊柳枝

正德宮詞

西城宮詞四首

介州稿選 八首

二十

吳中迎春曲

計偕途中

別丁麟子與子相明卿十絕 取一首

別弟

再贈子與三首

贈別丁麟子還邢州

飲歐陽鎮朔即事有贈二首

過懷來羅輝軍駐兵因贈

寄紫荊龍希督

衛河夜汎

題沈參軍竹林圖

提兵海上戲呈袁將軍

寄俞仲蔚

寄盧次樞

寄應在明

未歸休

感懷

醉調徐汝思不飲

高唐王印夜宴口口

戲為登州歌

秋思

苦熱

贈張二茂才

漫興

答史秀才臣紀見寄

為馬生走筆贈別楊都督二絕

步軍王使君

寄張廣平助甫

題寶竹山房為李煉師作

夏日村居雜興三首

介州稿選 八首

廿

病後承伴松虛白二上人以法語見示輒成

三絕奉報

送張州守歸蜀

寄明卿即武

小祇園四首

夜雨

慰伴松上人疾

病卧池亭丙夜起坐即景有感二首

毘陵月夜張子歌

吳門別李時養

鳥聲賦部

答寄延綬王中丞慎微

端午日小酌

題李山風雪松杉圖卷

泊高郵懷子相

九日完縣署中

娘子關偶成

別騰美弟

有懷

題韓熙載夜宴圖

題畫二首

馮子淋將有廬山武夷之游索一絕句為贈

傅伯雅園亭柱鵲花

倚家弟調送張元春游嶺南

兩山竹枝歌一首

董中丞世化寄餽酒貲

九江道中風

道士欲

舟中稿選八首

廿三

詩

補題冬月村居

送於信夫還武陵

玄嶽太和山賦

舟山人四部稿選卷之目錄

舟山人四部稿選卷之二

吳郡鳳洲王世貞著

越郡有吾沈一貫選

詩部

擬古樂府

漢郊祀歌

練時日

練時日帝徵祥而帝徵體齊芳闢天泉章上馳奏肅肅

寶來思泥崇蘭砌步夢注神光靈之宮曳紫綺冠翠華

雷霆激靈之車吟若組繼捷舞左右射靈之御佩瑤錯

舟中稿選卷之二

乙

詩

履珠遺紛濟濟靈之勢掄阿錫吐芳潤巧笑倩靈之騰

靈之著奏清徵飛霜激粟余體靈之夕簫珠爛鑒毛髮

炯若旦靈連燦若有顧精流屬諧余慕候而翔將安逝

願偕女霄以詣

帝臨

帝臨紫宮萬祗竦息天閭穆穆以候舒闢神飈徐流矣

簸芳澤天喬飛走厥性咸若七曜孔儀九溟不波恬穆

象先徂律太和

青陽

青陽開芳太皞司始窮陰夕遯農祥晨放甲張氣飛

希大布條風披盡悅若寐寤敢假義仲爰薦羊麥二有
熙熙唯春之錫

朱夏

朱夏蔚蒸炎帝司亨暢哉承離萬有茂明嘉雨霖霖惠
施下上汗萊剪削駕鼠伏窠敢假義叔薦鷄遠菽庶哉
恭藎無咎景福

西嶺

西嶺澄素少皞司養萬寶堅強秀穎內道花、未黍登
我塲圃既徵既顯、詰外侮敢假和仲爰薦麻火神之
祀之柔邇能遠

奔州稿選八卷二

玄冥

玄冥陵勁顯項司藏肅將天烈剗劫萬象墮戶坯城家
有蓋蒼天喬反始伏蟄斂育敢托和叔薦嘉與黍毋泄
其真以為物媪

惟泰元

巍、壽宮瑤現其闔於惟泰元稱天之尊胚胎始無極厥
朕底、兩儀漸開五序因循凝精為曜微者星辰氣意
而風亦潤以雨霏、霧露粉澤下土天喬麟羽順性歸
所涵泳熙沐息已繇造惟我思媚式獻以報玄酒既熟
爵也斯饗有解者特寔豐其角定祿是燔取彼羶薌以

建霄潢庶哉來翔王弁俄俄瑤瑤洋洋延庇億年總亦
萬荒

天地

於皇上帝以逮富媪惟予有况爰父爰母靡嘉不承傳
施九結歲是用登百秩繩繩頭相列辟秉爾穆穆節
魂成霧縷回干接霍散金輝下管鑄發竹歌絲絜然接
之泗濱浮玉儼如繹如如而不絕肥芻之健芳藥漿亨
鉅救有饑饉玄酒清苾奈榮何展詩奏音發升歌含宮
調角商徵多窈眇流翠激塵飛豐隆擊節夙伯和玄黃
改色尊顏醺朱鳳委羽雍雍鳴赤龍天矯迅長征垂休
奔州稿選八卷二

日出入

日出入浴咸池度白石令我不得休息故令應龍在吾
東格澤在吾西長離在吾南玄武在吾北為我騷駕虛
無邀清太清都下視濁世一如浮蛆我欲返不得歡娛
安用憂愁悲思且為娛

天馬

帝圖協天馬生配乾行函地精數明王行殷頹房為
龍為父爭迴颺掣流電晨珥珥夕沙苑
又

天馬徠來中國超虛無驛恍忽天馬徠歸有道飛而
服余阜天馬徠誰攻爾造不足虞劉累天馬徠迅若禽
嘶一竅萬馬喑天馬徠出陰山大義死金人還天馬徠
余與女踰崑崙謂王母

天門開

天門旭呀然豁窳混沌金精發姦若電燭藩漢十二樓
泉魚貫珎瑤瑤增六齊蓋圯光液四射不可仰視屏翳
走約約勢驚騰雲霓支朱明曜以東起纖阿迫以西
垂白榆歷歷河漢天漿滌洄示昭像天門開朝紫宮
中有使者冠芙蓉朱衣登簡繚湘青類有疑無觸若冥
余州稿選卷二
四

景星

煜煜景星爰燦其蓋休光流耀以開瑞始昔在強羸鼎
竄於泗炎德茂明泠唯是吐人文屬空金精流融百象
欽呈渺悠天工嗣以純亨錦承之錯奏匏管攻以絳醪
鷗鵬鳥二年披輶餌其芬行稻案九醞冷於寫瓊危神
露湛湛布村枝河伯拜享前致辭唯帝蒼錫御敢私九
有穰穰被恩登室有益藏聞書詩樂哉君王萬歲期
齋房

煜彼三秀產自齋房后皇儲精適茲帝祥律中金石干
霞有爛肩以玄鉛後天之薦

后皇

后皇新合昉尊兆因唯是慈愛私於我人降假明辟拼
又式廟徂變速頤靡石不格

華燁燁

華燁燁醢澄鮮神下來辭鈞天帝親饗奏清縣神下來
度九閭龍伏蛭動神下來空中璅雲羽旂風理瑟
神下來史巫舞辟嘉應行齊酹神下來脩娥侍腰騰媚
翳若黛神安坐燎九瓊靈虬亢吐氤氳神欲休博山林
余州稿選卷二
五

惟流蘇角明瑞神之逝旌商裔車班班馬沛沛神之愉
錫土田喻敷煌煌是崇嘯恍忽乘飄瞥流翠眊冷之凝
望若覲不可即使余怙怙安極

五神

五神帝佐大乙肅衆樂揚清蹕左青旂右白旂前朱若
後玄圭誰者尊服中黃靈之朝肅然風騰神集體冥羊
昭鬱金吐芬芳意怱忽精披靡若將翔復還體肅沉雲
醴靈需報休會澤無外

朝龍首

朝龍首苞大荒帝沛祥白麟降歲修角文周定萬在澤

共余命駱王韓道學旂左赤豹右青倪踰弱水寶金母
霞醴汎雲敷舉煩東牖顧中原香如髮惜不歡御嫖忽
掩飛進耳留睇目窮旆朝玄圃夕沙壘坐明堂舖四海

象載瑜

象載瑜角其牙越崑崙度流沙飄若霞赤屬儀尾若若
聲中規練者誰芝田禾薦宣房萬福來

赤蛟

帝臨渤衝波却索天低張廣樂赤蛟來俛其角芬牢醴
旨且博胡以薦酌海若露飄灑雲容裔澹復瑞靈之醉
靈訢訢來騰予應昌符啟甘澍報豐歲多稔黍箱陳陳
并州稿選入卷二

萬億梯救陽侯波不芒導出口際窮荒陳玉帛至梯航
赤蛟來靈采之千萬摸思禎期

漢鏡歌十八曲

朱紫

朱紫矯以翔倏如騰光騰逝耶之胡際耶曷不思翔高
而盡下彼茹之畔魚游雅雅茹蔽上囑謂是戴止他人
之恍思恬壑厥喙

思悲翁

思悲翁徂何之玄雲晦陰霜霰如期山耶溪耶芥枯細
冰于胡不歸炊藥作飯翁不及飯胡不從之游將蘆井

足挽

艾如張

艾而張羅人之馬鐵誰令艾之令禽驚飛羅不得禽
謫子無處禽大謹喜復集千所將禽與子齊遭天地置
酒高堂中願爾百千萬歲

上之回

上之回至洞窟三合百辟從上何以幸雍仁必世帝
禧鎮西臣流沙少處修支都梁壽金符拔後貌南蕩百
粵下瀨蒼梧孔翠林靈明珠珊瑚諸夏安服奇珍咸集
降王母假太乙答神呪行齋祀金支彩牝悅不見際康
并州稿選入卷二

作歌耀萬世

翁離

離離趾中築宮其顛高天無風自寒念歎移彼巖壑之
間何用重築宮杞梓梗柎豫章富奇材寧不知萬與蘭
芬且勞將固焉哉

戰城南

戰城南城南壁黑雲壓我城北伏兵揭我東游騎抄我
西使我不得休息黃埃合匝日為青天橫糊鉦鼓發亂
譁呼虜騎飲颺迅驅樹若蒼葭為枯啼者何父收子妻
問夫兄甲委積血淹頭顧家家招魂入隊隊自哀譁

主將主將若不知生為遠隱士野望復何悲金中食仁
未故惜其倉皇遂長訣焉得一飽為野風騷屑魂依之
局不觀主將高牙大纛坐城中生當封徹侯死當廟食
無窮

巫山高

巫山高、何高湖水深一何深上有綠木森森峰冠天
易陽陰流清悲日 含思弄態若不任羣旗金支玳
瑁簪疑明乍暗幽 日岑岑蕩精滯迫欲近之殆
驚猜將遠離之彷彿徘徊為期旦暮來巫山高高以
峻湘水深深以大願君王志意止澹愉穆絀非境後天
餘州稿選入卷二 八 詩
不凋三光並

上陵

上陵、何高高巨天宮開武夫璘趾又有青龍白獸列
時雲端銀海汎瀾金鳬游戲其間謂不如乘龍而見上
帝賜藥一丸令汝遨游自怡肅肅橋陵豈藏衣冠壽千
萬歲樂不可言

將進酒

將進酒乘大白皇帝有千萬年垂衣御極輕刑稅陳壇
樂父不哭子戰鬪長息原田膺膺于何不獲童行弄
新新曷頗把青陽燕太和霞為漿斗斟之一再舉

醜青天流睥忽為慶雲嗟彼麴糵胡以云

君馬黃

君馬黃巨馬白銜金羈縻紫陌秣流沙逕崑崙宴王母
瑤池濱餽靈饌天樂一何殷殷辭歸東土和洽諸夏期
以三載復未晤女君餌靈饌貌青於童臣賤屑宇颯如
秋霜安能御君驅馳八荒

芳樹

芳樹一何亂予思扶疎磊柯下臨蘭池上有一雙之鳥
丹趾而翠衿自名為鸚鵡若怨似矜態何深微夢之今
彼不得奮飛嗟我不得奮飛隴山遼遼望難歸雖有四
餘州稿選入卷二 九 詩
海志翻万翅剪竟焉施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之北卒然太行起若立壁驅車畏軸
折驅馬畏蹄万豈無朱宮貝闕隱靈或成梁有所思思
緒來其端縹緲或紮之手弄一白挂云彼昔所治手弄
之三載不忍釋漸成壁一心為一心安能兩相測嚴霜
下青陽啼朱華剝落不自持

雉子斑

雉子斑離其母來遶將田間田間多稻禾人於其所獲
張羅候忽破索不能高飛前有鳥乃是其母羽毛摧披

天堪哀迫歎殺之已焉哉相咎此紹末為主復為苗
不親南溟垂天之鳥千里萬里一徘徊雖有婦織青天
易情

聖人出

聖人出奉昌期百六遘九五歸白帝死赤龍飛指函谷
度嶠城封府庫戰兵師戒父老起傷痍五諸侯從義旗
弑天狼網妖鵠裂素帛肇鴻基垂百祀永無為

上和

上和與君相知警彼結髮而盟山推海枯志不移白日
迴腸肝腸洞披我手君眼用不得私車輪壞馬足蹙東
奔州獨選入卷二

家宴兩家幾何用錢刀丘積橫金垂紫羅擬為

臨高堂

臨高堂瞰橫江形軀百尺鬱連空下何以江上何以空
不有北泳之魚必有南逝之鴻望不極方意無終織為
西兔投東袖中有短札漸將陳口語數百千言削為數
言復湮淪秦箏拂趙瑟侍局不歡各心意人何樂樂得
遂

遠如期

遠如期招四夷皇帝坐殿上麒麟辟邪符拔駒駘拖黃
馬施苑苑園付民居詔司農罷輪臺皇帝坐殿上千羽

拜兩階群臣上壽王危單于來單于來

石流

石流者何湯湯使者來自扶桑赤日所起爛爛鏐金而
沃焦地不愛寶石來獻膏沘恒沙攀懸度表明主餌之
與天齊數

岐山操

哀哀我民愚聖仰主余之弗庇忍以貽虜率西水許至
於岐下伐材中林陶瓦聖土民未休舍余敢寧處顧視
周原厥田膺膺是蕉是蓼以待來者

拘幽操

奔州獨選入卷二

十一

詩

雷霆紛如日曉暫方于威方煽庸敢急方不知紀曆寒
暑遞方潛志消息况驚寐方庶幾君王一感悔方臣不
愛死度聖累方

文王操

矯矯長離將翔翔方肅維和鳴中宮商方奉王威靈撥
不庭方庶邦子來後夫亡方上帝臨汝敢違寧方地道
無成中心傷方

箕子操

于嗟王子跳方生以係我宗祧于嗟王子跳方死以殉
我社稷嗟余之不及方默默以苟存棄道毀質方誰人

倫余貞灰方敢望膠膝日垂照方沒齒莫尤

採薇操

上山採薇斧冰炊之曠蕩八垠顧瞻若縻何所非人李
昆是依達者互賢局救其非句吳之鄉彼髮展幾

越裳操

赫赫文考秉德淵冲奕世而仁八荒來同彼荒越裳侏
僂其音何以曾茲石斐馴禽馴禽伊何耿介繁茂言篇
文朝言擾寧同所維嗟嗟厥羽鶴鶴天質應金其音中
角嗟予小子敢尸國祥無怠無荒敬最嗣王

龜山操

龜之山吐雲蔽龜山方彼龜不知以雲藩方子望魯社
龜方問之君臣交賢誰方辨之噫

將歸操

夷哉水洋洋方中有潛龍變無方兮餌欲蔽靈照行藏
方龜螭伏窺胡弗祥方盍歸乎來惠吾黨方息魄虞淵
衆趨冥方加我數年紹餘光方

倚蘭操

倚倚叢蘭芬於幽阻彼美蘅杜風所掄吐芄芄未委
蕭稿寔不恤世有饑者徘徊九方靡即寧虞君子
悅心不在爵土嗟余已邁歸從蘭所

殘形操

有夢維狸方而殘其形告方胡祥灾方而使我悻營
深淵方積薄冰奉先人遺方敢聽成

履霜操

皇旻佐威方夜墮霜直履茹衣方透若止霜胡為方加
憐懷君晨朝方毋粟乃肌欲自明方傷君志淚滂沱方
念宗祀

雉朝飛

有雉朝雊方呼其雌角角粥粥方光陸離我欲呼方應
者誰陽衣披天方穿獨惜悽西烏欲沒方余將安歸

余州稿選入卷二

十三

詩

別鵠操

雙鵠摩天方翼中爭臨當訣方感此離有子無子方帝
命之輕棄置方誰遣為妃

來芝操

坡陀崇阜草木菁茂疇其餒者郁郁三秀皇帝創始功
冠萬古唐哉虞哉巢許不知我以為芝人以為薇扣鑣
長謠白雲沾衣

霹靂引

七曜受者五氣調八荒來同萬國朝後來防風伏歐刀
走馬引

白虎狗不吠雞不啼馬胡來兮踴躍而悲斯
和點餘芳以徒余敢寧止

思歸引 一曰離拘係

不親宮中貴安知妾家貧火齊飾交疏蜀錦充下陳玉
饌不祇名蘭膏自氤氲一解新王富春秋炫飾奪朝霞
奉妾金條托永願托姐姪三千蛾眉女一一讓容華
妾人坐悵悵悵悵如探湯目視等埃塵腸類刀矢攻蚤
奉父冊身為禮以亂終三解淇水浩無津方舟曷相援
先王未面命何以待黃泉忤營深宮裏天地狹如絃
殺身良不易苟遇誠亦非引領就高縣黃鳥為哀啼

余州稿選卷二

十四

詩

我欲竟此曲此曲令心悲五解

又

思歸引歸東吳鼓余鼙邀翔恣所如足七澤凌五湖靚
我鈞所中悅愉雲鬱術波縈紆惟天燭正無恒居浮家
水獵樂有餘宜城稻松江鱸煩奏餐安湛酤飽為琴醉
呼盧

榜柑歌

張翠蓋芳沆青輪榆脩裾芳氣芬芳其以蘭口欲吐芳
中間之中心漸惶芳食奪之顧微賤芳焉匹離君心妍
兮自色飛

採葛

欲明不明聞採葛王來起之我今採葛以後時
欲明不明聞採葛王日不休我今採葛以道遙
精列

獨何之天地相讐詛其間安得怡其間安得怡亮懷千
秋嚮焉能度一時願攀飛龍翼故里以徘徊故里以徘徊
龍騰天去鯨鯨來相依鯨鯨來相依眸子向內生
誰為辨雄雌誰為辨雄雌和光同其塵老氏我所師金
石隨年銷真人曠無期

對酒

余州稿選卷二

十五

詩

對酒歌少年白髮蒙其顛四坐且勿喧躑躅吞聲內相
憐欲有叙家世二千石乘車輪者將十人弱冠明經射
策甲第為郎無狀偃蹇不遷無蔽蒂以藏其朱顏絳灌
將相大臣自愧其妍側目而媚媚安今文墨操吏權斥
之去一往勿復言慚無賈生之策彷徨公車靡階以自
前月請囊粟十百錢陛下萬壽小臣歸田

日重光行

日重光拂扶耒耨曜曜日重光天老乃復洗沐之日重
光左右五色菌離披日重光燦若明鏡火齊日重光萬
象同志仰昭回日重光告義和勿頻揮日重光留景且

為中日重光覆盆之燭却所希

月重輪行

繚繞霞虹太清之府囑龍者何煌煌炯若震帝華曜飛
秋不周以方義取陛下皇后坐宮中各百千萬歲

步出夏門行

六神諸山淪沌大壑此風勃來簸蕩不息帝命巨鯨更
負危揭冠簪束出以為碣石燭龍雙眸以為日月下苞
蒼蒼浩蕩靡極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觀汾海

孟冬十月王師振旅旌旗揚天鞞鏗萬舞橐駝馳騁駘不

并州鶴選八卷二

十六

詩

知紀數犀毗黃金跪而銜紐歸馬華山放牛桃林大鋪
三日黔首惟霽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十月

西游秦中板屋以覆東折宋魯逢掖章甫斷髮文身以
凌句吳燕趙慷慨彈鋏歌呼八方異施等若五時義聞
休暢所底如歸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土不同

神龜支牀生理中絕不如刺腸逝而見筭千霄之材
白裡操風雨飄飄孤鳥托處縱生而雄厥名丈夫安能
百年與飲食俱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龜雖壽

平陵東行

驚鬱平陵樹日夜生秋風風聲一何悲樹色何朦朧不
敢出聲啼掩咽歌義公平陵多貴冑家不為商與農黃綬
二千石墨綬侍中郎出用牛車載戶用金碧蒙老少六
七輩氣色何昂藏口但新室臣何論我高皇嗟哉義公
里榛棘復汗潢狐兔歛索群魚驚亦來宮安得具途執
側身以相從右本旨

又

平陵東車隆隆郭家小兒塋若翁塋若翁來送喪誰其

并州鶴選八卷二

十七

詩

最賢槐里公槐里公多奇客迅如飈鷹虎如力虎如力
卒夷城局不將去擊胡豹

又

平陵東誰最雄父為丞相子侍中子侍中氣成虹黃金
不歸大司農大司農走錢龍承相之室金為梁金為梁
玉為圯局不令云居天子

王子喬

王子喬變化白鶴長道遙變化白鶴長道遙下游來王
子喬璠玉為衣砂為冠垂玄裳朝謁紫清軒轅大道皇
誰者介廣成老以授爾浮丘之伯令爾次坐復鼓簧下

視塵界三千霜今上聖靈獲百祥安期之鹿離哉雙胡
弗至止相翔翔情以然芝薦瓊漿相梁之臣前奏章今
上聖靈永無疆離披短翮角殷麟昔欲報帝還靡因

桂之樹行

桂之樹桂之樹乃在蒼梧之陽嶺曼衍而嶒嶸翠羽為
葉蒼則為株鬱何歲幾益敷黃如黃金栗赤如珊瑚珠
桂之樹偃者四五人駮駕鳳皇來謂是日精月華敷爾
來服不哀一歲口澤聲二歲體骨輕三歲毛羽生朝見
上帝賜女麟車霓旌翔翔玉虛太清翔翔太清天為樂
不可言

舟州稿選入卷二

十八

釣竿行

餓飯渭水旁渴飲渭水流大魚絕餌去小魚不回頭不
知何王子施施來上釣

溺歌行

為善無近名不見古人避天下躬耕逃之渭水洗耳見
輕又言為惡無近刑不見古人狎狂濫身清質濁文卒
稱逸民桓文假仁乃霸四海盜跖脯肝以脯下死乾坤
失信則柔安紀五星背懸焉所照理我欲為善善不可
為我欲為惡惡非所知刑名之間余其庶而何以導之
儀狄我師棲山得玉將別而足涸海得珠將剖而肉不

如種田私得秣與粟家蓄五母雞二母兔一日一飽三
日一醉出則止野歸則止舍不知有天無論在地東隣
送喪西隣生兒寒暑為爐風雨鼓之銷冶紅顏以就衰
麗曠視今古局如蜉蝣智者亡何聊以不憂王孫達生
敗師莊周莊周怖死抑孰與儔

空城雀

雀不能飛向天又不能游深淵胡為刺促草莽間曷不
愧其朝東而暮西沙鷗僅尋丈榆榆為天池皇皇者何
憂稻梁田家果且正高張何不令去復彷徨志命相就
羅袖殃

舟州稿選入卷二

十九

蛟蝶行

蛟蝶來踰苑牆為是百卉芬芳悲哉蛟蝶不覩百卉但
覩翩翩之燕嚙哺其子燕有三子忽失其二燕乃舍我
而東西仰見一老鴟耽耽下視啄血流離蛟蝶俛身而
奮飛顧謝此燕始謂爾疆焉不更哺其子令我抑揄道
旁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舟州稿選入卷二

出西門塢紫雲車中幸有酒不飲奚之但復飲沈醉常
自知為能前騎後數束縛乃翁為雷大鼓炙鳴笙試問
家中枯骨不為起聽飛霜激流徽六月清霜零即碎

停子為我辨其聲雖無故人鍾子期但操山水中所私
雖無故人鍾子期但操山水中所私相逢俠邪路輪刃
傷焉希與君非一體何用不相疑

又

步出城西門但見兩兩垂楊高枝自相纏低枝亦成行
昔者手植之不取望人長十年不相違觀此奈天勢莫
當東家无指偃塞氣歎盡令我策蹇歎息此樹傍人問
世一何茫茫丈夫宛轉間倏忽生輝光巧命持參差奇
賢避頽頽扶杖且歸采兄呼釀嫂呼稀大嬾洗爵小嬾
前致辭俱觀百年樹不觀人生百歲時今日樂相樂何
奔州稿選卷二 干 詩
用戚戚纏思悲

東門行

出東門局不言歸我欲從九夷不齊八月糧未滿十二
駕駒蹄手操荆絛劍囊裏一束書但趨咸陽道上鵲啄
為棲竟何之竟何之東有霍家驃騎西有丞相屈舊黃
金如山風雨立前安用蒯縠束書為咄女從九夷咸陽道上生不支

又

遙睇城東陌冠蓋鬱嵒嶠主稱且盡觴客辭不勝情徒
御亦相屬耽昵作私聲古來涕淚地春草不易青生

未期百過頭在長征撫悼髀肉消柳悼髮髮星白日為
風雷皇乾乍冥冥居人恬卧起道途失精靈孤矢固嘯
志垂堂毋乃輕

却東西行

黃鳥從東來飲啄且裴徊不知將何意延頸向我啼沙
渺行役子三載客東浙將托千仞風及我萬里歸聳身
從之去扶搖不支持一舉快雲漢再舉歷天池欽翼下
置我乃在弱水西弱水浩茫茫終古日月迷願邇更成
遙為思亦何施不願故鄉歸不願黃鳥來但願得美酒
日進千百卮

奔州稿選卷二

廿一

詩

秋湖行

寒暑易遷天地難為仁寒暑易遷天地難為仁重華作
相焉宥四臣周公雖聖不得親親譽用仲尼曷利壬人
歌以言之天地難為仁一解

晝夜相歎日月難為明晝夜相歎日月難為明幽谷節
屋伏陰卒萌象共滔天水土是焉為薦何重帝言何輕
歌以言之日月難為明二解

七雄闢驅英佐亦何多七雄闢驅英佐亦何多等智齊
力卒莫相加老驥皂伏致遠者驛驛必中才逢數則苛
歌以言之英佐亦何多三解

脩辭易量顯者自為工脩辭易量顯者自為工等似
鵠咬霄則雄世無太師孰采民風槐里渺邈局折充宗
歌以言之顯者自為工四解

俗累易捐九州不足居俗累易捐九州不足居道途
長自稱安期手執大藥其井如飴謂女憤嫉秘莫肯貽
歌以言之九州不足居五解

孤兒行

孤兒來乞食一何慘悽問汝父兄何之長跪答言父為
酒泉太守勾奴來遊貳師入酒泉血肉付梟與鷄有一
老胡藥我母馬蹄條忽不見隱隱聞啼兄行賈海南十
奔州稿選八卷二 廿二 詩

載不得歸人云鯨波山立而血人安能遠相期孤兒中
氣咽不復更致辭我有七首贈女令從材官雪女仇迫
暮無食窮冬衣形容瘦盡手足自相探黃泉漸邇
白日易晞父仇雖重馬能奮飛

苦思行

帝母治金天戴勝光陸離弱水中間隔安能奉儀儀感
此青鳥音電轂下瑤池遣信要上元飄飄雙玉衣再拜
前致誠乞取五嶽之真形謂女胎性多淫殺母為恭長
生栢梁豆膏膏宇宙正佳兵北風淒淒白日就冥雖有
蟠桃不栽茂陵

當事君行

丈夫委質事君薄命多苦辛窮窶不勝治容靡復奉清
塵鷄皮者婦三少六宮當一身羊車輕薄誰手軋軋入
宮闈桃李乃擅陽春松栢摧為薪已矣殆哉婦歎草莽
竟何陳

燕歌行

秋霜肅肅摧庭枯晨風何悲夜鳴譟使妾為慙不須更
悅弓類君忽若無為君中夜起時曙雕欄簌簌懸真珠
二十八宿羅天衢欲明未明焉所如君當為寵妾雲俱
衡殿在天忽驅之西流之塘東飛為樂往憂來不相虞
奔州稿選八卷二 廿三

其二

白日晚晚夜何其蘭缸執執照妾悲帶長髻短中自支
妾人少年工愁思憂來無方不可治丈夫棄孤誰製之
誰令寥然不下帷鴻鵠雙鸞復為誰援琴奏絃歌和詞
宮折商促指間離白為中裙衫弋綿念君寒暄併一時
南山喬松青不移雖有中堅色難期願君歸來及時歸

妍歌

今日樂相樂與君恣游遨霞車扶威御天酒汎星匏安
期羞大壘阿母薦蟠桃王子奏玉笙夫人鑿雲璈月涉

將明鏡天孫奉織綃雙成扶入帳飛環脫我袍千年為
一宴萬年為一宵

古八更歌

秋風何憐慄慄我羅裳丞盡短不成匹中夜理鳴机晨
風俱南翔熠燿竟何之皚皚枝頭霜隱隱上蛾眉盛年
忽已過將子安用歸

同聲歌

今夕復何夕得奉君子歡明燭在高堂三星燦以爛
飲不康終摘結自成寬綢繆非一狀要約故萬端感君
纏綿意報以中心肝願為黍典臚奉君朝夕餐願為縞
奔州稿選卷二 廿四

與絺備君衣中單二候願多夕三時願多夕金石有時
泐中懷長不刊鳴鷄何啻啞北斗漸闌干欲起復彷徨
人生會面難

妾薄命

西家豔女羅敷柔肌金城土酥皎若清水王壺雙波豔
豔晴臚嬌啼芙蓉露珠吹氣蘭醒蘇蘇頭上倭墮俄俄
暖金雀釵婀娜鬢雲對侵翠蛾湘裙十二纖羅衣袖無
風自波下隱雙蓮繡鞵柔荑飛梭流黃織成比翼鴛鴦
嬌歌激塵繞梁浮雲如掣不揚妙舞婉盼生光四坐粉
黛摧藏十六狂且見求要眇微言不酬黏竿拱彈邀將

涼颼脩脩葭桐徘徊顧影無儔畫水更長歲修東隣
客少年娶婦易莫怨願怨耦等辭齊憐目成色授神傳
沈吟却行不前命矣夫復何言

短歌行

置酒中堂伐絳比簫而益歡志人慨慷慨慷生跡類
此繁響盈盈在耳忽忽淪往灼燁其華朔凋春敷所並
枝葉不作根株勞我以人伊何莫遐天地偶爾逢之者
嗟仰窮二曜高不得撥頰即大壑深不得沃王喬安期
服食難量銅弦委蛻僅三千霜

長歌行

奔州稿選卷二

二五

詩

軒皇億萬紀三光恒若斯人生百年內譬若朝露晞前
者吾不作後者亦焉知子生亦榮賤塚墓識為誰華棟
及膏畝安得遂相携托体於子孫痛病各自支株株同
根蒂葉葉自輕離蒙莊等並殤終復脩文辭尼軻固隨
化垂言亦庶幾

又答于鱗

昭昭陽春色令我好客安庭草各自驕誰能念先萎秋
氣發鳴蟬數數多伏悲逝水但知東逝日但知西人生
堅強志乃欲與時違

其二

蛺蝶雲中龍燁燁雙飛翼扶持日月車周旋於人極
有芙蓉冠蛾眉何備淋淋我若舊歡如我藥五色顏
塵中樂徘徊不能食職劫不再逢招安所即

其三

白露秋澄澄溥我桂樹林愁思中夜發披衣不遑衿晨
風無停號蟋蟀時再吟舉頭見明月低頭淚零露明月
萬里光妾人萬里心頭為隨光去萬里不能任北斗釀
酒漿南斗為我斟言欲解我憂愛來士何深

相逢行

相逢美少年俱在洛城東瀟灑珊瑚鞭驅馬若游龍華

余州稿選卷二

二六

詩

構臂蒼鷹馬後好妖童周道不肯分呵叱爭如風各言
父兄業不獨誇身雄小吏二十石大吏至三公男當執
金吾女當備椒房鐵券恕十死金書尚煌煌壁藏亡命
俠睚眦不肯空行旅為池肩居者起相從不覩少年爭
安知富貴功

皇都篇

皇都麗宮闕栢梁復建章列宿散金鋪馳道絕天閭車
聲屬旦暮馬足浩縱橫承相東閣開冠蓋修成行不愛
承相憐但愛待中郎宇宙銷黃金大海為蠟缸風雷白
日變精靈俱走藏昔日平津館今為闔鷄場

長干行

上客酒莫傾請聽長干行長干十二高樓天矯若飛虹
迴蹙却簷櫺赤日眩離臺樓中何所有嬌女字傾城五
尺明珊瑚觀者無不驚姊妹不得驕父母不敢高聲流
盼灼朝霞纓蕊蘭芳生頭上金雀釵一一銜珠璫腰間
瓊瑤珮行步中宮商駕鸞生不識繡出便成雙十五嫁
小吏小吏焦仲卿三朝上府牘四夕踐府更府公桔橰
不得寧十五休辭期中厨刺刺宰猪羊不見小吏還乃
過却卿侶却卿侶善為蠱不可方長干女守空房我我
鳳凰橋馬見飛且鳴森森天河水指影竟無形女身既
非為婦空得名恒恐容華變薄命委秋霜溫衾不共
暖涕淚沾衣裳

余州稿選卷二

廿七

詩

白頭吟用本事本調

南山有匹鳥自呼為鳳凰雖復具五色不能顧其雙
昔者呼鳳皇鳳皇不成雙今者呼鳳皇鳳意不求皇
昔求一何難今飛一何易今去呼不來昔求推不去
新人芙蓉花舊人芙蓉枝新人山作眉舊人霜作眉
妾無百種態是君當心際妾無百種嗤是君心別時
整上五絃琴一絃今一心新絃終須斷舊絃不可尋
苦寒行

驅馬度陰山積雪何茫茫疾風四隅來馬首浩縱橫
原無傳跡顧影僅為雙孤獸索其群棲鳥向陽翔寒暑
客路深况乃異戎荒沈懷此閉婦王筋帶紅粧旭日未
及旦軋軋流黃車命不在已安能顧四方人生今失
職歲暮問他知

怨歌行

帝不必迴風而振柯淚不必決溜而傾河中心自掇鬱
五情竟焉他吾顧松與枯衆視等春華冠裳為微纒文
語強相加隨步詣扶桑弱櫓試鯨波操者竟何言他人
其奈何念欲開耳目周體悉塵沙自非洪喬實焉能凌

余州鶴選入卷二

廿八

怨震

怨詩行

忠臣不可為良臣不可求李牧却秦師功多竟不侯朝
議進郭開夕骨委荒丘千金買社稷舉宗托仇讐蒙恬
破匈奴挾箕河南收長城五千里雄紫如雲浮趙高從
中制片紙下沙丘扶蘇掩袂帝一劍虎陽周合若投膠
漆棄若覆水杯相脰非所難誰為終國憂我欲寄此曲
此曲多悲思今日樂相與別後莫相疑

獨流篇

獨流濁流水清泥濁知人惟艱聖哲斯惡蓄豹捕鼠捷

不如狸狌裘施燠曷如綵絳燁燁綺羅服奈何郁郁
蘭蕙饑後稻禾駢驢千里水用曷神吐綬五色曷絺綌
綸豈不懷賢在教則讐雖有南威外遇莫求國之云亡
儉夫孔壬嗟彼負乘莫非行禽

鳥生

鳥生八九子營巢高樹顛得食不充腹置之喙索間八
九子爭向鳥力不能任諸雛毛羽剝落皮骨樵悴尾畢
連八九子巢以肥各自東西飛老鳥夜悲啼血繼之八
九子爭食喧野曰誰來念鳥饑鳥且死願子莫生鳥但
生梟與鴟陛下仁聖兩字咸慶鳥不返哺莫知故

余州鶴選入卷二

廿九

野田黃雀行

黃雀摩天飛乃遭禁鳥捕不遇弘農君微物焉見錄解
東家張羅網黏竿黏黃雀而家得黃雀置之中箱中哺
食養毛羽縱之歸大空二解何以報弘農四世作三公
何以結信緣約指一雙環三解道逢白額虎帖尾復
頭流矢在足心刺刺如有求不忍為拔矢踴躍登山
矯為風伯鞭燿為電光流四解返顧失一咀皮骨倏
存命亦不在大報亦不在恩念此野田雀氣結不能言
五解

鞠歌行

狡容頽誇子都以遮師冕同狂且承五紘嶧陽枯樹
宿火讓焦枯案窮虞得妖狐擾捷安得同韓盧驥骨立
仰晨餉不遽伯樂竟監車鷹揚誰老匹夫徒手迫暮籠
無魚相仲父出囚拘霸齊昌縣管夷吾

君子行

莫以君子交斷絕小人飲小人蓄疑毒君子受其患蔽
原豈不雄力能排丘山所遇無完物齒鏘如刀鏤大造
為餘種置之溟海間神龍不產宅煦沫各相安所以太
丘長廣道以自全惻愴東京客達者悲其賢

上留田

弇州稿選入卷二

三十

詩

晨興陟彼南岡上留田採薪不得盈筐上留田稍後食
時釜空上留田別室羅酒及漿上留田霏銘為衣葛裳
上留田手足寒煥異方上留田一解中夜暴客踰垣上
留田氣迫不得呼援上留田日中誰耶所思上留田捧
足鳥獸竄奔上留田二解冒力者何衛兄上留田倉卒
親疎見情上留田俯肝膈心忤營上留田枯技離披更
榮上留田三解

度關山

度關山詰曲復崔嵬雖有車畏輪推十步五坐泣且啼
帝聲一何悲疾風吹塵自我後來回望故鄉何堪

前觀黃河水水流何遼瀟一夜胡馬過河遼草如削河
遼草如削則安能更民民居民尚遠徙行子欲何之鳴象
為好音豹虎亦規行四方不識人來稱弟與兄溫鐵盃
知柔如茶益知甘平生少自足臨難追故歡度關山那
得不沾衣日夜見去人寥寥歸者稀

前緩轡歌

天傾西北一如地之東南曠仰大造安得兩相兼猛獸
爪牙一何威欲搏龍鯨不能奮飛鯨魚咬浪雷奔馬見
走陸若人王子喬復身化為鶴不能挈父母而逍遙寶
客滿堂前致辭願君福壽與天齊情知非真實且為進

弇州稿選入卷二

卅一

詩

金壘

置酒行

置酒高堂上樂聲慘不發手抱三鵬絃檀槽如秋月此
樂名為誰言是胡中出本以寫哀思云何唐賓客聽曲
各稱好竟令沈懷鬱鬱流光悠悠漸倉卒未坐而
楚衣一聽三歎息

悲哉行

四坐且罷飲聽我悲哉行悲從中心發輕言涕自零疾
風吹難散春陽不能平矯矯南山松屈為虬龍形千霜
自本性焉用美好稱寧為折蕙蘭安為今不芳但見

城碎誰觀改其光與世既殊微各自伸所長悲哉復悲
哉古今尚茫茫

當牆欲高行

牆欲高雉堞何崔嵬室中之藏未無留驕驕過之不能
疎身而奮飛我謂牆欲高彼謂曷不卑丈夫快舉事安
能兩相全當為嘆言欲忌莫受親戚憐

枯魚過河泣

魴鯉水中居寄聲於枯魚女欲顧儔匹不能保其軀主
飲過三爵短袖出中厨脯脂無不為還得我時否枯魚
泣寄聲魴鯉太不慈我當無女日女當有我時大海天
舟州稿選卷二 廿一 詩

白石歌

白石爛熳為黍登登曰干戈杵男何耕生遠戌女何織
生當戶腰鎌牧鷄豚散走不復顧充舜邇生不逢湯與
武幾幾輪倉皇馬得暮人歟鬼耶悲哉伍

補鑣歌四章

鑣鑣唯鑣歌歌吹不易擬亦不能盡擬後有四
聲名存而辭開余因為補之亦取其近似而已
不能如優孟之抵掌也

釣竿

釣竿青澹澹釣餌一何芬旨且肥小魚疾走不敢回
魚施施來大魚恒苦飽小魚恒苦饑大魚既失故小
魚施施去乃不知東有屬王鳩鵲西有鷗與鷺

玄雲

玄雲衡空自西徂東驟驟承日萬族無光風伯為前導
兩師應後馳膏我盼私惠我蒸黎嗟嗟惠我蒸黎天公
不任怨亦不任受德縣官大酺懽樂無極

務成

崇伯子禹佐舜平水土告成上皇皇錫之大夏化益佐
禹亂天下告成上皇皇屈為夏輔功施既殊等引分安
舟州稿選卷二 廿三 詩

所存吁吁胡至如務成子光乃遯港滄霜霰自表堅焉
捐天地仁

黃雀

黃雀兒頭如栗翅如雙桃李飛鳴一何捷捷黃雀兒三
時常苦饑一或不饑得身肥前有網羅不能奮飛嗟嗟
生饑局與死飽充君之鼎俎曷若不利君之禾稻

豫章行

豫章富奇植脰冉經大年上摩千仞霄下蔭百頃田飛
羽無窺地棲足莫觀天精靈若附馮風雷自標纏東都
宏制作制作首明堂萬材悉以周所希在棟梁一經匠

氏顧寧辭剪刈傷毀質應世求兩重竟何當

董逃行

仰見東京鬱盤城郭半摧不完雖有室家無烟燄焚赤
虛幾寒一解道途者何啼聲父呼他人不鷹血肉雜潦
縱橫夢不觀織與耕二解旌旄撤香虎賁下有金熬紛
紛青天無颺忽塵縣官倉皇曷云三解西京高帝所方
萬戶枳棘夷傷我我未央史章百一郡塢蓋蔽四解仇
矯我公司徒獨任捐體掃除煥若一氣昭蘇延敵追讐
大屠五解

吁嗟篇

奔州稿選入卷二

廿四

詩

吁嗟得為人生世胡不宜替行趨荆棘側足舍周達誰
謂八紘廣東身漸如絲越舟而向北齊轅而更西呀昧
絕窮途安得展光輝汎汎江湖萍預欲遠相期明月雖
有光不照濁水泥與世既殊適吁嗟竟安歸

蒲生篇

青青水中蒲結根何卑弱其無長年固所望歸履席雖
踏剪刈傷微質終有托恒恐秋霜至百卉坐俱索榮茂
本不借云胡先搖落感此中鬱蒸喟焉芳華燦君明倘
垂照埽除安為薄

煌煌京洛行

煌煌京洛肇跡光武服行共儉奄宅中土天關玉門以
界夷夏外戶不閉中夜行旅一解爰及二宗肅譴明堂
壽其寶者三老五更邑多藏餼畝棲贏糧聲實華宅西
京有光二解煌煌京洛常侍殿之毀伊成之司徒伯始
常侍譙哉靈鑿天紀司徒棲棲不卹其緯三解煌煌京
洛董逃仇之仇伊段之將軍何侯昔彼董矣卒顛厥室
差彼何笑自貽伊戚四解

門有車馬客行

上客停輪筐小嬾罷流黃小婦出青客呼水進酒漿問
客何方來客亦不肯言但觀雙荔枝朱實自殷爛謝客
奔州稿選入卷二 廿五 詩
忽唯荳荔枝生南海欲因求歡耗車馬去不待炎洲
翡翠雙雙互相樂寧知鴻鴈苦飛不度湘嶺

善哉行

唯昔帝辛任志濫刑三分失二施然自矜一解唯周王
發純心留賢諸侯八百虎賁三千二解大自帝辛小白
妲已母言臣分定示君執三解武庚何聖管蔡何悖
無父母嚙無季昆四解桀為不道湯放南巢周有桓文
以遏其驕五解秦政卑臣二世而滅戾輸海宇為千秋
孽六解上嚴吳天下嚴匹夫黃產左肅曾為而軀七解
又

今胡不樂烹鯉炮鴈饗賓青雜教大稱善一解天光漸
傾咸謂無歸繼阿受御嗣其揚輝二解客有韓娥僂行
曼歌哀激當心涕泗滂沱三解斯為相國卒霸秦世最
朝百僚夕送東市四解錯衣朝衣謂調兵食忽見前後
森知霜戟五解哀樂矢催富身乃知酒不速應日曷之
離六解

太山梁甫吟

崑崙天門山鬱鬱梁父禪金泥閔王冊椎光曜昭情賢
聖七十二其名幾稱見何況於謀臣飄淪同春霰關里
困韋裳千秋麗河漢亦有抱膝人居然恬貧賤

弇州稿選卷二

卅六

詩

吳趨行

上客且緩驂請聽吳趨行太伯諱周王剪髮風蠻荆季
子守遺節屈體臣後生要離捐肢體伍員抉目睛豈若
被裘子兼復謫其名言游佩端委文學故休明債春無
凡客門卒亦僑卿震澤含變化大海發精靈焉類十室
邑步趨恒自矜

磐石篇

山石何盤盤水流何濺濺濺東流水乃在盤石間長
與本根辭一性竟不還委蛇東到海經過諸神山巨熬
來戲游日月雙迴旋珊瑚鮫人珠光彩爛糾纏丹綬纒

如戟龍炬照神淵曠蕩無終止大壑易淪連盤石有本
性屹立竟何言

白馬篇

白馬西北馳矯若雲中電胡錦紹障泥絡頭珊瑚鈿片
片汗桃花噴嘶赤纓蔽捐身出大漠雄才為君兒初連
春如赭白日蒼黃變所至自無堅騰駭必居先橫懸單
于百馳奏未火毀改從中黃服遂歷天閑逞首宿春正
饒力疲不成咽遺像在凌烟英風颯然變亮無百年物
得施軀不賤

耶耶才人嫁為斯養卒婦

弇州稿選卷二

廿七

詩

高若升高木幽若棲幽谷兩落歸川澤浮雲遂不屬飛
夢謝瓊枝卒為泥中辱西施苧羅村紅顏初殊俗朝為
民家女暮顯吳宮宿趙王有才人皎潔明如王一朝事
勢異養卒來相逐兩世當一身榮衰何其促寄言宮中
女為恩誰終焉

齊謳行

莫以教辟譏聽我奏齊謳右顧枕岱宗左負滄海流維
昔師尚父建冊表營丘四履征不庭一統真成周烈哉
桓公策首政舉其讐九合匪兵車衣食東諸侯妖呂蕩
氛波炎燼幾不收哀王倡大義絳灌始協謀九有提一

隅三熟古無傳亂民於炙輶養客悲蒯緱小惠薄陳常
非和誚梁丘讀誦殺士桃李促媚姬表鄙笑牛山宴泣
涕言爽鳩

十五

聘望平原路鬱鬱何所有狐兔不足陳麋鹿亂走鹿
走何迷誰血肉能縈繞饑鷹食不多飽犬食亦少馬尾
指歸來驚於退飛鳥

擬古樂府
仙人篇

結茅華山顛上有蒼鱗車僊者四五人要我偕所如
遊天漢上經歷萬里餘人間所見星乃是千白榆玫瑰
奔州稿選入卷二

詩八

切庭階木難又綺疏不知何宮殿但惟非人居呀然珠
簾起四角垂流蘇中坐太乙君夾侍青童殊飲我丹霞
漿令我易脰膚碧藕錯朱排玉饌芬且腴天樂不能名
但用窮歡娛回首望故鄉妻孥不得俱坐此一念謫卿
復在泥塗疆疇雖歷歷他姓治田廬欲返渺何因惻愴
但含吁

豔歌行

手種梧桐樹竹實何豐、綠葉間紫莖玄露自垂飴不
為游居念但願鳳皇來鳳皇不相顧但見為鵲群爭栖
一何喧逐令為伐倒此樹為鵲驚飛向天悲南山五石

為自稱為鳳皇一聽此梧桐竹實千里飛相從下都
何依百鳥拱之綠戾而徘徊為鵲得志鳳皇歸終始
失據曷已心悲

豔歌何嘗行

生男不為貴者尉執金吾生女不為貴小者號婕妤不
為家人產鄴杜千頃餘不為富第宅寶玉厠門樞鳴鐘
會子姓列鼎薦膏腴溫夷易炎寒懽宴亂昏哺醉履不
及塵妖姬遞來扶妖姬十四五顏色勝羅敷但願長如
是不願更何如

折楊柳行

奔州稿選入卷二

詩九

曷不為男子不觀李羅村種桑兩謀臣不能勝婦人解
齊謳走孔丘秦樂逐由余但施婦人巧賢聖亦不如解
絳灌及樊噲手扶漢天子匈奴北方來不如一公生解
東家有匹雛北者亦司晨西家婦女坐牀上男子拜伏
堂下塵四解

淮南王

淮南王習長生金七王鼎琉璃餅珊瑚抄藥飛雪輕役
屬草木盡成兵前殿赤節後園輜輶八乙先導之瑯球
瑟琴相諧鳴青鸞白鹿雜沓迎生漢藩不為臣見上帝
稱寡人守厠三載多苦辛曷不忠孝位天真

隴上壯士歌

隴上壯士南安陳便便腹幹藏千人繡袍束袖黃金麟
雙虹燐燐盤秋旻大刀蛇矛近輒噴何來一枝交逡巡
蛇矛去腕刀不神譬爾驕驄跡何新可憐義士同心肝
死者隴上生長安西吹晨風東逝瀾為爾抵節歌盤桓

行路難

寒不入阿房中春不出輪臺東輪臺豈無春層冰礪礪
焉能通策驚馬上劒閣懸度絙索貫復窮發白帝下峽
江以風自不得聯飛不得同人生本未竟焉岐積賤累
榮各因之南山有鳥易鳳皇毛羽剝落便摧藏行路難
舟州稿選入卷二 四十 詩

君自傷

又

虎肉同類更向騶虞騎鴻飛大冥鵲鳩招神龜刺促化
陽鱈銷冶干將成鉛刀黃金山重義秋毫坦坦天衢趨
俠邪前車軸折後爭誇不臣縣官臣私家珠琲絡鈎于
闐珂意氣悅懌若春花月請十百恒苦饑名刺漫威竟
安之後衣露脰冠達髮蒯緱一彈幡哉歸行路難君自

悲

又

陸不必車崑崙水不必航扶桑恩愛苟一虧咫尺天茫

范三殮詣蒼蒼其腹猶果然安能殮風吸露窮歲年縱
有王子晉安得日日好容顏出門各自顧他人肯容恤
千言成堯李一言變荆棘白日如雪金如丘使客報恩
行報讐不仁里巷間多在長安之道周行路難君自愁

秋閨曲

葯房秋深默金環美人參差語霜寒深淺自當竟何言
戚戚準君道途問江有鯉魚哉山雖欲裁信逝無還
鳴蜩肅然損朱顏薰草三枯折復捐安得明鏡長少年

又

三星灼灼照鳴機素腕盈盈出絳帷夫君何在在遼
舟州稿選入卷二 四十一 詩

西夏裁霜衣冬裁絳以此及君猶後時惟昔羅敷迫參

差忽來酒間山嶽移愴若庭前丹桂枝難何榮茂易何

哀

白苧詞

美人含嬌出中堂鳥環飭步齊宮商流目一盼自餘光
恍若輕雲扶太陽娛君青春志意荒白日易短夜難長
絃迫柱促樂漸終聲鑑掩收意煩忡安能雙駐醢顏紅

又

美人列行燭明輝絲楊肉奮技爭馳中有纖娃字夷施
蘊香含粉天然眉流星迥月秋山低輕絃手語私念以

令君抵節復沈吟悵結心志曰不禁安能雙飛度遙岑

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野饑食水寒衣火晝行羅飛交振鼠救
我來救我來
弟為官人兄束縛鵲雙飛何刺促一蓬羅網一飲豕
安用生死長相逐

聞鷄篇

雄吹聞清韻列上客不言央主靖更樂端金
敵抗高尾介單何制軒虛橋爭恃氣疎立怒仍專星炬
閃朱眸隨輪轉變表膽血何離誰我冠圻如蓮為君效

并州稿選八卷

四十一

决微命安足言寧如東郊雉伏竄受人憐

箕山行

唐堯厭九有授舜中後疑顧謂許武仲為我一代治對
坐平陽宮北風吹茅茨武仲仰天笑咄嗟長眉兒吾寧
箕山餓如此天下安用之富貴日以濃志意日以移老
聃長守藏仲尼但栖栖前人自尊後人愈卑大鵬橫空
鷦鷯一枝鵲雛徘徊誤赫老鵠所憐寂寂挂瓢意猶有
千秋清韻知

華周杞梁行

見林提學談華周杞梁妻事有感於袁遂成

華杞感賓車駢刀燦雙纓長驅蕩官師千里不留行豈

為齊君死肯負恩侯生二發爭駕哀中夜不絕聲皇天
為摧噫百雉粒然崩朋友自有心夫婦自有經始知乾
坤大不勝一寸誠二縛豈不雄惜哉殉濞朋母以鴻毛
重遂令泰山輕

空篋語

公無渡河客洛河波生鱗公無渡河洛客河伯不仁公
不知考渡河而公扇之妾知公考非茲流誰與歸嗚呼
噫嘻

并州稿選八卷二

四十二

鷄鳴歌

銀河迢迢星爛熳汝南烏鷄夜將半行人出門中道歎
欲歸不能何時旦曲陽酒酣起更衣新聲乍移霜乍飛
輕薄篇

末俗誇輕薄輕薄生有餘驕意盤眼睫膏滑滿頭臚仲
氏二千石伯兄千戶侯小弟頗妍好出入嘗奉車大母
修成君女姊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姪
名錢勅賜蜀山驢從奴衣火浣下客驕五珠九金彈飛
鳥推鐵擊珊瑚揮霍和氏璧驕大宛駒臂鷹出長秋
聞鷄絕九衢帶油雨擊鞠席傍寒煙浦調笑採葉婦蘭

入酒家胡腰間雌雄劍雙 玉鞭慙一日不出匣中夜
自鳴譁破壁藏翁伯爲坐輕灌夫七貴爲低眉將相薄
不圖不禮關都尉可怕執金吾道逢談天者復矜余氣
殊千秋若指掌九州不足居一言無駭雅隻字奪典謨
李耳老禿翁仲尼亦豎儒聲歎細旃表立可成唐虞飛
書招越裳挾筆鞭匈奴寧必卿曹子欽喑類屠沽相睨
不相下與路請各趨擾擾兩埒塹自貴亦自愚寧知青
門上賢家始同途

夜坐吟

唧唧夜蟲吟起我東西南北心丈夫戶庭間行窮越傷

奔州稿選入卷二

中

度天山高枝肅肅留遠風追我少年及老翁鄰家有酒
沾不得豈須道途凋顏色

胡無人

太白蝕月條支息烟積雪數丈高陵初凍爲獸縮縮不
得前窮廬兩三昧星懸單于今何遠休屠日逐左右賢
谷蠡當戶兩莫輟曷不度漠而南逐水草漢兵咆哮正
當道頗聞置三將軍其一據臂疾若飛大者善射習安
機小者號嫖姚天子最親信多神威射生超乘良家兒
壯金浴鐵設長圍六畜安殯焉弱不得逐歸來祭天金
人昌爲胡婦抱胡雛哀哀死喪勢不復唯有中國萬里

長繩兵革皇帝置酒群臣懽樂無極

東武吟

羈鳥厭離枝罷客厭離鄉聽君行泣復坐訴令我斷絕
少年腸始從張侯號博望尋源鑿空竟西方問君何所
歷身毒安息大月支問君何所見深目高鼻卷眉髭其
人何所瑱葡萄汗血香都夷其俗何所尚嗜利輕殺易
漢兒結營勃律河士卒燕汲供炊糜斧冰十指半墮落
又有猛獸搏食之經行十三載皮肉消盡餘音聲聲
固未改舌強亦難明忽覩崑崙之宮闕不敢遽謂長安
城不知張侯見天子何所言獨封大邑金帛蕃甲第亦

奔州稿選入卷二

中

詩

軒軒餘者公車門十上不得論最後稍爲即給錢十萬
令還卿廬并漸非故急欲問爺孃行逢耆舊爲相指雙
塚索索置道旁新婦逐地人他人生兒已扶牀對訖始
大悲耆舊內相疑別時朱顏復鬢鬢今來其人鬼邪非
又聞其泉官召按西邊事知事不乏興應須故時吏家
卿空蕩盡枯骨終遠棄吁嗟哉丈夫功成差足樂不如
貧賤傭力作

猛虎行

北山饒風雪東山西山多經羅唯有南山足熊採其若
白額斑文之虎何嗟虎胡乃白額而斑文目爲虎重

若奔低頭前告言汝虎既為百獸之王奈何搏噬
群不見為中之鳳饑食竹實衆羽自歸尊神能變化
後汝魚鼈照沫相和斯虎對之若不聞咆哮木葉風
紛但欲得汝充虎腹安用繁辭訴苦辛天造萬物豈為
人上窮決曠下沉淪巧繆必遂私其身况爾同類多相
食虎一食人何遽論

東飛伯勞歌

伯勞飛東燕飛西馬頭兒即機頭妻機聲札札馬聲
顯得兩風併吹却織師誤教織鴛鴦令我厭敢向流黃
兒郎三十年尚未珊瑚具裝藕絲縈銀鑑碧篆溫春膏
并州稿選八卷二 四六

俱留可憐向誰驕

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玉連錢流蘇障泥瑪瑙鞭經過五陵畔結客多少
年如繩之酒傾肯惜突兀黃金若山積散盡姓名都不
問肝膽但許英雄識扶風夜深雪花白手提人頭別
側為君報讐身併擲細看乃是當時客君不見東家
刀坐朱紫魏其為朝武安夕如此結交竟何益

登高丘而望遠海行

登高丘而望遠海秦王何二千載阿闕王基竟已
滿洲僊藥空誰采約從梁甫櫬金書七十二君俱不

已借神鞭驅怒石復張連弩射游魚歸來盡驚僊生口
徐市范范竟何有祖龍未朽驪山身亡鹿先歸赤帝手
赤帝諸孫猶不聞文成五利日紛紛請君試上長安問
唯有甘泉一片雲

長相思

長相思望難期美人如花隔深閨輕霜剪惡凝脂青
黃碧綠諸色絲織成鴛鴦心自悲兩心為一心明月照
秋水一心成兩心各懸三千里昔為比翼鳥翼折不能
飛今為雙星界河漢年年夜夜盼光輝

楊白花

并州稿選八卷二 四七

宮中小女髻如鴉連臂蹋足唱楊花唱得楊花渾勝雪
不知飄向阿誰家塞北江南望何極街道藏鴉白門色
沙深日冷不得青獨抱長條三歎息

陽春曲

漢女三千人一一盼陽春花開不見日愁迷素娥顰眉
王兩露在一身那得徧灑東門塵君不見趙家姊妹王
不如昭陽不親椒殿陳何如增成班婕妤好

雙燕離

雙燕若雙剪翩翩吳王宮自願同生死歲、掠春風吳
宮火起焚其雄雌鳴歎、入棘叢曷不從新綰翼物微

心重挑不得今春共御泥明春黃口血離旋不如舊江
小吏婦猶勝會稽太守妻

于閑採花歌

于閑採花女採花置瓶中三日花憔悴紅顏翻更紅明
年花縱破的應不勝我明年更明年漸不勝花妍西頭
黃金輪東頭白銀轂人生顏色得堅牢何必勒律河中
二尺玉

中山孺子妾歌

中山孺子妾出有君王宮王蕊墮九天猶能挂簾櫳不
見東家兒叩叩才人願養妻朝來繫馬樓生剗流黃帷

余州稿選卷二

四八

江姬屈陰姬仲屈仲有奇亦有直犀角偃月為何人

臨江王節士歌

臨江國城多俠兒劍劍錦繡冠雄雞跪推王轂中尉府
中尉府前烏夜啼不如蝴蝶折江頭燕猶解銜來墳上泥
夷門少年隱酒屠將身付心心不孤淮南金椎辟陽願
匈奴偶人射卸都差曹冠繡胡為乎

山人勸酒

日邇不憚披弄幽淪道逢山人被山衣中酌我葡萄九
醞之美酒盛以瘦藤五華之靈尊盡傾尊中酒為唱青
天歌一歌還一杯奈此青天何踞坐問山人汝今欲何

為行將出山去將弄造物為嬰兒四皓歸來駁承顏及
赤符自新然之已義羔鴈三至卧龍遂起行雨不休卒
以喝死天施白玉棺生瘞王子喬何如留此口時進美
酒長逍遙欲知出山者我是悔不老作吳山樵

日出入歌

日出東陽谷赤若赤瓊轂日入西虞淵頽若頽王盤空
中日猶定團團黃金鏡南陸令我暖北陸令我寒寒暖
寒自可為汝銷朱顏但見日出入不見日後先長歌出
入歌歎我長悵端

結襪子歌

余州稿選卷二

四十九

小吏摩足日葛儒結襪時張家兩僮父不復顧腰肢傳
得公卿名且為帝王知男兒事事仗人口安用區區七
尺為自斟自飲自老死從他門外浮雲馳

秦女卷衣曲

寶陽宮中漏未央焚焚初月麗物極此時秦女喚梳沐
此際淚濕羅衣裳却卿倡姬秦國母秦王相國却卿賢
却卿大賈秦仲父仲父舍人秦假父可憐君王才十五
秦女賤趙女驕寄生焉羅出松標耐向民間擊土金難
同貴即伴吹簫

行行且游獵

行且游儀遂出光祿塞秦地一掌間黃河落天外六
郡良家五陵豪手闌王鞭大食刀不愛縣官封博望有
從私客取臨兆盤馬彎弓月相向萬族踴躍先喪突
出霜蹄狡兔先爭看鳴鏑蒼鵠上黃沙一縷衝絲微角
聲四起胡霜飛少年割鮮且莫飲待我生挾單于歸

採蓮曲

蘭舟採桂為採青絲簑沙堂似十五女兒苗紅綰輕裾
明璫芬自飄花深葉尚奈何腰中有文鵲並道遙紅蕩
綠的一雙嬌矍矍睥睨君心語要何意水長不通橋橫塘
別浦多風潮稀星薄露夜迢迢

金州稿選卷二

五十

梅花落

隱以梅花落遼西尚才歸霜風吹玉笛寒月滿金微此
際征人暮應同少婦機那堪驛使斷心逐嶺鴻飛

銅雀伎

往事秦雲逝深恩漳水流月歸金鴈冷風至玉衣秋粉
黛年年薄絃歌夜、秋誰同漢武帝還向茂陵將

其二

奉饗傳遺教分香更繫情後猶明主跡紆是向時聲寂
寞無新故榮華有重輕尚疑僊樂動別院夜相迎

愛妾換馬

只解驅馳易寧言誰別難蘭膏帝玉筋挑雨汗金鞍物
喜酬新主人悲戀故歡橫行度遼海那問剪刀寒

夜夜曲

夜夜連枝帳不從知惆悵夜夜同心綺亦復忘歡喜唯
有夢梁州追飲更解愁匡牀涼似水初月澹如鉤

小垂手

小院炙瑤笙紅粧按隊呈都將蘭麝口吹作鳳皇鳴曲
終仍教舞垂手故盈盈詎是長持履臨風驕怨聲

大垂手

秋水剪明眸亭亭出畫樓邀他大垂手不惜錦纏頭舞

卷二

五十一

罷香無跡歌殘翠未收留髡燭盡滅更與按伊州

金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二終

食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三

吳郡鳳洲王世貞著

越郡屠吾沈一貫選

詩部

樂府變

古樂府自郊廟宴會外不過一事之紀一情之觸作而備太師之采云爾擬者或合調而取本意或含意而取本調甚或含意調而俱離之姑仍舊題而創出吾見六朝浸淫以至四傑青蓮俱所不免少陵杜氏西能即事而命題此千古

卷三

乙

詩

卓識也而詞取鍛鍊旨求爾雅若有垂於田畯紅女之響者余東髮操觚見可詠可諷之事多笑間者掇拾為大小篇什若干雖鄙俗多闕漏要之庶幾一代之音而可以備采萬一者故不忍棄而藏之

治兵使者行賞薦門太守

今皇帝時治兵使者任君縣別駕稍遷別駕坐府僚若明神大吏畏公小吏畏民一解使奴揚舩來疾如衝賊掠吏士奉首伏逃任君當之數折其驕二解殺校師破任君在先鉤鉤師金任君在殿止若春風動則夏雷

三解士女隨教走不敢開門任君令開門全活千萬人

生我父母存我任君四解入夜不宿或晝夜而拊

循扶續一言顧與同死不斬獨全五解賢哉我師任君

媼死不歸墨而我經慈母令子明君良臣六解輯兵持

服舍車而徒老弱奔走巷哭旅呼家斷一木以像君軀

七解天樹玉室早就奄迷何以祠君姑蘇臺西千秋萬

年組豆其間八解

白日引

白日燭天被八方生風勃龍來游翔三事庶尹萬友邦靡尸不歸倣俊良將作少府六局坊一切報罷諸不詳

弁州稿選卷三

二

詩

封墓式閭直諫彰四門大闢晨煌煌卓囊白簡紛縱橫單于谷蠡左右王解辦頓顙稱恐惶鯨鯢戢甲波不揚公卿上壽報舉觴 隆慶壬子坐明堂

壽寧注

何當快樂無憂長兄太師上公小弟太傅微侯太后不避傳姬兩宮睥睨參差中外聶需憂樂有安男子數上書告密終約緹結東西逐奔黃金大貝明珠木難火齊珊瑚散入咸陽賈胡兄弟駢首琅璫太師奔封公小弟殺人坐償念昔蒙恩紫宮左掖夜放銅龍亡酒不論椒風君心頃刻萬端何況彼此異天掩袂飲泣重泉

敬謝太后主臣在昔王法無親大德不德奚論

尚書樂

揚翠毛曳金支馬駃騠車遠遙手將兩黃鉞大者誅二千石小者僇偏裨九卿班餞日嶠嶠相君昵昵前致辭尚書行出師樂哉尚書奈樂何一解所過二千石喪魂晝日夜輦重稱軍食黃金如山莫譙詞累女對、頻青娥回鵲小隊桃葉歌中丞奉觴拜迴波樂哉尚書奈樂何二解大宛驄珊瑚鞭天吳繡帶當胸盤麒麟王刻稱腰圓珍恠百寶裝千船席捲三吳向青天九卿班迎瞞不得前相君昵昵前致詞中官黃紙紛而馳尚書告班

舟州稿選卷三

三

詩

師樂哉尚書奈樂何三解朝賜尚書夕譙尚書尚書第中錦不如檀牀八角垂流蘇紫衣屏息駢街衢欲進不進足次且左右十二波斯胡平頭奴子貂襜褕醉著不下么侯車樂哉尚書奈樂何四解雲霞辭天雨洗白日詔收尚書下請室削之歸一官不得著昔來一何駛今歸一何疾念欲乘柴車病不得驅欲呼估客舟估客不肯相於嬾女譁罵小兒拍手抑揄道逢九卿睥睨之謁辭相君相君新門十二重東流之水西飛鴻昔日父子今華戎樂哉尚書奈樂何五解

將軍行

髮豬化為龍頭角故不分貪狼長百獸那不食其群有何短老么自稱大將軍從兵三十萬華蓋若飄雲尺一丹後篋細刺蛟螭文一署臣某字直入銅龍門忽開青天笑雷公不得聞碧眼雙胡兒慣騎大宛駒與么同卧

款辦髮貂檐榆朝令謁天子暮令拜單于單于開篋看中有尺一書織成紫氍毹恰恰覆窮廬犀毗黃金造密嵌珊瑚珠團龍五色帛百匹為一角單于大權喜親為割肉炙小婦彈琵琶大婦奉羊酪手取一束箭墨文何錯落為語而將軍物微意不薄箭鋒但相近各各相引却歸還告將軍將軍大權喜今年虜却去好復開茅土

舟州稿選卷三

四

詩

幕府上功簿兩胡對金然鬼伯何催促將軍向蒿里嚴霜一夜零華堂遍荆杞翩翩執金吾緹騎類獵虎急為發其私承相下御史支磔將軍骸分梟十二邊車裂兩胡兒剝肉施烏鵲紅顏夫人嬾懸首映旌旗白面羽林郎含咽向重泉小女配人奴歌舞侯家遙田園億千疆各自稱新阡生為衆人恨死為衆鬼憐寄語二心臣貽臭空萬年

越臺高

越臺高以臨吳會下視瑯我千樓萬樓來不知外戰如霜炮如雷婦女累戰底大夫頭懸戰支選間乃是故

卿之人何畏哉選問乃是故卿之人何畏哉男兒生世
須黃金令汝和載歸男兒但得多黃金安用刺促鬪爭
為大夫坐越臺中央諸君但坐兩頭織成毼氍毹錦地衣
流蘇八角珊瑚鈎酌大酒烹肥牛諸君但坐兩頭為汝
楚歌不得休下有一百二十紅粧絮枝匐葉換明璫枝
枝玉相對葉葉翠相當銀燭迷離復昏齒共醉捉大夫
不知大夫在阿旁衆中有小女自名董妖嬈入門拜大
夫棘棘重僥僥出門拜大夫施施重蹻蹻十疋紅番羅
下壓銀後狹上有大夫字但受不得辭鼓墮墮報出戶
詔書求衆縮瑟大夫笑謂諸君但坐無所苦長安相君

奔州稿選

卷三

五

詩

日卓午越城機軋軋但莫為相君織作何所苦黃金南
北走大夫中央臥御史濡沫不得枕

敘鴉行

飛米五色鳥自名為鳳皇千秋不一見見者固祚昌饗
以鐘鼓坐明堂明堂饒梧竹三日不鳴意何長晨不見
鳳皇鳳皇乃在東門之陰啄腐鼠啾啾唧唧不得哺夕
不見鳳皇鳳皇乃在西門之陰媚蒼鷹顧爾肉攫分遺
腥梧桐長苦寒竹實長苦饑衆鳥驚相顧不知鳳皇是
敘鴉

金吾緹騎行

緹騎一何艷輕裘怒馬上蘭合歌陸海泥山金吾并
中大難一解城南才老唯孤生有剪頭吃雞凌夜出漢
逮捕乃從緹騎游趨二解教以甘言數言金鼓縛送統
統將至大司馬門太保首功次論三解待房穿之五刑
血肉模糊吞聲東市烹羊宰牲西市擊鼓吹笙四解
賀緹騎還來男子步武崔嵬罷歸拊心徘徊兒今出入
危哉五解

鈞州變

富貴且莫求貧賤且莫憂奉君一卮酒為君奏鈞州鈞
州先王曰恩寵冠諸侯斗大黃金壓真人刻上頭下令
奔州稿選卷三

六

詩

黔黎伏上用神鬼愁後宮五百人一一王搔頭工作倖
尚方永巷僂長秋故馬不足譚八公日從游守令惕惕
來白事長叩頭御史昂昂來旬月論為囚數極終有歸
袖至不自謀急風覆破檣天火燒枯葉前人抽棟去後
人壓空房可憐少年子急利好兒郎深宮不足居要走
高皇鄉紅粉厭為土改作估客裝謬稱平陽驍去仰秦
淮倡秦淮歡不足還騎忽縱橫旦夕長安道冠蓋辭相
車中坐中貴人貂裘金左璫先收其人壓後奪諸王章
昔日井泉歎千里若咫尺今日未央門一叩不復得手
種桃李花須更變荆棘投書太保麻行金丞相宅但

不復論春如海沈石四門陳刀斗擊令心腸坼鷄大寂
無聲華弄爭逃匿掩泣復沈淪酒謂衆夫人昔忝千乘
主安能縛輜輪誰言乃公勇千載不復晨但沒從我去
存者他人親華容慨起舞震姬絮前陳急風覆破橋噤
不緩饑麟天火燒空飛女羅亦見焚引頸各高懸舉官
何沈淪我欲竟此由歷曲涕泗漣日月與雷電往、任
高天、

江陵伎

江陵伎人子掩袂作啼聲家家義簾立送王上臺城
王欲別太姬門前黃帝催出亦以徘徊入亦以徘徊
舟州稿選卷三 七 詩

王入臺城後不省作悲啼粧臺鉛粉驕別接冶游兒
朱門一家哭萬家得安宿一客亦不哭太姬方敗粥
門外雙鳥柳亞亞枝上啼官今當大赦不願赦王歸
二一四皇孫譬如南隴樹一半枝撐天半不知嬰廢
白蓮花

白蓮花

白蓮花捧世尊左跪聖母右拜神君蓮花水浴金盆男
女行照之女為后妃男侯王金貂羅紉羅兩行生當踏
玉階死當坐天堂誰為道汝來丘太師以太師卻立那
顏東西授汝尺一錦牘赤白號帶兩頭垂但入上谷雲
中得好兒郎因依精兵十萬騎一一銜枚後頭隨天

不在胡白發所謀私友接向市中號呼衆男女易不救
我為救我死者坐天堂生當踏玉階忽有一書生衆不
識為誰書生從何來乃是闕下上書男子長流關外醉
卧闕間問夜半縛致之桃李種山岡蓮花種湖波刺舟
摘蓮花卻折桃李枝東市標書生頭鼓腫驅使者轎千
金當萬戶侯道傍跌足涕被面中丞封御史轉承相閣
中三日宴

凌節婦行

鬱鬱九里松雖悴不改真五尺無瑕璧是君百年身明
明兩高月不受浮雲侵寸鏡成寸丹是君百年心膏沐
舟州稿選卷三 八 詩

辭鏡臺髮髮遊金剪白雪白雙蛾是君訣時面九膽佐
朝饔當食何大苦雖苦不如汝是君訣時語昂藏二千
石鬚鬚頗有髭橫金照里問是君櫛中兒始諷栢舟篇
載陳斷機言應知循吏傳當歸列女編

莫州謠

兄何在南伐弟何在北防胡老父何在呼後夫少婦
且晨舖大婦行喚姑行喚姑姑不起臨床下波瀾瀾

小兒謠

木稼木稼胡不日稼

其二

誰謂瓜土而實其李誰謂卵小而大其子

其三

一虎挾兩羊後有乳實不可當

其四

有靈靈棟幾其隨兮吁嗟隨兮子安歸兮

其五

猴而冠者聃耶虎而冠者耽耽耶

乙卯市人謠

日蝕不吐社人奏鼓大婦輟漿小婦輟哺昨日之日汝
于何所迴光不囑焉為汝汝

金川稿選卷三

九

詩

擬古樂府

卿耶王歌

小女十四五許嫁卿耶王新婿呵殿來舊婿趨道傍

其二

女兒年十三手種銀杏樹銀杏已結子問母還女處

其六

種苗高山顛下蔭松栢樹大姊兒即姜妹是兒即婦

幽州馬行客歌

為郎開中婦不若帳下駒百金買鞍轡十金買轡頭

其五

阿母不嫁女阿母故相慰教作續舊舊舊舊是何為

捉搦歌

其四

銷金中裙翡翠鬢千錢初僧結因果願奴生身勿再墮
負心兒即行作我

折楊柳歌

其四

莫作中女郎即與懷不可言大姊得蚤嫁小妹得娘憐

其五

下馬繡盤龍上馬金襴襠男兒好光彩只是耀他鄉

金川稿選卷三

十

詩

高陽王樂人歌

其二

手携雙雕弧射殺雙飛鳬不將向家去將向酒家胡

前溪歌

其二

竹竿何離徒上有聲看餌兩魚參差到不知合誰施

其三

儂家十畝竹箇箇青琅玕與郎作想耦俱作湘妃癡

青陽度

歡愛二月風吹枯作紅紫儂愛五月風吹花結成子

其二

玉勒紫絲韁是即果下駒到門不肯走識懷雙桃花

長樂佳

南州翡翠鳥樹米太液池得魚不肯食猶著待其雌

其二

十二金鳳皇一一銜明璫八角合歡帶歡不在中央

歡聞歌

感歎千金贖亦擬報千金救盡人間物無如儂寸心

採桑度

東家乞糴種西家乞桑葉非糴尚未得許歡製衣裳

介州稿選卷三

十一

詩

其二

使君停五馬不復顧棄饑饉不食棄葉那得腹中絲

烏夜啼

忽前白頭烏雙飛復雙栖不知何恨惱猶自恰恰啼

其二

歡作馬行客妾歌烏夜啼妾帝端憶汝烏啼令為誰

江南樂

其六

聞歡夜中語輕舟汎若耶興闌須返棹來發雨前茶

其七

烏棲曲

其二

東女日鳴機西女日條葉儂今袖手坐綃綺亦及綃

城烏亞亞喚春曙只解將啼誘即去玉籠金索嬌鸚哥

四言古

黃河之詩

壬子南使至徐却問事

黃河南奔疾風北來雨重莫下激而為災萬竈喧呼三

維震積鵠首戒南風斯忌而亦言戒北河其厲而悠悠

介州稿選卷三

十二

詩

我心曷既濟之誰云利涉不復咄轍誰云走峻不復理

揖川平為陸陸淮作澤茫茫禾黍登之場圃下有守人

匿而左顧彼是自衛曷不疑我雖有季昆遠不相援雖

有懷思共存仰天長歌涕泗汎瀾

西山詩

戊申冬以秩犯行作

朝上西山艱哉嶺峯溪谷多風倏暘而陰眇腹中層層

標緣音十坂五坂不祗見人牛馬却走能催號吟傑夫

告蒲口舌原喋修途無端此陸遵泥道有隄隄結穴何

深忽而過我者不可尋苑苑好鳥栖栖中林我獨何

僂僕不禁皇命秩祀俾孔之敘肅、卿相咫尺爾臨我躬不違簡書是忱念恩情結時此高岑

其二

皇命卿士爾往祗謁風戒卒事畢禮以發仰盼河漢如近寢關欽其任鵬縱以明月絲絲連山與月見沒我我遂途松栢鬱紆茫茫平原積氣如勃覽壘水灑忽起飄鶴耳聽騷屑足謂況勿豈不遄返閱此駭卒

戒詩

行逢宋人狂且見妍雖有夷施為誰朱顏南山之霧可以隱班埋照黯黯光其樂閑閒浮雲自逝大化長還畏壘

卷三

十三

詩

祀我賢人之間

其二

皇帝肅駕南游具茨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慰愍亡途道逢小兒一語瞭徹拜稱天師豈必大隗治其疲而足已不遜他人之資

自責詩

赫赫始興紹晉維庸爰戡家族于江之東圭組蟬蟻鬱為大宗改社改邑我祀無窮

其二

譚謬司諫為帝喉舌崇彼晉陵蒐莩于越乃戡聞孫乃

胎宦轍惟良吳會以十堂枕

其三

世益其滋界我皇祖厥秩伊何貳卿司馬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姻族間里是弼是乳

其四

適發厥祥嚴君奮揚綉綬皇皇被漢及江如冬之日如夏之霜作屏王畿以承寵光

其五

唯余小子甫離於蒙鳴鹿陪京班鑄上宮曾是袞裳而薦雕蟲驛、秋官方近聿從

卷三

十四

詩

其六

嚴君曰各母文作教母曠女守母好是導母恣狎侮以賒余諸人亦有言匪疾則藥

其七

嗟予小子胡言弗受綬焉於詠沈湎於酒惟我狂簡一二朋友亦既肆口亦既濡首

其八

小道可觀敷遠則非從吏如流狂張若馳赫彼喬山盛操涉之煖彼烈炎徒思美之

其九

南冠切雲長裾被趾聯臂踟足越於都市玄白惟心此
黃在藍曲突將炎燕雀恬止

其十

天觀閨函突如來如獫狁孔蕃元戎用驅王錫未終誰
將竹書數雉翩翩鳳誰於且

其十一

嗟嗟小子就隔千里冠裳其毀手足其抵號曼莫應呼
霜寒瑟人而得死何所無死

其十二

嗟嗟小子飲息覆盆白日未昭嘯為故昏宇宙雖廣胡
介州稿選卷三

類自存外豐實招已矣何言

恩生篇

上坐莫暗下坐一言今者全齋焉知我酸南山有栢朝
洋莽片北山有桂生而蒼天何以彈鳥請川隨侯何以
攻革請用吳鉤案鵬從禽命豹逐鼠謂汝不捷卒當傑
汝迷陽升堂國香道傍土杯在玷玉厄沒漿嫌母快瑟
夷植幽閉師涓教射獲習擊技磁石引金阿錫樂米揚
舠太行騁駿洲庭寄愁九天渺曠無梯地夢九淵冰
無暖千日之外中山易力百歲而往司命奚德金丹正
口禁不厭餐豈無永生逝者實歎

五言古

寓懷

大禹迷終北黃帝游華胥化城高天表古莽西南隅陰
陽亡交氣民人恒晏偷乃知入極外至樂故有餘珍疾
墮中央令我不可居陰謀相攬秘肉攫自紛擊真心超
形外豈得恣所知

其二

矯氏脈季梁任治為衆醫注者既不肖歌者亦焉知王
孫戒裸葬其友遂因之莊氏等豈塲達人守其規求化
焉能化齊物故不齊萬類日縻紛忘言將度幾

介州稿選卷三

其三

甲兵彼天來朝野無僊居思欲從園綺築塚商山廬優
游終餘日俯仰多所愉恒恐坤維折陵谷滿為壘展轉
不克謀愍然悟微軀吾同至人造水火其若無濁酒且
自燒塊然還太初

其四

成季推卻穀禮樂貴戎機范宣讓伯游汰者亦不違端
揖堂星上羶楚辭衡雅六氏為三家懸食公室卑豈惟
漸先節晉德日言某

其五

神龍含夜光千祀自無機即且其其帶羽羽來見啞到
累氣塊結上訴巫咸師大化偶萬形此妍彼寧金兩好
各自固焉在相是非

其六

麗姬道晉侯戎車帝粧濕入宮與君歡筐林愧其泣才
人叩叩豔自詩傾城國朝陪君王薦夕你爾養匹履榮
仍誠賤在約方念遠焉知非夢幻役役勞真則

其七

左氏飾繁辭乃在喪其明子長下蠶室述史擬麟經母
論委質虧所愛千秋名夸捌尺寸長其與大化爭無趾

齊州稿選卷三

十七

詩

笑仲尼桎梏被天刑何況於二生沒齒徒營營

其八

孔德豈不弘匡人恨陽虎參孝亦以孚曾母為投杼子
原虛掩涕毛生非溺者古有兩秋胡空驚茂陵女似是
誠有端隅采故無主君子修其其數齊安足數

其九

竊王蔑周武中興振宣謨殷憂歌雲漢雖早不告連山
甫是明哲方召有良輩徐夷既寧只儼然亦奔徂人情
戒其恒動愚內自諭析父然爪牙杜伯蹈深誅遂令輪
臺詔千古惜終初

其十

秋風殺萬物春氣滋群苗何如謝寒暑不榮亦不凋者
氏薄聖人賞罰日晔晔天地為之端生人莫不流寄情
太始外恬穆日道遙

其十一

大禹甘旨酒愀然若有懲萬機日全至焉能事尊壘陶
么但湛飲千載自休名貧賤足肆志富貴長營、黷衮
與布衣交仲不可爭

其十二

昔有支無祈能負百夫力終古腥淮流金鑲時聖擲
齊州稿選卷三

十八

詩

負綬竊家帝討羈石室桎梏其形千載疊如脂中祀
無百年鴻治惡焉極宣淫蕩天紀一死事以息悵然念
休代奸人易為賊

其十三

皇王憲天則廣覆物不遺如何旬服外往往雜戎夷
帝吞六雄揚兵震四垂炎武因遺跡漢領悉來歸應結
襲冠簪左袵改裳衣千古點其名萬古享其私善哉太
史公謂得聖人威豎儒守一經安能知是非

其十四

渥丹未離色返服豈不早念此有盡年徇彼無窮道角

續桂遺編春原日荇好紫雲西北來慨焉商山皓為人
作羽翼短髮何皓々赤松罵留侯釣奇汗諸老處則為
遠志出則為小草

其十五

文景體恭儉耿栗俯丘山易世因其資氣欲蓋九結相
梁既以災建章遂造天蜀漢窮材木少府罄金錢原麓
既如荒閭井寧不然感此池上翁精靈泣帝前天心維
仁愛母乃嗟倒懸

其十六

蜀有嚴夫子淵博世無儔九州歷其人竟著辭帝州五
弁州稿選卷三

卷三

十九

詩

經亦以四將無廢春秋春秋不忍讀帝州不可將伐國
且問諛君子非所酬是以終嚴穴其心頭清幽

其十七

四大偶然合六塵遂緣生幻心修茲劫空華竟何形執
幻既為幻離幻亦無成積漸由奢靡既得不可名萬動
順其軌杳然空中澄定靜與寂感吾聞之孔經

其十八

衛人迎婦人上車戒管馬至門教送母戒寵將失火入
室見曰曰徒隲妨來者此豈非所言於時未為可判棘
橫周道雷霆紛來下礮々小人哉刃子言不果

其十九

嚴仲怨韓相避之軹深里顧盼屠酤間羣生為知己百
金何當道片言殺心起老母既以歸為君報睡毗闢入
白刃林督然刺俠累皮面不可跡欲以存其婦人間捐
生士殉名安足甚

其二十

裡力見距山渾夕出肥遺軫軫娛空乘鹿臺嘯是後念
欲耕沃沮妖氛纏回維四首昭天關沈深叩無期相柳
食九州膏血瀾川坻巫咸不佞招倭倭焉所歸

其二十一

弁州稿選卷三

二十

詩

步出城西門踟躕中不夷道逢一僂長自稱廣成師授
我一九藥令我杜德機攬鏡朱顏凋憤然廢威儀禽弄
無驚之獸逐解辟蹄良王豈不珍在藥全光輝惜哉和
氏子三則乃其宜

其二十二

西方有聖人自然坐蓮花跏趺黃金相下照干恒沙莊
嚴先帝釋紛諸諸羅叉種種明心地安在閭毗奈奈何
浮屠教土木被諸筆求因還生障積幻惑成魔智士達
其根愚者將奈何

其二十三

楊朱嗟旅人二婦不相當美好由心造貴賤亦何常
平避上官楚材湛沅湘李牧中郭開趙氏血縱橫俯念
千秋感疇能竟其方世藉登蘭席雖尊故不芳投登頃
磻階雖碎不移光

其二十四

裴周淪王紀戰伐浩相尋兵戈無寧緒詩書故不任賈
豎亦約許王孫折京心片言雙白璧一字千黃金雖非
吐哺前收名良已深扶瑟華陽宮朱門日沉沉所以蓬
蒿士豈為抱膝吟

其二十五

并州稿選卷三 廿一 詩
春秋寧無戰國辭良已脩獲主稱下臣伏劍不相光雖
張廣歌代優然見人柔馬軼觀士戲無禮為君羞况乃
杯酒間語笑皆戈矛

其二十六

老父哀龍生天年胡輕擲孫登諸中散不能合龍德被
裘捨遺金惡在留其跡生名為殺身君平悟真易二士
豈不顯四賢貽余則知白而守黑乃為天下式

其二十七

越石家貴資賈氏為密親苟無晉陽操若濡意何冲深
源蒼生望何如渭川濱高卧不克全北伐喪其真慎必

固所貴薄終不足陳狐兔當衢躍射虎爭鬪人七尺猶
未掩是非遽難論

其二十八

赤水三株樹橫條貫中天金氣何陸離竊窺太乙經執
法不能糾紫微竟何言下土蟻虱臣中夜心茫然豈無
彎弓志腕弱意何宣矯首太陽升胡為向震淵

其二十九

在天惡疾風飄飄無定期一決土囊口迭宕不支持極
排浮雲出又復拘閼之吹沙蕩青冥日月敗光輝波濤
并湛濁惜汝發其私此物何足論但恐傷天威

并州稿選卷三

廿二

詩

其三十

吾聞共工氏力欲吞九州餘憤竟何伸舉首觸不周天
為西北摧地為東南浮萬姓棄羸秦項籍首相讐白骨
填函谷澗水血不流雖無若人業千載起雄謀伐浩
無終吾生已焉休

雜詩

季夏薄火旻出游汗徒御浮雲迴生條凜然被霜露戈
甲滿道周行留泣相顧胡貊為報讐安能厭遣戍往其
三時遠今征匪秋莫死地身獨任焉用親與故壯恐當
軍鋒弱愁棄中路西隣買人子一充嫖姚部黃金索還

裝馳封及千戶瀚海天如緒役人曾何難

其二

日子追禍遺往者好胡過時平無二人難起有釋策英
英趙司成抗節礪金石庭陞秋風生颯然萬象辟徐卿
探亂源楊子杜機迎將相伊呂膺皇仁示徵責大澤長
明珠茫茫不可得斯物返其真吾徒斗間色

其三

甲兵舉世隘貧賤百年輕擾擾時人意焉知肝膽誠吾
貴中心悅何用等浮名澤雲固易變溟渤亦可耕道希
後三光豈在凋其形

介州稿選卷三

十三

詩

其四

客從東方來車馬何富側昔者魏其里今勸武安宅武
安高樓臺皇皇徑百戶散夢迷莫且黃金為上客魏其
里中人相與歌惻惻以此去時路等彼來時跡

其五

盈盈青閨女皎皎明珠顏迴步惜流影覆素戒前軒自
憂鳳凰音不聞中堂言 君王下長秋掖廷或見堦旣
憂入宮妬復愧黃金妍生榮本田乘昏旦勞所歟數豔
以自秘羞同快邪傳

其六

沒人游大壑出入鉞鏃照手持珊瑚樹口默不能言
光豈有希亦自悲於淵各顧所好焉能兩攀援直逢
衣冠客擊擊馬不旋與子行苦殊何用見疑患

其七

公子敬好客而義薄秋旻前堂羅鐘鼓後厨擊肥新千
金一言辭瑣瑣何足云中夜殺聲起為歎東西奔四顧
皆荆棘安見堂中賓竭力前衛營乃是罌下人公子追
自外氣結不能陳恩施立不覆各自顧其有平生困事
言是非難等倫

其八

介州稿選卷三

十四

詩

步出城西門雕甍橫周絡叢臺上迫天羨竊彌陂澤問
是誰家聖君人答相錯春并依和尉秋條屬金吾問姓
良欲陳後主恐復殊所遇多故物百歲人焉俱貧富生
醜好來往為親疎茫茫任宇宙何用竟其初

其九

如姬奉王寢公子得兵符君恩豈不深各報徇所圖秦
王幸趙倡子政乃托姬謂為嬴秦祀千載永歡娛子政
自有父趙倡自有夫將心向他人垂死心未孤其宜移
杜稷譬改安得如微裏亮何叩惻愴以長吁

偶成

白日未易暝，悄悄步庭中。聞蟬鳴高樹枝，鳴聲一何閒。
知金甌盤微質，坐來指世末。竟難期焉在，誇少年亮無
根株。因誤使百憂煎。

秋日感懷

孟秋辭殘暑，稍、澄露晞飛沙。來填穴玄鳥逝，安場行
入籌。往跡還理篋，中衣夜求尚易晨。白日漸如馳，不惜
流光逝。所惜來者非，玄蟬雖微響，哀思竟陳誰。失志在
饑寒，飽暖不可揮。

雜詩為諸生時作

東家有美人，日日理紅顏。春風愛如花，玉立當門前。西
舟以稿選卷三

十五

家有美人曲，喝不成。鬢橫衣蔽，韶質深闌。開茂年，蕩子
樂行將共誇。東家妍，願君棄所知，願君重所捐。

其二

庭前有丹桂，西風吹落花。貴者集，褊褊賤者泥。與沙泥
沙安足悲，相慕安可誇。既離本枝，固焉能念芬華。毋為
計榮辱，惻長自嗟。

其三

吾聞上古世，純默澹玄始。太和漸以散，皇經蕩無紀。臨
臨白日內，昏風忽然起。生人無常遭，致福豈在已。馬以
一鳴斥，鳧以不鳴死。生者豈必鳴，鳴者豈不生。所以賢

達人順時，復安貞。嗟彼儻與忽，無乃榮神形。

雜詩

歸後有感而作

開卷意不擇，躑躅步臨清池。好風從東來，披拂中所宜。群
植欣何榮，誰能安後時。踟躕將西暝，稍、見清輝明月
鉅投懷，不監中所悲。非因一尊酒，時為救余思。

其二

萋萋谷中蘭，素質何葳蕤。仰不覩天日，敢望雨露滋。雖
或微芬，發穠實。聊自知，蕭艾升君堂。左右爭光輝，與子
同殊途。安用迫相疑。

其三

舟州稿選卷三

廿六

謾謾庭際松，一生恒孤植。幸以斤斧餘，風霜時摧擊。虎
無棟梁具，又乏槐李色。安能媚春陽，為人事雕飾。去去
勿復言，歛分終山澤。

其四

班姬奉增成，銜理并曲鳴。寧知迫歲晏，商飈栗寒主。李
平一侍兒，咳唾黃金屋。朝朝賜膏沐，夕夕矜薦綠。竹勿讒
紉扇，歌此歌本當哭。

其五

山鷄具五色，毛尾長離。徒顧影珠沾，鳳皇當如斯。不
獨時世人，婁朱亦見欺。栖栖簷際危，頸秃衣距卑。當

不時沾鼎俎偶見遺寄於鳳皇何忍亦何疑

其六

朱薇吳山阿行行日將夕道逢羽衣子授我藥五色謂
我常服之與天無終極生趣久已淪安能淹茲城飾巾
以待埽留者翻為客顧歎此寸心千載誰當白

讀史有感

漢武簪八荒中原亦云高神蛟其昂睨天馬以遊遨
東大受計相梁造天高亦哉輪臺言默首息謳謠肝腑
授親臣八柄唯所操鈞戟化為耜大農自稱饒薄海頌
明哲寧知賢者勞

介州稿選入卷三

廿七

其二

子長有奇氣少多賢豪游隨身蘇室間戢影旃孟儔推
轂豈不塵懼為君子羞疆威靈步却帷帳運奇猷金章
耀左貂濟、十九侯黃屋日以早炎熅柳洪流惜哉
霜數千載有遺憂

其三

秦王睨有陽怒若彪虎哮尸者二十七末乃卿茅焦
處肉六堆分甘先尉繚如何雲陽獄王孫中壘陶千古
感說難逆鱗不可調所以商山客修馬托漁樵

其四

長卿賦上林將以明得意及乎諫獵書凜然垂堂示
驛私所便低無忽神需衆知東臥危汗輪許何鴈為謝
張大夫曉入當如是

其五

白髮四老人漢皇不能致羽翼功既成飄然歸他肺留
侯雖強食未聞更延世清傳緯傳恩悵然仇廷尉矯首
前二疏真、在天高寄言風雲者倘來安足恃

其六

文帝錄代來王臣盡朱却不開昌武筆遂與絳灌齒推
朴據細旗節盡貽米軌洛陽一少年志欲揚漢美毋使

介州稿選入卷三

廿八

元氣滿長者意乃爾

其七

不韋泣醢杯業為鈞奇謬策中千黃金易君十萬戶李
斯泣五刑是以倉鼠故不見三川守車馬揮衡路巧盡
拙自來利往名獨汗所以西山客居然一壞堵

其八

作者飲魏其今來客田蚡朝事衡長平夕從霍冠軍矯
矯任典灌用志乃不分何如一歲星漢落金馬門醉來
據地歌去就兩無聞

其九

漢魏世云季主網目下捲入則領尚書出則換百寒食
晴薄太陽曜露為不消喜怒變斯須威福惟所操驅馳
竊天權雷霆其曹大易戒履霜為漸非一朝

其十

武帝格陰山失得與庸均二李竟不歸漢骨委胡塵及
乎元成世呼韓乃來賓舍館葡萄宮解辦稱外臣虜運
偶成哀上策豈必臻所以外寧懼視焉思聖人

其十一

平陵朱阿游請劔誅佞臣天怒再為折駁檻不復新優
游平津即笑謂薛轅君小生欲相吏而我豈其人所効

會州稿選卷三

廿九

詩

荷不雙邊擲國士身是以達節者千秋恒自伸

其十二

淳于扶帝私公卿富交游婉孌誰最親承相高陵侯一
旦淳于敗承相荷帝留白簡二十人往往中所讐泊
平應大災君寵外虛優疊疊泥印上恩怨同一丘千載
請其書令人慕巢由

五言古體

擬古有序

梁江淹擬古離別至休上人凡三十首明毫州
薛惠亦嗣獨焉雖於漢氏未純亦彬彬乎優孟

抵掌矣夫物貴締始則因才似易人具體裁則
燕功殆難難矣然文通頗勝於自運易矣然靈
運微短於鄴中詩云世其有之是以似之甚哉
以之於有也不佞既以罷官陸還挾策僅文通
一編忽忽無博奕之歡紉繹窮愁竊效厥體自
李都尉而下至休上人凡二十九廣自蘇屬國
至常左司凡四十一時代既殊規格從變雖未
足鼓吹諸氏庶幾驅馳江薛云爾其古離別一
章請俟異日為後十九首故不更擬

李都尉陸從軍

會州稿選卷三

三十

詩

黃雲被原野策馬欲何之鼙鼓勁前林招搖動旌旗
涕結為水輝媛將告誰長當生死訣盡我酒一卮白
露為霜安能曉不後唯有金與石庶以表心期

蘇屬國武別友

驅車出郭門北風何慘慘良朋相追餞行李且光輝
雲為我停晨風為我帶回牡既駸駸御者安肯墜彈
駕情素柱促令絃移冷流泉水助我絃聲悲何以將
遠別楊柳坐青枝行人插枝去往往自成圖少壯若流
騷逝者不復歸嘗聞忠與信蠻貊可由之及時各努力
王路正清夷

班婕妤詠扇

妾有水紈扇云是齊宮作得尚君王手揚颺芙蓉閣秋風忽見憎水簾同零落舒風所易術分樓中箔物候代相遷君恩終不薄敢以南董望逆笑狐與貉

孔北海融述志

栖栖岐山穴避狄如走鬼擾擾厯下田鹿豕朝暄暮時至偶有為入功竟焉數虞帝小鰥夫虛名據唐祚西伯老秃翁脫身美人賂百獸豈自來鳳皇人誰親垂死甯蒼梧薦禹如有負我焉踐幽王實以妖女故大運等猶環智巧安能廢十讀九竅書千秋榮朝露寄聲謝時達

會州稿選卷三

廿一

詩

母為聖賢誤

鄧徵士炎見志

執屈難見功時危易為跡大海無圍鱗高風有矯翼斬此萬里搏聊余一偃息清時奇遺隱材士多失職小者州邑掾大則公府辟卑類竊升斗攬袂承書檄寥矣帝者居永絕渭川跡吹簫夕拜相屠狗朝開國顧謂賈少年興文何太迫詩書一長物禮樂終奚益聖主正當陽群工但盼息富貴垂昌帟名聲施無極

魏太子不云燕

置酒臨西園溘夜佐微涼華蓋飄月列宿散陂塘

風燭美渠冉冉布奇芳清吹相間發驚鳥顧我翔急節促飛觴為樂浩無方俄俄衆賓舉相與歌大康美渠自有芬君子自有心良辰不重得命爵莫沉吟

陳思王植贈友

成周宏昌榮多士乃日新遠者由耕鉤邇則介弟親赫赫我呈魏九有采采賓庸蜀為通數江介有逆鱗聖心輸納隍黃鉞下秋旻樓船彌東渚劍客出西秦天經布中述所希在鳳麟時為百金士吾友氣如雲太阿拂朝霜繁弱抱寶輪揮眸無前敵抗志在必臻伊余委藩翰風昔備宗臣同歡咬憂戚厚祿養其身低白足禦寒片

會州稿選卷三

廿二

詩

腋非所珍鉛刀望一割微顙不見伸勇士思長元舍生乃成仁懷君篤明義聊以示殷勤

劉文學植陪讌

公子富令德窮樂在清時卜晝啟初燕丙夜猶未疲秉筆夾文館碧華綴丹梯潛月青林端萬穎射金池澄露滴華桐薰風穆然吹炮炙參差進觴醴縱橫飛伎士慕新端肉香絲竹馳淵鱗中嘯罷宿鳥無寧枝冉冉東方曙誰唱掩鳴雞冠蓋散交衢粉澤有餘施奇客誇殊遇歎息不可追

應文學瑒侍集

為鶴東來尾秃毛不全得與鳳皇游亦會日周還今
夕何良夕又子開妙造請覓重殺罰聽我醉後言少小
事任俠結東過却却却却有奇女美盼輔朱顏一彈離
鸞調而彈別鶴絃感君纏綿意千金坐來捐盟用南山
石好用蕙草蘭蘭芳有時歌南山幸勿刊

王侍中聚懷德

炎德中崩潰妖帥亂天經經判非吾土甯身不及詳日
月東西匿兩雪正零勞憤歎念周京客歲浩縱橫桓桓
今上率厲懲八荒解我南冠冠繼真我侍從行簪彼簪
上英洗濯薦華堂公子推明愛歡燕結不忘白雲流專
存州稿選卷三 卅三 詩
解俾羅應朝陽萬舞輝中庭城眉吹素商常聞阮醉詩
飲德厭言梁摩頂皆君賜何以報恩光竊希告甫頌清
風掃無疆

阮步兵籍詠懷

昔我游蓬池上有古時臺長嘯入青冥萬籟參差回返
顧大梁城樞扉相對開馬頭且駭駭日草爭飛埃漢苑
既難睢頂血復殷垓天地無清色日月久徘徊哭汝二
堅子何如酒一杯

徐中散康言志

擾擾兩象間生人各自為余本田野夫少小無遠志雖

組豈不華好者方為貴習性偶成懶放乃非余意竊覓
莊氏言頗懷養生計忤外非有干膺心乃足累結茹流
水曲綠槐信所植冶鍛清陰下彈琴衡門內仰見孤飛
鴻寥矣出天裔阮公青雲度濁酒幸與契山生何為者
黜我殊不寘蠲蠶欲枯壁蠶觸爭何地脩然龍門色頃
陰案中事

應侍中張百一

義昭尚高春天命未我離云何統禔子往往意為師阿
閣連曲房沉深不可窺齊醴置其觴伐性有蛾眉姬姜
秦新聲歡多樂不支藥石為仇讐美疾日以滋東成添
存州稿選卷三 卅四 詩
新籍鬼伯來見追仰與高堂別俯與親愛辭宗祀口蕭
條涕淚如縷縈人生非金石快意多伏悲

繁主簿欽詠蕙

始娟孤生蕙托根湘山厓上厓千仞峰下臨萬仞谿微
質殊衆并謂為造化私風霜相凌迫雨露不見滋朔氣
旦夕深清風坐來移華登君子堂不足配芳徽仰慚槍
與栢青青長不衰俯愧東原草猶得奉春時

張司空華離情

飄風吹枯樹皎月鑒空墀曾是風不留娟娟侍遐思飄
若蕩子心皎如靜女儀馬琴中成瑟哀絃來聞之期

乘秋舟船耀與暑辭苔蘚歷冬春悠然驕驍素懷念乃
攻中微瘳在歟眉青陽何方至桃李嫁路歧寄聲松與
栢飲分守山崖

何司空劭贈貽

死洛何洋、經始先人廬崇敞夾脩篁清波出文魚棲
遁焉足陳仁里私有餘張侯負淵博秉志乃冲虛出則
寄千城入則宏廟謨決勝開扉封脩然良若無多懼昔
泰均耦耕亦今愉侯其謝執掌就我暫為娛命爵復彈
琴倘律非一途况有春陽色謫、在素榆

張黃門協苦雨

弁州稿選入卷三

廿五

昏月初離畢丹霞復榮朝女風扶輪較雖霓振旂旂香
香七曜潛沈、二儀交穴蠟登菟垵水鶴徙故巢土杜
端狼籍木偶竟飄飄立壁俱就頽曲突默以消密液肆
沾飛餘菌及蟪蛄九徙不足數百念徒爾劭念彼耦耕
士棲畝敗禾苗念彼行旅夫然桂中夕勞東征缺介牀
此禦解筋膠眇矣發棠歎弥哉塞歡語厭見沈蛙龜事
予吐長嘲

左記室思詠史

堯舜相為貴不能屈巢由桂飄箕山樹洗耳渭水流四
岳寺朝榮二女亦嵒嵒黃綺卧商岩目若無贏劉辟辟

五色芝可以飽千秋如何嵒嵒路俛首建成侯神龍
自尊饒則鯀鯀流寒蟬雖自眇恥與為雀謀

潘黃門岳述哀

忽、寒將徂冉、春欲至寒徂復留春至至胡濡滯度
除無雙咏帷枕有孤涕猶殘流黃檠上繡鴛為翅微音
長辭聽手澤時流視行雲仍恍忽明月但髮髯恨彼伺
晨為精爽驚夢寐白日開冥車子來既不易黃泉稀生
恍予徃將安至踟躕堇墓間縱橫氣狐魅宰木漸以拱
朽骨焉所恃余髮既種、時來能無會

陸平原機羈宦

弁州稿選入卷三

廿六

屯時播明社厄邁點華宗逝以丘園貢豫此批薄陰陽
春冠天來私苗遂不終弓旌荷崇昭朱紱被微躬擊楫
指拱河回首眇大江街恩輕密戚改誼訣故邦繆通承
華藉得托黃綺踪月請雖云薄優游侍青宮獻納百未
酬敢希疏傳風衡門依清苑日夕見嵩印數徃今誠乖
撫物已未工微歌時自寫慨焉春飛鴻

曹司馬撫感舊

客與榮貴去身將賤存昨口翟公羅今張官侯門中
厨出青酒不足奉壘尊酒味非中薄人情自寒溫女羅
與栢栢本自非一根栢栢雖枯死女羅尚攀援行人為

代恨不與磐石婚大火發昆岡炎、竟何論

傳司隸成雜感

紅女戀一機丈夫慕九州拂袖出門去妻子不足留二
室造帝基黃河噴天流一覽意無餘西入咸陽游咸陽
帝子里車馬若雲浮炊金復饌玉趙瑟間齊謳東家墮
司馬西郎平津侯南隣外人館北戶文成樓鷄鳴先朝
日起者何所求試言平生業十舉九不酬此風旦夕吹
散我黑貂裘低回返鄉井耕釣亦悠悠

陸司馬雲贈婦

春升畏秋序冬秀震炎德亭、南山栢上敷芙蓉的凌

奈州傷還入卷三

廿七

風表貞操承陽飢豔色春懷結禱始言在三星夕燕婉
吐芳脣綢繆展清臆靡、輔屬緜夢、光汎席張矢為
我雙車輪倘相迫明華鮮在今合并非夙昔矯若分飛
鳥垂誰恨羽翼何以示逸踪托此花與栢

劉司空琨傷亂

雖云大夏顛一木不能當在昔有靡氏孤旅興少康蹕
狄奔岐下周鼎日隆昌桓、仲山甫車攻佐宣王巨君
挾徂詐炎漢鬱銷亡九有盡為新片煥奴崑岡興廢固
無端賢者自有常天柱中崩絕妖化操皇經魯衛相魚
肉胡羯噬邊疆自余與祖生束髮共徊翔康既動鳴雉

寒竄溢干將天意與我違羶塵飛晉陽干戈迫畦
廬被川梁候若籠中真欲飛觸四旁豈不念昔賢何以
駐遺芳大海叩鯨波一蒿思自航悴栢東顧望陵菰摧
素商存為七尺辱沒為千載傷

盧郎中謀感交

抗稻壯孤穎邪貉猷微服豈不念飢寒焉足充衣食顧
天下中士得陪盧左席投漆不遠膠援籬長附栢胡塵
冠天來出晉紛蕩折慚非千金璞謬以連城易揆負故
主恩聊探昔賢跡程嬰挾秘笈趙宗復血食豫讓秉貞
信辱身三不恤倉卒脫秦關賢繇鳴雞力從容復齊相
奈州傷還入卷三

廿八

乃定求魚客街報誠我逢遺方顯跡山川回東首辛
祗白雲隔三復統指言夢來填胸臆

郭弘農璞游倦

東海焉可耕衡廬不足家常聞金天女嗽液若木華高
掌斡斗尋上有青蓮花拍手呼鸞鴻竦身凌紫霞手晉
相紹介洪崖御我車朱脣繫貝齒永願托姻婭碧謁吐
瑤緯火棗紛如瓜玉盞澄天酒龍虎衛靈砂歡樂光景
駛千歲未為遐

孫廷評楚雜述

此風無停吹玄髮日夜素命駕遵虞淵將適萬里路視

朋來張祖妻子挽非慕大些本無知安能隨物鑄精氣
偶然合妄形為吾網善惡既強名禍福亦虛度東鄰治
豈老肥煉金石固西鄰師家莊謂非陸召露達者竟何
言冥心點兩葉時至亦不待未來無煩慮寄謝醢雞子
區、甕中度

許微君詢自叙

方朔明大隱君平探幽暗去矣無足差吾將從所好春
理雪上耕秋歸刺中釣在物多饒境遇際時一造丹霞
撲回紫白雲裝行驕奔險坐葱蒨半眠含斗籥何以明
有獲應點動微笑徇物非余術資身良已要豈不愛微

介州稿選卷二

廿九

名空谷將誰耀

謝僕射泥游覽

顧此有盡日慨焉生游思訊謀紛委馳解者應自寄清
池面叢薄沿洄信疲駟曾觀景風返喬陵紫雲愁眺波
悅文鱗迴陽暖棲翅黃菊何茶裝蕭條得其意時序非
良速取足竟有會宿歎言故歡出芳徒延遲彼境如可
欣合并安所事

殷東陽仲文興賜

群秀方謝朱忽與玄冥迫蕭條在時寓達者亦有適木
落鮮帶歡楓留蘊明色欽汎澄天根曰漱收地脉墮空

吐絨鬚青崖間微瀨興至不盡觴毋乃佳時抑况我英
公子肅徒維周席密坐人起端遊歡任所擇紆華起物
勝用壯綠酒德竊董謫助故為閱餘墨

謝僕射瞻秋錢

步皞承時柄赤帝握天權清商應嘉節飛眺府中原群
象俱投肅萬室將告堅齊魯選拱帶河洛自回環肥遯
感聖心豫海布長遼旌旗代林組笳簫按候宣黃菊華
行李玄酒返朱顏昌期鮮後夫在士思故山巢許容為
客虞德一何玄達心愧薄劣茲尚詎能言

支道人道讚佛

介州稿選卷二

四十

群象倡明茂四无適清和凌晨將投礼首宿事奢摩閃
若太陽米朗耀周九阿諸天從帝釋旌拂紛婀娜修羅
戰慄刃波旬解障魔獲仰旃檀樹彪炳珊瑚柯醍醐醴
甘露徐挾神蹤過十葉青義容一一凌紫波流鈴相聞
簇宝座鬱鬱差我上有慈悲父金頂秀青螺端嚴八十相
妙好一何多微吐柔細音雅如鳴鳳歌惠澤徹無間哀
聖棉婆娑密迹中踊躍大士亦隗俄獨解舍利子回心
乾闥婆靈花散優鉢智果結菴羅法鼓撞震方慧燈導
恒四方廣距由旬成遠僅刹那冥心歸真諦母使歎嗟

陶徵君潛田居

貧來迫我耕既耕貧不離誰云非長策舍此亦奚為
晨作勞罷曳耒歸何遲鄰父憫我勞要我過其居等
薦魚鱗濁酒且盈危慨馬思人世百勤百不辭今人不
為古古入當在茲過隙能幾何為樂當及時勞者欲有
歌我歌自吾知

宋文帝北伐

內史丘悅煩縹緲越初連將逞城外武寧無務德言中
土厭勝朝左枉垂百年先皇振九伐需澤灑秦燕大業
夫連終妖氛日橫縵版宇雁蕩折黔黎困倒懸玄黃既
弁川稿選入卷三 四一

在籠竈漿寧不前俯瞰單于臺秋風正蕭然戎車雖開
餉尚其賴諸賢

謝臨川靈運游山

山水慕孔樂丘園漸易晷恩賜初服薄游適其理改
東桐廬峰遺餘富春浹陰等攢雲羣陽崖吐清此行輕
芳露潤餉樵流雲止叢林敷啁晰徐風發穉穉解簪
鳴玉辭苞萼呈綺溜、膏乳滴活、溪源徙詫歡接來
奇迴回惜去美流光暮標潔白石何蔭、想見羊裘客
妙言曠千紀滯迹好尤人選念良在已蟬蛭信遺脫漁
釣從此始

顏特進延年待宴

赤縣騰真氣丹觀切太微千祗肅羽衛七聖色秀旂神
丹二龍曜天黃八駿歸陸馳皆跡射水擊盡攸非行宮
初灰止張樂蒼澄輝神魚翻鋪寶璽獸舞翟疊金璫景
風觸瓊弁白雲圍趙女擊秦筑吳娃鳴越絲巧夫歌人
偶眩士吐寒蟻掩罔燁崖冠行薛燦波衣烟澄淮楚出
天潤江介微臣歡畏重段聖洽詠鳥驚洽溟迤西注滌
汜鬱東馳天喬欣當御麟翰騎香飛茗筆誠微賤鼎俎
內漸疑

謝法曹惠連叙別

弁川稿選入卷三 四二

微寄迫如絲將邁千里道他心憐友千言餞春原草
應雙鶴鳴何以洩子抱解纜美埽潮四膺愁層島遙遙
西陵浦宛、澄波流飄、驚風發湯、沸陵丘揮鋒割
於撤吹素染旌旂八荒無岐色七聖迷所由賓傳久告
絕含悰將訴誰仰希退飛鶴俯感觸藩軀冥息膺故歡
端居奏新悲、新纏難遣歡故香莫追園林饒奇趣往
往媚居人哲兄昔領袖伊予並沈淪菰葑不孤賞席至
無隻陳華月在清珪武夫映見珍予行浩未已子處將
何如青葱東齊沼有無長新清紫簪解修豎文錦美鳴
雛從容命觴味倘以及睽孤

謝光祿莊郊游

冰思遵江廣托囑在嚴坳百堞搖容艷千棹和銳鋒米
鴻欣知止叢荆誇後榮蓋餐橫雲岫散綺宿霞汀清霜
披林覽枯弁感籟鳴宛勝時扶策泥懷卿屏帆容華非
予擅物序曉我情將治應門榮歸耦長沮耕毋染脂淵
笑遂為漁者矜

王微君徵食疾

秋風有奇色能使昔和黃一葉虛商曲群鴻盡南翔白
雲樓空除華月湛佳林外門羅朱雀山力掩帝景卧病
與性會華炫非所藏精液隨年銷金石依形長湛然守
弁州稿選卷三

十珏委顧無何卿

鮑參軍照戎行

嚴鋒舉中夜游騎犯秦涼天子投袂起劍獲在襄皇
左鋒當魚墨右綴按龍驤曾是東征返離離缺斧辟來
胸見使者距躍諸殘傷轉戰焉支嶺喋血臨脫場虜馬
勒如騷攘驅不可當部曲生散盡獨身取胡王枯骨遺
舊冢英聲貴人腸生有百年事沒有萬年芳

袁太尉淑從駕

衣冠神游蕭寺劍聖情紆蒸新嘉周典祠權陋漢圖萬
象改冬凜九有承養敷屏翳躬先掃玄二共戎後誅金推

隱馳道上成護乘輿蛟龍擾繁華麟鳳翔流蘇朝雲輝
容衛夕宿燦周鷹鳴鏑震海立傳陣應萬呼父老望張
飲士女欣大誦人文被蔽堅天藻冠京都陳詩悉二雅
稽典嗣三謨臣歡奉元首賡歌幸未孤

休上人怨別

落日多媚景楚士中不怡風吹湘山色往往盡成疑彼
美無與晤曠佇生勞思三枯神中蕙再茁園柳莫博山
寒和悲思以繡蛸絲徒倚翹芳跡沈吟點膠頤虛有焦
桐尾黃金為誰微

謝吏部毗省直

弁州稿選卷三
林樾森木天文昌爾游漢風色飛燕館波文屬玉觀銀
亂隱自鳴金鵲對如翫祥衣繡丹窓蠅書吐玄燦亭亭
鍾山秀采愚何慙亂務簡化日舒興言染柔翰即事台
可悅矣必休請漸收用遂戶觀夕從朱門旦

正著作融將卸

風鐸流清梵天花墜妙譯解脫身自餘清虛勝能擇薄
游名王即儼如化人宅多寶盛基階明璣噴沼澤蘭經
芬自棲炎燄綠如積和熏調言為輕烟媚無群東峽饒
奇聲低春出遠色即境良非幻冥心庶已寐至哉物外
游超然忘所獲

沈僕射約餞別

九伐當熙代十乘啟元戎以我師中吾占彼後夫幽皇
仁等乾運萬寓悉憐憫揮眸無索虜抵掌有山東盤龍
五花紉繡烏七札弓鋒旗布飛宿虎落繞長虹峭函旣
平踐曉閑復斬通帳飲渴涇渭軍聲搖筆嵩高遊班勇
爵中柯建武宮翻嫌賜履使不數太師功

范僕射雲貽友

寧食向京詩薄暮始言還遙見車馬跡藹、散平川鷁
大若有微鷁尚盤旋還顧問應門錯愕相告言言有
冠蓋客眉宇何軒、入門更左顧傍徨回就轅北風吹
介州稿選六卷三 四五 詩

馬嘶落日旆旌沈思久要疇為故所歡自非徐方
牧誰能顧問閭貴賤常人態君子自金蘭梗杞振休風
高雲薄是天書此布區區在下亮弗援

江記室淹卧疾

寒暑更代至為我煉朱顏槐庭綠陰逝稻罷黃雲還鳥
雀思改棲雞豚亦不開鏤梧辭紛尚采薪負奇艱推遷
候其所喚離思乃殷遙心先枉渚還友向江關橋柳組
衰景雲霞分故山青燈代為耦單巢竟成鰥獨病孫靈
剡循視在刀環

梁簡文網閣懷

歡聞子夜變妾作懊懣愁城上烏畢通端頭雀勞利揚
白風捲花桃生雨辭帶引念磁石難分顏剪刀易密約
點黃葵秘辭蜀丙丁何朝更雨雨一一問卿卿

何水部遜示寮

沈寥益丁夜黯黯流泓碧曉月媚獨徂清霜凌行色稍
稍曙坐帆微微風飽席林輝驚樓亂波響跳鱗激喟然
川上斯念此山中客晨涼在衾稠畫事餘巾幘飲食不
為人游夢從所適撫已能無愧達生邁隱跡年事離余
性簡書代相迫寄聲菱麗偶終蹈巢由則

吳記室均春怨

介州稿選六卷三 四 詩
悠悠倉夷語喚此蕉籠曙萬象欣遇新賤妾不改故買
愁榆莢錢粘恨隨楊絮草草憶忘夢難花疑合歡誤百種
枕上心千條夢中踰眼波寫欲竭眉峰解環聚昨者玉
關書更移金河戌玄冥彼方辭青陽茲已暮但觀朱成
碧未解髮變素對影欲有陳真然不相顧

庾開府信校書

森蔚誇東觀淵穆表西清左史讀左素孔公比老彭金
壺浮泥汁青藜太乙燈六緯受李氏七畧倣更生白馬
公孫辯繡虎平原名身依昭回漢職列葱離星陳矢微
繡值三書問洞庭嚙牙收虜藉貳負表山經窮探裁加

我執戟聽沈冥

陰常侍送別

秦淮將征棹而興事遠疆誰言劍合地即是袂分途比
帶將同縞擬較詎如蒲荷醉聊慷慨臨醒復鬱紆遙帆
雨中失清尊月下孤裁書帳南鴈托夢怨車馬響錢銀
平脫珠襪金僕姑還期一文軌方駕聘天衢

率內史道衡酬憶

秋風吹大荒秋月滿河梁尺書問馬走一枕偏羊塲羊
腸幾屈曲輪轉聲固續句裏孟門青意中淇水綠綠水
如絲流青天去不收王歆興欲盡衡玠始生愁愁人自
弁州稿還入卷三 四十七

揚司空素坐懷

幽居廛近戩鬼爾爾獨晤盤礴翰墨林沈宜詩書趣復
影文書寂飛英點林素淡藤飲猿接梁鸞翳輪四起
垂天雲疑亡出山駘屏刺少所通非心不成故慨此穆
如信抒言托還泰

王參軍勅夢游

恣神苦願靈屬形困局促言隨化人祛稅駕從所欲瑞
階爭於砥竇觀紛若簇清寧展雲暉言為流風曲舒霞
緜荒草垂霜布森木中有青蓮冠修眸炯清淑授我

函字長晚不敢讀秋聲勁明瑞吹我墮几褥琳瑯悅
聽羊鑿疑在囑惆悵將起端多岐浩難續

楊盈州炯游峽

蜀江自西來日夜流不息東為荆門峽崩騰錯南國楚
師既以磨秦疆漸移萬古擎石青千秋吐灰黑我行
伏三老揚舲浩無極入耳寡停聲當日鮮留色日落一
線明悄然中原碧惆悵為雲女虛無不可即

盧典義照隣詠史

昔有嚴先生少妻仙計兒泥塗兩魚泳風雨六龍飛蒼
帝求故人白雲長見依遂令箕穎客復覩勳華姿帝膝
弁州稿還入卷三 四十八

何便便舉足忽踐之客星歟然去帝座光芒披笑謂劉
氏子笑扶一何卑巖穴澄秋色烟霞蔚天輝怨見千秋

士寂寂西山微

陳正字子昂感寓

園柅畏霜霰零落不自已吾聞諸古人技業亦常爾所
以遇春榮澹乎無可喜內外了不干喜微識其始明月
海上來中天澄如洗至寶嗟已失焉然諛瑒子

沈詹事佺期訪道

玄天溥至秘大地輸真宅言訪赤城居試探黃庭策黃
庭何其妙幽關守玄魄赤城信矣高靈仙寄神跡杳

夜分至鳳管空中遶眉揆笑青顏欺舜華白歸霞散
衣術流水澄巾幘冷然馭風來條頭凌雲息勞後悲在
今夷猶歎風昔因牽絳原網遂鍛冲霄翮愁雲幕遠近
慈火煎日夕隱、移少年沈、散精液敬謝廣成師為
我示天則疎密崑崙顛揚矜弱毛澤滄桑坐經變濛汜
何虞迫火聚幸有餘乞師知不惜

宋學士之問祠海

稅駕依海壖肅祠乘嘉月朝日侵夜生春溟際天濶驚
濤吐千嶂窮島迫一髮百谷俱讓王九州悉傾穴星河
時翻動天地中出沒狀驚秋禮殷裸將醪芬發端然祝
弁州稿選入卷三 四九

融坐肅矣群靈謁環珮趣飄飄靈旗去恍忽緬懷拙薄
踪承明昔三入敢問乘海桴竊希迷津筏弱水未易方
崑崙焉可越矯首貫月搖極目含珠闕倘呼龍伯人為
我灼贅骨

崔負外類游俠

東風五陵畔恣意少年游魯酒銀鑿落宛啻金雕鏤狂
童舞拍張妖女彈箏篴酒酣萬事出橫拔官錦裘又八
鐵匕首能令都市愁避讐從車騎絕客取京州北斷句
奴臂西斬月支頭論功獨第一 天子賜旌旂圖貌在
麒麟英風冠九州笑謂故所知功多罪不憂當時殺人

者今日海西侯

孟襄陽浩然留客

散髮池上酌好客偶爾會童子三四人盤飧無蕪味
露時自滴松風為誰至冉、落日盡悠然葦具醉陶公
既已往千載論茲意

王右丞維山居

為惜輞川好携家事田作青山映如帶綠樹相歷疊
乳林花乱蝶肥素阴薄微雨終南來儵魚謁然樂餉
下鸞群束書挂牛角樵斧入澗深丁丁送餘斷端逢耦
耕叟問我來朝約坐愛微風吹尚隱殘日脚得暇便相
弁州稿選入卷三 五十

過床頭有垂落

岑嘉州參寥燕

邊草五月綠秦馬三春肥鳴鞭歸珂子色奪宮羅衣朝
謁府主出夕從射獵歸珊瑚照夜庭行酒羅金緋趙女
青絲彈胡姬白玉園酒酣燭忽滅語客任所為橫行纏
頭錦零落珍珠琲明月出東方清波溢驚鴻青約素
脫雙、扶入幃北風且暮吹黃塵俱倒飛如何咫尺地
步、春光輝為謝蓋大夫時清刀筆稀

高常侍遊詠途

少小愛漁獵不解慕清朝春風蕩孟諸草綠胡馬驕一

劍揮兩從雙羽貫雙鵠折節讀詩書聚名列官僚雖遠
貧賤辭未遠紫牘旁今朝涉淇上中原蒼蕭蕭大晴太
行出峽急黃河搖游鯉跳伏獺飛鳬鴈鴻鵠若舊時
游欲呼故所招奪標胡姬館走馬河陽橋丈夫自有命
時來則金貂安能對玄纓終歲長寂寥

李翰林白自明

海色搖地綠崑崙掃天青天地不相忌千秋弄精靈
然復生余博作世人形俗眼不能識強呼為歲星昨歌
咸陽市如意擊玉甌醉罵文成侯白眼春冥冥新豐酒
初熟胡姬手如至十千換一斗醉即壺頭宿中夜黎眉
舟州稿選卷三 五十一 詩

鵲銀瑤簪相逐上帝奏鈞天名姓登紫籙蛾眉七十二
停筆待新曲攬筆紅霞生鳴毫風雨促天姬聚瑤齒重
腫亦迴腸衣我官錦袍葡萄發醴醕片言朝不投夕買
范生舟三神未欲逐五湖且須游魚龍聽咸池遂為鈞
者求愀然發長嘯千金等雲浮虞帝放丹均波應及許
由不然箕山客今作潯陽囚黃鶴說樊籠低身敗九州
衡殊報恩德然後訪丹丘

杜貧外甫述貶

昔我游山東高李相先後豪鷹搏青冥所擊無不取斷
句必老蒼驪珠戀吾手西入咸陽城落魄解所偶駝錦

青貂裘半為酒家有時來異援出三賦天子售此筆中
書壁公卿盡回首蛾風脫洗沐毛羽出抖擻清華文昌
步磊落國士耦捩搶耳北極焚或趨南斗哥舒小墜子
棄我潼關守萬乘儵蒙塵群公但奔走嗚呼上帝仁蒼
生意愈厚馬鬼剪陰孽朔方建陽桓桓桓漢陰公王璽
主親受制曰相國瑄汝往誠群醜戎車寔閑飭驕將遣
指授遂令陳濟士義血漂杵曰天威震莫測左右奪申
救甫也一小臣上書戒求舊孤忠報社稷餘分推朋友
幸免左伯誅仍寬馬還外優游上州佐零落一野叟雪
壓覆下趾風欺衣前肘饑寒自切骨虛名在人口窮途
舟州稿選卷三 五十二 詩

王龍標昌齡獨游

屏出垂物情薄游寓余目春風夫如何時見千里綠
女猶未來悲陰正渥綰上有戴勝鳴聞闌奏絲竹彼奏
非有適此會如見屬因之念友生歷亂我心曲沉思入
迷徑如策從疲足歸及午餉餘言跨返耕犢

儲參軍光義詠耕

農事有常期侵星向東甬豈不念筋力要為口所驅大
兒把耜耨中兒佐犂鋤小者力不任餉植繞周涂盡室
事農耕誰還讀我書榮華誠快意變態亦不疎圓坐傾

濁醪移蔭就桑榆好雨從東夾庶足代勤劬莫以顛角
牛當他駟馬車

韋左司應物寄僧

蕭澹無可屏端居生夜清秋風在長松謾謾令松鳴因
之動遙思思我方外朋跌坐深草色流塵壑函經多露
漉空山欲往未能勝迴心入初地萬象了不應方知見
聞表悠然有合弁如何怨碧雲役役傷道情

弁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三終

卷三

五十三

詩

弁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四

吳郡鳳洲王世貞著

越郡有吾沈一貫選

詩部

五言古體

雜感

其六

千金買駿馬百金買轡頭百千製低白十千珊瑚鉤相
從諸少年宛洛書行游宛洛富名倡挾瑟進清謳但知
媚黃金焉知我為疇出當從客權歸當從婦謀

弁州稿選卷四

詩

書感

其二

白露濕雙聲枯葉悲自和蘭膏凍不發二星漸沉河里
中多輕薄昏醉相經過兩意既非當雖歡其柰何亮無
同衾願閉戶欽雙蛾

雜感

其二

鬢齡操觚翰冠弱庸清朝驚質謝鞭策閉戶其閑寥暉
汗畏請謁四顧誰親交此時大道滯車馬爭流濤舉目
杓天華回眄生秋蒿亮匪萬年身胡忍棄塵囂呼兒理

殘編手後量濁醪得意且如此後來惟所遭

感懷

其二

清晨出游目顧見南山道狹彈美少年容顏白如縞拉
攢枯松樹上有乳鵲噪燐燐朱丸流宛轉墮荒草企聽
猶未畢吉凶不自保七尺長為人馬祗制余老

題遠安堂

我國初離齊君堂仍遠葉豈無女須戒惡草非所欲奈
芝當自秀藝蘭當自發出為王者瑞處為幽人服鋤葵
愿傷禾伐芥表嘉禾茲意幸偶同相將保空谷

并州新選六卷四

思歸

其二

漢網既彌天萬羽爭見張翔風起不周安能遠飛翔鳳
凰雖五色在羅鳥得祥仰天一雄鳴雛然中宮商象驚
擊鮮翰背距血縱橫與子既殊德疇見不相妨雖復化
為鳩鮓鮓未可量竦翼東南飛天池浩茫茫

答劉太常子真

離離道傍芷隨風即芬敷習習谷中蘭引分任榮枯衆
姝競承顏靜女長獨居臨當趣君召且復立以且顧念
幽憂侶携手命同車膏澤謝當年蛾眉日夜疎髮短不

受并衣短不受裾亮無入宮妬焉能令君愉貴者但不
忘賤者亦自舒

曉起獨步沿荷池

初日乘餘霽洒然酸輕凉近市喧未起群動各相忘問
我何為者出門釣滄浪環以清淺流枕以綠蘿庄新荷
欲舒翠輕颺散微芳游魚點點見一鳥高低翔泝沿路
不極含軫與俱長

仲夏昌平道中

初陽鳴倉庚仲夏氣清淑東風蕩平蕪如剪湖水綠微
流紫雲騎遠餉附村牆嬾女四五人來刈麥禾熟農事
并州新選六卷四

豈不疲倦言得所欲鳥雀呼相啄餘喧在喬木行役多
自愉胡為悲局促

彌陀寺飯僧作

結夏依寂居隨緣甜脩軀宅慚周顒捨米特和絕指僧
觀鳴鐘集佛供尊懺引霜研給孤麥王孫摩使齒慈禽
懸清咽怖餉馴餘暇敢持有漏因仰觀無生忍曾是夙
力餘內觀了何厭追往踪既失希來業難盡毋以罪福
求幻身同茲眠

早起

初月代曙輝亭亭澹空碧微星漸以隱存者猶歷歷云

蟬乍停號宿羽時鼓翼時至鐘未鳴僧懶更成寂乃至
欲觀心悠然不可得

晨起新城道中

野宿無淹寐餐食焉待飽主人戒鷄鳴驅我就中道行
徒非古歡惴惴來就保隙月隱若窺風林罕相惱嚴霜
白於雪照我顏色稿不恨顏色稿但恨不自老

初春同俞仲蔚及舍弟敬美登馬鞍山得四首

以山高月小為韻

落日猶命褰愛此城內山初携惠連往尋以長瑜還清
磬杳藹外行人蒼翠間扶醒過隣園獨樹梅花間

弇州稿選八卷四

其二

危坐攬群秀天風吹布袍吳江疋練白泖塔孤華高斗
酒寒不醉劍歌短益豪誰憐今仲蔚此下有蓬蒿

其三

馮策凌絕唯呼觴陶嘉月疎林叩幽牝冷然中心悅瞑
色坐來改飛鳥時自沒望望逼城囂徘徊不能發

其四

久矣甘塵栖茲焉忽世表披襟當滄蕩縱展探窮條落
日樵採競歸路牛羊小何以見幽襟入門後栖焉

游惠山酌泉次唐人韻

窮溪迤崇巘午色正蒼蒼上有千尺初下有古時堂幽
巖相間作止鳥顧我翔乳竇溢清潄泉日媚其光眉宇
登秋色盛頰散天香念彼尋源人慨焉不能忘

其二

落日饒遠態群象來趨人酌此澗下泉爽焉各懷新晴
壑穿文流白石何磷磷豈不念遠達行當委時塵洗耳
卅空山抗志薄青旻頽仰千古士思與巢許隣

其三

精岩栖林端芳泉伏蘿樾躡步信所之漸與人絕絕顧
見潭影空悅焉超生滅叩斧斲澗雲負鐫煮山月朗詠

弇州稿選八卷四

三君篇清商四垂發千秋厥可要與子偕首歎

避暑大兄山莊作

煩暑意不憚聊適在山池陽岬饒軒豁陰谷吐寒颺修
竹藩廣除落英文素澗魚鳥各有得余亦遠忘疲觴奕
送歸陽返穎射東抵鵲鵲葉榆影復寫任參差寄言邑
君子龍翻安所之

初秋屏居有感

偃息衡門下旦夕寡來躡澄露將微風披灑中所欲外
肯稍已躡躡能鮮中煥玄蟬高樹間哀吟適相屬不金
金氣厲令我白口促循徃心既乖慨來身如束顧規矩

之幽蘭分一何寂寞免當門鈕若然安空谷

冬日集舍一敬所作

今辰風日佳言焦仲容廬是時歲功畢塲圃方告舒新
醵曹噲鳴黃鸝象相趨羅者惟得危網者惟得魚野人
慕口腹一飲不顧餘顧見斜陽影鵲媚柔榆群從更
樂端迭起求自踰但酌令我酣悠然漸黃震奚必青衿
子矩步誦詩書世有中聖人含我其誰與

小除夕歸途遇風雨作

其二

流雨泥我足北風創我肌令我朱顏改使我含辛悲舉
舟州稿選八卷四

六

詩

目見羊腸日暮安所歸黃蘆雜苦竹哀聲鳴相和有
獨棲鳥下有長逝波歸寧猶云爾離家將奈何

暮坐離資園即景一首

高齋語來暝偶爾成幽巖嶂石色古窈窕川流細新
月在疎簾娟、自相媚顧此群籟寂悅焉觀真際歌叩
俄已忘呼杯但成醉

季生夜獵不獲一鮮賦此嘲之

翩翩季公子被服何輕矯騎從若浮雲行獵至我如是
時冬始仲日暮黃雲高且網布原坻左右建重茅暝立
負玄霜令嚴寂不覺老狐饒先知狡兔遠伏逃雖欲縱

群獸爭先安所操俄從灌莽間稍辨東方毘人馬無光
輝饒大顧我號東隣少年兒竿杪置黏膠戕身一指顧
百羽遂充庖日入胡姬館多畔奏醇醪公子誠豪勳茲
役不得歸

將游漆塘山汎五里湖作得春字

放舟信所適愛此湖中春春風剪澄眸流光如盼人輕
謳起閒羽柔櫓潛脩鱗白雲何方來英英問青蘋四壁
千芙蓉迴波散鱗吻寓目了無涉適已中自親顧彼微
陰移慨焉眷方晨

登漆塘山絕頂望太湖作得還字

舟州稿選八卷四

七

詩

逶迤道絕頂曠朗澄心頗襟帶縈吳楚表裏見湖山長
風散蒼靄遙嶺若連環出沒一氣中變幻俄萬端高天
蔚浮藍黃金錯其間靜聞漁唱起頃見孤鴻遠長嘯招
鷗夷納颺不可攀

十三夜步月過隣家飲作

抱病遠不樂強起無何時念此月色佳那能憊牀帷徐
步叩東鄰觴席猶未移有酒但斟酌焉問主人誰奇陰
間木石幽光藹庭埽浴魄冰壺中藻行互參差冷然清
聲發交舞竹與絲大化冶寓形憂樂不須斯顏言隄
所得其庶幾

十四夜復步月過從弟飲作

秋氣日以佳秋月垂當圓晚獲徒步趣相與復盤桓剝
珠惠連門攬衣不及剋呼婦出斗酒手自裁肴餐素羹
溢清波炯然濯肺肝慨故人間世所受殊已難安能需
令節謀客始為飲白露下沾衣北斗自闌干遠樹出嚴
鐘隱隱將就殘撫枕追徃境悵焉浩無端

十五夜於小祇園坐月作

纖阿應嘉候祇園佳化感此年尼珠揚光濯清冷梵
天白銀橋恍若綈摩升清溪相環帶空水互晶瑩飛觴
無遺愁流霞湛然盈順風素絲桐娉娉發奇聲青松為

全州稿選卷四

八

詩

我和白雲為我停酒德將調淚頽然玉山傾披襟納虛
爽萬境皆光明安能守空觀枯寂送餘生

• 秋日小祇園即事作

幽竹藩行逕客來無送迎石梁橫秋色高閣延遠清愛
此修日景彌耽靜者情時探諸品畢不省何經名微微
甘雨至稍稍涼風生遲暮且莫逐與君聽松聲

病後初行園有述

幽憂屏時累况乃寢瘵餘行散得中林聊以竟自舒初
陽破晨水流波跳伏魚松聲坐束語竹色牕中書外喧
稍不接內寒恒湛如安知浮榮在且當談遂初

小祇園小憇用陶韻

昔有蹈海言茲意惜未踐踟躕孟門道一官豈待免憂
采日苦短數徃情屢結春至不自知稍聞鳥聲暮市窮
中林出境適意乃遠挾冊水竹間悠然忘其返顧景忽
自哂吾何待吾度

焦山訪郭道人次父不值用陶韻

愛彼江上山息此塵中鞅故人今何許令我發遐想云
胡焦居士亦復舍山往鳥雀漸以驕葦蕪漸以長人生
實遠我所嚮何必廣慨焉發長謠茲意存草莽

月夜登曲巖由竹林下山家觀屏巖丙洞入陽谷

全州稿選卷四

九

詩

作

支策辭道林飛鏡挂大空迴光散王岫渚穎射金棕捫
蘿入窈窕循垓踐玲瓏稍窺樵采徑獲與園林通瓏燥
間修篁琮琤乍因風慕奇惜奇畫貪豚羹豚通不足丙
洞穴聳身屏嶺峰駭囁紛自來浩倡樂無終上豹以象
間天鷄破鴻濛誰言茲霄既能使余興窮

沈小洞庭觀奇石

茲山饒奇石混沌帶所鑿墜如渴飲飲森若蟻蟻搏龍
睛過猶閃現坐望還却萬竅吸簾號一柱危巘關玲瓏
蔽秋張突兀生搖落赤鯉脰際驚白鳥波面掠揮手也

青蒼為余佐杯勺

送舍弟敬美此上

嘉運開駿招輪帛四交馳之子起自鷹為報當及時杯
酒指河梁悵恨不能持十載雖筑獨與子不相離仰見
晨風鳥矯亢鳴何悲脩翼摩勁颼一舉絕天池豈不快
所往念此卑林棲舒卷無遠性動靜各有宜努力愛景
光千載以自期

別羅李表三君

上書不待報解綬歸田廬斯豈悅隱淪適歡言遂初衷
慈遺沈痾醫藥冥異謨百念不並牽倉皇即脩途我友
兼州稿還卷四

十

二三子祖宴此城隅縫綬握手間形滯神不俱西望九
折坂我腸更鬱紆壯風排鴈行蹟羽日夜踈五里一迤
顧十里一哀呼非君迴雲照濁水永自塗努力敦蘭好
合并亮不誣

荅明卿

今茲暑用壯衡華藩兵身白雪從南來令我思郢人故
者日以疎新者何自親所以一杯酒黯然而向沈淪

其二

越女強入宮顧影中不怡辟口浩無端安能自蛾眉獨
悲幽貞志至死不見知所以雙素腕院紗空江湄

次陸太宰全卿題戴文進畫卷 浣溪春行

朝出錦官城暮投完花渡步、花媚人那能舍花去但
使有酒沽不妨花下住

東籬秋晚

英英籬邊菊不與青陽遇芳意終有合寧為數辱暮月
卉各競時歲幾今何處

華貞外改南司馬部分韻

憶昔歲在癸我髮初就弁不以阿戎少俾托阮公宴以
茲一分手長思奉顏面金閨幸同籍未得展婉嫵胡然
重離別翻令恨相見歸帆逐新水落日在河縣殷勤戒
兼州稿還卷四

士

尺素頗將南歸燕

過維揚有懷子相

淮南萬木落蕭蕭鴻鴈秋迴瞻大江水極眺黃河流念
此區中士天翰阻同游勝 麗神京英俊滿賓情豈乏
携手好抗志乃綢繆浮沉衆自觀安測衷所由奈何各
分離微音邈以脩子如宵行燭分輝均道周子如汀際
駕哀鳴望其儔

別李千鱗

其三

置酒前為別笑筵治哀絲中有驢明璫二八絕伐安輕

裾迴芬發自然成蛾眉色投不能道婉嫵心所知彈作
雙鴛鴦流颺忽聞之舍幸上車去引領涕沾衣時俗慕
朱顏朱顏識為誰

古意寄李于鱗

帷中有奇質疑是吳宮妹腰間現瑜珮耳綴大秦珠宛
若驚鴻度燁燁如舜華敷動搖幽芬發行止官商俱游徒
非古歡枉盼意相驅體亂併一身千金在須臾明誓指
秋天誰能信不渝臨當相訣絕抱此畫區區

贈吳舍人

日出群動發大小各有營之子何所為泊然坐沈冥抽

弁州稿選入卷四

十二

詩

翰撥華辭謝獨畏時英累却不還前一出萬象驚嘶杯
藉高味指顧浮雲凝最易哉深沉思此物未可輕奚必云
與卿然後展高名不揚馬筆為即動西京

贈子相考功

其二

飛來孤白鶴儼若流雲色秋冥發扶搖直上萬里息朝
飴芝田實夕飴方壺石蒼鷹摩天來雖峻非我匹彷徨
思傳侶躑躅不能食俯見荒莽下有華池翼鳴皋一
唱和鳴濤聽為所希在同聲聲論會栖跡

贈彭年黃姬水

日余雙翼矯委跡竄吳中雖無蘭桂臭托佩君子躬
生拔秋實黃友擷春榮差差申微尚婉嫵未遑終凱風
從南來吹我向幽邦親故感化離連渚餞賓鴻妙辭將
柔翰燁若雙琮璫揮手驚聲途湛心航患業咫尺平生
如惘恍恨河嵩衆耳迫相求顯者代稱工慨此蓬蒿士
永謝輪鞅踪撫壯豈需借濛汜恐未容何以表殷勤江
介凋芙蓉矢言要齊軌庶其慰憂悰

貽梁伯龍

伯龍示我南游篇奇哉然多慷慨憂生之感其

薄有田廬足以送日而戚戚文固解復遺致未

弁州稿選入卷四

十二

詩

路榛集闇曾未融徒自若耳因成一章聊以相

廣云

喬木疎崩崖下臨千仞豁豈不虞傾折根株詎能移回
風吹轉蓬飄飄窮天垂念此歲云晏靡落竟焉歸兩墓
中未宣安親已所悲周道橫豺虎飭安詎成規君子憂
世患小人偷自怡恒恐義輪逝為謀不畢時唯有貽竹
葉可以繼衷期

贈子與

丙辰春余北駐漁陽則聞子與戒輶而南余一
二兄弟星散夫不佞豈以聚散為吾道嗟乃有

遺德馬

銜命首皇畿，遵途薊北疆。聞風雲至，迴瞻浩蒼。慨我同心友，携手周道傍。廓洛鮮故歡，踟躕問他方。行人無期返，留者恐不長。念欲更余轍，偕予以遨翔。

其三

奮飛以何為？行邁指三吳。黃金填城郭，兵甲蕩為墟。天地不相親，生人安得娛？豺狼來稱友，荆棘奪我廬。與子殊形影，所往竟難俱。

贈盧搏

其二

弁州稿選入卷四

十四

國相脫齊轡，越石始稱人。寧為終魯靡，不作下坐賓。區區夷門卒，懷塞魏王孫。執轡恭彌下，因疎翻見親。雖非巢由節，兩分故相尊。廬生完城旦，磬折何遼巡。寧無知音望，舍卒誰見仲？肉食侵士權，藜藿竟馬陳。

贈許殷卿左遷鎮夷州

送子城東門，言遶萬里道。維昔羅施境，亥步困周討。高天闕清冷，毒霧施百草。魑魅窟深穴，山都啼木杪。霖去踪綿悠，悠回輪眇妖。氛縹南極汗，漫無時曉在。遠維明代猶，虞不自保。蘭荃饒香澤，金氣成枯槁。何以貽所

數言言仁義好

天津問汪氏不遇

切怛赴家難，倉皇納符節。露宿寄杪蠟，水征委疲絮。伏關將上章，微誠希見雪。滄溟浩茫茫，精衛日銜血。螻蟻悲原土，虎豹爭天闕。次且夷門里，冀與侯氏訣。河嶽變須臾，風雲走飄忽。豈乏長者過，蓬蒿掩其轍。乃知洗顏意，懼貽焚山學。同隱復異踪，含辛當誰說。

彰義門別舍弟作

繾綣西郭門，倉皇見車轍。豈無連珠淚，哽咽不能彈。車人唱登程，掩耳畏游環。鴻鴈孤飛鳴，嗷嗷悲以酸。歲暮有臨岐，乃在兄弟間。兄我羅家難，嚴嚴親滯潯。行百卽在

弁州稿選入卷四

十五

詩

二人行留竟，何言留者差。一身行者百，念橫白日布。高天不照幽，谷寒高天會。有卑幽谷會，有遷豺虎卧。中途狐狸為司藩，最哉閼其口。毋乃令人傳。

答俞氏

僕以家難北，上仲蔚寔送余。舟次摧藏掩抑有，千古之慨不復能措一辭。既事小解，乃追理往遺著詩三章，按官變徵嚴霜夏零於乎微言之致如此哉。勉抒鄙懷，奉次非敢酬酢，來雅庶幾區區銜卹之私耳。

庸庸短後衣，烈烈此風吹。譬彼羅原雉，毛羽乍摧頹。旋

總唯古散蠲獨惠來綴言當諧繾綣不謂中乖離欲留
不須更往者會無期臨別仰天嘆星斗縱橫垂腹中雙
車輪宛轉先踟躕

其二

嚴冬河水涸扁舟不可方君子念仇離中夜奏清商四
坐皆掩袂欲起更彷徨浮雲南北番宿鳥東西翔我欲
和此曲沈魂結中腸疎身就危途歡愛竟茫茫最易居
予思母為厭景光

其三

悲與知友別生死盡一言請說南山松差我上摩天陵
舟州稿選八卷四十六

谷中崩潰儻忽委道間虛有椽棟材誰為匠石宣樵夫
薪其枝斤斧日丁丁當辭丘壑掩鬱復怔忡中有千
歲膏下有萬年苓芬芳幸才歇倘以奉遐齡

古意慰子與使君

南山孤松栢落落于蒼冥天籟發其顛旦夕驚鳳鳴烟
霞時栖托日月避精靈玄霜冠穹來鬱鬱不改青何意
東風舉摧我虬龍形語客請勿輕客亦勿見凌東風謚
為狂松栢自有名中有千歲脂下有萬年苓

送華存叔北上

大江日夜聲寒雲摧天黑江頭一樽酒言饒東山客鴻

鴈因高風翩翩各南北念當乖形影昵昵不忍釋王
為代言乘時厲羽翮撫壯當及功豎儒多自失愧俄燕
昭臺黃金栖其側毋以千里資輕為世人得驥首忽長
鳴幽州蒼生色

贈陸丈人

逢君衢路問憔悴車馬姿斗酒相慰勞拂拭故冠衣長
跪問舊鄉掩涕不自支催徵多異政廬井無新炊昔為
州郡佐投効強言歸今者一老翁縣官更相欺弱息苦
不任白首頌多遠誰云田家樂翻令仕路嗟彭澤者何
人當其歸去時種秫以卒歲高枕咏皇羲我欲營克衷
舟州稿選八卷四十七

太息不成辭

秋風

燕臺塵秋速永夜何蕭蕭高樹迴天風木杪溢洪濤初
至驚客夢忽來侵薄裊絢扇夢故篋園英悴新朝烈炎
寧久固時至詎能逃吾將感世運行矣任所遭

除夜有感

此歲盡此夕此夕不再得大化何心去流光長自惜明
日更明年明年重可憐花迷上林月夢落楚江烟相逢
半游子陸沉金門裏朝與蘇季裘暮乞侏儒米千歲通
相送那能屢禁此

齋日作

旅辰方致齋况乃停推剖無事卧起遲日色在楊柳歌
壺盈豆粥者名用當酒諸君勿復言予禱亦以久

阻風下邳南待發有作

積風見日色久客見容顏驕驕昏黃交乘柘自生烟悵
收一飛鳧乃是天際帆倏焉過舷際欲挽不得言去者
日以去還若何時還

初拜使命抵家作

去家未十載結綬始言還悵悵夢寤間歷歷陌與阡昔
老拙且疑安識衆少年昔別猶鬢亂今來室家完酒炙
弁州稿選入卷四

卷四

十八

詩

爭慰勞陸博夜喧闐解帶著庭樹改席臨後軒離合誠
敬輕焉觀發及前

其二

乍出城東門秋禾鬱離離池塘漸為富鷄犬亦聲微冠
者五六人不能具裳衣廬舍雖如昨亦復少先輝借問
何所因何以不成辭握手長更真惻愴涕交頤

其四

出戶明星薄隱隱見蒼黃稻禾集若雲杵臼搗為霜東
隣呼耆社西隣饋酒漿鷄犬隨亦喧况乃童稚行桂枝
新時冠著我舊時裳居然一田父豈必言廟廊

德州渡口

月細僅如鉤疑升復疑沒美人沙間坐白露濕羅襪低
頭怨去船舉頭愁殘月

行淮楊境沈璧社即事有作

湖波二百里元氣何茫茫天隨一線盡日起萬鬣張無
論南北風但見來往檣炯若清銅鏡掩映美人粧驚鷗
散明玉啞藕奪冰霜纖鱗一入手大嚼無餘觴冥見漁
火微靜聞稻禾香榜人前後歌語語子夜長人生劇可
樂何如近故鄉

天子詔職方張君子畏發齊兵平吳世貞吳人也
弁州稿選入卷四

卷四

十九

恨不得從一卒之列慨然歌五言長篇為贈

太空下機槍化作千長鯨血吹海波立高天閭崢嶸白
骨為丘山草木殺氣腥却來佳豔地倏忽無所憑昨夜
明光宮 君王議南征青齊良家子少小學縱橫白馬
離蜚弧銀鑄鬚胡纓匣中報警劔得施權自鳴橫流一
鼓譟黃河西北行能使赤日暗又令秋雲明不待發遠
縣臨淄入盡兵立看徒步間往往足公卿此時羽檄使
矯若雙干城乘傳張廷尉結褵王先生慷慨大風歌髮
指上填膺輕颼蕩雄心散入鼓角聲長鯨肉萬類終就
鼎俎烹舉頭嘆真宰此輩竟何成惟應千年後獨書公

等名

讀梁公實詩有感

羅浮七十峯峰峰白雲住熬颶海上來吹君向何處咳
唾落滄波遂成珊瑚樹欲作萬古色精英萃迴注摩娑
三數言胡人不可遇

為彭州李徵君題會泉隱居

帝女勺銀漢瀉之岷峨間恍如一匹練飛界萬仞顛喧
奔乳龍嘯錯落瓊珠圓蜀人有李意學道殊精堅澆田
出白璧煉藥返紅顏何如飲神漢一住三千年

醉贈故張職方重

并州稿選卷四

二十

詩

匈奴十萬騎席捲燕山紅羽檄天下兵誰能辨英雄張
侯尚書即倜儻國士風還他惠文冠佩我烏號弓匣中
吳鉤色燁燁青芙蓉三晉俠少年結束花驄一呼萬
衆合片語千金空還還縉雲氏上計葡萄宮願指金吾
師長揖司馬公畫地作黃河波濤起其中挂冠神武外
買田平陵東七首鑄腰鐮吹憤氣成虹我本落魄人衣
帶繼其躬相携一斗酒醉眠天朦朧擲君牛角書莫金
我輩逢請看長安道功名誰得終

過故陸虞部第有感

昔余奉使還兩飲虞部家虞部三郎君各各闢豪奢物

逕行大白邀我醉梅花此極十畝陰老龍吐嗟呀酒酣
吹鐵笛萬玉亂橫斜落月參黃昏咲上白鼻騮再醉杜
丹亭春光益繁華斗大頰金盤朵、壓紅紗疑將并州
刀碎裁洞庭霞珊瑚續夜照不惜報日車此樂難數得
往、逢人誇轉盼不十年陵谷忽遷論牡丹割食馬老
梅斧為薪東風依舊吹惟見來甲春額是虞部額人非
虞部人中有刁家奴濁氣搏秋旻虞部昔肺腑况乃手
足親一為并吞念百巧日夜初二子散他州長者委黃
塵問主既已非此梅安足論邇來見兒豎驕驕不能馴
撫心長太息惻愴涕沾巾

并州稿選

四卷

廿一

詩

夏日村居有述

江村養余懶頗不病幽獨維時仲夏初長天氣清泚野
久大無事自起為約束凌晨晡嗽畢叩齒三十六始澆
庭中花次洗屋後竹薦麥欣乃新分葵味餘醺弄筆南
窓下醉瀟灑淋漓金石四五編雅一再讀吸潤蒼蒼
旗松聲勝波綠小澗清颺來塵涼淨於沐課童抄酒經
進客令甚局樹影俄已圓厨人蒸熟飯罷何所道出
門信其足扶耒古隴傍垂綸清田維東有蘭若經藏
可游目隨意手一編無煩證者斜陽語來下炊烟布
平陸及歸尚未暝蓬湯芬初沐髮風衙門明曉破茅

屋有友二三人非雅亦不俗勸訓人已荒七筋肆所欲
醺傾若下酒杭汎宜城粥悅忽坐外語星河莽相屬瑜
林竹方惝湘文簾如玉中有騰騰卿容吾便便腹細懷
康莊士聲勢迫驅逐紅塵沾襟慨白汗脂多較所得仲
孰多百年亦良促寄言斧斤者吾井不才木

莫公遠移居武林

皋橋無舊業吳閭多少年白眼冷相睨青衫獨自憐以
茲掉頭去鼓楫西湖邊幸逢知北海為營刻下椽復從
王江州乞取酒家錢朝朝靈隱雲夕卧南高軒笑指飛
來峰共汝兩寓賢失意則蓬更且誦逍遙篇

介州稿選四卷

廿二

詩

偶成齒髮吟作長慶體二伯龍子念君載

髮白况乃寡齒痛行復落此屯當漸來委境偶先覺觀
電等浮萍寄蠟如好爵馳思憤典策勲播零廊其名
在千古真識久真漠先民有言及時當行樂稍徃忽
已空未來疇能度營為醉醺精恐佳麗鑿恹恍出世
言渺茫長生藥成證耶自暖月物終妄作事能誤人
破了亦無著語罷當更愁愁不久成錯

挽歌序

在昔文章之士多不待年崑岡一爇併命玉石
何者良以淺造化之精則真宰默仇奪人倫之

標則物情自忤縣古逮今徃徃齊東雜露萬
虛分貴賤一杯之土何所等差挽歌愴極平原
達稱彭澤然不過數生平之不足悼大冥之無
終而已彭澤龍蛇可謂實境平原鶴唳竟成虛
談至於文舉長寢希畢萬事靈運忍痛送心正
覺中散顧影夏侯怡色驅使大雅以豁至怖雅
稱滄度誰謂脫離今戰鬪淳鬱懷棟焚如天柱
地維潰折至再而僕方喘唯谷日虞獨藩若使
展轉河清從容曠下便當秉理而歸與化俱盡
復何悲哉是故預探所遇以徒一測聊為三歌

介州稿選入卷四

廿三

見聖賢莫度之限雖變亦常耳丁巳歲歲

昭昭天宇日倏忽墮虞淵如何盛年子光彩中棄捐白
日當再晨逝者不復還素旒紛前發迫我嚮重泉華棟
自雲浮耳此七尺棺子弟來相餞上羅各言旋平生所
著書徃徃留心肝妍蚩他人口已自不得言束髮悟生
趣徃復難憂患但言身日短不親身後先仰問巫陽師
安能為我權

其二

丈夫事四方魂魄戀故鄉今我胡為爾委命付莽荒臨
歿辭明去親知不在傍寸桐為我車腐革為我裳魑魅

為我御瘴霧為我糧蟻蝨司門庭青蛇來吊喪鬼伴
侏離與語不能詳道逢司命君示我返魂方長晚告司
命生人多患傷不願復為人但願長彷彿

其三

甲兵冠天來朝野靡宴寧肯親為王臣鳥以辭國陽青
霍吹蕩鬚金鼓慘不揚貴賤併一時願趾委沙場日暮
輪蹄盡為烏來啄創有手不能驅有目無精光朔風吹
朝夕枯骨漸堅強家人具衣冠延我之北印羽衛驂驛
列空為存者侶兩地竟誰真千秋浩茫、

七言古體

弁州稿選卷四

廿四

征西將軍行

征西將軍者大同帥周君也客從北方來談周
君填撫事甚詳其喜而賦之

征四鐵冠雙緞胡結髮百戰當匈奴虎頭自是萬里相
袞云能輕三石狐七更帥印控屬國再踏王庭擒骨都
白頭據鞍偏嬰錄赤膽懸胸何卓犖西河太守血吮瘡
護危校尉躬持藥負土親填光祿塞絕甘不作嫖姚暴
清熱候氣度刁斗中夜籌沙坐鈴閣傳烽一點若星流
便鑿函門上臂韞個、健兒擐越練家、少婦礪吳鉤
筆道鴻毛等徵命共祈龍額早封侯橫行要赭天山色

獨立能高紫塞秋由來壯士矜才氣恥學低眉事文吏
兒女俱能道顏色公卿不見通名字萬死常懷馬革心
一歸羞作菟裘計天子臨軒總第功賦詩談檄盡豪雄
誰更封侯并拜相李蔡為人在下中

壽寧侯故第歌

誰家甲第橫道周路人齊指壽寧侯空餘茶戟連雲暗
不見軒車學水流田壁蟬蛸閒向暮當門鳥雀亂先秋
道傍老翁眠不起自謂能言壽寧事貂珥那傳就日功
椒房已換薰天勢當年兄弟同侍直白馬前後黃金勒
天子宮中賜歡笑五侯門外看顏色有時日哺後召宴

弁州稿選卷四

廿五

龍節東華歸不符禿袖黃衫倚醉逃別院春風壓香幘
卻山橫壓蜀雲低郭穴偏承漢露液去奪冠軍沁水里
鑿成安樂定昆池初來後厠渾疑錯乍入危樓意欲迷
三尺珊瑚圓如意千金玦躡射彈基歌屏掩翠鏡窺紅
粧粉圓春肉障風急管繁絃開朱卷朱簾高棟勝離宮
石家富貴乾坤小霍氏功名旦夕空可憐世路同轉轅
君恩覆水難再復西第千憂不足居東門尺土翻相逐
龍頭寒食麥飯青若教無人餒鬼哭君不見羊腸峻阪
危插空後車宵門前車覆

苦旱歌

君不見歲已在酉魁為虐五月黃塵忠飄警農家兒女
竊愁歎輓轡殷殷夜不絕原草新疑野火燒山田久作
十字裂我欲伸眉向誰說東南轉漕匱奔送西北軍聲
尚煩洞葉林不開六事禱栢梁已上乾封頌陰雲油油
乍東至遠近權呼聲動他惡風忽從雲際起頃刻蕩散
歸天意青袍皂帶者何事半夜不眠坐待旦三星在空
月爛爛偶思東海亦可憐一婦橫死枯三年京師賞罰
未足算李斯痛哭咸陽之市邊

吳即行贈吳判官轉浙藩都事

吳即醉罵金陵席騎馬却赴通州謫三載黯淡風塵深
舟州稿選卷四 廿六 詩

始作江南幕中客吳即渡落優優且莫論爾是文定尚
書孫書生不及文定世父老猶博 孝皇事洛陽長沙
初拜相華容浮梁互相讓九重幄手賜顏色萬里 君
門若咫尺是時文定稱近臣深謀密語 上所親朝集
鳳池閒委珮即看魚水更何人由來大厦須梁棟不獨
文章為世重鼎湖忽攀龍駭駭寰海但使蒼生慟只今
相去四十載萬事那期一朝改王几沈沈北極尊金魚
窠裏青雲在嗚呼往事生新愁我歌吳即雙淚流聞道
君王思故劍莫令衫袖濕江州

森檜堂歌

結鄰近城市不聞車馬聲一登丘之堂恍然遺世情
中何所見金石一千卷堂前何所植老檜參天三百尺
根出太古垂青銅霜皮剝鑿金芙蓉長空冥冥挂雲霧
白日隱隱撐虹龍秋陰障大暑春色凌窮冬秦皇若見
之太山不得封羅蓋團晴恠枝偃少室嵩壇道非遠樹
杪遙飛瑟瑟泉望中高映層層嶺摩娑此檜云所栽天
與一氣長崔嵬人間但有長年歲卑枝亦是清廟材我
聞開里二千載祝融橫來復安在虞山七星亦近古何
處老翁更作主那得此檜還此堂森然並轟轟之鄉道
傍過者詎相指千林喬木推昂藏為公作歌重歎息大
令州稿選卷四 廿七 詩

夫立身須正直君不見丘家堂前一老檜扶持尚有神
明力

張將軍歌

張將軍虬髯鐵面勇絕倫雙臂直上見賊雲左騰右蹕
七尺身倏忽飛動威天神方印縛肘金麒麟是時六月
軍聲變煙塵蔽天不相見雲中健兒面如土妻女倉皇
淚飄飄將軍獨提其麾下意氣不數天山箭關頭老弱
數百騎酣呼赴軀逞一戰捉生虜獲偏裨任胡乃區區
好趣便角聲忽從虜中出殺氣天昏縱騰越弓刀壓沸
震風雨戈甲光茫耀日月將軍大叫鼓聲絕吏士空拳

奮白骨骨都當戶稍款道中原賊臣數奔突漢兵如
自堅壁回看從校星遶遶頃刻血肉俱零亂將軍頭顱
辦不得胡兒叩鞍咋指歡喜劇狼頭羽毒霧太白陰賊
淋瑟燐火明落日慘澹烏獸匿男兒要在屍裹華人生
百歲須有極雲中帥者誰其傳十年之間梁與周親披
荆棘開軍府躬起瘡痍敗敵謀畢萬難能老牖下李膺
終然望徹侯將軍繼之亦不惡可憐為墓終荒丘嗚呼
北山石柳東園器肥酒大肉同千秋

歌行長短三首贈梁公實謝病歸

其三

金州稿選卷四

廿八

詩

汝謀結室雖浮項下飲僊人葛洪井桂樹宛宛山日深
松花濛、白雲冷我亦僅買蜻蛚丹歸與少年為薄游
采蓮一曲杳然去得醉即卧清溪頭

醉中漫歌

貴亦一丈夫賤亦一丈夫昔脫短裘付酒鑪人人笑我
高陽徒有時醉獵南山下倒騎蕭家生走駒人間萬事
無不作惟不能作平津客竭來十載游燕市眼中茫茫
盡堪白黃金縱積如丘陵何可柱沒長安城且為盡置
中山酒卧看悠悠世上名

擊鹿行

七首不肯避君鹿一擊波紅寫盤王乍如錯落摧珊瑚
下泛碧海之醅醪伊尼右手大白左兩者並是神僊
已堪桓陸片時吹未煩楚漢諸公逐此生分絕安期駕
不死反並嵇康戮王子欲嚴仍踟躕忽憶少年諸僕徒
驛驢蹶起匹練色日落不落雲模糊翻然草際出此物
銀牌隱項垂流蘇少年拓弓霹靂擊鹿也宛轉無前途
霞絲雪縷袒分割一飽盡付黃公鈞凋零俠氣久已甚
忽復遊此萬事無徐君徐君且莫歌丈夫失據當如何
喬林豐草世無限苦復擾上趨田禾寧為披裘酌澗水
鹿門山色青嵯峨不心老作長安客豈異爾鹿嬰其羅
金州稿選卷四

廿九

送周一之從大將軍出塞

去年槐槍掃幽薊千村萬落俱狂胡漢家長技五不一
邊沙佩吹神都甘泉天子赫威怒手授大將嚴雕
張幕下黃金三十萬絲綈伊兒辭酒壚強弩射波裂敵
兒長劍斫石驚於菟靜如凝冰日慘淡動若迅鵲天機
糊誰其短裘誇揖客緩頰轅門奏奇策握管能書寶璽
碑據鞍解草陳琳檄時從鈴閣借前籌或向平津抗賈
席俠兒豈無好身手出門低頭候顏色兵起不定公侯
相時來也著書生力今年太白秋八月單于祭旗狼頭

折粟馬青嘶蒲類烟洗刀赤染渾邪血驅軍更奪燕天山胡中婦女愁無顏歸來天子賜湯沐咲擁如花金市間

昌平侯鐵券歌

英皇昔日困魚服慘淡四廟精靈哭乾坤膏血付虜馬烏鵲書向行人隊于公石帥獨當柄指顧號令無翻覆天下勤王頗不少楊侯上谷能神速鳴鞭游騎出飛狐昨指單于遁涿鹿侯氣已見平吞虜左右弧矢垂双龍居庸關頭落日黃飢卒盡飽降胡肉新皇論功獨召宴劍履醉向明光宿貂蟬換出驚妻子犀王手授称腰腹

金州稿選八卷四

三十

當時報功恨不極促製鐵券黃金飾無論此券一尺鐵帶砺河山開社稷百年倏忽豈更遠里門不朱挿荆棘洛下唯聞許史封邊陲尚指楊王力即看鐵券黑似漆金書黠靈無顏色豈唯金書無顏色侯家子孫看不識為道已巳年間事始復吞声淚填臆昨者薊門火橫連耳泉北捷書未必當賊鋒血戰還應長見抑尚方之券陳如山男鬼赤手那可得君不見濠梁劬旧奚足數墳墓秋霜竄飛鼠于公喪元石帥族風塵久賴成心誓

贈李伯承之新喻令

平生寨所識、君恨不早到處誦新詩山東李白好豈

無長安一席地令汝却向青門道、傍車馬何喧聞我歌試奏鍾期絃柔絲弱指凍不發王軫金徽空自吟掩淚持將贈君子相隨錦囊行萬里吟罷高調結冰霜別鶴孤怀寄山水必子風流竟惘然遙傳清響下吳天期君一鼓南薰什莫味琵琶江上篇

壽申封君歌題青鳥齋

君不見申公七尺虬髯蒼雙目稜、紫石光賦成不肯獻天子大笑拂衣歸故鄉生駒挽弓三石強妙舞劍器黃金裝解言報恩公子里公曾結客少年場懷中藍田雙白璧但令心知輕一擲歸未叩牀忽絕倒綠酒新

金州稿選八卷四

廿一

熟琥珀色何言中睹多齟齬閉戶談玄孝冲舉石室時窺龍虎文洪涯亦迷烟霞醉鄴河之旁春卜居三花琪樹鬱庭間忽聞青鳥瑤池使猶得長安天子書囊中豈無羽化藥相期且盡人間樂玳筵急管醉莫辭遲尔三山駕鶴鶴

燕山雪後歌

薊門十月玄風起吹塵夜合潯沱水似蜩還應縮馬毛先車竟復紛孤趾歲暮天涯已足愁何當雨雪重淹留沾袞起粟聲類禁龜手垂鞭凍不收慄、危擣冰柱折通、孤戍銅龍咽江頭已斷河伯書海上能凋使臣顏

薊門道旁烟火微薊門城中有光輝
流蘇鳳暖胡姬館
林給紹輕公子衣百盞深巡潭不醉千場縱獵衣言喘
復有董仇持漢機邀迎底里罄交歡解以重帟遺晝夜
能將炙手變炎寒此時誰惜空門卧此際誰歌行路難
雨雪偏摧薊門客丈夫毋為厭偏側不見臨河征戍兒
暮枕瑯戈照霜色

觀李于鱗射歌

李侯手挽三石強左射右射勢莫當飲羽沈然動追勁
白日迴接星飛芳紋旌亂馳鼓人震徐揮繁弱神揚揚
江南野夫不肯降氣授岱嶽超扶桑下騰手勢身自轉
金州稿選八卷四

廿二

矢落不見東西颺道傍兒女相走吠叱著束手無餘畏
主人王杯競前醉李侯頗誇其技自云昔者師劉蕡
墨看詩書馳獵騎珊瑚僕姑千金裝我錦繡韜五花隊
弄也遂巡前出指顧万象俱辟易皎如宵月橫控弦
峴爾秋霜見鳴鏑象看雲中一片白宛轉血墜摩空翼
猱猱叫號麋鹿竄袒跪手割分肩助精能遠出都護右
猛志坐奪材官色風塵將相在一身徒見主攬耳泉策
劉子康慨欣握符李侯沉冥困執戟非但折節攻三餘
六逐時人理薄書雄心隱見眉睫世事忽耳耳獲談
英雄善藏須莫識梅園之藝何歛歛我醉為歌平原下

青窳森、日色重安得一箭萬里空野夫飽飯看君射

送盧生還吳

盧生善詩送者流百結鵲鵲安足愁輾然一笑別我去
春花落盡胡姬樓欲留不無意彌惻衆中誰恰好顏色
短裘倘過邳州道青草已沒三原宅吳趨小娃迎問郎
北游滿地塵茫、采菱深處唱一曲豈若盧茹能斷腸

刀斗篇

匈奴鐵騎動妖氛大漢金城上屬雲始隸西宮程衛尉
還從驃騎霍將軍將軍令戩鼓聲急轅門夜寒刀斗發
浙瀝頻敲萬古霜淒清坐轉三更月剝、琢、如有情
金州稿選八卷四

廿三

丁丁鋤、咽復鳴初疑玉漏傳籌響忽憶銀砧搗練聲
六邊健兒好身手中夜聞之氣盈肘足馬橫度初連道
彎弓射得單于首絕塞惟言秦凱歌中原不復听刀斗
城南少婦鬱金香織却流黃不下堂願得惡風試吹去
妻知此聲能斷腸

落花數

歎落花、落何飄零狂風如剪刀越羅緯絲不勝情蹀
躞灞陵陌澗西御溝水落花款款有陳狂風殊未已吹落
花掩淚辭故枝枝枝同根蒂片片各分離只今踪、無
處所憶昨容華能幾時歌落花莫容嗟請說上死千條

綺請說河陽萬樹霞七室儲胥金平脫九華步履三
邪標題琬琰双牌小承日流蘇八字斜誰不暫被青絲
絲誰不暫駐七香車香車絲絲春相待弄態流驕宛如
在只道朱顏日更新那知轉盼恩仍改歌落花君歌未
闌攢我顰昭陽嬌好漢侍者却卿卿春趙才人空將今
日今年舊難擬來年來日新東隣小娃纔十五恰似芳
苞未曾吐已饒花落不閑愁又道花開為誰姦還逢十
唱落花歌蕭颯寒烟掃翠娥惆悵不堪臨鏡意自憐三
月夢中過

坐有石季倫金谷事因與于鱗共賦新体一章

弁州稿選六卷四

廿四

詞

石家金谷開繁華春風占盡河陽花連雲錦帳五十里
壓角流蘇玉辟邪紫蹄快犢夜光銜平頭小奴火浣衫
君王珊瑚敲不得七尺神柯產日南回窓別起清涼臺
綺楫交疏面、開笑渠千頃映朝日日炙風掀香氣來
楊柳低纖婉女支琵琶小按明君辭九弄芳塵驗履跡
舞罷珍珠第賞遲急管繁絃響清漢酒闌金鈿自凌亂
小婢收將展仲衣胡姬解拾安仁彈翔風退芳泣秋草
綠珠轉眩青春好回眸一盼光彩生八百蛾眉不如楊
長安使者白鼻騮升堂左顧何矜誇連枝分折秋霜手
不人僕門映綠紗何人白首疎同峰倏忽豪華事已非

惟有殘霞零落度至今猶似墜樓時

送袁抑之給事監兵北伐

雙垂珠輪繡鷁鷁金羈馬頭雪花白秋星乍稀承明廡
慷慨遺策長安陌城社已見狐鼠空關山要令豺狼辟
今為頗牧出中禁豈但汲衛誇揖客飛書再看魯仲連
奏記不數崔亭伯匈奴祭馬秋欲動迎峰蔽天朔塞赤
六郡材官三十萬一一翹關鉅金華期門募士身若飛
屬國降胡鬣如磔此輩自昔稱英雄見敵雖多憤踣蹶
時、大官出銀幣往、宿將甘中惘嗚呼 主上恩不
薄忍使驕虜猶充斥君行帥府青天高揮撒霜寒淨沙
弁州稿選八卷四

廿五

碩安得一騎馳王庭為君預掃燕然石

從軍篇

君不見匈奴游獵犯邊疆復從朝那入漁陽孤軍慘澹
秋看月萬馬奔騰夜踏霜促詔元戎屯細柳還聞烽火
接長揚金符電發徵車騎王劔星移下室皇博士持和
令守障牧兒助費拜為郎橫行盡選六郡士轉餉俱養
百日糧六郡良家俠少年從來結客不論錢生將俠骨
能穿葉鑄得龍泉獨吐蓮去逐輕車馳騁要還要劇主
脂婢媚雙眉鉄鏃桃花甲三尺絨綠瑪瑙鞭自道青雲
能上上後誇黃石有真傳機頭少婦悲相向視黨臨城

重開帳大白三杯醉不辭涼州一曲飲傷壯海內常堪
甲冑塵人間自少公侯相新授主帥霍嫖姚長揖轅門
意氣饒別將晨驅玄菟塞奇兵多斷白狼橋行逢使者
曾書鴈袖著胡兒慣射鵰疏勒西來通帝朔居延北望
絕天驕酖酢進關氏捧夷樂傳教教勒調燕然刻石
名居首漢殿頒恩世稀有已賜甲第高入雲更懸金印
大如斗功成莫徵機頭婦燈寒月沉君知否

松樓歌

東陽周先生今長洲君父也殆古所謂獨行隱
君子歟築樓松間因以自號王子聞而歌之

弁州稿選入卷四

廿六

金華真人列仙丈叱石初成愈王自云神仙好樓居
結巢百尺之松上點漆自迴日月光屈蟠盡作乳龍狀
樓中之人髮蕭騷所憤獨則青天高窓間數下千年鶴
障裡常飛六月濤不學秦封汗嶺觀欲同莊社混蓬蒿
松脂夜明茯苓白手持長鋏斲其側飽吸清泉九咽寒
史倚闌干嘯秋色

存俠篇

側坐犂眉鵠雙牽短尾刀豪鷹逐呼來萬里天風驕平
蕪如烟楊柳綠新豐酒美兔眉熟白日衛山不肯歸醉
雍明姬野中宿婦來唾謂文成侯汝曹繫下不自羞斗

大黃金何足問獨身西斷郵支頭

其二

碧眼蜺輪奴腰間双明月杯酒然諾間寸心縱橫發三
尺吳鉤七尺身為君一擲同秋塵白虹射日無色咸
陽道血波滅人君不見平津邸車門戟士夜如蟻乾坤
不平從此始曷不一洗報天子軼深里人安足擬

民兵行

竹皮之冠雙鵠尾結簾雕欄揮孤矢匣中漠、三尺水
馬蹄縱橫雪花赴鯨波如山蕩南紀壯士肯作尋常死
使君捫腹千卷書那能血擱黃金魚去時拜跪何足道
弁州稿選入卷四

廿七

回時使君應不如

醉後信口便成九韻

王生勸汝一杯酒自古英雄落人手冠星飯露竟何限
馬足車輪為誰久昨者蔡折少年前顧影俄然見老醜
枵腹晨昏不得謝歸來倉皇詈其婦新詩賦就捨閑讀
風雷為我排晴晝千秋受驅萬象役曹劉失魄楊馬走
但使古人百不欺笑任雌黃世間口吳江蓴鮓解秋孰
七尺尚屬王生有

荆玉篇

君不見道傍石精光自繚繞夜、天中屬白虹時、海

上來丹鳥下生持抱入昭閣碩學震廷一獻環沂水
應輸若水崑山不敢傲荆山祝宗虛聞誇祭饒太史
能上占式未必君廷俱宋相其柰工師有周客回首
冥盡黥然龍文欲吐咽蒼烟璫璫首列為梯几對此
何不可怜智矣如葵能衛足問君泣足還泣王竊比東
門獨角磨寧言使者空籠鵠君王三聽未為勞好向昆
吾問室刀煜煜陽鳥升碧漢亭、魄菟浴銀濤捧出傾
城動顏色隋珠越鐸咸辟易共道應償十五城何須更
愛二千石膝行向前中自傷野人焉敢食陵陽惟憑寄
語樂正子三月胡為不下堂樂府謂王人者樂正子也

奔州稿選八卷四

廿八

吳明卿以再調至京值余方事家難不數、見也
于其行聊擬古歌二章贈之南冠楚音相對歐歎
無復易水慷慨之致絲才氣都盡耳

薰風如飴書履霜之子何役向河梁哀鴻摧弦離披翔
有似游子不獲寧往邁千緒結中腸敬言未言以彷徨
浮雲踟躕鑒我傷誰言無情不見明連城如山柱然崩
穿墻嘯莽伏豹狼見車且鳴獨猖狂嗟嗟獨留婦高堂
黃河濁流限清湘子今胡為厭故疆

其二

浮雲淡淡日就淪請室漫漫何時晨我欲借子砂無因

美人如花玉為顏妙舞黃鸝休仙何以當笑黃金千
級女謠詠令親陳失身為君君不愉室房迢迢清夜徂
東鄰棄娃仲卿妻生少不諧常欲樓蘭摧壁墮委塗泥
蘭摧壁墮寧再全君恩雖逝猶當還為君抵節歌盤桓
裁馬當芻意流連仰看北斗正闌干跡往屢來傷肺肝
短歌答張幼于茂才

白龍宛轉逢泥淖漁人色喜路人笑空街一寸明月珠
眼底無思可相報張生贈余瑤華篇狂歌墮淚秋風前
何時共鼓滄波去海擊三山吞紫煙

長短句奉贈沂陽王子

奔州稿選八卷四

廿九

君不見沂陽子胸中磊塊無不有鴻都十上垂白首七
尺狹沈闌閑問片言星落不卿口端來買田無負郭抱
膝哀吟動寒廊琥珀春浮大白明芙蓉日抱雙丸曜沂
陽子卓犖一丈夫何不南掃百粵比吞胡虎可咀龍可
屠六翮欲奮青雲徂沂陽子吹口勒成五千言胡為乎
長風東南來吹上頰鯉魚兩角外銜垂流蘇中有三尺
素故之爍爍霞文舒奕者劉生致區、道尔訛訊余何
知又不見野人自蠟幾兩履日日吳山弄秋色沂陽子
仰面看屋梁萬歲千秋更愁寂

徐子與自郡謫歸諸名士同汎石湖分韻得霽字

石湖天開鏡中水烟清東浸吳王臺峰頭古刹接上力
松陰半落澄波裡日月浮沈總跳九雲霞舒卷時成綺
門誰游者徐使君歸來沾沾殊自喜高第不拜穎川金
新詩空貴洛陽帑以茲五為倦買臣欲汎扁舟隨范蠡
野夫兄弟操酒船重以吳下諸名士據石雄披万里襟
把流清洗千秋耳醉狂顛倒為子歌立波摧空大風起
榜人色奪催欲罷回首中原暮山紫驪龍有珠鬱未吐
夜色蒼茫暗暝舫但住十日了不妨君不見五湖已屬
主元美

徐煉師道場致雙鶴作歌贈之

舟州稿選八卷四

四十

何未雙白鶴口衛雙王案翩翩辭委羽嘹唳度銀漢青
城道士徐佐卿自言師事浮丘生芙蓉星冠鐵如意独
呼此鶴朝天京野夫亦有烟霄癖名姓恍然挂仙籍欲
向猴山下游因君倘假青田笠

醉題曹子念壁

君家一椽如半屋門外輪蹄宛相續老僕自好歌鷓鴣
上客時能舞鷓鴣鷓鴣休更問明日米盤中且办今夜肉
我笑曹丘非長者君言王湛真癡叔夫天有錢不解使
老向兒曹作駒犢

贈張伯起應試南都

見君叔夜眼已青及見元方心轉傾孤帆挂雨動秋興
為君且賦秣陵行秣陵浮雲吐北關叢桂含香待誰登
醉憊時凌朱雀烟吟鞭緩踏長干月江頭小女爭阿數
十年上瑟還工竿一朝身在黃金屋始信紅顏與衆殊
寄許左史燕訊西亭王孫
詞客不寂寞故人多輝光許侯自厭五馬去十年相奔
復相原大梁夷門已非故大梁游俠猶傾慕共道青雲
不子交還誇白雪相如賦病夫偃息東山庐自言于世
无所如倘遇漢朝刘子政為求鴻室枕中書

和徐荊州覆水歌

舟州稿選八卷四

聖

黃姑步頭天如赭帝遣豐隆策風馬使君蓮葉輕且柔
長年醉顛不自由須臾俯身謁河伯為言時平莫輕擲
頭毛曲陽衣作結使君莞爾听人抃憶初三月下荊州
哉哥巨艦橫江流青山百疊過一聯飛帆逐天欲盡
門前小港擬黃河人生如入鏡風波安危去矣勿復道
讀君新詩為傾倒直珠錯落眼光破老蛟無聲淚潛墮
不為生犀照夜央空藏空寶鑿深卧

題餐英卷贈金陵趙生

藍田老翁解種壁南海太守仍養石爭似儂家籬落邊
長貧不欠黃金錢儂今亦號天隨子手摘此花和露顛

相江下可存灵均并谷何煩遺伯始為僕胡誦繁英
清波溢齒天風吹胸中秋色三万斛底事商山尋紫芝

馬節婦吟

芙蓉作花柘作葉秋霜樓机月樓銀缸單照影底身
玉筋双垂眼中血夜臺低回見君面別時蛾眉盡成雪
还君寸心如寸珠炯炯寒光猶不滅

為王復索贈所知因賦魚字韻朝之

玳瑁為簪翡翠裾紅顏的皪勝芙蓉莫言天壤王郎惡
犹是風流晉代餘囊中馬肝時自執門外羊車恣所如
儂今道汝為亦好安用刺促悲前魚

舟州稿選入卷四

四十二

歌贈李生還四明

茂才以俞
仲書至

四明少年慕狂客相逢便據伊羸磨手持俞生又一書
顧盼自許文章伯云車再上不得收錢唐水冷芙蓉愁
為言生世无所願但願一識王青州青州濩落已如此
金魚須擲埽田至万事唯存物外身空名枉挂人間齒
与君轟飲一月餘醉看東海雲霞舒高歌未折兒兜項
譚浪翻遭時輩疎囊中有書須好恣功名翻覆如驚電
扁鵲母輕白日駒何人預曉青雲面君不見苧羅女紅
顏坐奪吳宮花伊昔吳王未相顧日日江頭自浣沙

長歌答汪中丞伯玉

答仲蔚歲暮逢二子行同徐汝寧作

俞君頭風卧不醒乍看二子眼已青老嫗為刺錦里栗
舟州稿選入卷四

四十三

令弟頗出樓家鯖同雲忽驚天冥冥客起欲舞主欲停
王生往事不挂口與君且談汝寧守汝寧自賣南山田
醉來新月十五弦鵲鵲半作酒胡物鵲鵲暫貨商人船
君莫為二子題詩吟坎壈千古名眼前過歸客何曾
怕鳳衰此公似未并龍卧

郡丞劉公子仁以直道由諫垣外補量移吳郡署
後高齋黃菊翼之顏曰晚香亭諸生莫叔明要余
作歌

君不見陽春二三月桃花李花參差發只知穠豔媚游
蜂寧信芳菲付啼鴂八月九月露為霜金天司候律中

南此時群榮盡搖落此際庭菊獨舒黃堂上三秀垂欲
朽握中九吮寒相負遲暮翻窺造物心衰榮豈落東君
手劉侯舊是含香客一官流擯非所惜肯將憔悴傍更
均自有風流滕彭澤白衣贈君酒一壺亭、秋色凌霜
孤他時再入承明地莫問玄都花有無

聞表魯望登第志喜却寄

虎丘池頭與君別片片寒霜走鳴銑十年仍上泣玉書
千里果至泥金帖野夫懼叫四坐聞忽憶少時慕終軍
一言唾手取青氍蹉跎歸種南山雲要知晚成差有味
男兒有才豈終棄君不見老驥剪拂時晚足長鳴裂珠
介州稿選八卷四 四十四

題馬王咬龍圖

黑風吹海、水立琉璃宮中老龍泣此時鼓瑟天闕摧
左足下蹴龍宮開海人明珠若明月願贖龍軀了無吝
龍參龍史祈以身天厨朝餽不尔珍老拳頓賴隆準珎
雙角拉枯血中孽敗鱗飛空空欲赤餘噫尚足呼風霆
擲火波底流金鈴宛轉骨盡神不灵我聞閻浮提三千
六百海一龍一餐八萬載須弥山傾切福竭為王與龍
竟誰在君不見龍兒一夢何其聰可伶宮中群小龍金
翅乃是宣城公

題葉母卷葉生少失母而育於葉

寒夜玄霜彌楓樹上有單鳥泣秋雨東巢伏殼西巢乳
豕血離漣不辭苦兒長城尾畢通雄飛撒振天風但嘔
嘔啞、婦慰為誰言汝為非汝雛

汾陽王單騎見虜圖歌為郭都督作

中興八葉唐成王手擎太阿歸權璫是時吐蕃大披猖
河龍業已腥冠裳回紇角之蕃益張橫種浴鐵羅大蓋
其氣似欲吞秦涼令公七天万衆當親捧紅日騰扶桑
九花神虬超欲驟翎翎帶青絲韁令公眼底无豺狼
免胄微見鬚鬚蒼大酋咋指小酋僇兩都香火當復長
介州稿選八卷四 四十五

四十五

乞公片語還遭卿舉觴醉天天為黃馬毛蜩縮臂不揚
萬刃立捲三秋霜先声一夜摧西巷穹庐倒卓贊晉公
倂兒解解血洗創朔方以北仍称唐歸來鐘鼓登明堂
二十四考黃金方臨淮愧死軍容忙田家老奴駭道傍
何來樞密開同光後人往往誇身強將軍少年鐵桶橫
連錢揮羽梨花槍用如電掣星流芒已餐寶叟黃頭郎
要養死力同肝腸一葦坐掃千餘皇為侯此圖侯莫忘
白茅虎竹出御床还侯太尉邑汾陽

為劉侍御題清華樓
主人高樓號清華主人卜築今何所橋畔船歸虎丘寺

門前客散花塢為言塵市無所聊從物外得奇觀
習習蘭芝繚戶媚紛紛虹雨挂闌干倦來欲弄華陽情
難侯舍書周四壁捲簾忽舒東海霞挂額且看西山色
風前胥口幾葉帆月下吳閭一聲笛元龍之客不可留
東陽八詠誰能酬鶴背翩然別君去白雲無盡五湖秋
三飲子念放歌一章

生不願作平津客但願一歲一醉曹郎席昨者飲醇蕪
擊鮮自言多收十斛麥今年麥田半欲結門前車馬渾
无色主人喚客客且休男兒有身千不憂盤龍少小卿
百万君卿焉肯籍五侯豫章食車關黃領襄陽釐畔饒
四十六
槎頭爭集奪雄歡未足牀底牢槽滴寒玉狂呼太白不
肯辭倏忽銀燈看成綠明朝有興仍能來鷓鴣一脫寧
復回却却市金高北斗平原小兒安在哉

會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五

吳郡鳳洲王世貞著

越郡有吾沈一貫選

詩部

七言古體

贈梁伯龍北游歌

伯龍七尺蒼髯虬鬚蘆不散英雄愁慨然揖我渡江去
欲捲長虹天際頭東連海岱西二華黃河一線中間流
茲趙悲歌酒人得原嘗俠節眉頭識須留國士徑寸心
肯博侯門萬金壁荒草猶磨碣石名浮雲立變華陽色
并州稿選卷五
歸來笑謂宗少微汝曹乾繫終何依男兒有足不立稿
尺鴮大鵬俱飽飛

過邯鄲呂翁祠

昔時盧生道邯鄲干謁不止恒苦餓行逢呂翁為歎息
授之一枕同龜茲出入將相五十載覺來黃梁猶在炊
檀槐共聞螻蟻穴焦鹿展轉令人疑我方夢醒出塵境
胡為復逐東風迷汗顏強拜此翁像拂薛自讀唐人碑
誤傳茲事屬幻史不識開元年為誰石鏤灰燼盡遺矢
粉面龜拆蛛垂絲兒童戲偷鐵屎成鳥鼠爭穴青瑣瑤
呼余一覩槐影淨黃冠三四前致詞乃聞廟貌出妖蜮

彼豎朝帝稱天師鼓脅立瀟寒暑變神指能令河嶽移
漁陽石矧琢為鼎尚方金軟鐫景恩北門學士促草勅
南省尚書稱奉祠天開電掣妖倏滅香火豈復前朝跡
此翁亦作邯鄲夢若遇盧生翻自悲我從明日桂冠去
蝴蝶由他知不知

漢女行寄張助甫

漢帝惜傾城雙蛾當三千偶然轉盼失顏色燿如流波
墜九天阿監提屏嫌好笑看取它人領光耀寶鏡羞窺
水蒼身銀燈望斷長門詔我從廷部識張卿天下紅顏
俱却行片言進退郡公坐一字低昂千古名不合文章
余州稿選入卷五

二

詩

犯牛斗也學吾曹厄陽九扣角敢唱龍蛇歌折腰自稱
牛馬走當時廣平百不憂謂言茂陵將見求金魚以羨
鵬鳥地黃鶴獨喚蒼梧愁三楚寒帷聲赫赫百城墨吏
秋霜憐故舊俱傳勃海書何人為發中山篋即今龍卧
汝穎間杜門日亂浮雲閒但令班女重升輦爭道君王
不賜環

登邯鄲叢臺有感作叢臺行

邯鄲叢臺已非舊請說邯鄲舊時有吳宮倩女若乍榮
和氏連城月初割臺上奏伎邯鄲姬臺下拔刀邯鄲兒
街將恩去身俱賤報得離來主不知君莫謂平原好公

手三千士後應無樂堂中客傍信陵門軍前士死長平
臺叢臺不盡更極臺回首豪華安在哉自是魯連東海
蹈千秋白日從蓬萊

定州畫壁水二堵妙絕天下望之若真水起伏潏
洄有浩漭萬頃之勢州志謂為吳道子畫非也寺
成在道子後百餘年余歌以暢厥美仍為志辭嘲
栢林寺中千株栢蟄月寒虬怒生翼誰為吸盡西江水
一吐阿蘭雙素壁永夜旋愁牛漢湖中堂陡見龍門闕
更疑滄海浴日初不漸瀟湘帶天色烏王睥睨饒欲動
婆娑蛇蛇避無策驚毫欲捲阿禱枯醉滿橫拖鰲頭碧
余州稿選入卷五

三

詩

仇無蘭藥為穿進縱有并刀剪不得寒聲城城生清瀾
令我三日欲卧觀借問畫者誰畫筆勁似秋鷹搏無乃
孫知微定非楊契丹試披圖經請謂是吳道子此寺此
壁天福始開元之人已見只今何限丹青師好手吳
生加得之君不見唐朝畫道士攝魄為寫秋陽碑

長星行

長星勸汝一杯酒汝是君王掃愁帚若令帝座長不移
此地猶為伏羲有茂陵劉郎勢絕倫五十餘年徧採真
欲覓蓬萊何處是不如歸擁李夫人

醉孫太初墓

死不必孫與子生不必父與祖突作憑陵千古人休悲
寂莫一杯土道場山陰五十秋那能華表鶴來游君看
太華蓮花掌應有聲歌在上頭

過長平作長平行

世間旌事那有此四十萬人同日死白骨高於太行雪
血飛迸作汾流紫銳頭豎子何足云汝曹自死平原君
烏鴉飽宿鬼車痛至今此地多愁雲耕農往々本遺跡
戰鐵千年土花碧即令方朔澆豈散總有巫咸招不得
君不見新安一夜秦人愁二十萬鬼聲嗷嗷郭開賣趙
趙高出秦壘也送東諸侯

并州稿選入卷五

董村小隱歌

四

詩

天人卜築董家村村中風物定可論董家猶稱孝子里
丈人別作素侯門門前草沒車馬跡隣父雖過不爭席
數枝慈竹溪上青二月牆頭杏花白蠶子欲帖千芳齊
習習春風生杖藜人如畏壘無驚轍葉學尸卿不養雞
有田七百但種秫釀得新醪如刺蜜穀在何須用虎防
禾成任自從人乞有子策奏天人奇回頭却笑昌黎詩
男兒遇酒即快飲人不識安用天公知

汎湖風浪小橫朝諸同游者

包山老人出山早老夫忘却包山道曹子綰髯狂如我

瞥見湖波驚欲倒烏衣從季酒不亭少停一卮面即青
張郎畫手空自好開眼不敢爾山靈李生北客黃少年
倚醉強作東風顛謾道桃陽能破浪從它安石也超然
野夫倚巖神獨往吾弟酣歌氣逾爽但使人間無二王
何人仰作五湖長

雪後壽陽道中

壽陽城頭雪千尺壽陽城外天一色雙驅候騎至初破
一點饑鴉青不得當時車騎飛渡那八公草木皆旌旗
若令覩此瑤瑤樹却憶儂家兒女詩

過固始許忠節公祠

并州稿選入卷五

五

詩

朱印散垂伏兵發少年使者皆獨裂建禮門前一腔血
飛作彭湖斗間鐵義旗十萬橫江起忽有長虹穿賊壘
一時縛纍如縛承逝者人耶生者鬼龍章再錫帝寵綢
緞聞曲突心未酬不令長孺寢逆謀漢關要挂吳王頭
固始祠中柏色古父老推牲考鐘鼓南有孫侯北有許
令人托腕悲壬午

癸酉冬余遷嶺石阻大風江上武陵夢玄子於信
夫輕舟過訪劇談三宿而別甲戌冬余領襄漢節
甫之鎮而信夫書至矣余且將有大和之登信夫
能倚江上故事驛驛從我乎歌以招之且紀舊事

北風吹江浪黏天嶺南方伯夜不眠牀頭耿耿泣
忽觀一筆委蒼煙中有乳髯頰順鮮鶻冠鹿裘當風
人乎鬼歟非耶僊武陵居士於夢玄兩為循吏嘉隆年
眼中不挂石二千歸來拍手挑花頭自云百願早已捐
唯不忍割龍門緣劇談三畫舌本寒驪龍領珠亂垂
緩頰坐奪馮夷權我自鼓枻吳淞邊君亦西歸渡沅川
三方鵲印書生懸此事豈足秦人博芳洲蘭芷若可塞
青鳥街送塵臺顯今我太嶽尋真途倘有乘蹻飛我前
乳髯頰顧人依然把臂並駕雙紅轡毒龍脫銜飽老拳
叩聞且上天公箋乞汝十頃耕芝田

會州稿選入卷五

六

詩

五言律

俠客

幸舍新彈鉞屠家舊鼓刀風塵省不見意氣為誰高
片語忽生龍此身如托毛金銀貴人里辟易鷗鷺袍

游天靈寺莫勝和偶過有作

駐馬扶游興招提背郭開祇堪吾暫憩不謂爾能來
青飯青陳供輕衫白氎裁宿鴉千佛子就掌莫驚猜

春日過李三于鱗小飲遣謝茂秦至有懷伯承明府

乘興疑柴扉相逢騎馬歸待予初下榻對爾欲忘歸

客語中至情人書後稀悠然念離合徒倚度餘
贈汪生游遼左

壯志羞彈鋏生涯問曳裾帝城不可住邊塞復何如
古戍霜侵早交河月滿初胡笳吹又急容易鬣毛疎

游天寧寺

寒雲春出郭扶病強招尋自是塵中侶同皈靜者心
城陰催落日野色斷高岑何事諸天界能令離思深

送王亮下第

北風吹馬鬣寒色滿貂裘以我未能去逢君不可留
砧淮浦夜孤城蒨門秋為有幽芳在何須嘆薄游

會州稿選入卷五

七

詩

均美兄之分宜丞取道歸里

河橋置別筵把袂未能捐落日邊烽出孤星海樹懸
干戈淹歲月身揖任風烟直有連枝淚時吟春樹篇

春日同于鱗茂秦集韋寺水亭分韻得重字

偶成春服始挾侶問幽蹤芳草近寒食空林聞午鍾
驚波雙鳥出迷蹤一僧逢欲竟名園者停杯感慨重

過秋曹後懷棘寺舊飲寄謝諸丈人

其二

興愛提壺語歸從欵段催落花風後遲芳樹雨中杯
淥薄存交誼官閒見吏才未愁西省隔折簡即能來

懋弘慈寺空上人房

下馬叩空門逢僧禮白雲為心一蕭散別路自塵氛太
避塵花席聽食貝葉文大都論佛性難作有無分

許斛元悼妾

帶有同心在絲將續命遲淚偷埋玉地心折賜珠時鮮
悵風從入鈎簾月自垂安仁故心恙不那髮成絲

其二

天上仙期迫人間別恨深吹簫不同去步惺香難尋入
夢驚絨王聞香剩爵金都將可憐意留作斷腸吟

其三

金州稿選卷五

十五隸鴛鴦粧成贈阮郎蛾眉西嶺月鸞鏡九秋霜小
雨流蘇暗闌風錦簾涼欲從天外覓誰遣返魂香

其四

雲鬢白王酥人道勝羅敷所念前魚泣寧知別鶴孤同
心悵綵綵如意妬珊瑚往日西陵栢蕭蕭長夜徂

夏日小理花樹漫興

謝客冠長解拋書酒漸親陋甘為園間拙憶灌園人引
瀑全宜著栽花已過春忽驚搖落思高柳暮蟬新

題東臯隱居四首

世路已知晚山花長見春曾為獨醒者歸學耦耕人小

婦能整事諸孫理釣綸青天玉柳下藝杖一閒身

夜飲柴生

吾晚耽劉毅身盧一擲迴天風文憤墮海月趁杯來醉
習時人態狂客傲吏才思從市中俠走馬度章臺

送張子訓導臨江

有客南州彥棲遲劇可憐一官新白髮十載舊青氈朔
霧濃行色春風入暮年劔光何處發王筍倚南天

送周子仁淮安理刑

春波沙畔青之子獨揚舠淮楚開雄鎮東南候法星月
明卿樹出天濶暮雲停子亦棲棲者驪歌未忍聽

金州稿選卷五

林天地右軍奉使吳越過金州園賦別

奕葉推南史喬柯表世家一官從幕府萬里泛仙槎人
是連城璧文如裁海霞憐才復念舊握手重咨嗟

其二

燕下司農詔蒙催少府絲同憐菜色者肯作繭絲臣官
樣年年巧官校屋屋貧此時衣曳地誰記慎夫人

過北郭朱文射陂草堂

客有孔融刺君遠徐穉林著書深草色懸壁競湖光意
氣寒溫簡即官歲月長踟躕醉將別吾意未能忘

長至前一夕丹徒道中

積朔疑無際微陽始漸臨漏偏今夜未寒自客途
飄飄夢寐衣裳稚子心那堪更飄泊擁被獨愁吟

同諸君沈虞山下

不盡青山色維舟雨後看閒雲流几上飛瀑散林端游
女千花頰狂歌萬竹寒未須疑酒盞吾豈任衣冠

屈指

屈指同心客經年省署稀豈皆吾道拙或與世情違一
醉乾坤是孤吟歲月非祇應羅帳老蒼蘿衣

送王生下第秋歸

娑娑前門柳未往惜年華楚客停舟夜胡姬賣酒家世
介州稿選入卷五

歌南去近書鴈北行斜比階母揮淚秋風江上花

天寧寺晨起即事

小榻樓蘭若朝來得健眠休休上牕日隱隱隔煙烟偶
轉曇花遇閒翻貝葉編隨緣可度日無意更求禪

得家君楚中信

不見衡陽鴈新年人夏初忽逢上信疑是夢中書楚
向春衣薄燕山夜枕虛白雲猶在眼凝望意何如

西山道中有感

驅馬度溪淺聲從亂葉間高秋出遠戍落日滿諸山
破金為室長城王作開垂衣先帝崇四首倪明旺

哭宋即中文明

其二

憶昨清源里高秋駟馬停猶然稱節使忽爾返芻糈
施寒仍勞朱扉雨自扃新阡數行柳誰復記青萍

綠尊草堂為沈君賦

君是休文裔忘憂祇綠尊飛花翻作徑野竹自為蒲客
右攜琴過童知荷詩言壯心燕市酒相對共銷魂

贈楊公

譯者王孫後清時染未涯諸賢典屬國千樹素封家
行有與遇春雲席帽斜生戈未須念源水秘批花

介州稿選入卷五

哭梁公實

其五

客語騎鯨事誰傷賦鵬篇蒼梧墜白日大庾瘴高天吾
道有千古斯人無百年青門一杯土寂寞定誰賢

其六

脩文應不薄汝厭世途游白馬巨卿在青萍李子酬人
間總長履領表忽先秋任識忘情語縱橫淚未收

奉寄張字清先生

其二

何地堪肥遯斯入自不詳不傾苦下月帆落洞庭雲裏

石青精飯臨池白練裙為郎未云貴尺素許相聞

醉後有感

春至偏宜醉醉來心轉長看花那辨色聞草不成芳
就終為懶憂多轉若狂何時斂輕棋隨意釣滄浪

寄袁峻伯

殷勤吳季子尺素為予言春水初平雪蘭舟直到門星
歸豫章駕人川桃花源獨有新詩就誰堪細討論

與俞按察登大佛閣分韻得深字

霜旌逗玄刹秋色滿祇林萬井夕陽盡諸天雲樹深
來扶感慨別至畏登臨君欲彈流水誰傳空外音

金州稿選八卷五

又得身字

飛利頰嶙峋超然萬界新法蓮跌王井靈鷲捧金人豈
謂相逢地俱成不住身論竟何日揮手向天津

別大名王守明翰卿倅庶臣

誰令雙五樹嫻西風前別酒使君醉高樓明月懸
飽秋色鼓柁下淇川四首豐城劍時並斗邊

由天津汎舟赴霸水次夜泊

其二

柴門半侵水蒹葭寒野老不識拜兒童頻指看魚
鹽僅成市雞黍一為殮莫恠傭移耕人今此地難

王夫北部以二詩見懷率爾有答

其二

別來凡幾日霜色轉開榆一割黃河鯉鱖遠明月珠故
入元不薄世祿轉多虞問我疎狂性能若還道有無

將赴青州道別醫友王昌年

其二

海內猶烽火微官到自嗟我行何處是汝返未為家落
愧交多改銷魂夢轉吟鳴騶又衝雪深羨暮棲鴉

途中雜詠

其二

金州稿選八卷五

寒帷過殘臘春事復離亭日氣搖沙白水文壓限青
鷺鷥復下倦馬策還停處處疲奔命誰能辨使星

萊陽發道中

朝辭萊子國夕指萊侯城羽檄自旁午輪蹄交質明微
官奔命熟多難置身輕敢謂雲臺上書生有姓名

又賦得石頭城

君今何處去飛棹石頭城一壑分天濶千山拱壘平宅
猶龍虎氣臺憶鳳凰名好是張手手還能賦雨京

却將軍上鶴

秋來雙病羽無憂再乘軒已驗浮丘相難招丁令現白

雲遺響斷脩竹敗翎存一片華陽石千年意可論

慰卻將軍孤鶴

緱山一羽化故侶有難尋獨立清秋色孤鳴碧漢心死
生交韻盡飲啄主恩厚莫作低回態人誰支道林

德川渡口

征途人有怯不敢授春衣山雨將寒驟入烟過午稀時
時瘦馬立往往峭帆飛行後毋勞恨于今是帝畿

贈方子還里

不謂文園侶柴門越病身將軍無揖客故園有歸人調
意朱絃舊愁催白髮新夢裏數行在知汝未金貧

弁州稿選入卷五

十四

詩

韋平道中

馬足時陵競顛崖古道橫山從一澗坼水奪兩崖鳴徑
路疑歆盡人烟俄有深夜深見燈火三戶是孤城

入南屏山路

一入南屏路悠然與世疎游人柳枝曲禪客藕花居
氣催鳴蛤泉聲跳伏魚僊壺挂藍笥生處莫教虛

吳興雜興

其八

寄吾謂細曲清貧好自誇山田供老母月俸上官家
口携來酒天池寄得茶止齋芳岫勝飽看不為奢

偶成

其三

薄有澄清志猶疑節制非一城如斗大三戶似星稀
照松筠嫵初晴筍蕨肥春寒夜來急無夢可成歸

過天寧寺望塔有作

浮圖隋寶額舍利漢金人龜捧雲袂篆龍蟠海藏鱗
空依日月飛磴隔風塵入夜鈴時語摩空鴈欲馴霞標
象外盡色界望中新萬劫留真地諸天護法輪空憐證
聖眼猶是滯凡身為有摩尼在金篋與問津

秋夜省直同李中二子登白雲樓分韻得秋字

弁州稿選入卷五

十五

詩

何當白雲吏同上白雲樓海月分余坐天風攬客求語
來高嶺失曲罷片鴻愁刀斗期門夜流黃永巷秋玉繩
寒不落金掌淨堪收未數陳登卧聊為王粲游他時念
歷落非上帳淹留歲月孤踪並乾坤萬象稠爾曹珠炯
炯珍重欲誰投

訪太史李丈石鹿草堂

罷停青雀棹來訪碧山居雜浦橋能識飛花徑未除坐
通文舉刺牕滿鄴侯書為酒初收秫分泉自瀨疏舞留
玄圃鶴釣得渭濱魚握塵青天外彈蒼白日餘榮庭更
蘭桂觸目有璠璵邑相陪萊服門人奉筍與烟霞東閭

履星斗上林裾燕客多相問君無厭漢廬

七言律

送瞿師道大史使大梁 周府

長安草色上鳴珂繁吹春調四牡歌大史授圭開赤社
宗藩如帶指黃河天邊漢節蛟龍擾雪後梁園鴻鴈多
上客知君煩授簡鄒枚詞賦未應過

送亢子益太史使饒州 淮府

彭蠡波濤霽雪餘僊槎春渡錦帆舒淮王上客能詞賦
漢使甘泉奉兩書伯父爾宜仍肱土東南今復感賢裾
經行倘上康山望 高帝雄圖在石渠

弁州稿選八卷五

十六

詩

送胡子文太史使荊州 遼府

江漢諸姬近 帝鄉方城紫氣鬱相望寧因剪葉芳周
史不為包茅問楚疆作賦雄風連七澤行舟積雪滿三
湘上林簪筆應相待留滯何須念子長

送朱象玄太史使武昌 楚府

韶從冠冕際南天君去湖波正淼然此日包茅供歲朔
異時瓊樹恨風烟張筵樂奏魚龍曲對客文成鸚鵡篇
歸郡前驅逢負弩青雲初過陸機年

送張益甫給事使懷慶 鄭府

單懷名勝肅風烟僊使輕車春草前山抱虎牢看作瀉

樹蟠狻猊若從天歌風不獨思商俗為命今應繼鄭賢
歸道霜驅應便發建章霄几正籌邊

送毛檢討起貶雲南幕僚 得鷄字

庚戌秋變檢討以言事得召對其謫也頗因之
乾坤慘淡干戈秉封事終軍杖淚題苑道夜乘中貴馬
關頭朝聽逐臣鷄盤江瘴暖桐花發黔嶺雲深鴨鵝迷
魑魅如逢休代答賜環應有漢宮泥

送馮郎中守廣州

承明初厭漢臣班開府霜清瘴裏山炎荒蒿草衙艦集
橫海旌旗列戌閑天闊羊城秋鴈少月明蛟浦夜珠還

弁州稿選八卷五

十七

詩

試問貪泉誰更酌不妨駐馬漱潺湲

月夜宿弘慈寺聽講

夜堂趺坐轉三車倦向僧廚乞施茶露淨珠光翻貝葉
月寒金色湧蓮花憑看有相吾何染聽說無生路未賒
莫謂常明須震旦金篋已許導恒沙

寒日游天寧寺

街寒此日城西寺酌茗看山興未涯塔外風傳群帝樂
林間雪是講壇花聞鐘客散催疲馬施食僧歸起倦鴉
僕披祗應忘說去夜深還聽演三車

送黃侍御按雲南時方有用師之檄

客有乘驄白玉羈從天六傳下諸夷昆池水習三千鰲
蓋部霜驅五月師飛檄春農歸耒耜停車夜壘散旌旗
其泉實已垂南顧尺羽能令奏計遲

贈按察張使君鐸

君時佐征南之役 上特召任以北邊事

南師幕府奏龍韜飛傳遙驚渡不毛日爭五溪迴組練
月明三輔泣弓刀軍前結客黃金盡城上看烽太白高
君去封留惟幄裏鳳池應許重揮毫

送史僉事兵備卻涇

時君大司馬道子方與虜開馬市

汝過崆峒劍色開輕裘千騎擁登臺旄頭夜向黃河出
奔州稿選卷五 十八 詩

汗血秋從西極來置陣自傳司馬法折衝真有卧龍才
只今燕代論攻守沙海風生畫角哀

送蔡子木守衡州

少年為郡肅清脩京洛相攜賦壯游一去蔡邕誰倒屣
可堪王粲獨登樓挿天衡嶽層層碧遠郭湘江細細流
莫向秋風悲日遠長沙今得比中州

登金山

其二

青螺欲灑水晶盤斗削風烟而面看地湧樓臺千層結
天迴波浪六鰲蟠山形自挾秋雲壯海色遙將曙日寒

恍忽龍宮吟肅起何人玉笛倚欄干

贈林天廸

代有尚書能識履里多喬木總推林傳來鳳羽尋常物
別採龍脣太始音小語時時霏屑玉新篇字字比南金
老夫且拭山陽淚報爾悠悠千古心

逢劉衛輝談守事甚苦遂作

斗酒相逢大道傍故人黃綬羨為郎塞帷夜踏朝歌月
負弩晨驅牧野霜逢迎聲折頻常赤案牘支離鬢易蒼
予滯漢廷無所効敢同長孺薄淮揚

贈尹生

奔州稿選卷五 十九 詩

當年結客度居延一騎曾驚虜陳穿七首長寒燕市雨
旄頭不斷薊門煙青春射策當三殿黃石傳書定幾篇
自是驀姚新領部單于秋祭莫臨邊

送李侍御遷江西憲

時按山西還

曾飛片檄下呼韓大漠風雲指掌看攬轡秋高三晉色
掛帆天入九江寒清朝尚鬱橐中草祖道猶驚柱後冠
東望斗邊多戰氣幾時書記向長安

得陳子兼楚中書寄

憶醉高陽舊酒樓共傳驚坐有陳侯別來心事憑誰盡
亂後年光可更留明月高帆湘浦夜白雲西省薊門秋

丁字數間南來翼尺牘人間總愛收

病甚懷千鱗却寄

蕭條殘日鎖青靈寒入楓林夢不迴吾已河山并付骨
汝從天地更論才途窮萬事輕相讓意盡千秋奉自哀
藥餌漸扶雙脚未煩驚策素車來

懷順甫

歲晏蕭條病髮疎春風回首數離居曾煩倒屣迎王粲
敢有微名比魏舒縱酒誰同燕市築尋源或伴武陵漁
重來抱玉無多恨嶽色千秋起著書

歲暮答吳明卿

金州稿選卷五

二十

詩

宣車騎滿長安落落吾儕握手難歲暮風光容汝共
天涯心事仗誰看鴻邊雪淨西山曉馬首雲生北海寒
自是陽春無和者朱弦莫易向人彈

祈雪齋居次峻伯寅長韻

舊省森沈坐掩門齊心應自遠塵氛儼即曲調裁春雪
武帝祠壇禮白雲天濶苑鍾空外度夜寒宮漏夢中分
栢梁何限豐年頌今日瓊瑤祗報君

盤山

其二

千盤歷盡更茫然回首中原暝色前峽轉琳官藏漢月

峰排紫劔插胡天雲根掄坵龍鱗起磴道泉歸玉乳懸
深夜不須驚鼓吹看予箕坐肅風烟

過故人趙參議飲時以病歸

當年紫馬去長安豈謂風塵早挂冠叢挂長謠明月夜
據梧清枕白雲寒共思河朔諸賢飲還問平原十日驩
我醉欲為歌伏櫪恐令如意碎琅玕

千鱗邀登即樓分韻得秋字

使君杯酒一登樓倚檻蕭條木葉愁不盡天風吹大陸
何來嶽色滿邢州匣中星動雙龍夜折裏寒生萬馬秋
為問郡曹諸記室幾人能並李膺游

金州稿選卷五

廿一

詩

丁巳春余以青臬朝 衡王賜宴殿中大雪有述
使者朝逢玉樹留 君王設醴殿東頭鱗鱗積素分
鱗片片飛花點翠裘上客無慚梁苑對何人不羨雪宮
游醅顏緩傍雕欄出欲唱陽春自寡酬

萊州道中與汝思望海有作

携君躍馬最高峰海色蒼然盡漢封落日層波明玳瑁
青天孤嶼削芙蓉洲邊大枳像人種浦外靈槎使者逢
指看白雲殊天矯不知何事但從龍

提兵安東海上大閱

親提千騎向東方劔客材官盡束裝桃葉初銜珠勒馬

梨花半吐綠沈槍拍天濤擁軍聲合駕海雲扶陣色揚
莫嘆書生無燕領斗來金印出明光

答張仲舉即初于

十年曾識鳳凰毛回首風烟夢寐勞書到關河雙玉案
賦成湖海一綈袍握中明月誰相貴曲裏青山且自高
聞道漢廷推仲蔚莫令秋思滿蓬蒿

中秋夕諸先輩邀飲使院有作

其三

盛管飛籌且遞催使君殊不厭深杯曲殘齊瑟雲俱住
詩就隋珠月並來萬古泱泱東海色諸公衮衮建安才

舟中稿選卷五

廿二

詩

瓊漿只在芙蓉掌欲賦其泉次第裁

追和于鱗汝思除夕之作

去矣年華不可留虛堂寂歷散蓮籌鐘聲未起千門色
杯酒仍牽隔歲愁海內風塵新白髮使君冰雪舊青州
不知濟上寒多少曲裏陽春已再酬

答子與

家難飄零歲未還幾驚雙鬢坐來斑
戢戢飛白吟春前雪
夢入青苔雨後山海內弟兄生死共天涯音信有無聞
羞他桂樹叢叢長濁水清塵不可攀

其二

汝卧寒廬宿草平朝廷空問孝廉名長嶺越石齊中
獄幾廢龐公若下耕萬里帛書城涕淚十年詞筆罷縱
橫援琴莫恠難成曲半入燕山風雨聲

哭子相

伏枕燕閨氣懽悽驚魂忽破驛書題窺人鴉魅驕相狎
入眼星河黯自低歲暮中原無驛棧春晴大海有虹霓
何言後死斯文在七聖襄城路轉迷

其二

墮壁門天紫氣微十年空恨國工穠猶餘明月人間
不覩連城海上歸及墓諸生封馬鬣挑燈少婦泣牛衣

舟中稿選入卷五

廿三

詩

平生勝有遺書在惆悵傳經心事遠

同子與諸君游大同寇顧公若溪書院分韻時公

不出且折簡見召

登觴選勝一從客負郭堂開而面峰地擁菰城橫翡翠
天廻箸水浸芙蓉敢從門外題凡鳥曾向雲間識卧龍
抱日蒼虬雄對舞主人親植兩株松得松字

游木樨嶺得峰字

酒榼琴囊到處從風微桂嶺畫溶溶億負金粟光能滿
十里旃檀氣已濃雲隱不隨明月墮小山長愛白雲封
狂乘一鼓三秋曲亂插繁花過別峰

寄翁中丞

屈指當年意氣看，惠文霜在尚堪彈。
時平越海龍蛇臥，政就吳山虎豹冠。
幕府需開歌謠晚，故人差健院花寒。
中原自憶商巖雨，春色浮雲處處殘。

寄耿中丞子承

黃龍東去海雲低，玄菟城頭烏夜啼。
帳下青羌新屬國，軍中白馬舊安西。
牙旗月擁諸陵出，甲帳天迴萬壑移。
最是駝酥爭棒處，不妨飛捷醉中題。

春郊漫興

短裘仍為酒家留，且傍春風緩獨愁。
南陌柳長誰贈別，梓州橋遠不來遊。

廿四

東林花落始成游，窮巷來畏客論時。
事醉裏逢人諱故侯，若道野夫歸後與白雲爭向五湖流。

贈王子亮勳且招之

歷落風塵意氣孤，即看人世滿窮途。
寧因久客輕彈鋏，縱得微官忍濫竽。
家遠并州成故國，身間魏闕有江湖。
相逢未必衣冠態，且向城南伴酒徒。

獲省任後之吳興郡戲作

縱然名姓墮塵寰，身比閑黎可較閒。
錫杖乍飛天竺寺，芒鞋還踏道場山。
三生公案聊須檢，十部除書了不閑。
細雨斜風應便住，故鄉原在一帆間。

同年馬通政吳太常顧沈二泉及凌守要子與蔡憲使飲太虛樓

不須樓上訪蓬萊，咫尺雲霄法象開。
換日千峰凌睥睨，浮天萬頃浸樓臺。
西冷棹影煙從破，下界鐘聲曉自來。
十載故人塵外境，醉翁寧為酒徘徊。

岳王墓

落日松杉黯自垂，英風蕭颯動靈祠。
空傳赤帝中興詔，自折黃龍大將旗。
三殿有人朝北極，六陵無樹對南枝。
莫將烏兔論勾踐，戎馬盡弓藏也不悲。

題馬大人九里松隱居

卷五

廿五

詩

弁州橋遠不來遊，偃蓋垂髯一萬株。
驚龍佳氣冠江湖，長似漢地三天竺。
三峽也，不數秦時五大夫，永夜濤聲遙自合。
高秋嶺色未全孤，無勞白眼輕人世，雨後芝苓好更鋤。

遷晉臬柳洲亭別省中諸老

五馬踟躕立翠微，典君何計不分違。
江南佳麗如抗少，海內交游入晉稀。
坐惜殘更仍進酒，歌當別調易沾衣。
湖山處處留人色，祇是浮雲出未歸。

奉題龍沙草堂

高帝歌風帳宴餘，至今龍護子侯居。
星空紫紉時雙佩，雨暮朱簾宛自舒。
地僻長沙旋舞袖，國貧鳴寶出藏書。

奉寄致政太宰楊公

其四

蒲東雄髀接雲霄人傑生申荷
帝招萬里濁河迴砥柱
千峰秀色擁中條
眠龍欲穩雷時發
隱豹求深霧已消
來日函書三殿下可能高枕負先朝

九日登鎮樓小宴

晉陽風色更重陽
閣牕千燼萬木蒼
白鴈不傳南國信
黃花偏作後時香
衰顛倚帽難從落
獨客傳萸轉自傷
莫使牛山笑人在一尊聊學少年狂

彙州稿選 卷五

廿六

詩

甫中丞擬八月見過近九日始達吾州貽詩有
黃花盍嘉句聊此奉和

八月遙聞使者檄過期霜色近寒花自云鹵簿江州守
偏識柴桑處士家舊事數從杯底得壯心時傍句中加
君知布帽應難墮莫以風流嗣孟嘉

梁思伯內翰過訪

蕪城分手歎離居尺素論心歲不虛君愛王維詩裏畫
我懸梁鵠帳中書婁江柘葉將雲暎庾嶺梅花帶月疎
此會何年更何地可能杯酒不躊躇

資慶寺

舊韓峰迴寺宛然古橋溪草鎖_{菱菱}客將流水同
僧似長松不記年法食喜分龍女供禪房幽借鹿麋眠
行歌頗愛歸途好展齒斜陽乍一穿

清明遇雨

昨歲清明指墓方今朝寒食滯鄖陽兒曹上冢亦隨例
客子思親偏斷腸四十九年年已去一百五日日初長
母論積雨斷新火縱得餘光非故鄉

宿南巖宮

欲凭簾荀數鬼裁刺眼翻愁勝地多絕頂夜懸金觀出
斷堦晴挾火輪過池從太乙真人卧亭憶南薰帝手歌

弇州稿選 卷五

廿七

莫話古來冲舉事一官雙鬚已嗟咤

用晦走使以新詩古陶杯見貽且云有丹竈之造

聊爾附答并致意孔陽

雙魚不道潮波遲。剖出開情錦字詩。豈是更生丹鼎就。能將叔夜酒鎗貽從君。白髮迴他日。借我紅顏駐少時。見說從昆曹家似。可能新賦媲陳思。

華山青珂坪而上自昌黎窘後少登者二十年前

于鱗至絕頂敬羨今嗣武賦以壯之

青天斗絕青垓坪誰復能從坪上行千載猶煥華陰
獨游惟見濟南生蓮花不作人間色玉井長驕世外

今日季方饒勝具笑他韓子誤垂銘

與敬美少叅登太和絕頂

季夏朔日涼飈然我携叔申朝上玄雙壁乍聯世代月
九閣初近莫談天青羊澗暖虹腰度白馬巖高練影懸
暫似五城鰲頂會詰朝分手傍風烟

詠物體

梅花

窈窕娉婷白玉膚立殘清照角聲孤龍頭風起家、雪
廈嶺人歸字字珠南國容華人易老中原消息夢還徂
東君大許群芳在次第水霜間有無

錦州稿選卷五

廿八

海棠花

簾幕沈深白日長一枝嬌豔占流光輕盈著雨難禁態
縹緲紫烟欲斷腸全似太真初起睡微輸合德有生香
昌州應是施龍腦莫恠當年刺史狂

蓮花

若耶溪畔多芬菲鏡裏紅粧天下稀映日千霞難辨色
迴風一水不沾衣妖童奏曲橫梳去冷女銜羞戴葉歸
何似懷溪為屬王年年花底一雙飛

桂花

五嶺秋清瘴欲消尉佗城外鎖岩光金鸞咄暖花爭發

至玉宮寒葉未凋明月自吹靈隱粟白雲誰誦小山謠
天香莫恠謗君株曾囁仙人上漢橋

賦得秋夢

愁聞廬女罷流黃露井銀牀夜未央漏斷朱門花底月
折寒青海樹頭霜逢時宛轉歡娛隔覺後蒼苔道略長
不信狂夫能憶否欲乘雲雨問瀟湘

署中獨酌先後共得十首頗有白家門風不足存也

其六

候吏聲參散晚街忙呼稚子作生涯月臺先掃堪眠石
介州稿選卷五

廿九

風徑還收乍墮花官印斜封素落酒鄉書遠寄穀前茶
青絲翠管非吾事獨酌狂吟興未賒

五言絕句

戲為眼單作一絕

短、一尺綃占斷長安色如何眼底人對面不相識

題畫

來時桃花口流水二三尺一夜春雨生森漫歸不得

其三

愛此山中居清陰滿蘿薜飽飯無所為石上坐秋色

其四

手自斟濁醪醉卧泉聲裏月午醒始知微風落松子

飲華生茗

君携陽羨茶薦以中冷水高卧讀離騷林端月初起

隱僊巖

真僊不住山那有山中跡同是謫僊人相逢不相識

六言絕句

風寒濟南道中兀坐肩輿不能開卷因即事戲作

誹體六言解悶數之政得三十首當喚白家老婢

讀之耳

其二十

金州稿選卷五

三十

欲雪千山自暝將風萬樹知寒償債半生車馬誤人一

世衣冠

其二十二

脩脩檜栝風紫藹藹葉榆日斜莫恠牛羊不下中峰自

有人家

其二十五

車公一言拜相李廣百戰不侯自是人間常事莫將造

物追求

夏日偶成不復倫次共得廿首復作長山道中故

事耳

其七

劉項蝸角千里鼓咄蜉蝣片時誰有騰騰酒睡喚作小
劫須彌

鄧中雅言

其八

兩餘殘果自墮日落倦鵲爭喧手携南華一卷不妨坐
待黃昏

七言絕句

莫愁樂

細娘家在大口頭總為工歡字莫愁月明低按關山曲

金州稿選卷五

卅一

詩

何處行人不淚流

平陽伎

楊柳堤邊控紫騮葡萄新錦費纏頭春燈徧照平陽舞
不信流黃一限愁

閨怨

其二

聞道邊關樂事多前庭蹋鞠後庭歌不知刀斗聲中月
曾照流黃錦上梭

西宮怨

露井香生百合開夜深明月在青苔春風自怨歲華銷

那有西宮玉輦來

其二

點點蓮花漏未央
乍寒如水透羅裳
誰憐金井梧桐露
一夜鴛鴦瓦上霜

小伊州

頻年轉戰未封侯
還逐高陽酒伴游
醉後祇今愁出塞
雙鬟又唱小伊州

西興詞

留君無計恨匆匆
盡酒停杯曲未終
船到西興潮已落
明朝還起石尤風

弁州稿選入卷五

廿二

詩

青樓怨

輕風歲剪越羅寒
紅淚徐傾蠟鳳殘
一曲停箏還自語
不知春思為誰彈

青樓曲

馳道高駿赤電飛
橫擔蜀錦聞鷄歸
新豐酒薄人難酌
夜半猶歌金縷衣

從軍行

賜臂歸來六博場
城中白羽募征羌
相逢試解吳鉤看
已是金河萬里霜

其二

馬看垂楊折送行
酒闌長揖寶刀橫
軍中最是多兄弟
不唱陽關第四聲

其四

夜深鄰帳送胡笳
三月春寒雪作花
吹盡關山楊柳曲
壯心元自不思家

其六

騾馬吹塵然極昏
洗刀飛血九河渾
長城直拓三千里
表取陰山作北門

其七

胡姬學得漢官眉
辛苦風塵損玉肌
不為青春容易改
弁州稿選入卷五

卅三

十年舊地失馬支

橫江詞

越女紅粧隱畫桡
驚波無際雪山搖
貪趨破鏡西陵約
不怕風江八月潮

其二

江上檀郎來往頻
婆娑妙舞賽江神
來時風水隨船尾
欲往驚濤好貼身

其三

錦纜羅帆翡翠初
長年催趁午時潮
江頭楊柳深相恨
折損春風幾萬條

涼州曲

其二

千帳奚王作外臣射雕歸暮管絃新笑來杯酒稱兄弟
曾是沙場百戰人

楊柳枝

其三

飛花欲捲翠蛾顰浪打萍飆惱殺人猶勝洛陽東陌上
北風吹作馬蹄塵

正德官詞

其九

金州稿選八卷五

卅四

詩

夜半燈出未央微傳鞞鐸向平陽六宮處處秋如水
不獨長門玉漏長

西城宮詞

其三

五雷壇上雷一聲海子開口雨縱橫祈靈驗後催傳賞
馬上朱提玉手擎

其四

色色羅衫稱體裁鋪宮新例一齊開菱花小樣黃金合
昨夜真人進藥來

其七

兩角鴉青雙筍紅靈犀一點未曾通自緣身作延年藥
憔悴春風雨露中

其十二

不御坤寧二十季王階埋月井迷烟懸芳自信無人到
閒放鴝兒自在眠

吳中迎春曲

其六

青天幻出木蘭舟對對妖童髮似油齊唱採蓮新樂府
高樓拋下錦纏頭

計偕途中

金州稿選八卷五

卅五

詩

其二

金陵望中山林烟鐵甕城頭浪拍天居人盡說風破惡
江口何時不放船

別于鱗子與子相明卿

其九

寒雲去採漢江蘭日暮江深春水寒欲寄一枝君有賞
傍人應作艾蕭看

明卿

別弟

別時攜手上河梁兩岸相看即異鄉獨立蒼茫歸騎晚
春來月色倍如霜

再贈子與

其三

東吳王生太可憐別汝灑淚西風前一榻梁間都不下
自睜雙眼看青天

其五

吳王臺下水漫漫榆柳蕭條在氣寒無那興來催棹去
到時應自憶長安

其九

寂寥楊子著書年誰似桓譚與太玄心賞其期千古在
莫教零落借人傳

余州稿選入卷五

廿六

贈別于鱗還邢州

其三

葡萄美酒玉壺寒寫向離筵淚並殘縱有隋珠高月色
不知中夜向誰看

飲歐陽鎮朔即事有贈

其二

旌旗春偃白龍堆教客休停鸚鵡杯歌舞未殘飛騎出
月中生縛左賢來

其四

胡纓白馬下雙鵬降虜轅門氣不驕為問渾那能騎

如新師霍嫖姚

過懷柔羅將軍駐兵因贈

碧山無限鎖龍堆羌笛胡笳漢使哀日暮春風白羽
知君突騎射雕迴

寄然荆襄都督

牙旗高擁黑雲間匣裏并刀龍雀環夜夜胡笳吹落月
伏聲不沒近燕山

衛河夜汎

其二

白波如練掣長空上下銀河一色通歌罷朝來新樂府
余州稿選入卷五

廿七

滿天寒色起丹楓

題沈參軍竹林圖

誰家十萬碧琅玕箇箇春雲秀可餐我是王猷君更熟
何妨一問主人看

提兵海上戲呈袁將軍

十年文戰薊門空東海兵符倚畫熊却恨少時疎劍術
欲將身事白猿公

寄俞仲蔚

病後青山足卧游愁時白雪自為酬開門草色迷三
剎史千旄不可求

寄盧次樞

大任山頭花滿烟春來竟日酒醺眠不知妻子關何事
乞取囊中賣賦錢

寄應在明

寒燈暈碧影重重匣裏吳鉤欲化龍莫向尊前論舊事
滿天霜色鎖芙蓉

書懷

上馬狂歌別漢宮
休更怨東風看他前殿麒麟閣
也有黃金問畫工

感懷

舟州稿選卷五

廿八 詩

戰罷西風萬樹殘又看桃李徧春山不知天地元何意
惟有長松了不關

醉調徐汝思不飲

去辭杯酒讀兵書明月青山恨有餘我自三騶車畔飲
看他千騎上頭居

高唐王即夜宴口占

翡翠春溫金屈卮青天璧月浸蛾眉
君王莫更留髡飲政是能勝一石時

戲為登州歌

其四

彈子渦畔水爭流小石星星滑似油不惜紅裙裹將去
與即花下聞藏鉤

秋思

庭梧一葉鴈初飛無那金河信轉稀
夜夜銀燈機裏衣

苦熱

其七

石家門前金欲流石家別館如深秋
度盡清涼臺上月
玉人歌舞不教收

贈張二茂才 勛甫弟

舟州稿選卷五

卅九

度門高挑避京塵驚見秋風玉樹新
最愛謝家池草句
不知君是夢中人

漫興

其六

少年書不破萬卷徃徃開口論千秋
終南二華未挂眼
狂歌崑崙天盡頭

答史秀才臣紀見寄

一掬陵陽淚未乾
投將明月畏途看
還應捨放荆溪上
夜夜青天北斗寒

為馮生走筆贈別楊都督二絕

早聞楊僕領樓船十萬旌旗曉色鮮南粵東夷俱受首
斗來金印出甘泉

其二

大江春祖甲光寒匣裏吳鉤醉裏彈幕下三千文武士
可無書記禮馮誰

走筆段至使君

開府樓船十萬師旌旗搖曳海天移風清月墮蓮香夜
唯有漁舟一葉知

寄張廣平助甫

自甘愚谷五經春無限天涯草色新縱有除書應懶讀
金州鶴虱入五

四十

廣平還是折腰人

題賓竹山房為李煉師作

千挺琅玕秋色新清泉白石自為隣阿猷元解吾家語
但過何須問主人

夏日村居雜興

其四

風塵十載倦歸田始向山僧學坐禪此日和禪都不管
醒時呼酒醉時眠

其九

日脚初低樹色高晚涼微動鬢蕭蕭烏頭作風白頭雨

羈上歡聲停桔槔

其十

池上疎星浴曙波偶聽蜩蟬響在青羅亦知殘暑將為客
其奈秋風感慨多

奉報

病後承件松蘆白二上人以法語見示輒成三絕
應有朝來問疾人

其二

病來渾似墮危連病去俄成自在天為語報身俱是幻
金州鶴虱入卷五

四十一

不知真境在誰邊

其三

勞師指示安心法欲覓心安總未能夜半披衣時自起
一庭殘月浸孤棲

送張州守歸蜀

十丞汝明弟也

其三

挂冠歸去一身輕瑤草華陽洞裏耕一令抵今多似在
丹成鶴鶴自來迎

寄明卿邵武

其三

蛾眉一向掩秋塵
漸愧沾恩雨露新
拭淚暗將殘鏡照
王顏還是舊時人

小祇園

臨福寺西新種竹
滿兩紫烟幾萬條
野夫盡玩興未已
夜半來眠竹畔清

其二

茅齋雨過秋雲鮮
一箇孤林自在眠
不用經行與檀施
生來元是辟支禪

其三

歲經閣前四青松
白雲頂宿根苔封
自憐霜雪嘗應徧
會州稿選入卷五

依舊空山作卧龍

其六

清晨手寫一函經
舍利毫端已似星
但使有僧能過誦
不妨魚鳥共來聽

夜雨

酒力初消臺未成
空階滴雨到天明
不須身在陽關外
白髮應添四五莖

慰伴松上人疾

長松葉底一繩牀
瘦影凌兢額漸霜
拋却此身誰受病
不勞三界訪醫王

病卧池亭内夜起坐即景有感

晝卧虛堂夜起行
朦朧斜月透疎櫺
無端借得東風便
一曲江州訴到明

其二

一溝流月碧潯上
翠竹蒼梧相對閒
枕簟乍涼人似玉
可憐無夢到巫山

毘陵月夜張子歌

城頭月出水曾光
城外酒蘊黃柏香
貪聽被郎歌宛轉
任教風露濕衣裳

吳門別李時養

會州稿選入卷五

君為北客向南征
我是南人暫北行
陽烏欲辭春燕至
那能不起故園情

鳥聲

槐柳陰陰護帝城
春衫載酒愛流鶯
自是愁人聽作淚
不關能唱兩般聲

其四

朝來欲踏蹇驅出
處處精蘭覓酒僧
空林一聲行不得
歸向空齋誦小乘

答寄延綬王中丞慎微

中丞綬令下青霄
十萬軍聲靜不囂
何限五原春草色

黃容胡馬向秦驕

其二

北風吹墮五雲翰念我餘生傍釣竿三尺要離無左臂
祇留肝膽待君看

其三

十載南冠草莽臣至今猶愧脫驂人那堪一掬酬恩淚
半入漁陽半入秦漁陽秋中丞特相慰存

端午日小酌

榴花乳燕各爭新角黍蒲觴次第陳薦羅三閭還自笑
此生難作獨醒人

舟州稿選八卷五

四十四

題李山風雪松杉圖卷

宋人為金秘書監

撲地漫天卒未休松杉千尺迥堪愁丹青不作王孫草
老向胡天共白頭

泊高郵懷子相

廣陵東去是邗溝斜日蒹葭黯未收採就枿漿無處瀉
不須聞笛也堪愁

九日完縣署中

其二

空庭吏散鎖楸梧不獨黃花事、無最厭耳邊重九字
天涯兄弟各茱萸

娘子關偶成

夫人城北走降臣娘子軍前高義旗今日關頭成獨笑
可無巾幗贈男兒

別瞻美弟

醉裏輕知別惠連醒時孤鶴泣江煙不須論到池塘句
酒態如兄便可憐

有懷

其二

江南秋盡鴈初飛應是深閨欲寄衣剔罷銀燈金剪還
一雙紅筋隱寒機

舟州稿選八卷五

四十五

詩

題韓熙載夜宴圖

其二

由來歌舞破江山庭榭能催王氣殘唱得浣溪宮樣句
小樓吹徹玉生寒

題畫

千條楊柳弄和烟漠漠輕陰好繫船行到酒家須少住
莫教孤負杖頭錢

其四

青山綠樹杳難分忽斷中間是白雲欲買一椀深處住
不教名姓向人聞

馮子潛將有廬山武夷之游索一絕句為贈

匡廬五老五白龍武夷九曲九芙蓉高櫓贈爾青鞋去
踏破寒雲千萬重

傅伯雅園亭杜鵑花

其二

倦來真覺浪游非愁見紅英婉素衣若道此花真解語
也應相喚不如歸

倚家弟調送張元春游嶺南

朔風吹雨欲成花病起青衫便離家此去不愁腰帶減
古來勾漏有丹砂

弁州稿選八卷五

四十六

詩

兩山竹枝歌

橘綠橙黃香滿枝顰頭醵玉鱸魚綠山中曆日由來少
知是江南九月時

其三

短筇銀屐壓鵲鴉圍腰群捉木綿花莫嫌村塢行人少
夫婿經商不在家

董中丞泚化寄餉酒貲

潯陽江波波刺天峭風偏對下江船從他九日灘頭坐
乞得中丞買酒錢

九江道中大風

鳥頭千樹捲秋蓬亂激飛濤拍大空坐起船牕渾不覺
此生原慣石尤風

道士款

西寒山頭啼杜鵑煎濤百尺瀉樓船總令漁父心無事
耐可中流倚醉眠

補題冬日村居

其二

莫怪田家置酒頻綿花盈積米盈囷從他俗飲無妨事
七貴筵頭俗殺人

送於信夫還武陵

弁州稿選八卷五

四十七

詩

拋却銅符十五年談玄倦了復談禪石頭路滑君知否
明月家山自在圓

弁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五終

舟州山人四部稿選目錄六卷

文部

序

送比部陸子韶論決江南獄序

贈李于鱗序

送州佐蕭公遷守蘄州序

贈兵備副使廣平蔡公遷督山西學政序

送太僕寺丞永寧張君遷南地官序

麻城穆侯均賦頌序

贈王川周翁序

目錄六卷

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

贈大都督王江楊公五十序

贈穆大公序

奉賀少師元輔華亭徐公壽序

李氏山藏集序

尺牘清裁序

何大復集序

趙霸州集序

徐汝思詩集序

戚將軍紀効新書序

陸氏伯仲集序

客越志序

比王集序

芙蓉社吟稿序

海漕奏議序

楚辭序

少保王公督府奏議序

林天迪叢桂堂詩序

古今謚法通紀序

記

舟州稿選目錄六卷

汎太湖遊洞庭兩山記

青州兵備道題名記

閱武堂記

屈賈二先生祠堂記

王節婦項安人祠記

築呂梁洪石堤記

重建提督兵務行臺記

竹里館記

書事

書二館人事

志

錦衣衛志

北虜始末志

三衛志

哈密志

安南志

倭志

傳

盧柵傳

王樗全傳

金州稿選目錄卷

嚴節婦諸傳

王烈婦傳

補蔡子英伯顏子中列傳

補陳友定擴廓帖木兒列傳

墓誌銘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劉

莊襄公墓誌銘

同知温州府事贈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布

叅議黃公墓誌銘

墓表

封中憲大夫和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溪張公

墓表

明故楚峰周翁墓表

墓碣銘

程君汝義墓碣銘

程千行墓誌銘

碑

南陽張鉞二公廟碑

房縣澈解堰斗門碑

故福建按察司副使宗君子相祠碑

行狀

金州稿選目錄卷

先考思質府君行狀

贊

開國功臣贊

太宗功臣贊

壬午諸臣贊

浙三大功臣贊

齊鮑叔牙贊

任安贊

前將軍漢壽亭關壯終候贊二首

伍大夫像贊

淮陰傳陸二侯贊	項王像贊	陳思王像贊	太醫育者邵君像贊	張道官像贊	銘	研銘	墨銘	帑銘	筆銘	龔州稿選目錄六卷	祭文	祭李于鱗文	祭宗子相文	謝雨文	史論	季札	簡相如	魏公子無忌	周亞夫	魏相
										五										
										文										

昭烈	關羽	陶侃	苻堅	袁粲	牛僧孺	李嗣	高宗	文天祥	粘罕	龔州稿選目錄六卷	辨	淮陰侯不反辨	雜說	波斯胡	讀史	讀秦本紀二首	讀魏志	讀五代史	讀宋史	讀元史二首
										六										
										文										

策	策一	策二	策三	策四	策五	策六	策七	策八	書牘	倉州稿選 目錄六卷	李干麟 五首	徐子與 三首	答汪伯玉 二首	汪伯玉 二首	宗子相 三首	余德甫 二首	復肖甫 二首	李伯承	王明輔	吳明卿 六首
										七										
										文										

張助甫	黎惟敬	用晦	與石拱辰	袁魯望	袁履善	上傅中丞	王宮諭	楊仲芳	答王禮部言卿	倉州稿選 目錄六卷	汪正叔	羅虞臣	吳泰議	袁抑之	翁司馬孺叅	劉子成 二首	復戚都督	奉博庵先生	朱客部子价丈	與李東昌
										八										
										文										

與陳戶部晦伯

俞仲蔚二首

廬次梗

黃淳甫

與沈嘉則

寄沈茂才

吳子充

1. 鄧華

答包恭軍

張幼于

奔州稿選目錄卷

方生

與魏允中

答李駒二首

答于生

答程子虛

答吳瑞穀

東明竺僧

雜文跋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沈隆羅漢

三忠祠歌後

題包恭軍東游稿後

跋兩山記及詩後

題正學元勳卷後

奔州稿選目錄卷

十

文

奔州山人四部稿選目錄卷

舟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六

吳郡鳳洲王世貞著

越郡有吾沈一貫選

文部

序

送北部陸子韶論夾江南獄序

今年春天子下諸道使讞諸論死未蔽法者最重曰江南秋官之屬熊大夫往也而秋郡國以歲季待報論決死浮法者亦最重曰江南於是秋官即陸君往大夫於曹秩右且久也陸君視大夫稍次而其為人忠信而

舟州稿選入卷六

乙

文

詳敏甚稱所以重之者於乎上幸哀憫諸元元無識而結罪之是觸既已肆滌滌之一熊大夫足矣烏用陸君為哉予聞之植苗者除莠夫非不仁莠也除所以害仁者則不能復仁莠且上務義斷其惡定死矣猶惻焉旁採其所以生之而不籍其魁巨置之重天下將覲解而輕犯法此何以謝天下也故上之使熊大夫仁也其繼使陸君亦仁也江南古泰伯之鄉也當時短髮畫體侏僂其音聲澤蛟隣而陸豕牧意不復知有文字交接與今世所稱說者而其人乃多樸茂長老上非有危法裁之而下亦不知有上之危法跡其行默自與法

達而非以避也此雖稍乏文采亦何害為古而人號能讀書話言道理都服而矜容豈直薦紳先生能之至耦耕息販地擔之徒亦靡不彬彬然觀也然好畫出其智力桀以角戾劉其弱者狎侮欺詭揶揄揶揄不至焉戾積而身殉之嗚呼彼誠自負巧也將不大拙乎哉其以巧敗也則不可謂之無知其巧以拙敗也則又不可謂之有知有知而無知之死也悲哉其蹈冥矣禹疇得不下市而為江南泣耶且上既以死未蔽法者付熊大夫而極究於法不能勝情死不能勝法者始付之陸君而君又僅獨取其尤誅之少有繼髮凶當於心得舟州稿選入卷六

二

文

僅二君生我者去厲我生者必有後矣

贈李于鱗序

海內稱文章家其相下更齟齬勝已者此其常云日吾之使而南也于鱗辱之言計于鱗所許以過北地李生矣其次為仲默又次昌穀而其微詞多譏切某郡某郡二君子二君子固蟻伏林野其方握柄所褒誅足浮況天下士而其徒某七諸貴人日相與尊明其道引絕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而一旦親于鱗所非是寧不側目恠且指詈哉吾歸不能持于鱗言示人即示人而讀者不能句若爰君之駭鍾鼓未有卒其乱者即有能

金州稿選卷六

三

文

讀一二語而二君子之聲固已中人膏肓而易其視聽將無難于鱗哉嗟乎吾以為千古所獨喻者此耳子不能得之於父仇者無以奪而恩者無以致其效且使所為爭者必欲求勝而驅相易則可不然蓬累而行乎宇宙之間迷洋自恣適已並足其又何難焉夫于鱗之勝二君子固當仲默沾沾氣弗克充志所長詩耳昌穀脩靡靡弱不習古文辭非地生習古文辭而自張大語錯出不雅馴二君子早成章也度北地生諸公才未易當于鱗而于鱗名位肖貌少足以動人鄙語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又云利令智昏世間希心好間一趨于

鱗不如于鱗固無論遂如于鱗而觀其所鼓動而傳聲

於今則敬信之後既不得志於今庸冀後哉則又歎徵之古所謂古者獨其言在耳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奈之何其恃而勝之吾復將京師屬于鱗已出守順德兵與蔡某從西來過于鱗而論文某者故二君子友也其所持議與識以長于鱗則謂吾李守文大小出司馬氏司馬氏不六經隸人乎哉士於文當眼極道理以所蹈奈何屈曲逐事變模寫相後也吾笑不答於乎古之為辭者理苞案不削侵之辭今之為辭者辭不勝跳而匿

金州稿選卷六

四

文

諸理六經固理區數也已盡不復措語矣蘇秦漢而下二千年事之變何可窮也代不司馬氏當令人舉遺編而躍如胡至今竟氓也哉蔡子元稱六經乃已蔡子而科六經具在又寧作錄中語喋喋而佔上繁罔奚當也世之文行者曰碑誌序記論辯固皆史變休也冒其名不曙所錄苦而要之理亦究矣或更謂如君言于鱗誠文人文人者易事自喜宜不稱為守今諸生相聚而訾易太史氏者非貨殖游俠耶乃其办方俗要塞纖修其民人竭殘與物上膏瘠所宜否介若指掌然令世書生周行人問白首奚智也而班氏稍能密於文叙術

所以狀委致如其自叙以憾此豈難觀上紙上言者漢
時君臣小用之為郡國守相彼其所因利考中肯出吳
公趙張下於天地之精英發之於文章而粗跡及政事
亡二也予何以一時之驕吾千萬幸吾故舉之遺于肆
即二君子之徒移目吾吾且其之矣

送州佐蕭公遷守新州序

前蕭公為浮梁特則以與介便吏治稱賢令夫而會旁
即大責人家有所忤蕭公雖用高第入留省意坐中之
謫佐太倉守蕭公業佐守則曰夫卷人者例以傳舍其
官而故帝尺一吾為吾計快耳豈 天子所與共尉撫

舟州稿選卷六

五

文

元元意哉於是州多盜蕭公職賊曹率身先吏民盜飭
習比閭什伍之法而時扶其惰又以間布耳目行鈞鉅
摘赤黑尤於掌中發之盜大喘怨無所容遂他邑去蕭
公時時言邑子錢更者三五而代吾乃竟歲為官踐更
也雖然吾得薰治他邑盜易耳時有軍帥者職亦當
治盜橫甚蕭公怒謂若虎而冠日就就攫人都市中何
用治盜為且吾獨不得緝賊孫氏言我蕭公乃教從上
官白發帥狀竟坐免於是州人大喜願蕭公當為守
會州關守蕭公則攝守過王子而語曰凡吾之難非佐
郡邑之難所以用吾佐郡邑者之難佐以長吏故抑而

舟州稿選卷六

六

文

不盡見其才是為長吏掩德則難佐不愛其才而盡見
之即或以佐掩長吏則難今吾幸暫免矣吾乃有大難
者吾為之長而使民不測其端是吾愚民而用之則難
便民有以測其端民將由隙而入我則難上入有所為
而不便于民而吾固待之是上代我受鼓則難有所便
於民上未及為而吾先之是我代上受舉則難吾務於
民好而時於法有所操舍民得其好而上疑其法則難
吾無所操舍於法而不中民上信吾法而民失其好則
難事有所當務而未豫之幸然而無以應則難吾豫之
幸而遇事不幸而不遇事則難子將何以教我王子曰
舟難蕭公我即以浮梁今治治之民無不浮梁應也且
難守者則未有難守者也蕭公曰善視事三日不教勅
諸曹吏謹守舍毋輕出為所欺為吾以某日悉汝某事
罪當死為日時汝期耳勅隸卒毋下涸吾鄉民民能自
束勅役者以計次來受事毋居閑居問吾重困汝勅賊
曹卒乃公在不憂盜汝毋重為盜於卿也蕭公不下墜
寄三尺吏民之上而州大治屬為寇至甯於海臺使者
僅以一帝符下諸所規調兵食皆以護蕭公蕭公故豫
之第言某所伏饌可餉某所伏金帛可犒以舍平辭故
事民當立俾晚間蕭公故為定編伍甲約束曰胥後令

夫敵未至而先困吾民即敵至而以困民待之皆非計也北寇退當事大臣計築城海上宿一參將兵太倉民受役偏且直弗及蕭公主書大臣曰夫築城者業保障四郡也夫利均於四郡而勞擅於一州民不可愚使也今歲荒見食無半菽棄父母之養以日胼胝版築而卒不得升斗之羨愚以為不死則亂大臣悉切責蕭公以代受譽然竟無以奪之役稍寬半得直矣蕭公攝守久民且以為真凶何真守至蕭公仍故職益勤勵以治辨聞而吏部臣亦自賢之擢蕭州守蕭公復過王子而語曰不穀日虞簡書之及以為遷吏羞乃今幸免出治

弇州稿選卷六

七

靳矣子幸何以教我王子曰異哉蕭公之所虞難者時及焉然蕭公益亨無害也夫以道而用才以實而御厓則何所不可今夫靳故楚之嚴郡也傳雖稱其俗躁強然狃淳龐近古秀民彬、喜、有、鄒、魯、遺風詞訟訟五不能當吳之一賦稅職責十不能當吳之一以蕭公才出五之一應之足矣何至復難靳為夫蕭公號精悍勤事所操切間用權術至居恒恣義而饒給議論工文章時或取逢掖士延禮之彬、儒者矣世所誦說儒士類多沾、自好是古而非今澗陳事情見蕭公治不大遲庭執蕭公行王子之鄉薦紳大夫以王子推知公俾叙其

言以別

贈兵備副使廣平蔡公遷督山西學政序

世奉朝縱出沮格之法嚴而士大夫以三尺奉意郡國有司爭相趣為刺深而不佞嘗承乏西曹即獲治京兆都官獄數抱案爭尚書前有所覆出不能奪尋奉命北察畿輔因得以縱觀先後成獄不佞時有所歉釋因竊自歎異日獲備監司一方庶幾于古所謂無冤民者而最後遷兵備副使治青州屬悍御史按部有所授旨而不佞不能盡承守令有所受旨而不佞不能無同異以故不佞所伸十恒僅七八而彼見以為十屈其二三幾

弇州稿選卷六

八

用睚眦中法譴自余罷青州歸而伏里中而後愧悔之也夫民命大矣士守志大夫守官吾不獲伸其一即奉其一以去而何澳忍至二三為然竊伏觀諸監司即未有不為不佞者也居吾下而有所入吾不以為可一讞駁而問者如故狀再移案而它問者如故狀三移案而謗隨之吾持異而不能勝其同居吾上而吾有所出上者不以為可吾一成獄而見駁再成獄而駁加峻三成獄而怒隨之吾求同而不能勝其異則所謂監司者藐藐幸以凶害遷夫安見奉其一不伸而去也吾州有王生嘗誦之叛奴弗勝而構訟奴結族之黠者要生於道

而狙擊之又擊一病夫絕誣之而會他邑令脩旌旆坐
生殺人罪州民巷聚訟俱而相語其冤也薦紳大夫心
知之目攝而禁弗出口也他治獄吏則攝案施施受画
一而已無它逾近上則逾遠而不得其情故也一旦而
當兵備使者蔡公立訊而立得其情脫桎梏萃出之一移
案而獄吏膽奪莫敢枝梧州之大夫吏民謹聲雷動稱
蔡公神明朝上獄御史夕報可或謂公獲上信下所措
置無肘逆者以故其辨王生獄若承蜩然假令公稍自
疑或疑人而不能自堅於毀譽之外其又奚能快焉正
生既得脫度無以報公而會公遷視山西學政乃來謁
弁州稿選卷六

九

不佞請贈言不佞蓋三贈公言矣夫以公治吾四郡善
狀即半歲所大小以慮數十百條多用便宜行諸臺使
唯諾唯謹而今乃毛舉其細者以為頌胡謬也是不然
易火山之噬嗑君子以明直用刑而不留獄其說曰慎
刑如山明而不留如火君子之惻於刑而猶取法天地
之用如此其重也蔡公乃佐乃之夫賤臣下獄六月飛
霜孝婦寃死三載大旱以匹夫解女之微其精誠之感
天地為之震動是尚得為細耶蔡公居最上最遠而還
獲其情此何稱毛舉哉且也吾所以重愧蔡公者公先
為吳守書報政稍失御史意輒被劾去留檄及於門卑

丹在於間楓之外矣追者塞於潁哭者涕地而公獨
謝弗顧也此所謂奉其一不伸而去者也宜其爾也
送太僕寺丞水寧張君遷南地官序

秦東髮而登朝則知鼓大司馬張襄敏公之數扼虜也
虜中人攝公目為張太師云公歿可十餘歲而虜破
石州時公有孫曰甫以公任為郎休沐還里遭陷
虜欲迫之降誓死不屈虜問知狀咋指曰是故張太師
後耶夜縱之歸天子高其誼為遷丞吾太僕以風示
遘虜者而張君之丞太僕也蓋日夜砥礪攻駒事云甫
三歲遷為南戶曹即以去先是余以間過張君所縱說
弁州稿選卷六
十
世事慨謂張君今論天下財力所從出姑畫大江而南
北之則南困財而北困力夫所謂力者其最重非馬也
耶今太僕馬歲以慮十餘萬匹內以奉衛士而外以奉
邊戍邊戍所得馬不能勞苦與寇角馳逐以所用之而
衛士得馬以便騎乘而已縣官給芻費割以自其分衛
市糴凌馬馬不能飽而以醉久之則先其齒而老死矣
馬所從產則責駒馬所寄秣則責肥甚至家破而人繼
之然豈獨馬今江淮歲漕粟四百萬石悉以予衛士食
而餘粟盡令入白金共邊戍夫邊戍者能報千戈千戈
以為儲胥悍而予衛士食譬之搏雪而寒衡所取功

焉然是二者見以為固然而無能有所變也幸而為縣官衛士則日芻豢之而彼不任德不幸而為縣官民則日魚肉之而不敢任怨者此何說也張君拱手而謝曰公言大非某所與聞也即某治馬不能以賦賦能不以賦累其賦者而已夫使某為贏取以損償必不為使某藉故以明累必不為今者獲用治馬從公後三歲而不羅道嗒之谷則竊以一日得酒賦亦如是而已余乃嘆曰夫卜式有言治天下者亦若牧羊而已今君去而即者不南戶曹也耶凡東南職貢之入所不籍而北者即籍以南而君又時有寄委譏推督攝之類比比焉然病

奔州稿選八卷六

十一

文

莫大於贏取藉故者君故絕不為之則已思過半矣今馬幸稍足詔賦其賈藏太僕太僕有餘藏而民不甚困馬漕比時至大農告陳陳而歲亦不至厲民藉令盡如君者而承吾太僕即戶漕又安至如吾嚮所憂哉君行矣勉之

人主察公卿子有材器能任將相者必於君乎取君又當拜矣

麻城穆侯均賦項序

天下稱嚴邑自吾三吳外則莫若黃之麻城而其稱獨踐不易均者亦莫麻城若明興而為其令者以慮

人其以善徙者可指數而已余守太僕時偶與其邑之人耿中丞劉金吾輩語及之而二君津津稱其前令穆侯不容口且曰是以高第入南曹名為善徙而物意猶未厭也久之穆侯乃復以即高第守晉陵而金吾之兄諸生守吳暑行二千里而奉通邑之大夫士父老指以請曰蕞爾微邑不腆之賦不足以供國家一饗士而久乃使畔者訟畔論者訟速強者食不稅之田而弱者負無田之稅其弱者計以為不徙則死耳以故麻城雖謬托為嚴邑而多不毛之地類若一甌脫即今素負強幹者至吾邑則懾懾思用小故解去而其巧催科者亦至

奔州稿選八卷六

十二

文

吾邑而拙穆侯之來無弊而輒得其故歎曰夫吏負以強幹而又巧催科而至此邑輒拙者非真拙也巧盡於催科而不得不拙也夫巧在賦者才也巧在田者本也吾今而知所以用巧矣於是邑之田有緡全官者緡夾官者侯一切削去之曰是皆王土平何田非民何民非官乃議均田已而又思之曰是均田者其有經界始乎乃親行規田所其東北因山西南因水中大溪界之以都分界以號分都都有長有副里有總里小里制夏秋稅畝二升六合不為偏重偏輕以放弊總邑之賦數有奇羨而無損減即強者人不得匿田田不得匿賦弱者

賦與田相知而官民不兩困矣始不便侯笑者曰是未
可以歲月計也築室道傍三季不成侯豈能為吏長子
孫哉乃不淹旬月而報成事相與歎詫以為神而邑亦
稍稍復故巖邑其士民即不能楚其辭以張大侯功德
竊有不腆之詩歌以從故大司馬劉公後其華先生一
言以弁之余不敏竊窺嘉隆之際廟堂乃稍稍課責守
令吏治今號稱極盛而其大指乃以程較因賦用贏縮
為最耳未有能深探其所以贏者得其所以贏則下與
上交益不得其所以贏則上與下俱病穆侯蓋得之矣
常固肺附大郡也賦百於麻城弊亦稱是吾嘗惟夫班
奔川稿選入卷六

十三

氏之傳循吏皆郡守事僅一召前卿者有穀陽上蔡稱
而亦不載其實即地節五鳳間人主所最加意不過曰
與我共此者良二千石耳豈其時政皆郡守發之令不
能自為德耶穆侯一令而能自為德使其人永歌之不
衰如此吾日於常乎有望矣

贈王川周翁序

余嚮則聞學士大夫類多慕說憲孝時云吏不備刺
毀之政民不熟吏問片阡陌間揖讓彬彬焉故中多躬
行長者朴茂純肅之所做屢以自就其質而已余所慕
說以為長者即此戶易稱哉歲可一甲子上神聖靡

損於舊乃今則何寥寥也余既無所及於其時而冀一
二其時之人庶有以風焉晚而得周翁固生長二帝者
大要稱是矣始周翁微茶儒不遂去而就南畝謀什一
之息以佐耕鬻力而入程口而出猶以為非道而去之
教授里中諸生下惟恒數十百人室子繒纒代相給周
翁之名不出於閭閻之外而內行默報不在翁而在翁
之子濟叔既益習翁教取進士翁亦當從貴諸吳中貴
人父驟起將聲勢召號刀氏之徒出則朱丹其轂冠危
佩華相爭勝侈大以明得意獨周翁揭而步也從一赤
足暨過社中父老餽瞻瞻然竟踉蹌歸而薦紳先生故
奔川稿選入卷六

十四

雅善濟叔或持通家刺謁周翁翁異謝已匿不復見監
司歲時行部過問不知濟叔之有周翁問者知周翁不
知周翁何名作何狀其黨善周翁者更不知周翁之有
濟叔濟叔起書生為進賢今進賢稱巖邑善諭而令以
翁志務修潔蕪而治翁妙所受屋一廛土百晦家貴賤
百指褐而步自如吳里翁不安驟起貴人父獨安周翁
也今年秋翁廼如京師來就濟叔養俄濟叔滿比部即
上計太宰以最請具封翁如濟叔官翁叩頭詣闕下謝
天子大恩還稍出冠而見客云坐未幾翁起行酒敬
勞客諸君止惟老人不任冠美取吾舊時幘來吾繫純

不若羈絡之適寒煖也。鼎烹而養不若藜糗之便也。駟呵而輪馳不若緩步之愉逸也。與諸君盤辟而折旋不若野人之爭席也。何者此吾素也。周翁則又言：憲孝時以論卑小者即受股肱寄總方岳不則中二千石以上或其人貧不能具驪駟一棄職雜田間人而耕漁弋牧敗墮子時女狎而忘其敬日乳臭小入貲與挾下藝待詔以計請急轍車而馳里門袖金紕置介賓位有所謝絕矣矧如諸君矧如長安大貴人王子曰嘻余知之先王之所以樹惇於士風者有繇哉。漢文景之際朱郭以俠聞辟按鼂賈程卓末富條魏劣辭奔足耳目

弁州稿選入卷六

十五

文

景傳響接而萬石君特一推無能人且與數君子爭旦夕之長則何可得乃至勞人主尊顯為也於乎此其意寧可與剽輕好進者道哉然其子孫雖日貴漸以不如而流至於與馬之飾以王陽貢公之蕭有所不免乃知俗之流而濟也勢也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跡周翁所持行必儷見者其時又奚擇矣雖然余幸而得接周翁如親於憲孝時者諸君歌而觴周翁其更觴我

大司寇景山錢公七十序

王子曰人熟夫用之用而不熟夫不用之用也。今夫五金鑄於鑪而範之得材而為錢鑄釜鬲戈盾欣然日以

為用也其貴乃為清鍾大鑪夏敦殷鑒王父之鼎庶明堂之序而歲不一試之未底試而所欣然日為用者敕矣是器貴也歲不一試而歲益以重蓋易世更祀而天下翕如也夫吳故鉅邦人文賢士大夫稱甲天下者也然而自余燥髮時則知有故太宰朱恭靖公迨冠而籍於朝而後知有今大司寇錢公也夫二公者不必以用而用者也余請先言恭靖當世宗初上時有所褒進大臣及吏部臣闕時朱公為南吏部幾當得之會少有所不稱即上章乞休人或謂朱公不少需為太拜地耶朱公笑不顧曰吾以善拜即不若善歸耳天子重於

弁州稿選入卷六

十六

文

去公而為異其礼以傳傳之還復廩廩之隸隸之朱公之食於家而食於官者三十年一日也朱公闔門謝世事不為章言歟行以易觀聽然逾歲而郡邑之郊內外然而化之卿大夫不敢以飾見於國士不敢以飾見於屏峻賈不敢以飾見於市其父老相率而戒其子弟曰即衰趨何以聞朱公其子弟亦相戒曰吾衰趨即不愧為吾之老者若愧朱公何蓋又逾歲而天下之士大夫日相與訛訛吳中以朱公在否為世輕重而朱公益遐廷務退讓其行自介士匹夫下而至於垂鼎之塵均與之講敵而不挾其達以加又三十年一日也朱公絲狀

元及第三十年為尚書以歸歸又三十年及見後甲子之為狀元者海內所監說而奇瑞之然使朱公絮功度材其前稱顯而用於世者孰與其後不用而用之為大也錢公成進士入銓曹婁遷兩都法吏視朱公稍號任繁劇然亦且三十年而乞歸歸之時屬

世宗末不能有所備於廟隸然未逾歲而天子用大需思進品階稱責重於朱公公乞身固少晚然健履

而富於聰明之用不減朱公五十時公雖困駭歷外若

染於態者而中然赤子其淵默而易亮恭退而質木

舉無以異於朱公今之士大夫賈固不能如朱公時

余州稿選入卷六

十七

文

稚朴而易化然亦稍稍知慕嚮公旦改稱而月貴其評二公名德後先相望於

世宗今上之物者即不知其孰重然其重置獨在吳而

已也易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告夫服牛乘驥始

而效其力於軛終而效其體於華世固不宜少者然其

用抑何淺小哉錢公今七十名卿之大夫士宴而樂之

而不佞使致辭曰公為我進七箸安步銜衍天子脩

世宗之典公家食而食於官三十年如一日也則二公之用誠大矣

○贈大都督王江楊公五十序

燭之武有云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余未嘗不三

復而歎其言以為人主坐視天下之才而使之老其過

不在才也則又惜夫士之才少而當夫好老之主老而

當夫好少之主終其身以窮也夫人主而誠能用其老

雖已晚然使夫握筭却顧歛其果勢壯往之氣而收功

於萬全要之乎非少年所希者故夫秦一筴而明不勝

寒再筴而信不勝剪漢三筴而武資不勝充國何以故

其採謀博而計績悠也吾友都督王江楊公之少時以

列校提一劔從軍與島倭角凡數十百戰小戰則小勝

大戰則大勝其積級自十以至萬其積位自千戶以至

余州稿選入卷六

太

文

余都督其積職自裨將以至大將蓋不出十五年間公

既不愛其才以媚人主人主亦不愛其官以讎公而一

旦中中山之篋用卑辭罷歸中外夢社稷而寶干城者

求其端而不可得遇有警輒以公名上南勁則借而南

北勁則借而北意若不可旦夕少公而人主顧遲徊久

之輒上輒報聞而公亦倦於世遂管取其喑鳴叱咤羅

馬而廢千人者弱其竅而為嘯歌義苛之編駕長風而

破巨浪者葦而之乎一沼一壘計倪之書以治生穰苴

之書以課城獲蒙恬之書以樊圃而其書或驗或不驗

家亦漸以旁落公今年五十稍稱病謝絕他事而其序

賈客猶故於是其客若干人爭為言以贈其言雖人人殊大要祝公之壽考而念公之尚壯而不見庸也獨余以為證有之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必汁則熱而不可熟蓋器大而小用之則不宜也三秋之知以見上帝會九賓而享諸侯而後無舍鼎矣去今日公年日益進謀顧日益深有如人主下璽書寄以符鉞之任明信武賢之徒嗟乎讓侯印公肘而不敢望也尚父膺揚方叔壯猶緩之乎歲以待哉公謝曰不然子之言信矣矣而非余任也昔李將軍之孫與太史公著其叙數逐虜數屢數起伏歷千百載而若新今吾輩及

余州稿選卷六

十九

文

贈穆大公序

燕趙古稱多威概節俠之士而親亦其輔國也今其人尚矯矯脩其行不衰然俠者赴士之既困急於已既既存亡虎生矣而不自矜其能然一為義而天下歸之百里頃功千里頃聲若朱家季心之流彼猶為名使也節者則不然其契顯而事迫如羊角左伯嬰杵之徒苟不濟則捐吾身而為彼存者事濟矣彼又捐其身而報逝者所以為兩人足矣彼猶為氣使也故夫節者俠而信

其志俠者汎而行其意要之非甚其志也有能仁心為質敦誼明信為國惜禎為士惜儀內足於志外挫其名斯進此二端矣則穆大公其人哉穆大公者魏人也有子曰文熙而顯文熙之友石給事星上疏論天下大計於左右有所指斥忤旨當受杖北關下時左右中貴人挾上怒而脩其劾救聞吏母得以給事從吏進文熙聞之曰果爾給事且死矣時當任工部即未上關入謁緹騎朱帥曰公以給事抗中貴人耶不佞筆不朽以中貴人死給事耶不佞筆亦不朽唯是公為天下愛直臣為萬世自愛朱領之陰戒主杖者石給事卒物故令

余州稿選卷六

二十

文

我愧見強項郎而給事甫杖畢諸中貴人群詈之給事亦詈則益怒謗榜交下文熙迫趣前以身蔽掖之而解帶綬戰支甚力曰此豈亦上旨耶中貴人恚而咻曰若何官非而闌入地也文熙叱之曰吾工部郎某也此廷臣廷非而闌出地也諸中貴為訕稍稍引去文熙起給事血肉中而囊之出時給事為編民矣文熙即日就舍都門外治醫藥給事數憤絕數為噓氣得蘇當是時文熙盡出其常裝與賣宅直可二百金以治給事歸而度猶不足居旬日有策蹇蹶蹶來者則大公公也撫給事謂殉而職足稱丈夫且身在胡他虞耶已謂文熙

傾橐而資給事哉吾有子矣不腆之饌以佐若可與惜
歸矣時將冊東宮大公屬當封文熙念棄官易而獨難
大公封大公覺之怒曰給事父猶布素泉下我何忍獨
冠帶也且若以一冠帶足榮我乎趣以給事歸吾三人
田間足矣給事時時語人非關下之難穆大公父子實
再生我吾身非吾有也君久之文熙以行誼聞公卿薦
紳間得推轂為禮部郎已遷丞尚璽已又改吏部即大
公亦從封禮部郎然嘿嘿不自明里社外母能名大公
者而文熙為吏部郎故以直匡其長於人才數數獎進
不匿聲跡又其故人某侍御有所彈劾不勝謝病歸又

介州稿選入卷六

廿一

文

熙為從中鈞奇異其才而仲侍御疏者事覺外遷集
副亦謝病歸大公迎謂曰兒病晚矣吾嚮者素知之漢
庭乃肯為而再伸志也夫文熙初自罷以友故而大公
安之最後罷復以友故而大公復安之無幾微見顏而
豈所謂內足於志外挫其鋒者非耶給事又謂大公習
經史尤深於左氏家言以為學問之力然大公為德
其卿類是者非一時不自明故母能名之者庶幾仁心
為質則但子愛遇而報發耳夫大公不以坦刻待官門
文熙棄官其於文熙之進退宜坦坦也蓋不佞嘗一
遇文熙與談說古今才術文雅交相器也不佞亦易

官而觸當事者嗾言路齟齬之文熙走見其長書地指
天以免不佞而不使不佞知也大公壽不佞稍槩次其
事而稱之以為勝於古之好行節俠者或給事與文熙
意也非大公意也

○奉賀少師元輔華亭徐公壽序

少師元輔華亭公致其相事之五年而壽七十其明年
為

聖天子改元之萬曆門下士王某乃始獲奉觴於堂以
效一言之頌前是諸薦紳大夫人人頌公功以為嘉靖
問天下之脉幾絕於壬人手而公默延之蓋至於今而
余州稿選入卷六

廿二

文

黔首謫如也則天下拜公仁壽之賜者三世矣公胡可
以母舉觴也不佞竊謂諸薦紳大夫能知公之功而不
知公之所以功則甚難蓋所謂嘉靖間壬人者挾縣官
不世之寵以踞公上而肆為姦公示潔則見以為形其
墨公示平則見以為形其險公示賢賢則見以為收物
情公示侃辭則見以為懷衆議諸所以伺公萬狀而彼
方多岐以固其寵內主以植其援公雖微婉以應之而
不能盡絀其聰明以避其枝孤誠朴忠以一念幸信於
人主而不被禍天下之賢士大夫陰有所恃以自安而
詭譎於大故則公之所甚謹者一也 天子既以識壬

人宜之典擢公居首輔若共已而聽者顧其威時有所不測而明有所奇發或陽與以試吾術或微辭以隱其窾公於人材事體委曲斟酌寧失人主一時之指而不敢拂天下之公是非天子有所而繹者有君不得已而姑為受者公之志始下伸其八九而中外治則公之所甚難者二也

肅皇帝大漸時風政故典有不容廢鼎革者發之自人主則受政父之議請之自人臣則羅易君之咎不取旨用遺詔行之天下翕然而向風不得以改父易君議其時

介州稿選卷六

廿三

文

肅皇帝之聖德蓋先於成湯然而脩和之臣猶得而有所搖動則公之所甚難者三也
莊皇帝初言路益大闢然銑名者各欲所就而爭為訐官所摯御自負人主之私人時出而與之角公內顧則慮比外顧則慮激時執兩端而秉裁之使國體與國威交伸而不偏重然強悍之臣猶不能不因而脩其却則公之所甚難者四也今夫漢而上故不暇論為唐若宋委任久而名德重者以踰於房梁公韓魏公也梁公終始一主故順以達其才魏公事三主所難辨故直以信其志試舉公而擬之其難易固不可同年語

即交口而頌公功者更僕未易數然而不知公功之所以大也

肅皇帝時士有不因壬人而懷風者乎公振高節於細旃之上而苞苴逆銷於數千里之外風自是稍稍樹矣邊將有不因壬人而解體者乎公為政而不惟無僨帥也薦貧不自存者出素俸資之至感泣而捐其重名將日益起矣言路有不因壬人而結舌者乎公柔逆鱗而拊循之宛解陰護至使感奮而殉其職國是日益昭矣公之財北奉虜南奉倭上奉六宮下奉權室有不枵然其若洗者乎公為政六載而稍稍還素矣未也天

介州稿選卷六

廿四

文

予欲有所更易者三三守之國本堅而黃臺之詠絕其暮年欲幸楚者三三阻之乘輿止而蒼梧之事弭此二者則非梁公魏公所得有也今卿大夫安為冠冕士安為逢掖男安農賈而女安紅者夫孰非受公賜哉公為福於嘉隆之際而天下得安於萬曆曰萬曆者國祚永、無際固公壽之也公胡可以母舉觴也乃公則意若不自得曰子母史我吾嚮者備位政府二紀餘賴肅皇帝之明聖而脫於讒吾固無一日忘吾退吾幸退矣又幾不獲有此丘壑賴莊皇帝之仁聖而脫於難今猶惴惴也且吾何知功某再拜曰不佞所以重為公

賀也天下歸之功而不自知功此所以為公也公在位日未嘗一日而忘其退公今退矣天下豈能一日而忘公出哉有如明主思公功以師尚父召祖割訪政於先師之堂即公九十杖而造朝又安能竟有此丘壑也公曰美矣無所事子之言更二十載而來候我為抑之詩以交相勉可也某復拜受辭而序之乃返

李氏山藏集序

某吳人也少嘗從吳中人論詩既而厭之夫其巧倩妖睇倚閭而望歡者自視寧下南成吏老哉然亦亡柰乎客之深其質而思之思一遂備觀中原上下絕藝之

全州稿選入卷六

廿五

文

士而不可得故聞大梁有李獻告者自此地游宦家焉大梁則人人習古歌詩後進躡影稱說李氏家言矣乃點者反分而蠅襲之標幟傳響以為已有而忘其自而獨高子蔡與今大卿李公一二北地指語云某乃以次受其詩子蔡簡練婉然自喜人也以故多沈淪淪連之致其致時時出語外也然亦恒先語而索大卿公不及子蔡修而發之於天倪右之以物變沛然氣從溢而動止所不極以故多現偉雄麗矢之飲石梁有餘勁焉其衝放幻態之所至或衡而擊也或從而決也碎礧也磋

也蒼鷹之摩太空也而驥逐景遠蓬蓬然土囊之決其口揚壚而覆也其沛然氣從溢而動也衆且以為璞乎未矜乎即僊蘭亡所致割剝而宋人亡所加切剝也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似北地也甚矣其深也夫豈唯破的殆括蔽洞胸哉即使離朱浣質而晚亡慮矣蓋大卿公既擢第數起家二千石而坐王國故不得入為九卿慷慨歎曰嘻、余其以一時而易百世榮哉歸謂從子蔡體別余付梓而藏之嵩少之間毋令此地沾沾地下也不佞則何所窺測授簡焉

尺牘清裁序

全州稿選入卷六

廿六

文

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乃飛之下不廢酬往嫺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既匪一人謀野裨知以為首務然而以疆斷割因變為規寄文行人之口無取載函之筆離是而還書抑乎盛矣用亦大焉故嫩箭聊城則百雉自摧秦章秦庭則千裏盡返少卿舒鬱於龜帳子長揚泯於豎宮良以暢人我之懷發今曩之緼成揚花沉寔或悟折疑豫成誘趨啟蔽或釋詛通嫌走儀秦于寸管組紉倚於尺一思則川至泉湧辨乃雲蒸電燿其盛矣哉然皆春容大章汪洋葩翰屬距弱雲路虞其阻修魚腹狹波臣付以浮沉則有黃麻薄曉減

蘇固蠟燭燭數行遙商千里蓄止寒暄情聚問射
與端片物託緒毛生為舌墨卿代面醉藩離泚厄聲
微其造色也炯弓隋珠之忽投其寄際也曩弓春絲之
不斷是用河嶽雖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絕明
月宛其依懷白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
梁纖語之極軌也西蜀楊用修少游金馬晚戌碧鷄傾
浮提之玉壺然太乙之藜杖漁執獵稗積有歲時爰會
斯扁凡十一卷命曰尺牘清裁或因本寂寥或刪荏繁
積其見文選諸書者不復更載嚴砂的礫非謝氏之碎
金玄圃崢嶸掩抑卿之群玉客有齋示余甚旨之弟惜
余州稿選

廿七

其時代名氏往往往世誤所漏典籍亦不為少乃稍為訂
定仍加增舊及自唐氏迄今詞近雅馴亦附於後更為
二十四卷藏之櫝中於乎墳典既遠清微多秘陳驚塵
之十吏通供劉南昌之百函俱移流映前史以為美談
今皆闕如況其下者今既新半豹寧免魯魚故縣中郎
酌私王充之論亦是卿家子雲覆誦之業耳

何大復集序

敬皇帝朝化休而融昌異時諸先生業文章顯甚重矣
學士大夫固欣然稱說耳相慕也而獨北地李子以非
心所好謝去之亡何而又有伯陽何子者何子雖

出其材質敏秀瑰麗各以長相當然而李子得何子為
蓋雄也鄙人之言何知仁義濶利則德是二君子扶草
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師友之素而奪天下已嚮之利而
自為德於乎難哉去其始可一甲子詩而亡舉大曆下
若文亡舉東京下者即推力也然二君子之徒不能長
緣其師所繇得毛舉論難之語以好為勝而他工易者
惡津筏者往往左祖何子而訾李子則又似非何子意
也夫百羽集於詞材而二子雄飛或撒揆逐羊角而橫
舉或順颺而肆翔其九萬里同也李源風何源雅風故
長變以明志耳且夫觀其沉深養宕激叩鼓吐音鳴

廿八

懷忽正而奇正若嶽厲奇若海闊則李子哉是固少孫
要之其緣情即象觸物比類靡所不遂璧坐璣馳文霞
淪綺緒麗搖曳春華徐發驟而如波復而如深疑無能
喻何子而上者何子為之刻工左史韓非劉向家言大
抵於詩厲行云而閔中康氏喬氏其卿人樊孟氏則盛
惜何子志業屈於年未竟世之談說經綸抵掌事勛者
其教何子以不及如即今何子不死而稱為名公卿已
耳所以削條單嘖頽習扶昌運開中興者何物也於
經綸孰多於是何子之甥袁燦來謂玉生若為何子叙
言迂言王生曰何子彬彬大家也易言之有觀則可久

李得助而久何子之功李子偉矣夫二子之功天下
偉矣夫

趙霸州集序

余同年王子數為余言故霸州守趙君云始趙君以守
事當於議諸生而王子故從諸生穉貧也又少長田野
中不習見顯貴人恐而試未嘗半守從旁晚之良久輒
袖去王子益大恐守踞坐召諸生面數曰與適公劇胡
試哉若休矣吾已空而群矣問所以休諸生王子也諸
生人人譁不厭也守於是治舍舍王子洗沐已出精好
飲食飲食之而發所攜書教王子讀且益習已進王子
奔州稿選不卷六

廿九

於御史某其人恭傳耳而卑王生名實之末守慎詔御
史曰還吾王生歸爾夫生誠駒未齒者顧其澤血已干
里矣御史暴取王生文讀之驚謝誠如守言顧更上生
高第目是他御史嬰試王子輒高第諸生稍禁諱而又
之益人人厭也王子後遂舉進士王子舉進士則具衣
冠謁謝守守顧不懌曰所期若而此者有如日則又曰
是未足病也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次有立言子觀
盛而氣決從此以徂所不知者蓋過旃哉亡何守罷
解州去趙君之為守老矣日夜風誦書不休書多先錄
古文家言而又好吟詩其教吏民亦時步古

提衡久而便習好之然以簡仇故不熟為下官罷歸
罷家居更以風誦書先秦古文家言好吟詩其游從教
不落落也王子一日亟持趙君集授余曰吾嚮者言趙
君崇施矣間使使問其家老嫗少子無所遺遺詩文十
一二付之剗剗而以累子余謝不敏則謂王子其篤報
者哉史蓋稱河南吳公治平天下第一固嘗薦洛陽賈
誼帝前貴之然不復詳吳公所治平狀至併其名失之
甚哉其惜於史也賈誼號漢名大夫著述不少奈何弁
髦吳公而棄之也余少靡述也甚哉賈氏之薄也橋玄
先生蓋奇王德而子黃蔡邕矣孟德之所托知已僅一
奔州稿選不卷六

三十

文之於哭墓且具臆腹痛語已耳玄卒而邕為碑之頌
之固也然不有尊其遺言而口其事如王子者真難能
哉雖然余殆將鼓王子以趙君之期進而他日作謀策
定國是當侯戶牖矣而後巡孫不敢當非魏無知何以
至是不然而用經術貴從客廟廊如鍾興且對曰臣師
丁恭也封恭之後哉則王子之篤報終矣趙君集詩一
卷文三卷行於世世當有知者余不論論王子之於趙
君如此

徐汝思詩集序

始余罷青州而北別汝思平原汝思前為祖念子諱

險已顧循其弄曰乃使我介而談兵乎居無何竟以議
兵事忤臺旨得婁劾去蓋海內言文章者頗籍籍推汝
思汝思亦雅自負以一當生樹赤幟藝苑中即所蒞治
孰有能吏聲殊不屑也汝思既不得志文章乃數提兵
北扼虜遂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大司馬第功籍當封而
會忌汝思者難其材高而易其不善護形跡以故稍乘
間萋菲之汝思竟用是訓以死汝思且死屬其家大人
曰兒詩遂不幸中道矣度無能傳我者是必兆走齊謁
子麟東走吳謁元莠乎吳差近其且先元莠于是其家
大人哀汝思遺詩凡四百餘首書謂予幸無忘延陵之
義予遜謝不獲則為汰別其傑雜者僅得百五十餘首
付梓以汝思多五七言近體予故不別論論其近體曰
於乎詩之變古而近也則風氣使之雖然詩不云乎有
物有則夫近體為律夫律法也法家嚴而寡恩又於樂
亦為律律亦樂法也其翕純曠絳秩然而不可亂也是
故推盛唐盛唐之於詩也其氣完其聲鏗以平其色麗
以雅其力沈而雄其意融而無迹故曰盛唐其則也今
之操觚者日嘵嘵焉竊元和長慶之餘似而祖述之氣
則漓矣意纖然露矣歌之無聲也目之無色也按之無
力也彼猶不自悟悔而且高舉而潤視曰吾何以盛唐

為哉至少陵氏直上其耳汝思往與余論詩固甚恨之
度汝思之所撰著亡用句攻而字摘業非盛唐弗述矣
予嘗謂汝思子越人也歌之秦則必渡大江道汴洛叩
關而西有江而止者汴而止者洛而止者謂之秦不可
謂之非秦之道亡不可子誠歌之秦而東南其首周輪
楫竭索裝度五嶺八桂而躑躅於群牴雕提之間其途
途也益遠矣汝思擊節稱善語曰寧王
而吸川石而瑤今汝思詩具在如登岱雲門汎海諸篇
風泚乎有古遺響焉殆歌超大曆而上之嚆固無論汝
思秦也謂汝思而非之秦之道也耶

戚將軍紀効新書序

閔中汪中丞使來云戚將軍用兵如神其所著紀効新
書者公能無意一言乎不佞故嘗從王憲使論叙戚將
軍用兵狀曰戚將軍善用寡已又曰戚將軍善用衆已
又曰戚將軍善用敗已則曰戚將軍善用勝問所以善
用狀則曰縣官自急海軍未悉天下力厭之東南大約
越卒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繇裨校起握千餘鳥合
之士彌其穴而梟夷之若芟稿然即無論戚將軍用寡
已今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不能他有所舉而獨
戚將軍任大將至將數萬人其精神之所提衛注使

乎若出於一人而肝膽之是無論用衆已威將軍所
本或不幸偶中敵以敗告威將軍益治兵自如往往利
用其瑕以誤敵敵憚見即降鼓我之氣而驟用之以成
大勲故威將軍之敗往往為勝端而他將士見小勝則
志小溢見大勝則志大溢日擁鮮闢華以勝形示下其
下亦競為史辭悅其上而貪於懽是故其勝往往為敗
端乃威將軍益治兵自如即不幸敵勝而不得以勝歷
我我勝而敵不得以其敗謬我今威將軍起俾校書遷
至大都督佩兩印跨制三邊大小可數十百戰所殺幽
萬萬計稱東南名將無偶威將軍者因出一編授余曰

弁州稿選八卷六

世

文

此威將軍所著紀効新書也余得而讀之卷凡六自束
伍以至水兵篇凡十有八精者探無間操無形若莊生
之談要恥粗者教技擊按營壘分水布陣纖悉條備若
陶朱公之治生其明賞罰定章程刺覈斷斷若韓非之
論難刺見寇隱出神入鬼若李主君平之前知余乃作
而歎曰威將軍能縣官誠用之北諸海封狼居胥取
萬戶侯何足道哉是寧獨東南為余嘗惟漢武帝時而
朝鮮掃滇笮既闢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其最難
者匈奴耳而大將軍驃騎將軍以輕騎絕大漠數得志
焉此豈盡出天幸不至乏絕哉而太史公傳自幽獲封

戶外畧而不具載意其人以文章奇天下快快奇數不
欲令武士見所長耳及讀至帝欲以孫吳兵法教驃騎
不肯受曰不至學古兵法顧方略何如夫然後而知驃
騎將軍與大將軍之微也彼故長於技而短於法即不
盡出天幸於後世何所自見焉若孫吳穰苴韓信諸葛
發其藏為一家言業已進是矣其微旨與義往往使介
胄之士見之而不能習脈翰之士能習而不能用夫卑
卑施名實焉能廢威將軍書哉雖然兵陰道也而陽言
之語云我能往寇亦能往威將軍母亦少闕所餘矣將
軍名繼光東萊人中丞名道昆徽人閩功與威將軍共

弁州稿選八卷六

世

文

之又操文章柄而汲汲然歌以余言顯威將軍王憲使
名道行不識威將軍顧獨遜威將軍賢俱可書也

陸氏伯仲集序

陸仲子象孫既以老罷景寧教諭歸梓其所著前後續
集若干卷行之矣郡侯興化蕭君絕賞愛其言乃復因
仲子而得其兄伯子有孫所為詩若文併仲子之未行
者梓之蕭君既自為之叙而屬余繼其後余讀吳史虞
仲翔謂已踈節骨目死當以青蠅為吊客即一人知者
且不恨私心恒俠之及至太史公自叙欲藏其書於名
山大川夫名山大川即不朽何至深閭而長關之哉

舟州稿選卷六

廿五

文

於土石然彼其窺於世之作者挾遺傳顯於順風加聲之地黃金贄而白璧酬三尺赫蹏之紙書世之所常言與已之所不肯言者世顧爭詫以為奇而已亦卒無以奪其地而見其瑕吾思通於鬼神而俗不曉罄等於金石而價莫售吾不能及吾目以自致其知於世而欲涼涼焉求千百歲已藏之山川而發之希覲於必不可測之人而使之知此其事極迂而其致極懣激可念也夫舉天下而竟無一人知我者至求知於後世之天下則夫卒然而有一人知我者當何如也陸氏兄弟故皆名家子少好學而仲子尤負才不羈其論大同諸邊有封

舟州稿選卷六

廿六

文

客越志序

然負當世稱乃獨折節而下陸仲子至復取伯子之言於既朽之骨而罄施之此其為超識雅尚當何如也昔劉孝標群從子弟七十二人皆能文推孝標冠幸而遇梁武帝操觚之主乃故抑訕使之轍軻貧悴未已而又集諸學士為華林御要以高之陸氏自其先大父世世受文既兄弟並振起家學而又各有子善其言即無論若標相先後及哉蕭君賢於君家武帝遠矣更為我語陸仲子知必不為仲翔歎伯子而無知則已伯子而有知其亦不重致慨於名山大川也若余則又焉能真知二子者

故相國袁公以文顯重嘉靖末然生貴甚鮮可而獨才吾吳人王百穀於國士少雙百穀坐袁公廣坐中無所不睥睨然其大要以揚花風雅而已無所與它事即他客司袁公為百穀色喜乃敢稍稍用他事進各得其意去而無何百穀奔其父喪歸吳袁公亦病困以沒當是時客多自匿避至莫敢名為袁公門人而獨百谷絮酒冒暑而與所厚善管生者奔其喪哭之慟為經紀其遺文以歸諸學士大夫好慕說其事而百穀所經由嘉禾武林蕭山山陰以至四明為里凡九百有奇得志一首

祭文一首詩八十五首百穀所為志絕顯應印紀泰山
封禪事而時餘以晉人雅語其所談說土風民俗悅若
漁人從桃源出所接薦紳先生肅應又若與近陵季子
夷門侯生游至於山水之韶秀令潤曲為傳寫則又丹
青其言栩栩然有生態詩母論所從法大要取獨詣婉
盡人巧峭絕其於山川土風又若金石其色而傳之響
諸學士大夫誦百穀言益慕好之偉說其事為刺成快
而問序於不佞語云少所見多所惟以百穀一往酬表
公為高要亦南州釋子常事以足大異余所好百穀言
而已百穀稱武林以東山水信奇甚令人神懷歎飛然
弁州稿選卷六

廿七

文

比至集序

比至集者同年劉按察子威與其友魏茂才季朗相酬
和諸詩也集既成余為序所以云始按察為南臺時仇
直多忤出浮沉州郡者垂二十年而竟以按察移疾是
時季朗養為諸生稱後進矣而獨按察折行而與之友
權然亡間也度按察所以稱季朗蓋庶幾古先達天方
風漢武帝人主也讀長卿子虛慙然而歎曰朕獨不得

與此人同時哉夫調合則尚友千古知希則垂俟百世
古之君子不獲志於其時至欲取千百世之後先而足
吾適乃幸得一生當之而刺促窮顯長雅母亦大謬乎
哉北海狗身於正平中即遺提於仲宣司空緘心於子
諒隱侯賞言于元禮彼哉汲汲乎恐失之也雖然季朗
亦寧無迫於得按察哉獨不見夫伯牙之於琴凝神篤
而手指和私以為近於道矣邴巴為之調子期為之賞
而後喜可知也紀昌受術於飛衛至交射於遁矢觸而
塵不拂而始信其技之敵也余讀二君詩其於古則自
郊社饒歌以至相和諸曲無所不比擬五言始西京建
弁州稿選卷六

廿八

文

美察社吟稿敘

友人豫章余德甫既罷其按察副使歸而豫章城中諸
侯王用晦者數相從為歌詩甚麗用晦有園種芙蓉環

之讀書其中德甫非有故輒日一再還往於是其室
士志衙取二君子倡和之詩名之曰芙蓉仕吟稿而屬
序於世貞不佞益嘗習原大夫曹陳王事因以歎二君
子之賢而猶竊幸其遇也當大夫之廢置其愧邑侘傺
無聊之狀至願借通於山鬼以求姬陳王介弟也希自
附於一校偏師之任西屬大將軍東屬大司馬突刃觸
鋒聘舟奮驪冒百死而不辭彼維各效其拳、憂念宗
國之忠然未嘗不篤於愛其才而求試之也篤於愛其
才而求試之則意揚而不勝追求試而不得則意奪而
不勝悶追數其用之舊則多慨逆探其棄之新則多怨

弁州稿選八卷六

世九

文

故其撰辭托情見於遺集之所臚列如騷經上下贈白
馬諸篇毋論其文辭感激用壯足以俾淚千古而天地
委和之氣亦索然盡矣當德甫為天子外臺臣衡八
閩吏民一旦以單辭報罷固不必盡如屈大夫之材大
用而大舍用悔故

高皇帝七葉孫少奉外藩歷數百石祿又數以宗政條
困之亦不必盡如曹陳王之為介弟驟親而驟疎其辭
藻之美更自太康後而大曆前亦不必盡章程於二賢
者獨其所托情要在於采天地之和美以交寓其快而
不必於挾天地之商榷以自泄其不平其文之專精即

以當吾之用於世於千古而無所觀蓋原大夫曹陳王
之為用在身不得已而後寄之於文章乃德甫用晦無
是也雖然當屈大夫之未誕而可與語者僅一女須平
其既誕而可語者僅漁父卜人然未必真有之即有之
又歟現而歟速於陳王所稱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
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
則是二賢者之窮蓋不止於棄廢其窮之極而至於沈
湘或墨墨不自得以其渴德甫之窮而有用晦用晦
之窮而有德甫又當何如也夫德甫之與用晦其窮而
有以相樂於一時其樂而有以相成於後世則豈唯嚮

弁州稿選八卷六

甲

文

海潛奏議序

不佞廬居中而叅政藩君允端以潛海事見詎曰是役
也今大中丞王公寔司之而公之長齊藩則嘗精言之
業已斷之矣不佞居恒仰屋而歎以天下大矣而卒然
而驟與之社稷之至計而無一人能辨者乃王公奮而
獨放其素鑰何勇也夫目不習二百載掌故則見以為
鑿空身不涉數千里外則見以為蹈險不見利之大則
訛訛焉而日攻其損不識窮之當變則斤斤焉而奉其
故常以此胡輕言潛海也是時大司農奇公筴且欲以

嘗公白幣帑金三萬約以春計入米至十二萬石抵紳大夫睥睨王公作何狀能使無虞於簡書而公所檄募江南舟以其人俱至魚貫受束約徃長風大濤之中衆所股票搖首者若公親相循而為之矜爭先而恐後公所顧指符授又若三老長年狎海若驅風伯而風與之相呼應也大司農覈公前後大災亡弗讐上計當封拜盛守某竊嘉公之績且謀所以示後人集公後先疏議成帙而合梓之不佞獲與寓目焉乃作而嘆曰王公所謂社稷臣者非耶令留侯借前着蘇客卿鼓說賈長沙陸敬與執筆劉士安佐之奪何以易此也其所陳漕海舟用稿選入卷六

亡不讐者固預讐之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城厥成天下晏如也夫連數十萬之衆拒敵於千里之內而破降之不為非偉功然猶之乎決難疽平疥瘡漕海以輔河使國家無憂乎腰脊喉咽人一日不食則困七日不食則斃此其功寧難疽疥瘡等也元胡人耳舉全臺而付之清瑄輩黃金虎符萬戶以下出入其手召募徧東南而莫之問清瑄故自以權利敗然國用足而民不擾失在人不在事也袁李政虐并髦財賦之地而棄之人主仰吸息賊口而卒與俱敗事與人俱失矣今受事漕海者有如王公及潘君其人不亦得哉顧所以委舟用稿選入卷六

楚辭序

梓楚辭十七卷其前十五卷為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尊屈原離騷為經而以原別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東方嚴忌王褒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調者為傳其十六卷則中壘所撰九章以自見其意前後皆王逸通故為章句最後卷則逸所撰九思以附

中壘者也。蓋太史公悲原予之忠而大其志以為可與日月爭光。至取其好色不淫怨諱不亂足以蕪風小雅而班固氏乃擬其論之過而謂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自太史公與班固氏之論押出而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施紳以談性命者意不能盡滿於原而志士七人發於性而束於事其感慨不平之衷無所之則益悲原之值而深乎其味故其人而楚則楚之或其人非楚而辭則楚其辭非楚而旨則楚如劉氏集而王氏故者比比也夫以班固之自異於太史公大要欲求是其見所為屈

并州稿選卷六

四十三

文

信龍蛇而已卒不敢低昂其文而美之曰弘博麗雅為詞賦宗然中庸之士相率而疑其所謂經者蓋其言曰孔子刪諸曰風比於雅頌折兩曜之精而五之此何以稱哉是不然也孔子嘗欲放鄭聲矣又曰棄間諛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至刪詩而不能盡黜鄭衛今學士大夫董習而頌重不敢廢以為孔子獨廢楚夫孔子而廢楚豈斥其僭王則可然何至脂韋方城之內哉夫亦以筵簞妖淫之俗蟬綏其文而侏隸其音為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河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

通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乎鳥獸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過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採而列之楚風夫庶幾屈氏者宋玉也蓋不佞之言曰班固得屈氏之顯者也而述于隱故輕詆中壘王逸得屈氏之隱者也而畧于顯故輕擬夫輕擬之與輕詆其失等也然則為屈氏宗者太史公而已矣吾友豫章宗人用晦得宋楚辭善本梓而見屬序豈亦有感於屈氏中壘之意乎哉 明興 人主方篤親、右文之化公卿大夫修業而息之無庸于深長思者用晦即不能嘿嘿亦推所謂雅頌而廣之爾是則不佞所為叙

并州稿選卷六

四十四

文

少保王公督府奏議序

貞不佞待罪晉臬而是言少保蒲坂王公以御史大夫却者雲中上谷諸鎮屬虜大酋德答之諸孫把漢那吉者闌入邊請降未幾而不佞用憂去數從田間傳即報大酋以那吉故款塞縛叛人負此闕下諸夷解辦受封號請世世比於屬國而王公亦自大司馬宮保四命而至令官予世祿親軍錦衣太學上舍亦再三而其錫有蛛繡裏蹄熟親所不敢望者天子既用或德臣古所不臣告廟飲至以風四裔揚航

重譯之邦相望於道路而王公獨受上賞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非一天下固人人頌王公之功而猶未悉其所以然迨不佞入備九列以通家子謁公始得公所著督府奏議者伏讀之乃作而歎曰天下能頌王公功不能頌王公所繇功也天下之名知公者以公不戰而屈虜能收功於易而不知公之所以屈虜其難固百倍戰也當那吉之始入塞也邊吏以為一孤童亡所係中國輕重而公獨亟為

上言此奇貨可居僉答即急之因而為市諭而執送叛逆趙全等還我為優待而遣之陰中其砥牘之變而制奔州稿選八卷六

四十五

其命其次掩答即不急之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僉答老且死而黃台吉立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一屠者谷蠡秩羈縻而置之塞外其與黃台吉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弗與媾我則與師以翼之外不失興滅袂危之名而內收其力報曰可蓋不待發公之次策而強虜之父子以及他族若按之股掌之上而惟我所使矣然是時虜方擁十萬衆壓境不能無所邀求而老將利鹵獲不歆兵竄恣為恫疑虛喝廷臣守見故常議洵洵不決夫外有不可測之虜情下有不一之將心而上有不一之廷論公謂不蚤斷則大害

去故外揚兵以脅虜而內示之忠信挺言辨爭以勝廷庭之議而後事始決藉令公一當生部長平冠軍之屬粟穀騎而哺蒲類喻皋蘭營溫禺尸日逐不過下軍令申約束取決片言聽揮於一塵尾而已吾故曰公之所屈虜其難固百倍戰也公在鎮凡三歲餘後先所上疏積數十百萬言不獨能得虜要害使其權恒在我而不在虜至於練兵實選材官斥奸宄備要害諸可以鞭撻膺懲之具靡不備使虜曉然知款我之利而犯我之害其言固班班可考也藉令公果一當生部冠軍長平之屬粟穀騎而哺蒲類喻皋蘭營溫禺尸日逐得志如

奔州稿選八卷六

四十六

漢時而王庭之南北骨白而燐青者豈盡匈奴丁零之屬也耶夫中國之費不過數大縣一互市而坐致十萬之馬虜空群而歸我苑囿之監我不發一鏃而坐弱其兵使之日始衣甘食邀嬉而廢忘戰事亡堅牆擊柝之勞而安赤子於衽席之上其功又何啻百倍戰也不佞嘗讀趙營平所上屯田封事與李太尉會昌集其論塞虜河北利害瞭若指掌以為孝宣武宗亡論明主即中人亦能辨之何況隆萬之際稱明良者哉夫晉最爾侯國也林父以奔北之餘僅敗一赤狄于曲梁獲賞狄臣十室而為之主者士貞伯亦遂有瓜分之縣魏絳因

終之請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而晉稍得志於鄭遂
之歌鍾鐃磬女樂之半以醉絳而享金石之奉乎陪臣
天子所以寵靈而光大公者度不為侈也貞不佞竊因
公之屬而為叙其所以令後世知禦戎至明而始有上
策其與營平會昌灼然並傳哉

林天迪叢桂堂詩序

林天迪者余同年尚書對山公之子也藻類絕世余素
聞其名閏秋之月忽訪我海上把臂懽甚因出其所著
叢桂堂稿相示余讀之大較鴻龜典麗取法盛唐而七
言古近體尤自煥煥維林之先父子兄弟正八座者四

分州稿選下卷六

四七

文

人其他乘朱輪組銀艾者又十餘人皆以高節偉行著
天下今天迪復能以文詞振其家穀可稱肖子矣且聞
於茲塗嚮未闕即自待用先生與長沙諸公角善夫先
生與壯地信陽諸公角而草昧尚也時傷質勝君子猶
有歎焉今者彬彬矣然至才雄思瞻獨契玄關天迪其
超乘焉歟哉天迪有玉鸞瑤枝諸集業已梓傳而此集
為王百穀所選而曹子念實校之余因愛其才湯綴數
言於卷首致賞

古今謚法通紀序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曰

分州稿選下卷六

四八

文

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燬而行有
夫謚者春秋義也一字褒而華袞一字貶而鈇鉞孟氏
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燬惡同辭者
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義也皇之為太昊庖羲
也炎帝神農也號也黃帝之為黃也帝堯之為堯與
帝舜之為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之
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舉矣獨有大禹商質而弗
備矣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
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加之以
宗曰高與大戊之為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廟
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為宗也僅又武宣元焉東漢而
皆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為桀也辛
之為紂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厲也其臣
子不得已而施之所謂至南却稱天以謚也秦皇帝制
詔天下毋以臣議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焉然
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幽厲之不得易與秦之不得廢
皆理也湯謚慈國自謂曰曰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焉
楚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也自湯為武王昉也
周追王王季而不為謚也漢因之身不享天下而冒君
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

無諱吳越之不君諱也夷道也秦楚之不臣諱也未終
華也齊晉衛之諱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諱何君
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諱及大夫矣何君為其為周公後
也用王礼也鄭之不臣諱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
諱何君我未之前聞也戰國之君驟而廢人隱之諱而
天下同之矣然死無諱生有諱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
之類是也媚生而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
自戰國防也西漢之有諱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
也然而加值焉故西漢之嗣侯無弗諱也東漢即創侯
有弗諱也晉凌江而後詔公卿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諱

卷六

四九

無爵而諱自晉防也白虎通曰夫人無諱者何無爵故
無諱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諱何賢也不知夫周穆
王之盛哀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諱自周穆王防也大
子元士也士無諱是以太子無諱晉惠公之敗葬世子
申生也而諱之於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諱自晉申生防
也人臣而有三諱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明因
之以再及方士免生而預賜之諱衛侯之於北宮貞子
析朱成子也二法皆衛敝也處士之有諱自符秦之於
張忠公公孫永防也其有私諱也則自春秋黔婁防也
春秋出奔而仕它國者有諱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

卷六

五十

是也崔杼之為武也亦盈之為懷也身保矣而族又滅
何君豈其故臣而追諱之抑左氏撰也官者之有諱自
北魏防也方技之有諱亦自北魏防也公卿大夫祖父
之有諱自元防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
諱至元而溢極矣是謂以勇勦飭漢漢且其人也冠履
之不卹而焉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
稍為畫一之制自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諱郡
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諱親郡王而非諱終無弗諱也郡
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弗諱也創胙之公侯伯
而非諱終無弗諱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

卷六

而士非賢弗諱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諱也不亦彬、
稱質文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
人與事辭凡若干卷而為之敘庶後之司國是者有攷
焉

介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七

吳郡鳳洲王世貞著

越郡有吾沈一貫選

文部

記

沈太湖游洞庭兩山記

太湖踞吳郡之北晉陵而南吳興三方者五百里中爲山大小七十二兩洞庭者冠之然其山去吳不百里而近吳去余海上百里而遙前是注中丞伯玉以丙壬之四月要余偕往弗果伯玉乃從吳諸少年游自有記居介州稿選

七月

乙

文

去年而秋九月余與弟敬芳憂居且禪矣謀挾從季瞻美曹甥子念李生特養以游里人張生黃生從以望前一日發胥門周子公瑕舟及之遂由橫塘歷楓橋呼陸大叔平與載公瑕寔爲酒抵胥口山相與謁其廟談古節俠感慨事久之乃下買三湖船其一以濟吾黨二以載僕從肴酒无何而月從東方起乃放舟休湖口一白上下无際時觀縹碧漾金爭煙驚波中遙山黛色隱一山沒越青衣行大白扣舷歌曹公短歌行爲之引滿始就寢質明而要諸同濟者公瑕故怖涉不欲從吾三季之故強之則益怖悍爲散發伏枕楚聲達於外二季愈

益就迫之則益整楚而陸丈者年七十七矣其少時隱洞庭故別稱包山子云奮而謂二季母苦周卽爲吾黨塞蒙先諸君遂發舍公瑕已稍離口日犹在魯泉和光熹微若行鏡中蒼翠與帆相送逐久之漸空濶不風而波絨風小勁帆益駛所過嶺无停瞬意甚快之然俯而顧其舫時受水裾爲濕矣日小遷抵龜山按范蠡山皆青石溫潤光瑩扣之琅、有金玉聲爲浙西人醢取剥膚矣其取石今犹尔而不凹余乃攝衣上得靈官祠飯焉祠右有磐石高三丈許奇樹產石繡斐臺可愛飯已復就舟二十里抵鎮瀆橋舍舟行數百武得東嶽

介州稿選

乙

文

廟左折而上百武許卽所謂林屋洞天者也山上童如覆敦其下缺如半甕俚而入則益寬顚積潦成沮洳垂二尺群居莫敢前余嘗讀吳志五符真誥之勝慨然思一遇焉决策去憤卑衫犢鼻跣而行騰呼厄酒買壯從者秉炬導行未百武玉乳下垂右有狹坵爲漏天日景射衣若電熱水益深石益下隘过倨則膝屈水稍伸膝則背承乳若擊炬煙瞋目度犹可強入也母乃憊屢於返乎擇一砥命被焚題名而出輕趨少年前能度隘口觀所謂若堂室者若牀者其乳下垂青紫諸若寶玉者然竟不能抵隔凡而返隔凡者昔人所書洞窮處其尻

水也度其脊乃在中湖矣歸少憊以酒沃之此月出
目復參徘徊洞口乃攝衣取道而上至曲巖其左踞湖
湖多亂山不能竟水月觀而境獨幽闐山面皆奇石嵌
空玲瓏仰而野者繚繞異狀由石裂穿下攀蘿葛間道
從竹林中竹万箇其大皆拱峙、煙、鳴玉碎金耳目
應接不暇穿民家傍出炬火與月相亂宿鳥撲刺村犬
聲聲如豹黃云覆壘受彩作綠忻然久之循山而行
至屏巖仰觀穹窿非斷竹削乃別取徑上觀陽谷洞其
隧陡下黯昧不測呼炬入至束身而止箕踞磐石作青
天之歌上入云表瞻羨數浮大白狎一從行道士迫之

舟州稿選

七

三

文

酒不勝乃遁予等亦從而罷歸可三鼓矣質明起僦有
輿不及輿者杖而從二里許得石門循山趾而道喬松
光際蒼翠襲衣數轉始得寺榜曰包山或云鮑靚嘗居
之或云寺為山所包非以洞庭別名也寺僧故識叔平
為具食摘新橘剖之尚綠而甘鮮已穿寺後里許得毛
公壇毛公者不知何季人其所煉丹處也丹井埋草中
石狐穴不可辨室宇已廢獨臺及門址在四顧亡他奇
唯峰勢迴抱蓄氣不洩羽流所可托息耳叔平意不欲
往上方寺輿人強之行籬落間橫橋如鱗沈氏墓古松
十株大可合抱似不減西湖九里既抵寺則已廢一

僧自外歸脩檀越祀頗肅以蕪不可朽也謀欲登經
降則尚遠叩銷夏灣无適為主者而舟徒泊鎮夏止以
乃公山之勝未及探也亟停就舟薄暮抵石公躡磴而
上至其巔憩焉日且息屢淵矣大于紫金鉦冉、垂墮
僅餘一線迴光射波、尚為沸起霞綃霓旌之屬尾於
後者半犹亘空少選月從東上初為鉤俄忽為玦為金
鉦其色正黃曳不及日十之一波得之蕩而為長燈煜
煜不定返顧隔中百棟如尽湖中外諸峰尽出其猶鼠
小島汨沒不定念吾生平所見亡喻者急呼酒酌之而
敬羨白山左來誇其勝津、不已余欲往業已夕矣強

舟州稿選

七

四

文

而宿民家秦氏五鼓風驟作浪挾之若侵裊入早起飯
畢念所謂山左之勝獨身行亂崖間徑且窮俄而黃生
來已復有跡者相與踉蹌往問所謂劬樓得一峽脅有
而入至半益狹不復可上下大窘乃返更轉而右始真
為劬樓也衆以余體重難之余賈勇捫石崖爭為道上
若猿猴倏忽穿漏出其頂大詫謂衆吾此陟何如高煙
宗晉陽戰耶復循他徑下觀削壁數處益奇至王文恪
所題連云啍婦云洞拂苔蘚縱觀久之仰卧草間以酒
脯佐疲徐就舟、人謂劬樓一名風弄按南史臺城有
西弄、語謂弄巷也洞漏狹如窺末風出入之因自稱

必云劍樓哉帆而過其下舟人呼石公則亦應石公
示此亦洞庭一勝蹟也稍抵明月灣垂楊列生水中若
帆傍為巨砥可容百千人他奇者尋張帆向銷夏灣
風益急舳舻就水子念擁被卧船中張生憊亦卧瞻
羨數呼酒自解酒行小綬而即青叔平強作長語其不
憚者吾兄弟與時養耳黃生睨視吾安則亦安而銷夏
灣者於洞庭諸勝為寂蓋兩山旁出中別匯為湖縹緲
常其後莫釐前按其地寬衍有良田橘柚桑柘梨栗之
餘民居數千咸自給足蔣太學者家焉聞余至則使使
出迎余乃舍舟陸行過烏砂泉酌之盡一蠡行田間二

金州稿選六

七

五

文

里所就飲太學其中表蔡夫人來訪即伯玉記中所稱
九十翁者也視故翰林九達為季行耳畫聲笑而嚼履
神明不衰其子孝廉伯玉捧筇偃行而侍對客益為恭
謹可念太學夙具供張擊鮮牢醴至酌餽相與步行山
間訪蔡丈人因過九達故宅談說遺事歎風流之不再
復飲太學止宿其明日議登縹緲峰蔡丈人口占詩見
遺且遺所扶筇曰以此濟而勝也孝廉捷取道步上太
學與余輩以筇輿行五里許度不可輿則扶丈人筇又
里許登絕頂四望曠朗精神飛揚若出宇宙外矣孝廉
謂湖之中而示余曰此為莫釐為馬蹟為長沙為若橫

若橫若若厥若葉若余若衝若暢皆有君人稱名山
者也拓湖之外指其三周如玦曰此為靈巖天竺峯等
陽山表吾吳者也為下若長興諸山表吳興者也為惠
若錫陽羨諸山表晉陵者也指山之支而曰此東為七
賢為金鐸若龜若龜若洞若庭者也而為綺里穀堆為
木華若華者也余時憫悅不能辨第唯唯而已太學走
急足對雲泉試之其冷勝烏砂遠甚迤邐而西至西
湖寺寺且廢有僧規為復之強作其家言且指傍小池
曰此高於湖不啻尋丈矣而實通氣湖濤激則湧沸平
則否飯畢抵東湖寺寺整麗倍之時僧不在闌入其後

金州稿選六

七

六

文

聞盤桓竹石間尋出至資慶息於橋自縹緲而資慶所
緣道亡不與湖低昂者外望則為梵天銀濤拍空金碧
遙拱如簇漁艦數百鴈序高、內顧而多大壑聚落為
焉千疊翼張萬瓦鱗次楓丹苞黃時點綴葱蒨中資慶
之勝逾於包山兩湖矣出資慶道漸險不可輿度竹塢
嶺上下陟峻幽壑茂松不受日未暝已習惟石枳足且
語且喘久之稍得平陸呼輿促之蔣氏所街鼓動矣其
明日放舟西灣之足曰小洞庭觀奇石所謂龍頭者雙
睛紺碧他若羅剎磔鵲搏猓種、異態峭壁挿空舟人
謂此秋漲不盡露其奇水小減二尺則空洞窮窺牙距

外角令人駭囁呼酒數行張帆至東洞庭舍舟步村
往窮而得長圻寺止宿寺亦蕭梁時建也僧解空稍可
與語沃之飲則飲竟醉其明日從行諸生謀莫釐高不
能縹緲而他名蹟勝賞又不能半西洞庭會子與自滇
歸道信相聞云候骨門二宿矣遂挂席過莫釐偶舟人
為棹歌山谷嘯答數部鼓吹非石公所可及也回首瞻
西山隱隱雲際吐色夫晴若川端者杖屨之地落夢
境為之惺然乃稍次第其事及詩歌紀之併訪陸丈游
天平諸什附焉凡得三十四首王子曰余觀所謂兩山
皆中空真洞庭哉林屋下抵深峭峭悅宜學士大夫雅

介州稿選入

七

文

言之也然至記傳所稱連蛾眉接羅浮連岱嶽即大地
中無非山矣又謂吳夫差使靈威丈人窮之十七日不
能盡得禹書靈文以歸母乃夸人以所不能究耶及余
登石公覽日月出沒為之爽然自廢意兩曜盡此五百
里間矣長卿之賦上林不虛也吾目境有盡而天地無
盡所謂能出沒日月於茲湖者吾目境耳即十嶽大九
州夫安能異是哉蓋湖有稱蠡口者范蠡所跳海地也
山有稱角頭夏村綺里者四皓所匿跡地也夫四皓入
地肺紫芝以終墓今猶在大河北范蠡還會稽始以
其妻子蹈海此何取徵哉洞庭古稱不被兵至嘉靖而

倭一中之又時中大盜天地之淳氣漓矣然而去
余家不二百里吾當老是間安能低眉折腰作風塵游
也

青州兵備道題名記

青州故無兵備道有之自獻牛鸞始牛公始縣益都令
遷也

武皇帝中大盜彥名等以數萬騎臨濟上三周華不注
馬東而躡淄池之交牛公從子弟亡命力戰却之於是
奉 聖書起按察僉事治兵青州屬州邑十四益以濟
南之淄長萊新為州邑大小十八又得以考功法課諸

介州稿選入

七

文

史論死罪以下者牛公治之久遷副使最有聲其後代
牛公者或以副使以僉事所奉秋輕重有間其於兵備
職自如即稱使可十餘人專以彈壓盜賊然盜後先亦
十餘發發輒輒與使相低昂而期甚至以跳梁聞 上勞
白虎節則安用是使為也說者言青於郡國最號難治
都會之間其民不辨穀麥本而務以鮮衣怒馬相勝鳴
瑟粘絲陸博蹋鞠如季子之稱齊哉即野負山鐔山負
海黃海大家驚然挾中猾佐而驅使民成重於使且謂
使孰與我大也民之聽蒙也便於聽使然俗又好任俠
慨不快意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禦效鑄錢掘

人少年翁伯也。使者崇以柱後惠文彈治之。因
當無援獄市一言耳。平陽侯胡以得化諸能為齊者
古之人奉寬、理、奉嚴、辨是數君子寧盡不古若也。
漢世守得以一切便宜破法錢穀兵甲從意調興所論
死朝上夕報可。甚或立決。乃上今雖謬稱貴重於守禁
綱。叢蠅察虎視一不相中。文法吏得以其職伺之。其
他干陝察淵。嗜腹版築中丞之辟。司徒銑司徒耳。奉牘
而諷。師首聽裁。侍御之廷尉史耳。本翻觸隅。動若籠鳥。
乃欲一區、下笑。偃然蹻跬之上。責漢治明法不亦大
相懸左哉。雖然賢者不以小廢志。智者不以困廢才。夫
齊州稿選八卷七

閱武堂記

出青東門折而南可一里為菟地、可容萬人其陽有
臺据而堂之三楹曰閱武。日久圯廢且甚。世貞視事之
再閱歲乃始庀嘉。師之美。鳩工廓其拓為五。更治臺

九

齊州稿選八卷七

於後峻加堂之半堂成。世貞乃以間從吏士出勒騎射
之。駟鐵乘黃不說介而馳。磬控若異縱。送若組。策爭
的者以千計的之發以植其叢矢以螺二矛重喬左旋
右抽聚為鄧林覆之疑冰厚霜盤踊電激卻曳風雨鏖
鏘之戟指空而擲要眇俯身接之捷於猿猴刀盾曳札
銛接不及毫末目無逃拙賈其餘疆搏人以嬉斯不亦
擊技之雄也耶。雖然孫卿子曰齊之擊技不足以當桓
文之節制。夫桓固而齊之先君也。當桓時楚乘廣雄於
江漢折鈞之喙足以當九鼎焉而不惜。驪山之孽狄實
跳梁以夷衛城杜襄公廢罷之墟桓寔因之至大匡管
齊州稿選八卷七

則官奚賴焉見而之雄於師也未見而之雄於敵
夫惡少子弟脩小酒食憤奮臂一呼三尋長鉞施頸
自若它推埋發塚鑄山而鑲魚鹽之利又何雄也南矢
不能及大海北矢不能度長城徒以烏合為散為長策
抑又何諱也世貞嘗讀管氏之書蓋有所謂七體八經
五務三度非盡以其施之兵乃所以為兵本者詳矣禮
義廉恥是謂四維今諸吏士勇私而怯公也馳小而忘
大也母亦為而師帥者闇昧於道不預脩四維之訓乎
哉其師帥固然乃諸吏士不務以壯時佐揚先人之休
烈而令人舉盜賊之教稱冠之齊要亦不善用雄矣不
金州稿選卷七

倭竊以為諸吏士羞願得脩其職交勉焉

屈賈二先生祠記代家君作

嘉靖己酉予按郡至長沙其水曰沅湘故楚屈平所自
湛地至漢時賈誼出傳長沙王渡沅湘水為賦弔屈平
因以自悼云今蹟猶有稱賈太傅宅者以詢其里學士
大夫類能言之然未有祠祀予嘆曰嗟乎是曷以揚推
明德表厲風軌而庶幾頑鄙哉其責與於守土者語長
沙守其守曰唯唯謀之丞其作其其出官之羨尼材而
計之為極若干左祀屈子右以賈生配采籬近酌椒水
焉而屬予記其事予少也則嘗讀司馬氏史竊慨之

文

矣夫士蓄志担簦慷慨而激昂功名之會何可言也或
道與時左奉身綽裕之鄉而逃於是非之外以語其身
可爾豈所以語于國也屈平縣公族事懷玉王故懷惜
靳劬子蘭上官又內誣斥指遠之陰壁參五而愛怒謬
盛夫抱嫩之節兼卓越不懼之藝而欲求近亡害者
此於勢固難也流涕逐放頌死而益卷卷不忘者其意
乃可悲而濫也夫懷王則何敢望文帝絳灌東陽諸公
特椎朴少識熟馬上之故觀厭薄儒者豈亦習於內誣
斥指之術哉賈生何媿此逐也賦所云鳳皇驥驥者似
謂平不鮮晦跡量可乃其自謂然矣悲夫人臣欲輸忠
金州稿選卷七

十一

文

主上保入宗社憂深而慮長顯至哭涕太息即微或此
物假訓者其於量身誠拙於國計何耶不亮其衷而較
其淺曰自天於天年過矣過矣楚王昔縣令尹使使特
重金璧而聘莊生庄生云弗顧曰吾與曳尾而泥中之龜
也莊生殆得全其天楚又何賴焉予故特祠二子祀之
俾凡長沙之薦紳士與吏茲土者過而游以吊者惕然
有懷君奉公濯行不涅之志焉退乃惟所以失約諸聖
賢之訓慎發善藏而道濟之至徒以撫今而愴昔僅藉
擣幽憂憤疾之思蓋一子之言既矣非所願於來者也

先伯父靜庵公山園記

循鹿漚而西者曰大王父司馬公第襲第後稍西偏而
松涇者伯父靜庵公園也入園松亭翼然已屈松栢為
左右屏已又屈松栢為鶴鹿者各二折而西則東山之
趾在焉有亭瞰崖而下頗稍西為靜庵中五楹兩序半
之出庵折而西又數十武為山堂堂之南有臺別栢石
名卉東西脩竹綿亘數百武關堂扉而北則杳然別一
天為大方池中浸芙蓉菱芡左右石門以入山分為二
橋各有亭踞之其水左深入石洞為石梁以度抵一唯
而止唯前鑿磐礪蓮花引水浮杯渺々自唯隙出水右
度橋而窮復為深澗上橫石以道而西抵礮石山被以

弁州稿選八卷七

十三

白華曰雪山諸山輔皆土岡委曲抱麋涇若率然之脊
萬松鱗鬣之山之勝不可盡數大抵石巧於取態果樹
巧於蔽虧卉草巧於承映亭館巧於據勝而已其所謂
石則太湖武康斧劈峴英之屬果則桃李梅杏橘柚棖
棋檣梨檣寒檣柿含桃盧橘來禽鬱棣楊梅格柰之屬
樹則梧檟梓栢栢杉檜黃楊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
賁椿榕之屬卉草則蜀茶海棠辛夷王蘭蕙芷穹窮擗
且芙蓉芍藥牡丹合歡忘憂青蘿蒼荔之屬各以百千
計亭館可再屈指數蓋靜庵公自罷藩幕歸甫三十年
中間即非負危疴峻風厲雨未嘗點刻不之圖其殆規

擊匠緣旦損夕益往往出人意表以故精麗甲東南雖
夙稱名園者遜弗能抗余自為諸生則已侍靜庵公杖
屨游山中每春夏交蒼翠四封發徑殆絕載雲縹緲因
風迴蕩穹幽漏明芬芳徐出琅玕嶺嶺青葱峭嶺爽心
脾賦百羽萃止弄喧訴悽咽秋嬰々有傲人色縱展旌
目靡匪趣會而靜庵公又雅好客客母問晝夜商移徵
易絲倦肉代改席謀懽醉醒互端是無但東南稱能為
園本人者亦遜莫與靜庵公抗而會余北游得一官久
之蓬家難歸靜庵公已捐館舍屬服除稍從諸兄弟從
荆湘之所謂松栢屏障鶴鹿及他欄檻蕩然無一存石

弁州稿選八卷七

十四

亦多傾圯卉草雜樹十去五六亭館十去三四第其存
者石色漸古苔蘚蝕而蘿葛封栢槎之木復遂其性上
十雲霄虬攫虎坐眩恠用壯履綦綦及為雀蓋傲至於
絃管之地松颺驟濤篁水相應恍若舊游之在耳而尋
之不可復覓矣余從弟瞻美為靜庵公少子酌余茗石
上相對歐敘久之意以有所軋故不得致力於茲園以
終靜庵公志也余徐謂曰子不聞宛洛天地之中古所
稱至鉅麗偉觀哉彼遠無論銅池金谷絲障錢埒之地
不終屬梁實崇愷也大曆會昌中平泉綠野奇章之石
履道之竹皆足以吞茲園八九不芥帶而宋時李文叔

行記無一為其子孫有者文叔所記開卷二十
放踵而中金屬寧獨舊主不可開而遺立故也猶夷為
一既脫亦馬能彷彿指導哉今茲園雖小類而幸置之
湖海寂寞之鄉厭者不易棄而欲者不易跡吾固知遠
園之長為王氏有也子何念焉瞻美意似有省者既而
曰洛陽之不復園也蓋三百年矣讀李氏記而園若新
也文其可以已哉夫園之不吾長有也吾知之而予之
文長在天地吾亦知之子姑謀所以新吾園者余曰諾
又二年記成即人尤子求為之圖而余系以詩

王節婦項安人祠記

金州稿選入卷七

十五

吾王氏之秀曰時雨僅二十四歲夫其婦項安人故盛
年而貧或欲奪之項安人則日夜抱其孤任用泣曰吾
所不獲從地下者以此子任用長而受盡項安人即簪
燈笑然所佐讀首緋緋沈也任用既有室項安人夕則
闔扉寢母置旁婢竟死曰生不幸倍所天吾不忍再而
影也項安人之拮据於家以理生最稱而任用貴稍為
散施之故吳中稱節婦非一而度之元先項安人者任
川為鄉貢士時項安人年六十有司上其事禮部覈母
異詔特為棹楔旌之既旌而任用舉進士高第授太常
博士遷儀部郎封項安人始得稱太安人云亡何任用

卒又七年而項安人亦捐館年八十餘又七年而邑太
士大夫耆老益慕稱項安人爭捐貲為祠以祀而白之
堂三使者俱報可於是項安人孫定陽列所以祠狀而
問記於某不佞聞古所稱以死勤事禦大災大患耶
先生沒而祀者未聞其有祠婦人女子則何也君子不
謂然曰大夫慷慨捐七尺以許人國誠有之然要得於
經傳師友誦說之素夫無所明而發其於哀誠者乃婦
人女子也夫婦人女子既慷慨愛其志甚於愛其生而
棄一旦之命不亦俠烈大丈夫哉然而所發暫也處齋
而志困者卒不終處沃而志廣者奪不終故婦人女子

金州稿選入卷七

十六

之得謚為節難也今夫秦皇帝至暴狠戾也然賢已寡
婦清而尊之為立女懷清臺其云無祠婦人女子何也
今天吳俗沃而易廣其志者必下女鳴瑟粘履倚市門
招邀輕佻中女工技作奇巧衣被天下女習詩書雅
容佩環項安人者誠其中麟鳳也祀一項安人而吳益
知有女德砥礪澗濯其故而比於詎此三使者與邑大
夫耆老指也不伏於王氏與有榮焉次其語授定陽為
列之祠以示永永

築呂梁洪石堤記

余波召此上抵呂梁望若干雉城者而異之則其新

也蓋諸曹署公私家以萬計倍而官焉而內則捍數千頃之禾登塲極畝櫛比相望亡何而諸生吏民某子甲襲衣冠而來詔曰某輩幸藉使者之儲胥我以毋魚鱉敢一日而忘使者功唯吾子之圖之也蓋使者至而徐邳屬大水散潰諸城邑使者從其大吏以南隄邳而北隄徐報成賜璽書金帛矣而使者所治隄則議委之吏民曰縣官算緡錢且盡奈何使者爭之不得則集諸生吏民而計曰徐隄矣而上束邳隄矣而下束則呂梁其潰道也少予緡必土隄土而臨河必易決以易決之隄而當潰道是委緡水也緩隄而築之田則公私室廬

金州稿選入卷七

十七

文

為水蓄矣是委公私室廬水也乃議石隄費益夥笑之亡所出使者一夕喜而曰吾得之矣吾呂梁之為後夫者千有許而恒歲以杪秋漕艘盡始畢後今漕艘以首夏盡當畢則遠調役夫遠役之與即家後其便否較然著也大舫夫歲人得六金吾請預給之而為羅蕭礪之粟蕭礪故饒粟石當贏錢二百而量加大夫多予之粟而即家後其不以為厲我也吾因石於山因力於夫而吾少加之劑則隄庶幾其取寄囊哉議上諸大吏俱報可使者乃擇其壯夫八百人揀石旁山中日往返四人可得石若干餘夫四百使開阡陌石工百其高為尺者十

什者以旦夕慰勞之而稍狀其墮人人自奮諸環隄而官者畝畝之護於隄者咸相率捐錢緡資犒勞使者不藉水衡一金其呂梁終毫不以煩縣官而隄且告築夫諸生吏民迫歎得余之一言以示永永而余果尋會大司空郭公云以吏民請留使者且一歲蓋築隄如初而余出填襄漢復還尉呂梁南維稍而出肅者益聚其申前請益堅余乃為之喟然曰嗟嘉隆之際人主委耳而漕計之是御至任事者居恒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然令以其人疑各自愛其才也夫不自愛其才則何以無使者出而孰計之必使大司空之粟竭而水衡

金州稿選入卷七

十八

文

之金錢無見緡也夫南此漕河之要地俱呂梁也大司空之屬俱使者也人視國如其身不自愛其才以與國謀知使者而獨易一呂梁哉國家急漕計實用漢河平故事不愛黃金功爵以報若王延世者而乃使大司農之粟竭而水衡之金錢無見緡也則誠愧使者矣余故不辭而為之記以風後之君子使者由都水即出名猷告舉茂辰進士浙之山陰人其隄巡表里數石工歲月資費諸生吏民名氏具碑陰

○重建提督軍務行臺記

明萬曆之二載都御史臣應鰲言臣幸得奉 聖書領

大藩以時布 天子威德吏民親共寢事小問然實
不勝卒逃之慮臣所領如鎮北抵華陽南跨江漢西踰
岷冢而通東盡涪水寔割秦楚梁三藩之垂而又間錯
蜀以不時縻屬兵事難則已所領名為提督撫治而不
恒受符節不得從軍興法以便宜從事雖亦用考功計
吏顧三方之撫臣實共之而其黜陟者陽受東而陰繞
以左支右吾甚戎借軀椎埋姦鑄亡命之徒出一探丸
而繁醜糜至端附距弘治於今未百年而叛者十三一
殺倖二殺令三殺尉而禍未已竟也則豈其先臣之咸
弗事事母亦縣官之所以委任之者未盡歟臣不勝過
介州稿選入卷七

十九

文

武宗朝謫實據江閩嶺海要害數困賊而都御史守仁
以提督軍務請詔許之一切便宜從事守仁用是得募
卒蒐伍繕甲庀器三載而夷環贛之險以千里計諸盜
穴若洗至以其餘勁掃竊號之強玉而國家無亡鉞之
費臣不佞不敢望守仁請鄭一切得比贛制下尚書兵
部議尚書兵部議如都御史言請更 璽書為提督軍
務撫撫治者請給軍令為旗為牌若節欲者十制曰可
於是都御史拜受命乃為檄諸道曰荆襄汝以楚之
被甲組鍊左右廣六卒長來曰南陽汝以韓之少府給

言草拔其勁士若長來曰金商汝以秦之公才
鎡虎鞭鏃屑猥騰之騎步若長來曰漢中汝以巴賈更
兵白髮黃頭若長來既集則為之飭前茅慮無中權後
勁為之置魚麗鵠之陣而親鼓之又三令五伸之
各受約束以歸勒部士乃成歎曰吾鄭自是有帥哉
蓋前是孫公以撫治之節來填節率厲文武士西刈巨款
歌中是請會念其二尊人移疾去去而使院有不傲於
灾者屬新之凡更二使者院告新而公復至始拜命名
之曰提督行臺有司磐石以記請而公用治行第一太
卿大理顧謂其代者世貞曰志之母忘所錄更也世貞
介州稿選入卷七

十

文

謝不敏不可退而思之當成化時國家盡西南之兵力
以僅勝諸流人而始服崇郡僑邑居之而猶不足為置
間間不足為置臺然其指乃在撫而不在督何也今天
下方治平荒服解辦節四履之地皆大鎮其民遠酋玄
以至耳孫不復知所由創顧撫不足而以督請又尙也
當成化時其人猶困獸餘鳥然思一就栖食之地而無
其道苟有以籍之則笠耳是謂無治形有治端其用不
得不撫今天下號為平而文恬武熙孽牙之萌蓋日夜
其間是謂無亂形有亂端其用不得不督而督是故晉
武之銷兵巨源進而陳諷頽考退而餒食有以也孫公

不以且得代諱言地方大矣手成事而授之不係為
猶徇治人治法之說云即不佞為能便是官重書曰知
之非難行之惟難以俟後之君子相與懷然顧名圖踐
哉

竹里館記

接新安郭之三里其地負高而臨深其江曰練江泓渟
萬仞黃山白嶽蜿蜒摩天其趾在數十里之外而蒼
翠接於眉睫其清可以醪其膏可以類秣蔬茹果疏邑
人汪惟一之業在焉計畝而延袤可二十而竹據其三
之一惟一乃構數椽讀書其間以竹自蔽不復施藩當
拿州稿選入卷七

十一

山而軒峭積鬱葱吐飲吾胸蓋環練江而勝者不必盡
歸之汪亦畧得之矣惟一之言曰吾日三商而起阿段
汲江烹茗之羸取而洗竹裁簾為冠暑則去之有鶴四
翼時喚時舞吾起而應竹皆吾助閒一開吾卷而琅玕
之色流潤細碧初陽拂稍則少文之圖若益而青蔥者
微颺流響則少文之琴若益而琤琕者吾放歌而聲留
於長離尾翮之間而不離於塵囂不墮於市廛之耳吾
寓目而青鱗綠壁為之左右其遶而光不出於牛背至
於雪之旦月之夕白雲之竿眠於畫而涼風之颯於夏
吾無不與竹宜者吾不能為豪鷹逃於其間以謝客客

子而醲足於江釣如之筍足於竹蔬茹果疏足於竹
之旁畝味肅諧譁箕坐高枕足於竹之蔭而客未嘗不
得意去也吾之與此君真足以終其身而不知老者蓋
築成而有芝產於竹所凡十餘其大若盤而色青紅可
愛叩之有餘韻於是吳興徐子興異之題其館竹里而
書屬余記曰惟一多游吳越間而意不能舍其竹以往
得子文而時寓其目是惟一不恒有竹而竹恒在也
惟一曰非是之謂也子之記待吾竹以有而吾之竹類
子之記以不眠為兩相待者耶兩相成者耶子不能辭
乃次而授之為記

拿州稿選入卷七

十二

又

書事

書二館人事

余中比部時見南來人道任兵憲環館人事奇之兵憲
始丞吳時也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徵之吳故市
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為散走而丞方獨身從親
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陷溝來擊丞館人扶
抱丞上馬丞上馬則賊已刃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
連中數槍手不合竟死丞以問得退去余使三輔遇韓
戶部叔陽亦稱其館人云始韓以金華令入覲過淮陰
以陸軍車輜從水上行也已水薄車破之韓與館人俱

溺館人急持韓衣視不置會傍有施繩鉤下救者
且及館人猶曰左被髮而溺為令救令有重賞救者乃
移繩鉤令起宛轉問竟夫館人弗及矣余聞而悲其事
問二人姓名俱不得以為恨於乎士居卒誦說詩書信
眉目欹鼻昂類鼓掌稱伏節者何限一旦事起而抱首
風竄相接也思至則許人以死過則倍之非其初許謬
也亦死生之際深矣夫二館人鄙人耳豈有師友講議
之素其死亦豈遂以是為名哉倉卒顛沛之際達其一
念所不容已者而已夫達其所不容已而其究乃竟有
所濟則不為徒死哉

牟州稿選

卷七

廿三

文

志

客有徵錦衣事者不能詳余以所聞答之退而論
其語曰錦衣志

高皇帝初即位置司曰儀鸞掌侍衛法駕鹵簿使冠文
冠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指揮使一人秩三品同
知二人從三品食事三人四品鎮撫二人五品所千戶
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六品鎮撫七品冠武冠所統
曰將軍力士校尉人凡上大朝賀宴群臣指揮自使而
下得刃介侍左右廷其從校五百人夜則殺十之九
入園宿候指使京師衛四十八獨錦衣金吾龍驤虎翼

凡八衛母隸大都府稱親軍云而上時時有所誤
下鎮撫司雜治取詔行得母徑法高其秩秩名號
無以異諸軍也乃勢則奕奕不啻過之二十年治錦
衣事者失其名頗恣所好文有所操舍上徵其狀執退
之其大其傍掠見又六年詔內外機母得上錦衣衛諸
大小咸徑法高終而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與猷猷
夷它軍矣而燕王洊起師蕩山東度臨邑臨邑書生
紀綱叩馬首請效王與詭悅之結善騎射頗目法家言
便辟應對刻精詭秘耐逆駒人意所習先發以為績王
日益幸愛之既即位擢綱自忠義衛千戶為都指揮使

牟州稿選

卷七

廿四

文

事治錦衣親兵復興治詔猷天子既繇藩國起以師
脅惜大位內不能毋自疑人人異心有所寄耳目矣綱
視之益布其私詎日夜操切陰計聞上上大以為忠
匪之謬亥亡間即淇成諸公號元貳見則自匿引不敢
以身比數而綱小人也遂驕窮意為非行僚屬指揮莊
敬表江千戶王謙李春等故無賴曲侍本綱相綠借奸
利數百千端上久亦頗悟疎之中貴素仇綱者白發其
端上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史院按驗俱有狀上大怒
即日捕誅綱等於市仍夷三族而令御史院罪狀綱
略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僥倖賄賂陰飲陽飢擅機第

包藏心計移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後使腹心
為訟下諸司監場勒監四百餘萬還復稱認奪官船二
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饒人牛立稿又即欲
喝持大賈數十百家索賂不第為黃金三百五十兩
白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取索
吐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倪貴等
第今莊宅十七所計直金三十餘萬匿縣官予民地八
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
寶劍二白金鞍轡二又從籍故吳王浚瑟、御龍服王
冠還輒衣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係蓮真

奔州稿選入卷七

廿五

文

詳奏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
之觴綱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
珊瑚屏毗王束帶紅輔牀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星
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
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為言見上赦恭誘取金
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然之而先日以行刑報嘗喜道
姑陳氏姿首欲買置膝為都督薛祿所先怒之過於大
內持鐔鏤祿首腦裂幾死祿懼不敢言又道憲都指
揮亞失帖木不避誣持其冒冒事捷之死綱家嘗養亡
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取良家子十八以

下數百人充左右俟詔選姚奸才人既試可令暫出侍
嚴綱輒簿錄其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
豪沈萬三子文度萬三生嘗伏法高皇帝籍沒其家
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綱舍人
清伏見白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衣被一牀龍角一
株奇寶十具異繒綺四十疋頸得從費御列為外府外
廩歲致祭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醢百石布帛以時進食
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文度吾後庭未充若為我
吳中徵好者不為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五而分民間室
亡誰何者綱自唯威日重重且迫上冀得所欲當端午
奔州稿選入卷七

廿六

文

上射柳綱私其司射鎮撫苑瑛曰我故射不中而子折
仰鼓噪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謬為不平瑛折柳
鼓噪竟射無犯者綱乃喜咤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為
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罪罪誠
當萬死其條指揮敬江千戶謹春鎮撫瑛比周為誣罔
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不領示天下自
紀綱誅終文皇帝世錦衣衛雜典詔獄畫可領諾而已
綱中消不復能望綱矣宣宗朝初理衛事者指揮使王
昂上嘗燕見太師英國公張輔從容言公有昆季在可
加恩乎太師頓首言主臣觀若執者蒙上大恩以臣故

甫近侍祿二千石然奢內好酒獨從弟兵部左侍郎信
賢可使也上召見信曰是英公弟耶起武冠冠之遷錦
衣指揮使予世襲信為人素嚴於詔獄頗任云未幾出
為四川都指揮使信以部臣遷於職為左頗不懌然自
是諸后妃尚主公侯中貴人子弟當授官者皆寄祿錦
衣以才器選進治事鮮世榮矣英宗初理衛事者指
揮僉事劉勉指揮使徐恭咸文無害上年少中貴人用
事者王振張甚弟山海俱綠振官指揮治錦衣事貴顯
矣然俱盛年擁珍重漁色而湛飲多鬪鷄擊鞠狗馬之
好不事公事頗推錄馬順馬順者亦指揮也以義子事

今州稿選卷七

十七

文

王振見必膝行遽蔭庇振甚驕嬖之國子祭酒李時
勉有所忤振陰令順行其伐廟木事囊三木廟門久之
始移有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讀劉球應詔上封事
語多侵振振大怒而會編修董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
請自為卿共祀忤上下獄順榜管璘使引球為具藁輩
即朝班中梓之出球不知所坐欵第曰若史振死我死
即訴上帝耳竟與董璘金死欵家人行求屈順故藁之
弗得也而順有子年二十餘病瘵久困矢欲起持順象
拳且蹴之曰死老奴令而異日禍隄我我劉球也順再
拜謝罪不可俄而子死中貴人振以上北伐虜也先

土木敗時邸王監國朝群臣伏闕泣請籍振家并執
振弟指揮山海未報衆忿問無所泄而馬順前謂衆姑
已胥後命給事中王竑直前提行順曰是非奸人黨耶
衆趣前擊殺順頃史血肉塗起不可辨矣王恐乃下令
誅山海藉中貴人振家因併籍順蓄藏金瑱無算於是
理錦衣事者指揮畢旺碌碌循職而已而英宗之在震
營也校尉袁彬始得見袁彬者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
殺緹騎既從征沒虜麾下牧馬矣久之乃使侍上上乃
坐索馳帳中咄咄無所出得彬甚喜彬溫美多計數善
言哄時時為隱語悅上獲一羊饌烹而共啖之盡矣新

今州稿選卷七

十八

文

伐冰夜則以背承上足而寢虜掠上攻雲中轉戰上谷
遂囁聞而下趨京師小不遂輒欲殺彬上至為泣請
之不得而哈銘者故吏種官為賜姓楊以譚鞬從陷虜
頗幸也先間以詆諧解之僅免也先欲使妹尚上上謀
之彬曰不可請辭以返國而聘彬嘗病中寒上親為治
糜啖之身壓彬背汗洽良已及暮上還稱太上皇細彬
勞僅拜錦衣百戶太上皇還為皇帝即日召見彬語甚
且泣起為都指揮食事理錦衣長賜城東甲第一區引
太液池穿中御溝達之黃金十錠白金二十錠綵綺藍
氍毹醬蔬儲充實又加妻妾異綉精銀各有差擢楊

千戶賜半之閒夕宴對器用人遷然彬畏滿溢而
同列聞達果顯連初以錦衣校用文無害理鎮撫司
積功次稍遷至指揮而其所在校選果繼起與同列上
故錄中貴人吉祥及忠國公石亨復大德之而二人
終于請不已上心厭之欲稍稍削其重以屬樞固謝不
已乃屬果數伺忠國公罪必聞上併其從子定遠侯
恣誅之上益貴重果哩篆者都指揮王其取充位而已
彬遂持吉祥陰擬之急乃與其從子昭武伯劬謀以王
鼓從騎執錫果出見之致拔刀手斷果頭攻長安門不
下尋就擒詔族吉祥贈果右都督彬請急不任而聞達

弁州稿選卷七

廿九

得重達佐理衛得兼治鎮撫司鎮撫於錦衣屬也而得
專治獄或上有所然特下典綬綺賊賈鈞發者俱以委
鎮撫獄竟自上請可否母由錦衣大僚達為人沈默善
計策所獄恒規上旨而決時上禁已誅賈石內揣不自
安恒借達為強而達多所陰厭累遷都指揮食事治鎮
撫如故時上最所禮信者李賢達火之每朝而左顧則
命賢右顧則命達嘗容無笑而達內害賢惡諸於上曰
是嘗受陶瑜金醉尚書莽上欺之不召可半歲而吏彬
猶以義故位達上達知上薄之構以死罪劾奏上不樂
曰是負我者然故人不死足矣此則以任若達更則

丁卯有以火五毒更下彬不勝苦且誣伏矣而燕中
少年榜賢者皆為添工尚方奮曰衣公上魚服但門
達何人而報害之因上疏詆達姦惡數十百事有指
而極稱彬枉且有社稷功不宜罪詔併下達治達悲懼
賢至百餘賢恐遂死不得以諍曰吾有陰事欲告公達
令使與前前遇夢取達曰吾小人何辨為此李學士草
耳達大喜趣罷出湯沐賢驟食之持牒面訴曰
李賢令榜賢中臣為表彬地獨不畏陛下法乎上因明
於東朝堂辨之之東朝堂楊賢度上已集群臣出餘肉
大呼曰天平冤哉門指揮膠肉食我而令引李也李學

弁州稿選卷七

三十

士貴人吾何從見之且吾死固分奈何竟他人為也上
悟趣出衣彬令分司南都餘俱置不問然自是達寵漸
衰不復寄腹矣居一載驛召衣彬還職寄如故上崩李
賢益重達內不自安出怨望語御史言之詔執赴法司
論成嶺表濱行表彬帥僚出餞知聖握手語續然已揮
囊金為解裝良厚表成多彬不念惡有古長者風彬再
還掌衛事至都督食事乃卒彬銘亦仕至都指揮代彬
者都指揮同知牛循中貴人王鶴予也亡何竟代循者
都指揮使朱驥始以父任百戶家貧未娶落魄晚不為
人所知嘗給事少保于謙門下晨偃而候掃少保出見

其其執謂之曰家有弱息以奉箕箒可乎驥謝不勝
夫人悲曰老諄生女不嫁官人乃得窮華耶少保嘆謂
非兒女子所知卒以歸驥後用少保勞至指揮僉事少
保死坐累戍邊還累遷都指揮使治錦衣者二十餘年
貴矣前是錦衣帥理篆者一人所統緹騎百人額司察
京邑不軌亡命盜奸機密大事巡捕一人統緹騎倍之
賊宵號東西司旁其騎多大俠或賈人子取顯位
者此也而天子猶以外臣故意之別置東廠中貴人
重者始出領廠事八十人取捷悍利牙爪者其鈎察
出人惟簿問錦衣二千戶理其牘而中貴人得持牘伺

弁州稿選

卷七

文

至上海所所出街上矣憲宗朝上幸太監汪直款尊
寵之別為置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而選得亂察中外
文武大小及民間事嘗入即署繼掠即至死擅乘傳凌
漕河入陪京而縛留守大臣海內脅陽搖手亡論東廠
詎錦衣久之始罷西廠不設孝宗皇帝仁聖委法秋官
御史臺廷尉嘗曰與我共天下者三公九卿也以故緹
騎逆自歛不敢有所為而其帥如李成李珍趙鑑亦後
先逐守祿俸而已獨牟斌以指揮領鎮撫有聲斌手
盜之博學曉文義為儒衣冠其所理恒傳經而法戶部
李夢陽嘗奏封事言壽寧侯忬忬下獄斌曰即封事

大差即言壽寧胡不指其實及諸羽翼耶夢陽曰憲宗
對耳斌曰置對則奚難吾能剪厥羽翼也因傳輕賸具
上夢陽得不貶正德初劉瑾持中權逐大學士健遇而
前尚書韓文等籍而諫臣劉施純等數十人後先下
詔獄斌輕刑重居曲為申救御史任諫諸僚草奏署
其名已寔官出不典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者公
為忠悔耶劉瑾復要斌去奏言權奸事斌不可而顧語
同列曰存此諸公臣節庶幾白他日乎宋卿道原以失
元奏被害吾儕何自計為奏入瑾大怒望斌又偵知其
底言官也矯詔廷杖之垂死謫戍遠劉瑾誅驛召斌還

弁州稿選

卷七

文

領鎮撫如故知府劉祥搏其守閤因相論奏中貴人張
璉者納守閤賂陰喝令歸曲樣仍為關導賂斌不可
雄志挾詐陷之安置武昌感疾卒斌之再起也長子孫
工部循故事官為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吾司
刑不追天禍一予愆而受金行及此矣蓋庫屋敝衣再
未諱怡怡若素云相臺崔銑記其事盛稱服斌謂直節
懿行即名經術士大夫茂如也始劉瑾用事時諸中貴
人相與盡說上復遣西廠使谷大用領之而馬永成五
裂分領東廠皂衣團牌縱橫燕中人人不聊生矣而瑾
復用其私人張文義為錦衣都指揮使與吏部尚書斌

表裏作威福時稱瑾左右翼云然文義時時以掌傳理
命侍應對不得治錦衣治錦衣者都指揮高得材也文
義尋從瑾伏誅高得材罷都指揮劉璋代璋罷亡何錢
寧貴治衛事錢寧者不知何氏少孤甯中貴人錢能家
為養子遂冒錢寧生而警敏巧媚異常見能頗愛之時
值滇携以往俾主侍應賓客而填守備屬洲者出入能
門下頗見異其相因人贈遺金帛曰苟富貴無相忘寧
跪謝曰君侯幸厚奴既爾何愧之也洪曰不也君不見
衛將軍者侯乎寧日以重錢氏而會中貴人能死推恩
家人寧得受錦衣百戶上時從諸中貴人微服縱射游

弁州稿選

七

廿三

獵自稱朱壽若張公子事皆始綠馬末成見上於豹
房為握槊走馬手博諸戲上大悅絕愛幸之賜國姓命
為義子俄進指揮使領衛事諸欲緹騎刺殺悉隸屬
焉凡所從幸南海西苑網魚苑射狐兔手猛獸出上谷
西之雲中穿塞直抵延綏徑虜庭而後歸寧又進錢求
刻亦賜姓官至右都督寧遷為左都督使事如故遂大
煥威澤所願指諸司毋不惴惴承奉恐後而或意聞
向背者輒取中旨行之而盧洪亦用寧力進奈將填金
滿嘗故勘殺平人二假其屍及奪民居財產萬計事發
寧以屬御史唐龍、不承抵和罪寧憾之甚未有以中

也寧故歸中貴人進子中貴人則易之寧見陽為恭
叩頭稱死罪上嘗怒中貴人張求欲殺之皇太后為請
不能得賓客居間屬寧、曰吾力能得之顧諸公居一
何魚肉我耳乃宛轉為上解求果免中貴人則政事
寧美而諸省總鎮監鎗督撫昭瑞大臣請事者以萬金
為薄卿弗顧然寧所進江彬許泰神周者俱有寵寧獨
能以謹身和柔媚上而已耳不能如彬等武幹彬又日
夜諧傾寧居無何寧王宸濠反誅事連寧下朝堂按問
其狀獄上其畧曰故左都督寧賞綠中人托號義子濁
亂國姓玷污天秩諸所願使同於山嶽及非受上云何

弁州稿選

七

廿四

許稱得請或口授王綸或手寫御筆前後傳奉大小職
官曾取方鎮郡邑文武金寶璽與直巨百萬其姻族錢
永安子傑等買魚魚驟進翼虎自肥成辱國姓至都督都
指揮等官故寧庶人宸濠以復護衛請行萬金寧為下
兵部允之倒授阿鉢故叛柄又以按察副使胡世寧
條列庶人不法狀庶人恐復行五千金寧捕世寧下獄
煉質萬方遁成遠左上未有太子庶人有子自以疎且
非次不當立款何上問內入東宮復行五萬金寧陰為
契然假以進香取留報庶人金玉帶各一闊裝七寶帶
一奇繡綵十為御書加更詔言上賜庶人大高列牙受

其國僚衣紅四十餘日廢人前後問謝行金約十餘萬會御史蕭儀孫其反謀將置獄使者就按石室實畫寧信且馳報令先發制人已從中起大事易就廢人反今連寧、有危社稷之心罪惡萬快宜據法磔裂夷三族亡少長皆殊死詔曰可藉其家黃金可萬斤白金三十萬斤白玉帶二千五百束御蠻帶二束祖珊琬佛像二胡板千五百石他奇瑋弓弩器甲名画稱是斥賣園宅直三十萬、計增益縣官二歲賦錢才等皆從坐誅寧為人狡陽敏禮士大夫崇施予雖誅人頗有稱惜之者上既誅寧因悉誅彬等而大學士楊廷和等合

金州稿選

卷七

廿五

災輔政詔下華傳奉還者錦衣自指揮下汰十之八復汰旗校十之五歲省度支錢數千萬一時翕然稱神明云其所留舊臣治錦衣事者都指揮駱安等與國從趙相半而大體議起嗣能選為指揮金事能遷者清平人素險滑已賴多計數武宗末冒功累官錦衣千戶後亦在汰中上時下群臣議崇獻皇帝未決主事張璉桂等言上實獻皇子何以孝宗宗宜考獻皇帝上心動而大臣楊廷和等持不可能遷故善中貴人花茂有所窺見疏稱璉等議是當聽上前以逐二三大臣而召璉等等議之禮成能遷亦得權指揮鎮撫事而會上脩明

其制功甚大為奸臣張璉桂等所忌繼弗錄即二臣非臣弗勝也而獨進師傳備阿衡之寄臣區區一戎衛賈人子拾級可便得耳且詹事黃綰私新建伯王守仁為行賄璉以萬計許大用守仁請悉賜罷上怒下御史院雜治能遷語誣奏獄上杖之百成嶺南尋瘐死天下快之未幾王侁為都指揮使軍衛事佐試武舉第一授錦衣千戶累遷督漕叅將佐為人謹忍有志介閑射便騎以刀筆吏能稱也然時時援古義昭聖皇太后弟昌國公觀齡建昌侯廷齡貴盛久驕恣無狀吏不能長持明

金州稿選

卷七

廿六

法警之上以春朝慈慶不為禮街觀齡等未發而建昌侯坐故殺為御史論抵罪繫待決市人劉東山者素陰毒利口遂上意與其儕偽為疏草桐喝觀齡得且萬金矣觀齡不勝略拒之乃誣觀齡兄弟毒厥死且盜內藏金寶通慈慶侍人至相與為巫蠱以急變聞上大怒下觀齡等詔獄置對東山等因得以株引素所不快人定因京山諸公侯俱坐累繫三法司大臣色奪不敢訊璉為厚東山者次第探得其情論誣罔法反坐報可外以三木繫東山等關門外昂之不及臥悉死是舉也

即死得疾死詔特贈二階為左都督代佐者陸松故從上與國衛士也頗謹信識大体于上怒時有所解釋以都督僉事卒有子炳代初者陳寅亦與國衛士也其人大抵類松然謹身自殖耳不能有所上下于世其解馬嘗受命監南北郊壇工累遷後軍左都督以老疾乞休賜璽書褒諭安車駟馬就第禁衛之得請自寅始也贈太子太保代寅者陸炳也以力幹稱強敏通書數嘗一登武本遂自指揮數遷為左都督或云炳嘗從上幸承天行宮火炳以宿衛排宮門負上出于炳上心德之不敏頌其狀故炳事無傳者其官獨顯焉異他

即死之死而炳方得幸上言無不從夕趨走麾下唯若晨拔寔同列故其下甚畏炳而慕之恐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帥入援總天下兵權勢張甚無所不狎侮視大學士嵩茂如也而獨意憚炳炳亦曲奉之不敢與鈞禮而出重金帛結其所親愛探得竊陰私竊病死炳即行其謀反快然之累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中貴人馬廣領東廠者也李彬司樞密者也其人咸著宿握重自炳前後刺其罪下獄死京中外端重足不寒而慄凡豪貴備萬以下少酒食過輒收而籍之亡遺者然浮慕義名居之又好為敬礼士大夫士大夫即上所甚恨下詔欲廷杖緩之不令死以俟上怒解即貶戍出金錢治道里飲食費不惜也炳既貴驕得薦紳問喪而又善上所親近者中貴人司礼錦元相嵩咸與炳結婚姻盤據相重矣上稱益幸之召入侍西苑直供奉青詞加燕少傳食伯爵奉炳又益選緹騎驍勇者七千人別置裨將領之而其所召募幾輔秦晉齊魯間駢脅起乘隙射之士以千計衛之人鮮衣怒馬而仰度支者凡十五六万人大司馬持其籍仰屋歎而已元相嵩既已疑其子驍文武選權而炳從中調停各曹事亡所不聞白方諸皆撫大臣非入故而錢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說

下者亦十之三四炳所蓄金理奇異以臣萬計甲第膏
腴擅燕中而其歲出饋遺宰相中貴人亦以萬計時又
有朱希孝者領巡捕希孝成國公希忠介弟也用兄任
數遷至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希孝寬然長者不耻為屈
得元相驩然炳既以勢望迫其於元相外相倚而已不
能如希孝遷徙無間也然希孝事炳卑下多避炳以故
無意害之嗚呼錦衣 禁校耳其領宿衛則光祿勳也
刺姦則司隸也至炳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於紀綱再
重於錢寧三重於陞炳其究乃位師保參綸綍不亦殆
哉炳所與共事者都督周懋賢黃浦此皆中貴人子

奔州稿選入卷七

廿九

弟飾與服肥酒食宮室苑囿整色以娛其身如是耳此
乃炳所差接席者何足道哉

北虜始末志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
伐逼京師元主開門北遁至應昌二年殂其國人謚曰
惠宗而 高皇帝嘉其能達變推分遣使祭而尊之曰
順帝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時李文忠擣應昌破
之獲太子買禮的八刺降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圖籍
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擴廓帖木兒手
章驪兒右丞智宗哲威會焉兵稍振立凡十一年而

奔州稿選入卷七

四十

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七年而丞相
納哈出以別部二十萬衆降於明又二年營捕魚兒海
大將軍藍玉以十五萬騎襲鞏大破之降其衆十萬益
王走至也速迭兒遇害五傳坤迭木兒咸未幾而弒不
復知帝號矣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復弒
之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為主
稱可汗而當洪武時強臣益哥帖木兒據瓦剌死衆分
為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不肯與可汗
朝會上表貢貂裘駿馬亦異仍請封詔封馬哈木為順
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
中郭驥使本雅失里見殺 上大怒勅淇國公丘福等
討之而本雅失里已為瓦剌所襲破與阿魯台徙廬胸
河矣丘福恃衆不為備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 上自
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詔 撫納君臣始各却而居
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
為故主復讐 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為和寧王瓦剌
貢使遂不至十二年 上以大衆討之馬哈木等三酋
昂境來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酋以下來朝會賜
米五十石乾肉酒糗綵幣有差十三年瓦剌復請降 上

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脫歡為順寧王阿魯台
台惠遂叛入寇興和二十年上討之次殺胡不阿魯
台遇降其異部大酋也先升等數千人還二十二年
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數千里不見虜遂崩於榆木川
而順寧王脫歡稱併有太平率眾之衆至宣德九年
遂急擊殺阿魯台悉收其部落故自立為可汗衆不可
乃行求元後脫不花王為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沙
漠北哈刺真等部俱服屬焉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
益強盛自稱為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
告急相踵上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

金州稿選入卷七

四一

俱敗沒中人板挾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
剌等五萬騎為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逼
上於土木全師俱覆上蒙塵也先詭稱送還情狀
刺而入竊幾輒直前犯京師尚書于謙武靖伯石亨禦
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藏於爛洪軍而
會中國已立脚王為帝也先失所挾平章伯顏帖木兒
從史之復奉土羅是時也先兵威出不花王上取羈縻
而也先景泰中上數使使賂遺也先又通不花王以間
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脫不花弒之數書上自
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詔稱為瓦剌王成化中他先

宣大山西離合不常世火莫可得而考矣至弘治中
虜酋火篩大舉寇大同我師敗績詔平江伯陳銳為大
將侍即許進佐之出邊坐逗遛微免虜勢益盛踏冰過
黃河住牧敗命大將保國公朱求中貴人苗適右都御
史史琳合京邊兵十萬布韋州禦之復不利火篩死邊
患少息而小王子者即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
裔也城也先遂主諸部爭其承祖亦不剌殺殺之亦
不剌懼擁萬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旗奪
其誥印諸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於小王

金州稿選入卷七

四二

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
遠介西北間善水草其人其富而饒有牛皮帳九蓄珍
寶五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殺其帥陰達小王子
入撓踐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輒去不顧其二
從父曰吉囊曰俺答皆囊分地河套當關中次使俺答
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為寇抄而小王子眾以饒
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萬人厭兵稀鬻吉囊有
子十人萬騎俺答亦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將
之小主子雖號稱為君長不相攝別種曰黃毛者兇
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

徵取子女王帛虜苦之後合兵逐北急襲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已其幸且吉爾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剿殺吏民改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爾所由忻代倡伎縱淫樂不休卒病餓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而俺答日盜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其教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隆慶總督劉萬達發大同副將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憂歸尚文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皋為總督庚戌夏虜數萬騎入大同燒潰牆入悉精兵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為餌總兵遠副總兵林椿逃之既入伏悉威

弁州稿選入卷七

四十五

文

馬車間逮宗皋等治罰有差虜既得二將首遂引去意叵測而邊臣所遣謀者云方脯羊馬肉銀鈔銀傳箭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萬四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時至而京兵市人酒削屠沽見耳不復能見故以為常八月虜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前兵出火炮矢石從上下却之虜乃悉眾入綴我師而別以精騎繇間道踰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等俄而犯京城游騎掠通州三河上大驚大同馬束手無策、唯有杜門守而巳旬日而咸寧侯

仇勳以大同兵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勤王兵悉至詔拜咸寧侯為大將軍謀諸將軍凡十餘萬騎虜前後剽掠男女贏畜金帛財物細載巨萬徐從東行循諸陵而此時諸道兵相規錯畏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逃者僅八十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為政始議開馬市以中虜款而寬其深入之謀則命侍郎史道往蒞之俺答與其子貪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數十萬計所獲馬皆駑下而賊亦小小為寇如恒時久之咸寧侯死事露虜復開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繼殷

弁州稿選入卷七

四十六

文

尚質犯諸邊又圍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日者余出使上谷所詢問梗槩一二俺答有四萬騎其精兵萬餘騎子即所謂黃台吉也有一萬騎其精兵七八千騎庶弟曰青台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答老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子萬騎自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長刀大鏃望之若冰雪然咸一當百者然不輕與我戰即餘騎足扼我矢宣大之間虜錯而耕牧如碁布也三城返外障焉唯有降人丘富者日夜教之火食屋居也然俺答竟不敢屋居也其衆亦畏暑有剽志而無據心即款之宣大豈

我有哉黃台吉日夜枕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先涉
漠可笑也且且日得虜柄矣

三衛志

自北虜外我守育之患而不能絕且不宜絕者則無如
朵顏三衛焉其人始為兀良哈即奚契丹種類也洪武
中為蒙古所挾乞降高帝為置三衛統之自大寧前
抵喜峰近宣府曰朵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
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唯朵顏最強又
之仍叛附蒙古文帝從燕起靖難使使以賂請而兀
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先是即古會州也設大寧都司
會州稿選入卷七

聖王

文

營州等衛為外邊使寧王鎮焉文帝乃移王與其軍
內地而以其地界兀良哈等使仍為三衛其官都督至
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為外藩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
良厚亡何復叛附阿魯台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還
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斬敵無算宣德三年上出
獵巡邊駐蹕遵化遣其衆萬餘入寇上以鐵騎三千
逆擊大破之獲首數千級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
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謙出界嶺口興
安伯徐亨出劉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
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金紫復破泰寧朵

顏等山崗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如公粟
太保伯亨進微侯都督諒懷賜爵伯自是三衛雖衰賂
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為知導入寇矣後復謝罪入貢
國家亦撫納而小小為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闖入遼射
殺參將陳乾薊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為薊帥有威
信三衛夷畏而親之不敢動嘉靖中薊鎮撫臣貪功尋
却而掩之獲首百餘後走誘俺答大衆入塞庚戌之變
固三衛導之也仇鸞既當國知三衛弱欲發兵擄其地
以為功督臣何棟以不可宛轉解乃止入貢如初大抵
其俗喜偷剽時入漠北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虜以衆
會州稿選入卷七

四十六

文

哈密志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為西域諸國
之喉咽元族屬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永樂四年遣
使入貢詔封為忠順王賜金印即其地置哈密曲先等
東軍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至者
咸置哈密譯文具聞乃於而土魯番者復番也控弦可

王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脫率子字羅帖木兒立為
其下者林所弑王母弩溫答力守國成化中土魯苗苗
阿力調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恚即以兵劫王母及金
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慎遁肅州久之其肅守臣奏納罕
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子阿黑麻代之罕慎貪而殘失
夷衆心弘治初阿黑麻挾詐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
非王裔不稱請自王哈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謀不許
仍賜璽書切責阿黑麻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城詔褒
予金幣有差乃行求忠順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
為王使哈密頭目阿本即輔之阿本即勾引哈刺灰夷

金州稿選八卷七

四七

又

拔土魯苗阿黑麻怒復以兵入劫陝巴及金印而支解
阿本即以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辰海都督猴謙經
界之戌土魯苗使四十餘人於兩廣阿黑麻遂自稱可
汗畧罕東諸衛聲歆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
請免矣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
百騎其肅撫臣許進師臣劉寧謀知之乃以三千騎襲
破哈密牙蘭走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宥其脅從者
八百人還型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乃奏遣
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成寧伯王
越帥諸諾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復故封建兵護之國所

以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以陝巴嘗酒沽
然數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為王陝巴懼跳之沙
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帖木兒弗果來節督
馬亦虎仙等部誅謀叛者迎陝巴復之十七年卒子拜
汗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
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上書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
年始遣還湯沐衣幣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下
哈密逐拜汗即走詔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畧之澤
宿將也度未易兵定乃以繒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
苗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
肯州稿選八卷七

四八

文

侯報輒上書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謀知兵
罷即不肯還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
不絕且頗與肅降夷歆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
獄而阻勞賜金幣不出關於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
將擊苗寧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疑其
使內應悉捕殺之而使上驍瓦刺達兵掠土魯苗部落
速壇兒狼狽走軍從後徽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王
愛與澤有私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率專擅激變
畏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獲已奪官
備陳九疇下之獄亡何武宗崩給事中劾王愛

漢高祖攻運和為內主乃逮璆戍之起彭澤為兵部尚書出陳九疇于獄以都御史撫甘肅尋璆兒以二萬騎入甘州焚廬舍剽人畜九疇拒之出境斬獲亦相當又遇海西虜亦不剽敗之酋首百餘即上言速璆中流矢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和坐議札罷彭澤亦罷新貴人璆專用事廷和警也知王璆怨之故力薦為西師璆復上書辨澤九疇事且言速璆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成而璆出揚兵境上喻速璆兒利害還哈密宰東諸部散之近地速璆兒誓不敢為寇諸國稍通璆然哈密竟不復城而金印失矣尚書胡世寧畧士也與

弁州稿選卷七

四十九

文

安南志

安南古交州地至宋黎氏始自國馬易李陳著二姓而我明高皇帝既平元使學士張以寧等持璽書諭降之自是職貢無闕後王陳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改國曰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胡查為國主詎稱陳氏絕無後而查其甥也請權國事文皇帝許之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問道絲老嫗傳至京愬其實詔切責胡查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胡查為順化郡公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薛嵩以兵五千護之因伏兵起殺天平及薛嵩授表於境事聞上大怒

弁州稿選卷七

五十

文

口悉獲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
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即其地立交趾布
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為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
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侯輔為英國公
侯爵黔國公餘爵賞有差下李薺等欲繫弗誅亡何餘
尊簡定作亂偽稱日南王既後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
國公討之不利大臣死焉英國公輔復為大將軍兵討
破擒之并其黨陳希篇等殊於京踰年而陳季擴叛
季擴即簡定從子也稱陳氏後以敵衆其勢重於定輔

余州稿選卷七

五十二

復率衆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輔之下交南凡三獲
偽王威震西南夷中遂留填其地而尚書黃福掌布按
二司事有威惠衆脅息莫敢動尋召輔歸福亦以久得
代而中貴人馬騏者貪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
初捕之不勝以為土巡檢不奉命復討之不勝所攻沒
郡邑十數特詔赦之為升華知府利攻剽自如命成山
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
勝負略相當利益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詔安遠侯柳
升以精兵七萬往角平賊升勇而輕自以千騎為前
鋒敗利兵遂前追之伏發橋樑升中創死大軍聞之逆

自於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趾無之引
還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武官吏四百十七人兵
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千二百匹進代身金銀香象布
帛謝罪且乞封而宣宗用大學士士奇榮笑遣禮部
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璽書赦利且推
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已絕九再往返始遣禮部右
侍郎章敬右通政徐琦冊為權署與南國事利遣使入
謝解歲金五萬兩然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宣德癸
丑利死子麟立一名龍僭號紹平偽謚利為太祖高皇
帝遣使告哀以代身金人來冊權署國事正德丙辰復

余州稿選卷七

五十二

遣偽國公阮叔惠來求封許之遣兵部左侍郎李郁左
通政蔡亨持節冊為安南國王賜號紐金印以方物入
謝麟復改號太寶父之死子濬嗣一名基隆僭號太和
偽謚麟為太宗文皇帝請冊朝貢不絕天順已卯為庶
兄宗所弑自立僭號天興明年頭目黎壽域等起兵殺
宗而立濬弟瀨一名思誠僭號光順請冊成化初與鎮
安土官守岑宗紹相攻為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攻其
花州瀨自率兵救之占城退走乘勝逐北抵其都破虜
王茶全敗歸弘治丁巳瀨死子暉嗣一系鎮僭號景統
萬曆初山聖宗淳皇帝請冊甲子暉死子敬嗣僭號景

身而死遺命立其弟諡僭號端慶偽諡敬為
宗鈔皇帝請册諡立四年死於獄其頭目黎廣度黎垌
鄭江等表誼龍信世黨阮种阮伯勝等恣行兇暴民不
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竊國柄正德四年十一月二
六日阮种等遷諡別宅逼令自盡歿立阮伯勝本月二
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聲其黨與盡伏誅臣等竊見故
國王黎灝弟子故臣黎昭之第三子黎暉堪任國事乞
賜襲封王爵詔許之暉一名僭號洪順追諡諡為厲
愍王初灝生二子長即暉次子珣一名鑛偽封錦江王
暉生敬詎珣生暉暉誣被害珣與暉俱先死故國人
奔州稿選八卷七

五十三

立暉而灝之子偽沘陽王讓及弟應以兄子不得立暉
妻鄭綏女諱妻鄭惟鏜女是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其
國立暉非其意也暉既立偽尊父珣為德宗建皇帝然
多行不義疑忌同姓大臣國人惡之正德丙子春鄭惟
鏜鄭綏與其黨陳真弒暉諒山都將陳嵩自稱陳氏後
與其子弁以諒山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鏜自立偽號
天應為陳真所攻退走諒山鄭綏等共立讓一名椅僭
號光紹偽尊讓為哲宗明皇帝諡暉曰靈應王追諡
為成帝遣陳真攻陳嵩于諒山嵩病死其大臣阮弘揚
等討弒弒之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惟代惟傑奔清華

惟代子惟修等奔高平是時國兵柄未有所為莫敢
陰懷不軌諷群臣推已典兵諸臣道俱德節制既得志
漸除讓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陽府
黎讓潛起兵攻登庸反為所敗出奔清華依鄭綏登庸
乃偽立應僭號統元追諡暉為義翼帝時嘉靖元年也
至六年又酖應并其母殺之而立偽諡應曰恭皇帝
是時讓尚據清華又安順四道其舊臣不服登
庸者分據險阻為之應登庸立其子莫方瀛居首偽
都自稱為太上皇率兵以拒讓奪清華據之黎讓敗走
又安又追至又安黎讓敗走葵州又追至葵州黎讓走
奔州稿選八卷七

五十四

入哀牢國哀牢即老撾也以嘉靖九年九月憤恨死子
寧甫七歲故臣黎峒鄭江黎禽鄭惟燮等共立之居於
清化府之木州添馬江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
州兵五千登庸廢遣兵攻之而老撾時為援不能克登
庸者荆門人世業漁以武舉為陳嵩余督後自援歸黎
諱累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讓左右得入柄
軍政加大傅封仁國公遂至篡奪偽國號曰大越改元
明德三年令其子方瀛襲偽位僭號大正云而鄭惟懷
者以黎寧命來請兵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議不
合內閣輔臣夏言等承上旨乃下兵部議以成寧侯

為大將尚書毛伯溫為監督與兩廣總督侍郎
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進止咸取伯
溫咸寧弗與也時恭政翁萬達多籌善兵能探伺情偽
伯溫經咸仗之乃聚兵使以聲恫喝登庸而誘使歸順
登庸於是為降表請罪獻諸州侵地及代身金人以自
贖伯溫等為壇兩軍相距而使三司以禮服升壇登庸
脫帽徒跣伏壇下萬達稱詔赦之具其事上聞詔改安
南國為都統司從二品銀印以登庸為都統使班師伯
溫等加秩有差然登庸狡知中國厭兵一謝外貢使不
復至而帝其國自如也久之登庸與子方瀛相繼死孫
弁州稿選八卷七

五十五

倭志

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
南道浮海率自溫州寧波以入風東北汛自彼來此約
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
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
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
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
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船水手俱

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袖分司官在馬故也
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
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一多則犯
福建或之澎湖或之泉州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
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為沙門
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由丹山之南而犯
定海金塘蛟門犯象山奉化山東頭西頭犯昌國浦石
犯台州入甌者海門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疊壁下陳
分鯨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山入鹽場則犯頭洞三姑
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島列表犯錢塘入蕪子門歸山
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

五十六

入於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三前
竺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
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
有貧有富。有淑有愚。富而淑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
來。其在冠舶。率皆貧而愚。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
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儀。相吞噬。今
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會
城。倭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

先比虜。次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志大舉也。又次哈
密。志大謀也。夫哈密末矣。閉玉關而絕西貢之路。可也。
余州稿選八卷七

五十七

安南故雖故版圖夷之矣。弗復可也。北虜不易勝者
也。倭能勝。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練士卒固險要。明賞
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乎。夫虜與倭亂我者也。
非敵有我者也。憂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機不在將帥。而
在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嗚呼。亦末如之何。

山人四部稿選卷之七

余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八

吳郡鳳洲王世昌著

越郡有音沈一貫選

文部

傳

○盧柟傳

盧柟。字少梗。一字子木。大名潯人也。其先世業農。穫則
什一而息之。故以費雄於鄉。柟少負才。敏甚。讀書一再
過。終身不忘。父為入貴。太學上舍。數應鄉試。罷免。歸。柟
才高。好古文辭。不能煩而就繩墨。為博士。諸生。以故

八卷八

七

試。輒不利。而聲稱突。奕在薦紳間著也。柟為人。所弛不
問治生。產時。時從倡家。恣大飲。飲醉。輒弄酒。罵其坐客。
毋敢以唇舌抗者。而又豪歌詩。嘗所得意。下筆數千言。
立就。客咸咋指。遁去。竟用是敗。柟令某者。數測深名。法
家言。於文非能好之。陽浮慕之。以張吏術。平謂柟邑諸
生。才得相從事。幸甚。柟亦欲借令。謬恭敬為相得。極歡
令。嘗從客語。柟音且過。若飲。柟歸。與翁媼。盈市牛酒。夜
共張。至且室。邑子相戒。盧生有重客。門之。畏相。暗也。而
柟有他事。日晏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
矣。至柟故徐。出坐久之。柟稱醉。不能具賓主。令

素去曰吾乃為俗人子辱愧見其邑長者邑人素惡捕
志為捕讒曰是嘗見令君文而嘆且唾令益怒亡何捕
干捕其役夫得伏麥以為盜也榜之役夫被酒自理而
聲強捕復加榜罵旬日矣役夫夜壓於墻墮事聞令令
色動曰嗚呼是復能倂見我即匿役夫所縣死狀當捕
抵坐獄具上報可捕既已坐大辟繫獄又令仇之故母
敢為稱冤者而會捕鄉人間嘗侍飲不遜捕目攝之去
已來為獄吏夜縛捕格華之數百臂連悉潰爛且死矣
吏以他事罷得不死乃感慨折肱益讀其所撰書者曲
鞠放招賊以自廣其曲鞠曰盧捕既用事遽繫潔獄與

倉州稿選不卷八

二

幽囚伍背憤迷惑目驟日月不知晦朔仰天太息曰嗟
嗟聖人脩身晉道立命不貳賢者推運循理以定所天
顧捕微眇離茲憲網問諸造物而已因作賦以自廣其
辭曰帝顓頊之嬋媛兮皇波汪乎姬姜儻海岱蜿蜒於
北陲兮靈宗嘉牒於范陽運雲雷之靈靈兮陵蹠改南
服淑浚土作井美兮躋康侯之芳躅皇傑梧董道以迪
思兮母氏靜約而告育曰余夢文杏羅軌於霄漢兮笑
芙蓉而尚林滋焱燭儵而進兮應龍躡霄而下耻偵蚺
虬以補談兮領乞攫而速喘億錯指以群號兮朋豎駭
而決背倏恍恍以隕虛兮覺懷姬而因基此夜有夢

不卷八

三

今降於衛游兮幼好嬌而岐嶷及青雲之偉冠兮快長
劬之陸離朝暉余髮於崑崙兮霖霖足於咸池摩招搖
以高袂兮履躡星以為素余長唱其歷之未現兮勵脩
余之罪芳裁蔚荔以為衣兮衷芙蓉之翠裳集蘭茝以
為藉兮糝杜蘅以為帳揭旌於蘭皋兮稅駕乎芳之塘
余迅滅輟以高舉兮汨鍬翻而填陰謂曾參之殺人兮
談市虎而成隕蒼蠅習習其貝線兮魚目敘明月之羅
繫嫺母慈以嬌嫺兮攢西施之頰婉而目珣螭仇仇
於几楚兮戈鋌森以刺余目既阨余之倖屢兮又讒
之以欽拳低曼睨彼犴狴兮桀血斷而封囑官閭怒以
睥睨兮視將陵跪而矯鵠檻縶以黜軋兮隸僇縶而
登駟縶縶於伏棧以吾余兮仍反接而窘臂耳嘈
若有聞兮何述迴而拂眉目炯以或見兮什鑑勿而
復噴神軼氣習習以潤勝兮精瞳而往來覺塊然滯
此一方兮心惄而增哀懸鼠淫啜以齒余髮兮鸞魅
含睇而龜忍保器器相喃以對泣兮御斜斜而呵護
連余兮紛冠縶縶鳥之巢蚊睫兮馬能哉此軀也枕雕
虎以燕憇兮又誰知不我虞也悲時壯之過邁兮罹靈
忽其西藏微霜淪而下降兮恐瑤草之不芳高馳志乎
雲中兮無精氣而相伴王喬衡衡而弗顧兮赤松告余

又荒墟行偶獨日暮兮安放乎不死之鄉橫河波而
微舟楫兮天吳操首而振怒歷太山之坎軻兮飄飄駭
眴以當路倏接蹙以在押兮雖輕捷其馬去鳳凰之惟
爵羅兮縛姜之華羽抱轡軫以傾覆兮呼蒼天以為
直戒五嶽與鸛服兮俾河海使聽極咎繇遠以不聞兮
玄武遠而莫測何辟神之豐兮靈炳耀而罔恤夫余
既不能蟬蛻於茲無穢兮恥藥風而長驚心結思於大
荒兮魂楚而而上度激青雲之罪兮飄風回而驟霧
載王女於後乘兮飭豐露以先路義和儼以驟蔡兮望
舒耆而敬御征輕輶之聞兮今八鸞銜以迫步承雲

介州稿選八卷八

四

寬之氛霧兮靈旂紛紜虬乎翠羽挹朝霞以為食兮
吸沆瀣之精真漱華池之飛泉兮聆鈞天於帝庭素女
涕泣以淋浪兮問瓊瑟而叩嬰嫫妃歡歡以結軫兮潛
客語而沉情余凌軒虛而佚蕩兮將孽結乎參光撰余
轡而駢騁兮問元化於勾芒採參秀兮眺瀛洲之微茫
弭余節兮聊解珮乎扶桑睇南州以凌厲兮嘉桂樹之
叢叢兮召風伯以驅煥兮謁炎帝於清宮何蒼梧之鬱
鬱兮重華穆以揚靈湘密鱗而灑灑兮貳妃胡為而弗從
決白門以西望兮覲羣收於金樞氣浩以養曠兮傳
曉暉而誰領觴王母之僊姝兮狹瑤池之芳都指玉蕊

以為綺兮歌白雲以相喻荃既婦余以好艾兮絕弱水
而進輅齊玉轂之破兮今指寒門而並驚軼鍾山之幽
點兮今照之以燭龍召玄武為備禦兮勾辰翼乎紫宮
託鸞鳥為之先後兮問太乙之然垣靈剌以黜約兮
鳳凰承旂而飛軒雷師碾礮以震盪兮烈缺閃爍
而施鞭護履頂以堪余兮聞宅惡而俾還卒攬涕友此
舊都兮潔蓮導從卜乎巫咸曰天地無隘兮物無終始
變化互渝兮幹涉遷徙形氣轉薄兮或浮而沉造化沕
穆兮禍福無門率性命之難言兮誰知其極萬物糾以
零溫兮又安所止息惟大人齊物我兮以天地為廬舍

介州稿選八卷八

五

絕山川於毛髮兮騎日月以為馬夫有虞之潛歷阪兮
當曆數之在躬夏后胼胝而陟大寶兮季有光於黃熊
震龍箴而下積兮顧駕禍於周庭白魚躍以膺大命兮
劉氏顯而有功奚伍羊以自鬻兮由余振於西戎尚鼓
刀於海濱兮仲父射鈞而桓榮仲連談笑以却秦兮登
重蘭而存楚條相后而餓死兮贊揚筆以光輔墨不默
以衛道兮孔轍旋而微伍光捐介以自湛兮夷顛頤而
以占夫道固無涯涘兮行馬知其所如惟恬淡與家漢
不斯責人之攸居從委命而蔡流兮遊廖廓之鄉忽從
而無是兮觀泰初之茫茫余託蜉蝣與遊兮曾日月

之氣，猗思歸魄於玄壤兮，又何足傷。勉余之似服兮，
翠而綴珠被兮，爛的皪而千眠。組綺縞而飄颻兮，下結
之以雙璫。余嬾美而自繼兮，何媒妁之可攀。夫君眩而
弗御兮，亦余心之嬾嫁。系曰：天地緼綸何時明，我欲見
之心。徬徨輾轉，懷憂祗自傷。超軼絕世窮大荒，帝極洪
洞不可量。緼悲歸來，一丘陽。勵志肥遯，舍大章。獲我所
思，樂無疆。放招文，多不盡錄。居頃之，盜行剽迫，柵父自
到，死燒其廬。子錢家成，負貸不償，柵固已壁立矣。令亦
更悔念魚肉廬生，何酷耶。陰稍：寬柵華有所警詩辭。

八卷八

六

呼使從獄具草，草上予酒肉食飲洗沐，尋令去。潘為大
官，事益解，而故人謝榛先生者，携柵賦游京師，貴人間
絮泣曰：天乎冤哉！廬生也。及柵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
乃罔。從千古哀湘而吊賈平陸，先祖吳人有心計，俄
謁選得潘令，至則首為更奏書上，論鬼薪輸作三歲，廬
柵既出獄，家益貧，乃為九聯謝陸令，而謝榛先生萬留
潘鄰，柵走謁之。因上賦趙王趙王覽而奇其文，立召見。
金百鎰，於是諸王人人更置邸，延柵，則稱客坐。若
志極塵尾，辨說揮霍，數百千萬言，風雨集而江波流也。
柵忽而為辭，若賦各得，意去既醇，味改。

九卷八

七

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而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
名能文章家，奈何取其所論著而姑韻之以為賦？若茲
乎哉！即廬生所就幽鞠放招凡三十餘篇，其概不得離
津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
變，與天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宋
玉景差者，蟬緩於左徒之門，豈其先柵而室哉？柵既以
別世貞去南游金陵，陸光祖為祠部，即留月餘，走越歷
吳，母所遇還益落魄，嗜酒病三日卒。
王生曰：柵未死，前生一歲妻死，二女其一踰二十不嫁。
死時世貞方坐家難，浮繫長安，印中不得其狀也。

文辭散失母收者故為之傳其行略故今後世知有盧
補耳予亦愚鮮量矣補不遑邑令家不破亡然其文情
亦不工嗚呼世寧獨一令哉

王樗全傳

王樗全者余故里中子茂才也始王子生而有奇徵其
父南山氏卜之名之曰之鼎謂且食貴也王子以茂才
應省辟數舉數不利至病以廢乃更之鼎曰樗全而字
之曰東生夫王子之所托於樗者何居今夫梗梓豫章
至才美也朝晚於匠氏之目而夕入其手鋸之斤之磨
削之改以為棟為梁細以為薄植末櫛夫木隨之死而
棄州稿選不卷八

又喪去其故名孰與夫樗之終始乎樗也雖然王子材
而以疾廢者也非樗也也王子曰不然吾疾固似之吾
體擁爐而不任規器節多目而不任雕駁瘡搖落而不
任托廢吾疾固似之且樗惡能全乎寧見夫千歲而猶
釋者乎暴風烈霜歲得而侵凌之野火之所延爰樗薪
之所辱而鷗鷺之所狎也吾之所廢幾全者其天耳余
曰王子信以為能全其天乎夫樗無待者也王子猶有
待者也夫有待之夫非天也王子曰不然予非我何以
知我之有待我有待而無待者也吾足罷於履而几在
餘罷於向而膝在吾手厭右而左在體廢坐而卧在朝

一孟夕一爵自足圖史口足吟嘯予之天日往矣而我
固自如也余咲曰且也子之天全而何以沾沾余言喜
也王子不答王子少好學從師指授經義分夜不倦所
為文卓犖有氣然不帖帖於師說以故褒然負俊聲諸
生聞亦卒以是數困詩好開元大曆語書法健利有致
晚得鉉太傅受禪碑習之至忘寢食以故於八分尤精
其為人溫恭長者不立城府至所慕說前輩文誼推轂
士大夫有味乎其言之也晚雖以疾廢其自題像畧曰
讀古人書識古人字澹然無營脫屣名利不出戶庭
獨茹螭為聖人氓如此而已其所居不飾具竹木還編

棄州稿選不卷八

九

文

推柱之又為崔屋述見志時人讀而憐之
論曰南山氏者蓋傳所稱司馬季主流其為人抵掌談
說利害得失乃中若符竹而乃近失之於其子何也或
曰非也夫鼎範金而為之即一旦頸用以烹鉅炮炙賣
不若釜鑊之為便歷千百歲而寶日以古文日以新而
寶日以益重則南山氏所以命名指也今王子雖病強
而讀先秦西京諸家言刻厲古文辭不休此其外托於
形而中為實計者鼎耶樗耶後必有辨之者矣

嚴節婦諸傳

嚴節婦諸者并而歸太學生起貞以婦道聞亡何起貞

塲諸病欲絕曰天乎吾不忍于逝者則又無其終潤
曰吾舍此而從逝者則舍存者舍存者母以慰逝者自
足不草血食三載骨弗克立乃稍稍食曰孤幸長矣而
尚未壯也居久之曰孤幸壯矣可教矣即外塾賓師命
潤就正焉未辨色而起滅獲以次受署役則潤先之之
塾色且不辨滅獲以次報署則潤後之從塾還課業與
其隨焉矣故潤立而莊事諸儒孺子也滅獲人人惴恐
不敢愛其力息處與素封等居久之倭亂作焚剽其廬
諸挾潤間行獲入郡而問右俠女諸而少潤者同知謀
矯虔其產諸奮謂潤所不直而曾有如日画笑授之使
余州稿選入卷八
十
次第白之官其小者聽鄉三老咸立直潤右俠竊相伏
曰非獨世故少潤也諸亦漂漂丈夫者矣會今年壬申
諸業五十潤已補太學上舍而天子方下公卿有司
修節侯孝行之事格當旌
王先生曰余始讀秦皇帝禮已寡婦清事而卑秦風之
不逮貧也乃至如公父久伯母所稱則沃土之為善難
於瘠矣夫秦風奚怨也節婦少而孀遂稱人母處用能
拓居沃思節卒以其子與家寧焉夫豈獨其志行殊哉
吳與崑山之交水薄寡限土豐而少稜角其風靡靡歷
幾於節婦有以砥礪之矣

王烈婦傳

王子曰嗟乎死豈易言哉士固能談說道理觀利害夫
觀利害則何能以先能談說道理則何以不死今夫疆
場之劇白刀漿而立殊此則為勝心死也兩壯用激打
酒變而弋矛此則為惜心死也彼其於死未暇計也婦
人女子非有談說之素一旦殉志捐軀此其難於士君
子倍蓰然或有迫而未暇計者乃若從容回翔矢死必
遂識不由教志不由睚豈不卓車尤茂哉蓋余讀王烈
婦狀而悲之烈婦者劉女也而婦於王是時王生甫十
六烈婦少於生三歲然已婉婉有志操善女紅先諸獲
余州稿選入卷八
十
機杼間井也於是王生之父少參公為臨陽令以母
李往而生獨依其伯父母居用經術補邑弟子有聲當
是時王生少年美姿貌負才氣芥視一第而小不讐即
發憤下帷不勝說故得疾寢甚烈婦處一室不敢以色
見也迺又不敢弗見晨昏進湯藥慘瘁發覺矣夜輒跪
而祝曰天乎庶得以身代王生而生竟幸也生疾可歲
餘日進一粥則烈婦亦進一粥生不食則亦不食也當
生奉時家衆環哭據獨不見烈婦乃為室戶繼矣排闥
而入收不死頃之則又繼復救不死顧謂其伯母姑郭
吾死矣慎毋令外人手吾尸也其至明旦復繼偶係

脫墜地蘇烈婦哭曰奈何我而不使我與夫偕乎天
哉家衆乃益晝夜嚴視烈婦烈婦嗚若為不死者而密
製歛服資飭又剪一皮金為一香字以示侍女曰此所
以志也吾骨亦若是耳又二十餘日而最真王生慟哭
有異風起靈輜者再烈婦歸休其侍女曰為我而風乎
母忤我風立觸汝矣及夕顧侍女其食於厨復荷刀自
縊乃絕其母兄解之則異風復歛起者再喻三日而歛
色如生王生諱錫第

贊曰烈婦死僅十七耳即所稱非有談說之素至性篤
發乃見天則精誠之極金石為貫雖然夫豈并髦生趣
矣

齊州稿選卷八

十二

也哉彼所云、誠有以用其死也蓋余有事郢都而烈
頭之舅參議公以給事著直即出守郢都得烈頭遺
狀甚詳故為傳之上太史以風夫稱男子者

補蔡子英伯類子中列傳

蔡子英永寧人元末嘗舉進士由選人需次還里而是
時擴廓丞相兵畧定河南開府辟子英參軍事累薦遷
行省參政猶不離丞相幕元數兵與明角不利則從之
定西復敗於定西與丞相相失單騎跳關中轉入南山
明使使徵捕得子英傳詣京師渡江一夕亡去變姓名
關中為人貨之久之後見跡城過楊將軍欲以兵威

子英長揖不拜湯將軍怒抑使膝坐不肯火燂其鬚且
盡卒謾罵自如子英有妻流來洛陽道欲見子英子英
謬曰吾故鯁耳即無鯁而使有妻不相愧見耶已遂至
京師 高皇帝令置外舍沐飲官之子英退而因舍人
上書其畧曰 皇帝恢廓宏度曲宥亡國之臣不負此
慚負 皇帝往者軍敗見俘漏命刃下荆棘之患越
七載重勞吏卒搜捕自外大化復忤貴臣萬分不足
辱膏斧 皇帝不即下司敗使得以衣冠待罪外傳
不賜新受骨封肉 上恩德死且不朽臣有痼疾迷於
心志藥石匪解竊謬惟少本書生奪志行伍過辱北師

齊州稿選卷八

十三

矢薦仕底七命雖馬食肉十有五年進不能效尺寸陪
國家之論退不能畢命抱鼓以愧封圉之臣一遭投蕩
覲顏失節 皇帝既丕昭武功踐華苞宇館髮臣嚮堅
申利兵宿積陳廩猶以為歎於志下有司飭學校優予
死節風亦後世豈以耆俊盈列待臣為多令亡命倖
玷維新之化哉 皇帝幸哀憐臣母血薰街而以投瘞
游禦魑魅無人之境臣若茹齋書上 高帝益異之陰
戒舍人謹事子英亡恙以旦夕聞起居近令天下謂吾
有殺義士名一夜子英大哭不止舍人問之曰吾自念
故主耳乃具狀聞 上數曰吾何苦一蔡子英彼喋喋

泉下紫我哉縱出塞追故元主於和林

退史氏曰語云君行命臣行志豈不以天子之威極於
僂身止矣勝國諸大夫委鉞然未有併其身全之
者夫節士所守不見奪人 聖主所風不奪人守則
高皇帝之謂哉

伯顏子中者其先為西域人嘗從宦遊江西家焉而子
中少好學業成五舉有司薦不第行省辟授西湖書院
山長遷建寧路教授、諸生經子中固以文起教授而
慷慨談兵饒技畧而會江西盜起行省馳拜子中都事
使扞治贛州子中從諸生趣贛、已破為漢子中倉卒

會州稿選入卷八

十四

文

募吏民與漢兵圍城下不勝吏民死子中獨身緣間道
走困而閱帥陳友定方聚兵欲以守報元固熟子中名
辟之授行省員外郎子中出奇計以友定兵後建昌因
浮海抵大都獻捷遷行省郎中再進吏部侍郎持節發
廣西何真兵使救閩至則明廖將軍已破降何真子中
跳墮馬折一足不死致軍廖將軍欲降子中不屈義
而驛子中遂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間元之故臣義
人哀憐之為傳致食而 明皇帝數徵求子中不得則
取妻子沒殺廷矣子中竟自匿不顧曰吾元臣死元
臣分何妻子言哉出購鵝自隨曰此以志也會事稍

解子中乃遁還里中而上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余不
應若坐大辟論布政使沈玄司子中歸怙密言之 上
使一持詔以幣聘子中使者至子中喟大泣曰死晚矣
乃以詔汚我歌七章祭祖父師友仰藥死

退史氏曰嗟夫介哉伯顏子中也其間閑險阻而愈
振何與廬陵信公異焉天下不屬明分已定久子中亦
我無日哉處死矣詔至乃引從容仰鵝竟示不臣忠之
時也而諸薦紳先生薄元虜謂亡所當殉於乎虜不得
君臣哉

補陳友定擴廓帖木兒列傳

會州稿選入

八

十五

文

元亡其大臣伏節死者七若福壽大夫矣而余聞李輔
筆則咸捐身而殉守海內稱焉是時 高皇帝兵甫下
金陵不衛反刃致旌大夫豈非風勵勞來之徵哉屬夫
下垂定而所使使北招察罕父子南諭陳友定我彼扞
膠察罕歿擴廓隨振帝所蚤莫不得高枕始赫然因矢
威誅之然不得以寸削加擴廓友定則被執死耳竟不
得奪身而易志彼二三君子者起農賈奪所業而兵非
有父兄服休之素也從市人子弟約束焉合非有吏士
之中也竿旗而擾刃非有武庫之利也一旦委質雲蒸
龍變中原之墟去元而復為者十有餘歲閩粵中立兵

越山海而委輸彼其反掌睽視為陳誤所
不易、哉擴廓頭立間關百折而北趨友定驅妻子
首東市乃其喻于節明矣元史不為友定立傳傳察罕
亡及擴廓吾故為二臣傳

陳友定字安國世為福清人少徙汀之清流遂家焉友
定始業農其為人勇沈喜游俠擊斷不復問家人有無
要以借軀狗急行其志而已衆憚服之又樂也爭頭為
役至正壬辰盜起海上勢且及汀而汀判蔡公安募吏
士乘城守友定以鄉里弟子見緩頰談軍事公安奇之
授黃土寨巡檢從討延建即諸山寨賊平之遷清流簿
倉州稿選入 八

十六

尋為清流令已亥陳友諒遣其將康泰取即武郭克明
也汀州友定以總管禦之戰於黃土尺獲其部衆克明
獨身跳去遷行省參政辛丑克明復來寇逆戰敗之遂
開省于汀州遷左丞甲辰繼開省巡平遷行省平章政
事悉有閩中八郡地勝兵數萬人方國珍等來寇敗其
師胡深既降明為明攻友定逆戰於錦江大破執殺深
聞所使大都道絕友定即歲時多遣貢舶跡海道取登
萊約以拾達三四元主嘉之下優詔慰勞友定戊申
皇帝遣將軍胡廷美取茂建率亡何將軍湯和以大
兵逼延平兵垂蹙齎書諭降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取

血冥酒中盟諸將慷慨飲之誓以死報元亡何明并至
夾水而陳友定前戰不利歸謂諸將敵千里遠鬪氣銳
慎毋戰、徒多殺吏士爾吾壙山而壘壘蓄屏器飽士
為持久困之伺間以動衆曰善遂棄城守勦吏士日夜
擊刀斗被甲偶立不得更番休息甚而友定更疑蕭
院判劉守仁有二志奪其兵守仁降士卒多踰城走者
圍十日會軍器局火炮發明兵疑有內應急擊破之
友定知事已迫乃與樞密副使謝英輔參政文珠海牙
訣曰公等善為計吾自死元爾坐省堂按劍仰藥飲尽
英輔與選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嚮拜自經死文珠海
倉州稿選入 八

十七

牙等開門降兵入與友定出門俄值大雷雨復蘇其子
海自將衆來就死并執送 京師皇帝面賜詰曰元已
亡若為誰守殺我胡將軍又不內使者今何憊也友定
恚曰已矣亡多談安能加死我乎遂併其子葉市
擴廓帖木兒者額州沈丘人也別名主保似育於舅
察罕帖木兒遂子焉察罕故元別部后沉勇而好義
騎射至正間盜四起山東詔發諸道兵討之不利察罕
與羅山民李思齊結鄉里豪傑前擊賊累敗之詔加察
罕汝寧府達魯花赤別將無所屬部下且數萬人轉戰
至閩中勢大振而盜李武崔德陷七盤盤田進攻商州

奔州稿選入卷八

十八

以兵來援大敗之進陝而行省右丞丁酉敗賊於
興寧路又大敗賊於壺關冬白不信大刀故李喜入興
元遂入鳳翔蔡罕擊破之復二郡賊迫入蜀戊戌而復
涇州平涼移兵守鞏昌列部賽因亦復晉寧走王士誠
遣閑保擊賊於高平大敗之斬獲萬餘級獲慶路總管
周全叛降劉福通敗我師於盤子城殺伯帖木兒遂圍
洛陽蔡罕登城責之乃退詔進行省平章政事得便宜
進止己亥大發諸道兵討劉福通圍汴梁三月下之福
通挾其主走安豐庚子詔平章李羅帖木兒守興寧李
羅遣保保等間道進莫孟守者不納遂以兵圍城蔡罕
奔州稿選入卷八

奔州稿選入卷八

十九

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代將兵擴廓既
已將大痛憤享士日夜督攻城拔之獲田豐王士誠割
其心祭蔡罕墓送賊率陳保頭等二百人於大都齊地
平癸卯李羅將竹貞據陝西遣郭高合李思齊兵攻之
竹貞降李羅復來掠興寧擴廓自逆戰逐此獲其將烏
馬兒殷興祖甲辰李羅犯關逐皇太子走擴廓遣閑保
等十餘萬騎討之取大同而李羅者為其下所殺詔封
河南王總制閑陝晉興山東迤南諸郡諸王各受馬南
計先是李羅死皇太子還京散遂因擴廓兵威挾廢上
自立擴廓微知其意至京可二十里外勅吏士散就州
邑食而獨身從太子朝太子以是陰恨之而李羅諱休
良弼者故蔡罕行也恥為下舉兵攻擴廓部將閑保竹
貞郭高亦謂知太子恨狀輒判以應制詔削擴廓削其
官李思齊等就討之得分其地非天子意也然擴廓持
臣節不敢就郭高等前攻真定不克退而會明大軍逼
河南思齊良弼各散走亡何郭高開保攻晉寧擴廓與
戰獲其軍擄二將以聞詔誅之加擴廓太傅中書右丞
相徵其兵勤王戊申明大將軍徐達常遇春逼大都元
主走應昌擴廓自太原悉兵來救其前萬騎歷明兵而
陣甚銳達與遇春合策夜掩襲擴廓倉卒得驛馬帳後

其精兵十萬人馬四萬匹山西地歸於
已酉尋收兵掠定西與大將軍達遇夜率萬騎趨左丞
胡德濟營衆擾亂達自救之乃定次日力戰至哺擴廓
大潰死及降者人萬人馬駝牛羊數十萬擴廓以數十
騎走和林見元少王任以國柄久之大將軍復出塞擴
廓悉騎卒死關大將軍敗歸又數年乃卒 明皇帝有
江東時厚遣使者遺書幣其老至輒留不答後招之亦
不復顧 明皇帝以是心訖擴廓一日宴謂群將士曰
諸君度誰為男子者曰常國之所將率不過萬人而橫
行無留陣庶耳 明皇帝曰是過秦耶不然吾得而臣
矣并州稿選八卷八 二十

之吾竟無以臣王保保其人男子也竟冊其妹為秦王
妃也
外史曰當察罕之圍汴而走劉福通江東僅有濠耳李
羅訖而察罕內顧是李羅代為江東間也其破益都而
如山之鐵騎壓江東立靡矣田豐王士誠之刺行而擴
廓悉力而僅勝是二人代為江東間也夫既以誅李羅
靖內難而江東之舉友諒滅九四而擴廓之力小弱矣
太子乃以欲速之私憾而分其將蓋退則者喻成雖幸
而稍振而十不能支江東一失是太子又為為問也嗚
呼以一江東之微而養之使疆皆元為之勢危為越天

為之哉

墓誌銘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劉莊襄
公墓誌銘

嘉靖乙巳冬十二月二十又三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劉公卒楚守臣以計聞 天子為震悼輟視 朝太宰
議贈贈至少保太宗伯議祭祭至九議謚謚法履正志
和因事有功為莊襄大司空議葬、所須縣官共給無
乏然公有子四其二皆先卒最後燦最賢而又繼卒諸
孫幼以故公歿十六年而門人大司馬劉公采始克具
并州稿選八卷八 廿

狀又十五年而孫守復輩以狀來請誌銘嗚呼莊襄公
固德靖間勛資臣也惟不佞嘗竊記之矣何敢詳誌曰
公諱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諱夢者從

高皇帝起義兵有功官同知漳州府賜田麻城遂為麻
城人漳州公有四子長曰從政由進士拜御史累遷河
南叅政叔曰隱居公從憲子曰訓其積官皆與從政同
而得山西山西公子仲輔為崇德令崇德公子璉恩南
宮以豐城令人親卒吏民思而拘祀之自崇德公至豐
城公皆以公貴贈尚書左都御史豐城公有淑配曰素
夫人寔生公公少穎明十歲能屬文十五從父宦海豐

金州稿選卷八

十二

城鄉先生揚文恪公談理學為世模楷所授公舉子業而內奇公至別而為文以古人期之二十餘舉於鄉公為人長身王立顧盼偉如也自是三困公車而其潛太學所交多名士大夫後成進士授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居二歲餘天子誅逆瑾於臺臣多所更置而公以茂異徵拜御史出按陝西前是填陝太監廖堂貪穢其而盧其弟鵬於錦衣相表裏為奸及公當出鵬候即中甚口有曾為堂請一日歡公正色不之顧既抵陝首榜廖堂不法事於衢飭諸司毋徇狗而又縛其爪翼數人於獄堂陽為憐、請一切得自新公亦冀其貌悔小寬

金州稿選卷八

十三

理戶擢同知蘄州府事時大盜湯毛九等起湖州之孝曹山中蘇為縣堂臣驟用公謀平之而公有胡守之命矣公至湖則首札一隱碩與謀政所當先復折徵均耗賦其民大悅以擬謝太傅安石顏司徒清臣為湖守凡五年考績天下第一晉山西按察司副使督學校公以母老乞歸養報聞尋得旨別用久之仍故官督陝學於其職益稱明年遷南太僕少卿尋改太常即以其年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乃條所以當革者五曰括地曰占役曰湖場曰冰撥曰侵漁所以當興者五曰開墾曰墩堡曰牛種曰治水曰屯兵疏上以次報可

京路以祭望諸之南公陟而總理河道之
命下矣時黃河驟南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漕公
晨夜改舟車為棹楫探求盡得其利便濬淤以故道潰
以新疏汴河自朱仙鎮至沛縣飛雲橋殺其下流又疏
山東七十二泉自覺尼諸山達南旺湖濬其上流役夫
墮二萬不淹時而河工就 天子嘉之晉工部右侍郎
兼右僉都御史仍其職及冬入理都事未受代遷兵部
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至則申
軍令豐儲饒廣墾墾選鋒銳飭甲械士氣踴躍思效
年為丙申七破虜明年丁酉十一破虜又明年己亥

徐州稿選入卷八

廿四

虜數如丁酉所上級多至二百餘少亦不下四十而
天子所推恩公一加右都御史再加左都御史其侍即
俱如故進兵部尚書則都御史如故其金幣歲至三四
賜積金帛數百千己亥公謀虜言曩將大入萃群帥而
拒之大出賜金為牛酒饗士陳二寶劔堂皇指左劔曰
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劔曰卒不用命者徇此及期而
衆果大至挾詐乘我帥醉遂埋登焉公前已聞警率
騎行八十里抵花馬池即故壘營之賊錯愕不敢
而西公召醉帥二詰得其狀立斬以徇衆皆股栗
賊會天大雷雨賊子膠皆解馬嘯嘯泥淖中

衆者相屬而公所檄延綏居治又兵構其左寧夏任然
兵往其右固靖魏時兵擊其鋒公以大兵尾而勁之強
弩火礮四合爭奮賊遂大敗走集其名王以下首虜五
百級酋人畜器械稱是捷聞 天子行告 廟飲至礼
下書褒予公甚焉即軍中策拜太子太保予錦衣正千
戶為世官賜金幣踰等尋以公久勞于外陝南京戶部
尚書亡何入為兵部督團營軍務時中貴人大將多所
私役腹其廩以空名予營公力敬清之而諸共事者為
首鼠兩端以泥公公鬱、不得志會報虜將大入公
夜治軍不休因以成癖疾虜去乃露章懇休 上答
徐州稿選入卷八

廿五

許之特賜馳驛歸、二年而卒所著有問水集問缺錄
議安夏錄督府奏疏若干卷他詩文亦有存者不後所
志志狀略耳竊又從諸孫守異所得耿中丞紀而讀之
忝以舊聞蓋拊卷而三歎曰嗚呼公真其人哉當公治
邑而稱良墨倣入臺而稱良御史治郡佐臬而稱良二
千石意以為精心勤卹之士耳北潞河河功立辨西治
屯 收肅填陝、之倉粟盡解去大盜散徙始稍露其
不可測以為世之得公者尚淺然公兩人耳十萬浴鐵
之騎運糧甯望於交戰之外而徐以尺一如意揮而糜
之百步不留堅至其所飛捷明光上下動色謂王秦自

而後始快意於一勝者終豈能測公哉吾聞之廖
堂氏之謗公也拔卒扶輿書一旦以琅璫至豺虎交跡
即不道途死且獄死耳公怡然以事付藩臬即就道亡
慘容者其定力有以勝死也公日中且無死何必有十
萬騎哉今夫志大者不能無小出入術勝者不能無巧
進退然而公不爾也當其游太學布袍挾一蒼頭僅落
倒諸生而麻城令有世好者業先造公請邑事公第以
邑所當創華語之不及私也令飲里甲貴為諸子奉費
公獨謝不受倍遺之亦不受及貴而宅裏家居脩三載
矣靡一紙官府也生平所歷皆廉仕而最後以單與法
牟州稿選入卷八

廿六

治全陝人視之泉府矣先入之田廬無少增蓋故所薦
大帥某絨金幣而為壽公時已得老力却之且報書以
為戒僥人之感知者選薨謚遺公公恠其精曰得非上
方物耶吾書生安用此却之不可遂碎之以明非已好
也舉進士而中貴人瑾用事於衆中日屬公異之又聞
知其同氏以宗人刺授公公不報已炎之羨官亦不答
其入而督營務也距京帥三舍前則其人陶仲文以戚
屬禮遣刺廷公曰與若主胡戚也誤矣返之公之婦
仲文與有力焉嗚呼世安得以出入進退窺公哉公又
名能知人其識故相太保桂公事故將太傅周公尚文

皆自其微時世以此楊文襄云墓在麻城鎮口祖塋不
佞既志而銘曰 古之大人誠與才合乃立臣極公起
墨綬以冠惠文至二千石氏之愛之若日于冬嬰乳于
席餉渭屯湟士飽而驕距躍三百捷竹負芻告興三月
河崑其職 帝曰虎臣界汝全陝膺彼慙敵公出匣刀
斧不用命億衆脅息前莽且指昏蕩天日單于奔此集
其勇善逐碎輶輶王庭礮坼捷奏朝三夕馳 璽書精
鏐綺帛晉爾亞公仍世環衛觀者動色入領元樞王旅
于寄臣敢愛力惟是不任骸骨為諸 帝所閱識驛馳
而南青門冠紳萬口同噴公之命勞皆在王室靡往不
介州稿選入卷八

廿七

劇迨平歸田甫遂優游迺適真宅魏義佳城儼若相連
官所營旁蕭條衡門僅庇雨風手所剪棘君使臣禮臣
事君忠師訓靡忒我銘其幽才哉誠哉過者當式

同知温州府事贈朝列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議

黃公墓誌銘

嗚呼此贈右叅議黃公墓其衣冠所也

肅皇帝時倭難起浙無所不蹂躪而溫最其要害地黃
公之來丞其郡三年矣而如閑難則日夜以其職繕城
備器械以備戰雖溫之吏民德公而亦稱之曰府君之
德也

賦吾溫奈何以爲合衆當之則又慷慨自矢曰丈夫即
虎先職耳且吾髮種生詎幾而愛之吾腹有丹者寸
在蓋嘗書其語楣間以識云而又三季倭大舉犯溫兵
使者檄公出逆之人或謂公嬰城易堅耳毋輕嘗大敵
公不可曰四郭外非吾民也耶而以委虜速逆之兵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逆也當是時溫軍分而三公所
將獨中軍其二軍帥皆然子一軍軍壘石一軍軍鐵
塲以爲公後公出誓其衆且臨之曰今日而帥歸有所
笑若無負國有進死無退生衆醢而飲泣以勉也曰非
不知敵堅黃公崇身當之矣乃竟前薄於賊公彎繁弱

弁州稿選

卷八

廿八

文

而擬之勁弩巨礮雷發賊稍稍辟易僅能軍而賊已陰
分其衆爲二一從上流掩壘石一從下流搗鐵塲其帥
皆棄其軍以走賊合而尾公之軍腹背受敵遂大潰公
力戰久之短兵接頤麾下稍盡有挽公以跳者公劒
斷其指曰去之此吾殉節地也賊枝戟前得公坐爲榕
樹下而脅之降公叱曰世寧有降黃大夫哉賊復好謂
公婦大夫予我千金公嫚罵曰生黃大夫不一金直也
公嘗庸狗旦暮殊裂死何以金爲賊怒裸公而寸斬
公爲不絕口時嘉靖之丙辰四月二日也距其生庚
子年四十有七事聞天子爲震悼特起贈余官錄

一子太學生下有司建專祠春秋祭世世勿絕而學使
者又以名宦祭於學宮之傍嗚呼此可以觀君臣矣公
諱釗字珍夫世爲長溪人王父伯鈞有子三其季紹
有子四其季爲公祖母林母李世世稱孀以節顯而公
六歲則已孤嶄然見頭角矣稍長善屬文下筆數千言
不休過目即成誦補邑庠弟子故潘大司馬以學使者
試而奇之舉鄉薦下第入成均今少師徐公以祭酒試
而復奇之兩公互相推曰黃生國士吾不能抗顏也然
其上公車報報罷最後謁選以高第丞溫州先後凡六
歲云自公之爲邑弟子時、抵掌願同舍生丈夫一日

弁州稿選

卷八

廿九

文

立王陛前抉腎腸與人王爭萬世大計安能局促效轅
下駒爲其同舍生固豪之然竊已疑其行而公於進退
取予析義至秋毫曰毋以纖自恕也故其丞溫州先後
六歲而車門絕苞苴迨其歿不餘具道路裝公之歿也
其婦林宜人行購屍已糜不獲與其嗣子文燁具衣冠
招魂塋於邑之沿江里白沙丘又十五年文燁來判吾
州事以政行卓異稱居有間贊其鄉人郭御史文週之
而爲余志銘余伏讀竊有慨焉今夫士居平誦說倫
義往往行其於死生至辨哲也卒天下不幸有變士
能死然往往介冑多死戰而搢紳大夫僅死守

置以帷帳籌策為不任鞍馬矢石即百雉之堞一旦為人越而府藏稱失守即不死賊當死法非也國家無文吏臨陳責乃黃公可不死矣而死豈不烈、男子哉明典西北世受其歲報能死者介冑也倭難作而東南之薦紳大夫有死戰者固黃公風之哉是宜銘、曰衣冠何婦、於閩之野魄何施、於溫之澣魂何之帝命胙女以東南之土土兮木兮廟貌肅兮死而不死兮無子有子兮噫

墓表

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潞張翁墓表

弁州稿選八卷八

三十

萬曆之改元蜀張君佳胤部吳而謁余以請曰先大夫之葬也木拱矣而始藉

天子之寵靈得亦稱都御史墓顏且益拓矣藉藉子之一言以重余聞而悲之夫張公者故蜀才子也生五歲不能言一日忽指家所奉像而謂父守拙翁此何像也翁曰而大王父也公笑曰何所從田舍翁服而不具冠帶為翁心恠之自是口授公詩古文日千餘言輒成誦尤善為儼語邑吳令者聞之抱公寢膝上屬對、輒響應不窮間以奇譎令為絕倒曰是兒千里駒也公受里中塾毛詩時、蕡難、其師不能射輒引避所避師者

數矣張翁知而持杖扶公曰孺子何知故難先生避也公伏杖下曰此非兒所強也夫避者不師師者當不避張翁笑釋杖起而問知邑諸生胡賓岳為毛詩獨異義嘗得公文而奇之公乃從賓岳游可數歲意不擇取六經左氏史漢韓柳諸家言稍讀之以自廣其為經生業鏗然古聲也乃始喜曰吾竟師吾耳公之甫冠試即屈其侪伍食既縣官前後學使者張邦奇張鯤顧陽和皆名能知人咸錄公文以式顧公至語人蜀僅兩生耳其一為公其一左綿胡汝霖是歲當省試紳史賢公文而對策燉省吏手不可得乃遂首胡君公自是應省試輒

弁州稿選八卷八

卅一

文

不利至十上十報罷居恒慷慨數曰夫蜀賢守文翁作之稱彬也多士矣即司馬相如楊雄王褒李白之倫亡大貴顯者然不至併一官而斬之若我也最後有子即佳胤稚而文公撫之喜曰兒有貴骨不至作我我且為吾眉山氏洵者耶乃稍稍養其素從高陽父老酣飲擊筑為秦聲自快公既於業不利而所著作傳人間學士大夫猶喜習之蜀有兩楊君慎及名先後以再試高等取狀元及第領獨推讓公曰使張生與我聞泝水者璧哉非吾有也公竟不得成進士及佳胤之成進士而後卒卒年五十有一耳公之為古文似韓也乃又似蘇詩

彭亨期清遠有襄陽監田鳳為人篤於純中居守拙守
毋劉發易威備為顧大治墓塚石蓋旁地曰冊令守
令上吾家無容卑地也而其服御居舍亦時飾治如貴
人間索裝則日削以佐餐會友佳侃談云事已又簌、
然涕淚沱也曰百不肖何敢望吾父且吾何知難吾一
再試而第不數改而猥被金然而令吾父老死黃卷青
衿間也則又闌及張公先事曰張固多奇吾先始祖天
性楚孝感人避元寇入蜀而宿身黃陵廟夜有呼天性
者曰呂奉里宜孫子三呼而以黃土投舟天性起奉土
而趨至銅梁愛其山川人風廬之牧豎所問地曰几

舟州稿選

卷八

廿二

文

呂奉里也以土黃一名黃泥垠天性取所奉土而驗之
色一遂家焉數傳而至守拙翁異逾四十無子析子土
王祠有異鳥翔於姓不去翁筆焦氏易得渙之成其縣
曰白鳥翔師鳥呼其子旋枝張翅來從其母歸而母刻
壯公矣公之鄉先生度正侍郎者仕宋為名臣墓飯疎
寺公行求草間得斷碣叙穴所甚詳詹謂寺僧度氏以
侍即墓故置守手若輩乃以寺泯墓耶不復墓聞之官
立虎僧懼為讓也復墓公以一少牢醴酒酌而帥色諸
人其間有立梓櫻歲時享祭如禮當公爵之夕也而
家有兔而抱笏者呼公起公起則聞庭中言曰徵公吾

人子也而報公以白馬黃牛公笑之
而令佳侃令滑而迎公及沈太恭人發云第令太恭
往至黃牛峽舟幾覆若有引之者傳於岸以克滑大盜
劫令今自拔駢鐵間卒擒盜公聞而喜曰吾今乃知慶
云謂也吾婦舟而脫黃牛之脫吾子今而脫大盜手夫
滑古白馬地也更以一少牢謝度侍郎而貽書滑令云
余乃歎曰甚矣張之多奇也夫豈亦已族廬君益神之
道歟耶此無足深論乃公行未完試以璞貽子為球
琰上成公名如公所自擬蘇徵君詢則誠有足多者故
為之表曰明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溪張公之藏而
舟州稿選

卷八

廿三

文

明故楚峰周翁墓表

當遠古初所記說無懷葛天氏者其人豈盡師授大道
哉其渾淪無琢之天偶托於身以游於世如是而不如
是而去不得已而示去來之跡然其跡亦若有而若無
此其合於道為獨至而自西竺古先生教來值於渾淪
歟蓋之後實智導而愚權攝洗洋變幻不可窺泮然其
要指不過曰不思善不思惡如所記說於無懷葛天者
而已彼其已有所知而逆錯之欲有所詣而後修之

尚修然能補於其既殛無關於其去來不知其值於無
何葛天之際又何如也余既持是說以求契乎古先生
之教而竊難其拙倫物離常用意不欲使出世之法處
離於世外而其教則僅有所謂維摩詰者至中土而稍
稍有麗居士出最其後如何德周頤裴休李和文張天
覺之類固不必其身為應現而於去來之問亦若有能
自主者矣當余之世度不得其人以為余導師而真
周廣文紹穆交最厚嘗以書與狀來稱其大王父事而
余始益有以自信周翁少嘗茶舉子已棄去為詩、得
一二語奇絕則拊掌大笑以為生平快而不墮綺語戒

弁州稿選

卷八

廿四

聚少酒炎肉而不墮飲殺戒嘗三娶有六子六孫五曾
孫三玄孫而不墮溺戒其治家不問生產有無生不識
衡量而雅好施有輒散之貧者取諸周翁若寄也與之
語多笑或試而調之亦笑或姻侮之詈辱之亦笑當其
熙々怡怡時若令人不知有人我者晨起輒誦誦陀金
剛觀音經一卷時忻然自得曰吾豈籍是為行資哉吾
不離日用不涉貪愛廢幾如是而已年八十餘至以壽
膺冠帶而上下峻坂間若飛燈下作細書與客談盡
不少倦先時嘗寢疾盡有胡僧入室合掌作禮修不見
憂之謂翁且逝矣俄而疾瘳又二年翁以清明日止

弁州稿選

卷八

廿五

訣辭祖考還謂其煩唐孺人曰彌陀迎我矣又明日曰
彌音寬利亦至矣又明日曰觀音食我一羊謂我勿茹
葷齋五日西矣自是每食一粥一蔬至期沐而冠令子
弟誦七宝如來名號自誦金剛經端坐而逝翌日体香
烈如生嗚呼余固不能得翁之所以來而竊有窺於其
去真所謂無罣礙者哉紹穆入亟為余言唐孺人之與
翁事也嘗七夕偶坐而偕觀空祭有金橋為洞者七欄
者二十四以指語左右左右即無觀也人或以境病之
大德有言愚者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悟則魔
境真也不悟則真境魔也夫唯徹於此而後可以語境

墓碣銘

程君汝義墓碣銘

後程汝義卒之十九年而其子善之以其詩來請序則
人以狀來請銘墓碣曰不腆先人之行不足以再辱長
者唯吾子憐之收歟惠於仲蔚仲蔚者余友也而為之
介則又固請曰程君儒不逮仕客不喻中賈年不辭

天而何以傳其表為然而誌之在墓官者日就其其
強有以慰夫稱為人子者余謝不敏不獲已為銘其
君故周伯休父後至梁忠壯公靈洗君於睦為今徽人
又十三世而孫雲抗黃巢亂塞休寧之口遂冠休寧
族曾祖訓祖興父民世世隱賈君生而警穎受經術工
為文然不甚為好之稍長即弃去曰丈夫具孤矢胡意
即必於是中求適人壽幾何乃徙其父兄客周趙燕楚
間居於付一不為釣距苛取第忍詢寡者以時伸縮之
周俗纖儉微濟以寬饒燕代悞忤其民錫賤不均乃棄
平為劑趙俗懷急緩修則務緩示朴歷楚三俗時見所
舟州稿選八卷八

廿六

行表而適有天幸不貲最後客吳嘉定樂吳之風土
與其賢士大夫因家焉居所不好者經生秦乃獨好
史於象緯堪輿與龜策履逆支離之技時心通尤喜吟
求為歌詩後先數百千篇其存者十一二耳即叩之皆
真境也余別有序不載君雖心計出入乎哉其大指要
以奇取而偶施毋問出所宜而已微旅賈徧江左
君衣食其貧者不幸而醫藥棺槨于我乎取嘗袖百錢
行市廛間以乞窶人錢蓋乃迄今之倭寇犯嘉定城未
及坂今歎緹民妻孥出避君走謂今日去民之肝膽而
責之守夫安能庸立請捐百金募勇士為諸巨室先受

甲而登岸城卒以無它蓋寇退而君忽意倦曰歸乎
乎吾安吾瘠土矣未及買舟而卒時年三十有四也
諱元利汝義其字別號野娶於汪有二子長即善之娶
於吳繼娶陳次善夫早夭孫男一人女三皆善之出葬
永豐里之原銘曰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在唐至德初而有逆胡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丘令
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而不
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
舟州稿選八卷八

三十七

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既極備而天下學士大夫
以至嬖女孺子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為明之建文稱
革除而
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參政分省齊南固守
不下尋扼王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尚書參
應城侯軍

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割其膽責
之反顧又不可割其耳鼻竟寸磔於市鐵公既用不屈
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瞬目嚙指於齒吻間而不散吐
後市漸解稍稍有筆之畫者而會今

天子即位 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
其貽刑戮有司即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
以表忠魂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維
蓋令見賓謂公其鄉人於 詔得特祀而張公蓋前百
年而為義而尚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 大梁之中丞
御史咸報可乃即郡城西闔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
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羨費者
僅為金三十餘皆令遜所任也既成而分守叅政李君
廷龍率守維蓋同守通守希仁維熙令遜以狀來請
世貞言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則謂張公提一旅

舟州稿選不卷八

王不

大

馮孤城過十三萬之強敵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
為勲最大鐵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所摧堅折衝雅亦
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之所為殉者七葉
之天子而其所警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降虜矣
而鐵公之節獨信於 真主一統之日知壽者之為名
公卿有妻子而亡所羨亡者之為奸黨宗族無噍類而
不之顧其事為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
之常典而鐵公之獲旌又我 維新之後禩上之所諱
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愚竊聞之
高皇帝蓋義自永君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

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鷄籠山夫旌教於抗刀接銀
之際略其吹堯而取其狗彘以故其所感發振勵僅易
世而為主死者比比即鐵公其尤者也而 天子方嗣
大服煥德音以

高帝意行之於丹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噫嘻 明德過唐殆萬七矣今而後謁
二公之祠者為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薦紳於裾
則思其所立感 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觀二公之
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是恭
政與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銘詩曰

舟州稿選不卷八

卅九

文

臣有大綱上以酬分下則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并
髦其身君有大德故怨不旋而誼是敦誰彼後夫以釋
前思以夙嗣人於赫睢陽為渾儲不驚胡虜有烈司
馬作齊息壤洪流其陸毀魄全天實于帝所恒為明神
崇廟嚴、擊鼓坎坎萬舞佻佻駭虬翼奮矯虹屈蜺雙
甄僊輔疇右疇御霖雲之徒以逮萬春若彼平安及齊
汗駭毋汗尔輪靈之未格主髮鬚銀含意未伸靈既格
我皆旨嗇芬劑厲為忻豐我稔黍罔我城隍福我人民
孫山凌空丹霞應之並表嶙峋讀此豐碑千秋萬年其
人若新

房縣敬鄉堰十間碑

房縣今朱衣上記都御史幕府言邑故房州遷人地四
塞亡商賈之美其民依樵采而食所出薄不足以共
故恒苦饑而獨邑南有稻田數千畝號為肥饒其所受
水出滴水巖漚既以時則收倍它田而其地高下凡三
畝中下畝以次而受上畝之水其上畝以次而制中下
畝之命凡水見迫而不下則弗敢播旁泄而他注之則
弗敢播而下畝亦時能竊發其防以侵上中畝之空洩
以故恒蓄爭其爭能互為害而不能自為利日者今以
行部至田所具得其狀乃行屬鄉三耆亭父某一課督

金州稿選卷八

四十

文

民之獲田利者以次受賦俾環畝兩圩之母使傍世自
上而中而下至縮數之口鑿石為斗門大者三小者三
十有五中為管七十餘上溢則板以障之下濶則敞以
洩之凡為條石之以大計者二千五百五十里為程者
一百十五為槽者十有五後工至三千三百三十而賦
帑金僅六十餘因與守畝者約其下畝當受水而不予
水者罰在上畝不當予水而輒放本者罰在下畝其民
皆稽顙聽約束毋敢犯竊以為令遠從無常久或忽忘
之不以時飭治姦民起而脩一旦之憤破毀成茶坐自
失計而歸咎於上願得幕府之一言勒石而樹之通衢

以示永永都御史曰善乃為銘曰

周有稻人掌稼下地豬防溝遂以迨列澮楊艾作田曠
涉成備惟此山邑罕觀其利引流下輸建餅斯易比於
桔槔厥逸展信門此三畝以時放閉房南穰、民靡虞
歲要戒來者毋怠成事

故福建按察司副使宗君子相祠碑

徙嘉靖戊午島夷起閩海隴福清遂以其勁擄省其大
帥恐甚部分諸監司乘城守而故廣陵宗君子相以參
議得西門西門最為省要害郭外之氓吏嫗稚跳賊而
求入者踵相噬也大師念賊或得以間乘之下令母內
金州稿選卷八

甲十一

民內者坐軍令宗君謂奈何遂拒吾赤子而餒之賊且
賊遠未遂乘也乘吾力能辦之大帥益恐故設難、宗
君則謂省無百日報而驟益人以耗吾食非計更令入
而挾芻粟者入之其非挾芻粟者弗聽宗君又謂吾赤
子奚擇奈何逆拒其饑者而委之賊賊又必不能為百
日攻也於是大帥之難窮而宗君遂大開門縱其人諸
見阻它門者亦轉徙而入凡數萬計宗君度入且盡徐
徐治守具而數出奇以創賊竟逸巡道走於是宗君之
聲稱冠諸道遷其省按察副使督學政竟用積病周
歲卒當宗君之為參議副使而汀守徐君其以事趨臺

府故善君因得從君游其游輒於西門內之烏石山
有薛老峰鄰霄臺蟠桃塢之屬皆道深秀昔人之所
詫以為靈仙窟宅者宗君樂之間謂徐君曰天地大矣
而有茲山為茲山億萬年而始有吾二人哉則又曰吾
一吾官若脫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也庶幾異時神遊
乎哉蓋宗君沒之十六年而為萬曆之丙子徐君自謫
起數遷而為其省之叅政以至按察使嘗經行西門宅
歎曰此故宗君所入避寇吏民道也指謂其父老若猶
記宗使君否父老涕泫潏下曰微公言吾能忘宗使君
其為八長者稍出而謂郭外之民記宗使君否則大戚
矣州稿選入卷八

四十一

中有號哭者曰微宗使君而不肉於烏夷者幾希且吾
猶使君子也更問徐君宗使君不幸而夭吾聞活千人
者後必封使君所活詎止數萬人其後何若徐君亦泣
而不能答以宗君之無子也則相聚而泣其類者曰吾
聞之朱仲卿死而以桐鄉民愛之故謂後世子孫奉嘗
我不若桐鄉及死而其子葬之桐鄉西郭民果為仲卿
立祠歲時祭不絕今宗使君無子獨不能捐西郭之祀
及地以祀之而視其為若敖氏之餒乎哉徐君乃曰母
庸也吾不忍以宗使君故損汝曹素乃搜賸錢之羨與
學匪租百五十金以為祠費行地而得烏石之址喜曰

此故宗君所屬神游地也其必食矣於是閩令喬先丞
從周受工焉為堂三楹牆繚之出石橋而門與西山對
復得傍寺僧之匿田洪歲祀其民以時禱祈者勿禁徐
君乃走書及狀而屬世貞曰請假子之一言以示永
余謝不敏則謂韓退之嘗誌柳柳州之墓而又記其羅
池廟以知柳州深也今吾幸辱宗君知亦為之一誌其
墓矣宗君文當不下柳州故嘗為要官而外除亦略相
同其遷地之近與賜復之易宗君雖若少勝之乃其年
與其後不及也獨所謂少年勇於為人不負重母論
宗君無之而烏石之祀亦其民之久而不忘與徐君之
矣州稿選入卷八

四十二

獨居厚也非若所謂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也已
余文固不敢望退之其何能辭乃記其事報徐君而復
為樂章一以迎送神俾刻之石其辭曰
築宮兮以公望烏石兮參差桂棟兮玳瑁薛惠兮繚之
聚百營兮廡門攬遊儵兮橋池黃流兮灌壑實遷兮肥
新眠紛紛兮若困靈何為兮延佇倩現飾兮前舞靈徘徊
衣衣兮藹若秋蘭兮紫莖濯清泚兮流素馨靈修然兮
若來獨涼疎兮飄生風謾兮子旒帶恍若襲兮靈之袂
彷彿兮不得吐將兩誠兮冥會夷猶兮愴忘去惆悵兮
日暮暮金支蕩兮迴照霓車轡兮澤露朝沆兮歐冶夕

栖弓丁戌靈之格弓群愉靈之逝弓我憂勿滄海弓不
波束金崎弓使安流惜莫惜弓百年樂莫樂弓千秋

介州山人四部選卷之八終

四

介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九

吳郡鳳洲王世貞著

越郡魯善沈一貫選

文部

行狀

先考思質府君行狀

嗚呼先府君之棄二孤也蓋八季于今矣不肖兄弟恒
忼忼營營焉懼懿德之日就泯一旦殤先朝露以為終
天痛而屬履盆之未回燭不肖兄弟間欲有所銓述不
數言輒涕泫潸下且中咽也每舉筆不能終一赫蹏由

介

乙

惘然廢也今年春天子御極霈發恩詔與天下更始
不肖世貞廼敢昧死伏闕白見寃狀下有司待賜法
雪還府君故官廼復敢與世懇稍攄次遺事行為狀
而以不朽之計微惠于下執事無論不肖推不文即震
裂荒迷中十不能舉一二以為大愧然竊惟於先府君
懿德有所不盡而無所溢蓋下不敢以私誣逝者而上
不敢以私罔立言君子其幸垂亮焉府君諱某字民應
其先世為即丘子諱覽即丘孫始興文獻公諱尊遷江
東至宋左司諫諱縉者仕高宗朝稱名臣以不能事秦
檜中廢居分水為分水人數傳而至元古川先生諱

蔡仲崑山州學正家焉遂為崑山人已割崑山支地屬
大倉遂又為太倉人古川之五世孫諱琳之子諱輅
輅之子諱倬曰質庵公舉進士累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
即封其大父父官如之凡三為縣令一為御史再為按察
副使為左右布政使副都御史撫畿輔所至循循良吏
民思之生特祠者一祠學宮者四沒而祠於鄉者一
志循吏者五志鄉賢者四質庵公凡三娶於陳氏其繼
贈孺人主都事君惜最後繼封泚人生府君質庵公為
副使於貴州崇六十一矣而府君生府君既與質庵公
生俱丁卯而又少穎秀異凡兒質庵公愛而奇之每曰

弁州稿選入表

二

兒異日當倍勝我其任南京兵部時府君從故大司馬
太原喬公時時過質庵公輒呼府君方髫而姣好也儒
步詳視若老成人喬公已心器之屬以駢語對輒益奇
喬公大稱賞置府君膝指其坐曰此兒異日坐也府君
漸習服博士家言為文章峭健有氣力十五而質庵公
捐館府君柴毀過禮依都事君居都事君故友弟然為
人豪於聲色居恒張宴襍奏伎府君如弗聞也者每讀
書至夜分伊吾聲後管絃弗罷矣時府君方病消病可
二載其讀書為文章益自力而久之學益以宏博而湛
達於理古十九出應試州舉第一試提學御史復第一

補州諸生明年復在高等至嘉靖辛卯即試為郡守故
大司馬蕭公所賞試提學御史為御史丘公養浩所賞
俱第一遂薦應天鄉試明年壬辰會試以病弗任場事
歸居二年而陳太泚人疾病府君不脫衣冠而侍湯藥
悉索中裝走諸郡邑醫治弗効搏頰扣天請得以身代
竟弗効府君痛幾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其視含
殮棺槨靡所不誠信然不一襍浮屠及吳俗禮時人翕
然稱之明年當會試以喪不赴始府君與都事君廢箸
出僅田二千餘畝皆下瘠然有天幸恒歲而府君日讀
書共卷陳泚人若不為產者然以無妄費故有所饒美

弁州稿選入九

三

旁畝益闢因時置廢而息之所受鬻田輒予善價其善
田日益來會歲乍侵民饑流徙府君有廩米數千悉假
貸鄉里不計息而以其奇煮粥食饑者所全活不可勝
數戊戌會試其文奇甚不第歸而名益著弟子從受經
者衆幸丑遂舉進士隸事禮部府君為歌詩雅有聲然
意殊不自喜則取廷尉繫法誦讀之曰是三又人主所
用以提衡天下者吾一旦獲從事安能雙喙睥睨吏面
孔也是歲授行人司行人又明年使淮藩行祭葬禮
王國所饋遺凡百金卻不受滿三載考最授脩職郎乙
巳都察院以開御史請詔獨選御史府君為第二人得

江西道尋監視中城府君以素習絮法故吏不敢貪緣為姦所理號能持平士民安之

皇太子當出閣府君上疏列三事其一欲令師少之官賜坐論道降次答揖于講讀諸臣特免叩首俾得完養正氣從容講析不唯崇師重道有光令德使其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不敢以一人肆於士大夫上為益不細其二引漢儒之言謂太子國儲軍撫師友必天下英俊又為天下立太子必宜用天下賢才欲令九卿各舉所知賢者以備官僚之選必容止方嚴德行淳固經術精通聞見該博四事俱備迺為無負毋得仍用輕佻爭集

會州稿選八九

四

之徒以為異日害其三謂 毅皇帝在東宮時劉瑾之徒以狗馬淫戲搖蕩 上心卒亂天下欲令內閣司禮甄選小心慎朴無他勝者充六局丞即之選其有作姦犯科簞鼓為幻者許三師糾察論罪無赦疏上中外翫之時中貴人宋興者行萬金近倖及相嵩領東廠縱騁多從爪牙吏虎而翼齟齬人府君列其狀論劾之興迫則復行二萬金近倖及相嵩以疏辨且辭相嵩為擬肯不允辭 上亦微知興橫泚不字罷之中外謹呼頌上明聖善納諫相嵩既以負中貴人興金又內慚府君謬為已不與者曰侍御好手一白簡散大璫二萬金耶

其目固眈、府君矣無何以 九廟恩實授階文林郎予勅命出監河東鹽法府君第以嚴簡治曰吾力能設鉤鉅多耳目使晉人言王使君然事貴有體吾不欲侵巡按權也至貪墨吏獨無所縱舍曰此吾職所顧辦也居歲餘以疾告歸里、中兒有郡縣事以干府君府君正色拒之然時取其枉抑無控者宛曲為解說直之竟不使知也時世貞已舉進士府君貽書諄、謂士重始進即名位當自致毋濡跡權路又明年戊申府君病間復為御史出按湖廣至則疏劾藩岳郡守之貪不職者各一人罷之曰必及吾瓜而後罷楚民則何罪於是諸

會州稿選八九

五

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其留者惴、相戒不敢為非長沙以南多巨豪豪有暴橫郡邑中家為樓閣等皆自固者有用藥術淫良家女子者府君撫得其狀悉捕治杖殺之猾民重足立其尤至竄亡去他省守令端拱而治中貴人廖斌填承天嘗陷前御史至成欲烈不可近然已懾府君風既謁成當報謁則為飯欲以嘗府君府君飯且為飽徐曰吾與貴人俱稱 上臣子治一方忍相厄耶貴人所不魚肉吾民者吾請事貴人貴人所不知而舍人子魚肉吾民者不得不為民治之亦不以及貴人凡吾有所裁終始全貴人名耳廖斌悅而愈嚴府君

府君任世得犯前帥帥者將入死、
不殺法府君所行部輒為平反甚衆楚人至今頌之已
酉監卿試其程式文以雅純冠諸省諸生吳國倫等九
十餘人皆知名士後為京朝官顯重甚衆庚戌代還復
按順天八月虜數萬騎犯古北口時三輔自己已土木
難後可百年不被兵謂虜無何當自退府君時以萬
壽節留京師獨憂之謂世貞曰古北單薄與虜共一牆
耳吾所恃者京兵薊兵俱柔脆不習戰虜朝闌入而夕
馳於都門之外誰能禦之通州吾咽喉也六師之儲聚
焉吾當為上守通州廼具其事以聞且請速出禁兵屯
倉州稿選八九

六

文

南開府召文武廷臣計議戰守長策而即日按部之通
州勒吏士授兵登陴收諸舟楫之在河東岸者通人心
非府君輕喜事然畏法嚴莫敢後繕治至夜半甫畢而
虜騎已大入突至通火竟夕紅燭焉然竟不能渡河而
西凡半月府君晝夜不解甲而治軍通以獲全上時
坐西齋宮策虜憂之甚念無以先聞者獨府君跪而所
使葉規諸輔城獨通州完又獨府君晝夜睥睨聞會相
嵩及大宗伯今元相徐公請見言邊事上曰王其可
一陞至次日遂特批起府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
通州以東諸軍府君念天子方旰食用邊事提不

辭而益治軍會虜退首上疏請發帑金下給事御史觀
諸中虜者報可時議欲增補京軍公獨請汰之謂國家
以有用養無用汰之歲可減漕粟數十萬得沿邊數萬
壯士又請於京城築外廓為居人儲胥廣置村堡使民
緩急得保聚無至餌賊設總督大臣轄薊遼保定資其
兵力以拱衛神京通承昌平密雲為四重鎮鎮各置
嚴預備寬假文法以懷邊將收募奇勇以備選鋒宣諭
威德以激士心咸鑒、破的議者或難之後卒具覆次
第如府君指府君請增脩通州二城、甚堅費率減十
倉州稿選八九

七

三四賜白金一鎰文綺三會傳虜復欲大入寇詔用
府君言置總督為侍郎何公棟而悉調諸邊兵數十萬
駐近京為衛而以大帥咸寧侯仇鸞總之與何公相表
裏吏部擬當為督糧餉者上特用府君其守通如故
侯鸞驟得幸上挾重而性貪其所從卒於芻粟實利
折價故盡欲得本色公移持軍興法恫喝府君冀以賄
免府君歎曰上超用我迺不念國家大計而以賄免
耶第若為不悟者而身歷諸宿兵要害處皆為伏芻粟
即侯鸞所遣騎異道至咸取給無悞府君復上言兵所
過計食糴備萬一大軍與虜角而所轉熒炒熟食甬道

偏虜不易達大軍既前角廣勢不能中分其兵以援
請預得捐三千騎付臣因糧車為戰守可以無乏興復
報可侯鸞度所以窮府君者窮稍稍意誠並取本折矢
而竟以不便府君故虜亦不恒入議革通帥歸餉事戶
部召還京府君治餉可一歲所用度支金五十八萬有
奇出納無絲毫盤其於侯鸞自公贊兩吳縑外不以一
金為侑壬子之春三月府君用原官巡撫山東治務特
大體不為一切苛煩而於法無所縱舍吏民畏而愛之
僅三月餘倭寇大入浙之台郡縱殺掠而閩時亦有警
足推府君復用原官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漳
泉州諸道入九

泉地方亡何改巡視為巡撫始閩浙諸亡命入倭者誘
以通中國為互市而濱海居人多大猾陰內主之互市
久不能無所負寢以成仇隙相傷殺不已因緣而為鹵
掠前是嘗設都御史經理之頗有所誅戮坐以殘賊抵
罪因罷不復置後愆之益為寬姦人以相勾連得計亂
益甚至是以廼用府君府君度所治軍府皆草創而浙人
又柔脆不習戰兵所受 屬書輕不足以督率吏士上
請假事權誅賞俱得以便宜行事嚴接濟之律寬損
之條開招撫之令南則會二廣北則會江左諸鎮相
角為應援毋得秦越視而是時俞參將大猷湯參將

克寬俱武勇饒材累府君虛已而任之都指揮盧鏗坐
前都御史事尹鳳以職累俱繫獄府君惜其才奏釋為
別將時所募調狼土兵未至而括蒼郡邑惡少年饒趨
勇耐勞苦府君庶得其主名糾為兵分配諸將時時出
牛酒金帛慰進之爭自奮願為府君死而王直者敢賊
魁也與其黨徐學毛勳等據海之列港乘巨艘為水寨
而築室於港上諸山時時出奇兵來襲我府君諜知之
夜遣俞君為前鋒而以湯君繼之縱火焚其室賊倉皇
走向舟兵隨而擊大破焚盡賊矣忽颶風發兵大壞亂
賊逆得乘間走所鹵獲生倭百四十三首百五十五餘焚

泉州諸道入九

九

及溺死者又數百人軍大振而府君所釋尹君者將閩
兵徵歸倭於表頭北笑諸洋鹵斬百餘級奪生口二百
餘後先以捷聞賜白金各一錠文綺各二疋賊蕭顯尤克
役率勁倭四百餘屠吳郡之南沙軍過松江而軍松江
守來告急府君慨然曰吾嚮所疏陳犄角者非此耶顧
謂盧君鏗吾出汝死何以報我盧君鏗曰請取彼蕭顯
以報府君壯之酌以卮酒悉選其麾下鋒昇盧倍道掩
擊大破之斬蕭顯徐鏗潰入浙者俞君與諸將士微殺
無子遺是役也越境而盡賊因以完雄郡以我兵與倭
角不利陸今陸角而利功甚大御史按江左者以聞後

白金一鑑文綺二府君行部視諸縣未城或城而
庫且薄者計賊所縣道以緩急為次第畢城之凡二十
餘縣獨慈溪士大夫持不可府君強之不得曰後而當
思我言府君去浙一歲而慈溪破其殘瘡累、矣強就
城且相誚曰若柰何不聽王公言城今晚矣抗固為會
鎮倭所窺伺者而每府君出按部烽火不時警守令恐
督集其男子登陴其女子以授餉至暮不得苗休府君
還即罷之曰男歸而耕女歸而機吾在何恐為闔城歡
然如再生蓋府君計倭以遠未至、而吾斥堠明無虞
弗及柰何先敵而逆受困也浙人初憚倭聞聲至則掩
奔州稿選入卷九

十

耳走其所當衛所將校皆統轄兒婦、相戒寧以明法
死府君擇其中有志意技力者激之曰倭亦人耳若柰
何見而走且若幸而世承平不復有分茅土衣紫帶玉
者今庸知非天欲富貴而輩乎浙自是稍稍有戰將如
鄧城劉堂孫教張四維夏光陳行健藍奮逐北有功或
關死以節名府君復廣為刺得沿海寧紹及閩大猾所
素稱內主者悉繫之覆其家賊自是不復知我虛實與
所從入鄉導其餘皇在大海中亦無有以米粟火藥通
者往、食盡遁矣府君之撫浙閱可二歲功次三千餘
皆劇倭、時有所陷堡寨隨而擊滅之計彼得不償所

失而我軍所俘殺亦過當然府君每當上功輒逡巡不
自言而小失利則引以自咎曰為人臣委質固當爾也
人或謂府君久次當遷不則亦量移易地府君謝曰吾
知有盡瘁而已且吾而易誰當難者甲寅秋七月虜入
大同殺大將覆其師撫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
上密諭相嵩中外臣誰為真忠者相嵩惶恐不知所
對上曰吾能得之吾嚮所自拔者王某耳相嵩頓首
謝遂手勅吏部朕思大同撫臣須得人王某可都察院
右副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仍促之往毋候代故
事唯置相用手勅蓋異數也報至府君治一日裝即行
奔州稿選入卷九

十一

浙吏民以數萬計挽車絮且哭曰公幸全活我柰何舍
我去縣官遂不復東南顧即夾道擁至北新關車扣不
得前府君亦為揮涕曰縣官念南北等耳北事緩且來
緩若矣久之迺得發道吳即抵家百里而近府君使使
酌於墓歎歎曰上恩重生不復得為親有獨柰何
於是府君行抵淮則從陸倍道度然荆關胡騎時尚充
斥府君第遣兩偵卒先而身以單車馳之鎮鎮人餞新
中虜擁迎府君歡呼曰上不忘吾曹遣所親信臣來
吾事濟矣府君至則上書具言歲侵與軍所以乏興狀
請大司農金錢十餘萬賑之報可府君與司農即約毋

有乾沒以界大帥約大帥母有乾沒以界裨帥約裨帥以口率給吏士不者當用柱後惠文彈治之諸受約人恐而府君又間從帥所取一封衛之以示不測則益人、大恐不敢私吏士獲全活者萬計而會虜復入寇久與總督許公合宣府兵徵破之捕虜百餘鹵馬牛羊稱是捷聞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叅都御史明年乙卯之三月薊遼總督蒲州楊公入為兵部尚書廷臣以關請議推府君為貳上即用府君進本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兼理糧餉仍即日之鎮大同極邊地寒其軍素稱儉然徵於撫臣饒府君則列所當私入

弁州稿選入卷九

十三

號幕府羨者十餘條悉罷之以歸軍毫髮無所與府君之為大同才半歲於其行吏士哭而挽留不得發者幾如浙且曰上與我公胡遽奪之吾自今色復榮矣府君既與楊公代而虜酋把都兒黃公吉打來孫等數萬騎入犯古北喜峰冷口諸隘府君發兵拒走之迺大集將佐講画戰守利害條上凡八事曰列戍守曰聽權駐曰據險要曰專責成曰明探報曰張兵聲曰恤主兵曰撫屬夷俱報可府君以副帥吳珮二萬騎守冷口以遼東帥殷尚質輔之為外援以大帥周益昌萬二千騎守馬蘭谷以副帥龔業三萬三千騎守塘子至石塘嶺以

副帥祝福四萬餘騎守渤海至鎮邊城大帥趙卿絕之為內援以大帥李賢步騎萬人守紫荆倒馬諸別將步騎二萬東西佐之而自以精騎居中調度來往奔命府君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為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為外守彼此有分地无分民各以便宜為國而已府君念桑榆屬夷名稱為外臣然往往為虜偵候勢不宜迫之迫之則驅而與虜一厚之則彼益驕而挾虜唱我遇令撫巡兵備捐繒綺犀毗貝帶胡粉之屬以好召諸夷妻子所以慰藉其意良至而於六月中合薊遼大帥出安耀武其地

弁州稿選入卷九

十三

旌旗徑百餘里不絕夷稍上惕息更為我用矣把都兒等既已不得志益徵集諸部牧近却為和謀益急而府君前所遣布勁兵堅其瑕不可犯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兒牆又攻墨衝峪已又攻大石溝府君督兵拒擊復走之捷聞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如故予一子原衡所千戶世襲府君辭不可浚巡自謂曰家幸繁儒父子備朝列毋為復侵介士路也時真保河南山東諸防秋皆騎兵無步府君謂守利步不利騎藉軍威用騎重而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奏裁馬六千餘匹所減芻粟以萬計東虜先後馳遼左府君所發兵敗

之獲首虜數百又招徠夷漢一千五百戶事聞賜白金一鎰文綺二丙辰兵部尚書門廷推府君副官大許公上雅欲用府君諭相嵩首不如副相嵩意有所嚮極言許公長而練事宜內府君彊力果禁宜外迺已時大宰討倭寇府君發兵五千人從裨將尹秉衡將而南有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九月虜小王子打來孫等犯一片石一峰口諸處府君復督兵拒走之賜白金一鎰文綺二尋以擒獲叛逆賜如之明年之三月虜闖入滦河諸地頗有所殺掠府君督兵力戰走之詔切責奪一官為右侍郎兼倉部御史餘如故前是楊公為政時府君所

弁州稿選卷九

十四

文

亂治諸將臣無不聽凡府君所糾治或以善迂者即問府君所當代為誰以前一日論罷次一日奏補即相嵩及其子世蕃有所欲上下不及發願以是為恨許公代之一切取相嵩指不復問府君府君居邑不自得曰吾所欲寄死生於其人而不吾識可乎令楊公而用事吾為之死可也今非吾力所任矣而會兵部負外郎楊石繼盛以論劾相嵩父子為所陷抵罪府君聞之恨彈指出血其肖世貞又不幸嘗從楊君游頗為之經紀其而卿人客相嵩所者文致其狀嵩父子怒切齒丙辰秋防功不錄與滦河之役責重皆坐此故也府君既受

今日夜拮据益治軍其分布大約視乙卯加密而身與大將焦沒歐陽安等抽諸入援精騎駐要害為聲援時虜酋酋俺答把都兒幸愛十餘萬衆謀欲犯古北馬蘭東酋打來孫俺眼他皮十餘萬衆謀欲犯義院冷口諸鎮謀知明兵盛咸嘆喑不敢先發滦河之役虜雖有所剽掠其得不償失後復為窺伺計食其馬羸雜畜過當迺稍、遁詔復府君原所奪官尋以遼左獲虜酋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明年戊午之二月復以遼左破虜功錄一子入甯監六月復以遼左屬夷獲虜酋功賜白金一鎰文綺二九月復以遼左破虜功賜如之蓋府君

弁州稿選卷九

十五

於諸將中獨才故楊都督照楊壯武饒智畧惠而好士然性剛多忤諸上官諸上官人弗悅也府君委曲為保持之得不敗至遼帥楊時思自勵有以報府君而府君所下軍書規畫調度咸中窾以是得盡力連破虜當是時遼幾重相嵩見府君連受賞益不懌愈款府君以明法而是時諸邊臣治軍餉不無有所乾沒給事御史臨當出覈相嵩私沾沾謂府君且當得罪矣而給事御史至鉤出納籍旁采物議亡論於府君亡害更極推薦謂白首籌邊赤心報國相嵩逆陽驚曰王其能爾耶九月大虜王文土蠻黑石炭諸部十餘萬騎駐大廳場

以騎七千犯界嶺坎牆且上裨帥提桐桐擊走之其
別騎犯箭桿嶺裨帥俸登走之復合其騎犯箭桿嶺以
而大帥歐陽安馬芳等走之其計兵數萬騎入里谷嶺
中軍將張倫等破走之賊度明兵衆合而堅不能以間
進遂拔營遁府君探甲嚴號令督諸將逐之出塞迺
無所失亡是歲府君功最大竟以相嵩恚故格不錄予
賞賞如初而練兵之議求之劉鎮外捍虜內控三輔成
勢不能不多調各邊兵為衛邊兵歲苦調發日以減耗
後先督撫諸公議練成卒歲益壯可省調發十之六七
余州稿選不卷九

十六

大司農省軍興芻粟稱是見以為名美而戌卒多選優
不習戰所勾募取充數而已諸老将執計之不敢任調
發如故相嵩與其子世蕃嘗得之冀以中府君而即有
其生者久廢暴從倖臣文華起迺以謂相嵩相嵩復陽
驚曰邊事與迺爾耶於是捐受兵部疏令某生出按前
卒所以不練狀而某生至則風府君曰足下何所失相
君指耶府君唯唯既行駐昌平再曹貽府君曰不佞將
入矣何辭以復相君府君曰吾業已失相指何復為且
其長者吾不敢以汗請竟不答而某生入為陳則盛言
戌卒常練不宜以調發發各邊而毀府君不事事相嵩

當擬詔故盛其罪寬其罰要府君以後効府君不敢辨
為疏列十三事請以三歲為期曰添募游兵曰近地採
勾曰原籍清勾曰調取邊官曰安撫軍情曰周濟糧餉
曰軍器犒賞曰預備戰馬曰更選戰丁曰撫夷支費曰
貴憲臣曰責將領曰脩邊牆所以規畫甚詳時左侍郎
江公署兵部然府君言條為奏以請相嵩覽之嘻曰昔
何畧之又何詳也凡若尚欲三歲耶明年之二月虜犯
遼左府君所部將照大破之獲首虜八百二十四級幽
馬牛羊夷器以千計故事獲首虜至二百即以捷聞至
四百以大捷聞府君所破獲過當、封而世懋復舉進
余州稿選不卷九

十七

士相嵩愈益恨持府君益急例春防所調發兵視秋省
十之五至是以練戌卒故復殺其二而虜犯都兒辛愛
數萬騎挾朵顏酋影克哈孩為嚮導謀入寇府君所遣
謀多被殺迺嚴勅諸將守要害而具疏以援兵請相嵩
密疏謂府君欲挾虜自重耗大司農金錢不可聽上
為心動而無何虜竟乘漂水淺突衝潘家口入掠府君
率所部萬餘騎直前拒虜數里而彈別遣大將馬芳等
以輕騎八千乘夜繞出賊前賊故衆數倍我然莫知我
虛實稍飲其衆不敢散掠凡三日引去兵尾而擊之捕
首虜百事聞上迺知府君前所請兵非謬第停錄為

秋防策而錄諸將歐陽安等下之獄然相嵩已族御史
論安等皆坐死欲以搖府君而見部將當從守邊者刺
知狀稍、引避自遠府君策之無可與共秋者益困不
能舒而都御史鄒懋卿相嵩客也欲以府君喪相嵩祥
為露情款者曰相君實欲困若念邊事重不復能困若
以而不任且縱之歸耳府君謂鄒同年生不賣我果請
歸懋卿迺為屬草授巡按御史方輅、嘗以邑令事府
君雅不欲聽懋卿曰毋傷也今相君欲逐王、自請歸
是兩徇之也輅以草辭重欲別具草懋卿曰弗重上
弗聽也上弗聽而王弗得歸是無德於王而重失相

介州稿選不卷九

十八

君指也輅迺從受草然府君庶無可跡汙者第極言病
棒不任事負上恩當罷既疏上相嵩為內主逮之下
錦衣獄、以讞牘請相嵩子世蕃削所具府君功次上
刑部尚書鄭公惜之持不肯從重論弗駁迺比守邊將
帥守備不設失陷城寨律至明年庚申之十月朔竟不
免嗚呼痛哉初府君就逮時二子獨世懋在而世貞為
山東按察副使自劾解印綬去與世懋謀為伏關請
代者府君力止之曰我於國家無少負上幸念我
張幾忘之奈何復激之耶且嚴氏為罪深蹈其一矣
兄弟奈何行復蹈也世貞等不得已則時、從相嵩門

漸伏泣請解相嵩亦時、為設辭相寬戒以毋激上意
亦無他第不欲遽釋馳遣臣心耳而遽左覈功狀至相
嵩陰攝制府君名兵部郎徐君善慶復以練兵出相嵩
族之令追論府君徐堅不從久之移病歸相嵩既已陷
府君謀為下石益切然愈謚詭秘世貞兄弟不知也嗚
呼痛哉當府君在獄時謂二子曰吾自御史遷治餉當
為逆勢所構死不死南禦倭當死不死北禦虜數歲、
當死不死今迺死相嵩手耶豈非命哉死等耳死虜為
快然奪國吾寧自辱耳日取周易尚書毛詩讀之欣欣
若有得曰古之聖賢憂憂患而不失性情之正如此也

介州稿選不卷九

十九

雖一息存而志不少懈文王之演易於羣里也其固未
之逮也子路之死也而結纓曾氏之死也而易簣庶幾
余自勉哉迨及禍神色揚揚如平時不少亂府君孝友
夫性質庵公開八泰稱令善終府君猶以生晚不及共
奉為恨自殲曰思質每語陳淋人未嘗不泫然掩涕也
事其兄都事君及史氏姊恭甚即兄弟少乏取之府君
如外府也舉進士而族有妬府君者造浮辭讒之至非
所忍聞府君以御史歸而會其人坐大獄君力為脫
之死人有用前事聞者府君慨然曰母多言三世而上
何人哉質庵公斥義田千畝贍族久之田漸墾府君

石成孝不暇及歲別捐米三百石以予貧者而謂世貞
兄弟必終質庵公志內外親待府君而舉火者十餘人
以歲時給奉續絮醢祭者又十餘人所稱貸不取息者
又十餘人悻信扶義儼重然諾急朋友之難甚於已
一飯必報至仇隙不以挂胸臆中坦易無城府詩自謂
生平事無不可對人言者其君卿好機鄉父老稱說稼
穡較歲豐儉及前輩長者事其仕宦好稱說節義慷慨
壘、不厭而大要歸於忠厚其於材好諸葛武侯范文
正及近時王文成諸公於詩好建安李杜文好司馬子
長賈長沙蘇子瞻封事好陸宣公而尤篤精於經術閎
舟州稿選

故畏勤由浙而後軍事愈倥傯夜未嘗不四鼓坐籌所
以為日者其所某事待旦而行之後自謂吾在獄身危
矣而心少得安於整色器玩世一切可欲無幾微醺少
則莊吾母和恭人蓋彬、白首也旁絕勝姬與昔賢所
稱不入季女之室不登萊菴之牀者奚啻無愧色哉前
府君逮而都御史餘姚翁公謂世貞曰毋用為而父憂
是嘗帥吾浙矣不妄費一時不妄害一命故當無凶終
且壽也且今浙帥庸若而憂而父耶世貞兄弟所以救
從自匿有生望者亦侍府君仁幾得如翁公言耳而竟
不免痛哉痛哉然府君歿之一年而御史輅得疾歸一
舟州稿選

有今日令府君而在即不敢望委從諸公後得一獲
抱鼓生當何奴必有可以自效如孟明魏尚者而已矣
廼僅使世貞兄弟見之痛哉痛哉府君生以正德丁卯
五月四日歿以嘉靖庚申十一月一日得壽僅五十有四
娶吾母柳氏故若士公選女以世貞主事滿考從府君
愈御御史封為恭人生二子即世貞妻魏氏封安人世
世貞妻氏一女嫁太學生余九從府君京師故病瘵
聞府君變痛不勝死二孫士駒為世貞出聘沈氏士驥
為世懋出五孫女長適卿貢士華叔陽早歿次適朱木
又次許聘華之為世貞出二尚幼為世懋出有奏議

并州稿選入卷九

廿三

二十卷詩文一卷藏於家世貞等將以明年已巳之十
一月初九日奉府君筭於項涇之陽而謹泣血具狀如
左惟明公哀而褒之一言歿者得僑為先君子骨且不
朽存者唯世貞等得為人子亦且不朽不勝懇切惶恐
之至

贊

開國功臣贊

夫天柱折則隤石之勳始昭地維崩而斷簠之業斯備
姚姒揖遜湯武征誅厥德懋矣功亦選焉然而澤有因
月惟勘哉夫使虞不發庸僅淺放勳之化受早殒落

或行微仲之仁宇宙自如日月未改然猶謚為帝王
甲今古而乘時輔弼佐命之士五臣十亂次者夔龍
遠伊也載在書金炳於旂常天下詩誦而書誦之迄於
今不衰若乃兩儀混而乍開七曜昏而後昭掃百葉之
遺腥運九有於再造巍乎如天蕩乎難名則孰有幾我
高皇帝者乎古稱大人雲蒸龍變股肱心膂奔走禦侮
不亦茂人林哉是故歷百萬之衆推陷靡清如六飛
在御靡所不披此則中山氏之所以開帝統也批擣
裂前無衡敵卻掃千里血流漂鹵此則開平氏之所以
揚帝威也給漕饋餉軍行無乏創立章典衣被黼黻此

并州稿選入卷九

廿三

則李韓氏之所以熙帝業也推測象緯籌筭帷帳群力
自歸獨智潛起此則誠意氏之所以贊帝謨也他或入
備鼎鉉之寄或出膺干城之托或冠冕赫赫或儲胥方
隅靡不摧廊瞻陸頤絳趨灌於乎盛哉或以三吳瓊璫
之賤誤忝簪履端委熙朝慨頗牧之英聲則撫解思奮
仰晏子之嘉謨則執鞭願馭嘗遊鷄山觀丹青之繕已
而獲駿奔太廟觀配位徘徊悵慕者久之爰片所懷人
別為贊庶幾揚班衣陸之旨凡三十三人曰太傅中書
右丞相征虜大將軍魏國公中山徐武寧王達太師中
書左丞相韓國李公善長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副

將軍鄂國公贈太保開平常忠武王遇春御史中丞誠
意伯贈太師劉文成公基大都督朱公文正征北將軍
左都督曹國公岐陽李武靖王文忠征戎將軍右都督
衛國公率河鄧武順王愈左都督信國公東驍湯襄武
王和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師宋國馮公勝征虜大將軍
太子太師顏國傅公友德征南將軍西平侯黔寧沐昭
靖王黃中書平章政事越國胡武莊公大海中書平章
政事即國慶武閔公永安德慶侯永忠同知大都督府
事統國俞忠烈公通湖南安侯通源越侯通淵同知
大都督府事泗國耿武莊公再成長興侯炳文親軍都

弁州稿選入卷九

廿四

指揮使高陽郡侯韓公成同知大都督府江陰侯江國
吳襄烈公良同知大都督府事靖海侯海國吳襄烈公
楨親軍副都指揮使濟陽郡丁之晉即樞密院判東丘
即侯花公雲同知大都督府事鞏昌侯陝國郭宣武公
子興左都督武定侯營國郭威襄公英定遠侯王公綱
翰林學士承旨兼太子贊善大夫宋文憲公廉翰林侍
制贈學士王忠文公禕御史中丞章公淵征虜大將軍
太子太傅涼國藍公王中書左丞相忠勤伯汪公廣洋
大都督府僉事樂浪郡侯忠襄公真贊曰九有中權胡
風代承權權滔天腥涎比甸坤覆乳承州擬錄落未教

凌夷衆雄髮魄三山發擊大陸龍戰天篤

高皇神武丕憲靈琰示符赤蛇棲舟江介初啓神州故
奠紛梗削平游寬遠遺重朗日月先驅虹電功起五始
樂成九變桓、中山寔為師首黃鉞載麾駝金壓紐批
漢無堅柱張若枵齊洛角崩秦燕指換玄黃爭虜壺
斬後廟無移麓室不改節永綏舊都故我元后帶礪當
蘇蟬貂世堂、韓公國之老成托契藩幕遂冠時英
蕭規喬謀是殫是馮間物創典辭為法程惜哉就殞上
應授其誠是克終鑒厥初誠糾、開平有力如猨豈不
懷恩其主必歸職諒禽誠若俯拾遺校矣擴廓農軍余

弁州稿選入卷九

十五

師一矢騰龍萬馬皆披蒲類北填遂奪燕矣河魁告殞
百身易追英、劉公卓識朗詣洞往千載知來百世人
謀鬼謀生天生地力贊安撥然紆其私揣敵陰符懸捷
兵氣定鼎卜洛仰禪天計相排鍵切主恩毋替返駕青
田遺榮芝桂行行文正受賤國門親則猶予地寔維藩
提衡弱燭抗開鯨奔真王剖符爰發后昆終言不令國
以永禪帝乙歸妹以產岐陽有卓岐陽英武風章作鎮
於飛零虎是將擒象下雄斷臂扼吭北毆亡胡至止應
島名王開氏景、就降振旅敷文禮讓輝煌烈、寧河
有燁其野遇大則勇無衝不先始畧江淮為平漢河動

作收紅崑崙回霞中道奄淪八州流噓然、東顧
誼定三吳席捲七閩波靜平蜀師還功存不旋始
侯終膺九命陰諸帝志釋兵休請幾失英恩
矯、宋公王立而武克紹哲兄牙爪心腑宣力中原揚
威大鹵僭珪上公故茅般士大人之吉以忝征虜天愛
西南乃生穎國惟穎之雄開平是時嗚震濫池衆碎
易劍閣中夷昆池永開碧鷄再鳴白雉重譯豈不崇封
帝省其蓋於燦然寧底均皇冑家勢神故机相中秀王
閑師出葱嶺衡什移兵佐穎樹績留後六詔稱一百變
歸奏軍路難編熊莊何陋世裔開府若若兩端武莊長

徐州稿選入卷九

廿六

身類色立鐵橫梨雄呼濤偃山裂作鎮發和襟控全浙
峻猷垂念狂刀中發兆應神光靈昭珍盛即公宏畧飛
肋大江首定集慶如漢關中戰深險敵矢義就終遙封
未享賤澤難弟鄱陽師軌日月虧蔽陰丹橫擣百戰彌
厲迴旌西指岷蜀崩潰帝訓昭回垂耀千祀巢湖之艦
威均六師倚欽饒公沈算先幾委力助瘡伏節驅馳南
安越雋寔克繼之蟬纚並履乾城差池簡、泗公果毅
昨整入資樞衡出莫越嶺匪昧衣袂需泥在邸通駕象
孤誠愈秉疏動長興敬惜易遠為公青鹿炳
公湖勢勁歡垢天兆列宿徘徊神龍泥岸相覽既去

奇註效高陽賊王服死告侯子齊貞紀侯有耀良既
駿不俱亦鵬翔左提右挈草味王縹緲七片換璽列餘
皇冰林、江海載放大邦康山之祀普即為烈捐胆敵無
神戈猛血太平既屠花侯就殉披襟增射誓賊靈震仲
翁白首問關祠仙重幢愴懣息波涯潤簪纓駢降汾陽
之里映公既錫營公疊起一呼隕敵天顏為喜平滇鯨
窟探胡虎子匪藉排房再膺彤矢定遠驍颯戎行高揭
一騎衝臨雙刃環月迅若流電搏如汝鶴南歸不毛止
逾窮參隸隸佐涼名收九代恂、宋氏德言君子煌煌
群書東觀防松帝朝華表女其粉米鷄林波濤龍池校

徐州稿選入卷九

二十七

美天發御調鑒聖熾止華川之彥時稱厥四雄博川淵
天謨甲乙窮編奉使幽憂深室賈辨未終卿烹求空鴻
蕭草公應島揚其歎鉅鼎裁張陵、紫霄而集卿旅過憇
寇仇出入風裁三事允修灼灼藍公雄威踞踞烈大騰
崑崙華吐華西極龜莎南收羌第渾邪拔會旌旗絕漠
碼勒推班侯封比霍廣洋幹敏帝曰良哉三入中書再
長西臺憲据吏道控揣時才貴極生驕功成不崇崇肅
懿烈在空早萃曾如濮侯義不二君剴腸若餒不遑島
氣陵厲秋風零露天雲真、諸賢其宰所私力佑元氣
汎濂妖罪惟昔禹功河洛瞻恩獨微管仲左推其陽

臣等數內華外夷九原可作斯人庶幾

○太宗功臣贊

秦夫靖難諸功臣故漢王高煦榮國公河間張忠武王
至太師英國公定興忠烈王輔太子太師征虜大將軍
吳國丘公福太子太傅征夷將軍成國公東平朱武
王能太子少師贈少師榮國姚恭靖公廣孝中軍都督
府都督同知涇國陳襄敏公亨太保燕太子太師領宗
人府燕中軍都督府事寧陽侯濬武靖公懋征南將
軍太傅黔國公定遠沐忠敬王晟都指揮崇安澤忠節
侯淵都指揮金卿王忠壯侯貞後軍都督府都督周知

兼州稿選入卷九

二八

安平侯晉國李忠壯公遠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武城
侯漳國王威毅公煦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德國
徐忠烈公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肅威侯茂國李嗣致
公彬征西前將軍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漳國鄭
忠毅公亨保定侯勝國孟忠勇公善駙馬都尉富陽侯
景國李恭敏公讓駙馬都尉廣平侯沂國袁忠穆公容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陽侯潞國張忠毅公武恭寧
侯靖國陳忠襄公珪鎮朔大將軍太保陽武侯鄴國薛
忠武公祿平江伯陳恭襄侯瑄少師隆平侯鄭國張泰
信公信太子太傅征夷將軍安遠侯融國柳襲忠公升

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贈少師金忠襄公忠太子太
師掌戶部事贈湯陰伯鄭忠襄公資少師吏部尚書贈
太師襄忠定公義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
師楊文貞公士奇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師夏忠靖公原
吉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楊文敏公榮
左春坊大學士翰林院學士解公續凡三十三人皆
文皇帝壬午將相也或策動戡定或奏績毗亮或開拓
荒裔或創遏強虜彬彬一時之盛哉于湯有光視代匪
易余之中山諸公抑亦其亞也他若曹茹之達變李李
之先幾雖亦乘機致顯則逕庭美故不叙及

兼州稿選入卷九

廿九

贊曰於戲嗣皇力政為紀紱促柱迫帝選英藩俾奮
朔甲除君側鉅野龍戰玄黃其血靡靡不流脩江既
變草大君廟貌無易收紀收教以肅天地混濛再闢
我介子雄勇冠鋒所當靡敵為彰為憲而武不終卒以
貴溢谷彼賢豪左右翼飛如捕斯拉有辨河間峻謀首
倡以節殉堅爰貽定興崔魏如山突騎無前勇涉范
三節南荒紹餘輝聯鑒錄公首寄元戎崇封褒然握
十萬衆以騁大范與身俱捐東平靈武王略茂昭遂開
土由單洛驅魁不吊大烈有象者懿懿恭靖勿弁其
兒陰符啟兵誰哉鷹揚乃鍊陳公用社於恒懋克繩武

既冠鋒真特百夫而弗親厥成鎮遠回面入獸出鈐鬼
方牧寧安平武城信古名將持重堅忍受脅悍帥謀弗
獲蹤駢首任功豐城永興收勳最創並寄留憲院駐武
安雲中之績故尚是準泚洸保定危身果救易名斯允
珪監開府城陽埒息奕集昌胤皆賜肺腑廣平儼之言
克我照個陽武萬難如玆為國儲胥優、平注萬君
如雲為國乳餉降卒內哲為龍為善皇省厥圖安處孔
推為虎為龜在交之墟忠衆惟隆皆養轉上司馬司徒
曰義士奇弼諧青宮原吉禪讓榮出六奇冊若縉一言
舟州稿選入卷九

三十

屹然國樞吁彼五臣偃風傾陽事取推濟以林群彥画
英宣力以輔
帝雖績於家而逆是取峻命不為豐亨豫訢威靡不
信窮髮邊裔

皇帝致坐麟板首耳咸充琛贊顧成之廟上為
太宗群辟列配豈伊不推庸於烈考尤變雲會我陳雅
詩比於丹青煥燁萬禩

壬午諸臣贊

故兵部尚書南陽鐵公欽翰林院文學博士天台方公
孝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宣城陳公迪礼部侍中貴池

舟州稿選入卷九

卅一

黃公觀御史臺左副都御史新淦練公子寧戶部右侍
郎瑞安卓公敬禮部左侍郎山陰陳公惟善御史臺右
副都御史江都茅公大方刑部尚書南和侯公泰刑部
右侍郎山西暴公昭參大將軍事遼州高公巍監察御
史廬陵曾公鳳韶翰林院修撰黃岩王公叔英衡府紀
善脩國史泰和周公是脩浙江提刑按察使前刑部左
侍郎開封王公良江西提刑按察使前右僉都御史
崇德程公本立蘇州府知府姚乙善礼科左給事中常
熟黃公鈺徽州府知府蕭田陳公彦回遼府左長史續
溪程公通太子太傅魏國徐公輝祖谷府左長史劉公
泰太常寺卿分宜黃公子隆吏部尚書富平張公統皆
殉命壬午炳煥著聲者也其它侍從臺諫即署守令倍
之夫鐵公馮未堅之版築鼓不振之兵氣轉弱為強幾
執而挫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支有靡碎肺無小孤斯為
最急希直以天挺之才當人文之寄雖經緯未究而難
粉已彰至於勁氣峻詞昭揭千古金石無改日月長新
於乎烈哉姚安陸之牧三吳毋讓文氣為遼州之策諸
王奚咸賈傳其他從容慷慨歸盡不同要以雙忠完節
舍生成仁無可譏者魏公紕彼肺腑堅此股肱非武寧

開天之勲仁孝厚中之懿豈直益使能行亦將參夷五
宗矣景公懷豫讓之誠而不獲逞齊黃乘胡錯之忠而
鮮所成心無餘施國有遺恨若張太宰小攝於雲擘而
終安於雉經可謂不遠之復未盡處死之道乃其數績
頃荒飭躬銓部與迎有術視帶骨矣亦洪建之良臣也
因附而贊之或謂不佞既叙靖難之勲復表壬午之義
建變者為優則守死者為劣矣夫湯不以放桀而奪沈
淵之務光武不以剪商而絀首陽之墨允况今

天子與命伊始褒辭煌煌令後夫之不寧誠忠臣於板
蕩哉是宜贊其辭曰

舟州稿選不卷九

卅一

文

寶鼎告成珠繡就緒飛龍利見神虬已躍波拂九海持
傾十嶽帝坐雖新廟貌猶昨子燕孫貽天無遺莫
神惟常享人乃歸仁壽章在野玄貴亦遵匪惟後夫亦
有頑民莫輕匪龜以等厥身寸心不迴五宗倏歷桓桓
鼎石高星所器完瑕立堅鼓敗為鏡大夏拉遜一木焉
制抗節內廷捐軀東市碎彼隕璧光完魄碎希直儒維
先民是程剪遏戎機鋪張治平絕命長我麗日經星流
誼滄海建標赤城景道矯矯宣威滇池建秩春宮宸清
帝儀礎鏤鏤烹骨芬肉飴于孝父忠表于同辭有斐淵
旧公車駿發銜新蟬冕職途重即飛撒逾林技謝疑風

臣操松筠間儀霜月蹇蹇子寧著聲中外帥臣失律以
寵自解抗辭請執不愧司敗王胥遺芬金川表派英英
卓公徵奇獲虎曲突能謀逆鱗匪忤歸誠故天流惜新
主囑云孔壬乃寔受汝復初長若秋替是勞御李典乃
馮河殉要大方佐秦母忝祖焦入臺而殲率以節昭於
赫秋官有侯有暴暴司采訪以燕事告侯漕六師無絕
甬道斷舌餘聲扶心猶眺高旣宏識曾示強辨賈傳請
纓魯生飛箭妖鵬垂玄陷海終踐訪親雖壓徇隱昌慶
叔英讚夷乃甘食微殷德為是周要為非是修申維在
閣尊經前峙孔廟後瞰鍾陵良焚錢唐程到豫章心無

舟州稿選不卷九

卅三

文

寢謫道不移亡母如元一宣歎股肱化美文翁到同果
知鉞也苦土自沈于翰外無負友內不辱親士淵循吏
徇知酬有彥亨純孝感親捐血嗟此貞臣以及吉士封
疆能死社稷是衛精白既同休采焉異竄迹文身不可
逼計皇皇魏公氣如長虹委心王室制敵敵風暴亦震
奇出控藩封從理入口皆以餓死武寧不沒文成有子
終有後先節無彼此烈烈景君詭跡專嚮山陰避名文
山徵象憤擬伍員俠有豫讓事遠志畢形抵神玉泰既
受道添故家令制渾朝生除旦子孟竄遠心近睹官移
謀之不終得死而正張公為漢樂不可支銘續鵲峰

衡樞鳳池曾是浮沈大器不施拊心內謀竟以完歸在
昔梁元業所由地籍於武夫優於文士堅甲百萬角崩
首指曾是神紳而弗事耶三靈效贖九軌全越志士飲
泣哲人如愚昭昭就淵冥冥可誣耳有口碑壁有藏書
聖皇開天爰立臣則錫胤旌祠以垂無極汨江揚波首
陽歌色我則頌詩有光明德

○浙三大功臣贊

當高皇帝之甫下金陵也西則疆漢曜兵於上潯南則
夜周蓄謀於肘腋披輿圖而指皇堂僅一彈丸登鍾陵
而眇四垂皆吾敵國天眷有德俾承相宜以信公輩諸
弁州稿選不卷九

卅四

然能之士不二心之臣以為羽翰股肱然奔走定繁而
籌策猶寤時則有若資善大夫護軍御史中丞弘文館
學士太史令誠意伯贈太師括蒼劉文成公基字伯溫
首膺辟書遂參大計天顏甫接默徵慶雲之祥御
座不拜遂輟龍鳳之號至於運籌奏策授筭遣將推步
則周天掌上指撝則千里目前語無不讐往辭空返手
房之在三傑獨推天授曲逆之誇六出尚慚鬼謀垂拜
相而力辭有餘讓矣市歸田而論事有餘忠矣自公之
歿且八十載而為已已治極而疵孽牙其間逆胡廢金
帝盜媚起當大飛北符之物倡群小南遷之議泥焉泥

文

弁州稿選不卷九

卅五

於江煙銅駝亦垂蒙昧物情競變大事欲非時則有若
少保兵部尚書贈太傅錢塘于肅愍公謙字廷益入替
樞庭受知黼黻出片言而折利害捐百口以定安危九
死屹乎如山萬姓因之莫掩乃若受服節鉞振甲如鐵
溫言附循士如挾纊振臂一呼瘡痍盡起溫島日逐之
群既稀災而爭進忽復戾而反奔然後勵精則薪開誠
惟後軍事旁午動中機宜尺書所臨咸驚廟算以故羅
施北方之域輝河夜郎之黎雖叛者九起而蕩平相履
戰龍甫戢玄黃之血未乾飛羽向寧赤白之囊自鮮身
危震主禍發殺機長謳告逝毋忝廣陵之彈恩綸繼
弁州稿選不卷九
復返閔西之葬所云功首豈亦有辛耶又七十載而為
已如宮車數出元良靡建田蚡內廷受淮王之金錢吳
溝外窺應東南之反相屠僂大吏關取連城輕兵豫章
直指建業挾中貴人為內應說大將軍如發家人憂土
崩內思外濟時則有若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
都御史贈侯餘姚王文成公守仁字伯安飛檄勦王建
牙誓衆組練千隊躡鱗萬艘探虎穴而虎子成擒掃鯨
波而鯨兒授首二陵絕烽烟之警六飛無所繫之虞至
若藉剽肅清絕二百載之遺囑由寧拊循寬十萬人之
誅夷貊窮揭如紀明或持重如充國文武為憲勸止有

夫誠意之運籌則留侯之智也太博之靖難則汾陽之勛也新建之敵配則條侯之武也然而皆浙以東西人也浙水秀薄山亦如之其人儒雅外飾趣利畏事蓋自古然矣三公駿發於孫之末鷄擊文史之場吐風飲雲補天刊地旂常日月帶獨河山不亦壯哉未習魯烏得而問之余小子叨列旬宣薄游吳會循覽往哲有概於中因為之贊以昭其盛其辭曰

帝廟石門下為青田藏伴宛委產壽胎仙天目之山蒼水出焉萃於臨安龍蟠鳳壽中為禹穴萬靈攸旋深山大澤是鍾三賢烈烈誠意沈幾卓識遁甲孤肅支難獲

金州稿選不卷九

廿六

文

之神謀鬼謀超契紕跡鄒湖開龍波立天坼公出其奇以脫龍厄飲漢沼天收却湧噴濯沐三靈股掌以拯孤誠自信陰邪從匿塞塞肅愍盡瘁宣綏晉及周十有八年晚贊中樞力折群奸屹如砥柱以奠藩籙折簞勾奴飛檄黎黎黃屋長尊蓋不愆文武吉康萬邦為靈尊皆皆魯匪降自天百身易贖九有稽察赫赫新建乘此懿德古訓是式式自百辟王命作牧矣靖南國潏池

月鏡蕩湖波腥赤秋倬廟社書助鼎凡我三賢

元光曜滄溟勝絲天定功以久明小子吏泚敬發

齊鮑叔牙贊

鮑叔輔桓公以入臨淄而遂有齊於功臣無兩矣知管仲之能伯公故晉公之譽而不疑知已之不如管仲故耳為之下而不辭知仲顯也下仲微也桓公之得稱霸者也管仲之得稱霸者師也誰為之叔為之也天下歸功於桓公桓公歸功於管仲而叔獨退然而不居嗚呼明此而晏嬰明此而子西而為之君者亦庶幾

任安贊

金州稿選不卷九

廿七

文

漢史驃騎將軍日蓋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王子曰賢哉平安也其猶有古俠士馮諼虞卿之風焉當大將軍盛時士爭自潔飾求眩其趨之也若飄風之集羽其用之也若烈炎之炙手而安與田仁方以貧事家監得養惡富焉非必有國士之遇也迨趙禹過擇即得安大將軍猶不肯此於安何德灰冷鳥散而安如故大將軍始知有安晚矣諸曰成寒如松柏之後凋難能哉驃騎不以坦過安驃騎亦難也雖然丈夫生世當委質事天子弗遇已爾乃事天子左右為大將軍私人安豈亦習戰國游客之遺不登

自樹耶夫使驛騎不得而來之孰若使大將軍不得而

有之也吾既重安而又惜安為贊曰
矯一任生疆有力氣所固者名不屈者勢大將軍門流
焉脂車衆趨以前我恬自如脂車流馬轉之驛騎衆舍
而趨我無易意准好親其武安摩之驛騎賢哉澹若不
知長霄廣漠驚風客與既遠羅網孰斂其羽嗟哉任生
亦昧幾只受太子節卒以誅死

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侯贊

嗚呼故主之誼表於奔袁討賊之忠見於許田樊城一
師炎燼幾然前無衡操後有伏權天耶人耶公則義勇
奔州稿選不卷九

精誠所鬱金石矢堅川停微摧風車電鞭君臣大綱如
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公萬年

又

嗚呼慕漢者瞞也成瞞慕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
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於後
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未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
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賊與歸命之賊
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離亂而
廢君臣其時如者山嶽澄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
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伍大夫像贊

突哉平乎不父不君壯哉胥乎能子能臣孝憤侯烈愷
即乃伸明哲沈淖吳沼吳益神雖然忠之餘足以鼓江
而不能迴其主智之先若質簪龜而不能保其能要其
心蓋以吳報父以身報吳使歿者不愧存者不孤焉乎
大夫

淮陰博陸二侯贊

漢有大功臣二回楚王信大司馬大將軍博陸宣成侯
元大掃秦襲魏戰趙定秦席捲天下之十九厥昏立明
誅姦取畔安漢祚之四百項氏山摧之威非信莫適
奔州稿選不卷九

武皇土崩之勢舍光局莫然而猜趙驍足禍明驂乘韓
既備五刑復夷三宗霍僅及身妻子不免徒使鍾室之
草愁千古而長丹鳳車之轉飛南山而不返嗚呼惜哉
余感其事而贊之且交志戒云

尤有曖昵三靈錯莫秦社雖墟楚幾甚惡囊斜中斷南
鄭如勒淮陰神武恢我王略北掃三秦東挾五侯虜豹
襲田捷若承蜩叶斷餘泚水溺且繼流賜索中原有慶
一丘飲至未終兵符中失反接傳車雖散鍾室距涉辭
通誠表天日百戰為屈卑辭報實走狗既烹牝雞之凶
翁主出塞虜入回中群雕在天胡為藏子惜哉句於與

於赫孝武光承炎漢皇與四關兆心中渙赤靈所綏天
成輪臺顧復冲子靡慰予懷愛詠誓御爰及博陸溫恭
朝夕執事有恪光拜稽首讓於日碑乃抱孺子乃撫蒸
黎民毋枕革以即衽席工商流通農蠶舉職褒節尚堅
遏封外人孤誠上假立排三親再霽鴻慶再羅大喪九
有晏然四垂不崩默昏立明阿衡是法勳塞宇宙忠昭
日月寧餘女作桐自勢萌黃腸未乾赤族已成乾戒元
龍坤稱牝馬無成有終臣訓千古一

項王像贊

金州稿選卷九

四十

文

力拔山氣蓋世嗚呼萬馬駭目重瞳創如虹挺一脊
慘守通八千人飛度江無中原灰秦宮裂九宇爵群雄
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報道之誅未足酬六
王之一王既負約而弑義高又負約而攻玉而俱絕命
於大江之濱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
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噫嘻

陳思王像贊

以為讓當塗者心耶危五官者跡耶則胡以上責躬而
不亮求自試而卒不獲攬續虎之遺像撫銅駝而歎息
彼其詩不朽之大業者孰與夫仲之所得也

太醫官者邵君像贊

此故處士邵君之肖形也頽然其若偃退然其若不勝
汝不能自行賴人以行衆生不能自生賴汝以生夫真
宰者假汝明於心而奪汝明於目意使汝內專精其慮
而外絀其欲以寄其仁於有知之屬汝必盡取其所甚
絕者而力挽之汝不勝其仁而真宰廢威此佗鵠之所
見忌而弗克永綏汝壽宜止於斯嗚呼噫嘻

張道官像贊

是從赤松子游而遇黃石公穀城者耶為壇陽都効百
神驗而上昇者耶立祭酒祛疾疫者耶稱句曲外史隱
金州稿選卷九

四十

文

詞翰者耶汝外處女而內為名計以生有涯而名無際
乃求王子題曰玉局散吏四先生之壽

銘

研銘

墨實攻汝而汝自如墨動不足汝靜有餘為汝納汚汝
既恬然為汝去垢汝亦無言夫是以能永年

墨銘

不用耶而惜汝之材闇然而不章用耶而惜汝之精的
然而日亡汝自以為能立言汝祖快於摩頂放踵而老
氏之徒以為竟天其天年

帝銘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待汝之德好汝者加汝以五色而汝弗良於墨噫其所謂混沌而飾者耶

筆銘

結繩而有鳥跡鳥跡思而中山之用溢嗚呼其文有餘而質則否者耶靜而不能藏動而不能久者耶然猶能親為細而遠甲齊彼治天下者尚以為功之首也

山人四部稿選卷之九

不卷九

四十二

齊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十

吳郡鳳洲王世貞著

越郡有吾沈一貫選

文部

祭文

祭李于鱗文

隆慶四年八月十九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滄溟李
先生于鱗卒於苦次其友人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孤子
王世貞聞訃之一日不及為位而以家艱歸至明年之
三月壬戌朔哀毀小定乃始能為詩百二十韻以哭之
齊州稿選卷之十

又為文一章絮酒炙鷄果糧授其僕之濟上而告先生
曰嗚呼惟子文章珠藏玉府示世模楷為明粉黼獨立
熙臺子鼓余舞炳煥長夜追琢萬古余所心悲鬱曲齟
齬千二百言亦足以吐其未竟者醉而告汝昔者喪鳩
從若風虎為郎序遷不隔畦武清霜畫梁白日宵炬子
前西逝余亦東邁高揭二華差我公泰黃河其間炯一
衣帶王女騰踰海若橫臚子之挂冠鳳矯鴻審余嗣解
組屈蠖哀蟬清泌衡門其跡則然所不接席但垂十年
聖人中興纁帛交責子時幡然顧我色喜當為女先女
其號起余謝不可子曰毋爾疇族女饑疇燭女幽得不

蕭蕭女以伏軾造物所仇雪涕而冠寔惟子
謀旬宣于浙從子之儀汴繡子被晉斧余換太白配月
俯視列宿雲物睥睨風而海悠予之詰她悠然見遺扶
服修途弔影總帷小人有母能不攢思美疾朝聞夕而
拂衣奎壁瞻驪淪波竭淵忽傳子耗既疑且懼曾未回
瞻家禍亦作髓淚駢枯肝腑寸擊嗚呼哀哉人生辭權
惟事父母生我知我爰及朋友一旦盡矣膚立同極惟
余與子匪但三益薄祿微聲以逮休戚凡子先軀余必
從子今溘然視我若捐余獨何憐而能久全余復何
心西隣世間子因尸讒余則人言存者受憎殁者受憐

余州稿葬文

二

嗚呼哀哉惟昔濟上坐而丙夜執手浩歎誰為來者尼
晡睽則軻周分駕遐爾漢季為兩司馬不聞揚挖以記
謨雅蘭金協契山水齊微惟余二人開闢所希淨生如
寄胡能不歸金石可泐榮名庶幾言猶在耳其人已非
嗚呼哀哉子之遺孤駒而汗血子之遺編家傳白雪有
承相在戚若昆弟二三友生其進未已素車雖在班管
正紀人誰無死子死可矣嗚呼哀哉

祭宗子相文

嗚呼子相之化垂一紀餘而始有茲墓又二載餘而余
始獲以椒漿慟而酹子士子朽者骨不朽者神墓草

帝遺言若新余欲無子愧嚙能逆于淚而使不流余又
安能起子於九京而薦余之一杯嗚呼庚午之秋子鱗
亦逝豈子厭修文之慮而亟舉以代耶執手夜臺契闊
相慰亦語子以千古之計迷耶亦復語子嚙嚙策不受
嚙牛耳以繼取嚙餘其鬼嚙嚙其祀耶嗚呼古之最
殤子安文考後而死者孰壽孰夭奉原二僊藍田五秀
更千百年孰識斬後凡是兩端子所素忽精言奇思鬱
不得發以讓生存子常立髮嗚呼髮策、而若磔齒斷
斷而相擊聲殷、而厲霄目炯、而如射吾固疑子之
猶在徐而察之孤私止號而孤伏匿吾安能司子之遺
跡耶嗚呼能不痛哉

余州稿葬文卷上

三

謝雨文

嗚呼二五之靈其用為神神佐上帝以宰生民帝有至
仁神寔傑之凡此滂沱時非帝仁民有大命神實柄之
凡此滂沱時非民命茲惟長贏魁為戎首如庖如楚錄
石焦畝單辭朝聞夕奏網緼漢江立波崇嶺崇雲龜者
為合朽者為肱什者為起卷者為舒雨之驟來其滴歷
歷匪雨之滴實生民食雨之將收其絲霏、匪雨之終
寔生民衣員寔無為六事、飭爰借神休脫我于膏諸
二千石黃墨終吏敢不滌心以承神賜田畯里父事其

予去前歲廢稽式歌且舞人亦有言欲而不貪貞有百
城神澤所覃勉勉我吳祗恭惠裕毋使雲漢流歌中興
史論

○季札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夫嘗不為之失笑
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
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為長焉而讓夷弟夷弟之為仲
為叔焉而讓即中人亦勉能之夷弟沒而猶讓則非中
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
而係以貪復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
弁州稿選卷十

四

人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
忌闢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
國故執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立而
不枝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
得為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勦而數勝若無札焉
至百歲而猶能將師以救陳尚猶以老氏之道待楚雖
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貴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
皆知之札聰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
默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鳴夷也伯夷則不然其
為夫差之叔父也必為此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

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蔣相如

蔣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以
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
非欲以窺趙也後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
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
秦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而
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城出而璧歸
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城莫如棄璧還璧則莫如弗予
夫秦王既授圖以予城又設九寶齋而受璧其勢不備
弁州稿選卷十

五

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
弗予城也夫璧非趙寶也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
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
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詒趙璧以一璧故而失
信於天下臣請辭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
必不予璧也今秦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
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今秦王怒而相如於市武安
君十萬衆壓邯鄲而青壁與信一勝而相如旋再勝而
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蔣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
動澠池柔信平則愈出而愈效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

固曲成之哉

○魏公子無忌

當七雄之末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以智歸孫臏以巧歸田單以勇歸白起及廉頗李牧而公子無忌不與焉彼公子者以為卑虛得士急於收名而稍見其實差勝於孟嘗平原輩爾愚以為善為兵者固無如公子者也吳起孫臏之味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摧則時劫頗則栗腹而收匈奴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糜碎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治者也廉單燕李乘瑕者也若夫却鞅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敵趙人

倉州稿選卷十

六

四十五萬而壓其城城且旦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嗷嗷儒將之所教而恫脅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獨子以歸者或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實有以一八萬人之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為瑕轉弱而為勁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魏且暮亦唯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也因五其將將五其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蒙勝逐之至函谷關而不敢出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而為

勁者又何如也公子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愚哉魏王之為秦亡魏也或曰公子非善兵者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歿而未聞其客能西抗秦者也止客善兵亦唯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有以也

○周亞夫

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為相侃侃識大體賢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下獄倉州稿選卷十

七

其禍不在於持后兄孟侯封而在不救梁始矣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置於口必能為百端以說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讒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畏七國重譏梁以嘗之而為向背地進取不然破吳楚亞夫功最大不益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而梁王以拒吳江都王以請封吳俱賜天子旌旄出入警蹕實大將軍監榮陽兵封梁太常布從下齊趙封彼其論計勳籍寧能一二埒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貴極無所喻且中外之望歸之耳非必帝心內善之也又不然為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

死帝無毫髮留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冕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棄之若承蜩帝真少恩哉藉令其勞細柳軍亞夫且坐扞諂不大歎誅矣安望其貽之後也

魏相

終漢世而稱守成之宰則無如兩魏其奉職見功吉若不能及相者而其人則猶之乎薰蕕也當博陸侯之下相繫雖其心以相遂步車承相意庫令為不長者而實用告賊殺不辜事法之非以私也本始之代天子拱手而唯大將軍之為而相以刺史高第入為大司農又

并州稿選入卷十

大司農高第拜御史大夫誰為用之博陸侯用之也侯以節節春歿而大夫相以夏因昌成君許廣漢極言世卿之橫譏切霍氏遂得入給事中去尚書副封而功顯君之邪謀始發矣相蓋竊帝之有疑憚於霍而借以脩其却也夫以博陸侯之忠與安社稷之勲猶將十世宥之而不能保一髮訛之血胤安在其為漢德乎哉博陸侯之族誰為族之相族之也趙廣漢材臣也其窺見微而剪抑霍氏與相同之乎為忤者也夫以一九卿之少督承相私事欲以自救而誅之固當然不有潁川

而赦之帝必為感歎京兆尹免而承相之德益宏矣廣漢之誅誰為誅之相誅之也宣帝之治漢選用賢能吏數名實國富兵強威加於四夷固相之材有以稱之然而除腹漢之元氣開倖戚之端以孽袁平之亂者相亦不能無一二也若夫寬博長者以不德收德則吉恢乎有餘地矣

昭烈

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為孔明之罪或曰孔明未嘗入蜀也蓋龐統謀之也或曰昭烈之入蜀劉璋迎之也至蜀而後有疑乃始成師焉愚以為不然劉焉者雖帝宗也

并州稿選入卷十

九

而不臣嘗為乘輿服御物絕貢賦矣曹氏欲挾帝以討之而力未及劉璋之嗣有地也非漢意也其入蜀也以迎其用兵也以却何傷乎且是時荊州半與吳共之其勢必不足以立國有蜀而始可存漢之緒而進足以討賊愚以為孔明即與謀可也且取天下與存天下者異存天下不得已而權以濟之猶勝於迂而失天下者也昭烈之不殺璋佩其將軍印與其財物而使之居公安慶之善者也

關羽

關羽之失荊州以為羽之失余以為非羽之失而昭烈

之步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興操，而不為之復。計不備吳，則次之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我馬據其吭，羽雖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羽敵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委羽，明翼德率三萬之衆而駐荊襄，為羽聲援，羽進而可以藉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執，而不壞散。隱然奪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太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夫取襄樊，

全州稿選八十一

十一

而因以北據洛東，躁許其賢於箕山斜谷，不百倍哉。故曰天也。才力

陶侃

自陶士行歿，而梅陶與人書謂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而纂史者略其善而稱之，遂以為江左之巨擘。吾以為士行知為名鎮將而已，殆不知有晉也。當虞仲之作逆也，士行雖失職居廣州，然所部不乏軍食，且負嶺海之固，坐視其先後之兵起而進，不聞一言以相阻退，不聞與譙王苻卓之盟，以持其後。假令仲遂得志，始興當為司馬等，而士行不亦為孔光王

舜乎？蘇峻之難，京師已失守矣。當號哭而勤王，以死誓計賊可也。而乃以不預顧命為恨，其拒溫平南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士行何官何寄也。而稱越局，茲何時也。而尚恨顧命之不預哉。兵既發而後追之，還食有餘而不肯貸，太真至動義旗，迴指之說，然後勉強以趣事。僥倖而成功耳。假令太真歟，郗氏休峻亦遂得志而勸進之，冀亦可自荊州發乎。亦遂可為峻之孔光王舜乎。或若劉石之分王，吾不知其所自處也。史稱其有異志，以豪折翼祥而止。又稱其瓌瑤異，富於天府，寧盡誅哉。凡士行之所為治，于其所自有之地而已。其有

全州稿選八十一

十一

功於晉者，僅君一焉。而又不純唐之李臨淮，亦類之。臨淮之功大於士行，而不能終其勸王忠嗣之行，賂與激。史思明之叛，蓋可以窺其所以不終矣。吾嘗謂是二公者，稱名將可也，稱賢臣不可也。

○符堅

符堅之伐晉，其勢在必尅。而當時中外智勇之士未有不諫而阻者，何也。其識在堅下也。堅之所以敗者，一其不知勝道者一失關中者一。而伐晉不與焉。堅不當在行入主而在行，將帥不得展其用，而內顧重，所謂秦三軍之良以攻王，一敗而師崩，師一崩而天下之心盡搖。

一也堅又不當舍刑而先導春夫桓冲雖忠而開關非
劉玄比也堅既已取蜀有襄陽則荆州之膽奪矣陽平
率張蚝賓衛之輩以二十萬而萃於荆一必破桓氏必
覆桓氏覆而謝氏之膽奪矣然後長樂率慕容皝之
輩以二十萬分據長淮之南以綴謝玄而陽平用王濬
故事以舟師徑據建業未有不舉者也堅不出此而以
百萬之師付之於一搦其不知勝道一也堅又散氏於
中土而留鮮卑及羗於肘腋之下然猶未也呂乂伐西
城而秦凉之卒十萬而矣堅伐晉而宿衛之良數十萬
悉東矣堅敗而關中之所以為衛者無幾矣夫是以慕

金州稿 卷十

十二

容版而鮮卑之在秦者蜂起而應之羗亦從而訐焉不
論歲而國威雖堅之失策亦孰非天也天下割而為二
北之併南若三而未有不先下荆襄者也王濬之於吳
伯顏之下宋皆由江而達者也雖以賀弼韓擒之捷亦
揚素之取上游有以制之也堅以六十萬而潰亮以六
千萬而弑魏太武之號百萬雖入六州而士馬死者過
半信乎不利人主哉若堅取晉而以仁義守天下後世
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夫豈惟晉降又寧在唐下也夫晉
伐吳而同者僅羊祜王濬杜預張華四人耳寧可以成
敗論哉春三月吳人王世貞填綏之問

表槩

袁景倩抗節而死於石頭史稱其簡淡平素而無經世
之才身居劇任不肯當事間居高卧門無雜賓故及於
敗而裴子野之論之亦曰景倩民望國華受付托之重
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蕭條散落危而不扶及
九鼎既輕三才將換區一斗城之裏出萬死而不諱蓋
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余謂景倩誠名義士也
其才固不足言雖然凡其所以後之不能振者皆其獲
全於猜暴者也當泰始之末湘東之岐益甚以建安之
勛親王景文之懿密而皆不免景倩苟自強勵為援接

金州稿 卷十

十三

而收物情當其時亦且伏金罍之賜矣觀景文表解楊
州湘東報曰人居貴要但聞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
二載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世今表槩作僕射領選而人
往往不知有槩一遷為令居之不疑人情向槩澹然亦
復不改此乃槩之所以為全者也凡始之所以全皆其
後之所以不振者也雖然居上宰之位當毋憂則解職
不以勢聲情開桂陽之變則扶曳入殿墨冑策蹕不以
私奪公承蒼梧之難則出鎮東府陰謀討賊不以身奪
節至於臣死忠子死孝為槩者亦可以無愧矣蓋其伯
父時嘗事逆劾於東宮弑逆之夕以不從見獲贈太尉

忠憲天下歸其節而至於緊乃獨施異謀焉夫緊不死不失作謝朓而淑不死乃作蕭斌淑之死亦寧能如緊哉

○牛僧孺

吐蕃悉怛謀以維州之衆奔成都西川節度使李德裕遣兵據之事聞宰相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莽馬蔚茹川上平京阪萬騎驟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用之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用僭來者悉歸之吐蕃州稿選入卷十

十四

蕃畫謀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司馬光曰以利害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似也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此言畏矣僧孺險人也惟德裕之是阻而不深為國家計以信愚搢紳而以利害愚人主司馬公迂儒也為僧孺愚而不觀其時勢之緩急夫吐蕃一入長安立偽帝數蹂躪而悉掩我河西北庭之土地人民而有之其禍幾與唐相終始清水之盟血未入口而伏兵已發於帳外彼之請盟於長慶也豈有所慕於中國而事息兵耶夫亦南困於南詔北推於廻鶻力不支而後盟也彼其能以萬騎綴回中而責我何所事盟亦何必假維州以為

兵端彼力之不足不得已而事兵於維州德裕固任其能角之矣即不得已而歸維州以示信則可奈之何縛已降之將卒而使之甘心焉傷天地之和示中國以弱也且夫悉怛謀之歸也德裕以出境之法受之矣受之而復天之是何求信於吐蕃而不信於悉怛謀也為廢計者以正告吐蕃曰吾無所利於彫甲弱弓之士天子仁慈不忍使一物之顛隤以歸爾則不能令而廢法而法行是我陷人於死也今投之不毛之地以示警如不可則曰安西北庭之中國人者數十萬能歸我亦如之吐蕃喜於得地而憚於兵端必無它也庶幾可以無

十五

李綱

宋自靖康而後稱相者庶幾李伯紀為巨擘焉雖然謂以伯紀之用舍而卜中興之濟與否非吾所敢知也當汴離不之南不也都城之必不可棄夫人而能知之而是皆舉朝皆頌女穉子也皆宣政之所乳哺而俗蓄者也天子欲一旦而棄吾百歲之宗社而委其子如於

紀綱奮而請守之都邑之人不在也將相而在伯
紀明矣天下勤王之師日至而幹離不以孤軍深入而
不得決乃縱其從容以歸而不乘其統而掩之此則諸
將相之罪也命伯紀為宣撫事固已去矣然三鎮猶未
服下也伯紀致命遂志之日也十抗詔而不以一師
而求罪其在漢法能逃死乎及召相而首以誅張和昌
為去就尤非策也邦昌一死骨耳其人不足道然金人
立之而不為請紀經之卒金人退而從其大臣以迎康
王其跡猶未叛也留之以招夫北屬之將帥士大夫猶
不足而必誅之誅之不足而又脩禱以僣疑似之宋

弁州稿選入卷十

十六

劍遂使劉豫偃然中原吏民之上以甘心於我而忠節
如張孝純者俛首而為之輔豫固藉口於邦昌而孝純
有所懲於齊愈者也且宋之有天下久矣非於君臣之
義尚未明也而汲一於誅邦昌者何也當虜再入而伯
紀在汴亦破虜入維揚而伯紀在相高宗亦必走凡
宋之所以紬伯紀而不用者皆所以全之也夫汴被圍
矣而士大夫方汲一於辨程順王安石之辜術與孔門
之從祀於乎宋之不卒復中原豈盡小人罪哉

高宗

高宗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非檜之術真足以致

之也謂高宗之不欲二帝歸者亦非情也當是時政和
帝殂矣用兵不已淵聖必不煩即歸而帝不辭以一虛
名居之別宮耶凡帝之所以信秦檜而必欲和者有三
而茲不與焉一曰志足二曰氣奪三曰中疑曰志足者
何也夫帝故康王也天下非有變而帝不過以一使相
奉朝請終其身足矣今雖稱臣金猶猶人主也雖失中
原然猶有天下半也彼重視其所有而恐失之者足於
其所有者也且以其所不得者非其所素有者也曰氣
奪者何也大梁之請和也與磁州之南馳也維揚之霄
遁也明州之汎海也岌岌其身之不保者數矣夫身之

弁州稿選入卷十

十七

不保臨安之不敢有而何有於中原帝之所憂者非二
聖之不還也憂其以身為二帝從也曰中疑者何也苗
劉變而帝之心不敢以盡付諸將矣是韓張與岳三將
軍其兵皆重於京師而秦檜以和之說進立奪其兵而
易置之帝之安不安於和而安於三將之失兵矣彼其
輕於廢韓而易於僞岳者皆此意也凡言不欲二帝歸
者皆深惡高宗而文之罪者也嗚呼高宗誠可深惡也
自建炎而至咸淳百餘年來其真可以恢復者獨此時
耳完顏重強粘罕死大將之可以戰者僅兀朮耳非岳
飛敵也撒離喝烏祿非韓世忠劉琦吳玠敵也海上之

士其義無傾汴者漸以疲者中原之子弟則猶知宋德也而我之兵方驟振而甚整不於茲時復而誰復哉夫大定之治治於淳熙而浚之才又不能過僕散揆純石烈志寧孝宗有志而不獲時帝有時而不見志若開禧以後且厭厭為人役矣嗚呼天哉嗚呼天哉

文天祥

談者悲文信公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為不然夫信公非無才者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公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率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後能以智寬免開闢

奔州稿選卷十

十一

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之郡邑而所遣張汴鄒鳳遇李恒悉敗既再散而再合矣而衆軍皆大瘁死者過半五坡之後復遇張弘範以敗此天祥之所用將皆非恒範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內外威國四十鐵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儵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太山之勢以壓宋師而信公欲以單辭羈身鼓舞其病頽弱息以與黃育中黃之徒抗蓋未接刃而魄先奪矣維有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公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凡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

謂信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方外備顧問之言時亦倏乎然此非公之志也留夢炎之不請釋公雖以告公其為知公者矣即不殺公而公竟以黃冠終不可也即公不以黃冠終而有所為必敗而死於盜賊之手以弑其宗而夷趙氏之祿將亦未可也然則公之為宋盡矣其亦可以死矣故曰閩僧之告星變中山狂人之欲起兵與謂信之不及止皆所以成信公也

粘罕

自古夷狄之得志於中原者母若金而金之所以得志者則皆粘罕為之也其速於取遼而緩於定宋皆有說

奔州稿選卷十

十九

遼蓋其類也雖有城不善守而以野戰為務故金得以其長而用之一再勝之後而舉之如破竹宋之大漠而南長江而北其為名城者數百千其人不解戰而能守其民之繁夥蓋百倍於遼而不已也金之初起其女直腹心之衆不滿萬人益以渤海靺鞨雜部更五之而已爾破大梁之後留兵則有所不能取河南北之後分戍則有所不足惧其情之見而勢之屈也故盡羣宋之重室百工士女以去而以其地輕棄之張印馬刻豫而不之顧彼非誠棄中原也惜其為之力而擇宋也彼聚其重兵於燕雲之際而遙為之聲勢有警則分遣而下用

其臣之衆而無所不攻事已則歛兵而居委之中國之
逆臣而無所不守俟其勢之定人心之稍安則加之罪
而廢之而後江淮以北始晏然而為金有矣粘罕之初
策以西舉夏定關陝而後遣師渡江以追高宗其意謂
夏可計月而下也舉夏則肘腋之患除定關陝則右臂
之援絕粘罕不死宋之為宋未可知也夫粘罕一小虜
耳取燕下汴算無遺策涸宋之府庫而不與其當建策
立太祖之家嫡而其主不能奪使金之兵乞買得賢於
宋之太宗意就謂胡無人哉

辨

弁州稿遺人卷十

○淮陰侯不反辨

余過淮見故侯韓信祠悵然悲之夫千秋之士論淮陰
侯信者未嘗不惜其功大而漢報之薄至以反死未有
明其不反者也信功誠大至族滅以死而又身被惡名
余切悲之故為之辨曰信之不反於楚天下知之其不
反於關中雖當其時天下亦不知之天下能惜其功而
不能辨其不反何也信之罪獨有請假王及期固陵來
緩非純臣之節耳信見夫項羽之入關裂地而王諸將
以章邯之功微焉而王長史欣董翳之功微焉而王申
陽之功微焉而王司馬印張耳之功微焉而王呂尚其

張敖茶田都田安之功微焉而王自將數其功於
彭越何啻百倍而漢王又素名能不愛城邑封功臣
勝羽者內不勝其欲故請耳夫重責信以功而薄報信
以封漢誠失之信雖稍賢於武臣韓廣於人臣之即非
也其後之不反何從知之曰以信及陳豨傳知之夫信
嘗再為大將又再為王其故部曲臣吏何限乃舍而與
陳豨謀豨其時以別將卒五百人從宛胸至霸上以
清擊將軍別定代破滅茶侯於信非素所相循士大夫
也信還而托之以腹心豨還而受托以反此不可解一
也豨之監代趙兵自喜下賓客斬得侯名耳周昌忌而
弁州稿遺人卷十

廿

言於高帝覆案之急始與匈奴通又召之急如豨初
固未反也乃遽與言謀其不可解一也信智士也如必
與豨謀必屏人必耳語何由使人知之其不可解三
也信既通豨必多置人於邯鄲走關東西道高帝之動
靜豨之勝敗俱知之不應為一女子所紿入而落其手
其不可解四也以信之功呂氏一女子單辭族之而不
能辨漢王固已心知其然私畏呂氏而猶喜其能駭諸
桀將矣呂氏之所以致款厥而不終廢也信不反卒以
反族等之英布而樂悅之封得世同於黃赫嗚呼可
也夫

蘇記

波斯胡

波斯胡者嘗得一蠶青質而善題其巨胡識之曰是寶
媒也則與諸胡携之南海上叢戟自衛攜巨鼎燔油而
火之三日夜不休海人出於波以珊瑚之長丈者路焉
曰請寬是胡裏珊瑚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斂人
出於波以明珠之圍七寸者路焉曰請寬是胡裏明珠
而戟之去也復火之三日夜龍女出於波以若月之璧
若日之珠鞞賜焉曰請寬是胡裏璧若珠鞞而又戟之
且叱之曰去吾不尽而父藏不止龍父畏走而訴上帝
舟州稿選入卷十

廿二

下策寔寔急擊巨胡死衆寶流離人間王子聞之歎曰
是亦不可以已乎

讀

讀秦本紀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
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廢然太公哉秦
秋之曉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潯豫有三川
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狄山戎荆揚之地則無非
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羌辟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
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固耳秦一掃洗之而至於

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今支二地南夷百夷
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
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為人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
先王之法有道窮而不得不變者封建也民之為君三
年喪也有勢窮而不得不變者井田也古文也於古有
益之而善者紀元也有損之而善者肉刑也有畧而善
於氏族也於乎時哉宜哉宜哉時哉

又

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
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
舟州稿選入卷十

廿三

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為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使之強
亡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
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而奉先
王之榮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赧王者頃首
於冀關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之邊秦者四而其
半已為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
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併六國六國不
得不併而為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為代者
也夫六國者非僭夷之楚即葉晉之趙魏韓而葉姜之
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

而輕後薄統以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
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昔人有云湯
武逆取而順守之而儒者皆以為非愚以為未可非也
夫桀紂者誰之後歟禹與湯之後也商周固世世而臣
事之矣桀之二主雖惡然不能出於五服之外而使商
周之民盡被其毒也即不忍而誅其君吊其民立其近
裔之賢如若微箕者而匡輔之不亦可乎是時夏殷完
固也非若桀王之如髮而不可挽者也商周大和也非
若晉宋之伏危而不可退者也聖人與其政之仁而亮
其心之無所異而姑為之稱曰順天應人然猶不沒其
奔州稿選八十一

廿四

讀魏志

余讀史至魏操未嘗不惡其巧而惜其拙也身佐漢而
相之挾天子令諸侯以收四海之權而為魏矣既陰奉
而又陽卻之曰吾以臣道終乎何其巧也然而天下莫
心與也後世莫口與也舉而名之曰篡嗚呼篡矣當獻
帝時董卓據橫拉然土崩海內之欲為所欲為者何限
有操亡無操亦亡亡等耳有操後亡則曷不備諸葛之

而求之以忠純摧陷邪清寓宇莫又人心而無忌憚也
則漢人心而厭漢德魏也則魏不亦明白坦遂哉而顧
狼其嗜狐其態屠慘忠舊教廢儀節至於弑后辱主而
後已意又何拙也雖然魏操無足言也吾所尤惜者劉
裕裕非操比也博國於桓玄還已失之晉而後奪之晉
無裕已不社矣零陵之弑亦可以已乎不害山陽公
休言零陵王其後裔之亡也亦如之嗚呼孰謂無天道
哉

讀五代史

余讀五代史至石晉賂契丹盧龍事未嘗不廢卷歎也
奔州稿選八卷十

十五

曰嗟夫中國之有金元孽哉其奔廢冠履潰坊隘推枵
衣冠納之腥穢即無復論矣謬哉石晉之以中國飲也
三代而下其盛者毋過勾奴突厥柔然吐蕃回鶻力足
以有中國矣然而弗能入也間入之然而弗能居也非
其心不欲勢不可也宮室衣服飲食嗜好弗便也濕暑
弗習也驟而令居之若鳥獸之就藩而魚龍之改陸也
契丹得幽州提衡其州之民無不且而騎且馳射之令
技北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士風物候令俗南矣挾北技
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其勢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
之一吸而食平也元之再囋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

可不晉之罪與

明高皇帝之勲豈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間者欲竊取春秋之義始不晉訖明高帝成一家言而力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讀宋史

宋所以得稱大繼唐宋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家範諄乎子惠之政而已其地固不勝晉余得畧指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止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高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

并州稿選六卷十

廿六

文

為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陽爭之際其為殺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隋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趾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毘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禽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憐愛之迹焉

而衛壁與觀再辱王庭抑何其志然也彼其志於漢唐弟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仲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仲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瀛洛繼之闕而先生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季不以魯先盟主之晉而况瀛洛為也彼以為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宋乎

讀元史

余嘗怪晉世匈奴鮮卑羯氏羌以至索頭之虜更迭而入為主其割中國十之六七耳然往一襲華號變夷禮

并州稿選六卷十

廿七

多足稱者蓋至孝文而其俗形如也豈其先嘗雅處中國有所觀慕於志耶宋亡而薄海內外鮮有不為元者顧其君臣日斷一焉思以其教而易中國之俗嗟聖院寺諸路之長非其人不用也進御之文非其書不覽也名號之錫非其語不為美也天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郡漢北也其築亦漠北視中國之地若甌脫焉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國之民若贅疣焉不得已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棄其皮以供吾嗜而已於乎不亦天地之至變不韋者哉然所謂匈奴鮮卑羯氏索頭虜皆其人浸淫而忘其故矣是以一易世而輒盡元唯不

忘其故是以易世之後僅能驅而置之犬鹵之外若
為之就林而巨鱗之還擊也元所以迄今不絕哉金之
有完顏雅也猶之乎漢文景也嘗怒太子盡用華服曰
易世其哀矣是元之策也

又

疆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蓋變千古士對焉及其亡也若
符合而鑑照也勢成於上崩而盜發於下蟬蛻也自古帝
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協以就動亦必有亂命
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運就佐命之功天下能知之而
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項武李諸氏
并州稿選入卷十

廿八

也為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密蕭薛諸氏也為唐
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為明先驅者也當
滕因之全盛也欲以初起為合之舉率然與之抗是
以羊饒虎也是故解之以強有力者持而角之彼勝而
我乘其弊也然而屢相扼者彼雖未親天命所嚮至勤
力殘衆然所以陰益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
則守成之道或解多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
之不易則整禁之氣猶存多陰覲而輕軍事兩賢扼而
下下也才智出識慮長大命既集之後儼然而念休
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湯湯穢志上下競競以

保治安長為漢為唐為明而不復有舊斷開獲之患則
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喪亂事蓋竊窺之焉天之旌
明深也或曰元事可得聞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
驕而靡臣以諂濟貪其大絕也至所以召亂者有三一
曰志在圖中國而芻牧之以省臺院之長郡踞之帥則
靡不激肉酪侏儒左椎者焉暴而椎不習民與猾吏耳
通而治其斃人多矣夫安得不盜也二曰承平久士見
金鼓而股栗即所將又多藏肉酪侏儒左椎公子也夫
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寇焉所取勝哉三曰官既
不既盜即無柰盜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盜金帛之
并州稿選入卷十

廿九

策

策一

今天下北創虜南扼倭三尺童子至於白首之田畯汲
汲焉而日憂亂矣夫倭無足憂也夫戎嘗入周矣而不
能有也吐蕃嘗入唐矣而不能有也匈奴有晉魏有晉
鮮卑有晉氏有晉魏有晉索頭有晉此非匈奴羯鮮卑
氏羌索頭之能而晉之罪也遷其部族散入中國而代

孰之其飲食居處嗜好同矣。氣候便矣。是謂以屬習中國。金有宋元有宋。此非金元氏之能。宋之罪而石晉氏之罪也。石晉以幽州賂契丹。其民日夜安其教而便其長技。金元用之以擄我。固易易也。是謂以中國習屬。是故善為中國者。以屬攻屬。而後全制屬也。善為屬者。以中國攻中國。而後全制中國也。今屬則不然。其酋長志在標掠。足衣食。稱雄沙漠間而已。其部衆。其腫腥暖龜。慕喜好射獵。擁婦女走馬馳角而已。其畏城郭也。猶伏機之猝然。畏暑濕疾也。猶之蹈湯火然。其不便衣冠揖讓名法也。猶招之笠而繩繼之也。是故倭而入也。亦倭

舟州稿選六十一

三十

文

而出也。不能留也。非有所沮卻勢不可也。庚戌之變。屬直隸三輔門閭闔軍焉。而我不能發一矢抗之。更十日下午矣。屬趣掠而趣去。不顧也。何者。以非其志也。所以非其志者何也。以非所素習也。然則屬誠不足憂乎。曰有之。其為中國倡也。我竭天下之兵。以比邊屬。南邊倭又竭天下之財。以供南此兵。而卒不得一領。而我坐困矣。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類。其為倭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豈妖書為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最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麾下。

鼓行而前。誰為堅者。指淮瀆則天下之喉咽塞。指中則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則天下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鈴集。我欲抽北兵而虜控揣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阻我。於乎。何以策之哉。昔者阿房成而漢高帝觀之。歎曰。大丈夫當如此。及東游會稽。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彼二雄者。其目罔已。無秦夫。魏羽林。燒張彘。第殺其父子。而帝不問。高歡歎曰。事可知矣。歸散貨。結豪傑。走事爾朱。竟以代魏。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

舟州稿選六十一

卅一

文

策二

甚哉周之自弱其兵也。大司馬之法。其所以制軍師。旅卒伍。至要而有紀。其振策治閑于肆時。而施之蒐苗。獮狩者。甚詳而不煩。日開而不廢。獨其諸侯四夷之役。往往使其方伯連率任之。而王卒不輕發也。夫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終春秋之世。而王師之在行。以勝告者。不一二也。至於戰國。而周僅以空言彌縫於天下。實不餘當諸侯之一嚴邑裨師也。此不戰之罪也。秦以月戰。而兵日精。楚趙計不勝秦耳。南畧滇北。磔胡。若破節而拉朽。然無他。戰故也。不戰。則以文帝之治。天下之富饒。

而一入於其泉而赫北地戰則以武帝之不治天下之耗虛而力遏匈奴之勁又用其餘下閩下南粵下辟柯夜即下大宛百試而鏑不折故武帝之疆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之降匈奴也用武之餘疆也昔宋之有靖康也金寇草莽我而踐刈之數十萬之師夜一鼓而旦絕馬跡矣及其季也天下露其什八而韓岳鎬俊之徒收餘燼一再角而折其鋒此之所恃以一再角而折其鋒者固刻剗之不盡者也今夫士平居投石超距趨踰跡射力扼虎豹然而聞金鼓之聲未有不色動者矢刃交於前未有不股栗者何者以非素習也有恟恟

廿二

文

於杯酒而侃侃於行陣者則習之也勇公戰怯私鬪豈獨秦民性然哉作之公則公作之私則私耳余所言作者未敢及也今國家之患莫大於聚天下不戰之兵於京師而竭天下之資以奉之而不得其絲忽之用庚戌事起上赫然速治大司馬以下更戎制稽覈尺籍矣然而泄泄如故也亡論其影避役占名在而實亡者老弱市人子不堪者即人人責育怒馬厲刃亡益於用也此非所以強兵之實也今天下轉歲漕四百萬石以給京軍計獨有汰京軍之半留其勇壯者時蒐習之以示強幹而已餘漕粟之半可悉徵其資以付邊人之能戰者

作其氣而鼓舞之敵未有不屈者也夫汰兵而兵彊矣兵而兵彊此精之說也不戰則積強以為弱戰則轉弱以為彊此戰之說也汰其必不戰者而厚用其戰者可也

策三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與虜戰自壬子始而東南之兵亡日不與倭戰兵日以戰挫削日以繼而卒不彊此又何也夫所謂戰者非浪焉而迫之使角也無日以戰挫削日以繼此所謂沒世而不復振者敗軍之氣也夫易追易退不量敵而前一中敵而靡爛者東南之

泉州稿選入卷十

廿三

兵也難進易退敵寡而前敵一多而縮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請先言西北之弊今夫所謂將者非必人見才而用之也所謂統將乳臭債師者日參焉率然而後之三千之卒不習而責之戰此以將敗也三千之卒不必盡精武庫之朽甲雕戈界焉使之食半菽而禦虜、馬驢若風搏若電我之馬若付若僮若蠅若蝸匈奴之長技十不得一矣此以卒敗也三千人為方陣四面而受敵虜為大軍以擬我而雜出其騎為四面而更迭攻之虜分而我分之則內亂虜合而我合之則不支彼此不相援也援則虜陣動而賊乘我故以萬人軍焉而不收萬

人用也。以三千人軍馬而不收三千人用也。此以傳汰
敗也。退縮遲遲者，斬軍律也。然元帥不敢輕用之於將
而將不敢輕用之於卒，其極至於鞭而貫耳止矣。前有
死而後無死，誰不後也。將銳而以師損者，誅懦而以師
完者，免損而無賄者，諫損而有賄者，免此以罰敗也將
而掩敗以為功者，賞功微而賄巨者，賞大臣有款與
者，賞功大而無賄者，不賞。大臣有款井心者，不賞。此
以賞敗也。於乎若之何其兵之疆也。漢武帝不愛天下
之食邑府藏以待天下之有功者，賞不踰時，罰不信宿。
得其人則付之以數萬人，聽其損而不問，見者酬怨者

金州稿選卷十

廿四

報而不恤，是以投響而意得事至而功隨聚也。其次則
莫若揚素素貴近人也。嘗出戰簡留者三百人，人畏敵
多願留者素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簡留人人不願留矣。
幕府上功簿，纖悉必錄，故將士畏素嚴而樂得其欲，其
擊突敗也為騎陣以誘之，敵來奮擊而大勝。此五敗者
無一也，如楊素者可以戰者也。

策四

天下所至重而甚危者，則莫如宣大。宣大古上谷雲中
北也，都長安延寧諸鎮重都燕宣大重宣大之所以獨
重者為燕蔽也。方文皇帝時，宿重安於二鎮以

金州稿選卷十一

廿五

威攝焉。虜大漠之南王庭絕而不復慕，是諸胥也是虎
豹之不採也。及其季也，虜時時入掠矣，殺傷不相當矣。
然虜能入之而不能有也，狗利而驟進微飽而驟退小
創小止，大創大止，其常也。虜又不敢越二鎮而遂攻燕
何者，畏二鎮之摘其後也。是猶門戶也，猶手足也。今者
虜入而雜居於堂之外，庭之內，毳帳覆野，騎錯踞二鎮
之人，不得就時而畊牧矣。虜進弗能拒也，退弗能躡也。
叩閭內而弗能要也，門戶析手足廢輝而燕之所恃以
重者，僅耳目耳。然而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於二鎮，
若陸海然。虜幾屯則耕作廢，虜微道則商旅廢。故二鎮
之民，捫腹以俟大司農之金錢盡而卒弗飽也。治二鎮
者，有總督矣，巡撫矣，有監司矣，守令矣。其帥有總兵矣，
副參將守矣，又有御史司察之矣。其事不相通而其力
足以相制，則不獨十羊而九牧之也。合則為蒙，不令則
為掣，且名雖為帥，所統不過三千人而已。其久者不過
三四年而止耳。其權不足以兼治諸將之兵，而足以
諸將其智不足以強衆而威敵，而足以僥倖而自遷是
故大司農之金錢日夜輦輸而北以給二鎮，而三鎮之
金錢日夜輦輸而南以之京師，其為督撫也，監司也，守
令也，總兵也，副參將守也，御史也，則莫不商三鎮而傳

今之也故欲二鎮之足扞虜則莫若得人得人則必使
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無商二鎮而傳舍之則莫若捐
二鎮而予之而不為之參間則可昔者唐之末回紇吐
蕃攻關中矣以天下之力拒之而不足而天子數至於
蒙塵然不敢窺河北諸鎮之一障何者人有其地故也
人有其地則人自戰而長饒吐蕃之於蜀也南詔之於
蜀也若穿魯縞也小子韋臯以蜀而不虞蕃大予王建
以蜀而不虞詔此其明效也是故捐二鎮以予材者則
必聽其生聽其終聽其辟置經費爵賞而無禁效則必
之侯之而世其地如是而三年不省度支十年不全制
奔州稿選卷十

廿六

文

策五

昔人云薦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此大較也今薦
紳之所不察以為非而介冑之所深然而譁需不敢出
口者莫要於和戎而其名與便莫善於市易夫魏絳之
所陳與韓安國嚴尤諸君子之所論辨遠弗備載矣讀
以宋事明之夫以太宗時言則宋強而契丹弱然無日
不尋於兵中國之敗弊以於數焉聖者提銳者折至其
甚不能庇天子乘輿之輦以其宗時言則宋弱而契丹
然自澶淵一盟而南北之君臣與其民日拱手相崇

力無事聘問之使不絕而宋之所以中契丹而節其款
者不過一郡數邑之資而已宋不察而仍其術以待本
我中國之元昊而歲賂之也夫是以棄銀夏而重困中
國是謂以弱志處強勢又不察而矯之結名具而攻素
所通好之契丹也又不察而又矯之結蒙古而攻素所
通好之女直也又不能事女直與蒙古兵構而宋不社
矣是謂以強志處弱勢然則宋之所謂失策者不在於
和而在和之不終且厭棄武備也夫用其和者於其戰
者而國能用其戰者於和者而國亡其較亦可思已今
虜雖號強大開騎多然其志不過欲得衣幣次乃金錢
奔州稿選卷十

王七

文

而已非必用尺一牘與中國講教體也非必欲冊尊號
稱兄弟結甥舅也吾捐一郡數邑之稅而付之忠實之
邊吏宣上命徵賜其酋長以奇麗絳帛之服有差而約
勒士民使與之互市不絕夫棄無用之絲絮以易有用
之戰馬此其利甚巨互市出於下而天子不與焉此其
體甚卑可以弭難可以戒戍可以乘和而用間可以乘
暇而脩武此其謀甚懷夫何憚於名而不為也或曰幸
士之間則有敗謀者用而奪國焉如之何其再也曰於
是何言也藥石一也有用之生人者有用之殺人者則
非藥石之罪也故議和出於當氏而治出於秦氏而亂

諸侯復出於岳氏而治出於韓氏而亂君子毋姑求之於其名以為美而遽從之以為不美而遽廢之求之於實可也

策六

天下之所日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嶺南夫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為之內主也奸民患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最先弭越其次弭閩又其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其海寇負海以為託東借日本之諸島悍夷以為爪牙而西南借交趾占城閩婆暹羅以為通舟楫竊選入卷十

廿八

文

數此其於疾也在骨節轉理之間而非可湯藥去也而又內結山寇以為腹心之援山寇之為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之則陽聽詔而陰為寇我寡則彼乘間我衆則彼匿形而吾民介於二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通有無而得為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家以餌寇夫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官且重徵之矣出其賦稅以予寇至倍而償之矣郊之民既迫於寇之害而不得不事寇則購郭之民以為間郭之民餌於寇而為間則借郊之民以為藏故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師而有

司一身之外皆寇也此其於疾膏之下育之止非可以金石針砭也夫海寇之來也彼為客而我之除山寇也我為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以不時至也故其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莫若大用兵大用兵者合二廣閩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蕩之皮其險遠而素不為盜者為置官吏以約束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郭之民為寇偵我者郊之民兩肩寇者輟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海寇之至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內寇而我始得為主善為主者多聚兵以為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進而無與為之導

舟州稿選入卷十

廿九

文

策七

國家待宗室自親王至中尉凡八等其支子歷八世至於庶人而祿始絕以明有富也仁也親王冠九旒章服下天子一等郡王以次裁殺即公侯大臣毋得抗以明有貴也禮也王國所屬長史衛校百千人而止耳不得臣他吏民干有司事以示有節也義也蓋三善具焉以故二百年來王國鮮敗度棄禮以輕其社者即卒不

而間有吳淞之變亦輒隨發而隨集其不足以待其勢不以酌志故也雖然親王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因將軍千石以至於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婚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為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庶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敝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莖華焉而卒莫與也官又

策八

也夫薄待族以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獲閭閻上之仁於尺寸之內而遺膏於萬里之外也今疆稱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縣藩突無烟而衣露腰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著鬻舍捐妻子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技窮而日為之迫廼以異代要在於脫其身而以上誠欲惇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較而務實其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兵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極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

三公九卿大約是倣古法而制於外為獨諱守之上有
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即不
得自論鬼神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顯也其內軍府得
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與以得其權而不得治
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順首而聽於法也
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
詔而繫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為公卿以掌握國
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為覓鉗短後之衣釐釐長安中而
弗敢然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畧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莽
戾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用其巧與矣與雄也聖如周
弁州稿選入卷十

四十一

之

皇帝幾數百折而得天下今使雕魚之士從容而盡
之而不為之防吁可慨也

弁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十終

八卷十

四十二

會州山人四部稿選十一卷

吳郡鳳洲王世貞著

越郡有吾沈一貫選

文部

書牘

李于鱗

會陳生始得拜足下文也其辭瑰偉麗特亡論僕守之可遂終身矣文致自陳生生不識謂為何等語此亡怪也足下所議彈晉江昆陵二公及其徒師儒而人揣此蓋逐影響尋名跡非能心觀其是也破之者亦非必輸

會州稿選十一卷

又

攻而墨守乃甚易易耳吳下諸生則人人好褒揚其前輩燥髮所見此等便足衣食志滿矣亡與語漢以上者其人與晉江昆陵固殊趣然均之能大罵歎言云歟吉何能為太史公少陵氏為渠剽掠盡一盜俠耳僕志甚乃又嘆之不與辨嗚呼使少有藻偉之見可以饒其說僕安能無辨也夫歟吉盜太史公少陵氏而不怨也片于輩尊二君子二君子不知也僕甚怪公實持吾輩五作備示人人那可與語適自辱矣古之人文成而欲傳之通邑大都已又欲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以候識其甚指淺也藏之名山還造化非名山弗稱也其喻寓

源也此信可為于鱗道難與公實言也僕自結束以來還往燕齊吳之間凡四五居天子邦而友薦紳先生又六七戰僅吾于鱗數子耳就數子中又僅吾于鱗子鱗僅吾耳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下大乃又悲天下小也幸勉旃自愛毋易而身子相病告子與乞使星散颺忽知足下之不快或望符竹大非子懷伯承計已到規之或令入他道近作可時置郵書中來僕亦一二請正

又

會州稿選十一卷

二

又

悵恨間孔泗忽到接手札如積陰之年濯也四詩俱神境燁然無容談者往日裁書都不詳孟子與久已得之不肯為足下盡言後連致藉藉皆穢人耳便欲付之濁涇安能忍然令後世笑僕哉海內豪傑僕與于鱗衰時醉心幾欲奉掃除之役自視小進猶其鴈行奈何一旦至此使僕抱獨愁天地間監儒謂文人如于鱗何既復惟之于鱗高潔脩介非一事相試也曹中同舍室若懸磬而吾幸有餘祿足以相推竟無所及又能辨取予毫髮僕與子與慮慮足下時格少耳殊無計及此者且使果以此言妄耶傳者惡于鱗耶亦宜必有一二誤于鱗及于亡下多忤者不宜置不問也伯承視足下及僕僅

杯酒然猶交新喻事起足下過隣彈指出血刺刺不休也伯承計懲創收桑榆耳于鱗自忘之耶子與至以石衛尉扣代公為解僕甚怪不類且證足下矣太史公貧其於貨殖傳津吐曲折然不聞羅墨誅逐即建安開元諸君近即何李其人多傲睨世人爭欲甘心焉亦無當此名沒齒者于鱗即不諱同以下兒數君子耶方擬馳急走專報足下且以為訣使來良快于鱗果暮夜無歡僕雖為割肝折髓必有報于鱗斷不袖身從長安中貴人也老謝此來何名很俱失策六十老翁何不速死辱我五子哉且不輕用常人能責于鱗彼不記遊燕集中

金州稿選卷十一

三

文

又

得足下書知已面張戶曹良悉哭公實詩讀之夜愀然聲者非其神泣耶乃此手足死矣諸懷靡不絕塵清秋偃蹇向中原悲壯哉更二語老杜畢世不曾拈出齊使報書戰國策第一編也斗酒佐風如瓦金石已復鐵匣中吾二人共之耳足下豈其從沒家得而以詠余也明知沈子相朗秀格格不相下更私求證於我不能不

為吳左初軒典騶出旅城社中言大為二少年慢罵彼非沈船破醜者終當穿鼻耳取君子死未耶即不得李絕書吾二人飛諸懷數章亦當惡入地且乏公實京挽鴻毛矣更旬日僕可望燕趙間一轄干廷尉時他趙韓房兄彼沾沾無究民即卒死字無浩然挂冠執奈王生惡却長安來何也足下可嘉平前發足吾為治博城西寺中郵致苦米十日轉飲袖七首劃青天足下徐易衣冠九賓會不办大快矣兢兢摸金中即虎率以聽足下無咎

金州稿選卷十一

四

文

又

政為明卿憑蕙間足下二歌忽飛來一字一淚也更復作較人一淚一珠耳宛轉慷慨靡所不極快哉快哉夜鼓動耳足下歌朗誦之泣數行下已呼酒一斗伸齋倚和倏忽成篇出看簷楹間星斗來親人也時未盡三鼓故不能如足下政復以氣韻頌耳明卿足謝矣具健足累三月糧須足下書至即發也

又

足下口劉都督不置而吟僕自沒於威大將軍謂將軍僅能喉問容容作聲此自足下皮相耳劉都督戰將非大將也僕時謂足下文如韓淮陰速百萬衆多多益善

六門五花變化奇正莫測然覺伯玉有蕭、馬鳴應、
旆旌意程正叔老儒也尚恨不見淮陰典項王氣以十
萬軍圖僕謂淮陰用謝通策作鼎足視河關及大耳兒
紫髯奴必有可觀者足下規此意恕不竟許也

徐子與

別後再作書三君竟不得三君一紙也頗缺望白下之
行可更上否見即報子相遂拂衣其為人果銳必亮僕
甚畏之然令子麟益孤矣此腐鼠當屬群鴟亂鳴奪食
不滿鴟雛笑也僕以十月後旬之准昨始了此段業債
酬接還往却無意味曩謂京塵教漫巧人鄉里小兒作
舟相稿遂卷十一

五

文

又

歲杪遇于鱗云子相高明多許明卿切數能最二家之
勝者其足下乎嘗中人數相過稱足下頗善病亦復善
貧山田稅益少不能食門下客然客日益進又云為客
作嶺外書人至七十函頭目岑岑竟夕胡自若乃爾讀
所送已令文絕濃治重孤筆似不如是以子與才欲為
子與作國老其無太當挂不相入何子麟惘惘業微

其行僕謂于麟舒卷皆合占弟以龍性不易馴耳不知
臨故善爾也舍弟不免遂北以答諸公推轂意大湖三
萬頃僕一人饒領之不以累二三千也政恐造物未如
人耳新歲已著稍進精神勁挺而時復有憂生之戚不
審所以助甫書笑吳生嫩羹過嫩不知其銀始甚昔人
有言仕宦不止車生耳翻以卻曼客張長公念雖薄終
不如乘桑君一決也汪伯玉見訪云欲與足下同汎太
湖僕許以秋仲恐是下茲時寒帷大國矣向并族兄金
吾勒碑陰記易期者數能終熱然乎寄于麟四章附覽

又

舟相稿遂卷十一

六

月得舍弟書云足下有信至以弟西出甚悵快不自
意此役初無他乃是以資耳而尋端之士頗遂斷、賴
二三節票長厚士持之耳聞伯玉乃不免當符中甘留
也僕不能出而再為知已所強聊應之耳今便與盡
樓山城中俟南牀白簡屬分畢懸上輩乞歸人今已五
十前路足可知遂初之後事、勝作宦所應非政府
不能置我於度外耳伯玉留當亦請告兄益孤奈何
物者頹沒、我輩第文士尚未脫陽九若登匡廬頂上
有胡然而蒙氣下較所可恠也此間寂、公署若深山
中道院了得全稿詩賦文說凡四部百五十卷可百餘

高言只危言諸錄亦二十餘卷不作傳邪言賦也此後
却尋一簡易方六十不死徒入光明藏矣老蚌生珠比
復何似助長之弊戒之戒之兄若正位臺察肯解組要
弟尋盟湖山間以畢餘年者大勝幸也曹子念南游意
以專訪兄耳其次乃沈武夷吹簫枝若渠一歌出便可
奪季狂五花簾也

荅汪伯玉

不佞之以書讀記室者再矣其餘指往、為親故惜名
然亦貪公高誼冀厭其醜博清燕一啜逐亡匹夫煙、
之執公不唯無鄙教之乃重致意為問使憂發奇刺種
荊州稿選入卷十一

文

種織文之羽側生之艷奪我高目發我食指至讀書辭
婉縷恍若奉公顏色又似與子長孟堅酬往非復今人
觀也公念不佞深推及家弟家弟、雖不敏比於世
作者差勝乃兄矣其服膺公文以為教百年無此物要
自肥腸滿腦中發之非虛言也應徐淪落宜喻長逝吾
當教子復成鄴中天下文章非公一二主盟我使茅塞
忽豁自愛屏翰不忘敝帚公下襲親守之武使僕得齒
生何幸如之然僕僇民也有巨創在膏肓不願
以重累長者之德公誠不卒棄僕倘責一言弁諸
僕僕子孫異日知藉重家塾焉死且不概戚將

文

郭白也僕私心實重之暴王兵憲者嘗欲僕敘其紀
新書竊恐不當也公既有成言矣則僕安敢以固陋辭
吳平大蠹一旦授首公與戚將軍社稷之寄莫三焉每
覽右軍王畧帖千古若新何幸生耳其事間想聞僑間
戰地令我神爽蒲團小、工力竭去矣俟少間當竭其
愚為歌若誼者以附於鐘鼓吹之末錄去人迫不及
就亮之亮之損明佛像精甚便安養香閣中四部經是
妙諦三昧若海餘生知公為我津梁矣然維摩經所說
酒脫圓便不可思議楞伽是達磨老祖首授東土微奧
上乘公大善知識不惜餘梓成此法果何如何如舊有
荊州稿選入卷十一

文

厄言六卷自謂難圖難肋偶有便手聊刺成快然不敢
多示人今奉脩一夜之覽其痛斧削之公誠有意為玄
晏乎僕之頌也非所敢必也近休二章少酬來美燕有
薄物布其區、廟路清夷祈常日德清塵濁水餘復何
言

又

昨沈山人嘉則行為作一書固其人差有材氣不負舉
亦食入賤姓名公目中忘其數、耳乃公前已捐得
急郵訪我海上公方南還虜若揚兵事於故人書
委致乃耳昔諸葛公羽服素車治軍渭南每讀教出

慈撫人人自得司馬宣王數其名士公母論類之至於
損下名勢敦布衣之姻與借薄枝開藝文之塞即古無
二矣公勤、欲薦不朽於僕其大盛心僕能不色飛所
以迄巡升卻者先德尚泯泯僕雖生未脫曹蜍李志耳
然明卿處得僕詩實少僕詩文舊稿五十餘卷近稿可
八卷中間騷賦樂府自許一班雜體小詞亦頗難肋公
家衣內召過我門僕爲能竟閱之不求芥削於般僅
也咸將軍用兵僕私心甚向慕以故承公命輒遂爲序
今猶在沈生所倘有可已姑爲隱之何如公技明卿於
齒吻間使有餘肉明卿楚士當內感入骨矣僕詩所謂
舟州稿選入卷十一

九

江東步兵席上司馬一狂一醉非公孰能憐者古人急
知已誠然哉維摩經檢得一部奉上亦不大佳乃比之
藏中差有註耳似可付剗僕偶有靈語附質左右壬
戌以前士大夫不居間壬戌以後士大夫不講學乃真
士也得禪理者不諱禪名冠儒名者務實儒行乃真學
也公覽之不一笑粲否知有留府之灾前往鄙言賴祝
融藏拙公復以精校紫緗續之得無添蛇足乎又一卷
科官家物也其置之酒醜乃見愛耳暑動計南土稍隘
唯爲天下目量

汪伯玉

聞事棘國家急得公如天球大貝一旦借公力略定關
不經事少年從而擬其後賴廟計差定耳公所謂獨瓜
猶鏡磨之益瑩且此舉僅六月息扶搖羊角九萬益上
第臺諫類若此異日縣官緩急何賴僕擬汎一棹從公
爲綠野之客傾吐揮霍使千古色動因謁齊雲登黃山
而歸大始快念老母不能遠出行復自笑造物者當忌
此舉動吾曹不利人乃累公耶昨偶見一友人云公能
舞飲至數斗不亂與公同年近十載始得公文又十載
始得公酒可爲晚合然至於命樽壘呼盧握槊分籌聞
白又未卜何日也語及更益招悵耳沈生自是湖海氣
舟州稿選入卷十一

十

有足當尊意者吳即妬除目嚙嚼武夷建溪間竟不知
作何狀也彼驟失公如奪乳兒恐難自生活矣公又枯
枯乞事歸奉年伯老先生顏色當益驩弟聞頃口多負
貴公又垂臺得無虞供養耶二詩欲存鄙素遂略忌諱
外具真野人之敬希鑒入爲荷

又

自宋世人主假色臺諫至其勢重而不可返不勝不止
當其重時其所摯摯數探若張湯杜周之治微雖賢者
而有所不免及其狼狽更以其口爲權臣之虎而梧
子公試讀永叔子瞻輩白簡語能一人不受察者乎

至元祐朝宣仁尚在辰而劉元城至即與二呂范忠宣
凡六跪擊歐陽崇而六稱程五叔為五鬼其人俱皆賢
若此何也以在公今日何異也

宗子相

三君祖道握手涕零遂不能復奉顏色愈愴然矣舟中
拜長歌之賜更取十絕讀之色矚行者亡論萬鎰伐鼓
揚舲於柳色蒹葭中網罟傾聽其樂何限第念豪傑海
內能幾半載之內去者茂秦公實併僕為三子與復有
分司之章千鱗倘遂塞帷之請足下能不落莫耶上下
百千年南北萬里得之有神失之豈偶足下幸自愛勿
舟州稿選入卷十一

士

遂為世網困也僕之一身羸可自了唯生家君羈旅之
跡見拔
主上忌者必欲置之危地巢卯私憂賊所不驛耳卷素
汚訖附上幸慶置之

又

嘗求念我殊至唯有揮淚耳酒間見荅一章慷慨高寒
清霜晝飛即僕不死而二三君子健飲無恙天地未大
邪也訊續計將畢後五日可遂東抵盧龍驕驕無足談
言以漆園擬吳生以相景規足下以腐令當于謙以
目子與日自相下上耳不能辨辭久作使者悲

多諸貴人橫弄風雨即盡逐我輩相苦耶苦我輩
如人之苦飛鳥鍛而絲束之無奈耳逐之廣莫之墟乃
所以相樂也足下無害

又

續足下寶劍篇覺三尺鐵從風胡冶中來耶袖而彈之
天門劃然中開東海決決乎大風矣寶劍取其斷決腰
帶勉以提身神羊利用觸邪敢不敬拜早夜常絃之佩
以嘉承君之大規抑世貞有言嚮者吾與足下慘力矯
志寔左右濟南以啓不朽麟鳳之喻中心歲之雖謝生
中叛渠亦奄化而武昌跳浪闌入盟所一時彬彬自謂
舟州稿選入卷十一

士

無嫌西京之盛何期河嶽東徙貝錦滔天輦上君子旋
旋虎視獨足下翔翔乎天府李尚衣杵乎開內差未短
氣耳今武昌手板豫章長與刀筆江左僕復修禱戎馬
之域令萬世後謂為何時然吾與長興猶足竭蹶自濡
吳生仰面看人奔走僚幕綠衫監子猶得作先輩暇孔
向之其寵甚矣足下即自唯日所遊從諸君得此友一
舌底語否足下勉旃無忘風裏幸甚甚峻伯虛懷其難
上東門便可同出所喻欲令歌百花洲或大江以別足
下此故懷也弟神氣已見大巫而索耳

余德甫

弟自前歲附一書足下極得疴病疾幾死久之昨春有
天子詔簡旬與家弟北上留帶國門之外至秋始得從
昭雪追唯醜叢但有感痛耳歸理書室得足下手教滿
帝及拜雅脫新詩已入無漏境界令人且讀且賞歲杪
與于辦談足下詩視燕中時隔一大知荻菲之輩助
足下不少矣聞復為冠僧且有祝融之變造物者何意
幸老鐵尚在不足多惜不才踪跡誤玷山公啓事中然
此生斷無出理坐臥萬卷作老蠹魚此懷何以食大官
膳單舫雙寂於浪湖山間何以車塵馬足且暮嚼疲
關問顏色何以候光範門非足下不敢道也用晦句意
弁州稿選卷十一

十一

時自疑勝與足下偕和良佳然渠一辨香茅落何所須
足下為估破徐氏人去迫種種所欲言付之烏有奈何
廟頭詩亦出草次不足存也明卿三折股知為良醫政
恐仕宦不止執虎子耳子與貧然客日益進除不悉

又兼寄順甫

昨有一啓附順甫兄計已徹覽美賢王開館蘭臺以全
楚史見屬二君子何必城左史倚相宋大夫班管餘
揮洒篇什今三湘九疑增色健策健羨弟此事全賴伯
玉匣片耳今復內拜恐諸君迷成差且淳父前御
中尉復滯行公瑕亦在羣獨慨然往者獨嘉則耳

一方面而上下千古私心慮之不肯少時聞顧臺州
作隨志以為佳後得而讀之殊不滿人意且編年非體
也近來青志稍可耳于鱗集已完梓可三十卷伯玉前
許作序亦復以屬明卿二兄有哀輓幸速寄來欲置卷
後嘉則便附此不一

復甫甫

昨奉謁不能操豚肩斗酒一伸州民之敬而開府忘分
循舊盡傾家釀俾嗣宗白眼愧於大將軍側偶乏韻
考不見譙詞醒而內感且自慚也次日表抑之太常復
見挽醉臥鄒池千頃雲極思得江州齒薄耳承有東巡
弁州稿選卷十一

十四

托旦夕掃小祗園以待忽拜手札知且為皖城之行不
唯此間泉石色阻公所留邢州小槽真珠能無噴噴望
卿耶此段或一月可竣尚不孤竹馬公神略授泉逆
授首上寬霄肝泰在交知不勝慰清所喻干鱗集序豈
雅太中托重之意亦自公季子桂劍高韻耳如以幾務
為累弟當勉爾效擊政恐不免唐突西子也別示云云
不論當否世尚自有入

又

足下昔知按部近况許以旬間過我小祗園也泉石
林木至陽秀赫鑠種種色動思卿矣新詩雄麗宏放

得已僅堪浮三雅銷之耳拙篇不足效顰聊見奉要意
得所謂延之五君者不可不自脫然也明卿遠相存吊
故誼不落莫楚大澤去潢池非遠祝融又其鄉人何無
狀乃尔耶世界缺陷要不足多怪于鱗集序當如命第
恐過識者謂不如牀頭捉刀人乃真英雄也一咲一咲
明卿寄來樂府覺過模擬不堪見大巫唯干鱗亦中之
然時時作精詰有摩大自運之勢承示真所謂有識不
異人意也

李伯承

舟州稿選八卷十一

五

文

比自庚午奉教後棄官南歸再起出入燕楚時時念兄
無異粉署而鱗羽為艱近從李史君處得手教恍若奉
顏色且連有三熊之夢不勝慰心白香山官位差小進
耳聞濮上園亭若履道者四壁素銷角又更倍之渠僅
有阿龜不堪遼落兄篇章朗著又非彼所及也所冀釋
心不墮魔女手中時時容絲筆翫世耳新刻甚精弟記
得兄白鹿舊聯世遠六經藏入壁升成五光化為峰是
前人所未道語今却改上句覺景雖勝而聲事不稱仍
舊貫如之何吾家弁山園真是稱三山六水宏麗幽絕
事畢可意為吳中少年共之鄭城僅如十大

耶所輸兄者此一着耳承諭後進何如人天下大矣
句咬尉陀崛起江海間不無大國之賦主盟故當自難
兄表裏河山故無害也李史居然有慷慨擊唾意亦
是一件事可咲可咲

王明甫

自入鄭吏牘小簡得從事鉛塹暇輒屈指故人心旌搖
搖太行白雲間也暑退擬走一介以候門下而郵傳紛
紛格司馬法不能發符繡以俟小間而使者先之矣公
方黜羨杜權以與群真四果地位人游乃不忘舊知而
使雲霞之跡屈重於風塵不佞固喜欲狂然能無不中

舟州稿選八卷十一

七

文

無也所喻新築在千雉內畦武丘壑放意圖書翫覽宇
外而不鮮離索之感乃知三徑非難二仲未易僕此不
携家僅一有髮僧耳日受堂泰而無法可說消得靜坐
滋味似見阿閃又似為總持一念所奪俱不堪奉獻也
小疏時上多齷齪長語然已荆棘世眼謂不病呻吟老
翁作兒態矣公何自賞之乎公自稱守鄧時得臺一溫
語增價十倍敢不敢拜下體之誨不佞即黃綬以下未
嘗不假以色也太夫人七袞不能稱觴從子姓之末以
為歉不腆之饍庶幾少效勞焉來月當恭劬左右諸惟
為道自愛

吳明卿

廣陵三日飲大是奇會吾輩雖于鱗繳微能作酒間狂態
姚之唯足下與僕耳北就子與拉順有過吾未嘗不南望長嘆也
曹中日對景景出嚮俗面令人雙眼自食推案小間即取架上
一編讀之古今稱缺陷世界所取既羸便可隨分必使有盡之日
事求相當亦已愚矣此間甚少足下何不促携楚袖來耶縱武溪
中桃花可念巴渝瀟瀟諒無足當大雅者抑何濡滯也順甫幾類
曹溪春汗悟數語便入法門恐不免北宗忌惡耳懷抱對人極難
為足下之言島寇復犯越老父握節奔命不暇

金州稿選卷十一

七

文

又

聞足下問大駭已欣然其之知固耳耳不記并與坐上
鼻息耶諸貴人目攝我輩久且未發雖然僕乃其魁焉
亦寧能獨後足下夫諸貴人計且誤矣僕以為忌足下
莫若顯足下用長安一席地縻之今令不絕升斗祿而
放之曠蕩清漣之所使窮耳目之態而時拂以牢騷激
昂之思此為厚耶薄耶于鱗且甘心邢州賸暇呼襟姬
佐濁醪耳二三子亦尚旬日歌呼為樂獨僕仙仙乎因
一室舉動四隅時頽歌詠陶寫無足言者人便聊以問

丁巳旬日可得復書也自愛自愛

又

別後再把干鱗臂一遇子相獨於足下僅從郵中得數
行耳人生忽忽可念既無王喬越境之送又乖叔夜千
里之駕足下以僕非人哉九二夢足下最後乃萬巾來
謂余不能折腰鄉里小兒徑解官去矣豈足下真有之
邪適得邸報僕已作青州老兵足下能屈為郡僚否庶
幾尚可朝夕也白鹿洞新詩當何道不必廬山康王谷
水一洗數百年俗氣矣家君粗自健兒女輩無恙耶報
足下

金州稿選卷十一

七

文

又

前見陸吏部言足下當遷者數矣何以尚滯格事耶僕
二月間走雪上吊子與念其宜日拙歸橐蕭條不忍久
涸遂歸矣于鱗為作徐母志銘真誰陰搏沙手也然僕
偏師五千亦自旗鼓足下當已見之張氏兩甫後先走
一介視我山中助甫解作我輩語真所謂駸駸欲度驛
前又有陳丞耀文者博涉於目下少兩亦足下同年
也舍弟風氣日上吾甚難為兄賴其好飲吾始得少休
息入春忽忽酬應構一禪室坐不能至夜輒為酒人牽
去幸具少宿方惜騰中亦不至出下乘語耳子與言于

縣意似欲足下且緩刺武夷集不知何故足下既自己
長城恐亦無慮輸攻也偶有一佳物欲置足下藥籠
四明沈嘉則者任俠負才氣文多作兩漢家言詩歌橫
逸不可當似少足下裁剪耳渠以足下詩汪中丞文戚
將軍用兵武夷山水為閩中四絕足下一見便自能青
眼亦何俟僕筌蹄也新刺三種附覽冗迫不能成一詩
亮之亮之

又

得書知以報最東西叅承亦既勞矣乃猶能懷念愚
兄弟至謂七臺山之秀出武夷上而不見錄於名山志
并州稿選卷十一

尤

欲使僕鳴其不平者今天下二華不如蛾眉衡嶽不如
武當嵩少一培塿耳無佛處得稱尊而崑崙天柱以要
荒棄之雖然是寧獨山而已哉足下又謂僕續尺牘及
時人存者固不及也吾不欲吾子相寂寂遂空漢耳然
世眼差好俗取易曉其書所以傳也厄言旁及步趨大
要有調停意然亦有見於大夏之拉遲不如橡室宏整
足下試觀退心菩薩寧能勝獨覺小乘哉汪中丞公卿
下士目所鮮偶文筆如鋸齒足敢名乃過自挹損吾輩
愧也己為足下致深感矣

又

郵吏歸得足下書及志喜四詩足下念我固當不憂人
謂皮裏無陽秋耶所喻為駉馬驅逐中州風物佳甚不
然者即不以三公易矣僕以是月望後一日登太和絕
頂其光艷雄秀目所稀有昔人謂蛾眉為震旦第一山
此恐不甘第二也胞中差我磊砢非之不敢輕出與之
角稍在索作嚙嚙聲已為罡風吹墮天外矣助甫約同
君貽數行見示謂即欲真補且又欲破格屬歐禎伯塵
埃中乃有此有心人作如此不俗事真令人賞嘆深斷
斷伯玉無復更冠蓋長安理書來謂且以省觀行更自
并州稿選卷十一

張助甫

不佞自以遠方待罪之吏不敢文深其辭以于用事者
乃辱不鄙而賜之書出遷入固沈洋累百千言中間所
以獎與不佞非不佞所當固足下自道也數坐白事上
省得從于鱗田間酒語便推足下垂天之翼真可以搏
九萬而息天池不欲足下區區為時聞人而已不佞必
竊父兄餘波汗版藉賴天之靈不令入從中秘諸先生
將而以游于鱗故並盛年壯氣却熱人聞之好相與劇

其辭以為亡論身後名即人生舍死亡足娛者而又
賴天之靈不遂情味自六經而下於文則知有左氏司
馬遷於騷則知有屈宋賦則知有司馬相如楊雄張衡
於詩古則知有枚乘蘇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謝樂府則
知有漢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雜曲佳者近體
則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寧四五家蓋日夜冥心焉鉛槧
之士側目誰何獨于鱗不以為怪時有酬唱期於神賞
已耳不謂二三友生復取其糠粃而簸揚之凡不佞所
間口於薦紳大夫者皆不得已汎應之語所謂糠粃也
然未一二芬旨於口固入九枳棘於目矣假令不佞盡
奔州稿選入卷十一

廿

出其藏寧有不掩耳却武者哉今世所稱說為文如某
其而貴如某某而傳者此其效甚著胡於足下無當也
足下昂歲入政府衣袖襟帶足以旁映遠近於足下舍
此而就彼甚易且貴傳也足下胡無當也夫荆山之璧
連十五城而不易此璧難也荆山之璧連十五城而不
易然三入王工手而不悟此非獨璧難也知璧者難是
下深於璧者矣不佞無忍矣二二友生彬彬一時宗卿
神韻道上微少檢質徐子寡所自造然締構合作必使
重宮商出入象意語無偏重機不驟發覺明卿小優
以足下所急畧為舉之別草歌行一章刀筆長物不

復泝致覆瓿所也藻鏡多燕葩奇日新佇希鴻章以愉
駟谷即寢飯戈戟不以勞苦吏民受事粗有效不以慰
憚為字一介在宙一息非文章哉何用自寬勉旃足下
黎惟敬

念與足下傾蓋招提時也即分手係之人生卒卒若此
賢弟遂射策為郎奉使矣然足下第五之名竟何戚驪
駟也僕輶車所經漁陽令支上客諸邊地南盡燕涉趙
魏之墟邢大夫十日轟飲被髮狂歌覺太行群峰巖然
矣青州左滄海右岱宗山川莽蒼故是奇地雖戎莽縱
橫尚不廢吾嘯歌也足下來歲偕計吏而北可以其間
奔州稿選入卷十一

廿

訪我有一段人間事欲與足下商之公實子比何似足
下為我問其家人以報每士大夫吏粵者未嘗不諄諄
語公實也然世情誰解者悵然悵然

用晦

不佞自違家難歸於當世賢豪不復能數數而友人余
德甫書來則亟稱君侯賢私心竊甚慕之及為先子伏
闕上書陳寃賴天之靈與諸公之力得請抵家則君侯
之書幣與所致三詩在長聽誦之清風淅淅如乃昔人所
謂千里神交應未欺我字字挾風霜君侯家故事不接
何敢好之下走椎飛語上氣壯磊落千古至所謂依然

一水未嘗不色沮自失也不佞既倦游頗懷敬微一室之戀而君侯復屹屹宗正諸條竟非尚平之托恐握手遂無復日奈何不佞每讀陳主求自試通親三奏及黃初諸令良悲其窮乃子桓所稱文章不朽盛事經國夫業則不知季之所得孰與仲多區區富貴若飄風驚電君侯與不佞共勉之耳此意煩示德甫徐憲使人去迫有近稿不服錄呈扇詩極舍卒為懷筭之玷塵擲可也與石拱辰

蔡使君人歸拜手教帛脫及扇頭之作甚慰懸仰必素文已歸與公耦耕對讀時復觴嘆下上千古郝君不百會州稿選六卷十一

里而近行窩乘興在故武間真足樂而忘世第令輦上君子坐失三賢為何等時耳不肖近益治小松園不減白香山獲道池上它日抱甕其間不失作老樹斤置金石古文近萬卷咀味之餘不失作老蠹魚園有佛經一藏力能趣闌之而逃焉不失作老松子足矣足矣所恨者江左多文士軟美交不得公輩常八開我三徑耳公向托為穆太公壽序勿勿未果幸以其履歷來辦正擇除後首試筆也

袁魯望

履歷來盛誇足下同泛石湖之槭分韻角陰當時頗亦

一愈王生否濁醪對榻曾未及期便若九秋之隔中門耳目新脆變故百出宛然足堪半冊史記也僕一頓措大耳造物者何意故以案牘應酬困之若此丘操屠刀靜女習倚門知者憐其非素不知者笑其非似袁仲足下湖山無恙耕釣粗給函濡六藝之場夷猶忘是非之鄉此樂何限履善別致迪功五集云出足下家梓人僕向讀其詩謂如六朝博風三危吸露快爽種、不可名狀此集殊多下乘惡趣大抵六朝時沿晚唐以此標飾迪功如出狐白之裘而益羊羶也昔人得魏收文輒投水曰吾為魏公藏拙此非真愛魏公人也以為不愛魏公不可足下果徐氏忠臣宜急謝剗留迪功前集名世之語豈在多哉僕欲與迪功結地下之知期足下不朽之業其幸垂照

袁履善

足下皇華之暇登太山望溟渤覽魯息繹之墟追吊往勝錄成詩章惠而教我珍重珍重足下舍我去朝夕索焉延頸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無由飛越兄以朗博之系際茲大觀心目更拓齊物俯世弟何敢窺其笑哉計更事畢當得取便歸省泖湖魚鳥不驚春舫林泉秘入道進相羊身漸自遠弟近亦有于鱗可見也快不令足

下之象玄遂得箇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一笑

上傳中丞

世貞不佞少時時計偕罷試依家君長安中業已爾事為考功赫然有聲考功歲當黜謫即吏請即吏議後大貴人門弟子也當僕被出署時五侯鯖腥在喉吻聞蓋臺省快然一洗云而執事亦生是不安適外去世貞問私于家君以為執事非今人也其成化弘治間人耶然成化弘治間人在今日未必遂能為執事以執事當其時固不特止於其人而已自執事去後世貞竊祿為

李州稿選本卷十一

廿五

京朝官旁再觀其事嘆惜脂輒則往往私嘆安得再屈傅公治考功哉不自意待罪為東臬之吏而執事儼然辱臨之既已幸快其平生而執事所規摹苑序補乘賑荒釐弊城險濬流皆百世之業也而世貞聞且幸於文法不得有所效見以承萬分之一蓋日夜負荊刺焉而執事既以謬容之又謬許之至曉草一下上官降色倭吏政目世貞亦得稍奮迅其緩急之軀然嚮者世貞固好慕執事而不能為人言之不知執事何所取於世貞一世貞少時固已妄希古人之業而既舉進士不幸誤二三少年將因極意為詞章者且十歲未成生平脫

李州稿選本卷十一

廿六

後先就逮捷若探諸囊中雖然是固未足以酬我執事抑不佞聞之天憤而祀者人主也孟飯祓酒而祀者農也肉魚獸而祀者射獵也其大小不同以分酬一也世貞姑能為其小者酬耳執事其亮之方秋執事加七慎櫛順養道體以慰中外之望不佞區區片曝尚有片言之獻以少裨幕府者侯他日焉其以為海大魚也

王宮論

發京得手教斯時坐西河之威憤、不復辨意獨如器者稍聞卒之大要秦以上語無容晉人尺牘地也知已奉大夫人由相衛入閨還故里歸桑落為壽甚

人云出當別取道漢中沱巫峽而下直抵留都
意耶明興高文二帝禹卜二都變遷若日月開闢元機
百七八十年來彬彬之治亡論遼漢唐矣即吳蜀備李
尚有太冲孟陽諸君子賦之茲何寥寥也吾州故桑君
名悅者庸妄人好自標者耳為二都賦類不過閭閻中
貨郎肩裝而鄉里小生時時或稱之夫使堂、大明兩
都即無以賦者尚可而奈何使桑君按而污其重又令
後世窺見明也執事握筆珥簪應承明席天祿坐以聯
之即垂二十載中間秘籍執文與學士大人所稱說亦
舟州稿選不卷十一

揚仲芳

舟次僅一奉顏色匆匆未竟所欲吐抵暮接即報知執
事遷夏官此故物耳所遇諸君子無不色喜執事柄用
者丈夫得意事要令磨墨有鼻左手持毫右手寫燕然
碑乃為快耳第執事往所忤人以大辟敗又名太高如
此威鳳人爭欲得而籠之幸自避千仞翅覽乃下

可也執事皆於義忘久矣其助之愛弟姑勿愚焉書抵
京而君就建三日矣

答王禮部言卿

昨執事建禮除目下則指謂家弟曰是閣中少年王質
金相人也予何幸而得之為同舍即則又指謂曰思非
予之所得而長有也是王裴之選也乃執事書至沾沾
喜得家弟同舍相與琢劇甚歡也語有云聲應氣求蓋
庶幾近之矣僕嚮者為執事言禮曹一日足寓郵其言
固已驗而今所稱王裴者即閣中缺吏部即何可舍執
事也雖然唯僕竊亦有進執事固下生所謂違城珍也
舟州稿選不卷十一

其在內黃有攻日而無攻人在燕都則有攻人而無攻
日稍燕之者獨禮曹耳勉施分陰可念也僕謬為諸公
推轂而一官落落無所見投効去又不獲請然緣是得
侍老母疾專精湯藥間出處固細事也其他種種家弟
或能道之

汪正叔

僕嘗稱謝茂秦何作諸佛菩薩云蓋此予苦行堅志優
令別賢析骨亦無不為者今又於足下見之于憐之憐
印證大宗頗為俗眼喧喧足下獨口其文不盡又因兩
下詢及僕也足下之勇無復茂秦矣僕茲歸鄉第

山中少有所效以再見足下亦願與足下共勉之見此
愁僕素乏臨池又終不甚發墨今附上幸揮棄之為我
藏拙可也

羅虞臣

夜飯即齋時也李于燐設松下風二地主濯濯月中
柳謝盧亦矯矯僧父僕狂浪自放疑非人間將也別後
長莫見道上貴人却無復味耳竊莫之間饒魚解足咬
濁膠澆磊塊無復可道者大名一片讀書地執事勉旃
自愛二詩見扇頭可傳而取也綠篋中無復餘耳

吳恭讓

弁州稿選卷十一

文

開時嘗讀列仙傳恨太若寂寞公所統諸洞天與塵界
絕金紫呵從烟霄日月邊乃知寰海內自有一種富貴
神仙也公前身想是玉皇香案吏耳

袁抑之

別日祗路河已二鼓矣踰旦乃發舟水頗駛鳴榔伐鼓
前後應答揚柳蕙葭微寒自生隱然江南景也始著自
適退而愴焉知已朋儕無復在眼縱復素鱸濕鮓誰行
賞此聞中憶記兄白簡息而誦之不覺商飈颺然而四
赤也監軍新命于役北陲令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火
天得志要令角鼻上磨墨奈何經礙效吳子輩為也出

足勃勃爾稍南暇為兄一掃軍中字慎保諸公
行大機括智者沉我萬勿輕動僕非能知此者於兄
效骨肉之愛耳

翁司馬孺參

世負無似嘗辱從公寮末而公國士裁又辱稱公之
民而公復翼我迨謬起稱公之下屬吏而公復故人
拜辭之夕握手為歡使蘇棗登於華席槎葉披以春華
伏謁之軀恍若驟貴既幸游公之鄉而一水間隔不獲
登堂僅再遣候尊君起居而已僻處吳興菰蘆中無可
通使者秋間一布尺書非銘於族子鴻臚定昂所不謂

弁州稿選卷十一

辛

其自淮而歸竟成洪喬故事及冬而請假棄先容奔走
不遑寧處仰止之懷與日俱積問從即報見公階上流
民圖疏為之北嚮加額老臣倦倦格天之忠不知九
閭遂无阻否世貞既強出從事亦欲以策策鏡以報知
已而 廟堂之上氣象乃爾且半殘人也安能復仰中
貴鼻息已具願乞休獲奉一帚先壘侍老母菽水以送
餘日於分過矣天下事湏大力人員之雲霓山斗之望
既竭我公自不得下同微末運河一國脈當極勞神莫
在邇宅揆有期尚容嗣賀從子進士一誠行附附
區區統惟鑒亮春氣漸和為道為天下自愛

劉子成

辱手教知抵家復遇西河之戚蒞鎮已久感信寬外為
慰前類曠悍好動難制亦具人性古有三年而克者乃
亦有七旬而格者要在足下自擇耳僕自昨秋中寒兩
作遊岱幸不見籍機轉之際放下世味一切無與雅念
去日齒奔虛負生理乍得餘年便擬堅入雪山斷臂穴
願無復顧念今五更悠悠故吾可惱可惱足下知公實
近耶造物小界半道弄人僕亦幾落其手公實故緣薄
耳順德守非不大佳直少却世人一段薦牘寥寥政是
本色僕夢刀未遂耶復陸沉簿書草長林蓄之久矣
并州稿選卷十一

又

自杯酒熱市時于今二紀餘矣待罪楚梟值門下儼然
在疚而貞坐所守不能躬束芻之敬導又逐除日而東
愆然之懷彼此托之郵筒而已耶襄之役其不以余為
授之蒲弓箭矢俾臥治焉乃又以隙日拜我果獲從軍
鉛壺喻於息燕矣甫擬走一介候門下安而使者乃言

之飲聯合之綜導契濶之故且以不佞先二子鳴耶文
運不百六為輸決夫僕何忍言哉業上言乞骸旦夕待
報且區之陰有菟裘在二子誠如公言雖然所謂焉則
吾焉齒已幾矣追唯門下持節淮陽以一白初掃島虜
若秋葉太阿之鋒既血飽而匣閔之能無秋然鳴也五
子雖解辭然時時見惡氛幸善飯自消息即一撫髀
不能舍康公矣太公不朽之奇焉敢以卸陋辭弟所著
狀者吳楚材何如人也而能為于鱗言其鼓膺若警蹕
而卷牙斷斷然于勿問有流朱也則誠楚材也雖然猶
以為公口授之耳所示順甫誌銘精簡有法順甫不死
并州稿選卷十一

復戚都督書

某向則聞東南諸名將亡俞公者又會前兵使陽曲王
君雅能道公用兵狀出紀效新書讀之以為縣官即早
用公何至吳越財賦之地如旣脫哉而無何伯玉中丞
復書來云戚公今歸白也雅發得足下言足下能無意
乎不佞竊亦以倭事起首尾十二年壞東南且萬里所
殺傷以數十萬計糜六司農錢不訾僅得一戚公平
如戚公真能戰者以故不自量其愚微雖次卸見為序

序成而中丞使復來，遂授之。既殊自愧，悔以下澤之乘，輒逞足於晉祿。三逐之媼，徑街顏於楚庭，縱二主憐而不色，怖之獨不貽間人笑哉。及使移職，再復公書，所以獎予不肖，甚勤拳篤至。若真有味乎僕言，如伯玉指者，載覽別集，諸縉紳大夫，紀豐功於金石，如饒如楚如閩，九數十百戰，則又愧僕叙之未悉也。乃公則欽然不自，精求性命以希太上，僕何敢望焉。僕何敢望焉。夫僕自束髮，乘即知操鉛槧之業，於今二十五年矣。近竊窺公之用兵，而猶有悟於文夫文出於法而入於意，其精微之極，不法而法，有意無意，乃為妙耳。以此印證於公，

弁州稿選入卷十

世

文

公其許我否。漳潮蕪閩近格所希，公不得不於格外仰。最此賊如復平鯨波，盡偃南天。若濯侯印，為能更刊敬。當釋未以俟飛捷，南林筆非伯玉，賴公是在。郎廟間，不過六月之息。第國家無以使勞臣耳。事迫，則臨陌生，以冀事定，則夷齊蒙垢，嗟嗟寧獨一伯玉哉。偶公見示及之，不覺忘捫舌矣。流嘉則快士也，足倚藥籠中一物。否亦損華幣，亦錯種檀充庭，使哉不知所裁。又懼勞使者往還，勉拜賜極切愧悚。外具乃野人食芹之私一詩。書扇頭，頌放高山之仰。非是奉酬，求美也。幸亮而納之。

奉擇庵先生

自執事罷朝之薦紳士，夫莫不憤恨愴惜，持節目。當路之下石者，而不敢抗一言於朝。夫天下事所以日就於頹敗壞散，而不可支持，此正由公論之在下，而猶冀其足以挽回扶曳，不至於一國之若狂者，亦在下之公論也。夫在下為公論，在上為公法。公法立，公論行，而不顯公法亡，公論顯而不行，執事罷僅一二載，不惟行者絕，不可得而所謂顯者，日漸以微，而憤恨愴惜之意，亦日漸以不振矣。此關係豈直淺淺已耶。古之君子，一特之事業，天為之人，不能限之後世之事業，人為之。天不能限之，假令執事在砥礪服官，居職即不弗民以從，

弁州稿選入卷十

萬

文

已能強已之所不可以從上之可耶，即不納勢招賄，能禁他人之盡无招納耶，即不昏夜踵乞還轉之，能无叩講而自遂耶，又能暗默陰重，變態之百出而禁絕無一言耶，言之絕無禍耶，又能為枝賊忍害之行，殺人以媚人耶，此五者人不能強之，執事執事亦不能強之人而欲其無罷，或以罷故為憤恨愴惜，誤矣。今而後田可農，親可養，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奮發而精諸此四者，執事無求於人人，亦無望於執事，而又何病焉。故僕謂憤恨愴惜愛公而不知公者，下石當路為不愛公而未為不愛公也。僕愚鈍无所覓識，然於父師

之數側聆一二以為有濟世之心者必當慎其所育高
世之跡者必當降其心夫不量已之不能夫子而見南
子不量已之不能柳下惠而與處女宿曉然而謙也
營營然而行之曰吾以過主巷耳吾以納約自備耳卒
之巷無所遇而歸不成納僕未敢遽識其心然亦未敢
遽見其跡也或見與時左遂奉身而獨潔或勢與急
至直行而蹈禍曰此足矣世莫予及矣且以為糠粃且
以為草芥而據茲峻視益廣行益怪而雖企鳴呼鳥獸
不可以同群我輩其異類耶僕又不敢信跡而遽與之
也惟執事介特之揀溫恭之度消融於學問體驗於身
舟州稿選卷十一

堂

心務實戒名近裏達表於二者之病了不相涉故敢舉
其愚而請正焉新拜帕茗及披手牘之惠諄切相勉僕
志習汗體卑迫鷄肋之感特不至叛名教作小人它日
從門下有地耳山居希為道保愛不宣

朱客部子价文

壬子冬道齋應里中儼然龍門也忘其少且不敏而輒
進所欲吐辱長者收之小友矣已論報還值有他出弗
出然邑臣致二行卷捧之如和璧隋珠從天下也句
吳諸少年過從索而指賞以為祝京兆且復出矣何明
一卷遂有長康之化迄今咄咄抱歎也丙辰從家君所

兩窮頭之寄昔人所謂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良不虛耳
執事收月露間齊梁又所與倡和相慕說者為傳南山
人也世貞晚進於詩無所解然竊謂傳南山人固博而
多組織之語不能如執事清婉天致自發其言成一家
云執事得無難之否執事之視宗生世貞夫人行也渠
獨以幸數於燕市奉杯酒北揚風騷世貞前跡海邦寢
處崎嶇矛盾之典交而案牘之是就豈非命哉日者集
冠陸梁淮揚間將無識康成里否後郎中報見公以不
赴尚書期應公謫也非修我牆屋故耶屬家僕還敢以
布其區區別作請正何敢冀王案之報八寶書屋中有
舟州稿選卷十一

其

賤姓名足矣

與李東昌

幸綠王倚忽爾萍散言恰離索令人自失最執事五馬
就駕休中憤憤遂阻招提之餞更承不棄遠飛教言計
獲任已久上下安和逢迎案牘咸目牛游及聽折之暇
或登樓望嶽或省駕齊墟付餘解於歌咏休至景於月
青絕然一風流太守也弟日坐省中譬若籠中之鳥毛
羽楚楚顧影羈牢雖效悲鳴誰為釋夫明秋或可得使
事於總貴治叩門索飲政恐太守威儀嚴重聞人不察
謂是游客漫逐之耳于鱗峻伯只知常此間景難得與

使附聞之足下所有雲谷樵者否為我指其口曰但
宜進酒

與陳戶部晦伯

不佞生獲選旦下同世後先通 朝籍壇壝相望乃不
獲一並薦其長於國士交抑何奇也既足下為外臣
得吳郡而僕已久桑田野間乃足下不鄙叙其藥施之
跡而賜之友結襟帶握杯酒陽苑千古騰挾二次以求
太上抑又何遇也僕於文章無所推讓顧不自擇以九
州之外六經之表不得如阿難耆婆者為之慈持中國
區、雖倚相惠施亦不甚多見使三代文獻寥、焉抑

徐州稿選卷十一

世

亦諸博士師弟子少置力耳夫豈獨秦王李斯罪哉今
天下幸而無挾書誦言之禁甫離亂即從事幸官領其
所習僅科舉章程之業一旦取甲弟遂厭棄其爭至鳴
玉登金據木天藜火之地者叩之曰一二經史外不復
知有何書所載為何物語令人憤、氣塞休明之代士
大夫談性命者創不根之語蠅蟻蛙傳以文其陋而欄
然欲主齊盟即所謂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乃驪也其
稍上者即操觚之士攀西京躡大厝厭薄朱儒以為不
足道實不如宋儒日佔優小有所撰述也即所謂夜郎
王謂漢使者我孰與漢太也不佞少小時竊以托附長

者之喧顧不能沈思有為陽涉獵之病中年好酒頗事
薄、自麻然意有所溺竟不能一日離之居恒謂三日
不飲酒齋形神不相親一日不開卷骨孔盡室罷歸田
為鄉里小兒頃頃所苦忽、寡酬以故每一遇足下輒
便欲傾倒別後與家弟言之猶愧、不置也家弟亦云
目中未嘗見此人幾得之奈何失之尋足下迂留省為
僕言且有旬日留後六日僕走一介跡之擬挈筆益嗣
其後以稽從者則以先一日祭矣足下如無意開府吳
會野人足不能及百里恐此生無復握手當恨曩者之
草草也足下勉旃自愛聞結撰已成垂勒不朽世無慕
徐州稿選卷十一

三八

華林編要高羊標者殘膏餘馥能見沾否揚用修自謂
近代子雲見足下聊蕭之僕初未敢奉從然觀其書如
方城萬城張浚張俊三刀監子所不道者何也近有致
河南通志者名宦中相州刺史高陽王雍魏孝文帝弟
也以孝文戒益自勵今作王雍高陽人此又太可笑也
今世所稱傳學知名士如此僕又安能舍足下乎勉旃
強飯自愛

俞仲蔚

三得足下書良至猛虎吟前無作者昨見南來人悉似
小兒然數十白手叩臺城橫綠將吏從容歸其大衆彼

不日我哉久計以江而南與賊共之幸彼中之美
聞門中諸小兒塗抹倚門便自相國色幸然問足下無
知者如僕固益不見齒沛父老習見隆準公酒態謂是
風老公十日高會咸加海內始相驚一亭長作大舉止
千秋事業豈易令齷齪書生賞哉孔嘉亟為吾稱某子
甲吾數從人間見其詩未也此子風神小可耳便令侍
足下十年不作雲山苦行終落閑見宗耳前書邀足下
疾索而北恐未易又足下帷房之好不輕復留且止全
集何時付我世貞冬盡當得三輔獄獄使者十月可了
徑歸以矣潘人盧稱賦手張左亞也足下物色之否
奔州稿選入卷十一

廿九

又

久不奉問家人從東來頗得足下狀知杖屨無恙詞筆
益健勝聊用自慰而已弟以三月癸太和其哩壯秀拔
不知於三峨如何要自弟視五嶽銀鐵象管斷續雲氣
中幡節婀娜聽如意指揮玉京太清之游當不過如此
也所不堪意者宮觀數十伯畫作一家相羽流萬數無
一人捉麈尾作玄語遊客填道誦佚号振耳作詩希福
不減長安市乞兒且以晚頭故遂不待南宋以前人片
詠集字令人扼腕今所上一賦四記百詠可結置齋
當少文賦消否年來不作賦既成讀之謂可文考雲

鼓吹思亦是老態護短也錢叔寶秋涼欲過此彼王安
道同作圖足下為我書諸篇於冊僕不能今後入稱三
絕庶幾托驥尾以不朽耳所許寫圓覺維摩可就緒否
既乞休不獲未免婆婆山城軍事稀簡羅縵之後僅如
一退院僧差有髮耳人便聊此奉候不一

盛次楨

足下四賦恒時某几案間私怪騷辨載齊巫元酒潤
馬物故岷峨改色茲長已矣何圖足下河北僂父千秋
緼也往者計出獄當抵荆門厓左而待者寧一日哉足
下竟舍我而往來邢襄間也以天之靈不我棄也亦得
奔州稿選入卷十一

甲

遂善于鱗此子獄解於中原僕亦崢嶸於江左后土所
命忘其崔嵬切劑下上無復宇宙楚人吳國倫淮南宗
臣吳人徐中行故南海梁有客章昧特起偃蹇群雄術
吾二人者相慕說輩上君子遂成就上壘節之日昵友
耳戒出母問訊廬生胥靡也其於助君浮薄名不淺於
乎次楨足下吾自拾人間遺失物何預諸少年事耶按
却過潘當疾飛騎載來並組壯首斗酒之後揚北風雅
身與足下旗鼓相當勉旃自愛茲僕已抵恒陽願命邑
大夫致不腆之幣筆札者四五人受足下所草賦及詩
詩歌從郵中附來母見避也

黃淳甫

徑回啓篋則柑香襲人以一遺仲蔚一自供至今鼻端拂拂有天際真人想說菜色真如藍田綠玉醬之令水液流齒牙酒腸自條真大快也恨之曹子桓手筆形容之使二妙沈鬱耳歲暮劇有山陰棹興未出門而盡又不及子猷矣

與沈嘉則書

足下云水中模癡鶴銘可讀者大是奇事此正是豫章與祖足下戈去想為一進矣足下又盛稱傾囊獲楊州瓊花記石頭城中一摧粧詩貴於三斛珠今何至傾囊奔州竊選八十一

聖

耶此花終為人鳥宮取去朱邦憲藝語至於王帝所薦之下作代人不允大可畏也邦憲遂爾長逝覺吳淞以東無復人風雅使烈事事在目真痛深陸與繩以此君事見脅斷酒不佞謂邦憲賴酒不作四十九年塵生耳九月與子念筆汎太湖登洞庭幽探壯覽覺此身如出天地外歸從鄉里應醉杯酒作劇覓語奇凡中半耳記一首詩三十餘首方付梓完日呈覽也足下為王叔紹俾叙其文王叔文峻峻濤鏡奇思僕何能為役足下計之覆瓿可也長維限人恐無有能物色足下者不虞桂王哉幸自思之對客不一

寄沈嘉則書

不佞復從沈則遊間則許小阮不置也且曰令此子抱鉛塹而從二三大夫驅於中原者必不佞矣不佞因已私識之而會嘉則從足下所來辱賜書讀之即無論其文辭瑰麗乃寄嚮傾生栩栩然墨間矣豈嘉則亦遂先僕於足下耶不佞負天惜天地間萬事竟解已久為豪傑士大夫所棄雖然不佞亦不傾其更收也伏蚓涕獨為氣概見迫不得已而有聲豈以自愉快哉嘉則既已誤聽而足下復艷傳之將使不佞愧而走耳獨來教有垂訪意春時倘遂鼓柁為十日飲僕久奪賢叔氏高陽奔州竊選八十一

四十二

印童當解以佩足下歲晏海邑來兩牢騷臨書不勝懷悵

吳子充

辱寄塞上雜詩大有奇致可諷也然僕竊恨其少吳山人遊京師名動京師一旦束裝去走覬撤度居庸上谷雲中見蘇司馬許中有諸公倒庭而迎山人賓上至甚苛也為我警多調集材官車騎鉦鼓連道交甲屢札謂山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投筆高策萬里勛不則來采雄勝之賦成鏡歌張大皇度山人何家客也豈謂僕不足數猶有秘耶度時已抵家洞庭始洞水華致肥

桂醪帳簾從一二鄉老先生談子長之壯遊日津津聲
臂助奇恨坐間無僕一傾聽耳謝茂秦集完將發善與
李君挽之或可更得旬日也

王舜華

別後數辱足下損書及詩見誨良至曾因便風布其區
區將無拱喬浮沈之慮否仲蔚書來云足下必欲壯遊
得非曩者陵陽之璞未遭楚法耶長安貴人齟齬我輩
詩書之禁等於劫殺足下峨眉便娟何以藏入睚眦間
或青齊風物亦不甚惡足下如杖策而來脫粟對飯揚
雅風雅粗畢舊懷然後奉一款段使奚奴衛而太徽之
弁州稿選六十五

中十三

答包家軍

楊都督信來忽得手書及新詩兩函悲感頓集十年極
手恍如夢寐中事矣足下既倦游東臥海上不減壯氣
翰墨游戲足以送日僕自奉請來人理都盡差具頭面
耳唯結習未忘問一詰此境如菩提達多在阿鼻中作
回樞天想豈吾常有耶都督緩帶之餘時開東閣二君
予席右投簡甚善甚善野人戀土安能東也黎軍集足
嗣明遠惡作輒上不免唐突貴土矯大不如蘭雅酒斟

風味絕勝耳損惠一紙為佳

張幼干

承損餉兆瓊孝宗英主益公賢相故不忝魏文貞芻也
色若古鼎潤若璧叩之泠然中清商故端歛辟易矣酬
物誠微渺知足下不為意者念此研之去來俱不辱也
倘許賜和充是詞林一段佳話然此是一片綠玉瑋怨
主人不合彌瓊、紅玉也所示皇甫司勳云云彼偷兒
者亦非劉義觀耶既將軍何宜有此不得不付釋門怨
親障也

寄友人

弁州稿選六十五

中十四

握手作別忽半歲每念金玉間且潤焉故鄉親舊如
昨否歲得無惡有司得無作劇否王蘭海崇花下高歌
不恨少一人耶僕在此粗足遣司事極與懶便近偶語
吳峻伯云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無也附去
一笑

方主

足下多游臨濟間臨濟賈客藪也多隱淪獨行托跡
進者及大奇俠客亦物色之不令姪三十年名家猶令
淮陰少年間力惜哉

與魏父中

僕以選歸乞休沐假浮沉里社酒人中心甚苦之忽得之下手書及二律六絕句令人灑然自遠詩篇托寄清逸時時感慨書語宏放規拔悲憤用壯讀之再三愈增國士之重葉公好龍畏其真者世眼習習併以廢之足下之不過知固其所也然至獵薦歌鹿鳴射策金馬翔翔紫庭得少刀圭藥便足輸生無俟八公華道引也足下過期僕昂鉉之業僕已決意杜門從天公乞殘日作蠹魚萬卷中於願畢矣太行雖險堽車誠重了不相涉足下勿班其辭也春日漸永毋令隙塵勉旃勉旃

答李駒

余州病選入卷十一

五

文

走西价最一月糧匍匐數千里而來致生芻之真於我太夫人也蓋猶子之誼藹然矣啓篋得書以墓碑若傳為托不佞遂任碑辭令仲蔚公瑕輩書之勒一石負鼎佳城中百世而後何論陳太丘郭有道哉所云私謚卹意亦爾以自有此法來唯此君當爾所謚自文外為員若介若憲者與交知輩更商之當令舍弟草一議也全集俱檢領每一讀之淚輒泫泫下不止千載風流盡矣梓法依獻吉集行款大小得二十四卷刻手頗精演新歲二三月可辦也詩種種有妙趣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文或得一二篇可刪者及尺牘當十留六七耳見吾

票中議擬數條甚當于鱗有子不死矣幣幣却上井餉家機二端新刻尺牘清裁內有尊君一卷可收藏也秋氣漸深強病自持臨帋哽塞不盡

又

子侍御處得手書知近况為慰所喻尊公集如錦帶職譽昂一商亦足稱味且元亮閒情似無損其高致也唯尺牘有應刪削者無妨割愛耳聞子與刻之閩中亦小有裁訂幸少徐之何如搢紳先生於尊公詩無異辭文則如葵丘盟不無一二心背者而假以代興推我雖然誰復能與桓文爭盛哉僕忽忽馬曹乃有郎裘之役祿秩日優陞此初服與念逝者寧無潸冲河山之嘆過安德當走一介相問先此附報不一

答于生

得書累帛知以于鱗故倦倦不佞也益令人悲咤托寄九京矣新詩抵掌慨見孫叔甚矣有若之似也稍更熟之令筋髓神氣傳合則于鱗果不死矣十月內可成此君墓碑來歲三月梓集完足下果有意乎挾布帽扁舟而來訪我當令足下盡見我武庫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蓋有待焉足下強進煙粥自愛

答程子履書

不佞於世無所比數且在然中而足下遠來過從以
文事相命大出其橐裝為贊足下豈敢名者要必有當
心之嗜耳方欲留足下旬日小抵園而屬舍弟憂採薪
不能具主禮以是還客轄去至今恨之文且脫稿而使
者至遂附上足下書謂不佞與于鱗並出嗣何李後也
已又謂與汪伯玉昂足而三夫子鱗建安伯玉西京是
二君子者各操其強悉甲臨我輩爾滕國介於齊楚之
間悉索敝賦猶懼不共而曰卿主齊盟誰則信之適李
駒致于鱗全集至轉自不可階耳方謀欲梓行足下如
有意乎不朽于其間為數卷助何如銅章二甚佳遂足
弁川稿選卷十一

聖七

文

為悵悵耳

答吳瑞穀

得足下書累千言大要以僕與于鱗伯玉昂立而三乃
江東羸其二又子與明卿輩為之左提右挈以視中原
而中原獨于鱗為不競唯是一二詞家之論亦有之僕
殊愧汗不敢當也始僕為有韻之言頌才不能高于鱗
而辱于鱗收之鴈行已與伯玉互見其文章伯玉精司
馬班左氏僕不能如其潔而伯玉又辱收而頌頌之大

約僕於詩大盾而後者闕入十之一文雜貞元者二十
之一六朝者百之一顧所以不敢遽大遜兩君子者竊
自謂於意無所不達於境無所不究不至作嘔喘喉咽
間次且半途耳雖然中原得于鱗自足以兼何能多寡
也足下所致刺集僕驟讀之以為古人耶古人僕鮮所
不見以為今人今人不且有也足下盡削去鉛澤藻飾
而出其骨體天質以角世之浮靡者即不能得一二少
年名聲吾知其後必傳矣勉旃自愛于鱗云吳下關關
詩書超乘而出是為難耳此語極有致即家握靈蛇人
抱昆山交賈聲價以馳四方其果當於足下心者誰耶
弁川稿選卷十一

聖八

文

足下書詞所謂陳子何許人朱見其文有便幸一錄亦
當暑服散作報不一

東明竺僧 竺得疾日憂之

和尚起居少安穩惡藥食多苦多惱作麼生如是我聞
藥王太士只治有智人病不治無智人病何以故有智
人一了百了無智人百了不了故又聞藥王太士只治
無智人病不治有智人病何以故無智人論沒慈悲海由
慈悲愛由愛生着由着生病急切難離是以見了而發
慈心有智人何不速便解脫了取無生自隔鬼境故和
尚三載牛山六時經行總為甚麼來今月與和尚約三

日愈三日不愈時一把火燒却和尚四大分散後竟受病恁時即不罵王元美短行須自認取姓東家作牛作馬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散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為之記者蓋先生在園城時則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者遂冒余姓其後人今為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余州稿選卷十一

甲九

文

刺得其狀業歌為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澤驃故主而賓于帝所其車氣渺鬱宇宙問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言者耿然若以為不沒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為先生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為先生纂述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為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執起朔李固之客即千古奚嫌焉

梵隆羅漢

出汝十六大阿羅漢化身三千大千有無功成行圓却

入降師指間謂汝是阿羅漢法在何處謂汝不是阿羅漢汝在何處嗟即不在降師指間却在居士鼻孔毛裏覓之畢竟不得無可奈何而已

三忠祠歌後

日子即燕中時嘗游所謂三忠祠者客或以文信國亡論已即諸葛丞相岳武穆祠若非其地然予謂忠義在人心靡所不應且燕故屬冀州操以冀州牧成策業又千金為大酋所都彼二君子亦豈能一日而忘恢復其地哉固不幸生各不獲遂今陸沈於腥羶者數百年而真人出始大洗之俾亂臣狡狴之區一變而為薄海屋

余州稿選卷十一

五十

大

撰之所二君子有靈其不灑然而來游以享也予既用是語客又嘗一再餞故叅議陳先生于祠所徘徊縱觀相與慨嘆久之然未及其說請于先生後十五年先生之子謙亨出先生所為歌三章故文太史徵仲書而刻之石者以示余讀之憤激用杜令人慨然有白水冠易水意太史固信國裔孫其為樂書宜也不佞何足以辱先生先生沒矣昔人謂孔北海襟中散雖九泉下寧寧有生氣非其人與歌也耶

題包叅軍東游稿後

下逸少東歸日時時與周益州書期游目汶領竟以遲

策不果此緣宗少文既倦性棲江陵貌諸所游歷於二
室白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余每三復斯事慨然流
嘆東髮登朝使車所歷上谷太行尋治兵東土汎萊海
登岱宗周日月之出沒窮天地于一瞬蓋庶幾哉生平
大觀矣幽憂抱疾塊守蝸廬雪鴻皆爪托之夢寐即濟
勝寡具壯游不恒造物所忌今古一轍吾友包肅之挂
冠殊久乃能賈其餘興再渡江涉淮而北數千里倍宿
天門日觀間覽秦漢之遺跡以歸歸又能悉寄之于詩
若文至盈卷軸嗚呼盛哉肅之風臨池步武逸必盡筆
末咸少文詩亦清麗有開元大曆風吾事事不能勝又
弁州稿選卷十一

五十一

不能負一笈以從烟霞之後而肅之乃更欲托以不朽
豈吾杜德機時乃微見吾丘壑耶茲與肅之約異日倘
過衡華峨眉洞天為我致聲祝融君蓮花峰玉青城火
人曰王生疲于詩亡慮笑

跋兩山記及詩後

余既為茲記而讀之所不能如伯王者文度爾得西洞
庭者俱可十二於東山亦染指焉伯王則不暇也吾衰
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至自津盡匿名姓與釣父
群長空傲然了無纖雲靡夕不月靡飲不夕清歌流霞
遇輒輒極涼暄天劑秋不蕭瑟從行諸君陸文善詩子

念德之陸文善畫張生嗣之李生善奕奕稱國手黃生
少年雅亦善酒季善供具位吾饒口將書一通以寄伯
王大司馬署中當听然而咲笑我五湖之曲也

題正學元勳卷後

故新建王文成侯取叛王正德中勲最大而又能直指
心訣以上接周程氏之統諸言立德立功者無兩焉然
其封爵屬大司馬紛拏垂四十年至隆慶初始定而從
祀之典屬太宗伯迄於今尚在議也此何以故說者謂
楊雄氏白首屹屹著書天祿而不開道李廣將軍結髮
奮十戰而不獲侯獨文成以一悟而師世學以一勝而
弁州稿選卷十一

五十二

南國封能無為老將宿儒忌也彼其稱老將宿儒者孰
死治塹戈戟間亦徒自苦耳易有之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文成庶幾哉盛德大業矣於忌乎何有

弁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十一終

齊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十二

說部

左逸

計三條

短長

計三條

藝苑卮言

計一百九十六條

藝苑卮言附錄

計一百二十一條

齊州稿選不日錄

宛委餘編

計三百二十條

齊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十二

吳郡鳳洲王世貞著

越郡有吾沈一貫選

部

左逸

嶧陽之梧爰樵者窮其根獲石篋焉以為伏藏物也出之有竹簡漆書古文即左氏傳讀之中有小抵牾者凡三十五則余得而錄之或曰其指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漢人所傳而托也余不能辨聊以辭而已取三條

齊侯伐宋圍緡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國子曰不可棄恩不仁棄弱不義昔五孽爭亂君實不勝挫越於外宋君無忘先君而率諸侯以靖我玷危救宰撫有東國君莫不肅光昭先君之令德嗣主齊盟夾輔王室而啓戎夏之長心以力競响昔我先君之有討於荆也我握其臂束縛其指君今伐宋楚為之勁我為之椅不侵唯宋不以軌逆而遣一介之使來勞曰寡君孱不善師中楚以為大國羞君屈王耻敗覆敵郊庶幾念獻之微而脩先公榮用還集我乎將無庾辭以困行人公不聽君子以是知齊德之不競也

王陵君伊勢王為衛請晉侯曰昔越我先王三壯不成
夾殪凶慙維我伯考周公大振文武之業僂管蔡蔡以
靖王室施於九夷九夷率從余一人不德不能輯寧宗
族厥有衛鄭集盟府之好而有二心以服事荆寔賴我
伯父丕揚周公之烈剪劉荆人伏竄箚棘聲鄭之罪歸
於京師告用於廟余小子罔敢悃怨法亦罔敢赦魯之
宗臣以故職請曰蔡叔怨艾改行周公寔復封之傳國
至今予弗敢專鄭在深室徂寒越暑冥於昏旦曰康叔
之德只以三餒食其速誅之以比於鮮唯伯父稍薄其
從蔡而後之亦唯伯父晉侯稽首曰君王幸赦衛鄭以
斧州稿選入卷十二

二

說

輯全衛重耳之願也敢不唯命
晉侯使呂相絕秦云云秦伯使大夫成差報曰君脩怨
於敎邑而儼然勞諸侯之御又辱先命之寡君無所逃
罪不腆敎賦詰朝相見也唯是二三臣受事於先君之
老不敢匿敬布腹心昔我穆公念獻公婚姻之好以內
惡公許遺我列城五朝濟夕設版焉穆公如忘輸粟自
雍及絳相屬秦饑晉閉之糴我穆公豈敢以施責唯姬
嫁是踐于是乎有韓之師天棄惠公以兵見也穆公醒
繆而饋之七牽俾復有晉國是我再造於惠也惠公即
世唯是文公以人累累我穆公探甲冑以從晉之卿大

夫呂卻之難文公潛棄其國戲而後返寢阿室寔寔
我紀經之僕是我又再造於文也虜夏商周之亂謂穆
公之無利晉而相席之是以來朝則豈敢忘晉德我穆
公師河上均納王文公許而卻師陽樊溫原攢茅之田
晉寔拔之如無穆公城濮之後秦之龍盾虎輶悉用輔
行晉是以大破楚鄧棄林詹之命文公以私討豈其辱
秦之疆場而誣我先君穆公之終怒鄭則文之為也起
乘三百毋毛髮之累侯人喪公然背文公之好不以
陳館逆而以兵掩使我晉暴晴函之問我是以有主官
之師穆公之事三君皆不克終終豈在秦襄公即世諸
斧州稿選入卷十二

三

說

大夫來言曰請立公子雍治命也一二耆老謂我康公
毋為晉德晉以怨報康公思纂穆文之故披星戴炎以
赴晉諸大夫利幼君而陰敗盟我是以有令狐之師使
我康公寔愧於一二耆老晉又乘我康公之物而徵白
狄踐我場苗剽我人民潯夷我城隍屬先君景公有
膏肓之恙鍾醫於我寡君寡君齋穆公三日而遣緩也
曰其疆場之吏不能布大好君則何怨穆公之享於鈞
天為晉君請甥舅哉君立而寡君喜可知也虜其救我
乎君又乘甲於河東而誘盟我寡君是以不能涉河猶
命類奉敎歃血在口而勢諸侯之成師以臨寡君君來

言曰白狄而仇也。以而之賜命。而有一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既余仇。將以間止君師也。君信之。楚為封豕長蛇。欲蔽晉於聞我。肆其浮詛。君又信之。抑君以為兵端。既不獲受命矣。敢告文襄靈景。唯晉四君狎主齊盟。惠逮來裔。誰之功也。且君稱盟以藩王室。無受誓雠。京南辱卻不報。坐齊以譏執事。甚輕耳。心焉使之盡東。其敵君唯力是競。而獨辭我寡君。寡君敬受辭。剪棘夷道。以延君之軌車。唯命。

上長

耕於齊之野者。地墾得大篆竹冊一表。曰短長其

金州稿選八卷十二

四

四

文無足取其事。則時時與史抵牾。云按劉向叙戰國策。一名國事。一名短長。一名長書。一名路書。所謂短長者。豈戰國逐策欤。然多載秦及漢初事。意亦文景之世。好奇之士。假托以譏者。余怪其徃徃稱贏項薄炎德。誕而不理。至謂四皓為建成侯。偽飾淮陰侯。毋反狀。乃庶幾矣。因錄之以佐稗官。一種凡四十則。選三則。

穰侯免相。國就封陶。出關。閱吏。閱其車輜重。千有餘乘。聞之。昭王王按劍而怒。曰。吾王四十年不為王。而為穰侯。穰侯相三十年。不為秦。而為穰也。籍太后朽骨何。

必修而室之。武安君恐。使其客說曰。大王亦知五霸之所以遂否乎。曰。不知也。齊桓晉文霸而遂。宋襄弱而否者。非桓文之獨工。而宋襄之獨拙也。其行事謀筭等耳。齊晉強而宋弱也。齊晉之所以強者。何也。齊之所以強。非始桓而勁也。釐襄之世。東盡鳴夷。而邑之西略濟上之十二諸侯。而舉其半。晉亦非始文而勁也。獻公為之。滅虞。滅緄。滅魏。滅耿。滅東山之狄。以大啟曲沃。而後文公因之。宋襄之地。不加闢於微。封而兵不益於殷。遺也。然則為晉獻。齊釐襄之所遺者。難而為桓文。因者。易也。今大王信客卿以越韓魏。而攻齊。為穰侯罪。夫穰侯之所罪者。一耳。大王一憂魏。則穰侯為大王拔河內城。大小六十走。莒郕暴為。北宅園大梁立。責其河東。地方四百里。連拔三縣。再憂韓魏。則穰侯為舉武安君。將而鹵首二十四萬。擒公孫喜。三憂韓魏。趙則穰侯為殲其衆。華陽下鹵首十萬。取卷蔡陽。長社觀津。以東臨齊。而齊服。其最憂楚。則穰侯之所舉武安君輕兵而拔鄢郢。明年拔郢。燒夷陵。逐東至竟陵。舉宛葉。楚不能戰。而竄陳。以不振。穰侯相而大楚韓魏各割其半。以肥秦。秦之所為。秦者三。而後客卿得入策也。夫客卿之所為。秘者曰。遠交而近攻。而其在魏。何不令魏近攻秦。而其

金州稿選八卷十二

五

為齊謀何不令近攻楚趙而遠交秦也故夫穰侯之所
為遺者難也且夫秦入楚之珍寶盛革悉以富咸陽
而穰侯拾其溢也秦王色沮久之曰吾非為穰侯失策
也為秦之有穰侯而無寡人也客曰惟然有之元二之
際嚴君疾用事惠后內主而庶長壯方棘時有王而無
穰侯王得稱有王乎何以至今日哉王曰客休矣吾方
思之穰侯乃得良死

荆卿為燕太子使將入關寒泉子見曰虹之貫日也諠
起曰此必有諸侯謀秦王者乎據渭之衝而候之燕
車四乘寒泉子視其使貌沈澁叵測也其副悍目哆口

介州稿選

卷十二

六

七

怒而面白此骨勇者曰是為謀秦王者哉奈何投肉虎
狼之口而怨社稷也舍定間行往謁荆卿曰客何所錄
事曰敝邑燕王之孽臣丹聞秦王有意督過之不勝恐
懼以王之欲地讐首獻頌世世稱北藩築宮比於臣妾
不識秦王亦肯幸赦燕否寒泉子曰此非蓬野人所任
也雖然試為子籌策之十一夫秦對國也其君臣日夜
東顧而思食諸侯王十世矣今業已吞二周脡三晉郡
縣之兵且莫度易水太子為欲地之足以飽秦王而讐
首之足悅乎得燕欲地焉往得太子讐首焉往為太子
計者不過曰吾遣卿西事秦秦王幸而見之以其間為

曹沫所為及諸侯侵地大善則不可因而刺殺之秦內
急主而外寬諸侯以延呼吸之命此大非也幸而計遂
為曹沫要盟而許之釋盟而不食言此五伯之事也非
所以寬秦也懷秦也兵以速加燕計遂以殺王秦之易
王也如反掌而因兵如脫兔兵必速加燕計不遂而生
語泄秦王之譏然怒也兵又速加燕而社稷墟燕
之子孫之無噍類也授秦以名而快其忿鉤其蠶毒其
吻荆卿曰不敢先王幸終教軻曰毋也子行而獻欲
地讐首秦王必暫悅悅而子說之以寬燕而伐桀楚必
從秦兵發子馳而歸報太子以重金寶購齊使悉國兵

介州稿選

卷十二

七

七

尾其後約楚而夾擊之以重金寶購匈奴悉胡騎繇五
原繡其西北以重金寶徇三晉之臣大夫而悉燕兵
數十萬壓之必群起而響應夫秦重兵掣於外而內空
虛四捍不逮驟發於不虞之燕其必秦必矣子為盜俠
而貨燕之社稷何所非死乎荆卿拜而請曰先生之言
金石也請毋泄也既別謂秦舞陽曰吾非不知彼之謀
以曠日持久則不能也吾以劫許太子而倍之是吾愛
身也怯也吾且行矣

西楚霸王使司馬奉書漢之諸王列侯大將護軍中尉
平正人吏漢王劉季奸回不道倍讎棄父醢酒慢賢以

平天罰惟我兩軍迫于克殘不以好見敢布腹心昔我
武信君有討於薛季寔帥群盜而請啓行爰錫虎賁五
千驃將十人以為季紀綱之僕寡人迅掃河北遏劉全
師季得抵間以入峭函之險蹈空解理兵刃不血伊誰
之故季遂爾寡人以奸而距曉關義帝一介之使逆開
不內寡人以為討寔搖其尾寡人寬之弗誅念厥功剪
茅歷紐上有巴漢惟是故商勞臣瓜分天下寡人凶所
利焉庶幾與諸侯王息肩季復潛兵布謀以盜三秦強
劫五國張刃嚮德飭據浮潛汗巖寡人簪簪其下羸秦
為毒屠割寰宇十世之殤奮其武怒其心於報新安之
介州稿選八卷十一

後雖寡人先之寔諸侯王吏民意也秦鑿元元之膏以
建阿房示萬世後寡人有憂焉六王之宮殿亦有孫子
臣士海曾疾首鬱為烈炎秦獲六王良者餓死敢忘子
嬰之慘惟義帝之暴終以待衛不虔為寡人罪君其問
諸水濱抑聞之季也出蜀而東窺關帝豈已六故耶季
又聳諸田畔王命以牽我於齊而入我彭城寡人不獲
已迺有泗睢之役季不習於戰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
追季又跳劫老弱張兵威而窺我寡人不獲已迺有滎
陽之役季又不習于守大棄其師寡人寬之弗追季又
徐奪我同盟挑脇我與國離間我腹心為鬼為域為惡

為惡寡人欲有肆焉為先武信君之故與諸侯正大夫
吏之不宰季幸旦赦寡人夕改圖也盟季父而歸之約
曰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季踴躍稱報世世臣妾季
覆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寔聞斯言餘朕在齒復謬
聽一二儉士稱兵固陵矢鏃未交烏潰獸散今者復誘
齊王武王趙王燕相國以土地金帛而謀楚曰得楚與
天下其之諸侯王自視與季父執親佐漢而伐人國與
活季父執德季已滅寡人德棄父弗顧其何有于諸侯
王也寡人甲雖敝足以一奮諸侯王所習鉅鹿鉆城事
者斬季降請以關中事之世世鄰好與天無極季能華
介州稿選八卷十二

心自悔竄還故封寡人亦無所恨

藝苑危言

汎濶藝海含咀詞腴口為雌黃筆代衰鉞雖世不乏人
人不乏語隋珠崑玉故未易多聊摘數家以供濯菰
沈約曰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
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默
語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波震於下

李攀龍曰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即有未歌言危則性情
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擠棄而不
容之感遁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輝煌汗濁之外者詩

也

評賦則司馬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致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揚子雲曰詩人之賦興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

語詩則摯虞曰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范華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情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余州稿選卷十二

十

說

鍾嶸曰陳思為建安之傑云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又曰詩有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賾專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詞散又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唯所見清晨登臨首差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

劉勰曰詩有恒裁體無定位隨性適分辭能通圓若妙然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又曰情者

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又曰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獨拔又曰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議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又曰詩人篇什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為情者要約而守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潤又曰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開物色雖煩而折辭尚簡使味麗麗而輕卷情曄曄而更新

江淹曰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錯雜之變無窮宮商為音靡曼之態不極

余州稿選卷十二

十

說

沈約曰天機故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異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曰自漢至魏詞人才子文體三變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工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然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天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傳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惟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成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騁擬操調險急雕

清麗豔頌炫心魂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節漸

點之遺烈也

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又曰應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

獨孤及曰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為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失陳子昂越大美遺時之嘆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寢遠其利有并州稿選六卷十二

十二

過於古亦猶路設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一達於詩者能之

皮日休曰百煉成字千煉成句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二廢四深謂氣象氣蘊深於體勢意度繁薄深於作用用律不滯深於聲對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廢謂雖欲廢巧尚直而神思不得直雖欲廢言尚意而典麗不得遺四離謂欲道情而離深僻欲經史而離書生欲高遠而離間遠欲飛動而離輕浮

○梅聖俞曰思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嚴儀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又曰盛唐諸公惟在興趣羚羊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揆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葉夢得云古今談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為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外彈丸脫手雖是并州稿選六卷十二

十三

翰寫便利然其精圓之妙發之於手作詩密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又有引禪宗論三種曰其一隨波逐浪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俟

陳繹曾曰情具是意具是事真澄至清發至情

李夢陽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疎後必密

半潤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

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

徐禎卿曰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聯聯必因思以窮其真氣

有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貼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定其後此詩之流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鈞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騷枯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懷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又白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曼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騖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疊貫韻之齊也混純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又云古詩一百可以傳其源道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

金州稿選入卷十二

十四

說

以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

李東陽曰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又曰法度既定溢而為波變而為音乃有自然之妙

王維禎曰蝴蝶不與蟋蟀齊鳴絳綵不與貂裘並服戚慘殊憐泣笑別音詩之理也乃若局方切理蒐事配景以是求真又失之隘

黃省曾曰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古人構思甚高厥表如春蕙秋華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類於蟲闌鶴遞相述師如圖續剪錦飾畫雖嚴劉強先露

詩曰近體誦之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幽抽絲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

皇甫汈曰或謂詩不應苦思苦思則喪其天真殆不然方其收視反聽研精殫思寸心幾危脣舌盡枯深湛守默鬼神將通之又曰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一字之瑕足以為玷片語之類并棄其餘

語文則類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金州稿選入卷十二

十五

說

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曰和平之聲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權倫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實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大史以著其烈

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於所當止於所不得止耳

何道曰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李奎云莊子善用虛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太史公善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蠶之變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總論則魏文帝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兼州稿選八卷十一

十

說

陸士衡曰其始也收視反聽耽思旁迅精驚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精曜曜而彌宣物昭晰而互進傾辭言之應沒教六藝之芳潤淳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進又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又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

殷璠曰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有野體鄙體俗體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

姜夔云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何言明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

四言詩須本風雅間及韋曹然勿相雜也世有白首鉅塹以訓故求之不解作詩壇赤幟亦有專書潘陸忘其鼻祖要之皆日用不知者

擬古樂府如郊祀房中須極古雅發以峭峻饒歌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須斟酌淺深質文之間漢魏之辭務尋古色相和瑟曲諸小調係北朝者勿使滕質齊梁以後勿使勝文近事毋俗近情毋纖拙不露態巧不露痕率近無遠率朴無虛有分格有來委有實境一涉

兼州稿選八卷十二

十七

議論便是鬼道

古樂府王僧虔云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解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人有趣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辛吾草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前有和後有送也其語樂府體甚詳聊志之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為境以饒慶為材師匠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此汲可尋無色聲可指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七言歌行靡非樂府然至唐始暢其發也如千鈞之弩
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舒卷絢爛一入促韻則
風急雨竄冥變幻轉折頓挫如天驪下坡明珠走盤
收之則如囊聲一聲萬騎忽歛奔朕無聲

難如作平調舒徐綿麗者結須為雅詞勿使不足今有
齊州稿選不裁

十八

唱三數意齊騰湧驅突而來者須一截便住勿留
有餘中作奇語峻奪人魄者須令上下脉相顧一足一
伏一頓一挫有力無跡方成篇法此是祕密大藏印可
之妙

五言律蓋易得雄渾加以二字便覺費力雖曼聲可聽而古色漸稀七字為句字皆調美八句為篇句句皆穩暢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予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必當論定

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博入他調及收頓不佳之

齊篇法有起有東有放有歛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

四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句法有直下者有倒插者倒插最難非老杜不能也字法有虛有實有沈有響虛響易工沈實難至五十六字如魏明帝凌雲臺材木銖兩悉配乃可耳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跡人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為對而妙者皆興與境韻神合氣完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起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

十九

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慎之慎之

絕句固自難五言尤甚離首即尾離尾即首而要腹亦自不可少妙在愈小而大愈促而緩吾嘗讀維摩經得此法一大室中置恒河沙諸天寶座大室不增諸天不減又一剎那定作六十小劫須如是乃得

和韻聯句皆易為詩害而無大益偶一為之可也然和韻在於押字渾成聯句在於才力均敵聲華情實中不露本等面目乃為貴耳

騷賦雖有韻之言其於詩文有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

為一類不可偶參駁以總難言之也
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
使同聲者自尋脩邾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垂厥
體

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
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
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
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
大海乍涸萬寶雜廁皆是瑕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惟
寒俊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為害也賦家不患無
筆用稿選入卷十二

二十

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擬騷賦勿令不讀書人便竟騷覽之須令人裴回循咀
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歎歎又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
欲絕覽賦之初如張樂洞庭纂帷錦官耳目搖眩已餘
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扶然歌亂甫畢肅然飲容掩卷
之餘傍徨追賞

物相雜故曰文文須五色錯綜乃成華采須經緯就緒
乃成條理

天地間無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沒五帝之世若
存若亡憶史其可以已耶六經史之言理者也曰編年

曰本紀曰志曰表曰書曰世家曰列傳史之正文也曰
敘曰記曰碑曰碣曰銘曰述史之變文也曰訓曰誥曰
命曰冊曰詔曰令曰教曰劄曰上書曰封事曰疏曰表
曰啟曰牋曰彈事曰奏記曰檄曰露布曰移曰駁曰諭
曰天牘也書用也曰論曰辨曰說曰解曰難曰議史之
實也曰贊曰頌曰頌曰箴曰哀曰誄曰誄曰悲史之華也雖然頌
即四詩之一替箴銘哀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
所未安惟其汾也姑從衆

吾嘗論孟荀以前作者理苞塞不喻假而達之辭後之
為文者辭不勝跳而匿諸理六經也四子也理而辭者
筆用稿選入卷十二

二十五

也兩漢也事而辭者也錯以理而已六朝也辭而辭者
也錯以事而已
首尾開闔繁簡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
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綴開鑰金石綺縠各極其造
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
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
來無非妙境

古樂府選體歌行有可入律者有不可入律者句法字
法皆然惟近體必不可入古耳
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

詞之界

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然耳記問既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覺操驅斥為難若模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宛露非斷輪手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班氏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泳之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駁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迹大漠豈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括弁州稿選不卷十二

廿二

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却已落第二義矣詩有常體工自體中文無定規巧運規外樂選律絕句字隻珠聲韻各協下迨填詞小技尤為謹嚴過秦論也叙事若傳美平傳也指辨若論至於序記志述章令書移眉目小別大致固同然四詩擬之則佳書易放之則醜故法合者必窮力而自運法離者必凝神而並歸合而離離而合有悟存焉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人曰脩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備而意則主於達今易繫禮經家語魯論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嘗不工也揚雄氏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言太史

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俱非尋人意也

秦以前為子家人一體也語有方言而字多假借是故雜而易晦也左馬而至西京洗之矣相如駢家流也子雲子家流也故不盡然也六朝而前材不能高而厭其常故易字易字是以贅也材不能高故其格下也五季而後學不能博而苦其變故去字去字是以率也學不能博故其直賤也

閨閣雌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米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真彼周行○我姑酌彼金罍○未見君子惄如調飢○厭浥行露豈不風夜謂行多露○

弁州稿選

卷十二

十三

擊良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日居月諸○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擊鼓其鐙踴躍用兵○土國城漕○雖雖鳴鴈旭日始旦○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采芣采芣無以下體○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我窮不閱遑恤我後○碩人侯侯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愛而不見潒首踟躕○王之瑱也象之栴也揚且之替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良馬五之○手如柔荑膚如凝脂

領如蟬蛻如蠶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日盼兮○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誰謂河廣一葦杭之○伯也執
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
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適子之館兮遂予授子之
粲兮○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將
叔無徂戒其傷汝○兩服上襄兩驂厲行○清人在彭
驪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左旋右抽○女曰
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子不我思豈無
他人○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蟋
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
齊州稿選卷十

東零雨共濛○皇歌其馬○其薪孔嘉其舊如之何○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四牡騤騤周道倭倭
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伐木丁丁為鸛鳴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和鸛離離萬福攸同○我有嘉賓中心
貺之○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文
武吉甫萬邦惟憲○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簞第魚服鉤
膺隆革○方叔莅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
軔錯衡八鸞玲瓏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瓊葱珩○秦
爾荆蠻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蕭蕭馬鳴
齊州稿選卷十

○戰為亂階○鋤之聲矣維壘之耻○周道如砥其直
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小東大東紓袖其空糾糾
葛屨可以履霜○跛彼織女終日七襄維則七襄不成
服章曉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維
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明
上天照臨下土○自貽伊戚○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憂既渥既霑既
生我百穀○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有渰萋萋興雨祁
祁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六轡沃若○蕙與女蘿施于
松柏○有頍者弁○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舟州稿選卷十
車乘馬○鸞聲嗒嗒○雨雪瀼瀼見睨曰消○卷髮如
雲○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猗羊墳首三星在罍○何不日鼓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式遏寇
虐憚不畏明○王欲王女○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天之牖民如燠如簾如璋如圭如取
如攜○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維德
維寧宗子維城○女魚休于中國○天不函爾以酒○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訐謔定命遠在辰告○無言
不酬無德不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進退維谷○听言則
對誦言如醉○倬彼雲漢昭回于天○靡神不享靡愛
斯牲○早魃為害如悒如焚○瞻印昊天有彗其星○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士民其瘵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十千維耦○万億及秭○設業設虞
崇牙捫羽應田縣鼓執磬祝圀既備乃奏簫管備笙○
堂聖厥起肅雝和鳴○有來雖止至止肅止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龍旂陽止和鈴央央條華有錫○無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鑒在茲○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
耦其耘徂隰徂畛○厭厭其苗緜緜其穗○其崇如墉
其比如櫛以開百室○旨酒思柔○於錄王師遵養時
晦○駒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
黃以車鼓鼙○振振鷥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未錫難老○食我黍稷懷我好音○
烝有慶○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車千乘朱英綠騰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纓烝
徒增增○黃髮兒齒○靴鼓淵淵鑿鑿管聲既和且平

伊尹誓書○天命黃鳥降而生商宅殷上芒芒○相土烈烈海外有載○不競不綽不剛不柔敷政優上百禄是道○苞有三葉莫遠莫遠九有一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詩旨有極含著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者清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樂府歌行千變万化不能出其境界吾故摘其章語以見法之所自其鹿鳴甫田七月文王大明縣棧撲早麓思齊皇矣靈臺下武文王生民既醉鳧鷖假樂公劉卷阿丞民韓奕江漢

全州稿選卷十二

廿八

載

常武清朝維天烈文昊天我將時迈執競思文無一字不可法當全讀之不復載

古逸詩箴銘誣謠之類其語可入三百篇者勉起車乘拾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有絲麻無棄管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馬之剛矣縶之柔矣馬亦不剛縶亦不柔志氣應上取予不疑○崇棟之華翮其友而豈不尔思室是遠而○魚在在藻厥志在餌○九變復貫知言之選○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右逸詩

麟雲爛兮紉縵縵兮日光華旦復旦兮南山有鳥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鳥日月昭昭子寢已馳與子期兮蘆之漪父

右歌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蘭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頭

右操

皇皇惟故口口生垢口戕口口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盧母曰胡傷其

全州稿選卷十二

廿九

載

禍將長極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僂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僂於是粥於是是以糊余口鼎

右銘

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暉對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用器

右辭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於姜氏

右錄

涓涓不塞將為江河黃帝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畏首畏尾身其其

炎

右諫

漢魏人詩語有極得三百篇遺意者謾記於後○非惟
兩之又潤澤之非惟編之我記布濩之○般般之歡樂
我君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大豷勳績惟光○
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金支秀華
庶毗翠旌○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惟德之
藏建侯之常○如山如岳嵩如不傾如江如河澹如不
盈○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陽春布德
澤萬物生光輝○此二雅周頌和平之流韻也○瑩瑩
牟州稿選卷十
三十

人莫之知○傍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民之多辟政
不由己○泳彼長川言息其詩陟彼高岡言刈其楚○
此國風清婉之微旨也○靈之來神哉沛先以兩股商
裔○志倣儻精權奇爾浮雲曉上駟○今安匹龍為友
○臨高臺以軒○江有香草目以蘭○昌樂肉飛○采
虹垂天○水何澹澹山島暎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孤獸走索群衡草不遑食○世無萱草令我哀歎○
此秦齊變風奇峭之遺烈也
太公陰謀有筆銘云毫毛茂茂叶塘陷水可脫陷文不
活于麟取之
牟州稿選卷十一
三十一

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悲來其悔心
之萌乎文中子賁二帝語去孔子不遠
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字妙極又古歌云離家日
趨遠衣帶日趨緩豈古人亦相蹈襲耶抑偶合也以學
雅趨字峭俱大有味
錄蘇李雜詩十二首雖總雜寡緒而渾朴可詠固不必
二君手筆要亦非晉人所能辨也如人生一世間貴與
願同俱紅塵蔽天地白日何眞其招搖西北指天連
南傾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餅中焉辨淄
澠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彷彿河梁間語

金輝而錄之紅塵蔽天地白日何真○安知鳳皇
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作希乃妙○天霜木葉下鴻鴈
當南飛○人遠精神近寤寐見容光○初秋北風至吹
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噫噉來○石上生苔蒲一
寸八九節僂人勸我冷今我好顏色○去婦不顧門菱
非不入園諸葛孔明○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王仲宣○皎
月垂素光玄雲為髣髴劉公幹○金削持作枕燕荆持作
林○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翕如翔雲會忽若驚
風散○迅颺翼華蓋飄飄若鴻飛○爭先非吾事
靜爽在忘求○遙看野樹短檣○浴景出東亭攜已
上皆古詩○生無一日散死有萬世名○片玉可以
琦奚必待盈尺○駿焉養外既美人充下陳戰國策○薰
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漢書○孔子解纜立終不盜帶
鉤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日回而月周終不與時
游○南游固實野北息沈墨卿南齊書○晚時被問鳥重
譯今詩書江○新霽清暢升天光入隙中○曉坂繁
九曲不知高幾里二秦○喬木知舊都晉書○新林無長
木同○素端如安練歷代○揮袖起風塵謝靈運○蘭葩豈

書語
八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雖不愧忽何言之
壯也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是千古情語
之祖
雜而不亂複而不厭其所以為屈乎麗而不排故而有
制其所以為長卿乎以整次求二子則寡矣
頽薄恕以自待曾不可乎犯干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
態橫出不可勝記此王之賦神女也意密體疏俯仰異
觀含喜微笑竊窺流盼此王之賦登徒也神光離合作
余州稿選不卷十二
廿三
陰乍陽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王顏含辭
未吐氣若幽蘭此子建之賦神女也其妙處在意而不
在象然本之屈氏滿堂兮美人忽與余兮目成既含睇
兮又宜喚子慕余兮善窈窕變法而為之者也
班姬擣素如閑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自出惟華裁於
晉時疑形異於今日又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
皆六朝鮑謝之所自出也昭明知選彼而遺此未審其
故
傳武仲有舞賦皆托宋玉為襄王問對及閨古文苑宋
玉舞賦所少十分之七而中間精語如華袿飛鬢而誰

織羅大是麗語至於形容舞態如羅衣從風長袖交橫
駱驛飛散風脊合併綽約即靡散迅體、又迴身還入
迫于急節紆形赴遠躍以摧折纖絃域飛續焱若絕此
外亦不多得也豈武仲衍王賦以為已作耶抑後人即
約武仲之賦因序語而誤以為王作也

樓淚辛酸嚶、閑閑若離鴻之鳴子也含胡啾啾、
皆、若群雛之從母也其笙賦之巧詣乎鳴作器、和故
響、張急故聲清間遶故音痺絃長故微鳴其琴賦之
寶用乎揚和顏懷皓腕以至變態無窮數百語稍極形
容蓋叔夜善於琴故也子淵洞蕭季長長笛才不勝學
舟州稿選卷十一 廿四

善鋪叙而少發揮洞蕭孝子慈母之喻不若安仁之切
而雅也
楊用脩所載七友如宋王吐舌萬里垂四海緯書七變
入曰未出甲佛偈一切水月一切攝七平如文選離桂
飛紡垂織羅俱不如老杜梨花梅花參差開有客有客
字子美和美易讀而揚不之及按傳武仲舞賦家有古
文苑文選皆云華挂飛綃雜織羅不言垂織羅也

檀弓考工記孟子左氏戰國策司馬遷聖於文者乎其
敘事則化工之肖物班氏賢於文者乎人巧極天工錯
莊生列子楞嚴維摩詰鬼神於文者乎其達見映決而

河濱也窮冥變幻而莫知其端倪也

諸文外山海經穆天子傳亦自古健有法

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浮離
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
元無文

韓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實歐蘇氏振宋者也其文虛臨
川氏法而狹南豐氏飫而衍

西京之流而東也其王褒為之導乎由學者靡而短於
思由才者排而淺於法劉中壘宋而肆其根離揚中散
法而與其根晦法言所云故眼之是何語

舟州稿選卷十二

廿五

東京之衰也其始自敬通乎蔡中郎之文弱力不副見
差夫浮耳王充野人也其識瑣而鄙其辭散而冗其旨
乖而釋中即變而欲捨之亦可推矣

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
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遷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
馴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縣古文不稱
書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荆蜀原嘗無忌之疏更模寫者
乎三也其詩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子不第之
書足著最者乎四也嗚呼豈惟子長即屈父亦勝於經
而著乎矣

孟公知事如霍氏上官之却發昌邑王泰事趙主亦
京房術敗雖不得如化工片物猶是顧凱之陸探微寫
生東京以還重可得乎陳壽簡賢差滕范曄然寃繆詳
至大不及也

親武帝樂府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秋風蕭瑟洪濤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
出其裏其辭亦有本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
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城云天地虹洞因無端倪
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楊融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
然蒼揚語奇武帝語壯又月生西陂語有何致而馬融
并州稿選大卷十一

後製之

廿六

孔文舉好酒及客恒曰坐上客長滿樽中酒不空吾無
憂矣桓靈寶為義具太守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
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孔語便是唐律桓句亦是唐還而
桓尤爽俊其人不作通一才子也

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語妙絕老杜
至珮仍當歌當字出此然不甚合作可與知者道也用
脩引孟德對酒當歌云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為
該當之當矣大憤噴可笑孟德立謂遇酒即當歌也下
去人生幾何可見矣若以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是涉世語貴者雖自貴
之若瑛塵是輕世語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是出世
語每諷太沖詩便飄飄欲僊

實境詩於實境讀之哀樂便自百倍東陽曉發然而
已送甥至江口誦曹顏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泣
數行下余每覽劉司空豈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未嘗
不掩卷酸鼻也嗚呼越石已矣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彼
石勒段碑今竟何在

王處仲每酒間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
不已其人不不足言其志乃大可憫矣余自庚申以後每

并州稿選大卷十一

廿七

竟

讀劉司空二語未嘗不歎歛餘酒至少陵千秋萬死名
寂寞身後事輒黯然低回久之

王處仲賞咏老驥伏櫪之語至以如意擊唾壺為節垂
壺盡缺即玄德悲髀肉生意也桓元子恒言不能流芳
百世亦當貽臭萬年至今為書生罵端然直是大英雄
語庾道季云蕪頗蘭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如有
生氣曹掾李志雖見在厭厭如泉下人人雖不相蒙意
實有會

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不得已而托之名也千秋萬
歲後榮名安所之名亦無歸矣又不得已而歸之酒曰

侍我身後名不如且飲一杯酒服食求神僊多為清
所誤亦不得已而歸之酒曰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
至於被服純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憫矣

倚馬事乃桓溫征慕容時喚袁處倚馬前作露布文不
綴筆今人罕知其事至有自謙為倚牛者可笑也

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傳休奕之志士惜日短
愁人知夜長張季鷹之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曹顏
遠之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語若卑淺而亦實境所
就故不忍多讀

渡江以還作者無幾非惟戎馬為阻當由清談間之事
并州稿選卷十

景純游僊時佳麗第少玄旨江賦亦工似在本玄虛
下玄虛海賦人謂未有首尾尾誠不可了首則如是矣
或作九河乃可用此首今却不免孫負大海

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此興之雄也端轉
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此思光之雄也三海賦
指語無大懸絕讀之令人轉憶揚馬耳

問君何為爾心遠地自偏此還有真意發辨已忘言清
悠澹永有自然之朱然坐此不得入漢魏畧中是永莊

併塔級語

謝靈運天質奇麗思精鑒雅格體創變是潘陸之餘
法也其雅繹乃過之清輝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寧在池
塘看草下耶挂席拾海月事俚而語雅天雞弄和風景
近而趣遙

延年五君忽自秀於他作如沈醉似埋照寓辭類托諷
騷綢有時鍛龍性誰能馴以比已之骯髒也韜精日沈
飲誰知非荒宴以解已之任詎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
出守以感已之濡滯也詔意既傷永亦易吟諷

宋高宗每欲除異已必令壯士丁旡拉殺旡即樂府所
謂丁都護者也時人為之語曰莫殺旡付丁旡蕭齊主

并州稿選卷十

卅九

道成亦然其所任者桓康也時人亦語曰莫輟張付桓
康二字既同而字亦對又皆協韻其奇晉史載謝安石
語亦有韻曰天子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屋後著人
正可破此二主

自昔倚馬占檄橫樂賦詩曹孟德李少卿桓靈寶揚處
道之外能復有幾自非本色故足貽嫻教曹行路難猶
懋放浪崇文醜兒有愧祖武至於權龍褒輩祇供廬胡
而已獨南史所載梁曹景宗目不知書好以意作字及
富上譙朝賢以曹光整不煩倡和曹固請不已許之僅
餘數病二韻即賦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

野人何如霍去病一座賞服宋沈慶之目不知書每于
暑事輒恨眼不識字上堂歡飲群臣逼令作詩慶之請
顏師古執筆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
筋力盡徒步還南國辭榮此聖世何異張子房上悅衆
坐稱美北齊斛律金不辭書有人教押名曰但五屋四
面平正即得至作勅勒歌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以穹廬
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為一時樂府
之冠宋野史載韓蘄王世忠目不知書晚年忽若有悟
蘇作字及小詞皆有宗趣一日蘇仲虎尚書方宴客香
林園韓乘小羸運造劇歡而散次日餉尚書一羊羔仍
弁州稿選卷十二

四十

記

手書臨江僊南鄉子二詞遺之瀟灑超脫詞多不載此
四事頗相類又蜀將王平識不過十字後周將梁臺識
不過百字而口授書令辭自俱可觀噫豈釋氏所謂宿
習餘因耶

吳興庭舉太華下隴首秋雲飛又太液滄波起長楊高
樹秋置之齊梁月露間矯矯有氣上可以當康樂而不
足下可以凌子安而有餘

梁元帝詩有落星依遠戍斜月半平林陳後王有故鄉
一水隔風烟兩岸通又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在沈
宋集中當為絕唱隋煬帝寒鴉千萬點流水遠孤村是

中唐佳境

古樂府如護惜加窮袴防開北宮宮朔氣傳金折寒光
透鐵衣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全是唐律
○晉書南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廣古書也
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與其為新唐書
之簡不若為南北史之繁與其為宋史之繁不若為遼
史之簡

正史之外有以偏方為紀者如劉知幾所稱地理當以
常璩華陽國志盛弘之荊州記第一有以一言一事為
記者如劉知幾所稱瑣言當以劉義慶世說新語第一
弁州稿選卷十二

四十一

記

散文小傳如伶玄飛燕近藹虬髯客雖近誣毛穎雖
近戲亦是其行中第一它如王粲漢末英雄崔鴻十六
國春秋葛洪西京雜記周稱陳留者舊周楚之汝南先
賢陳壽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辛氏三秦羅含湘中
朱贛九州闕四國三輔黃圖酉陽雜俎之類皆流亞
也水經註非註自是大地史

自古博學之士兼長文筆者如子產之別臺駘卜氏之
辨三承子政之記貳魚終軍之識鼪鼠方朔之名藻庶
又通之識科斗茂先景純種種該浹固無待言自此以
外雖鑿壁恒勤而操觚多繆以至陸澄書厨李邕書

傳昭學府房暉經庫往往來執苑之議乃至使陳林則
傳其故何也母乃天授有限考索偏工徒務誇多不能
割愛心以目移辭為事使耶孫審謂刑飢我精騎三千
足敵君羸卒數萬則又非也韓信用兵多多益辦此是
化工造物之妙與文同用

明皇藻豔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含
月落成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氣則
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閒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
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非
會州稿選入卷十二

四十二

再玩之未有不以為中晚者若萬楚五日現伎詩眉黛
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真婉麗有梁陳韻至結
語閒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宋人所不能作
然亦不肯作于鱗極炭刻却收此吾所不解又起句西
施漫道浣春紗既與五日無干碧玉今時關麗華又不
相比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
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脩為李左
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
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

貴其歌行之妙味之使人飄揚欲僊者太白也使人慷
慨激烈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
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僞父面目乃欲使之
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
聖矣五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
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
多法也

太白古樂府寫其恟悅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
太白樂府

會州稿選入卷十二

四十三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
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
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
六朝之未衰頹甚矣然其偶儷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
雄遂為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人知沈宋律家正宗
不知其權輿于三謝案鑰于陳隋也詩至大曆高岑王
李之徒號為已盛然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
墮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蟠溪夢裏山鴻鴈不堪
愁裡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
春風寒非不佳致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

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
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含機藏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
創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絲趨下又曰勝國之敗材乃
興邦之隆幹熙朝之佚事既衣世之危端此雖人力自
是天地間陰陽剝復之妙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
思君不見下渝州此是太白佳境然二十八字中有蛾
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為之不勝痕跡矣
益見此老鑪錘之妙

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林花掃更落徑草踏
兼州稿選下卷十二

四十

還生草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雖格
調非正而語意亦佳于鱗乃深惡之未敢從也

太白鸚鵡洲一篇效顰黃鶴可厭吳宮晉代二句亦非
作手律無全盛者惟得兩結耳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
不見使人愁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魚舉家
聞若歎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曲為之
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錄劉並稱故耳錢似不及劉錢意楊劉意沈錢語輕劉
調重如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是錢最

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寬而不稱劉結語匹馬翻
翻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何等風調家散萬金仇士
死身留一劍答君恩自是壯語而于鱗不錄又所未解
○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澹河漢疎
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
尉遲斥夜夜月為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見
入集中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
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僊
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為有
兼州稿選下卷十二

四十五

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時時頌李頌渭水
自清涇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
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
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打鉸此老便是
作俑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用意工妙

杜詩善本勝者如把君詩過目作把君詩過目愁對寒
雲雪滿山作愁對寒雲白滿山關山同一點作關山同
一點娟娟戲蝶過開幔作娟娟戲蝶過開幔曾聞朱旗
北斗開作曾聞朱旗北斗殷祇綠貧病人須棄作不知

何事堪節漢臣迴作禿頭漢臣回新炊問詩
作新炊聞黃梁又麗人行珠壓腰板穩稱身下有廷下
何所著紅渠羅襪穿鏡銀皆泓有妙趣

王勃河橋不相送江樹遠含情杜荀鶴承恩不在貌教
妾若為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後四句作絕乃妙

王摩詰酌酒與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香山知
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章色全經細雨溫花枝款動

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岑嘉州嬌
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尊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

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
兼州稿選卷十二

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異昔時蘇子瞻我行日夜見
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平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典船

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又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
不到故人久立天蒼茫八句皆物體也然自有唐宋之

辯讀者當自得之
盧照隣語如衰髮似秋天駱賓王語如候月恒持滿尋

源屢鑒空絕似老杜
杜紫微格擊元白不減霜臺之筆至賦杜秋詩乃全法

其遺響何也其詠物如偶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
聲來亦可親

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可謂能怨矣宋人
乃以繁雙羅襦少之若爾則所謂舒而悅悅乎母使麗

也吹可稱難犯之節乎哉
晚唐詩押二樓字如山兩欲示風滿樓長笛一聲人倚

樓皆佳又湘潭雲盡暮烟出時本皆巴蜀雪消春水來
大是妙境

謝茂秦論詩五言絕以少陵日出籬東水作詩法又宋
人以近日江山麗為法此皆學究教小兒號嘆者若打

起黃蒿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英山
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

兼州稿選卷十二
不惟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字不得著

一意不得起結極斬絕然中自紆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王少伯吳姬緩舞留君醉隨意青楓白露寒緩字與隨

意照應是句眼甚佳
王子安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與千鱗黃

鳥一聲酒一杯皆一法而各自有風致崔敏重一年又
過一年春百歲曾無百歲人亦此法也調稍卑情稍濃

敏重能向花前幾回醉千沽酒莫辭貧與王翰醉臥
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迴同一可憐意也翰語爽
敏重語緩其換法亦兩反

來詩如林和靖梅花詩一時傳誦脂香疎影態雖佳
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非開元大曆人語至霜禽粉蝶
直五尺童耳老杜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
愁風骨蒼然其次則李群玉云玉鱗寐寐飛斜月素手
亭亭對夕陽大有神采足為梅花吐氣

勝國之季業詩者道園以典麗為貴庶夫以奇崛見推
迨於明興虞氏多助大約立亦懋者二家而已才情
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當是時孟載景文
子高輩實為之羽翼而談者尚以元習短之謂辭燉於
宋所乏老蒼格不及唐僅窺季晚然是二三君子工力
并州稿選不卷十二

四八

深重風調諧美不得中行猶稱殆庶翻下乎一時之選
也梁代熙朝風不在下斥沈思於宇外披流景於目前
志逞則陷陷大篇尚裁則寂寂數語武陵人之不知有
晉夜即王之漢孰與大非虛語也其後成弘之際頗有
俊民稍見一班號為巨擘然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
入深遇境隨就即事分題一唯拙速和章累押無患才
多北地矯之信陽嗣起昌穀上豈庭實下毗數古昉自
建安按筆止於三謝長歌取裁李杜近体定軌開元一
掃叔季之風遂窺正始之途天地再開日月為朗詎不
數哉然而正交雲擾剽賊雷同信陽之舍筏不免良箴

北地之妙蘊豈無私議以故嘉靖之季尚辭者風靡
而成月露存理者扶感遇而敘咏懷喜華者敷藻於景
龍畏深者信情於元和亦自斐然不妨名世第感遇無
文月露無質景龍之境既狹元和之嘆太廣濶濶諸派
漸為下流中興之功則濟南為大矣今天下人握夜光
除璫上乘然不免耶耶之步無復合浦之還則以深造
之力微自得之趣寡詩云有物有則又曰無聲無臭昔
人有步趨華相園者以為形跡之外學之去之彌遠又
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者云此從門而入必不
成書道然則情景妙合風格自上不為古役不墮蹊徑

四九

余嘗序文評曰國初之業潛溪為冠烏傷稱輔堂閣
之體東里開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及正歷下極
深新安見裁王伯理學之迷陽明造基晉江毗陵藻檢
六朝之華昌穀示委勉之沈澗大要盡之矣

七言律至何李始暢然曩時亦有一二佳者如高華迪
送沈左司函關月落聽鶯度筆數雲開玄馬看京師秋
興伎同北郭知應盛偉比東方愧已多梁寺鍾來殘月

落漢宮砧斷早鴻過送鄭都司賜履已分無復遠非又
還見有笛來送行邊兵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
錢西塢松風吹壁鶴翎墮梅雨過溪魚子生謝送酒欲
沽百錢不易得忽送一壺殊可憐梳頭好鳥語窗下洗
盥流水到門前梅花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
來簾外鐘來初月上燈前角斷忽霜飛不共人言惟獨
笑忽疑君到正相思清明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
不思家郭子章家在淮南青桂老門臨湖水白蘋深王
忠文憶蕭山夕陽玄度飛輪塔晚雨文通夢筆橋劉誠
意待宴萬里雪開傳露布九霄金闕約雲旗又夜來星

舟州稿選入卷十一

五十

河祗半樹天清猿鶴響空山宋潛溪送張翰林歸安紅
錦裁雲朝奠鴈默蕭吹月夜乘鸞表海叟白燕月明漢
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楊按察春草六朝舊恨斜
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孫左司遊偃天與數書皆為跡
家傳一劍是龍精董良史海屋過橋雲磬天台寺泊听
風帆日本船楊訓文采石千山落日送樵笛萬里長風
吹客衣又江上小孤殘照收江左大別寒烟鎖漢陽和
舟屋登太華寺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傍五華寒徐
璣却中白雪無人和湖上青山有夢歸唐惠上荀引
雲青綠屋首宿垂花貳滿畦顧觀送人重經白下

曉頗憶玄都觀裏花又吳江鴻鴈一聲天接水燕良八
月露為霜張士行湖中觀月地與樓臺相上下天隨星
斗共沉浮又送人之安慶年豐米穀上街賤日落魚蝦
入市鮮浦長漁送人雲邊路遠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
聲又衣上暮寒吳苑雨馬頭秋色晉陵山謝元功韓信
城天日可明歸漢志風雲猶似下齊兵方行登秦住山
採窮江海無靈藥歸到驪山有劫灰瞿佑書事射虎何
年隨李廣聞鷄中夜舞劉琨吳子愚遣興摩娑葉龍三
年艾渡落人策五石瓢陳汝言秋夜佳人搗練秋如水
壯士吹笳月滿城顧文昱白鴈錦瑟夜調水作柱玉關

舟州稿選入卷十一

五十

夜度雪沾衣解大紳挽筠澗先生山何百二歸真主泉
石東南隱少微黃菊花時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胡
虛白送人之甘州馬援橐中無薏苡張翥檣上有葡萄
高棟旌旗半捲天河落閭閻平分曙色來王文安贈李
將軍夜斬單于水上渡晚驅番馬雪中騎謝復古登蘇
盡入新豐樹柳色送分太液波貝瓊璫作花人面落
青山如鳳馬頭看劉私林花落處頻中酒海燕飛時獨
倚樓陶瑾山居江燕定巢來自熟石花落子結還稀井
梧東風門巷槐花落流水池塘燕子飛又錢塘懷古秦
門望使星馳夕漢苑銅像露泣秋王悅麟山月漠北

大才倚劍城南思婦獨登樓
紫綰揚懷古玉樹應猶有
曲錦帆歸去已無家
吳志淳燕來已覺社日近寒
邊始知春意深
林子羽樓常太乙星夜近樹佛勾陳雨
露香又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鳥卻來
劉欽謨一春空自聞啼鳥
半夜誰來問守宮
陳思貧山雲映水搖秋色
補樹含春送晚涼
王希範晚客歸去天涯雙白髮
夢田江上一青山
朱旒舟曉幾綠茅屋生春色
無數掩花燒野村
牟倫別友天上故人青眼在蜀中
諸弟素書稀任原送舒從事還海南
珠璣日落天低海銅柱雲寒
雨過城陳景棋憶蕭山友
石岩晝暖花偏好江樹春晴
李州稿選卷十二

英宗悅詩天傾玉蓋旋從北日晏金輪却復中
沈啟南從軍匈奴久自忘甥舅僕射今誰托
弟兄雲外旌旌婆勒渡月中刁斗受降城
馬東田有感哀信已憑雙鬢寄世緣
聊作一秤看童軒九日黃菊酒香人病後
白蘋風冷鴈來時
劉忠宣將西山幾處白雲前代事數村流水野人家
吳文定遊東園繁花落盡留紅藥新荷叢生帶綠苔
文太僕相思人在青山外盡日舟行細雨中趙寬偶成
稿木嗒然聊隱几飛蓬搔盡不勝簪秦廷韶和人羅雀已空
廷尉宅沐猴誰製楚人冠石熊峯早朝
李州稿選卷十二

需者衣如過雨御溝搖月欲生潮單句如張南安六朝遺恨曉山青
邵工部半江帆影落樽前此等語入弢正間不復可辨參之貞元長慶亦無愧色

五音律精雅如浮雲看富貴流水澹鬚眉已歸仍似客投老漸如僧
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往事愁人間虛名畏客稱雨花知佛境流水識禪心
涼風動瓊竹明月在高樓聖代身全老秋天景易悲霜林收橘柚風磴坐
蒼苔分符來五馬如練照雙旌一燈今夜雨千里故人心樹從京口
斷山到海門稀野黍成滿盡江燕引雛回汎山黃葉寺孤棹白蘋洲
啼鳥醒人夢流泉響客心身

功名一釣竿古語無行客閒門有白雲
應如海懷人夜似年已知如意事不遂苦吟人臥雲歌
酒德對而著茶經野岵隨流曲山門隱樹深雲相謝家
墅松栢禹陵祠避難疎狂客長貧少定居酒盡尋僧舍
書來問客船泉聲溪碓山色野牆低鳥青呼作使鶴
白養成群看人兒女大為客歲年長月從今夜滿人在
異鄉看功成百戰後老去身輕知淚看花落愁腸縱酒
寬落日在高樹涼風生客衣夜月柯亭市涼風鏡水波
雲氣千峰暝秋聲一院涼旅況頻看月卿心獨聽潮獨
醒愁對雨多病怕逢春風塵仍作客寒暑易成翁鶴宿

常州稿選下卷十一

五十四

蘆中月人歸草際烟種黍都為酒誅茅小作菴海澗疑
天近山空得月多斷雲京口樹殘月廣陵鍾白日羲皇
世青山綺皓心夕鳥衡船過寒波背郭流草芳經雨歇
蟲響入秋多壯麗如水吞三楚白山接九疑青故國秋
雲合大江春水深風旗弄獵野雪帳夜收兵王者應無
傲胡塵不敢飛舊射雙雕落新乘五馬行中郎長戰謝
丞相小車來千山懸落日一騎出孤城新成賜將第更
築候神臺河山千古在登眺幾人同馬嘶秋草潤雕沒
暮雲平地登南極盡波撼北溟迴山色元來蜀江聲直
到吳千秋喧客井一嶂起茶烟入雲雲華處坐散白鷗

山雨轟蛇出江天端城懸天地兵聲合開河秋色來
八風黃金榜疏龍白玉除

起句五言如春色醉已陵關千洛洞庭江東風日晴把
酒送君行全家誰故知萬里謫窮荒別路繞珠林秋來
落葉深落日啟朱樓江雲暝不流煙靄散春晴亂鴉深
廢為斜日在松杉千哩暝色酣長肅拂吳鉤南圖惜壯
縣聖恩寬逐客不遣過輪臺不寐月當戶起行風滿天
今夕為何夕他鄉說故鄉長樂鉦聲動平津樹色開別
離知不遠情至亦潸然風起江海萬樹盡秋聲青山
行不盡深樹見僧房東源山色好聞說似終南我住湖

常州稿選下卷十一

五十五

西寺君歸湖上山別淚不可忍杯行到手空七言如放
人已乘赤龍去君獨羊裘釣月明八月十五夜何其
湖漾舟人未歸今年南國天氣暖十月赤城挑有花日
落山風吹女蘿故人舟揖定如何督亢陂荒蔓草生
陽官廢故城平牛渚機蓼烟水生蛾眉亭下大江橫
七言結句如沅湘一帶皆秋草欲采芙蓉奈晚何見說
亭依舊在祇今王謝少風流天邊楊柳雖無數短葉
條非故園趙家姊妹多相忘莫向昭陽殿裏飛前朝
綠葉黃土翁仲妻京石馬嘶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
是至安近來聞說有奇事買藥餘琴曾到城徐縣

鯉魚歸去晚刺桐花外月如鈎
增窓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
它自春俱有意味

楊孟載有一起一翫甚足情致而不及之者判醉望愁
醒愁因醉轉增是詞中善體變調語尚短柳如新折後
已殘花似未開時是浣溪沙調語故也

卷十二

五十六

卷之十三

山人四部稿選卷之十三

三都鳳洲王世貞著

越郡有吾沈一貫選

說部

藝苑卮言

卷十三

仲默別集亦不能佳惟空同集是獻吉自選然亦多駁
雜可刪者余見李嵩憲長稱其黃河水遶漢宮牆河上
秋風鴈幾行客子過壕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黃鷹
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場聞道朔方多虜警只今
誰是郭汾陽一首李開先少卿誦其逸詩凡十餘首極
有雄渾流麗勝其集中存者爾時不見選何也余往被
酒跌宕不能請錄之深以為恨

昌穀自選迪功集成自精美無復可憾近皇甫氏為刻
外集袁氏為刻五集五集即少年時所稱文章江左家
家玉烟月揚州樹、花者是已餘多雅俗之語

獻吉有限韻贈黃子一律云禁烟春日熱烟算子昔為
雲我作龍有酒每邀東野月退朝曾對掖門松十年放
逐同梁苑中夜悲歌泣孝宗老體幸強黃鸝健柳吟花
醉莫辭從昌穀有寄獻吉一律云汝放金鷄別帝鄉何
如李白在潯陽口暮經過燕市曲解裘同醉酒鑑傍徘徊

何杜樹涼風發仰視明河秋夜長此去梁園逢雨雪
予遠度赤城梁李雖自少陵徐自青蓮而李得青蓮長
篇法徐得崔沈琢句法當為本朝七言律翹楚而諸家
選俱未及于鱗亦遺之皆所未能也

講學者動以詞藻為雕搜之技工文者則舉拙語為談
笑之資若朽斲不相入無論也七言最不易工吾姑舉
諸公數聯如翼軫星朝北極岷嶓諸嶺導南條天連
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此薛文清句也溪聲夢
醒偏隨枕山色樓高不礙牆○狂撻短髮孤鴻外病臥
高樓細雨中○十家小聚村、曉萬里河流處處同○

分州稿選卷十三

二

殘書漢楚燈前壘小閣江山霧裏詩化石未成猶有淚
舞鸞雖在不驚塵此莊孔腸句也竹林背水題將偏石
倚穿沙坐欲平○出牆老竹青千箇汎浦春鷗白一雙
○時時竹凡眠看客處處桃符寫似人○竹徑傍通沽
酒寺桃花亂釣魚船此陳公甫句也萬里滄江生白
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
暑來○春山日暮成孤坐將子天涯正憶歸○沙邊宿
鳥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春巖過雨林芳淡積水
穿花石溜分○且留南國春山與北聽西堂夜雨聲○
天均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華○曲人月出每孤

山空時一鳴○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
秋聲○棋聲竹裏消閒畫裏寒窓前對病僧○月遠誰
旗千嶂暗風傳鈴柝九溪寒此王文成句也何嘗不極
其致

顧華王才華在朱鄭之上特以其調少下耳如君王自
信圖中貌靜女虛迎夢裏車又古寺頻來僧畫老重陽
欲近蟹爭肥無論體裁俱雋婉有味至御前却聲言無
忌衆裏當熊竟不辭尤覺矯七壯麗朱句如寒菊抱花
餘舊摘慈鴉將子試新飛亦自楚楚

王敬夫七言律有出門二月已三月騎馬陳州來亳州

分州稿選卷十三

三

一首風調佳甚而選者俱不之知何也

邊庭實題文山祠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
却甚精麗

予少時嘗見傳楊用脩春興末聯云虛擬短衣隨李廣
漢家無事勒燕然甚美其意為之擊節又讀陸子淵聞
將一聯云大將能揮白羽扇君王不愛紫貂裘紫貂事
雖稍涉宋然不甚露其使事之工駢整含蓄殊不易匹
後得全什讀之俱不稱也因記於此

常明卿有詩弔韓信曰漢代稱靈武將軍第一人禍奇
綠蟬足功大不謀身帶礪山河在丹青祠廟新長陵一

打土竄竄亦三秦至今為中原豪傑之冠

高子養少負淵敏生支干與偽漢友諒同既遷楚梟恒
邑邑不自得發病卒寔友諒彭湖之歲也其詩如積賊
訴有基發禁誠無階既妨末者途誰明去矣懷茫然大
楚國白日失兼城久卧不知春茫然怨行役為客難稱
意逢人未敢言失路還為客他鄉獨送君眾女競中閨
獨退反成怨寒星出戶少秋露墜衣繁以我不如意逢
君同此心當軒留駒馬出戶倚雙童里中夷門監牆外
酒家胡為農信可歡世自薄耕稼問年有短髮逐世無
長策林深得日薄地靜覺蟬多又文章知汝在功名何

并州稿選卷十二

四

物是騎馬問春星殘兩夕陽移清鏡深至五言上乘

王稚欽有聞筆一首花月可憐春房樞映玉人思繁纖
指亂愁劇翠蛾整授色歌頻變留實態轉新曲終仍自
敘家世本西秦又一書答人云綺席屢改伎倆雜陳絲
肉競奏宮徵暗和義和既逝蘭膏祠輝送興狎惊千寶
薄雲禮廢罰弛復遺纓絕俱妙極形容可謂才子

黃才伯詩亦有佳語如青山知我吏情澹明月照人歸
夢長又長空贈我以明月海內知心惟酒杯門前馬躍
蕭鼓動柵上鷄啼天地開倦游却憶少年事笑擁如花
歌落梅雖格不甚古而逸宕可取

江曄好以奇癖字作文初若不易解者解之得平平耳
王稚欽有詩嘲之云江生哭兀揚文風千古萬恠難與
窮博物豈惟精爾雅識字何止過楊雄占心已出金索
上露古或與神明通求深索隱苦不置一言忌使流俗
同令弟大篆逼鍾鼎絕藝耻作斯豔等生也為文遣弟
書一出皆稱二難竝縱有楚史不可讀滿堂觀者徒張
目少年往往致譏評生也不言但捫腹君不見好醜從
未安可期家傑有時翻自疑伯牙竟為知音惜卡氏能
無抱璞悲請君寶此無易輒聖人復起當相知讀此大
略可見

并州稿選入卷十三

五

宮承初傳長命縷中官競插辟兵符衡陽刺史新除道
濟北藩王已上書雪後錦裘行塞外月明清霜滿樓中
賜第近連平樂觀入朝新給羽林兵儒生東閣承顏色
酋長西羌識姓名繁榮花向日宜供笑幽鳥逢春各異啼
老去自吹秦箏栗西征曾北漢嫖姚水落盡如雷雷過
山迴俱作鳳皇飛山學翠屏開作畫水從金谷瀉成春
門近近連馳道樹池塘遙接漢官流雲咸王葉和烟潤
瀑澌珠花映雨飛此嘉靖時為初唐者也細雨薜蘿侵
石徑深秋梗稻滿山田業淨六根成慧眼身無一物到
茅庵空庭露滴晴雲色燕坐潯陽江水聲虎患已從斷

去後聲偏近郡齊前萬里辭家身是客三年作郡
為碑遠院松林嵐翠重滿庭蕉葉雨聲多清樽自對
花發高枕無如啼鳥何此其稍變而中唐者也

予相自閩中手一編遺余乃五七言近體予適其佳句
書之屏間雖沈侯承王筠之華皮生推浩然之秀不是
過世世言古今不相及殊暗有識者當辦之耳中聯
寄贈予者如萬里蕭蕭色秋風一夜深又一身詩作癡
萬事酒相捐枕簟疎秋雨江山隔暮烟又金山一柱立
滄海萬波隨又愁來失俯仰書去畏江河又屢書心盡
折一字眼堪枯又袖中芳草寒相負馬首梅花春自憐

余州稿選入卷十三

六

說

孤角千家滄海戍故人雙鬢劍門烟他如開尊銷夜
燭聽雨長春疏又爾輩甘雲臥吾生豈陸沈又宦情疎
病後世事得愁先又青山移病遠日屬寄書輕又忽雨
新楓橘如雲長蕨薇又江樹低從密溪流曲更分又雨
氣千江入秋聲萬木多又日落中原紫天高北斗垂又
夜立殘砧杵圍行久辭蘿又江平低鴈翼潮落進漁竿
又尼河雙杵夕風雨七陵秋又戰伐乾坤色安危將相
又白雲孤調世黃金巧識人又種橘開新溜翠芝數
公復又生難看白髮死豈負青山又誰家羌笛吹明月
無數梅花落早春又愁過鴻鴈中原去眼底龍蛇畏路

多又衝泥匹馬時時立入座寒雲片片孤又絕壁書開
風雨色斷虹秋掛薜蘿長結句如愁樓知有賦莫向衆
人傳又浮生同遠近斟酌向鷗鷺又秦陵千古浪一灑
翠華東又吾將付風雨片片作龍鱗又自知寒色甚
不敢怨明珠又前門舊侶能相憶八月雙鴻越太湖又
衣囊載書吾將換好與青山長薛蘿又浮生轉竟江湖
衆難把衣裳任芟荷又醉來偃蹇三湘裏更是何人白
雪篇又江門十里垂湯色莫把時名負釣綸精言秀語
高處可掩王孟下亦不失錢劉

余州稿選入卷十三

七

卒死如此語亦不可多得

余嘗有漫興十絕其一云野夫興到不復刪大海迴風
生驚濤欲問濟南奇絕處蛾眉天半雪中看於乎此義
魏氏家裏誰解者

于鱗嘗為朱司空賦新河詩中一聯曰春流無恙拋花
水秋色依然轍子官不知者以為上單下重按三月水
謂之桃花水為害極大此聯不惟對偶精切而使事用
意之妙有不可言者闕關九州記正月解凍水二月白
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氾蔓水五月夾黃水六月山洪
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菰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後稻水

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

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雜調失之筆先筆隨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證必切敢於數子云有微長庶幾未之逮也而竊有志耳

有娥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得天燕覆以王篴既而發視之燕遺二卵飛去不返二女作歌始為北音禹省南土命山之女令其滕候禹於念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為南音夏后孔甲田於東陽黃山天大風晦入民室其主石乳或曰后來良日也必吉或曰必勝之必有殃孔甲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後折撻斧斲其足孔甲曰嗚呼命

余州稿選大卷十三

八

說

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之右辛餘孽有功封於西翟徙西河而思故處始為西音所謂四方之歌風之始也若在朝而奏者被之鐘鼓管籥為雅頌秦青響過行雲農公梁上塵起韓娥之音統梁三夜臨乘老姚傳谷數日縣駒王豹之流皆古歌之聖者然亦單歌不合樂以後江南子夜前溪團扇懷之屬是其遺韻唐妓女所歌王渙之高適及伶工歌元初之詩皆是絕句宋之詞今之南北曲凡災變而失其本質矣唯吳中入掉歌雖俚字脚語不能離俗而得古風人遺意其辭可錄者如陸文量所記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

聲樂家愁樂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散在它州又所約即約到月上時只見月上東方不見渠暗不知奴處山低月上早又不知即處山高月上遲即使子建太白降為俚調恐亦不能過也然此田畯紅女作勞之歌長年樵青山澤相和入城市間愧汗塞吻矣然則聽古樂而思臥者寧獨一魏文侯也

正德間有伎女失其名於客所分詠以骰子為題伎應聲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汗拋擲到如今極清切感慨可喜又一妓得一聯云故國五更蝴蝶夢異鄉千里子規心亦自成語

余州稿選大卷十三

九

說

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低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惜乎十四而夭令陳白沙莊定山白首操觚未必能勝

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遇者政不必佳耳獨司馬相如於漢武帝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歎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哉素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安雲之氣似許夫地間既死索其遺篇得封禪書覽而異之此是千古君臣相遇令傳粉大家讀之且不能句矣下此則隋楊恨空梁於道衡梁武繼徵事於孝標李休蓬至屏白香山詩不見曰見便當愛之僧虔拙筆明遠累辭於乎忌

則忘矣後世見一鮮忌人了不可得

孝成帝既弄聚書善楊子雲出入游獵子雲乘從又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貯傾之財

王充有云韓非之書傳在秦廷始皇歎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奏一篇高祖稱善左右呼萬歲至韓非即

更上奏劉子駿章尤美因至大用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賈逵傳數揚終侯諷五頌若金玉孝明覽而異焉當時人主自曉文藝作主試令人曜然

并州稿選卷十三

十

孝成讀尚書百篇博士莫曉徵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

張霸通左氏春秋以左氏訓義解尚書百二篇上覆案秘書無一應者更當霸辜大不謹帝奇其才赦其辜亦

不廢其經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篇歸郡重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然則永樂中之

罪朱季支嘉靖中之罪林希元弘治中之罪薦董文王者似亦未盡右文之意也

漢武帝令謝吏郎景綽與王侍中陳即席為詩答贈善之仍使復作復合者乃賜詩曰雙文即後進二少實為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聲華又於九日朝宴獨命蕭景

可謂才子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宴學士張幾在坐時新造王柄塵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堪執此者獨識耳即手授之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高宗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

魏孝靜人日登雲龍門崔悅侍宴又勅其子瞻令近御坐亦有應詔詩帝問邢邵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俊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竝詩人之冠燕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燕并為崔瞻父子

并州稿選卷十三

十

煬帝為諸王時每有文什輒令柳瑒藻潤學士百餘輩為之冠既即位彌見華重與諸葛穎等離宮曲殿狎宴清游靡不在坐猶念昏夜銅龍易垂爰命偃師之流為木偶效書面目施以機械使能坐起續對酣飲往往丙夜事雖不經可謂寵異矣

燕公大雅稱三兄弟一萬迴聖僧呼詹事才子外議似不專宋獨應制爭標往往擅場如昆明夜珠入上官之選龍池錦袍奪東方之氣聲華艷羨遂無其偶延清詩逆如此直得一橫死耳又有武平一者以正月八日立春錄花應制詩成中宗手勅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

警新悅紅蕊之先開訝黃鸝之未轉循環吟咀賞歎無
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並插後復以
譚詞賜酒一杯當時歎羨讀中宗紀令人蕙蕙氣塞惟
於詩道似有小助至離宮列席領略佳候使才士操觚
次第稱賞亦是人主快事為詞林佳話

開元帝性既豪麗復工詞墨故於宰相拜上岳牧出鎮
往往親御宸章普令和贈為一時盛事四明狂客以庶
僚投老得之尤足佳絕青蓮起自布素入為供奉龍舟
移驥歎錦奪袍見於杜詩及他傳奇所載天子調羹宮
妃捧硯晚雖淪落亦自可兒

金州稿選 卷十三

十二

唐時伶官伎女所歌多採名人五七言絕句亦有自長
篇摘者如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猶寂寔疑是
子雲君之類是也王昌齡王渙之高適微服酒樓諸名
伎歌者咸是其詩因而歡飲竟日大曆中賣一女子姿
首如常而索價至數十萬云此女子誦得白學士長恨
歌安可牽他比李嶠汾水之作歌之明星至為凄然曰
李嶠真才子又宣宗因見伶官歌白楊柳枝詞水豐坊
裏千條柳趣令取水豐柳兩株栽之禁中元稹連昌宮
等辭凡百餘章宮人咸歌之且呼為元才子李賀樂府
數十首流傳管絃又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出輒以重

賜購之入樂府稱為二李嗚呼彼伶工女子者今安在
乎哉

宋王岐公珪為學士嘗月夜上召入禁中對設一榻賜
坐王謝不敢上曰所以夜相命者正欲略去苛禮領略
風月耳既宴水陸珍饈韶覓羽酒行無算左右姬嬪
悉以領巾紉扇索詩王一一為之咸以珠花一枝潤簾
衣袖皆滿五夜乃令以金蓮歸院翌日都下盛傳天子
請客宣政以還京攸王李諧譔唱和寵賚一時德壽重
華史衛公吳郡王曾親張輪亦復接踵然皆亡國之徵
咸是偏安逸豫不足多載

金州稿選 卷十三

十三

何憲筆諸學士於王仲寶第隸事賭巾箱几案雜服飾
人人各一兩物陸彥深後成隸出人表一時奪去憲又
於仲寶隸事獨勝仲寶賞以五花簾白團扇意殊自得
王擒後至操筆便成事既與博辭亦華美家皆擊賞擒
乃命左右抽簾手自掣扇登車而去憲之犯對便是後
乘東方虬然亦一時佳事

袁彥伯伏玄度在桓公府俱有文名孝武嘗大會伏預
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鴻在
否為人作父定何如府中呼為袁伏然袁恒恥之每歎
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伏鴻比肩何辱如之魏收

從外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頃丘李庶謂曰霸朝便
有二親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輸者
庶叔也

維南鴻寶謂挾風霜之氣興公天台云有金石之聲
邁速掌語人吾詩可為收詩父每於得意語擲地
子建何足道哉杜必簡死謂沈武吾在久壓公等文云
吾文章可使岳宋作衙官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
無我當歸阿士丘陵鞠見人談沈約文進曰何如我未
進時文人矜誇自古而然便是氣習

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以它句不稱投地崔顥十五嫁王
奔州稿選卷十三
十四

昌得小兒無禮之可
寶月盜東陽柴廓之什其子幾成構詔廷清愛劉希夷
之詠遂至殺人魏收邢邵交罵為任昉沈約之賊楊衡
行卷為人竊以進取至生剝少陵擗擗義山今世何李
亦逐體無完膚可供一笑

巧選拙速擒辭與用兵故絕不同語曰枚舉拙速相如
工選又曰工而速者唯士簡一人士簡張率也第一時
賞譽之稱耳皇甫氏乃以入談何也時又有蘭陵蕭文
談吳興丘令楷一擊銅鉢聲滅而詩成唐溫飛卿八义
卒而成八韻小賦俱不足言蓋有工而速者如淮南王

一槓子虛百口黃豆七步三都十年不妨蕪弄

文通裂錦還軍入夢以來便無佳句人謂才盡鮑照亦
謂才盡殆非也昔人夜聞歌渭城甚佳質明雖之乃一
小民酒館皆損百縑予使滿酒久之不復能歌渭城
矣近一江右貴人疆仕之始詩頗清談既涉貴顯雖
什日繁而惡道至出入恠其故予曰此不能歌渭城也
或云鮑是避禍令拙耳

謝安石見阮光祿白馬論不即解重榻客盡阮歎曰非
唯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杜公有云文章
奔州稿選卷十三
十五

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亦謂此耳夫剝鉢心勝指摘造化
如探大海出珊瑚奈何令逐臭吹聲之士輕讀之也至
於有美必賞如響之應連城隱璞下生動容流水難絃
鐘子拊心古人所以重知已而薄感恩思夫豈欺我

謝靈運移籍會稽修學別業傍山帶水盡幽居之美每
一詩至都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梁世南
則劉孝綽北則邢子才雕虫之美獨步一時每一文出
京師為之紙貴讀誦低遍遠近靈運尤吾所賞惜其不
終所謂東山志立常與天下推之豈唯算祖
左太冲謝靈運卅子才篇賦一出離令無貴王元長余

老穉新通衡朝所吟諷夕傳遐方維林曄白學七律
值百金蜀樊獲梅都官詩繡之法錦而子雲寂寞亭
元亮徘徊東籬子美躑躅浣花昌齡零落窮隱食人
手共衣酒家工部云名豈文章著悲哉乎其自解也今
數百歲後有人無所復虞第作者不賞賞者不作以此
帳之耳

雲溪友議稱章仇劍南為陳拾遺獄高適侍御為上
江寧申冤此事殊快人足立藝林一幟但不見正史及
他書耳

類之推云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

齊州稿選卷十三

十六

忍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權當一
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覓更有傍人
加以砂礫所傷慘於不戰諷刺之禍速於風塵深宜防
慮以保元吉吾生平無進取念少年時神厲志凌之疾
亦或有之今老矣追思往事可為惻舌

大抵世之於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
挾技知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於一時之如而名者
有承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為大言振門戶
者有者有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
上之道也通來徂僧賈胡以金帛而買名者淺夫狂士至

用晉書謗訕歌以脅士大夫而取名笑可恨哉
藝苑卮言附錄

詞者樂府之變也昔人謂李太白善作詩意素艷揚用
脩又傳其清平樂二首以為詞初不知隋煬帝已有望
江南詞益六朝諸君臣頌酒樂色務裁豔語默啟詞端
定為監觴之始故詞頌宛轉繁麗淺至儂僧挾春月烟
花於閨牕內奏之一語之態今人現絕一字之工令人
色飛乃為貴耳至于慷慨磊落縱橫豪爽抑亦其次不
作可耳作則寧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

齊州稿選卷十三

十七

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羅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太簡喻
也即詞號稱詩餘然而詩人不為也何者其婉嫵而近
情也足以移情而奪者其柔靡而近俗也詩蟬緩而就
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詩而詞非詞也之詞而詩非詩也
言其業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
詞之正宗也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
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詞興而樂府亡矣曲
興而詞亡矣非樂府與詞之亡其詞亡也

阿那鵲監阿那鵲堆突厥鹽耽阿那朋之類詞

之所由起也其名不類中國者歌詩變態起自秦胡
故耳歷自昔昔雖排律外餘多七言絕有其名而無其
調隋楊李白調始生矣然望江南憶秦娥則以辭起調
者也若韓愈則以辭按調者也

溫飛卿所作詞曰金荃集唐人詞有集曰蘭畹蓋皆取
其香而弱也然則雄壯者固次之矣

揚州脩所載太白有清平樂二闕識者以為非太白作
謂其卑淺也按太白清平樂本三絕句而已不應復有
詞第所謂女伴莫話高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
媚宸游散在誰邊亦有情語余每誦之及樂天絕句云

會州稿選入卷十三

十八

雨露由来一點恩爭能遍却及千門三千宮女如花面
幾箇春來無淚痕輒低回歎息古之怨女棄才何限也
○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風乍起吹
皺一池萍水關卿何事與未若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
此語不可聞鄰因然是詞林本色佳話雲破月來花弄
影即中紅杏枝頭春意闌尚書意似祖述之而句小不
逮然亦佳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外曉風殘月與秦少游酒醒處殘
陽亂鴉同一景事而柳尤隲

子瞻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明月幾時有把酒問清天

也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壯語也秦
疎影裏吹笛到天明又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
夢裏語也其詞濃與淡之間也

歸來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致語也問君能有
幾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情語也後主直是詞手
○油壁車輕金犢肥流蘇帳暖春鷄報非歌行麗對乎
細雨夢迴鷄塞遠小樓次徹玉笙寒青鳥不傳雲外信
下香空結雨中愁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非律詩俊語乎然是天成一段詞也著詩不得

會州稿選入卷十三

十九

也角聲吹落梅花月又滿院落花春寂寂又一鈞淡月
天如水又鞦韆外綠水橋平又地卑山潤人靜螢鑑烟
淡語之有景者也景在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又在青
山外又柳江幸自遶柳山為誰流下瀟湘此淡語之
有情者也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斷送
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此恒語之有情者也永雨點
點不離楊柳外聲只在芭蕉葉此淺語之有情者也
淡語恒語淺語極不易工因為拈出

淺成能作景語不能作情語能入麗字不能入雅字以
故價微劣於柳然至枕痕一線紅生玉又喚起雨眸清

炯炯淚花落枕紅綿冷其形容睡起之妙真能動人
孫夫人閒把繡絲拈認得金針又倒拈可謂省朱成碧
矣李易安此情無計可消除方下眉頭又上心頭可謂
憔悴支離矣秦少游安排勝斷到黃昏甫能多得燈兒
了兩打梨花深閉門則十二時無閒矣此非深於閨恨
者不能也易安又有寵柳驕花寒食夜種種惱人天氣
寵柳驕花新麗之甚

范希文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類易安而小
遜之其天淡銀河垂地語却自佳

溫庭筠鴈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陳無已彈到斷腸時
金州稿選卷十三 二十

春山眉黛低皆彈箏後語也

張子野青門引万侯雅言江城梅花引青玉案句字皆
佳詞內人瘦也比梅花瘦幾分又天還知道和天也瘦
又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三瘦字俱妙
際月窺人小又天涯一點青山小又一夜青山老俱妙
作押字乍雨乍晴花易老却不在押字而在乍字
更却題題燕曰差池欲住試入舊巢相並還相離燕燕
并又軟語商量不定可謂極形容之妙相寧星相之相
從俗字

宋叔極不能作麗語乃亦有之曰隔花啼鳥與行人又

王元澤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關可謂巧而費力矣史

邦卿做雨欺花將烟困柳殆尤甚焉然與李漢老斗雲
次斷橫玉謝勉仲染雲為幌美成暈酥砌王魯直鶯嘴
啄花紅滿燕尾點波綠皺俱為險麗

吾愛司馬才仲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有
天然之美令關字者退命

休文夢中不識昭何以慰相思宋人反其措而用之重
門不鎖相思夢隨意遶天涯各自佳

元有曲而無詞如虞趙諸公輩不免以才情屬曲而以
金州稿選卷十三 廿一

氣聲屬詞詞所以以也

三百篇以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
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
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
南曲

何元朗云北人之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
高平般涉三調南人之歌亦有南九宮然南歌或多與
然竹不協豈所謂土氣偏故鍾律不得調乎者耶
詞者詞之變自全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聲繁緩急
不一而後接乃更為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公貴

馬東皐王貴甫開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
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無不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
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但大江以北漸漸胡語時時
採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領曲之周
即逢掖之間又稀辨擬之王應稍復變新體號為南
曲高狀則成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一
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聲之同一節奏而韻漸分教
俱為國臣而文武異科今談曲者往往合而舉之良可
笑也

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
骨

金州稿選卷十三

廿二

說

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
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
弱此吾論曲三昧語

假言調宜清新辭逸南宮宜感歎傷懷中宮宜高
下閃賤貴鍾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惆悵雄壯道宮宜
飄逸清幽大石宜風流醞藉小石宜旖旎嫵媚高平宜
條蕩灑灑般涉宜拾掇抗歌抑宜急併虛歌商角宜
悲傷宛轉雙調宜便捷激揚商調宜接愴慕怨角調宜
雅沈重越調宜閨富伶兒雅麗樂府楚歌工序然
周德清元人也

周德清云開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
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又云諸公已矣後學
莫及蓋不悟聲分平仄字別陰陽此二言者乃作詞之
骨肯用字之骨髓皆不傳之妙獨予知之屢嘗揣其聲
病於桃花扇影而得之也

虞伯生云吳楚傷於輕淺燕冀失於重濁秦隴去聲為
入梁益平聲似去河此河東取韻尤遠

作詞十法亦出德清稍刪其不切者一造語謂可作者
樂府語經史語天下通語予謂經史語亦有可用不可
用不可作者俗語蠻語語語市語方語書生語識

金州稿選卷十三

廿三

說

謂語愚謂詭市談諧亦不盡然顧用之何如耳又語病
語混語粗語嫩皆所當避二用事明事隱使隱事明使
三用字生硬字太文字太俗字及櫛籠字太長者皆所
當避四陰陽如同東韻也輕如東鍾松冲之類為陰
重如同我龍窮之類為陽與押轉點各有宜用五務頭
要知某詞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後語添上揚用脩乃
謂務頭是部頭可發一笑六對偶有確面對重疊對救
尾對七未句八去上九定格如像品前品中品正有子
以謂字少聲多者聲多字少者

馬致遠百歲光陰放逸宋福而不離茶色押韻尤妙長

何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
缺又如和露摘黃花帶霜烹茗煮蠅煮酒燒紅葉俱入
妙覺小語如上牀與鞋履相別大是名言結尤疎俊可
冰元人稱為第一真不虛也

北曲故當以西廂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天際秋
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滋洛陽千種花閨梁
園萬頃田○東風搖曳垂楊線游絲牽惹桃花片珠簾
掩映芙蓉面○法鼓金鏡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
半天風雨灑松梢○不近宣譚嫩綠池塘藏睡鴨自
幽雅淡黃楊柳帶栖鴉是駢儷中言語○手掌兒裡可
拿州稿選入卷十三

廿四

筆心坎兒裡溫存眼皮兒上供養○哭聲兒似鶯轉喬
林淚珠兒似露滴蒼梢○繫春心情短抑絲長隔花陰
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瘦減了三楚精神○
主客寂寞梨花朶腮脂淺淡櫻桃顆是駢儷中情語○
他做了影兒裏情郎我做了畫兒裏愛寵○挂著拐幫
閑錯懶縫合唇送暖偷寒○昨夜箇熱臉兒對面猶白
今日箇冷句兒將人厮侵○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是駢
儷中諱語○落紅滿地胭脂冷夢裏成雙覺後單是單
語中佳語只此數條他傳奇不勝及

元人曲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

補東缺○枯藤老樹昏雅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
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景中雅語也池中星王
盤亂洒水晶九松梢月蒼龍捧出軒轅鏡○紅葉落火
龍批甲蒼松蟠作蟠張牙○水面雲山山上樓臺山水
相連樓臺上下天地安排景中壯語也像翁何處煉丹
砂一縷白雲下去蒼餘人來茶罷數浮生數落花楚
家漢家做了漁樵話○黃蘗畔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
洲頭雖無別墅交頗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
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烟波釣叟意中要語也十二玉欄
天外倚望中思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情中快

卷十三

廿五

語也咲點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
兒胭脂一半兒粉情中治語也參旗動斗柄柳為多情
攬下風流揭省攢翠蛾裙拖絳羅襪冷凌波曉驚情萬
千般得受用此兒箇○側耳聽門前去馬和淚看簾外
飛花○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帝
痕問舊啼痕斷腸人送斷腸人○春將去人未還這其
間缺及殺愁眉淚眼○北團圓夢兒生與起誰不做美
還却是你情中情語也怨青春推白晝怕黃昏○一聲
杜鵑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情中
緊語也五眼鷄丹山鳴鳳兩頭蛇南陽冢龍三脚猫溜

水非熊○精醢兩箇功名字醢淹千古興亡事變理萬
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便說陶潛是譚
中奇語也揚殺銀箏韻不直揉痒天生鈍縱有相思淚
痕索把拳頭搥中巧語也

元人題隱詞沈醉東風云問天公許我問身結草為標
編竹為門直承成羣魚蝦作伴鶯鳴北鄰不遠游堂上
有親莫異官朝東無人點陟休云進退休論買斷青山
隔斷紅塵頗有味而佳

得勝令元人有咏指甲者宜將闌草尋宜把花枝浸宜
將綉線勾宜把金針維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宜托
金州稿選卷十三 廿六

脰造玉宜園鞋上金雞禁得一指通身心知音治相思
卜箇針黹奏之柱又出王關上矣非舜耕味睡鞋可比
○西廂又傳為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為王實夫者謂
至卿亭夢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
卿所補也初以為好事者傳之安及聞太和正音譜王
實夫十二本以西廂為首漢卿六十一首不載

西南則亦可據第漢卿所補商調集賢寶笈及掛金索襖
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脫珍珠
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俊語亦不減前
揚狀元慎才情蓋世所著有洞夫玄記陶情樂府諸曲

情樂府流膾人不而頗不為當家所許蓋楊本蜀人故
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摘句如費長房縮不就相
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網盡共情愁腸蘭燭
同煎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做霜雪鏡中驚見任先陰
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皆佳語也

楊用脩婦亦有才情楊父成鎮中婦寄一律云鴈飛曾
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求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
烟若斷腸曰歸曰歸愁幾春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
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又前鶯兒一詞在兩醉春
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腰肢登臨倦江流幾變雲山幾
金州稿選卷十三 廿七

爐天涯極日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楊
又別和三詞俱不能勝
陸子淵書輯云秦興同天下之書而李斯遂為世宗時
則趙高胡毋敬改省籀篆同謂之小篆程邈所上務趨
便捷謂之隸書王次仲分取篆隸之間謂之八分自邈
以降謂之秦隸賈鮪三倉蔡邕石經諸作謂之漢隸鍾
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庾元威造為散隸
義獻復變新奇別以今隸謂之楷法黃庭樂毅謂之小
楷又將解散隸體謂之草草張伯英之法謂之草書衛
瓘度來之法其行書謂之草草義獻之書謂之今草

飛草謂之散草劉伯升小變楷法謂之行書蓋其謂之
真行帶草謂之草行蔡邕所作輕微大字謂之飛白自
餘諸體以類生矣

吾衍曰秦隸者程邈以文積繁多難以用篆因減小篆
為徑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欽法篆字相近非有批
法之隸也即是秦權秦章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
八分則漢隸之末有挑剔者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
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則得之矣由此而言則次仲
所成八分恐有隸八分就篆二分也

弁州稿選

卷十三

廿八

衍又曰隸書人謂宜扁疎不知妙不在扁挑拔平硬如
折刀頭方是漢隸衍此語尤合作正受揮勸進之所以
妙也近代文徵仲得之瘦而惟者韓擇木也豐而扁者
唐玄宗也拙而醜者朱協極也

道生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
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坼如印印泥如錐
畫沙如折釵股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第四指
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到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知
意則筆在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此洪鍾王之後唯燕
真得之為多庶幾於是者唐則伯施信本登善虞弘

和伯高進臣誠懸五季則吳道子光宋則君謨元
章元則子山子昂本朝則仲衍真伯希哲徵仲數人而
已

先民有言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
枯肥不刺肉瘦不露骨乃為合作又不欲多露鋒芒露
鋒芒則意不持重又不欲深藏圭角藏圭角則體不精
神斯言當矣愚以謂如不得已則肉勝不如骨勝多露
不如深藏猶為彼善也

語云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以點畫為性情
使轉為形質縱橫牽掣之謂使鈎環盤紆之謂轉向皆
得宜之謂點畫又云神彩為上形質次之隸以規為方
草則圓其矩

弁州稿選

卷十三

廿九

鐘太傅云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衛夫人云意
在筆前者勝意在筆後者敗二語皆佳絕若死蛇挂樹
踏水蝦蟆語絕不似右軍手中出也

姜堯章云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
欲不滯滯則不道然而真以轉而後道草以折而後動
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後縮之
謂垂露又引米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至精至
熟然後能之堯章可謂妙得筆理而書實不稱何也

書家者云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又云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梁武帝云點掣短則法雄樵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拙畫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氍多墨笨鈍張長史傳此於顏平原兩語少變

董內直曰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李華曰虛掌實指緩紉急送意在筆前字居筆後黃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米元章云肉須展筋筋須藏肉皆臨池者所宜知也

奔州稿選卷十三

三十

李陽冰云點不變謂之布基畫不變謂之布筆方不變謂之斜圓不變謂之環此言篆法也篆亦須變况其它乎

聞之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連腕不宜把筆苦緊然大令小時作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得非耶曰此有力也非苦緊也顏柳自有力二王化於力者也習顏柳者未免苦緊習二王者不妨虛和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出沒須有倚伏開闔藉乎陰陽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峭挫於豪茫一畫失所如壯士之新一脉一點失所如美女之眇一

取蘭亭之半以參宣示則華實配矣取化度之半以參廟堂則方圓協矣

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為過絕論其書事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實舒雲卷俱所問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旨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推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王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奔州稿選卷十三

卅一

若斷而還連鳳翥龍翔勢如斜而反直詎之不覺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

張懷瓘云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具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矣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宋齊之際右軍贊為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文再評大令大損若唐文之論是偏好語不足以服大令心也人謂右軍內擢故森嚴而有法大令外如騷散

即而多姿法自無姿姿不能無累法也後人學石軍容不能似大令已自逗漏李北海蘇眉山趙吳興華然則大令之於右軍直父子耳不可稱伯仲也

摩鍾張殊極不易不得系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矣不得放中之矩不得變中之雅則張降而俗矣

右軍之書後世摹倣者僅能得其闕畧已為至矣其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緊勢游力淳質古意不可到故智求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顏不得不變其真旭素不得不變其章末施之書學差勝筆旭素之書筆多學少學

奔州稿選卷十三

廿二

非謂積習也乃淵源耳
顏書貴端骨露筋藏柳書貴道筋骨盡露旭書之後不得生筆光高開顏析之餘不得生即之薄光
揚用脩云張旭妙於肥藏真妙於瘦以予論之瘦易而肥難用修此語未必能真知書者筆肥則結構易密筆瘦則結構易疎此瘦難而肥易也唯是既成之後瘦折勁勁近古肥易豐豐近俗耳伯高之所以妙在肥而不肉也

山谷云王右軍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

一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易有云引

王潤微勝水清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工稍帶而不天楊蘇文忠正行出入徐浩李邕壁窠大書源自魯公而微敬近碑側記行草稍自結構雖有墨緒之謂最為淳古黃山谷大書酷做瘞鶴狂草極擬懷素恣態有餘

奔州稿選卷十三

廿三

儀度少之米元章源自王大令褚河南神采奕奕射人終魏大雅是四君子者號為宋室之冠然小楷絕響矣山谷推王文公書似楊少師章惇有鍾王法談者以為曲筆蔡京下兄弟皆擅書名卿府法墨妙畫皆其評跋彼人縱極八法無取一長况未必耶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金而敬元為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書之季時人語曰買褚得薛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少保為河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二事可謂切對

元人自趙吳興外鮮于伯機聲價幾與之齊人或謂盛

則徒而不甚去俗節文原有晉人意而微近粗獷
矜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疎然三人者吳興流亞也
度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朗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
而英勇張伯雨健而不挑柯敬仲老而近粗壯彥功少
頗道英晚成惡札龔璣之保輩皆長於題跋倪元鎮雖
微有韻而未成長人或許以得大令法何也元鎮以稚
筆作畫尚能於筆外取意以稚筆作書不能於筆中求
骨詎宜以此愛推之也

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來專欲攻祝京兆故借此
為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而有一二筆即右軍得草
奔州稿選卷十三

廿四

中亦不該蓋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
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紳
豐人翁馬應圖縱畫出正鋒寧救惡札不識丁字人矣
談乃爾可恨可笑

臨書易得意難得體奉書易得體難得音臨進易摹進
難離之而近者臨也合之而遠者摹也

閣帖真書目鍾大傳宣示外獨有王世將僧虔四疏皆
耳行草自二王外獨有皇象索靖及亮白一紙耳何也
以其體最古雅不落塵也

顏魯公家朝猶今隸中之有小篆筆者歐陽率道固

今隸中之有古隸筆者皇象天發碑分篆中之有章
法者瘞鶴銘行書中之有古隸者

蘭亭叙唐文皇初得之命趙模馮承素諸葛貞之流
摹本以賜諸王後模敘入玉匣從英昭陵而摹本存人
間者尚直數萬錢至定武石刻謂為歐陽率更所搨石
本留禁中國未經摸搨獨為完本吳昇德光携以北至
絳胡林而棄之宋慶曆中韓忠獻公峇李學究得石其
子負官縲宋景文以帑金代輸取石置官庫愛重之非
貴游不易得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厭其請乞乃另摸一
石以應人而其子紹彭竊易古刻歸於滌流落左右刻
奔州稿選卷十三

廿五

損一二筆以為識大觀中紹彭子嗣昌進御府置宣和
殿金狄之亂不知所在然則定武本有三本損本初搨
也損本紹彭所留也不損本定武再刻也緣不損本有
真膺而損本的然故以為貴正如閣帖之有銀鉞紋耳
○劉後村云閣帖為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潭又次
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
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摹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
拙於摹行數墨其字比之淳化為勝東坡推潭勝閣韓
仇甫家開群玉字帖好薛紹彭家亦有字帖好
本則收閣帖者澄心堂紙李廷珪墨無銀鉞紋初搨者

上必不可得矣有銳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也
大觀聲價在濃淡之間絳火之脩內司又次之臨江潭
泉又次之餘不必蓄也

千古楷行之妙無過鍾王鍾王之跡妙者宣示樂教蘭
亭而已宣示三疊渡江卒入敬仁之棺蘭亭萬金巧購
終殉昭陵之悲樂教奉本耳安樂變亂竟貽老嫗龜火
之辱特哉石軍臨宣示在宋有之今人淳化閣帖蘭亭
定武石刻尚值數百金樂教論揭本佳者猶可什倍它
刻也

天下法書自諸集帖外其古碑宋搨猶有存者古篆峒
龔州搨卷六

嶠禹碑石鼓文秦相嶧山碑古隸則魏受禪勸進表
以爲魏武鴻都石經仲弓殷阮司空王純逢童碑陰
氏鐘巴官鐵盆武氏石室像贊何君閣近太山孔宙耿
球蔡湛魯峻陳球州輔楊護楊震劉寬劉熊張遷景君
武旺西嶽華山梁鵠孔廟諸碑隸兼分者蔡邕夏承碑
分善篆者皇象天發碑小楷褚河南陰符柳城縣度人
直善蕭誠開善法師丁道護啟法師興國寺史陵禹廟
虞永興夫子廟堂歐陽率原九成醴泉銘虞恭公化廢
寺皇甫府君子蘭堂道因褚河南孟法師碑張長史即
官壁顏魯公多寶塔元次山墓碑宋文貞碑及碑側記

真君廟茅山八關齊功德干祿裴淮少林蕭誠
報西平王諸碑行書懷仁聖教褚河南枯樹聖教李北
海岳龍寺聖廟將軍安遷寺法華寺顏魯公爭坐位登
涑州伯父季明姪文王紹清源公碑草書唐文皇屏風
懷素自敘藏真聖母張旭草草孫虔禮書譜直草永法
師千文皆灼灼有名者也

今世烜赫名筆存者鍾太傅賀捷表方命表係入宣和
府通時議論已屬紛紛薦季直表初不經見賀捷表
近挑季直表近媚力命雖似墓田亦弱然按之此他書
余謂搨卷七

却有意恐後人未必能偽作今天下人學鍾者俱季直
表遂爾成風
江右人藏右軍破老帖據宋搨本是乾筆絲鋒勢鬱淳
可愛今筆圓而稍弱周墨亦過濃非真蹟也顏魯公祭
姪篆本却真結法道逸可愛

右軍果昨二謝表生是宋內府藏臨本却佳
懷素自敘按米元章記云在蘇泌家前一幅破碎不存
其父集賢校理薛敘自寫補之今所傳真蹟有李文正
東陽吳文定寬二跋先屬之徐文靖滿其家以貽陸大
辛完後轉入嚴氏沒內帑後出歸朱忠信家其書

而形模不甚麗以故覽者有遺落吳江之歎而人至今刺刺以為非其後得一舊本閱之與此等耳其用筆全不同首六行亦有發敘補未題一詩及印記跋識之類甚衆然亦施少骨力慨然竟不知其誰真也

孫過庭書譜至妙品惟實景評辭少損耳其結構極得山陰遺意石刻亦有二種皆佳其一宋時搨本既再石矣以故無缺文而有誤筆其一國初從真蹟摹石者以故無誤筆而有缺文若停雲館刻不足道也

天下法書歸吾吳而祝京兆允明為最文待詔徵明王

弇州稿選卷十三

廿九

貢士寵次之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求師秘監率更河南吳興行草則大令求師河南任素顏旭北海眉山隸草襄陽靡不臨寫工絕晚節變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熳天真縱逸直足上配吳興宅所不論也唯少傳世間有拘局未化者又一種行草有俗筆為人訾罵亂真頗可厭耳待詔小楷師二王精工之甚惟少尖耳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師懷素行筆微疎黃米及聖教晚歲取聖教損益之加以蒼老遂自成家唯絕不作草耳王正書初法虞永興智永行書法大令最後益以通逸巧拙互用合而成雅奕奕動人文以法勝王以韻勝

不可優劣等也

國朝書法當以祝希哲為上文徵仲王履吉宋仲溫朱仲珩次之陸子淵豐道生沈華亭徐元玉李貞伯伯吳原博又次之餘似未入品

書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書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絕矣唯於文章更萬古而長新書畫可臨可摹文至臨摹則醜矣書畫有體文無體書畫無用文有用體故易見用故無窮

書法故有時代魏晉尚尖六朝之不及魏晉猶宋元之不及六朝與唐也畫則不然若魏晉若六朝若唐若宋

弇州稿選卷十三

廿九

若元人物山水花鳥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時代為限人物以形模為先氣韻超乎其表山水以氣韻為主形模寓乎其中乃為合作若形似無生氣神彩至脫格皆病也

畫家稱顧陸張吳猶書之有鍾張羲獻也後又稱曹衛顏陸則書之鍾皇張索耳按其初議亦不盡爾謝赫畫品以一品五人而陸探微居第一其語曰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法稱贊但價重之極乎上上品之外無他寄言故屈標第一等曹不與第二曰不與之跡殆無復傳唯秘閣之內一龍而已

其風骨名豈虛成衛協第三曰占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始為善雖不該備形跡頗得壯氣凌蹀雄曠代絕筆至顧愷之則列之三品之二曰骨體精微筆無妄下但跡不逮意聲過其實李嗣真續高品則以陸探微居上品中第一張僧繇上品下第二衛協中品上第一曹不興中品上第四顧凱之中品上第五而所進又多不可曉姚最列神品以下書人而張僧繇居第七然姚又云顧公之美獨擅從策荀衛曹張方之茂然如負日月似得神明慨抱王之徒勤悲曲高而絕唱今庭抗禮未見其人謝云聲過其實可為於邑張懷瓘云

全州稿選卷十三

四十

說

顧公運思精微襟靈莫測雖寄迹翰墨其神氣飄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圖畫問求象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顧為最喻之書則後陸比之鍾張僧繇比之逸少俱為古今之獨絕豈可以品第拘謝氏黜顧未為定鑒張彥遠則云顧愷之之速緊勁態綿循環起忽調格逸易風移電疾意存筆先筆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絕名高宋代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則是一功鉤戟利劍森然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人假天造英靈不窮聚皆密於

所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謹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直柱構梁不假界筆直尺風鬚雲鬚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數仞之畫或自臂起或從足先巨壯說恠肅肅脉連結過於僧繇矣由此言之典刑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調古探微功新可謂四聖弗與一猶隱顯僧繇等方殆庶比之於書殆猶皇宗之倫耳

氣像蕭疎烟林清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者營丘之製也石體堅凝雜木豐茂臺閣古雅人物幽閒者關氏之風也峰巒渾厚勢狀雄壯槍筆俱勾人屋俱質者范氏之作也此語似亦得大略矣

全州稿選卷十三

四十一

南齊謝赫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能氣韻必在生知宋道醇曰畫有六要六長氣韻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要也變異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舍短六要也羅園求筆一長也僻澁求才二長也細巧求力三長也狂恠求理四長也無墨求染五長也平畫求長六長也既明此六要又審彼六長自然知悟宋郭若虛曰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穢謂腕弱

全虧取與狀物平福不能圓運二曰刻謂運筆中
疑心手相戾向畫之際妄生圭角三曰結謂欲行不行
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未窮三病徒舉一隅鮮
克用心必煩難耽元饒自然曰畫有十二忌一曰布置
拍客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脉四曰水無源流五
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八曰樹少
四枝九曰人物偃僂十曰樓閣錯雜十一曰漸淡失宜
十二曰點染無法若此十二病悉除庶於六法可冀
語曰畫石如飛白木如榴又云畫竹幹如篆枝如草葉
如真節如漆郭熙唐棣之樹文與可之竹溫日觀之葡萄
并州稿題卷十三

四十一

葡萄皆自冥法中得來此畫與書通者也至於書體篆隸
如鴟頭虎爪倒錐偃波龍鳳麟龜魚虫雲鳥鵲牛鼠
猊鷄大兔科斗之屬法如錐畫沙印泥折釵股屋漏
痕高峰墜石百歲枯藤驚蛇入草比擬如龍跳虎卧蹴
海游天美女仙人霞收月上及覽韓退之送高閑上人
序李陽冰上李大夫書則書尤與畫通者也
人物自顧陸展卿以至僧繇道玄一變也山水大小李
一變也荆關重巨又一變也李成范寬又一變也劉李
馬夏又一變也大癡黃鶴又一變也趙子昂近宋人人
物為勝况啓南近元人山水為尤二子之於古可謂長

而微大小米高彥敬以簡略取體倪瓚以雅弱取空
宜登逸品未足當家

花鳥以徐熙為神黃筌為妙居宋次之宣和帝又次之
流落南渡色水墨實出自徐熙而更加簡淡神彩若新
至於道復漸無色矣

王摩詰閑覽棠按樂圖知其為第三疊第一拍沈存中
閑和國寺畫高益奏樂圖琵琶撥下絃非誤吳正肅因
畫猶黑睛如綿丹花披哆色燥而辨其正午宣和帝致
畫孔雀而撻其右腳先上為誤雖是畫理而無閑畫趣
心彥遠又云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問今公畫昭君

并州稿題卷十三

四十二

已著幃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幃帽興於國朝舉此
凡例亦畫之一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慕離起自齊
隋幃頭始於周朝折上中單旅所服即今幃頭也用全
幅皂何後漢髮俗謂之幃頭自武帝
建德中裁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像
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屨非塞北所宜牛車非
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
驗時代其或長生南朝不見北朝人物習熟塞北不識
江南山川遊處江東不知京洛之盛此則非繪畫之病
也按此段語大有意畫者不可不知

凡三代兩漢皆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皆用牛車元魏君

自有乘馬及牛車者唐雖入主妃后非乘馬即步轡自郊祀之外不乘車也

郭若虛有云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元及閻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乃出世法號曰畫聖張萱周昉韓幹戴嵩高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然不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關仝范寬重源之跡徐熙黃筌及宋之蹴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亦驚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此語亦

全州編選卷十三

四四

定論也然人物以吳生為聖山水以營丘為神由此推之則仲宋當推伯時元初必讓于鼎蓋二君雖不敗吳李而能兼撮二家之長故也

吳李以前畫家實而近俗荆關以後畫家雅而太虛今雅道尚存實德則病

夏文彥之論畫三品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然則神品即自然矣

又彥又云唐及五代絹素粗厚宋絹細納御題畫真

余驗之無不合者

沈存中云董北苑多寫江南真山不為奇峭僧臣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抵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索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觀異境余於二君真跡不能多觀每閱沈啓南筆而竊思其妙也此老不唯隆準亦時時出藍

高家稱大小李將軍謂昭道思訓也畫格本重大李而舉世只知有小李將軍不得其說吾嘗於徐封所見小

全州編選卷十三

四五

李海天落照圖真是妙品後一辱權門入內府聞已就燬矣大抵五代以前畫山水者少二李輩雖極精工

微傷板細右丞始能發景外之趣而猶未盡至關仝源巨然輩方以真趣出之氣勢雄遠墨暈神奇至李營丘成而絕矣營丘有雅癖畫存世者絕少范寬繼之奕奕齊勝此外如高克明郭熙輩亦有卓然南渡以前獨重李公麟伯時伯時白描人物遠師顧吳牛馬樹酌韓戴山水出入王李似於董李所未及也

之士之所喜也怒目敵唇歛火奔雷非方內之所賞也
即雞鳴求祝國異之徒盡史流褒以為得受業吳門當
稱於族今不唯無遺跡可尋詢之鑒藏之家若秋風過
耳了不相入抑不特此使摩詰思訓去題而存跡恐不
能勝非明子久使中正克明厥款而論值必當存伯時
吳興下矣此雖習耳成好習好成風探其所繇未可盡
非弟未有孔聖之集大成金聲玉振者也自元人之擅
微啓南之振聲文氏之多助去俗者別為鑒賞喜易者
爭務點綴六法漸渥可為浩歎

唐之人馬韓幹固灼灼矣入不如周昉馬不如曹霸陳
倉州編選卷十三

閑也宋花鳥最著者黃筌父子然遠不如徐熙也虎最
著者包鼎然遠不如趙鼎卓也在當時已有定論後人
偶不知耳若幹晚年馬定不在閑霸下

南渡以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家俱登祇奉各著
執藝畫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也或
云曰家是梅道人吳仲圭

趙松雪孟頫毒道人吳鎮仲圭大癡老人黃公望子父
黃鶴山樵王蒙叔明元四大家也高彦敬倪元鎮方方
壺品之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松雪尚工人物樓臺
花樹描寫精絕至彥敬等直寫意取氣韻而已今時人

之宋體為之一變彥敬似老米父子而別有韻子
久師董源晚稍變之最為清遠叔明師主繼穠郁深至
元鎮極簡雅似徽而蒼或謂宋人易摹元人難摹元人
猶可學獨元鎮不可學也余心頗不以為然而未有以
奪之

職貢圖乃梁元帝鎮荊州作首索虜而後登凡三十餘
國即蕭翼携以示僧辨才者也王會圖則貞觀三年東
蠻謝元深朝頽師古請訪周書王會篇命閻立本圖之
為王會圖唐武宗會昌中黠戛斯來朝李德裕請為續
王會圖開今又有西域圖無彼土山川而絕色似梨

倉州編選卷十三

四七

九國中有狗頭大耳鬼國用修謂梁元有職貢而閻全
無之則非也宣和內府有立本職貢圖二又吳國閻全
一即所謂狗頭大耳也西園圖頽愷之畫魏太子清夜
將有梁諸王跋尾指河南裴自張承相弘靖家入內府
崔隨軍潭嶽將出轉入王丞相涯家流落歸郭侍郎全
狐承相復入內府今所傳西園圖乃王晉卿求李檢法
公麟畫蘇黃米秦諸公雅集本也

明興善丹青者何啻數百家然其最馳名者不過十之
一耳其山水人物花卉禽魚不過數種而吾吳大約鍾
錫其大半即畫諸方之蜂然者不敬也聊志於後畫院

宣宗朝始盛宣宗亦雅善繪事而是時文
進教獨見其放賜以窮死文進名進錢唐人死後人
治重之至以為國朝第一文進源出郭熙李唐馬遠

夏珪而妙處多自發之俗所謂行家無利者也
沈周字啟南別號石田吳之相城人其父亦善畫能起
雅去俗矣至啓南而造妙凡北宋胡元名手一一能變
化出入而獨於薰北苑僧巨然李營立尤得心印稍以
已意發之過得意處恐諸公未必便過也

杜堇初姓陸別號古狂其界畫樓閣人物嚴雅深有古
意而山水樹石不甚稱亦是白描第一手也花卉頗精
兼州稿選卷十三

唐寅字伯虎吳人領鄉薦第一坐事就吏伯虎材高自
宋李營丘范寬李唐馬夏以至勝國吳興王黃荛大家
靡不研解行筆極秀潤縝密而有韻度唯小弱耳

文待詔徵明吳前待詔出趙吳興及叔明子久間有重
北苑筆意大槩自啓南不少也遇合作處單行矮幅神
采氣韻儼有生氣真足嘉賞公既名重夷裔而市井小
夫廣御規利者多流傳遠邇百不得一世人不解分
別大約以公視伯虎可稱伯季

周臣別號東村亦吳文所得宋郭李馬夏法尤深其用

亦熟特所謂行家意勝耳唐有酬應多從
臣磅礴始落筆若臣者可謂外按文進者也

仇英者號十洲其所出微常執事丹青周臣異而教之
於唐宋名人畫無所不摹寫皆有藻本其臨筆能奪真
米襄陽所不足道也嘗為周八觀作上林圖人物鳥獸
山林臺觀旗幟軍容皆臆寫古賢名筆斟酌而成可謂
繪事之絕境藝林之勝事也使仇少能以已意發之凡
所揮洒何必古人

陳淳字道復長洲人後以字行道復善詞翰少年作畫
亦學元人為精工中歲忽斟酌二米高尚書間寫意而
兼州稿選卷十三

已其於花鳥尤有深趣而淺色淡墨久之漸無矣子括
於花卉似勝

陸治字叔平吳諸生有風調而極耿介將八十矣與余
善叔平工寫生能得徐黃遺意不若道復之妙而不真
也其於山水喜做宋人而時時出已意風骨峻削霞思
湧疊而不免露蹊徑謂余更二年當大成余甚壯之
文待詔猶子伯仁少傳家學而時時發以巧思橫披大
幅頗負出藍之聲晚節自足間入絃略聲亦小咸待詔
次子嘉作山水清遠有雲林之趣士林貴之

錢穀字叔寶亦與余善備有沈氏之法力稍不如耳

與余書池上篇西園圖溪山深秀至二卷爽朗幽深各有致

呂紀寧波人以薦入供事仁智殿至錦衣指揮紀為禽鳥如鳳鶴孔雀鸞鷟之類俱有法度生氣奕奕當時極貴重之今以時趣漸減矣其鄉人傳摹屏障以鬻愈可厭

松良者亦以薦為錦衣百戶供奉良取水墨為烟波出沒危崖曉雲容與之態頗見清逸而無神采同時有孫龍者尤甚

叔平負節癖晚益甚有一貴官子因所知其以畫請叔平州稿選卷十三

五十

平為作數幅答之乃贊幣直數十金以謝叔平曰吾為所知某非為公也立却之余適先感廬居則致吊更數月見遺桃源圖大張紙曰區區三歲之力以博一笑耳非敢有請也後更托余所知來意欲求為傳余素高其人許之叔平乃太喜贊幣拜請余文成會喪先事叔平蹴蹴行至墓所余報謝邀留竟日夕其所居蕭然也呼羊酒劇飲自是從洞庭游得余詩報分為十六景盡以見貽又為余臨王安道華山圖四十皆有妙致余固未之敢請也凡叔平畫強之必不得不強乃或可得

楊君謙吳中往哲記風雅類云沈氏二先生兄曰貞吉

孝南弟曰恒吉號同庵相城故家皆工唐律善繪事每賦一詩特一障必累月閱歲乃出不可以錢帛時故尤以少得重家庭之間自相倡酬下至僕隸悉諳文墨並年入十餘落南即恒吉子也王百穀以三考與故南並登神品則稍涉曲筆

洋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三終

說部

宛委餘編

朱鷺魚以為魚也鳥也俱鷺之儀貌也鳥轉為鴉鴉轉為鴉食茄下茄荷也常作荷莖黃姑即河鼓也轉聲為黃姑古人以牽牛為河鼓今星曆家牽牛河鼓各一星○晨風海月名甚古雅晨風鷗也海月似水母而非大如鏡白色正圓其佳如櫻頭味佳

奔州為遠入六

乙

說

今世總稱雞曰雞或稱雞按古方言云謂之不借朝鮮測水之上謂之叩角南方江淮之間總謂之雞然徐上叩折之間謂之叩角或為雞或為席下凡或為細或為縷其不同如此

不借為草履不落為酒杯不托為飢飽不律為筆又名輦又名輦軍持為淨瓶繞梁為樂器杖名扶老為亦名扶老或名寄生軍裝亦名寄生鷄名晨風馬亦名晨風木名長卿越亦字長卿草曰屠蘇屋曰屠蘇冠幘曰屠蘇酒亦曰屠蘇藥姑為夫石闕為碑卿語也琵琶有大小忽雷馬有忽雷駭鯉魚亦名忽雷

趙盾名飛燕張平有狗亦名飛燕又紅陽飛燕馬山仙人名王母函山鳥亦名王母句踐名越王海味似城者亦名越王梁王名鼓越海中小蟹亦名鼓越相馬人名馬勞鳥亦名博勞音也見樂府及謠仲由字子路然亦名子路見續博物志

將雞則為藥為藥亦名可離相招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欲忘人之憂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歌鳩人之念贈青棠青棠一名合歡後人折柳贈行折梅寄遠見古今子又屈軼指佞見論帝休不愁見山為藥養生性見蘇釋念見王其秦不惑見東作樹有長生見知木有無奔州為遠入卷十四

奔州為遠入卷十四

二

說

米有隱夫木有女貞又有平仲君遷藥有長卿簡子樹有長生萬年靈壽君子女貞端正皆美名也宜連閣堂平露紫脫華平恒春皆祥名也

有麋樹則南中枕柳也酒樹則柳也向樹則端溪豬肉子也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豬肉而美柳似酒耳其而薄亦不堪飲若頓蹇國樹葉汁取傳之數日即為佳酒拘樓國優漿取之樹腹中又青由核以水真之少頃成酒乃真酒樹也有酒山南昌國係山泉也有酒泉京州地水也○枳根不美如飴能令酒味薄若以其木為

柱一屋之酒也薄

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散按和記云

常則墓木也霍小玉傳有之

蘋婆當作頻婆與末利初不曉其何解後龜翻譯名義

云頻婆此云相思也末利此云奈花也蓋皆梵音厥

檀本香名而釋曰離垢今之檀香更因之

夜合花開香滿庭今人以百合為夜合似非也按夜合

本似梧桐枝弱葉繁互相交結一曰合昏一曰青蒙即

合歡也德康種之合前今百合花亦朝開夜合但章本

其香殊甚

合州鶴選入卷十四

三

說

李樹李侯李十五種奈有白紫綠三種檀有紫半

猴三種椰有青烏赤葉三種棠有赤白青沙四種奈有

紫葉紫葉同心麗枝朱梅燕梅猴梅七種奈有蓬萊文

杏二種桐有椅桐梧桐荆桐三種杜楸十批杞十橙十

安石榴十梓十白銀樹十黃銀樹十槐六百四十年

長生樹十萬年長生樹十扶老木十守宮槐十金明樹

二十搖風樹十烏風樹十琉璃樹七池離樹十離婁樹

十白俞樹桂蜀漆樹各十柗四椈七栝十楔四楓四後

云從上林令虞淵得群臣所上草木各二千餘種後失

其本此其記憶者又茂陵富人袁廣漢園有白鸚鵡然

合州鶴選入卷十四

四

言王者之世有莢肺莢及軼鮭鮭蓬肺者厨中
自生肉肺薄如蓬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事
極可笑莢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足
十六日一莢落至晦而盡王者不必按曆而知親宋之
問所謂即晦莢全落是也軼軼即所謂指佞草也鮭鮭
者一角之羊也阜陶治獄其罪疑者令觸之有罪則觸
無罪則不觸即今所畫儆焉也又有倉兒水獸也一身
九頭善覆舟師尚父渡孟津以號其衆令速涉王充皆
有辨

五芝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石芝赤者
金州稿選八卷其

五

如珊瑚白者如肪黑者如漆青如翠羽黃如紫金皆光
明潤徹晦夜能照又有玉脂芝七明芝九光芝石芝有
石密芝石桂芝石硫黃芝木芝有威喜芝飛節芝焚槐
芝參成芝木渠芝建木芝木華芝黃蘗檀栻芝草芝有
獨搖芝無風牛角芝能像芝麻母芝白符芝隱晨芝朱
草芝五德芝龍銜芝肉芝則萬歲蟠蟠千歲蟠蟠千歲
靈龜風生獸千歲蓄之類菌芝狀如宮室或車馬或龍
虎或人形或飛鳥五色無常已上五芝服之皆令人長
生茅君句曲山有五種龍像參成熟胎產兔至芝霍山
有五香芝良常山有螢火芝神山有黃龍芝此外有人

月之山芝火芝鳳騰芝金蘭芝隱晨芝紫朱芝朱芝
芝赤雲芝月精芝黑芝金芝萬年芝夜光芝白雲芝雲
芝華芝鬼芝然則大觀政和間王欽若丁謂蔡京輩
所造皆鬼目之類耳

禽經云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飛則霜露蕭則露風
數霜則鶴也露鶴也雨則商羊皆禽名四名甚奇又以
肥減風以罷識雨腫江豬也鵲知風蝗知雨

五不芝鳥有冠似鳳名曰狂鳥見山海經鴝鵒俗曰癡
鳥見爾雅

破鏡惡逆獸也一說云即鵝按鵝食母破鏡食父據創
金州稿選八卷十

六

一鰲偏大之蟹也理一名不來射鯉首謂其不來故射
狐疑很很獸名甚著猶豫猶之為獸也尸子曰五尺犬
為豫說文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子爾雅曰獾如鹿善
登木無恙恙之為蟲也無它它之為蛇也流離之為鳥
也焉之為鳥也能之為獸也又入才韻之為三足鷺也
乙之為燕也又乙之為鴻也琉璃本亦名流離見漢書
率然之為蛇也果然之為獸也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蟬而鳴
龍聽以角牛聽以鼻石脾入水則乾吐水則濕獨活有
風不動無風自搖鵲畫暗夜明鼠晝伏夜動兩倭海

蚺蛇著色畫隱夜臥山石滴水著色畫頭夜隱

蚺蛇開夜縮水底虜草蜚縮入地夜即復出

蚺蛇制即且即且食巨蛇巨蛇食象鵠食得獬食鵠

鵠食豹豹食駝駝食虎他如玄龜食蟻飛鼠斷後狼

貳鵠青紫食虎乳伏獅螭禦蟄鳥皆以小制大所謂

禽之制在氣也

解鴈鴈邪一名神羊窮奇逐妖一名神狗便是的對

荀子曰餘鉢者浮陽之魚也疑即所謂陽鱉也

金得伯勞之血則氏鐵得鸛鵒之膏則鑿石得鵠隨則

金州稿選八卷十四

化銀得雉雞則枯翡翠粉金鰐敗漆人氣破犀

蟬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蟬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燒食之而不

餓魚食已極而死鼠食之而肥

東有魚比目曰鱗南有鳥比翼曰鵲西有鸛比脊曰印

印距鹿

霍小玉傳有叩頭蟲按異苑曰有小虫形色如大豆呢

令叩頭又使吐血皆如所教然後請赦稽顙七十而

有聲傳咸有叩頭蟲賦

丹鉛餘錄云宋官燭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

何藥物竊謂是蜚脂所成詳見同昌公主傳

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賜八九十老人杖杖端有

玉鳩鳩不咽之鳥蓋取其不咽也風俗通乃謂漢高京

索之敗道叢薄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即

佐後作鳩杖賜老人恐未可據

象膽按四時在四足熊膽亦在四足魚膽春夏近上秋

冬近下坤蛇膽膽擊而護

獸而鳥名者張平大曰飛鸞王鐸平脚大曰花鳥宋大

曰鸛又周處風土記云大則青鸛白雀秦皇馬曰銅雀

晨風漢文馬曰鸞鸞豫草王蕭疑馬曰飛鸞尸子馬亦

金州稿選八卷十四

名鸞鸞黃子馬名黃鸞曹洪馬曰白鸞

馬而獸名者鸛曰魚鴈杜宇曰謝豹鸛怪鸛也曰訓狐

又曰訓猴鸛曰天狗又曰魚狗疑即魚鴈也西域大鳥

曰駝齊庭一足鳥曰商羊

官以鳥名者少吳時以鳥紀官歷正曰鳳鳥氏司分曰

玄鳥氏司至曰伯趙氏司啓曰青鳥氏司開曰丹鳥氏

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睢鳩氏司空曰鴈鳩氏司寇曰

爽鳩氏司事曰鵲鳩氏鳩氏曰五鳩五工正曰五雉漢

有執金吾金吾鳥以諸曹走使曰鳧鳧候官曰白鷺

將曰飛鴻

而官名者唐玄宗封白練鸚鵡為白衣使者綠衣使者齊高後主封鷹婆膏郡君隋煬帝封芙蓉鷓鴣梅舍人司馬休之封雛為揚武將軍齊蕭太祖封赤馬龍驤將軍北漢劉王封黃驢馬自在將軍唐玄宗封為白驤將軍

魚鷹虎蜜蠅蝎虎蛇虎豹以食之也鴻豹也鷹虎鷹僕以其為役也山鹿雖媒因以取鹿雉也

人食鉤吻即死而羊食之肥神仙吞巴豆即死而鼠食之長魚食莽草即死而人食之美犬食木鼈子即死而人食之無毒

舟州稿選卷十四

九

本草海南產益智花實作長穗而分為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歉其為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慮循實劉裕益智粽即此物也嵇含南方草志云如筆毫長七八分味辛雜五味中亦可鹽曝

陳所敏云鵝鵝能剋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鵝能巫步紫蛇故食蛇豕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年成符靈魚自出魚有隱巢故鷺鳥莫能見燕銜泥常避戊巳日故巢不傾鶴有長水石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飲其巢即銜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巫步又曰禹步蓋以禹為百神所畏而行步蹇跳巫故

效之以令百神也

陶宗儀載回回地產藥有名火失刺把都者額木盤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又西域老人絕食止服蜜月餘使溺皆蜜死後以石棺滿浸蜜壓之滿百年遂成蜜剋以刀七食醫損神効彼中名木乃伊華言蜜人也

貝至徑尺則室也狀如赤電墨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里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綠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緩消氣障霞伏蛆蠱黑白各半曰伏貝使人寡欲無以近婦人黃腎點滿有赤駁曰灌貝使人善

舟州稿選卷十四

錢

驚無以親童子赤帶通脊曰瞬貝使胎消可以近孕婦赤熾肉慙赤絲曰慧貝使人健忘赤單青脊曰營貝使童子愚女人滯脊上有縷句脊曰碧貝使童子益赤中圓曰委貝使人志強右見相貝經愛月齋叢抄以不見此經為恨故記其數端

鮫魚與鰐魚合如娼也鮫魚魚之生母也凡諸魚欲產輒以頭衝其腹

抱朴子云不及之木不熱之火則所謂有溫泉而無寒火非也又曰無身之頭無首之体若無首之体更堅志等書凡三載之無身之頭不知為何物

藜林狀之為杖也桃筌筌之為簞也阿鋹鋹之為布也
藻井井之為言板也王卮無常當之為言底也

天鷄之為莎鷄也蜚鴻之為蟻螻也蒲蘆之為螺贏也
蛤之為蝦蟇也白魚之為水蟲也王孫之為猴也白鳥
之為蚊也赤鳥之為螢也皆以大名小者也蠅鼠之為
牛也以小名大者也

貝多樹大葉拾遺記云外國有此樹葉書長五六寸闊
五十許葉形似琵琶而厚大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
多也

賓連閼達者梓樹也其狀連累相承孫氏瑞應圖曰王
奔州稿選八卷十四

者摘度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閼達生於房又京房易
滋蘭九畹種蕙百畝十二畝為畹九畹百畝正相等也
古人所畫蘭皆今之宜興產者漫被山谷而獨漳建蘭
香色絕人價亦貴今人以興蘭為蘭而漳建蘭為蕙則
又非也楚中絕無蘭蕙如漳建者何得言百畝按本草
重草亦曰蕙草葉曰蕙根曰重一說即今零陵香零陵
香芸香也恐亦未的然

古有木蘭而無玉蘭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吾吳中木
蘭堂其花樹最雄陸龜蒙詩所謂洞庭波浪渺無津日
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者

是也其樹至宋末始萎楊備詩則云木蘭枝密樹仍高
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金章同色使君袍
則其花又似慘紫非純白者今玉蘭在吳中多以辛夷
接辛夷然而玉蘭白其在南中遍山谷皆滑又皆原本
而唐宋人詩絕不及之不得比於蘄蘭素馨之末何也
豈木蘭玉蘭本一物昔然而今白取物氣變移或有然
者姑志以備考

爾雅曰萍萍其大者蘋又曰苹蘋蕭鄭樵辨曰萍者水
中浮萍也江東謂之藻是也蘋水菜也葉似車前詩所
謂于以采蘋是也苹葦蒿也即蘋蕭詩所謂呦呦鹿鳴
奔州稿選八卷十四

食野之苹是也
昔邪草曰烏韭曰垣羸曰天韭曰鼠韭生於屋上曰屋
游生於屋陰曰垣衣在石上謂之烏韭在地上謂之地
衣在井中謂之井苔在牆上抽起茸茸然者謂之土馬
駿生於水中謂之隙蟄生於石上謂之石花生於海中
石上謂之紫莢松上之衣謂之艾納以和香燒則煙直
上元人錢葉瓊艾納本此

鬱金香草也十葉為貫將以煮之用為鬯為百草之英
合而釀酒以降神也於後世為姜黃作煆潘吳一云出
大秦國如紅藍花不知三代時大秦國何嘗通中國耶

以時變或鬱金漸不香或其種中絕而薑黃特其親
之近似者耳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旂如積水春分
正陽雲出軫如白鶴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
陰雲出坼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
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雞石見
易通卦驗

立春條風春分明庶風夏至景風立秋涼風秋風閭闔

風立冬不周風冬至廣莫風見易緯初春至夏五月曰
花信風梅花風先棟花風後凡二十四番見歲時記六

奔州稿選卷十四 十三

月黃雀風見風土記九月鯉魚風見提要錄三月烏信

風五月麥信風見國史補又雄雌風見宋玉賦離合風

見陸機要覽上行曰扶搖風曲上曰羊角風見莊子梅

雨後涼風一月曰舶棹風海大風曰颶母風發時先緩

後急曰鍊風見嶺南錄清明大月支八月風曰葡萄風

見金樓子杏花雨見提要錄又桃花雨河朔謂之潑火

雨三月榆莢雨見汜勝之書三月三日留客雨見陸機

要覽五月分龍雨見續博物志七月灑淚雨七月六日

洗車雨見歲時雜記九月黃雀雨見提要錄
武神曰孟婆對母可也又風母如猿打殺過風即活

雷公如猪冬月蟄地中掘得之二物皆可食作對甚切
其形亦相似也

有情化無情婦人化石山蛭化百合無情化有情腐草
化螢陳麥化蝶

綠化黃熊望帝化杜鵑褒君化龍牛哀化虎黃母化
徐伯化魚其他不可勝記

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鱉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
蟄為鵲雀為蜃蛤蠶食桑老績而為蠶蠶又化為蛾

蟻蟪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

記里鼓車沈約宋書不著作者劉宋高祖平姚泓所得

奔州稿選卷十四 十四

行每一里木人擊鼓一椎

老子入胡作摺蒲黃帝作蹴鞠見博物志

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胡王作握槊亦雙陸也俱見

後魏李邵序

漢武帝令宮人為八字眉梁冀妻孫壽改翠眉為愁眉

卓文君眉色如遠山人效之為遠山眉魏武帝令宮人

掃青黛眉連心細長謂之蛾眉瓶五代宮中畫開元御

愛眉小山眉五岳眉垂珠眉月稜眉分稍眉顰眉鳳

池院尼童有淺文殊眉唐明皇令畫工畫十眉圖一曰
鴛鴦眉又名八字眉二曰小山眉又名遠山眉三曰五

岳眉四曰三峯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後眉又名却月眉七曰分稍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雲眉又名橫烟眉十曰倒暈眉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月却月爭新

唐末點唇有胭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倚萬金紅聖標心露珠兒內家圓天官巧洛兒般淡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眉花奴

髻始自燧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女媧氏以竹為簪蘇氏以木為梳堯以銅為笄舜以牙玳瑁為梳周文王加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秦始皇有望僂

金州稿選卷十四

十五

髻容鬋髻交雲髻漢有迎春髻垂雲髻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僂髻九環髻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髻髻同心髻魏武帝宮有反結髻又梳百花髻晉惠帝宮有芙蓉髻陳宮有隨雲髻隋文宮有九貞髻煬帝宮有迎唐八寶髻又梳翻荷髻坐愁髻唐高祖宮有半翻髻反結樂游髻明皇帝宮中雙鬟望僂髻迴鵲髻貴妃作愁來髻貞元中有歸順髻又有開掃粧髻漢梁冀妻作墮馬髻長安城中有盤桓髻鸛鳴髻又作拋家髻及倭髻王憲亦作解散髻絳橋髻周弘文少時著錦絞髻二公皆男子尤可嘆也

秦中君客躡珠履秦始皇有望僂鞋漢有伏虎頭履綃鞋為履東晉有鳳頭履聚雲履五朵履南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梢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漢履婦人員頭男子方頭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

幘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頗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秃又加其屋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素紹崔鈞雖為將帥皆著幘巾魏武惜財擬古皮弁裁幘帛以為快以色列其貴賤幘即帻也未

金州稿選卷十四

十六

看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因而弗改巾以葛為之形如帻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尚書八座三省侍郎白帻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宦者烏紗帻士人宴居皆著帻矣王丞相白帻練布單衣江左以後白紗帽遂為人主之服臣下不敢輒用按五行志服妖傳玄議白帻白乃軍容非國容也于寶以為縞素凶喪之象南齊書亦云白帻單衣謂之素服以喪哀臨喪者又初作白帻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末唐開稍去其縫名無顏帻幘本冠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纓以纓為之後世並

曰於冠因裁纓為帽永明中蕭詧開博風帽後臺之製為破後帽末年民間製倚勒帽建武中帽蒙覆頂東昏侯斷之東昏時群小又造四種帽因勢為名一曰山鵲歸林二曰兔子度坑三曰反縛黃離鸞四曰鳳凰度三橋皆服妖也吳孫休衣服之制上長下短積領五六而蒙居二上有餘下不足也魏晉武太始初衣上餘下豐著衣者皆厭襖下掩上也元康末婦人衣出兩襠加手交領之上內出外也

晉永嘉間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自出而已吳婦盛粧者急束其髮而剃角過於耳

齊州稿選卷十四

十七

說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

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倣輿臺成俗

太元中公主王婦女必緩髮飾以假飾用髮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髮直

向上謂之飛天紛始自東府流被民庶

漢梁冀作平上軒車埤憤狹冠折上巾擁身扇尾單衣妻孫壽作愁眉拋墮馬髻折腰步齟齬周弘正著

紅暉錦紋髻開善寺門聽經後又著綠絲布袴繡假

代劉琨皆所謂服妖也

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銷人則簪步搖鈿袷袖窄小楊貴妃常以假髻為首飾而好服黃裙近服妖也時人為之語曰義髻拋河菓黃裙逐水流

學齋估俚有云古者有冠而無巾非無巾也蓋巾止以

累尊帶瓜果之用不加於首也故六經止言冠下至於

虞人亦以皮冠野老亦以黃冠是有簪導方為冠也至

於罪人方去其冠而加里幪漢世之冠貴者則有通天

遠遊方山之類武夫則有鵠鷄閒居則有竹皮鹿皮之

類皆冠也以簪附之而所謂巾憤稍稍施於執事賤人

齊州稿選卷十四

十八

說

之首如庖人綠幘是也至晉人輕浮方有接離白葛漉

酒之中然起於後漢郭林宗折角巾矣至於近代反以

巾為禮而戴冠不巾者為非禮又朝服幘頭乃後魏狄

製及後唐而施長脚同伶優之賤至於今士大夫之會

莫議其非者以至於履焉則古有舄有屨有屨而無靴

故靴字不見於經至趙武靈王作胡服方變屨為靴而

至今服之本朝徽宗政宣間嘗變靴為履美至高宗時

務及政宣之失仍變履為靴冠履兩制及使今之通流

得竊其似至如上衣下裳各為長短之制衣纔至膝裳

乃裙也今之祭服是也後魏朝服便於踐履遂施裙於

也。數者學士大夫皆安之而莫革。

吾所以備著晉及六朝服飾之異者不惟見其時趣之異亦欲使善畫者不取譏於有識與鑒畫者之不為人

所給也。

今公侯伯所戴貂蟬冠制按武冠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古惠文冠以其趙惠文所造也亦云惠者蟬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即今之籠中

也漢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為飾插以貂毛黃金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金取剛強百煉不耗蟬居高飲

金州稿選

卷十四

十九

口在腋下貂內競悍而外柔縹蓋其貂也故曰貂不足拘尾續今則取絲繩屈曲而上有纓耳今蟬有三等

國公王侯金伯玳瑁

今文臣冠即古進賢冠也然古前高七寸後高三寸與今稍不同今則後高而前低梁制人主始加元服五梁

三公及公侯三梁卿大夫關內侯千石以上兩梁餘一

梁今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以次而殺至九品

雜流一梁於前綴一小柱金飾豕曰豸冠內外臺臣得

戴之按古解豸冠高五寸以縱為展第鐵為柱卷亦似

不同也

漢天子不託鈞駟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鈞駟淳駟也然則天子亦四馬矣曹操以騎征伐故重牛車追晉世而益貴至有瑩蹄角稱八百里駟又曰行七百里如王

君夫奇道將者江左而後又有常世快牛陳世子青王

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雲白鼻

沈約宋書天鹿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角端曰行萬

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白澤黃帝時獸跡跡后土之獸

俱神靈能言語能者幽隱默能辟災害飛兔騶騶俱日

行三萬里神馬也天鹿疑即天祿辟邪而形不稱角端

在元太祖時見西域元太祖時耶律楚材引以阻師者

金州稿選

卷十四

二十

○馬賦有云其名則汗血山子槐騶綠耳金牙騰黃騶

吾吉充蒲稍駉服野麋蛾鹿白蟻雞斯蜚鴻母兒遺風

騶黃玃白纖騶按黃帝有馬曰飛黃一曰騰黃乘黃吉

黃聖黃玃黃狀如狐又飛兔日行三萬里騶騶日行萬

八千里散宜生賂紂者曰鷄斯又犬戎吉驪騶騶玃白

能駿周穆王傳八駿一曰赤驥二曰騶驎三曰白義四

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騶騶八曰綠耳余有

史道碩蓋本名同又有名騶龍者見楊雄河東賦王子

年拾遺記則一曰絕地二曰翻羽三曰奔霄四曰超影

五曰踰羆六曰超光七曰騰霧八曰決疑未見穆王

本傳故也唐侯有驪驪又圖有含陽紅驪黃驪晨風綠蛇紫燕秦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兔三曰騄驎四曰追電五曰飛翾六曰銅雀七曰晨風一曰神鳧唐侯有驪驪項王有烏騄漢文帝自代還存九馬一浮雲二赤電三絕群四逸驪五紫燕六綠驪七龍子八驪駒九絕塵後得千里馬却之漢武有天馬西極馬天馬汗血又東方朔獻馬曰步景宣帝有象龍昭烈有盧龍魏武有絕影呂布有赤兔張飛有玉追曹真有驚帆曹洪有白鶴魏文有騄驎黃耳又遺孫權鐵驪陳王獻魏文大宛紫驪齊高祖有龍驤赤母閑有朱龍劉琨有騄驎

金州稿選

卷十四

廿一

說

元琛有追風赤驪吐谷渾有青海驪隋文帝有獅子驪唐太宗得之民間太宗有六馬拳毛騄平劉黑闥乘什代赤平王世充白蹄烏平薛仁果特勒驪平宋金剛馮露紫平東都青驪平竇建德又得骨利幹十馬一曰騰霄二曰皎雪驪三曰疑露驪四曰懸光驪五曰決波驪六曰飛霞驪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驪九曰翔麟紫十曰奔虹赤唐明皇有照夜白又玉花驪又大宛紅紫青黃丁香桃花六叱撻代宗有九花虬德宗有神智驪如意驪望雲驪秦叔寶有忽雷駉郭子儀有獅子花驪九花虬也宋王明圖叱撻有八曰紅耳叱撻鶯鶯赤撻

桃花叱撻丁香叱撻青叱撻駉叱撻榆叱撻紫駉叱撻王繼炭選蜀馬二十曰麝香駉錦耳駉駉十二越日駉徧界玉陷水駉長命駉孫兒駉籠駉白八百牙掠地雲錦地龍雪而娘月影三王尾駉撒沙駉天花駉旋風白罕地嬌六天金啣蟬奴杜重威馬曰吉祥坐景地廣馬曰肉胡牀宋太宗有碧御驪仁宗有玉逍遙馬秣國出小步馬越駉出越駉駉

金州稿選

卷十四

廿二

馬左足白曰驪驪白雜毛曰鴝鵒謂鳥驪也赤馬黃驪曰驪黃馬黑馬曰駉驪驪馬白蹄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驪曰黃蒼白雜毛曰驪黃白雜毛曰駉赤黃曰驪青黑曰駉青驪驪曰驪連錢驪也白馬黑鬣曰驪赤身黑鬣曰駉黑身白鬣曰雜陰白雜毛曰駉陰淺黑色今泥驪也形白雜毛曰駉豪軒曰驪毫在節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青驪曰駉今鐵驪也

周書王會所載國名物產亦多奇詭不經青馬黑駉謂之毋兒稷慎貢大麋鹿似穢人前兒若即候立行良夷在子人首腦其腹揚州馬馬魚各體冠發人鹿如鹿俞人雅馬青丘九尾狐周頭輝炫也半黑齒白鹿白民乘黃也東越海蛤歐人蟬蛇姑於越納口姑妹珍且駉文晉書人女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義渠故白馬

史林尊耳身若虎豹尾長北戎以問閭以喻寇
史以龍大飛飛樓煩星施十盧以牛牛之區陽以
龍龍後後龍龍規矩以麟西申以鳳鳥鳥羣鳥巴人比
羣鳥鳥方楊皇鳥鳥蜀人文翰翰方人孔鳥鳥蠻場蠻崔鳥倉
吾翡翠又伊尹為湯定物貢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慮涇涇
九夷十蠻越涇涇文身貢魚支之輶鳥鳥劍之劍鯨鯨鯨放利
劍正南南既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齒貢珠璣瑋瑋象
齒文犀翠羽羽齒短狗正西西崑崙狗國鬼親親枳巴關耳
賁胸雕題離丘漆齒貢丹青白旄旄紕紕江江應龍龍神龜
正北空同大夏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翟匈奴樓煩月
令制制焉焉卷十四 廿三

氏織犁其龍求胡貢貢驪白王野駒駘駘駘良耳

抱朴子曰河上姁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
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
鴨蹠馬肺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見用缺益
覆盆釜鑑大戟鬼箭天鈎則鐵瓦之器也見用胡王使
者傳姑新婦野夫人守田公戴文俗徐長卿則謂人之
姓名也

吳起為西河守欲攻徙秦亭乃倚一車轅放北門之外
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
徙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今俄又置一石赤菽門之

今之如教人爭徙之乃今攻亭商鞅徙木之賞蓋
本此人知鞅之賞徙而不知起之賞徙也

季桓子穿井而獲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穿井
而獲狗何也孔子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土之怪曰墳
羊然則夫子以為土無狗也按尸子曰地中有犬名也
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曰賈晉太興元四等羊及隆安
祓皆於地中得犬使夫子而當其時不認對哉夫子又
云木石之怪曰夔夔蜺蜺水之怪曰龍龍罔象而吳先主檀
樹中所之有物面似人而狗身陸敬叔曰按白澤圖云
木之精曰鼯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當是時夫子
又當誤對也 廿四

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師而伏之
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葬王即位使令尹
盡誅為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家齊大夫與蘇秦爭寵
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齊王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
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齊作亂於
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男
自出齊王因而誅之若起與秦身死而能報讎者也
荀子韓之張去疾趙之朱陽齊之孟嘗可謂謀臣也註
去疾張良之祖然則去疾亂韓而良能為韓克蓋前人

子賤治單父而靡有若謂之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云然則子賤之為琴固有若教之也○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見史記又起衛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出其妻妻之弟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見韓非子云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起僕其僕謀謂武侯曰起賢人也而國小與疆秦壤界

俞州稿選

卷十四

廿五

竊恐無留心也武侯曰奈何曰試延以公主無留心則必辭云仲召吳起令公主怒而輕云仲吳起見云主之賤魏相也辭武侯遂疑之起出奔楚見戰國策合三者觀之為起妻者不亦難哉

古樂錄載卞和獻楚王玉王使樂正子視之以為石也而刑和足此樂正子即所謂下堂而傷其足三月不出猶有憂色者也又傳稱堯時十日竝出焦禾殺稼使羿射九日盡墮及羿妻竊長生藥入月為嫦娥事雖不經而極可笑予嘗戲作荆玉篇末云膝行向前中自傷野人安敢望陵陽惟憑寄與樂正子三月胡為不下堂又

不句云不信離孤摧九日却留明月隱如蟾可憐

一嘆

○齊人為祖母陳情辭官而後以遷遷怨望獲罪万里諫陳實稱玉而後立劉林以死李昶秀為母出忤婦而晚為張阿咸私夫劉殷孝子而以二女奉劉聰至太保房玄齡長為夫病剔目而後以妬聞太宗帝之以毒而不懼賊質之守肝貽笑咸耿恭孔觀之清節何愧乎續袁顓之才氣亦不下其舅蔡興宗而卒以從亂誅人固不可以本末論也

俞州稿選

卷十四

廿六

說

答犯謝罪文云亦遂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人願將軍勉之雖鶴夷子友岡以加焉然至立劉林作天子自為丞相卒陷大僂死者有知能無為西州強魄所笑

梁冀使馬融為飛章奏李固云胡粉飾面搔頭弄姿此雖誣語要是當時風俗亦有之耳何異粉白不去手又五行志稱其好看婦人之服以為服妖顏氏家訓有云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

此高蓋履坐基子方得憑班然應蓋自唐以
始不復傳朱粉耳昔人不知應囊之制觀此可以意
會矣古字隱皆作隱疑此隱囊也

驚帆魏曹洪所名駿馬也馳馬吳孫權所名快舫也三
事正相反而又相對出一時甚奇舟又有鳴鶴飛鳥青
鶴前鶴蒼非鳴鶴鳴鶴頭鳴毛者皆鳥名見西京雜
記晉令宮閣記吳志蜀王本記與服雜事諸書白鶴青
雀見梁元帝詩

傳謂夢一足而莊子又有夢憐蚊蚊憐風世人真以夢
一足矣獨韓非子明之哀公問孔子曰夢一足信乎曰
弁州稿選卷十四

廿七

夢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它異而蜀通於秦堯曰夢一
而足矣使為樂正非一足也又謂黃帝四面而尸子明
之引孔子云帝合如已者四人于四方謂四面耳非真
四面也

古稱金鷄放赦至今詔書於五鳳樓以金鷄口銜下之
三國典略司馬膺之曰案海中有占天鷄星動當有放
赦帝王以金鷄建赦

左傳云一介行李杜預云使人也唐李濟翁云當作行
使宋方勺云卑陶為大理一本作大李天官書焚惑為
徐廣注外則理兵內則理吹又黃帝李法顏師古注

法官之疏李與理通蓋人將行而理裝也左傳又
云行理之命

塞產西京賦註以為高大貌上林賦則曰屈曲婆娑王
褒四子論註以為舞貌然老子婆娑又病態也翠翠子
虛賦張揖註衣聲也稽生琴賦曰則曰鮮色也輟葛即
輟葛一註上清之氣一註雜亂貌也一註廣大貌岬岬
一註漸平一註險高歲樂子虛賦註羽飾貌封禪書註
委頓也南都賦註羽飾貌蓋隨文詁釋非真有所攷據
也

古人吉禮尚左唯喪禮軍禮尚右左陽右陰故喪禮右
弁州稿選卷十四

廿八

也人左臂力少右臂力多故軍禮右也秦漢及初元之
世丞相將軍以下官俱先右而後左
渭石梁好畏見已之影以為鬼而驚死

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而不聽宰折肱不爭
而聽孔子焉為野人所繫子貢巧說而不得馬圍拙說
而得疑亦寓言也

古象刑墨黥而地怪嬰山冠之飾今共艾母以蒼白色
人服非對覆慎子作對衣設緒衣而不純以赤王樂太
亦可謂輕矣

仲初和齊以隰朋為東國齊晉無為西土賓公子用

李友游於魯家孫賁於楚其後復使公于本
游魯開方仍游衛曹孫宿游楚以隰朋為大行將我為
大司以王子成父為大司馬賓胥無為大司理東郭牙
為大諫其最後也以開方游衛十五年不省耕而勸桓
公勿用可謂能用舍人矣

司馬田穰宜傳人或疑之以左氏不載也按晏子云景
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玄端立於
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
而夜來公曰酒錯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
對曰夫布薦席陳簞豆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

弁州稿選卷十四

廿九

藏

司馬穰宜之家前驅欵門曰君經穰宜介冑操戟立於
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
時而夜來公曰酒錯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
宜對曰夫布薦席陳簞豆者有人臣不敢與焉此事可
入傳

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而解下裳墨子見
荆王而文錦吹笙非皆達性隨時所好也見列子

東方曼倩陸沉金馬為大隱朝市之說其流弊至於無
所底止有所謂通隱者何點也見大傳尤隱者星希
也也見桓玄傳黃真隱仕者許寂也仕蜀好脩鍊見蜀

持杖隨駕隱士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始隱終南有
焉當世見本傳游俠隱士者前何點與弟微也遊人
間見本傳

少陵詩所謂投壺知舍人者即與東方朔滑稽而不勝
者也西京雜記稱郭舍人能投壺一箭七十餘駢顏光
祿載汝南周瑣會稽賀徵並能四十餘駢駢者自壺躍
而後以手接之屢投屢躍不墜地也其名有倚竿帶劍
狼壺豹尾龍首尤妙者有蓮花驍

莊子云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粟四字
頗奇

弁州稿選卷十四

三十

藏

孟嘗君客鷄鳴狗盜而出秦難楚子發禮善偷者而去
齊師

史稱齊文宣在東山飲酒投杯赫怒召魏收於前為書
將西討周人震恐常為廢隴之計三國典略載其全文
曰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方冀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
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甲汾流
沈船晉地便當躬率將士平陵王壁徑掩長裝昂彼兇
首朕與眾國舊款好睦近聞其奸乃欲規謀宜令上黨
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明知日月宜宣內
外咸使聞知齊王覽收草於兇首下足九言曰雖藏山

次亦終不繼叔即此詔也

蔡琰入胡為胡婦生子歸復嫁董祀而范曄傳之列女
賀知章八十六有疾真然始乞鑑湖為道士而宋初傳
之隱逸蓋修史者悖節之臣難遇之士故也

沛國劉顯偏精班漢時人目之為漢聖杜預研精左傳

時人目之為左氏癖同一精也一以稱聖一以稱癖

荀子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用而不知得

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

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子云莊揚蕩

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

弁州稿選入卷十四

○名山藏書者嵩高山記一石室有自然書及飲食九

土文括畧禹禪會稽山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

得之又水經汪石山有金簡玉字書禹發之得治水之

理吳地記包山中有洞庭溪遠吳王夫差使靈威丈人

入洞穴十七日得玉葉上列靈寶經二卷使示孔子曰

禹書也吳越春秋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

玉覆以藍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

有赤繡衣男子自稱玄素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

書知道水方濟於皇帝之德禹乃齋澄石簣山果得其

文周行天下使伯益記之為山海經荊州荊山小西山土

石穴中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而學因留之梁湘東王

云訪小酉之堤典是也武陵記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

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皇天場古陶穴藏書二千餘

卷

有藏道經者抱朴子云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內文

五嶽真形圖名山五嶽皆有藏於石室太上具人靈

寶秘文內符鍾山真人授禹禹更撰定為二通一藏苗

山一付雲水洞室王帝七聖玄紀云舊文十五萬藏崑

崑崙北洞大洞篇目云韓儀結隣藏王屋中清虛洞飛龍

隱訣云飛玄羽經藏峨眉山金太微黃書經云天具三

弁州稿選入卷十四

皇藏八會之文於委羽山太微天帝藏一通於龜山

相物者陳君夫相馬留長儒相尋榮陽褚氏相牛又有

浮丘伯相鶴經寧戚高堂隆相牛經嚴助相貝經師曠

禽經伯樂周穆王諸葛穎徐成相馬經而相馬者又有

寒風吳相口齒麻朝相類女厲相目衛忌相懸許鄒相

虎代羯相胸脇管青相臆吻陳非相股脚秦牙相前君

費相後

解歌語者介葛盧觀左解鳥語者公冶長觀劍波傳又

不知黃雀語佛理字子瑜觀鐘又廣漢陽翁仲解馬

語觀論季南亦解馬語觀子瞻何驥牛馬知牛黑而白

集 115 - 353

在角見韓非子廷尉沈僧照聽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選

人丁見梁荀最食飯而知炊者之為勞薪乃故車軸脚也持朗食

鷄而知其栖之恒牛露又能知鷄白黑毛屬可謂玄解

若玄晏食麥而云桃李三汁所漬則不難矣

史稱海西公無失德以牀席之言易誣故謂其陰廢廢

後生子不育時人憐之按五行志百姓歌曰青青御路

楊白馬然將韜汝非皇太子那得耳露發識者曰白者

金行馬者國族然為奪正之色明以然間朱也海西公

廢其三子以非公之子繼以馬韉死之日南方獻牛

倉州稿選入卷十四

又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

言本言是馬駒今日成龍子其歌甚美其首甚微海西

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已子豈海西真

痿耶抑溫之所誣者正今人為謠言也

宋謝鳳子超宗宋孝武差賞其才曰超宗殊有鳳毛

景盧載世說五劭風姿似其父寧桓溫曰大奴固自有

鳳毛以為始於此然不若超宗之切也王嘉拾遺記稱

青鳳吉光裘事亦在桓溫語後恐鳳毛別自有出處不

可曉

賢臣刻名於琬琰故名琬琰錄然竹書紀年云后桀命

帝位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瑛桀愛之

斷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瑛則琬瑛之刻非佳

事也又云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

夏亡則妹喜以棄而亡國非以嬖而亡國也又國語曰

妹喜比伊尹妲己比膠鬲

賈長沙過秦論末所云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為宋

儒所笑不知其原出於丹書也曰仁得之以仁守之其

世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

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賈誼過秦論兒良王廖杜赫甯越呂氏春秋云王廖賈

倉州稿選入卷十四

先兄良賈後注云王廖謀兵事實先建茅也兒良作兵

訓書後呂氏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又云孔

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也世說云鞭撻甯越

以立威名當是一隱而賢者

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而亦有不盡然者宋元慶中一歲

五次月食有十七夜十八夜二十夜二十一夜者其後

至一歲八次月食而仍不拘望此尤異也

條脫臂飾也見真語錄華贈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

周慶風土記作條達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脫等織

組雜物相贈遺繫欽定情篇又作跳脫云何以致契

然脫雙跳盞蓋一物而三名傳焉之誤也

信寺言精舍王觀國謂晉孝武帝奉佛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以為始此非也本見佛經蓋佛所居竹林曰精舍晉武因之耳觀國又引後漢包咸劉淋檀敷傳儒者立精舍講授吳曾引江表傳千吉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符水按謝承後漢書趙昱請處士基母君公楊奇於猷氏界周磐自重合令還張奐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蓋精舍不惟釋門儒與道士俱可用但不宜用之俗地耳

小說有齊諧記見莊子齊諧志怪者也虞初志虞初漢金州稿選下

卅五

說

武帝時小吏衣黃乘輜采訪天下異聞夷堅志出列子云夷堅聞而志之唐華原尉張慎素已有夷堅錄張瑞義貴耳集云夷姓堅名也酉陽雜俎小酉山石穴有書千石諾皋記有引掇陽巫事者通甲中經云住山林中呪曰諾皋太陰將軍蓋諾皋乃太陰之名太陰乃隱神之神也

語云鴈門紫塞地皆在北今人稱北為鴈塞則非也荆州記鴈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嶺屬天無際鴈飛盡至此即回翼唯一處稍下每鴈飛達則矯翮裁度下處而過故名鴈塞地在蜀漢間

齊地記云不夜城在陽廷東南古有日夜出此城以不

夜名異之也按班史云有如日夜出當是時城方成耳○廣州記云廳梁上畫五羊云高固為楚王相五羊銜穀幸於楚廷故圖其像為瑞番禺雜記則云廣州昔有五仙騎五羊而至遂名五羊按五羊銜穀楚廷却不當以此名廣州也番禺雜記似有誤

古詩多用流黃機環濟要略云問色有緋紅縹紫流黃流黃蓋機中所織綠色耳

趙岐注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追鐘紐也蠡絕也趙希鵠辨以為非曰追琢也詩曰追琢其章今畫家滴金州稿選下

卅六

說

粉令西起猶謂之追粉蠡剝蝕也今人以器物用久而剝蝕曰蠡追蠡者禹之鐘欵文追起處剝蝕也此語大似有理

余見前輩詩語稱累思及余時有所作詩俱似殿閣簷角網按段成式云士林間多呼殿棟為復護雀經為累思其識誤如此漢書文帝紀未央宮東闕累思災雀約累思屏也復也臣朝君至屏所奏之事於下顏師古則云連闕曲覆重刻垣墉之屬其形累然一曰屏劉惔釋名曰累思在門外累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也按作簷角網不應獨突而不及殿宇第所釋之義終未

川而思二字形類置綴又杜詩思朝共落則唐
時士大夫真以為護雀綴矣又古今注云思復思也
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關殿舍皆有焉郡國前亦
樹之然則今之照牆也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叔樹至不能得其數以獨
氣獨黃美引史記載秦始皇上泰山立封祀祀下風雨
甚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
九爵也此語可證千古之誤

蜀檇杭記王衍十四年俳優有唱康老子者因李昇等
具曲所出吳不能對徐光溥曰康老而無子落拓不事
弁州稿選不卷十四

卅七

生業好與梨園樂工作一旦家資蕩盡容悴而卒樂工
歎之因為此曲又名得至寶按樂府雜錄亦云康老子
者嘗與國樂狎蕩家偶一老姬持舊錦褥貨鬻乃以半
千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至寶是冰
蚕絲所織暑月陳於座一室清涼即鬻千金康得之還
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康卒樂人歎之製此曲亦曰
得至寶又曰得寶子然則得寶子之名樂府亦備唐英
亦未能詳也

博物志水經注俱稱子羽渡河齋千金之璧河伯欲之
候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

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
竟棄璧而去然則子羽之勇誠不減季路矣聊錄於此

○韓退之送詩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吳桐云長
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鯁魚按此是朝
州時上廣帥作非長安也馬人程大昌廣鑑錄引傳錄
錄此奔利時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分
身為騷猱乃得衣王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悲號以
入中國而上日有馬人恐亦非也按愈益期歲云馬文
淵立銅柱岸北出有遺兵十餘家居壽洽所南對銅柱
悉姓馬婚姻至今二百餘家言語飲食尚與中華同號
弁州稿選不卷十四

卅八

曰馬留恐此亦是馬留之類耳又記得一小說龍戶在
儋耳珠崖其人目睛皆青碧入水能伏一二尺蓋即所
謂崑崙奴也

左傳都城過百雉釋者謂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陸
氏埤雅謂雉飛崇不過丈長不過三丈又雉性妬龍說
臨飛不越分城一界之內以一雉為長

漢之廣陵敬奉李頌傾竭府庫而不救叛逆之誅孫生
貴待華鸞封以王祿而不能延命盡之期廣陵謂王祿
也孫主謂權也李頌華鸞不見正史

中興復復復期出匡衡傳及何武奏注復復依其得

上音如字下音福

史記豫讓漆身為癩吞炭為啞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不
言友為何人呂氏春秋則云趙襄子游于園中至於梁
馬却不肯進青井為參乘襄子進視梁下有人青井視
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井曰夫長者吾且有事
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
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我者
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然則豫讓又自有友蓋不減
鉏麇也

昭烈之繼漢非特名義而已寔炎祚之正緒也按異苑
卷十四

廿九

蜀昭烈帝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赫拒靈之際火勢漸
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
併於魏此亦一徵也

前史皆以先始與不放周伯仁為罪攷之語林司馬景
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
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乘半坐迎之太初後死一坐悉
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然則安平號長者其心
事又在始與下矣

蘇味道撰穆罕相二字不知處按盧氏雜記味道初拜
相門人問曰天下事方殷何以焚和味道無言但以

手摸牀稜而已故名摸稜宰相

畦一舉足也上音本倍畦謂之步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
尋尋尋兩肱也倍尋謂之常然則八尺曰尋夫六尺曰
常也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又云一手之盛謂之溢
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然則飲酒不過三升飯止數
升乃謂少耳若今之升非小也

王僧虔用搨筆以遺名似若以為拙字之誤非也字素
短而无鋒者曰搨幽明錄王明兒鬼云鄧艾今在尚方
磨十指垂搨豈有神又搜神記載荀序十歲於青草湖
落木已行數十里洪波淼漫少頃一搨頭船漁父送
余尚稿還卷十四

四十

還之張志和漁父詞作搨頭船蓋搨與搨通也今俗語
短盆物亦曰搨頭

西京雜記以太上皇思故豐邑里因作新豐并移舊社
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若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
牛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又水
經注漢中洋川戚夫人所生處夫人思慕東鄉追求淫
川帝為驛致長安然則高祖慣作此伎倆矣

王濬冲少時父為涼州刺史卒官故吏賻贈數百萬皆
辭而不受及至台司好吳利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
聚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并計恒若不足

物試宛陵今受贈遺脩家且為州司所檢至千三百條
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
改於昔

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置之甕投於江後
大醉而養之廣後不治本親服胡寅少亦不為父所奉
伯父安固卒之寅後亦不持父服何姓事之同乃爾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三月曲水義對以漢章
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以一村以
為怪乃相携之水濱盥洗束皙引周城洛邑引流水以
汎酒秦昭王三月置酒河曲二漢相沿以為盛集帝賜
金州稿選卷十四

四十一

督金五十斤而左遷虞為陽城令虞所謂曉人不當如
是也及風土記所載大略與虞同而云後漢末郭虞三
女一女以三月上辰一以上巳二日而三女產並此時
俗大忌故到是日婦人不復止家皆適東流水上析板
自絮灑然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潔於東流水上
自洗板濯除去垢為大潔者言陽氣布暢萬物既出
始潔之也然則上巳水濱之會蓋不始於後漢其事亦
不起於徐肇郭虞二人板濯之原東晉亦一時附會不
能知也

盤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

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非黨曰言舅作賊
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曰兒何以作尔語帝无
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故晉后妃傳替抑尺威帝更
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及攷亮傳內却不載
此事可謂略矣通鑑云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問亮
曰常日白頭公安在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
賊便殺之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惧变色似亦不及殷說
筆數

政和三年以燕趙二王屬尊出入百官不避特賜三接
青羅徽一紫羅大掌扇二塗金花鞍轡茶錄等物以為

卷十四

四十二

儀衛又以蔡京薛兩国公封特賜青羅徽塗金儀仗等
物悉如二王馬前圍子手二百人惟無紫羅掌扇耳
阿濫堆蘇幕遮俱曲名阿濫堆驪山鳥也明皇采其聲
為曲又作鸚鵡堆段成式云此鳥色黃一變之鵲色如
鸚鵡轉之後乃至累變腹前漸白蘇幕遮胡服也
一云高昌女子所戴油帽

元日飲屠蘇酒從小者起按時鏡新書晉有問董勳者
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唐詩稱焚
尾則以老者後得酒當有餘以優老見莊季裕鷄肋若
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椒酒從小者

起則又不在元日矣。婪尾又曰。林尾。一云。出侯曰。酒令
巡匝末坐者。連飲三杯。末坐遠酒。行到邊出。故連飲以
慰取食婪之義。一云。林為燠。如鐵出火。貴其出色。此尤
無謂。

趙弼作文山傳。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
不辨。城門盡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行。群臣
入朝。亦焚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則公特進金
紫。先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
王積翁書神主。洒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李羅行初
墓。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滾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

奔州。竊入。卷十四

四十三

上於雲霄中。空空隱々。雷鳴如怒之聲。天色愈熾。乃改
前宋心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按正史文集。皆不
載此事。傳疑可也。信云。至我朝景泰中。賜謚忠烈。人不
能知故附記之。

宋人有屬廷事實一條。虜中自宰執公卿下至判司簿
尉。有罪犯者。亦不能免被責。如在廷之臣。有忤其主意
者。則去衣臥地。令侍衛之人。以杖箠數足。則止。名曰御
斷。收金史自平章而下。俱然。今之廷杖。其殆是乎。第古
刑不上大夫。則士以下。亦所不免耳。

至道九年。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以卿李還

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元成。皆
七十九。賜紫。吳儂贊寧年七十八。鄧州刺史魏丕年七
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故相司空李昉。水
部郎中朱昂。皆七十一。然以蜀寇作不及宴。其明年昉
卒。遂罷。若洛社耆英。則前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
尉卿致仕古皎。年八十六。前右龍武軍長史鄭據。年八
十四。前益州刺史劉真。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內供奉官
盧真。年七十八。前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俱
年七卜。而秘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未七十。雖與
會而不及列。洪景廬謂此會有兩盧真。蓋誤以真為貞。

卷十四

四十四

也。後洛社耆英。則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
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垂西京留守司事略國公文肅。
傳司封郎中席汝言。俱年七十七。太常少卿致仕王尚
恭。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鼎。致仕劉几。衛州
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天章閣待司
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年七十三。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
年七十二。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龍圖閣直學士
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俱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
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六十四。援

狄例在會而不預圖檢尉太尉宣徽南院使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時出鎮預列而不在會前社多高爵而後社名位重樂天又有宴致仕裴賓客九十餘王尚書八十餘白為太子少傅劉夢得為太子賓客俱七十三路公又與中散大夫程曠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作同甲會在洛社之次年杭州在正統間大聖正郎子貞八十一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殿士項伯鸞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勳郎中鄧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與會而年不及

介州稿選入卷十四

四十五

說

晉史司馬宣王張皇后傳言帝避魏武辟命托以風痺嘗一日曬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在側后手殺之以滅口而親執轡後欲誅曹爽從諫稱風痺爽寬等勝別之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露胃臆何仲達之善托疾乃蘇又太平御覽所引晉書高祖以漢祚將終不欲失節曹氏辭以風痺魏武遣親信令史微服於高祖門下蔭息七月七日高祖方曝書令史還報魏武遣辟仍救曰若復不動可便收之高祖懼而應命與后紀事抵牾殊甚○史傳張歐未嘗授人虛儲之父母妻子同在無少長

亦廷尉歐與丞相曹暉中尉嘉奏也于定國民自不以為冤而趙蓋韓揚之死皆其成獄也

漢宣帝圖畫功臣霍光等十二人於麒麟閣按漢官職天祿麒麟二閣蕭何造以藏秘書畫賢臣者三輔故事則云天祿石渠二閣不言麒麟閣也光武畫功臣卿馬等於雲臺不言閣也按洛陽地志云雲臺高閣十四間唐文皇畫功臣長孫無忌等於凌烟閣初名戰武閣後昭宗徙洛陽宰相柳璨奏四鎮元帥梁王勛崇冠古可創一閣圖畫以旌之詔曰魏嘗彰陽之功別創紀勳之觀齊旌泗水之績乃嘉崇德之模式視新規模從舊

介州稿選入卷十四

四十六

說

典宜令所司於皇城內擇善地別造凌烟閣圖寫勳名天祐旌功之閣蓋閣成而纂弒遂矣真功臣之恥也凌烟名亦不雅秦二世為之欲與南山齊名語云汗青又曰殺青風俗通殺治也治竹作簡書之耳新青竹有汁易蠹故於火上炙乾之陳楚間謂之汗牙者去其汁也廣記載世說李元禮甥列如長松下風周石颺颺如小松下風按世說元禮肅肅如松下風無此語通語諸葛亮見殷禮而歎曰東吳蘇盧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僑附也用修又讀云殷

從嗣今之偽形也東吳蘇軾中乃有奇偉如此人晉書
王敦與導書云溫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下云求諸
奸臣以矯為首下云募生得矯者當自拔其舌司馬通
鑑云溫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拔其
舌用脩尺牘亦因之故記於此

其國人危辱金冠璽玲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
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優者作女王曲音
詞宛轉傳於樂部按此詞太白集已有之何得言大中
初貢也

介州稿選入卷十四 四十七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真趙里皆歷年桓榮十
五年何休十七年

韓退之子親改金根車為金銀車貽笑於世二子紹袞
皆擢第袞為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狀元
棄者史亦闕之以此知科名之不足恃也

杜周傳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鹽鐵論云二
尺四寸之律曹褒新禮亦寫二尺四寸簡三尺者舉成
數也

唐書載武宗寵王才人欲立為后弗果帝大漸即自經
於帳中張祐集載孟才人以歌筵獲寵帝疾亟才人為

帝歌河滿子曲市發聲腸斷而絕或以為一人或以為
一事李衛公兩朝獻替記則謂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
之寵以驕妬忤旨日夕而歿群情無不驚懼然則才人
者固於晏駕之前不良死與傳所記大不同

唐遺史載賈島於逆旅中不識宣宗忤旨謫遂州長江
簿北夢瑣言載溫庭筠亦於逆旅中不識宣宗忤旨謫
方城尉據言謂島所忤武宗非宣宗也島死於武宗世
遺史所載似誤第以未登第舉人而得官簿尉皆有謫
詞其時制度有不可曉者

介州稿選入卷十四 四十八

食卿魚羹本傳則云肅在南嶺卿魚羹及茗飲沐至北
則者羊肉及酪漿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
肅曰羊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鄉
昔小國唯茗飲不中與酪作奴因呼茗酪奴其載不同
如此

介州山人四部稿選 十四終

人四部稿選卷之十五

吳郡鳳洲王世貞著

越郡有吾沈一貫選

說部

宛委餘編

每見史傳稱百六陽九而不得其說按洪景廬續筆云以曆志攷之其名有八一曰八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七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然則陽九即當承百六而言所謂災歲

舟州稿選卷十五

蓋不止陽九也及攷張世南游宦紀聞所載王湜太尉時後備檢則云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與景廬所記不同而其有理又曰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報王亥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各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日六之數三此所謂應者也舜禹至治得百六之數

七周成康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癸巳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乙武丁得陽九之數六不降得百六之數八盛庚小辛得百六之數十漢明章得百六之數十五唐貞觀得百六之數二此所謂不應者也余嘗以此試楚士無一知者又有元二之厄不可曉或云即元元也訛而為二耳

靈寶經陽九百六劫之大者也陽極於九故云陽九陰極於六故云百六即陰六也小則三千三百年次則九千九百年大則九九八十一萬年為劫終也又洞玄經會經天厄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道跡經言陽九者舟州稿選卷十五

大旱海涌而陸焦百六者大水海陸而陸沉按道經所載陽九百六又稍不同附記於此

史稱博陸侯不學無術廢立大事伊訓明徵乃問古有如此否至答變生兄弟書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以嚚為兄良為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代楚大夫唐執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垂近代鄭昌時文長清一產二男勝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為長此又近似該博老儒何也王莽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

六藝魏都叔淳于倉奏方不學而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衆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虫焚射無不知者天下謂之聖人然則方之才技當在曼倩公明間而遺言行跡不甚著定是蚤夭耳

陸士龍詩故不如士衡耳至本傳所載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君於盧毓盧誕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客不相悉何至此哉機曰我父祖名播海內寧不知耶議者以此定二陸優劣竊恐未爾武帝嘗問吾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吾立功立事喜不及抗後彥為交州

金州稿選卷十五

三

鮑士衡兄弟士衡將受之士龍曰彥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乃止此段事絕同乃大相反何也要之致嚴取典覽士龍為勝石敬倫每與王處仲入學戲見顏淵像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讎牖語人蕭敬範為湘州好賓友酣醺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嘗謂湘東王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汎水肆意酣歌也二語各有致未可盡非

金州稿選卷十五

四

沈休之少屬端慤有志台司典徐勉最善乃以書陳情於勉其略謂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又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僂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有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批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言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恩是策勉為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不許但加鼓吹而已是休文一哀病老公不知止足者

吾卿陸象孫謂投名刺既稱頓首不當復言拜故爾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一頓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稱肅拜不知其自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不可若稱奇拜褒拜亦通陸子淵謂宋太宗平列國所謂裸將之士頗多無地處之於是設六館修大部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部者附

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別脩廣記五百卷按三大部即御覽廣記英華也冊府元龜脩於真宗朝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昔人頗有以絳侯為失計者王應麟則曰考之儀禮鄉射疏九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是以上喪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涉禮禮云右袒袒註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諸呂之計已定若為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耳吳興陳震則云淳齒弑齊王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淳齒亂齊國殺諸王欲與我誅淳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是勃之先

弁州稿選八卷十五

五

已有以袒右令衆者今以袒右當受刑則市人從計者當刑否耶應麟之考據自以為得情而不能不屈於陳氏矣然皆未得其情者也勃老將也已預知衆心之歸劉氏而不能無疑於呂氏之有黨蓋令一下而衆聞之右袒者或遲疑未左者立誅之以令衆如楊素朱滔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規人心之向背哉

沈括言唐人詩多有言吳鉤吳鉤者刀名也刀變今南唐用之謂之葛黨刀按吳越春秋閭閻既寶莫耶復令因中作鉤曰能為善鉤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獻

宮門求賞王問其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爰成二鉤王以舉衆鉤以示之何者是也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危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皆飛著父之臂王大驚乃賞百金遂服之此吳鉤之所由名以為警刀似也

晉人如溫太真桓元子宋武帝之類皆好六博博蒲博名相如房玄齡姚元之之類微時亦皆為之韓昌黎以道學文章自任尤所篤好其所著書記云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與余彈碁幸勝之是也張藉與昌黎書云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

弁州稿選八卷十五

六

為戲此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在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况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昌黎報書止言駁雜而不及博塞蓋亦有所諱也

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大為一端二端為一兩一兩一疋也然則一端不可以言一疋公羊傳乘馬束帛束帛謂玄三纁二女三法天纁二象地然則今人以一疋帛為束帛亦非也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錦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國中皆餓死

以理言之當是靈王也然謂宮中多餓死則近楚王之好細腰謂女子也其臣何故三飯

漢名士稱涼州三明太尉段熲紀明度遷將軍皇甫規威明大司農張奐然明也出一時以為奇矣晉南渡而後瑯琊諸葛恢穎川荀闡陳留蔡謨俱字道明而皆有名號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諸葛清然則前後有兩三明而後則字俱同前則同即各奇也

湘東王有同姓名錄其書今不存聊舉其灼灼者在同時如兩魯參一魯參殺人而致魯子之母投杼兩毛遂

齊州稿選卷十五

七

一毛遂墮井而致平原君之痛哭異世則魯秋胡因婦採桑調其妻投水死漢亦有魯秋胡求聘翟公女翟公謾傳調妻事以為薄行而不許婚俱可笑也其次如國師公劉秀以名應圖識為王莽所殺而取王莽者為光武亦劉秀莽遣太師安新公王匡攻更始定國上公主匡不勝為所執後唐李尚書益與宗人尚書益者俱赴獄據上坐因笑曰今日兩副生頭俱李益代宗用梓州知制誥宰相以平盧幕府員外及江淮刺史請上書春城無處不飛花絕句云用此韓柳而員外得之事皆奇○有以人而名器物者阮咸製阮遂名為阮咸今名阮

王右軍好鸞遂名鸞為右軍見釋康伯傳外國跋名康伯傳鸞僧鑒盧製湯羊遂名湯羊為鑒盧今無番人

畢羅好食湯麵遂名湯麵為畢羅今傍今人於豕肉互腐及它巾服之類皆加以東坡名謂為眉山所製也有以器物而名人者令狐僕射楚小婢善歌李商隱錦瑟詩名錦瑟常中令畢伎善吹簫名王簫事見

兄弟稱二龍者漢許虔許劭齊柳悅柳惔五龍即實儀兄弟六龍者晉卞粹及溫羨八龍者漢荀悅組靖謝汪

兄弟三虎者賈彪兄弟三人

齊州稿選卷十五

八

兄弟三鳳者河東薛氏

昔人有父字其子者曹承相操每下教稱子桓右軍與人書謂子敬飛白大有勢子字其父者胡毋慙之見父輔之暑月搖扇視事呼之曰彥國胡為自貽伊戚從子字其母父者袁種謂益曰南方卑濕絲能日歎也何說王母反而已有臣字其君者光武幸章陵宗室諸母酣悅相謂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今乃能如此

唐文皇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十八學士房杜等多王宰相後薛收卒以劉孝孫補之楚王馬希範亦為天

策上將開府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圖徐仲雅等十
八人亦授學士

師曠識駿識諫師曠識首陽之神其二諫其一
諫東方朔識駟禾識巫參識藻識藻長水之精識慘我其
一諫其二諫

管子知俞兒知俞兒東方朔又知畢方知畢方張寬知女人

星劉向知貳星劉向知貳賈逵知鸞賈逵知鸞胡綜知秦始皇

厭王氣物諸葛恪知厭王氣物諸葛恪知侯囊侯囊陸敬叔知彭侯陸敬叔知彭侯

無寶仗知鼯鼠張華知龍鯨無寶仗知鼯鼠張華知龍鯨知海龜毛知千

將知臨平石鼓將知臨平石鼓知銅漂知銅漂洛中宵鐘

弁州稿選入卷十五 九

知九館龍洞知然石知九館龍洞知然石王漿龍穴石髓東晉

知顯即凌科斗策賈淵知奇晞兒家王粲知服磐人冢

裴子野知白題國何承天知裴子野知白題國何承天知新威斗陸香知紫荷素

又知千里酒又知古驤又知千里酒又知古驤許敬宗知帝丘李珣知內黃

傳弘業知雌傳弘業知雌蘇綽知西漢故倉地杜鵑知

秦哀公墓李章成知鐵斧為禁物沈約知東夷秦哀公墓李章成知鐵斧為禁物沈約知東夷益冕

高九高九蓋下平蓋中陸澄識服匿高九傳奕知金

剛石孟誥知藥金段成式知報時鐵董養知周會狄地

下有蒼白盧若虛識鼯鼠下有蒼白盧若虛識鼯鼠杜鵑知雀下有蒼白盧若虛識鼯鼠僧贊

家知蓋牛隱見家知蓋牛隱見中劉敞知龍雀乃家知蓋牛隱見又知周

夫印為亞夫印劉蛻知古銅蓋夫印為亞夫印劉蛻知古銅蓋非齊桓公物斛斯微知

鍾子鍾子之清響鍾子之清響祖瑩知千闐國王故王印徐鉉知海馬

骨高裕知陵鯢

隋王儉等徵事侯帝略畢談所遺漏百千條皆儉

所未覩又與何憲等徵事悉并其舊物奪之何憲在王

儉宅徵事以最後得五色帶儉宅徵事以最後得五色帶白羽扇王擣後至悉奪之

沈約與梁武徵事少其二沈約策劉顥十事顥對其

九劉顥策約五事約對其二梁武策錦被事已盡劉芳

標最後出十餘條南唐鉉錯策備楚金多五十事元陳

呂敷驢剛中少三十條

弁州稿選入卷十五 十

張崇還鎮率將鬚錢趙在禮還鎮亦率拔釘錢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咎臣璧魏文

侯出言而不當師經舉琴而撞之中旋潰之一見淮南

子一見劉向說苑燕太后不肯以少子質齊因陳羣受

少子之說而許趙太后不肯以少子質秦因左師觸龍

愛少子之說而許一見趙世家一見戰國策高齊神武

不貴慕容紹宗以留文襄唐文皇暫出李勣以留高宗

俱見本紀申鳴援桴而進戰為賊殺其父功成而自殺

一見後漢書一見後漢書醫緩脈晉平公而曰君之病在膏之下

市之上秦武王示扁鵲病而曰君之病在耳之肱目之上謂皆以色致也一見左傳一見戰國策東方朔知赤物為性哉飲酒十石李章武知鐵斧為厭物飲血三斗一見搜神記一見酉陽雜俎懷素習書畫數畝芭蕉鄭虔習書畫數屋柿葉俱見法書錄孫臏腹於魏而為齊師司馬喜贖於宋而為中山相一見本傳一見呂氏春秋王濟以錢千萬與王愷賭射八百里牛一勝而探牛心尔朱文略以好婢與高歸彥賭射千里馬一勝而截馬頭一見晉書一見北齊書郭千秋明蕭何功高立封侯公孫戎明樊噲不及立封二千九一見蕭何傳一見并州稿選卷十五

十一

王莽傳宛州刺史李恂郡園小麥胡麻悉付從事楊州刺史費遂郡園小麥胡麻悉付從事一見東觀漢記一見謝承後漢書孫權得諸葛恪而以老棄熟龜精張華得雷煥而以老棄辨狄精一見搜神記一見集異志漢郭林宗遇雨巾角折入遂為折角巾周獨孫信馳馬帽微側人遂為側帽一見後漢書一見此史嚴峻為吳大帝誦孝經仲尼居張輔兵昭以為品生請誦君子之事上章陸澄為齊武帝誦孝經仲尼居王衛軍儉以為傳而齊武帝誦君子之事上章一見吳志一見南齊書吳大帝夢人以筆點額能循賀以為當作主齊文宣夢人

以筆點額王曇首賀以為當作主俱遂即位一見吳林國統志一見齊書魏文帝為王時夢日墮地分為三分已得一分納懷中陳文帝微時夢亦然後俱為三分之一見談藝一見陳本紀張茂先白鸚鵡夢為鸚鵡為楊太真白鸚鵡亦夢為鸚鵡為搏一見異苑一見明皇雜錄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初看云浪虛得名次日看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其下十日不能去閭立本見張僧繇畫亦然見宣和書畫譜楊司空素出見客挾侍姬紅拂因奔李靖郭太尉子儀出見客亦挾侍姬紅拂因奔崔一見一見虬髯客傳一見崑崙奴傳二人又皆劍俠也并州稿選卷十五

十二

○愚嘗性南燕慕容德登高譙群臣語如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卿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俯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墮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又如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磨礮聲箭如餓鷗散中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井露漿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休貴人動轉不得踏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開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人使人氣

雖小侃大雅殊自奇麗德索唐景宗武人其

能言尤可怪耳昔人謂史臣借飾之語恐未必然

晉文即位探策得一群臣失色裴成之進曰臣聞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梁高祖問

王侍中朕為有為無對曰陛下應萬物為有休至理為

無宋文帝釣天泉池垂綸不獲王景文曰臣以為垂綸

者清故不獲貪餌元魏高祖名子何愉悅惸崔光名子

勗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

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周武自彈琵琶屬梁王蕭

綽綽因起謝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敢不率同百戰此

并州稿選卷十五

雖取捷供奉語不妨雅致若桓玄即位御牀陷而投侍

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梁武宮門災謂群臣我

意方欲更新之而何故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又

武帝即位有猛虎入建康郭象入江陵上意不悅以問

群臣群臣無敢對者王瑩在御筵欽板對曰昔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面虎象來格縱極濬辭不能

令人不嘔穢

今世所稱返璧蓋左傳所謂受殽而返璧也若以周敬

王事擬之則佳秦始皇事擬之則不雅子朝與敬王戰

投璧於河後二日津人得之於岸時賣之石也已敵王

事定獻之復為王秦使者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

進使者曰為我遺鍋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

璧其以聞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

漢文帝臨厠常昭所謂夾二水而臨其岸也慎夫人

如厠與武帝據厠見衛青厠厠之厠也

立使馬據顏魯之疏以為起自太宗其門司式曰無門

籍有急奏令使家引對不得開礙防墮蔽其立伏馬二

須乘者聽程大昌以為太宗招言勤政至意至開元天

寶札儀立仗馬李林甫所云一鳴輒斥即今仗馬制也

而招言勤政之意失矣按此馬及仗當在外朝人主行

并州稿選卷十五

幸它所成深宮而所謂急奏者必上變告警之類耳若

方御朝豈有乘馬徑入理且必不以是待上言時事者

也白虎樽尚有發者而竟太宗朝不聞乘仗馬奏事人

大昌之說恐亦無據

晉史袁彥伯宋在桓玄府作東征賦而不及宣城一日

桓命同載問卿何以東征賦不及家君袁云尊公稱謂

既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云疑不實乃曰

君欲為何辭袁應聲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忘

道不可損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桓法然而止又世說新

刀云先公勲業如是何以相忽略袁宏便答我太祖
公何以云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剗低斷功則在人職
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讚按此必有一誤彦伯豈有
為桓容而遺宣城者使出無意則伏玄度已言之若使
出有意不足見才而適求寡釐或胡奴之說差為近之
○今人每法今曰今甲以漢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
然足法今首卷曰江充傳註今乙騎乘行馳道中章帝
詔曰今丙簪長有數見鼠璞甚明然則今乙者第二卷
也今丙者第三卷也漢律當有十卷

每見人稱前輩者伍伯晉書賈充毆庾純云君行常在
奔州稿卷八十五

十五

人前今何以後蓋純之先人有為伍伯者按古今注云
一伍之長也五人為伍曰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
人一戶一竈每竈四直一伯故曰戶伯又曰大伯諸王
公行戶服赤幘纁衣常轂率其伍以導引也

史記年表秦以君公主妻河君主詐以宅女為君主秦
君之女也漢天子女曰公主婿曰尚諸王女曰翁主
曰妃

其曰君主猶漢世公主也

陶隱居載漢高祖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鐵劍
長三尺銘曰赤霄大篆書即斬蛇劍也及貴常服之光
武徵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魏武帝以建安

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劍長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銘曰孟
德王以見入主受命之徵按西京雜記云斬蛇劍長七
尺晉太康中武庫火飛去又載石勒耕地得一刀銘曰
石氏昌篆書然則曜讀其管漆山有管漆王遣童子奉
至劍事見本記而隱居不之及建安二十年武帝王
業成矣此劍非所自創即其下偽為之以相鼓眩也
滑輿事今將母者通用之而不知滑以石崇事見法其
毋固同與其禍也及瓜事今以為得代之期而不知瓜
期不得代連稱管至父終此為起也含鸚舌香乃侍中
刁存以年老口臭令含之蓋碑生金在賈梁道以為

奔州稿卷八十五

十六

晉中興之北而庾氏為滅族之候俱不為佳事也
丹鉛餘錄載古鑑銘二以為唐人作按銘辭有長照仁
壽天子萬春語疑隋仁壽宮成於此鑄鏡也又如珠出
匣似月停空當眉馮翠對臉傳紅亦似煬帝語

帝王之貌如伏羲女嫫媿身人首神農人身牛首戴玉
英王勝黃帝龍顏顙首戴干戈帝髻駢齒帝堯顴
荷膝肩有八采豈下銳上帝舜黑色龍顏重瞳大口手
握襄禹虎鼻大口兩耳三漏首戴鈞鈐肩有玉斗足文
爪舌又云長頸鳥喙湯豈下銳上珠庭哲而有髯偁身
而揚聲臂有四脉文王龍顏虎有肩有乳武王駢齒

在始皇峰準長目鵠鳥脰對鬣漢高祖隆準龍顏美鬚
斬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先武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昭
烈臂垂過膝頤見其耳晉武帝炎髮委地手過膝齊太
祖道成龍顏鍾磬麟文偏體梁武帝衍兩髀駢頂上
隆起有文在左右手曰武陳武帝霸先日角龍顏垂手
過膝齊神武歡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於玉文宣帝
洋鱗身重蹠周文帝恭方額廣額美鬚髮長委地垂
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隋高祖龍顏長上
短下額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玉唐太宗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宋太祖正黑色方面大耳

齊州稿選 卷十五

十七

其間位方隅者項羽目重瞳子力能扛鼎音鳴叱咤千
人皆廢王莽後口露眼赤睛大聲而嘶反膺高視瞰臨
左右孫權紫髯方頤大口長上短下劉淵子聰俱猿臂
淵髮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聰左
耳毫長二尺非常光澤劉聰生而眉白鬚四尺餘慕容
眊龍顏版齒慕容容手垂過膝符堅背有赤文隱起成字
曰艸付臣又上王臂垂過膝面有紫光慕容德額有日
角偃月圭文魏什異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卧則乳垂
至席
古有稱金貂者常侍侍中挿貂以金為拄也漢稱金貂

者金印紫綬也其後江左八銜曰金紫光祿銀青光祿
猶此意也唐所謂金紫者紫衫金帶也又賜紫及金魚
袋後元復以金紫銀青入銜國初亦因之印在秦漢以
為佩服之章至六朝尚因之故至小其丞相列侯不過
寸餘不以施奏牘也唐用龜魚以代印而印用之奏牘
天至明而印之寸分加大大明之所謂綬非綬制也蓋
也其牙牌則以代印及龜魚也古王公列侯皆金印丞
相將軍亦金印今法親王金寶一二品銀印餘皆銅印
古印列侯存者多銅印人不能曉所謂按古賜印外證
得自製銅木牙印蓋倣印製而為之金銀印不能存而

齊州稿選 卷十五

十八

銅獨得存故也
唐時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至宋則用織成花綾
以品次有差宋勅俱草書後用三省長官食押尚書印
然無御寶當時每授官則有之至 國朝考最始給與
一品至五品皆誥六品以下敕花色彩異公侯一品玉
軸伯及二品犀軸三品四品鑲金軸餘角軸內唯御寶
加於年月之上其特使則有勅勅用小龍墨欄黃紙
昔人以馮道比胡廣蓋言其邁除行履之同也漢順帝
五年胡廣已為尚書僕射又十年而以大司農為司徒
漢元帝元年梁興弒帝為太尉桓帝元年罷十月為司空

五年致仕又四年以太常為太尉又二年梁興誅為庶人又八年以太常為司徒又二年為孝靈元年參錄尚書事其年宦官殺陳蕃等進太傅錄尚書事封又四年卒凡事和順質冲桓靈六帝周流四以三十餘年馮道始事唐莊宗莊宗為明宗所篡事明宗三年由端明殿學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廢帝為潞王所弑事潞王以司空平章出鎮義成石晉滅潞王四年入為司徒侍中出帝初以太尉侍中鎮匡國契丹滅晉為太傅漢入洛為太師周恭漢以太師為中書令瀛王凡五國十王主出入將相三以者二十四年

金州稿選

卷十五

十九

馮道作長樂老敘為千古識嘆之端固也其時有實錄同顯唐莊宗朝為石晉學士漢司空首樞周加司徒侍中以迄罷相至宋用前三公赴闕陪位乞以東宮三少奉朝詩不得歸洛卒年七十八自為墓志張昭事主師範義不臣梁事唐莊宗勸張憲以死節而身後倍之歷後唐晉漢周皆顯官以至宋祖至吏部尚書封陳國公宋琪為契丹進士事漢周及宋拜相兩朝王易簡舉梁進士至周顯德位太子少保宋初加少傅三公壽俱七十九琪又作多幸老民敘易簡構一鳴堂二品樓蓋不為長樂之見者少矣

如皇城六國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自秦明東至涇渭交處殿屋復道周閣相屬然各自為區雖一瓦一甍之造亦如其式各書國號不相雷同皆布其所得諸侯美人居之如在其國鐘鼓帷帳不移而且至於出符豐貂東至解縣南來又有玄旗早旒之制單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見秦史晉志為詳按三輔舊事西京雜記諸書阿房宮前殿東西三里南北五里前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滿騎行炙千人倡萬人和一云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開內離宮

金州稿選

卷十五

二十

二百開外四百餘漢未央宮周回二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二十五丈有殿閣三十二至孝武以木蘭為樊櫺文杏為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珰雕鏤玉碣重軒鏤檻青瑱丹墀左城右平黃金為壁帶間以和氏珣玉風至其聲玲瓏然也未火在城西偏而長樂在東太后多居之周回十九里又有桂宮比宮明光宮在北周回各十餘里孝武又建建章宮於未央宮西長安城外跨城池作飛閣通之構輦道以上下周迴三十里宮正門曰閭闔高二十五丈左鳳闔高二十五丈右神明臺門內北起別風闔高五十六丈對峙并幹樓高五

千丈輦道相屬焉連閣皆有罽毼前殿下祝未央其西則廣中殿受萬人廟記云北闕門高二十五丈又有鳳皇閣高七十丈五尺又畿內千里京兆治之前乘秦後越九囷東薄河華西涉岐隄內外宮一百四十五所隋文帝遷都其正宮正殿皆名大興隋煬帝因之致美於西苑後多幸東京江都以及唐改名太極宮然俱無所增飾高宗於宮東北取苑地建大明宮其廣袤亦及五里尚未能建章之半也宋東京宮殿初因朱梁之舊建隆三年敕洛陽宮殿條之始為壯麗然周迴不過五里至晉南渡都建康朝宴所臨止東西二堂宮門之外

金州稿選 卷十五 廿一

編竹以為飾齊而已宋南渡都臨安以州治為行宮制度簡省垂拱大慶文德紫宸并曠集英六殿隨事易名實一殿重華慈福壽慈壽康二宮重壽寧福二殿隨時異額實一宮延和崇政等四殿本一射殿天章龍圖等尤闊實天章一閣大內尤狹隘階墀僅三級比於江南大家而已秦漢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晉過江後但六乘而已天子無後六馬三乘五路皆駕四而已無後五時車有事則推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與之一何凌替也

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西苑方二百里作曜華宮築苑園園中有百靈山層寸石落猿巖細能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鴈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庇歇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是漢之諸王喻於後世人主也梁興廣開園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嶂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異方珍怪畢有是漢之貴戚喻於後世人主也袁廣漢於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橫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鸚鵡青兒奇獸珍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濤致江鷗海鶴

金州稿選 卷十五 廿二

孕婦產殿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植培屋皆徘徊連屬重閣脩廊行之移晷不能偏是漢之富民喻於後世人主也

項王舉鼎拔山音嗚叱咤千人皆靡百戰無前膽力威勇足冠千古其它若蜀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龍輦立大石長三丈為墓志曰芳里秦為漢又夏育俱能舉穆千鈞千鈞蓋三萬斤衛石蕃能有沙一千二百斗當為一百二十石可謂神力矣而俱不聞有戰伐之功民氓以死何也書所載魏任誠王曹彰太廟新成萬斤鐘負之而趨擗白象鼻頃之於地以臂繞虎尾伏不

敢動然是時海內稱開張為萬人敵不數任城也北魏
盧肅長九尺餘勇力與沙門曇讚將嘗以海神腰骨為
馬稍以遺齊神武諸將莫能舉惟聖樂強舉之南梁羊
侃伏而作咒狀以指扶壁入三寸弓力至二十石泗州
十石人各長八尺許執而對擊之俱碎又於壁直上七
步橫擲得五跡而是時海內以高教曹配項羽不數年
盧也元勳滑舞劍能使壯士十馬首俱墮而我明稱
勇將為常開平傳頌公輩陳有張定邊滑無聞也豈有
力者不必有膽即一萬鈞當為三千萬斤此恐記者之
過

金州稿選 卷十五

廿三

以貴而富其最著者秦魏冉呂不韋楚黃歇漢霍光張
安世張禹王鳳等五侯並賢梁冀董卓曹騰等魏曹洪
晉石崇王愷王濟徐湛之阮佃夫梁蕭宏朱异羊侃北
魏元禧元雍元琛元融李崇隋楊素唐裴寂李林甫楊
國忠郭子儀韋宙裴冕元載李德裕王涯楊收吳越孫
承佑蜀李昊宋蔡京梁師成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史彌
遠韓侂胄賈似道元燕帖木兒他顏朱清張瑄其無譏
者陸郭汾陽韓幹王耳
能自力致富者陶朱公白圭猗頓已暴熾臨邛卓王孫
是即曲任氏茂陵袁廣漢平陵上孫傳求海虞公

邑王氏洛陽劉寔長安王元寶王酒胡鄒鳳熾即鄒駱
駱及勝國倪瓚顧瑛沈萬三皆著在史傳甚詳

王愷作熱絕布障四十里石崇乃作錦步障五十里教
之愷恒不勝武帝助之賜以珊瑚樹高二尺許以示石
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君夫方惋惜以為疾已之
害石徐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
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君夫比者
甚衆乃恍然自失外國有進帝火浣布者帝服以幸季
倫李倫引敝服候帝左右從奴五十人懸衣火浣衫
泰皇為已寡婦築女懷清臺又令倚頓得朝見比封君

金州稿選 卷十五

廿四

卓王孫有綠熊皮百雙漢武帝令進二十雙至唐明皇
見南山白龍問左右俱不見獨王元寶見之以至富與
至貴敵也元寶又謂明皇請以南山一樹挂臣一纁山
樹有盡臣纁無窮又黃巢亂後脩宮闕有商兕王酒胡
助錢三十萬貫後脩安國寺成上幸之為擊十柁施錢
萬緡群公有擊至五柁者一日王酒胡乘醉入連檀舫
抵徑華十萬緡寔寺而去一布衣乃敗與人主酬醢遂
爭雄長不減齊奴
梁冀父子擅權垂二十年食聚無極而斥賣家財三十
餘萬萬董賢之幸不過三年取而斥賣家財至四十三

萬人不聞納贖蓋傾府庫以益之也梁武帝時
王侯第銀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凡三十間僅三萬七而
梁時錢薄小不能三分之一其他布絹上綿縠縠紵縠
朱砂雜貨物積亦梁重之亞矣

梁孝王薨時餘黃金四十萬斤吳王濞金錢布滿天下
漢時黃金多而王侯巨富乃尔

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折園石崇俱八百人袁廣漢
九百人王氏五侯刀達楊素各數千人高陽王雍六千
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廢三萬人素四萬頃
素萬頃

史稱窮奢極欲者五侯群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因而
并州都運卷十五 廿五

而至羅鍾磬舞舞節女作倡優狗馬大治第舍起土山漸
池洞門高廊閣道連屬相望郭况起高閣以量金玉錯
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
梁貧大起第舍妻孫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
競堂寢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
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惟充積私室
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株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
二嶺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雜舞共
張中聲張羽蓋飾以金銀時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

管酬詎竟終或連繼日夜以聘娼石崇煙美艷千餘人
常擇其姿容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調四
方玉付工為倒罷之珮紫金為鳳冠之釵結紳繞楹而
舞欲有召者不呼姓名悉聽明聲視釵色各含異香使
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沈水香末布象牀上
使所愛踐之無跡者即賜珍珠百籠初最幸為翽風後
翽風退房幸綉珠珠弟子宋緯有國邑善笛後入明帝
宮中蕭宏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
器服珍異侔於東昏潘妃寶簾直千萬羊侃在衡州於
兩膳符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
屏列女樂垂湖解纜觀者填溢宴宴北使陽斐密客三
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及久侍婢百餘
人俱執金花燭魚弘侍妾百餘不勝金翠服既車馬冠
絕一時有眠牀一張皆是盛柘四面周匝無有一異通
用銀綾金花壽福兩重為脚高陽王元雍居第匹於帝
宮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女五百階珠照日
羅衣從風時河間王琛欲效之造文栢堂如微音殿置
玉井金鐘以五色絹為絕伎女三百盡皆殊色求西域
千里馬其吹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為槽金
為環鎮會諸王陳諸寶器金銀珠玉百餘口既盛

金行是餘置有水精鉢瑪瑙琉璃赤玉卮數十枚工
作奇妙中土所無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宴行
府庫錦蜀珠璣冰羅霧縠充牣其內謂人曰不恨我不
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楊素後庭伎妾曳綺羅者以千
數第宅奢侈僭擬宮禁有醜亭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
隸茲沒為家奴素王揚俊為妃作七寶臺離車不可載
以馬負之而行又為水激香粉塗壁玉砌金階梁柱棖
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與賓客伎女
絃歌其上張易之為母阿臧造七寶帳鋪象牙牀纖犀
角雕貂褥登纓纒汾晉龍犀臨河鳳翽為席宗楚客造
一宅背足文拓絕帖沈香和紅粉泥壁文石為階砌安
樂公主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累石為山以篆華岳引水
為澗以象天津飛閣步檐斜橋磴道水以錦繡畫以丹
青飾以金銀瑩以珠寶又為九曲蓮花臺泉於臺湧出
窮天下之壯麗楊國忠諸姨弟五家聯巨治錦繡珠金
王者大抵千人變化若神仙每帝幸華清宮五家除合
炯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銅鑿鳥瑟上珠翠狼籍於道
香聞數十里宅中沈香亭禁中遠不逮虹霓屏風雕刻
前代美人形服玩衣服皆象寶雜砌水精為地外以玳
瑁水犀為押絲以珍珠瑟上非人力所製元載芸輝堂

于闐香芸潔白如玉屑以塗壁沈檀為梁棟金銀為戶
牖中設前虹霓屏風紫綺帳輕疎而薄風不能透冬溫
夏涼有龍鬚紫拂色如爛櫻刺水晶為柄刻紅玉為環
紐所幸薛瑞英肌體自香處金絲帳却座褥享昌慶在
荊州打獵大脩裝具其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一千皆
著紅繡襖錦鞍鞵鳳靴銀鐙于闐在襄州點山燈油一
上二千石張鉞宴客牡丹會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
俄問左右云香發未荅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內出
郁然滿坐群伎以酒縠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伎數十
首戴牡丹衣領皆繡如其色歌昔人所作牡丹詞進酌
而退前後花與伎凡十易杯器皆如其色酒竟歌者舞
者教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恍然若仙遊
○自古恩賞之重未有過於董賢楊素者賢以色幸以
功賢自得幸旬日間拜侍中賞賜累鉅萬封侯遂進大
司馬拜女弟為昭儀位次皇后妻得通藉殿中止賢戶
賞賜各千萬數父恭自少府拜衛尉賜爵關內侯妻父
為將作大匠弟寬信為執金吾詔將作起第北闕下重
殿洞門木土之工窮極伎巧柱檻衣以錦繡武庫禁兵
尚方珍寶選物上弟蓋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
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匣皆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

賢起望家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案為微
道周巨數里門闕果恩甚盛揚素初破齊賜奴婢粟帛
雜畜拜信州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破陳賜物萬
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伎十四人破吳
賜物三十段江南定賜黃金四千斤銀餅一實以
金錢綠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田百頃宅一區
仁壽宮成賜錢百萬絹三千段討突厥賜物二十段
黃金百斤突厥破賜綠二萬疋萬釘寶帶遷左僕射賜
良馬百匹北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山陵成賜物萬段田
三十頃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拜綾錦
并州稿選卷十五

廿九

五百疋賜射手賜金精盤價值鉅萬破漢王諒賜物五
萬段綺羅千疋諒使妾二十人從幸東京賜甲第一區
物二千段

漢文帝即位太尉勃賜黃金五十斤丞相平將軍嬰二
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典客揭各千斤宣帝即位大
將軍光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
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漢世賞功之重如此

劉威碩在蜀車服侈靡豔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靈
光殿賦謝靈運門故恒數百人室宇華曠盡山泉之美
并州稿選卷十五

厚宇舍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美冠絕一時明生千
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
蒼盈滿徐君儒為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豔語
多諷習尤長部書問無不對善絃歌好聲色侍妾數十
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翫悉以金銀閉門盡日酣飲有時
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游踐是四君者比之王
石尚為黔婁第文士駿突得此亦是生人之福
先秦以前美人則有少昊之皇娥赤帝女之瓊樹然之
妹喜紂之妲己有莘氏周穆王之盛淑人昭王之延嬀
延娛幽王之褒姒楚王之息嫫晉獻公之驪姬秦穆之
并州稿選卷十五

廿

女弄王惠夫之華陽夫人莊襄王之邯鄲姬吳王之西
施即夷鄭旦即修楚王之鄭袖南威陽文李園妹梁惠
王之閭姬趙武靈王之吳姚燕昭王之旋娟提謨中山
侯之陰后江姬皆在官掖者也有仍氏青琴毛嬙孔父
妻徐吾妃妹夏徵舒母鄭襄顏夫人皆在下者也漢宮
掖則戚夫人慎夫人敬陳后阿嬌衛后子夫邢夫人
尹夫人李夫人王夫人鈞夫人麗娟王昭君甄趙
后飛燕趙婕妤合德陰后麗華甄后郭后薛靈雲
即夜莫瓊梅陳尚衣陳尚衣笑帝趙夫人潘夫人主
即夫人吳主朝妹麗居洛珍樂華吳主二喬小喬
并州稿選卷十五

明靖芳晉殷淑儀宋孝潘妃王兒東晉馮小憐北齊
麗華孔貴嬪陳後陳宣華蔡容華隋文朱貴兒侯夫
人袁寶兒吳絳仙唐武惠妃楊太真唐玄王才人宋
兩周后李後兩劉妃宋閔闋則泰羅敷顧夫人張玄
無畏宋曹洪女隋李勢女唐樂昌公主唐
無雙王仙夫行則卓文君蜀非烟魏因夫人狄夫人
李奚盈姬侍則馮方女宋絳樹魏翔風綠珠宋偉人
張靜璇孫刑王齊徐月華脩容豔姿魏雪兒齊阿劉生
紅拂唐紅綃生薛瑤英魏寵姐齊紫雲唐女寶齊解
愁生名伎則霍小王李娃楚娘夜來杜韋娘史鳳楚蓮
金州稿選不卷十五
香劉採春皆灼灼有名者若退之之桃柳樂天之蠻素
雖見詞章駿士所獲罕堪上駟哉
晉人重容觀以故負美貌能清言即雍容至顯位然所
推重無如衛洗馬叔寶如所云少時乘羊車出市觀者
傾洛城曰誰家王人後渡江至建康年二十七矣尚為
人看殺其次則杜弘治右軍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
漆此神仙中人也人以比叔寶則曰那得比其中尚客
數人又曰衛玠神清杜人膚清一時品藻若此至於河
晏裴楷王衍潘岳王濛之徒皆以美貌聞豈一時好尚
之至造物亦遂移矚耶

而雅稱子瑕安陵龍陽鄧通董賢林仁遇以色進外焉
昌宗張易之以色進內俱至卿相貴富者也
晉獻公欲伐邠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
破舌乃遣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云因
而伐邠遂破之天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
有言美男破老乃遣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
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然則虞號之君一好
內一好外也
儒者讀左史兩漢文選莊則朝書往涉獵不究訓故
以故有日用而不知亦有臆記而誤用者恥為摘其一
金州稿選不卷十五
二筆之以俟續考
愚因卽錄囚也○雋求雋肥肉也○受菴受僂也○推
埋推殺人也埋之也○搏掩搏而取人財也○輒圻烈
厥哭創也○索息索即累懼而常息也○醢積如醢有
殊及有薦藉也○肺附如肺之附肝也○睚眦睚舉眼
眦目匡也○伏質質鏃也○奏厠奏向也○淮南王焚
惑百姓焚迴繞也○校獵以木相貫為闌校遮獸也○
扈從言跋扈從恣也見相如賦與扈從人主二義○十
射又試十角力也○勝刑腐木不生實也○媒藥媒酒
敗藥酒麴也齊人乞趙餘曰媒○穢閑謂功伐閑歷

也○李陵傳張空拳馬遷傳作空拳卷登也空卷無契之弩也戰國策控拳與拳同拳擡臂繩也○籍其狼籍甚盛○相駭執意不同如馬駭色○按堵按次第堵墻壁不動也○鈎距鈎致其情距開之不能去也○漿酒霍肉視肉如漿視肉如霍霍豆葉也○鈎苗弄田宴游之田天子所弄也○城旦春旦起行治城春○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白粲擇米使白○酎金八月嘗酎諸侯出助祭金三重醑醑為酎以薦廟○弄繡繡帛邊關出入裂繡頭以為合符也○搯緊擊古手腕字○虎落外蕃若今時竹虎也○摩張手張弩也摩張足踏弩

九州稿選卷十五

廿三

也○尺籍伍符伍符五五相保之符也○原廟者再作廟也○訾筭限訾十筭乃得為吏筭十萬也○卒更者正卒役一月一更踐更者出錢雇貧者役月二下曰踐更過更者例人各三日戌邊出錢三百入官官為給服是為過更○暴室掖庭之室取曝曬衣也薄室同○張飲供帳也○贏糧糧糧也○頭會箕歛從人頭數以歛以箕歛之○同產子養昆弟之子為子者○流庸流民出外為傭也○絡錢武帝時計人貲千錢出二十也○為度矯托上命而固為和也○反駕猶覆轍也○緩頰徐也○較然形然也○濯歌濯歌也○期門微行與期

於門下也○執金吾金吾為名主辟不祥○戊巳校尉諸干皆有正巳唯戊巳謂治言其於西域無定居也○五兵矛戟弓劍戈也○舳舻舳船尾持舵處舳船頭利掉處也○聞其聞下也○茸絀毛也○少從進孰者少年從便之人空進成孰之言○積竹杖合竹作杖也○畔援反易也又強恣之貌○蓬蔚覓人顏色而為倭也○閑人精氣奄閑也○周陟遮禽獸圍陣也○短長術越彼為短歸此為長○賁然進也又盛服貌○絛最立竹乃茅索管之習也○感聚感而立節樂也○門車所以下閑者也以鐵為之○短經短頸聞氣而死若絛

九州稿選卷十五

廿四

○劍珣當作劍劍王也○首鼠兩端鼠首一前一却也○鼠深也○主際除之人○張湯治方中極地為阮一方曰方○爰書爰換也以文書換又辭也○乾沒除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琅璫長鎖也○安息國橫行為書記橫行者西域胡書體也○耐薦謂安尉而薦達之也○犀利堅利也○股肱股肱若斧斤謂撫手也○馬復令養馬免徭賦也○子午通謂南北道也○鉛簫如解簫即竹簫按書可入而不可出也○副刑去煩旁毛也○葭莩之親葭莩中白皮至薄也○陵夷言如丘陵之下平也○醜

其官室猶謂畜水汗下也○肝衛眉上曰衛謂梁揚月也○趙后自縊縵殺也居此反○清狂者跡不濁不狂似狂也○熊蘇熊取蘇蘇取草也○榜掠榜一曰撈格擊也○請室請罪之室也○下走僕役也○顧山錢如○徒不取入山伐木聽月出錢二百也○習鄰之馬良○低口口至都故云○牛○故託所為之○文無害言無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傷害之也後說近似然吾以為無咎無罪之類乃當耳○後世時時已時者等也言不後成也○胥庸胥相也庸隨也聯綴之使服役也○

卷十五

廿五

梓祝棟束子之神也○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先容也鄒陽傳言端木得為天子器以左右先為之容容雕飾也○不得要領要反領也凡持衣者先執之○羽擲重迹押至押至言相因而至也○侵朱言如牟賂之食苗也○呆愚謂連關曲間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又闕之屏也○赤灰錢手紺錢也以赤銅為其郭錢如榆莢也○李陵令軍持一半米請曰判大斤也○百金報贈終者衣被也○紫泥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趙惠傳虎車風俗通曰車窄小裁容一○回穴紆曲也○白越越布也○姑息姑且也息安

也○稽故謂稽留以事故○伍伯一曰五百五當也○道也使之當道驅降也○烽燧煙烟也夜望烽燧望煙○苛政苛小革也言其繁細○投綬以綬為緣胡文○敗北北方出隱之地故軍敗者曰北○匈奴徑刀金留犁燒酒徑路匈奴寶刀留犁飯七也燒燒也○容金半眉值也金留鹽盆也○伏臘秦德公始為伏祠曰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臘說文云冬至後祀百神曰臘○尚書檄衡北斗魁星第三為檄第五為衡於天文喚舌也○水牌激水以鼓之當作囊○熊經熊身不動而迴頭學其法○玉璽男曰璽女曰玉○結恨三泉三泉

卷十五

廿六

赤小數之終言深也極深為九泉○鼎鼐毛席也○投現索之散亂者也主天下然○欽願曲領也折類折鼻星也○鉗鑽說文曰鉗鉗也蓋推鑿之類酷刑也○貫行謂一皆遵奉也○欽駭馬欽駭也馬形戾逆也○都布答布也即白疊○偃伯靈臺偃伯休師也○孤教殿堂最高處也極一名觚又八觚有稜者也○切積文元何仍備也○露紉音即露紉也○陽凡十月也以其無陽故反言之○露紉謂織在外人在中○係乎連腰之八也○三五姓婦姻之家而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投半謂牢固藏貨者皆搜取之○叟與蜀兵也○伊

○倭婦之狀○彈基兩人對局白黑基各六先列
 基相當更先彈也格五黨也黨有四采塞四乘五至五
 即格不行故謂之格六博用十二基白黑相等所擲
 謂之瓊、有五身意錢一曰龍意一曰射意即擲錢也
 ○和帝詔有景風結封語春秋考異郵夏至四十五日
 景風至即封有神封○夏姦言言戲也○焚巫尪謂瘞
 巫尪兩鼻孔向上天哀之故不雨○玉燭四氣和也○
 休嘉碑隱碑隱盛意○沈蓋洪水曰沈蓋古災也○大
 折方澤之形四曲折也○暇食接續而祭也○獮狂狂
 鬼也○族人炊占主炊神也○膏肓脂及香草也○
 見疰鬼走也○蜡林匈奴會祭所也○馬步害馬神也
 ○妓禁淫祀也○較溫溫祭物也○皆井无水井也○
 經猶下湯地也○會中狹路之中也○問左之成初祭
 罪人贅婿之類后因發其問左之人似欠明○異地異
 取不載也○要害於穢為要○穢為害也○瘡疥膏癰
 也余以為地名○莊壇大道也○鴻臚地也○類
 織不堪也○橫渚停水也○石菡萏市也○句廉水岸
 曲而有廉稜也○疏瀦江河人食也○委禽即奠鴈也
 ○彌甥對父舅言也○無咎類青州語無子遺也○耳
 孫玄孫之子但耳聞也○尊章舅姑也○執先也○舉

○箭得貫項也出楚國先賢傳○門子卿大夫之嫡子也
 ○箭趕擊戒也趕止行人也○使使使接也什美也經
 城亦美貌也○就就即蹴鞠也又書名○踞轉轉木裝
 也○宛樛宛纖細不滿也○樛宏大不入也○離局遠
 却曲也○馬弩閭馬弩二石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
 關○為說楚拓桑之類為棲而枝也地不得上故號也
 ○夏服夏后之盛箭器也○盤孤山桑之有文者以為
 弓也○箕服草似箕而細織之以盛箭也○鞞鞞此箭
 也○革箭皮鏗也○木薦木楯也○渠答薩黎也○大
 黃眉弩也○石箭蘭盛弩矢者也一曰鞬○排檄正弓
 金州新志卷十五
 弩器也○秦弩秦箭處也○黃間射雉弩也○剛挂射
 雉弩矢也○臘劍兩刃也○箭子末也○附弓中央把
 也○淵弓閃面也○菴廬軍行宿室也○燭蠶虜軍行
 乾酷也○解奴整飭也○烈卒壯人也○夷師伏兵衛
 擊其中也○闕剪空室闕振剪斷也吾以為闕當言虧
 損○虔州虔殺僂也○擗邑擗手擬之也○輶輶匈奴
 車也○橫草之功言行草中使草偃取也吾以為草宿
 故曰橫言勞苦也○武彥精兵也○疏補撥擗也又木
 作跡尋跡捕之也○臂撥側手毆人也○擗擊何擊人
 也○乳築飲鴻也○擊而殺之聲擊殺也○擗擗氏夷

樂官也○倭發贖罪貨也○嘯南夷音也○象齊譯語人也○戎索夷法也○驛旄之盟牛也言大盟也○鷃綬小草色似綬也○卷施宿莽也○昌歆昌蒲類也○是龍是養穠耘也○養穠苗也○牝荆荆之有子者也○唯胡蓀米也○新雉香草也○咬鵒即鸛也○蒼暹離支谷選似李離支即荔枝也○梔生五日曰兔目十日曰鼠耳○燕塢母鷄也○肅爽良馬也○燧象即火牛法春秋時已象戰也○昆曉好馬名注蹄研善升甌研平也○甌山如甌者也○桐馬取馬乳桐治之可食也○微視取倦劇也○踣踣足蹴之也○角槍題注以角

舟州稿選入卷之十五

廿九

槍也以額注地也○遙噉噉口之上下也○噉噉馬蹄與口也○譙呵誰何也愚以為誰何譙呵也乃明○噉之鼓嘔吐也○庶有象乎象解也直是反○旁午一從一衡也又曰分布也○遯午猶雜沓也○鄭重信賴頗也○鄭字義無解○遁巡疑懼却退也○薄遽迫速也○優繇謂寬容也優游同○熱服畏服也○翔實詳實也○噉然不精明貌○攝然安也○較然昭然也○現然如土塊也○道爾古悠字笑貌也○馬不遭亡閑西音以適為補也○地忍之地即第也○長物勝物也○幅利有節也基間謂毒亂也解未明○裏誠懷誠也○縮

弱也○警詐也工釣反○鉤鉤鉤破也○普華反○久磨臂即磨小也○集詆無志分也○黃胡結反○不諛諛順也○騫汗損辱也○健羨健壯也○僕邀凡短貌○選更怯不前也○無俚無聊也○與漉幽汗也○離疏釋去疏食釋繩僑也○墮僚無官也○誰差人問擇人也○拓落不偶也落魄同○交關交通也○重脰豆脰也○窵窵窵厚也窵夜也猶長夜謂墓也○楠檟棺中靈牀也○癡癡小兒病也○鴻寶苑秘苑秘猶秘書之苑也○蓬穎言蓬土也○窵水空木也○輶輶車取溫

舟州稿選入卷之十五

四十

涼義也○噉什顛什也○孰噉鼻室也○砌身亡也○廛至群至也○頌禁公禁也○引繩排根引繩以彈排攢根格也○較轡蹂踐之也愚謂當增以車駉之始切○詆嫫毀醜也○提衡提便平也○居間居中間為道地也○連柱連刺也○缺望愚以為即缺望也○孫賓得極缺以揚我惡甚明注非○縛紕原也○接武堂上禮也○布武堂下禮也○內謁主通名者也又曰典謁素官有典客今官有主客○佗僚失志也○點灼譏也○坐行膝行也愚以為古人膝坐故云○惕日貪也愚以為行說意○森泣音立風疾貌○城伏與蟻同○波謚言

○鳥旂頡頏之仇也○標起飛火也○雲撓雲
屈曲也○麻沸麻亂波沸也○綴旂言隨風動搖也○
齟齬側齒為齟交為齬也○牯犂地犂也○糾纏絞索
也○盤互盤結交互也○蕭執疎放不動事也○落薄
落魄也○方洋常洋俱徜徉也○骹骹屈曲也○骹古委
字○間編謂相間也亂也○書檖盛書夾也○藁書牛
真草也○繆篆印中篆也○監其腦謂以口咬也○視
疏視不端也目留以目留也目成以目成也○搏膺椎
胃也○噢咻痛念聲也○宵貌宵貌也○心儀心向也
○北髮當額前髮侵下而生也○泚沫言沫浹汗集垂
弁州稿選入卷十五
下也○清盧盧目童子也○面之不正視也○意烏怒
聲也○面雍樹馳夏侯嬰車中抱惠帝公主以面擁立
而馳也○難結堆髻也○順指以面授意也○撫檣檣
動而痛也○蹊蹊足蹊蹊不可行也○譟服即呼應關
西人以得杖呼為呼叱平卓反又呼暑義同步高反○
梓胡梓頸也○過墜失據而倒也○上僂肩偃也○磬
振曲躬如磬也○絆變婦人有汗也○甚口有口辨也
○謔言過言也○謹何責詞也○堅言失言也○不誰
不惜詞也○無誰譏無可諾也○宛舌屈舌也○閑
之而納說如行有閑也漂說浮言也食言不信前

言如食而盡也○風指以指風之也○麗服雜色服也
○相服女人內衣也○繡常之附注戎服若袴而屬於
附與袴連○弁髦童子垂髦加冠必以弁既冠弁之○
復陶裘也○衣製兩衣也○纂組赤組絨縹也○弋綈
黑縹也○窮袴有前後襠不得通也○諸于大掖衣也
襠端盛飾也○側注冠側立而下注也○阿錫細縹細
布也○跣屨輕蹻無根小履也○戴勝婦人首飾也○
革鞜皮履也○履綦履下飾也○都布即苴布白疊也
一曰苴布麤厚皮也○裋褐裋布長襦也童豎所著○
衽細布也○廁踰近身小衫也○偏諸織成腰褌縹領
弁州稿選入卷十五
也○苴履屨中籍也○飛翾縵以鳥尾作縵也○綈褌
縵織絲為之即方目紗也以輕故步搖○褌衣朝服中
單也○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將燕尾垂之兩傍見於
後蓋裁衣法也○檐榆直裾褌衣也○綢繆衣束結束
也○按二字從衣借以比膠結之意耳○鍠扞扞臂衣
也大裾大袴也○戴徒徒即緹縹髮者○褚衣以綿裝
曰褚○繡恰無絮衣繡為表綺為裏也○袿婦人上服
也○麗服微服也○弋綈黑色粗帛也○祛袖口也○
綈勝綈袋也○縹帶也○革鞜皮履也○麻屨草履
也○陪出加賜也○受鬻受粥也○酺聚飲食也○腊

書食久而毒也○攻苦食啖啖作淡○具器食一盤食也○麤糲麥飯也○肴膳食久不上也○瘠肉壞也○翠鶩鳧尾肉也○胖鳥質側肉也○與鴛脾肌也○醜醜駁也○酎左氏為再醖漢為三重醖也○桐酒以馬乳為酒樽桐乃成也○舉白白見驗乾也○大白大爵也○罰用之○酌少飲酒薄食口也○食酒能多飲書畫之也○按蘇子森壁賦其本書末用食字誤出此○歡伯酒也○酒吏酒糾也○酌即酌也○收時卹單身民也○登下開收民版也○斂者溫者也○折閱所閱買價折也○辜摧占市易也○方罍基局間目也○進賭債也○鼎

齊州稿選卷十五

四三

說

中名○勃盧矛名○沈虎虎頭魚也○潛鹿鹿頭魚也○割削曲力也○登懷狹勇也○神藥形如華垂屈也○茹臭敗也○又物自死曰茹○袂振中央屋翬也○榆櫬衣櫬長貌○間易行迴轉貌○卹削伎人如刻畫作○洪順旌名○橙桓行馬也○沛艾馬行貌○騰遠射于皆依類○交晴似鳧而脚高辟火屬玉辟水旋目亦鳥名○青雲為紛紛旗旒也○虹霓為縹緗旗上幡也○烈缺閃電也○獵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今世多獵而無獵○羅鳴陽羅擊也○鳴陽即佛也○青鞞鞞雉夾尾間也○琢卵生也○乳胎生也○見于繒綾不平貌要紹曲

齊州稿選卷十五

四四

說

者也○鑊宮湯所受命宮也○貽蕩宮名言春時景物
滿也駁婆亦宮名馬行迅疾貌言宮之深大迅行乃徧
也○朽詣亦宮名言美木盛也○蜻蛉蟋蟀也○忌歸
箭也○郁穆和美貌○紫軼車輪也韓魏間方言○括
鵠括至也揭鷄棲木○孟陬始正月也○蓬筦蓬小破
竹也折草卜曰筦○理美王也○靈氣善卜人也巫咸
古神巫也○參差洞簫也○坎壇身困窮也○失職亡
財物遇寇也愚以為王逸此辭誤猶言失所也○敦肱
血袒背厚而袒指有血也○突夏複屋也○盛箭盛髮
也○曼脉潤澤且視也○鵲酸以酢治鵲鵲鳥小腊也
奔州稿選入卷十五

四五

○露鷄露栖鷄也○崑蔽崑王也蔽博著也○晉制犀
比比集也言晉工作薄恭著比集犀角為飾也○揆瑟
撫瑟也○孤子之鈎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隱琴隱
長四十五分約即明琴徽也九寡九子之寡母并孤子
取其聲哀也甚杜撰少趣○山胥一曰熊白一曰山禾
○安胡疑即雕胡也○鍾依近北胡地藹至之車言馬
齒齊也○杜連一曰田連善鼓琴者○微墨墨燒田也
○青箴地名○座沓座礙止也沓金沸出也○便娟一
曰娟娟一曰娟娟辨士也○霜蓄霜時菜名○寒龜寒
趾寒也○屈轅人名見韓子○甄以鼻擗扣敗擊獵也

○黠白席也黠黑席也○支離善屠出莊子○昆吾之
山在太乙所鑄功鼎也○陽肝禹所禱河也○黠奴了
反黠奴也○渠搜在金城西陶塗在漁陽北○突與東
南隅為突西南隅為與○雙觚共抵言兩角而一本也
○六第大彗星也○玄鉅黃髮桑與髮也○倭傀醜女
也○江類然葛葉謂俱四夷之狀也○鷄鹿山也○昭
華之王堯贈舜者也○宜靈一曰木也一曰玄龜也○
姑射海外山名○龜拘拆也○泝泝泚者漂絮也○天
籟地籟天籟地籟也○前者唱于隨者唱焉于小聲焉
大聲調調風緩貌刀刀草木動搖貌枝策舉投擊節也
奔州稿選入卷十五

四六

○據梧據梧木几也○宗膾胥教叢枝堯時二恩也○
鴉群徧狙同義與猴交也○孟浪不精要也今猶有之
○弔謚至恠也○蛇蚺腹下齟齬所以行者○若然皮
骨相離聲駭然刀聲○肯骨間肉也○大窾空窾大卻有
際之處大輒大骨也○介肘一足也○軸解木轉心者
○杙栖戲狻猊者○禪傍棺全一邊者○緋浣衣也○
鼓篴播精鼓篴也篴小篴也精簡米也○迷陽亡陽性
獨也愚按迷陽乃棘之類見騷注○哀駘醜貌兀者兀
足人也閨肢偃人也支離偃人也○堪坏神也○搜室
逆而後安也言仙道○句贅項推也○睥睨戕疾也○

○時即喪家續薄曲也○崎人崎於人而侮於天者也
○子音嘯囑也子又音仕步止也○金穀也○擊同秋
也○雪華文花也○吳泉慶淵也○飛谷日所行入道
也○危風暴風也梁元賦○神靈也山之凸者也仙的
峰之尖射者也按地志有無的山○茶嶺武當也天
谷青城也○影園附崖也○仙師佛寺也岳珂金陀出
此○零田燒田而種也○五石城水埭也防土刑也○
糯米軟粟也一名丁禾○漉軟竹之有芒者也一名
簞○夾纈錦別名也○鷄園即今鷄塢也○桐乳政
葉青桐有子如乳也○壬夫玄冥之子也下字祝融之
金州稿選卷十五

○滋寒胡以水潑人效寒胡戲也○鈺規裁木為器
帛為衣也○錦屏怪繡佛也○唐梯弄佛戲也今有之
○追人今分支截首戲也○奇虫即魚龍戲也○星施
旗也○類庫露玲瓏空虛也○拔河分明對挽競勝戲
也○山狎形如崑崙體生毛人與獸鬼類也○茶首兩
頭戲也○變童崽子皆矣○○變月事也○變齒
怯也○變形戲也○月著沙不行○受吹吹與出同言受
呵也○晴日光白也皎月光白也○哲男子白也皤女
人白也皤老人髮白皤草花白也皤雪霜白也皤鳥羽
白也○鱗胸鱗响也○千眠浴絲即羊綿也○塽水埭
也○壯壞塽水衝岬埭也俗作冊○娉婉容也娉和色
也○紫姑忍口怒齒也○撼兩樹交陰也○覓以竹通
水也○戰奮而復春也○器畫籠色畫也○擅將衣也
○區蓋之間藏履物處也○拙治謝靈運生於杜治養
翁也○義甲假瓜甲也○毗劉暴樂也暴樂缺落也觀
繁弗離也弗離叢翳也須再解乃明○惘然勁忿貌也
○鮮而輕疾貌○鴻綱直馳貌○練獵相羞次也○章
○月流也○聿皇疾貌○陸梁眺也○蟬媽聯也○絳
○大聲也○婉應順靜也○貽籍貽籍也○紛員紛

也○放態彷彿也○騷發麗麗貌○狂騷發騷不
 可附也○發壯禽貌○揚施戍削舉袖有裁制貌余以
 為衣聲也○駁選壯貌○嶽錄密而相連也○挹拊
 操善註中制也韓註手執貌吾以為無實據○認一作
 認憂貌○還律馳貌一曰和貌○嚶霞衆聲也○鐃鉦
 無鐃貌○憚老即啗嚶寂靜也○憚漫衍凱和樂貌○
 阿聊服腰舒遲貌○類唐順壁貌○恢灸廣大貌○溫
 沒舒緩貌○膠敗欵容也○婁行驕險峻貌○廣邪巧
 茫深空貌○禁則危貌○運裏迴旋相纏也○穿沒卑
 下也○硎磨也○切還擊觸也○縱纏引持也○伯儼
 龔州稿選入卷十五
 甲九
 光零貌○窳圖聲下貌○冥頗聲緩也○篴笳抑隱手
 循笛孔氏○絞槩汨湟音相切磨也○授拏揜減授摧
 也拏索持也揜推也減柳也皆以手上下笛孔也○務
 揜鉦體分別節制貌○焦眇睢維目開合也○樓提標
 將手撫絃貌○虺虺盛貌○傲羅疾貌○浪孟失志貌
 又大聲也今孟浪非此解也○汜艷放縱貌○雷輝急
 疾貌○臙菌硯挾聲鬱結不散貌○鄴琅石落駢田碎
 唐皆聲四布而多貌○和羅聲相雜貌○嘉有充圓方
 圓方俎也○憬集遠行而集也○悄精青葱茂盛貌之
 峭精鮮明貌○前構慘花葉落貌○瘴衰空貌○以上

即颼颼也

龔州山人四庫全書卷之十五

五十

介州山人四部稿選卷之十六

吳郡鳳洲王世貞著

越郡肩吾沈一貫選

說部

宛委餘編

書畫之外古器為重守財虜目不識丁以此為無益之
好不知三代咸貴之周為甚按禮天府凡國之玉鎮大
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
大寶器主瑞玉器之美者祿祿及大喪陳之以華國若
顧命陳寶則赤弓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
弁州稿選入卷十六

珠河圖在東序佩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和之弓垂
之竹矢在東房武王克商周公相玉室分魯侯以大路
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所即賜貨分衛康叔以大
路少帛緒旂旌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闡
始洗又賜晉文以二路鉞鉞彤弓魯桓公二年取郕大
鼎于宋納于太廟成二年齊侯使賓媚人賂晉以紀甗
王簠棄十二年季武子入郕取其鐘以為公鑪十九年
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二十五年鄭入陳陳賂鄭以宗
器晉伐齊齊賂晉以宗器昭七年齊伐燕燕賂以瑤琨
玉璫耳晉賜子產以莒之二方鼎十六年齊伐徐徐

賂以甲父之鼎定六年叔文子謂衛侯曰昭公之難君
將以文之舒昌成之昭兆定之鑒鑑納之擇用一焉哀
十四年向魋出於衛公父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之
他玉而奔齊當時非之珠寶而所重在此自秦不師古
而茲好微矣

書畫有賞鑒好事二家其說舊矣若求其人則自人主
侯主將相以至方外衲子固宜有之張彥遠云有收藏
而神傳藏能鑒識而不善閱能閱能而不能裝褫
能裝褫而無銓次皆病也

宋高宗幸清河郡王張俊第所進奉自金玉珠寶重器
介州稿選入卷十六

以萬計外龍文鼎一商彝二高足商彝一商父彝一周
盤一周敦二周舉鬯一有蓋獸耳周器一有御寶畫十
軸曹霸五花廳馮璉靈煙長景易元吉寫生花黃居璵
畫竹吳道子天王張萱竹叢遠樂萱草山鷓黃荃萱草
山鷓宗婦曹氏裴岍杜庭睦明皇斫脣無寶有御書九
軸趙昌躑躅楊鷄梅竹思鄭蜀母雞杜霄濮蝶巨然嵐
頭峯徐熙牡丹易元吉寫生枇杷董元夏山早行二
王林泉渡水人物無御寶畫荆浩山水吳元俞紫
二王顧愷之書畫之精者以自隨其它下

所得珠玉古器名蹟悉沉之江此一厄也梁武帝時二王以下書跡至萬五千紙後元帝江陵陷以寶劍折柱取圖籍十四萬卷悉焚之書畫古器玩稱是千謹僅於煨燼之餘得三千卷而已此二厄也唐文皇自蘭亭從狗外右軍以下古法書名畫不啻數千右軍亦一千五百紙為宗楚客安樂太平公主散殆盡名蹟最嫌者後遭岐王之失此三厄也開元天寶所收垂復貞觀之舊而安史之亂又失之此四厄也南唐元宗後主收藏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妙跡金陵陷同黃保儀悉火之此五厄也書畫古器物無過於宋徽宗以全盛之力收

余州稿選卷十六

三

記

之見於宣和書譜畫譜博古圖者可謂身絕矣而靖康之難流落無幾殆盡此六厄也凡物無聚則無散聚不極散不重嗚呼惜哉

茶條謫中所記二條其一太上即大位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依御前書畫所為年後嚴去而繼以米芾輩始至末年尚方所藏率舉千計宣熙朝之盛事也吾以宣和歲終卯嘗得見其目若唐人用硬黃臨二王帖至三百八百餘幅顏魯公墨蹟至八百餘幅太凡歐虞楷薛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會獨兩晉人則有數矣至二王破卷落神韻

其書奇殆絕蓋亦為多矣又御府所秘古來丹青其最而遠者以曹不與玄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髦下莊子刺虎圖第二謝雉列女貞節圖第三自餘始數顧陸僧繇而下不與者吳孫權時人筆毫乃高貴卿公也謝雉亦西晉人列女謂綠珠寶當時所筆又如顧長康則古賢圖戴逵破琴圖黃龍負舟圖皆神絕不可一二紀次則鄭法士展子虔有北齊後主幸晉陽宮圖文畫法從圖之屬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圖謀已不足數然唐則度人徑者乃褚河南書字而閻博陵僧其相類多有此于今恨眼中亦無復茲睹矣每令人短氣蓋自政和

余州稿選卷十六

四

間既好尚一行世因為之貨賂亦為時病此則良過矣○唐文皇命蕭翼蘭亭得之犬悅拜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餅一金縷餅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兩疋燕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以房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後數月復賜老僧辨才物三千段穀三千石○楊用脩謂古裝裱卷軸引首後以綾貼褚曰暉有樓臺錦暉毼路錦暉蜀帳暉樺蒲錦暉唐人謂之玉池故裱楷曰裝池古器款識有二義欵謂陰字是凹入者識謂陽字是挺出者

如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入水千年純綠瑩如玉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傳世者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或斑凸起如上等辰砂趙希鵠又云夏時器物多有細紋以金者今訛為商最蓋相戢也引詩金玉其相楊用脩云當作錄最亦非相戢

舜為陶器迄於秦漢今河南土中有羽觴無色澤者即此類也陸龜蒙詩所謂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午峰翠色來最為諸窑之冠至吳越王有國日愈精臣庶不得通用謂之秘色即所謂紫窑也或云製器者姓或云紫世宗時始進御云宋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遂命汝

余州稿選六卷十六

五

州造青窑器北唐鄧耀州悉有之而汝為冠處州之龍泉與建安之烏泥品最下政和間京師自置窑燒造曰官窑文色亞於汝價亦然鈞州稍具諸色光彩太露器極大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搜舉號邵局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窑模範極精油色瑩徹為世所珍又宋時處州章生兄弟者皆作窑兄所作者視弟色稍白而斷紋多號白坂碎故曰哥窑我明有永樂窑宣德窑成化窑則皆純白或回青石青畫之或加綵色宣德之貴吟與汝敵而未樂成化亦以次重矣秘色在當時已不可得所請內窑亦未見有售者

天子筆以錯寶為附晉武賜張華麟角筆管相承王紀錄名賢忠孝全者以金管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文

筆贈賔者以斑竹管唐人詩云盛德好將銀管述製筆之法筆者居前毫者居後強者為九要者為輔參之以棘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

宣城諸葛氏其先為右軍父子製筆聞柳公權善書以舊製法筆遺之公權謂不堪用乃復更以常筆公權稱善諸葛嘆曰柳學士不如右軍父子多矣

漢有隄梁墨東宮香墨鄴中三臺有曹公石墨造墨有

六

六

升州稿選六卷十六
尚仲將墨法其公墨法祖氏墨法李超李廷珪墨法潘谷墨法麻子墨法宋徽宗蘇合烟墨法

造墨之妙者無過魏常誕所謂仲將之墨一點如漆者也六朝無過張永五季無過魯勉及其子廷珪廷珪在南唐賜國姓寘之水中三年不壞宋有常和沈珪陳瞻者皆妙品也張遇以龍香劑進御有隱君子王迪者止用遠烟鹿膠而自有龍麝氣當勝之至潘谷而妙駁駁乎廷珪流亞矣元朱萬初又谷流亞矣蘇洵然潘自製墨皆作松紋皺皮堅緻如玉石王迪流也至金李霖乃以蘇合油為搜烟為之遂與黃金同價蓋墨妖也

黃帝有玉為墨海其文曰帝鴻氏視漢天子用玉視太子賜漆石硯魏武上雜物有純銀參帶墨硯又參帶圖硯晉武賜張華于闐青鐵硯愍帝于劉聰銀硯柳公權硯硯以青州石未為第一絳州者次之後始重端欽臨洮及好事者用銅雀臺瓦為硯至有稱未央宮瓦者然皆不及端欽次之宋高宗云端硯之有眼病也所取惟一片純紫玉

視以端為貴趙希鵠不端溪下巖舊坑卵石黑如漆細潤如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又一種卵石去臆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大其

金州稿選大卷十六

七

點別是碧玉精潤與研質不同或有排點如栗皆叩之無聲磨亦無聲此品南唐時已難得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脫細潤於玉有眼如小綠豆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絲紋或白絲紋如線此種亦外有黃臆包絡叩之微聲磨亦無聲已上硯久用鋒芒不退中巖新坑色淺然眼如鸛鵲眼大重而紫小其中如瞳人狀叩之老者有聲嫩者微聲磨之微聲久用則芒退其上巖新坑皆色灰紫而龜燥眼大如雉雞眼叩之端然磨墨相拒作聲久用鋒芒光如鏡面不堪用又有一種九溪黎溪頭端者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間有金絲

或黃脉直截如界行行相間者號紫袍金帶然不發墨愈用愈光而頑硬一種辰阮黑石色深黑質龜燥或微有小眼點澹不明尤為下矣此辨論甚精而微與高宗所記不合

希鵠又云欽溪龍尾舊坑色淡青湛如秋水並無紋以水溫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洗油並無聲久用不退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屋斗雲月異象濕則見乾則否亦是卵石故難得大者極不過五寸多作月研就其材也有純黑如角者蘇長公最貴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龜燥久用則純大有至三尺者又有舊

金州稿選大卷十六

八

坑羅紋刷然金銀間刷然眉子四品並青黑色紋細而質潤如玉羅紋如極細羅刷然如髮眉子如甲痕金銀間絲亦細密久用不退磨亦無聲新坑紋龜而質燥聲與功力反是金星新舊坑俱龜燥青色雖金星滿面振盪如鋸久用退之銀星亦如之又有一種金星黑石色如漆細如潤玉隱隱金星水濕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洗油久用不退乃萬州懸金唾石也遠出歙上

江賓賜有送從子常研文其略謂開元間僕人葉氏得石於長城里琢為研遂開天下山在羊隄嶺之巖兩水夾之水盡處乃產研石有坑一曰紫足次曰羅紋今乎

為捕又次曰莊基三坑相去百餘步而石品實異舊坑
又自為三曰泥漿曰素心曰綠石夫舊坑才數尺而石
品復異自在其北行二里沂溪而上曰眉子則東坡所
歌者今在水底不可琢矣舊坑綠石為上斷者先去頑
石次得研材然怪麗曰麤麻石石心最繁瑣為浪出至
漫漶為絲愈慢處為羅紋綠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
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獨吐絲為最奇正視之疎疎見黑
點如濯墨則視之刷絲粲然工人謂之研實蓋石之精
也惟素心坑或有水石三衢絲黑而頑南路絲暗
而熟錦潭絲淨而滑夾路絲紅而枯水池山絲枯而燥

舟州稿選不卷十六

九

九

皆不宜筆墨矣論欽研與希鵲微有同異

希鵲又云洮河綠石壯方最青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
不減端溪下礫然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
得之為無價之寶余有宋孝宗所賜周益公正此物也
有御筆洮瓊二字

元章又自言收一青翠疊石堅響三層傍一欺磨墨上
出一峰高尺餘頂復平欺巖如亂雲四垂以覆硯以水
澤頂則隨筆垂珠滴硯心上有銘識事見唐陸南傑賦
乃歷代所寶也又收一正紫石四疊下有坐有足巧於
櫻盂足上起一枝細狹枝上盤兩疊長七寸餘潤

如靈芝首銳下闊天然鳳池之象中微凹點水磨
可書十幅紙石理在方城之右此非人力所成信天下
之寶實也

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搗故魚網作紙然倫以前有紙
按班史稱赫隆赫音興西京雜記稱薄曉注云小紙
也又三輔故事衛太子以紙塞鼻蔡倫後有左子邑善
造紙前子良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東宮舊事皇太子
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勅紙各一百唐高麗獻貢蠻紙
觀書卷日本國出松皮紙又大秦出蜜香紙一云香皮
紙微褐色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晉武帝賜杜預萬番

舟州稿選不卷十六

十

寫春秋釋例又水苔紙以苔為之名側理紙晉武又賜
裴華萬番造博物志扶桑國出發皮紙中國有葉皮紙
蜀中藤紙江南竹紙楮皮紙黔款煖霜紙浙中有麥紙
楮得紙王右軍會稽序中有紙九萬番悉以乞謝安宋
張永所製紙為天下最尚方不及齊高帝造銀光紙賜
王僧虔段成式在九江造雲藍紙又湘東王為荊州上
武帝紙萬幅又奉簡文紅箋二千番又云特選五色紙
三萬枚吳越有溫州蠲紙烏程紙由拳紙南齊有澄心
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蜀箋按成都古今記載其
目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黑

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九十樣又有於化金沙流沙
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目蜀志王衍以霞光箋五百幅
勅金堂令張嶠又有百韻牋幅長可寫百韻學士箋短
於百韻詩詩牋短可書四韻韓滉詩云十樣鸞牋出益
州又元稹寄薛云菖蒲花發五雲高今世所重薄則澄
心堂厚則高麗繭其次則無灰連四紙若古所稱五色
霞光之類尤為可惡百年後之皆脫落書畫之類皆以
紙白板心為貴

今人好古有與古異者古鼎貴大如春秋所賂與漢土
中所得皆然今之貴者不過拱把而文色秀細形製精
矣州稿選入卷十六

十一

雅動則百金其大者直十不能當一也蓋古鼎用止烹
飪後稍置之宗廟川之堂序以示重器至於今則為書
案焚香之瓶耳古鏡取大而花文款識異者今俱不重
之唯圓小而厚或黑漆或水銀古以純素光澤為美皆
取用與觀也古敦鼎兼取朱砂鵝鵝斑而今絕不貴之
古不取黑漆水銀色而今絕貴之亦以觀也杯盃之類
器與而古銅幾廢者以其能易味也密有紫皮官哥
定及影建龍鈎之類柴不可得矣今宜審與而與汝
亦以觀也古書畫重佛道次人物今重山水次人物
易之美其法亦不甚傳也古書畫重絹紙而

然則以經久故紫棗無糾理病也古書紙用行
而而今不用以其神易脫也今玉貴漢製書貴朱紅
則貴朱搨則如故也

創自杜康或云儀狄王無功祠杜康而以大樂令史
焦革配蓋起自康也

唐名酒有瓊花露葡萄露王密春不凍春燒春麴米春
金陵春竹葉春洞庭春蓬萊春海嶽春錦波春浮王春
風光春即簡若下新豐蘭陵宜城博羅湓水靈溪象洞
曲阿又乾和五穀宜城九醞河東桑落西涼葡萄若梧
竹葉西市睦郎官清

并州稿選入卷十六

十二

不時名酒又有玉井秋香薌林甘露向恭黃嬌新子等
綠香元 范才 瓮中雲易 茂 清無底金盤露軟 曉 桃花雨列 居
者銀光胡 長 雲露范 至 桂子香又各名列香楊 萬
酒有蘭生漢武百味酒也玉薤晴陽帝得法於胡人者
也醴醪翠濤魏侍中徵所造也十年而味益美
石能醒酒則李衛公平泉莊物也草能醒酒則開元興
慶池南物也
酒母也一曰酒教也楊雄方言麴音 音 自閩而西秦蜀
之間曰麴音 音 大變麴也晉之舊都呼麴為麴音 音
魯右河濟曰麴音 音 小變麴也北燕曰麴音 音 人麴音 音 細皮

也。建茶有六類也。今天下通呼翅不聞有此數名。

有醉千日而始醒者。中山酒也。有醉十日而始醒者。桐
樓國優泉酒也。有行千里而始醉者。桂陽程鄉酒也。
所以薄何為酒。鷓鴣以煥蛤為酒。鳩以桑椹為酒。虎以狗
為酒。蛇以菜萸為酒。謂食之而醉也。南中人以棋柳為
茶。亦當以棋柳為酒。蓋宋人有云。棋柳四德。醉能使之
醒。醒能使之醉。能使之飽。能使之饑。

古傳註茶樹初採為茶。老則為茗。

建州之北苑。先春龍焙。洪州之西山。白露鶴類。揚州之
鶴。防東川之獸目。綿州之松嶺。福州之傾巖。雅州之雲

和。鶴選。卷上

十三

乾

朱南康之雲居。婺州之舉岩。岩乳宣城之陽坡。橫統饒
池之僊芝。福合祿合。蓮合慶合。蜀州之雀舌。烏箭。箭片。甲
蟬翼。漳州之獨行。靈草。彭州之僊煙。石蒼。臨江之玉津。
袁州之金片。綠英。龍安之騎火。涪州之窟化。建安之青
鳳。龍。岳州之黃翎。毛。建安之石巖。曰。岳陽之金膏。此
唐宋時產茶地及名也。

唐茶不重建。以建未有奇產也。至南唐初造研膏。繼造
碾面。既又佳者。號曰京杭。宋初置龍鳳。號石乳。又有
的乳。白乳。而碾面始下矣。丁晉公進龍鳳圖。至蔡君謨
又進小龍圖。神宗時復製寶雲龍。即東坡詩。哲宗改為

瑞雲。翔龍則益精而小。龍團下矣。徽宗品茶。以白茶第

一。又製三色。細芽而瑞雲翔龍下矣。宣和庚子。清臣鄭
可開始創為銀絲水芽。蓋將已鍊熟芽。再剔去。祇取其
心一線。用清泉漬之。光瑩如銀絲。方寸新勝。小龍。婉婉
其上。號龍團。勝雪。去龍腦。諸香。遂為諸茶之冠。今建茶
製造雖精。不去龍腦。以為香。閣中味亦不用入淪。而茶
品獨貴者。斯其其次。天池又其次。陽羨之佳者。界而
能非六安之類。皆下矣。

蜀蒙山頂茶。多不能數斤。極重於唐。以為僊品。今之蒙
茶。乃青州蒙陰山產石上。若地衣。然味苦而性涼。亦不

介州鶴選。卷上

十四

乾

南劍有蒙頂石。茶湖州有顧渚紫筍。常州陽羨同。映州
有碧澗明。凡福州有方山生芽。洪州有西山。白露。壽州
有霍山黃芽。

段成式所載食品。今摘其尤者。猩猩。饅。多。鱗。翠。楊。腴。麋。
鹿。桂。蠶。石。頭。酥。蒸。焦。麵。酥。膏。荆。錫。竿。炙。蠟。臘。餠。餠。饅。饅。
拒。枚。炙。榕。柑。子。蟹。蛟。萌。精。細。飄。鯨。鯨。紫。酢。常。薑。茶。鷓。鴣。斑。蕩。
罕。鹿。象。約。河。隈。鮓。筆。洛。鱗。洞。庭。鮓。淮。水。鯉。珠。罕。玳。瑁。黃。
鮑。鹿。野。梁。會。稽。菰。不。同。稻。玄。山。木。楊。山。檉。南。海。拒。壽。木。
竹。玄。木。葉。夢。澤。芹。具。區。菁。楊。撲。薑。招。提。桂。越。路。蘭。長。澤。

三危露崑崙并黃領醒酒鮓二物見前新
葉松竹根栗細子鈎麻胡交綠施尹千里萬丈鱸魚
足鱸萬鱸繪張掖九蒸豉大佰多蜀搗炙路時腊攪天
脂凡當餅大扁湯馬鞍湯白龍金黃龍舍阿韓特餅櫻
桃餛飩餅又有籠上中九湯中中九即九又稱
當時蕭家餛飩可以淪茗庾家粽子白瑩如玉韓約家
櫻桃餛飩色不變曲良翰能為驢驘曉峰炙及衣冠家
名食有涼胡突鱸鱉魚臚連蒸麋屬皮索餅
禮所謂八珍者淳熬 淳母 炮豚擣珍 漬熬
珍 肝骨 炮牂蓋八法也其品則牛羊麋鹿屬豕狗
食州稿選卷十六 十五
皆所以養老者也后世則云龍肝鳳髓兔胎鯉尾鵝炙
蝦蟆酥掌酥酪蟬羊脂迤北八珍醍醐鹿元野馳蹄鹿
鹿馳乳麋天鵝炙紫王漿玄王漿即馬欄
何太宰曾有安平公食單常僕射巨源有燒尾宴食單
段承相文昌有食經五十卷魏平公食憲章包榜曰
煉珍堂在途曰行珍館虞仲有食方謝諷有食經各十
卷孟蜀食典一百卷
何曾食日萬錢子劭日二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印
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杜岐公悰日五食一
李衛公德裕至一杯羹二萬錢常侍即陟至

中棄遺直萬錢元奉相載用食物碗器至三十事
蔡太師京厨婢數百人庖子亦十五人段承相有老婢
名膳祖四十年閱百婢僅九婢可嗣法孫節度承佑一
宴移物命千數蔡京每殺鵝子輒千餘承佑每謂人今
日富有小四海矣謂南蟪蛄北紅羊東蝦魚西果皆倫
也尸子曰桀紂必南海之鹽北海之鹽西海之養東海
之鯨
何太宰每宴不食尚方所食晉武帝令就其家取之帝
幸王武子第侍婢數百人各持琉璃器供膳食蒸豚有
異於常問乃以人乳飲之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仲求
食州稿選卷十六 十六
味獸欄及雜肴數十輿大官不及也上欲求飲食方不
得後體不快悵僅獻醒酒鱸鮓一方而已當時君臣乃
爾長可嘆也
食之多者史稱廉頗七十餘一飯斗米秤肉注云秤十
斤也符堅拂蓋即夏默等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長至丈九尺理或勝之宋明帝敕白肉至二百片蜜清
鯉鯪一頓數金鉢蕭穎胃敕白肉鱠至二斗馬希聲日
食雞五十然皆江左人也
波斯王每食酪肉麝蜜至二石餘肥大不能行佛為說
法勸胖乃減一石南燕慕容德時途陵長王繼長九八

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由墜使見而奇之賜食立
馬希聲日食五十雞此餽餒之極也范汪敢青梅一
斛都盡更自難

齊王好食雞卵日進雞七十臨江王妃江無畏好食雞
魚頭日進鯽魚三百可為的對

宋文載張司空齊賢能相和安陸詹客會廚吏密真一
金添大桶厠側窺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漲溢
桶外公一食肥猪肉輒十餘斤風葉黑神充常人服不
過彈許公常以五兩為大劑夾以胡餅頓食之趙丞相
雄上啟奏事上從容問曰聞卿善啖欲作小點心相請

金州稿選卷十六

十七

如何趙起謝遂命內侍捧史忠惠所進王海客三升者
賜之九七賜皆醢繼以金梓捧龍炊百炊食其半上曰
卿可盡之遂食至盡上為之一笑後南師日欲求其偶
而不得有以兵馬監押薦者召對飲各盡酒三斗豬羊
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趙已醉飽摩腹而其人尚醒因
更進酒斗許將別其人腹間忽有聲蓋恒時束華
帶限之漲而斷也張趙二公微時所執事極相類
師曠荀勗符朗皇甫諡妙於味者也彭鏗易牙毛德坦
虞仲曲良翰彭湘潔余媚娘工於味者也魏文齊武隋
楊吳質何曾何劭和嶠王愷王濟石崇劉琨之餘湛之

阮佃夫朱异羊侃元雍元琛崔瞻爾朱榮略韋安
右常陟裴冕元載段文昌李德裕趙武孫承祐陶穀
蔡京張俊張鑑修於味者也廉頗樊噲王鷲典章李勣
勇於味者也宋明山濤劉道真江淹蕭穎胃鹿宣孫馬
杜仲廣易之張齊賢張慈趙雄洪於味者也張易之
張昌宗韓縵酷於味者也羅友陳仲潛猥於味者也郎
子公卿對司馬子期小人於味者也

山巨源飲量至八斗晉武帝每令私益之盡量而止醉
後餽餒折筋不休則不特能飲亦洪於食者也劉伯倫
祝詞云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嵇阮可以例推矣周伯仁
金州稿選卷十六

十八

渡江雖日醉而恒云無對後有舊對訪之欣然命酒各
盡一石大醉其人酒從臍出滂沱牀下而死滿寵盧植
馬融傳玄劉京魏舒劉藻柳舉馮暖之飲皆可至石餘
鄭康成卽元起皆一斛不亂于定園飲酒數石不醉為
建尉十八年冬月請蠶益精明裴弘泰自標酌以至觥
觥重二百餘兩可為酒人之冠一云是
嵇阮劉畢始為裸袒之飲而已渡江以後周伯仁醉飲
通紀嵇康其醜穢為憲司所劾按五行志晉惠帝元
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之飲對弄嫖弄逆之者傷
於非之者有識則不止一伯仁而已也占以為醜不恭

之災

劉潛石曼卿輩尤為豪飲每飲必云幾日一日興方濃而酒垂竭傍有醋三斗許併飲之酒醋俱盡或置身木杪而飲曰巢飲以席自束出首而飲之已復縮入曰鼯飲所謂牛飲者不足道也歐陽永叔梅聖俞俱量可盡百杯每遇潛曼卿輒為所困

隋仁壽間籌譚師入內造五色飲以扶芳葉為膏飲拔楔根為赤飲酪漿為白飲烏梅漿為玄飲江茱為黃飲又作五香飲第一沉香飲次檀香飲次蘭澤香飲次雞舌香飲次甘松香飲大業志狀芳出吳郡其樹蔓生纏

并州稿選卷十六

十九

繞樹葉圓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飲微火炙使香煮飲碧潔色香甚美不渴今不定為何樹亦不鮮作飲○琴始五絃舜所彈也堯善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蔡邕蓋之為九絃彈一絃者馬明生所遇神女也無絃者陶元亮所自寓也

斷琴名手自伯喈外隋則趙取利唐則雷霄雷盛雷珣雷文雷迅孰亮沈鏐張鉞金儒僧三慧宋則蔡絳朱仁張衛忠正趙仁齊馬希仁馬希先金淵金公路陳亨道馬大夫梅四篴老林杲元則嚴古清施溪靈施谷雲海

汝州

古琴名則水清春雷玉振黃鵠秋鷹鳴玉瓊響秋宵仙古南薰大雅松雪浮磬奔雷存古寒玉百納壘泉冠古韻磬洪深天球趙子昂以大雅名堂松雪龍玉萬壠松雪夜冰玉淵鳴泉石上清泉秋塘寒玉九霄環珮已上俱見輟耕錄又吳越有洗凡清絕二琴折氏百袖琴見洞天清錄集及輟耕錄

趙希鵠云古琴有陰陽二材桐木面陽日照者為陽不面日為陰以新桐木驗之陽必浮陰必沈陽材琴旦濁而暮清陰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古琴以斷紋為證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

并州稿選卷十六

二十

多斷有幾等有蛇腹斷有面底俱斷有梅花斷偽者無銀絲亦不難識也

博物志云堯造圖基丹朱善之彼王中郎之坐隱支道人之王談雅語也尹文子之喻音劉中壘之無法正語也杜夫子之裨聖教班蘭臺之象地則效天文通王道夸語也蓋孔子之謂賢士於飽食終日者而已所謂小道可觀歟遠恐泥者也乃若奕之有品啓自劉朱盛於泰始至宰相論評人主制決意亦盛矣吾請得為時藝略言之孟氏有言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又杜夫子在西京為天下第一而吳錄稱嚴子卿基與皇象書

為吳中八絕又抱朴子云嚴子卿馬綬明聖於恭者也然則四人者其最一品乎當漢末有馮翊山子直王九真郭豐善奕曹太祖皆與爭能孟德既未琅然諸君後遇敵手殆難乎上者矣晉氏之季吾宗敬球與濟陽江雷俱為中興第一竊謂士大夫之第一猶之王僧虔之稱齊高帝書云爾而是時北燕羅騰字叔龍者究盡其妙獨步當時俄而北平樂抄字少携者出而與齊要之其猶在敬球與羅上哉宋文既好此伎而羊玄保以賭得宣城郡士林豔之然其品第三不知誰當為第一者吳郡褚胤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坐從父崇期

王晚不及與洪角而格勝之文襄呼鮑小友為廷紫江淮間而其郡李冲晚出遂與鮑雁行開源又晚出於李徐希聖又晚出於周惜早死皆駁駁朋鮑者也此所謂永嘉派也發汪曙不及鮑者一子程浚亮晚出勝之而亦蚤死此所謂微派也顏倫善决局不差一道是跡緬人下無能當者而李奮時養晚良遠與之角倫詎名不復肯應乃游吳中此所謂京師派也今後進中閭有陳生蔡生越有岑生楊有方生此立而蔡與岑尤張甚皆未可量也始永嘉守修郡志志伎藝曰鮑一中奕品第一李冲次之冲意不樂逐罷不復志而最後冲但老矣

一、小義戰大敗避匿程汝亮之遇時卷一、月北遂為
以獻云王子曰余少時觀鮑生奕不能悉其妙第見其
批亢擣虛無衡障耳後所規類倫子明最後乃親李與
程勁為志賽者數矣譬之用兵鮑如淮陰侯有擇沙
之巧李則武安君橫壓而之威類則孫吳挾必勝之策
程則諸葛脩不破之法雖奇正時出攻守異勢要之皆
稱善師者矣余嘗戲李以李廣程以程不識程猶未肯
色受也然李時時為余言未嘗不遜顏以為有國士風
余因作奕首手書一通貽時表謂與顏鮑而程四子者
不知於古何如以當 明第一品無愧也

金州稿選卷十六

廿三

東嶽廣桑山在東海中南嶽長離山在南海中西嶽麗
農山在西海中北嶽廣野山在北海中中嶽崑崙山在
九海中為天地心此大五嶽也方壺山在北嶽扶桑山
蓬萊山沃焦山在東海連石山在東南鍾山在北海方
丈山員嶠山岱輿山俱在大海中即都山在元壘之下
玄洲在北海中瀛洲穆洲祖洲俱在東海中廣瀛洲聚
洲生洲俱在西海中炎洲在南海中又元洲長洲俱
在大海中滄海島在大海中高五萬里皆神僊所居五
帝所理中國五嶽東嶽泰山羅浮括蒼為佐命象山東
山為佐理南嶽衡山霍山潛山為儲副天合命曲為佐

四、山少室武當為佐命太和瑤泥為佐理西嶽
華山地肺女也為佐命西城青城峨嵋皆家西玄戎山
其山為佐理北嶽恒山河逢抱犢為佐命玄龍崆峒陽
洛為佐理又三佐命山青城山天柱山廬山又有十大
洞天則王屋委羽西城西玄青城赤城羅浮句曲林屋
括蒼三十六洞天則霍林蓬玄米陵總真總玄司真虛
陵大妙洞虛詠真丹山赤水極玄陽明德安天寶極玄
好生上元天柱司玄昇真化玄貴玄司真容城太王太
秀法樂長耀寶光太上寶玄秀樂長真蓋開寶圭湘真
太虛洞陽隱觀玄真太元大酉華妙金庭崇妙丹霞仙

金州稿選卷十六

廿四

都祈仙青田大鶴大滌玄蓋朱湖太生良常方會白馬
玄光金華洞光紫玄洞盟皆有真仙主之七十二福地
則地肺仙源玉壺青嶼崆峒郁木亢武當居山桂源靈
墟沃洲天姥岑若耶溪巫山清虛東白安山馬嶺鶴羊
洞真壇洞宮玉清壇靈源陶山爛柯龍虎勒溪靈應白
水源金精閣阜始豐逍遙東白源鉢池論山毛公壺九
華桐栢平都綠蘿章觀抱犢大面虎溪元晨德山鸛鶴
玉峰山商一張公洞長白中條霍山雲山四明在秦
漢氏臨印少室翠微大隱白鹿天柱大若巖嶠山西白
天印金城三皇井沃襄三十六靖廬綿竹紫蓋瀘水丹

陵守玄靈淨送仙契靜安靈鳳子真玄性契玄際玄
出谷君平斗山光天眼德粹玄得一啓靈宗奉朝真黃
堂迎真招隱紫虛啟聖教靈鳳臺東華析仙元陽東蒙
貞陽石皆存仙真修煉之跡按記事者可謂詳矣然
滇詔之地碧雞金馬蒼山洱水勝田天下又自廣而西
山皆聳秀黛碧洞多深窈宏謁寧仙真總理蓋記者
當其時中國版圖未徧無所攷證耳四海之外九天之
表乃能懸立五嶽群山之名耶

王荆公以誤解三昧字為釋門所識余久不得類婆末
利花果二字義近於宋版翻譯名義集攷出悅若獲其
弁州稿選入卷十六

二十五

珠紅者因取佛書中有常用而不能解或此解而不知
彼音者悉錄之

多陀阿伽陀如來也阿羅訶應供也三藐三佛陀正徧
知也亦云正徧覺也轉後遮羅那三般那明行足也阿
耨多羅無上也脩伽陀去也路迦德世間解也富樓沙
曇羅婆羅提可化丈夫調御師也舍多提婆魔梵舍爾
大人教師也路迦那世尊也阿羅訶應供也又殺賊
也又生觀也佛陀知者也佛覺也那那尸棄賢也提
洹竭笑燈也毗婆尸一曰維衛也勝觀也毗舍浮一切
自在也俱留孫所應斷也拘那含牟尼金寂也迦葉波

飲光也袍休蘭羅大寶也即多寶佛阿彌陀無量壽
又為無量清淨阿閼無動也刺那伽羅寶積也提和羅
耶天人王也盧舍那光明徧照也釋伽能仁也牟尼寂
默也瞿曇純熟也姓也刹帝利王種也秦言田主須陀
洹入流也斯陀含一生來也阿那含不來也菩薩菩提
薩埵自覺覺眾生也文殊師利妙德也却輪跋陀普賢
也阿那婆羅吉低維觀世音也摩訶那鉢大勢至也迦
陀妙義也阿迦雲藥王也達磨法也乾陀訶提不休息
也維摩羅詰淨名也彌勒慈氏也提婆達多天授也阿
差末無盡意也般若拘羅智積也那羅延金剛也阿羅

二十六

弁州稿選入卷十六
漢總名殺煩惱遠離諸惡堪總供養不受三界生也舍
利弗身子也又曰瞿子摩訶迦葉波大龜氏也阿那律
無戒也須菩提善吉也又空生羅睺羅覆障也阿難
喜也又無染著頭盧不動也難陀善歡喜也難婆多星
宿也拘絺鞠大膝也提婆摩那天軍也囉旦羅上也迦
留陀夷無光也優陀夷出現也須跋陀羅好賢也耶輸
沱羅華色也阿濕縛婆生馬鳴也那伽局樹那龍猛也
言維阿梨跋摩師子鎧也求那跋摩功德藏也阿僧伽
無著也婆伽婆世親也言天寶伽羅青目也及毗舍
清辨也夷磨波羅護法也達磨法也尹濕伐邏自在也

摩羅什婆童壽也佛陀耶舍覺明也曇摩耶舍法稱也
曇摩識法豐也曇無竭法勇也菩提流支覺孝也波羅
末陀真諦也波頗智光也地婆訶羅日照也多羅救也
波利護也宣灑弟子也比丘乞士也上乞法下乞食也
薩婆香草以喻僧也沙彌息慈也優婆塞優婆夷清淨
士女也僧伽衆多也和合也沙門本名宣摩那擊功
勞也和尚本名即波遮迦于闐翻為和尚此本生又近
誦也開梨本名阿遮梨邪軌範也頭陀抖擞也又修治
也摩摩帝寺主也羯磨事也鐸局攝小師也阿夷怡新
介州稿選卷十六

人也迦羅越居士也婆羅毛道也鄒婆弟鏢父母也
波帝夫也婆梨耶婦也鳩那羅惡人也拘摩羅童子也
般宅黃門也扇提羅石女也馱索迦奴也旃陀羅嚴熾
也即屠者羯趾那夷狗人也須達多善施也耆婆能活
也婆羅門淨行也梵志淨裔也娑毗迦羅金頭也又黃
髮蘇氣但羅善星也彌戾車惡見也薩遮尼乾離繫也
琰魔亦曰閻羅靜息也又雙玉闌黎吟祖父也鳩槃荼
魔形也是魔鬼毗舍闍顛鬼也烏鵲瑟摩火頭也惡祖
尼大神也婆夷風神也鉢健提堅固也婆里畢力士也
地嚩伽長大也今那柯滿也底栗車畜也那伽龍也宮
介州稿選卷十六

也波斯遷和悅也阿開世未生也阿育無憂也尸
羅阿迭多戒日也祇陀戰勝也摩訶摩耶大術也末提
希思惟也索訶一曰娑婆能忍也開浮提勝金也鬱單
越勝處也羅閱祇伽羅王舍城也拘尸那角城也伽耶
山城也剎賓賤種也烏仗那苑也耨昧石國也彌珠連
康國也屈霜你迦何國也國史有可弭珠賀米國也屈支
龜茲也脂那一云支那文物國也茂矣車邊地也蘇迷
慮即須彌妙尚也耆闍崛驚頭也屈屈宅播陀鷄足也
補陀落迦海島也今定海中優留曼陀大醍醐也蘇達
俱舍那善見也額溫傳擊驚耳也阿濕磨石也阿迦水
也阿耨達無熱惱也苑伽天堂也婆竭羅城海也質遜
臥池也提洲也婆耶林也畢利又高顯也阿輸迦無憂
花樹也婆力叉樹也軻梨羅苦梗木也多羅舊名息奴
岸也尸多婆那一名尸陀寒林也鞞鐸佉嚧楊枝也頻
羅果也菴羅奈也頻婆相思也訶梨勒天主持來也播
羅師胡桃也鎮頭迦柿也篤迦栗也居陵迦李也布瑟
底花也弗把揭天花也末利菴奈花也曼陀羅維色也
優鉢羅黃白色花也婆羅八重生也分陀利白蓮也菴
鉢羅青蓮也鉢特摩赤蓮也拘其陀黃蓮也乾陀羅耶
香也構極離垢也瞻博一曰瞻藍黃色香花也迦算藍

金州稿選 卷十六

二十九

也吐魯琴劍蘇合也杜豫焦陸也突婆茅香也獨布
羅龍腦也薩闍羅婆白膠也莫莫訶婆伽麝香也多揭
羅芸香也阿伽嚧沉香也拙具羅安息也茶矩磨鬱金
也蘇代羅金也跋折羅金剛也阿路巴銀也鉢擲安福
羅珊瑚也阿濕摩揭婆琥珀也年婆洛揭拉婆車渠也
摩羅伽珠瑪瑙也牟尼珠名離垢也鉢摩羅伽赤色珠
也甄井迦赤寶也占由羅嬰珞也彌訶金帶也曷刺坦
那揭婆寶璫也洛叉十萬也俱胝百億也那由它萬億
也阿僧祇無央數也伏梨斛也婆訶篋也受二十斛摩
偷又牢唎翻酒也毗嵐迅猛風也差羅波尼灰水也朱
奈州稿選 卷十六

三十一

三十一

可往也薩達磨芬陀利妙法蓮花也般舟佛立也
阿訶袒持大秘要也孟蘭倒懸也本名烏藍婆摩救倒
懸也修改摩婆願婆摩多摩金光明也曼無德本曼摩
想多法密隱覆又法藏也薩婆多一切有也摩訶僧祇
大衆也健度本婆健圖法聚也喻伽師地相應也毗婆
沙廣解也鼻婆沙種種說也毘勒篋藏也毘婆闍婆提
分別論也波羅密木又解脫也三昧調直定也又正定
也正受也末底慧也檀那布施也尸羅清涼也摩訶安
忍也又忍辱也毗梨耶精進也禪那精進也般若智慧
也阿羅密遠離也波羅密度彼岸也波羅如同互依苦
齊州稿選卷十六

一義也遮梨夜行也那不也邏求輕也陀摩善也婆陀
縛也茶閑它不熱也沙六也和波陀語言也多它如也
夜他跋實也吒婆障碍也迦邏作者也婆婆一切也磨
磨迦羅我所也迦陀底也闍提闍羅生也跋摩法性也
餘多寂滅也又耶盡也右那智也阿施義也婆伽破也
伽車提去也火夜喚來也未差羅堅也伽那厚也歌大
衆也遮羅他動也彼茶必也便善那文身也那摩名也
波陀句也跋渠品也都羅喜也摩訶羅無知也喝薩訖
也婆度善哉也阿訶奇哉也闍維本茶毗焚燒也陀陀
訖也僧柯慄多障有為也般遮于瑟五年一次會也

旬五神通人也以三字解五通此舍羅無障
義也沒果受與也麗制也細滑也鳥瑟感漢佛頂也母
陀羅結印手也迦私光也舍利骨身也頻婆帳者身影
也離世書也毗伽羅也攝施法默聲明也常陀智論也
僧伽論本僧企取數術也輿惠无勝也勒沙婆苦行也
路伽耶順世也及善論也逆路伽耶陀左世也又惡論
也殺三摩婆離合也達梨今那見也尼延底深入也
吒斯愛也提鞞沙德惠也慕何疑也何者毗伽和命也
阿羅伽欲也春陀論曲也質多取心也汚果默草心
也統利陀耶肉團心也未那意也阿陀那執持也

金州稿選入卷十六

三十三

雖清淨識也乾栗陀耶具實心也塞健陀蘊也鉢履未
奔入也駄和界也歌羅邏疑滑也顛部曇胞也菽尸提
結也健男疑厚也鉢羅奈依形位也婆路多羅處縛
祿聞也迦羅尼羯羅拏能嗅也祇若時乞憐能掌也
婆迦種也攝提假也優陀那丹田也阿那迦末也入息
無那遣去也出息為波有也薩迦耶薩無常也化那生
也末刺誦生死也生死總名又曰開提開加摩羅病
也阿薩蘭不可治病也珊若婆蘇風病也利摩木製多
羅夫田也刺瑟胝竿也即幡柱也羅摩院也招提本名
招闍提奈四方僧物也訛為招提翻作別房施又對面

陀施無厭也林微尼解脫處也阿奢理意奇時也寧指
波方頃也又圓壞又高顯也梵名塔婆發執為浮圖
圓者聚相也支提可供養處也舍屠奢那塚也健陀俱
祇香室也滿茶邊壇也脫開幢也拘吒迦小舍也提推
磨也又鐘也舍羅等也隙棄羅錫杖也軍持瓶也本名
招樞迦薨瓦淨用銅鐵觸用鉢里薩羅伐摩蓮水羅也
鈴塞莫數珠也鉢多羅應器也即鉢也律銘淺鐵鉢也
俱夜羅隨鉢器也震越衣服也架婆去穢也一云不正
色一云離染服僧伽梨合也重也又重複衣鬱多羅僧
弁州稿選入卷十六

三十四

上著衣也即七條袈陀會中宿衣也鉢吒縷條也一幅
或尼師壇坐具也僧祇支掩掖也泥縛也裙也
鞞內衣也迦締那功德衣也憍奢耶藍衣也或所居胸
大細布也波婆木綿也迦波羅翅貝也即木綿迦隣陀
衣細綿衣也兜羅綿細香也一翻楊華欽跋羅毛也頭
鳩羅細布也男摩麻衣也那波吒絹也摩羅蔓也通沙
他齋也鳥哺沙它受齋也清開尼正食也佉開尼不
食也半者清善尾五散食也半者珂但尼五嚼食也佉
陀尼可食物也鉢和羅自恣食也分衛乞食也但鉢那
楚也如師錯麥也

步居者南山云形心攝靜為安要理也。此為居結夏者
通制三時偏約夏月一無事遊行坊修出業二損傷物
命違慈是深三所為既非故招世謗又云夏中除大小
便餘則踞跏而坐所以但結三月者前為開後為成供
身衣食故也四月十六日是前安居十七日已去至五
月十五日名中安居五月十六日名後安居一云前三
月則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則從六月
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入則為結夏出則為解夏其云
坐夏坐臘皆非也臘不是冬月義接也謂新故之相接
其云僧臘蓋亦一歲新故相接耳

弁州稿選卷十六

三十五

說

僧食稱齋亦取齋戒之義云齋也日未中與過中皆不
食故不食所謂五正食則麤飯乾飯魚肉也一云啖食
五不正食枝葉花果細末磨食也一云嚼食

十大弟子舍利弗智慧目健連神通大迦葉頭陀阿那
律天眼須菩提解空富樓那說法如旃延論義優婆塞
待律羅睺羅密行阿難陀多聞蓋亦吾孔門十哲之擬
也

韓退之言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止十八年宋齊梁
陳事佛漸謹梁武在位四十九年餓死臺城國亦尋滅
此不足以服憲宗心也自憲宗前赫連勃勃畫佛於其

迫僧禮拜為雷震死子昌威佛教身死因威魏太武誅
僧毀寺見弑人子周武帝除佛法次年晏駕子天國亡
自憲宗後武宗去塔寺亦以次削無子宋徽宗改佛為
金仙約僧留髮尋有播遷之禍以唐文皇宋藝祖我
太祖太宗之明斷隋文帝之威果而不能不歸心釋教
此必有內契於心者矣

釋經圖記云明帝永平三年庚申帝親幸臺觀勅即中蔡
悟中即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西尋佛法至印度
國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用白馬馱經像以十年丁卯至
洛陽帝悅造白馬寺譯四十二章經十四年正月一月
弁州稿選卷十六

三十六

詳

五微道上諸善信等不悅朝正之次表請較試勅遣尚
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詔以十五日集白馬寺南門信
等以靈寶諸經置道東壇上帝以經像舍利置道西七
寶行殿上信等遂壇泣懇天尊以拈檀香燒經冀經無
損並為煨燼其諸昇天入火履水隱形諸術皆不復能
善禁咒者亦呼策不應太傅張衡語信曰所試無驗即
是虛妄宜就西域真法時南微道士費叔方慙沮自感
而死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旋環如蓋徧覆太
衆映蔽日輪摩騰先是阿羅漢即以神足游空飛行坐
臥冲化自在時天雨寶華及奏衆樂摩騰復坐法蘭

世後宮陰夫人王婕妤等百九十人司空揚城侯劉濤
峻等二百六十八四徽道士呂慧通等六百二十人京
都張子尚等三百九十一人俱出家引吳書闕澤對吳
主云褚善信費叔方自感而死為證攷之漢史明帝自
元年太傅鄧禹薨後絕不置此官三公中亦無所謂張
衍者十四年衛尉趙意行太尉司空為年融亦不聞有
所謂劉善峻也且道藏符錄之興起於張陵盛於寇謙
之而極於杜光庭當時豈知所謂二教亦豈以白馬一
寺而道士遂與之闢法哉此既云永平十四年以靈寶
諸經闢法而廣弘明集云靈寶創自張陵赤鳥始出上

金州稿選入卷十六

三十七

說

清肇自葛玄三洞造於鮑靚其自相矛盾可見
從佛出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九部修多羅從九部
脩多羅出方等從方等出摩訶般若從摩訶般若出大
涅槃譬之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
熟酥從熟酥出醍醐脩之譚苑醍醐蓋本此也應量
其能醍醐哉

祖有兩龍樹西土少年時博綜藝術與同志三人入
身併入王宮數月美人懷妊者衆王用智臣以細土置
門中見四人足跡乃令勇士揮劍空中斬三人首近王
七尺刀所不至龍樹歛身依玉得免悔而入山成道後

代南天竺王問諸天何所作為答曰天今與阿修羅戰
須臾空中刀劍及脩羅刀輒相纏下王乃驚服又與善
咒婆羅門角力婆羅門化大池蓮華坐其上龍樹化白
象入池鼻舉蓮花高擲婆羅門傷背而伏蓋道家葛仙
公左元放之流也東土龍樹尊者見入楞伽經善逝還
槃後未來世當有南天竺比丘厥號龍樹得初歡喜地
往生安養國按龍樹作大經旨論而東土所稱無畏論
主又不載事蹟即此龍樹也

天台智者智顗傳開皇十二年至當陽上金龍池月夜
見二人威儀如王者一人長而美髯豐厚少者秀發前

金州稿選入卷十六

三十八

說

致辭曰予即關羽漢末紛亂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有
餘烈故王此山大德聖師何枉神足師曰欲於此地建
立道場神曰願哀憫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
缸其土深厚弟子當與子平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
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既出定湫潭千丈化為平陸棲
宇煥麗巧奪人目神即受師五戒乃致書晉王廣上玉
泉伽藍圖王答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即當具奏佳號
奏賜名玉泉寺今寺有塑羽像以為伽藍神蓋本此也
○傳又稱靜謐者周武時戒佛法上書力諍不得請
與道宗人並烹以別真偽帝不聽事戒之遂歸隱太乙

山錫谷中厭身情迫勅遣侍者跏坐磐石自修身肉厚
展布於石上引腸柱於松枝五臟都皆外見自餘筋肉
手足頭面齒析都盡以刀割心抹之而卒次日合掌捧
心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白乳旁流凝於石上
仍留傷於壁夫佛教自殺者不復人身此殆不可思議
矣

諸有謂佛法入中國不始於漢明者以列子西方有聖
人老子師竺乾及武帝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為據按宣
律師傳有一天人姓陸名女帳來謁律師云弟子是周
穆王時生在初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為通化故周時暫
奔州稿選入卷十六

三十九

地所問高四土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
人至穆王時文殊目蓮來化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化
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
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
馬坊中穢汚此像護像神瞋令公染疾公又憂遊上帝
極被責跪竟問侍臣由余便答云臣聞周穆王時有化
人來此上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
千餘尺基址見在又於舍頤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
今所患殆非佛為之耶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
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

開往視之對曰此真佛神王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
遂放光公又怖謂神瞋也宰三牲以祭之諸善神爭
棄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清淨不進酒
臥愛重佛命如獲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
餅果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絕於工人又問由余答曰
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
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
之臣今年老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
場內為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
同備公悅大賞資之彼人得財並造功德於土臺上造
奔州稿選入卷十六

四十

重問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
高大者名四或曰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
自之故有高四之名至今稱也然則秦穆公時佛法已
入中國矣宣師不應誕
傳燈錄謂二祖慧可初事達磨嘗斷一臂置前達磨知
是法器始傳以祖心印及楞伽經至續高僧傳則云周
滅佛法可與林法師同學共護經像遭賊斷臂以法御
心不竟痛苦火燒所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
後林又被賊斫其臂叫號通夕可為治裹乞食供林林
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無

爾

弇州稿選入卷十六

四十一

樂器名多異因記於此

○抱朴子載華譚字令思高才治聞之士也而事之不

此以俟其後人補講傳之遺

卷十六

四十二

華真姪降楊室偕言其妃服餼之美年長方少女燕室

鮮潔如玉五香綴於一枚乾束食之所謂得如
如綠惟願於冥運之會依然松蘿之纏及臨別小留在
後執手下牀恐非宜也惟相贈二詩有相攜雙清內上
真近不邪又上道誠不邪塵滓非所聞庶幾不涉魔境
耳至六月二十六日口授書亦然而加詳僑以世漏被
斥楊君筆之書乃不罪何也

狄梁公盡毀諸淫祠獨留泰伯季札伍員而於吳興項
王廟馳檄以毀之其時鑿之歟今據其文曰鴻名不可
以謬假神靈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昔時者
非見我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垂

牟州稿選八卷十六

四十三

索恬而齒劔沙丘作禍於前望夷覆滅於後七廟墮地
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寧
命玄穹膺赤帝之真符當四靈之缺運俯張地紐彰鳳
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游澤國嘯聚水
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律
數之有歸遂奮閭中之翼竟垂坂下之翅蓋實由於人
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十之子以為
版盜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
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
平寧室使惠帟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為人患

魏劉劭律令然吳興項王碑陰有顯晉公題云西楚
王當秦之末與叔梁避仇吳中蓋今之湖州也雖滅秦
而宰制天下其魂魄猶思樂茲邦至今廟食不絕其神
靈事近其竟陵子陸羽所載國經大曆七年真卿蒙刺
是州十二載姦臣伏法恩命進真卿上都剋期首路竟
陵是念予以故碑頽趾嘗因仍草莽已而復之真卿乃
命崇樹以紀之時則仲夏方生明之日觀此題則顏公
時廟尚在祭祀不絕豈欣公既毀而湖人竟復之耶二
公俱以忠直方正名而所見不同如此

今所稱正一嗣教大真人張氏者其始祖天師張道陵
牟州稿選八卷十六

四十四

即張陵也同時張角行天師道持九節杖為符咒教病
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陵法略與角同加思靜室
服罪之人一著山上上之天一埋之地一沈之水謂之
三官病者家出五斗米故號曰五斗米師角在中國事
露至及族滅漢亦因以亡而陵在蜀漢用僻故幸不敗
傳至子衡孫魯遂據巴漢垂三十年曹操破之始請降
封侯萬戶五子皆侯傳國累葉至唐宋間復世掌道歟
繡玉編傳述與宣聖之裔相終始而寵幸時過之良可
咲也

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瘞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為是

見法入鵲鳴山自稱天師漢書平末為蟒蛇所
食子衡奔走尋屍無所乃假設樵方以表靈化生鷹鶴
亦置石崖頂到光和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
玄都衡為係師衡子魯為嗣師以法惑亂天下然則今
之所傳張道陵者乃蛇腹之餘食耳李膺非元禮漢蓋
有兩張微兩李膺也

宋崇寧時蚩尤神據鹽池帝勅天師張虛靖召關羽勝
之鹽池復故封羽為真君今所傳祠廟尚有破蚩尤畫
至按黃帝經序云黃帝殺蚩尤其血化為鹵今之解池
也則蚩尤之主鹽池其說久矣

并州鵲巢八卷十六

四十五

今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即張蠶子神也其所著化書
介為紀其大略張氏出黃帝之子名揮始造張羅網
世掌其職因以張為姓顯於吳神初為幽陰張氏子有
孝行傳法錄醫藥救人為周醫氏事周公以壽終將造
西方尋上聖之道至洞庭而栖止為君山主久之復授
胎於諫臣張無忌妻黃氏為遺腹子詩所謂孝友張仲
事宣王為卿士幽王初以直諫賜醢死屍存於雪山為
雪山神治蜀有功凡武都男化婦秦蜀蜀以金牛五丁
拔蛇而壓死事皆與聞之蛇即所化也尋為漢帝子曰
楚王如意封呂后所殺魂散蕩無所歸孝宣世至印池

并州鵲巢八卷一六

四十六

其今日呂氏呂后之後身也邑人多呂氏母戚夫人亦
生於此嫁張翁老無子相與割膝出血歷野田石印中
覆而祝曰我無子倘得一動物生焉亦遺體也自是感
而北生化為蛇金色逾年頂生角腹生足能自變化成
人而見羊承大馬輒食之呂令有馬繫而駿亦呂產之
報身也拘而噬之令知其故繫張翁夫婦於獄欲殺之
乃吸雲霧化風而白日晝曉揚海水為雨灌注城邑周
四十里皆陷載父母而出今所謂陷河也以此所殺多謫
為印池龍受熱沙小蟲之苦遇釋迦文佛皈依脫罪復
至於趙國張禹各勲為清河令有循吏聲告歸卒復生
於世為張孝仲時順帝之永和間也西晉末復生於越
雋之問張氏時變治水亦尋為吏所誅跨白驢而去到
一山下有古跡入石穴悟七十二化遂改形入咸陽見
姚萇按王氏見聞所載陷河神張蠶子事略類唯云雋
州雋縣而不言印池耳又云姚萇將蜀至梓潼嶺神謂
之曰君早還秦秦無主君其君乎請其氏曰張蠶子也
後姚萇即其地立張相公廟雋宗幸蜀神出迎帝解佩
劍賜之還凡施遺珍寶無數王中令釋有詩云夜雨龍
拋三尺匣春雲鳳入九重城窮神秘苑亦載此事而略
止爾云是一光姥以令殺姥故陷為湖在益州印池

其備地土人謂之印河又曰印池姥故宅基獨不浸漁人採捕恒止宿又言此水清其底猶見城廓樓檻宛然又北夏璣言梓潼張翼子仲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雋州張生所養蛇其神甚靈偽蜀王建太子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常露蛇眼黑色兇惡鄙蕪通夜不寐竟以作逆誅之夕梓潼廟神亟為神靈子所奏言我在川今始方知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審爾則釋氏所謂神道為業障殆非虛矣水經又載武強縣人行途見一小蛇旋其靈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噬人里中患之捕繫鐵擔生負而奔一邑長吏皆為魚

梓潼縣志卷十六

四十七

黃帝元妃嫫祖死于道帝祭之以為祖神令次嫫嫫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為方相氏見軒轅本紀○顯頊氏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產鬼一居若水為魍魎鬼一居宮室區隅善驚人為小鬼武當山一名謝羅山蓋以謝允仙跡也酈道元水經注引荊州圖副記晉咸和中歷陽謝允為羅令魯隱避茲山得道仙去故名又甄異傳云歷陽謝允嘗通遁年十五為蘇峻賊兵王免所掠賣東陽蔣鳳家嘗飼虎檻中狗入則一虎攀木仰視允謂虎曰此檻木本為汝施而我幾死其中汝不殺我我放汝乃開檻出虎賊平之

梓潼縣志卷十六

四十八

後諸縣自理烏程令張球不為申別桎梏考楚允焚見一人謂曰此中易入難出汝有慈心當求拯醒觀一少年通身黃衣忽進獄與允言語獄吏知是異人不取枉蒙理還郡西上武當山太尉庾公聞而怒之給其糧資隨到襄陽見道士說吾師戴先生非世間人也云若有西上欲見我者可將來君是謝允不允因隨去入武當山齋戒三日進見先生乃是昔日所夢人也問允復見黃童否因賜以神藥三九服之便不饑渴無所思欲戴先生亦無常處時有祥雲紫氣蔭其上或聞芳香之氣微於山谷按戴先生即漢武帝所遣殿上將軍戴詵生梓潼縣志卷十六

洞真在青城山其隱跡在豫章西山洪井在伏龍山北
崖左右相傳為煉丹處若宋人畫所謂長七尺五寸戴
烏帽衣紅蕉葛衫烏犀帶短靴鞢節竹杖跨白驢從者
五曰橘栗木葛拙負六角扇燕尾扇方木鐙二玄書木
如意長正瓢觀惠壺不柱杓者張縵也自稱洪崖先生
或云即其後身蓋詩畫二家之所稱實有兩相嵯不相
蒙也

弇州山人四部稿選十六卷

告別稿選八卷十六

四元



新鐫王鳳洲四部稿

弇州稿選十六卷

兩淮鹽政
探進本

明王世貞撰沈一貫選一貫有易學已著錄世貞
才大學博自謂靡所不有方成大家故其正續四
部稿頗傷蕪穢晚年悔其少作而未及手自刪定
一貫是編別裁澄汰意在損其菁華而宗旨所歸
仍尊秦漢而薄唐宋終未能棄短取長也

林學士詩集六卷文集十六

卷

〔明〕林煥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恪集二

十二卷》提要

學士林對山先生集序

予觀虞周盛際若詩書稱引陳謨矢音何其純
正爾雅纚纚洋洋也棄周之季若屈大失韓公
子者流著書立言殷憂孤憤何其詰曲亢厲而
少恬愉也夫亦遭會殊時故修辭異執耳漢遼
固並稱史才而遷之融騁不及孟堅之瞻唐李
杜炫著詞宗而杜之精源不及翰林之逸茲何
以說也豈班生並典史籍載筆承明非若龍門
之罪廢因述作以洩其幽憤太白登負僊才待
詔金馬非若少陵之流落托聲詩以寄其窮愁
故其詩文之瞻之逸微獨才性近也蓋亦有遭
逢之助焉閩中學士林對山先生自其大父文
安公厥考古泉公繼入史局荐登八坐先生以
雄文早擢制科讀書中秘擅作者之場值
肅皇明聖寓內巽洽肇稱殷殷禮先生研精著作
揚推政事紀述功德潤色皇猷間與荐紳學士
贈遺賡咏人推大雅其文雍容博大冠裳鳴佩
如入大官之庖彼野人菁精自難為味其詩清

新俊逸鏗金戛玉如磨白雪之調彼陽阿下里
自難為音夫亦修孟堅之世業秉太白之逸才
丁虞周之昌期詎臻此乎抑予聞之先生位致
通顯而身履寒素外示樂易而中抱耿介立朝
不少阿權貴人竟扼台鼎留滯南禮鄉而先生
恬不介意所養深於道矣則其詩文粹然一出
於正豈直遭遇使然要以合之才情而本之涵
養也語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斯之謂矣余未
識荆于先生而蚤受知於先生介予仲山公此

林學士集

按閱獲締觀其集而因想見其人故不辭鉅而
序之如此若先生大節詳在王司馬傳中茲不
具論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盱人鄧

鍊撰

林學士先生集序

太原門人王穉登謹撰

穉登師事對山先生於輦下先生重經術而薄
文辭是時穉登黜於主司恥經術不博棄去不
復言先生召使前謂生公車業良善特未承綢
耳稍抑就之一第不難拾柰刻猴於棘沾沾自
喜然先生又輒賞穉登雕蟲暇即相與談執往
往契合出其所為集命生為我品隲陳思不云
後古誰相知定吾文者耶穉登謝戰戰線不敢當

林學士集

李重而誦先生詩若文罔不肅雅鴻雁粹然冲然
若璞玉渾金疏越黃流無詞人篆刻鏤之習蓋有
道仁人之言哉自媿其作霍靡曼衍苟以悅衆自
則可耳寧所得如先生折揚皇華也者未幾先生
奉朝請室爨於以笥艸數十萬言多所散失仲子
天懋掇拾於煨燼復游二都迄七閩跋涉幾萬里
弔古訪舊之餘得於薛礪塵縑題扇書屏者輒繕
寫之而後先生之集幾完矣搜其帑枵然無剩副
之直僅可藏之名山嗟哉安得覆丘自鏡乎會道

指使者鄧公按閩為仲山先生弟子圖為其師
鑲集仲山雖亡有題出天懋所繕寫者詩若文
總若干篇授鄧公指俸入贖鏤鏤之為詩六卷
為文十六卷名曰林學士集仲山先生者先生
弟觀察公也集既成天懋函一札寄穉登而諸
曰先學士清貞介特朝野共欽沒而不被易名
之典及其遺艸又不獲流播人代傷哉翁也先
公之美隱於家小子之罪浮於世腐心疾首思
云能忘幸藉鄧使君之鴻私以有此舉將林之
林學士集
子孫告受其賜子如不忘先公之思無怪一言
以資休明穉登發函不勝淚之沾臆乎自念受
知先生莫可為報進不能致青雲之業退不能
修布衣之操徒然廁名門人以貽穉桃繁李之
辱乃天懋奚取啁啾之音以玷茲集為夫林之
冠紳雜選鬱為七閩鼎族官八座者四人而先
生父子秩宗相繼易世之後子孫蕭然差同楚
相負薪之胤仲山先生之難弟與天迪天懋天
崇之克子即鄧使君義雖高何施焉茲集成

而林氏孝友可徵矣鄧使君昔按吳吳人至今
尸祝之閩中之政無問其他下車首事茲集所
以表貞臣首文教隆師禮維去風者咸此焉在
一舉而四善備豈不褒然直指哉

林學士詩集卷之一

閩中林嫌著



五言古詩

閩試夏日苑中郎事用六朝體

薰風扇長夏玄圃肅幽深
萋萋瑤草繁藹藹珍木陰
遊魚戲曲沼好鳥吟喬林
幸依清禁闥遙

閩虞絃音

館中簡胡張二翰長

同居詞苑內隔此百尺垣
相去豈云遠念子憂

林學士集

六

思繁徒倚空悵望中情無由宣
胡生富才術高論江河奔張子生知姿
粹然顏色溫矯矯翔鴻鵠
燦燦連璵璠平生慕若人會心可悟言
春風亦已暮楊花何飛翻飛鳥鳴求侶
嗷嗷遠樹喧杳杳碧雲合悠悠白日昏
空齋坐超忽何以慰思存

夏日館中諸友見過

昔我慕良朋寒雲思九州
何期風雲會忽得偕好
化濟濟衆君子枉駕過
我遊窮巷寡車馬吾

盧亦清幽芳樹散其陰
鳴蟬抑何稠涼風縱橫

至矣憂驚已秋粗鏤勑中厨
斗酒聊獻酬伐木

深山中鳥鳴求其儔
常聞古人語乾鏹義所尤

家僮愧供具何由備
庶羞多謝衆佳賓軒車爲

我留西鄰享禴祭何必宰
肥牛繁星依青天棲

鳥聲啾啾薄暮各分散
暇日還相求

讀通參兄新刻有感

風吹戡荆樹長憂淒以寒
惻愴骨肉情抑抑良

獨難及茲見遺文我心慄
不歡緬邈懷伊人擣

林學士集

六

漂若波濤重泉一以閉
千載何漫漫驂驪不復

騁識者起長嘆想衆於鳴琴
哀音一何繁徒倚

長嘆息淚下沾闌干

西方有佳人

西方有佳人夙昔慕同心
朝采江干芷暮寄雲

中禽佇立望三載悠悠懷
好音寒雲欲從之山

川廣且深浮雲蔽白日
奄忽天地陰何以寫我

憂涕下沾衣襟

馬侍御宅偕同館諸文宴集

人生百年內奄忽浮雲馳隨風日萬里聚散難
可期昔我同門友王事各年離豈伊道路遠邈
若天一涯三秋積晨暮耿耿懷相思何悟升斯
堂復得一追隨豐穀列綺席美酒溢金卮相見
各怡然獻酬吐芳辭蘭繼明畫良夜殊未疲爲
棲戀共林魚遊樂同池交誼古所敦久要諒不
移今夕良宴會貽爾伐木詩

秋日同謝汝學過張伯安給舍小集

商風變時節霖雨何霏霏端居若愁思懷人忽
林學士集

攬衣出門欲何適獨叩故人扉故人喜我來斗
酒聊共揮歡言要比鄰日夕澹忘歸豈戀杯中
物所思願無違昔來春未暮庭草正芳菲今來
秋已涼瓜蔓翠成幃何況隔他鄉會面抑何稀
當時初結交古道謂庶幾嗟余竟薄劣難免素
食譏謝生既鳳翔張子亦鸞飛赫赫明聖朝簪
筆侍皇闈仲山能補袞此道今已微世途方險
溢賢智跼危機努力逢休明昔賢良可希

張氏草堂宴別五兄奉使冊封諸藩分得

令字

朔風厲嚴寒積雪被層岑感此歲云暮戚戚多
苦心端居不自持况乃離愁侵高會夜張燈絲
竹間謳吟對此盈觴酒胡不開我襟眷念二三
子交誼逾瑟琴一朝遠有違怨慕抑何深問子
各何適乖隔商與參各言適王國帝命肅有
臨建茅葦伊昔剪桐中自今賓從紛赫奕四牡
逆駸駸慷慨贈一言願以代黃金明君篤宗
盟永之在敬欽專對古所難延佇懷德音

林學士集

贈家雲徐令

憶昨秋風高胡馬紛雲屯中夜渡潮河萬姓憂
崩奔殺戮到提抱流血被川原所過十餘城城
城皆閉門故人有徐宰奮身當屏藩屬劍脫儒
衣象孤揮腰鞬感激壯士氣恐辜明主恩張
目視寇盜誓不共乾坤平生懷利器願一試盤
根惜哉力難施孤城若短垣百堵勤旣作千室
幸已存一失貴人意有功反不論會面長安城
曉間猶淚痕問子別幾日白髮抑何繁上云憂

社稷下陳憫黎元更枉從軍詩忠憤不可吞孟
舒誠長者田叔新其寃親尚遭棄置馮唐感至
尊斯人微二子鴻翼能飛翻咫尺遠萬里誰敢
叫帝閭丈人且安坐吞聲勿復言

送晉州李太守之任

古樂久不作淳風日以衰李侯博物者青臆固
多奇布衣謁明主願得正聲詩八音奏治世
淡然太古時坐令和氣暢再觀鳳凰儀豈伊要
紫寵所希竹帛垂天子廢食召公等來何遲

林學士集

一朝聲輝赫勳庸立可期大音本希聲里耳胡
驚疑阮咸空神識鍾子無相知抱此廟廊其尚
持州郡麾暮春臨都門送子中腸悲刺吏古諸
侯於位未為卑思兒負平生專城亦得施我有
孤桐琴願以贈別離上絃寫別恨下絃訴苦詞
戎馬昨亂華列郡多瘡痍瘡痍猶未起征來紛
怨咨供輸室家罄奔走老稚疲請君和斯民寒
谷回春姿絃歌達千里慰我心相思

送趙柱史仲聲按南郡

炎夏苦淫雨土何時乾駕馬策泥塗薄言送
所歡置酒臨長衢絲竹發清彈涼颺左右至列
坐凄以寒上客有柱史我我惠文冠攬轡向江
左飄節去長安疇昔結同心謂言臭如蘭悠悠
遠離別能不懷辛酸離愁方千里憂緒復萬端
憂端亦何為慷慨起長嘆南國本根地征求日
以繁比復徵備胡民力何寬子負經濟才民風
諒所觀鷹鷂雖猛鷙不若鳳與鸞愛至望苦深
援筆以濡翰

林學士集

荅鄭廣文見懷之作

小小同里居相去咫尺許何期風雲會幸偕州
郡舉網繆既忘年誓言同出處良朋一乖攜山
川深且阻展此平生歡豈無盈尊酌念我意中
人不得促席語長夏苦炎蒸負病卧羈旅忽枉
雲中禽新詩遺蒲梢穉如灑清風已覺祛煩暑
但愧驚寢姿伯樂驟稱子君今造諸賢濟濟盛
庠序大鑄隨叩鳴清音中律呂我實無寸補歲
月日已去絃書報故人舍情徒延佇

對菊獨飲

伊予樓京華無異遷空谷多病謝交遊蓬門寡
輪轅閉居幸無擾荒階蕝蕝菊灌漑肆微動馨
香待時護商風入重余已覺秋氣肅晨起踐凝
霜繁花爛盈目愛此歲寒姿居然媚幽獨積病
欣少瘳酒酒復新燒持觴就東籬永永紛盈掬
郎事成勸酬陶然自為足

送吳子彬駕部

飛雪夜來霽晨起春猶寒微裘已多年客子衣

林學士集

蒙車離憂不自裁况乃別所歡若人揚奇音夙
昔期彈冠悠悠適萬里念子竹路難臨觴不能
飲握手空長嘆行行經故鄉為我少盤桓干戈
浩未息井邑能幾完荒田烏雀噪墟里荆棘攢
淒涼宛在目能不懷辛酸越吟戀舊土楚奏羈
微官歸飛安得翼從子翔雲端

開府張公岳

開府元凱倫特達廟廊器代工威熙明濟世懷
深志直道諒難容險阻方塵試長驅百萬師深

入不毛地鬼方難以夷魏闕懸空積露雨晦還
阪前軍大星墜青編勛業崇赤縣經綸秘千載
岷山碑竹道空岳淚

太宰李公熙

太宰風塵表盛名自弱冠揮塵吐清言登壇弄
柔翰振羽覽德輝高舉凌霄漢既懷人倫識復
抱經濟幹蛾眉不見客目錦紛為患淒涼梁獄
書惻愴東門嘆啓事有遺規 皇猷無共替精
忠諒若存耿耿南箕煥

林學士集

司馬張公經

司馬文武才磊落萬夫壘平生覽穰苴談在
帷帳雲擾亂江東據鞍一何壯未寒息壤盟已
連中山謗哀哉誰為明功高不相讓鵠吸寧復
聞弓藏空惆悵三軍氣暗燭雜虜戈相向千秋
麟閣勛終記青冥上

種蔬

官冗地自僻環堵間有餘長夏無所為課力藝
嘉蔬播種幾何時已看蜜葉舒空墻引桑蔓青

青映前除雖未落秋實即目多所娛自予嬰軒
夏久與田園疎流人避空谷愛似尚欣如寄言
於陵者心與樓遊俱

夏日過友人旅寓通院

虛館微遲延緬邈塵氛隔喬木生夏涼密陰清
枕席蟬聲紛芭紅塔草藹含碧庭空唯鳥喧地
迥罕人迹春此景物幽况資麗澤益披襟倚層
軒傾壺就幽石形骸欣已忘言笑諒吳逆永日
盡歡娛豪情無所惜別院爐氣殘複閣鐘聲夕

林學士集

歸路悵有懷相思日復積

閨中冠亂

客從遠方來攬衣問鄉土春言未及終霑襟已
如縷借問悲何為樂郊亂射虎旌甲被林壑舳
纒還江浦燎原寧復滅哀哉無遺堵蓬心諒難
持蒿目矧云觀土音操鍾儀歸與嘆尼父人情
懷首丘誰能久羈旅悠悠望故鄉山川深且阻
邑里今蕭條稅歎歸何所

閨中亂後寄故園兄弟

夙駕辭閨中疇昔狗微祿婉戀懷友于乖携即
長陸謂言會面易不久返初服離家幾何時佳
期猶信宿冉冉歲月更流光一何速頃篋不克
諧襟帶日以促豺虎滿故園旌旗遍川谷舊巢
諒已傾驚羽寧擇木春言念棟華憮悴君在目
王孫遊不歸春草萋以綠無由共急難沉憂結
心曲

感興

龜山蔽東魯在手無斧柯時命苟大謬賢聖將

林學士集

奈何驅車出門去長號攬子裳前有羊腸險胡
乃涉大行拂拭千金劍徘徊在中堂俯視流川
逝仰看白日光有志不獲騁怛怛情內傷

噦噦雙鳴鳥振羽摩天遊樓必岐山陽欽期湘
水流豈不長勁苦道路阻且修鵲鵲發哀音鷹
隼厲素秋側顧憫衆鳥虞羅將見求咄彼野田
雀爭啄何啾啾

送姜殿讀省觀歸鄱陽

季秋寒氣早朔鴈翩南翔時菊散黃華薄言采

其芳踟躕欲何贈我友之豫章願瞻望彭蠡風
濤浩茫茫念子懸庭闈勞此道路長彼美丘園
彥夙昔事周行時蹇遂高尚道泰申寵光曠哉
孝理恩愛敬達萬方賤子疲執戟十載厠巖廊
雖抱將訟懷未遑陳情章臨淵空有羨喟然結
中腸

贈瞿公子遊仙詩

翩翩佳公子道遠遺塵慮秘訣授日車神遊躡
風馭九州一何局五嶽不足步瀛海三神山升

林學士集

降隨烟霧照耀金銀臺每與仙人遇朝鳴伊洛
笙暮息扶桑樹放意八極周誰能測其故異骨
諒天生玄理自神悟伊子獨迷方幸蒙幽人顧
愧縻軒冕榮况累婚嫁務夢想仍丹丘何由據
情素百川日東流六龍不可駐感此傷我懷無
乃浮名誤大椿延春秋蜉蝣營旦暮丹砂僅可
成從此翔天路

雜咏

翩翩孤飛禽結巢青松樹毛羽豈不奇嗷嗷如

有新辛勤營一枝風雨若未固單鳴誰復應隻
影空自顧側見群燕翔啣泥附朱戶既荷主人
恩而無網羅懼託身各有宜已矣何所慕

孫太史遺書燈詩以謝之

眼暗日就衰養生素寡要以茲踈典墳三冬愧
年少託身翰墨場幸忝金門詔常恐學殖荒永
貽庠曠銷感子念何深遺此親宵耀試展舊篇
看乃知制器妙釋氏嘆空花莊生哂微燭何似
德為隣長竊餘光照

林學士集

送孔學正棄官養母

太學官幾年家貧一環堵青雲有相知君才可
進取如何遽上書浩魚返東魯倚閭戀慈親誰
能顧珪組燕山雪片深岱嶽寒松古念別千里
遙都門聊出租感之傷我懷策馬登此岵養志
既未違守官復何補休瞻天際翔肅肅冥鴻羽

再使祀陵奉懷少司徒徐公西山同遊

孝思感時節祀典嚴寢園王事有祇後幸得
廟駿奔詰朝戒徒御促駕出國門遠山雪初霽

寒林映朝暎客來雖云淑隆冬氣尚溫遲遲涉
近郭杳杳投遠村人生如飛蓬飄忽無定根職
思既當恪勞歌寧敢論顧瞻望城闕頓鬱息高
原彼美中朝彥慨然想晤言

晤言念伊何夙往同遵陸是時值佳辰天高秋
氣肅清風何飄飄飛蓋相追逐朝辭都門行暮
指山寺宿簿書久為倦野興聊說輟危構倚崇
岡空塔寫鳴瀑秋水澄曲池檀欒夾脩竹翫此
景物佳舉杯更相屬綠尊幸不空黃花復盈掬
幽期自難忘歡賞宛在目登臨子昔俱行役予
今獨雲翻有並飛澤芳或同馥乃知古時人所
以歌伐木

舟發芋江別諸兄弟親友

宦遊二十載幸始歸故鄉盤桓未及久戒徒復
嚴裝豈不戀樂土王事有靡違遲遲出郊郭回
顧悽以傷秋風何飄飄吹我征衣裳兄弟送我
行執手淚數行親戚送我行各携壺與觴日暮
客程促踟躕路傍泛舟沂大江怨彼道里長

落葉雖隨風遠樹自飄揚禽鳥失儔侶嗷嗷鳴
徊翔矧伊骨肉情離別天一方暫且赴簿領行
當返耕桑努力各自愛引領遙相望

閩中諸君錢送寄謝

崑崗富璫璵鄧林繁棟棟吾邦產國楨濟濟一
何衆愧非千里姿謬蒙一顧重如彼高岡植傾
枝待鳴鳳班荆旣慕姬彈冠亦希貢駕言適四
方勞此遠追送浩浩長江流波濤浮空動解纜
未忍分綢繆斗酒共何以慰我心贈之清風誦

感子念誠深實之當世用知止老垂言覺衰孔
微夢何況力不任能免鵲梁諷寂寞於陵園幸
勤漢陰甕微志諒在斯庶幾井屢空

三弟送別至延平貽詩三首兼寄員外二弟

汎舟沂大江送我越鄉縣我當遵陸行艱險遠
乘傳子當順流歸去帆疾於箭飛蓬非無根飄
忽隨風轉何異遊客子東西難會面執手從此
辭相看淚如綫其人誰如兄弟伊我世所羨仲
也少爲郎起早明光殿汝又早有譽炳蔚待時

變憶昨倚高堂朝夕承歡宴鍾鼓鏗鏘鳴杯觴
次第薦今我獨何為遠遊遠親瞻愧彼南陔詩
能不懷深戀母亦爾所生各勉強為善其到家
值朱明離家冒霜霰感此歲月通流光速飛電
人生一世間有志各異撰歷聘慕功名灌園井
翁賤伊手抱區區久勝紛華戰赴壑水有歸投
林鳥知倦且為治庭除不久還相見

避武夷

初冬氣尚溫杲杲林間照夢想遊名山停策試

林學士集

登眺寒流泛靜深疊嶂綠高峭青松夾道生朱
草被屋曜何必絲竹音萬籟鳴虛寂豈伊結構
勞巖穴成與突奇哉造化功鍾此靈區妙恭聞
太古初羣仙集雲嶠洪崖舞蹁僊姮娥歌窈窕
帝命奏鈞天樂非人間調當時此下民悉蒙曾
孫召至今樓遞流結茅誅藜藿時降緌山笠或
聞蘇門嘯伊余慕直詮窮年未得要愧此軒冕
縻負彼丹砂約感之傷我懷無乃幽人請願早
尚子緣永觀老氏徽九還煉可成三秀飢能療

庶追汗漫遊千載遙猶少

至日攝禮曹齋居奉簡吳太宰

齋居戒郡僚攝事南宮肅越俎類冥升閉關希
敦復焚香几席清散帙帙齋館獨眷言瞻國鈞觀
盟方率屬通心結斷金清論聆叩玉命駕欲從
之官守散離局暝色起遠山寒聲在深竹懷人
獨未眠夜久猶秉燭

于役鳳陽承禮曹諸君餞送渡江有懷

依依別舊京悠悠即征路旅次幸少安新知漸

林學士集

成故舍此復何之職思徇所務餞送集時髦官
聯謬傾臺壘觴紛勸酬車馬遠馳驚浩浩春江
流泛舟入烟霧揚帆逐迅風倏忽已飛渡乍離
未足悲獨往誰與晤回首望鍾陵微茫但雲樹
折芳欲有遺踟躕空日暮

望江

來往此問津王程那得駐春雨漲長江連天暗
烟霧颼颼多烈風冥冥波濤怒雖協利涉占能
忘如臨懼古人戒垂堂胡為長道路

鳳凰臺

逍遙步城南前有鳳凰臺鳳凰去已久荒臺猶
崔嵬登臨試四望忽若超氛埃遠眺江流逝近
睇鍾雲開我願馭長風上攀斗與台俯首問蒼
昊鳳去何時來恭逢 聖御極元首詠康哉神
威警四裔玄澤被九垓濟濟朝端士盡皆憑翼
才瞻彼九苞瑞胡不下徘徊有鳥名爰居本棲
山海隈不識鍾鼓饗反有虞羅猜抗音匪中律
毛羽日以摧咄咄無所用故巢直須回

林學士集

貞烈吳婦胡氏夫亡不食而死予悲之為

賦六解

萬蘿附松栢託根終不移結髮許嫁居生死忍
分離_{其二}君家徒四壁懷願共食貧茶苦自如飴
安用問傍人_{其三}秋風摧芳樹零落何太早風昔
結同心訣絕在中道_{其四}之死矣靡他膏沐為誰
容久生亦無聊萬里以相從_{其五}父母持懷泣兄
弟哭且哀高山猶可撼懷志不可回_{其六}同穴築
高墳願生木連理上棲雙鴛鴦並飛青雲裏

恭謁闕里

謁帝期舊京欽聖戒東魯有懷自弱齡宮牆茲
幸親升堂樂已湮行庭植仍古焚香肅遺像拜
手奠清醑伊昔周綱頽經綸志彌苦道衰傷麒
麟時否數兕虎轍環雖莫容歷聘弗為阻大聖
尚遑遑濟時靡安處矧此顓蒙資盤桓敢懷土
明明我 聖朝赫赫邁文武大厦萃羣材撲蔌
將奚取學古慚未優陳力懼無補端木重諸侯
原生翳環堵微志昧適從何由發聲替悠悠千
載心低回不能去

林學士集

與庫部弟遊古冶城

衛生素寡術抱病日偃仰旅次人迹稀秋草萋
以長茲晨幸少瘳吳宇喜宣朗駕言偕所親古
迹恣尋訪苔蘚入幽深松閣坐私敞未知登陟
崇但覺周覽廣萬室俯軒窗雙闕瞻雲上蒼蒼
遠山色颯颯源林響嘗聞晉謝公于焉發遐想
賢達代已殊風流事如葉安知後來人寧不同
心賞力穡苦難任觸藩戒用罔携手且優遊對

酒飲慷慨奚必營浮名役役愧天壤

送教授八兄之淮藩

客舍寒投衣蟋蟀在野草如何歲方晏別離傷
懷抱吾宗盛衣冠若人富文藻南遊謁諸侯置
醴為重道維舟願更解纜乘潮早彭蠡幾日
程洪流漫漫浩浩揚帆過匡廬雲間見五老官閒
得幽尋隨處山色好村吏貴知希漢父吟枯槁
位下非所歎今多以為寶

工曹浚園觀稼

林學士集

伊昔仕京華不忘畝畝志幸此南土遷公署有
餘地後園墾為田蕪穢舊已治陽春倉庾鳴四
野肇農事晨興戒耕夫播種及時至薄言勸其
勤簞簋饒鉤數器甯闕東作勞豈要西成利周行
阡陌間嘉樹或時息邱目雖暫欣於心慨未遂
伐檀刺素飡鵜梁譏竊位自顧魯鈍安食浮久
吾愧悠悠望故山懷古有深意寄謝沮溺羣高
蹤庶可企

鄉間穫稻效陶

尼父鄙學稼姬公念明農顯晦各有志所營何
必同下田浸江沱稔歲恒罕逢今春種復晚收
穫當嚴冬農夫豈不敏濱海多烈風嘉實始復
茂振落委泥中租稅既僅足饋粥將何供東鄰
廣築塲多稼積如墉伐鼓賽田祖自昔年常豐
本不占膏腴已矣井田窮

秋日田廬即事

農務須及時四序半在野城居苦湫隘秋氣猶
似夏田廬幸稍寬曠遠令憂寫清風山谷來幽

林學士集

泉石渠瀉薄田既少登濁酒復在把隻鷄招近
鄰共醉茅簷下所談惟稼穡拔稂一瀟灑素絲
美自公考槃樂時舍語默各有宜得性非外假
所以耦耕人不吝問津者

林學士詩集卷之一終

林學士詩集卷之二

閨中林煥著

七言古詩

出塞曲

涼秋八月邊塞寒天驕走馬窺玉關胡兵已度
黃河磧漢將虛防青海灣白晝羽書飛上谷中
宵烽火照燕山燕山嗙呼聞點兵城中壯健盡
從征通來京軍不土著尺籍雖有空其名野曠
天清鳴戰鼓征人相看淚如雨手中劍戟尚不

林學士集

完眼底旌旗誰慣親自從官馬與軍騎豈無驍
騮飢渴之十疋九疋空皮骨臨陳何以堪驅馳
所以射虎日構患哀哉鷄犬仍無遺君不見永
樂全盛時登臨瀚海耀王師豈聞居庸去京但
咫尺城頭朝暮胡笳吹吁嗟乎風塵瀕洞誰料
得腐儒憂國歌正悲

題惜陰圖

簷前白日每苦短世上百年恒易滿少壯努力
不及時老夫傷悲卻何晚何人妙手連擅場畫

此惜陰之圖懸高堂披圖不覺發源省使我空

嗟去日長寸陰不惜忽復移鏡中玄髮易成絲

大禹聖人尚如此況我魯鈍凡民安所以陶公

運百寶至今千載令名垂嗟爾竹林稱達者終

日痛歎真妄為願將掛壁比弦韋聖人可學而

至之

觀十八學士登瀛洲圖歌閣試

君不晉陽天子本右文時危揮劍決浮雲既投
授干戈戰武事即開館閣延賢羣五色筆揮日

林學士集

欲肝九華燈炳夜初分契合還將魚水同十八

學士升其中共誇劍履青霄上真擬蓬壺碧海

東當時四方榮盛事至今千載專英風誰哉寫

真付世人丹青宛轉久益新冠冕我我俱秀發

珮囊濟濟盡嶙峋玉勒飛騰內廐馬金盤絡繹

御厨珍雉姿偉貌故殊衆妙技高才應絕倫貞

觀諸公開生面始知畫工筆有神披圖忽覺心

目開恍疑身已在蓬萊吁嗟太宗真賢哉即如

數子何代無其才末世賢路多雄猜茫然懷古

令心哀

馬侍御封君雙壽歌

君不見越中山水佳可憐湖山千里遙相連蘊
真樓遁世曾傳僊翁住向西湖遠采芝山下高
枕眠有時挂曳湖中船青囊隱此知何年拍手
滄海幾桑田伯鸞孟光復齊賢只今白髮俱垂
肩鳳毛五色飛翔天少年奏賦在井泉奪得錦
袍顏色鮮看來塔下戲翩翩朝回猶帶御爐煙
華堂遲日敞壽筵門前珠履紛三千酒中共起
壽翁前人生何必能神僊如公景福誰得全南
極炯炯光夜懸為君載歌南山篇

題八駿圖

穆王昔日荒巡遊車輪馬跡遍九州既邀神人
赤霄上復觴王母瑤池頭瑤池玄圃莽空濶雲
車翠蓋紛淹留當時造父御逸足盡皆驂虞
與騂騮千載人傳八駿圖一見真驚絕代無蕭
條素練長風起汗血無乃置于此雄姿千里
何足論駕駘萬輩那能比神駒不教大宛來

龍種還生渥洼水嗟爾年多物化丹青在流傳
尚使世人愛乃知當日蕩王心未必非此追風
輩君不見漢文古稱明聖姿朕乘千里將安之
王母能歌白雲謠蔡公已賦祈招詩玉帛徐方
朝萬國瑤池宴罷歸何遲由來尤物不足珍八
駿之圖將何為

贈五兄還閩

吾兄太守之曾孫鳳毛麟跡家聲存學書擊劍
而無就蕭然四壁休空村平生吁嗟每數奇買
舟訪我來京師我今官冷飯不足心乎愛矣莫
助之都門朱夏送兄歸可憐行色何其微萬里
征途愁渺渺滿堂離思共依依平津布被交游
給屨相敬衆宗黨肥况我與兄同根本忍看枝
葉凋欲稀嗚呼何時義田百頃南山裏區區微
願亦足矣但令舉族無飢寒奚用積金遺孫子

寶劍歌贈李邑博之豐城

君不見昔有寶劍雙雌雄流落久埋豐城中精
光直射幾萬夫斗間藪氣明如虹張公雷令忽

得之持將分佩嘆絕奇取如芙蓉出清水乃古
千將鏤邪之所為陸斷刺犀象水擊驚蛟螭青
天畫起風雲色白日光回霜雪姿風雲色霜雪
姿匣裏悲鳴念別離由來神物會當合忽然變
化飛相隨相隨變化雙龍去世上猶傳劍沉處
千載好事更何人憶昨得之延平津鈎鐔躍水
嗟已久鋒鏑入手驚猶新錦帶十年長結佩青
蛇萬里獨相親心手惜之不敢留重君高誼古
人流願將解贈遠離別送君仍向豐城遊文光

詩學古集

四

劍氣兩照耀遙夜相思看斗牛

贈楊孝廉下第還閩

秋風客舍生寒早落葉滿地不堪掃平生傾蓋
能幾人驅車復出東門道對酒不飲空盈尊何
以贈之歌一言憶昔 文皇龍起時叱咤四海
風雲隨君家太師侍帷幄只今竹帛勲名垂當
日三楊之中最遲者延英榻前數召見梅傳
說用詞羨劍履蕭何賜上殿後來傑出仍何多
達官要路歷還通家聲從茲蓋海宇在于敝族

何由羨緬邈空想英雄姿邂逅幸識文孫面看
君秀目仍羨鬚鳳毛自與常人殊少年開口吐
文賦尋常咳唾皆成珠西京風格建安體眼中
流輩徒區區去年上策獻天子萬里揚帆來海
隅只言風翮當霄漢誰謂霜蹄踣路衢君不見
馬相如滌器世看醜一朝歸乘駟馬車又不見
揚子雲貧賤誰比數忽然奏賦聲名聞君才自
是揚馬流暫時失路何足憂北闕上書不稱意
且須歸卧南山頭丈夫青雲會有期莫言世上
無相知吾聞公侯之後終必復起為蒼生應未
遲

詩學古集

四

送柯生還長樂

柯生兄弟皆好古熟精典墳用心苦濩落江湖
髮半華世上功名不解取遠遊負笈長安城獨
恥上書丞相府邂逅相遇展我顏何事路岐復
出租萬里吟指關山雲孤舟遠衝潞河雨持君
舊學且歸卧會待他年謁 明主

風木圖為康宗伯題

明公昔日歸倚廬木生連理枝扶疎明公今居
青雲上遙望故山空惆悵惆悵以何為心中恒
苦悲豈無大官之賜列鼎食轉憶承歡菽水時
丹青繪此丘壠圖連山崒崒雲稜嶒寒木蕭森
北風勁耳邊號鬚聲號呼天涯時展意慘愴眼
中不覺淚迸珠諸公收淚聽我歌九原冥冥可
奈何不須感風木何用廢蓼莪丈夫得意須顯
親功名早見圖麒麟

題狄梁公望雲圖

林學士集

誰將望雲之圖寫素絹遠山氤氳白雲通梁公
乃是孝思者遙指靚廬在其下王事馳驅不可
留欲行不行停車馬想見當時陟岵心至今千
載令人欽君不見鸛鵲夢轉唐宮空再扶日月
回蒼穹古人移孝能為忠更有真像凌烟中

與林明府宴別

昨宵風急雨翻盆故廬多年漏顏垣今旦幸晴
仍苦熱使我行坐憂思繁長衢泥濘深尺許誰
肯迴轡枉柴門故人乃是神仙流遙飛鳧鶴朝

皇州皇州王侯多第宅獨訪窮巷寬我愁已覺
茅堂滌煩暑為有水壺懸素秋賤子十年離鄉
土貧病交遊那比數斗酒逢君傾肺肝激烈高
歌為起舞正宜擊筑共燕臺復道鳴琴歸單父
別後相思各一方萬里蒼蒼但雲樹

初日照九衢

初日照九衢車馬何填喧魯客事楚王片言蒙
主恩黃金磊落佩六印華轂飄飄萃一門自矜
談笑亦灌水寧論賓客傾平原魚水之歡絕代
無朝迴指顧羣僚趨論功但許蕭丞相薦士多
因馮子都長安甲第開豪侈畫棟彫軒逼雲起
石家金谷不足言天上玉堂差可擬日夕歌鍾
動地聞隨風散入千門裏賜來珍饌出玳筵坐
上貴遊盡珠履主人為壽賓避席千秋萬歲長
如此漢廷小臣勿復言區區愚忠徒為爾

商人行

寒鷄喔喔聲鳴晨長安人家中夜移嚴霜滿車
月在地出門惟恐鄉鄰知昨宵府帖下五城遍

徵中戶翰商征蕭條生計供官盡籍中未脫商
人名官家惡吏猛如虎公門日日遭箠楚典衣
賣劍急難售縱有黃金賤如土在生本願衣食
豐破產誰知更愁苦不如遠去且偷生避地淒
涼盡室行未論何處可安居饑寒猶得完肌膚
回頭却指舊家處吞聲長路空踟躕

贈陳司訓之青陽

麒麟服鹽車羶哉大行路翦拂千里姿悲鳴誰
爲顧宿昔結襟期俱言翔天池堪憐作賦才已
老好文時一官別我遠行役陌頭繫馬柳陰夕
滿眼紅榴照酒杯且須痛飲寬愁劇明發征帆
不肯住相思長望江東樹

送戶部鄭表弟之姑蘇

君家兄弟我自出聲名一旦何堪律君今年總
三十強省中已是尚書郎陳遵尺牘解驚生賈
誼詞賦還升堂少弟文章亦相望奇毛兩兩青
冥上未論何忌似外家真覺魏舒成宅相長安
客舍迹如掃閉門書空愁懊惱經過况是平生

親無端別尚吳門道吳門山水舊知名使車遙
指閬閬城館娃宮裏生秋草長洲苑上空月明
此時登臨多逸興便驅震澤筆底波濤驚吁嗟
丈夫壯遊須及時看君意氣天下奇客中何以
贈君別惟有吳干光陸離

送峨嵋宋山人

長安賣卜峨嵋仙三杯醉後語常顛自矜吳術
解奇中往往長揖王公前平生得錢付酒家囊
中藥物惟丹砂今秋別我忽何適西指鄉關憶

集卷之五

梁益成都若遇嚴君平應笑揚雲疲執戟

醉歌行別王大夫之滇南

王大夫腰閒雄劍懸湛盧軀幹雖小膽氣粗豫
章城頭帝夜烏白晝往往愁羣狐九軍雄入免
曹趙垂鉞虎口編虎鬚指揮談笑澄鄱湖文章
早已宗諸儒能事不謂蕙陰符邇來謁帝朝
京都宿從雜遘光路衢金印如斗承恩殊持斧
復向西南隅昆明山川開畫圖霜空整翮避鵬
鵠遙知百城懽歌呼羣蠻稽顙邊無虞憶昨與

君豪飲俱坐中酒伴高陽徒十年朋輩牛有無
人生會面且歡娛接貧清酒為君沽直須相對
傾百壺秋宵唧唧鳴蟋蟀參橫斗轉興不孤明
發千里萬里途如何不飲清夜徂

積雨屋壞戲示兒曹

朝雨愁朝夕愁夕平地水高已數尺南宮先生
一環堵微漏久不庇風雨秋恐傾折更隨流童
僕走號妻孥憂他家富貴多達官冬有突屢憂
室寒先生虛名二十載何獨留滯生理難君不
見杜陵破屋寧凍死猶思廣廈為寒士又不見
原生蓬蒿翳門徑守道雖貧不為病古來賢達
仍坎軻我今所得無乃多先生有志終不移兒
曹啾啾那得知

客兵行

留客兵守閩城開城內外多兵營浙東健兒輕
鄉土南來盡誇力如虎朝持弓矢獵民田暮擁
戈矛守官府海上戰功猶未論塵中殺人誰敢
忤縣官火急徵軍需十家九家吏夜呼公門報

朴少寬恕汝輩何不完肌膚豈無土看不堪戰
養兵為汝防倭奴君不見閩浙隣封往來路累
糧休番日無數客兵須留士飽歌閭井蕭索將
如何

雲竹卷為王大參題

主人種竹高入雲結茅山中翫此君長情滿眼
色蒼翠復有遠樹烟氣氤氳憶昨看君乘駟馬慙
乞歸來竹林下湄濱清興每獨尋世上浮名何
為者東吳畫師文待詔為寫瑯玕筆絕妙緘書
金陵索我題鄉心不覺度閩溪三逕荒涼却何
處空對畫圖想幽趣何當截取杖成龍縮地相
從拂衣去

夏日苦熱簡張少司徒

三伏苦熱不可當火雲突兀蒸穹蒼吾將罪義
和無乃燔扶桑又將訟飛廉力胡不能舉毫芒
陰陽為炭兮意叵測使我病渴欲發狂禦寇
風誰更得蒙雙入火珠渺茫南隣仁者妙禪理
何當乞與井露漿

萬宮諭庭中紫薇為風所摧培而復盛蒙

枉佳作為賦短歌

瀛洲仙署多種花當庭紫薇尤堪誇清秋蕭瑟
周衆卉獨自萬朵蒸紅霞江干風雨一夕至巨
木十圍拔何易祇恐柔條難庇根即愁明粧翻
委地主人愛花重培植映日遠欄仍圓色長育
常承君子恩扶持豈無神明力賞心喜劇吟玉
堂雄筆落紙垂琳琅吁嗟手萬事枯榮亦如此
請看灼灼庭中芳

林學士集

早春承諸文學枉敝寓

大江萬里來浩蕩遠達康我看諸君文章亦如
此筆勢深深那可當客中伏枕三冬強梅花不
覺滿枝春弄芳相逢有酒且盡觴青眼為君歌
慨慷我今多病思故鄉回鞭久擬避詞場天門
九重雲路長好振逸翮俱翔翔

孔廟古檜歌

孔庭古檜杏壇側相傳宣聖手親植春雨秋霜
幾千載非榮非枯色不改我疑蒼龍精昔隨五

老夜降庭擊空麟甲尚錯落神物變化會有靈

不然乃是若水枝滄海遠移誰得知其下遊麟
之趾上有羲和馭日九鳥飛追隨遠欄恭觀歎
奇異造化鐘茲豈無意數尋直幹擎高穹萬丈
靈根蟠厚地清陰不復布宮牆香氣時聞散洙
泗君不見嶰谷管嶧陽琴至音那得留至今又
不見徂徠松新甫柏當時斷度已陳迹犧尊青
黃不足珍惟有此木全其真

贈夢鶴道人

林學士集

賣藥藏名採芝療饑有時夢化鶴振羽摩空飛
下視五嶽一撮土瀛海域中如帶圍馭長風弓
肅肅排層雲弓霏霏翔翔便欲逐鸞鳳周覽八
極長相依聞天鷄子唱曉忽扶桑子揚輝悵神
遊之遠逗憶天路而依稀君貌龐有仙骨前身
得非丁令威丹成人世那可住蓬山玄圃何當
歸

老將行

關西老將髮皓然自言好勇於少年斬蛟水底

川爲沸射虎山中石可穿胡沙獵獵北到天會
領偏師逐左賢樊噲漢兵須十萬李陵楚客惟
三千不辭戰骨龍堆沒但使勳名麟閣傳豈期
一朝人事變漢虜議和方罷戰璽書馳賜單于
庭葡萄貢入明光殿失勢歸來那可論秋風蕭
索掩重門暮行有時遭醉尉寄食誰肯哀王孫
近聞亭障益休兵聖主垂衣歌太平胡馬盡
驅漢地牧邊人多習羌歌聲以茲慷慨雙淚流
安邊自合有良謀亦知苦戰功難就不分深恩

林學士集

身未酬夜來試拂雄劍猶自持光射斗牛

水夫謠

官家後苦有水夫暴殄終歲江路迢朝餐暮宿
伴驚危公程有期被箠驅父母不顧况妻孥閭
溪險惡天下無巨石岌嶭中躡踞狂瀾急湍幾
丈餘風雷冥冥晝號呼下有窟宅蛟龍居曳船
上岸路崎嶇厓傾徑側不可踰深林瘴霧衣露
濡猛獸并人時出河一生九死脫河吏神禹四
載通九區何不疏鑿此一隅安流千里平若鋪

往來利涉舟無虞水夫不用耕輸租

二生行贈金陵秀才萬徵孺盛仲文

薛駘引天闕瑤璣端玉府古來才士爲世用嗟
哉二生節何苦萬子著書窮歲年日高曲突尚
無烟盛君力耕僅飽飯昨貢澤宮時已晚舊京
甲第聯飛甍共說重士千金輕二生掉頭獨不
顧諸公貴人徒聞名皇家著作之庭臨鳳池中
有揚馬輩流雄文辭幾欲工書薦天子忍使
國寶公車遺汲深綬短祇自笑區區散地何能
爲嗟哉二生慎勿歎丈夫未遇涓泥蟠歲云暮
矣北風寒鍾陵雪後白皚皚玉山正對庭中看
有酒相留且盡歡他年遲爾俱彈冠

短歌行贈別戴生庭槐

戴生戴生爲我少留看君意氣吾黨後進之士
誰與儔南歸故園空四壁蒿目猶爲蒼生憂不
肯上書謁天子何況彈鋏干列侯江城六月
風颼颼盛夏不熱如涼秋且沽金陵酒與子寬
別愁相如倦遊親滌器季子留滯曾故裘暫時

失路置勿道豈有明珠長暗投

贈郭大夫醉歌

郭侯身長只五尺興酣一飲能數石醉來落筆
揮雲烟四座詞人俱辟易九韶仙樂協鳳鳴萬
頃滄波破鯨力君之文章有如此我願置之石
渠玉堂側當年薦士滿公車遺恨伊人晚相識
連城和氏空淚滋千里孫陽獨心惻吁嗟郭侯
可奈何我今謝事歸山阿似爾仍貴非坎壈獨
不見盧王富駘近代惜才士不遇何其多

林學士集

懷安蔡尹留別二白鵬賦贈

蔡侯遺我雙白鵬留伴幽人棲碧山底居意氣
重於壁間籠素錦副花間乘風欲舉羽翮短故
巢思歸道里艱却羨飛鳬逐仙宰雲霄一去何
由攀

飲義谿陳叅伯池亭

少年走馬長安道朋輩紛紛與君好君家門閥
冠雲霄獻賦并泉致身早謝庭玉樹何青葱燕
市金尊每傾倒竭來謝事歸田園舊日結交誰

可保香醪愛客特新開花徑呼童却先掃悄然
坐我水亭中怪石深林似蓬島共談舊事三十
年不謂相逢俱衰老杯前且盡情歡娛鏡裏休
悲色枯槁君不見當時痛飲同襟期嗚呼幾處
新阡宿荒草

林學士詩集卷之二

終

林學士詩集卷之三

閨中林燠著

五言律詩

閨試中秋苑中雨後觀月

金節秋應半嚴更
夜未闌九霄雲忽淨
千戶月仍圓
光射瑤池紫香飄桂殿
寒清輝憐此夕還與萬方看

早秋邀諸秋官姚氏山莊宴集

芳樹圓幽徑山亭俯小塘
言邀鄰下客遥借輞

林學士集

川庄荷露翻秋早
松風送晚凉居然隔塵境登

眺興何長

人生百年內咲口已無多
勝地不為樂芳辰將

奈何捲簾山盡入
送酒鳥如歌為問同遊者芳

尊許更過

春閣

金閣曉粧新含情怨早春
獨攀楊柳樹還憶成樓人
鏡裏朱顏改花前翠黛顰
殷勤報雙燕何以度芳辰

孝烈皇后挽歌

濟聖功誰並當熊衆所難
忽疑乘鳳馭稀後幸桑壇
雨泣千官送風悲五月寒
蕭聲何處所縹緲彩雲端

鳳穴金宮秘龍章寶冊宣
曾將五色石能補九重天
桂殿花空落松門月自懸
惟餘歌懿德長續二南篇

賦得高樹早涼歸

客裏驚秋序高秋爽氣侵
疎枝承露動凋葉動

林學士集

風吟涼襲絺衣薄移清茅舍
陰悠悠憶叢桂愁寂故山岑

寂故山岑

送二兄謫平樂貳守

燕山歲方宴迢遞欲何之
正爾傷搖落那堪對別離
驅車空去此投杼果因誰
為問南征鴈同林定幾時

林定幾時

暫會仍分手離魂黯欲銷
如何適萬里况乃傍三番
中土風煙隔征途雪霰飄
願將盤錯意持報聖明朝

雪中送山陰何令

昔賢訪友處茲地我曾聞何事方飛雪清尊復
送君鴈聲愁裏度鳬鳥醉中分別後難乘興空
停薊北雲

除夕宴集

椒花寒席綴桂炬夜堂明歲向尊中別春歸柳
上迎淹留生計拙荏苒物華更燈火千門夕獨
含故里情

行樂對佳辰天涯物候新誰憐今夕會俱是故

林學士集

鄉親杯酒傳孤館椒盤媚旅人不眠把燈燭坐
待鳳樓春

早春諸公見過

鄴下多才子論文愧夙同言迴沙苑馬新散大
明宮掃雪迎佳客烹葵問小童貧交倘不厭時
訪華門中

閣試望雨

不雨經時久憂心望若焚所嗟禾麥稿最憫枯
棹勤幾想月畢離頻瞻山出雲桑林日精禱何

以慰明君

贈華峰隱者

山水名姑蔑幽人獨結廬自耽丹壑卧誰羨紫
泥書鶴舞堦前樹雲依谷口居無勞謝人世朝
市跡全疎

送司訓八兄之會稽

常聞會稽勝夢寐在茲山萬里居今去千崖誰
共攀風雲鵬翮困歲月經堂閑應識文章進為
探禹穴還

林學士集

莊敬太子挽歌

忽訝仙遊早方當命寇年鳳笙何處弄鶴馭幾
時旋白日局春殿青山掩夜泉寂寥三至禮彌
切聖情憐

送陳司訓之淮南

疇昔通家好明經今白頭一官不得意千里增
離憂杯酒薊門道孤舟淮水流小山叢桂發相
憶正淹留

夏日過比鄰王給舍

貧居宜地僻王翰幸吾鄰乘興一相訪高情翻
可親青雲早振羽丹陛幾批鱗願竊餘光照追
隨莫厭頻

華堂蔭芳樹炎夏亦清幽言接同袍飲聊將解
帶留憂時君最切高論我難酬坐覺嚴城曉攀
歡殊未休

送陳廣文

早歲識陳蕃相逢下榻論如何久磨礪猶自用
飛翻為祿官仍冷橫經道亦尊西江多俊彥總

林學士集

羨在君門

送林比部恤刑東廣

祝網逢明主輕刑賴使臣遙持漢節去悵別
洛京春矜恤存三宥昭蘇雪萬人須令笑海外
知戴好生仁

吾宗華省貴此別意如何萬里勞王事三春戀
使車周刑元欲措漢網未全疎南越行歸報應
陳尚德書

咏史

朱雲折檻日曾誼上書年厯激廷空爭飄零席
始前白頭槐里令青簡汨羅篇直道元如此千
秋世共憐

題梁道人道院

閱世蓬臺裏桃開幾度花何年遊帝里此地構
仙家偶到探玄籙相留醉紫霞貪歡塵外賞歸
路夕陽斜

王貴妃挽歌二首 莊敬太子之母

淑德鷄鳴詠仙遊鳳馭催空遺蘭夢恨忽動薤

林學士集

歌哀金屋捐珠珮瑤階上綠苔玄宮何處是應
傍望思臺

夢日當年兆誰知事已非如何鸞鏡掩竟與鳳
笙飛夜壑松風起秋原草露晞瑤千萬里仙
駕幾時歸

送陳職方便廣州兼省觀

將母思歸切還鄉奉使榮竟酬題柱志偏慰倚
門情嶺外星軺遠天涯春草生籌邊才素重未
許緩王程

送鄧世偉表兄之芝山

征馬柳傍嘶芳春惜解携杯傾燕市上路指楚
江西湖色憑軒濶山峰入戶低此中堪更隱知
不厭卑棲

病中東湖太史遊西山用韻

獨抱相如病空為莊舄吟羈愁依枕席幽賞阻
雲林對酒羣山暝題詩野寺深遙知攀眺者應
得證禪心

和胡太史使楚途次遇趙宮諭因而有贈

林學士集

萬里南還客淒涼澤畔吟還聞逢使節相與慙
幽林桂嶺孤城香湘流去棹深瑤華應有贈知
爾歲寒心

病起鄭省郎見過留飲

伏枕三春暮堂生客席塵壺期蘭省舊還訪華
門人解榻留高傳杯強病身中厨少供具知不
厭吾貧

慰殷太史喪馬

重色映金羈曾誇駿姿誰知千里足不復九

衢馳首藩留殘榼郊原掩敝帷塞翁何以恨得
喪本難期

雨中邀同鄉諸君子

多病交遊戚閒居白晝長不綠逢故舊真是懶
衣裳風雨柴門靜琴尊竹簟涼諸君第高飲良
晤幾他鄉

挽贈太常丞林公長史之父

北塞復東吳龍舟泛五湖徒聞藪白日誰敢伏
青蒲一死君臣義千年社稷圖不須焚諫草留

林學士集

與相江都

天寧寺小集二首

偶有尋芳約禪宮春色深花間聊解帶物外各
披襟寶塔凌空迥珠林背日陰坐淹鍾磬晚興
洽為同心

閩山歡賞地夙昔憶追陪藉草春同醉攀巖暮
未迴三乘塵外境萬里客中杯聚散真難定歸
鞍莫漫催

陳守魯挽詩儀部之父

平生何所求有子嗣方表世籍金張葉名高稽
阮流百年空水遊萬事已雲浮隱德龍章貴誰
言老一丘

送十兄之賓州吏目

梅生仙尉隱柳惠小官宜由來棲棘羽自有凌雲
姿桂嶺荒城遠湘流去棹遲鵲原嗟此別何處
處更追隨

禁淑康妃挽歌

寶冊鴻名錫哀榮寵數稀 聖恩緣電繞仙馭

林學士集

儼雲飛深禁捐珠珮遙空舉玉衣唯應蘭殿裏
朝暮戀春暉

金屋恩方盛淫池宴未終忽驚鸞掩照竟逐鳳
乘空攏樹凝烟黛宮花泣露叢霓旌千騎送懷
惻九原中

在告值慶成大官頒饌

佳辰閭闔啟車馬九衢過敢向趨朝懶其如抱
病何寒窓愁伏枕宵路想鳴珂請告仍需賜
皇恩雨露多

送官先生之鏡平邑博

解廂吾舊識籍甚冠羣儒不市千金璧空憐八
尺軀謹帷晴海色官舍靜度蒸惆悵天涯別遠
遙萬里途

世業舊青氈才名幾十年家聲真不忝經術竟
相傳堤柳牽征棹風花撲別筵未應淹壯志雄
劍斗牛邊

憶郭外牡丹

憶昨携朋好郊園問牡丹幽尋侵夜散歡賞惜

林學士集

春殘不得連鑣出虛思載酒看所期休沐暇高
咏一凭欄

咏羣鶴

青田一以別飲啄暫相依畫影花間弄宵聲野
外稀樊籠恩未報江海志多違鸞鳳空延首何
時接羽飛

夏日興德寺宴集東鄭侍御

避暑尋何處城隅野寺幽言陪河朔飲聊借給
園遊古樹當軒蔭清泉遠砌流風霜宜永日驗

為更須留

送謝司訓

嶺南萬里遠，正馬別郊原。梅萼春迎旆，潮聲夜到門。謝庭名舊重，馬帳道仍尊。茂宰離羣久，憑君一寄言。

天字姪至得故園消息

久客若為歡，親知會面難。豈期燕市酒，翻對謝庭蘭。戰伐何時定，城池幾處殘。淒涼問鄉國，揮淚一相看。

林學士集

同舍姪趙朝喜而有作

華省移官日，相隨覲漢儀。堪憐極陛下，仍似竹林時。仙仗凌空迎蹕鍾，出禁遲駕班同拜。手何以報恩私。

憶歸

一官真懶遣，無補愧明時。客舍病多日，故園歸未期。素衣渾盡染，玄髮欲成絲。不及鴟夷子，扁舟隨所之。

送陳戶部督餉

征馬去悠悠，從軍淮海頭。共憐天上別，聊借幕中籌。客路風塵暗，江城鼓角愁。知君身許國，不是為封侯。

贈高引禮

本是食霞者，王門暫曳裾。一官聊寄傲，雙鬢已蕭疎。斗氣龍泉劍，仙方鴻寶書。春來采瑤草，知爾踏匡廬。

贈俞總戎之雲中

匹馬渡秦乾，雙韃帶玉鞍。弓彎邊月滿，旗卷朔雲寒。萬里遙乘障，三軍舊築壇。封侯從此去，何日斬樓蘭。

林學士集

征蠻瘴海外，銅柱至今存。本謂圖麟閣，寧知向鴈門。塵沙秋塞靜，烟火古城屯。朔雪安風地，驅馳為漢恩。

送湯鴻臚給假還廬江

楚水揚帆去，皇恩賜告還。松楸懷故里，劍佩下仙班。極浦天連樹，寒原雪映山。梁園各分散，何日更追攀。

送程先生之沐陽

客中頻惜別况乃別吾師相送燕臺日翻思馬
帳時長途書劍伴短褐雪霜吹多士橫經待征
軒莫遣遲

新城門外送客昨歲拜別家君于此

帝里重關外垂楊大道邊偶緣送客日還憶別
親年有祿空羈絆無能最愛憐鍾陵何處望夜
夜夢堂前

送三兄之任左州守二首

芳郊愁送遠烟柳正垂堤別酒燕臺北征途象
郡西春帆湘草綠候館嶺猿啼借問南飛翼何
年却並樓

京華冠蓋滿拙宦有吾兄已是十年別如何萬
里行蠻烟連絕徼瘴嶺出孤城叱馭從來志休
催白髮生

送李九弟拜官歸侍母

天涯芳草歇無那送王孫小能傳葉翻飛早
拜恩閒居滿令賦勝事辟疆園回首渭陽別空

悲竹徑存

喜舍弟至

憶汝未能歸誰期接羽飛知名年獨少濟美世
應稀歲月鄉愁伴庭闈旅夢依微官何足通款
款話霑衣

冰雪客途遙他鄉眼欲穿歡娛憐此夕離別恨
多年雲際鵬翰起天涯鴈影聯向來池草夢早
覺季方賢

送馬太史使蜀

近臣遙使蜀簪筆下承明共戀銜杯別真看結
駟榮棧雲縈客旆隴樹引鄉程未許淹行役
君王問馬卿

同五兄二弟守歲

守歲聚天涯更深燭影斜所歡逢棣萼還共頌
椒花散局樓同隱他鄉醉是家平生飛動志空
自惜年華

寄答員外舍姪用韻

汝已垂綸侶吾仍執戟臣本無匡世畧空愧報

思身對酒山花發
維舟岸柳新
向來行樂地
惆悵故園春

送吳山人

鍾陵歸隱處
飛閣倚層岑
言送山中客
真憐物外心
雲峰閒捲幔
石溜靜調琴
寂寞逃名者
何人問漢陰

送李甥仕春蘆峰驛宰

久客頻傷別
情親况解携
高門元柱下
薄宦向遼西
海氣侵郊郭
邊聲雜鼓鼙
想思何以慰
莫

一枝樓

送林司訓之常熟

歲晏憐分手
飛騰淹壯圖
別家應幾載
捧檄且三吳
梅柳迎江館
水霜歷客途
從來馬融帳
到處盛文儒

舍弟自西山寺至因憶舊遊

半嶺禪房構
雲梯憶舊攀
塔前鴻鳴澗
窓裏列群山
聽法隨緣住
觀心安坐閒
簪紳是何物
咫尺隔塵寰

送聞鴻臚終養還永嘉

東甌遙際海
之子戀庭闈
懇疎陳情切
恩綸賜告歸
山中巾漉酒
塔下綵為衣
惆悵春風別
江帆天際飛

送廣州吳別駕

論交吳季子
邂逅即生平
復送題輿去
誰堪把袂情
連山隣象郡
巨海帶羊城
萬里來鴻少
離杯且共傾

孫太史邀同館郊外為湯餅之會次張太

史韻二首

勝賞帝城南
春郊共駐驂
林鶯遲日度
河柳暮烟含
美物啼初試
賓筵興盡酣
羣芳應有贈
采采總宜男

門識懸弧慶
賓邀結綬歡
金貂元累葉
庭戶總生蘭
彩筆春俱賞
清尊夜未闌
翻憐蓬閣滯
不得並征鞍

冬夜留友人

交疎緣拙宦
門外省堪羅
不為同袍舊
誰能枉

駕過環浮會釀薄韶敝客年多萬事悲辛裏相
將一醉歌

過劉憲副仲修園亭

夙昔於陵隱投簪不待年林園人少到城市地
仍備石榻留雲卧巖亭借月懸貪歡淹俗駕歸
路與依然

結屋逸人境幽樓十畝間引泉聊灌圃積石巧
成山遲車催春長林禽啼晝閒相過儻不厭載
酒數連攀

林學士集

少小論交者而今更有誰綠尊寧惜醉青髮各
驚衰圓圓親農事軒裳避世知吾將從所好抱
甕擬江垂

送謝令之澄邁

珠崖際炎海并邑水中央鴈到傳書少鳬飛別
路長江雲常作雨巔樹不凋霜莫道茲邦陋

皇仁洽萬方

送趙令之晉寧

薄海營新邑干戈苦未休分符應重寄揮袂奈

離憂使者看副雅居人化佩牛夫君妙為政當
與昔賢儔

送楊別駕之金華

佐郡越中去分襟指路長岳楊駐征騎歌管促
離觴婺女溪通鷁仙人石化羊涉江多澤草未
采寄芬芳

送王太史冊封趙藩

使節瞻何處漳河遠鄴城詞人俱往代之子繼
芳聲楚醴進初秩梁園賦郎成銅臺荒已久登

林學士集

眺一含情

送范太史冊封魯藩

五色羨文章新知奈別觴周主瞻使者漢策冠
賢良朔雪熱關暮寒雲岱嶽長征軺經闕里一
為拜宮牆

輓陳宮允二首

昨歲東郊道需衣憶送君如何成嘆逝會未久
離羣獨冠公絲策空修管輅文舊廬經有日鄰
笛豈堪聞

遠書猶遲鴈吾道忽傷麟
知已還誰在平生獨
爾親故園空四壁夜寒掩
千香獨有石渠渠流
傳著作新

送鄭世觀姊夫之任懷遠令

幾載侍承明他鄉每送行
好親應久別君去君
為情異俗交州接修程
瘴嶺橫莫言茲地陋循
吏是家聲

天寧寺塔

寺古名因塔莊嚴禮上方
高標出雲漢浩劫記

林學士集

隋唐繚緲聞清梵虛空散妙香
直疑多寶湧時

現佛珠光

昌平州中秋

今節今宵月誰知此地看
故園依海曲帝里
隔雲端陵樹秋聲起山城
野色寒別離寧不憶
于後未逢安

世宗肅皇帝挽歌

大業中興盛鴻名上古齊
永言星拱北誰料日
沉西子墮飛龍香笳悲去
馬嘶寥寂精禱虞風

夜為蒸黎

通泰河清啓千齡際聖皇
多方恩徧覆九葉
業重光漢殿觴稀御橋山
劍已藏升歌清廟象
嘉靖邁商王

日月行天上風雷動域中
九圓明畢照八柄法
何公象設開新隧龍輅別
舊宮漢塙如可見
聖孝慕難窮

林學士集

化成歸久通業盛頌中興
寂寞瑤池宴懷涼玉
几憑訐謬垂宇宙同執會
山陵臣庶攀號切仙
輿何處升

方澤陪祀恭述

方澤嚴親祀鑒輿出九重
瑤壇交彩仗玉藻奠
黃琮鈞樂薰風入鑪香瑞
霽濃千官齊拜舞周
典慶遭逢

謁高潮四賢祠

昔賢高論處遺廟枕崇岡
道衍承千古儀刑儼
一臺山雲排戶入澗草襲
人芳仰止平生志蹇
跼鬢已蒼

度分水關

越駕度關開京華久客還仰攀高萬仞俯眺小
羣山灌木層霄上懸泉峭壁間素縹他日事無
補愧朝班

秋夕九兄宅翫月和韻

荆庭當日別迢迢共秋光翫常憐今夕招尋復
此堂梧桐散疎影桂子飄清香深夜坐忘寐非
關戀酒觴

欽胡侍御林亭

俱忝通家好來從結社遊行穿蘿徑曲坐傍竹
林幽臺館閒清晝池塘澄素秋祇疑人境隔仙
侶聚丹丘

共說林亭勝言尋物外蹤開軒面流水當戶聳
孤峯醒酒時眠石鳴琴或倚松悠然愜幽意解
組願相從

舟過龍潭

禹鑿有遺地驚濤直至今但防舟渡險莫測江
流深風雨晝常晦蛟龍時一吟平生伏忠信造

化本無心

恭謁鳳陽 皇陵

淮泗朝宗地橋陵劒履藏神功歸不宰大業啓
無疆春殿紅雲捧瑤墀翠栢長尊親瞻 帝典
達孝邁周王

夏日李儀制過舍留酌

高齋新雨霽仲夏亦清和永日靜看竹微風暗
識荷知名漢閣舊妬色楚宮多淪落憐之子相
逢對酒歌

林學士集

送張生之廣東幕府

早歲即論兵封侯竟不成無由謁 明主猶欲
爲蒼生瘴嶺羽書急秋旻劍氣橫好憑三寸舌
談笑下齊城

送朱上舍還閩

秋江渺無際帆去疾於飛舊是通家好新從太
學歸離筵傾綠酒故里待班衣爲寄親知語相
思音信稀

中秋對月獨酌憶家

獨對江城月能無酒散愁舉杯遊共飲照席似
相酬烏雀驚宵起魚龍作畫遊清光千里共應
念久淹留

謁漢壽亭侯祠

遺恨通吳好垂成破魏功旌旆空許下姐豆尚
江東清怒蛟龍窟庭芳烏雀叢中原征戰志曠
昔萬夫雄

觀音巖移席

登眺興難盡移尊復水濱情深能愛客地勝總

林學士集

娛人香閣江光入禪林菊色新山風任吹帽疎
放是吾真

王都憲挽章

寵贈慰悲涼平生在戰場命輕明主眷力盡
虜兵強夜壑金燈冷秋城玉帳藏鴈毛看世美
天路並翱翔

舍弟改官至留都志喜

憶昨愁分手冰霜去路賒幾時借棹每夜卜
燈花且喜及春酌還驚隔歲華移官見爾志平

進吾是家

得京中親友書

憔悴南還客三年楚水涯猶煩寄書札何以報
瑤華白社非無侶青山自有家不能隨六駟歸
興執桑麻

奉陪諸公遊牛首山寺次韻

牛首禪林迥奇峯面面環清曹偶休假絕壁共
躋攀解帶藤蘿外憑軒霄漢間真僧不可見剛
虎說茲山

林學士集

融公入定處山水亦奇觀鍾磬香筵古樓臺法
界寬洞雲暗作雨松徑夏生寒勿遽催歸駕蒲
團坐正安

黃髮朝賢重青山野興催精靈原帝眷瀟灑各
仙才瀉玉清泉湧鋪金竇地開幸從諸老後眺
覽出氛埃

澤國臨無際層雲護石梯山川入圖畫星漢逼
招提宴坐安巢鳥趨朝候曉鷄吾生何所適遙
禮梵天西

恭謁閔子祠

古丘臨大路停篆肅荒祠德行四科列遺風百
世師卧麟埋石蘇孝烏擇林枝汶上應何許吾
將亦有之

遊金山

驚巖如湧出中流眼界寬地形標巨鎮天意障
狂瀾樓閣凌空起山川入鏡看憑高遷客淚西
北是長安

丹徒張令邀遊北固

北固俯金焦登攀喜見招開軒臨絕巘看履躡
層霄南土荆揚小東溟島嶼遙祇疑凌倒景仙
鳥共飄飄

再遊武夷有懷建陽徐令

勝槩舊登臨仙源復此尋未能謝塵網聊且散
幽襟九曲春潭綠千岩古木深何由偕茂宰山
水入鳴琴

薛文清公從祀志喜

聖代崇文教先生儒一人經綸政府舊俎豆學

官新有志師遺訓何能望絕塵羣言仍塞路猶
想關荆榛

送王別駕之安慶

鄉曲羨門高明經有鳳毛為郎非不達佐郡莫
辭勞野店荒秋草江帆起暮濤相看王別駕聊
解呂虔刀

中秋同庫部弟觀月

鵲原期夜集蟾蜍愛秋圓令節正堪賞深更猶
未眠露華霑席上樹影倒堦前故里清輝共庭
闈又隔年

夜宿瓜州

短日疲長路江村客夜投晚潮聲拍岸寒月影
窺樓橐囊餘孤劍風霜入敝裘驅馳微志在終
歲不能休

桐江守歲

除夕傍江城還家尚幾程舟航經隔歲燈燭生
涼更風振寒林響星臨積水明昔人垂釣處蓬
轉愧高名

過魯府張教授故宅

諸生馬帳罷才子免園歸振翮時將晚知音世
獨稀屋梁空月色匣劍尚星輝疇昔論文處重
過心緒違

王秀才見過

苔深門徑靜春晚雨冥冥高卧身多病相遇眼
獨青金聲台嶺賦玉樹謝家庭末契衰年託還
看化北溟

送尹少參之廣西

簪筆臺中舊埋輪海內名十年懷北闕百越更
南征官舍薇花映山程桂樹迎還闕尹吉甫早
晚燕周京

送王錄事使閩還

垂林荔子熟映水荷花開忽對芳尊別其如蓬
髮催金貂世曹貴玉節使車迴京邑多朋舊音
書病懶裁

哭亡友劉左史

向子悲隣笛王公歎酒鐘舊遊身獨在老眼淚

堪枯丹旆三湘客青山一束芻才名何以恨留
滯相江都

都督俞公輓章

開府辭榮日居功世所難前軍星忽墜驕虜膽
猶寒茅土頒新命風雲護舊壇書生曾說劍悵
惻絕琴彈

送鄒懷安之錫山兼懷令舅吳宮諭

移官不得意當路少知音一別縣花去空留庭
樹陰吳門春色遠闌嶠暮雲深舅氏離羣久為

傳年髮侵

涵虛亭宴集和舍弟韻

未盡名園賞招携復水涯所歡同棣萼把酌對
荷花曳履時何補先鞭日已斜臨流江海興去
去弄烟霞

烏石山齋小集

山齋城市南野服脫朝簪共倒金尊飲聊揮玉
塵談江光簾外入雲氣壁間含燄燄幽人趣時
停上客驂

陳大參先輩招遊烏石僧舍

蘭若山城迎登臨
謁几筵羣峯浮戶外
萬室俯堦前
勝地仍扶病
還津欲問禪
幸陪談妙義
願謝域中緣

林學士詩集卷之三

終

林學士詩集卷之四

閩中林壑

七言律詩

閣試禁中聞鶯

帝京上苑勝蓬瀛
春聽流鶯遠鳳城
三殿花間時並入
萬年枝上每和鳴
好風忽散朱門曉
遲日頻傳紫陌聲
幸沐恩波依禁闥
敢論鄉國解關情

孟冬頒曆

林學士集

玉律初驚動應鍾
蓬萊瑞氣曉葱蔥
駕行共集青霄上
鳳曆新頒紫禁中
萬國民時歡始授
千官聖澤慶應同
願祈帝祚齊天運
歲歲承恩拜漢宮

贈薛廣文

曾聞薛曜最能詩
一見真驚慙所思
他日流傳寧過汝
于今鄉曲更推誰
可憐白髮新看長
豈謂青雲數獨奇
自愧妨賢無力薦
相逢何以謝相知

過王比部宅宴集時有盧孝廉在坐

珍簾水壺淨可憐水晶簾影靜塔前省郎愛客
誇常滿文學勝杯咲共傳醒酒晚風還瀏瀏當
筵新月故娟娟樓頭遮莫催更漏與盡應須騎
馬旋

和張參軍有懷先通參兄之作

當時尊酒岳江濱冠蓋傾城遠送君轉眼離蓮
猶昨日傷心宿草已孤墳山陽妙賦那堪聽池
上新詩久絕聞頭白最憐張仲蔚只今誰與更

論文

閣試觀苑中穫稻

城西御籍接曲風銍艾秋催紫禁中曾識三推
資帝力喜看千畝畢農功嘗新周廟應先薦
獻卜堯年定屢豐竊祿幸無勤四體敢忘一飯
聖恩洪

送王侍御按浙

繡斧遙持下玉除天涯歲晚惜離居王陽舊是
同袍友司馬會裁諫獵書租席蒨門初雪霽征

迤江岸早梅舒預知到處增寒色揔為霜威逐
使車

送靈壁王令

十年獻賦滯彤闌共惜知音世所稀岐路不堪
攀柳贈清尊何事與君違孤帆潞水凌晨發列
宿山城動夜輝計日循良應奏最佇看仙鵲
帝城飛

送曹生下第遊南雍

滿樹榴花照眼開郊亭送客悵徘徊百年交誼
還傾盡千里離情漫舉杯早歲解題鸚鵡賦勝
遊今上鳳凰臺莫愁知己終難遇未必長淹子
建才

送馬侍御按山東

繡衣新下大明宮持斧山東意氣雄列郡邸闈
搜墨綬趨朝曾見避青駝宮牆孔廟瞻依地海
嶽齊封眺覽中炎夏不須愁遠涉知君到處涼
生風

送孫侍御按西廣

傾城岐路追孫楚零雨晨風愴別難彩筆昔披
天祿閣丹青今看惠文冠海濱萬里乘輶去嶺
外千山攬轡看自有飛霜隨使節方應識為
君寒

送元太史冊封 淮藩

淮王城抱大江灣詞客南遊幾日還桐葉遠將
三殿去桂枝應伴八公攀即從楚水迴仙棹便
下閩溪訪故山為訊親朋相憶在春來頻夢到
鄉關

林學士集

送林上舍還永嘉

歸舟萬里別京華勝地曾聞說永嘉海上濤聲
吹郡郭島中樹色隔人家輕帆好信春風便杯
酒攀留落日斜霄漢何時看振羽離懷應贈上
林花

朝天宮習儀值雪和尹司成韻

仙宮曉閃彩旂閑髣髴雲霄啓九關鳴佩千官
還伏外灑空六出忽人間臨華故看蓬萊樹玉
殿真瞻駕鶴班想見紫宸行獻歲定留盈尺慰

龍顏

四野陰雲望不分玄都飛雪忽紛紛漢儀正試
孫通禮梁苑驚傳司馬文西嶺晚橫千里色上
林春訝百花芬極知三白農人慶帝力將何
頌放勳

送張給舍謫內黃

汝昨郊原虜道秋青霄持節使邊州長途叱馭
干戈蕩懋疏牽裾社稷憂豈謂蛾眉翻衆妬可
憐鳳沼舊同遊內黃亦是王畿地莫向明時賦
四愁

林學士集

送王給舍之廣東兵憲

偶緣卜築與君鄰高誼君真似古人四海蒼生
憂國淚十年丹陛報恩身錦帆曉發懸南斗繡
斧春持下紫宸萬里羊城相望在好將談笑靜
風塵

戎馬頻年未解兵許身真欲請長纓三邊消息
能誰定五嶺炎蒸汝又行倚日淮陽還汲黯向
來北海問蕭生遙知此別心無盡補衮還應戀

聖明

送黎僉憲之閩中黎與吾家三世同登進士榜

通家孔老情原副結綏蕭朱詔未過萬里使車
堪又別當年詞苑已無多瑣闥獻納留仙禁郡
國威聲靜海波行歷故園勞問訊北山松菊近
如何

送祝左史之德府

十載忘年交誼副酒杯暮局日追陪曳裾忽赴

林學士集

江都相把袂真憐郭隗臺歷下朝遊冠蓋滿齊
門夕燕醴筵開亦知投簡頻能賦不向梁園羨
漢才

送林憲副督學之楚

梧桐初落洞庭波萬里星槎下潞河秋草不堪
岐路別暮猿何處客帆過楚材門擁青雲士鄢
調篇裁白雪歌借問鳳凰池上舊幾時南陌共
鳴珂

送朱太史使楚冊封

君家門閥冠雲霄幾葉金貂侍 聖朝校獵漢
宮曾獻賦頒封楚國獨乘輅都門曙色旌旌度
驛路春風冰雪消寡和行應歌郢曲相思先寄
鳳城遥

送王少司成之留都

虎觀掄才久不羣鳳城把袂君為分別前江路
憐芳草望裏鍾陵隔暮雲千里舊京元鑄邑百
年吾道有河汾亦知到處春相待桃李陰繁總
為君

林學士集

贈王侍御之留都

君向江東攬轡雄共誇濟美栢臺中花前把酒
傷春別天上彈冠憶昨同到處青驄須避路得
時蒼隼正橫空秣陵雲樹遙相望諫草頻聞奏
漢宮

懷大庾三兄。時庾嶺寇亂

鳬鷖遙應到楚城鴈書猶自滯燕京祗言小邑
堪高枕誰信清時未息兵荔熟林間持酒勸荷
開浦口棹舟行十年回首追隨地腸斷閩南萬

里程

送王比部獄江北便道還吳

江左風流王謝家，高秋使節別京華。
漢庭元重三章法，潞水真浮八月槎。
落日離亭催蟋蟀，清霜極浦變蒹葭。
羣鵞年少還乘駟，歸見吳門父老誇。

郵事

月轉秋城漏漸闌，漢家仙樂動長安。
空中想像王喬駕，天畔高臨太乙壇。
五夜祥雲依帳殿，千

林學士集

門香霧散旃檀，近臣明日還承賜。
擎出層霄萬衆看。

苦雨和徐國博韻

經旬雷雨苦不息，晦冥倏忽白日移。
隱几懷抱亦大惡，出門泥塗何所之。
子桑鳴琴飢絕粒，杜陵破屋愁賦詩。
願將煉石補天漏，安得凌空鴻鵠騎。

送劉侍御按滇南

清秋無那把征衣，南去昆明別帝畿。
鷹隼九

霄秋始擊風，霜萬里晝還飛。
荒城部落蠻方接，驛路叢篁漢使稀。
早歲同袍梁苑客，不知駘馬幾年歸。

送道人遊終南

怪爾形神海鶴癯，從師五嶽遍曾居。
有時採藥烹仙鼎，盡日焚香讀道書。
婚娶尚平應已畢，丹砂葛令竟何如。
飄飄又向終南別，莫與邱凌雲上紫虛。

送鄒司訓之潮州

林學士集

談天鄒子舊知名，獻賦頻年滯漢庭。
不見諸侯能抗筆，却令多士待橫經。
孤帆春趁風濤遠，講帳晴褰島嶼青。
萬里潮陽應憶汝，何時羽翮奮南溟。

賀李太宰再起次康學士韻

萬里微書下漢宮，持衡前後主恩隆。
極知中國占司馬，豈許東山卧謝公。
青髮寵登三事早，彤墀班引百僚崇。
從今密勿千年契，定數麒麟第一功。

帝卜非熊建水邊蓬萊閣下領羣仙九霄赤舄
重來日四海蒼生屬望年自識鑑衡依斗極更
看霖雨徧山川冠綈多士紛相慶頌德還應照
簡編

贈徐國博時李太宰再起徐有佳篇見示

言謝

鄉里文章不乏人才名似汝更嶙峋未論官達
登臺省寶有詩成注鬼神深巷門牆留積雪滿
庭桃李弄芳春後客多士橫經罷獨引清風

林學士集

領南申

別張伯端內翰

良朋念別各懷然汝病還山去幾年過眼物華
誰少壯間身人世即神仙酒杯此夕同燕市雲
樹他時隔楚天十載樊籠江海志聯翩虛擬
向青田

送王尚寶冊封徽府

千里雄藩汴水邊九重恩命近臣宣剪桐曉出
金宮裏奉壘春辭玉座前銀漢仙槎隨使節

朱門卿月照賓筵亦知授簡稱能事梁苑風流
海內傳

送凌京兆之南都

十年瑣闥近清光紫綬新裁拜未央吳郡詞人
推二陸漢家京尹待三王天連樹色浮楊子地
擁山形遠建康明發征帆千里別暫同卿月醉
離觴

贈林參軍

中丞名並斗山崇共說夫君有父風龍劔千年

林學士集

初出匣鳳毛五色直凌空不妨倒屣迎王粲
魯叅通家識孔融幕府詞人誰得似翩翩書

佐元戎

贈何地官之清源便道省觀

翩翩征馬踏微霜塞鴈初飛柳色黃才子舊憐
何水部少年能賦漢長楊離心驛路吟秋草歸
興雲山指故鄉計日清源瞻使節青筵休戀菊
花觴

送張大叅之四川

獻納暫違青瑣闥春風紫綬出長安分憂自識
周藩重叱馭寧辭蜀道難棧閣雲深縈去旆錦
城花滿駐征鞍才名詞苑相知舊萬里龍泉傍
斗看

送陳戶曹請告還閩

十年衣染帝京塵多病何緣暫乞身岐路不
堪傾別酒故鄉空復羨歸人孤帆江上楓初落
三徑霜前菊正新自是鄴中詞賦客未應高卧
滯漳濱

林學士集

送康宗伯之留都

南省從容佐上卿清華仍似在蓬瀛朝廷三禮
周宗伯文物千年漢舊京潞水風輕移畫舸秣
陵雲盡見江城文昌自與中台接計日彤墀聽
履聲

送濟南李大夫守紹興

稽山卧治借高名五馬乘秋萬里行驛路蟬聲
征客思都門草色故人情風塵未息江南郡鼓
角深防海上城應識飛書能走敵仲連原是魯

諸生

送楊吏部之南都

黃鳥初飛柳色新無端送客正逢春清尊每覺
扳歡少愁髮那禁恨別頻潮滿潞河催放鷁花
濃江岸笑迎人家聲鐘鼎關西舊霄漢勛名好
致身

送陳杭州

春風五馬渡河橋惆悵臨歧折柳條朋輩更誰
懸榻在雲山無那別程遙塞花發過吳苑覽勝
林學士集

秋生望海潮預報郡人刀買犢爾玉書頻見下

青霄

送項少參之蜀

共沐恩光侍聖朝十年獻賦滯雲霄自憐青
鏡空催髮爭羨黃金已在腰劍閣路經留麗藻
錦城花滿駐征輶臨歧莫惜離筵醉他日相思
萬里遙

送黃少司徒之留都

故鄉門閥許誰同幾葉承恩侍漢宮羽翮南溟

年最好聲名北斗地偏崇暫移仙棹趁江左新
捧 天書賜禁中萬載鍾陵豐錫舊懸知國計
竹源功

送五兄之常熟丞

天涯歸思正難裁寒夜相看愴別杯歲酒想同
宗黨宴朝紳榮向 帝鄉回關河朔氣催征鴈
驛路春光報早梅明到吳儂問門閭郎庭棠樹
舊曾栽

贈李中翰使留都兼扶尚書樞還閩

尚書坐上舊扳歡玉樹真憐霄漢間為急鴿原
趁故里却啣鳳詔別仙班維揚潮滿停征棹閩
嶠程遙歷亂山回首平津賓閣散不堪惆悵送
君還

送汪張二內翰冊封河南山東

帝城伏雨近秋晴已有涼颺送客程芸閣校書
官總遶桐圭將命使堪榮梁園月傍荒臺迎岱
嶽雲連古峙平見說詞林俱挺出彩毫隨處好
題名

贈胡鍊師

名山到處訪仙遊不羨人間萬戶侯相勸霞觴
聊共醉亦知風馭忽難留離情客路芳初歇招
隱家林桂正秋縮地好持青竹杖化龍還向葛
坡投

九日枉諸公呈席間

黃菊佳辰開滿枝幽居僻地擬東籬敢期門外
迴車馬謾向花前共酒卮萬里鄉園兵革阻十
年旅病髮毛衰亦知塵世難逢笑采采孤芳醉
莫辭

送吳太守之吾郡

兵戈處處苦征求每為鄉園繫遠愁敢借高賢
還出守始知 明主重分憂天邊皂蓋飛江國
海上青山入郡樓萬里圍城人吏待使君五馬
莫遲留

劉登州過別有贈

帝城飛雪早春寒客裏蕭條獨卧閒深巷門庭
驚洒掃高車朋舊幸追攀旌旌明到齊東郡對

酒時看海上山公幹從來多逸興新詩好寄慰
離顏

贈李長史

離亭駐馬暫追陪南去瀟湘綠鷁催漢殿含香
初下直梁園授簡正需才不堪惆悵東郊道莫
怪頻傾北海杯賓席他年相憶否曳裾曾忝廁
鄉枚

贈高長史

簪筆朝辭侍禁垣春風飛蓋出都門才名舊款

林學士集

高生老經術新看董相尊蘭芷三湘供客賦河
山千里帶雄藩曳裾畫繡還雙美梁苑懸知接
故園

送張廣文之龍泉

龍泉遙在萬山隈別恨悠悠可自裁詞翰早憐
平子賦追隨尚憶越王臺離筵杯酒聊同醉世
路明珠苦暗猜莫厭廣文官獨冷明時寄育
英才

除夕呈席間

年年旅館逼茲辰每頌椒花憶所親不有清尊
還對客真於佳節轉愁人天街雪映千門色御
禁鍾催萬井春四十明朝驚老大論交少小二
毛新

得閩中捷音喜而有作

故國于今息戰塵客中喜報捷書頻由來漢將
從天下竟使夷氛靜海濱幾處殘村歸燕省百
年荒徑憶松筠投箸早晚安農畝還擬河清頌
聖人

林學士集

秋夜不眠聽雨

從來福性合丘園何幸含香奉主恩虎觀敢
言班氏筆雀羅真擬翟公門病中客髮羞塵鏡
亂後鄉心付酒尊遙夜高齋聽寒雨不眠愁緒
向誰論

送熊憲副捧賀還蜀

使君憶昨逢江上十載飛騰衣繡榮仙侶同舟
那更得古人攬轡直齊名萬年鵬進霑周宴三
峽帆歸過楚城最是相思西蜀遠暮猿秋月若

為情

送陳明府之息令

相逢天上又分襟
搖落難為久客心
漢苑砧聲催日暮
楚江草色怨秋深
何年更下陳蕃榻
到處應鳴宓子琴
早歲論文俱短鬢
臨歧莫怪酒頻斟

送微郡何太守

綺筵銀燭坐宵闌
無那青春送所歡
華省握蘭知譽早
名邦分竹見才難
西山雪色全消凍
御苑鶯聲尚怯寒
行縣停車應仰止
大儒遺廟在新安

林學士集

苑鶯聲尚怯寒
行縣停車應仰止
大儒遺廟在
新安

冬夜宴殷宮贊宅

寒更積雪照千門
玉漏聲微出禁垣
置酒張燈留夜永
綺筵華屋惜春溫
明時羽翼高山起
後輩文章北斗尊
多病強歡陪笑語
將應高卧返文園

重陽喜舍弟至

吾留汝去歷冬春
暫向高堂慰老親
正憶分行

應隔歲那知歡聚及佳辰
黃花慣就他鄉賞
白髮驚看旅鬢新
年少逢時須努力
漸衰祇有夢歸頻

送魏中丞之遼東

建旗伐鼓渡遼行
自昔經綸有盛名
手捧天書臨重鎮
身當虜塞作長城
兵符幾卷區中秘
雄劍千金匣裏鳴
東望扶桑應不遠
聖朝真見海波平

國子監官舍先文安公捐贍金所置也歲

林學士集

久而壞嘉靖丙寅予幸承乏司成乃始葺治之其東堂有文安公公館碑記存焉讀而有感因賦一律

越從吾祖營茲地
官舍相傳直至今
絕武敢期師席忝
誤知真荷主恩深
空梁語燕春仍集
荒徑高松畫自陰
遺迹不辭仍肯構
舊碑讀罷淚沾襟

夏日過翟進士宅留歎相公之子

陰陰夏木傍層軒
城市居然遠世喧
為愛論文

應解帶非關避暑却傾尊他年賓館公孫閣薄
俗交情翟氏門試望少微霄漢上光芒猶自接
台垣

送林中丞開府吳中

行旌五月動霜風開府三吳薊制雄麾下健兒
腰插羽匣中寶劍氣成虹天連楊子波濤濶草
滿姑蘇臺榭空鍾鼎勛名相憶在先朝遺直春
恩隆

送張太守之雲南

時昔論交爾最親昆明萬里別傷神彈冠空惜
知音少佩印仍芳出守頻西蜀山川通閣道南
夷君長拜車塵 聖朝柔遠須良牧好布深仁
漢詔新

奉和徐相公乞休述懷二首

南征北戰樂休兵家職辛勤手自脩尾 聖正
瞻依日月明農豈合憶林丘鹽梅傳說因商賡
帷幄留侯為漢謀黃髮兩朝強健在上台長願
燭瀛州

政府何緣懇乞休 先皇遺墨屬交脩極知孔
鼎共三命肯向堯朝戀一丘身繫蒼生占道泰
名傳驕虜寢兵謀神仙陸地元周柱海上空聞
有十洲

途中奉懷南宮舊僚

帝遣移官向舊京散期仍許貳銓衡微才每覺
承恩重感渾誰言去國輕渺渺關河行客思依
依雲樹故人情南宮曾忝夔龍後仙署還應接
禁城

武林雨中過馬通政用韻

雨餘幽徑靜蒼苔尊酒招歡冒暑來門外溪流
新水漲簾前山色暮雲開相臺舊避衆駝使芒
閣真憐作賦才一別十年纔會面不妨痛飲故
人杯

大人壽日

親聞獻壽祝千春 帝闕新辭下五雲絳服香
攜爐氣在綺筵珍薦御厨分賓朋滿座歌初合
燈火深更酒未醺出養將何酬 聖澤超庭詩

禮魏會聞

諸同年招飲

每向天涯憶所歡鄉園此日幸追攀情深共喜
朋簪盡別久翻憐客髮斑歌引清風來碧落杯
邀明月吐秋山他年莫即移文諸結社何當拂
袖還

初秋過員外天宇姪池亭用韻

園林暑退動秋風池上亭臺似鏡中偶為尋幽
過阮宅非關取醉學山公當窓竹色疎簾映別

林學士集

院花香小徑通更欲題詩留石壁陽春寡和愧

文雄

舟中憶同年諸兄

憶昨離筵強盡歡場來叢桂共誰攀亦知閱世
眼應白真羨投簪髮未斑江上相親唯水鳥舟
中得夢只家山慙慙為寄同袍友蒔徑須開待
我還

冬日過許符卿四首

烏衣深巷靜無諱寒兀寒山遠屋斜楊子著書

塵閉戶孔融賓刺為通家留賓席上絃能語筵
酒簷前雪作花莫恠論文淹竟日向來紙貴動
京華

間遊正擬避喧譁路遠鍾山石徑斜何幸丈人
能解榻為寬客子劇思家陶潛隱處門栽柳江
今吟時筆夢花老大無聞堪哀贈詞場空自惜
年華

細雨吹風淮水西相思命駕一衝泥垂綸只愛
吳江隱健筆曾留漢柱題送臘野梅迎客咲先

林學士集

春石鳥入林啼由來此地延心賞翻訝桃源歸

路迷

結廬鍾阜幾多年見說幽棲樂事偏終日下簾
應玩易有時對客任嘲玄青山寂寂當窓牖白
鳥翩翩傍水田聖代邱今徵隱逸少微誰道
大江邊

早春病起承劉司馬吳太宰劉司徒張少
司徒通敝寓因而留款投贈

江城草色綠初繁多病逢春憶故園強起梳頭

呼濁酒敢期聯轡駐高軒分曹地識南都重曳履班瞻北斗尊他日試將誇太史德星今夕聚誰門

送詹生獻功還家兼懷乃翁金憲

風物他鄉歲又春相過獨爾遠寧親謝庭玉樹憐才子漢賦長揚憶故人掛席春江潮正滿離杯歧路柳纔新阿翁應訊為官在越客悲吟只病身

全椒洪尹遠會滁陽留飲予同年解元

林學士集

客子勞歌頻擁傳故人憶別久為邦何緣浮蟻同孤館忽有飛鳬渡達江治行列城誰第一賢書當日爾無雙瑯琊春色鳴琴裏共待山樓月映窓

鄭金憲為其弟訴闕下過金陵贈別

金閨年少共彈冠當日板歡不覺歡衰髮相看逢白下賞心真憶在長安秋江波浪飛帆迅故里干戈去路難明到荆庭花再發手持黃紙漢恩寬

邢太常得子山亭留款投贈

為山積石移蓬島引水疏渠割剡溪臺榭居然與塵隔市朝原不異巖樓塔前玉樹新看長花底金尊舊許携無奈太常偏飲少却教坐客醉如泥

送胡太守之鎮江

使君分竹大江東公署開當北固崇閣郎郎看新渡虎中朝曾說舊乘駟扶桑曉日飛平海建業青山挿遠空此地由來足登覽亦知能賦屬

林學士集

文雄

憶武夷用贈邢太常韻

當時九曲踏雲梯却擬投簪卜建溪薄宦又成書咄咄舊遊久已嘆栖栖愁窓客枕中相伴故里歸程鶴可携僮就丹砂生羽翼何妨甲子混塗泥

楊侍御詣君邀飲徐氏園

勝地誰知城市間王孫別館御河灣雕欄盡棟偏臨水疊嶂孤峯巧學山園徑每穿芳樹入石

岩直傍古藤攀栢臺蘭省俱僚舊竟日留賓未
許還

遊清涼寺和韻

古寺焚香禮世尊登攀千仞俯江村初從驚巖
開精舍直取龍宮對法門種種浮生隨電露悠
悠塵劫變乾坤病身欲證真如理誰是文殊可
細論

九日同鄉諸君招遊燕子磯

佳節邀我何所之江干來登燕子磯浮空波浪

林學士集

遙對酒孤嶼烟雲忽生衣山木蕭蕭帶秋色川
帆渺渺含夕暉眼中風景興不淺采采芳菊澹
忘歸

游中丞別後以詩見寄次韻奉答

思鄉正苦病相侵每羨歸人悵別添積雨齋中
秋寂寂浮雲上江畫陰陰難酬白雪歌高曲想
對青山愜素心逸翮冥冥何處望鳳凰臺迥擬
登臨

遊靈谷寺林游二公先有紀勝之作次韻

二首

驚巖峻嶒聳碧霄勝遊暇日幸相招入門松栢
延山逕陟巖藤羅引石橋梵樂谷中傳縹緲天
花空裏散飄搖真僧寶塔留宸翰長護橋陵福
聖朝

古寺山巔法界寬偶來宴坐石床安祇佗佛說
經猶在香積僧抄飯共食百丈靈泉飛樹杪數
聲仙磬發雲端上方禮罷催歸騎健筆留題愧
和難

林學士集

陳孝廉子吉訪金陵以詩留別和贈

一官多病愧相容容邸擬閒尋五嶽蹤乍會又嗟
千里別佳期應許幾年逢結交誼重吳公子文
藻名高陸士龍明度長江知憶我秣陵回首暮
雲重

和游司寇為仁堂宴集

分曹務簡荷 皇仁清宴欣扳公暇辰敢望停
車留客久亦知對酒愛吾真飛騰臺省馳聲早
微起朝廷執法新邂逅他鄉須盡興向來離索

總傷神

李少司馬燕喜堂招飲

玉節新持鎮舊京，朱旗曾閃護邊城。肯堂直對南山勝，憂國猶懸北塞情。郭外江湖喧几席，花間魚石媚軒楹。賓筵孝友慚張仲，燕喜叨陪頌太平。

贈御史大夫曹公超 召掌訓六師

劍履宣催上玉除，聖朝謀帥用詩書。剪鯨共說三江外，許國曾經百戰餘。旗旆春風飛驛路，

林學士集

韜鈴晝日侍宸居。中興武備誼賢佐，四海從今樂晏如。

贈大司馬郭公赴 召北上

清蹕初迴閱武場，帝咨舊德贊岩廊。恩宣周室大司馬，曾分汾陽異姓王。遙送春帆飛建業，再看星履上文昌。西羌北虜威名在，坐使風塵靜四方。

贈別大宗伯尹公

曳履當年侍冕旒，聖朝求舊起巖丘。正瞻霖

雨商王佐却泛江湖范，燕舟亭裏巨盧雲。蟲
別前楚塞路悠悠，龍門少忝今遲暮。知己恩源
愧未酬。

奉別太宰吳公

岱岳巖巖鎮東魯，先生結屋依雲烟。長江秋濤
放歸棹，鍾阜暮色入別筵。吏部山公薏苡遠，延
陵季子得神仙。未應却謝人間事，四海蒼生望
可憐。

送大司空曹公致政歸汝南

林學士集

兩朝舊德直於茲，苦憶垂綸汝水邊。長路關河
經臘盡，故園梅柳及春妍。掃門當日緣曾相，倒
屐何人為仲宣。多病自憐歸未得，冥鴻天際正
翩翩。

過廣信寄建昌舍弟

楚邦為郡已經年，喜見隣封籍籍傳。衰病不堪
長道路，飛鳴猶自隔山川。靜羅兵衛門前戰，清
酌仙壇石上泉。永夏高齋無一事，北窓祇合枕
書眠。

賀李臨淮侯青母

真王功貫漢羣臣帶礪山河肺腑親世掌禁兵
叱虎豹恩承宮錦賜麒麟慈闈觴祝千齡壽仙
島花開十月春莫羨魯公歌燕喜侯門今日頌
聲新

別鄭表弟龍安守兼懷林兵憲

漢節遙持別舊京西逾劔閣向陰平明時正重
分憂寄險通寧辭叱馭行古木斷碑諸葛廟荒
烟野戍吐蕃城故人開府煩相訊軍務驅馳白

林學士集

髮生

范宮允何宮贊主試南都過舍

倒屣歡迎二妙來仙班曠昔忝追陪周家原重
興賢典漢使真憐作賦才秋晚菊叢仍未放年
衰蓬髮舌相催山林鍾鼎應殊調少駐高車盡
醉迴

夏日禮曹齋居奉簡劉大司馬

暑退涼生雨過餘高齋更散興蕭疎陰陰夏木
靜相對翫高階禽迎自如身倚青霄看寶劍手

揮白羽檢軍書兩朝開濟劉司馬咫尺官曹恨
索居

秋日徐園錢別袁奉常四丈考績北上李

少司馬一夫兼中丞撫江右

名園載酒暫扳歡木落鴻飛逼歲寒老去病身
能更健向來會面覺真難奉常再入鵷鸞列司
馬新裁獬豸冠後夜鍾陵相望在高高秋月向
人圓

送朱廷尉捧賀入京

林學士集

舊京冠蓋擁征軒王事驅馳每獨賢冰雪客途
經臘盡鶯花帝里見春先千官宴罷霑天酒
萬歲聲長捧御筵應識持平子定國法星光傍
上台懸

新正感懷

曾玷清班侍紫宸殿頭每閱歲華新鷄人正報
千門曉象親先頒萬國春懸闕子牟頻繫夢他
鄉莊舄獨吟身雲霄舊侶空回首擬折江梅一
寄人

送楊侍御出守溫郡兼迎養祖母太夫人

霜簡新辭玉殿頭分符推郡古東甌百城邱擬
風移蜀五鼎應兼德報劉池上烟雲餘翰墨海
中島嶼入山樓舊時謝客登臨處選勝懸知露
冕遊

鄒憲長諸公夏日邀遊平遠臺

載酒登亭四望開居然城市絕氛埃林間五月
涼颼動座上千峯翠色來勝地東山元著屐炎
天河胡故街杯羣公暇日追陪忝能賦登高愧
不才

早春諸公邀遊烏山最高亭

隣霄亭子烏石巔岩洞峻嶒飛雲烟直攀北斗
持酌酒遙指南山當張筵春色目極千里外舊
遊心驚十年前幸陪羣公眺勝絕恍惚輕舉風
冷然

別沈奉常之留京

津亭送別柳青青舊德名卿重漢廷典禮西京
存掌故清班百辟想儀刑錦帆江上春乘漲玉

殿園陵曉戴星華省昔遊應借問楊雲井守太

玄經

同鄉諸君邀遊西湖

積水風生五月秋綺筵畫舸漾澄流萬家城郭
林邊迤西岸雲山鏡裏浮沆瀣直期窮北渚芳
馨還共采中洲盛名滿座俱吾黨不羨當年李
郭舟

夏日邀商侍御平遠臺

層臺五月忽飛霜有客乘驄共舉觴天畔草亭
驚勝絕海中蓬島望微茫謝庭貴族推江左漢
代才名和栢梁聞說薦賢書謬及衰遲只合釣
滄浪

贈蕭給事使琉球

南洋溟漲冊中土惜別詞林憶舊攀風送帆飛
蓬島外星占人到斗牛間共傳北塞銷金章又
說西方貢玉環海不揚波逢聖代侍臣早晚觀
天顏

贈謝大行副使

衣冠奕世里中榮恩重寧辭使遠行禹服萬方
原入貢謝庭羣從最知名風清巨海波濤靜日
出遙空島嶼明歸橐不須南越贈紀遊有賦獻
西京

張德南諸君邀遊西湖賦謝

玉管金尊永日留四圍山色泛中流朝弄舊忝
蕭朱綬仙侶衰慚李郭舟水面新荷惜冉冉沙
邊飛鷺晚悠悠風波謝傳曹航海何似相將此
地遊

林學士集

簡龐中丞

老病焚魚卧碧山貴遊天上敢誰攀極知生死
交情外幸接風流客坐間執法臺中元攬轡盛
名開府實探環干戈賦飲鄉園後寬政瞻依一
破顏

贈別龐中丞

臨歧尊酒駐旌幢明發征帆逗遠江自是殊恩
趨北闕敢論重鎮借南邦疎狂禮法偏容阮耆
舊賢羣總拜龐預識銘功霄漢上先朝直節

士無雙

早秋西湖陪耿中丞泛舟

郭外西湖擬習池水邊高閣駐旌旗悠悠山色
窓中見冉冉荷香席上吹列郡頌聲瞻鎮靜三
朝舊德係安危涼生暑退霜威早興洽仙舟晚
更移

家居壽日次韻

接翼鴻飛幸漸達菖蒲共採薦瑤卮敢論五鼎
承顏在真祝千齡駐景遲堂奏薰絃聲正永尊
當霞綺色多奇朝簪久已羞華髮戲舞萊衣老
更宜

王憲長丈招飲池亭

愛爾遺榮十畝樓水亭炎夏玉壺携日遠高樹
當軒蔭波面輕雲入戶低酒泛濃香薰菡萏琴
調雅曲對鳬鷺習池自昔風流地歡賞何妨醉
似泥

鄭五丈再邀涵虛亭仍疊前韻

早說投簪谷口棲名園避暑忽相携絕憐戶牖

青山好不覺壺觴白日低風裏松林移几席眼
中荷沼狎鳬鷖勝遊同輩吾衰獨悔向金門戀
紫泥

貢院新成沈吳二方伯邀飲

使節雙瞻下赤霄新開文苑倚岩峯炎蒸三伏
披襟快蒼翠千山對酒遙方岳虞廷咨帝舉譽
髦周士佇賢招澤宮回首他年忝老去扁舟愧
聖朝

林學士集

林學士詩集卷之四

終

林學士詩集卷之五

五言排律

閩中林燠著

閩試上林春曉

太液水初解上林春又回鷄聲千戶曉魚鱗九
關開殘月金盤落輕霞錦綺裁露凝芳色潤風
暖鳥音催淑景移靈囿晴光薄吹臺濃花開萬
樹應待翠華來

泰陵春祀

弓劍悲龍馭衣冠秘鳳藏蘋蘩春自薦松柏歲
分行禹儉光前烈文謨啓後王直言曾止輦虛
己想垂裳元氣培千祀深仁洽萬方鼎湖攀望
日黎庶慕難忘

奉送太宰張尊師之留都

江漢開荆服衡巫際楚天應圖光啓聖翔運又
生賢早脫磻溪釣長吟郢曲篇明堂高棟構東
序大鏞懸寥廓鵬翰奮風塵驪足先書成藏石
室賦就奏井泉鳳沼樓深禁臯比擁講筵轂推

逾七十業授有三千羽翼商岩重絲綸漢閣傳
異才真間出經術曠無前每切雲霄者真幾雨
露偏南溟回羽翮北斗踐星躔唐想垂聽履公
才獨握銓定知精藻鑑會是正官聯薄方慚陶
冶師資有歲年報恩空浩蕩學步吾高堅本爲
逢鍾子那堪別鄭玄儀刑嗟遠矣山斗望依然
鍾阜春飛旆長江日扣舷不能隨絳帳何處倚
朱絃商室鹽梅切周班袞黼旋行看麟閣畫雲
雨通山川

卷之七

贈張叔大內翰賜告還荆

詞林年最少才子有張衡十五富文史三千冠
衆莫奇毛翔鸞驚良寶得璫瓊漢署淹劉向梁
園倦馬卿前賢應晚達似汝獨先鳴真覺逢宣
聖猶堪畏後生新詩吟寡和秘篋誦偏成籍甚
騰江左流傳滿洛城百年空有恨千古竟誰名
良觀簪初合虛懷蓋邱傾鳳池誰許忝虎觀校
讐并已嘆投交晚那堪別思盈九重使懸疏三
徑結幽情岐路聊攀柳離亭正囑鴛浮雲惜分

手芳草戀歸程湘水催舟楫荆門拂旆旌行尋
春色去定識畫遊榮軒冕情原薄形骸病每嬰
世途難與競里耳本相驚更結何人緩堪沾此
夕纓徒然懷夙昔無以贈生平莫向維桑滯俄
看錯燧更暫言違灞浹豈是厭承明夢想同車
好心懸解榻迎佳期應借問早晚上帝京

奉贈閻大司之南雍

聖代賢關重名儒師席尊暫辭青殿直新拜赤
墀恩飛旆起江國鳴珂總禁垣河山周錫舊禮

卷之七

樂漢雍繁御蹕他年幸宸章百代存章綬紛兩
化茲誦鬱雲屯業授三千士經橫數萬言從來
諸俎豆會是珠璣璫冠蓋傾京邑琴尊祖薊門
臨歧揮別藻把袂惜詞源莫以皇居遠頃今古
道教萬方文教洽何以佐軒轅

章大行寓居官舍與予居鄰偶訪承示奉

使途間諸作因而投贈

憐爾乘輅客頻驅萬里艱雲霄持漢節歲月別
燕關西使窮三晉南征問百蠻苦吟皆白雲題

句邱青山鳳彩多驚觀龍門幸早攀卜居依華
省鳴佩接仙班為憶論文處幽尋旅憇間披襟
俄促席抵掌各開顏苑樹鴉棲暮公庭吏散閒
惟應深夜月咫尺伴吾還

送王別駕自平樂擢守維摩

王祥之別駕闔郡盡稱賢何事名能吏平生慣
在邊題與方謝粵剖竹復臨滇風土交州接山
川益郡偏馬蹄登隴迎鳥道入雲懸萬里到何
日三秋別幾年寒帷才不忝叱馭志彌堅去去

林學士集

空相憶音書誰為傳

似樓十韻為太宰李公賦

名園開別業輪奐儼層空一水憑軒外千峯卷
幔中烟霞凝棟宇花木隱房櫺巖峻偏留日林
深易響風登攀樓絕擬栖息勢何崇自得山川
勝原因造化功雲梯寧假構天路却疑通玄理
綠茲悟幽襟孰與同浮生憐鹿夢無始問鴻濛
應識東山常從來興不窮

贈林給舍之遼都

奕世衣冠曾先朝八座尊大名垂竹帛清望滿

乾坤經術弓裘紹家聲節槩存異才應聞出逸

翮早飛翻短草留仙禁孤忠寄諫垣許身真謬

誇凋髮為元元憶昨胡塵起當時胡郡昏戎生

驚寢廟血戰灑川原寂寞樓蘭斬驅馳灞上屯

帝閭誰敢叩國是憤難吞抗疏絨千里回天在

一言朱雲逢聖主召伯有曾孫幸際唐虞代俱

稱王謝門通家緣累業把手耶諸昆忽謾佳期

愜依然宿好郭宵談方解榻春別更清樽強撥

林學士集

離前恨終銷客裏魂不堪攀苑柳何處采芳蓀

閭里誅求急岩廊法令繁佳兵猶未息往事忍

重論親苦仍新整啼垂只舊痕隱憂空漆室多

病自文園感激雲霄迫蹉跎歲月奔浮踪隨綬

冕歸亭結江村已分鵲鵲賦思瞻鳳鳥奮乘時

須努力長報聖明恩

贈別戶曹陳年兄奉使川南清理鹽政

未息邊塵警頻頒國計憂霸齊道策在使蜀擇
才優職御方橙暑星軺不暫留驅馳懷往路懷

慨藏離愁劍閣開天險滇源倒地流百蠻連絕
域萬里隔中州棧通雲紫旆江城月近樓猿聲
無旦暮草色自春秋直可捫參井真同犯斗牛
客程何歎掌王事每咨謀叱馭追前哲題橋笑
昔遊索居他日戀行役幾時休醒虜寧強敵岩
廊合壯猷閭閻儲已罄山海利全收賦歛眉堪
察瘡痍病豈瘳行間歎四壯歸為奏宸旒

寄懷祝左史

鄉曲忘年友投交忝最深追陪常並轡談笑即
林學士集
披襟夜半蒼猶對花前酒每斟獨懸徐孺榻叨
許伯牙琴詎意辭駕列頻年斷鴈音新愁寧易
撥舊好迎難尋官已淹劉向人猶下展禽杆投
因衆口網密豈皇心竟負梁園賦空行楚澤
吟飄零仍歲月消息自商參秋謂旋閨嶠遙聞
卜武林定裁門外柳誰贈橐中金湖色新秋冷
山雲入夏陰羈樓達勝聚興遣且登臨筋力還
能昨遊幾至今黑貂知久敝白髮想多侵無
計幽蘭秀相看寶劍沉思君千里通渾欲解

朝簪

送楊州守之滇南

飛蓋出燕關蠻方拜漢官明時分郡竹舊族識
庭蘭萬里孤城香千山去路難文身知俗化露
冕見祇安芳草霜前歇秋風雨後寒不堪原野
外極目送征鞍

送孫戶曹之德州督餉三十韻

細柳須心日樓蘭要討年軍儲憂不淺圖計策
應全時侍賢良急人當選擇偏含香違華省擁
節在樓船杞梓原收楚驂驪必市燕棟榱材已
具風電足堪先推轂吾何敢升堂汝最賢文曹
論馬似名久愧盧前秋序方辭燕矣燕尚踞焉
京思依玉樹別忽對瓊筵把袂河橋外停槎渤
海邊清尊留暫醉塵榻擬高懸才子追孫楚諸
儒滯伏虔齊門工鼓瑟漢閣因陳篇每覺形骸
累頻嬰疾病纏曳裾還倦矣投簡未能馬拙守
寧知白經過肯問玄物情空自笑古意竟誰憐
南國旌旗滿東夷寇盜連金城防百二寶劍失

三千社稷仍周歷千戈獨祀天淒涼鄉土遠寂寞
尺書傳報主懷徒切思家夢又牽閨山雲香
香陶徑菊娟娟職忝惟高枕才難好看鞭鵬圖
凌浩蕩駕列仲聯翩鐵錫千倉猶征疲九府泉
艱虞心共軫籌畫力須宣相憶川原隔樓連歲
月遙還瞻霄漢上早晚使車旋

送沈太守入覲還蜀

五瑞頒虞典千官覲漢儀鈔京初罷宴蜀道再
塞帷棧閣朱轡度江城盡戰移歸期綏隔歲闌
都待多時沈約才何忝文翁化可追分憂方重
寄莫遣使車遲

送韓秀才侍親還關西

小小郎知名詞源才縱橫通家傾後輩入室
冠諸生京國寒雲罷鄉園侍絲行隴雲隨馬迤
關月近人明雄劍瞻龍氣離杯送鴈聲飛騰他日
事好賦子虛成

送魏太守

朔風傾別酒送送不勝情俱是他鄉客那看遠

通行籌邊資妙略為郡借高名策馬雪中去塞
帷嶺外迤邐居民俗僻海邑訟庭清坐嘯知何
事新詩幾賦成

送禹通政歸省

陳情辭魏闕獻壽戀潘輿卿列知名舊皇恩
賜告初祖筵傾省署結翩指鄉閭菊薦三秋晚
人逢七袞餘錦車原畫翟彩服更懸魚何日雲
霄上還來侍玉除

送姜內翰督學四川

用儒逢世盛敷教拜恩榮鏡出秦臺照車驅
蜀道行九霄瞻使節萬里戀王程棧閣通岷嶺
江流遠錦城好文風尚在講德化應成為訪遺
賢處知藏卜肆名

送陶太史封君歸會稽

魏闕頒新誥稽山憶舊遊無心戀軒冕有子
紹弓裘別酒傾今夕歸帆掛早秋鄉程天外遠
風景剡中幽盛族宗王謝詞場得應劉少微遙
望處還映鳳池頭

秋闈同舉諸公邀飲張園

昨忝掄才寄俱承 明主恩舊盟尋藝苑高會
集名園幽樹凌冬茂層軒受日溫朋簪忻又盍
賓席愧何尊杜酒飛觴促吳歌滿坐喧定占星
聚里共待月臨尊振翮翔霄漢含香侍禁垣羣
公元特達賤子繆攀援宦拙交遊冷霸淹歲月
奔離重應薄技羅省可張門不謂新知好還令
古道敦推車疑世路傾蓋託詞源感激吾將隱
淒涼孰與論他年追此會相憶在江村

恭謁 長陵

曆數歸元后皇穹贊令圖雄姿真應識大業竟
探符禮樂兼三統干戈戢九區重華光帝典不
烈繼文謨瑞雉南來越奔鯨北翳胡車書同禹
跡玉帛會燕都道泰彌寰宇丹成秘鼎湖佳城
七聖列虛殿萬靈趨龍虎蟠山勢麒麟立路隅
璇霄羅拱木寶帳暗流蘇星劍時鳴吼霓旌晝
有無靈長遺景祚降陟撫洪鑪驕虜魂仍喪遐
荒化自敷還瞻五雲氣鬱鬱護蒼梧

恭謁 永陵

四紀昇平治千齡制作功乾坤回運古日月照
高穹紫殿金輿暗青山玉座空寢園晞露草
輦道起松風弓劍悲號象蓬壺悵望中恩深
叨侍從何地更輸忠

送黃令之霍丘

草色正芳菲青春惜把衣泥塗看振拔組綬擁
光輝天外懸仙舄江東宰帝畿水清龍舊起花
煖雉新飛握手燕臺隔論心郢匠稀征帆雲渺
渺別浦樹依依到處詩應寄何時酒共揮抱琴

從此去千里想音徽

送何都諫使蜀藩

分命皇華使君當蜀道行典隆新御極恩篤舊
宗盟仙佩辭螭陛天書降鳳城三秋方此別萬
里君為惜梁孟占星入岷峨見月迎棧雲開客
旆江樹引鄉程負弩緣司馬初筵為務生王門
賓宴重故里畫遊榮瑣闥知懷戀京華想合
弄從來補衮手歸早侍承明

洪洞趙都諫封君榮壽八十

紫誥新承寵朱門舊倦遊何以戀軒冕有子紹
弓裘蘇以孤忠著賢因直諫求賜環趙魏闕簪
筆侍宸旒志養娛會氏風淳化太丘欲知椿壽
永千歲記春秋

陳汝星兵憲招飲龍山寄謝

永夏倦行役名山恆勝遊使君能下榻客子為
維舟霜旆偏宜暑風林即似秋窓中交楚岫杯
外俯河流處士亭何處君王臺尚留鶴副遺傳

詩學集

在龍戰霸圖收慷慨懷前事飄零慰旅愁片帆
明日別相憶水悠悠

恭陪祀 孝陵十六韻

夷德脞區宇皇仁鑒昊昊羣雄驅草昧一劍靜
風塵軒后兵無敵唐堯知有神翦鯨先築楚遂
鹿竟亡秦再開乾坤定重懸日月新冠裳初復
古風俗盡還淳武事藏弓矢文儒引縉紳功高
兼往聖道冠自生民松栢園陵聳春秋俎豆陳
爐烟騰飄渺雲氣護嶙峋陪塋皆非虎元勛總

畫麟虛空瞻羽衛從從臣鄰十葉洪圖啓三

章舊典遵幅員仍禹迹帶礪自周親赫赫貽謀
遠明明春命申萬年豐鎬地拜舞屬茲辰

恭捧 兩宮賀表再承諸公錢送渡江奉
懷

孝理逢虞典朝宗集漢官客程懷靡及王事
敢違安豈謂臨歧送頻頻結綬歡殷勤傾別酒
惆悵挽征鞍草木秋將晚關河氣已寒論心仍
契濶愁髮益凋殘楚水揚帆渡鍾雲駐馬看願

詩學集

言宗令德努力各加餐

春日烏石山庵追憶昔時陳劉二先輩招

遊

禪室倚岩巔遙迤迤石徑懸居然在城市迥自隔
人烟百雉窓中盡羣山戶外連微茫辨海島縹
緲接雲天谷靜應清磬林香襲梵筵布金知往
日卓錫問何年暫息塵寰擾聊依淨土偏無生
心已悟不住法誰傳嘉遯遺朱紱冥搜結白蓮
追陪曾謬忝高論一懷賢

贈詹少參遊武夷

早謝金閨籍，遙乘銀漢槎。
勝遊愛山水，幽意弄烟霞。
九曲仙源秘，千巖客路賒。
壇餘武帝祀，洞有秦人家。
灑落尋外方，慇懃別水涯。
追風憐騷，藋望斗識鑣。
鄒白簡推朝，論青雲佇國華。
從來報主意，奚即問丹砂。

林學士集

林學士詩集卷之五

林學士詩集卷之六

閩中林壑著

五言絕句

題胡人射獵圖

鳴鏑獸羣驚，秋原意氣橫。
莫矜射雕手，飛將在邊城。

獵騎並翩翩，歸鞍笑割鮮。
向來驅逐地，遺恨失祁連。

贈黎參將立功還閩

林學士集

相逢欽燕市，相送臨易水。
日暮征馬嘶，蕭蕭朔風起。

十載違鄉園，豺虎亂如許。
解劍一贈君，含情空延佇。

結髮在軍中，大小百餘戰。
欲識許國心，不為歲寒變。

疾風飛海帆，萬里不肯住。
新鯨凌洪濤，直繫扶桑樹。

泛舟新河喜呈朱司空

治水功成後分明德可歌數州人宅土四海貢
通河

究土河新鑿春流遠漲天祇疑銀漢落來遠岱
宗前

種柳漸成陰他年總作林誰知築堤者辛苦土
如金

且喜黃河治寧論白髮繁麒麟宮錦在 先帝
解衣恩

百萬軍儲足南風去送帆問誰能若濟帝齊是

商巖

功德水

無邊浮大地一勺容泛危即此酌井露何必阿
耨池

誌公塔

寶塔凌蒼宇登攀雲際立表裏望江京京邑
何翼翼

琵琶岩

琵琶本非器谷響應綽指種種諸妙音似奏空

虛象

畫廊

妙手畫西方色相原無定若以相求者便非開
佛性

七言絕句

夜坐憶防邊將士

天壽山連隆慶洲千村淚眼幾時收莫思塞外
年來事一夜燈前堪白頭

十月燕山雪未飛漢宮已見寄邊衣可憐諸將

頻承寵却放沙場萬馬歸

登壇伏鉞盡推賢絕塞兵戈又幾年獨使 至
尊憂戰伐九重親為叩高玄

只見天兵出漢家那聞大將靜胡沙莫言行伍
無顏牧祇恐驂騑駕鼓車

曾聞李牧鎮邊疆日日槌牛樂未央共說總戎
頭白在可憐千里經牽長

城頭鼓角夜聲殘落月清霜在馬鞍誰為 君
王勞戰士盡教扶額不知寒

中原父老牽衣哭馬，上胡兒吹笛，回古木，斷煙荒塞道。單于容易去，還來

村村烟火漸應稀。十萬胡兵，他自歸破虜將軍。休說喜薰教，再濕萬家衣。

送舍甥陳克廣

每憶親朋天一，方頻憐爲客。勸離觴，無端甥舅，仍分手，却把長安作渭陽。

千里相思面，汝難素書好寄。解吾顏，驅馳莫厭勞。王事自昔，名賢亦抱關。

林學士集

寄湖幕張參軍四絕

早歲談詩髮已蒼，漢廷空自老馮唐。關河鴻鴈清秋迴，欲寄相思楚塞長。

武昌城外漢江流，十萬雄兵據上游。四海時清方息戰，參軍不用借前籌。

壯志空憐七尺軀，高才曾負五車書。流傳努力千年事，澤國先聞賦子虛。

山川形勝數荊州，幕府官閒足壯遊。豪氣定吞雲夢澤，詞源翻倒洞庭流。

送吳太史使大同冊封

陌頭楊柳鬱青青，聊折一枝送贈行。此去鴈門邊塞遠，春風唯聽笛中聲。

朔沙北望愁龍塞，漢月南看戀鳳樓。征馬不辭頻遠歷歸來，明主待前籌。

元戎宴客日歡娛，漠漠平沙虎帳鋪。細把星占詢太史，漢家何日滅匈奴。

金書玉節引王孫，世世宗盟拜主恩。醴酒綺筵朱戶敞，遙人爭看侍臣尊。

林學士集

傳語邊情奏聖顏，紛紛應擁使車還。黃金諸將懸如斗，白骨征人積似山。

簡郭外看花君子

郭外尋芳散馬蹄，名園野寺酒堪携。垂鞭日暮歸來晚，彩筆懸知看處題。

春郊勝槩郭桃源，流水花間倒綠尊。策騎何由陪紫陌，曳裾空已倦朱門。

芳辰每恨賞心違，何日花前盡醉歸。寄言春色還相待，莫遣東風一片飛。

贈唐荆川先生視師薊鎮五首

鳳書朝捧鸞駕班龍節秋防虎豹關寄語胡兒
休近塞謝公今已起東山

遼城轉戰幾時休烽火年年報早秋拊髀抵今
勞聖主許身應不計封侯

指點風雲坐碧幢漢廷盡說士無雙奕棋未竟
飛書至半夜前軍報虜降

儒紳莫道不勝衣絕藝軍中賈勇稀試挽強弓
親教射秋原幾度落雕歸

林學士集

笑揮白羽佐元戎十萬貔貅指顧中摧敵定知
資妙略勒銘還見屬文雄

宮詞

御苑經營事有神璇題金榜競芳春千官劍佩

烟花遠萬壽宮中拜聖人

宮女知更夜不眠銀河皎潔玉堦前金盤承露

璇霄上願奉君王億萬年

深秋佳氣滿蓬萊禁裏年年聖壽杯連夜近

且催入直共傳仙蹕幸靈臺

僧舍借榻偶題

融醺終日倦炎天偶借僧房半榻眠已覺浮生渾
似夢無端鄉夢更相牽

贈大宰楊公扈從陵祀

陵殿春祠御輦來孝思百辟慶恭陪中興吉
甫應能頌不向井泉數漢才

平虜降羗舊勦功廟謨頻訪未央宮天行邊塞
塵無警盡道非熊侍幄中

西湖樓閣鏡中看蓬島真移海上山行殿千宮

林學士集

齊拜舞分明上宰領仙班

當時劍履奉先皇魚水君臣日贊襄明到

永陵攀慕切新裁松柏漸成行

聖孝乘春祀典脩山川歷歷奉宸遊翠華早

慰都人望應共羣公叩冕旒

別長安舊宅有感

旅館京華二十春今朝灑掃屬他人出門莫怪
頻回首疇昔相容不厭貧

不是懷居愴別離翻思往事淚堪垂十年辛苦

存堂構象曲唯應屋漏知

問字誰過揚子宅絕交久擬翟公門牆東半畝
還堪憶曾學於陵自灌園

東鄰西舍勢薰天當日吾廬自悄然賦聽主人
今去矣有無車馬到門前

敬和文公權歌十首

名山共說有仙靈笙鶴時時下太清往古來今
幽絕地勝遊盡入權歌聲

四面山圍溪上船仙源遙指在前川慢亭宴罷
林學士集

虹橋新帳望峰頭空紫烟

王女何年化作峯娥眉自昔不相容浮雲未解
堅貞意猶鎖前林黛幾重

萬丈丹崖有閣船仙源別去幾多年停橈借問
緣何事人世風波總可憐

昇日峰頭仙會岩金鷄洞口草蓀萋有時鐵笛
臨風弄驚起潛虬百尺潭

大隱屏前烟霧深半空樓閣俯平林映塔書帶
年年綠誰識先生禹古心

仙掌分明映碧灣乘雲人去閉玄關丹砂儻許

傳真訣久悟浮名好是閑

小棹風吹上石灘花庄十月倚蓬看不知仙境

春長駐却訝羣芳許回寒

勝境將窮勢漸開山前灘緩水滌洄傍人指點

舟經處回望千峯紫翠來

曲曲幽尋興渺然避秦疑即此山川星河定是

無多路更擬乘槎一問天

贈接笋峰汪劉二道人

林學士集

接笋峰高勢挿天雲林深處有人烟白頭道士

下相見咲指茅庵不記年

丹砂欲就避人羣結屋峰頭伴白雲鐵笛臨風

時一弄聲聲吹落世間聞

咏省中叢桂

誰分仙種廣寒宮幾樹團圓植此中更散高齋

無一事儘教衣袖惹香風

獨向秋風開滿枝不隨桃李競春時可憐年少

曾攀折簪帽而今兩鬢衰

采采金花滿袖時
獨行遠樹每歸遲
山中招隱空相憶
此地留人亦桂枝

題鉛山勁節亭

看竹憶曾經此地
今來又喜種成竹
捲簾盡日還相對
客路淹留為賞心

舊叢已盡長新竿
長夜清陰獨倚欄
寄語傍人休剪伐
青青留取歲寒看

塞下曲

官家歲歲築邊城
軍吏謳催不絕聲
諸將論功

林學士集

纔賜笏勾奴
深入又連營

卜戰今秋太白高
漢兵圍虜簇弓刀
陣前踴躍山西勇
主將功崇縱敵逃

長揖將軍禮數疎
輕裘緩帶府中居
邀勳不用龍泉劍
袖裏朝紳咫尺書

茫茫古塞遍荒田
春雨携鋤試引泉
辛苦種苗猶未長
官家火急索租錢

幾回萬死探邊情
風雪連天黑夜行
幕府拜恩多貴將
上功不見有身名

年少從戎膽氣雄
名王曾斬虜營中
而今老退歸鄉里
軍賞猶閑未驗功

少年行

腰間寶劍百金粧
校獵誇胡從武皇
猛士千羣身賈勇
玉鞍朱勒賜飛黃

王孫日伴聞鷄鳴
意氣粗豪不可當
酒後珊瑚隨手碎
千金樞馬為君償

明妃曲

非關宮女妬蛾眉
薄命何須怨畫師
前殿飲容

林學士集

辭玉座暗揮珠淚
滴瑤墀

含啼馬上換羅裳
塞草茫茫接大荒
鴻鴈南飛身北去
不知何處望關鄉

四面悲笳夜起風
玉顏憔悴對秋空
琵琶欲奏腸先斷
胡月分明照漢宮

俠客行

不惜傾貲縱博場
報仇亡命里中藏
朝遊紫陌金丸落
夜宿青樓錦瑟張

題鄭溫州得聞草堂

十畝樓遲長閉關奇花幽樹戶庭間歡携賓客
池頭月靜對圖書海上山

三署含香朝侍帝百城露冕郡推賢浮名往事
何須問目送歸鴻手五絃

許符卿惠鱮魚簡謝

旅病清齋久類禪何緣異味乍烹鮮丈人高誼
能相饋不數檮頭縮項鱸

中使喧傳勅賜鮮玉盤永護出炎天子今旅食

江湖遠猶記承恩侍從年

林學士集

長夏村村荔子丹江魚正美薦江干鄉園感物

空回首遠愧鱸尊解橐官

林學士詩集卷之六

林學士文集卷之一

序

基命紀前序

承天大誌
纂脩稿

臣惟自古帝王之興蓋莫不有積功累仁以基
之於先者焉載在詩書可考也天祐我明我
皇上以大德受命開億萬年太平之治開闢以
來所未有也然其發祥篤慶亦豈無自哉蓋我
庸考

林學士集

獻妣功德之隆格於皇天其膺蕃顙也久矣洪
惟

二聖之所以基于宥密雖非臣管窺蠡測所能
仰述萬一若夫當時若日月之照臨顯于萬國
言為世法行為世則者左右史之所記載縉紳
學士之所傳聞亦略可得而詳焉臣謹采其大
者作基命紀以章王述之所肇云

後序

史臣贊曰至矣哉我



二聖之德也臣聞議者咸擬於周文太姒云臣則以為若我

二聖之純德德音化行江漢之間固無不同焉至若昭受事懷以啓無疆之業則雖文王造周未可同年而語也何哉夫文王世為諸侯我

睿考統承列聖太姒化止一國我獻妣養以天下此其受天之祐繫祥篤慶已軼前代者矣周之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是周命之靈承實在武王然武

林學士集

入聖而未優是故義士譁而不服宣聖美而未善又未遑制作之事也則夫膺臨女寵綏之眷以觀文考之耿光者寧無有所讓德乎哉今我皇上之嗣大歷服也宣

二祖之重光融列聖之大業巍巍蕩蕩則天難名若較而論之慶雲河清聖徵也文武聖神大德也揖遜而有鴻名也禮備樂和盡制也久道化成極治也皇皇哉豐功峻德我

二聖所以啓祐我

皇上我

皇上所以對揚

二聖亘古今所僅見也是以天之眷我

皇上自

睿考以至於今日所以依類託喻昭顧懷垂休祉紛綸璀璨不可勝數繫受命之符固室方茲福矣而天子方且穆然躋聖敬章皇仁虔昭事勤懷保以擬鼎于億萬斯年也則夫

二聖基之上天中之而我

林學士集

睿考

獻妣又於昭陟降在帝左右以益隆維新之錫雖與天地相為悠久可也倚歟休哉

符瑞紀前序

臣聞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自昔國家之興元有禎祥所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者歟恭惟我皇上應圖受籙玄穹篤眷有開必先則有慶雲河清以章聖作之期及登大寶而靈貺之臻紛至沓來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者蓋不可勝數也

伊古帝王有得其一者已侈然或以之命官或以之名篇或以之改元或以之登歌矣我皇上皆兼而有之得數盛哉顧其薦祉効靈非與都一方所得專者臣不敢備載謹采其得係於興都者得十數事為符瑞紀與少昊窮桑瑞日成周岐山鳴鳳同垂罔極蓋王迹所肇天監在焉雖然臣之所載興都一方而例天下則夫大順之實充塞穹壤者又可知已

後序

林學士集

史臣贊曰臣嘗得于學士大夫之所傳聞蓋史志未之載也初

肅考獻皇帝浮舟大江之南都謁

皇祖孝陵也舟停龍江灣即有祥鳥數萬集于

江轉躍鳴若迎

帝舟者常是時也識者已擬周赤鳥之符蓋天之所啓久矣

上登極以來瑞應在興都者惟甘露玉兔靈芝老為疊見考之祥經則又咸萬壽之徵也至哉

天之眷我

皇上始而告以受命之符則于南都

皇祖實定鼎焉繼而錫以永命之符則于興都

皇考實肇迹焉惟天惟

祖考所以保佑顧懷慶萬一人無疆惟休詩曰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繼自今窮祥罔極瑞牒

又將有載筆其間不可勝紀者焉

龍飛紀前序

臣惟天之欲祚人國家使之久安長治則必篤

林學士集

生聖哲以中興大業蓋殷武周宣雅頌之詩所

為作也三代有道之長至過其歷不以是與洪

惟我明卜年與天罔極而我

皇上聖神首出時乘御天中興之盛光紹

列聖濯濯赫赫卓冠千古矣殷武周宣又不足

言焉天之祚我無疆之慶也不亦章章著明哉

上始受命發于江漢之間信順交助即謳歌朝

覲無不之而服者臣謹載當時群臣奉迎車

駕驂邸並登極招令頒布海內者為龍飛紀

以昭億萬年中興盛治肇於今日云

後序

史臣贊曰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信哉言也方正德之末天下蓋多故矣

武皇既銳意詰戎時四方一二權奸因而竊

其政柄由是海內喁喁望治有甚饑渴及

上登極與民更始臣聞當時詔令所布雖窮微

遐裔莫不惟忻鼓舞願戴

聖天子于萬斯年蓋帝德之感人深矣誠所

林學士文集

謂聖作物覩萬世之一時也

聖孝紀前序

臣聞傳紀所載天子之孝惟大舜武王稱焉夫

古之聖王蓋未嘗不以孝治天下也獨舉有虞

成周何哉豈非以二聖人者得聖人之時其尊

養之至繼述之大為尤盛者乎夫聖人之德無

以加於孝而大孝不匱又必待其人焉蓋千載

而僅一二見也洪惟我

皇上聖人在天子之位盡倫立極舜之尊養武

之繼述兼之矣然躬行于宮壺之中朝廷之

上者固非與都所得而載也臣不敢述之于此

若夫以舊卽山陵所在永言孝思備物盡制則

有可得而詳焉臣謹錄其大者為聖孝紀綱

儀彙典亦有不當係于興都而事本末牽聯得

書者臣亦謹列之篇昭我

皇上德教加于舊邦者如此猗歟

聖人不匱之孝配天地橫四海兼總古之帝王

茲紀也雖未盡其全已可謂曠古而獨盛者哉

林學士文集

後序

史臣贊曰臣嘗袖金匱石室之藏伏觀

皇考寶訓我

皇上之待我

皇考也有至德要道之問時

上年七歲

皇考蓋喜之甚至以語侍臣莫不頓首賀者大

哉聖人之孝乎聖性得之天所縱也是以

當時

上每命議禮群臣大率相顧惶怖以為希曠之
典及仰成宸斷然後於古人所謂生事之以
禮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無毫髮不當於天理人
心者孔子論帝王之孝必曰德為聖人有以哉
非天下之至聖誠不能與於斯也孔子又曰必
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臣仰惟
皇上大孝光于四海通于神明足以當之矣

大狩紀前序

臣惟時巡之典有虞氏始經見蓋省方王者盛

林學士文集

典也孟軻亦曰巡狩巡所守無非事者然臣考
之記曰古者天子巡狩諸侯待于境天子先見
百年者蓋耆老為其近於親是古者巡狩又以
敬孝為首務焉雖虞書與孟軻氏未之及大抵
禮經所載孝治百王所同也顧自有虞氏歷三
代以還三千有餘歲其間時君或舉不以其事
或有事矣不備其典是以能合於先王應經義
者用希洪惟我

皇上時邁楚服為我

二聖定山陵之制當是時也遂因之類上帝觀
諸藩禮秩思溥罔有不備然後省方之典燦然
復古此誠經生學士頌說而難遭者也至若事
為

二聖躬純孝以教四海則又虞典之所未載禮
經之所未詳大聖人作為卓冠千古何其盛哉
上御著大狩龍飛錄頒布萬方臣民麗雲漢而
爛日星矣臣不敢詳述謹采其略為大狩紀用
章我昭代盛典焉

林學士文集

後序

史臣贊曰君人者出王遊衍莫非天也有以我
始
皇上之命議南巡也群臣言蓋或人人殊矣及
鑒與時邁以之感神則喬嶽翁河圖不格我懷
柔之典以之感人則群黎百姓罔不戴我遊豫
之澤仰惟至仁大孝豫順以動天且非遠而
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彼區區前代之沛里歌
風春陵過宅誠不足為聖朝道也

宮殿紀前序

臣嘗讀詩至小雅斯千蓋詩人祝其君考室見祥云其二章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說者以為周之盛王能興文武之業修復其宮室詩人所為美也嗟夫先王之德入人深矣其人思先王而不見思其居處幸觀後王之興也肯構似續於其舊則其敬歎美形之祝頌不亦宜乎然則宮室之治乃古盛王所以繫民思昭先德者又烏可已哉洪惟天昨我

林學士

廣考國于南紀其宮殿之存于興都者

上登極以來悉取而更新之又增所未備微名翼制視

天子九重之規甚盛其後因民之欲有司以請復命建恩詔宣諭二碑亭于舊邸之側城南門則揭達孝顯親冠之聖謨廣藻輝映都邑翼翼赫赫壯觀全楚矣夫以我

先帝之德在人奚啻周人之思文王而我皇上似續肯構飾藩國以天子之制所以昭

先德繫民思豈直修復其舊哉臣竊擬之使當時詩人獲觀今日又不知何如其敬歎美而祝頌也臣謹采其制度為宮殿紀又山川壇社稷壇元祐宮皆昔我

二聖自求多福之地

上命改置營建故並列於此庶幾有鴻筆之臣作為歌頌以續斯千者乎臣姑俟之焉

後序

史臣贊曰臣聞初我

林學士

廣考之建邦也蓋嘗究度於四國矣然爰契我龜筮室于茲卒定興都焉既而慶雲見于翼軫以彰受命之符

先帝在位二十餘年未嘗別有營建迨我

皇上始崇大光顯其制天所命也嗚呼帝省其山肴顧與宅所從來久矣是豈人之所能為哉

陵寢紀前序

臣惟山陵之制自漢以後始備三代尚矣然臣考儒者所論述孔聖之言事親必曰葬之以禮

又禮檀弓所載孔子合葬其親甚詳蓋送終大事古人慎之況王者富有四海天子之孝固宜其不以天下儉其親也洪惟我

皇上盡倫立極於我

二聖山陵尤極崇重

上初受命謁辭

皇考顧瞻伏慟既而定名 顯陵命有司更其

制度歲時祀享咸視天壽山 七陵之儀其後

躬巡焚服營度玄寢又歲命修葺簡遣重臣至

林聖文集

纖至悉莫不仰軫 肅懷蓋我

二聖山陵之在南紀雖遠隔數千里而我

皇上永言孝思常若羹牆見之焉以儒者論述

孔聖垂訓自昔帝王之孝孰有過於我

皇上者哉若夫當時群臣建遷 陵之議前後

數十上

上內奉

慈訓斷自淵衷以

皇祖

成祖為法此尤聖神之超然遠覽所以善述

二聖之事善繼

二聖之志者也其大者臣已載 聖孝大狩御

製紀中 謹采 顯陵規制及歲時修飭之典

并設官置署重在 陵寢者為陵寢紀又岳懷

王常寧善化二公主園墓置守冢命輔臣撰碑

誌皆

皇上廣因心之孝愛其所親故臣亦並錄之云

後序

林聖文集

史臣贊曰臣按山海經荆山之首曰景山蓋我

純德山發於終南經大華二室桐栢然扶與磅

礴為內方大別南際漢而清淑鬱蔥之氣乃鍾

茲山真雲夢配衡嶽又天子岡之名若素定者

豈非所謂天作高山者邪先是其山居民嘗夢

先帝幸其家觀王者儀衛甚盛又其家人時見

有神物為蜿蜒伸蟻於其屋梁未幾

上為

膚考卜兆正直其地及我

獻妣南祔則山靈託物以告異石之處川后安
流而增久潤之漲又甘露之降於陵樹者再焉
昭哉天之篤我明祐也既鍾美茲山矣乃我先
期而兆吉或後事而告祥肆
皇上慎終大孝求瑞昭受動協殷宜蓋
聖上之於天道相為流通往來相應之妙是豈
尋常之所能測哉

寶謨紀前序

臣惟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聖人之文譬
上天垂象莫非至教所以為千萬年貽燕之謀
者也洪惟我
睿考天縱聖性又加之緝熙睿學故其發為嘉
言之彰自之國之時論治一疏已具經綸之大
略矣嗣是時見於宸翰或感時賦詠或因事
論述悉修己治人要道大哉
王言明徵定保之謨也願其布在方冊若恩紀
含春堂集又我

皇上嘗命輔臣采為寶訓金匱石室之藏爛如

矣臣不敢備錄臣切以為昔周之文謨若日月
照臨雖無所不被而尤顯于西土今與都同我
睿考之西土也臣謹錄 睿製得繫于興都者
為寶謨記以重舊邦貽之無窮又我
慈孝常著女訓所以助成周南之化實宜與萬
輩卷耳同垂內範以理陰教臣又謹錄 先后
自製序一篇其詳而刊布者亦不敢復備云

後序

史臣贊曰臣嘗伏讀我

睿考自製含春堂序有曰以貽後人庶幾知吾

之為王者不在於聲色犬馬而遊心於道德詩
書之場不彫篆於光景物態而根源於性情中
和之妙蓋

聖心之垂訓若此嗚呼前代帝王固有以文章
為不朽之盛事至或與文人墨客爭校工拙其
視 聖神卓越之見何如也

御製紀前序

臣惟冀範曰極之教言是訓是行夫王者之言

布之萬方固兆庶所仰為異訓者也臣常考之
唐虞三代盛時俗皆興仁興讓不肅而治豈獨
其民易化哉蓋聖人在上以其躬行著之話言
為典謨訓誥有以入人之深故也洪惟我
皇上至聖盡倫躬行純孝於九重之上至若昭
罔極之大思宣明發之至懷每親灑宸翰洋
泮大哉典謨訓誥之文也然頒于朝廷則有
詔令用于宗廟則有冊文告文樂章臣已備
載之聖考大狩禮樂紀中臣又謹錄勅諭序
記碑述武間詩賦以年次筆之為御製紀庶
海內臣民得以仰誦是訓是行油然而興其孝悌
之心以成仁讓之俗乃孝經所謂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者也至若天戈昭示臣等猶觀大明之
麗闕鈞樂之奏但瞻依永照鼓舞太和誠不知
所以形容而贊美之焉

後序

史臣贊曰臣聞漢儒匡衡善說詩者常引罔頌
告其君曰昔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休烈盛美皆

歸之二后足以上天敬享鬼神佑焉其言如此

臣仰惟我

皇上克享天心雖聖德感孚固非一端臣伏

誦御製所以顯揚我

二聖之休烈盛美大孝尊親通于神明亘古僅
見豈但遠邁成周而已乎是宜儲祉降祥無疆
惟休稽之經義衡之言誠信而有徵矣

禮樂紀前序

臣聞儒者之論禮樂曰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

昭焉又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語其
功化之隆如珎至論其實則曰禮以節文事親

樂以樂之又不過乎庸德之行何哉蓋殊事合
敬異文合愛者禮樂之用也故必愛敬始于家

邦然後舉而措之天下斯四達而不悖者數我

明興精德百有餘年恭遇

聖人在天子之位即海內縉紳莫不喁喁望興

禮樂

天子乃命有司憲遺經蒐彞典然後制作大備

登三成五光

祖宗之洪業郁郁乎盛哉仰惟

皇上之制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者固非臣愚之所能盡識彈述若夫愛敬始于家邦以隆大孝其創為備禮盛樂莫不總群議而裁之

聖心臣謹條其禮儀冊文告文樂章禮器為禮樂紀願臣所載專為

二聖而制者雖未及備

林學士文集

大聖人盡制之全抑儒者所論禮樂之實以基治化者臣愚以為庶幾具于此矣

後序

史臣贊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非故為異也王者之制作古未之有亦各因時而斟酌損益何必同哉今臣所載禮樂臣聞當其時上每下有司議猶多稷守舊聞欲因漢宋之陋者賴

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玉振之然後其制始定

蓋惟

大聖人有作不相沿襲是以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而無不合者以時為大也是豈循誦習傳之士足以議此哉記曰作者之謂聖又曰明其義者君也臣於是乎益信

恩澤紀前序

臣聞易之乾曰利見大人夫大人所以為群生利見者豈非以其龍德施普能潤澤生民者歟惟我興都幸際

林學士文集

大聖人繼作初我

睿考之在位也每優禮臣下若亟見賜金以旌景明之直分田授宅而字王仕之孤當時群臣莫不感泣至于惠鮮懷保之政則蠲租之令無歲不下民間疾苦恒若家至戶察而燠咻之雖濃化懿綱未及徧被而孔邇之懷在江漢間者已足以保四海矣迨我

皇上龍飛大小臣工以潛邸舊勞依日月余光或差相將貴戚肺腑至親悉封五等之爵慶流

後裔可謂盛哉

上天覆萬寓尤加意撫邦施及全楚時形於詔
令蓋都邑臣民前後蒙被休德誠易所謂利見
之時千萬載之所希觀者也臣謹采其遺際之
隆為恩澤紀嗚呼其視豐芑之仁不啻過矣

後序

史臣贊曰臣聞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
無咎夫初九當益下之時也易之戒若曰夫受
上之益豈可徒哉曷亦為大作以報可也人亦

林學士文集

卷四

有言千載一聖旦暮見之今臣所載紀中都是
臣民既親逢

二聖而又受

上之益誠可謂厚幸矣天下施亦當何如其
為報也邪臣愚以為追

先帝之遺遇戴

主上之深仁思所以仰酬萬一如大易之訓固
宜不能自己者詩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臣敢
為其士頌之又曰群黎百姓偏為通德臣敢為

其民頌之

苑田紀前序

初我

肅考之在國也絕無遊田之娛都城有陽春臺
常率侍臣登覽既而為賦以自警遂不復登焉
又封內隙地輒弛禁以裕民故苑圃之置備遊
觀者省矣至若土田之胙陪敦乃

敬皇帝所以篤懿親之愛又以庸勛尊賢諸藩
莫望焉我

林學士文集

卷四

先帝深知小人之依每導利而布之當其時厚
下之澤至渥矣伏惟

先帝約己仁民恭儉慈仁之盛德臣已備載之
基命思澤紀中茲苑圃莊田之在興都者臣謹
詳其地所在并其疆理之數為苑田紀使夫後
之瞻靈園而思文田南山而歌禹有以仰識

聖述之所存焉

後序

史臣贊曰醴酒之用而玄酒之尚重其本也是

故古之王者雖有天下莫不以其肇迹之地為
湯沐邑復其民重本也矧我

廉考苑田王業所起實親賢樂利萬世所以昭
不忘者乎

上入鑄正圖即命所司以莊田禁魚并均收納
蠲災傷其賦不征于郡國其後復於

先帝遊觀之所識以

御製蓋所以昭先德廣遺澤而

聖心不忘視昔之置湯沐為尤重矣

林學士集

順天鄉試錄序

嘉靖甲子秋八月當順天鄉試先期禮官言今
海內士之就試者日盛宜稍詳其法以得士便
其言尤詳于兩京上可其奏及期有司以請
上命洗馬臣壘右贊善臣士儻為考試官臣壘
方以分校纂修供職于館聞命驚惕伏念臣祖
尚書先臣瀚曾典是役臣一介草茅蒙皇上
拔置侍從茲又幸叨任使顧臣世受恩天高
地厚無能仰報萬一臣雖至愚敢不矢心自竭

庶幾古人以人事君之義亦以無忝於先臣實

臣之分也即陛辭入院則偕提調府尹臣珙府

丞臣汝霖同考署郎中臣藎臣樞芳署員外郎

臣洙臣元佑臣惟正主事臣汝穎臣國華教諭

臣道立臣懋臣聯芳臣來監察御史臣仲楫臣

廷龍更相告戒以從事合六館諸曹提學御史

臣徐燦所選士三千五百九十有奇三試之得

百三十有五人錄其文以獻臣壘竊惟自昔之

士莫不係於其上所養孔子曰唐虞之際於斯

林學士集

為盛夫孔子於人才獨稱唐虞成周者豈無謂

哉臣嘗考之堯舜文武皆以聖人在上而壽考

作人所以培植長育之者深也故當時之士養

之而登于用在唐虞則有八元八愷在成周則

有若十人迪知帝命故孔子歎其才難士之係

於所養也如此臣仰惟我皇上應運中興道

魚君師皇天眷命億萬年無疆壽考作人之化

即唐虞成周奚讓焉今薄海內外之士養而用

之咸師師然濟濟然矣茲試于有司特經生始

進耳臣觀其文言雖人人殊率知崇雅黜浮原本經傳至論當世之務亦各抱負其器思以自見者臣未嘗不撫卷歎美以爲我皇上養士之效蓋敬一箴四箴註頌于學宮士佩服漸摩已非一日皇上道久化成尤加意得士項特允禮官議而四方章縫之倫益喁喁嚮風此所以日盛也歟故諸士之文其燦然接於臣目鏗然入於臣耳類非諸士之所能爲也譬萬物並育其色其聲固有雕刻而吹萬者也臣是以益信士之係於所養也抑臣於此又有懼焉何哉大臣之所取者文也華也他日者上將試之用以責其實則非徒文之謂也夫唐虞之士用之則能熙載亮工周之士用之則能疏附先後奔奏禦侮若是可謂能報其上養士之恩矣今諸士幸際盛時即唐虞成周之隆已雖元愷十人者未易及假令效用圖報亦能以古人自期乎國主司所求也如其不然華實相遠負上所養主司將何以藉手此臣所大懼也昔先

臣瀚之舉也其後亦有能宣力于國者矣臣聞當其時先臣猶惴惴然也矧臣之不佞敢不懼乎是在諸士勗之而已畿輔首善之地涇濡聖化尤深矣又其土風慷慨自古記之名臣鉅卿在國家先後輩出固多士之林也則夫以古人自期可謂無其人乎夫求玉于崑岡擇驥于冀北不必皆和氏伯樂也而世未嘗乏良寶逸足者地之產至足也今臣亦求士于至足之產所以釋臣之懼者安知不有連城之珍千里之材而臣適幸遇之哉詩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臣之願也故因其始進忠告以皇上養士之恩使知所圖報焉

林學士文集卷之二

閩中林嫌著

序

送沙汀鄭君令太平序

予為童子志學時即聞鄭子名序序間籍甚竊慕交之既而謬辱予善鄭子長予十餘年予兄事之比復同登進士第為林太史公取士蓋予與鄭子交最久而親故知鄭子莫予若云鄭子沉潛醞藉其容粹然以和平居議論不為矯矯

林學士文集

亢亦不卑卑苟同于入所謂愷悌君子非邪鄭子試政天曹居無何授太平令予曰是邑也儉于三十里以子才當之無亦以牛刀割雞巨鼎烹小鮮乎鄭子曰不然吾聞地大者難理民衆者難一賦歛繁者難徵巨室多者難制吾才薄稱是適以為幸君顧少之耶林子嘆曰善鄭子之言讓是必能其官矣夫驂騁一日走千里朝刷幽心燕著馳驅越追風逐電迅若輕颺若以馳百里之間則徐步瞬息而至吳干之劒水斷蛟

龍陸剗犀革試之泥塗恢恢乎應手而解何者有餘而不足用之故也夫以子之才即治繁理劇投大遺艱何有而同樂居是吾固謂子之言讓也然吾聞寧國股肱郡太平其屬也無遠遠微發期會呼召之難無甚富豪大俠居閭里以梗化無重賦繁歛逋逃以累有司故嘗省文書寡督責號為易治然吾子亦不可以不慎也羊腸之道九折之坂即庸人御而戒可以無患越康莊騁九軌即老良不戒鮮有不覆者豈非彼慎於所難而此忽於所易哉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深谷蓋言慎也子行矣大丈夫處鄉曲鬱鬱不樂見守令所為輒睥睨即邑間曰吾他日必不效若為子生平與子議論若何今得一邑而專之亦足行其志矣斐英聲騰茂實大慰知己者將不在茲乎吾有望矣君區區徒以名位相期非予與子素也於是同省諸年兄皆以愚言為然遂命書以贈之

壽鄭母林太宜人七十序

昔漢雋不疑為州刺史每行縣及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母即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即無所出母為怒故不疑為吏有良名後入尹京兆列于九卿為漢名臣非獨不疑能乃其母賢母也世常謂古今人不相及以予聞定州鄭侯母林太宜人得無似之乎曾太母鄭舉也世篤姻好故子孰知太宜人賢初太宜人配國子臚川公以能婦稱及公卒于官家故會太宜人育二孤以能母稱鄭侯既貴始令高邑及

林學士集

今為定州刺史皆迎以養每戒之曰而先君子志不愧古人才不負今人而竟不大顯庸庸考也天若不泯其德其在若乎勉之哉惟仁恕可以臨民可以獲上嗟夫此與萬母意豈異耶故鄭侯奉以周族所居常有赫赫名去常見思初為高邑故事令民役于官老幼不任者出錢鄭侯一至罷之歲省民錢十萬邑人德之及為定州俗民朋黨相告訐鄭侯勸以禮讓有疑獄民相引繩係者累年鄭侯訊情得脫桎梏為平

反數十人一郡服神明其為政多惠澤皆此類也實太宜人有力焉歲己酉太宜人春秋七十矣八月二十日為初度之辰太學生陳子裕輩素德鄭侯謀所以壽徵子言子惟古之賢母能訓誨子孫則後裔故詩曰釐以女士從以子孫是也古之君子有功德及人則能顯其父母而受其福故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是也今鄭母既賢而侯又能無遺教施于有政母之壽豈獨二三子之私祝哉環高邑定州而居者其

林學士集

為人也多矣感德化之教思訓誨之自愛其人猶及其甘棠況于鄭母將十萬人實祝求之天道豈遠人情其錫遐齡介景福也宜哉且吾聞日省鄭侯為高邑時累為觀風使者所薦會故事臺諫缺人則選于令部以鄭侯名上餘人聲出侯遠甚乃更得之鄭侯用諸竟出為州是以未得即封太宜人耳雖然積德累行不知其益有時而用今鄭侯不改其度又股肱耶聲名章徹如此誠易以達尚有以直前諷矣以為太宜

人榮其在茲乎走不佞謹拭目以俟

贈梁三峰分教徐州序

予性雅好古方得書素問讀之愛其文詞極古
即非輟軒君臣問答亦先秦人語明甚顧舉以
示醫者類非能通曉而學士又以爲方術者流
廢弗講每竊嘆古書之存者稀矣況於內經文
義至深奧也世獨無與予同好者耶來京師得
幸於吾鄉梁先生者通其術即人有奇疾先生
與方病即差諸無所責報即人貧賤富貴壽夭

林學士文集

窮通得喪先生診脉爲預言某後當然近者數
年遠者數十年率奇驗所居必傾其郡中人士
大夫競迎致然皆淺予知先生者也先生固古
君子學而行方臨財廉與朋友交信退然若
不勝衣至王公大人不可以勢屈所以精於醫
者先生少習舉子業以干有司將試輒病不得
試病愈又連枉如是者積數歲遂博極方書云
茲以貢謁選授徐司訓以行於是詞林之士及
臺諫部署之與遊者咸若蒼蒼不忍別屬予言

爲贈子曰孟子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夫教之道

亦若醫而已矣古方要難以盡用至其論陰陽
辨生死雖虛扁不廢也善醫者要在增損劑量
以得其意而已古先王所以養人耳目性情手
足禮樂之具今既盡廢然其大經大法修身治
人之道未嘗亡也今之教者身既無以率遵其
弟子員又不師古故教之難成也先生行古道
爲我持針砭以往養之發之立之開之達之治
之徐之人其皆仁壽矣予予嘗登放鶴亭俯戲
馬臺憑高而望懷古慷慨見其萬山迴合黃河
湯湯環流其下亦南北一都會也其產魁奇俊
偉自古記之矣誠又得賢者而就正之士不益
勵哉狄梁公未嘗時過某邑子病甚公爲一針
即差置數十萬貫不顧去後爲相卒起唐錮疾
古之人多才能高行義類如此惜乎先生之所
試者小也然士亦各行其志予姑俟之

送亢太史奉使淮藩序

明興既瓜分天下大封同姓仍世世不絕每諸

侯璽緒封歲終有司以請 上特命侍從臣捧
冊貳勲貴人往蓋舊制云今 天子即位二十
九年屬當封准王子同年亢太史子益實行於
是朝廷夙夜之賢舊與子益有中秘之雅合二
十二人既飲餞各賦詩以贈程命予序諸其首
予惟自丁未濫偶子益舉進士第承乏今官無
日不相從遊如兄弟歡子益雖家山西實少長
閩情誼至深厚也顧離索之感行役之勤諸君
子之詩備矣文辭爛然予復何以言為哉雖然

林學士文集

吾聞之古者敵國相觀以使故其職難漢諸侯
王猶得拜傳相以下招來四方文學士作為詞
賦焜耀當時而天子每有詔答視草及使者往
恒選群臣中今天下一家諸侯王惟得食租賦
不治民即使者往擇良日致命還報已然故事
必亦簡侍從後遣非獨為親親故也蓋誠重其
選詩不云乎駉駉征夫每懷靡及夫駉駉之馬
必歷國過都以盡其才英俊之士必周使博咨
以廣其識予讀太史公自序云蓋遷生龍門耕

林學士文集

牧河山之陽二十而南遊浸淫遍諸名山又奉
使巴蜀略卬笮昆明後還君子謂遷作為史記
成一家言將實由之亢太史世家山以西所謂
龍門河山固朝夕燕遊地行將畧燕趙徑齊魯
涉淮泗過吳越追司馬氏遺跡南浮彭蠡以達
王命又南折入閩訪少遊地講紫海瀟邈諸儒
遺風順流而下登無諸城以望海浩然而歸其
不充然而有得哉夫琴瑟鍾鼓之音衆庶教不
知審若君子入耳感心誠有樂乎此也故夫形
勝土風世非不習見也而資為文章惟賢者能
繼良史之稱副任使之意其在茲行乎子益固
博雅君子少有盛名而冲然若不自足其中未
易窺也其尚有契予言矣乎

送林中岩之任高州序

嶺之南去京師萬里又其南諸肩海阻山號為
尤遠雖風土之宜文物衣冠之盛未始不與中
州齒顧頃者上之人以其遠故其為守者即賢
不肖未暇廉其實也率於常選者一切滯之故

自臺省而擢郡者咸樂近而憚遠亦人情也嘉靖辛亥以刑部郎予邑林大夫為高郡太守先時大夫為郎久大有能名又奉使恤刑嶺南以選往凡獄疑者積十年一訊情得所全活無慮數千人且將歸報矣資不當為郡即為郡亦不當為高於是鄉之仕於朝與大夫遊者莫不群然一辭曰大夫枉且曰大夫其必不釋然矣予曰不然夫人臣職要在宣上德而恤民隱若擇地而仕得之則喜失之則怨且怒特世俗之

林學士文集

見豈大夫謂哉大夫愷悌樂易恬於進取其來而受之也若海之於流無所不納其順而處之也若車之行雖有夷險未嘗改轍故夫大夫不當為高而不自為地也其所養可知也顧豈不有足於此哉且高雖僻郡豈不足以為治今天下之仕於遠者非必盡其上之人滯之也意者人情惟其不樂也苟且恣睢以愒歲月所以宣上德恤民隱者或闕與即茂才異等又安知其終滯耶今大夫既安其土則必能其官矣吾聞

之也上之所以治其民者政刑二者而已政以導之刑以防之始大夫之奉使而恤刑也其於高之民雖惻然有憫其無知而犯法之心然導之之責不與焉茲將矜其刑之所由入酌其政之所宜先譬良醫治病既究其原矣又將使之調其元氣時其作止以登之仁壽非茲人大幸與吾見大夫之政易成而聲易流也三君子何必遠高而謂足以滯大夫哉予與大夫交相得也故知大夫故書以質之且環嶺南而為守

林學士文集

令者多吾鄉人也其猶有以為遠而滯者乎大夫其以予說告之

贈鄭世輔諸暨邑博序

嘉靖三十二年當會試士期燦幸同考試官時予同年鄭子世輔治春秋經明在流輩中有名稱籍甚又自予少時已雅與世輔善心知其能名家子內行修潔雖校閱間不可辨然意絕欲僅得而錄之為國家得人願乃竟遺之甲榜舉乙榜云予方憶前數歲世輔家居寄予詩有

曰他日故人李方叔世輔所以云謂蘇長公在翰林能喜士有黃廷堅秦觀諸人不舉獨舉方叔第欲自謙而謬推許于予其本指如此也乃予兄今平樂守適任滿在偶見曰嘻蘇文忠本不能推轂李薦薦蓋終其身負蘇公青語在李君濟南談錄中今生與吾弟遊其殆識矣事。竟偶符豈士之通塞數固先定哉然予誠負世輔甚世輔乃一委之命獨無幾微見顏色間方且以親老即下榜得縣博為有祿養以喜既而

林學士文集

得浙之諸暨為地使則又喜也嗟夫世輔豈不賢於人遠哉故予常譬大塊之宰群愚其猶奕即方其忿然爭一梓間使奕秋傍坐而徐觀之其跡負固預有定算矣然世之惑者猶且日夜疲神勞形妄意而不止也故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嘻難哉夫以文忠之取人必無遺矣其不偶者必其人之過也況於方叔為知公者乎而咎公以予之取人必所遺多矣其不偶者非盡其人之過也況於

於世輔為予所知者乎而不予咎則其不幸而不遇視古人為尤而其自處為何如也世輔懷奇握珍今雖不售他日例得以今職復試春官必有售之者然世輔初不為是戚戚予亦何待哢哢然自解所以序其事者耶志予過且今天下士風日傲矣世輔行有教人青使夫營富貴利達而不知命者其或聞而化也則予言其誠有不可已者與

送漳州李指揮南還序

林學士文集

漳揮使李君應受吾友滇南郡守李大夫季子也始予繆辱大夫為忘年交大夫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於樂常上樂書天子奇之命為太常大史雅欲正制度協音律顧諸公貴人輒持其議抑遏非令試秋滿當遷之再為郡不得意自解免久之李君來遊太學以通家子謁予禮恭也而辭辯間與語則喜談兵李君固自少從大夫宦遊西北習見諸將青願心慕之自謂兵法數十家即占候選甲莫不默識通曉泐丈夫

耳予常見其射貫革乘馬馳驟衆駭悸色自若予乃嘆李君於兵要非空談李氏父子固多奇哉會匈奴數入寇西北邊江以南倭復擾動關浙間大司農以兵興國用匱請倣古稍置武功爵令良家子入貲補官高者得戶侯且使天下民益重武於是李君內自顧其才欲及時有所樹立即翻然應明詔由諸生拜今職以行或謂李君家儒者在太學已有流輩譽後棄故習用武進乃無非造士意矣予曰不然國家設文武

林學士集

入其阻隱然為東南名將即三晉燕趙之勇莫過焉俞公固漳人也李君勉乎哉是諸生輩與李子遊聞之僉曰先生之言然請書之以解或人之惑且使李君歸而拜大夫也有以籍手大夫亦能欣然以先生為能知其父子也

送朱博士嗣職還建安序

林學士集

道之衰佛入中國蠹名教然縉紳先生猶與排之故其時學者以儒而攻佛其又衰也士大夫稍稍好其語為足遺形骸忘物累故其時學者以儒而資佛今則托于佛以攻儒佛曰覺而彼曰知佛曰由吾之覺不假修為可頓至于佛則雖呵佛罵祖固以為不害其為覺彼亦曰由吾之知不資學習可頓至于聖則雖師心冥行固以為不害其為知其於立朝廷處鄉曲進退取與特以矯情任數竊名反偃然自謂宣尼後出而凡宋儒文公朱子所以源本涖泗矩矱伊洛反躬馴致云者悉陽誣陰欺為支離訓詁不傳聖道由是學者樂其簡便翕然宗之而海內希

好藉資之徒亦競印首信眉以非朱子矣噫豈
非託于佛以攻儒者耶道衰不亦甚矣哉夫以
朱子之說載六經語孟者我國家列聖官置
師弟子員講習已久皆明聖所定又宋元諸
大儒明與名臣鉅公所推而宗不盡何所好也
明矣假使較其立朝處鄉視今之人為何如則
聽言觀行尚友論世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然
予竊有懼焉何哉孔子之道不幸先有老子之
說亂之幸其不相為謀也晉之儒者利於為老

林學士文集

子謀而後孔子之教遂大壞朱子之道不幸先
有佛之說亂之幸其相不為謀也今之儒者利
於為佛謀而後朱子之教亦大壞則其蔽矣豈
以儒資佛且將借兵資糧援仇讐而陰助之攻
吾懼不相率捐廉耻蕩名教不止也誠使上之
人禁清談崇實行略時譽數卿評重公論破私
黨以風天下而尚德躬行之士又能倡而闢之
於下則彼異論者進無以飾于朝退無以欺于
鄉矣今天子方嚮意儒術崇真黜偽屢降明

詔所以反經變習周二三碩畫馬賴獨倡而闢
之於下者亦鮮矣朱君兆祖文公之裔也可不
勉乎哉朱君敏而甚文修于家以承舊學將共
是乎在茲嗣職以歸姻黨揚君輩實為之請予
不佞叨文公桑梓後愧無能輸消流微慶于高
深以與世辨姑致屬望之意于朱君云

贈後菴張大夫四川參政序

予少時聞諸父及鄉先生語當世在位者必以
苑洛韓公為名臣其宦迹在在有聲稱藉甚而

林學士文集

尤喜誨訪後進時聞西士以經術吏治顯者率
公門人若楊子伯修輩咸為海內所高予心竊
慕之及幸舉進士則公方以大司馬叅留都務
雖欲迴涖之以少紓生平願見之懷而無由
也則又訪公之門人得吾同年今張大夫大夫
自其為童子時即巖然見頭角奇之欲其大。
成也所以長養成就之厚甚故大夫遂為國器
其學若江河含有奇珍異怪而渾浩淵沉不使
呈露其氣若高屋峭壁凌摩雲霄而蒼翠傳時

無巖巖險絕之狀誠足致遠任重蓋其得于公
深者也大夫自進士選讀中秘書尋擢臺諫與
不官稱居久之會有詔叅四川藩政朱衣象笏
西南轅有日矣內翰郭君本大夫所推轂進顧
不鄙謂子從大夫遊久猥屬言贈子誠不文其
敢辭哉予惟三代盛時士學古以入官其經術
吏事莫不得其師之說以蒞官臨政故其治行
卓絕陵夷至于後世特以舉子業相授受故學
者無所師承間有得所師者又或窮不遇則懷

林學士文集

利器不得施政治行無稱焉今大夫所以師于
范洛公者既深而得施于用矣矧宦迹校之公
其儲材于詞苑也同其選而叅藩司之政也又
同然則治行將無同乎哉頃東南用兵上方
軫憂元元宵旰求治而藩司實古岳牧之任所
以承流宣化率郡縣百執事以恤民隱其寄靡
輕故往往擇於諫官非昔人所謂徒憂其末遺
其本者比也大夫持橐簪筆給事中日久閱四
方章奏明於當世之務上茲欲試之民事特

重庸馬大夫行矣他日俊煒卓犖使海內慕為
名臣以繼范洛公者其不在茲乎予敢以是為
贈且并告郭君輩述大夫所以得于其師者如
此則二三君異日之得于大夫者其亦可知矣

壽太史陳封君七十三序代家居作

嘉靖癸丑優當取士期上用有司議文治日
洽天下士試禮部者日益盛請增其數至四百
人及廷策之其第一人乃吾邑環江陳君也當
是時年未三十毅然冠四百人者又視前後制

林學士文集

科特盛縉紳莫不謂君榮甚而顧君恂恂然謙
若下有其科名者予心異之居久之屬君迎其
尊甫旗峰翁養予往候翁則又恂恂然謙若不存
其子之貴者蓋翁平居以好義稱其學於百家九
流亦咀華遡源間出語人而歛之若虛吾鄉隱
君子也陳君之謙德成固有自哉易曰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斯勞謙君子所為終吉也庭機自居
鄉時及見諸封君以子貴者洎官翰林所接海內

高第不為不衆矣鮮有俱能執謙若陳氏一門也予既雅重翁父子又會吾鄉諸公宦遊於京者翕然謀所以為翁壽期于明歲乙卯正月念日翁誕辰也豫屬馬子已戒南行不獲舉一觴從諸君後言其敢辭哉故常譬於木拱把之材誠非棟梁之具也若夫千尋合抱之松栢千雲宵蔽日月者使執斧斤以遊於郛婁固不能得也頃之徂來新甫森然成林矣何者所以培植之殊也故世非無特達之士也而有不足以致

林學士文集

遠者或曰其家之所積則然也彼雖賢父兄非長者耳人知材之為用也而孰知培植土壤之功哉今翁既以謙德成其身又以謙德成其子天益之人好之鬼神福之矣故夫陳君年少鬱為國器是以千尋合抱之名材植之徂來新甫也他日必且為棟為梁而翁之所以膺寵光增菁社者豈其微哉吾見陳翁之父子交相成也不寧惟是又將使吾鄉之人莫不感奮思效為貽謀顯揚圖慢恭薄敦庶於是乎在蓋翁之眉

壽齊鄉國之光而非獨家庭之慶也是為序

送松坡畢先生督學兩浙序

上即位之三十二年會虜數入寇西北遼京輔歲饑遼吏日告急有司又議賑貸國用弗給上慮大司徒之屬非其任擇忠謹者代之時尚書省郎以百數大臣獨薦刑部郎畢先生為之先生樂易溫恭善屬文凡再典試事其在刑部以明法律稱而人不知其長於會計也及為戶部國計軍儲既歲增費無慮百萬疏月數十先

林學士文集

時他郎至日不暇給先生獨若無事者其佐大司徒搏節經費莫不酌往宜今又善揣邊即情兵餉以時而裁其請之濫衆始驚嘆先生智周才全蓋無用不宜云會秩滿當遷詔以先生督學于兩浙其門人內翰馬君輩猥以贈言見屬予惟先生之茲行也其將復古教人之道與古之教人務適於用學者自六德六行外錢穀甲兵律曆法令之屬莫不素習蓋士於當世之務學而後仕後世時以文校士高下之士亦持空

言取道顯天下無事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
一旦有所建立則相顧拱手以讓能者蓋士於
當世之務仕而後學古今人才不大相遠也所
以教之道殊耳今先生之學蔚為儒宗又於世
務歷試卓卓如此間出所有進諸士而誨之適
用之學例因廩決江河饑者食渴者飲虛往而
實歸即古教人不過也夫鄧林之木非大匠斲
之則不足為棟棟之具崑崗之璧必良工制為
珪璋然後登之清廟浙國士大夫之鄧林崑崗

林學士文集

四

也茲得大匠良工運斤揮錘其間矣則夫成材
以為國家用可勝道哉是為序

送水陽先生督學河南序

我國家設官專文墨之職在內則翰林在外則
憲臣之督學者有司歲貢士三歲則大選列郡
之士以其名上於禮部惟翰林得校其藝高下
之然後達于天子弟子員之游鄉校凡民之
秀者惟督學得校其藝進退之然後達于有司
是翰林督學之任均也顧翰林職親地近無他

簿領即累甯通顯可坐致而督學又當兼廉其
屬吏能否民利病雖號華要視翰林勞逸異耳
先時天子欲近臣稍習吏治以儲考慎往往
自館閣出為督學其後多為名臣蓋古均勞之
義方上即位用大臣議亦欲復祖宗之舊
而傳從之臣顧不樂外遷至或有奪鳳池之數
蓋前修之風遠矣嘉靖丙辰余同年內翰亢先
生乃獨以其志請于當路遂擢督學河南以行
或曰先生其厭承明之廬請之耶抑或有外之

林學士文集

四

者耶予曰不然余從先生後蓋十餘年先生少
有盛名學無所不通抽金匱石室之藏其於國
家典章明習甚又通于時務猶以為未試之於
外也故請之耳夫善御者能執轡鳴鑾於九軌
之道矣又必周歷山川原隰以嘗險易而後可
以馳騁萬里無虞先生所務其遠哉河洛膏腴
書所自出講明絕學則二程夫子微言猶有存
者先生欽聖懷賢以倡多士以其餘力訪周漢
之遺風採梁宋之故俗益周知于民情吏治異

時者熙載贊襄以繼昔館閣名公豈不綽然有餘裕哉人臣奉職何內外之有要在各致其志以圖報則夫先生向之歷金門上玉堂從容暇豫而今之駕朱輪持繡斧以驅均之無不亘也又奚擇焉先生少遊閩中其行也閩中之士咸戀焉微言以贈余愧方欲效先生之志而病未能也

送林作所之任連山序

吏之於治其猶醫與醫之為技也非數世為之則不敢服其藥蓋重於愛身者固不可不求其習之者矣今守令之為郡縣也大者萬戶小者不下數千戶其利病豈特一身哉重於愛民者亦不可不求其習之者矣三代盛時諸侯世國卿大夫之後擇其賢者使世其家以收其所屬卿遂都鄙之民非獨延賞之典便于治耳自世祿之制壞既久士之為郡縣者率起於諸生上之人雖欲使其習之也亦不過儲之學校觀之朝廷養之而後用耳是豈不欲若擇醫然求其

世而任之哉古今之制異也雖然使今之士為守令者既為上所養而用矣論其門族則又古之所謂世其家者矣而其賢俊足以濟美以為國家宣布德意惠安元元豈非聖朝重於愛人者之所求而士大夫之所榮與予蓋未之多見也大父先尚書公常純皇帝時舉進士邑同舉者數人西井林公儼為獨盛公之先有為同安令者及公為肥城咸有惠政其子儼為南豐民戴之如肥城自同安至于南豐世為令者三人而南豐之諸父昆弟或為守或為令又且數人云嘉靖丙辰南豐之子林侯謁選又令連山也嗚呼何其盛與是豈余所謂不可多得而見者耶侯既世貴而賢衆咸謂侯懷悌之風得自儀形循良之政視其故業縱試之劇而難無不可者况於連山僻嶺以南左號為易治而侯猶欲然自謂不足以繼先人後方且日執轡以請為政於御縉紳先生蓋不以門閥之相繼為榮而以治行之無忝為憂也噫傳和尙之術而

猶慎于疥癬也吾於是知侯將益大其門而林
氏之盛未已也侯之行也吾鄉仕於朝者非其
先世與遊則於侯善者也咸謀以贈侯子最故
故為之序

贈大宗伯李泉孫先生之任南京序代作

大宗伯專禮樂之司蓋自古特重其選顧國
家建南北二都秩宗之在北者地親務繁其在
南遠近勞逸有間矣然皆必館閣名臣後往
朝廷所以任用之意無南北異金陵高皇帝

林學士集

豐鎬舊邦二百年典章文物在焉固必得其人
以掌之且使優游待資以調元替化故其重若
此也嘉靖丙辰會南都缺大宗伯廷推莫若少
宰孫公宜上遂擢用公掌南禮蓋公天性忠
孝其事上敬小心動鮮過舉初奉大對即稱
旨擢居上第在侍從十餘年典教胄子前後再
貳銓曹簡在已久故茲知遇之隆云某叨桑梓
後公行同郡諸君子謂某宜有言以贈某其敢
辭哉某聞之天欲昌人國使久安長治則必有

世德之臣出而輔翼之如古所謂濟美象賢天
又將使其引而勿替以其天下之福蓋其家聲
實上國運所繫豈其微哉某束髮時即聞吾鄉
先輩謝文正孫忠烈二公賢當是時天下蓋多
故矣賴二公奮不顧身或營其內或扞其外卒
濟艱難實有社稷之功焉文正中廢遭聖明
再登政府究厥用忠烈之遺忠竟未盡輸之也
某自館閣從公遊趾美忠烈誠私心異之不二
十年公之兄某用文武各躋通顯二子相繼舉

林學士集

進士伯為兵部郎仲在翰林而公今又被茲命
也嗚呼孫氏一門何其盛哉豈非天之昌我
國運其必將使公輔翼太平以並美文正而輸
忠烈之餘也與公之行也觀都邑之遺風究制
作之舊典正樂奉常考習國學脩舉廢墜以其
暇覽金陵山川形勝曾未及遍而召命下矣
昔東晉時稱王謝門高子孫多至大官固吾郡
產也今會稽有王氏禊亭故迹上虞則謝傳東
山在焉鄉人往往能指其處以為即榮二氏固

一時之盛然王業偏安以擬公所遭不啻過之
安知異日者吾鄉不以為美談垂之不朽耶其
不佞無以為公贈敢以前所稱者為國家慶
後所稱者為吾鄉曲之私榮也

贈葉景文六十序

微土磽而聚其民不足容多挾輕資之四方所
至既客遊操其奇贏則必數候高門大姓致車
騎過從為光寵然大抵附有勢者則往即無勢
賢長者掉臂過門弗顧也獨歛之葉君景文不

林學士文集

然先文安公在翰林時與吳郡文定吳公相善
有葉士高者遊二公間當是時二公位未顯京
師諸貴人甲第且相望士高不往獨晨騎驢往
候二公門請筆札藏之乃先文安老謝于闕士
高之子漢之又往候焉今景文其孫也來京師
以世好故復數予候嗟夫葉氏非微人耶所趨
獨異何耶且以予之薄劣既拙于宦即縉紳往
來悠悠耳物情相遠尤甚人皆集于苑而子獨
集于枯又何耶甚矣葉氏之交其猶近古之道

也景文既久遊京師將歸乃請于予願丐公文
為壽且曰自古先人得幸文安公實為之贊尊
公又常辱贈吾詩公所知也吾遊江湖髮種種
矣新一言邪雖然子何以壽景文哉古之所為
壽者必士大夫其杖於國則公壽而祝之故其
詩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是也其退而教於鄉
閭族黨則其子弟私壽而祝之故其詩曰為此
春酒以介眉壽是也予奚取焉然予聞之古之
人於飲酒燕樂其詩亦有曰主稱千金壽賓奉
萬年酬又有曰遨遊放心意保已終百年則邈
迤之歡亦祝焉況于景文世與予通好哉又其
交不以勢有士大夫之行者若之何不可壽而
祝之也景文明歲二月五日為數週甲子子故
為文以張之以敦世好且以表其人云

贈吳悞齋給舍使琉球序

明受命撫有四夷即海外諸國東南際窮髮悉
臣其職貢隸職方繼世則必請於朝然後敢
襲位號異時使者往賴國家威靈群蠻效順

海若安流雖重數譯而至莫不萬全無恙顧海道不可以日月計而易之言險必曰利涉平居想見波濤涵湧浮天浴日望無涯涘猶目眩心悸况於如臨若濟者哉固宜人情之所不樂性也獨給事中吳君不然嘉靖三十七年會常冊封琉球故事遣左右給事中往而吳君以給事中在選中或謂君辭之若何不聽又或謂君有親也以情告其許焉又不聽既奉命獨慷慨成行朝著之士與君交善者莫不惻惻有離別

林學士文集

之色而顧視君獨毋幾微見顏面而衆咸嘆息謂君為難雖然此常情之所畏沮未足以窺君之難也古敵國兵交使在其間折衝鋒鏑徒以口舌爭又漢世使絕國者率多鑿空通道至欲得其要領或為羈留數歲然後得返其使之難視今何如然當時鈞奇之士猶或能奮行今險獨有海耳又無他利害吳君儒者所以自期待不淺固不足以窺其難予聞君往官雲間會倭入寇雲間城守君用奇計所全活萬餘人日夜出

入賊壘蓋沾危者數焉及入諫垣侃侃為天子論時事未嘗不當天子意君所言皆衆所不敢言也噫夫人之難久矣世徒見有形之險以為君難孰知於是行何有哉昔之君子砥礪名行則必基之必遂之志守之不拔之節雖顛沛震撼有不暇顧又何難之辭君必俾躬處休抑志毀節以市於世自以為無患一旦失勢亦往往不幸而敗則洪濤巨浸又安知其不在跬步燕處間也故論其夷險亦彼此更共吳君行矣吾方見君之歸節愈礪志愈堅屢蹈險而愈不屈也是為序

林學士文集

送駕部金君考績還南序

金君道夫始舉進士例得授尚書省郎時其二兄方宦遊於南乃同請當路置之南省使當路亦雅尚其志許之滿三歲以駕部考績請京師大臣上其最狀又例得恩命進階一級以行或曰金君之行也榮哉是督學公之季伯為刑部郎仲為吏部君復為駕部也我國家取士惟進

士與時重雖大郎邑往往絕無應舉者即有之未必出一門即出一門未必同時父子兄弟若金君者也故夫進荷華榮之榮退糴銀黃之懷常情所願望不可得者金氏素蓄而習見之豈非世所謂光寵士林所侈談者歟或又曰不然夫徐姓受氏門之盛者何代蔑有使金君之榮此而已即縱一郡無有天下必有之今無有古必有之督學公冲夷介特歸然為海內名德子姓化之行不後於古人官不先於今人金君始仕即有恬讓名茲又以最揚所謂榮也固在此而不在彼歟於是予聞之曰是二說者皆然哉又所謂世濟其美固必人門兼者也是故其人賢矣門不世顯則聲流而響微其門著矣人非能賢則華盛而實衰兼之者為難子自束髮遊郡庠即聞前督學吾閩金君賢甚迨官京師獲識金君兄弟蓋皆有公之風云其貴盛豈予所謂人門兼之者耶今金君既前受教於賢父兄耳目濡染官箴吏治不出戶庭而得茲其歸也

業將益修名將益振矣吾聞漢唐盛時有荀氏薛氏者亦父子兄弟人門俱重當時或謂之八龍或謂之三鳳夫龍鳳惟其不常有于天下也見之者莫不快觀以為瑞而太史氏又侈而傳之為一代之盛以金君門擬之何讓焉異時者安知今人不指之為龍為鳳以傳於無窮邪蓋寶邦家之光而非獨一門之榮寵矣金君子所取士故於其行也次筆所聞以贈之且致祝焉

壽遠相豫齋黃先生六十序

林學士文集

嫌少時見家居所與友數公後多為賢大夫若遠相豫齋黃先生家居蓋亟稱之云及長遠從先生受胡氏春秋蓋先生為人惺惺恭讓恂恂中確乎不可拔其平居最篤於孝友又家素貧周恤族黨即傾貲素有無相共州里莫不推重先生仕九再為教所在士子感服及遷為令佐郡治則先生務欲行古道方議寬徭役減厨傳上之人願簿書督責取一切治則見迂而遠事情其實先生持議不迂竟所如不合若先生者

其所謂古君子者與嘉靖己未先生壽六十於是吾鄉之仕于朝者識與不識咸慕先生之賢因先生之羊御史君而致壽焉屬嫌執筆嫌惟齒之貴乎天下也久矣非徒其年之謂也固必其能行古之道者知老而益深望久而益孚故在朝則足以啓典章決疑議國家賴焉在鄉則足以鎮雅俗淑後進州里賴焉此老成重於典刑其為可貴也豈尚年哉嫌聞先文安公以大司馬就第時常是時吾鄉之俗其君子崇禮其小人勤力其宮室車服器皿儉而有制蓋縉紳之間斷斷濟濟如也夫豈無頗僻之民奇邪之行類二三耆德以表率之耳今去其時且數十年矣吾閩俗得無稍改於昔邪以嫌耳目觀聞所謂斷斷濟濟者又得無少衰邪先生行古之道不得究其用於是退而以耆番之良與吾黨諸君子處者以表率吾俗也茲諸公所以欲為先生壽歟嫌不佞幸從先生遊久敢述先生所以重於鄉與鄉諸公所以壽先生者如此

送莊秋官恤刑東廣序

國家恤刑之典間數歲輒遣使者循行郡國察冤獄先時奉使者大司寇廷尉之屬率以官當行者往今大司寇潘公始選其屬必素寬厚長者明習法令乃奏遣之於是吾鄉仁山莊君以尚書自外郎使東廣君之使也亦繁矣哉雖然予聞刑罰與世重輕君茲行亦知所以慎選之意乎予竊意太司寇所以奏遣君故以昔之刑省今之刑蕃也今天下一歲犯罪者幾何斷獄幾何予何足以知之謂刑蕃者以吾閩俗知之始倭入寇閩郡城守賊所殺掠城外都鄙之人耳居城郭市廛自若也頃吏以軍興用不足日徵求愚民無知至爭匿財不佐公家之急既多懼于罪又奸宄居里巷為吏耳目鼓告訐之俗民間毫釐過失莫不暴陳各以輕重罰出皆給軍實罰端無窮由是囹圄殆成市矣長老咸言閩故俗朴野畏法以倭故民始犯有司者衆而俗益偷因斯而論計天下郡國為倭所寇掠凡

幾刑罰大抵著矣 明天子在宥每歲當斷死
刑必初所司不思加誅異時者有號闕下究訟
其父童子耳 上特憫憐其意至下詔謚法吏
伏惟 仁聖好生之德如此固宜海內吏治咸
有刑措之風以仰承德意獄猶不得省者議者
謂準與取一切治相激之勢是殆不然也今所
在盜賊固難卒平假簡節跡日毋數微發侵擾
百姓即居者安流者歸盜賊之黨可漸衰息民
亦愈知自愛重犯禁矣此古人謂之省刑本執
林學士文集

封君蔡白崖壽序

始嘉靖己未 上命今南京禮部尚書李公禮
部侍郎學士嚴公主會考小子嫌竇與從事焉
二公者既受 命日夜思所以得人稱 天子
任使勤甚及所薦第一人則今兵部主事蔡君
元卿也予與諸執事者咸愛其文典雅深厚雖
不識元卿然素聞其名都下籍籍且聞其先又
出於吾閩予既以得人為二公賀又私喜於吾
鄉後進之有元卿也豈非幸與繼而元卿以鄉
曲故謬予與予因得交其父子間蓋蔡氏之自
林學士文集

與止沸揚湯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哉然斯固非
予所與議亦非使者所及也使者之所得為東
廣亦新去兵火則夫元元罹罪之由可觀已君
第拳欽恤之典布寬大之恩多所平反以無負
大司寇慎選君之意而已此乃君之素蓄又何
有乎抑予聞廣有司固多吾閩之良也君間與
道故舊詢其治行方畧則予所謂省刑本者彼
將以為可行之今否也

生平蓋庶幾古之大隱首陽為拙柱下為工者
又有良子繼志用舉擁笏垂紳日侍顏色既恬
且愉其壽同宜予將何以為祝乎雖然固願私
有所謂也語云橘逾淮為枳言物產之繫於地
也今天下畫為行省十有五閩獨遠士大夫宦
遊者顧親戚念鄉土邈然遐矣以故怡於進取
多不至大官而世遂因不復省閩士謂部要無
松栢寧無有才而不盡用之歎以地限之耳今
元卿雖吾閩人而居京師乃仕進之源名公鉅

林學士文集

卿往往輩出以元卿才器足致顯榮無疑也乃
予所謂枳橘之說者然則元卿將益青翁將益
壽行且見之矣其尚不忘吾閩人哉夫醴酒之
用玄酒之貴重所自出也亦念之而已予敢以
是為壽筵之祝且為吾閩人他日之私致意云

杏山詩集序

昔韓退之謂孟東野惟其不遇故昌于詩後之
君子以為知言詩非窮不工也以予觀之東野
之於詩其刻意極力勤一生以名後世誠可謂

工矣然往往觀紛華而歆慕感流俗以增悲予
竊鄙其抑鬱無聊殊戾于溫柔敦厚之旨退之
顧有取焉豈所謂窮苦之言易好者邪予意古
士之窮者不然古士之窮者皆寬綽而不怨愿
靜而無求如考槃伐檀其人何必若郊之戚戚
所遇而其發為聲詩也亦何必為窮若之言然
後工邪蓋其流風可想如此若今鄉貢進士李
先生者殆類者歟先生諱宗本河南之內鄉人
也先生自少喜為詩常再試禮部不偶遂盡棄
舉子業益專於詩日與臺客騷人披裘散髮自
放於箕山汝水間興有所適輒命駕出遊窮幽
極勝咏嘯竟日忘返翩翩然自得也或謂先生
以先生才稍就羈勒即驟首天衢整駕雲路無
難者先生乃竟不顧窮而且老矣衆方謂其後
時竊為先生不平今讀其詩率直寫胸臆略無
抑鬱無聊之態清而婉淡而腴視其意若舉世
所競而慕者棄去奚啻敝屣然則先生之處窮
於東野何如也即是而謂其流風當與古考槃

林學士文集

伐檀並傳亦奚不可與士惟所養無足以自樂也故言以發志固物有遷若夫大雅君子誦清風于巖廊出金石于閭巷未始不異曲同工者矣先生所養豈易窺哉先生之子太史君與子遊稷屬為序願貞曜雖不遇得韓公而名益章予何人於前修無能為役愧言不足以重先生詩太史之請益勤故敢僭評之如此庶覽者固予言固可想見其人也詩凡三百篇有奇先生手所刪定以杏山名集者其別號云

賀方侍御考績學封序

御史瞻崖方君以妙齡執法臺中引澄清之望揚且止之風舊矣滿三載有司上其最狀上詔褒嘉例得封其尊公此峯先生如御史官毋陳為太孺人蓋國家陟明之典也於是鄉之仕于朝與御史君者則進而言曰孝子成親御史茲非成親者歟敢以為御史慶焉知封御史君者則又進而言曰此峯先生吾鄉之隱君子也方氏蓋世貴也先生處脂膏不以自潤孝友

之德著于家忠信之行孚於鄉太孺人陳又實克相之以宜厥家能有良于膺綸章服命服潛德其愈彰乎敢以為先生太孺人慶又有進而言曰尚矣哉方氏之德也方氏自唐宋代有聞人入明尤盛御史之祖尚書簡肅公當毅皇帝時秉道嫉邪屢抗奸威蹇然著大臣節迨事今上皇帝雖柄用未久海內莫不仰為名德其本深其基廣方之慶未也又有進而言曰國之有賞以勸也非其人則否若方氏者其將使吾鄉實勸豈直一門之慶於是太史氏林煥進曰煥嘗覽載紀蓋古者世官士顯於朝有相繼而貴者不必賢也故賢難問而賢焉則世以其賢榮之今世官之法廢士修於家有相繼而賢者不必貴也故貴難問而貴焉則世以其貴榮之諸公於方氏其榮而慶之也固宜雖然尚書未究之勛此峰先生未試之志御史君成其親以為吾鄉人勸豈但已乎昔東京時號為清忠著大臣節曰楊伯起後世則而象之罔不為國司

直維天子亦以為真楊震子孫蓋至今焜耀史冊以予聞尚書生平風聲視楊太尉固無多讓先生潛而非耀是其任御史君子忠規清節執迹易遵柯則不遠異時者使記事者謂閣之方即闕而之揚也將令名無窮所以為先生太孺人光顯寧有幾哉於是諸君子曰吾輩之言願以今日吾子之言規以他日請遂書之以俟

送張司訓之任洛容序

始吾聞之泉有卿大夫賢者二焉曰司成虛齋

林學士文集

蔡先生曰都御史張襄惠公嫌蓋聞之長老皆古人所謂能使頑廉懦有立志者也嫌生也後不及蔡先生已幸舉進士官京師則襄惠公方奉命征群蠻閣府漢求蓋嫌於二大夫卒未之見也然竊向慕之予友張君達甫則二大夫里中子也君自少時謁蔡先生先生器之及長從襄惠公遊而宗其說於蔡先生從襄惠者衆矣後君雅見器重用是益自砥礪願君所治者皆廉洛關閣之說修已經世之務有司取士大都

以舉子業程式之文不論其行故君屢試屢不第有司君亦愈厭棄之不求仕乃從襄惠於四方當襄之有事於群蠻也君在軍中頗參其壽畫襄惠問謂君曰吾用兵蠻夷中無與談者生至甚善吾平生自謂無書不讀生獨能與吾上下議論生固奇士哉愧吾力不能薦生耳雖然吾亦以與時齟齬當天子建中興之業獨不得陪外廷末議效尺寸馳驅軍旅積十餘年頽然衰矣旦夕得乞骸骨與生偕隱可也襄惠雖為是言非果而公薨君歸會前後督學使者素廉君賢必欲一貢君京師冀有以君名薦者至是又強君君不得已至京師京師諸公貴人君與語慷慨不為屈又進止率諸若蹈林藪則見謂迂居久之竟無薦君者例得授一職分教弟子員又不得善地乃得象郡之洛容去京師遠甚將行其友林嫌送之曰嗟夫張君士窮然後益見所守今士大夫奉職何短長當速秩稍後人即睥睨同列間均之顯榮也猶不能無內

外輕重鬱鬱見顏面今以君懷抱瓌偉屢枉有司投老得一職分教又寘之荒遠窮僻之地歲云暮矣朔風獵獵君衣敝衣凜然有寒色從一二羸僕携數篋書策塞出都門將適萬里衆嘖嘖嘆息君毅然且欲以其學試於何陋之鄉噫此固君所習聞于襄惠公私淑蔡先生者歟是乃予所慕而求也語曰葉公好龍而懼其真然則予何必見張蔡二大夫哉

送陳希舜分教永福序

林學士文集

嘉靖十六年初青溪公之督學吾閩也公以文章自名士惟公之信如著龜故公所與衆曰是必第子有司者公所謂尤茂才異等衆曰是必躋仕登達官者蓋吾閩人服公之知人如此時嫌以童子試補弟子員若吾友希舜則公所謂尤茂異者也希舜直而婉敏而文自其少時力學已籍籍有聲稱鄉曲間又以公故衆屬耳目焉其如適官撫仕誠何有哉既而公去吾閩十年嫌幸登進士第希舜願屢困于有司又十

餘年乃以貢至京師嫌與希舜別久矣相勞如平生歡因追惟向昔俱江公門人嫌負恩未報今公已沒其見希舜也不能無愴然於衷而又有感於希舜之不過也嗟夫世之相馬者期樂審音者期曠何者以其無失也夫以公之知士信無失矣而閩士之驗者又甚衆矣獨希舜有不然者何哉始嫌與希舜遊鄉校嫌辱公一言之許也第以童子故公不求備焉爾當是時也嫌何敢望希舜殆鵲設仰鴻鵠之舉始駕之駒追騏驎之騰驟矣乃今嫌奮短翮策駑足叨有列於朝希舜縱未得躋通顯猶栖栖然坎壈一第豈獨吾鄉人私以為怪雖希舜得與有疑於公之知而謂士窮達固有數與非然也希舜亦常觀于市予員販之夫朝而往日中得所欲馬日中而往夕得所欲馬所居者易售也若夫富商大賈終日坐市肆中挾奇貨懷重寶非識之者固不敢視其取視非有力者固不敢問其直故或窮年累月而一售雖然若校其獲市利

視員販之夫奚啻倍蓰什百也今燠年少冒進
特易售者耳希舜懷挾其賢有四方之志茲分
教廣右例得優試有司安知不有識者取視而
問其直者哉希舜徐之無躁他日當復見燠京
師豈不相顧大噓謂江公之果知人而燠之言
為有徵也耶

壽顧母陸太夫人八袞序

吳郡顧大夫既拜饒刺史之命會其太夫人陸
明歲壽躋八袞大夫將迎之官而鴈馬於是朝

林學士文集

著之士與大夫遊者莫不為大夫榮而徵予文
以壽太夫人顧子辱大夫交久文其敢辭哉予
惟古之人有言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士大夫
出身而仕至刺史者幾人刺史得及其親者又
幾人宜大夫之行也尤世之所謂榮歟雖然以
予知太夫人之賢而大夫能壽其親者固不專
於此也夫孝子之順其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
非徒以其位榮之謂也蓋予素聞大夫尊公緒
紳間共高其行云仕當 武皇帝 今上皇帝

俱給事中貴顯矣以終鮮兄弟中年棄官為養
太夫人實相之奉尊嫜得婦道甚及公沒大夫
甫三歲耳太夫人拮据勞瘁又竟成大夫其賢
也如此大夫少受教於賢母持身守官固不前
人是似始大夫舉進士為行人司行人行人雖
號清秩俸所入廉甚子每過大夫恬如謂大夫
縱自苦素養何乃太夫人安之也既而大夫秩
滿當遷他人或得華選貴要人用事獨置大夫
以為其司副又為其正正副雖長諸行人諸行
人率不樂遷是官子又過大夫恬如乃太夫人
又安之也夫以太夫人之賢私喜於有大夫者
豈以移一職增一秩為榮哉無亦以大夫之廉
謹退讓能繼先公之業而不墮其家聲也然則
大夫以壽其親者固有在彼而不在此者歟中
世士大夫惟其嗜榮利競進取則恒不思所以
業其官即令海內為郡守縣令者何可勝數也
無望為其吏長子孫如治古時即有為數年之
計者鮮矣詩曰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

林學士文集

于何其臻若是者又安在其能為 天子惠養
元元以宣布上德也今以大夫之素畜向既處
之恬如矣矧茲為饒官益崇祿養益備吾見大
夫之志益堅饒之民將蒙其循良之澤也晏子
不云乎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饒
之屬環彭蠡六邑不下數十萬家則夫愛戴邦
君而致其善祝于壽母者夫亦人之情也太夫
人福履之綏尚未艾哉予以大夫之行卜之矣
於是諸君聞之曰先生之言然請遂書之為太

林學士文集

夫人壽筵之獻

送貞遜弟遊太學還闕序

家盛衰視子弟賢否子弟賢矣必不有其家苟
有其家雖盛而衰矣周之盛時不但諸侯世國
卿大夫士亦世祿其子弟苟無大過皆得蒙其
先人之澤以食于上若是者其保而有之不難
矣然予觀春秋樂卻胥原降在皂隸及韓宣子
聘列國過諸侯大夫或見其子宣子曰非保家
之主其後卒驗何哉生長富貴而溺焉者鮮克

由禮也夫以周之世祿其子弟徂於有家猶
陵夷衰微矧今士大夫仕者固非得以此而食
於上也幸而離疏釋蹻有列於朝其富貴豈可
常守也哉而其子弟乃溺焉槩古人所以失其
又能保乎予每見海內執綯者遊往往以高門
甲族嗜其家聲反不若甕牖繩樞之子為無負
俗之累而不辱其先者亦衆矣古今盛衰之際
為家有監豈不厚哉吾林自吾曾大父以來幸
遭 明時自奮代不乏人然向時鄉人不慕吾

林學士文集

門之貴而慕吾門不敢以家而加人予宦遊于
外久矣不知今者鄉人謂何夫以吾門世貴予
之不肖又從大夫後賓日惴惴焉懼滿盈以忝
父兄之教訓又不知吾後生輩何以處此也今
年春予弟貞遜來遊太學予既愛其恂恂退讓
無奇遊習太學司業徐數為予言貞遜勤學
業守規度惟謹會博士有卒於官者貞遜厚捐
貲為飲倡諸生諸生亦以此多之噫貞遜殆吾
門之賢子弟也能不有吾家者也苟力行是不

倦吾見學日進名日章矣豈直保其有乎故於其卒業而歸也為文以勵之自遜其試為予訪吾後生輩其賢皆能若而人者予其猶為吾鄉人所慕如昔者予告予子將愈卜吾家之慶焉

贈大司成崑湖瞿先生之留都序

嘉靖四十三年會南大司成缺 上命以翰林學士瞿公擢太常卿往掌其事或者謂公為學士職親地近持文墨議論可優游省閤取卿相今去左右之南而大司成職當率其屬朝夕督

林學士文集

課諸生又治其簿書而冰盃事無不問繁且勞矣又異時者南北太學生幾萬人今聞裁數百耳士之遊太學者大率如遠行宿逆旅旦暮去之數之衰也如此然則公其雅意本朝者歟爍曰不然此特今人之情耳爍觀瞿公其猶行古之道者也夫行古之道者修其身則思以其餘淑諸人苟可以淑諸人雖窮居隱約君子猶有樂乎此也矧大司成 上所寵任得以造就天下士顧有擇於遠近勞逸之間乎必不然矣且

夫今教所由衰非士之過也聞之往者 國初自大司成至於博士助教咸重其選矣而又久於厥職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增秩不徙官故士之卒業者莫不樂其學而親其師其法素立教素明也迨以資用人賢者特閒值耳大司成至其其屬既年除歲遷至或有志不在教者而責士不視之為逆旅予哉 今聖天子壽考作人以教化為大務故選衆而用瞿公公以文章盛名海內溫良樂易渠然若不勝衣行古之道

林學士文集

而淑諸人若使更積久以變士習也教所由興其在茲乎留都我 祖宗豐鎬之舊育才之規甚備張而相之埽而更之特在公耳夫古君子窮居隱約以經教授士猶不遠千里裹糧從之或數千人今太學養士之地人人聞得公為之師四方之士其有不相率而至者耶吾見太學復往時之盛自公始矣公在翰林前後推轂文武士數百人茲行公門人太史陶君輩以爍雅辱公愛徵言焉爍惟次筆答或人之語以屬望

于公云

壽大司寇蔡峯黃先生六十序

嘉靖乙丑大司寇溫陵黃公壽六稜正月五日
徽降之辰也於是公之僚少司寇吳郡錢公豫
章萬公將率其屬為壽以嫌辱公鄉曲之愛猥
屬以言固辭不獲則為之言曰嫌常松論司寇
之孚于衆云去年秋嫌奉命校士乃公仲子
喬植得舉側聽縉紳間籍籍莫不謂公之宜有
子也未幾公以滿三歲奏縉上璽書褒嘉詔贈
林學士文集

其大父母父母又側聽縉紳間籍籍莫不謂公
之宜顯揚其先也今諸公又謂公宜壽夫以公
之福履何與於人而人情若此何哉嫌常考諸
書稱舉陶邁種德而人懷之夫舉陶之德所以
懷諸人者當虞帝時聖人在上好生之仁洽于
民心而舉陶制刑實能宣布上恩每求所以生
之故昔之言人懷其德者必期於舉陶也今
聖上至仁天覆惟刑之恤比隆有虞氏而公所
掌實舉陶之任公每議法上前即得專訊鞠

論報平反者不可勝計即不得專或罪疑者積

十餘年莫敢為直公時時疏言雖前法吏文致

罪天子矜憐時察繫公之用心與古人何異

故今之言人懷其德者亦必期於公也夫古今

人情好德一也故人之於公雖無平生之素猶

將慕而愛之也況於其僚若屬乎人之於公雖

家之慶猶將祝而頌之也況於其身之壽乎雖

然嫌更有請於公則願公之德益流無窮也夫

舉陶為士民不犯于有司莫非一朝一夕之故

林學士文集

也自唐虞之際以至命禹蓋數十年之績今海

內元元蒙被德化雖皆知自重畏法尚未能刑

措不用如治古時公亦有意乎否耶中朝士

大夫亦多言公德政乾宦迹必問民所使而張

弛之其撫寧楚蜀會前後所省民財力以億萬

計願公掌邦禁猶未久耳使公如舉陶相舜歷

年多即刑期歟刑何難之有哉先時閩之溫陵

素號多士大夫入國朝撫任未有入為尚書

者蓋將二百年也入為尚書實自公始夫山川

清淑之氣必蓄久而發鍾于異人非公其孰足以當之也邪

贈林節推之任嚴州序

吾友華林亭君與成始舉進士吾師大司成先生以書與嫌曰吾弟今幸列縉紳間矣子素與吾弟遊願有以益吾弟也嫌以書復于先生大畧謂今士風日趨文勝即新進諸君亦頗苦其稍習熟軟如先生之弟者絕少敏而文和而介嫌竊資益焉如嫌者又安能有益於先生之弟

林學士文集

也未幾與成謁選得嚴之節推又謂嫌吾兄之命也其何以贈我嫌因復之於先生矣懸壺之室欲從之假貸乎無已則有一焉自與成所孰聞嫌又將申之欲與成之駕斯預也初嫌之叨官翰林也先生誨之曰夫人之仕進窮通得喪莫非命也小子居是官也亦知所謂寂寞之味乎嫌曰嫌於所事不敢有媚於所遊不敢有黨若是者可乎先生曰未也子與衆事其上之人設有親疏于其間也能無疑乎毋然自省而已

林學士文集

矣子與衆事其上之人設有讒子於其側也能無懼乎母然自省而已矣嫌曰然則於所遊若何先生曰求其是而已不必人之已從而以律人也不以己之人從而以徇人也蓋嫌之受教于先生者如此以嫌之不肖辱先生之門其奉以周旋者不知其果是邪非邪其能無負于先生之訓否邪雖然嫌以此自託于世亦每見其難也故常於所事也有順有逆於所遊也有喜有愠退而思之不敢以動其心者以為寂寞之味固如是也今與成之行也雖與嫌內外異官然有以事乎上有以處乎衆則同也與成其亦尚念先生之訓哉嫌竊祿于茲猶無他簿領與成法官也假或以人之順逆喜愠措其中法不隨之重輕乎吾知與成必不為爾也抑嫌又聞之所謂寂寞之味獨非吾輩所宜察也古之人不受于簞食豆羹亦不受于萬鍾不難于讓千乘之國亦不難于簞食豆羹窮通得喪無往不超然誠必有味乎斯味也先生之所得深矣與

成歸取道得請于先生先生必有以進與成者
幸毋忘所以益嫌也

壽詹母徐太夫人序

始嫌與姑蔑詹君溫陵弱君者友也吾三人相
得微甚矣未幾而詹君拜為湖南僉憲吾二人
私相謂曰吾儕與詹君遊幸不吾儕薄也曷謀
所以壽徐太夫人為其親榮乎則皆相應曰諾
未及致也而詹君已謝事歸矣居數歲會弱君
以南戶部尚書郎之官其饋也將道姑蔑而過

林學士文集

詹君馬吾二人者僕相謂如初於是客有疑者
曰向者子二人之謀也固以及詹君之在位為
其親榮也今詹君既家食子猶欲榮之也何居
吾二人者相視而笑也嫌曰噫異哉夫夫之所
謂榮其親也夫古賢者之榮其親也非無位之
惠而守身之難賢母所願於子者何獨不然亦
若是而已矣夫詹君者賢大夫也吾聞之詹君
太夫人所以治其家成其子蓋賢母也蓋吾儕
欲以古之道榮之也客曰不失其身以事其親

則嘗聞之矣何以知賢母之情亦然邪曰而獨
不聞古之賢母乎昔者晉文公嘗從亡者祿介
之推耻之逃于山中其母曰子能隱乎蓋與之
偕隱終身不愠也公甫文伯退朝見其母織而
練之其母曰魯其危乎使童子備官而莫之知
也故夫介母以窮樂李母以貴憂是故賢母之
情也客曰然則君子之事親也必窮而後可以
榮親達不足榮乎曰不然所以順其親者有素
矣而窮達不與焉詹君為人高朗潔白自少以
文章有盛名其居官務在奉公獨行一意絕請
託之私故所如不合道雖不行於時而志未嘗
屈也夫詹君者適用而進進不以達使其親憂
適不合而退退不以窮其親慍是故君子謂
之能子謂其親榮也今子之言是徒索之於窮
達之內非所論窮達之外者也客既退弱君遂
授簡于嫌曰書所以對客者吾行發堂而拜詹
君母也可持是以為壽矣

送史大夫之南大理丞序

初史大夫之為刑部尚書郎也會兵部員外郎容城楊君敢言事驚反未有端楊君疏列其狀驚銜之未有以中也驚誅楊君斥優起由是愈感激思以死盡言疏權貴人罪權貴人怒欲甘心焉有詔下刑部獄尚書懼不知所為侍郎雅與權貴人婚阿其意必欲文致楊君罪獨史郎中持不可與尚書爭者累日尚書知不可奪即好謂史郎中曰君第如侍郎議幸上憐而赦之不君與我且得罪大夫曰法不可私輕重

林學士文集

奈何其敢逃罪乎尚書遂與侍郎謀不用其議而史大夫亦用是服矣且十餘年會權貴人以罪去大夫乃稍稍進用是歲也執政有義其前所為者由河南按察司僉事薦為尚書卿且曰是能執法者未數日又薦以為南京大理寺丞嗟夫史大夫方君爭楊君獄時豈顧知有今日豫徵其福哉誠中心惻怛欲為國守法也記曰大臣法大法者大臣守也即傳記所載不獨君至如乘驛見宣子廷議是魏其往往出於小

臣何哉議者謂大臣更事久故重失富貴小臣以憤觸虎耳金注瓦注固自不同也豈其然乎夫人顧素所樹立何如耳且夫人臣非不習故也所以輕於弄法者彼於權貴人非其所樹也則其畏也不然持長短與之布也不然心知不可自顧已不足取信天下業能為此而不能為彼也若夫古大臣則不然古大臣雖雷霆之下猶以死爭何權貴人之屈乎假使祁大夫汲長孺持三尺肯為有力者撓也邪夫奮鬚馳驟中道而疲非國馬也國馬者雖日暮途遠志未嘗不千里也史大夫予觀君夙宿自許實不讓古人今明天子賢執政俱知君能行且重用君其毋忘前日之議矣勿使論常信於小臣則復有如大夫者能爭之於大夫也

壽御史王封君七十序

古者養老之禮自朝廷以達于州里莫不舉行其典又擇其孝弟有道術者以為三老五更雖以天子之貴親執醵乞言業業然若弟子之事

先師若是者非故為觀美也無亦使民知所尊
敬觀法其賢而興于行也後世養老之禮既廢
朝廷以達于州里其於長者薄矣雖其賢者不
得養于有司惟間有值其天之定也其名位子
孫福履之盛或足以動人則亦能使人歎美欣
慕有所感發於為善是故古之老者其使民興
行也係於人今之老者其使民興行也係於天
雖有不同然老而賢者有益于教則一也今海
內之老而賢者嫌不能盡識嫌所知者有姑蘇
之王槐翁焉御史君子修之父也翁事父母能
不遺其志有愛弟二人家故雄于貴悉以推讓
其弟其平居敦善不怠孚于宗黨蓋即古之孝
弟有道術者也以翁之賢令養老禮廢久矣不
幸不得如古老更相與揖讓于庠序幸而食報
于天者有御史君為之子能成其身以顯其親
嘉靖丙寅翁壽躋七秦十月二十三日其誕辰
也御史君適以最聞得封其父母未幾又以奉
命出按畿內得取道故郡為翁壽夫人情莫不

欲其子貴亦莫不欲其親之壽御史君行將衣
繡衣擁傳入里門下車趨庭奉觴賓客滿座而
翁以古稀之服其命服怡然蒼顏素髮樽俎
間福履之盛使鄉人見者其歎美欣慕為何如
嫌所謂今之老者能有益於教其不在茲也邪
御史君與嫌善其行也微言為壽嫌以翁壽非
獨一家之慶也故為本其能使民興行者以張
之

棲萼佳會序

古之仕者不欲去父母之國蓋懷土人情古今
大抵同也顧今之制與古殊矣然士大夫宦遊
四方去其鄉遠者或數千里近者百里或五六
年或二三年間于王事亦未有所不得展其維
桑之敬者唯嫌也自弱冠幸歌鹿鳴貢于鄉而
來也而以奉薄技出入禁省不敢自言其私蓋
十餘年于茲矣吾鄉去京師奚啻萬里最遠而
嫌宦遊又最久以古今人情言之則夫越吟楚
秦之鬱鬱吾裏者可知也已嘉靖庚申子姪戶

卸尚書自外郎以遷秩至明年予兄瀘州守以
常改官至予族九十五兄與偕又數月予兄常
熟承以督餉至蓋嫌與數人者別不知幾年矣
茲不期而聚于一堂也豈人所能為哉天假之
會也莊周之言逍遙谷者聞人足音跂然喜矣
夫以嫌懷土之情每遇吾里中子從南來者予
為之設酒食相對作閩語道故問里曲事猶為
欣然終日而況所謂靡伊異人若吾兄弟者幸
俱集于此也邪故當其為樂頃篴合奏杯斚相
屬誠不知吾閩道之山岳之水已屬萬里之外
矣然此諸人者不名以事暫別去嫌乃命工繪
為圖將時展焉以慰吾思又使他日者僅得謝
歸適我樂土聚國族於斯出而示之追惟今昔
良會之難雖千驕萬鍾吾殆不以彼而易此矣
圖有父子焉曰棣萼佳會舉重也深衣角巾頤
然而長為九十五兄銓烏紗帽半臂渺而豐下
者為常熟丞曠烏紗帽半臂深目而髯者為瀘
州守林冠帶瘡者為嫌冠帶白哲者為自外郎

垠童子子兒世言也古貌儒服程先生名思政
予與瀘州之師偶在坐并圖之云

林學士文集卷之三

關中林燦



序

敬壽安峰劉先生七十序

隆慶三年大司馬安峰劉公上疏臣年七十老
且病禮宜致其事上不許見謂老臣端謹優
詔答之先時公累求去不許至是公猶欲執前
志也乃縉紳士大夫相率詣公群然一辭如公
者豈宜去上誠知人公自先帝時有盛名

林學士文集

明天子訪落即家拜公爲大司空不踰年歷三
省安留鑰之重公雖疾常強爲上留矧公精
神強健即少壯弗遠豈可執人臣進退常節也
公不得已於衆後視事衆乃大悅衆旣退燦言
於衆曰夫物情不可使強而所以燦耳目暗記
今昔好德大抵同歟衆曰何以言之燦遂言曰
燦伯父少保逮事敬皇帝爲職方郎時尚書
則華容忠宣劉公也燦少侍伯父間常問弘治
間諸公伯父每稱忠宣公賢當是時泰陵蓋

勵精求治群臣中顧忠宣獨厚雖海內亦惟恐
其一日不在位云伯父語燦者如此家居自留
省歸燦侍家君又間常問諸公家居又每稱公
亦猶伯父之賢忠宣也頃燦幸得從公遊以燦
觀之公似忠宣其大者有五耳忠宣生平秉心
無競公坦懷處物人人見者皆謂公長者量有
容同有如此者忠宣居官不營產業公約已裕
人雖貴奉身不殊寒士內行修潔同有如此者
忠宣遇公事奮不顧身兵端禍萌必豫遏絕公
始政于宿迄今歷十餘官所至輒視兵民便張
弛之盈虛之謀必得請後已未嘗毫髮自計利
害也忠體國同有如此者忠宣移書下吏亦必
致恭公接人至微賤不敢以貴與長加之德盛
禮恭同有如此者忠宣屢忤中貴顛沛後振公
當官而行即權貴人視之蔑如也擠而起不畏
強禦同有如此者故忠宣於當時天下識與不
識惟欲忠宣之在位也善社老壽莫不爲忠宣
願之公於今日天下士識與不識亦惟欲公之

在位也。蕃祉老壽莫不爲公願之。是以謂今昔
物情大抵同也。衆曰然。燠又遂言曰。夫公與忠
宣官同。得時行道同。又同楚產也。衡嶽載祀典。
配蒿岱。清之鉅莫過江漢。名山大川。清淑所鍾。
不獨杞梓爲世材也。積數十年。必有異人出而
當之我。國家以老成位常伯者。在永樂間。則
有若夏忠靖公。在弘治間。則有若劉忠宣公。今
聖明求舊。則有若公。殆天所以延久安長治之
運者歟。衆又曰。然。於是公同鄉諸君子奉常劉
村學士文集

君輩進曰。吾儕方謀以五月十九日公誕辰也。
升堂祝焉。今聞吾子之言。本庭訓。稽顙詳矣。
夫警詢罔愆。記重乞言。若公誠所謂天下大老
豈惟吾鄉人。實祝請書之。爲公壽。

送徐大夫之楊州序

古之所謂良二千石者。實稱其聲。而民便之者。
也。今之所謂良二千石者。其聲美矣。然予常詢
諸民間。及聽縉紳之論述。則或言便。或言不便。
其慕德化者。視簿書瑣細。謂俗吏不足爲也。則

思興禮讓。登進卽子弟。群而誨之。飾傳舍以延
四方遊士。絃誦之聲日聞。然而民之賦役。或不
得均。訟獄或不得平。民不便也。其務勤聽斷者。
一郡之事。無細大必親。日夜疲精神。若家至戶
察之。然而令以下。或往往不得其職。而豪民居
里巷間。反得持吏長短。兼并自若。民弗便也。夫
二者皆今之所謂良也。猶有不便。何耶。孔子曰。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衆儒又有曰。石
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學惟爲己。則其
仕也。必爲人。學惟爲人。則其仕也。必爲己。不可
不察也。往時者。常患吏或貪冒浚我。以生也。先
皇帝每詔有司。及觀風使者。不及期。大計吏治。
甚者絕之法。今聖上御極。尤加意。又安元元
重守令。選故今。薄海內外。吏無不精。白以承休
德矣。然惟無令名之患也。抑或有意浚汲焉。是
故或失則寬。而弛或失則嚴。而急。或失則高。而
不知務。或失則近。而不知本。仕而爲己。而其有
不便也。歟。夫古今不易。民而治者也。今之慕德

化者乃古之所謂教也今之勤聽斷者乃古之所謂政也心誠求之豈獨便於古而不便於今也耶故學必明於爲己爲人之分而後可以語治隆慶三年有詔以南京兵科給事中涪徐君爲揚州守楊古廣陵地也大江之北淮揚爲四方舟車之所湊商賈百貨之所集其民雜處地大人衆素號難治是故其擇守也恒重於他郡徐君自爲理官佐郡已蔚有能聲給舍諸君又咸爲予言君爲人質直無他腸不事表暴其在

村學文集

壽沙浦鄭先生序

諫省疏散言事每引大體噫若君者誠學之爲己者也以是而施于治揚雖劇郡今政教惟君所舉將見揚之人歌頌而使君必君也殆古之所謂良二千石歟竊稱其聲者歟予敬拭目俟焉

數郡之鉅族吾邑爲盛數邑之鉅族鄭爲盛明興鄭氏一門爲九卿者一人爲諸侯相者一人爲州郡守縣令者又十數人也然吾邑所以

推高其門者不在此鄭氏有家法無論處豐約守敦尚素樸不敢爲侈靡習使人望而知之爲鄭氏子也故其家族大而分爲數宅每迭興焉蓋自紹興太守永樂間登進士至今百五十餘年縉紳不絕也予爲童子時見遼國相其子孫多貴顯每賓客從門外車騎如雲福履盛矣及遊鄉校交今徐州守君因而謁其尊公沙浦先生遼相之弟也遼相門盛時先生貧窶方以其學教授諸生常數十人淡然有以自守不數年州守君貴先生就養於四方始謝遣門生不復教授州守君之爲肥城令也山東李御史聞先生賢詣先生相見先生固謝不敢及李御史按閩中乃禮致先生至御史公署中與揖讓爲賓主先生布衣耳至觀風使者抗禮鄉人以爲寵其後州守君日益貴交日廣即邑中諸貴人與州守君遊每爲先生壽門外車騎如遼相時盛矣然先生淡然猶其處約也先生少爲佳子弟老爲賢父兄能守其家法始終不渝者也孔子

村學文集

曰以約失之者鮮老子曰治人事天莫如嗇是之謂重積德夫孔子以爲鮮失老子遂以積德許之何哉天下之道二出乎失則入于得矣得也者德也是故君子寡約非素樸則無以明其志而守之處樂非素樸則無以制其情而居之非有德能之乎夫豈無勃然而興者鮮不以侈靡失之故不若鄭氏之久而不衰也是歲也先生年七十有一州守君必欲徵予言爲壽予故本其家所以盛如此使吾鄉有慕先生之福履者師先生之爲人慕鄭氏之盛者師鄭門之家法可也

香齋并美詩序

詩以香齋并美名篇者何詩有美而作也曷爲有美美南都大司馬劉公大司空林公而作也美二公者何夫二公者晉民之望也先時者事肅皇帝有柄臣者衆競附之二公獨不附柄臣柄臣弗善也二公去之今上御極始徵用二公二公復起在位天下士大夫謂二公能以道

道退矣古之大臣歟古之大臣歟則想聞其丰采百執事之在南都者得以朝夕共晤則莫不愛且款惟款其父於位也乃二公者以年至累乞骸骨上不許降慶三年春又以請上不許少傅楊公言於上是二臣者方以耆舊并美留京雖俱七十力猶未衰臣以爲宜不聽其去便上是少傅公言遂優詔留之二公留南都百執事之志也於是各喜而歌詠之遂取少傅公疏中語名篇此香齋并美之詩所由作也君子曰詩言志係於教者也詩不係於教工無益矣茲詩也其係於教者歟何以言之昔周宣王者賢王也當其時有賢臣二人曰甫侯曰申伯者宣王用之興道致治尹吉甫作詩美此二人者以爲維岳降神爲周之翰則未知其岳降與否也侈言之耳仲尼刪詩列于大雅豈徒以美申甫見宣王所以能中興者如此論治者尚焉著教也夫二公誠賢者也賢者去就必不苟若非今天子明聖圖任舊人廢能用之

去能留之則二公者固將老於巖穴而不肯出
少傅公欲行其言衆欲信其志也得乎然則是
詩之作雖爲美二公而章主之德明主之
能知人安民實於是乎在故曰係於教則可傳
矣安知異時者不猶今之視昔以爲茲孔碩肆
好之風也歟詩自太宰吳公而下得若干首列
于左

贈大司馬安峰劉公致政序

古之仕者年至則請老載在禮經未之有改也
杜學士文集

然則今士大夫得辭者亦於禮不得不然或者
乃有歎息其賢不欲其去者豈古之道有不即
人情歟非然也古之年至而去也第有國家者
憫勞以職務然猶祿之終身有大事咨焉又以
時修養老之禮南面之尊親執觴執爵從而乞
言則其自雖退道猶行於朝廷澤及於天下也
後世所謂年至而去者懸車里巷即郡縣之吏
鮮有禮於其家所得與知者農圃之事雖有朝
廷天下之憂則見謂迂濶而多事矣是故今之

賢者或察其力之未衰或惜其用之未究嘆息
而欲留之不亦宜乎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嗟夫
進退之際觀人情可知已惟賢者則必爲衆所
欲留賢愈著則欲留者愈切留京文司馬劉公
常先帝時起家州守三十年位常伯號爲名
臣忤權中廢今上即位始復徵用公公願每
以老疾丐骸骨論者亦每欲留公公曰吾大臣
也豈可不以禮進退留公者則以公之大用未
也無論公素所樹立即如留都又豈可無公向
杜學士文集
者有司以乏軍儲譁行伍間幾大亂當是時也
大司農難其人先帝選衆用公衆乃安及
今天子訪落鑰之重大司馬難矣又特以委公
平居無事公不立異於人至有大疑大政言出
而人信之事舉而衆安之非公不可者獨公奈
何言去由是衆與公日爭論公之去就公不聽
是歲也疏請至四五有詔乘傳歸衆知公之果
不可留也則莫不嘆息或爲之泣下蓋公誠所
謂賢愈著欲留愈切者歟雖然公之是行不復

與朝廷天下事矣夫富貴不足道以公視富貴又奚啻歛衽蓋聞之昔大臣進退亦有與恒人不同者近代潞公年八十餘猶六日一朝月再赴經筵我先朝于太宰王文端公以其春秋高別置尚書一人分曹務異日者假使

朝廷按故事起公公亦有意乎否也此吾輩之志猶庶幾公之惠然也詩人之好賢也緇衣故

又改爲白駒卒章無金玉爾音人情愛公寧有

已乎煥始至留都公與司空吾鄉林公皆起衆

林學士文集

穴鬚眉皓然儀觀甚偉却人傳爲盛事煥幸從二公遊今相繼升去則煥於衆尤爲眷眷故敢公布衆人之情而并及吾私望焉

贈大司寇西石王公赴召序

今上新嗣大統勵精圖治蓋一月御平臺召輔臣者再馬海內縉紳士大夫聞之莫不動色相告天子神聖異時者將益明日達聰太平之期可立致矣是歲也既大計吏治遂命留都大司馬荊州王公入掌邦禁從民望也公成行有

日兵之屬郎中鄧君瑩猥屬煥以言煥不敏謬辱公知雖然微諸君教之煥固願有請於公也煥聞公生平宦迹三十年在邊鎮者蓋二十年也公所歷遼陽三晉關西諸鎮鎮人或立石頌德即虜中畏公威名至今奪氣蓋時論擬公昔

之方叔召虎云是行也上雅聞公名必且數召公假使公爲上言及諸邊鎮事天子問

公所以馭北虜者則煥所願請固有一焉宋儒

楊氏有言既濟之時利用靜故高宗盛王伐遠

林學士文集

方小國三年克之未濟之時利用動故三年有賞於大國明興以來虜匪茹入寇屢矣赤白囊時至是以累朝赫然發憤至或出師遠討誠一勞久逸暫費永寧不得已而動也迨我

先皇帝時以至仁柔遠會邊吏獲其愛子諸將款甘心焉先皇帝不許禮而歸之又歲聽互市由是虜感恩慕義款塞稱臣邊城晏開牛馬布野數年于茲矣議者以爲虜無信不如拒而伐之便且使邊吏弛備非長久之計其言誠足

也但愚意業已許其內屬兵端不可自我而啓
謂宜羈縻不絕使漢過不先則莫若時其貢獻
節其賞賚裁其貪求謹其出入又令稍稍遠徙
勿近塞下如此虜縱桀驁即未敢叛盟也何者
互市之利深於侵掠也侵掠所得歸之群下互
市財物虜獨專之也此所謂既濟利用靜者也
或曰公明刑而子言兵然則將離局而謀越俎
而治者歟爇曰不然效一能守一官不敢職思
其外百執事也非所以論重臣也重臣者天

林學士文集

下事何所不當問舜命廷堅作士首蠻夷猾夏
傳說告其君命賞不當則口或起羞惟衣裳當
謹其在笥討罪不當則甲冑或起戎惟干戈當
省厥躬刑之大孰有過於用甲冑者乎刑所宜
先孰有過于懲捐髮者乎公素孜孜忠謀體國
顧爇無奇言不足永萬一有當公意惟公擇焉
贈少司空叢江方公奏績序

隆慶三年有詔令群臣各舉所知才堪禦侮者
於是爇舉今少司空武林方公前為松江守會

倭入寇當是時也人情洶洶城幾陷者屢矣賴
夫人之力卒能安反側外杆強虜此其已試之
效昭然耳目者也疏上下吏部明年公秩滿當
奏績闕下司空叢林公公僚也乃謂爇知公猥
屬贈言焉顧爇從公遊日淺不敢謂知其詳也
雖然爇常竊觀之今士大夫有實用可任大事
者若公輩不多得云向者爇固言之于朝矣第
以明詔所求禦侮一事耳又日爇之過淮上
也公時以中丞督餉開府貴重矣爇見公左右

林學士文集

纔隸卒數人至食客不過數器爇因問及漕事
每漕舟之達京師者必經年而畢大司農恒以
為憂今沿淮上下舟蓋尾相啣也得無數月畢
達乎公曰然然則有法乎公語方畧所以爇退
益深嘆服云蓋公廣而儉直而溫於吏治軍政
所在無遺使公家之務未嘗敢辭難也其有實
用如此自正德以來士大夫論者患在好虛名
之士而不知貴實用之士夫務虛名者大抵飾
詐養交使為之遊說以眩其上誣其所未至譽

其所不能說行則借虛名而居實利雖貴之於公無益也實用之士則不然守法度奉公忘私無利交無偽行上知之不敢以隱上不知之不敢以冀惟靖共而已故實用之士最難得也公之秩躋三品也遭飛語中廢故歷八年四徙官不進秩今方得以績奏 天子將覽公前後歷試效班班然盛也察公有實用必且貴公矣使天下士大夫從而尚實不在茲行也歟氓之與王有辨矣徒飾藏積華薦籍則氓或可以亂王察其色必溫潤而栗叩其聲必清越而長以為珪璋特達然後貴賤別矣故夫虛名之與實用乃治忽所關曠以公行卜之

巡撫江西奏議序

巡撫江西奏議今少司馬姑蘇徐公疏草也曠在留都時公屬曠序之又舍弟煙建昌守舊庇宇下辱推轂焉屢以請序曰竊惟古大臣之經營四方者其立言與文士不同文士第歌藻繪其詞鉢剡心目以詫時輩大臣顧 國家社稷

利害耳公之是集也其大者已具載憲副邵督學序中或者頗疑即未鹽纖悉似不必俱錄蓋不知固大臣之用心也今海內諸省百執事自郡縣小吏以達岳牧職有所專不相侵也唯都御史御史巡其地者則當無所不問御史歲輒代都御史三四年或五六年方得代頃又重以軍務則其所問尤詳矣昔趙充國謂老臣不必嫌伐一時功當為後世法陶征西去鎮日凡軍資器械牛馬舟船咸籍此大臣經營豈與文士齟齬同日語也邪公之初政也令吏之分宜時有柄臣居中用事其子倚豪父勢持有司長短凡為大吏於其地者即賢多不合去不然者率心心現現惜歲月待遷即有好如山不敢復問繩墨蓋鮮有克舉其職也公時位下不及與議既而用事者敗公得志行乎一方更而張之振而舉之莫不當人心者蓋素所講求至熟悉也公政在江右譬諸水乎始澤儲徐而決為江河殆無不被其潤者歟公為人樂易長者遇事揮

介游月綽有餘力。曠幸與公同年進士。及待罪南工。又幸侍同寅曹務。每仰成焉。茲猥以不文辱命。故敢序其立言之意。如此公為諫官。論事侃侃。別有疏稿。行于時。款知公經綸之全。當合而觀之。

贈節齋劉公之江西左轄序

今理財非古之所謂理財也。古理財必周知四方利病。而制其用。是故有斟酌損益之政焉。今不然。司農理財于內者也。賢者察其操謹。司其

林學士文集

出入之數而已。郡國之務不得與焉。方伯理財于外者也。賢者察其操謹。司其出入而已。朝廷之論不得與焉。由內與外不通。為一體。故斟酌損益之政。無所施視。古制用異。是財之恒患不足也。固宜殫心通籍。以來顧職。論思持空文。未嘗習錢穀事。然亦耳剽一二奉萬乘康百官。官府之費。擅場之需。姑置勿論。竊謂今所議有八焉。宗藩至眾也。八給之祿至難也。諸侯相以下與其委之關茸昏老。是優也。毋寧使疎者得以

德詔祿焉。諸侯夫仕國大夫。夫仕家園法也。宜議一四方治平久矣。雖南北一侯尉可也。諸鎮擁召募自封殖。在在有之士。隸衛所丁壯籍官。又不減也。昔兵一今兵三。昔供其一。今供其三矣。宜議二公田也。軍田也。民田也。奸胥豪宗乘歲久亂常賦之。則有司為名高首尾莫之省。貧者歛日重。逃日眾。而土日荒。宜議三溝洫。古人所盡力也。長江以北。大抵廢不修。置田官使墾其地。幽薊徐沅沃土也。且支流濬河。怒洩抑亦漕利。宜議四執利權之吏。必慎其選。而重其人。官以次及廉。不見異溢常稅。則務為商德。或貪冒實力。論定而徐汰之。不已晚乎。宜議五京師內庫之藏。若布帛若子矢。若丹漆器用腐敗山積。猶歲徵四方不已也。不過中人利私費耳。請而歸有司。時視多寡緩急。出納焉。水藏餘不可勝計。宜議六東南歲漕數百萬石。五年取盈。則民病西北。或樂歲穀賤。則農傷。間行和糶。實彼此俱利。宜議七吏執籍稽田野戶。無敢隱者。大

却通邑僑居何限以四方計之蓋不下數十萬
戶也中戶三男子乘富厚交王公大人而剪貧
民子錢乃縣官不得其粒粟寸帛括而徵庸可
以抑未宜議八九此八者司農不曰郡國之務
非吾與也政不便者必斟酌損益而布之外方
伯不曰朝廷之論非吾與也政不便者必斟酌
損益而請之內是謂周知四方而制其用財猶
患不足者未之有也蓋曠嘗竊議合理財所宜
如此萬曆五年會有詔吾省石轄靈璧劉公擢
林學士

江西左伯公行有日矣群公以曠素辱公知也
猥徵曠言雖然曠何以贈公無已則有理財之
說焉公廣而儉直而清白天子左右歷外僚
罔不官稱毅然負大臣望故夫徒索其操謹司
出入固不足為公道抑所謂斟酌損益之政非
公也孰圖之仰惟主上仁聖天縱每軫念閭
閻或有不足頃明詔盡蠲逋賦德至渥也又
我國家故事內外均勞自方伯高等入為六
曹尚書者相望矣異日者公儻議事上前必

陳古理財以廣上德意使公私俱足海內元
元無不得其所斯大學平天下要道也詩曰如
彼飛蟲時亦弋獲愚言之謂也又曰茫茫黍苗
陰雨膏之於公厚望焉

敬寄大宗伯尊師陸先生七十序

曠嘗以書達大宗伯華亭陸先生嘉靖永海內
士風日入於利矣惟先生得聖人之清惟少師
徐相公得聖人之任當是時所以維世道者二
大老是賴也夫二大老者產同邑仕同朝同

林學士

以身係天下之重蓋天寶篤生以福我國家
前古未有也曠不佞皆獲遊於門厚幸矣先生
復書吾山林樗朽豈可棟明堂者並稱吾子擬
人無乃非其倫歟雖然先生之言讓也夫事固
有若不相謀而實相濟者也蓋曠廁翰林二十
餘年伏觀我世宗肅皇帝並日月於群情莫
不畢照也而其時士習猶或有彼之有賴徐相
公一動仰契聖謨不崇朝澄濁流清之北虜
遁南夷殲海內無事此則徐相公社稷之功之

大也當斯之際先生以疾請告家食久之旋起旋歸非隱非仕嗒然若雅意塵表者然以修己者尚其行以持論者尚其言以進退者尚其介以取予者尚其廉天下士聞先生風識與不識咸翕然慕之譬大早泰山喬嶽油雲在望也譬炎暑鬱然鄧林不遠清風灑人也譬琴瑟鼓于宮中聲聞行路心志和平也蓋先生雖不出戶庭立懦敦薄潛挽其尚利之習實於徐相公消共濟焉是先生之功之大也唐虞盛時元愷亮工箕穎抗節西京收三傑之策亦高四皓之名彼數子者第繫其身而世之重之也如此又况若先生進退無恒不為離群者耶是故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惟其同心則有裨于世一而已矣萬曆初 聖天子圖任舊人屢詔徵先生令有司勸駕縉紳屬望旦夕且相而先生一至都下復引疾歸矣時燠有公事得見先生於彭城既而又得見先生於涿鹿先生年踰耳順而精神強健慷慨論天下事猶終日危坐不

倦大賢所養固未易窺天寶篤生之必有默相其福履者矣是歲戊寅先生壽躋七十燠聞古之為壽也有愛而祝之者子弟之於其父兄也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有尊而祝之者則於當世賢人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是也燠自早歲幸蒙先生辱收先生誨誘汲引恩至矣蓋愛與尊兼焉者也閱去三吳數千里無由奉一觴拜床下故敢申前論以壽先生而述其維世之功使有識者必或以燠知言蓋為天下國家祝非特門人小子之私云爾

贈中丞凝齋劉公西還序

燠不佞又屏居城南隅辱中丞劉公每枉駕過燠未嘗不移日也公學無所不通不為章句習而明于當世之務旁及諸子百家以至仙釋典咸究源嗜載誠有味其言之也顧燠何所有雖不知公所以取於燠者然誠德公之顧燠厚矣萬曆三年會言事者語微侵公先是大司

震屨爲 上言今國用拙撫臣在外知佐公家之急者獨惟公 天子素知公名又以公大臣也遭汚不可令弗白有詔聽解兵柄僕 上召蓋殊眷云公既被 命復過燠語移日也燠曰衆謂公即治裝矣視公猶未有行意何也公曰吾固將有待也使琉球使者且至彼涉風波往萬里絕國豈可失主人之禮且吾幸備位公卿又豈可怏怏然去也燠嘆曰嗟夫公賢於人遠矣衆誠不足以窺公燠嘗聞公言人臣能不自其私以利國家難矣未若不自其身之難也不有其身難矣又未若不自其名之難也若公真其人歟公瞿然曰吾有志焉爾夫何敢燠請言之夫爲人臣之難蓋莫難於握兵無論決策而陣之間即平居注措安得人而喻吾意公之始至也兵食是憂蓋聞今錢餘於庫者以數倍計糧餘于倉者以數十倍計訓將帥簡士卒陰走集團彊禦修樓船利器械皆吾閩數世利也公不爲响嘷燠休之政爲國家慮深遠矣公咲

林學士文集

林學士文集

曰雖然罪我者其不以是歟燠曰固也庸何傷夫古之人蓋有當世不見知以待後世不能盡知以待君子之前觀也庸何傷恭惟 聖天子春秋鼎盛每思得斷斷之臣與共天下公見謂實心任事竊窺 上意嚮公旦夕召公矣今公澤所及者閩耳願勿替前志公不愛其名將天下膏受福焉人亦有言爲之自我當如是史臣所贊赤子之慕其父母也雖遭怒呵猶嗷嗷然挽衣褊從之又况公荷 知遇視昔何如也公

贈閩邑黃侯赴 召序

閩地東南負大海斥鹵西北則多崇山峻嶺民夫竭作其中高高下下用力勤而獲利寡計入郡得平壤田者十一二耳雖名爲省賦所入其實不及三吳而浙一大郡也然而置官吏養士卒莫嘗百倍吾郡又自嘉靖間倭入寇喪亂後

加以軍旅之費閭井益蕭然矣是故其民貧而俗日偷爭錐刀之末尚利而寡信吏或忿疾急之以法則訟獄滋煩豈獨民之難化哉勢使然也竊嘗謂欲閭之治則莫若尚寬信不可去必也斟酌兵食之重輕均賦稅省力役簡節疏目然後可徐而理也往時者中丞象節殷公嘗有忘於惜民矣未及施殷公但能納其身或騶從節安樂耳蓋民至今歌思之不忘南海龐公則孜孜求民利便張弛為上疏蠲其軍餉廿餘萬

林學士文集

龐公開府財間歲去之日深山窮谷莫不扶携老幼一見顏色此非寬政得民之明效大驗耶頃者恭遇 皇仁天覆治不忘遠朝議敦省不急之官罷無用之費以加惠海隅元元德至溥也湖南中丞耿公方且以古道變薄俗日與群公謀所以仰承 德意而寬吾閩者政固將無不舉矣吾邑濤山黃侯適以茂異赴召夫黃侯者素以寬得民者也侯先令邵武繼調吾邑所在人不忍欺令譽籍籍 聖天子嘉

侯治行必且以侯為諫官置左右日言事侯居閩久悉其情偽則群公之所教議百姓之所怨請八郡所便第在侯一言耳其為吾閩之賜何如也詩不云乎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又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在茲行矣侯吳人謙厚敏達居然致遠之器其同僚荊州陳君豫章劉君素德侯屬言以贈使侯得志輸忠惻將天下是賴豈獨一隅予閩人也但知有閩政先其私云

林學士文集

贈中丞惺庵龐公趨 召序

中丞南海龐公之撫吾閩也始至即下令受命鎮茲土文武事無不當問若諸司庶尹若鄉士大夫以至小民有以告予予其受之若軍師若萬夫長若干夫若百夫長以至行間有以告予予其受之公開誠心集眾思蓋莫不樂告者言日盈庭矣公和顏色誘之虛已察之視人情所便張弛焉始損益舊罷務之不急者省費之無經者納其身以風群吏罔敢不承軍儲節民

賦均乃請于 朝蠲八即吾十邑逋徵凡二十
餘萬計舟航之稅商賈之征鑄冶之利寺觀之
租舊供軍旅悉與民歲亦不下數萬計蓋視
事未期月吏治戎務無不畢舉政修於堂序而
頌聲作於數千里內翕如也萬曆六年有 旨
召公入長中臺於是環閣四鄙莫不遑遑然如
鳥失所棲依依然如赤子不忍離慈母也則相
率謁公府願留公不許曰 朝命也則又相率
謁御史臺願爲留公御史又不許曰 朝命也
林學士文集
蓋衆志愈鬱鬱有不可解者其鄉人林燦乃從
而喻之吾黨諸君之欲留公也得非以公在固
大有利於閩也歟雖然自予論之公之行也利
尤有大焉者矣衆曰何謂也燦曰若知居室乎
匹夫匹婦棟宇以庇風雨自爲足矣而未知大
厦之所庇也公治閩注措可知也使公入贊
熙朝所以治天下者亦若是矣是大厦之庇之
說也故曰利猶有大也衆曰信斯言也則公雖
行猶吾閩利也不識古有之乎否也燦曰有之

始公之政得人心也吾固曰公吾土羊太傅也
今吾所望又不止此矣詩云申伯之德柔惠且
直揀此萬邦聞于四國此吾所爲公願也征南
雖遺愛荆土特專制一方耳視申伯所及廣狹
何如公自 肅皇帝時冠惠文侍殿中已侃侃
震直聲荐陟大僚蓋負海內重名是故有柔惠
之小心有直方之大節 主上聰明仁聖圖任
舊人萬里召公故予惟恐其往之不遑也誠異
乎諸君之見矣衆乃曰吾儕海隅鄙人實不知
朝廷召公其利若是釋然悟怡然退會方伯劉
公與群公方謀所以贈公者燦遂次第其語告
焉
贈同府周大夫之任留省序
燦少侍伯父太保康懿公于京邸伯父嘗爲予
言士大夫仕或不得意則當寬以居之云他日
侍又言他日又侍又屢言之且曰吾見某也能
然某也或不能然其能然者未嘗不始塞而終
通也燦時習舉子業所歆聞者中有司程式之

丈耳誠不解伯父所謂皆縣仕達官事也及燠
幸舉進士第又幸而濫廁翰林年少銳進無所
知識亦妄有志於事功顧援寡迹孤動得齟齬
若輩航巨浸周知攸濟若棲危巢木巖風雨飄
搖追惟曩昔至今心悸實每自矢即有險夷不
敢怨尤以嘗奉伯父之訓也易不云乎晉如熱
如受茲介福於其王母又曰尺蠖之屈以求信
也龍蛇之蟄以藏身也夫進退屈伸之理固有
如此者其存乎人者非吾所能必雖欲不居之

杜紫山文集

以寬其可得也耶燠今老矣鬢髮衰矣屏居里
閭無復四方志矣平日所聞於家庭者亦不敢
秘每遇賢而仕不得意者則願以告焉萬曆六
年有詔擢吾郡貳守姑蘇周大夫爲南刑部郎
中大夫固世所謂賢者夫南曹重地也尚書郎
清秩也乃燠猶歎以所聞告者則以茲擢也在
他人得之爲榮甚非所以處大夫也大夫登進
士第且十餘年矣中遭淹抑日久而官遷又不
過五品在大夫固無毫髮介懷世或爲之唧唧

不平故燠願大夫之益廣大夫之意也大夫佐
吾郡而斷清而公凡民之訟不能自達於州縣
者必求直於大夫凡軍務吏事上之人以爲劇
而難理者必委之大夫吾見吾郡人之德大夫
之深也易所謂受福燠家康懿所談縣仕達官
事大夫蓋真其人也大夫之行也吾郡南海季
公運長四明杜公徵言以贈燠重群公之請且
又圖爲吾人謝故敢述所聞爲致遠萬一助言
不以人廢必有取焉爾

杜紫山文集

贈中丞紫山劉公趨 召序

今御史大夫漢官也 國家設官監治古罕襲
前代獨御史大夫因漢制者以法官耳夫法官
南面聽治所以齊一海內之具也是故不可一
日廢也故必得其人守之置都御史佐以副都
御史使長諸御史察內外諸司百執事奉法與
否其於法也譬焉之有銜勒也戶之有管鑰
也任不甚重歟故其選也匪輕燠嘗竊論周之
法仲尼謂武未盡善又求受命有所不及爲也

故洙泗之論必也損益四代漢興高帝德既非
周武比亦享國未久百度草創故其後代賢臣
若賈誼董仲舒輩咸欲有所更張二代之制實
猶未備也至若我國家太祖高皇帝天縱神
聖五帝讓功三王讓德矣誕膺眷命多歷年所
間議法之初有講求數年而後定者焉聖謨
燕翼為萬世久安計布方策頒有司至矣盡矣
無以加矣故非若周漢之猶有待於損益更張
也有司奉而守之若易易然者御史大夫論者

科學文集

每難其人蓋亦有說夫大臣者守法非難也守
法而能不有已難也夫苟有已為身計利害高
近名迂濶遠事情卑屈勢而撓於法無當矣前
輩舉其職者數公在洪武時則有若青田劉公
永樂時則有太康顧公天順時則有若盧氏耿
公寧德林公弘治時則有若鈞州馬公淳梁戴
公嘉靖時則有若儀封王公隆慶時則有若南
亢王公之數公者之於法也有據而陳也有執
而諍也有修而舉也有駁而正也有持而裁也

毅然不顧利害故當其時毋輕議法是數公之
守也銜勒固管鑰謹齋一天下要道無過此者
矣萬曆六年有旨召撫吾閩河南劉公入掌
內臺會藩臬群公謀所以贈公者撰屬言焉
鄙人也其何以贈公無已則願以守法之說進
於左右蓋聞公自理官中御史選不數年起拜
其長公於國家法素明習也撫吾閩屬耳聞
人德之大故以鎮靜道勝為本政可因不必有
名而變前人罪可原不必有功而斷疑獄公不
有已如此於守法也何有前論數公者不易得
矣河南獨有其四今又將屬之公中州名佐抑
何盛歟爍奉教之日淺一得之見未知有當於
公否願公之留意而孰察之也

徐氏族譜序

福清郡劇邑負海有魚鹽之利故其俗尚氣喜
訟號難治金華徐君之為政也以廉明得民君
始至訟牒千餘人不數月纔百人比期年幾無
訟矣君年少取高科治行最諸邑乃持身抑畏

科學文集

若處子然予雅重之不謂君何所取亦謬予敬
也君間從其邑造予示以族譜且請曰吾徐在
前代著姓顧世遠莫考其居花園者至吾曾伯
祖少司空公始修譜然所可知十二世耳今至
於吾族益蕃吾懼又或散失無考也增脩焉
執事序之又言曰先少司空恭藩長泉時再得
侍伯氏少保公辱僚誼甚厚司空之弟判貴郡
築連江城有功蓋聞至今懷之敢固以請予庶
之曰諾謹按徐氏族譜法具載光祿卿楊君序

科學士文集

中約而不漏詳而不誣且勸戒寓焉彼所以聯
屬宗人如此其保世滋大者不亦宜乎雖然予
於徐氏之譜而知治天下者欲興教化其必自
巨族始矣予少從家君宦遊又幸計偕行郡邑
多矣每往來姑蔑東陽之墟蓋低徊不能去也
不惟愛其山川俗之淳其人朴而儉恭而好禮
其有古之遺民歟及官翰林討論 國家故事
則聞其地洪武初有鄭氏王氏者俱以義門旌
鄭氏處士濂兄弟因事召見 高皇帝賢而官

之今晚幸交徐君又閱其家世司空別駕賢子
家處周閭之譜所載賢蓋濟濟然故其家又別
集所得諸勅誌銘傳記諸名公筆札為一帙附
于譜噫何金華巨族之多賢也耶是故觀於其
仕則處者可知徐氏是已觀於其處則仕者可
知鄭氏是已鄉人化之俗安得不厚此其所以
非他郡邑比也歟竊嘗謂今海內吏治古今異
制縱不能如此閭族黨諄諄教其民君時擇巨族
賢者禮焉使訓厥子弟其尤賢者得以門地辟

科學士文集

之進人不專於科第若此則人情亦知所勸莫
不思重其門思重其門則思敬其身思敬其身
則思畏犯法而勉為善天下治有不成俗不美
未之有也此予迂拙之見未知可行與否 國
家制縣令高等者率選入為臺諫侍左右得論
天下事異日者徐君倘憶予言不以人廢酌焉
可也

岳牧孝感詩序

今江西方伯靈璧劉公之為閩右轄也實奉其

母黃太夫人養馬太夫人偶蹶傷足不良于行
劉公憂之輒欲棄官歸太夫人不聽蓋不解憂
者八閱月矣萬曆四年十月朔太夫人忽晨起
坐堂上公趨而前大人得無勞足力太夫人笑
曰吾疾瘳矣步如故矣跪請服何藥曰吾未嘗
服藥疇昔之夜吾夢有婦氏手持草若鳳仙花
狀為吾瘳之既寤不覺所苦之脫然去體也又
曰而知吾夢乎蓋觀世音大士也且福而家也
久矣自而祖宦於楚得異水焉霹靂之餘也琢為
軒學士文集

像世寶祠之而少也與而父卧堂中夜半火發
繫馬驟鳴戶外若或警之而父起滅火佛几焚
而寵固無恙全而父子佛力也今又起吾疾其
何以為我報佛恩公復跪曰諾敢不敬受教客
有問其事于予曰有是哉大士之靈異也果其
然歟抑其信歟予曰信也固然自予言之殆方
伯公之孝感也日余佐秩宗方伯公適為尚書
郎太夫人家居公思而丐歸見余視其色殆不
能一日留也其順親有如此者釋氏之書大士

能以其身千萬身以急世難儒者所不道若夫
孝之為德也塞天地通神明史傳所載非常之
事蓋不可勝數也於是縉紳先生聞予言莫不
各為詩以贊公題其卷曰岳牧孝感屬予為序
其端

贈方伯練城玘公入 觀序

我 國家設官方岳秩視六曹蓋內外兼重云
無論 二祖時即如天順間李文達在內閣薦
岳牧拜常伯者二人焉則蕭秩宗陸司寇也又

軒學士文集

如吾閩先輩若彭惠安方簡蕭居外藩皆喜言
事簡肅疏嬖倖落其爪角惠安尤數切廟宮省
敬皇帝御極王瑞毅公位太宰有海內盛名彭
公廣左轄耳士大夫並稱之曰兩京王恕四海
彭韶蓋當時方岳不但 朝廷重之而其名公
鉅人雖宣力四方亦得職思其外故為時論所
重也如此自嘉靖正德以來議者咸云勢專內
重矣嬖竊謂不然顧其人何如耳其人重則方
岳之重猶昔也茲吾省方伯沈公之入觀也嬖

蓋深有望焉爾方伯公吳人也三吳素號多賢公尤其著者公少穎異絕人自吏部郎出歷藩臬存陟大僚在廣東會群蠻叛佐督府戡定迄奏膚功蒞閩未久又會選士與觀風使者協謀申法槩精鑒別由是貢澤宮者悉得人蓋公於文武無所不且誠所謂身兼數器者也

今天子仁聖每加意吏治日者以四方群牧觀闕下特勅銓部簡治行錫宴朝堂聖意所向必且光復祖宗設官彝典以公之重又適遇

許學士文集

此時也吾見公進而與二三大臣計所屬群吏黜陟其賢不肖然後以治行用享于天子嘉猷入告不但一方利病可知已將使海內益曉然職方岳之重在茲行也諸公貴人喜推轂賢士不可謂無人又安知不有嗣文達之舉者然此固非公之所過而問也詩曰之屏之翰百辟為憲又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成周之宴其臣也此治古事亦我熙朝故事右轄吳公大參余公以嫌辱公知微言焉故敢述所願望如此

贈邵侯潘公入覲序

南郡畿內之郡以十數在江北者楊為大楊東有大海南引吳越北通淮泗達於京師舟車之所輻輳賓客之所往來地廣而賦殷五方民雜居南畿之郡揚號為劇難治矣吾聞統帥不及十而吾郡為大郡古晉安也地僻且狹賦不能丰揚乃八郡走集一都會也鎮之以開府臨之以監司嘉靖間東夷內侵始在在置兵是故供儲時遣防戍民貧則相尚以詐而訟獄繁興矣

許學士文集

故聞之即福亦號劇難治此二郡者惟其難治也故國家選守常異於他郡必其膚大敏達有大過人之才者不然則不輕畀矣萬曆七年有詔以武林潘侯為福州守侯始政揚之屬恭既而又擢為揚守皆以治行聞蓋侯所謂膚大敏達有大過人之才者也侯蒞閩未幾即當有入覲之行乃郡十邑父老與庠序之秀嘖嘖然私相語也父老曰邵賢侯固不易值今幸而得吾侯下車纔數月耳政簡而刑清我有

田疇初早是憂侯禱而雨我稼是用成我有子弟侯加意作人有登薦在賢書有長育在鄉校侯誠賢侯也今侯入覲 天子蓋聞 聖天子甚重吏治素知侯賢必將舉陟明之典而大用侯置諸左右矣若我民何庠士之秀則謂不然夫 天子誠重吏治侯誠賢矣竊謂 聖朝若不忘遠必令侯式造而歸也何以言之向也吾郡缺守豈無他人必侯之選者固以侯習為州郡於揚吾郡之難非侯莫辦也夫任工者待其

林學士文集

成器勸農者待其終畝何獨任人不然漢二千石高等多入科九卿三公然當其時為吏民借留或墮書勞之或車服寵之頃大臣議勸守令亦頗采漢制矣 天子即欲大用侯亦豈忍遽奪之吾郡不少須臾借我也耶郡貳守盧大夫輩聞士民之私語也以庠序之秀為知言且曰譬之棟棟吾儕實庇焉是其言也乃吾心也請書為贈而屬予執筆

賀節推謝公考績承 恩序

聖天子聰明天縱始御極即勵精圖治銓臣上言必欲法治古謂宜使郡縣吏久于其職當是時議者或謂漢二千石諸侯相治行高者率超拜丞相御史大夫今昔殊制矣異日者我 國家於郡節推縣令選其賢能不二三年輒召臺諫要職茲皆變之似非所以一內外均勞役也故或言法不便久之仕郡縣者考有績又有觀風使者薦皆例得以官榮其親則又人人言法便蓋仁人孝子用情固有重在此輕在彼者

林學士文集

歟萬曆七年吾郡節推謝君蒲三載都御史御史既上其最狀得考績 恩蓋君聞命喜不自勝也其僚往賀之客有進曰君何色之喜君淹久矣與君同年舉進士者多通顯至大官而君前後為理官六七年君清而和公而敏無論一郡即閩省之政上之人無不待君決者賢者勞若此方得一最考獨奈何喜君咲而不答也客又進曰君之喜豈為是歟君江右巨族衣冠仕者相望也獨尊翁雲峯先生秉德不耀太孺人

徐寶相之蓋聞君每泣言少失恃不及祿矣雲
峯先生雖及祿未及官也今幸蒙 恩賁九京
於君得無快歟君又咲不答於是燠雅敬謝君
者也聞而嘆曰夫二客之言皆是矣謝君之喜
也國仁人孝子之用情也其不答客也蓋難於
答也是故田客前言之為國家謀者也由後言
之為君謀者也為君者毋寧不汲汲於徙官而
榮親之為喜也為 國謀者毋寧不必恤君之
私而用賢之為急也詩不云乎蕭蕭蒼蒼白
林學士文集

露為霜憂美人遲暮也又曰求我吉士迨其今
兮貴及時也進人者膠一定之法故久淹君今
君最聞 上旦夕且召君矣吾意君自為謀之
餘必有為國謀焉 明主在上萬邦黎獻惟時
舉之則夫不規規故常便盛時亟得用賢之利
者安知其不自君也邪燠敬俟之

贈永福林侯擢貴州別駕序

燠承乏南曹時太宰張公適趨 召問吾省之
吏孰賢燠對曰若司縣政周運長賢矣守郡林

延平賢矣何以知之曰廉吏也且侯公武林人
也寧不素聞之耶公咲曰晤林固吾甥也他日
燠歸御史孫君問吾郡之吏孰賢燠對曰莫賢
陳郡守矣何以知之曰廉吏也賢止於廉乎吾
少也從家君遊京師聞有戶曹梁尚書者金陵
人也豫章夏少師有寵貴倨廳事不設賓榻諸
公貴人率跛倚俟之獨梁尚書不屈遷臣請內
智重人得賂為之地梁尚書每節不與御史瞿
然稱是語何故曰固也燠請言之梁尚書惟持

林學士文集

身廉故能自立 國家賴之夫士必有守而後
有為若梁尚書者不易得也孫御史者長者也
雖知燠有為言之蓋屢稱善也當是時也燠與
周運長三君者非素善也亦非深知其人也第
見頌廉者籍籍故燠於三君雖無力薦之每與
客論賢可用意未嘗不在三君也今三君去閩
且數年矣郡十邑吾聞廉者又有永福林侯焉
邑人之頌之猶三君也未福山邑地僻而小侯
為之有餘力顧侯高才因一第又素恬進上之

人鮮有越拘攣之見而推轂者侯為邑六載僅
擢一貴陽郡倅或曰蓋聞 國家彞典凡令治
行高等者必入為臺諫要職否則加秩榮之今
林侯乃不得居一於此且投遠方將謂何嫌曰
不然夫嫌之所重廉吏者謂有利於人國也廉
吏之所自重者亦人國是利也假使有擇於官
者必有欲于官有欲于官者必有志不在公者
矣 國家美利焉是豈嫌之重廉吏與廉吏所
自重者哉故夫計遠近校崇卑常人情耳不足
為林侯道於是侯聞之是吾心也鄉縉紳與時
者聞之是知侯矣遂書以為贈

賀博白林侯六十壽序

今之吏取高第得善地在四達都會聲聞易章
徹不數年高可望臺諫次亦不失於省寺此豈
非士大夫之所榮其親戚交遊內顧而祝之者
哉予竊謂此今吏所尚也非古吏所尚也夫古
之吏者顧功業施當時聲稱流後世何如耳予
當考漢循吏傳或起家畱夫或以訐為郎其所

治有文化陋習有寬理亂民豈必若今之所謂
高第善治哉此古今吏治之別也廣右博白林
侯者予鄉劍州人予素未之識也萬曆己卯劍
州庠序之秀游君輩集試于省非林侯之親則
與其子舉人唐遊者也乃群然造予以侯年屆
六旬乃言為壽且眾譽侯賢不啻口予於侯雖
未識信如諸君言其殆古之吏者歟侯少有聲
鄉校遂於詩願老困一第以貢授教北方之學
觀風使者薦其行於朝得一令又置之遠方僻
邑侯極瑜瑾既屢枉其賢乃又能不鄙夷厥民
令問益彰如此今諸君所為侯願者若以今之
吏歟非侯所尚也若古之吏則侯真其人矣予
又何以申諸君願祝之情也耶雖然無己則有
一焉夫博白古象郡地崇山毒溪蠻獠雜處時
出剽掠故其民俗尚武勇好帶刀劍挟弓矢從
未久矣而將帥貪功者類疑以為盜頃者蓋聞
嶺表數用兵若羅旁之征若古田之征首功勳
以萬計噫得無吾民罪疑而濫及者歟此固

非縣令所能爲也有可以盡心者吾故願侯之留意也夫達達然執訊獲醜惟恐不能有功者將師之事也達達然赦過宥罪惟恐不能保民者守令之責也聖朝至仁天覆即群蠻猶歆其並生況我冠帶之國輸稅服教化之民哉侯身名俱榮又有良子趾美賢科自求多福必有通矣予雅悅諸君篤交誼故惟歎侯仁壽與斯人共之於是游君畫成曰善哉祝也茲陽月十有一日乃侯誕辰請持此以壽

蘇東坡文集

鄭氏族譜序

志畧有之吾林與鄭俱出自周鄭桓公之後以國姓林平王庶子林開之後以字姓鄭晉時八閩吾林則未詳何代閩人之言曰閩著姓皆五代時從王入閩謬也王緒起群盜有光州爲義宗權所攻逃死四方其鄉人王潮兄弟實從轉掠至漳浦當是時也豈有故家鉅族肯依之遷乎王氏乘唐室微擾閩中稱王稱帝乃其後來僭竊偽號始賊耳安得王此俗傳之謬固不足

道若吾林自唐憲宗時藻以文章著蘊以節義顯先五代百餘年閩之有林舊矣第譜散失鄭氏譜幸存耳夾漈博極群書志氏族必有所據吾二氏明德之裔也則其著姓也固宜黃山之鄭與吾里鷄犬聲相聞也先時相室者有貴女出焉魯太母夫人實歸我太保公我大父大司馬文安公鄭甥也鄭氏族舊有譜文安公爲之序茲戶主政鄭君以貞重修之而增例焉嗟夫

蘇東坡文集

直詳其國行事并其婚姻之圖詳之是故觀晉書史記而齊秦盛衰可考也已自我先太保公以來百五十年吾宗與鄭氏婚不絕譜載嫁林氏者多吾宗之子也娶林氏者多吾宗之女也蓋吾閩未有世世締好如兩家者亦兩家世有人故耳鄭氏當文安公時仕不過州縣頃以貞固邑宰最權省卽其群從遊於庠者有聲焉于鄉者有人也父兄日修其教子弟日勤其業駸駸然盛矣吾林雖幸齒縉紳異時者皆能如今否

世有人焉可以徵福高門否未可知也然則吾
林盛衰將于是乎考噫此嫌之所以有感也夫
以貞欲嫌綴數語嫌故爲本其族姓所自而未
致吾意如此亦使爲吾家子孫觀於斯者固當
胥勸勉胥匡救無忘先人好云

壽賴母王太夫人序

河東鹽運使廬陵賴大夫之守邵武也有惠政
既擢官以行御史民戀焉咸聚謀留大夫不可
則空一郡競趨府賀又固讓不受情愈鬱結不

祥學士文集

可解乃相顧言曰我大夫之爲吾郡蓋五年不
徙也大夫不以官榮吾儕又焉用是爲賀惟我
大夫性至孝大夫在郡時每念太夫人王春秋
高欲棄官養者屢矣日者大夫考績得請封太
夫人也吾儕望大夫顏色喜甚今將取道故里
太夫人服命服坐堂上大夫趨爲壽何慶如之
以大夫之榮親也致賀焉其美辭衆咸曰諾遂
走幣三山丐予言張之予邑侯崑山黃君故邵
武屬吏也又雅爲之請予惟我國家考績之

祥學士文集

典凡吏滿三歲吏部上其最得以官榮親固無
內外異矣第官于內者滿三歲舉職即例得請
其官于外者既以輟遷調鮮有滿三歲即滿三
歲而都御史御史舉者不如例亦不得請故士
大夫仕者於榮親之典在外得之恒難得之難
故其榮之也至諸君欲以此爲大夫賀固宜雖
然如諸君言大夫有介石之操有白華之行然
自予觀之大夫惟不榮其官故能榮其親也何
以明之夫大夫前者上最吏部而膺茲顯揚也
豈非以其在郡久而著績也耶假使大夫巧宦
汲汲于進其能久俟乎當其時衆或爲不平蓋
天實福之也今以大夫治行顧擢河東使階雖
峻猶屈于監司或者得無又爲大夫不平乎焉
知又非大夫之福也耶晉六二晉如慈如受茲
介福於其王母是怙于進也有餘慶焉九四晉
如碩鼠貞厲是銳于進者也有餘殃焉是故守
道君子必不榮其官而難進進不以道與其顯
盛晦與其速盛淹與其赫赫而畏人盛默默而

無愧若夫論屈伸之理言倚伏之幾則無往而不受福矣予雅聞大夫賢又重黃侯請于是乎言

壽魏母胡太夫人序

煥嘗貳銓部得與聞進退天下士隆慶二年北
膚數入寇西北邊天子旰食思得文武士用之
煥教有所薦未果也既而改南省又會有詔舉
樂侮才煥乃復以所教薦者風諸給事中御史
顧諸給事中御史不能盡用煥言也蓋煥每有

軒學士文集

道憾云當時所教薦未果者若廣西按察使吾
邑魏大夫其一也煥與魏大夫遊十餘年大夫
貌若不勝衣恂恂儒者不知其長于兵也及大
夫為四川憲副也鎮松藩大得夷夏之和始以
將畧聞蠻酋薛兆乾反蠻中都御史遣一副將
軍討之敗為所虜西蜀大震時大夫已擢叅政
矣都御史周蜀大夫兵大夫不辭直渡鉄索橋
深入建旗賊悉兵出奇兵襲其城城潰將軍
虜者始得破械免功未上而黃忠事起黃忠者

楚蜀間大盜也據山介兩省間民患苦之上

命兩省會兵討之都御史又以屬大夫兵大夫
率眾往蓋不辭甲者三月餘也得賊不殺用為
間覘賊稍懈移營逼之直鼓而前因風縱火登
山擊盡殪賊既平湖南四川都御史爭功湖南
曰賊帥逃而降我四川曰我以眾戰且兩省之
憂豈獨一夫執訊獲醜魏叅政功也議久不決
有忌大夫者遂從媒藥之類大穿山西楊公知
大夫賢為白于朝然不賞前功矣居久之大夫

軒學士文集

為按察使于廣西自見太夫人春秋高疏于朝
以養歸焉嗟夫世嘗謂樂侮才難顧弗知用耳
鉅鑊鉚而利鉛刀棄駸驪而更索非獨自昔患
之也雖然若大夫則可謂善用其奇矣立功之
士世不我知則快快不樂乃大夫提孤軍再陷
不測之險決勝兩陣間抑何壯也及今退而侍
母角巾里巷日與朋儕論文道故舊後生從實
疑經義絕不及兵事又故恂恂一儒者也煥觀
大夫固多奇一進一退一張一弛出為國家建

長策樹崇勳殆未已者歟太夫人今歲壽八十
有五大夫日侍顏色燕喜受祉於是吾邑諸公
貴人蓋莫不高大夫之行而又本太夫人之賢
也大夫早失恃非是母固不能成是子也遂謀
以季冬誕日登堂拜母介眉壽而酌焉爍素辱
大夫知命執筆記其盛為壽筵獻

林學士文集

林學士文集卷之三終

林學士文集卷之四

閩中林爍著

頌

白鹿頌并序 代作

皇帝即位之三十有七年道久化成群生咸遂
玄穹儲祉降康所以表明德之馨昭至治之象
紛綸璀璨已兼古帝王休徵之盛矣通者析直
督臣獻白鹿一隻體質殊常性後馴擾臣載考
圖籍皆云王者之瑞又考之仙錄鹿壽千歲則

林學士文集

色白蓋太上乘之又為列仙之御云斯誠上玄
眷德申命依類託寓以告喻長生之瑞也其與
靈芝叢產於殿隅仙鶴群翔於雲表同符合契
以徵 聖壽然則我 皇上億萬年統天御極
無疆惟休之兆其不在茲歟蓋三五之隆所未
有也臣幸得伏觀茲盛又蒙恩載筆持橐事左
右之日久退自思惟昔周文壽考其民懷之詩
人作歌其靈囿所有孟軻曰當時之人皆樂文
王之樂夫詩所指濯濯攸伏乃常鹿耳民猶為

文王願至形諸詠歌矧我奇數足配四靈者哉
今萬姓鼓舞莫不樂吾君之樂而臣沐高厚恩
無以報塞萬一敢竭其髦髦之思附於詩人愛
君之誼謹拜稽首而獻頌曰

於皇惟 聖配天受命至治馨登禎祥屢應娶
女之墟舟山之麓神物是興產茲瑞鹿元化閭
甄太和孕育素絳凝霜皓色映玉外質既潔內
心孔馴匪徒走險來應昌辰貢于侯服遊我上
林群工曰都允惟休徵列星斯降群仙所乘其

詩學彙纂

兆伊何帝命是宣其命伊何天子萬年翩翩白
鳩于南載翔姬氏之興素魚墮航越稽載記咸
侈厥祥雖則紀祥罔徵于壽詎若我今受天之
祐煌煌靈芝產我殿隅驚驚白鳥翔于天衢爰
有瑞鹿並薦貢符偶麟遊藝駉駿御輿懷懷靈
既唯皇承之明明天子福履成之九圖是式百
祿是宜綿綿延延垂拱以治小臣拜首敢獻頌
詩

白兔頌并序

我 皇上久通化成御極之四十年群生咸遂
萬彙致和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奇祥上瑞紛綸
璀璨所以昭太平之象徵永命之符者不可勝
紀矣乃者南京錦衣衛指揮徐純勲恭進白兔
一隻霜毛耀采玉質凝輝外紫其色內馴厥心
誠希世之奇珍也臣聞之玉衡之精散而為兔
壽千歲逾五百歲則變彩色白載攷圖記皆云
為王者之嘉瑞若其符祥卯德當我昌期尤為
應聖之徵明甚越自昨歲己未貢於揚州茲疊

詩學彙纂

見南都實 皇祖肇基之地其獻於闕下也又
丁景命初度之期上方建玄典以迓洪禧而靈
貺適協蓋天誘其衷神假其會猗歟休哉此皆
由我 皇上敬天法祖聖敬日躋仁恩廣被昭
格上下卓冠古今是以上帝顧懷 皇祖陟降
因福地偶昌辰依類託諭以昭示 皇上長生
御極億萬年無疆之慶其在茲歟臣幸以薄技
依日月之光獲睹貢符退自思惟昔周宣中興
兎舞于鐺亦文武之舊都也顧色非應圖瑞匪

登見不足以比擬昭代萬一猶垂史冊侈為禎
祥矧今日之盛嗚無詩歌臣甚思焉敢拜稽首
而獻頌曰

於皇聖明化覃清寧協氣旁暢蒸為休徵有克
爰爰其儀孔嘉奇姿玉立素義霜華有克爰爰
其心孔馴匪苞而鳳匪角而麟云胡獲之邦畿
之舊云胡猷之公侯之胄群工曰都再拜稽首
靈脫燕章天子萬壽惟此克兮載于圖經千齡
變永七星降精古蓋希聞我乃查慮其兆伊何

神聖主集

皇帝神聖翼翼京邑我祖肇基赫赫昌辰景
命之期茲惟天意天皇人為惟皇之烈丕承
于祖佑冒萬方罔不得所顧懷啓佑眷我皇
德億萬斯年曷其有極昔周之隆亦有舞鶴宣
業以光中興周道詎若我今長發其祥小臣獻
頌皇祚彌昌

萬壽宮慶成頌

嘉靖四十一年臣伏觀萬壽宮慶成據坤靈之
寶勢模乾象之玄規皇皇哉誠九重之壯觀萬

方之拱極也臣誠不勝忻忭退自思惟夫王者
繼天立極高拱清樞之地固昊天之所眷顧與
宅者也然稽之經傳攷之載記自昔帝王考室
兆祥則固有之至於昭示長生以彰無疆之休
者蓋振古未之前聞故斯千之詠以美周宣中
興然未及受命也帝乙之鑣宮雖稱受命矣然
未及錫齡也豈非大德格天固有所待而明明
降監亦鮮有獨膺其隆者與洪惟我皇上握
符當陽履熙平之運值制作之會頃者經始萬

壽宮主集

壽宸宇百堵皆作其南則有萬壽曦福朗祿之
門其北則有壽源之宮永綏之門又其北則有
太玄之序擬一之殿衍慶之門其東為宮者三
則有萬華萬和萬寧其門則有金寧金瑞攸順
攸利其西為宮者四則有仙禧仙樂仙安仙明
其門則有常寧常和常善常輝又有含祥成瑞
永康永順迎祉納康諸門金鋪玉題交輝相映
然總而名之曰萬壽宮者則上帝申命之所錫
也猗歟休哉此其春哉皇上長生億萬年無

疆豈非臣之所謂振古未聞者耶是以茲役也
經營于去冬告成于茲夏甫歷時而成功夫豈
人力能至於斯哉實神靈之所默相也蓋由我
皇上聖德神功巍巍蕩蕩覆冒萬方治久化
含生之類莫不蒙澤歸仁以躋壽域而又小心
事帝至誠格天獻享之精達幽至和之氣塞明
是以上帝儲休隋祉長發其祥茲者宸宇維新
眷顧與宅故宜其超商鞅周旦千古而獨隆也
雖然則我 皇上膺寶籙契真詮福履之綏川

耕學士文集

至日升而是宮之建所以寧皇躬延仙算允矣
配天罔極豈非宗社靈長之慶哉臣惟古之臣
子歌頌其君父宮室之美竹苞松茂萬葉聲飛
而又祝其居處之寧復與之安寧兆之吉乃誠
忠愛不能自己之情也至若我 皇上受命于
天長生御極茲役之建尤為萬世希偶豈可無
聲詩以頌盛美臣不佞願敬附于詩人祝君之
義敢竭其愚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矣上帝兮祐我明監我 皇德兮猷治馨翼

翼宸居兮凌紫清築室百堵兮不日成豈人力
兮能經營昊天有命兮惟 皇靈承錫召萬壽
兮介長生福我聖皇兮居永寧群工稽首兮騰
頌聲考室見祥兮稽之經惟我今兮古莫與京
重祥疊瑞兮紛充盈素羣呈兮馴階庭頽莖產
兮羅軒檻眷惟與宅兮億萬齡北辰居所兮拱
衆星地久天長兮歌太平

天保萬壽頌代作

耕學士文集

我 皇上聖教格天純誠享帝夙夜匪懈淵然
凝真湛然怡神德和於上以建極是以心和氣
和形和而天地莫不應之通久化成熙熙然登
宇宙於太和矣乃嘉靖四十一年恭遇 萬壽
聖節先時天休滋至以章太和之象者其見之
考室也則三靈協相兆庶子來有萬壽仙宮之
建焉見于物瑞也則有仙芝神龜之蕪獲玉兔
景祥之疊現焉見于卜年也則五氣均調以受
厥明焉見於戡亂則玄威助順不勞而成功焉
是豈皆人力所能致哉蓋我 皇上以和感之

天以和應之所以保 聖壽於無疆也猗歟休哉於是群工萬姓會我昌辰莫不懽忻鼓舞以騰祝頌大學士臣非退自思惟臣聞之天統元氣天之所以長久者以太和之氣發育萬物運而不息也天之委和也為人蓋惟聖人法天立道致和以收位育之功則可以與天地相似而不違故南華仙經所載軒皇咨至道於廣成子曰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得吾道者上而為皇與日月參天地為常而獨存者乎由是言之帝

之祈天永命豈有他道哉臣惟我

皇上聖德淵微以和召和當虹流電繞之期功巍巍如此休徵赫赫如彼然則臣所謂致和廣成子所謂得吾道而為皇者我 皇上奚讓焉天保孔固其泰三光配兩儀以長存者宜哉然臣又聞之太和之運無窮惟大君之致和者有至有不至是以天運亦有不能齊者故古之帝王特偶值其和未嘗兼脩也仰惟我 皇上聖神功化之極協氣磅礴其積祥紀於史冊充溢

圖牒固已卓冠千古即如頃者仙宮工臣於靈臺仙芝數繁于漢殿神龜色雉于寶圖玉兔料番于舞鶴靈豐頌侈于周詩達伐事捷于殷武其視古帝王間值一物一事以自侈何如也我皇上方且存冲虛契玄默愈虔昭事以迓維新之命則是我 皇上之開化也以聖心之和感而為天地之和我 皇上之歛福也以天地之和復涵而為聖心之和其退藏於密彌於六合者真與昊天太和元氣之運往來相通循環相應流行而不息此天之所以常清地之所以常寧

民物之所以常阜我 皇上之所以常為天下主也豈非宗社生靈億萬年之慶哉臣某率侍左右蒙恩最深躬逢盛美誠不勝區區華封祝君之義散稽首而獻頌曰

於皇昊天常穆清兮太和元氣運無停兮誰其配之我 聖明兮溥將命兮長生兮夙夜匪懈虔精禋兮神啓其衷證仙乘兮德和於上法天行兮心和氣和乃和形兮退藏于密彌八紘兮

氣氤磅礴發祥禎兮五氣均調百穀登兮四夷
來王萬國寧兮親親蕩蕩德難名兮天保孔固
莫不增兮不日而成靈經營兮頌堦燁燁羅軒
楹兮素羣爰爰馴階庭兮貞符瑞質何充盈兮
會我昌期虹光騰兮萬方來賀集玉京兮五雲
垂輝映壽星兮小臣稽首懽頌聲兮至道之精
稽仙經兮超軼軒皇契廣成兮如川方至日之
昇兮時乘六龍御太平兮兆民永賴天齊齡兮

林學士文集

林學士文集卷之四

林學士文集卷之五

閩中林壠著

樂章 平倭作

南郊

迎神

皇天眷命兮予一人全昇有土兮小大悉臣彼
倭虜兮毒我民予奉天討兮命臣隣助順殄逆
兮惟皇之仁萬國服兮我威孔震奠玄醴兮蒼
璧陳萬靈從兮擁百神恍居歆兮監精禋

林學士文集

初獻

明明在上居高瞻早嚴彼夷德哀我人斯請命
以討肅將天威休矣上帝莫我有違

亞獻

我受命矣惟帝其授之大邦為仇帝弗省之我
將我享惟帝其祐之

終獻

載陳璧帛載聲鼓鍾酌我玄醴虔獻既終帝鑒
孔昭無感不通綏我家邦萬福來同

送神

郊宮颯兮神馭還望龍駕兮不可板眷宗兮降
景福四海晏兮兆民安

北郊

迎神

於皇后土兮奠彼群生倭夷擾兮地弗得寧靈
祐我邦兮群醜平洋洋東海兮鯨鯢既剪萬里
清方澤嚴祀兮我武告成雲爲駕兮電爲旌猗
靈格兮鑒予忱

耕學王文集

初獻

於維博厚配天同尊奠彼螽斯掃此蟻屯萌孽
既拔嘉植用蕃

亞獻

群生並育本無私載內憂外夷翹然異界倭虜
殄矣率土攸賴

終獻

酌彼玉斝黃流在中疆圉既靜車書攸同三獻
告虔昭明有融

送神

樂既成兮祀享畢靈之旋兮周八極保我皇家
兮千萬億

太廟

迎神

赫赫我祖靖四方肆予嗣服莫敢不來王倭
匪茹兮侵我疆命將徂征我武惟揚既蕩平兮
鋒鏑斧蟪干戈載索兮矢藏惟對揚兮耿光
遠豆有楚兮登馨香願予孝思兮神未享

耕學王文集

初獻

明明列祖於昭于天佑啓後人咸正罔愆倭夷
蕩滅振旅而旋永藉遺烈酌以告虔

亞獻

於皇列聖弘茲丕基有禩不虞我出我師載績
膚功永言孝思嘉醴申獻福履攸綏

終獻

鍾鼓喤喤威儀將將神既格止降福穰穰文治
日新海波不揚於萬斯年休有烈光

送神

儼陟降兮神宮忽飄舉兮雲中瞻孝思兮續武功
貽我寶祚兮永無窮

帝王廟

迎神

立我中國自昔聖功四海以為家外彼狄與戎
蠢茲倭虜窺江東我有虎臣獲其雄左屠右戮
群醜空振餘烈揚遺風性醴既潔告成功仰瞻
雲駕驂群龍靈之格兮紛相從

神學文集

初獻

皇矣前聖誕受天符界別夷夏疆理寰區爰殄
逆寇默贊令圖酌言告之我誠孔摠

亞獻

我民惟民我土惟土南國弗寧惟神之侮輔之
翼之如震如怒鋪敦江淮殄滅醜虜

終獻

自我受命禮祀弗愆祐我出師有光厥前樂盛
庶品庸以告虔克成大統於萬斯年

送神

紛總總兮冠裳靈之返兮何方惟盛德兮世紀
保皇祚於無疆

神祇壇

迎神

昊天有命兮眷我明德百神效職兮我戰則克
倭夷平兮消氛慝靈祐我邦兮曷其有極
誠以告謝兮洋洋而來格

初獻

神學文集

默贊化元惟神之靈有感必應不與厥英載彼
魁虛至於蕩平是用懷柔以獻斯誠

亞獻

佑力啓智默通冥授驅發靈焰以除民疾或藝
或康傍達斯臬於赫未臨就此登豆

終獻

自我受命神享克誠俾我家邦以康以寧既掃
氛穢九躋昇平牲酒潔馨享禮是成

送神

祀禮成兮神懌思佩洗滌兮光陸離眷有德兮
福履綏綏聳皇圖兮萬國永

社稷壇

迎神

予受天命兮主百靈歲以有年兮我祀孔明彼
倭虜兮干天刑災沴消兮神睨是承登我百穀
兮民永寧牲肥碩兮醑饌清神之格兮鑒予誠

初獻

維我有邦祀崇社稷有動則宜默賴其德彼倭
南殘我巫姓強靈相我師是用遂克

亞獻

禦災捍患惟神所司南倭孔棘哀我人斯投彼
妖氛殄滅無遺假茲明薦神其格思

終獻

土底其平民受其養荆棘艾伐百穀惠長有司
者靈用發英爽億萬斯年永保茲享

送神

崇壇肅肅我祀虔兮饗禮既成神馭旋兮綏我

介福屢豐年兮

林學士文集卷之五

林學士文集

林學士文集卷之六

閩中林燦著

表

賀嘉禾表

皇穹眷德屢占豐稔於堯年地祇效靈載發禎祥於舜畝慶傳禁苑歡洽寰區恭惟 皇上盛德在躬至仁育物勵精圖治思稼穡為王業之艱發政行仁軫衣食乃天民之重春秋祈報誠格冲玄夙夜憂勤恩覃海宇膺三靈之注眷備

林學士文集

五事之休徵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允矣至和之洋溢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昭分奇瑞之赫輪式觀萬寶之成丕篤一人之祐金莖合穎嶷嶷以疑祥玉粒充箱粟粟而薦祉物無疵癘歲以順成倉箱占百室之盈裡祀洽三農之慶薦之宗廟昭明德之惟馨華在簡書表聖人之上瑞彼周書名篇異畝祇貢宗藩而漢史侈紀駢莖或生御邑詎如昭代產自籍田誠太平之有象臻至治之無疆者也臣等幸際昌辰叨居近列慶

神功之默運崇詞何補於洪鈞歌帝力以難名惟忻徒同乎擊壤伏願茂介洪禧緝熙純嘏并中享帝既符北里之祥上壽齊天永效南山之頌

賀白鹿表

眷篤天申茂介一人之慶祥昭岳貢駢增萬壽之徵華夏均歡神人胥懌恭惟 皇上聖神建極位育成能本誠敬以格冲玄三靈注眷溥仁思而沾海宇萬彙歸仁每儲有羨之祥迭表無

林學士文集

疆之慶顧惟仙獸實乃星精秉太和以陶甄應至治之感召故常稽千載之上驚代以希逢未有僅一歲之中歷時而再見茲為上瑞允屬昌辰濯濯並遊色映瑤塔之彩呦呦相和聲調玉律之音矧得自名山夙託仙脩之所獻於禁苑適當 聖誕之期固將兆瑞應乎軒轅豈但類來儀于虞化授長生之籙允增筭于東溟握受命之符永奠樞乎北極臣等清班幸忝盛事叨逢繫日月以紀祥才慚魯史就雲天而獻祝情

切華封伏願茂集鴻禧鮮熙純嘏遂其生遂其性綿綿撫萬寓以衍龜嘖得以清得以寧永永參兩儀而延鳳曆

賀白兔表

紫極延禧寶祚介長生之錄玄穹錫祐玉衡昭永命之符霜毫含桂魄以流輝雪未映芝田而薦祉一人歛福九有騰惟恭惟 皇上德合元陽神凝大素本純誠而格帝春萬三靈運久道以統天仁運萬彙是以高明博厚積和氣之充

賀聖主文集

周飛潛動植悉休徵之呈靈宜茲神物並相昌辰孕靈本自於金精應聖妙符子卯德生偕仙草數同義卦之循環馴貢帝庭色映周禽之皎潔昨方來於南國茲復見於西江爰爰飲瑞池之漿紵依御禁綿綿瑞珠宮之藥永傍仙筵是誠增文囿之補允足卜新圖之永者也臣等叨居近列快觀奇祥仰荷鴻私紀瑞空慙于魯史俯同歡舞輸忱惟祝乎華封伏願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聖化昭而四靈畢至至延有道之長皇

極建而萬福來同茂衍無疆之慶

賀白鴈表

眷注瑤宇丕迓天休之至祥昭玉羽誕臨陽長之期聯翩遵星渚以來儀熠燿漸雲達而薦祉一人慶萬四海歡均恭惟 皇上合德元陽凝真太素對時發育至仁覃被群生體信感孚大順均陶於庶彙德施恩普道久化成絲綸貢川岳之珍璀璨冠圖書之瑞眷茲神物允謂貞符遠覽德輝應聖時而始出誕啣瑞命候陽月以

賀聖主文集

朋來雖難並贊于虞廷翳翳咸呈乎文囿翺翔上林之玉樹永傍仙筵游泳太液之瓊波長涵帝澤真足配四靈之畢至蓋將明諸福之脩膺矧義取未賓適塵清於九塞而靈含式序正禮達於萬方振古希聞快觀太平之有象於今僅見孟占聖祥於無疆者也臣等久荷殊私雅賴隨陽之性欣瞻上瑞難名贊化之功莫罄揄揚惟深舞抃伏願玄禧益茂靈貺常新玉燭調和數蕃即遊載筆屢登于魯史瑞圖啓泰天長地

久握符求錫軒齡

賀五色龜表

聖皇受命長生膺玉眷之隆仙岳效靈上壽表
瑞光之瑞神物紛呈乎五色休徵並集於一人
慶洽龍宸歡騰鰲極恭惟 皇上凝真淵默體
道冲虛藏注知來照臨合神明之德對時育物
生成同造化之仁是以太和允塞於兩間大順
丕昭乎庶品茲者 皇居鼎建甫承萬壽之洪
名景變肇初正綱三靈之篤祐是宜瑞質來相

祥學士文集

昌辰貢川本傍乎芝田在沼並依於蓬島數符
大衍廓天地以儲精采合成章綯雲霞而薦祉
德惟有感物豈無知吐軒后之符信占神授呈
大禹之範更親朋來是誠增仙齡億載之明徵
顯聖治四靈之嘉應者也臣等叨依密勿幸際
殊祥惟傾就日之忱冀罄格天之頌伏願箕箒
茂衍周命常新歟五福以錫民享壽祿位名永
延於寶曆恭而儀而真極涵飛潛動植宜應於

珍圖

大朝門賀表

一人建極膺謨肇周制之新萬國朝宗宸宇瞻
漢儀之舊照臨所暨鼓舞惟均恭惟 皇上運
履熙平道並迹作聖神功化之極泰天地以成
能文物聲名之昭亘古今而盡制惟昭事方隆
於玄典乃謙冲特軫於淵衷謂九重之命名或
未釐乎舊在百王之創制宜有待於今遂揆日
以命工爰候星而肯構子來兆姓乘時率作之
惟勤役使衆靈甫歲經營而畢衆魏悉還於壯

祥學士文集

觀鴻名獨出乎唐裁事成萬世之功永作四方
之極仰瞻有伉切雲漢之昭回不御無疆順乾
坤而闔闔固將邁虞舜達聰之化豈徒協宣王
考室之祥慶洽瑤圖休延寶曆臣等台司幸忝
雲構躬逢久荷悃悃首切龍光之被式窺輪奐
曷勝燕賀之私伏願居正體元宅中保大垂衣
裳而致治皇輿奠北極以常尊開闔闔以迎祥
聖壽與南山而並久

賀皇極殿表

吳穹錫佑皇輿肇萬禩之基神聖成能宸宇建
四方之極嚮離明而介祉導坤載以朝宗廟社
慶延繁區歡洽恭惟 皇上道兼述作運履熙
平敷禹命以當陽歟箕疇而錫福冲玄昭格五
事之敬緝熙海宇以康三德之權時措無微庶
而風雨燦陽成若八政孚而水火金木惟修駿
烈豐功冠百王而獨盛鴻圖大業續列聖以彌
昌茲者以三殿之經營寔九圍之承式肆當章
故鼎新之會遂為宅中保大之圖兆庶子來咸
趨樂從萬靈相協遂奏膚功巍巍肇皇極之規
翼翼表神京之觀璇題綵繡承蒼昊而切紫微
玉陛崇嚴麗黃輿而臨赤縣阿閣霞明乎綺緞
臺門日煥乎金鋪卷昭扁榜之洪名用顯邦家
之新命備天子九重之制得聖人千載之時玉
帛萬方統觀乾坤之闔闢山河一統未瞻日月
之照臨是誠邁湯后受命之宮豈但軼宣王考
禘之室佳辰有傲寶曆無疆等幸恭台司恭逢
雲構材漸棟棟贊修惟觀於龍光恩繼軒墀善

祝但騰乎燕賀伏願丕基鞏固仙筭長生茂衍
洪範之疇益增泰元之策萬邦保極共仰北辰
之尊億載御圖永並南山之久

賀萬壽聖節表

千齡啓聖鴻圖卜有道之長萬壽齊天泰運衍
無疆之慶玉帛紛陳乎萬服蕭韶協奏于虞廷
瑞靄烟浮歡聲雷動恭惟 皇上功參太始道
契重玄丕顯應圖脩聰明睿智之德篤恭凝命
得名位祿壽之全聖人之化成以久於其道王

者之治定既世而後仁山川鬼神畢寧風雨燠
煖時若宏開壽域納庶兆以同躋獨運廟謨懋
懋表而遠適惟至誠無息象帝之先故申命用
休受天之祐如幾如式俾熾俾昌載當萬寶之
成恭遇一人之慶金莖玉露委玄潤以挹九霞
銀漢冰輪並清光而被四表式昭默眷永錫遐
齡自昔河清已兆龍飛之運伊今川至亟綿鳳
曆之休者也臣等叨司雍殿幸際昌辰偕百辟
以祝堯年悠久成物與諸生而歌周雅壽考作

人伏願緝熙純嘏茂介洪祺如日之升如月之恒永作神人之主極天所覆極地所載長昭海宇之安

又

玄樞統瑞一人膺受命之符蒼曆紀祥萬壽顯得天之慶協昌期而應運增神筭以延禧閭闔天開四表競輸於華祝蓬萊雲近萬靈恍效於嵩呼筭衍箕疇瞻騰禹服恭惟 皇上心涵太始道合元陽秉寶錄以御乾觀 二祖七宗之

詩學士集

駿烈撫瑤圖而履泰冠三皇五帝之鴻猷是以神祇享格於治馨兆庶化成乎道久日輪順軌瑞雲現千載之休徵雨澤應祈豐稔溢萬民之歌頌朱崖玄朔慈載熙朝白鹿紫芝紛呈壽域聖德巍巍莫及神功蕩蕩難名茲者虛宿啟秋虹流屆節茂介長生之祉益迎滋至之休玉斗儲祥昊眷申而不頌永命璇垣協慶乾符錫而妙會昌辰式瞻振古之希逢共仰盛時之篤祐南極聯清輝於壁月光煥龍宸東瀛接佳氣於

瑤池綿增鶴算鳳儀獻舞即今四十載於茲川至日升從此億萬年伊始者也臣等久塵密勿幸際昭明仰荷鴻私地切叨依於舜日俯深鰲抃天長惟祝於堯年伏願保合太和緝熙純嘏配而儀而建極歷元會運世誕延有道之長歛五福而錫民兼祿壽位名永衍無疆之慶

謝賜物表代作下同

政府庥官積歲之消埃之效明廷考績遭時承優渥之恩豈戴岳之能勝惟循瑤之是懼臣學

詩學士集

非通敏才本凡庸誤辱甄收積蒙眷寵自修員儀部驟躋一品之崇迨參論台司存陟三孤之重莫報乾坤之高厚空驚歲月之咄嗟叨慶俄及於六年明試式逢乎再考所懼黜幽之典典舜察難逃散期踰分之鴻私堯仁俯逮中使馳頒手寶鈔光分內帑之藏上尊兼脩以饒羊珍出御厨之饌非望所及何功以堪茲蓋伏遇皇上德溥海涵仁同天覆隨才器使菲葑之下體不遺棄過記功犬馬之微勞必錄款風示。

於百僚之衆將以勸能謂褒加乎一芥之微無
寧過賞雖駕馭之取道路後者鞭之而鼯鼠之
飲江河量已過矣臣敢不益堅晚節誓罄丹衷
撫日月以彌深凌夙宵而匪懈明時三載而計
吏治敢忘策勵于衰疲 聖壽萬歲而御皇圖
永願瞻依於末照

謝加官表

聖壽天齊方洽九重之大慶 皇恩雨施荐躋
三少之崇班協分驚慚銘心感激恭惟 皇上

林學士文集

薦恭凝命丕顯應圖建皇極以中興運火道而
成化乾知始而坤成物仁恩普徧於群生岳效
靈而川薦珍和氣充盈於九有茲者昌辰茂對
遐筭永臻無疆惟休方懋格玄之典有秩斯祐
遂覃逮下之恩乃煩曲軫於睿慈至錄微勞乎
直贊豈期茹進亦遠朽安臣徒有朴忠本無他
技龍飛在御幸逢景運之休明鴻漸于遠積愧
亨衢之冒昧願此三孤之重實為百辟之瞻論
道貳公資數陳乎德義贊元休國俾潤色於謨

猷蓋惟器與名實因人而重故自古在昔以斯
任為難非望所及何德以堪矧新恩曠蕩晉參
師保之崇而舊寵叨塵仍席清華之選邇千齡
之遭際莫罄名言念一己之捐康豈能報稱

賜仙像謝表

精禋九昊降祥每近乎神庥體遇群工錫福漙
霑乎帝澤爰繪仙靈之像載頌文墨之臣金碧
輝如丹青煥若儼真遊之陟降勝覩蓬壺幸玄
化之闡揚光生茹屋臣敢不竭精潔于瓊茅肅

林學士文集

瞻依乎瑤席信陳祝史雖慚范武之賢道洽神
人惟仰軒皇之治

林學士文集卷之六



論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

閣試同下

制治有經而正民為急化民有要而得賢為先是故賢才者聖人所以整齊海內統一萬民之具也有其具易其脩世之治也恒必由之故察脉之病否而救之以術者天下之良醫也察風俗之美惡而正之以賢者天下之明主也是故

林學士文集

天下有明主而海內無僻民矣何以明其然邪謂其能盡賢也即白駒不適於空谷考槃無嘆於衡門以此與天下即回心而向道也易曰養賢以及萬民是故惟明主能行之而庸主不能也夫世之人君非不欲更化以善治也唐虞之隆雍熙之盛非不慕而庶幾也然而亂風敗俗相繼而至治醇民卒窮年累世而不見者不能舉賢以自輔得忠以自為也至馬期為車父戴星而出日入而息以勵自也子賤為之不下堂

彈琴而治或問之曰吾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云夫子賤一邑之宰也所治者至狹也猶必得人而理也況乎天下之大人主之勢欲正風俗舍賢才何以哉故嘗試論之風也者動乎上者也俗也者成乎下者也自古風俗之僻曷嘗不由在位者非其人乎故衛之君子有鶉奔之風故其俗淫晉之君子有葛屨之風故其俗奢秦之君子有無衣之風故其俗悍而無禮齊之君子有盧令之風故其俗侈而犯上陳之君子好巫故其俗誣魯之君子好貨故其俗竊之數君子豈非所用非其人而風俗敗壞者邪故明主知其然高拱於清務而獨觀萬化之原賢者舉之能者任之疑者嘗之廣受而慎取之凡以為民也由是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是故其俗淫者則正之以禮法其俗奢者則正之以中正其俗悍者則正之以慈惠其俗侈者則正之以退讓其俗竊者則正之以廉潔其俗誣者則正之以明察譬之大匠執

林學士文集

斧斤以任木不就吾方圓削而去之其何難焉
古之明主所以不下堂序之間而教化行風俗
美者此其術也夫豈無僻民賴賢者以維持之
也故曰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舜舉皋陶不仁者
遠此之謂也周之興以十亂而天下化其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言比屋可封也及其衰也
在位一以法持之而民從其詩曰豈不爾思畏
予不敢民免而無恥也及其亡也姻婭驢仕而
民思亂其詩曰如彼下泉無淪胥以敗言其
政散其民流不可止也嗚呼孰謂天下之治亂
不係乎風俗哉孰謂風俗之美惡而不係於人
才哉人主胡不引前事以觀亦得失之林也或
曰子之論則然矣然人君若何以知其賢而舉
之無賢奈何曰是不然夫聖主不易民而化賢
君不惜才而治天下未嘗無賢也郎不求苟求
矣吾見賢才之至如晨風之趨北林衆水之赴
大壑也夫綠耳紫燕不恒有天下而外厖已充
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不恒有于天下而翫好

己具至於賢奚獨不然邪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
盡其才懷抱利器者萬不一施及天下之不治風
俗之不正則曰國無賢焉其信無賢邪其有賢
而不用邪有國家可省矣

六經

聖人之道不明諸儒晦之也易詩書春秋禮樂聖
人所以垂訓也自漢以來傳經者無慮數百家
其書學者多有之縉紳先生類能言之然聖
人之旨愈摶而不彰諸儒過也玉之在山良工
揮鏹琢之以為珪璋非不美也而太朴不完太享
之禮上玄酒而姐脰魚易牙調之五味烹之
以薪濟其不及而洩其過故天下之口期于易
牙而至味不存夫苟完太朴豈用良工之巧匪
離至味不必易牙之調獨會全經奚取諸儒之
鑿非惡其明經也惡其適足以病聖人之經也
是故百人與歎而趨不若一人負之而走故傳
註愈繁則聖人之經愈晦已夫作六經以教萬
世者非孔子乎孔子曰予欲無言又曰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則聖人之不貴言也明矣在得其意而已夫車之所由者轍也而轍豈車哉蓋嘗試論之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百慮而一致六經之道同條共貫第諸儒言之有同有不耳耳今不暇毛舉其細姑摭一二見之易以道陰陽而泥之於數至作太玄潛虛以擬之其失也拘而不通書以道政事武成之篇孟子疑之金縢之冊周公或不為此也必曲為之說則其失也誣而難信詩以道性情而鄭衛之風皆

林學士文集

為淫奔所自作何以被之管絃又欲盡廢小序則其失也踈而起後世之疑春秋以道名分誅亂臣討賊子其旨固也滕侯以黨惡敗其後世許止不以嘗藥被之弑君故其失也鑿而多端至於禮樂則漢儒之附會為己甚愚何以觀之矣噫六經之旨裂矣得非諸儒之罪哉故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晦今古文書之衰也大戴小戴禮之蠹也魯衛毛韓詩之敝也嘗謂通言今乃信之蓋孔子老而好易讀

之韋編三絕至于春秋游夏不能替一辭示欲立言垂範若斯之難也而諸儒率易言之何哉悲夫必不合矣是漢儒能傳其文矣而未能明其義也宋儒粹矣能明其義者也而小出入或有之然則後之學者欲從而聞聖人全經之旨孰從而得之也曰盡廢傳註可乎曰何可廢也所以明經者也與其過而廢孰若過而存之又況宋之儒者固嘗升其堂而嗜其馥者吾烏得而議之特以為學經者不必泥耳夫望遠者見其貌而不見其形視遠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聲立乎當今以觀六經遠矣孰信哉信乎已贊乎聖人參乎先儒已苟信矣異乎諸儒不必非已苟疑矣同於諸儒不必是是故割刀之用而驚刀之貴荒簞之安而藁結之尚貴其本也知求其本者可以通六經矣

學以至乎聖人之道

世嘗謂聖人生知無待於學即常人學之亦不能至者皆非也史稱上古之聖生而神靈此所

謂性之者固非積學所致也若夫反身修德克己復禮上焉可以希於聖人其次亦不失大賢此足為者而世恒患志不立故終其身無成耳夫適蒼莽具一日之積適千里者累月糧適萬里者累歲糧必至也況乎君子欲至乎聖人之道不先定其志將焉用之是故積土成山積水成淵積善成德積學成聖人亦為之而已矣豈以不能為患哉三尺童子非不知仁義之為美也卒而譽之瞿然驚喜庶幾其間即責以行一

林學士文集

義名一善所號為儒者難焉志不立也故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立志之謂也而世之愚儒咸驚其言曰虞帝不可及已曰仲尼無得踰焉審如是則伊尹何以樂堯舜周公何以師文王哉木之直也或揉之金石之堅也或鑠之牛馬之性與人殊或馴而擾之可適于用况人懷五常之性超然異于羣生聖人不為耳謂吾身不克由聖者自賊也謂人不能賊夫人者也且世之

所以高聖人以為不可及者何也若以其性歟則仁義禮智與我同者聖人盡性吾亦可盡其性以其形歟則戴頭顱連肢體具聰明與我同者聖人踐形吾亦可踐其形以其情歟則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與我同者聖人公情吾亦可公其情若以其心歟統性情具萬物與我同者聖人能大其心吾亦可大其心是故存之而斯大約之而斯公脩之而斯踐養之而斯盡一也故嘗試論之翬蒙習巧于弧矢輪扁專工於斲

林學士文集

輪離婁極視于規矩師曠盡聽于五音盧扁絕能於方術尤良弊情于御馳是數子非性也能習之而專執之而精耳終其身而名後世若夫聖人之道取諸性而脩君子立志以基之致力以求之積久以待之其有不能至者鮮矣昔者子貢嘗學于孔子矣曰賜願息焉冉求願學于孔子矣曰力不足者故二子卒不入於聖域若顏子可謂有志于聖人之道矣曰既竭吾才欲罷不能故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曰吾見其進

也未見其止也惜其未見聖人之止耳夫道一也求賜如彼顏淵如此由人手哉志不立故難成也夫射之所以能中者以期乎鵠也不期乎鵠而能中者未之有也學之所以能聖者以志乎聖也不志乎聖而能聖者未之有也故射以侯為鵠學以聖為鵠涇之水天下之至濁也有取而澄之雜之於渭莫之能辨是故君子之學安勉同條性反其習知乎此則可以有志聖人之學矣

林學士文集

聖人以政養萬民 順天甲子程文

聖人之政能使萬民各得其所者其心與天合一者乎何也聖人繼天以立極也繼天以立極是以前心必求合於天之心在於生萬物故常欲萬物之各遂其生聖人之心在於養萬民故常欲萬民之各得其養夫聖人者同欲萬民各得其養也使徒有是心而無其政焉則聖人之心不得以自遂而天下之民亦不免有失其所者矣是故聖人不得不繼之以政而所以出

之者則與天合一之心也宋儒周子有言天以春生萬物聖人以政養萬民善言聖人與天合一之妙者也吾嘗讀易而見聖人所以養民矣於頤則言其養之義曰由頤於井則言其養之功曰井收勿幕於泰則言其養之政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乾則言其養之心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又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是故聖人必體乾之心而後有泰之政有泰之政而後得頤之義得頤之義而後收井之功者也故嘗試論之天之於物也易大傳曰顯諸仁藏諸用則夫鼓萬物出入之機者固不專于生也夫物之所以生生不息變化不窮者何哉蓋天以生物為心也乾元之運不已而春為生物之府是故萬物之並育者亘萬古而未嘗息也於此可以見天之心矣聖人之心惟其與天合一也故在天則為元萬物莫不資始于天在聖人則為體元萬民莫不資養於聖人自天下由之以養也為頤之由頤天下取

林學士文集

足于養之不窮也為井之勿幕天下賴養于其政也為泰之左右此固心之所不能已者之所不能辭也嗟夫上古之時生民之患多矣不得其養者何限也是故民未知宮室器皿之用也巢居穴處無爪牙以禦禽獸於是不免有燥濕搏噬之患民不得其養者多矣未知樹藝之利也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於是不免有饑寒怨咨之患民不得其養者多矣未知禮義之教也黃耆而土鼓汙尊而杯飲力強者扼勢衆者奪于是不能有事聞凌悖之患民不得其養者多矣夫民之不得其養也民之智困於物固不知所以自養也天之愛民至矣而其鼓萬物又不與聖人同憂也夫民既不知自養天之愛民又不能使之自養矣為聖人者又無以養之是將視生民之患而莫之拯救也聽其失養而不為之所也聖人之心蓋大有所不忍者矣天之于物也有一物不遂其生者乎則非天之心也聖人之于民也有一民不遂其養者乎則非聖人之心也是故聖人以為吾既繼天而任

養民之責明於其利達于其患在我無難者而又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所以養民之具未嘗不備也若之何而不道之使養也是故因之以立政民有燥濕搏噬之患也聖人曰吾將利其用於是制之上棟下宇與其舟車杵臼耒耜網罟之類而民始知假物為用皆養于聖人利用之政矣民有饑寒怨咨之患也聖人曰吾將厚其生於是導之樹藝五穀桑麻與其山林藪澤之利而民始知自衣食其力皆養於聖人厚生之政矣民有爭鬪凌悖之患也聖人曰吾將正其德於是教之五品人倫與其生立升降揖讓之儀歌詠舞蹈之節民始知尊尊親親以化於訓皆養于聖人正德之政矣猶未也既利其用矣又勸相以養其力使不匱既厚其生矣又擗節以養其財使不訕既正其德矣又勞來之以養其心使不厭是故聖人之政畫之為都鄙鄉遂庠序學校莫非養之之地樹之為州牧侯伯公卿大夫士莫非養之

之官布之爲四時十二月之令莫非養之之時是故天時也地理也人官也物曲也聖人因之以爲政也而所以財成輔相以左右民者未嘗不事爲之備曲爲之防也嗚呼聖人之養民何其至纖悉也聖人與天合一之心必如是而後盡也故聖人之政在一家則一家得其養在一國則一國得其養推諸天下施諸後世則天下後世無不得其養也萬物熙熙然生於天之春而不知天之爲功萬民皞皞然養于聖人之政而不知聖之德爲

林學士文集

養之時義大矣哉蓋其義取諸順其功取諸井其政取諸泰其心體乎乾也故曰聖人羣物之命也嗚呼向使無聖人者則自昔生之患多矣安能相生相長相群相和相讓相保相成以至于今千萬世也然後知聖人養民之功之大也孔子序易自義軒以下始去結繩之治養民之政聲矣其在唐虞則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至於禹禹養以夏之政至於湯湯養以商之政至於文武文武養以周之政周禮一書其制備矣是數聖人者其因革

損益政雖有不一其以天之心爲心愛養斯民則一也故曰周子善言天與聖人合一之妙也雖然周子曰以政養民矣又曰肅之以刑何哉蓋物之生也不止則過故天必以秋止之民之養也不肅則難治故聖人必以刑肅之仁義並用之術也然天之止物也物得秋以成莫非生也聖人之肅民也民得刑以治莫非養也天道運而有春秋帝道運而有政刑不同矣然其生之養之心盡嘗不同乎是天之元聖人之體

林學士文集

元無間可息也善觀聖人者亦觀之天道而已矣

林學士文集卷之七

林學士文集卷之八

閩中林燦著

福州府志諸論

戶口

論曰予嘗考歷代草創并邑蕭條蓋百姓新去湯火故爾及治平日久則未有不滋殖者也舊志載正德時戶口視洪武間不能增十之二三頃視正德間又無所增矣夫國家治平晏然無事二百年于茲邇前古未有也休養生息涇

林學士文集

泳汪濊固宜數倍于國初時而民不加多豈有是理哉抑或有司未稽其實而奸胥蠹吏得爲僥倖者地耳舊制凡十載一籍其民大抵足舊數而止此敝政也夫一邑之戶始衰而終盛一族之人始寡而終衆奈之何必因其舊也哉是故豪宗巨家或百餘人或數十人縣官庸調曹不得徵其寸帛役其一夫田夫野人生子黃口以上即籍于官吏索丁錢急於星火此所以貧者益貧而富者益富也又自倭寇以來軍儲

徵求催督孳孳皆出于田廬土之供獨矣不毛之宅無職事之人終日裘衣井食博奕飲酒市井嬉遊獨不可稍舉古人抑末之政以紓力本者之困也邪爲今之計欲使戶無匿丁則莫若允訟于官者必稽其版凡適四方者必驗其籍則戶口可覈戶口可覈則賦役可均不惟足國裕財驅民于農亦無便于此者矣

賦役

林學士文集

論曰詩大東孟刺賦役不均也周大夫告病其託爲婦人之言者歟是故臨食而嘆念君子之行役顧周道而潛然也其卒章也歸之天而無所怨尤焉是詩人之厚也夫以成周之時而猶不均若此豈其政然耶抑地使之然耶竊謂不惟列國郡亦有之吾福山海之利曾不及漳泉延建而爲八閩都會節使監司咸聚焉而又將臣建牙遠夷輶船奔走供億固皆吾福之力也後則甚頌民亦勞止矣詩云不懈于位民之攸暨言在位者當爲民所依而息也則夫均之于

彼而節之於此誠不能無厚望焉

屯田

論曰我國初屯田蓋古寓兵於農意也當時議者固謂數十年後盡屯天下之田則可以盡養天下之兵矣吾土險阻屯者多垂山谷非若他郡平衍易於稽覈也是故歷年滋久舊田者既益相貿易新墾者又不請稅于公強宗則勿盡數墾豪民則亂我經界又耕非受田之兵歛以乾沒之長邱有舊額嚴刑督之猶不能足而

林學士文集

况望其有增益為養兵之利乎甚矣非國家設屯意也法之敝如此獨不可變而通之手謂宜因均田之會無憚跋履括舊屯並其新墾勿令強族豪民更得侵冒擇其膏腴者給諸衛丁壯自食其力有急用之則可以漸省客兵此亦漢人實塞下用土著之良策也

兵

論曰郡兵舊有定額自寇亂以來蓋日增不知其幾矣十邑之民困于供億故吾鄉士大夫咸

言不得已則願罷浙兵予竊謂此未易輕議也何以言之耶夫論兵利害者譬如養生無病者藥不可試病未瘳而勿藥亦非善養生者矣嘉靖間倭寇吾土列城陷四郊焚蓋環郡之外悉賊壘矣若非控于大邦假習流之卒以驅封豕欲保其室家得乎今喪亂既平人有功于我而棄之不可謂義矣且閩寇與浙直不同倭之寇浙直也靡有內訌倭往倭來飄風一日趁數千里稍不得利揚帆為舉矣吾則海濱奸民染禍

林學士文集

稔惡亂心無厭素為島夷耳目是故兵朝撤而賊夕至矣不可不慮也故輕罷兵者是不審利害之實病未瘳而勿藥之說也若夫欲今為久遠之計者則莫若漸教土兵則可以漸省客兵郡多崇山峻嶺獨一面距海兵法所謂挂地也伏而倭之險而要之敵可以入不可以出雖韓白有不易窺者是故其禦賊也用奇而不用戰其養兵也冒精而不冒多自嘉靖末迄今十餘年有意土著久矣卒未臻其效者蓋亦有說浙

兵之客吾土也居則有餉行則有齎踐更則有
路資召募則有雇直而士兵數斗之糧猶不時
給厚薄如此奈之何責之以死敵也假使以閭閻
之養養客兵客兵必不為用以浙兵之養養土
兵士兵獨不可用手謂宜籍三衛餘丁以實缺
伍可得千餘人禹夫長領之機兵弓兵汰以充
餉者悉復舊額亦可得千餘人海防領之俱統
於監軍專責之禦侮蠲其他役二三年後則
士兵可強士兵既強然後浙兵之恩歸者厚資
道之踐更而不願復者勿強物故有缺者勿補
不惟閭閻之食者日寡而浙之耕者亦日衆此所
謂而兩利者也蓋昔晉公子有愛馬者而於傳
馬失之不知飽其藿秣同良馬也此言雖小可
以喻大惟當事者圖之

祀典

論曰傳云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風使之然也
吾閩信鬼神之教也其唐之衰耶其王氏父子
據茲土之耶自瑯琊以暨刁兆祥始惑神怪

後世子孫誦讀尤甚莫不竭民力以崇奉所謂
寶皇者然而禍亂滅亡相踵也亦竟何福之有
哉不務民義其效可觀已奈何至于今其風未
泯也蓋習之移民久則難變矣舊志所載或里
巷之私奉或巫覡之妄惑今皆削之惟在祀典
者則因而在焉嗚呼祀典正則民志定民志定
則左道息左道息則風俗美詩不云乎自求多
福何必俛俛然而羣聽於神也哉自晏子不能
勝造臺之妄冉子不能救太山之僭愚獨何人
敢有意於斯若夫反經使邪惡不作則賢有司
責也

孝行

論曰為人臣為人子者無以有己是故殺其身
焉苟有益於君親忠臣孝子之所甘心而不悔
者也唐史所載安金藏自剖以明肅宗實直言
代其父飲毒蓋自分必死生者特幸耳此豈可
嘗試而漫為之哉舊志孝子割肝以療親病者
二人焉則予未之敢信也夫孝子者欲療其親

非必志于殺身而割肝則殺身之道也又能瘳其親者何哉且所謂割肝者使人割之邪抑自割之耶人割之則世未有肯無故操刃而殺人者自割之其人已死矣又安能內探五臟辨其所謂肝者而割之邪甚哉其妄也此必無之理也世或傳之傳者妄也出于其人則其人妄矣豈又足為孝乎是故肝不可割割肝亦何益于其親予故削之不使証世存其庸行之常者數人焉其事固人之所能行而亦不易得也嗚乎

林學士文集

事親者使法數人可以無悖德矣何必行怪駭俗以取名哉

旌節

論曰向子宜京師蓋聞少保江右吳公與羣公爭論也時有大臣夫人早寡者其家欲請旌典吳公在禮曹弗許也或又為之關說吳公怒曰旣命婦矣其又何旌焉雖然少保之言是也而猶有所未盡也夫命婦者固有以夫貴者亦有以子貴者矣以夫貴者是貴而節也以子貴者

是節而貴也貴而節不必旌矣君夫節而貴者不幸而繼遺腹撫孩提大抵艱貞萬狀當是時也彼豈預知其必能成立而徵他日之福者哉是故其節也以夫其貴也以子則命之為恩旌之為教蓋並行而不悖者也惜也其時未有以茲說告吳公者以定一代之彞制也我國家著令甲凡節婦當旌者歲終大宗伯必率其屬恭遇天子御朝乃廷揚之若是其重也是故教化者天下之首務也賢有司者之所急也然而閨閭之善每墜于上聞者或出窮鄉或產敝族或貧無為之助或賤無為之言即能自達州郡者鮮矣幸而得達又稽勘待報動淹旬月奸胥墨吏得操柄與市遠歲稍久則不復省錄矣雖幽蘭不以無人而不芳貞女不以無知而改操然甚非所以勸善而風化天下也茲固非予之所得與議者也吾郡烈女簡其尤異詳著于篇應旌者列名于左以待賢有司之舉君節而貴者亦別而列之庶異時公卿斟酌典禮或有采

林學士文集

於余前論云

選舉

論曰取人以言非古也其以州里之選為不足信焉耳記云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古之取士若是其貴也自唐隋始設科目由是士莫不自售以干有司待舉待取之風衰矣而世顧以為榮何哉殊不知科目者特仕進之一途而所謂賢不肖固不在此也宋政姑息設科亦雜而多端元則文獻不足二代諸科其人或多

林學士集

不可考矣舊誌所載固不能盡存我國家取士之制有貢有舉有進士大抵因于前代今合而錄之并辟薦蔭叙統曰選舉若夫鄉論臧否則存乎其人矣去今稍遠或別而書之覽者論世固亦得失之林也

名宦

論曰吾福僻處海隅兩漢雖嘗置郡除吏大抵霸廢而已自晉以後始可得詳然舊志所載即不賢者勿論即賢而俎豆之矣猶或得其人而

無其事或得其事而無其實蓋當時未嘗有執筆記之者縱有記之而文采不足以傳是以至今泯泯也夫植田疇誨子弟有大造於我矣而使善政不少槩見是誰之咎歟余故采見聞詳著于篇雖下吏細事不敢或遺至若職不專郡邑而世值亂亡時當草昧能拯民湯火者亦并錄之以示不忘宋政多端名公彥士有外補而尋召還有左遷而尋貶竄雖老臨敵土其大功大節非一郡一邑所得私也不敢備載之云

林學士集

良吏

論曰予讀舊志至良吏未嘗不廢卷嘆也陸丞下邑小吏高皇帝親給以符勉其盡職鄭宣波奉璽書之郡宣宗又以御製招隱詩賜之仰惟我祖宗之貴令守也如此夫官無崇卑上之所貴則天下莫不貴也士為知己不難以死報恩況于萬乘之主屈己貴之託其真安元元而臣下猶有不知竭力奉公以應其上者則非人類也嗚呼此國初之所以多良吏也歟是

故待以非常是謂名貴之擢以不次是謂實貴之二者 國初蓋兼而用之成化弘治間吏治衰矣自是以降亦鮮有可述者焉頃議者始欲稍倣治古令二千石縣尹歲久于其任以牧養小民幾致太平愚竊謂必有以貴之如 國初時然後可以風勵羣吏不然均之王事也賢不肖相去又不甚遠也內外異勢顯晦殊途獨責守令以久于其職抑或有歎掌之歌積薪之嘆者矣欲望其治行之進也難哉

先儒

論曰吾閩得濂洛之傳實自延平楊侍講始也及朱元晦避地吾郡諸賢從之海濱章縫遂彬彬然盛矣舊志以道學儒林分而為二蓋本之宋史愚竊疑之夫史氏之意得非以儒固有儒行醇者君周君程君邵朱張數公而儒林不足以盡之歟非然也昔孔子對哀公述儒行一篇顧力行何如耳孟子叙道統之傳自堯舜至孔子見知聞知其道一也是故位有崇卑時有顯

晦功有大小行有偏全苟非志於為人則皆可謂之儒矣因斯以談道學與儒林何以別予予故採輯諸理學先輩總名之曰先儒其散見于名臣固有儒行其而不必儒其名者亦猶卑陶伊尹散宜生輩之於孔孟也讀者當自得之

著述

論曰予嘗校讐東觀獲觀金匱石室之藏往代文士著述但有其目而書亡者蓋不可勝數也夫文士者窮歲月契精神冀立言于後率磨滅無聞何哉柳子厚有言非作之難而知之亦誠難也是故籍甚當年而沒世不稱或流傳異日而生平寡和譬千里必顧于伯樂連城必辨於下氏夫文士者固亦有待于識者之知己也其所待者未定則其傳固有幸有不幸者哉吾郡自唐相常公以文章誨後進當其時已彬彬然齒上國矣歷數百載間名藝擅騷壇者非無其人而今乃稍稍散失多不可考矣予時得其殘簡斷篇靡見其全蓋未嘗

不嘆息于知己之難也近代諸君其書俱存頗
來行事之實庶覽者亦想見其為人

林學士文集卷之八

林學士文集

林學士文集卷之九

閩中林燠著

策

第一問 順天甲子程文 下同

帝王之基駿命也必仁以衍無疆之慶帝王之
受眷命也必孝以備無疆之福何也帝王之所
以格天者德也德莫大于仁所謂統四端兼萬
善者是已帝王以心體之而潤澤及于生民則
有以得天之心篤祐發祥慶之衍者在是矣德
莫至於孝所謂五教之要百行之本是已帝王
以身體之而德教刑四海則有以則天之經階
社錫美福之備者在是矣嗚呼知此則知我
皇考及我 皇上格于皇天聖聖相承盛德
大業至矣哉執事發策以頃者 皇上命修承
天大誌載筆之臣有纂為紀以昭佑啓之仁
彰顯揚之孝承明著作之秘金匱石室之藏
固非草茅所得而覩也然而涵濡化則至仁
大孝載于 皇考聖製之頒賜者 皇上明

詔之宣布者與夫海內學士縉紳素所傳誦巍巍
蕩蕩雖莫窺其際然亦粗聞其畧矣請教陳之可
乎夫學者考信六藝猶取衷于孔孟孟子孔子孟子
言天人之際帝王之德莫盛于仁孝矣何哉蓋天
之所大受而使之王者潤澤所及無窮之心則
可以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德教所加不
隨之化則可以置之而塞天地溥之而橫四海
也是豈尋常之所謂仁孝者乎故孔子贊文王
之仁曰為人君止于仁孟子則曰以德行仁者
王言文王之基命其本于仁德之盛乎考之詩
則二南所詠江漢被其德矣周公之敘雅亦曰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與孔孟之贊文無不同也
孔子贊大舜之孝曰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
其名必得其壽孟子則曰孝子之至莫大于尊
親言舜之受命其本于孝德之盛乎考之書則
二典所載四岳揚其孝矣孟之陳謨亦曰惟德
動天與孔孟之贊舜無不同也此孔孟之言與
詩書相表裏豈非萬世不易之論乎嗣是以降

若漢若唐若宋語仁孝之德槩乎未有能繼虞
周之絕軌者也其間一二近似其臣則有若班
固柳宗元之為典引為貞符以頌其上其君則
有若周元淳化之註孝經書孝經以訓其下然
而聲原迹者或積累之未深語本原者或躬行
之未至德之難全也如此則夫基宥密膺眷顧
登假皇穹無疆惟休者誠不能不待于昭代之
盛也洪惟我 皇考根心之仁媲美文之純德
無能名矣若舉其大因春和而省耕也則無歲
不議賑貸因大水而拯救也則所全活不可勝
計古之聖人所謂思天下有饑由己饑之思天
下有溺由己溺之者也若夫重民命則申濫刑
之戒泣辜之心也起民疾則廣醫方之傳岐史
之問也祈雨則五事自責桑林之禱也造士則
修學宮菁莪之育也洪恩濺澤固非愚生所可
殫述而當時侍臣得於膚訓者如講論語則諭
講官以老安少懷聖人使萬物各得其所之心
如講孟子則諭講官以保民而王宜體天為民

主君之意大哉 聖言乎蓋我 皇考惟恐一

物之失所真所謂無窮之心天下為一家中國
為一人者也我 皇上因心之孝比隆舜之玄
德無能名矣若舉其大始而議尊崇之典也則
黜羣言以正天下之大倫繼而議宗祀之大典也
則憲遺經肇稱配帝之大禮古聖之人所謂孝
莫大于尊親禮莫大于嚴父者也至若寶訓實
錄之脩述堯典也睿功聖德之碑尊謚之記揚
文謨也陽春臺詩賦之述陟降之恩也大享樂
章之製我將之篇也盡倫備物同非愚生之所
能盡識而天語之昭示者如明倫大典諭近臣
以罔極之恩大狩錄詔天下以孝為先所以教
民作範一哉 聖心乎蓋我 皇上無一念不
在於孝思真所謂不匱之化置之塞天地溥之
橫四海者也夫我 皇考以仁而格天是以駿
命之基也以德行仁如孟子所以贊文者寔明
寔昌無疆之慶莫不於當時而兆之天所以鑒
皇考之仁也予以聞 皇上之大業我 皇上

以孝而格天是以眷命之受也壽位祿名如孔

子所以贊舜者時萬時億無疆之福莫不于今
日而萃之天所以鑒 皇上之孝也予以觀

皇考之耿光猗歟休哉蓋天不言所以依類託
喻發祥篤祐于先隲祉錫美于後紛綸璀璨彪
炳赫奕玄瑞休徵皆自昔帝王所未有也以此
見天人之際德之感孚未始不往來流通彼此
相應者孔孟之言不亦信而有徵也哉然則大
誌之修雖愚夫未及窺其秘昭佑啓彰顯揚固

宜與典謨雅頌並傳麗雲漢而燦日星者也抑
愚又聞之仁孝一道也親親仁民一理也帝王
之德各以其盛者言之耳蓋聖人之孝自其推
于四海則謂之仁然而請養一舉懇乎愛敬之
誠北望一詩藹乎慕戀之至其我 皇考至仁
之本于孝者乎聖人之仁自其始于家邦則謂
之孝治已至矣而夙宵每軫民依化已洽矣而
貪縱猶覈吏治其我 皇上大孝之布為仁者
乎二聖相承一心相守一道仰惟我 皇上體

皇考之仁以育羣生而作之君天覆地載培植
二祖之厚澤則嚴命之基也蓋因我 皇上體
皇考之孝以教四海而作之師天明地察繼述
二祖之鴻猷則眷命之錫也蓋隆周詩不云乎
保佑命之自天中之我 皇上昭事聿懷建極
飲錫壽位祿名億萬年實將與天地相為悠久
豈有虞成周之所能及乎愚生何幸躬逢其盛
而管窺蠡測之見曾不足以形容萬一惟執事
進而教之

林學士文集

第三問

蓋聞言治者非官人之患而論官之難何也天
下之治未始不由於君子之進也誠知其人而
用之當矣然論之不可不定也不然則吾之所
進或從而間之矣天下之治未始不由於小人
之退也誠知其人而舍之當矣然論之不可不
定也不然則吾之所舍或欲從而植之矣是故
君子小人之用舍乃治忽所關論其人品素
定又進退人材者所宜察也愚嘗上嘉唐虞之

治抑何其論人之審而用人之一乎蓋其當時
以知人為安民之急而君臣告戒實以此首務
其君之急於親賢也以九德日論天下之士
所以疇咨于下者知之無不明其臣之急于薦
賢也亦以九德日論天下之士所以明揚于上
者舉之無不當惟非君子也君子則必進故十
六相更相推讓不嫌其黨而用之勿貳者豈非
論其賢素定乎惟非小人也小人則必退故四
凶更相稱譽不得售其欺而去之勿疑者豈非
論其不肖素定乎自是而降三代之季而論官
之風微矣君子小人之品既不素定天下之學
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當其爭一旦得失
遂至於毀譽相冒賢不肖易以混淆莫之辨也
然則吾君何而察之將審之獨而察之手則或
有用目飾觀用耳飾聽者矣見其所好誣能見所
惡匿端者矣若之何察之也將稽于衆而察
之手則或有薦之之墨未乾而歛之者至矣謗
之之篋方騰而援之者至矣若之何而察之也

是故吾之進人也非不欲如聽芋者一一而辨之也而恒若於其態之難知人之自進也非不欲如處囊者其末立見也而恒患於其情之難達蓋其契皆起于論官之不素定由是官人者始欲以術而知人矣若李克莊周呂不韋韓非之徒戰國權謀之說既不可以盡人至于陸贄八計稽吏治司馬光十科舉人才似矣然亦未詳于人品之辨也則稽之豈盡得其實舉之豈盡得其才乎惟大儒朱子有言推易說以觀

林學士文集

人則有不可得而逃者夫易者文王周公孔子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易以陽為君子故于陽之進也則必有欣幸扶植之意焉陽為剛為明為義為公朱子又申其說曰凡光明正大無纖芥可疑者是已其情狀盡於是乎易以陰為小人故於陰之進也則必有防懼戒抑之意焉陰為柔為暗為利為私朱子又申其說曰凡回互隱伏不可方物者是已其情狀盡于此乎任進退人才之責者苟不欲知人也

則已如欲知人執此以往日論天下之士則權衡誠設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是故其品定矣其論一矣其為人也易之所謂君子矣君子不能無細過而吾欣幸扶植之意恒在焉雖其毀言日至當其任之勿貳也且又因以察夫毀者孰敢為誣善之辭乎其品定矣其論一矣其為人也易之所謂小人矣小人不能無小有才而吾防懼戒抑之意恒在焉則雖譽言日至當其去之勿疑也且又因以察夫譽者孰敢為譽交之態乎由是以贊之八計稽實視戶口豐耗也視墾田贏縮也視賦役厚薄也視按籍繁簡也視田繫盈虛也視盜賊有無也視選舉衆寡也視學校興廢也則承流宣化于外者無不得其人矣由是以光之十科舉才可為師表也可備獻納也可備將帥也可備監司也可備議也可備顧問也可備著述也善聽獄訟也善治財賦也練習法令也則推賢讓能於內者無不當其才矣官人之道特在詳論而審

林學士文集

處之耳又何患乎毀譽相冒而使賢不肖得以混淆乎此大儒朱子之論固唐虞知人以收安民之功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雖然愚又有說焉古人有言人固難知知人亦不易也蓋天下之人真是者易辨真非者易辨惟其似是而非者難辨是以古之君子雖當極治之時羣賢彙征而於消長之際未始不長慮而却顧也執事知用木乎榱桷豫章雖有寸朽不以棄合抱之用至若液楠軸解亟沉易蠹則雖衆人之所材匠氏弗也官人之道亦若是而已矣

第五問

執事發策以禦虜下詢愚書生也何足及此雖然生長西北亦嘗耳剽一二諸祖其畧執事以漢事為問愚以為我漢與不同漢自高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其後匈奴尤數攻當路塞當其時虜之勢為最強楊雄所謂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是也故漢不得不竭天下之力以與虜爭我國家自二祖時驅逐迅掃

餘威震于殊俗今特殘孽假息漠北耳故虜之勢為最弱若以中國萬分之一制有餘也豈漢事比乎項虜所以數入寇者國家自東勝內徙今虜得牧河南地朔方雲中遂數被其患矣異日者三衛我不侵不叛之臣也近或貳心導之寢窺薊鎮矣戎禽獸也只可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乎故法曰先為不可勝以侍敵之可勝以愚見今不可勝之計不可不素定耳竊見往時有國家每有疆場之虞士莫不攘臂爭言禦侮之策大都數者擇將帥練士卒築城堡利器械興屯田修鹽政及事已兵休則向之議者恬然莫之舉也其無乃計不素定乎天為之未定其計李牧之為將也牧之備胡其計在于完聚趙以為怯而廢牧牧寧廢不易其計也後復用牧卒以其計大破東胡趙充國之為將也充國之禦羌其計在于留屯漢廷輒持其議充國守便宜不聽願書謀之猶不聽也卒以其計降

羗振旅而還夫二子所以成功者計素定也故
畫計而不當與不畫同當而不用與無計同用
而不畫與不用同謀人之軍師者不可不察也
夫前論數者禦虜之策誠無過此矣愚生竊伏
草茅側聽諸陳便宜昔其計不無可用當時但
崇空言甚可惜也若劉文安則言將帥宜令以
將舉將吳文定則言世胄分番以備宿衛半隸
之邊方擇將于是乎取之王端毅則言士卒當
嚴私後買閑之禁則不待招集而兵定王文恪
則言募邊方士兵事寧許以復業不著其名于
籍丘文莊則言城堡之設審視不急併歸要害
于肅愍則言使新舊墩臺前後聯絡烽火相望
馬端肅則言器械宜制拒馬鹿角攢竹長牌乃
吳璘所以拒金李文達則言稍倣武剛車使虜
馬不得衝突倪文毅則言屯田宜倣古置勸農
官商文毅則言功臣之所請莊田將領之占為
己業可悉收以業邊民章文懿則言鹽政之復
使商人輸粟邊倉公私兩便彭惠安則言宜先

恤竈戶夫此數人者皆石畫之臣也其於國
家之事可謂明習也者當時不能盡用其計故
今患然矣近之言者又日益衆勢又將復然則
吾所謂不可勝之計何時而定也邪甚非所以
為之未備之未患也愚謂宜取前後羣臣所論
建而一二大臣熟審其便當而必用用而必盡
委任而青成遲以數年之後未有不臻厥效者也
夫天下無全利全害之事也計其利多害寡
者耳事立功成而後可觀也故李牧之將其
始舉國莫不以為怯趙克國每工䟽漠廷初是
之者十三後是之者乃十八耳吾欲立事庸人
見少不便輒起而議之旋舉旋廢計之所以不定
也夫漢人日夜謀摧強虜雖常傾帑藏疲士馬
然其降旗奔師之功亦足以償天下之費今吾
以萬分之一制猜畏之寇諸將無尺寸之功而
費不可省也邊臣方且往往不以時聚重兵坐
食縣官故未見一虜大司農已困於供饋矣此
何為者耶故愚以為計不可不素定者此也夫

使吾將帥誠才士卒誠精城堡誠完器械誠
除七田誠開鹽政誠復則披盡然醜虜磨獸
之窺叢鳥之窺淵雖有攫拏之心知不可犯而止
矣故曰先為不可勝也雖然吾之至計其效見於
數年之後也若今虜時少入寇其原未可卒禁
則莫若責諸將以與虜戰漢人有言曰中國長
技五匈奴長技三又曰胡兵五當漢兵一是常
勝之勢在中國也明矣而諸將見虜未聞有窺
左足而先應者也大抵畏怯退縮為自全之計
林學士文集
而法以其軍無所失亡不之罪也然則有司日
推剝百姓以奉軍旅使虜得以殺掠吏民百姓
何利哉愚謂宜制其法虜入而戰軍無所失亡
為上失亡相當者次之退縮不戰雖無失亡者
罪之如此則諸將畏罪勢不得不與虜戰壯士
健馬非中國所少至于避害就利愛生畏死虜
獨非人情乎一大治則終身創矣雖然愚生之
見其遠在先定其不可勝之計其近者則責
諸將以與虜戰然方今 聖天子神武昭布

屈羣策以撫四夷愚生匪俎豆是閑而與知軍
旅執事恕其狂而進之

林學士文集卷之九

林學士文集

林學士文集卷之十

閩中林燦著

疏

陳言邊計疏

臣切惟頃者醜虜匪茹侵犯薊鎮山西等處至
上廛聖慮特發綸音命廷臣會議此誠我
皇上制治保邦之盛心也臣本書生不閑軍旅
然當主憂之時臣受國厚恩愧不能效古
人之義捐軀矢石間以敵愾禦侮乃使邊患孔

林學士文集

棘如此此臣所以日夜痛心者也臣敢不竭其
一得之愚以少裨邊備之萬一謹條為七議以
獻若其言之可用與否伏乞聖明裁擇焉
一曰議強本臣竊聞王者必居重以馭輕故京
師者四方之本也天子六軍乃祈父之詩所謂
爪牙以威天下者也本不強而能制四方者鮮
矣臣聞北虜在弘治正德間雖嘗跳梁入寇然
未敢深入薊鎮也當其時薊鎮亦不聚重兵也
其深入則自近年始臣請得而言其故蓋虜之

林學士文集

敢於深入者由宣府大同之兵不為用也大同
之兵不為用者由京師之本不強也夫宣大二
鎮者我之門戶也國家竭府庫之藏日餽歲
輸豈特為二鎮守哉無亦為京師之輔使虜欲
深入則以二鎮為虞也故我之有宣大也譬人
之有兩手以衛頭目也自嘉靖年間大同軍變
之後二鎮之兵漸不可令非一日矣譬如兩手
瘡痺不仁不為吾用雖其將帥非唐藩鎮之將
帥而士卒實唐藩鎮之士卒也然議者皆知其
然卒不敢發其端何哉彼誠一旦有變而京師
之兵不足以制之也寇日深矣可不為之圖乎
臣以為欲制虜深入則莫若使宣大之兵
為用欲用宣大則莫若強京師之兵今三大營
之兵雖號為八九萬人其實為私門占役買閑
者十二三矣老弱不堪用者又十二三矣市井之
竄名尺籍者又十二三矣其堪戰者尚不滿二
三萬人矣本之不強何以令四方臣願陛下
赫然震怒勅下本兵核其實數補其隊伍然後

命或政大臣選於將領之中擇其曾經戰陣著名遠方知兵者數人分而教之武藝使各專一技官給犀利器械而巡視斜道又每加省試年終而校之其技藝精者則賞其將領而保薦以待委任如此將校競勸士卒奮勵不過二三年間三大營之兵可精矣六師既精然後以禦虜專責之宣大汰老弱簡行伍時操練誅強梗每虜入寇使之或禦其前或尾其後與薊鎮相為犄角未有不得於虜者也漢唐之盛其精兵

林學士文集

猛將皆聚京師故漢雖有七國之變不足敵關中之兵唐劉闢反于蜀高崇文所將兵五千教練每如敵至受命討賊即日而行遂平西川皆本素強也臣竊計之宣大之兵不下十萬人京師三大營與宿衛者不下十萬人每有虜警此二十萬人聚處千里之內未嘗見賊發一矢也而以薊鎮獨當之是國家養兵常二十萬人無用矣而薊鎮之費歲歲增益至不可省其何以善其後也邪此臣所謂強本之當議者也伏

乞聖裁

二曰議儲才臣竊見國家之將兵者雖有總兵叅遊等官而叅其權者總督巡撫兵備也夫此三臣者其選未嘗不以才也然而任之或往往備事以不才廢者有矣屢易屢廢者又有矣其才若是其難何也軍旅之事非書生所習其遣地山川要害虜情變詐未易知也又其恩信不素孚則士不願附威望不素著則敵不知畏又何怪其以才舉者而每以不才廢也哉今求

林學士文集

士大夫之知兵者若韓琦范仲淹輩固不可卒得矣其次則要君求習其事者求習其事者非素蓄之不能得也臣當考之漢名將多為邊郡太守唐之節度使其幕府書記叅軍之屬皆極一時智謀之選後多出而持節鉞臣以為宜倣其法以儲邊才今邊郡可儲而用者其內則督鈞邊郡也其外則各府州縣守令也乞勅該部特重其選別作一途用之必擇其年力精強廉能而有膽畧者往任其事又時察其闕葺不

才及雖才不宜遠地者亟更易之至于撫按所
舉官雖至微亦得露章顯薦又每為破格超
擢使人人皆不以資自限而有上進之階是故
為邊郡郡守而才者則可以儲兵備之選矣
為兵備而才者則可以儲巡撫之選矣為巡撫
而才者則可以儲總督之選矣為總督而才者
出入本兵可也如此行之數年陛下擇才於是
乎取之而才不足者未之有也或曰遠地苦寒而
軍旅多虞恐人情仕宦之所不樂奈何臣則以

林學士文集

為不然夫遠地之視內地固有間矣君夫才之
有志功名而慷慨任事者苟工之人有以鼓舞
而作興之則無不踴躍而赴者矣此臣所謂儲
才之當議者也伏乞 聖裁

三曰議重將臣聞語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
用介冑之士將不重而能得其死力未之有也
臣常惟宋人每有夷狄之患及考其由不知
重將之過也蓋其立國懲五代藩鎮之患而深
疑武臣故當其時士大夫每好為議論以擠之

以王德用狄青之威名忠勇而猶跋前疐後憂
讒避謗之不暇彼其所以馭將者如此宜其夷
狄之禍與宋相為終始武事不競有自來矣臣
竊觀今日士大夫亦頗有宋人之習大抵好凌武
臣嘗之為粗才故雖仗鉞專閫其寄甚重而
郡縣之吏亦每與之爭揖遜俯仰之禮以為氣
節至其一遭口語無由自明重者報罷輕者行
勸事體固當爾耳甚非所以養武臣銳氣而勸
之行間也且夫武臣固不可求備也假如如近

林學士文集

年邊將梁震貪而智于劫營楊照傲而勇于
赴敵周高文謾罵而仁于撫士若以寸朽棄之
必欲求俗軟膚鄙之夫使為干城彼其屈首折
腰于權要之前重失富貴不啻奴隸而責之能
運籌制勝免胄捐生豈有是理乎臣以為宜勅
兵部轉行督撫優其相接之禮其軍中賞罰
稍使得以自決不必一一牽制以文法至若有違
論劾者亦當斟酌其前後功罪常有國惜才
之意小過私嫌皆可勿奪兵柄使得自効委

之以權結之以恩待之以禮而士猶有不爲封疆死者則非人類也此臣所謂重將之當議者也伏乞 聖裁

四曰議調兵臣竊聞善用兵者必當明于攻守之說是故攻可爲守守可以爲攻此用兵者不可不知也臣見通者每蒞鎮有警輒遠調諸鎮入衛非策也此不明于攻守之說也人臣自保之利非社稷之福也臣不暇遠舉即如嘉靖年間若總督楊一清王瓊之在遼鎮也時時厚

林學士文集

集其兵出塞耀武使套虜畏之輒移帳遠避不敢近邊况敢深入乎是故當其時蒞鎮無虞亦各鎮之兵有以牽制虜以攻爲守也近年以來入衛之兵既已屢調榆林延綏等鎮每千里赴敵不勝其疲於奔命也是以精壯日耗諸鎮兵弱虜無所忌故蒞鎮之患日深也臣以謂自今以後可勿復調即有虜警但令各鎮總督等官按楊一清王瓊故事或揚兵塞外或乘便搗虛劫其營帳收其老弱產畜使虜狼顧巢穴

自然不敢長驅此制虜之一奇也若以蒞鎮兵少不足禦敵則遷於河南山東班軍可得二萬人矣又不足遷於真定保定河間達官民兵又可得萬餘人矣待其有警令一副將將之以聽總督之指揮加以蒞鎮額設之兵亦足用矣此其於通理甚近糧饋甚省孰與遠調山陝徒以弱各鎮之勢而耗大司農之財也哉晉重耳一致楚師于城濮而齊戎撤宋圍釋田無忌直走大梁耶耶之難遂絳罔有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此也若夫一方警即多調兵必處處置守特庸將耳此臣所謂調兵當議者也伏乞 聖裁

林學士文集

五曰議賞功臣聞兵法曰軍賞不踰月欲人速得爲善之利也今臣竊見本部主客所掌其以軍功賞者遠者或五六年其又遠者或十餘年也又其遠者或其身死而子孫在也求其二三年賞者寡矣况不踰月乎臣嘗源求其故 國

家以首功為重在北虜者其功尤重也其功尤重則其核尤詳也意欲以勸功耳臣以為與其重與之而遲之足以勸有功也不若輕與之而速足以勸有功也何也語有激江西之水以活涸轍之鮒毋寧得升斗之水易活也今天戰士之有功者性命係于鋒鏑而必受制吏胥之手死生決於須臾而必待勘數年之後雖得重賞是激江西之水之說也其孰肯以是為勸乎謂宜乞 勅兵部擇其所属公廉司官二員每歲同行九邊以察有功春而往者及秋而代秋而往者及春而代會虜入寇之地則當隨軍紀功無論軍民有能得虜首級者即詣驗實不必多方委勘以滋弊端其當賞銀者陞級者會同彼處巡按御史奏 聞本兵題覆要之不得踰年其過期不舉者言官得而糾之所遺之官驗功不實或因而行私與諸將為市者亦言官得而糾之如此則士之用命致死於敵者雖薄其賞而人亦無不勸矣又聞諜者兵家至要也

今邊郡墩軍為間諜者宵行晝伏出入萬死若苦甚矣未聞有錄其功者也宜命諸將歲各以其名上本兵酌其年勞與斬敵同賞其有能得虜之真情及入虜酋帳取其器械衣服為信者尤厚酌之夫校尉以捕賊得官其賊之真偽未可知也而錦衣且數千矣獨不可與此輩比乎臣所謂賞功之當議者也伏乞 聖裁

六曰議習射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臣嘗觀春秋晉楚大國治兵中原未嘗不以射為重及漢制匈奴尤為技長漢人所謂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草箭木箭不能支是也蓋匈奴之射中其中也常在數十步之內中國之射中其中也常在百步之外計其遠近勝算在我矣是故制虜之技雖各有專習至於射者則當人人而教之習者也臣聞今三大營之兵亦嘗教射矣然有司者以賞之不足以徧也故其為的必示之難夫如是則射中者少射中者少則得賞者少得賞者少則習射者少矣此教射之虛

文而非實欲習士於射者也實欲習士於射者則必羣而教之別其生熟而漸習之於難而求其精當賞者請之于上而別設法以給之則六軍之士莫不習於射必有精者矣令王者籍其名而記之有待而用之又比試之法廢久矣嚴之校射為之除其吏胥之害使其得襲替遲速一決於射則武弁之臣莫不習於射必有精者矣令王者籍其名而記之有待而用之又北直隸八郡多燕趙慷慨之風其民好挾弓矢所謂邊箭者虜尤畏之使各郡太守咸立法教民於射歲時校藝如漢郡。守都試其能者稍優其後則八郡之民無不習於射必有精者矣令王者籍其名而記之有待而用之又武舉之以論策取者大抵無用記誦之文而非真有籌畧也其以步箭中多者往往罷歸不亦惜乎夫射挾九矢能中五六可謂精矣令王者籍其名而記之有待而用之信行此數者則中國之能射者衆矣然後布之邊境或使之防民田作或使之出

塞射獵以懼虜或使之剪虜零騎或使之雜於戰陣取其名王貴人所在用之無不可者蓋徹札入石之技敵人所憚自古記之矣此臣所謂習射之所當議者也伏乞 聖裁
七曰議者費臣聞之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今虜數入寇則兵固不可解兵不可解則費未易節也然國家經賦所入者不過二百萬而九邊之費歲且三百萬矣長此安窮乎此誠今日之大可慮者也臣嘗究之各鎮之主兵皆有定額而其費常在於客兵客兵之費在於無事而食諸將不知兵之過也夫虜情變詐難測也故每欲寇吾東而示之西欲寇吾西而示之東諸將惟其不知兵也故先事則懼其必至而調兵以守虜不必至也是所謂調之兵無事而食者常衆也既退則憂其復來而留兵以防虜不必復也是所留之兵無事而食者常衆也是故一日則有一日之費一月則有一月之費兼之客兵之餉既給

之於此主兵之養又不裁之于彼以一人之身而倍食縣官又無事而食也然則物力安得不屈天下之財安得不匱哉臣願 陛下明勅諸將為國忠謀毋徒為自保之計其禦虜也必明於地利察於天時探候必詳策應必審虜至而脩嚴其調兵也先遠者二三日可至也者勿先事而集之以費縣官虜退而脩弛其徵兵也先近者二三日可歸也者勿既事而留之以費縣官當脩而不知脩當撤而不知撤必費其實而實之法如此則諸將畏法莫敢有張皇欺蔽害兵之費固可漸省矣又江南各處所輸軍實若弓箭器械之類其堅好犀利不及北地遠甚以有用之財易此無用之物甚可惜也亦宜 勅下有司將內庫所積發給各營度其有餘其各處應解者皆可暫徵折色不惟彼此兩便所省水脚剩餘當不少也此臣所謂省費之當議也

伏乞 聖裁

林學士文集卷之十

林學士文集卷之十一

啓

閩中林燠著

擬請少師徐公加祿到任啓

恭惟 聖功高贊泰階之景運養賢禮重增禹寶之殊恩崇名獨冠于青編盛業永光乎黃閣忝追隨之有素仰契合之無鄰爰卜佳辰敬修故事少候鴻鈞之暇敢陳燕喜之儀仙禁官聯猶集冠裳于紫府台庭地迫佇瞻履焉于丹霄

賀康司空啓

恭惟 恩綸寵拜聯八座之崇班卿席崇躋副兩都之重望豈鄉邦之私慶實海宇之具瞻伏惟我公當代醇儒中朝著德渾金璞玉人皆挹其君子之暉喬嶽泰山世久推為大臣之器果由師錫妙簡 聖知邦土之司故事特崇于策拜國鈞之秉新恩更佇於麻宣不肖借口龍門久辱通家之接引追蹤鳳沼載叨屢屋之悃懽喜

溢彈冠情懸望履敬申薄賀仰乞鑒存

候吳宗伯啓

恭惟暫釋鈞持親承鼎養三公厚祿追燕喜于
魯侯千歲脩齡受介福于王母展台庭之盛事
光史冊之美談獨擅隆名備膺純嘏不肖念惟
往日敢在下風登進門牆每蒙善誘吹噓館閣
猥荷曲成霑河潤以銘心想巖瞻而企踵伏希
順時順衛卜世泰亨雲霄佇赤舄之旋海宇副
蒼生之望

林學士書

答游中丞啓

竊惟敝省之亂累年言念斯人之禍無日幸遇
我公蠲其大德運此壯猷新統雄兵坐平積寇
遂使長鯨既剪海宇無虞巢燕盡歸室家胥慶
數世之利豈徒徵福于維桑一匡之功永將流
芳于汗竹爰際止戈之會載私更瑟之園遠辱
教言彌深喜抃融情萬里想聞振凱之聲佩德
百年敢忘安攘之賜

賀尹宗伯啓

恭審崇膺 睿眷寵拜恩綸專重寄于南宮踐

崇階於北斗允孚衆望雅愜士心伏惟我公學
蔚儒宗才優王佐山川間氣鐘匡廬彭蠡之英
館閣大名冠天祿石渠之彥結知自昔簡畀方
新惟盛時崇禮樂之司而留省真本根之地桑
章燦矣儼備朝廷之儀制度森然悉遵祖宗
之舊實資降典用贊化中伊吉甫與周世已仰
瑤華之盛茲伯夷相舜人益占玉曆之昌和上
下治神人同知游刃惟鹽梅作舟楫即佇追鋒
燎赤幸通家緣大人之交誼慶均寰宇仰君子
之道亨願未申簡牘之懸懸乃先辱門牆之紀
錄末由晉謁祇荷譙光用修不腆之儀少答非
常之顧伏祈台鑒無任巖瞻

賀戚總戎啓

恭惟我公定數年之亂獨運壯猷樹百戰之勲
悉收全勝剪長鯨而澄巨海却走馬以糞荒田
桃李何言競播棠蔭之譽藜藿不採遂安疆場
之虞此蓋昔人之所難而于今日爲僅見者也

嫌久別鄉園頻憂寇盜叢爾一隅之故邑屹然
萬里之長城伏鉞地崇雖未參於揖客止戈功
懋惟佇拜於通侯敬脩尺牘之慇懃用表寸衷
之感激瓊瑤之報銘鏤難忘

賀汪中丞啓

恭惟恩綸寵拜賜鉞專征蓋明主以賞非常
之功在高賢宜膺不次之擢登壇而三軍喜於
得帥秉羽而四境爲之投兵說禮樂敦詩書廷
揚已久記旂常銘鍾鼎與頌方新矧危聖之

林學士文集

年尤縉紳之所嘆羨而用儒之效又介冑之所
驚慚也嫌夙緣附驥以識荆茲幸剪鯨而借寇
芝蘭投分道亨方慶于彈冠桑梓含情亂定
况聞其安枕依然樂土已與在陳之恩邈矣
窮陬敢忘微管之賜

賀陸司成尊師啓

恭審熙明化洽育才特重於賢開耆德望隆教
教遂尊乎師席伏惟我師直方而大純粹以精
德誼素爲儒者之宗進退動合古人之節雖雅

志每棲遲乎林壑而盛名恒注想於朝廷式瞻
吾道之亨咸謂斯文之慶以今準古由己及人
或經受門徒柄匪警聞之鐸或位尊國冑具非
待叩之鍾未有遭逢盛時表儀當世獨全三樂
允愜羣情者也嫌夙侍門牆久違模範大恩未
報空慚桃李之栽培盛業方張彌想菁莪之長
育敬申薄賀惟冀鑒存

賀孫正峯司成啓

恭惟門下眷深啓沃道重儀刑特膺師席之

林學士文集

新恩光復德門之舊物論世者式瞻於喬木
達才者樂育乎菁莪縉紳美談簡冊盛事嫌
詞館追隨投膠漆而在昔賢關叨忝愧糠粃
以居前謁賀無由欣慰曷旣

林學士文集卷之十一

林學士文集卷之十二

閩中林嫌著

書

答洪方洲大參

僕學無師承自信其愚每有妄論向者以公鄉曲之愛敢輒進于左右不圖尚留神鑒伏蒙教教敦敦無任感刻吾丈謂做人成章非一節非一行成家而已此論之精者也僕第言其粗者竊意成章即一節一行善有諸己者是也孔子

林學士文集

曰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正與孟子相發蓋聖人之道高矣廣矣學者豈能遽窺其巔測其涯則必各因其資之所近以漸進假如狂者必實有志是猶者必實有是守文理成就裁之於中達之于道易耳若一出焉一入焉既不有諸己矣則所謂美大聖神者奚由達哉僕常病今之學者高談孔孟曲證釋老手居自謂恥名一善而世亦不得以一善目為成章要其歸大都猖狂自肆不可方物于道竟何得手故僕之意

謂學者雖不當以一節一行自安而因其資以求進必始於一節一行能成章而後可會其全愚見如此高明以為何如更佇教音以啓迷途

寄陳雙山大參

十年之間京邸僅得再侍竟未能罄所欲請於左右者徒中心藏之耳世方馳騁惟門下屢斥彌厲頃視師浙右敵愾殊勦灼灼在人耳目顧議者乃厚于求過薄于論功是誠何心哉日來想暫稅高駕太夫人逾九之年歲時為壽子母

林學士文集

相顧瞠然輝映金紫昔人盛事于今見之矣且計其畫節與報劉之日使君自為計亦無便於此者彼擠者之甚力而孰知天實相其完福全名也邪嫌之薄劣雖不敢自附高明福性達俗亦誠不知所裁人皆處夷已獨履險崎嶇自免亦云幸矣計旦夕若得請告南還以從杖屨區區之願也不宣

與鄭徐州

龍山之宴回首猶昨當日實謂此歡可常十年

聞吾輩聚散猶浮雲泛梗而兄乃褰帷其地真昔人所榮當時足馮客今日耶人迎者也遙想公餘登眺仰攀崇丘俯觀長河對茲永夏茂林交映羣鳥嚶嚶撫勝槩感舊遊當亦念疇昔之同袍也家兄茲行得續夙盟恨不得解帶相從以廁一席無任悵然

與何郎中

與執事別且五年矣豈無他往來者悠悠之交僕心所親者誰邪每用悵然前事議者猶謂執

林學士文集

事年少第見一武人爭小禮輕重不相得耳今觀其近日舉動整然輒欲出巡撫上况其下者其何以堪執事為所証當益白矣姑少待之易不云乎晉如摧如裕無咎居閒得肆力學問為他日用安知非天寶有意于其閒也邪

與李審理

言別無何雅度高誼每形夢寐想執事亦不能忘情於僕也流聞近者請告暫還貴鄉或又謂執事以南土濕熱即有浩然之志僕竊不然僕

與執事侍講筵最久今迹雖有遠近當其時欲輔成肅德媿古賢王岳聲無窮實同此懷執事朱郎舊人風土異宜久之自安豈以是遂安去就哉風使恃愛敢盡區區

答王育泉大參

東南殘寇累年僕意為合之衆勢豈難破患在吾輩全軀保妻子未肯奮然帥先士大夫行間當其事者第欲以累貽後人耳頃聞吾兄獨提孤軍深入其阻垂鉞虎口抑何壯也古人所謂行事適幾宜丰采可畏愛正以此耳朝廷所以賞功之典未為不厚更望協贊壯猷卒成素志吾聞與江右地形唇齒必兼而治暫費永寧一勞久逸此其時也言念維桑兄獨無意邪苟知愛最源惟門下勲名垂之無窮此僕之所以為兄願也不盡

又

吾兄日者榮擢孟朝廷所以褒寵奇節且風士大夫之慷慨任事者即縉紳莫不仰服來諭

所云豈有是邪大抵吾輩要在自信他固不足
恤也吾聞倭患不意乃爾莆中二百年衣冠文
物盡毀賊手吾郡雖幸完震鄰之恐其危矣譚
都公雅負時望比者伏鉞豈非天心厭亂為八
郡之福邪但閩寇累年閩實漳郡海濱通倭
者其徒有繁賊至則為之耳目賊退則為之囊
橐自用兵以來雖有新獲陸戰率多虜掠水戰
或得真倭而此輩始禍趁亂每每得間還鄉里
坐享厚利何為者邪今大兵方集足制其變因
林學士書

答丘觀願考功

日者遠承教貺兼示大製自顧薄劣何所知識
辱吾丈不鄙乃爾無任感刻伏讀累日意高而
辭古嚴嚴乎通西漢之文矣抑僕於斯不可謂
無志者第以愚鈍之資頻年多病遂習懶成性

雖常從事其間迄今茫然未涉涯涘麒麟一日
千里驚馬雖欲長鳴取通中路而疲奈之何哉
僕每覽當代作者未嘗不廢卷愧悚歎服今乃
復見兄方駕古人此尤僕之所愧服也雖然僕
誠無能為後然此志未已更願請益可乎僕聞
之古語文章自有定價僕常見今士大夫好議
論家有激帚重之千金巧出于人雖僂之指不
愛也僕竊以為不然即如近者閩中之李吳下
之唐雖各有所短其長自不可掩後進務立黨
林學士書

相排至多溢美溢惡之言噫何其不公之甚哉
僕之意為文要自成一家言譬若五穀黍稷稻
粱均之適口金赤銀白珠圓璧方豈可以此而
訾彼哉不知兄以為何如更佇來教使僕不惑
於取舍僕之望也明歲大計當道還衆而弟兄
其任不輕雖縉紳之望亦惟兄是屬挽回士風
在茲舉矣林九霖道長侃侃論時事屹然不顧
利害丰采可想茲得與兄共否豈非吾閩一時
之盛邪

寄吳澤峰宮諭

僕愚而黷同今世士大夫所背而馳者獨公謂可與言僕誠不知何從得之也向僕庚申之事幾為擠矣幸賴二三當路垂憐耳當其時以平日未嘗為之地自分泥塗而交遊亦竟無一為引手者不寧維是甚者已竊嘆而私快之矣好同惡異人情大抵然也此正公所親見者此人豈于僕皆有怨哉以僕瑣瑣猶不免眾口此如矧門下素屹然自立直而折之完而缺之人情

林學士文集

于公甚哉其可畏也道不同不相為謀無足恠者第公向以僕故展轉反側蓋寤寐不寧者累日僕獨不能翰毫髮力以報知己恩相負可愧耳日來山中懷抱何若似聞尊候違和恐或以前事不能不介于中故敢以書達左右想亦必有味於僕言也僕去歲賴庇奉復轉一官父子兄弟叨竊逾分而僕處身無能改于其舊以此涉世恐指目愈多遠憶良朋相隔千里江東雲樹無任馳戀便中惟有教之幸甚

奉候吳宗伯

日者經府長兄至恭審我公克襄大事仰惟純孝之感通于神明無論今人即古固有致位通顯矣未必及親也耶及親矣而養生送終之際未必皆得自盡求其於人子至情無毫髮遺憾如我公者豈非逾萬而無一者邪公進參伊傅之勛退全魯閔之行為世法程其完名備美蓋真有默相者矣再惟禮制有限祥琴將御更望少抑至性以副蒼生之望幸甚

林學士文集

答吳悟齋都諫

使至承手教知執事處患難中又罹此大故驚聞不覺為霑襟矧執事至性孺慕痛毒奈何也但士大夫宦遊四方者於送終之際猶有不獲自盡執事在萬里外乃得身致其誠信豈非純孝之感邪給假一事當路自有回啓其慮深矣古之人不幸而遭此親喪而不及聞蘇子卿是也親塋而不獲送柳子厚是也君子尚不以非子厚况于執事想暢尊翁本懷亦必無遺憾執

事人子之情有待他日恐不宜以此過哀毀也
薄劣愧無能為力外具祖帛引真山川阻絕臨
楮悵然

答苟僉事

僕常謂學聖人之道必先於審富貴安貧賤外
是言學者偽也僕在京師久所與遊士大夫衆
矣竊謂吾輩好學如執事者絕少執事少取高
科退然若不勝衣於世俗紛華澹如也此其志
豈可量邪然不相知者頗謂執事近于苦節以

林學文集

僕所聞成化弘治間前輩風度正如此耳近來
始有一等學術內不勝其富貴利達之心外飾
邪說以粉藻其身遂詆訶先賢援儒入釋動輒
以幾權為語大抵學者便其為曹溪之門不假
修為仕者利其為終南之徑無妨進取自謂可
以開物成務不知由君子觀之枉己直人聖人
之道寧有是邪此輩徒以平日不能明取舍之
分遂始以欺人終以自欺其誤學者多矣執事
所守萬萬益篤益堅勿為所惑若達節之地養

盛自致吾輩豈可輕議此乎與執事別來便覺
塊然獨處蓋僕禍心不善取友亦望執事更有
以廣僕也敝鄉倭寇五月捷書至皆仰賴天
子聖武而秉樞相公又當更化之時毅然以削
平為己任閑人從此安枕矣僕歸忘日濃居常
越吟近更有纂脩事一二相知又謂未可以請
仕宦如病醒之人而猶強飲可愧可愧使至遠
辱翰貺敬此申謝僕之論學自是其愚更希不
以宣示幸甚

林學文集

寄秦虹洲督學

頃者當路方欲更調化瑟登進羣賢即內外諸
司百執事之選衆莫不以為榮何者以君子道
亨之時也至若督學之任所以表儀多士視諸
司百執事之選重矣則其崇宜有甚焉兩浙名
邦也多士之產實甲于天下視他督學之選尤
重矣則其榮又宜尤有甚焉伏惟吾丈盛名滿
海內即縉紳識與不識莫不想望丰采矧伊不
才素辱雅愛竊附昔人彈冠之詎其為欣慶可

知己風便敬以書賀門下且願聞所以樂育之方盛時難得吾丈留意焉

答黃豫齋先生

鄭舍親至遠承教翰所諭令弟大理家事仰惟吾師手足之愛慮之甚周憂之甚至矣而猶以為未也吾師以為必如是而後盡其愛于大理歟以嫌之見則致今日之紛紛者或者其由此也乎易蠱之九二則曰不可貞家人之上九則曰威如吉此正吾師今日之用也愚意吾師於

林學士文集

大理家事所當慮當憂者其大者耳如大理之子吾師育之猶子也此其大者也其他妾媵則聽大理夫人所以處之勿問可也大理之產允為田若干為屋若干吾師為守之待其子之長此其大者也其囊篋米鹽瑣細聽大理夫人出入勿問可也如來論是必欲一一慮之憂之則大理夫人不聽也夫死從子者也孺子未有知矣聽信其父母之言亦人情也苟無大害可盡禁乎今將曰孺子吾弟之子也外氏何為者而

林學士文集

相其室彼亦曰孺子吾女之子也伯氏獨不使吾與之則其勢固必爭爭則其勢固必訟既訟矣不已則吾師平日手足之愛反不得暴士大夫間而于令聞不為無損是乃慮之太周憂之太至之過也嫌于大理幸再同年情義不薄而良朋早世每為永歎况于吾師友于之篤乎固宜其不能已于情也然致今日之事者恐未有以嫌之說勸吾師耳萬萬乞留三思試取易之蠱家人玩之則豁然矣天下事有不能盡如意者正謂此類也承下問敢竭其一得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與姜鳳阿督學

日者遠承手教荷盛情眷眷僕方以纂修事殷未及裁答也敝省僻在海隅辱儼然臨之以古道淑諸士甚盛甚盛僕別家久矣所聞知未信否大抵敝省近士習尚奢而為文多不本之傳註夫尚奢則犯禮不本傳註則學于理不明內不明理而外犯禮閭巷小民見世所號為士者

如此也蓋習以偷矣頃倭擾海上日尋干戈而奸人至或不恥為之耳目為之囊橐於重誅不避也禍亂之興雖或氣數使然抑豈可不謂由風俗衰薄哉僕懷私憂久矣茲者幸執事行古之道為多士表儀萬萬乞留意以執事之重即稍示以好惡八郡之士無不靡然向風矣此誠制禦倭夷之本古人所謂禮之為用難知者也不寧惟是且使生異日歸而得見庠序之揖遜出而觀于閭巷還于舊風實數世之福矣其感執

林學士文集

事寧有既耶惟執事圖之

為章馮二生作書與浙中同年

僕蒙我公年誼之愛非一日矣茲者不得已僭有言于左右敢緣古人舉爾所知之義其事則私于敝門生其心實薦之公心也順天中式舉人章禮馮讚原錦衣匠籍也例得應試事在京聞往往有之獨二生者不幸遭僕為之主司千金之壁辱于肩版世固不信也不信僕遂并不信二生者荷蒙秉鈞大老愛惜人才盛心取

其試文而賞之謂僕雖不肖其所舉是也不可以僕而廢二生者幸全矣顧其事在本鄉歸將趨謁臺下僕誠憐此二生者辛苦得一第才自足以取之以僕故為累玄冬凜冽冒嚴寒跋涉數千里假或又困于府縣之吏胥明歲春官之試期逼矣伏惟我公仁人也必樂成人之美者萬乞少加扶植則不肖之恩他日效報門下豈復有先于二生者邪

與林僉事

林學士文集

日者猥蒙不鄙以先誌見屬顧潛德之光必得名筆以垂無窮僕非其人也故每臨文忸怩又曩之校理纂脩二役事殷未暇及也屢屢來教又辱厚幣豈僕固有所要而為之邪愧悚愧悚茲謹撰奉上狀中所述不能盡載竊聞古人謂記事必提其要耳如不當尊意刪潤入石可也僕近叨典試事遭口語不少良朋何以教之

與張見山正郎

僕愚戇與世齟齬獨執事不鄙謂可與言誠不

知所以得此于執事者豈八珍之嗜所同而菖蒲也芰也古君子亦有味其無味者邪知己之感中心藏之不敢忘不敢忘別來想祥琴將御謂宜稍抑至性以俯就禮制但執事秉然哀戚之中又橫遭投杼使高賢弗究大用世途崎嶇可畏士論每為之不平耳僕頃以資叨典試事本無足述乃當路謬許過情而朋輩相忌遂扇言官章攻諸生冒籍意實不在諸生也幸僕平日無他可指然忌者之心似猶未厭噫甚矣蕭育杜陵男子豈踴促轅下以爭驅馳者邪向者僕所以處貴要人父子竇執事所親見也計明春若得請當日從執事遊矣烏石金鰲孰非吾樂也臨楮馳情亮之幸甚

答汪中丞

使至伏蒙教翰厚貺重以獎借逾涯皆非薄劣所敢當感刻感刻尊論事八郡承大亂後今已晏然無虞且年穀屢登天人之助仰賴靈舍恩戴德曷有窮既但恐議者見外惠稍息得無

林學士文集

林學士文集

有以盡遣客兵為言者乎僕竊為不然大抵閩之寇與浙異閩土地之廣人民之富不過浙一大郡耳賊之所欲者宜莫浙脩來倭去未聞有導之者也閩則漳濱潮海之奸賊至為之耳目賊退為之囊橐植惡本閩井間非一朝一夕矣若一旦窺吾無備兵朝遣而賊夕至矣可無慮乎是故不觀罷兵之害者不知養兵之利也為今之計謂宜漸練上兵則可以漸減客兵然練兵之法側聽鄉人言往時者有司城守試募獵徒僕輒不敢近引去是射為長技可以制倭也明矣庶民在官若民壯弓手之類在在有之假使習之善射數十人足守縣城數百人足守郡城矣此亦伐謀之一策也伏惟明公裁焉夫以明公英畧不世出欲為敵省建無窮之續何向不濟乃蒙下問盛意不可虛辱鄉土之慮或農馬智專故敢忘僭越臨楮惶悚

答遼東魏中丞

日者 聖朝更張化瑟選衆而舉以重鎮畀明

公也僕竊聽縉紳之議咸謂明公素負壯猷向在雲中目擊邊務想當其時思欲振起而脩飾之者籌之熟矣今適當茲任也譬資由基以弘矢駕騏驎輕車授造父其轡者歟則莫不欣然相賀為得人慶頃聞明公開府未幾每注措罔不中幾宜協羣心者僕又竊聽縉紳則又莫不相賀也夫以明公盛業赫赫如彼乎于人情如此乃猥蒙遣一介語僕曰吾子幸教之顧僕何所知識可為門下萬一之助雖然明公不自滿

林學士集

盛意不可虛辱無已則有一得焉夫國家設九邊以衛中土手足腹心之別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自通歲以來虛內帑以竇塞下視為故事矣養手足遺腹心恬然而不知怪長此安窮乎僕意祖宗之法必當有舉而復之者然復之非忠誠體國則莫肯任其事也伏惟明公以漸圖之為盛時建長久之利惠此中土而式諸鎮上酬特達之知下副士大夫之望他日明公勳名著于竹帛垂之無窮俾宋韓范不得專美于

前僕願拭目觀焉

答林梅墩大參

向者執事自省中而出也議者咸以執事之賢不宜令出朝廷無乃古人所謂憂其末而遺其本者與雖僕亦以為然竊意執事或亦不能無不平于此也此間楚中士大夫之論觀風使者之薦籍籍固已為執事私喜治行過人有如此者及承惠教僕以奕然自失世人之見豈不淺之乎知執事也解清切之任勞簿書之間不惟無纖介于中且孜孜然日求所以恤民隱覈吏治是豈尋常計功謀利者可同日語乎夫人臣奉職信何內外之擇使監司者人人如執事用心即海內何憂不治也耶幸勉卒令圖不調之瑟更張以漸明主在上必不忘執事之勞矣

林學士集

上陸尊師書一

日者上用大臣薦每登筵衆正而當路亦愈厭士習靡思有拯救之議者咸望吾師一出

以表縉紳久矣頃徵命下即有識之士莫不動
色相賀彼豈有私德于門下大賢之進實世所
以盛衰又適值此時也譬大旱之望油雲雖耳
霖未霑而衆固已快覩之矣且再邱家拜官尤
為曠典在先輩則章文懿公今獨吾師耳嫌誠
無所知識竊意古人行可之仕此非其會歟伏
惟吾師出處大節綽有餘裕固非不肖所敢與
備不揆其愚謂宜惠然起駕上以酬明時之知
下以慰士大夫之心幸甚

林學士文集

書二

春間令弟先生高薦南宮其時未及脩賀謂旦
夕當得侍也盛使至伏承台教方知命駕期在
秋初議者咸謂出處如吾師綽有餘裕無不可
者但中朝士大夫傾企已久稍待勿藥似宜即
趨召命一至都下以慰衆望然後徐圖進止伏
惟吾師裁之嫌之下肖仰軫尊慈無任感刻括
囊之悔敢不佩服淺中寡識實或時鳴不平今
敬當結舌避咎矣志欲引去家居以纂脩事重

不許更俟舍弟至商之值此清時羣翔亨衢顧
短翮孤飛久已無意霄漢自知甚明猶不免為
世悞猜罔乎所致咎將誰執邪吾輩日趨文勝
即新進之士亦苦其軟熟交遊中如令弟絕少
外和中介卓然塵表嫌蒙通家之愛每奉晤
語獲益多矣如嫌者又安能有益于令弟也邪

書三

使至伏蒙台札竊窺尊意似與進未已嫌自
憂疚以來百病交侵衰態悉備日甚一日矣冀

林學士文集

以賦性執拗自謂世受國恩又幸出老師之門
向者竊祿之日嘗私盟此心公家之急惟力是
視惴惴然恐失足他畜有玷家聲蓋自信其愚
當時忤觸不為少矣惟賴徐相公保全耳語不
云乎世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已不堪為
人用而欲人用之不亦難乎若嫌今日惟養拙
田園時親藥物奉老親以終餘年所愿如此而
已伏惟我師裁焉

書四

嫌嘗私謂嘉靖末年海內士夫惟老師得聖人之清相公老師得聖人之任當是時也士大夫沉酣富貴靡所不至然或有憚而不敢或有慕而不為則大君子或出或處以維持斯世者焉尊諭懸車故里相得甚歡伏想二大老萃于一鄉真詩人所謂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甚盛甚盛嫌頻年多病齒髮衰暮言念此生無復侍門墻之期矣臨風悵然專佇來教

林學士文集

林學士文集卷之十二

林學士文集卷之十三

書

上徐相公書一

日者恭聞我師歸政嫌私心固已竊疑之既聞報舉朝留行疏凡數十上乃知天下萬世公是自不約而同從古大臣解機務其係屬群心未
有能若此者也 明主在上已投謔正法矣而我師雅志似猶欲高揖塵表此必自有說嫌之
愚竊謂我師受 先帝寄託之重今上流濁者始清百姓困者始蘇方海內喁喁望治中國夷狄之盛衰君子小人之進退實社稷焉賴我師
豈可一日去 朝廷也邪是以縉紳之論莫不引領來歸光輶維新不識我師尚有意乎否也
嫌去鄉二十載歸忝卿貳邑人或以為寵既私之為一門之德出觀閭井之間喪亂後不圖復見太平之樂又公之為一省之賜伏惟大恩莫報但誓此心銘鏤不忘而已茲從陸之官咫尺

閩中林嫌



門端末由晉謁東人奉候台履鑒亮幸甚

書二

燎奉職無狀頃又叨轉禮曹蓋當事者或憐館閣舊物假以清銜使榮末路耳非望之獲方深愧懼伏辱俯念遠承台札無拜重幣仰惟吾師高揖塵表而憂時至懷猶孜孜不忘真古阿衡自任之志范文正後樂之心也燎也忝足以知之雖然竊謂今海內淺有西漢東晉之風者誠如尊論蓋亦有因當時吾師之在政府日求

林學士文集

無過之人而用之自後執政反日求有過之人而用之不識何故夫士惟其有過也則必務附勢以自保由是不得不習為軟熟而西漢之風成矣士惟有過而無過也則必務欺人以自張由是不得不習為妄誕而東晉之風成矣顧上之人舉措何如耳縉紳顯顯更望為蒼生一出修嘉靖末年之改挽回士習特反掌耳伏想追二聖之遺遇副四海之心尊意誠不能忽然於斯世矣

書三

郁主簿人至伏蒙老師台教厚貺謹北面拜領感刻感刻爇於去年十二月已釋服固極之恩未能寸報撫茲駒隙觸目心瞿自憂疚以來有病侵加齒髮哀矣仰惟台慈兼容道廣尊諭過有獎進又座主陸宗伯來書云時謁門下每蒙齒及顧燎之不肯何以勉副謬知也惶悚惶悚爇嘗私論我師享大名膺福蓋有天道焉即如國朝良弼之多固無訛治古其稱有社稷功

林學士文集

則惟建安文敏南陽文達京口文襄西蜀文忠也之數公或地非危疑或權得專斷或武夫計疎或隱居授寡然卒成天下之事固已難矣至若我師則尤處其難者獨以孤忠結知聖主卒濟無涯之津不測之險使海內元元復見太平前此所未有也梁公有撥亂之勦而身未及見晉公有削平之略而志未及終伏惟崇勦偉績雖世胄茅土猶不足盡償則夫振振繩繩之盛燎謂有天道有此天下之公言竊謂老師不

得而讓焉非門人小子阿其所好者矣

書四

去秋柳簿人便欲附荒啓想達尊覽矣恭審台
履萬福曷勝慶慰則聽縉紳猶望我師用衛武
公文路公故亨入贊熙朝光輔聖主頌人情
彌切矣不知尊意何如天意何如此竇宗社蒼
生之福也嫌年來多病歲落日昏已成棄物家
遭回祿蕩然一空不得已暫假康懿先伯閒宅
以居拙于謀生頗為親知竊笑每思昔賢固
有貧居陋巷况萬萬不及者豈敢變節以玷門
墻不德降災自省悚懼更望有以教之幸甚

書五

向承謨言胷中不見有世俗昨接款羨之事仰
惟我師誕登道岸心與天遊豈復有一毫塵累
至若嫌當敬奉此語以周旋也先文安既無所
積家君僅給嫌又拙于治生家居數年處身更
無異於常布之士然猶固執其愚不肯少變竊
謂聖門求仁之學富貴安貧賤與其毀節。

而徇俗于人寧苦節而求得于理也嫌雖不肖
日夜竇揣揣懼玷知遇但未知所執當否耳更
望老師督教之

上楊太宰書一

仰惟聖明御極又遇公居伊召之任品藻群
彥蓋海內縉紳談者莫不頌盛德汲引惟恐或
失一士也士在今日欲自效者何待于薦又况
謫劣如嫌者素乏知人之識亦何敢薦士也頃
奉明詔事不可已謹舉所知而一得之愚末
復安有陳述其人之可用與言之可聽與否統
祈尊裁幸甚

書二

向者嫌幸廁翰林伏見先皇帝神聖照臨群
工當是時也在廷之士鮮有能當先帝意者
上所獨眷屬以大事時時加恩數獨公與華亭
相公為然及先帝棄群臣之日諸公稍稍有
引去者未有踴留之者也即有未有舉朝踴留
之也舉朝踴留之者亦唯公與華亭相公為然

此可見士論之公而足彰先帝之明也夫以
先帝之知公公之結知先帝君臣之間千載
一時豈獨于今僅見即求之古亦不可一二數
者矣側聞轎車以來縉紳之論又欲以中權之
重請于上起公燠竊謂公必無讓焉何者執
進退之節者非體國大臣之事也今海內喁喁
實以公出處卜世治安在公所以追先帝遺
遇報主上隆恩想固亦不能忍然于蒼生也
燠之不肖向素蒙汲引既未嘗少效尺寸以無

林學士文集

頌門牆而日來多病但有志于田廬公計日還
上左右曲成鄙志猶有深望焉

寄雷司空

燠才識駑下於門下自揣無能為役也向屢進
謁乃過蒙我公不鄙折節下交燠雖不敢當然
荷與進之盛德久矣頃者自干罪愆有負知遇
謂宜見麾門牆不復齒錄詎意台慈猶存念眷
眷假寵矜憫情禮備至而大篇之賜尤為望外
夫以公之重士得片言焉榮華袞貴拱壁矣燠

獨何人謬承過獎近則歸增資於山川遠將附
不朽於簡冊伏惟厚恩何以為報感激之私惟
有銘鏤而已小舟南發漸遠儀範參侍無由曷
勝瞻企

寄洪芳洲司寇

弟之調官而南也荷兄眷念獨至教誨之勤飲
餞之厚臨歧執手猶悵然有不忍別之色甚哉
兄之不能忘情於弟也然弟之此行固可謂萬
幸矣何者非據之地分宜避賢過盛之門理必

林學士文集

招損而猶得沐寬恩竊厚祿定省親舍優游舊
京更何所覲觀有不足於此也邪區區微忱惟
馬司徒公知之耳即日灣中發舟漸遠光儀瞻
企耿耿不宣

與鄒蘭谷太常

伏唯明公名滿天下即縉紳輩苟得於接引者
奚啻龍門之登矣况僕之謫劣又何能為役也
向者公在太常僕承乏禮曹每得以公事親炙
德輝歛然若不有其盛名者蓋僕退未嘗不歎

服也至于用心之密處事之詳則又有以大過
人者蓋明公之所養深矣竊古人之大節而又
融其迹者也吾輩及蒼生所望於門下不淺萬
萬珍重以副群心幸甚

答鄭環浦司寇

仙舟南下未及遣人迎候乃辱台教兼承示大
篇吾輩出處但求其是而已來諭所云此固何
傷也夫封爵有所以賞功一時之典也從祀者
所以崇賢萬世之典也蓋古之君子重與人賢
林學士文集

而輕與人功今之君子乃必欲以此而無彼若
然則漢唐宋之擇製數亂者不為少矣其尤有
赫然昭著者皆可俎豆于聖門邪蓋萬萬無是
理矣緣其黨衆非誘于其利則屈于其勢是以
雖有非之而不敢議議之而不敢決也向者大
甄獨毅然不阿蓋海內有識莫不歎服以為深
得孔聖觀行益火論世之旨不意今日反用是
為尤也要之後世必有定論耳更望高明不以
介意所謂遊世無悶不見是無悶者此也曠之

不才冒進止足之戒固嘗奉教于大君子矣新
例嚴切未敢輒請臨風南望瞻企曷勝

答李義河司寇

伏承台教謹再三讀感極涕零如燎者何足
比數猥蒙門下俯念諄諄懇懇垂意不然之灰
誠非望所及也側聞以人事君推轂海內賢士
大夫甚衆即縉紳輩竊慕下風孰不彈冠相慶
况燎世受國恩豈敢自棄失時不思效其尺寸
哉顧燎才無寸長過性多疑而執物多疑則不
林學士文集

可與謀執物則無以集事忝仕途者二十餘年
竟無毫髮足稱可知已切而多病偏賴母慈自
失恃以來憂若餘生百病侵襲甫逾始衰即盛
落八九所存者亦皆搖動兩目昏眊日稍暮則
不堪親養帙帙冉冉至矣譬諸墮隄之馬非不
仰軒墀而增戀顧槽枥以長鳴其如不堪取道
何哉萬一更玷班行必亟至蹉跌又將費門下
用力保全燎不足惜其無乃累高明知人之鑒
也歟昔賢所謂冷煖饑飽當自知者也入便敬

布部懷于左右惟台慈亮之

寄麗懷庵中丞

燎嘗私論古大臣之難非才難而節難有其才
矣節不足則志或不在公故節難而才與節又
鮮有得兼者也節才兼者又遇時難故燎於公
行也實有深慶焉治平無事先朝遺直入掌
中臺蒼生屬望非淺意凡事乞靜以鎮之萬
一新進喜事或欲興役或欲更政謂宜慎之重
之詳計而審發之也主上聰明天縱群賢滿
朝又得盛名爲衆所敬信恭論國計太平可坐
致已朽質謏才言誠不足採然素感謬知一得
之愚亦不敢不獻之左右高明擇之幸甚

寄王雲竹大參

古君子不用于朝廷退而老里巷間則必爲
鄉耆鄉大夫以教誨其子弟三代盛時所以化
成俗美不嚴而治者用此道也顧茲風微久矣
近督學使者始創而爲之以煩執事僕歸得聞
蓋未嘗不深爲斯文慶也門下諸生近來長進

若何大抵吾閩俗日趨文勝矣昏娶宴會之類
徒務悅俗子耳目何爲哉竊意先正必不若此
也况海寇震懾安知無潛窺其傍而吾輩崇奢
其不爲誨盜之資也哉希伏唯執事圖之與諸
生講明力變無難也天下時患無倡之者耳假
如南都太宰吳公一立約戒騶從損聲樂士大
夫蓋莫不人人稱便也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
鮮執事倘以愚見可采即不宜憚於違衆矣

答李工部

累承教翰執事溫雅練達自足致遠而欲下問
於僕僕何知焉竊自愧也雖然厚意不可虛辱
得非以僕叨宦久亦稍識途也邪據一偏之見
試爲執事言之大凡入仕路在慎之於始恭謁
與其煩也寧簡知識與其衆也寧稀毋擇官擇
官而仕則必受恩於人難以立身毋擇事擇事
而仕則必務便於己難以處衆待物之來徐而
應之以道義守身守官非有二理也所見如此
高明以爲何如

與周少魯督學

自執事之辱臨敝省也僕久不敢通尺牘者以執事方校諸生嫌于或疑為子弟地也頃者使至反辱教札先施愧感愧感側聞蒲中士大夫頌執事者不容口以先輩名公後賢蒙與進有關於彼土風教也此誠執事盛舉古人所謂得法外意者也若然則敝府亦有可言者矣敝府名公固不能如蒲之盛又僕聞見寡陋不知其詳已今以所知者言之有林司徒諱洋者平生

林學士文集

宦迹常俸之外一毫不取至于孫貧無以自存有趙司空諱榮者在景泰間三使虜庭後遭吉祥之變著忠孝大節事載李文達目錄中有林官諭諱誌者以文章名天下內行修潔楊文貞誌其墓有許給事中諱天錫者正德間上疏論逆瑾遂自殺也有鄭長史諱伯和者以厚德稱于鄉閭誨誘後進孜孜不怠有陳都御史諱達者守官處鄉所在重其鎮靜有林主政諱廷琛有常為戶曹監稅大著廉名權奸別有所擠無

罪錮之終身有懷言允諱謹者與僕善其人溫其如玉者也蓋死之日鄉人識與不識莫不墮涕有袁少卿諱成能有平居孝友仕三十年身無餘積每與兄弟共之有魏郎中諱濤者嘗為仙居令有佳政流亡復業土價增貴此數公者皆僕聞之家庭或得于親見所真知者也伏望執事廣詢焉精察焉使僕所言欺僕罪也所言不欺亦願執事錄其子孫如蒲諸公之後則於敝府風教夫豈小補僕見敝府之戴德當不異

林學士文集

于蒲也日者山西楊公為太宰所起廢于敝省有二人焉今司空林公少司寇鄭公是已僕謂楊公茲舉也不惟可以勸在位亦可以風居鄉太宰公頗以僕為知言今僕所望于執事者正亦此意錄死者所以勵生者也夫此數公者政其自立可謂卓然矣當其時所遇不偶或棄而不用或用而不究鄉論至今惜之而子孫又不得齒冠帶之列甚者至于流落可憐莫為收恤此固宜大君子之所動心也愛極門下愛惜名

器迂疎之見竊以為勸善之興正所以重名器也伏唯尊載恕其狂僭幸甚

與胡二溪督學

日者僕僭不自揣報以名宦鄉賢二事瀆于左右不謂俯垂聽納竊見大君子道廣言不以人廢僕雖謏劣豈敢虛辱盛意願終言之夫名宦之在敝省近似俱舉無遺獨忠靖夏公會以戶部右侍郎充採訪使謫失其名以其世遠故耳名臣孰有如公而可遺歟僕竊謂名宦祠若忠

林學士文集

靖公者所宜亟增入者也若以公名馬端臨劉忠宣。○孫忠列別建一祠祀之使教公之靈在天猶或眷顧敝土以福海隅尤為盛舉矣但不知費有所出否此僕所未敢必也又學宮傍舊有常公祠以祀唐宰相京兆常公也凡督學得士心者咸與焉獨貴溪江公未與必未有舉之者也夫是祠之設得非為教歟常公觀察使而士始知學前督學諸公固皆有功于教者也貴溪江公文章氣節望臨一時縉紳大夫固

類能言之姑置勿論若語其有功于教一事僕童年謬蒙與進賓親見之公之于閩士自小子以至成人所長育成就者可謂衆矣公又常校文于閩所薦皆一時之選在敝郡則若今馬大司徒林少司徒在泉郡則若故蔡司徒今黃司寇前後稱得人未有過是科也蓋公之再至閩士之文一變而復古竊自公始也僕竊謂常公祠若江公者亦宜亟增入者也鄉賢行實畧其別稱僕生也後知人又素所短即此六七公者已不得其詳更望博訪而審擇焉則無遺矣古人有言附青雲以有聞夫士誠係所附苟所附有重則附之者亦重矣伏唯門下早有盛名蔚為儒宗使僕前論若名宦若鄉賢得及今載在祀典是附門下而名益彰他日為數公之重何如也一得之見錄既往以式將來竊意于教不為無補高明留意焉

答石介峰都諫

日者伏讀執事大踧欲及時而處 宗藩誠憂

國至慮匡世良猷也蓋南都諸公莫不歎服非
獨僕私仰而已執事在諫垣為公論推重籍
若以乃猶辱下問于僕：鄙人也何所知識雖
然厚意不可以虛辱僕竊謂求論所云忠直二
義豈盟諸心執事真得其要矣夫惟忠直則必
有犯無隱古人事君之道也士大夫非無能者
特患無是心故或臨事而有所顧忌規望耳萬
萬乞執事力行。以道諫官所係天下安危與寧
相等豈惟令名無窮異日有寔 宗社賴焉僕
林學士集
所以為執事入告萬一之助者如此唯執事圖
之

答池明洲吏部

舍弟至伏蒙記憶舊好遠辱惠教夫所謂大臣
之節者不顧利害確乎有以自任者也吾鄉先
輩黃郡張襄忠公蒲彭惠安公林貞肅公真其
人矣若僕者何足語此僕愚懇懇自揣無所
可用門下誤聽顧有取焉何耶惶惶愧愧雖然
門下許僕過矣竊窺門下之意寔超然不隨俗

之毀譽者品第可知已古人云政將及子更望
門下猜審之堅持之即海內賢士大夫孰不樂
為門下用者僕褻朽屏居得拭目衆正登庸國
家之福也幸甚

答沈少林太史

留京邂逅不謂尚蒙記憶舍弟人至伏辱教翰
執禮過恭非僕所敢當也盛名海內不但蔚然
詞壇側聞緒紳傳頌直節侃：家學淵源異日
看寔蒼生之福先輩若商文懿公彭文憲公皆
林學士集
秉公履正至今賴之幸忝知未祈望于執事不
淺也

寄關西馬孝廉

敝邑地遠去歲方驚聞尊公仙逝民之無祿喪
我名德自關世運盛衰蓋海內縉紳識與不識
所共嗟悼也至若僕者素蒙相公謙德厚情側
聞臨危之時諸生問疾猶後齒及銘感肺腑何
日忘之關關相去萬里無由望惟一哭外具生
萬之憂幸為記名致之聖凡令弟憂官先生不

及別落西望頃淚不知所云

答王生百韻

家居兩辱華札贈言之惠尤為望外吾賢江左
盛名異時者寔將托以不朽也僕遲暮之年病
日以侵齒落眼昏無復馳驅之志矣頃又遭回
祿生平既無厚積唯商書數卷亦蕩然一空薄
德天降之災強自遣而已相去千里無由會晤
臨風歎不盡

答馬紹陽太學

林學士文集

嫌竊祿無補兼弱質多病回首故園唯有歸志
小兒長矣明春欲為畢姻事未知尊意何如近
來吾閩婚嫁似乎太侈執綺非常服之衣珠翠
非常御之物率高價以市其寔無用德門素風
風切欽仰敢以預白務從簡約不惟易舉且挽
俗復古固賴高賢也不宣

林學士文集卷之十三

林學士文集卷之十四

關中林嫌著

記

途中觀竹記

予性愚慙於物多無好也獨於植物好竹常之
人園圃間見數本而適矣又常之野見成林而
適矣然未得觀其盛也隆慶二年冬十月當之
官留都從富陽至安吉州九數驛其土人多種
竹至夾山進入竹林中行或一二里或四五里

林學士文集

方出輒復入如是者累日倚青未嘗不
朝夕接予目也蓋予每為之下車把玩盤桓而
不能去者久之彼其為種也既繁故其為狀也
不一有幼節特挺凌摩雲漢如名公鉅卿正色
主朝使人望而仰之者有直幹疎布如端人正
士特立不阿可親而不可狎者有逶依山谷亭
亭在望如避世之士婢脫塵埃不容易即者有
隨風動搖灑然有聲如神仙者流逍遙物外曠
達自得者有娟娟冰許如靜女以礼自防畏行

多露者噫竹之狀予不能窮之矣想夫烟晨月夕雨濯雪傳其狀又當何如也夫人之于物固各有新好至其致之者則又視力能否耳予于物固無好假使好之亦多不能致唯斯植也予好之予致之無難也蓋嘗有志一旦得乞骸骨而歸當買山園數畝環植以君構亭焉終日相對以為賓主時集親朋嘯咏其間亦足以自娛矣顧今猶未暇及也故方其暫欣所過不知其為屬己與否及夫所之既幸則又回首惆悵恨

林學士集

不亟從所好矣姑援筆而為之記又為楚歌三章以自嘲云有竹有竹在山之阿脚下車兮婆娑被中園兮可植君不歸兮奈何有竹有竹在水之曲下有澄波兮相映綠披中園兮可植君不歸兮自拘來瞻彼猗猗兮吾土所宜其蔭可息兮笋甘如飴歲云暮矣君胡為兮騷馳

建寧府潘渠記

渠濬自郡城北黃華山之麓順流而東至于高門岐導而南至于郡郊。又南至于陸華橋又導

而北至于恩波橋乃折而西出水門蓋紆曲十餘里至于建溪之流云始郡守許侯下令與役民便之莫不鼓舞趨事役者謳曰噪、建城據閩上游帶我郊郭建溪悠、悠其穢濁泥我田疇我潘我渠外達溪流懿歎良園肇自許侯其父老聞之曰知德侯矣然而未得其事是渠也應有之地入于民居久矣至我侯始復耳又歛曰感激涕零華山之麓滔、其流氛塞而陸我之有渠譬之四清氣弗宣洩其何能淑既吾

林學士集

霖潦亦懷回祿唯天惠民渠固當復我求我潘我堤我築有如仁侯令敢弗肅其士聞之曰知頌侯矣然而未得其本渠弗治且將百年矣在吾儕豈旦夕忘之哉頃惟吾王有或志不在民以告弗聽也幸而聽又率授于郡豪雖全不從耳侯之來也日夜憂勞吾民導利而布之無遺使矣又侯持身廉甚有詩素然之節故侯令無敢違者所以復之易也又歛曰孰使經營兮憂渠與我同情兮唯我使君之清兮政是以平

分民是以寧分渠是以成分於是貳守楊君別
駕盧公輩悅是舉也與其察謀曰蓋聞民不可
與慮始者也今侯役其民而民情若此即古鄭
白之謀何以過焉昌勒之石以彰侯績且使後
人有考將侯規是隨不亦永為郡人之利也歟
則咸對曰然以予之雅尊侯知也遂因節推阮
君以請焉渠廣丈二尺深丈五尺工始于萬曆
二年八月畢事以是歲十一月允修橋築堤置
水閘用民之力甚鉅公無貲焉私無囑焉不踰
時告成民悅故也侯名天贈徽之縣人隆慶乙
丑進士自海寧令擢南戶部尚書即權稅于杭
所在以廉著聲其為建寧也尤藉得民譽善
政數于七邑不悉舉其興役右諸城垣增戍
壘關譚院葺客館遷松溪之學宮創建陽之興
梁資順人情信而後勞之渠為力尤難故民尤
德之焉貳守君名沂四川人別駕君名中節推
君名子孝俱浙江人前節推郭君名子章江西
人皆有勞于渠法并得書云

重修洪山橋記

川利涉有可以扛梁者有不可以扛梁者北土
漫衍南或曰山地勢不同也鄭子產漢諸葛孔
明古遺愛一也蜀橋梁悉治據西南勢便耳聽
鄭政貴重矣偶不忍民之病涉也舍車濟之可
不謂患乎孟子之言恐不善學者或失之也非
謂子產務悅也霸專利故始務悅久而斂矣王
導利故始或不悅久而思矣茲鄭橋漢亮所以
別于常夷吾也歟郡西郊之外跨江橋有橋焉
曰洪山橋以通洪塘夫洪塘者郡屬邑懷安重
地也商泊之北自江至者南自至者咸聚於
斯蓋數千家云是故不可無橋以通往來橋水
間四十有四其七當洪流衝閘歲報圯有司累
商修之往來弛弛禁償直商既獲利橋愈善圯
被故以是為奇貨也已御史大夫龐公既鎮閩
會有以橋事請者公乃命工揆曰襄軍餉之贏
以治凡率作之選必慎允木石之用必堅仍舊
水門新之而屋其上又以其餘力葺傍僧舍使

為之守允費緡錢二千五百有奇募工五萬二千有奇既不假力于商亦不徵役于民經始萬曆五年秋越明歲夏告成焉是役也非公經畫懷永而即或財訕不能舉即舉矣又或旋修旋圯如往時者其何利之有是故君子謂公有濟涓之惠心有梁益之寔政甚矣其似古人也公牧：導利德在閭閻去而尸祝之係民思者不獨利涉也郡尊李侯乃謂茲去思之一當有記傳久遠不鄙屬筆焉予改為志其歲月如此役

林學士文集

之始李侯寔贊之這成績居多矣當時協謀輸力允有功于橋者法並得書列碑左

重建運鹽使司記

運鹽使四明杜公之蒞釐政也即與其僚謀闢煮海課入尚不足三萬金而利孔滋多其何以惠商阜乃請于都御史御史更其政立可久法於是乎絕造請抑僥倖裁豪宗懲貪賈不期月商大便公私成裕又與其僚謀藏幸有贏斯堂也吾儕會商國計所也不急治且圯可右

何乃又請于都御史御史撥日命工拓而新之堂之南為儀門其北為後堂左右為廡悉仍舊址構焉謂庫獄隘移其所作門東向謂廉陞卑築其石導水南洩又以餘力增垣墻繕廨宇役興于萬曆五年冬越明年春竣事焉允費庫金一千四百有奇不足取之罰鍰二百九十有奇工鉅費省皆經畫云于是公僚運張君副戎君革相與語蓋聞茲司之建也哉國家因勝國之旧二百祀于茲矣歲以材壞庶數公者不忘治之而卒成于公也曷勒石以昭公績猥屬予記之子惟人情于居苟有餘者莫不美其室至于官曹則鮮有意經營者大抵視為逆旅然室私也私其身也私傳其子孫也官曹公也公其僚也公于其後不可知之人也以人情公私之別也若夫鹽運司者使皆三品秩甚峻非廉郡守不選名甚美然而自二千石得往：以舍民柄執利權至或不樂其官則其于官曹也逆旅視之尤甚信宿焉異去之矣其肯為後人計

林學士文集

才歷年久而莫之治也固宜是故公之蘇舉也
不私其身公也不薄其官尊也公家之務若政
若役懷永而為忠也一事而三善具矣昔曹叔
孫昭子客晉雖一日必葺其館吳大司馬陸抗
當移屯更加繕完代者居之儼然若新第謂昔
時細事而乃觀今人情自古難之矣然則公其
補行古之道也歟公諱思嘉靖丙辰進士由省
郎出守青州遭諫復振守青嘗增大峴關戍正
營丘祀典新學宮修祭器郡人至今歌頌聞得

林學文集

專者雖政耳異日有使公志大行吾聞其於所
當舉子更有望焉爾公僚張公諱廷臣南海人
戎君諱來賓君同邑法并得書云

清軍察院記

國家置兵衛所之隸各省者間數歲理其政則
遣清軍御史使四方制也嫌當論私以其任為
難焉何者御史法官也諸御史之使者要以守
法為奉職清軍則非守法之難也足兵而不病
民得法外意為難耳夫兵者民之所擾也人情

莫不懷土即得其當而遣之行有齟齬者送
已不免于愁苦而怨咨一或不當吏胥得操人
情所畏為奸利間閭訟獄繁興故遣一人而
騷動者殆數十家矣嫌業者承乏南曹會大司
馬缺攝官再為每見四方所道內寔宿衛其舊
隸籍者或多老弱羸病不堪執兵新隸籍者必
有罪率下大辟一尋又不足之責親上死長明
甚其寔難用也夫以無用之軍而動已安之民
是故先朝名碩建議多欲變而通之以寬海

林學文集

內元、碩樞臣輒守故常謂制不可改故嫌謂
清軍使者其在于今之難也若夫得法外意固
非仁人長者達治休者不足與于斯矣今奉命
吾省御史侯君殆其人歟始御史君之未至
也民習見前使故事或起陰庸相動御史君至
下符迺而遠吾視故籍罪而遣吾審諸時泉
法疑有原民不得妄有所訐戶絕者免吏不得
更追呼于其里又曰吾在也吏不敢與民擾異
時者其如何允絕戶者書之籍載于官書牒給

其里之人永勿援蓋不期月得兵二千餘人遣
之吏無私焉民無怨焉收修于堂序而教千里
間閭閻晏然前此所未有也昔魯作丘甲並兵
困民春秋譏之仲尼論為邪無寧去兵而食不
可去若御史君者豈非所謂仁人長者之用心
而又達治休者耶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壜又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御史君其有焉先時清軍以不時至官寓未有
定會城之南廩有公署御史乃定居之有司遂
請立石記其始而并書御史公之軍政為後法
程據不佞猥屬筆馬御史君諱堯封字欽之登
隆慶辛未進士蘇之嘉定人其至閩也數吏治
察民風旌別淑慝。無不當于人心者他政不
書書其職之所專云

殷公祠碑

殷公祠者祀吾省故殷巡撫公也公諱從儉廣
西臨桂人隆慶五年奉璽書以僉都御史督閩
軍務明年召入為副都御史未幾卒閩人罷市

哭如哭所親喪西歸里巷哭以過招婦人則哭
拜于門內得人心如此嫌時為文吊之自嘉靖
間吾土有倭寇至尊軒食思得人紓南顧憂於
是朝議謂宜置撫臣蓋歷數公者至諱司馬
始定又歷數公者至公始安之當時識者或以
嫌為知言云公卒之三年閩人思公不置為建
祠西郊外萬曆二年某月某日也又趙四年
雲南楚雄太守張侯廷臣者公門人也將之宦
謂公祠湮淠下沾衣嘆曰師首宦遊吾羊城
文學耳邑弟子員至今懷之矧專制一方德在
人固宜頌是祠之建不可無記又歲時享祀缺
聲詩吾為之世得不謂阿所好奈何張侯有文
名猥屬嫌以雅知公賢故也遂為述其事係以
詩曰

閩統樂土僻海一隅民之質矣山耕水澳或治
或否撫我何如當嘉靖末倭夷用急刈我人民
掠我城邑鯨波未澄暮安集赫明。肅皇
聖武命諱大夫作鎮開府掃除東夷設亭南

土喪亂既平既安且定載號載歌有作弗靖赤
子龍蛇卒驚百姓穆：先皇恤冒至仁文武
大走執子撫閩選于衆舉殷公其人節鉞旄蓋
殷公至止田里多荒瘡痍未起譬治繩宜寬而
理泊：大海群蠻在東有將矜勇往殲彼戎毋
寧鎮靜勿觀有功寇亂之餘室家懸磬軍需
旁午有嚴其令毋寧搏節緩征弛禁公宴賓佐
樂舞有翼請卜其夜樂不可極令以三軍獨晦
宴息公命經營子來勸趨彼食其力吏勿追呼
林學士集
令以百城安于里閭先時公出盛其軍容公于
簡閱羸卒以從先時公府盛衛以兵公在宴處
庭無人聲鄭敬橋如蜀思諸葛人之無禡吳天
降割西郊之外湖水之濤作廟翼：簞豆有楚
弗珍裡祀千春萬古有美張侯謂公我師公像
在堂白哲豐頤載色載笑如敷教時候拜稽首
咨嗟涕洟孰是祀典暗無聲詩被其之子嫻于
文辭大匠袖手恐人謂私代斷不讓公賢我知
庶幾現者墮土淚于碑非我文工公德之遺

督學胡公感知碑

督學胡公之擢浙藩也吾郡多士戀馬越明年
衆謀刻石以誌其思乃予文記之予曰公之去
閩也踰年矣吾黨思之不置何也則群然對曰
蓋聞操絃者期鍾子運斤者懷郢人士之于遇
誠難也我諸生薄技耳何知為古文詞幸吾師
胡公不鄙而進之誨誘獎掖悉求之舉業繩尺
以外為夫滿中之新取而青黃之我諸生輩幸
而遇：故德：故不忘予曰諸君之不忘公也
林學士集
固宜予堂客語胡公之好善也公之始至閩也
予進言于公曰夫崇祀典以淑士風竊謂教莫
先于以矣公曰諾然則宦遊蘇土者有人乎予
對曰有固陋不能盡知也稽于衆則前督學江
公其人已公退而察之令有司俎豆之他日又
問鄉先生有人乎予又對曰有固陋不能盡知
也稽于衆則有趙司空輩數公其人已公退而
察之令有司俎豆之夫以公之好善雖耳目所
不及愛慕無已也况及門之士為所知者乎雖

然諸君之不忘公徒思之無益也予敢有告焉
夫公之知諸君也豈徒採其華謂能為古人之
言耶故將收寔能行古入之道者也古入之道
不遠即吾前舉祀數君者非諸君先世交遊則
所習聞而熟見也又進之鄉昔多賢矣有鄒魯
之儒行為有濂洛之道傳為願諸君之圖之也
異日者有以藉手見公不但師門之光抑亦吾
黨之榮矣若校文而已楊子雲氏譬之繡其華
悅歐陽永叔氏譬之好音過耳彼二子者以文
林學士文集

自名其言若此豈公之所厚望者耶詩曰無思
遠人勞心忉忉言思遠之難致也又曰淵回從
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宛在水中央言慕其人
求之有道也夫不背德尊也博而習敏也衆志
公也手誠悅是舉也故盡其忠告抑亦公之志
歟公諱定胡廣之崇陽人登嘉靖丙辰進士早
有盛名自尚書郎出督學山西及吾閩愷悌愛
人敷教以寬故所在能得士心云

林學士文集卷之十四

林學士文集卷之十五

閩中林煥著

誌銘

明誥封夫人高配王氏墓誌銘

嘉靖四十五年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清苑高公
韓耀喪其配夫人二月朔日也時尚書公方有
寵于 肅皇帝事聞命有司致祭官給塋具其
明年為隆慶元年 今上即位尚書公既上疏
乞骸骨得請將以十一月廿一日塋夫人于廣
養城之郊乃遣其子舉人堂持武選郎璫君惠
狀乃銘于殯謹按狀夫人姓王氏與公同郡安
肅人也祖諱均北城兵馬副指揮父諱濟山東
嶧縣知縣嶧縣娶于傳禮部尚書文毅公諱圭
者寔夫人之外祖也夫人生而聰慧及長莊嚴
婉順不好華飾嶧縣奇愛之必為擇所歸久之
未有當嶧縣意者時尚書為吏部主事新喪其
先夫人黃乃以婦馬夫人年二十二吳高故鉅
族尚書公又少貴也其家務劇而食指繁夫

人自其少時耳目濡染文教公家政及撫內治
遂不習而能事舅姑孝而教訓子女慈以嚴處
妯娌尊幼間無不得其歡心者其佐公居官所
以御妾媵飭童僕謹官箴守蓋藏門以內肅如
也公歷自戶部即轉太僕出入內外所領咸要
賤以夫人之賢也故每之官必與夫人俱迨
公晚受知于 肅皇帝掌國計當是時 天子

林學士文集

郡縣貢海諸郡縣亦聚兵以守皆仰食縣官歲
費又以億萬計國用迭取辦于戶部而經所入
不足以供其半尚書公乃日夜謀所以撙節
生意以財用稱 上意遂不復聞家務公之
得盡心國事保寵祿以功名終蓋夫人之助尤
多焉嗚呼若夫人之賢雖古風所美公侯之配
能佐君子者殆不是過矣夫人以公貴自封
安人為恭人淑人以至于夫人其生于正德丙
子詎卒之日享年五十有一子男四夫人出者

二為長即舉人堂娶布政陳典女次臺學通判
沈紹代女堂妻非夫人出然夫人撫之猶已出
也次坦官生聘泰議萬民美女次塔聘同知劉
卓女次五長適都御史孫慎子恩生重光次適
郎中阮高子序班維龍次適都司徐棟子天衢
次適貢外甕惠子生勇切金次適叅政趙鐸子
生勇源清孫女一尚幼云銘曰

自昔賢媛能佐君子翳福之興自補內始赫赫
司徒祗承于 帝遙恤其家芳是國計懿彼夫

林學士文集

人來相內治致饋于堂甘旨調肅承祀于宗荐
享孔時訓其子姓以嚴勝慈有登賢書漸于天
達後夫而貴惟 帝疏恩程衣玘飾丹敷文軒
亦綸命賁于九原受福則豐賦齡胡番文以銘
之為世閭則

明故贈承德郎戶部主事林君暨配盛太
安人墓誌銘

嘉靖三十九年廣東按察司僉事林君既拜命
將之官謂其友林嫌曰愛民不幸吾二親沒有

年矣愛民為尚書郎時會天子以九廟成蒙
恩贈先君子以愛民官為承德郎戶部浙江
清吏司主事封先妣為太安人唯是宅室之事
未有銘也痛惟先君子抱道弗耀太安人寔配
德焉其何以昭示來裔吾子其許之嫌曰諾謹
按狀贈主事君諱況字漢卿廬雲其別號也林
氏之先居福寧州至宗咸淳進士諱詒者遂為
著姓數傳至君曾祖諱源祖諱勝皆不仕父諱
文孟積學厲行卓有聲稱以貢遊南雍舉進士
既而就礼部試卒于池時君尚少也及長學既
成母陳孺人以鄉進士君客死故不欲君宦遊
君遂絕意仕進與兄鴻漢鄉事陳以孝聞居常
教授門下弟子每數十人君性好礼凡家之冠
昏喪祭一考合古礼不用流俗浮屠法其教諸
生亦必以礼暇則為習其儀節無慮百拜鄉人
不知者或笑之然君為之自如久而鄉人之笑
者化矣君于義勇為興人文重然諾至或託以
妻子其于文長于為詩然不為雕靡習必傳于

教蓋君生平信以孝人以礼為守身之法也太
安人盛氏諱肅柔順莊肅君在以勤儉佐君克
家君歿及僉事君貴猶議酒食躬紡績至老不
衰云君生于成化癸巳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嘉
靖丁亥五月二十有四日享年五十有五太安
人生于成化癸巳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嘉靖
甲寅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二塋之地
近郭南山之原也初君與兄鴻奉母志俱隱特
相友爱鴻常病會盛亦病君日夜侍鴻疾至不
進藏鴻子拭患疽為君卜醫于浙之金華去其
鄉千里而遂蓋再往返也常曰吾兄弟式相
好死當同遊地下故君之卒也與其兄合塋焉
太安人父仕春官至泗州學訓導泗州亦長于
詩其遊太學也太學士丘文莊公聞其名歆見
之不為屈泗州雅聞君賢既以女歸之且令其
子繼學焉君謂繼曰小子何不明經取科第業
醫何為繼以命對為衣食計矣豈敢有他志君
曰告父更之命更受易且教之言曰將復問

則對明易以賁卜亦衣食計也繼仕至國子助教君與兄鴻不仕仕春父子仕不達然鄉人高以四人者皆好學養志恬于進取有古逸民之風云君男一即僉事君愛民賢而有文與謙善銘曰

治古教人礼為防誰其決之俾濫觴學者不講幾墜亡有德君子闢其荒不能及遠化其鄉漸遠有子道蓋光因心友兄同穴藏文以銘之昭不忘

林學士文集

明故謝母李恭人墓誌銘

隆慶元年 今上即位有詔錄 先帝時以言得罪者無問存歿有司悉以名上于是嫌友人刑部員外郎謝公讀詔喜曰蒙亨志其得伸矣遂上疏關下臣祖教直隸太平府知府先臣黃事 世宗皇帝為給事中敢言事與都給事中張紳同議大礼忤旨杖于廷其後先臣又屢以言事觸忤臣守郡道死今紳蒙恩復錄唯陛下哀憐先臣死且不朽既而巡撫福建都御

史塗公澤民巡按御史王公宗載會尋應得卹與上可其奏贈太常寺少卿謝君則又喜又悲曰是足以慰先太守公忠魂于地下矣昔吾太守君之卒也吾先君常為銘于學士豐公熙今祖母恭人後吾祖而卒且數年矣吾祖雖幸叨朝廷之恩而恭人之賢尚未蒙褒典也不及今論次或久而忘其何昭示後人敢以干于下執事遂頓首請曰蒙亨不敢誣恭人之賢蓋有功于吾謝氏者也自吾先世家素貧恭人之婦太守君也太守公又方力學不暇治生計恭人每工女紅以給贖乏太守公年四十始舉進士仕宦未數年卒官恭人哭于丹徒驛舍以太守公之用未究也則日夜督課吾先君學以繼吾祖之志迨先公舉進士未幾又卒恭人哭于家以吾先君之用未究也則又日夜督課蒙亨輩學以繼吾父之志小子蒙亨不敢辜恭人賢科恭人猶及見之繫吾謝氏昔多故矣幸家聲不墜皆恭人力也恭人性慈祥喜周人之急

凡古今傳記及耳目所親聞陰陽善事類能記之常以誨子孫當為必不為彼其治吾家也能煩而不厭儉而有以常故吾內外姻親即私語為婦為母之賢者必相戒以恭人為法為恭人生于成化己亥歿于嘉靖壬戌享年蓋八十有四也痛惟恭人有吾祖時政苦茹淡吾父未及仕蒙亨雖仕得祿薄又無可以為養也恭人在吾謝氏食貧者四十餘年其勤三世矣間極之恩吾無以報矣故因以諸嫌曰諸嫌堂掌固生

林學士文集

見 先帝時群臣所論建以為而祖之賢誠古
人所謂藏孫有後者也而今乃得聞成君父子
而祖母又賢也以君之孝思故不為論次恭人
姓李氏世為閩鉅族祖項官至府推官項生侃
恭人之父也太守公有子二人恭人出者啓元
鄉進士贈刑部員外郎娶林氏太學生克守女
次允元庠生側室劉氏出娶李氏知縣中女
二長適知縣鄭乾清子全次適通判趙德綱子
誠豫男三長即蒙亨娶陳氏布政使選女次謙

亨庠生娶王氏同知鎮女鼎亨娶陳氏庠生時
親女孫女三長適知府林學子僑次通知州林
天駿子以梅次通知諭丘友仁橋曾孫男五長
利仁庠生娶藍氏則卿女繼娶林氏庠生舜損
女次利和利行利濤利達俱幼曾孫女四長適
錄事楊允恭子應瑞次遠庠生高時憲子壽餘
俱幼謝君其典叔父謀擇吉壘恭人于城西佛
國山太守公之兆時隆慶壬申二月望日也銘
曰

林學士文集

士固有志當官而行我躬弗恤遑家是營能免
偏諂孰克相成侃謝公以言盡職貢直忤權
志仲位抑亮節彌光褒典下及公殁有榮亦資
配德謀美唯子繩武唯孫謝氏有聞恭人之存
陰德之盛無非無儀能立門戶丈夫難之恭人
之賢世宜爾思昭示後昆視我銘詩

明故陳恭人墓誌銘

吾宗三百餘人我曾大父大父子孫殆半之蓋
我曾大母鄭夫人大母黃夫人皆有逮下之德

焉故後之人奉道教嗣徽音所以廣繼續者有
道矣若吾諸兄嫂氏之賢者有二焉其一為陳
恭曲靖太守兄嫂氏也其一為倪孺人刑府
工正兄嫂氏也初太守兄教失子恭人之藹
未也即為多置側室育子又輒錫最後妾黃舉
世球恭人以其得之也難愛之尤至鞠育顧復
踰于所生世球之親其母亦不自知非其出者
為倪孺人無子勝有子一人孺人之撫之也猶
恭人之于世球也工正兄卒勝事孺人甚謹又
初其子曰若婦母得有毫髮不當而母意者故
君子皆難之世球之生也恭人年五十餘矣猶
及見其嬰婦而恭人始卒之明年太守兄以狀
授世球墓有日矣敢丐叔父銘諸夫嫂氏賢宜
銘抑吾之所謂賢者與眾異夫嫂氏者太守之
妻少恭之女司空康懿之婦司馬文安公之孫
婦也崇之以勢而能勤裕之以財而能儉其奉
尊婢無違教其睦宗黨無怨言其順夫子佐
之內治無廢事是眾之所賢也雖然猶可能也

林學士文集

林學士文集

時昔之夕嫂氏之祥祭也內人之哭者皆號慟
聲徹于外吾翁聞之嘆曰其必深有德于群婢
也夫不然何其期而哀若是也是吾之所謂賢
也不易能也夫婦人有子者使其膝妻有子也
則猶吾夫之子也媚姑者或寧子伯叔之子
或寧子族人之子不欲其妻勝之有子也又或
取他姓子名之不欲其妻勝之有子也夫名他
姓者以墓祀卽制義過也為人妻者假使子伯
叔之子也能有如子之親其嫡母者乎姊如之
以子後吾也能有妾勝之德其主母者乎甚哉
我也嗚呼聞嫂之風可以勸矣太守兄諱煬以
康懿伯父陰歷官自中府都事經歷其為曲靖
也不能俯仰當世棄官歸蓋士論惜之陳長樂
著姓少恭諱言曾為御史已而外遷恭人諱
宦字清卿年十九歸于林時嘉靖二年也二十
四年以夫貴封孺人生于弘治乙丑二月十六
日卒于萬曆甲戌正月六日享年七十矣子一
即世球娶州守王夫人繼芳女女二產之地曰

郡城尾山其日是歲十二月十八日云銘曰
入朝坡士猶且然女專愛遵宗之廷銘以勸庶
有式其賢

明故鄭安人墓誌銘

安人姓鄭諱京故南京通政司參議八十三元
謹炫配也父諱汝美官至戶部郎中安人生
弘治甲寅八月念四日年十八歸于林享年八
十有二而卒萬曆乙亥十二月念七日也其封
安人者以參議貴也初嫌少時參議蓋滋器嫌

林學士文集

也嫌登第之前二年為嘉靖乙巳而參議卒于
官嫌官進二十餘年始歸自京師安人耄矣時
時病伏枕不歡見人即至親問謝不見嫌或往
候必延入吾雅聞侍郎叔名故力疾款一見耳
嗟夫嫌行能無取又骯髒多忤己負吾兄諒知
嫂氏又何從有所聞耶蓋嫌未嘗不且感且愧
也鄭自戶部明經取高第饒于財安人請兄又
有登進士至按察司僉事者家盛故其子弟
率通敏豪爽雅善清談安人耳目濡染亦有

林學士文集

王夫人謝道韞風馬參議弱冠及大父文安公
伯父康懿公存趾美顯仕中失貴臣意廢于家
者久之益肆力文章間居時商確書史安人亦
頗涉其義參議喜賓客日夜車騎滿門酒食相
屬稍維飲輒規為故參議敬之參議子三人二
錫安人出者世壁通敏豪爽絕似諸舅大司成
襲公用卿婦翁也大司成舉進士第一人世壁
談每不為屈性亦嗜酒能詩正吳知名士至往
往慕識其面始安人哭參議幾絕屢矣世壁才
可倚世壁又夫死安人居常涕泣悲傷有一女
嫁今廣西藩相劉鶴翔故學憲世楊惠也鶴翔
名父之子少自奮勵縉紳咨美不能俯仰官不
連地又遠安人愈鬱鬱而不起云曲靖太守
諱煬者參議同產也以世壁無子請于諸父命
從弟煤之子世珣後參議安人意也嗣子卜明
歲二月念六日奉柩合塋于蘆坑山之陽曲靖
謂嫌嫂氏雅敬吾弟蓋銘諸銘曰

配良子才棄我先兮我獨何用壽而康賦命偏

分愴悅悲傷私自憐分噫中饋哲自昔然分

明故葉母許恭人墓誌銘

永瑞同穎水貴連理豈非以天地太和之氣鍾而為物其德產固必有異者歟其于人也亦然周八士出一母仲尼歎之非直為八士蓋近思西周之盛斯邦家之光也自是以降載傳記不可多得已明興二百餘年化洽宇內太和之氣鍾為人在之有之若吾閩則葉氏三君焉長舍山令仲銅仁守孝臨桂令皆許恭人出也恭人

林學士文集

諱并處士府君諱芬之配也許自丞相將為宋名臣哲宗朝有長者之言焉故其後子孫滋盛恭人大理寺坦之女崇德令繹之妹南安守繼之姊戶部尚書郎嗣宗縣博士儒宗超宗之姑也恭人少聰慧大理校以孝經列女傳諸書即默誦不忘大理愛之為擇配得府君府君故奇士所交俱一時知名若高少卿世魁劉給事中世揚後皆貴顯府君獨困一第有子遂不令就外傳自課其學恭人佐之雖甚愛不姑息也

竟成三君者相繼乎鄉而府君固及食其祿府

君歿二十餘年恭人老矣舍山與諸弟棄官歸養伯年七十餘仲季俱六十餘矣三君者皆內行修美秀而文又雅善清談鄉黨敬之賓客車騎日夜填門歲時為壽恭人前三君眉髮皓白衣冠甚偉里巷聚觀咨美當是時也為人子者莫不顧三君之有壽母也為人母者莫不願為恭人之有良子也恭人年九十蓋無疾而終也異日者曠與臨桂少同遊鄉校約登堂觴恭人未果也舍山緣是語遂率二弟少銘于曠泣

林學士文集

拜稽顙言曰季幸得從遊久吾諸孤忝縉紳後母氏之訓愛而能勞必備聞之矣至若母氏所以承吾先君者慈執事之未盡聞也初吾家貧外氏貴盛先君性又嚴吾母之承之也蓋未嘗敢有一或違也吾先君孝于親吾母承之事吾曾大父母大父母婦順焉姑劉尤得其歡心迨諸孤宦遊四方母春秋高矣事劉唯謹諸孤欲奉之官劉存輒不肯往也吾先君友愛諸

弟吾母承之分田產必贊先君志讓諸叔所擇
有叔如以寡居迎養之于家終其身有叔氏子
夫死其子三人令諸族分字之蓋吾母之行大者
如此其詳俱載王康憲狀中竊謂吾母賢宜銘
故因以請則又拜稽顙曰諾嫌頃者不潔屬
有撰述時：問長老邑故家遺事雖微諸君教
之恭人懿行則固聞之也蓋嫌又聞若太母劉
之孝于其姑也姑得疾手足不能舉劉日夜把
持就飲食蓋數十年也劉年九十一而終恭人

林學士文集

嗣音亦九十而終又聞若翁府君之善居喪也
向者嫌之入弔也吾兄弟俱託所謂不毀之年
也而贊：孺慕無毫髮愆于禮者若是其敬而
哀也加于一等矣蓋嫌退未嘗不茹歎栗比
之盛也有以哉是其孝也蓋世德也是故恭人
之賢也雅所敬獲士女從孫子者也天寔鍾美
于是以昭 國家之盛固將垂之不朽敢不敬
而銘諸恭人生于成化戊申十一月廿六日卒
之日萬曆丁丑四月十四日也子三舍小全繼

善娶洪氏省節垣女繼鄭氏潘相娘孫女銅仁
守繼吳娶梁氏縣令燕女臨桂令繼熙娶陳氏
壽宦煌女臨桂少出後叔父英初英之卒也要
陳矢志不貳恭人憐之為言于府君故使後焉
女四孫女六曾孫男四舍小與其弟謀以是年
十二月廿六日奉恭人柩于貴安山啓府君之
兆合塋焉禮也銘曰

同類連理物或偶然鍾于人必篤自天光我閨
山川同產責而賢懿壽母家慶以之延文銘之

林學士文集

梅重泉垂千萬載史氏則傳

明故中憲大夫聲慶太守楊君墓誌銘

古于世臣誠重之云蓋子產不欲使尹何為邑
王懷祖求宛陵令為有司所檢千餘條改弘不
之罪也又從而謝焉其愛惜保全之如此豈獨
為其先世功德哉無亦與夫人者歟美家賢輸
忠于國賴興共濟也嗚呼晉以後必意表矣予
于聲慶楊君之卒也蓋深有感焉楊君者建安
太師文敏公七世孫也太師有大勲勞于社

樓其子孫登顯仕者相繼也嘉靖壬子君年二十一舉于鄉明年登進士第君名家子又年少不當補外乃以知峽江公為令舉其戚顧地當孔道遇客弗悅也諸縣令治行或不及君多入為台省而君獨以不悅客判徽郡居久之稍移太僕丞戶部員外郎中君淹久矣不當補郡乃以知潮州君為守舉其戚顧撫潮都御史者善人媚已弗悅也諸郡守治行或不及君多得顯權而君又以不能事要人當下遷君仕再不得

林學士集

意郡邑歸侍太宜人疾尋丁內艱無復仕進志矣父光祿之出會當路亦有憐其才者貳浙醴政不數月復轉肇慶太守萬曆四年王師討羅傍督府駐肇慶庶務攸萃君日夜執掌勞瘁賊平督府方欲上其功而君卒矣是年八月二十三日也君生于嘉靖壬辰享年四十有五卒之日郡人罷市以哭督府厚賜為初君之令峽江也鋤強扶弱不計身利害為之及守二郡並習吏治遂以寬得民湖地宜桑歲貢蓮蘆之

寔君必謹而漸之地守或賦工直入私橐君持已廉故湖貢物入內府較他郡堅好而廣用兵故事郡邑役丁夫輸餉蠻地負樵者多為賊殲或官軍殺以冒功君始白督府不殺縣民全活無算其忠國謀多必類也夫古人所以重世臣者使悅過客事要人或其所短至若奉庭訓顧家聲慮心積慮輸忠于君其所長故有在此而不在彼者矣以予之所以有感也夫君舉進士時予見之京邸老成謙抑絕無年少自矜態飲

林學士集

酒能數斗不乱坐客或載蹄鼎暴謔君竟席執禮適恭予愛其溫克至今想襟懷也使用靡率其宜君雖未及下壽樹立固不止以君諱渠字賓周虹潤其別號也曾大父諱昂順德令父諱崇仕至雲南僉憲正德為州吏部司務諫南巡杖闕下以介著名父諱敦有隱德封戶部郎中母黃封宜人俱以君貴黃與戶部齊德墓銘于文也君配朱氏文公先生之裔封宜人產子五長廷猷早卒次廷猷丙子鄉荐能紹其家學娶

林按察使命女次廷敬娶范監事學詩女次廷
拔聘陳副使烈女次廷授聘陳庠生庶女女二
長適庠生陳煥次字彞德孫女四俱幼廷敬
策謀以戊寅年二月二十一日葬君于豐樂高
之原銘曰
瑟披玉笋芳注黃流以驥引重兮或不如龍牛
大雅士兮世作求用率其宜兮能弗盡信鬱喬
木兮豐樂之丘

明故魏母胡淑人墓誌銘

林學士文集

魏淑人胡有賢子舉進士官廣西廉憲貴顯矣
乃以淑人疾疏歸養蓋士大夫莫不高其行焉
居二年淑人卒時萬曆丁丑二月九日也詎生
弘治壬子十二月十日享年八十有六矣廉憲
既終喪輿以墓銘屬嫌廉憲拜稽顙涕闌干下
濡永悲不自勝也嫌曰廉憲何泣之悲日者衆
固謂廉憲純孝送終可無憾已語未卒廉憲泣
愈悲嗟夫吾何為無憾吾官戶部主事時滿三
歲幸蒙 恩贈吾先君當是時也以有嫡母存

迄今吾母未及封也吾憾一笑吾守雷時常迎
養至郡自是宦四方不及將母矣迄今之得請
也已晚矣母氏耄矣趨拜堂下并吾識也吾憾
二矣且詩蓼莪生我劬勞耳吾嘗三喪吾妻所
道思慈母育之吾每顧諸子女非祖母何以至
今日未嘗不號慟呼天五內崩裂也吾何為無
憾痛唯吾母之德無可報者故願執事之銘之
以垂不朽也嫌曰閭裡之恩為人子者其心有
不易盡也固宜雖然若廉憲于大事必誠必
信勿之有悔且又所以顯親者不但今日也廉
憲奚憾嫌不文辱命焉其敢辭謹按淑人諱
玉胡蓋出宋文定公其後子孫散處或居建州
或居吾郡淑人之婦贈主事君也贈君為人懷
慨不問生產事顧好施舍喜賓客家益富淑人
則日夜治絲枲以贈君之費贈君素奇廉憲以
子必貴淑人則又日夜課督以成贈君之志贈
君歿淑人慙家政猶不敢自逸每食母寧菲
患有餘則以周邱親黨之貧者曰其故忘先君

林學士文集

在日晚好浮屠說雖虫蟻唯恐傷之廉憲聽訟
鞭朴聲或達焉則輒戒以省刑曰吾不忍聞此
也嫌與廉憲遊久吾見其居官也勤于服政約
于奉身惠于及人恕于折獄固皆淑人訓也廉
憲有兄二人為非淑人出淑人出者獨廉憲諱
文煥元四娶曰鄭曰高曰徐皆先淑人卒所與
共三年之喪者田也女二人其一適張象誠其
一適鄭楠孫男五啓畿娶高教授孝忠女啓雷
娶陳節推耀潛女啓疆娶林舉人偕春女啓輔
聘陳大叅柯女啓藩聘陳大叅全之女淑人諸
孫彬、向學長而婚者俱已補弟子員孫男五
賢訓賢誥賢論賢誨賢誦曹孫女四俱幼淑人
福履可謂盛矣魏氏自福清遷閩至廉憲始大
其門本所自淑人賢而有勞于厥家是宜銘已
初贈君精堪輿家說故自擇塋地廉憲為淑人
別卜金鼎山之原去贈君兆蓋二十里而近塋
之吉是歲己卯十月某日銘曰
周姜源魯成風厥初發祥詩頌切金鼎之原江

流在東南望夫君卜我玄宮魏門以大祀世
崇

明政東母楊孺人墓誌銘

孺人楊姓諱燧舉人袁君表母也孺人有子一
人孫七人曾孫二人年八十九而卒之前一
月諸孫敬德舉于鄉孺人猶及見之蓋世謂
脩福云袁君既除服擇以是歲己卯十月之吉
啓其先河南教授府君兆合塋焉礼也教授君
諱宗耀先孺人年三十餘年矣袁公能為古文
辭與予善又同里閑存數過後也間遂以孺人
墓銘請嗟夫吾于孺人之配德君子也知有天
道焉夫詩閔雖文王之化也憂在進賢以廣嗣
續其后妃之志歟然而文王孫子宜君宜王悉
后妃出也是故后妃必欲其廣之人矣而未始
不出諸己也所謂樂只君子福祿綏之者也是
天之所以祚周也二南之德固未易言予覩有
昔有國有家者福之興必肇閭內信矣初教授
君素病羸未有子也孺人蓋憂之屢請為置妾

弗許也及教授君掌銅陵學正當率諸生詣督學所孺人為買一妻教授君得見之亦竟弗納也曰吾老矣勿更累人君子曰必盛德事也教授宜有後笑若夫孺人必欲廣之于人誠閔雖之義也蓋孺人年幾五十而舉袁君豈非天哉其克配君子道迎善氣有自來矣先時者教授君禱于神夢吾祖先太保文安公謂之曰勿憂矣馬年當得丈夫子故袁君之生也以歲甲午自今占之不寧唯是夫其夢也庸他而文安是謂神固以吾先祖多孫子示之兆也今教授君一再傳趾賢科者相繼也其盛若以矣異日者又何可量也耶以予所謂知有天道也孺人當教授君存以教授君性嚴承之競唯恐不得當教授君孝于親孺人事舅姑悽婦順焉姑鄭亡繼以盧成得其歡教授君友于弟老以產讓孺人寔贊之教授君歿孺人拮据卒瘡所以勤厥家者愛而能勞儉而有礼無不可為世法表君狀倫矣其詞哀矣其事數矣予敢不詳特詳

林學士集

其有感于天人之際者本袁氏所興為世初之銘曰

芝蘭玉樹產階庭今神告以兆赫厥靈兮閔雖之義則聖經分既受多祉世儀刑兮

明故遼寧王府教授石山陳先生墓誌銘

鄉先輩石山陳先生以萬曆元年秋九月捐館殯往吊蓋哭之哀也越七年先生少子位與其孫應台謀以十一月之吉奉先生葬于城西杜鵑之陽持太守林君狀山銘為先生諱元祐

林學士集

字周侯石山其別號也嘉靖丙午以貢謁選曹授海門訓導居久之擢臨汝掌其學政遷荐江西賢書時肅宗皇帝三十四年也試礼部不偶轉教建昌郡尋又轉遼寧藩傳致仕歸家居蓋十有餘年也先生生于弘治乙卯享年七十九云殯少時與先生長子僊川守遊因交先生父子間殯素多病聞先生善醫時造請先生先生憐輒與方病良已故殯德先生最深知先生者自謂莫殯若也先生邃易學又旁通他經及

諸子史小說無所不覽所交皆一時名士頗能
遠不遠先生者多取高科先生乃屢枉有司先
生不以後時戚之年五十餘始貢郡庠六十餘
序江西執政有知其賢者欲改京官固辭以老
九三為教官所得俸輒以助置學田補諸生饑
餓之不足喪不能舉者婚不能娶者而歸無餘
貲恬于聲利若以嫌始幸從先生遊先生年甫
逾強仕時或過嫌先生飲酒能多而不亂及與
他客投壺圍棋清談善譚竟日容止不急嫌觀

林學士集

先生之志殆鴻鵠舉而蟬脫塵埃也嫌官翰林
見先生于都下則恂恂退讓動咨官守若履冰
若奉盈歸又見先生于家先生耄矣猶喜汲引
後進蓋晦明挫銳與人為和蓋嫌侍先生有三
變其愛人謹禮可敬而親始終一也預世之
知先生者類多以醫先生所在諸貴人莫不競
迎致先生亦每不平奈何以是掩吾名即微
賤以疾懇求嘗不往即責勢不輕為屈報謝不
受也士論益高之嫌嘗問曰即病疑者醫言益

林學士集

處先生片辭決之衆皆歎服先生之術信精矣
然率必久而後奏功何耶先生笑曰藥性有偏
欲速則攻治太急元氣受之矣毋寧徐之使病
瘳而無後患嫌退而竊嘆嗟夫以治說也非醫
說也先生固多奇哉世以醫知先生者淺之乎
知也其知先生者亦豈易盡也歟先生之先蓋
出自金華八世祖始遷于閩考諱瑄僊州學正
兄弟三人皆登鄉薦學正以先生元祚貴贈州
同知先生其季也先生少孤母周孺人育而教
之周常病信浮屠說不肯藥先生自是學醫
蓋資以事親而因及人云先生配林孺人早世
子四長即僊州守儵自學正至儵元三世趾美
賢科鄉人繫之少即位儵元四娶倪氏曾氏黃
氏劉氏位娶李氏俱家中二子俱億皆娶而天
無嗣女一適庠生黃宗資孫男四應台娶戴氏
庠生縉女應衡娶訓導黃應會女應翰應壽俱
幼孫女二組適黃達相續許聘吾兄長史男世
田銘曰

上古儒者靡有不通政藝屠釣或隱其中宣尼
博學章逢是宗矧伊內經五教三皇事親理身
可委弗違赫、名臣光輔有唐秋恭異術陸檢
奇方華扁者流始名一技我學兼通彼藝專治
用以濟物功同道異施無多財賤匪親民善應
不有人懷我仁有司利權或執民柄壅澤屯膏
卒為時病顯晦雖殊患愛孰勝勇猛進修怯懦
趨時非究厥用誰知我奇孫子繩、報其在茲
後人考德視我銘詞

明故洪母封太宜人黃氏墓誌銘

洪母太宜人黃姓子二人伯山東憲副仲南廷
評其稱太宜人有憲副請而封之也嘉靖二
十五年燥幸叨鄉荐廷評定舉榜首洪氏世以
礼經相傳永樂間都御史公舉礼部第一人其
兄康憲先時亦舉第三都御史有孫新寧全以
憲副責贈為正即府君經學尤精門下教授名
士常數十輩正即府君舉鄉憲副舉礼部供高
等有司錄文以式故闕論衣冠之族擬觀科

莫盛洪氏矣初正即府君壯未有子謀于配鄭
太宜人擇聘女士黃澄邁尹之裔邑鉅族也太
宜人性慈儉婉順能通古今知大義事鄭雅得
其歡心鄭礼之若姊如然當是時諸洪父兄以
正府即君長者又門內雍穆固已知厥後必有
人矣廷評生教齡而正即府君卒憲副尚弱冠
也太宜人拮据辛勤以佐鄭家政撫二孩教之
日夜課督甚嚴故卒克紹其先業及憲副以祿
迎養蒞政服官動咨訓誡故事無過舉憲副之
在浙也會有倭寇督府檄守貢海諸郡方夷患
孔棘盡瘁戎務乃或擠于柄臣再改山東憲副
自以不能俯仰當世偶感微疾即有浩然之志
太宜人遂勅憲疏解印綬時憲副年甫始衰
高揖塵表同僚欽饒莫不嘆息其賢至有泣下
異日者正即府君之為新寧也老猶勤政亦太
宜人乘間進言諷以知止四十年間再全父子
令名夫世士大夫饗富貴勿論即砥礪于得失
之際亦或傾紛華耽、不能自決又何况婦人

女子使為夫君子謀其有不勸而進者乎即班
史贊二母矣讓焉隆慶末廷評既得謝與憲副
俱以文雅重于鄉兄弟各別第通衢太宜人年
踰八十聰明強健與軒輶服衽來二家歲時為
壽內外孫爭羅拜于前里曲崇之卒于萬曆丁
丑六月二十四日距生弘治辛亥九月朔享年
八十有七矣憲副諱世文娶鄧氏封宜人廷評
諱世武初名遷後改今名亦娶于鄧宜人之妹
七女三長適葉大尹繼善次適庠生邵材太守

林學士集

銅孫次適陳一本教授廷用子孫男三舜庠庠
生娶吾妹家君次女也舜臣娶鄭氏大尹啓謨
女入日尚幼孫女七一適舉人鄭雲錫一適廖
希舉太守世魁子一適庠生高士奇州太守巖
子一通庠生林東榮方伯懋舉子一通庠生馬
欽尚書森子一許林如安侍郎應亮子一尚幼
曾孫女二汝訥汝讓皆吾林之自出云憲副
廷評諱以是歲已卯奉太宜人柩葬于蕭灣山
村其先府君之兆不鄙謂嫌忝姻家必能掩知

太宜人賢猥屬以銘壙不文粗舉其大者述懿
德則親廉憲狀備矣銘曰

允知進解不壯于趾持盈揣銳弗如其已謀于
家則獲世濟美知廢興宜受多祉

明故蕭贈君墓表

蕭贈君者雲南之安臨人也贈君有賢子今為
戶部左給事中使琉球造舟于閩弭節焉間過
壙曰崇業謫中秘書時幸得見于都下茲願有
所謂也則拜且泣下崇業當萬曆元年蒙今

林學士集

天子登極恩贈崇業先人為戶科給事中前母
瞿孺人戎封太孺人今太孺人崇業幸傍朝夕
養頤念先人祿弗及已先人棄諸孤時崇業已
舉于鄉先人善行有誌掩于幽矣乃先人素
有德于鄉人鄉人至今念之不忘也崇業大惧
先德久或失墜故具其畧願得表之石不惟少
展崇業固極之恩亦使鄉人快觀以慰其心則
又泣且拜壙于是應之曰諾大諫能自致青雲
顯其先矣而又而所以垂令名者斯舉也可以

勸孝煥不文散不惟命謹按狀贈君諱志高字
兆登順庵別稱贈君為人敦朴無他腸自少即
不好美長善治生夙夜勤作匪懈家至累千金
積而散之與鄉人交易鄉人或多取其貨弗校
鄉人從貸毋錢貪利不能償弗問也性絕不喜
飲雖涓滴不啻家饒于財居處飲食儉甚至若
者子為義宗親疾為之醫死為之葬無所吝惜
鄉人有欲修橋梁建寺宇埋齒豁出資攘臂首
之晚歲大諫公卿存益務施舍貨負者積弊
焚之盡盈篋也贈君不治章句而好觀古人節
使事時：與里曲中耆舊談為樂母喪卒並有
日笑術者曰不吉當待他年贈君不聽吾雖未
嘗學問蓋聞死者即土為安苟吾母安笑何吉
如之識道人如此匹夫而化鄉閭生而德之祀
而思之可謂難矣
論曰易不云乎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
與爾康之萬曆間予嘗以公事詣都下始識大
諫蕭君謙謙君子也頃大諫為 天子使萬里

國乘輅中服命服責重矣其執礼蓋適恭焉且
大諫之蒞閩屬耳吾見鄉大夫以至細民或敬
其讓或德其寬頌籍：不容口無事于茲土也
得人心如此而乃令閩贈君之行字于鄉賢固
有所本哉漢于公仁心平決郡獄預令高里門
定國卒則而象之是之謂世德已贈君世系并
卒塋之年月詳志不著著其善行之大者
明政行人司司正道岡姚君墓誌銘
嘉靖二十六年吾郡兩舉進士六人其四人者
出補縣今獨姚君原學校行人司行人子讀
中秘書在京師居又相近也得朝夕桂來故予
與原學交最親原學歷官自行人權其司司副
同正丁父憂歸家卒年四十有四當時予聞哭
之于旅邸又十有餘年為隆慶二年予以調官
過家原學子舜俞乃丐予銘其父墓嗟夫自予
登進士第距今僅二十年耳吾郡六人者已半
在鬼錄蓋予每為之嘆興悲原學官既不要
年又不得下壽尤予所悲歎者又思銘其墓耶

林學士文集卷之十六

關中林燦著

祭文

祭林中丞文

嗚呼吾鄉之哀也山川間氣鍾而為公乃止于斯也惟公之高志大節其屹然者嵩華並峙其皦然者日月爭輝也當險邪之用事孰不欲為全軀保妻子計獨公不顧每與之爭論是非也觀其心苟有利于社稷蓋將不量其力而

林學士文集

敢為也伊吾鄉先達后彭惠安林貞肅皆以蹇諤見推當世至今名矣也夫教公者其嘉謨說論未必盡用惟公所遇又千載一時也譬公立朝君吳于秦鏡在前披之磨者固無敢跳踉而肝膽也方聖主之訪落縉紳論薦咸以公無用而不宜也胡年不躋下壽位僅止中丞而天不憖遺也豈其平生昭明正直者流長行于宇宙而教有修短則非人力所能移也姑蘇去關數千里丹旌素幔下吳江而南歸也人之云亡

誠海內識不識所同悲也絮酒之奠又以吾桑梓之故重傷吾私也

祭鴻臚御史觀吾文

惟兄內存耿介外著溫醇平居接物謙讓恂恂誰恃強禦寧不顧身伊首先朝赫々責臣執法是挽直氣益振遺謫遠謫任兄志仲既旋收錄已拔沉淪爰寄朝儀將登要津未究厥用遽返于真亢在我列孰不愴神矧伊同僚弟兄之親二十餘載有者幾人俱官于茲寔資輔仁披襟心醉問疾眉顰數日不見忽集帛賓愴々旅櫬迤邐南關寒日無光朔風揚塵薄莫絮酒灑淚酸辛

林學士文集

祭江午坡尊師文

我自童年謬蒙君知公來督學望臨一時允我諸生信若膏肓惟時諸父位登鼎司偏問群從公持我奇愧披薦蹇伯樂顧之不知所以感極涕垂自是別公有年于茲不才冒進叨竊逾涯空虛辱祿有負相期昔公就第我遊京師遽矣

萬里愁。我思我昨改官幸始南歸人之云亡
我將曷依曹不升堂拜公令儀曹不執經問我
所疑三十餘載受恩不啻我無以報雖悔何追
惟公大節并其文詞舉世鮮偶古人吾夷不究
厥用志遂身危自有公論史文匪遺嗟我懷公
我德之私道經貴郡之官南載遙望公里不獲
親祠公神在天來格是祈

祭陳封君翰撰文

嗚呼士享大名顯于縉紳本其先德莫不有人
林學士文集

休矣我公積慶唯舊弗售于躬乃昌厥後門刻
容車堂密肯構肆我宮允宜唯國器策于大廷
天子所異特崇青真演綸表秘唯帝念功義
方之昭龍章載震牲養孔福悠々兩都園不近
致壽既稀有福亦鮮金望九逾八謹礼無愆人
之愛公謂宜百年胡不愆遺奄忽逝川曠辱交
令子情第昆前後同寮朋好愈敦又我季弟孫
女是皆庇此敝族永托高門伊昔獲待恭其溫
溫長者之風心目猶存公訃北至今子南奔

致誠一觴悲何可論

祭馬太夫人文

自昔賢母厥子是成昭垂方冊休有令名維聖
懿德克配于古篤生司徒為時中甫表儀辟工
簡在聖主赫々綸音褒嘉屢錫曰子有臣廷
訓之力較侍宸嚴歸承鼎眷賜傳政卿寵孰敢
望享有遐齡膺茲繁祉方茂桑榆遽停滯泥笥
掩翟衣歿殘照喜夜壑雖藏朝恩未已夫復若
慨哀榮備矣曠辜叔姻好夙仰母儀敬陳薄奠
林學士文集

祭殷克齋公文

嗚呼夫人孰不慕榮進公每退讓寧已後而人
先也人孰不雅其身是利公貴為列卿無以異
于困窮之儒苦節之士行案而拯堅也此固海
內縉紳于公所以生則共仰其高誼歿則共惜
其賢也若予之奠一觴而尤慟者則又以予私
德不覺其涕之潛然也念昔吾土蓋吾東夷之
患者累年也唯大司馬譚公以嚴寔定之唯公

以寬寔安之政是以和若水火之相濟金石之相宣也夫二君者有大造于吾閩福善之理謂宜可卜于天也若而人既已柄用矣奈何乎公方名綸之甫下乃真宅之遽旋也抑立德立功雖同而數之所值或偏也譬昔之夜子與公猶劇談于尊前也蓋公慨然為吾閩長慮更得數歲當使斯人者永有以息肩也富貴不足為公道悲夫平生之志可以澤天下小欲盡施于一方殆未究其全也蒼梧之墟公喪而歸萬里之山川也遺愛之在閩即鄭子產蜀思諸葛亮而愈傳也天其或者使公不亡在是亦可自慰于九泉也

祭陳母胡太孺人文

嗚呼民之無祿天不令我使君久于斯土而志大行也太夫人之壽胡不更延以待令子者愈赫喧顯榮也自異論者起有訾儒先而誣後生也由是莫不數節尚通爭寔利而飾虛名也蓋予所聞海內賢士大夫甚眾鮮有及使君

之清也為吾郡者三年冰玉潔而松柏堅貞也豈惟令子之學有以大過人有訓滂勉軼本自太夫人之教成也昨吾郡吏民之懷德固頌聲也頃有權使君以理釅彼當事者毋亦以耿介之格將國計是羸也然而妾氏柄而司利權吾郡人猶且嘆息慕戀而不平也又況今者倚廬言旋戴星而弄則其愴悅當何如其為情也絮酒之奠寔欽仁侯之令德仰慈闈之懿訓非專為世譜之盟也

祭封君都御史耿靜庵文

自昔荆楚耆舊有人側聞高蹈德宇鄉鄰肆義方之訓有繼志于經綸中丞授鉞以開府刺史褰帷而臨民誇盛事于海宇侈美談于縉紳矣方且嗒然若不有其子之責者與鄉人處蓋每敦朴而率真我思古人殆躬耕鹿門之野抱甕澗水之濱者歟赫々中丞未鎮我閩誨諸士以學絃列郡以仁其憂世之志作人之心夙夜懇懇而諄々固將回海隅之鄙俗還之舊日鄒魯

之淳矣夫何方隆曾養遽摧垂椿諒全福之莫
憾責躋九列而壽逾八旬又况所以顯揚無窮
者有令子之孝之純也哉嫌輩幸辱中丞謬知
間則清塵蓋不惟德其惠之能澤吾土寔恃賴
其教以終淑吾身交附同志誼亦通家寧不惆
悵而傷神山川遙遠執紼無因冀靈輿之予鑒
聊生劬之是陳

弔林貞女詞

蘭生今歲誕沐芳馨今為誰施指蒼天以為正
分矢肝胆而陳詞曰余未見君子今心既許而
不移之死匪他兮孝父母為聽之躬自悼兮遂
余志夫何女弟之婢娟兮友因心而獨至巷日
夜其唁余兮忘寢食與勞瘁被鶴鵠之在哀兮
痛婉孌之永棄余既悲余命之不良兮又重之
以慘傷涕瀾干而橫流兮魂恍恍而飛揚掩淳
室而上征兮求靈修于帝旁過京都兮弔伯姬
航淇水兮訊共姜歷九疑之噴玩兮謁帝女而
浮湘形遽：而不可化兮又難以假翼于鳳皇

吁嗟父母養我不卒兮不如無生覽女圖以自
鏡兮吾慕夫古之人有行雖歸骨于山麓兮惟
皇宮照余之精誠千秋兮萬禩安即兮今名

祭陳石山先生文

於乎先生云七一竿于茲吾喪吾母甫闔始歸
服衰往弔於礼蓋疑我弔也哉古人有之念我
母存多病早衰寔蒙善藥屢濟危郵人遊矣
運斤者誰使我失恃能不思惟古聖皇宅心
孔慈哀民大死教之以醫其書世有旨未易窺
學者弗講方術是疵愷悌君子展也表微靡持
利權所濟不貲人寧罔德我無弗施由是仁聲
沛然四馳先生之文後輩師資先生之行鄉曲
表儀既頌薦書亦漸亨達惜用未究德尊位卑
顧以舉世唯術之奇舍大錄細洩之乎知我忝
昇末獲述以詞先生弗有我德在斯德：蒼天
孰知我悲絮酒之奠涕淚漣漣

附錄

林學士傳 同年生鄉鄰王世貞著

林宗伯者諱燦字貞恒其先自光州之固始避
五季亂入閩遂為閩人十餘傳而至明為撫州
守元美以子貴贈南京吏部尚書再用孫貴贈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有子曰文安公瀚起家翰
林至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以耆德重海內
卒贈太子太保文安公有九子曰康懿公庭楫
仕如撫州公所贈官卒贈少保其季則宗伯父
林學士文集

曰廷機亦起家翰林至南京礼部尚書致仕累
進階榮祿大夫有四子宗伯其長也宗伯生十
四歲即以春秋補邑諸生二十四舉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授檢討久之遷侍 景恭王講讀
以檢討滿九載擢修撰進司經局洗馬兼官故
與校錄 永樂大典明年與纂 承天大志
尋志成 賜金帛四十餘為國子祭酒大典成
進太常寺卿治祭酒如故遷礼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經筵開元日講官仍充 世廟寔錄

副總裁改吏部右侍郎亡何改南京吏部久之
始進工部尚書以至令官元再遷皆仍南京而
以母李夫人喪歸除服屬疾作卒年才五十七
宗伯幼而朗秀讀書日恒得數千言康懿公奇
愛之謂榮祿公曰以兒千里駒也提學江以達
意不可。一世士試宗伯文于稚鷲曰所見皆
才母逾若者必以文顯重每試諸生輒扶與俱
恒為冠而其讀中秘書時受業故相徐文貞公
而嚴分宜方當撥分宜雖意忌多人我然好文
林學士文集

沾：每謂宗伯當有海內名而文貞公之器之
則直以撫世宰物寄與張江陵甲乙江陵不能
母中望矣故事諸王當就邸必選進士中明經
老儒侍講讀之國則為國僚佐時 裕王當為
儲未定而 景恭王寵王也 上階為妙選翰
林臣報史職以往而宗伯與焉宗伯既素饒經
術雍容進止不與尺寸 王恒目屬之分宜故
知宗伯然以榮祿公不善事之故漸左而其子
世蕃與宗伯鄰謂其宅可併也屬 王且之國

風宗伯使納宅宗伯謝曰宅受之大人不敢棄也已而謂人吾不惜宅惜所與世蕃憲使吏部以之國故事請分宜意猶豫曰史官待王邸豈亦故事耶文貞公時副揆力為懇懇得毋從之國分宜念宗伯且造謝宗伯陽為弗怡也者不謝也分宜敗宦稍達而其佐礼部吏部則高文瑞公儀楊秉毅公博為之長二公皆海內風望長者虛心待宗伯亦侃侃隱多所裨益在講筵文貞公居首揆方倚公自副而以進

林學士文集

講語直有所不當忽中旨調宗伯南或謂中責人間之故或以宗伯次者有與援擠而次之其事秘莫能明也文貞公每嘆曰誰謂天下事由我尚不能為國家留一林貞恒自是亦不獲竟相席矣宗伯雖少貴能抑損為恭與人溫言笑至于大節則峻然嘉隆之際士大夫有所傳抗顧誤性命學以養交獵名宗伯深非之曰此市貴耳叩其中當無有聞者為掩耳國子諸生例必資滿而後得歷事九卿曹屬其後

漸以居間奈宗伯一切謝絕其佐礼部則九陵貴人以大水請修治冀得遂所欲宗伯周視還奏惟長陵小毀當葺餘俱已之所省費以萬計其視南礼部篆而魏國公之諸孽子邦瑞長而第三子邦宣其母嬖而欲貴之也豫臚為稱繼得封矣遂改送邦宣入太學云當襲宗伯卻其移文曰誰謂邦宣嫡耶咄嗟而母嬖也是幼之序時敢違之當是時為邦宣左袒者衆宗伯與其屬王世懋持益力亡何以言官論建寧

林學士文集

邦宣毋封邦瑞遂得襲中外題之宗伯之佐南銓允六年再當大案其長馮而黜焉以公明稱入賀萬歲時江陵柄國張甚冀宗伯以舊好往相與除前意宗伯自公見外辭目疾弗往為曲宴折簡以要宗伯亦弗往用是絕交時文貞公罷相居華亭里中陸先生樹聲為宗伯座主而賢宗伯歲時修饋而家不絕所使蒼頭人司之且北耶則了另一衛南耳而其饋亦不過羹器食宗伯居恒撫膺已矣非徐公母能用我者

陸先生尤耿介每謂得宗伯當益強宗伯亦曰
使我小選懷者何以而陸先生宗伯性尤篤孝
其侍榮祿公于館局蒸之色養既榮祿公官南
部教以公事如都下宗伯迎送必數十里外長
跪而泣抱膝不忍起上酒笑時手揮而薦之其
為宗伯踰艾矣聞李夫人訃踴慟幾絕即日徒
步出龍江望廬而慟後幾絕曰王事靡盬不遑
將母斯豈謂我哉奈何以一官而廢我慎終節
以故這服除至卒不復用緇紳雖惜之宗伯殊
自快以得長奉榮祿公也友愛諸弟病瘥如其
其身惠副公稍長養而刻之至卓然有聲稱
者宗伯力居多榮祿公饒多子孫不能容雅齋
廬宗伯遇大圖書器什俱盡至假康懿公廢宅
以栖性尤好客客至輒令其酒炙度歲入租幾
何奉添祿公甘旨外悉以供客或不繼則笑曰
姑罷酒繼而後語我蕭然四壁無長物也部使
者歎為宗伯治第有疑獄可出者使宗伯所親
善諭意宗伯正色曰女少而娶晚乃改通耶卒

不敢復言宗伯嘗再考會闈一典順天試及掌
成均學其門生故吏遍天下無一字居間即歲
時伏臘問餉無絲毫之納其卻真定鳳陽二守
賂尤表者嗜書手不時釋為文能復古然根
柢道理不好為浮華以獵名臺辟纂福州府志
緝紳以書請者積篋不發曰豈欲陳壽我耶且
是寄與考功令孰重志成讀者服其典刑又刪
輯八閩通志垂就則病矣待京邸進講有四書
直解誦四詩有詩說并所為詩文甚夥厄于火
陸先生集
今其存者猶若干卷宗伯少嘗讀書大中寺寺
多崇至則屏匿祈雨留京禮城隍廟而歸假寐
君一青衣神聽而曰日壇封矣起視日正午俄
黑雲翳之澍雨霑足以心自負其病也亦坐祈
雨而應為濕所中云有三子世吉以蔭為太學
生世勤郡諸生世陞初而從子請傳者則世
勤
王子曰明興緇紳無世臣則三世而八座者獨
林氏而又加一焉不亦振々盛哉然而天下豈

其盛而中惜其不盡究用有其故可推也文安公優德盛世經綸之畧與諸賢共之晚而名宦聖恩得大祐不果榮祿公終始當悍相黑、守株以老宗伯在道塞間其際猶之乎二公雖然宗伯自死早耳不死固未可量哉抑母但八座蓋三世而史局而太學師佐銓典禮天下尤難之文安與榮祿公皆富壽又為人父宗伯僅為人子弟及終以故尤惜之也余皆不論著獨論著其直道能自完于出處則三世一轍乃可貴

林學士文集

耳世懲者余第其持親公事尤力於宗伯稱益寮故附存之

又傳

門人太原王穉登撰

嗚呼江陵竊柄二三君起而排之嬰鱗編鰓慟哭嗟嗟榜笈藉衣履險若夷共扶 皇極林公完軀不激不隨廣柳過歸雲臥岩棲可謂冥鴻高飛卓哉知幾乎林公初官太史也而分宜為政後官宗伯也而江陵為政蓋當兩權相攻不能至大拜云方分宜當國時子世蕃橫甚公

為檢討事 景恭王與世蕃並邸舍公不一報

謁世蕃心銜之會 恭王將之國而公例當往

為王長史世蕃遂請宅與以拱動公公毅然曰

吾能傳舍此官而不能傳舍必宅若謂吾難長

史乎世蕃怒欲出公分宜惜其才不果華亭乘

政公稍顯用矣未幾以 經筵講官言劉直

中旨由吏部侍郎調南京華亭乃咤曰夫公得

之分宜而失之自我非天乎華亭者公官吉士

時館師也公與江陵同為吉士吉士若而人顧

獨江陵與公善後兩人並貴尊微露公知其不

可共事推遠之江陵由心害公然以華亭在

猶陽浮尊禮故其事甚秘迨華亭罷相而後士

大夫曉然知調公者江陵意也公佐南銓五載

而始晉大宗伯間嘗以考滿入都江陵請見以

目肯謝弗往于是江陵漸不悅公持太夫人喪

還閩畢薦皆報 聞不復起鄉人有歌為公地

者勸使為文祭江陵父公曰向者吾在位以不

為壽文吏相國歡今家居乃為此是忤地上而

徽之地下乎太司宣李公者公同年生爲公子
江陵甚力書趣舍人治喪公自度不能爲張氏
左祖堅謝弗往居亡何而李司宣亦拂江陵意
去矣然後閩人皆多宗伯公先見宗伯之光林
次蓋有三尚書也公大父文安公瀚伯父康懿
庭樞父礼部尚書庭機及公三世官八座者四
人其他金緋銀艾印累累綬若若乎輝聯奕
貫不可勝數 皇朝開闢貴盛獨林氏爲第一
于海內少双而皆不迫爰立又服官南省而
林學士文集
不究其用望氣者言閩山半壑閩流浹瀟不宜
黃閣豈其說信然與抑偶中乎公雅尚儒素好
折節爲恭儉官少宰居長安却中舍垣墉陋如
丞郎二三蒼頭奴衣短後青衣不能掩軒出見
達掖生皆辟易讓路問主人翁在予以顙擊
地對當南連日揖登客都下往送公公要與同
載辭以乘未辦公笑下第生而數陸賈乎昔吾
與弟姪皆計吏而北將一騶負一衣囊共單車
馳耳子留視吾張幾何此行併當圖書不盈四

五數篋樵夫走若飛曰往者吏部貴人行李出
都門百夫邪許項領皆流血汗如雨而不得前
未有喪輕者此侍郎者也揖登由以嘆林公絕
世哉而公座主華亭陸公清峻有雅望與公相
爲重師弟子稱莫逆矣宗伯公居服舍時京師
公卿書疏輒問一切廢罷而獨于華亭公甚數
每歲時發一函不問而知其走華亭也而華亭
者謂徐公陸公云徐和而端陸介而特公爲兩
公門人堂師和于徐而師介于陸然介恒什之
林學士文集
九而和僅什一所得陸尤深其黜歸于世亦以
不深爲和故京師大水諸中消請修治 九
陵意蓋歎指取公奉 命往視還奏惟 長陵
小損當益一坏土耳餘勿修便 語如公言省
費以鉅萬計魏公子邦寧以母嬖譴奪將行萬
金間求賓客爲游說公不聽曰魏公歎貴少子
既亂宋更歎亂王度耶竟譴黜邦寧并奪其母
封門人爲真定守屬邑請驛傳金千守弟子而
悍爲公請公怒守安得以公帑恤我和乎宅

燬于火假康懿公宅以居直指使者緩富人獄
司公居間公謝摯也老而二其節無寧_中海遂終
身不起宅修郡志時推責親舊請托者謂如公
一意筆削無所回撓志成而識者方之吳兢董
狐鳴呼當分宜江陵之烈一時功名之士殫
為戮者皆不免繞指柔公弱不勝衣詢不勝
口屹立而不搖徙薪_薪桑而不履其難一官南省
滿六載弗遷歸而弗起而終不易其志允以非
夫所謂什九而介者與夫分宜政濁幾敗王

林學士文集

略世所稱權幸無而猶然惜公使不為長吏如
江陵陰驚又何譏焉抑君之先三少書者皆不
獲輔大政公之危于江陵豈惟其介之謂將天
之靳黈角于林氏乎不然閩之山川不利楊松
誠若望氣之言哉公歿江陵忌不裏故未得謚
江陵死而公之子世勤欲為父請謚家故貧弼
負郭而後行、於都下門生故吏落、無一援
者憲既啓則狼狽而歸念欲圖宗伯公不朽乃
請于王先生元美與不肖裨登元美者公同年

生裨登公門下士也公昔試吏部選人讀裨登
文稱善游揚于諸公甚力會裨登下第咄、計
無所出將謀拜一官公語郎以生本黃茂而安
得以第裨終乎亟予縞勿選 穆皇御曆詔舉
巖穴奇英公又擬裨登首今公墓木漸拱閭海
亦人間耳國士之謂何而缺然素車白馬之義
則胡能不負泉壤耶裨登文職線不足當瑯琊
公下駟徒以知己之感于世勤之請不敢辭公
之子三人長世吉次世勤世性皆善雕龍能樹

林學士文集

立無不為宗伯公後世勤尤力貧自給孫叔教
之子不免負薪時謂康吏而可為乎公名燦字
貞恒海內所稱對山先生者也

王裨登曰杜巖大司徒馬公薨不得謚論者以
江陵忌林宗伯而罷之頃焉公得謚為恭敏矣
宗伯猶故則豈復江陵之所為哉將無太常之
議未定與此其故何以聞人祠司徒曰報功其
祠宗伯也曰世忠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信哉微斯民直道又何徵焉

林學士文集卷之十六終

林學士文集

大宗伯林對山先生集後叙

對山林先生集凡二十餘卷

代巡鄧公既擇之而首叙之業傳播執林矣乃介弟憲副仲山公又屬噴末簡豈以庖言為足錄乎不佞謝不敏已乃動容有間曰林以并閭甲天下夫豈惟其三世史局四登八座蟬聯霆輿足侈哉蓋述作彪炳自

文安公肖泉公而逮對山先生元世世尤罕儔焉先生初官太史薦歷宗伯皆柄相播竊之會一時縉紳脂輓巧合舍其故以媚一切之功名不知元幾變矣先生秉執勁節毋少阿回然竟不能以其忤而置先生于爪吻之上佐南銓既五載而始遷大宗伯遷大宗伯而遽歸歸而弗

起向令先生少自選換何遠迤
不至公孤乃必為此不為彼可
以觀先生之大耳矧立言其餘
哉先生材敏秀自舞象日固已
于子史諸家田而獵之一下筆輒
娓娓數百言不休意可以鉤深而
不欲滯思以匿意才足以凌高而
不欲溢法以伸才大要達適其旨
冲夷其調文不掩質聲不浮律

謂詩若文如是已耳後進年少
輯而炫博掠靡而示筆者讀先生
集得無悅然自失哉夫先生嘉隆
間鉅公學士大夫所共卜之旦夕
而入為

天子師傳也者豈其以是雕虫沾沾
出其余鳴天下已乎天地之精英
發之於文章布之為經綸非二物
也顧皆於名世寄之而扶世教翊

昌運功非眇矣先生行棄世規言為
國華其進若濡其棄若遺蓋道德
文章琅琅焉長留寰區矣乃誅者
不以其貴顯為豔而以未究其用
為先生惜不以累名卿為侈而以
出處一轍代擅詞宗為先生故家
重蓋信乎識其大而林氏所由盛興
先生所以重林氏宗者胥有攷云
憲副公雅善余言又謂先生之子

世吉世勤輩咸駸駸有文則昔稱
醴泉無源非然哉非然哉

萬曆己丑歲春仲

朝列大夫福建都運鹽使司運
同前南京刑部四川清司郎中
西昌陳懋昭建中甫撰

文恪集二十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林嫌撰嫌字貞恒閩縣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
南京禮部尚書諡文恪事迹附見明史林瀚傳是
集詩六卷文十六卷末附王世貞王穉登所撰傳
二篇千頃堂書目載林嫌學士文集十六卷詩集
六卷集名不同然卷數皆相合蓋卽此本疑嫌歿
後重刻改題其諡也

金輿山房稿十四卷

〔明〕殷士儋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邵陞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輿山房

稿十四卷》提要

金輿山房稿卷之一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陞世忠校正

紹興孫 綜文秉

鄱陽劉應麒道徵 同訂

樂章

伐倭虜告祭 南郊五成

迎神

望仁覆物兮播玄功祚我昌運兮萬國同錫純祐兮

金輿山房稿卷之一

富眇躬彼夷孽兮何怙終叩天威兮靖域中仰靈駕

兮來蒼穹前飛簾兮後豐隆恍如臨兮方昭融

初獻

赫赫上帝鑒觀有符精裡既潔感格不誣泰壇孔肅

玄酒在壺酌言獻之真宰是孚冀驅群醜養茲丕圖

亞獻

天啓有明百神率職殄逆助順無征不克九州奠安

維帝之德載獻載趨既齊既稷

終獻

我將我享薦此芳馨憐彼下民庶昭聖靈四夷來賓

邊圉永寧保我皇家億萬斯齡

送神

禮樂成兮精益虔瞻神馭兮儼欲旋願垂祐于無斁
兮荷繁祉其綿延

告祭 北郊五成

迎神

神祇博厚兮奠群生配天協德兮維安貞瞻疆場兮
塵未清猥醜裔兮猶稱兵仰神祐兮期邇平展方澤
兮竭丹誠雲為馭兮霓為旌靈之駕兮紛來迎

初獻

金輿山房稿卷之一

十

父天母地至仁罔極綏靖寰宇保我家國酌獻惟虔
肅敬翼翼敢告靈祇武事預飭皇威誕敷凶逆是殛

亞獻

地載萬類寔統元形承天之施得一以寧薦此清酌
載求厥靈祐我中土蠻夷來庭

終獻

采盛既潔齊明是將精誠感通昭格洋洋威稜贊舞
我伐用張邊燧永清海波不揚

送神

靈之格兮來何方靈之歸兮餘景光獻禮終兮敬不

忘靈眷眷兮綏壽昌

平倭告祭 太廟五成

迎神

天祚明運世隆丕圖撫有方夏至化誕敷皇威遠播
海邦獻俘允茲武功受成廟謨爰告祖考精誠是孚
彤鬯端臨昭融顯符

初獻

維皇列祖聖聖相承祐啓後人洪基永寧式靖南土
殄厥不庭駿奔孔肅綏我思成於赫居歆濯濯厥靈

亞獻

金輿山房稿卷之一

三

肅肅清廟奕葉重光海氛滅息威武奮揚保我皇緒
萬世永昌爰酌爰獻德音不忘

終獻

旨酒既潔采盛既豐仰答皇眷恭祀是崇神錫純嘏
垂裕無窮朔南咸暨西夷會同

送神

神主在室神靈在天禮成樂闋神返上玄永惟休祐
百順無愆大業緝熙億萬斯年

告祭 社稷五成

迎神

神司土穀兮福生民扶我皇祚兮靜妖氛日吉辰良
兮展明禋靈駕戾止兮來繽紛

初獻

南夷告平海宇永清社稷是賴默相其成醴薦維虔
廣樂在庭報茲顯休載輸惇誠

亞獻

俎豆兮苾芳酒斟兮再將靈壇兮昭朗降格兮洋洋
功成兮告捷率土兮樂康

終獻

酒三獻兮禮無違靈鑒止兮揚光輝變方邊兮咸來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威昭皇度兮式九圍

送神

享祀備兮神將旋送靈駕兮回旌旆祐我昌運兮垂
千年文德誕被兮武功宣

頌

聖壽永康頌

皇矣上帝鑒觀有孚微妙玄通昭格不誣祚我明
運世隆丕圖貞元會合昌紀是符篤生我后顯顯
令德聖敬惟純王猷允塞履道順貞乘乾順則光膺
駿業誕受方國垂衣端拱化洽政成惠澤既溢太

和既蒸際高蟠深澗遐洞冥神人處積吉協庶徵
祉薦黃輿瑞降蒼昊苑秀嘉禾山開閭闔令辰屆期
慶鍾壽考百祿來臻景命天保通辟帝籍春錫孔

彰隆號鴻名對越有光介以萬壽曰壽永康同天之
壽治世無疆爰稽遐邇歷選往辟允惟義皞聯輝比
蹟積感斯應匪德疇履帝命有常靈昭莫擇我

皇建極實契上玄勳息遊衍與帝周旋得名得壽
克配彼天萬福所綏厥惟自然皇德匪解聖不自
聖既多受祉益勤祇敬臣拜稽首獻詩紀盛我皇

萬歲永答天命聖皇萬壽長生永膺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天祐頌

五

道生天地萬物之宗清虛易簡微妙玄通抱元含一
洞極參同歷劫常存神化無窮維我聖皇躬秉至
道濬哲淵泓獨觀秘奧統一至真握其樞要膺錄受
圖撫世弘教乾父坤母體合自然博厚配地高明
配天精神感通元化昭宣一炁潛孚玄之又玄昭明
上帝臨下有赫乃春斯顧祐于一德惟聖時憲
順帝之則保祐命之永錫爾極皇建其極欽福錫
民無黨無偏王道是遵和氣致祥至誠感神休徵畢
集符應屢臻天不受道地不受寶兔瑞龜靈嘉禾芝

草顯示 玄恩俾 君壽考悠久無疆後天不老奕

奕 宸居巍巍 帝庭駿業鼎新 景祚中興萬方

來賀攸躋攸寧綏以多福如日之升允矣 聖皇維

天之子肖 天之德荷 天之祉 萬壽長生自

今以始小臣獻頌庸附 國史

天錫三垣壽瑞頌

元始化樞肇生萬類至誠感神太和啓瑞休禎之應

厥以類至 上帝不言默示以意我 皇御世合德

九玄妙闡希夷契悟真詮配天作極象帝之先文武

聖神獨秉其全 天鑒厥德綏以繁祉實錄延生億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萬斯紀靈物駢臻光圖耀史咸毓 帝庭式昭盛美

維兔卯屬瑤光之精玉質呈奇久視含靈歲育十子

帝錫孔明昌期載合祺壽是徵厥月維丁厥時維

午 景度三輪 皇受多祐四瑞降禪誕于玄圃預

兆仙齡歡傳快觀珍符顯示吳春日陰百神效職萬

福攸同虔告 祖考爰獻仙宮祇奉玄恩益欽以崇

大道混濛 皇得其密宇宙泰和 皇會其適百順

為福 皇履其極元會運世 皇邁其曆粵稽性聖

無如我 皇超玄合化大烈耿光神人慶戴既壽永

昌後天不老悠久無疆

瑞應嘉禾頌

維德格天有感斯孚太和保合瑞應不誣瞻彼籍田

稼穡千畝嘉禾載生厥穗惟偶昔聞連穎已足稱奇

矧茲異本七十有疇擢秀相比垂實交映迄用康年

丕顯 帝命亦有珍異輝史耀圖靡切率育奚闡有

無執若茲禾茂生斯倚瑞啓天田 王業攸始允惟

聖皇欽福錫良百神效職靈異屢臻仁化昭融玄

澤汪濊培灌既深苞萃自異較符演卦泰象懸珠祥

徵往歲 皇情以娛今此靈禾厥數孔煥亦若坤祇

默握其箕 聖壽伊通誕發景祥明昭眷錫降福穰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穰西成奏功 郊廟祇薦孝洽蒸嘗慶流畿甸 帝

則謙冲應天以實丕受靈承益勤無逸歷觀前古惟

我 后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旌孝坊頌六章

明德遠矣受命溥將實右序有周世有哲王子孫千

億率由舊章開國承家悠久無疆

振振公族咸有一德踐修厥猷鮮不為則君子有孝

子其儀不忒大猷是經古訓是式

父母生我永言孝思就養無方孔惠孔時不弔昊天

棄予如遺泣血三年室是遠而

皇祖有訓立愛惟親曾孫是若肫肫其仁孝思維則正是國人以篤周祜時乃日新

皇帝清問綏子孝子維周之楨世濟其美若汝子嘉表厥宅里用成爾顯德謹終于始

永世克孝禮義不愆以燕翼子作周恭先周邦咸喜所寶惟賢惠于宗公於斯萬年

敬一亭銘

於穆不已天道之妙惟敬惟一聖學之要洋洋濬謨昭揭孔章巍巍茲亭顧諟不忘湯盤日新武廟敬義心法相承曠世一致純德丕顯啓佑在斯慎始圖終

欽哉訓辭

五言律詩

董別駕之壽春

春雪滯歸鴻離筵惜暫同名家滄海右薄宦楚雲東月映清淮水花明丹桂叢遙知參佐暇吟眺思無窮

曹子貞之南雍

舊遊芳草遍千里一舟還日出海邊樹雲歸江上山金陵雄帝宅璧水啓賢關珍重兩都賦無嗟客鬢斑

朱山人

自愛華山隱悠然遠俗氛登巖觀海日掃石卧江雲

肅傲琴樽興追隨猿鶴群逃名甘寂寞祇恐漢庭聞

劉希宏驛宰之高郵

迢遞淮南驛風烟隔楚波潮平漁火近日落客帆多遠樹生鄉思青山入棹歌春來見芳草知爾憶鳴珂

董少府之興化

愛爾諸昆季森森瓊樹枝官游仍接壤勲業況同時簿領才何屈雲山興獨奇西堂應見夢春草入幽思

沈太守還順慶

雙旌引高蓋五馬去駢駢計日已童候朝天漢吏歸青山仍郡郭芳草徧郊畿回首君恩重雲中望紫微

金輿山房稿卷之一

九

王御醫東歸

幾年清禁直忽念白雲遠遠水孤舟別平田獨鶴歸山中仙酒熟雨後石芝肥舊業燒丹處杏林花欲飛

柳亭

楊柳年年綠山亭人未歸每懷桑梓地時夢薜蘿衣晚漏趨丹禁春風戀翠微金門仍大隱終悔故山違

張司城致仕

十年從薄宦華髮嘆先秋薜蘿牽歸夢風塵屬倦遊挂冠薜蘿闌枕石卧滄洲時與忘機叟閒觀海上鷗

懷王鍊師

吾慕赤松子仙踪不可求焚香清露夕吹笛白雲秋
避俗塵囂絕通靈道術優何時一相遇共泛五湖舟

劉文學之靈壽

匹馬出長安朔雲生暮寒青山畿輔郡白首廣文官
對雪憐分袂逢春憶采蘭天涯有知己長缺未須彈
端和恭順溫僖皇貴妃挽歌

柘館星初賈椒庭露易晞終天戀宸扆永夜閤泉扉
塵暗班姬董雲寒秦女衣何時馭青鳥環珮月中歸

莊敬太子挽歌

玄雲迷桂窠仙駕指蓬瀛端弁虛新典承祧切聖情
金輿山房稿卷之二

前輝沉碧海落照掩丹旌後夜緱山上應聞子晉笙
挽高安人

碧霄沉寶瑟瑤瑟暗金徽湘水流無盡滇雲夢已遠
空餘鸞語在不見錦軒歸萬里蒼山道寒猿啼落暉

郭舅挽歌

薄宦歸無業高懷老益堅鴻冥元避俗蟬蛻忽登仙
舊館連寒雨新阡渺暮烟獨慙成宅相灑淚渭陽篇

立春夜同謝茂秦李于鱗宅賦

寒夜同樽酒驚逢客裏春殘燈話鄉曲浮世嘆風塵
宦旅空華髮山人自葛巾年來成底事翻媿滯朝紳

庚申守歲集杜句二首

臘近已含春山杯竹葉新世人共齒養我輩本常貧
茅屋還堪賦花溪得釣綸卜居期靜處拖玉豈吾身

其二

四十明朝過空催犬馬年翰林名有素鄉黨敬何先
勲業頻看鏡喧爭嬾着鞭無才逐仙隱不敢廢詩篇

辛酉春日集杜三首

近賀中興主龍飛四十春朝儀限霄漢北極捧星辰
用拙存吾道乘時各有人乞歸優詔許懷舊益霑巾

其二

金輿山房稿卷之二
萬象皆春氣溶溶滿太虛義和流德澤皇極正乘輿
禁掖朋從改朝廷記憶疎故園花自發巡園念携鉏

其三

艱難歸故里前後問清塵同調嗟誰惜他山自有春
興來猶杖屨結愛獨荆榛農務村村急田家敢忘勤

閨試晚出左掖

一介衡茅士操觚試禁林檮文無藻思許國有丹心
閨闈秋陰轉明光晝漏沉迴瞻九重闕藹藹瑞雲深

望雨

何日霽玄渥吾將問化工野人憂國計天子念民窮

露禱聞中禁寅清格上穹風雲終會合霖雨萬方同

土河水泮

上苑和風早御溝春水生冰漸千片斷日彩一川明
波煖宜通楫流清可濯纓樂觀魚藻詠涵育比思榮
曉入內苑聞鶯

曙色明華闕鶯聲滿上林雲韶一派出烟樹九重深
帶露猶疑怯臨風覺易沉應憐衆芳晚花外散餘音
孝烈皇后挽歌

驚駭辭金掖仙游向玉京紫微殘月冷玄寢暮雲平
遺烈輝彤管悲歌咽鳳笙坤儀思厚載彌切萬方情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榮淑康妃挽歌

昔夢蒼龍兆先開玄鳥祥金閨方沐寵寶鏡忽靈光
夜壑松雲冷虞歌薤露長甘泉凝望切安得月支香

張文中歸省

久欽平子賦喜接仲容賢閣閱傳江表衣冠來日邊
勝游淹旅食清夢繞歸船南去聞征鴈應知別思懸
高樹早涼歸

宿雨澄新霽夜來殘暑收涼風起庭樹蕭瑟入清秋
一葉露中落數螢天際流感時懷楚曲獨立思悠悠
中秋內直雨後觀月

直廬依禁苑佳節值中秋雨霽河陰澹天空月色流
桂香浮玉宇水彩漾瓊樓坐覺清光近疑從霄漢遊

馬上見西山

攬轡長安道悠然見遠山橫峰森列戟絕壁屹重關
宅險皇居壯防秋戍候閒晚來佳氣合常護紫微閒
海水知天寒

極目眺滄海寒波晚正深平沙留雪迹孤嶼咽潮音
蜃市玄雲合鮫宮白日陰感時占雀蛤化理識天心
蕭別駕之廣西

抱璞三湘客分符萬里遊清樽燕市月別路桂江秋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郡不辭荒徼心非厭敕裘懸知勾漏近將為訪丹丘

答許孟玉

故人千里外南望渺愁予燕市相逢日濮陽別後書
無因見顏色相報媿瓊瑤遙憶幽棲處高齋松月虛
姚尹之魯山

送客官臨汝山川入望平都門芳草色驛路早鶯聲
花落松庭寂月涼琴館清知君能化俗絃誦滿春城

壽張郡幕

東郡聲簪組汾陰洽薜蘿丹砂塵外訣白雲醉中歌
雲近瑤華滿春和玉樹多仙郎新捧檄樂事復如何

後九月九日賞菊

嘉節欣逢閏東籬再舉觴佩萸尋舊約采菊挹餘芳
劇賞情猶健高吟興轉長還思汎玉醴捧以壽君王

挽吳徵君

一自仙翁逝忽驚二十秋粉榆悲杖屨奕葉衍弓裘
魏闕新恩渥泉臺夙願酬重來展丘壠雨露滿松楸
潘兵憲之信陽

關樹曉蒼蒼雙旌指信陽東人思袞轍南服賴金湯

楚戍寒花發梁園春草芳觀風時駐節隨處頌甘棠

秋日餞五御史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微雨遲驄馬山亭秋氣新臨風同送遠酌酒莫辭頻

建節迎關吏登車別故人清時朝野肅無復事埋輪

揚玉伯還關西

卓犖五陵豪寧親不憚勞暮烟縈碧樹春草映青袍

遠別驚千里薄遊感二毛歸來訪丹訣雲卧隴山高

蔡少府之陽武

承恩新結綬百里佐鳴琴驅馬踏芳草春風汴水潯

花時思對酌松下自長吟僻邑閒無事日間絃誦音

章僉憲之江西

攬轡出都亭雙旌引使星嚴程芳草碧別夢遠山青

雨露分注國雲霄戀闕庭獨慙留滯客閉閣抱遺經

梁封君

芳草滇雲路肩輿萬里來鸞書天上出鷺錦日邊裁
瑞彩明華屋恩波入壽杯蒼山還舊隱回首戀蓬萊

張虞部謫判毘陵

西風對尊酒還客去如何濟變才名久承平國論多
燕臺饒草樹吳舫隔烟波別後還相憶秋空有鴈過

秋夕四首

窮秋值搖落人事總悲涼骨肉頻年哭塵緣浩劫忙
上乘三藐法大道九還方不用求知解鴻濛話太詳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其二

地偏黃菊晚院靜碧梧寒留客聊同語開尊強盡歡
舊遊成夢幻新貴滿長安自信甘遲鈍途窮豈足嘆

其三

往事嗟何及新醪醉可求風雲隨變態松菊耐高秋
嬾性清時忌浮生靜者優逃名堪自適得喪付虛舟

其四

有懷常作惡兀坐但書空白雪愁難和青雲蜺早通
吟成祇自遣興到不求工知己時相約秋山杖屨同

飲張曜如宅次韻

黃花秋徑滿綠蟻夜尊空酒為形忘醉家從世講通
宦情濃更薄詩興苦尤工莫訝留連久相憐病偶同

高節婦卷

秦臺人去後蘭閣靜沉沉幾夜夢黃鸝終天聞素琴
幽懷一秋水高節雙南金白髮殘機在年年只此心

余郎中別業

別業溪山勝開軒堂構新琴尊洛叟社俎豆孟家隣
世澤流芳遠君恩錫命頻門庭題額處字字述絲綸

五言排律

金輿山房稿卷之一

十六

春夜同潘民部張轉運高藩史集許殿卿宅分
韻得長字

玉琯動春陽華燈對晚觴雪晴歸鴈候星聚浣花堂
共擬梁園賦同懷漢署香真情見膠漆秀句吐琳瑯
北海頻投轄西征久擅場王門今董賈相府舊金
張轉運羅峰賓主東南美琴書興味長談玄俱不厭
浮白總相忘附驥慙吟社焚魚且醉鄉時名付公等
吾志在滄浪

劉伯東民部督餉山西

海右多名士君才倍有光論文今博雅折獄古循良

通籍金閨彥分曹華省郎籌邊當鴈塞駐節控龍荒
嚴計勤飛輓天驕數跳梁終軍氣何壯劉晏畫偏長
烟樹聲京邑風雲接太行清笳聞野戍白草望沙場
明月人千里寸心天一一方幾時重握手共醉話清狂

上林春曉

春色皇州早龍樓啓曙光清波搖太液旭日上扶桑
禁柳和烟濕宮花拂霧香林疎鴉睡起沙暖鴈迴翔
鳳吹聞長樂鶯歌遠建章遙瞻天闕迴雲樹靄蒼蒼

趙萬舉守淮安

聞道淮陰郡與圖屬上游雲連江國曙地接海門秋

金輿山房稿卷之二

十七

特簡中朝彥遙分南顧憂青山迎列戟芳草待扁舟
楚甸歌新牧瑯琊識故侯津橋通曉泊膏壤課春疇
樹色依官舍潮聲入驛樓知君富登覽吟興滿滄洲

樂孔原之漂水

祖席秋風晚芳洲白露零銅章秦茂宰綠鬢漢明經
弭棹寒依浦移帆曉帶星潮聲楊子渡王氣蔣山靈
蘿月當琴館棠陰閒訟庭別來幽思切春草望中青

東村紀游四十韻

世際雍熙運人歌大有年匪才叨伴食殊眷賜歸田
腹擬桓生侈名慙疏傳全貴金稱惠養給傳遺榮還

月粟公儲繼興臺從隸便永懷樗質朽深荷 帝恩
偏道跡堪藏拙明農合避賢三緘恒慄慄六戒自拳
拳蘊斷羞操術雕蟲耻開妍病難干幄室貧不置平
泉頗解荀非相何煩屈卜簞炎涼俱任態恭倨總隨
緣真率從吾適塵囂寧爾牽客來或謝絕興發屢招
延蔬果無兼味穀羞豈萬錢豪吟推許史醉草愛張
顛遠踐荒村約同參廢寺禪揪髯催舉白促膝叩談
玄琴弄梅花古尊嘗竹葉鮮園茶局勢變環鞠社情
圓問字羅群彥開筵列八仙平蕪聊縱騎廣陸況宜
政宿衲聲鍾近晨門負弩先聚觀驚哀鵠獸舞墮珠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細訪戴舟空艤悲徐劉欲懸死生成契濶童稚賴陶
甄彭澤元同調洪崖寔比肩修文嗟杳漠接武羨聯
翩好締朱陳舊盟尋管鮑堅壯心渾未艾華髮各相
憐並抱烟霞癖都忘節序遷覆蕉知夢幻作繭笑綿
繆勝集郊墟外佳期雨雪前達觀齊物論大雅起予
篇抵掌頻傾座挑燈忽滿箋果能超覺海迥不落言
詮學步故愈失追歡詎偶然對牀經信宿把袂復留
連破例推敲就分題唱和傳紀游媿草草安得筆如
椽

初入館讀書述懷

聖明儲俊彥樗櫟荷甄收濫被金門詔叨陪玉署遊
牙籤繡閣籍素飽蜩蛄芳羞日近龍樓曙霜清鳳沼秋
承恩慙陋質補治乏訐猷徒抱傾葵志何緣答衮旒
春祀泰陵
孝皇臨御日海宇沐休風恭已勤宵旰欽天慎始終
道高三后並仁洽萬方同一自違宸扆空聞抱帝弓
寒雲淒碧殿春雨悶玄宮漠漠松楸色瞻依恨不窮
玉河烟柳
帝里乘清曉春風滿御堤霏烟兩岸合弱柳萬條齊
香靄看如織葱蘢望欲迷輕陰連內苑空翠印前溪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不見流鶯度惟聞深樹啼
秋扇
統扇委秋筭流塵暗織紋光輝比圓月時序訝浮雲
昔爾乘三伏清風散八垠棄捐今寂寞懷握舊慙慙
應為氣歎絕非緣涼燠分九重思解臯還擬助南薰
嘉穀登場
萬寶西成候登場禾稼同涵濡因帝澤培植自神功
合穎昭靈貺實堅恆聖衷瑞圖光舜典雅曲繼幽風
寢廟歆時薦黔黎樂歲豐普天欣擊壤歌舞慶遭逢
劉少府還歷城

轉餉過京關相逢暫繫珂方茲展清讌忽復聽離歌
尊酒落花滿客程芳草多青山遲旅宿遠樹入吟哦
擁卽迎童竹停車問野禾軫農憂水旱懷杞倦催科
郡閣觀朝雨湖亭泛夕波此時應見憶千里思如何

壽莊母

景福培元化貞姿毓厚坤柔嘉閨範肅聖善母儀敦
西德徽音播三遷雅教存詩書光奕葉燈火戒晨昏
九憶和熊味機留斷織痕河東聞擬鳳瀛海竟飛鯢
桂苑榮通籍萱幃慰倚門綵衣明綬錦仙醴獻瑤尊
鶴筭延靈錄龍章出帝閭珠翹宜白髮共喜荷天恩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壽孟母

蘭室春暉滿萱幃愛日長龜齡登八袞鳳紀屬三陽
寶婺輝瑤席雕盤和玉漿花迎新綵服雲護舊封章
帝闕恩方渥仙家樂未央年年人日後常醉紫霞觴

壽元老相公

御極當堯舜匡時付禹臯三台秉鈞軸五最紀銓曹
舊德光麟畫新恩建鳳毛華夷知姓字鍾鼎勒勲勞
運際風雲合名齊山斗高旂幟依藉久獻頌幾抽毫

閑學憲之山西

秉筆侍金閨聲華枚馬齊南宮推藻鑑北闕拜芝泥

使卽分鹽訪人文屬品題旌飛汾水曲傳擁太行西
曉漏陪趨直秋風惜解携知君別後夢彷彿對青藜

送崔中舍

帝遣皇華使乘槎天上來玉魚頒近屬金馬重仙才
詞翰崔亭伯丰儀褚彥回高談濟水濶歸夢楚雲開
然諾初傾蓋邀歡數舉杯分曹俱侍從岐路且徘徊
宸扆虛前席名賢總上台南還有奇策早晚獻蓬萊

少宰林公之留都

八閩鍾間氣華胄又崢嶸世接尚書履家聯學士纓
檄文披琬琰作賦協韶韶經史勒名山謄書繡犬之精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二十一

橋門初振鐸苑屢持衡雅志冰同潔清標玉比瑩
經緯資啓益帝德藉匡成駿業時方茂聲華衆所
傾疏恩元北闕拜命却南征六代山川麗三銓位
望清未歸鳩鵲觀暫別鳳凰城驛路春蕪滿江門曉
漲平斷金聊此隔倚玉豈勝情華月搖離席浮雲逐
去旌慇懃酬春渥珍重紹勛名會見金甌覆還來輔
聖明

張諭德奉詔歸省

鳳掖標芳藻龍庭振羽翰謀猷陳帝側聲望洽朝
端暫輟談經直爰思戲綵歡歸心溯蒲坂行色動長

安雲含瞻依近星槎歷覽寬玉音恩賜傳錦軸誥迴
驚椒醕迎春綠葵恍向日丹佇看僊馭轉聯珮侍金
鑾

五言絕句

圓硯二首

誰鑿端溪石不見廡隅痕虛中自可貴渾璞况猶存
其二

德靜與地同形圓與天肖曉爾一片石無此而儀妙

五言古詩

擬此日不再得

金輿山房稿卷之二

五十二

此日不再得一失難挽留及時忘自勵欲悔嗟何由
俯仰宇宙間蠢爾良可羞百年等朝暮何以異蟬蛸
粵從洙泗來絕學幾千秋寥寥三代後化理誰遠猷
紛華遞相高淳風逐類流丈夫期自樹寧隨世沉浮
道德非孔顏事功未伊周本分猶云歎焉能遂優游
寸陰輕尺璧無祇恣窮搜萬化在此心豈必勞旁求
聖賢彼何人莫謂非吾儔立志果賢貞高遠安足憂
積功虧九仞一簣成崇丘為與不為爾勉之勤進脩
擬西北有織婦

二八閨中婦當窓理機杼孤燈半明滅夜分未安處

織成自裁製遙寄向桑乾不辭縫紉苦但念征戍寒
憶昔初嫁君所願同偕老一朝成阻絕萬里關山道
衷情無由達極目空秋草昨夜夢邊陲與君相追隨
慙慙不見慰遠出翻成疑起視明月光皎皎在羅帷
妾心亦如此君會有歸時

元胡二太史冊封諸藩

昔也陪芳躅承恩寓中秘旦莫偕息游觀德每心醉
繾綣未幾時睽別一何易君行指南國肅命頒周瑞
建節蒞上京擁傳聯車騎專對重藩服展省諧歸志
同袍出祖餞瑤華競相遺匪才嘆留滯瘵素良以媿
金輿山房稿卷之二

二十三

所知日云遠索處憂顛墜北風雨雪寒川途邈悠思
來辰無定端會合難預覩覓勉平生言令猷期終嗣
周貞吉之濟南推官

周生青雲姿奮迹自梁苑家學本淵源詞華復清婉
獻策際明時通籍限戚畹東藩股肱郡佐理司邦祿
握手京陌間別我情繾綣末俗競操切類流下馳坂
哀矜垂昔訓天道詎云遠束濕惴惴成絃歌頌言偃
擇術安所如古治疇當返勉哉勗令猷行矣加餐飯
遺愛祠

楚山高不極汚水日東馳憶昔雪岑翁出牧多宣慈

江山留往蹟草木被恩私善感一何深歲久有餘思
景陵江口樹鬱鬱護新祠遺像肅瞻拜俎豆羅芳采
春秋獻祠下老稚歡且悲不見道州民生子呼陽見
不見峴山巔猶存墮淚碑俯仰懷古今比德固相宜
直道在人心誰謂愚可欺

君子以恐懼脩省

大易啓玄象存雷切幽警哲人洞化原沉幾每先炳
淵氷時在念惕厲發深省乎感良不誣天命由茲永
月夜同于鱗茂秦集伯承宅話遊西山

同有秋山期塵羈負奇絕因君話碧雲為我歌白雪
金輿山房稿卷之二十四

烟蘿憶幽踪霜月對高潔便欲乘風游禪關叩真訣

七言律詩

賜見東宮於臨保室賜酒饌謝恩

詔許東朝謁帝儲瑞雲縹緲護齋居重輝快覩前星
彩異渥叨承湛露餘卜曆已知同海嶽食珍深愧報
瓊琚佇看講幄虛延問日覲龍姿侍直廬

張仁伯使江西諸藩

四月南風芳草多星槎遙泛楚江波宗盟卜世分桐
葉鄉亭先秋到薜蘿擁節盡遊經玉筍含香宵直憶
鑾坡逢君來歲花時約斗酒論文一醉歌

辛汝耕之寧夏

玉關西度隴雲橫笳鼓秋風識漢旌出塞歌傳新樂
府護羌人說舊家聲幕中談笑匡時略天畔羈離作
客情向夕登臺幾迴首萬山孤月照連營

喜李尚寶伯承冊使至

村居市遠愛逃禪忽報星槎斗邊大雅稱聞歌白
雪迷津獨喜問青蓮焚魚酌醴同今夕並馬看花憶
昔年話久欲歸仍握手滿庭霜月冷娟娟

李季連之趙藩審理李尚寶伯承弟也

符臺高義薄雲天群從衣冠識惠連鴻鴈影分鄉月
金輿山房稿卷之二十五

迥池塘夢遠客星懸小山叢桂神仙侶華館流波帝

子筵鄴下由來重詞賦知君應教有新篇

恭順侯吳公鎮守西廣

天子臨軒授虎符元戎開府鎮蒼梧三苗率舞堯干
羽百粵全歸漢版圖桂嶺瘴消通職貢蠻荒歲宴樂
樵蘇伏波橫海期方駕銅柱勲名絕代無

裴別駕之關西

都門贈別解吳鉤結束憐君塞上遊竈火星分孤戍
晚笳聲月落萬山秋胡兒飲馬長城窟漢將橫戈隴
水頭莫向玉關愁遠道古來投筆取封侯

元夕觀燈應制二首

皇家內苑勝蓬萊此夕張燈降鶴臺山篳金鰲雲外
見花明琪樹雪中開琅函初獻三元頌蓮露先稱萬
壽杯共喜太平逢盛事草茅何幸預趨陪

其二

鈞天廣樂奏雲韶太乙靈壇絳節朝景運六符調玉
燭祥光五色燦虹橋龍樓徹曉繁星麗蘭殿長春瑞
靄飄歡賞承恩媿無補祇將仙籙祝唐尧

詠塔

皇都鳳刹古招提百尺峻嶒相對奇天闕九重瞻斗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二十六

極地靈千載奠坤維風傳寶鐸凌空至日耀金輪向
午宜雙頂似聞人演法香花高並碧雲垂

對霍李公元嗣子和之鈞州從事無寄殷守建

中

結髮登龍辱見收恩深國士若為酬壘荒濟濟傳遺
澤書記翩翩試壯游覽勝鈞臺思禹績論交燕市解
吳鉤預知坐嘯資籌畫明月連城不暗投

陳民秀出守臨江

溫陵才子玉為姿四十車城豈後時南省知名龍虎
榜西曹執法鷄鳴司清江碧嶂分吳界畫戟朱轡擁

漢儀計日政成蒙召對還期勲業繼臯夔

寄題友人山居

十載幽棲癖愛山卜居遙在翠微間石房春靜市塵
遠野徑客稀芳草閑雲自無心巖下逐鶴如有約月
中還懷君幾許烟霞夢杖屨何年一共攀

毛潛賓謫滇南

曾聞宣室借前籌誰料移官萬里遊去國北懸雙涕
淚携家南泛一扁舟頻啼巴峽牽歸夢花落滇南動
客愁明主賜還知有待謫居寧復嘆淹留

黎黃門陞福建僉憲

看花同醉曲江春折柳分携各愴神青瑣玉堂聲價
重輶軒使節寵光新八閩形勝綏炎服萬里雲霄憶
紫宸公暇倘尋雙劍跡延平聞有化龍津

查憲副之大梁

比隣曾聽讀書聲喜見巍科早擢英南省同寅陪法
從中原攬轡待澄清綸咫尺楓宸晚榮戟森嚴栢
府晴奕世交游看濟美預知勛業屬玄成

劉西巖之任召伯

當年謝傳駐蕪城遺堞今存召伯名候館秋風千騎
過會稽夜雨萬艘輕壯游勝蹟淹留地薄宦殊鄉感

慨情莫羨淮南桂花發君家玉樹已敷榮

內閣觀芍藥

紫閣風清午漏沉仙英紅覆被垣深洎洎露裏金莖
濕露霽雲分碧殿陰耻共鶯花呈艷質自同葵藿比
丹心調梅餘暇聊吟賞坐覺晴香滿禁林

初夏即事

禁林長日思悠然撫物深驚節序遷上苑風光春自
老故園花竹夢相牽繁華滿目傷流景寂寞無心學
草玄謫薄祗今竟何事溫竿朝籍已經年

馬應圖歸侍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二十八

玉署初聯供奉班歸心忽指白雲還片帆江樹官遊
路千里風塵客子顏桑梓畫迎金馬貴薜蘿秋愛碧
山閒懸知問寢高堂夕幾夢京華北斗間

紅梅

早梅紅發上林時奇絕驚看造物私近夜寒分宮燭
影先春遙借海霞姿風前醉倚清虛閣雪裏嬌臨太
液池還擬和羹充鼎寶丹心長結萬年枝

張叔大還江陵

玉堂三載共論文尊酒春風又別君作賦國人推宋
玉棄繻關吏識將軍遊仙夢繞荆臺雨戀主情懸魏

闕雲南去正逢歸鴈盡可堪回首憶離群

胡少卿歸省

霜老碧梧秋鴈踈歸帆千里思何如丹心捧日懸當
寧白髮瞻雲念倚閭南浦晚烟開將還西山晴雪照
潘輿清時莫擬閒居賦未許台垣席久虛

張元培之邯鄲因東于鱗

雨後花香滿上林故人尊酒暫分襟揚鞭遙指邯鄲
道擊劍高歌梁甫吟岐路風塵仍薄宦窮交湖海幾
同心那裏有客如相問為說金門尚陸沉

陸太史冊封魯藩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二十九

瑞頌三殿晚氤氲金馬親承帝命勤昭代宗盟先魯
衛名家世美自機雲彩毫定擬靈光賦玉檢應尋封
禪文東海泱泱遺嚮在采風還日獻明君

陶鴻臚就封太史

典客清朝侍袞旒褒封重荷主恩優山中宰相元通
譜海上神仙始獻籌芸閣圖書唐著作蘭亭詩酒晉
風流喜看橋梓登瀛貴銀關何勞訪十洲

吳節推之建寧

瓊林玉樹自風流碧水丹山屬勝遊佐郡從容持漢
典臨岐談笑贈吳鉤江天繫舸青楓晚閩海題詩白

鴈秋年少雋才無世美勲名早擬連宸旒

吳太史使代藩

帝遣詞臣使朔方
瑤函捧授天潢青山地控龍沙
遠白日雲連鴈塞長一代宗盟分寶玉千年藩服奠
金湯觀風知有安邊策早晚歸來達建章

朱象玄之南雍

詞臣新拜少司成
二水三山舊帝京月滿離觴燕市
夕花繁講席鳳臺晴故園多難勞歸夢遠道相思數
寄聲名附辟書真忝竊暮雲春樹獨含情

胡典膳親壽

金輿山房稿卷之一

桂樹春榮江水隈
王門解組賦歸來仙人詩酒耆英
社遊子雲霄侍從才玄鶴尺書傳閭苑紫鸞雙語下
蓬萊詞臣每荷金莖賜共喜濃恩入壽杯

東宮冠禮成奉天門朝賀

鶴禁令儀崇冕服
龍墀拜賀肅簪紳爐烟際曉浮黃
屋星彩分輝麗紫宸太史祥占雲五色鈞天樂奏月
重輪徹臣雀躍歡無極擬祝瑤圖億萬春

冬日朝天宮習儀得添字

玄界侵寒瑞靄添
朝簪清曉露華凝鸞共試儀曹
典雲物先書太史占僊樂依稀傳大內天威咫尺儼

宸嚴藍袍憶昔叨趨侍候爾京華一歲淹

中秋待月

佳期幾遇中秋節
明月不來風露寒慷慨嘯歌空倚
席徘徊起立獨凭欄金尊坐對情方切玉漏頻催興
未闌會見碧天雲霧淨清光處處許同看

李伯承奉使畿內便道歸省

喜隨仙履侍朝衣
更託龍門聽采薇幾夜開尊同宴
邸一朝函詔出京畿天顏咫尺綸音重使節光華
錦歸公暇故園相憶處春風楊柳正依依

伯承之任新喻

金輿山房稿卷之一

之子鳴琴江水西
雪中尊酒帳分携津橋向夕孤帆
遠驛路經春芳草萋萋日絳霄懷帝闕披雲玉笥問
丹梯山深郡僻無王事棠樹一城花滿蹊

李祭酒之南雍

江草離離春日晴
玉河烟柳拂行旌詔傳北闕霽新
渥望重南都屬老成翰苑文章推李白橋門冠帶識
陽城鳳凰臺畔重回首應指雲霄望帝京

太宰龍湖張公之南都

聖主垂衣眷舊京
老臣銜命發春明雲連斗極青山
遠江遶鍾陵碧樹晴南國仙班聽曳履中朝輿論待

持衡佇看承詔還綸掖袞轍從容佐太平

和答龍翁河上夜懷見寄

西京一別春風隔千里更看秋月明夢入江雲迷遠道望傾山斗佇離情孤帆旅泊聽潮落留省官閑愛竹生忽辱珍緘惠新什獨慙狂斐借餘榮

陳良醫歸濟南

薦剡飛來海岳東除書捧出建章宮還家綵綬新生色醫國青囊舊奏功濟水劇談千里夢燕山祖餞一尊同天涯極目多芳草林杏歸看幾樹紅

白方軍出守廣西二首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一

三十二

鍾鼎三朝紀世勲才名共識鮑參軍分符遙拜祥符郡擁傳先開瘴海雲山枕桂江宜覽眺地當蠻落少耕耘殊方喜變絃歌俗知有仁聲天上聞

其二

愛爾瓊林雙桂枝李芳英妙擅當時九重虎竹來新命萬里熊車牧遠夷春夢幾驚池上草壯懷愁覽鏡中絲衡南莫道無歸鴈為寄霜絨慰所思

小至院中齋居

履長喜慶催玄籥誓戒前期渙紫泥申錫預占麟時應寅清叨附鳳池栖風前寒度明光漏天外晴分太

乙藜因憶霄衣瞻斗極更深頻覺絳河西

壽吳翁九十

溪山深處卜幽居白石清泉興有餘避俗每懸徐穉榻課孫親授伏生書仙人靈藥調丹鼎天子恩封出玉除三世綵衣千歲酒蓬壺真樂許誰如

張益甫謫內黃丞

當朝起草侍明君積毀翻成玉石焚岐路風塵悲逐客舊游冠蓋惜離群吟成淇水松間月夢入燕山樹杪雲千里王畿非遠別何時握手更論文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一

三十三

金輿山房稿卷之二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陸世忠校正

紹興孫 綜文秉

鄱陽劉應麒道徵

同訂

七言律詩

趙侍御按南畿

江上風雲接暮潮樓船斧鉞下青霄留都形勝開三

輔憲府威名肅庶寮奉使喜看新建節寧親應遍舊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二

題橋歸來諫草知盈篋補袞終期翊聖朝

蓬海春雲為毛尚寶

十月春雲海上生仙家春酒報初成青鸞白鶴時相

狎瑤草瓊芝日向榮南國甘棠思惠蹟東山喬木屬

家聲金門留滯斑衣舞遊子天涯無限情

李兵馬判兗州

客路秋風楊柳疎雲山東望惜離居青袍久滯城門

尉朱紱新乘別駕車鄒魯絃歌猶未絕閭閻凋敝已

無餘知君不厭催科拙准擬循良傳可書

王汝文給事使楚藩便道歸省

青瑣曾聞抗疏名親持龍節下神京椒花未獻瑤池
頌桐葉先頒玉牒盟漢水浮槎秋夢遠楚江乘傳畫
遊榮南歸新喜霑恩渥錦誥鸞迴五色明

康禮侍之南都

春官上應文昌府帝眷留都簡侍臣三殿橫經舜講
幄西都成賦動朝紳蒼龍舊闕雲烟遠白鷺芳洲草
樹新幾夜登臺重回首直從北極望楓宸

梁慶陽索詩寄晉藩宗室

北地分符新郡守西園飛蓋憶王孫九朝派衍天潢
遠千里神交意氣存月夜登樓誰授簡花時延客幾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二

開尊寄聲敢擬相如賦慙媿陸沉金馬門

亢子益提學河南

詞臣拜命出彤墀文采風流實我師握手一尊聊暫
別論心十載幾相知薊門涼雨淹行色洛水秋雲繫
夢思山斗重名君不忝還期補袞翊明時

陳東達歸蜀

雪盡巴江春水生白雲芳草促歸程十年遊子思親
夢萬里孤臣去國情抗疏未須論往事罷官方喜謝
時名到來着綵歡相對轉覺風塵綬冕輕

聶二守之平涼

槐檀改火歲將除忽枉旌麾問侍閣遷客量移仍佐
郡故人多病惜離居寒雲濟水遙飛蓋明月秦關度
使車別後天涯春草遍相思何日寄雙魚

介溪元老一品四考

十載鈞衡佐萬幾太平天子正垂衣明良喜起今仍
見敏達忠勤古所稀眷倚望隆周柱石燮調謀贊舜
璿璣功高力請辭殊錫爛爛丹心對紫微

望雲圖為李明府賦

山城露冕傍花時故里偏繁寸草思天際白雲千里
目夢中春酒百年厄獨憐鳬鳥遠鳩杖行見鸞書出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壽王待詔父霸州守

五馬歸來鬢未絲陽春誰和郢中詞大堤芳草吟邊
興上國甘棠去後思有子善題鸚鵡賦為郎自侍鳳
凰池爭誇雨露分霄漢贏得恩波入壽卮

某蕪簿蕭君天與羅念菴門人也余家居相識

濟上頃以課殿將詣銓部邂逅途次別賦

嗟爾微官困簿書三年寥落釜生魚子雲舊許問奇
字詹尹誰同賦卜居遍訪名山幽興熱一為遷客故
交疎天涯尊酒聊成別北望長吟思有餘

陶明府之羅山

鶯花纔別故園春又向都門送故人千里客程青蓋
遠百年交誼白頭新鳴琴出宰方城外擊筑常懷易
水濱五柳遺芳君不忝賢聲早晚入楓宸

劉明府之夏邑

鳳城秋雨送征鞍此別休嗟行路難邑枕黃河周甸
服佩懸銅墨漢郎官酣歌倚劍星文動退食鳴琴月
色寒千里懷人重回首還從北極望長安

七言絕句

霽寰吳師參藩大楚八首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慷慨論文對別筵草堂風雨暮春天相憐握手滄洲
意半醉揮毫白雪篇

海岱間關四載餘長安七貴不通書稍遷猶作天涯
客自信干時計獨疎

大明湖上百花洲臨水新開明月樓曾是談經登覽
處勝遊千載說風流

當年棲策叩門牆四十仍慙著作郎載酒問奇更何
地青山遙隔楚雲長

南經襄漢草萸萸月滿春江映大堤詞客競投青玉
案路人爭唱白銅鞮

仙客從來愛翠微尋真五嶽願無違泰山石上朝觀
海天柱峯頭夕振衣

天子龍飛漢業昌萬年王氣在荆湘誰云徽省春明
遠楚服而今是帝鄉

雲山迢遞夕陽中祖席春風此日同來歲相思洞庭
水尺書應附北飛鴻

許殿卿謫守永寧集杜句十首

黃金臺貯俊賢多方駕曹劉不啻過萬里傷心嚴譴

日古人成敗子如何

鄉里衣冠不乏賢斷腸分手各風烟東流江水西飛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一

五

燕嘆我淒淒求友篇

人聞不鮮重驂騑一辱泥途遂晚收嗚呼健步無由

騁腸斷春江欲盡頭

曾為掾吏趨三輔文采風流今尚存萬事終傷不自

保東西南北更堪論

地分南北任浮萍詩罷能吟不復聽恐懼棄捐忍羈

旅吞聲嚙涕淚零

欲問平安無使來一生襟抱向誰開江山路遠羈離

日莫怪頻頻勸酒杯

鮮山萬壑赴荆門地褊衣寒困石根回首可憐歌舞

地歸雲擁樹失山村

憶昨歡娛同見招天涯涕淚一身遥秋風嫋嫋吹江

漢回首扶桑銅柱標

形勝有餘風土惡蠻夷襟種錯相干不須聞此意慘

愴直道無憂行路難

天畔雲山孤草亭子知出處必須經風塵荏苒音書

絕眼見客愁愁不醒

殿卿有德藩右史之命余聞喜不自勝再用杜

句為十絕寄之

天生江水向東流想見歸懷尚百憂雲白山青萬餘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一

六

里竟非吾土倦登樓

潦倒新停濁酒杯殊方又喜故人來願逐顏色開寒

遠懷抱何時得好開

秋來相顧尚飄蓬聲價欲然來向東青眼漸歡望吾

子凡今誰是出群雄

青春欲盡急還鄉漫捲詩書喜欲狂暝色無人獨歸

客有時顛倒着衣裳

曳裾何處覓王門古木長藤日月昏時獨看雲淚橫

臆南方實有未招魂

三年飢走荒山道相逢苦覺人情好願携王趙兩紅

顏多才依舊能潦倒

客行歲晚尤相催安得健步移遠梅道路即今多擁
隔江頭樹裏共誰來

同學少年多不賤非子誰復見幽心青袍朝士最困
者日暮聊為梁父吟

更為後會知何地復携美人登綵舟把臂開尊飲我
酒令渠述作與同游

秋宿霜溪素月高詩成珠玉在揮毫諸生頗盡新知
樂遊子空嗟垂二毛

題小畫四十首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

李白寫懽蠻書

香案前頭試硯牀錦袍沉醉彩毫香平蠻有檄成遺
恨不掃霓裳掃越裳

草罷金牋擲有聲君王含笑侍臣驚雕龍立奏三千
牘倚馬能銷十萬兵

山水小景捕魚圖

纖纖網罟集澄潭日晚歌聲乳扣舷一曲溪橋通酒
肆村翁醉索買魚錢

蓼花楓樹五湖秋片片輕舸入乳流十里山光遊客
暮一聲長笛上江樓

牡丹

三月芳菲日已闌天香一夜滿長安東風不語愁無
賴對倚亭西白玉欄

錦石為牀護絳霞春光多在五侯家一枝濃艷當風
立冷淡宜春十里花

四皓

商顏只在二陵東礪草林花有路通望盡咸陽三月
火烽烟不到紫芝翁

讀書花嶼石床欄竹杖松陰晝不冠八十年来藏姓
字未央高閣路漫漫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

山水翎毛

芳塘過雨乳鳴禽山色湖光夕翠深夾岸桃花低暮
渚一川莎草映春林

霜毫激灑百花新錦翼翩翩入白蘋別有繁聲聽不
盡東風巧作綠楊春

神仙過海

紫府深開絳節朝金銀宮闕鬱嵒峩八鸞一入無消
息吹斷緱山碧玉簫

海霧蒼茫不見天霓裳月佩去翩翩瑤函尚貯千春
草玉簡時流五色烟

四季花木草虫

小苑花明映碧苔
娟娟蜂蝶自飛徊
辛夷別塢春風度
蕙蕊空江夜雨開

紫艷紅芳各一欄
疎枝冷蕊亦堪觀
森森桂樹繁秋思
冉冉梅花度歲寒

大金番國人馬

王塞無人夜有霜
橐駝五萬入漁陽
平沙落日悲風起
馬上橫捎四白狼

白草黃榆漠北秋
單于出獵紫貂裘
蕃兒乳放五花馬
飛過雙鷹不得收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鬼判

填填赤電冥冥雨
山鬼踉蹌山下舞
女蘿長帶薜荔裾
坐抱枯桐學瑟鼓

幽篁不見何窈窕
睇笑看人愁渺渺
有時橫扼翠雲飛
騖馭豹雙夭矯

竟民鮑老

塵夢那知是戲場
闌闌簫鼓入蘭堂
郎當更按巴渝曲
明月催人樂未央

畫襖朱衣隊隊連
魚龍角觝未應先
相違面面不相識
憶得村兒子社錢

山川樓閣

赤欄新柳御隄平
重疊青山護鳳城
漢相初懷如斗印
玉鞭騎馬入承明

江烟漠漠木蕭蕭
別有風光似灞橋
一片輕帆無處泊
月明聽徹玉樓簫

鴻門

慘日悲風入酒筵
雙龍作劍舞當前
一夫擁盾君王詫
何似江東舊八千

玉戟雕戈列碧幢
鴻門天遠隔烏江
真人已博金甌一
謀客空推玉斗雙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菊花

落盡春花始見栽
清秋爛熳一籬開
仙人自采千年藥
逸士難空九日杯

盈盈長日倚清霜
百草凋零自晚香
翠竹疎籬烟景夕
臨風三嗅客心傷

士農玉齋

西疇秔稻接雲平
閑館圖書永日清
遊客重尋花下醉
田家不斷雨中聲

賈客風濤萬里遊
工人甘苦不曾休
請看一幅無多地
滿目紛紛欲白頭

山水銅毛

落花如雪草如烟十里鷗鷺照水鮮漁笛不來春又去數聲相和夕陽天

彩翠分明映遠山汀蘭岸並綠雲間沙頭閃閃迴青鳥花下雙雙落白鷗

桃源

荆扉石竇有桑麻長老兒孫自作家萬樹仙桃長似錦不知已落四朝花

仙源只在武陵西樵客扁舟舊不迷惆悵重來何處問青山無盡草萋萋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滿園春意

小園岑寂似山家莖莢成陰菜作芽蛺蝶紛紛終日在不須偏看洛陽花

休嗟抱甕事終賒流水踈籬也自花渭北分將千戶竹城東移得故侯瓜

瀛洲

寰中不信有瀛洲十二關干玉作樓滿座歌鍾人已醉銀魚乳落鸕鷀裘

瑤笙象管宴蓬萊紆畫曾將帝業開文學空傳貞觀客風流不謝建安才

山水鹿

野草寒花入白雲一溪流水隔花聞開心唯有空巖鹿落日松陰自作群

漢苑秋風不記年柰花深覆白雲泉長逢總是山中客難覓應隨海上仙

鷓鴣

難趁金衣侶翠翹短袷得似鷓鴣平沙盡日無人見秋穀離離暗野橋

閑逐晴蕪烟淡淡靜眠深嶼草芊芊低垂羽翼還愁濕別浦秋深暮雨天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送客之萍鄉

燕山尊酒落花前君向袁江路幾千聞道葛仙壇上竹清風猶映洗丹泉

送人春試

春殿歡傳萬歲卮從臣爭獻栢梁詩至尊獨愛凌雲賦應訝相如得見逢

壽存翁六十兼一品四考六首

一品勛勞十二年懸弧花甲再周天圖形功冠麒麟閣介壽春生玳瑁筵

格天勛業冠三台瑞世貞符獻九垓纔見玄龜溫洛

出又傳白雉越裳來

天啓中興元會期明良交倣致雍熙十年衮冕從容
裏惟有孤忠結主知

法駕祈年太乙壇上公稱壽引千官傳宣時賜長生

醴分自金盞承露盤

南極星聯北斗光萬方齊祝海天長
君恩隆會當全

盛壽域同登寶曆長

燕喜殊恩邁錫京鸞迴新誥出承明
益梅麴藥千年

遇帶礪山河百世盟

蟠桃圖壽劉給事母

金輿山房稿

九華僊佩鳳文垂宴集蟠桃恐後期
金母傳聞降東

海蓬萊咫尺即瑤池

雲璈法曲獻龜臺寶笈靈文次第開
莫訝偷桃有方

朝郎君先亦歲星才

七言古詩

冬奏行送李歷城考績北上集杜句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漢二千石真分憂
赤縣官

曹擁材傑似君須向古人求神傾意豁真佳士
冰壺

主衡懸清秋光芒六合無泥滓獨立縹緲之飛樓
似

聞昨者赤松子不減昔時陳太丘嗚呼古人已棄土

紛紛輕薄何須數天下甲兵未盡銷
朝廷衮職誰

爭補小邑猶藏萬家室前有毒蛇後猛虎
黎元愁痛

會稽息使君高義驅今古東西南北百里間
各使君

生有環堵男穀女絲行復歌稚子無憂走風雨
大賢

為政即多聞更覺良工心獨苦知君已是濟川功
萬

斛之舟行若風滄浪水深青溟濶中有雲氣隨飛龍

我昔近侍叨奉引長安少年氣欲盡出門轉盼已陳

迹盡省香爐遠伏枕嬾性從來水竹居今幸樂國養

微軀但見文翁能化俗敢論松菊久荒蕪自從相遇

減多病久存膠漆應難並不露文章世已驚後來况

金輿山房稿

樓才華盛升堂于賤琴得無梁甫吟一見能傾座三

年獨此心此行入奏計未小風吹客衣日杲果丈夫

垂名動萬年富貴應須致身早秋鷹翮當雲霄山

巔朱鳳聲嗷嗷徵起適遇風雲會一豁
明主正讜

陶邦人思之比父母喧喧道路多歌謠以茲報主寸

心赤指揮若定失蕭曹晚漏追趨青瑣闥
九重春

色醉仙桃鍾鼎山林各天性獨覺志士甘漁樵致君

竟舜付公等只在忠良翊
聖朝

觀翠崖圖

龍門之山何壯哉太行形勝西南來上凌倒景瞰溟

渤層巖疊嶂青崔嵬四時嵐靄互隱見千年松檜紛
縈迴海日初升照孤壁霞標彷彿登天台秋空新霽
呈萬象遂瀛恍見金銀臺錦屏當戶瀑布落芙蓉倚
天露掌開仙人結宇愛奇絕懸崖翠色獨攬擷閣皂
遺踪抱朴編傳家世有還丹訣從謁淮南賦桂叢故
山瑤草自春風曳裾常侍鄒枚譙定策仍齊綺夏功
十載承恩居禁掖幽棲回首成今昔時復蒼茫入夢
思眼前峻秀垂蘿壁良工為寫卧游圖展玩烟霞生
几席杳然身在丹青中扶杖行吟對泉石世路悠悠
白髮侵市朝心遠即雲林古來真隱稱方朔莫向金
門嘆陸沉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十五

商祚貓畫

畫師近代推商祚獨貌狸奴得天趣雄姿逸氣宛如
生嚼羽瞋睛試餘怒蜡禮原酬食鼠功圖形設色若
為雄買魚穿柳自嘉話好似還須戒葉公

觀十八學士圖歌

大唐啓祚恢皇綱弘文新闢登俊良濟濟群英荷殊
眷圖書奎壁生輝光平明珥筆趨金馬夙夜操觚直
玉堂天啓青藜分太乙地臨紫極應文昌東朝侍宴
簪紳肅望苑陪遊劍珮鐔染翰共濡仙掌露曳裾同

惹御爐香恍疑蓬島食霞侶跨鶴登瀛樂未央一代
儒林傳盛事千秋史籍頌遺芳遺芳盛事耀今昔誰
遣良工繪真蹟衣冠楚楚相追隨還似當年侍天策
一時遭際被恩榮詞藻風流俱擅名此日披圖想丰
采爭看如晦與玄齡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十六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陸世忠校正

紹興孫 銓文秉

鄱陽劉應麒道徵 同訂

疏

懇乞 聖明急圖政要以保治安疏

頃緣災異叠見時事多艱該言官疏陳陳部臣議覆遵奉 俞旨行令九卿科道等官議奏用人理財事宜

人具一疏各薦所知各陳所見上備 采擇臣濫竽

九列義不容默臣聞大學平天下章論用人理財始

於君子先慎乎德孟子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仁

義格心為急務誠以君身萬化之原幹旋振作之機

固在上不在下也臣謹詳科臣原疏所拳拳懇望在

乞 皇上宣召大臣咨訪商確俾各以職條對務求

實濟而該部覆奏亦請仰法 列聖俯采群言將宣

召大臣一事亟賜施行以通上下之情以消天人之

變蓋皆有見夫治理要務莫切於此 聖明所宜留

念必不可緩者也此之不圖雖條奏叢委封章山積

奚補實用哉夫人材賢否吏部職也考覈論薦冊籍

具存聞見訪求臧否素定即近日諸臣所舉豈能出

吏部所知外乎若吏部雖知不敢推不敢用必拘於

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悉耳 國計盈縮戶部職也

出納經常素有成筭弊蠹源委久懷隱憂即今日諸

臣條議豈能出戶部所知外乎若戶部雖知難於議

難於革必事有掣肘窒礙非奏牘所能達耳 陛下

誠念時事多艱思得異才而任之惟 宣召叢部大

臣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輿論稱賢無問卑遠廢棄

並許破格論薦某宜於南某宜於北某過今可原宥

某例稍宜疏通一一盡言之 陛下再與輔臣面相

商確隨材酌用則鼓舞激勵之下自然人思感奮足

充任使何乏材之可慮哉 陛下誠念經用匱竭欲

知浮費而裁之惟 宣召戶部大臣令其面對凡沿

襲宿弊浮冗當覈無問官府纖鉅並許直指備陳某

額可減某費可罷某宜月有清查某宜即時釐正一

一盡言之 陛下更與輔臣面相商確毅然獨斷則

懲艾振刷之餘自然源潔流清可期饒裕何匱竭之

為患哉昔宋臣趙普薦人至剝膚補進太祖竟聽其

言果得實用唐臣魏徵因官者充外使多妄奏請杜

其源太宗曰非卿朕安得聞此語乃傳充使史傳紀
二君納諫以為美談向非面對安得達其誠悃卒相
孚信也臣比見吏部大臣於原任給事中石星御史
詹仰庇二臣嘗請錄用此其心正欲仰成我皇
上愛惜人材之盛德非有它也詎入並從報聞是
吏部所薦且未蒙俞允矣戶部大臣於太和香稅
庫局鋪墊等事嘗有論奏此其心亦欲仰贊我皇
上愛惜民膏之至計非有它也言出即獲譴何是戶
部所陳且未蒙嘉納矣則諸司臣庶即人各一疏
所薦所陳又孰能適當聖心仰回天聽乎傳有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之人臣盡瘁宣力多從直言敢諫得之故用人者與
其下收瑕類之士不若優容骨鯁之臣如前吏部所
薦二臣雖未經履邊方乃其一念忠貞圖報之心臣
固知必能忘身殉國終始無二也取斯人用之艱危
緩急決可恃賴不愈於使貪使詐起寡廉鮮耻輩益
開倖進之端乎昔人謂天下之貴有舊約而今浮必
求所以浮之自杜之故即用者與其加察於遠不若
法行自近如前戶部所陳諸事雖浮冗不盡在此由
是推廣使每事皆有稽查臣固知必能漸塞弊源漏
卮可免也及今日圖之樽節儲蓄定獲實効不愈於

毛舉瑣摘為移甲就乙計重貽斯民之困乎臣聞劣
寡交事體茫昧誠不敢雷同臆度妄有塵瀆竊觀言
官部臣建議拳拳意所歸重實關至要未宜徒付空
言故迂愚之見惟願聖明下順輿情於宣召咨訪
亟賜施行凡用人理財事宜但責成部臣所言當理
俯垂聽納廣仁恩以容賴直慎儉德以懷永圖則
實政日脩繁文可省所以消弭災變感召休祥安內
攘外永保萬世治安端在此矣臣干冒天威無任
戰慄隕越之至
仰承德意懇乞聖明申飭吏治以祈天澤以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厚民生疏
看得都給事中周詩等題稱各地方多有水旱災傷
欲通行中外衙門申飭吏治以回天意一節為照
欲弭災者在脩實政欲濟眾者務廣德心我皇上
頃因京師少雨特勅臣等嚴行所司竭虔祈禱乃
甘霖即已立應至誠上格渥澤下敷天人感通之
際真捷于影響矣茲科臣因邇來山西山東水電之
異及南北直隸等處亢旱之災復有此奏而未復引
成湯六事自責之義惓惓致望無非欲將順德意以
福及群生也所據各地方水旱災傷或以去京路遠

尚未奏聞或以被害稍輕未敢上瀆固有不得所言
數處為然者則申飭諸司以求為弭變安民之方委
不可已合無依其所擬通行中外衙門務要仰體

聖心克謹 天戒如該科所言貪殘之幸冒獄禁之
濫淹疾痛之莫祛冤抑之無訴種種愁苦凡可以召
災致沴者須當一一體念悉與拯除苛政當清則黷
貨殘民者亟屏之母令久居於民正煩刑當省則株
連蔓及者亟釋之母令坐斃於獄中一刑可與即興
之務曲處以便民一害當除即除之期悉心以惠下
撫按以此督率于監司監司以此責成于郡邑務臻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五

實効固事虛文如有奉行未至者許各該撫按官指
名奏奏處治如此則實政既脩戾氣不作可以彌變
于未然不獨遇災而能懼此固各該有司之責矣若
夫水旱或興災傷間出其齋戒脩省停刑禁屠等項
亦要照例及時舉行以回天意而節費緩征禁屠等項
借凡一切可便於民者俱講求而力行之毋徒玩愒
坐視派離此尤拯災救時之切務所不可廢者也至
于我 皇上膺 上天眷顧之重為億兆生靈之主
一德格天本為有素而因事省惕益見加虔即如
靈雨之應祈已知孚格之不爽矣尤望我 皇上益

體天心務廣德意祭一念感通之神速愈嚴對越之
誠軫萬方艱苦之未蕪大溥寬仁之澤凡起居動作
常如 上帝之是臨號令施為惟恐一民之失所斯
則和氣召祥諸福畢至其於成湯之盛德實曠世而
相符矣臣等謹因科臣之言敢畢其愚無任惓切願
望之至

災異脩省疏

看得禮科都給事中周詩等浙江道掌道事山東道
監察御史劉思賢等各題稱陰慶四年正月朔望日
月交食懇乞 聖明亟舉脩省實政以盡 上下交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六

儆之義各一節為照應天之道以實不以文實政之
脩在心不在迹去歲四方所奏洪水冰雹之災地震
天鼓之異層見叠出已甚可畏今陰慶四年正陽之
月日食於朔復當午時月食於望至食之既誠近歲
以來非常之變異也先該本部節次題 請救護元
旦之日百官免行 朝賀初三日至十五日 皇上
避殿徹樂及元宵假期一切放燈作樂盡行禁止俱
蒙 欽依已經通行遵奉外臣等一念芹曝之心仰
承 皇上兢惕之旨方思披陳一得圖脩實政以為
消彌之本而科道諸臣交章獻納不約而同詳其所

奏或祈 皇上責躬勤政廣開言路以謹天戒於九重之中或乞 勅臣工各率其職共舉實政以脩常憲於庶列之內諄諄有據侃侃甚明無非欲上下交脩以仰副 皇上宵旰靡寧之意相應一併題請合候 命下嚴行內外大小各衙門除遵照本部節次題奉 明旨俱宜仰體 皇上敬 天兢惕至意凡往歲節例歡飲宴樂張設花燈舉放烟火等項通行禁止外仍各省愆責躬痛自策勵一洗優游之習大振明作之功凡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舊章所當復夙弊所當釐一一虛心講求歸於至當應徑行者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着實舉行應奏 請者速為條奏務求可以裨治道而 天心爭相淬勵共成治功毋得仍沿舊習虛應故事臣等尤望 皇上仰承 上天仁愛之至俯鑒芻蕘獻納之誠脩德省躬益嚴敬畏任賢聽諫愈廣諮詢察陰陽消長之機究天人感應之理存天理遏人欲自意念隱微至庶政庶事必慎其防親君子遠小人允進退用舍雖一官一職務得其當擴尚德緩刑之意寬仁欽恤期以培養太和勵內脩外攘之功順治威嚴期以永圖靖謐所謂上下交脩之實轉災為祥之幾端不外此伏惟 聖明留神採納臣等無

任倦倦懇望之至

懇請 東宮出閣讀書以端磨養以崇國本竊惟自古聖明王之治天下每以儲貳為重則必以教諭為先蓋德就元良斯治綿有道三代之隆莫不由茲恭攷我 國家相沿舊制 東宮出閣讀書期不出八歲近於隆慶三年正月內該本部題請東宮出閣讀書伏奉 聖旨年十齡來說欽此又該本部再議懇請未蒙降諭臣等仰惟我 皇上爰建儲宮豫端國本此誠 大聖人之作為社稷無疆之福也敬惟 東宮殿下睿質殊常年齡漸長且揆之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祖制既當就學之期兼之春正又為講讀之候若復延緩不無過期所擬出閣讀書一節臣等忝司邦禮職掌所關相應陳 請伏望 皇上俯鑒微忠特賜俞允 勅下本部轉行欽天監選擇出閣吉期及容臣等將合行儀注裁酌舊典務在易行各題請定奪其師保大臣與講讀儒臣仍乞 勅下該衙門議擬另行具由上 請恭候 聖明裁定施行則宗社幸甚臣等幸甚隆慶四年正月十三日題奉 聖旨年十齡來說

再請 東宮出閣

近該本部題請 東宮出閣讀書伏奉 聖旨年十
齡未奏欽此臣等恭捧 綸音輾轉思維情實難已
緣本部於隆慶三年正月內題請 東宮出閣讀書
伏奉 聖旨年十齡未說欽此又該本部再議懇請
未蒙 降諭竊窺 聖意實以 東宮殿下妙齡尚
在幼冲出閣不免勞績遲之歲月仰見 仁慈今已
再踰一暮敬惟 東宮殿下睿姿必更充偉英識當
益開明若讀書得蚤一日則有一日之滋培出閣得
蚤一年則有一年之練習夷攷三代盛時人生八歲
上自天子之子莫不就學恭惟我 國朝舊制 東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宮出閣讀書期不出八歲是輔養及時諭教必早在
三代為有道之長至昭代更垂範之遠臣等所以一
念惓惓不能已於至再之請也伏望 皇上俯從末
議仍容臣等行欽天監擇吉及會同內閣擬議一應
儀節書程及講讀日期務在省約易行不致勞績各
具由上請 聖裁至於師保大臣及講讀伏事諸臣
并乞 勅下該衙門酌議數員上請不必多設另候
東宮殿下長成講讀之期備員陳請定奪施行宗
社幸甚隆慶四年正月十九日題奉 聖旨已有旨
了

申飭科場事宜以裨 聖化疏
該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等條陳科場事宜相應開
列前件議擬上請伏乞 聖明裁定 一嚴應試以
正士風看得該科題稱取士宜兼德行以重始進及
援例監生必行查已到嚴考應試各一節為照國家
設科取士必試以文蓋以言為心聲詞果由衷則心
術學識因可槩見故歷代名公鉅卿建勳植業多自
科目得之近緣俗競浮華士專記誦主司悅其絢麗
誤加收采以致行檢不符之偽僥倖得志而敦本尚
實之士往往見遺此非文學不足以觀人實遴選者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未得其當也今該科欲令提學官於校文之中兼重
行誼無非目擊時弊思挽頹風之意相應申飭合無
勅下本部行移各提調官轉行提學官每遇校士務
求實得不尚辭華如生儒中果有孝友清脩衆共推
舉者雖藻麗不足亦宜旌拔其素行有玷公論不容
者雖文詞可觀必行降黜固不可徇情濫舉以長作
偽之風亦不可偏聽暗訪致啓中傷之弊至於生儒
援例入監者先該本部題准凡遇鄉試年分一應援
例監生暫送入監未經查回實歷者不論生員民生
出身不拘例前例後俱不許考送應試已經通行合

再申飭務要嚴加稽查勿容冒濫庶乎士行崇而始
進正國家收得人之効矣伏候 聖裁 一正文體
以端士習看得該科題稱場中取士頭場仍要限字
及重後場并令提學官考試務要經書論策俱全試
錄宜以成化弘治年間為準各一節為照文章氣運
機本相關經術世務士宜薰習近該給事中李日強
題稱科場閱卷宜重末場提學官考試必命題四篇
該本部覆奉 欽依無容復議外及查隆慶元年該
御史耿定向題該本部議覆內開場中文字經書義
止許六百字以下過六百字者即係違式不准謄紅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三

更能簡潔者尤當甄錄論策每篇許一千餘字如將
違式文字謄錄取中者殊墨卷解部查出定將提調
等官叅奏即經言官條陳本部覆議俱奉有 欽依
通行已久今該科復有此議雖立言不同然崇雅復
古其意則一及照式錄文字刊行海內必若成化弘
治年間文體始稱淳厚典雅明白正大足為士子法
程相應併行申飭通容臣等行各提調官轉行考試
及提學官一體查照遵守伏候 聖裁 一議京試
以處貢途看得該科題稱兩京鄉試監生乞依會試
分別南北及監生歷滿各回籍聽考應試各一節為

照恩貢歲貢援例監生按籍分送南北兩監肄業各
有定例間有一二隨任告改分數不多兩京鄉試臨
時考送多寡不齊較之會試事體殊異所據分別南
北卷數似難預擬至於歷事監生曠逃留例以圖應
試查得見行條例監生不分在監在歷私逃回籍三
箇月之上發回原籍肄業半年以上問革為民明例
甚嚴比緣姑息因循遂致違玩即該本部覆議允監
生坐班歷事務要依期完事給引還鄉如有告假及
丁憂等項亦須嚴行保勘果實方許給引放回勒限
起送補班補歷若託故遲延直至科舉臨期方到者
不准入試其回籍監生有志進取聽令於本省科舉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三

提學官一體考送考試官填榜拆卷之時監生已取
中式不許避嫌棄置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遵守今
該科條議與本部原議大畧相同合無再加申飭以
後監生除實班實歷點選候考就教等項准許在京
聽考應試若捏故曠逃二年之外無原籍公文保結
起送復歷冒稱在歷名目送考者不准收考仍行各
布政司及兩直隸遵照題奉 欽依事理凡監生給
引回籍聽各應本處鄉試提學官必須虛心考送考
試官務要從公兼取勿得故違裁抑致遺真才庶使

倖之弊既塞登進之途亦公其於選舉之法裨益實多矣伏候 聖裁

親郡王請謚疏

看得 周府等府封丘王睦誅等各病故除祭典等項先經本部具題內襄垣王成鏐查係冒襲王爵題奉 欽依改正似難一槩賜謚外其各 王行實既該河南等布政司覈勘明白結報前來所有謚號冊文相應題 請合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擬及照謚法美惡定於一時勸懲垂於萬世所係至大故 國朝於斯獨加慎重查得會典內一款 親王謚例用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一字 郡王用人字與否取自 上裁又查得弘治十五年本部題准凡 親王薨逝行巡撫巡按等官

覈勘 郡王病故行本府 親王及承奉長史等官覈勘善惡得實明白結保具奏定謚則知 累朝典

制於 親郡王謚號與否裁於 宸衷美惡稽於行實未有薨必得謚謚必得美者也故 國初如南昌

盱眙臨淮諸王俱不 賜謚 魯王檀伊王模親

高皇帝之子 文皇帝之弟 魯王於洪武二十二

年薨 賜謚曰荒 伊王於永樂十二年薨 賜謚曰厲 二聖豈不欲掩其子弟之過凡以公人心寓

勸懲也其後如 沈丘王同鏐之謚榮戾 廬江王

祐揚之謚榮繆公論猶存近來 親郡王薨逝凡覈

勘來文類多溢美以是不問善惡率得美謚與者既

不足以為勸得者亦不足以為榮恐非 祖宗所以

慎謚法寓激勸之意相應申明遵守合候 命下本

部移文各有王府去處撫按及長史司衙門凡 親

郡王薨故務須遵照成例覈勘平生善惡得實明白

結報不許一槩混加美詞勘報到日容本部覆查如

冒封王爵及曾經奏勘罪跡昭著者照襄垣王例徑

自題寢其應得謚號者本部據其勘到善惡事實開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送翰林院善者定以美謚惡者加以惡謚務期名實

相副公論允協庶於優卹之中寓勸懲之道 同姓

懿親益知遷善不倦矣

議進講之規以培 聖德疏

竊惟講學乃 君道之先務稽古為 聖學之要規

在昔 聖帝明王及我 祖宗列聖未有不以親賢

好學而致興隆之治者也我 皇上臨御以來緝熙

典學 經筵日講如期舉行經書史鑑循次講讀中

外臣工欣觀 熙朝之盛典固仰頌 聖德之日新

矣但每歲之中開講之時未幾而停止之日居多進

講之書有限則觀法之道未備此科臣所以有一暴
十寒之慮博古鑒今之請無非效忠陳惻期少裨
聖學於萬一也伏望 皇上俯從臣言今後允遇
經筵日期務在必行雖冬夏二時若非隆冬盛暑及
大風雨雪不輒停免其日講之規仍照 祖宗舊制
四時不輟至于進講書籍併乞 勅下內閣輔臣酌
議除經書通鑑見今進講外凡我朝 祖訓昭鑒等
錄與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諸書皆有開治理之裨
聖學合無許令相兼進講或有疑義 特賜清問
務求明悉允理義有當開陳政務有應商確尤望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三

十五

皇上從容咨訪親與輔臣 面相討論隨加 聖斷
雖輟講退朝之後 皇上躬覽章奏之暇取諸臣進
過講章時賜披閱則玩繹益熟啓沃益深庶 聖學
與 聖政日進無疆而 盛德大業有光於萬世矣
臣等無任惓惓仰祈之至

類查擅婚濫妾子女遵例請名疏

看得 周府等府周王等王在薊等各奏稱汝陽等
王府鎮國將軍勤樊等嫡第六子等各年歲已足乞
要請名一節為照 宗室名封 國家重典王奏到
部例當核其父之爵職及母之婚配來歷奏結手本

與本部收貯玉冊查對相同果無違礙者方與題覆
今 周府等府勤樊等嫡第六子等或係嫡母先年
私擅成婚或係庶母先婚而後娶嫡或係成婚未幾
而即得生子或係已生多子而違例復收或係所開
娶妻年月之期反在生子年月之後或係遮飾於即
今次子奏請之際而不能掩其先生子女私擅之迹
凡若此類參詳情弊均之條例所謂擅婚子女及濫
妾子女者也若復繫與懸誦行勸則有司徃返文移
止憑該府長史教授黃緣遮飾以甲作乙以無為有
或推故於胥吏或責咎於病亡即且回文遂與准復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三

十六

名曰勘駁實開弊孔若非立法嚴究無以警戒將來
合候 命下將周府等府勤樊等嫡第六子等止照
條例所開擅婚及濫妾子女事例計其請名不許請
封以後不得混行奏擾其各年至一十五歲照依庶
人事例給與應得口糧養贍不得別有希覬如或該
府妄行瀆奏定將本宗參究革罰輔導等官從重降
黜治罪所有勤樊等嫡第六子等 賜名俱行翰林
院定擬本部仍行各該布政司轉行各該府長史司
教授啓 王一體欽遵知會施行緣係類查擅婚濫
妾子女遵例 請名及奉 欽依禮部知道該部知

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懇乞 聖明推廣 恩意增科額以充任使疏

看得國子監祭酒孫鉉奏稱 國學多賢乞廣科額

一節為照京邑四方之極太學首善之地故兩京鄉

試解額各取一百三十五名其一百名以待畿內生

儒三十名以待監生五名以待雜途此 祖宗所以

厚京邑而降太學也茲遇 皇上御極恩覃宇內於

兩京十三省歲貢之外復拔廩生俊異者升於 國

學名曰恩貢邇來諸生投牒而至者充滿賢關較之

昔時南北二監人數何啻倍之若復拘以往年定額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三

則招徠太廣甄錄太狹人才遺佚必至衆多是超貢

特恩反令沉抑委非所以勸學而敷化也祭酒孫鉉

職司成均躬逢盛事欲於兩京鄉試額外增益以滿

二百名成數無非仰體 皇上作興人才之意但開

科增額出自曠典一旦欲增至二百名臣等未敢遽

擬合無 俯從所請於今年兩京鄉試原額外各量

增二三十名以收監胄之英才止行一科後不為例

以後年分兩京鄉試監生取中三十名之外如雜途

五名無人與選仍以監生取補務足三十五名之數

不許過為裁抑有紊成規如監生已滿三十五名亦

不許額外多取侵越畿內生儒正數違者各聽監試

官一體參究其監生歷滿回籍仍照本部題准事例

各應本處鄉試以後凡遇開科年分兩京十三省提

學官行令合省有志科舉監生不拘官恩歲貢援例

通許保送會齊一處考試取果文理平通者准送應

試考試官務須平心校閱三場中式與生員一體收

錄不許故為分別阻抑有干公論違者許各巡按監

試官指名參奏如是庶國胄廣登進之路人才無遺

佚之虞 聖世作興振育之方似亦不出乎此也伏

惟 聖裁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三

經筵疏

隆慶四年五月十二日伏蒙 召臣等至會極門該

司禮監傳奉 聖諭天氣炎熱經筵日講都免了欽

此案查隆慶四年三月內該戶科左給事中張國彥

題該本部覆議得今後凡遇 經筵日期務在必行

雖冬夏二時若非隆寒盛暑及大風雨雪不輟停免

其 日講之規仍照 祖宗舊制四時不輟至于進

講書籍併乞 勅下內閣輔臣酌議除經書通鑑見

今進講外凡我朝 祖訓昭鑑等錄與宋臣真德秀

大學衍義諸書皆有關治理足裨 聖學合無許令

相無進講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俱經通行欽遵外
即今天氣漸涼所有 經筵日講并前項進講書籍
理合題 請伏乞 勅下閣臣早擇開講吉期日講
官遵奉 欽依前項書相無進講則於 聖學聖治
裨益無窮臣等不勝激切仰祈之至

肅府請封議疏

肅府延長等王真澆等奏為仰遵 詔旨懇乞 天
恩賜復親藩爵統以降 聖治事奉 聖旨禮部看
議來說欽此查得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內該本部會
議 宗藩條例內一款議得 親王封典例許親支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三

十九

繼爵所以重大宗也故特加優厚於郡王不同然必
係親弟親姪如 准王祐檠 益王厚炫方許 請
繼不得以旁支奏 請繼封著為令等因欽奉 世
宗皇帝聖旨這事宜既經多官會議都准行欽此又
查得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內該 肅定王妃吳氏奏
孫懷王薨逝無嗣乞將奉 勅管理府事輔國將軍
縉燾襲封王爵該本部議得 親王薨逝無嗣在
累朝舊例雖許倫序相應者襲爵而去年新議 宗
藩條例則惟親弟親姪方許 請繼不得以旁支繼
封今輔國將軍縉燾 肅定王妃吳氏所奏雖為親

姪而以 肅懷王視之則為堂叔揆之新議條例似
非得繼之數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越世豈有相繼
之理縉燾着只以本爵奉祀管理府事欽此又查得
隆慶二年五月內該 肅定王妃吳氏復為縉燾奏
乞襲封該本部議得昔年縉燾請襲王爵本部查據
新舊事例具題請自 上裁伏蒙 先帝特賜 宸
斷越世豈有相繼之理縉燾只以本爵奉祀管理府
事欽此 成命昭然孰敢違越今 先帝晏駕未幾
而 肅定王妃吳氏屢行陳乞殊為瀆擾所據封爵
重典已經奉有前項 欽依臣等難以別議合候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三

二十

命下行令縉燾務要恪遵 先帝聖斷安分守職毋
得妄有希冀假以 王妃出名再行奏擾如違聽本
部從重叅治等因覆題奉 聖旨縉燾不准繼襲奉
有 皇考宸斷倫理明正允當遵守但後議將該府
衛所等項一切裁革同於犯罪國除既非 皇考本
意又非朝廷敦睦之道你每還再議處來說欽此隨
該本部議得 肅定王妃吳氏奏稱土田全藉衛所
丁餘耕種意欲求復但護衛者所以護衛 親王儀
衛司者所以司親王之儀衛典仗所者所以典 親
王之仗縉燾爵為將軍與 親王體統相懸有難僭

用護衛等項名色至於耕種土田必須得人供役所有前次議存群牧所官軍似可應用但該府莊田不知原數幾何存留幾何群牧所官軍不知足備耕種與否相應查實以定去留合無仍行彼處巡撫衙門作速備查該府莊田原有若干應留若干群牧所官軍是否已足耕種如數不足許將原設護衛丁餘量摘若干名併入群牧所存留該府以資耕種之用其護衛等衙門仍當裁革要查勘明白議處停當具奏前來以憑本部會同兵部覆請定奪再照該府先世所受肅王及妃各冊寶向議繳進見在妃所受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金冊待身終之日奏繳茲既奉旨再議臣等竊照前項冊文內載有各王及妃封爵名氏今各位原無削奪似應免其繳進至於肅王及世子金寶則非將軍所宜借用者自當嚴限責令奏繳等因奉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訖又查得近該肅定王妃吳氏奏為懇乞早賜議處親王統祀事宜以重大宗以垂萬世定制事該本部看得屢奉明旨不准繼襲已經立案不行附卷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肅府延長等王真境等奏稱乞將輔國將軍管理府事緒煢賜復親藩爵統一節

為照宗藩襲封莫重於親王萬世遵守莫嚴於君命我世宗皇帝軫念宗室生齒日繁國家祿給不繼特納言官部臣之請集議宗藩條例一書頒行天下首議親支襲封一款謂今後如遇親王故絕必有親弟親姪方許請繼不得以旁支奏請繼封為宗社生民計至深遠也隨值肅懷王薨逝無嗣該肅定王妃吳氏奏請以緒煢襲封王爵本部議得緒煢於懷王為堂叔按之新議條例似非得繼人數伏蒙先帝特賜宸斷越世豈有相繼之理緒煢看只以本爵奉祀管理府事欽此隆慶二年肅定王妃吳氏又為緒煢奏請襲封該本部覆題伏蒙皇上聖斷緒煢不准繼襲奉有皇考宸斷倫理明正允當遵守欽此於此仰見先帝以至聖而定萬世法釋皇上以至孝而遵先帝遺旨二聖成命赫然在上凡各宗藩所宜敬守乃緒煢玩視明旨乞請無厭始則假以吳氏出名冒濫天聽見本部立案不行復以延長等王列名陳請據其前後奏詞累千百言大率謂條例不足憑明旨不必遵而肆其臆說覲還其私耳其所援秦晉藩襄得襲者以為例殊不知四府得襲俱在例前其後

亦各奉有宸斷自難借以為例若謂親王之統不當絕則高皇帝之子潭趙湘安鄧五王俱以無嗣國除憲宗皇帝之子岐雍壽汝湮五王亦以無嗣國除列聖諸子以無嗣國除者難以枚舉當時俱有親姪為郡王者甚多未聞復以繼統為名立嗣襲封高皇帝及列聖所以聽其絕而不繼者蓋深為天下後世久長之慮也先帝及我皇上心符祖宗著為定例不准繼襲萬世所當遵守孰敢違越今真澆等所奏若或依阿遠就稍徇其意則將來各宗室妄奏瀆請紛紛不已九欽定條例已經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裁革者事事皆欲變動典制所關已奉明旨者人皆欲更改私計得行法無定守豈國家之福哉伏望皇上特念祖宗列聖之深意先帝皇上之明旨堅賜宸斷不許繼襲仍勅繕續以後勿得再借王妃及各郡王出名肆行瀆奏如違容本部該科從重參治庶天朝經制一定各宗親親不生宗社生民幸甚臣等幸甚其該府莊田及耕種人役等項本部已經奉旨再議覆奉欽依移行彼處巡撫衙門議處待具奏到日以憑本部會同兵部覆請定奪其餘悉當遵守原奉欽依事理

施行緣係仰遵詔旨懇乞天恩賜復親藩爵統以隆聖治及奉欽依禮部看議來說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再議肅府請封疏

禮部題為懇乞聖明遵成憲守明旨以慎藩封以圖萬世治安事先該臣等因肅府延長等王真澆等奏稱乞將輔國將軍管理府事繕續賜復親藩爵統等因奉聖旨禮部看議來說臣等謹遵世宗皇帝欽定條例及先帝皇上兩次不准繼襲明旨看議明白覆請聖明堅賜宸斷不准繼襲仍乞勅諭繕續以後勿得再行瀆奏等因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本月初六日恭接聖旨極邊重地必須用王鎮護繕續還准襲王仍支輔國祿欽此臣等聞命自天不勝驚愕汗流措身無地竊惟朝廷所以布大信而萬世治安者有成憲之當遵也海內所以守大分而人心寧帖者有明旨之可守也宗藩條例一書乃先皇帝念天下民窮財盡而宗室日繁力不能支特命會集在廷群議勒成此書以抑冒濫親王故絕非親弟親姪不許繼襲之令實居其首非萬世所當遵之成憲乎及肅府繕續奏請襲封

本部議以為 懷王堂叔似非應繼之數始則奉

先帝宸斷不許相繼繼則奉 皇上聖斷不准繼襲

二聖成命赫然如一豈非萬世所當守之 明旨

乎本部所以遵奉而抑諸藩之冒濫者此 成憲也

此 明旨也各藩所以帖然而不敢萌覬覦之邪念

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今緡續幾 成憲玩

明旨肆然屢瀆 天聰若復蒙賜以王爵則將來各

宗效尤紛紛奏擾不已凡 欽定條例俱不足遵允

奉過 明旨俱不足守人人欲行其私事欲更其

制豈 聖世之所宜有哉且 皇上止念其極邊重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二十五 地須用王鎮護偶未思及前項關係耳今臣等考之

肅府始封甘州委係極邊今已移在蘭州腹裏並

非極邊之地况 肅府諸郡王見有數人於其中選

擇最賢者一人管理府事自足鎮護何必更條例而

變 明旨乎伏望 皇上特念 先帝欽定條例所

當遵 二聖兩次 明旨所當守堅持 定命仍前

不准繼襲則 朝廷法制畫一各藩窺伺不萌民力

可節治安可期 宗社生民幸甚臣等幸甚若或

聖意念其邊遠必欲王爵鎮護亦望 俯念 成命

至重封爵至重 勅下在廷諸臣會議停妥具疏上

聞務使 成命不違 聖意弗失庶 朝廷大信可

全 宗藩大分不越將來法制尚可行於天下也臣

等無任懇祈激切之至緣係懇乞 聖明遵 成憲

守 明旨以慎藩封以圖萬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三議肅府封爵疏

禮部題為仰遵 明旨酌處藩封以一法守事先該

臣等奉 旨看議 肅府輔國將軍緡續不當承襲

王爵緣由伏蒙 聖旨極邊重地必須用王鎮護緡

續還准襲王欽此續該臣等謹遵 先帝欽定條例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二十六 之深意及 先帝 皇上兩次不准繼襲之 成命

覆請 聖明堅持 前旨或 勅廷臣會議停妥上

聞本月初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不必阻撓欽此臣

等初聞 天語不勝悚息伏念臣等叨蒙 皇上寵

遇厚恩豈敢阻撓 聖意但因肅府緡續係 懷王

堂叔撥之 先帝欽定條例既非應繼之人且兩次

奉有 先帝 皇上不准繼襲 明旨臣等職掌所

關實切恐懼不敢輕擅奉行今臣等數日反覆思之

我 皇上念其邊遠欲須用王鎮護此實 聖明深

遠之慮且緡續止以輔國將軍管理府事本府郡王

鎮國將軍皆位其上乃以卑臨尊以下統上責其鈴
東一府宗儀委屬未便據其原奏之詞其中亦止援
引靖江王府併郡王另城事例意欲進封為郡王以
全體統似亦可通故親王雖限於成典成命
不當承襲若蒙聖恩准其進封為郡主管理府事
鈴束宗儀則體統尊崇行事亦便既不違先帝
皇上兩次不准繼襲之旨又安得全皇上今日用
主鎮護之意且於條例亦不相妨相應遵依題請
恭候命下將緡嬪進封為郡王仍支輔國縣長子
世襲管理府事本府莊田地土仍行給與管業其次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
嫡庶子仍照世次本等官職授封今後如有親王
薨絕無親弟親姪可繼者若有郡王則以郡王管理
府事如無郡王許倫序相應者一人進封郡王管理
府事仍食本等祿其長子世襲郡王次嫡庶子仍照
世次本等官職授封著為令甲以補宗藩條例所未
備如此庶朝廷典制盡善宗室上下相安我皇
上善繼善述之孝益著聞於無疆矣緣係仰遵明
旨酌處藩封以一法守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金輿山房稿卷之三終

金輿山房稿卷之四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陞世忠校正

紹興孫鏞文秉

鄱陽劉應麒道微同訂

疏

酌議位次以重宴禮疏

精膳清吏司案呈照得隆慶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大祀慶成次日欽宴文武群臣近准各衙門開送與

金輿山房稿卷之四

宴職名到司所據各官侍坐班次理合先期序列案

呈到部臣等查得慶成大宴舊制文臣四品以上

序坐於殿內五品以下序坐於中左門及丹墀之

東因品秩之崇卑為坐次之等殺而其中亦或有不

盡拘於品者則又以其官曹地分而稍稍尊卑之者

也若夫道錄司神樂觀各官坐於中左門臣等固陋

不識其義而殊覺其舛竊考大明官制道錄司神

樂觀俱係正六品衙門中左門乃五品卿丞等官序

坐之所他如翰林院惟經筵官得與六科惟都左

右給事中得與餘並於丹墀東序坐迨成化四年議

准凡近侍風憲官員另列於稍北其各署仍分列於丹陛下之南即丹墀內班猶有稍北之制矧中左門之上乃以道家羽服之流廁坐其間本為雜員又皆末品其不經甚矣是在今日詎可因仍而不為之議正者執合無將該衙門坐次酌定於丹墀東太常寺司樂奉祀祀丞之後永著為令是不裁其與宴之官所以存往制而稍更其列坐之處所以辨等威庶得禮義之正且為盛典之光緣係酌議位次以重宴禮事理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明裁奪

遠夷謝 恩求貢疏

金輿山房稿 卷之四

二

主客清吏司案呈 言 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王崇古題土魯番新王子馬黑麻速壇兄弟九箇因舊土魯番馬速巴故沙王子是遠房伯叔不該做王子伊兄弟係親支該做土魯番把馬速王父子俱綁在牙兒坎地方去了親王子馬黑麻做了各差夷使齋本齋帶方物進 貢謝 恩節行到司查例分別進存人數覈驗方物造冊具呈原差正使五名隨從四十五名據呈分別定擬番主馬黑麻謝恩問 安二事止併正使一名隨從七名璫非等番主共併正使一名隨從七名共一十六名起送間據

各夷使屢具番文告稱各番主俱因新立謝 恩通名尊敬 天地祝讚 聖人乞通行起送各申番情再三乞求共准二十五名特為奏 請甚至流涕審據情詞名正義順直拒之恐拂其情徑起之有違常例况夷使執稱奏 請情不容抑臣復思各夷兄弟五人各據一方自立為王各遣夷使納款似有分據其國不相統鈐之迹若止容其一人之使入進則衆必起爭忿之端若止容馬黑麻與其兄二人之使恐其餘三人必相疾怨此係番夷離合向背之機事出異常難拘往例伏乞 聖明俯察夷情矜念地方

金輿山房稿 卷之四

三

勅下該部勘議允增馬黑麻兄弟五人正使各一名裁酌隨從仍乞 嚴諭以後五年進 貢止許馬黑麻其餘番主不許妄行援擾定擬正副使隨從名數不許隨帶婦女若多餘者驅阻出關不許借以存留多添人數永為遵守庶情法兩全 恩威並著矣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查得嘉靖二十五年正月內該陝西總督鎮巡等官都御史王珩等題稱馬黑麻速壇始因沙州種田意在搶掠被逃夷泄漏機謀乃遞番本求 貢該兵部覆議移咨總督鎮巡等官再行譯審前項夷情果出輸誠納款查照舊例入

貢之期夷使之數遵奉舉行等因節奉 世宗皇帝聖旨馬黑麻速壇踵習父兄舊惡包藏禍心今又結親瓦剌陰據哈密占種沙州田土意在內侵止因謀洩遂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照舊規容其入貢欽此至嘉靖二十五年六月內該夷使客列等八名各備方物赴京進貢已經本部查例題賞訖又查得嘉靖四十五年三月內該甘肅巡撫都御史戴才等題稱土魯番王沙速壇因搶達虞射死伊弟速壇馬速新立為王比例求貢該本部覆議速壇馬速新立即求入貢比之馬黑麻速壇陰據哈密與山房稿

密悔罪投降者不同相應俯順夷情容令入貢但西域種族繁多若一槩徇其請求不無騷擾糜費今後其餘雜番旁族原定常貢年分方許驗放不許妄援此例以滋冒濫等因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至嘉靖四十五年六月內該夷使滿刺阿力馬黑麻等八名各備方物赴京進貢又經本部查例題賞訖今據馬黑麻求貢事情大畧與前例相同而兄弟一時並貢則前所未有者且所議起送人數亦屬太多呈乞酌議上請案呈到部看得各夷人貢原有常期亦有常數所以明中朝一定

之法杜遠夷無厭之求其例至嚴也土魯番五年一貢乃其定額先年馬黑麻速壇以謝恩求貢一時俯從遂至速壇馬速緣以為例已稱濫矣今馬黑麻為眾擁立首循此例以請尚屬有名而兄弟五人並求遣使其潰濫則為已甚據該總督鎮巡等官反覆駁勘阻拒再三乃有是不得已之請蓋無非為夷情慮為地方計也但舊有之例勢既難阻而濫貢之端漸不可開節該本部題請申飭諸番不許妄援意正為此使今所求皆遂則豈惟本番後復為例而各邊諸夷轉相傳倣且將有不勝其求者所據

兄弟五人並貢之請難以議允即馬黑麻亦止宜許其謝恩至問安一事亦所當裁合無恭候命下容本部移咨該督撫衙門再為議處馬黑麻止許以謝恩入貢仍定正使一名隨從七名方物悉照舊例不許過多其兄弟瑣非等極力撫諭悉聽彼中從厚處賞阻回果能如議即將馬黑麻之使起送前來如或念各番懇請之誠守候之久萬不得已亦須另議具奏以憑覆請或將馬黑麻之使為首分別正從其餘兄弟各附一使准作從數不得仍議正使名色以圖並遣其方物亦宜照數減省務令

國紀嚴明夷情懾服庶不失為馭遠之常道也

議定進貢人數以處夷情以避驛遞疏

主客清吏司案呈卷查女直夷人進貢近年事例在海西者原額止一千名在捷州者額止五百名每年進貢一次陸續赴京貢畢回還本司提督會同館主事一員同兵部該司主事一員驗包後給與勘合照依事畢先後起發其伴送員役原奉本部題差通事序班後緣差者不稱題改兵部選擇廉能千百戶等官伴送欽遵去訖近該兵部咨稱據車戶張保等告海西夷人來貢先年因夷性兇野在途聚

金與山房稿

六

衆搶掠擾害驛遞不能禁止蒙撫按題准事例以一百名解裝遞送定規已久深得便益豈今各夷生奸止欲三二起合夥希圖乘機為患伏乞移咨禮部貢畢回還查照原來起數陸續發行庶便應付等因續准兵部武選清吏司手本兵科抄出海西女直夷人都指揮那吉哈等奏奴婢先在永平府驛廩糧米飯都不與吃馬不與騎又差人馬解着奴婢們步行去了奴婢們苦楚無伸訴今可憐見比照高麗事例差序班伴送回去路上不得陷害奴婢得以安生行走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備行到司已經本

部議處覆咨兵部轉行外查得陝西洮岷等處番族每三年一貢每族量為起送數名其餘存留在邊

聽賞及查正統三年六月內該本部題照先年陝西臨洮府等處免人赴京事例行移四川鎮守總兵官并四川布政司都司轉行所屬衛所府州縣今後遇有國師禪師僧官刺麻僧免其來人赴京將所進馬匹辯驗明白徑自具奏定奪給賞展免沿途勞擾奉英宗皇帝聖旨馬匹隨他進貢至京人只着緊要的來其餘不緊要的不許來庶不往復勞擾欽此又查得四川番僧近該本部建議每三年來貢一

金與山房稿

七

次每次該一百名以上者起送四員名到京三百名以上者起送六員名到京五百名以上者起送八員名到京餘俱存留聽賞奉聖旨是欽此又查得各處進貢夷人俱有到京存留之數惟茲女直夷人一千五百名盡令赴京况又一年一次人數既衆歲遠弊生雖貢還每以百人起裝難保沿途無擾雖該部每次擇人護送難必應付盡數及今不慮恐貽患將來有難救正者相應酌議題請臣等看得女直夷人每歲一千五百名盡令赴京進貢餘無存留在邊非惟驛遞苦於應付而夷人盡求供給得所

委屬艱難相應酌處恭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
遼東撫按衙門集審該鎮官吏及知夷情伴送員役
從長計議務期妥帖而不相妨可行永遠台隆慶五
年為始每年仍准海西一千名建州五百名每名進
馬一匹照數驗收無容別議但每起十名內量起送
幾名各照衛分多寡或會緊要頭目斟酌便宜立為
規則就令類費衆夷 勅書赴京聽驗照例 題賞
其存留在邊夷人如各邊例給與口糧等項量加宴
勞省諭守候待到京各夷同伴送員役領賞回日巡
撫衙門委官照驗一體給與如此則進 貢人數既
金輿山房稿 卷之四

無損減而 朝廷賞賜亦無所遺在驛遞除騷擾之
若於夷人免往返之累且京師之糜費所省不貲矣
奉 聖旨這進貢夷人起送存留名數着該鎮撫按
官酌議停當具奏

申明立案以慎名封疏

儀制清吏司案呈查得本部見行事例 宗室所生
子女年五歲請名一十五歲方許請封選婚其過期
年久及差錯多端并於事體有碍與夫先年未經奏
報今欲請乞名封係屬詐冒俱應立案已經通行但
恐各宗不知所以立案之故仍復萌其覬覦之心誤

聽奸徒欺騙每來越例奏擾本部之寢閣雖嚴各宗
之仰望未絕遂使元歲窮年生理無路類齡皓首婚
嫁無從非特政體有乖而且困窮可憫相應申明題
請通行知悉通查案呈到部為照 宗室封名 國
家重典本部允於各 王府奏到子女封名等項除
應題覆者題覆應行查者行查外其過期年久查無
奏報冊無名位及各差錯違碍等項揆之見行事例
委當立案但因各宗止見該府代奏之疏已嘗到部
而未知本部查覈之際立案不行往往聽信奸徒訛
傳撥置每因一事續奏多端在本部既病於稽查奸
金輿山房稿 卷之四

弊之甚難在各宗又苦於生理婚嫁之無路政體人
情果屬兩乖相應題 請申示合候 命下本部備
將後開立案緣由類行各該布政司轉行各該府長
史教授啓 王知會逐一曉諭各宗要見某人之子
某人之女因何項事情不應 請給名封以致立案
原非本部過為遏抑之意今後不許再行奏擾其婚
嫁生理俱聽其自便如有不遵禁例仍復具奏希覲
封名者本部查出定將伊父參奏降罰該府輔導等
官從重參究齋奏人役參送問遣奏詞仍行立案以
後本部允遇各府奏到子女名封必當立案者候待

年終照依今次事例類行題 請使知遵守如此
各宗開生全之門本部免奏瀆之擾而政體人情兩
得其便矣

議大學士張治改謚疏

看得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雷稽古題稱先任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文隱之謚未究其
蘊乞要再加議擬上 請一節為照本官學有淵源
才優經濟存心制行則正大光明輔政宣猷則公忠
直亮聲實無懋 朝野具瞻雖大業之未終實群情
之繫望所據文隱之謚委屬未安既經巡按御史查
奏與山房稿 卷之四
數明白舉奏前來又經該司查有大學士石琚改謚
前例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行翰林院查照本官行
述酌議改擬惟復仍照舊謚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

覆江西撫按奏故尚書歐陽德建祠疏

看得巡撫江西都御史劉光濟會同巡按江西監察
御史劉思問等各題稱已故禮部尚書歐陽德道德
勲庸表重當世其門人後學思慕不忘捐貲建祠俎
豆其鄉未經題奉 欽依則有司不敢私舉乞要
准其建祠仍令有司春秋致祭一節為照崇祀名賢

興起後學此好德之公心勵世之切務也前禮部尚
書歐陽德學裕經綸志懷匡濟抒謀謨以定國是勞
績具存闡道德以泐人心世教攸賴聞望已隆於在
昔風烈可表於將來足稱名臣委宜崇祀既經門人
先年建祠又該撫按官會題前來似應從其所
請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江西撫按衙門看
落有司每歲春秋次丁日備辦祭物就遣本縣正官
躬率佐貳師生人等致祭如儀其祠宇或年久損漏
仍行該縣量與脩葺以稱表揚之至意庶使後學聿
興而於風化亦有補矣奉 聖旨是

金輿山房稿 卷之四

十一

查議欽天監補後事例疏

禮部題為查酌補後舊例以節冗濫以精術業事祠
祭清吏司案呈節奉本部送據欽天監已故天文生
戶丁人等告補遺後等因到司查得節年舊冊該監
各科天文生陰陽人等原無定額多有一家數名者
其戶下八丁不論親疎互相開列一遇有缺按名告
補雖往往覈實施行而遺缺數多額設無定不為裁
節日孟孟濫觴已經呈堂行欽天監查報據該監四稱
本監事例節年不一洪武年間欽奉 太祖高皇帝
聖旨今後但在欽天監勾當人役永遠不許遷動他

的子孫都只教學天文曆數如有別習他業不學的
都發海南做軍欽此及查成化年間四科缺人呈蒙
本部准收各科官生戶下人丁習學成効之日呈部
考中題奉 欽依收補食糧辦事遇有逃亡事故聽
報冊弟男子姪告補遺後又供役不敷於成化二
十三年正德十四年仍照前例題 請收補近於隆
慶二年又因缺人呈蒙本部題奉 欽依選收子弟
減元孝等一百名見今在監教習及開稱該監曆科
舊額天文生一百零八名見後六十九名天文科舊
額天文生一百六十三名見後五十九名漏刻科舊
額陰陽人五十二名見後三十二名
金輿山房稿卷之四
額陰陽人五十二名見後三十二名
五名見後四十八名餘俱缺役未補等因到司因未
開有各科合用人數無憑裁酌復行該監查面內開
各科合用測驗觀候推算書寫并各項公差等務輪
班供役俱照前項舊額方得敷用其缺役人數俱應
收補等因到司及查本部條例成化十九年十月內
該本部題稱天文生因無定額收補泛濫多至二百
五十餘名合無今後天文生有陞官者許報冊子姪
一人補役其食糧者不許再收子姪一家原有二三

名食糧者止許頂替原祖之人換缺取補其餘事故
名缺不許頂替等因奉 憲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嘉
靖十一年四月內該本部議稱該監事例相承年久
不無冒濫今後遇有官生人等名缺許其嫡派子孫
告部查明候至年終類考如其藝業精通者收補許
食糧如或頑鈍及有殘疾等項將本戶教習子弟考
居優等者挨次收補如無以次人丁候本生術業通
曉再考定奪等因奉 世宗皇帝聖旨依擬行欽此
嘉靖四十三年十月內該本部題將習學子弟減元
孝等照例考選果堪作養仍送監分科肄業依期考
驗仍候三年通考之日分別等第以為去留等因又
經題奉 欽依遵行去後今據該監查面前因事例
不一呈乞酌議題 請案呈到部為照天文生陰陽
人等原以藝業供事選補貴精豈宜太濫先年因缺
人數多節經收補後復以續收者仍立戶頭不論親
疎紛然告替若皆按缺補足濫亦甚矣今宜酌量合
用人數裁為定額已經行監重復查覈合將曆科定
為七十五名天文科定為八十名漏刻科定為三十
五名
金輿山房稿卷之四
五名
分食糧供事其見後嫡男及年幼餘丁堪以作養者

各照科分俱准送監習學凡遇糧缺俱類至年終一併考選其考中者先儘嫡男頂補外如有絕戶及嫡男執業尚疎者即將習學餘丁照數收補其嫡男仍俟再考定奪再照各後若待身終方行補缺則半多老耄供事不堪合無年六十以上者嫡男許告替補無嫡男者族丁許告習學仍照前例考補如或缺役數多即以習學子弟添充供事俟其考中方與收糧至於籍冊則每姓上以祖戶一丁立為戶首其續收補役及族衆餘丁各附祖戶之下不得仍踵前弊一族而數戶一丁而開寫數處希圖朦朧頂補以滋壟斷之私斯則於世次藝業之中寓分別激勵之意庶役有常額而人無濫收積蠹為之一清矣

覆侍郎王希烈題正三皇禮典疏

查得嘉靖二十一年初建 景惠殿于太醫院以祀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配以勾芒氏祝融氏風后氏力牧氏而祀歷代醫師於兩廡東廡儲貸季天師岐伯伯高鬼史區俞跗少俞少師桐君太乙雷公馬師皇伊尹神應王扁鵲倉公淳于意張機西廡華陀王叔和皇甫謐抱朴子葛洪巢元方真人孫思邈藥王韋慈藏啓玄子王水錢乙朱肱李

金輿山房稿

卷之四

十四

金輿山房稿

卷之四

十五

劉完素朱彥脩凡二十八人歲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禮部堂上官一員行禮太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今該本部右侍郎王希烈題乞 聖明裁正竊祀要將太醫院 景惠殿每年 欽遣大臣致祭三皇及配位勾芒祝融風后力牧欲行釐正改祀先賢以垂典禮一節臣等謹議得三皇為帝王之祖道德之宗繼天立極功在萬世我 世宗皇帝遵奉 聖祖舊制既建廟於都城之西復設祀於 文華殿之東俱以三皇為首以明正統道統之有自厥旨深遠自後先帝偶因太醫院相沿奉有三皇小像舊廟賴祀傳諭脩建奉祀而當時禮臣急於承迎畧於稽度乃因陋就簡創立祀規遂以三皇大聖祀於醫師之中勾芒四佐配於醫院之側殿名 景惠祭遣部臣典禮不協於常經祭義似涉乎瀆祀向蒙 遺詔謂郊社等禮各稽舊典斟酌改正俱已次第奉行而此獨未經釐正似為缺典今侍郎王希烈因奉 欽遣行禮思惟其故心有未安是以有此論列深得 先帝嚴祀三皇之遺意相應 俯從所請合無今後太醫院三皇四配位之祭當從罷免止以兩廡醫師儲貸季岐伯等二十八人合祀於一堂照依世次南向東西

序列每年仍以仲春仲冬上甲日 遣本院正官行禮祀典既非三皇則堂宇名殿祭用太牢俱非所宜合無以 景惠殿改名先賢祠其祭品用羊一豕一簋各四籩豆各十爵六酒盞十簋五帛五其祝文行移翰林院改撰以便舉行庶三皇之祀不瀆先賢之祭不廢典禮可清而神人以和集臣等淺昧無識謹議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遵行

辭免 恩命疏

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咨節奉 勅諭原講官今翰林院侍讀學士殷士儋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着到任管事如勅奉行欽此臣聞 命自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天昌勝榮幸感激但自揣愚分實不敢當伏念臣本一介草茅荷蒙 聖朝作養備員侍從踰載拾年畧無寸補猥以職役供事 講筵五載于茲日親 清光時承寵賚仰戴 恩造未能圖報萬一恭遇 皇上龍飛御極臣首蒙銀幣之頒未幾即被翰篆之命臣之遭際至榮已踰恒品矣乃茲復荷 宸慈特降勅諭俯念講讀微勞荐加不次殊擢臣捫心省己其曷以堪夫禮卿之貳寔贊寅清學士之官風稱貴近均為要秩允藉名賢豈臣才薄望輕得濫茲任謹披

瀝誠惓惓冒瀆上陳伏望 皇上察臣愚衷委非矯飾收回成命容臣仍以舊銜供職勉圖自効庶獲少安義分矢報無窮臣干冒 天威無任懇祈悚慄之至

懇乞 天恩比例給假送幼子還鄉疏

伏念臣草茅微賤遭際 明時荷蒙 皇上拔擢驟躋通顯 寵眷隆渥 賜賚駢蕃臣舉家仰戴天高地厚之恩靡隕百身豈能酬報萬分之一不幸臣妻翟氏於隆慶元年三月內在任病故臣原籍山東歷城縣離京千有餘里棺柩歸葬道路間關臣家本孤寒宗族卑弱同姓異姓俱乏強近之親在任在家並無綱紀之僕止遺幼男生甫半歲晝夜啼號聞者痛心查得見行事例京官妻故送幼子還鄉俱許具奏給假初不限職任之繁簡官品之崇卑其在九卿翰林科道諸臣如通政杜柎等節年奏蒙 欽准不可勝數乃若臣孤苦之情內外無倚竊恐諸臣未必盡然雖 實錄纂修臣有副總裁之責見該禮部移文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兩京各衙門及差官各布政司備查事蹟遠者計須經年近者亦應數月方能完報必俟開報至日臣始得效微勞及茲未至之時容臣暫去速來似於職務亦無妨廢方今 聖澤覃敷仁及枯朽臣妻獨暴露

日久不獲歸葬情實可哀用敢披訴誠惻哀鳴於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俯賜憐察許臣照例給假送
幼子還鄉俾臣妻得歸骨先壙事畢依限前來供職
庶死者不至暴露生者不至失所存歿感戴 聖恩
誓圖報稱無窮已矣臣下情無任懇祈悚慄之至

辭免 恩命疏

隆慶二年正月十二日准吏部咨節奉 勅諭朕生
辰大慶念輔臣及舊講官久効勤勞特加恩賚侍郎
殷士儋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如
勅奉行欽此臣聞命震驚撫躬慙懼伏念臣士儋草
金輿山房稿卷之四

茅賤品章句末流幸際 聖明誤蒙 恩眷華階存

陟 寵數優隆踰分溢涯榮遇已極臣方夙夜兢競
誓圖報塞未能少効涓埃仰禪萬一得遭斥罰僥倖
多矣茲者恭遇 萬壽屆期伏蒙 皇上頒降 手
勅覃恩輔臣不意 聖慈軫念亦及于臣辱荷 綸
音誤加殊擢夫春卿典司邦禮位秩非常詹宮輔導
儲闈責任尤重視象特膺 新命兼官仍領清銜自
非德望兼隆才識並茂老成宿碩中外共推未易稱
斯職也顧臣學疎才短資淺望輕自顧何能遽堪冒
受此臣所以揣分揆理必不敢當者也伏望 皇上

鑒臣素性樸忠匪由矯飾收回 成命容臣以舊銜
供職庶臣愚劣義分少安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臣
當感戴於無窮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激切懇望之
至

再乞辭免 恩命疏

臣於隆慶二年正月十二日准吏部咨節奉 勅諭
朕生辰大慶念輔臣及舊講官久効勤勞特加恩賚
侍郎殷士儋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如勅奉行欽此臣聞命驚惶自揆庸劣不堪即具
疏辭免奉 聖旨卿昔侍講讀克効勤勞大慶加恩

金輿山房稿卷之四 已有成命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 嚴命再臨臣不

敢再三煩瀆欽遵謝 恩供職然臣之私衷迨今實
切悚愧未嘗一息自安近該南京戶科給事中張應
治疏奏欲乞 聖明俯容諸臣辭免以崇廉讓無非
慎重 恩典愛惜名器至意蓋亦深諒臣心知其有
所不安耳竊念臣才質驚下資望輕微屢被 寵榮
已極濫踰更復叨冒尤屬非宜故前疏控陳自謂揣
分揆理必不敢當實出悃誠原非矯偽矧 聖恩
典在 先朝惟及輔臣而講官曾無濫及之例 特
恩驟及殊駭物情言官但期臣以廉讓而不直指其

不堪此則忠厚涵容務存大體之意使臣貪榮怙寵叨竊如故匪惟公議未協抑恐仰累 聖治用敢再瀝悃悃懇祈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洞察微臣之素心俯納言官之正論收回 成命容臣仍以舊銜專供 經筵史館職後庶臣獲安愚分圖報將來臣不勝感戴之至

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公考察跡

近該吏部題請六年考察京官自嘉靖四十二年二月以後不拘陞遷見任五品以下部院分別去留四品以上許令自陳恭候 宸斷伏念臣士儋六年之

金輿山房稿

卷之四

二十

間先任翰林檢討陞贊善洗馬俱係五品以下應從部院考察隆慶元年正月蒙 聖恩拔擢歷陞今職叨列二品乃應自陳臣曠瘼不職首宜罷黜今部院或以既陞遷品秩稍崇置而弗論顧臣揆分量力豈容濫竽倖免自適於簡汰之典執臣本至愚極陋往歲待罪史官幾二十載職任頗簡猶懼弗勝幸際聖明御極荐被 殊恩階叙日隆責任彌重如 經筵講讀 實錄纂脩視象 宮端教習館職皆事體關係非尋常比即使宏才碩德宿學者儒輿論攸歸亦難稱塞而臣才質淺劣問學空疎負荷奚堪處定

非據加以福極致遠近年妻子淪喪哀傷抑鬱疾交侵故年近始衰精力已憊圖報雖切鞭策莫前積戾自覺已深後効預知難冀茲當大明黜陟之時在廷諸臣不肖之尤亟當屏黜誠莫有過于臣者也伏望 皇上俯垂照鑒將臣即賜罷黜別選賢能以代其任庶止足之分臣獲自安而懲汰惟公群僚咸知儆惕矣臣無任戰慄隕越待罪之至

懇乞 天恩辭免重任疏

隆慶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准吏部咨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殷士儋着回部管事無官如故欽此

金輿山房稿

卷之四

二十一

備咨到臣臣聞命自天不勝惶悚伏念臣本以草茅末品竊祿詞垣荏苒歲年涓塵未效恭遇我 皇上龍飛御極錄錄臣講勸微勞 特加超陟纔逾一載驟躋禮卿仍俾視象 宮端教習館職厚寵崇階既踰涯分臣自揣庸劣已嘗再疏控辭未蒙 欽允然猶以所職者經史講讀編摩訓習諸事臣雖愚陋尚將勉強驅策庶期少答 眷私是以敢受 命而不避也今復蒙 聖恩命臣回部管事臣竊惟今之禮部即古春官宗伯然責任攸關視古加重自 郊廟朝廷典章禮樂以至 宗藩四夷學校選舉凡周官

案伯所不得而兼者舉屬司存蓋合虞廷伯夷夔契之任而總領之責重務繁實難稱塞苟非負當世之望安能諧衆論之公而臣才不逮人學惟自守無寅清之德足以襄贊 皇猷無敏練之才足以經緯庶務若使覲顏就列將至顛隤輒敢據瀝懃忱仰干宸鑒伏望 俯察愚誠收回 成命別簡名賢授茲重任命臣仍供舊職得以少効犬馬之忠臣之自量有餘榮矣臣下情無任懇切祈 請之至

懇乞 聖明辭免 恩命疏

隆慶四年二月十三日准吏部咨奉 聖旨舊講官

金輿山房稿

卷之四

二十二

殷士儋効有勤勞加太子太保餘官如故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驚悚無措竊惟 國家建官太子太保本為輔導 春官職任極重必勲輔耆舊德望並隆始加此秩苟非其人未嘗輕畀伏念臣章句陋儒草茅寒士性惟朴直學不通方叨預 聖朝作養竿濫詞林殊無尺寸之効自嘉靖壬戌補充講官恭侍 皇上講讀遭際 聖明御極 勅臣充經筵官仍無日講先後八年循分供職未有涓埃可少裨益 聖德夙夜兢惕深懼癘曠臣子常分昌得云勞累蒙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一歲屢遷驟躋六

卿之列 寵賚踰涯榮幸已極臣方感激自誓畢力竭忠冀圖報稱豈復妄有希覲茲乃上厓 聖心軫憶俯念微勞加進崇階仍兼舊秩 恩命殊常皆出望外若不揆分量力而冒居濫受豈惟輿情未孚臣心終不自安伏望 聖慈察臣愚誠素無矯偽 乞 臣辭免 新命仍以舊銜供職庶臣之職業易脩而名器亦無虛辱矣

懇乞 聖明辭免 恩命疏

隆慶四年十一月廿三日准吏部咨內閣該部議欽

奉 聖諭舊講官殷士儋着內閣同春芳等辦事欽

金輿山房稿

卷之四

二十三

此備咨到臣臣聞命自天俯躬感悚固知攸措伏念臣士儋猥以章句末學誤蒙 先帝簡拔事 皇上于潛邸日侍 講筵雖積歷歲年殊乏寸補及我皇上登御以來擢臣位躋禮卿秩兼宮保 恩寵無比臣方夙夜兢惕誓竭心力冀答涓埃恒懼曠廢未能稱塞乃今復蒙 聖恩俯念講幄舊臣 命同內閣辦事臣捫心自揣實有不堪蓋我 國家設內閣之臣參預機務輔贊論思責任甚重必才猷弘遠鑒望素孚者始足當之如臣學本荒疎識非通敏勉勉部事猶懷負乘之慙矧茲 異恩豈敢冒受若不自

量于始進披瀝控陳終恐綿劣弗勝不惟有負皇
上思用舊臣之盛心而臣一念圖竭犬馬之微誠將
無以自白于天下此臣所以不得不懇辭于君父
之前也伏望 皇上察臣素性樸忠言非矯飾收回
成命別選碩儒以充大任容臣仍居部職用效微勞
庶佐理得人無忝 新命而臣獲安義分圖報將來
臣無任激切悚慄懇辭之至

懇乞 聖明准辭 恩廕請給 誥命疏

竊惟 聖朝推恩臣下自一品至七品皆許封贈以
榮其親近年奉 詔覃恩八品九品官並得陳情請
金輿山房稿卷之四 二十四

乞 馳封贈 恩至溥矣至于廕錄之典非三品

以上積有賢勞無容濫及蓋慎重之也切念臣士儻

一介草茅遭際 聖皇俯念講讀舊臣拔真 內閣

叅預機務臣感激 洪恩誓竭涓埃未能報稱豈敢

它觀近緣 獻得禮成荷蒙 皇上加恩閣臣陸臣

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餘官如故還廕一子中書舍

人臣聞命驚惶即同大學士李春芳等連名具疏懇

辭未蒙 欽允除陸官欽遵 成命不敢煩瀆外所

有廕子一節臣自揆入閣辦事日淺於前項邊事毫

髮無預實與諸臣贊議効勞者不同遽膺延世之

恩誠屬濫冒委所不安緣臣叨官令秩未經請給
誥命一念烏鳥私衷與前陳乞馳贈諸臣雖品秩有
異情事維均為此具奏懇望 皇上俯察悃誠 特
乞辭免 恩廕俾臣得比照馳贈近例 准給 誥
命以榮先世則廕不濫及臣既獲安義分而 恩光
泉壤益當感戴圖報無窮矣

謝 恩疏

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今
致仕臣殷士儋謹奏為恭謝 天恩事本年十一月
十二日該臣四疏乞休欽奉 聖旨卿以疾乞休情
金輿山房稿卷之四 二十五

詞懇切特准致仕着馳驛去有司月給米四石歲撰

人夫六名應用以稱朕優禮輔臣至意該衙門知道

欽此本月十三日又蒙 聖恩遣御馬監左監丞黃

朝 賜臣路費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新鈔三十貫

臣於本月二十一日 陛辭至十二月十一日回至

原籍山東歷城縣即日焚香望闕叩頭訖臣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謹具本稱 謝者伏以奉職無能實玷

論思之寄乞骸得 請重叨優渥之恩祇荷 寵榮

倍增感泣茲茲伏遇 皇帝陛下 乾覆體仁 離

明照物 惠澤覃敷于臣庶 恩私尤篤于股肱如

臣庸劣之冗流風荷 聖明之知遇九年 講帷靡
效消埃一品崇階特承 簡任惟盛滿之為懼矧疾
疾之見嬰賔路久妨輿情罔協何期孤藐曲被 宸
慈 溫旨許休既遂首丘之願殊榮 賜傳更蒙畫
繡之光 慰諭至于再三 賚予溢乎常數 帑金
筭幣勤中使之下頒月米歲夫 詔衛司之繼給仰
荷 曲成之大造未易名言自惟待盡之餘生無能
圖報伏願 聖躬天保 睿學日新 恭運隆昌永
享無疆之福 皇圖鞏固丕延有道之長臣無任感
戴 天恩激切祈願之至

金輿山房稿

卷之六

聖節進 賀疏

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今
致仕臣殷士儋謹奏為慶 賀事隆慶六年正月二
十三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 鳳紀皇由歲協六
龍之序 鴻鈞氣轉天開 萬歲之辰允屬 照臨
均同忭舞臣嘗叨近輔久荷 殊恩忝蹈之私實倍
恒品謹稽首頓首稱 賀者仰惟 皇帝陛下 德
享 天心 仁承 帝祉 乘乾御極膺 寶錄作
宸樞履泰體元納蒼生於壽域屬此正陽之月載逢
誕 聖之期六合同春 一人有慶受四方之圖藉

未萬國之衣冠臣比遠 宸極遽更歲篇退安欽
悉賴 乾坤望東海以含 恩福祈川至表泰山而
伸祝情效 萬呼雖迹阻稱觴莫綴趨 庭恭列而
歡同擊壤實先扶杖之氓伏願 保合泰和 茂迎
昌祉瞻雲就日時時拱 上帝之居地又夫長歲歲
祝 聖人之壽臣無任瞻 天仰 聖欣戴惟忭之
至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七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陸世忠校正

紹興孫 鯨文秉

鄒陽劉應麟道徵

同訂

序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皇上握符御宇四十有三年嘉靖甲子實萬禩曆紀

之元 聖壽無疆之始也秋八月順天府鄉試至燦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臣士儋奉 命往典厥事既竣為錄以 獻臣士

儋當序諸後臣惟賓興 國家盛典我 太祖高皇

帝開天肇極首重求賢洪武甲子 詔定取士之制

能前代詩賦諸習純用經術二百年來永為成式名

臣碩輔胥此乎出得人之效媲美虞周矣 皇上中

興倫制兼備於教化人才注意尤切是歲 俞禮部

請申嚴科舉條格綜理防範益周密至端士習正

文體特惓惓焉蓋自開科至是四歷甲子凡六十舉

士貞元會合復協 皇祖昌明之運而文治維新振

育率作之典後先一揆氣化人事相值全盛豈偶然

我 畿服首善四方之極自 成祖奠鼎建萬世丕

基 列聖繼承湛恩渥澤培植深厚 聖天子道化

融洽四紀於茲 敬一諸箴 皇極敷言之訓涵泳

衣被最親且久此其德造譽髦彬彬濟濟恒先列服

所由來遠也書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詩曰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方今 聖德格 天瑞禎駢集諸福之

物罔不協至賢才尤 治世上瑞固知當有名世奇

傑如孟子所稱見而知之者應運篤生以仰副 額

俊尊 帝之懷光翊太平悠久之治有必斯時斯地

乎徵之矣臣以庸愚遭際承乏 任使濫竽校文取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士之後人臣以人事 君之忠得藉是圖報萬一非

至幸至幸者歟大懼稱塞之難夙夜惴惴乃與同事

諸臣共相矢勵惟公惟慎罔敢怠忽既縱觀多士所

為文雖敷華振藻言人人殊率能本經術達治體究

極天人之蘊恢陳帝王之畧蓋所薰蒸服習信有海

內莫得先焉者其限于 制額弗能盡錄固多矣核

其尤得茲百三十五人即其先資之言徵自獻成信

之義庶幾於 皇祖初 詔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必

有能副之於我 皇上箴訓所謂行顧其言終如其

始者固宜是訓是行遵信無數由茲上春官對大廷

服采庶僚光明俊偉卓然表見足稱上瑞以當聖
作物觀之期誠于斯舉有厚望焉猗歟休哉是誠
壽考作人久道化成之明徵也所以衍億萬年
長之祚與天地曆運永永無疆者其在茲乎臣復進
多士申告之曰賓興之典國家待士重矣士亦知
自重矣乎夫堯舜之時比屋可封待文主而興猶
民也諸士幸生盛世躬沐堯舜文武之化乃今
得升名天府褒然率先列服海內觀聽攸屬無論
非才即才也猶夫人馬是何殊于此屋凡民也主司
之舉也固豪傑望之矣諸士果能卓然奮勵期其遠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會試錄後序

隆慶戊辰春二月禮部會試天下士益我皇上顯

俊尊帝首舉也大學士臣春芳寔奉簡命主試
事臣士儋以次亦濫及焉是月也皇上御經筵臣
且直日講既被命輟直陞躋偕諸臣竭力祗事事
既竣臣當有言末簡竊伏自惟臣齊人也樸拙而鮮
智能賴先帝之靈使事皇上裕邸承乏講勸之
末仰惟天縱睿哲學學聖學留神經史或時風
雨寒暑靡倦顧臣陋學淺識無少裨益猥荷寵數
優渥多踰分涯恒自惕慄暨皇上臨御以來殊不
自意無勞被遇一歲拔擢至禮卿恩結于心頂踵
莫知所措日夜思效其愚以陳銖兩之報未有當也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今復叨承任使獲附以人事君之義圖報塞於
萬分之一尚亦有天幸哉明興垂二百年重熙累洽
培植深厚先帝在位久禮樂政教鼓舞陶鑄文治
彬彬日隆皇上紹基立極首頒明詔崇實抑浮
與天下更始諸繆濫進不以正者一切汰斥方且
召用耆儒率由舊章堯仁義之休風弘帝王
之盛節德化旁敷神人交贊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其今日之謂乎士挾
策升進乃茲會逢其適誠千載一時也故臣既自幸
遭際非偶而又竊計貢籍中當有名世士躡風雲之

會以出仰副 求賢圖治盛心者及握士所為文讀
之果能根極道原恢張王畧雖體裁殊致要皆宗六
經紕百氏洗濯滓穢發抒性靈其詞博雅中倫其旨
廓闊遠達臣肝衡擊節而不可勝收庶哉所謂名世
者其在茲矣豈非 祖宗之所儲育以詒 皇上
皇上之所潤澤以新 佑命者邪臣夙昔冀圖報塞
者庶有以藉手則敢不自慶然臣又竦意大懼焉何
懼也臣所知而舉者先資之言也而自獻以成信則
在諸士諸士衰然當 聖明首舉宜不第為章句儒
以辱此奇選即他日銜 命服官聲實相副出而宣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五

五

力入而論思趣舍當 上意庶幾依 堯舜之末光
與臯夔稷契先後方軌則臣之至願也若乃割儒墨
以自媒已盡舉而庸違之其流渙浥浮沉滑稽多辯
甘負公家以厚自殖辟則珉中而玉表驚翰而鳳鳴
魯具臣弗屑也尚謂名世士耶臣又聞進賢如不得
已將使卑踰尊踰踰戚其道重始進也臣不佞頃嘗
佐銓部計天下羣吏無論委瑣握璫奇衰淫急棄置
勿疑即踔絕敏便衆夙稱材幹或高譚偉論自與賢
智志行稍整一涉風聽法輒不得姑息咸曰 聖天
子方廣制科登賢選良以期實用而圖共理無所事

借才也藉令今日所舉不必賢於前日所錯則諸士
負臣臣又負 皇上臣且安所逃罪是可以無懼乎
昔魏子謂賈辛曰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
乎敬之批臣故於諸士始亦復相勗如此云

同聲紀留詩序

師相存齋徐公 先朝元老受 顧命輔 今上嗣
服功施社稷澤流無窮是時 上方銳精圖治柄用
耆舊於公尤極尊禮頃以六考奏績 特賜璽書褒
美 恩數隆渥公感荷 知遇益欲然若不勝踴疾
乞休至再四皆蒙 溫旨慰留辭意諄切已公求去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五

六

益力 上手書御札遣近臣就卧內固起之曰豈可
舍朕求退宜蚤出輔政不負望焉公始奉 詔勉出
朝士大夫下逮洩隸耄穉聞者靡不欣欣稱慶先是
公在告中賦詩自遣滄洲綠野之思溢於篇句朝士
大夫各相賡和咸欲公為 國勉留答 上殊眷慰
天下心其聲洋洋盈耳矣公子太常君仰齊梁次成
帙謂僭辱門下士間以相示俾一言引其端僭竊聞
古今稱相業者必曰伊周載攷伊尹佐湯功格皇天
既輔太甲克終允德尤陳戒終始日新之學惓惓懇
懇雖有告歸之念亦未遽以去姬旦復明辟臻廷衡

明農興思成王留之望以稱德揚烈奉答天命和恒
四方不惟不忍自去當召公欲行且勉留共濟期于
篤棐咸成蓋愛君謀國之心與尹若出一轍也公相
先帝致太平柱屹鼎燮朝野恃以為重今輔 聖天
子御極甫年所格心密謨安攘大計海內陰受厥福
學術遭際無愧伊周矣顧 上所致望與中外所賴
藉視商周之世殆益加切夫主善協一之論尹方自
獻于允德之主誕保丕冒之績旦且加力于命留之
時則公所以追思 先帝之付託仰酬 聖天子之
注倚固宜不忍以盛滿止足自例迺諸君子同聲相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梁園集序

蓋余與殷卿于鱗兩人者遊也時余且穉歲既于鱗
與余先後登仕籍而殷卿首計偕乃數不利晚一再
為諸王相耳然殷卿不以其故減豪舉而愈益自奮
為詩諸與于鱗唱酬者洋洋矣最後相大梁則稱梁

園集云於戲平臺脩竹榛莽狐兔而梁園名迄千秋
在者以鄒枚諸君故勝也鄒枚諸君貴不當漢一尉
然方其湛思極境引商刻羽造烟景於筆端攬形類
於指掌梁王觴上客而授簡長卿去貲郎而願從斯
亦足快其蘊矣寧獨千載之下貴於漢庭更執然則
殷卿自託於梁園未可謂不遇也

古樂寄思詩圖序

自余有識所及見濟南允幾易守云任法而武健民
畏之然未必說也市恩以曲徇或說之去未必思也
說矣去而思矣一人一事之私匪士論之公則君子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奚質焉夫政成而頌聲作陳詩考政自古記之矣方
其有事茲土威澤之柄是操雖有仁聞知非畏若媚
邪故論父則定衆孚乃公既去而思無間於素合士
論而與之無間於民斯其為德化之致也非與李公
守吾郡甫三載陟湖南憲副既行矣是圖也郡諸生
相與歌咏其遺澤也余讀而有感焉蓋濟南屬邑三
十濼於郡最近郡守善政三十邑所均也然於濼最
先故三十邑之民若士雖皆愛而戴之不如濼之人
知守最真也知之真則言有稽言於既去之後則無
畏若媚之嫌錄士以徵民舉濼而例諸邑君子於是

無間然矣初公以夏官大夫領郡自留都至也吾友
豐城胡子文亟為余道其賢曰吾鄉之望也此其建
立必有過人者久之得所謂濟南議稿讀之迺益知
其人信子文非阿所好也聞余以使事止濼聞諸父
老口述德政娓娓甚備則議稿所載又特其梗槩爾
今觀諸君子之作翕如燦如殊調同美真有情弗能
釋而辭不可已者噫此豈察察其智煦煦其仁取說
旦莫得致執昔鄭僑不聽然明毀鄉校固曰其所善
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濼士素
醇謹吏有不善不共非議即善思而頌之如李公者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九
往亦不多見李公行矣郡人之思無亦曰懼難其繼
乎夫使後公者知士論果不可誣而德化非襲取或
者有所慕不敢不勉有所憚不得肆孰非自得師執
是李公貽澤于郡也益無窮矣李公名實加於上下
當代所屬望行入佐 天子澤及海內天下歌咏而
傳頌之不獨係一郡之思然吾觀漢朱仲卿少時吏
桐鄉有思其民民敬愛後屢遷至大司農列九卿矣
卒惓惓於桐鄉至謂後世子孫愛已不如桐鄉之民
也則夫李公之於濼豈遽能忘情於蓋濼固李公之
桐鄉也

山東歲考錄後序

霽寰先生校藝禮闈蓋士僭謬預系錄焉固亦曰是
不詭於程度庶幾有以立也今十有三載碌碌無尺
寸效徒守鉛槧靡所著見自顧安副知己者念之愧
汗浹踵矣夫茲錄也咸先生所與進則謂六郡之傑
特者非乎士生孔孟之鄉文學天性遺 當代右文
密邇 聖化滋久又得名世大賢如先生師表其上
使人人知所依歸此其彬彬興起能以本業自見亦
奚足異迺先生所望于諸士殆有進乎此矣叙稱歐
陽文忠公崇拔渾厚士習用變考其時若曾鞏氏若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十
蘇軾氏此兩人者皆出文忠公門其始並以文辭受
知卒所自就咸是不朽夫斐然成章不知兩載孔子
憂之士自期待即顏冉具體猶曰姑舍是今先生力
起斯文固何異歐陽公矣顧士或空言是操乃甘處
鞏與軾後則謂之何僭懼吾黨之士復蹈余愧也書
此末簡願相與共勗之

題北村劉公歸省贈別詩圖跋

右襄垣北村劉公卒業成均歸省同會諸公贈別詩
圖也蓋先大父與焉當成化庚子諸公並以禮經
計吏僕公車思友天下士相與為文會北村公尤愛

先大父遺子執經受業則文安公也文安公甫釋齒
先大父業奇之歲甲辰永年姚公邯鄲謝公登進士
諸公下第先後歸省因相與繪圖八各賦詩言別厥
後惟北村公舉弘治庚戌進士筮仕高密令時時過
濟南訪先大父輒為留數日慰勞如平生歡登堂拜
曾大父審理公執通家子禮甚謹已未文安公進士
及第官翰林則先大父歿不及見也圖中諸公攷德
州誌載傳公官至府同知慶雲張公耀糾任公嘗宦
山東過先大父冢吊哭盡哀先君八歲失怙彷彿記
其事道之餘莫詳其出處矣北村公官至刑部員外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十一

即以文安公貴贈南京吏部尚書先大父墓今上
覃恩亦贈禮部尚書無學士余家所藏諸公贈先大
父詩圖無武昌陳公以下五人而北村公詩獨七言
古體意尤顯切文安公仲子戶部郎中仲恭篤世講
之誼數過余語父祖時事因各出家藏詩圖觀之仲
恭更製新圖具錄諸公詩及叙而虛左方授余列識
其事余重悲先大父負奇砥行見禮重一時海內名
家竟齋志沒世識文安公稱齒奇之至公擢高第為
國上卿樹勛名言卒驗而不及見也俯仰今昔為之
愴然乃僭述所聞知授仲恭歸藏之後之覽者尚益

有感于斯云

經史直解序

宋儒程正叔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
誠冀以感動上意其為說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
之人主嘉靖壬戌秋臣士儋承乏侍 今上講讀
裕邸四書自孟子尚書自泰誓每先期撰直解進

覽至日偕同事者更番進講以為常明年講少微通
鑑節要如經書儀尚書講至泰誓畢臣士儋復專講
堯典舜典大禹謨仍間日講通鑑如故 皇上天啓
容資日勤聖學雖風雨不遑免臣末學寡陋無能裨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十二

助萬一惟一念誠敬竊附昔賢不敢頃刻怠忽凡關
君德治道必辯析開陳冀有悟入大率直致不文淺
俗易曉至理剋興亡之際禱祠土木荒淫奢侈及權
姦女寵宦寺貴戚之禍尤惓惓三致意焉不憚危言
激詞賴 上聖明俯垂聽納不以為迂亦不以為厭
也隆慶改元 上登大寶首念舊勞特頒厚養且屢
手勅原講官今翰林院侍讀學士殷士儋陞禮部右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疏辭不允未踰月 詔進階
通議大夫賜 誥命臣祖父母父母妻皆受三品
恩尋以纂脩 世宗皇帝實錄 勅充副總裁同日

勅舉經筵充經筵官仍日侍講讀尋改貳銓部兼翰
學照舊經筵日講伏念臣一介草茅遭際 聖明數
月之內寵任存加 恩眷隆渥自揆庸陋日切悚慄
比緣喪內擬請告戒裝數篋中得所進直解舊稿蓋
散逸不存殆過其半惟書二典幸完秦誓以下及孟
子僅三之一通鑑僅十之五耳乃付吏錄次成帙歲
置家塾因備述 皇上恩命揭諸首簡用見微臣一
時遭會之幸猥以章句末勞謬叨過誤之 恩超格
踰涯 聖朝加意儒臣優厚若此俾後子子孫孫感
沐 天澤無忘所自誓竭忠孝永圖報稱于奕世云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五

十三

賀吉長史貤封監察御史序

國家勵精考課尤重推 恩之典故親以子貴雖常
布得如子官若父秩故貴於子也得因所有秩授之
階蓋功賞存厚風天下以崇孝也然非滿秩奏最罔
預非其親質行亡議即最不濫及也所以惜名器儆
有位云開州吉公以明經高第起家二千石歷諸王
長史位在下大夫矣其相鄭也 王上封事觸忌諱
天子以為非所宜言 詔梟兩長史奪職歸是時公
之子淨甫尹洛川秩滿以治行徵例得請貤會使者
雜治鄭宅事竟廢勿王論且洵洵危司封不敢為請

公亦自以遭 主上仁聖需曠蕩之恩得返初服甚
幸且始願不及此戒毋聞也既而吉子拜御史有聲
臺中故事巡按要職非歷試不即遣或所筮仕地得
引避勿行迺吉子按山西實始命繼按陝西又不得
以洛川縣蓋二省重地非它方比故踰格 命之謂
非其人不可也其見推重如此在陝時以所部職難
詔賜祿一級事竣奏三載績御史大夫天官卿皆著
上考焉乃上疏陳情乞移已所宜蒙加恩其親天官
卿為列其狀即報可於是吉公封文祿郎監察御史
公配封太孺人從子貴也御史猶郎官視長史品秩
綏然體貌權任重輕相去遠甚公及孺人壽考偕慶
並膺顯錫信至榮矣而公起危疑放廢之餘再承
天子休命清階華秩輝賁丘園多繡恩綸光耀嚴整
不尤異數哉初公與弟萬春同時刺大郡隴西並著惠
蹟時比馮野王兄弟至家居篤行醇謹子孫遵教無
敢以貴驕人者又方諸萬石君父子云殷子曰余識
吉御史于朝覓其馴雅不自崖異知其君子也觀山
陝所條奏侃侃知大體不激不迂至諸論刺必察衆
惡好未嘗有所徇附此尤今時所難也益心重之及
聞張國子九仞述吉公為人然後知吉子之賢有自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五

十四

也國子往為余言嘗衛問蓋多右宗率圍奪相長雄
居者弗堪至有穎水之謠焉吉公獨深憤其事惟恐
聞之曰奈何以禍敗為燕貽計也噫若吉公固遺之
以安者耶國子觀城人與開最近且姻戚也故知其
詳又言御史子伯從弱冠為諸生績學有文名科第
可立竣也然則吉氏世德之盛天所以昌其後者誠
未可量哉

送許殿卿移守永寧序

往余將使汴洛殿卿時就試大宗伯至也餞余河梁
賦詩贈別感契濶之靡常重悲知遇之難焉後竣過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十五

歷下則殿卿既誦春試謁選天官卿矣余寓書李于
鱗氏勸止之不果遂往守趙州云蓋于鱗素善殿卿
蚤歲俊傑相命期邁會崛起澤大流施自余童髫心
重此兩人此兩人慎許可獨亦推進余忘年與游也
趙繼輔劇郡直諸省孔道長吏日奔走祖逆不暇仍
歲大侵第豁蔽野部使監司爭亟疾操切是事而殿
卿方務豈弟不汲汲簿書期會間又不能飾厨傳稱
遍使客意坐與世近見謂不習事竟有永寧之遷按
永寧於貴州寔古荒服地蠻獠雜處法取羈縻不可
以內地治也守雖命吏權任殊矣方今 盛時賢俊

卿用抱一藝者畢見甄錄才如殿卿進之不獲奉

清問對 大廷以彰 臨軒得士之慶其次不得服

采立 朝少試其有為之績區區長一郡混迹塵鞅

中不見推擇至後効改秩詎抑甚矣又隨牒萬里外

使與夷落為伍信所謂數奇者耶士大夫平居高譚

詭絕物表自予大觀無論身值困躓即僚儕相與名

位後先猜間百出矣非其識弗至所養殊也殿卿負

奇不偶知者所同惋惜然且引咎自安忘其阨塞殊

無幾微見顏面此豈獨其識過人哉殿卿於學無所

不窺尤好莊生言其文亦相類詩冲澹有古風致吳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十六

郡王元美少年貴胄也以俊才取高第方與二三大

夫稱詩談古文睥睨朝士少所稱舉及見殿卿李生

所輒傾身內交驩甚恨相知晚也自是諸賢豪文章

人又多知殿卿爭識其面戶屢日滿其行也連編累

什名家之贈言溢歸篋矣昔太史公南遊江淮窺九

疑浮沅湘足迹且丰海內卒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

之變垂世立言用以不朽近代王陽明先生倡明心

學懋建勲烈是謂名世亦自以多所得於龍場之謫

殿卿今躬歷其地想見其遺風思所以追踪古人以

無負一二知己期待之素則夫多其閱歷堅其動忍

蓋莫匪天之玉我於成使大其受也而又奚憾邪向
令居趙時一切鑿枘於世投嗜逐好即躡聲譽躋通
顯誠無難焉以彼易此果孰得失乎殿卿必有以辨
此矣歷下薛汝脩與殿卿有婚姻之好趙之行謂余
宜有言今將之永寧齊魯士大夫仕于朝而知殿卿
者又謂余宜有言也既為序贈殿卿且以質之汝脩
焉汝脩素博雅士大父黃門公嘗為滇中守最久也
送楊侍御陞紫荊兵備副使序

國初官制內則御史臺外則按察司並稱憲臣勢無
偏重故有自御史出補監司不為誡或自按察諸察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十七

入踐內臺不為驟嗣後歲遣御史按歷諸省糾謬庶
官藩臬長貳重天子命使也常折節下之御史又
持體貌自殊異旁睨諸司亦若不屑為者蓋至是中
外激揚權歸御史威望益隆而按察所職刑獄聽鞠
外餘莫得顯斷迨其叙遷亦隨牒族恒調希見優異
矣故御史積勞率日幾卿丞而外補憲副往往不無
舛望噫豈建官之初意哉副使主贊厥長分典邦臬
兵備則開府重鎮凡兵民急務多一切便宜裁決視
它副使職專也其在畿內郡縣不置省臬獨於關輔
要區特設憲臣為兵備雖秩假外銜而任非參佐蓋

視它鎮職又加重矣紫荊關在保定郡北距雲中上
谷邊塞僅數百里虜歲犯順輒窺諸隘憲臣尤不可
一日缺也今歲夏捕虜生口得虜約諸部蒞期大舉
入掠狀邊吏戒嚴秋七月紫荊憲臣急缺中外洵洵
咸謂冠在門庭政無統一非近自內除則緩不及事
非素重臣有才望者恐無以填撫弛懈圖變倉猝冢
宰難其人周視臺省諸屬曰莫若楊御史矣遂舉可
山西按察副使兵備紫荊上乞之賜璽書以行
當是時楊子為御史歷再考久見推重謂不復外擬
也命下眾共駭愕既為臺中惜然以茲任非楊子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十八

果無以副之又為邊竟得人慶焉先是楊子過余問
曰疇昔之夜吾夢大雨震電有巨幟浮海水中冉冉
西來止余舍及有木如表髹堊煥然樹戶外此何祥
也余漫應之曰風霆號令象也抗旌建牙殆督撫之
徵與因相與劇談而去詰朝被命詢之知者則紫
荊憲臣獨受兵符諸異數皆它鎮所未有益信其不
偶云鄉同年寓京師者月有會行則有贈言義舉也
約自楊子寔倡之楊子之行也諸君子既為餞余以
次宜有言余惟利斤不值盤錯人將謂凡治無異也
即有騏驥日奉屬車備立仗無過都歷塊之試誠貴

矣孰知其千里執初楊子行視 內帑察淮揚鹽法
按真定諸郡所至風紀懋著此猶曰有御史之權任
則順舉如指易稱也至其素所蘊蓄領大事而不憚
處煩務而不擾不假權而肅不藉勢而舉者雖吾輩
二三知己深信而私與其緒餘誠未少見人固不盡
知之迺今以戎機要害之區當急遽廢弛之會加以
恒情易缺之遷自非涵養既定得無忝斯 命乎楊
子豈急於求知者然人之欲知楊子且於是乎觀之
矣楊子勉之余將幸吾輩深信而私與者必不謂阿
其所好也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五

十九

送張問甫之樂平令序

庚子薦于鄉余得從問甫後及洪伯時李于鱗濟南
蓋四人焉三君皆宿學時論所推仰余穉歲又寡劣
崛超寒素嘗自媿遜不敢顯附於鴈行問甫亟掖余
齒二三兄弟列罔余棄也迨今語年誼之重郡俗相
傳謂庚子尤獨厚云既先後登仕籍伯時之改績于
鱗之文章並能追媲古人海內籍籍知有二子矣余
待罪館職末獨竿濫無所著見而問甫方抱奇蓄銳
未經有以試也癸丑始就選授房山尹房山密邇畿
下豪右錯居率姦橫不可問民當出租賦若有繇事

即藏匿大姓所公為隱庇吏稍窮竟輒中以危法令
無良去者政務沮格貧弱益不支邑坐救號難治問
甫公廉自持法所必行無避貴近務在摧折彊梗扶
助孱懦按問諸大猾侵小民者誅鋤其尤餘悉股栗
貴家歛迹相戒莫敢犯禁流徙漸來復道不拾遺京
師士大夫識與不識翕然為遊聲譽自宰執而下皆
知房山有良令方古趙張二鮑董宣數輩不論也歲
餘有 詔賜 裕邸湯沐田園在房山時邸中宦者
新貴用事群小依附大肆侵橫竟內膏腴山澤之利
年奪無所饜百姓苦之諸司畏其勢無敢言者問甫
獨據法與之抗 賜額外咸覈正其域界以予民察
姦人遁入馮賴倡厲者痛繩毋少貸諸宦者所遣使
至有所請謁必面折辱之群小積憾過共訐為 王
上書奏房山令誣以遠 詔舉奏且入諸憲武大僚
疑是書詐也乘間質於 王果非 王意事得寢然
自是 王益厭諸宦者所為群小內不自安未旬日
宅姦狀發覺悉捕就逮大者誅小者譴畿內肅清人
始知諸所為不法無與 王事 王不愛誅此數人
以謝百姓仁明益彰中外驩然稱 社稷之福焉始
諸姦盛時矯竊 主令勢焰熏燎出入曹署唯唯如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五

二十

指無敢訾真贗問甫一邑令奮然不屈卒折其姦莫得肆而揚王之德不為所開遏使人心知所維繫固結此其功烈豈獨一邑之利與今海內全盛士喜持高論稍稍臨事率自擇便利卒之禍福所在未必盡如其趨避之私乃甘喪其執是惑也如問甫者誠使當大任臨大節其所建立寧有因循姑息沮于利害不為者執群姦既伏辜問甫名益重然餘黨讎怨亦愈益深當臨知問甫慮卒見中也會入計乃擬調樂平樂平三晉小邑地僻政簡視房山難易殆倍徙名曰左官實暫優逸之行且大其受爾廼問甫不以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五

得調為戚而方以盛名之難副為懼不敢以政簡自逸為幸而懇懇乎閔時憂國之志以不獲蹈難為恥動氣直節不少沮抑噫不曰毅然大丈夫哉問甫行矣余為叙其所以行者送之如此若夫樂平之政固有不俟余言者可以無言焉時于鱗守順德距樂平壤地相接伯時亦新有西安之命既以贈問甫且報二君願相與勗之使吾庚子之見重不徒以交游接殷勤之權為厚也余雖碌碌亦藉有榮問矣

送張國子子翔歸省序

子翔觀城名士蚤有文聲膺貢來京師余以職役獲

親其廷試卷異其作薦之高等因識其人云既卒業成均歷司冠諸曹事期滿升名于天官有仕籍將歸省其親鴻臚柴君子翔姻家也請余言以贈余惟國家取士不拘一途然特重科貢之選士育于庠序積有年所涵養熟而閱歷深薦之春官試于太廷乃得入太學稱國子從事諸司既久然後有出身之階可謂慎重矣故名公賢大夫往往出其間厥後倖途既廣選法益滯邑豪姦姓蚩蚩隸之徒苟以居積雄長輒得由訾貢于能勝衣即附名成均席名器行其私交驪顯貴多所附麗持郡縣短長令長丞尉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五

至氏首受命焉冠裳既溫涇渭混淆老成宿學反以株守寡合偃蹇無優調衰莫一官不復見推異澤宮之制寢失噫豈養士求才之意哉張氏觀城巨族兄弟子姓繼踵儒術彬彬文雅之盛時罕儔匹子翔負奇氣明習體要其與師友論辨世故毅然不少屈邑侯而下事有不決咸取咨焉聞諸豪右馮勢恣睢即一時烜赫心獨鄙之甚語及輒憤疾若浼也里黨雄桀以高訾齒士伍內交勢貴兼并圍奪毋厭子翔數為余道其事謂極重將不可繼其言卒符焉傳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子翔於善惡好惡卓有

定識不逐流俗所趨者如此不足占所養乎雖然士
方其困抑坐論往事率能充類盡義至身履盛滿輒
自蹈所憤疾不少也子翔持論嚴正厥至美矣乃今
名在仕籍服官有期位望漸異于儕類鄉已之觀人
也人且我乎觀無俾後之耻今如令之耻昔也庶幾
不變其塞稱篤信士哉余聞子翔之貢也實以副行
蓋再閱歲乃其期也當貢者知其親老慨然讓之無
異辭夫讓者誠難矣使人樂讓而無難焉此非其孝
謹之實素孚于人不可強致也則夫言行終始之不
相掩豈所以語子翔邪子翔論人少許可獨善柴君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二十三

送徐節推膺召北上序

今制百寮庶府各有專責不相侵踰得循次遷調惟
諫官御史於諸司無所不當問有缺則冢宰御史大
夫以聞登舉郡縣奉職有治狀者參稽亡異議疏其
名請徵詣闕下合朝士之當與者冢宰御史大夫
審辨而甄簡之定假材所宜受俾試厥事覆覈稱任
始真界之蓋慎重執然士自內遷率閒曹恒秩不涉
習世故卒肩鉅負往往闔於幾事縣令長涉歷矣又
以奔勞塵鞅多所詘抑日事逢合氣志銷蕭鮮守正

不奪之節一值利害尋枉尺直自予通適國是奚賴
焉推官理一郡獄事明允自我職易稱塞實兩臺耳
自乎寄時受檄按行旁郡視吏治燬惡問民所疾苦
其閱諳既深催科供億匪其任被誅求亦寡潘臬太
夫每折節相下郡守倖咸見重茵馮間動罔撓室故
敢言之氣必為之志培植特堅隨試輒效亦其勢也
夫古豪傑無待猶興士所就非必盡然然大致或若
此矣今歲丁巳諫官御史缺員大臣如故事奏徵天
下治行最著入補之當是時憐野徐君以濟南推官
名在徵籍中間命趨駕行有日濟南守劉君偕同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二十四

寅諸君榮其行謂余從史氏後屬有言為贈余得請
歸侍蓋郡中士大夫若父老數為余道諸君治郡政
蹟聲靈可述並稱一時之盛余以故知諸君其稱徐
君曰嚴不涉苛明不迫察斷獄耻為鉤鉅迺得情常
片言數平反枉滯見法輒取未嘗嚮監司意旨與俱
下上諸所論報即重辟皆自謂不冤它郡訟久不決
咸願移徐君質成也當道屢以最聞必首薦牘且制
行謹厚不為矯亢而貞確有守人敬服之信斯言也
此不謂功實君子哉方今南北歲警民苦騷繹大裁
後百費蠲興調發徵科使者冠蓋相望海內多事識

者為之隱憂 明天子神聖綜核于上百司執事畏
畢自救不贍無暇論繩墨之外所恃嘉謀讜議為公
家忠計不曰諫官御史事乎夫持體貌快恩怨毛舉
瑣綴便文以自營人知鄙之矣或乃膠一隅之見不
復計當否求美觀聽徒為執事者病是亦無取焉所
貴老成長厚識治體能持大節其充養翦素故能斟
酌時勢劑量急緩知無不言言無不當防意外之變
建萬世長策使天下陰享其安利此固大臣所亟欲
推轂 明天子朝夕拊髀而思者也若徐君謂之其
人非耶今冢宰曰秀水吳公今御史大夫曰吉水周
金與山房稿 卷之五 二十五

送李戴守陞藩府長史序

漢分王同姓許自辟官屬漢獨為置相率貴重臣往
國中事無內外相咸得關決王有關失輒舉漢法從

旁揀正不則具列其狀以聞以故多見敬憚或自王
國被召入為漢廷公卿如平陽侯參自齊相遂代蕭
相國入佐天子韋玄成以淮陽中尉為少府歷官丞
相蓋竟漢世遞遷為常我 明稽古定制大啓 藩
國國設左右長史職比漢諸王相 高皇帝制曰長
史之職王國一切事無不周知道王以仁永王之國
如是者良執當是時長史之重與廷臣等雖內置宦
署不敢預政事無所侵權其有才德著聞往往起拜
顯陟未終棄也今訓典具在不聞它有微據迺事勢
變異視 祖宗時有大謬不然者識者恒扼腕焉夫
金與山房稿 卷之五 二十六

貂璫近習本侍 王起居掃除是共然 王所朝夕
與參斷大都若屬顧之勿論國中庶寮即 宗室子
姓若國姻戚戚氏首受顧指亡敢亢長史取充位而
已平居道非鼓厲矯虔敘攘坐擅寵利事聞又以無
輔導責莫之譴何而官以輔導為名或積歲希復召
對謀議無所咨訪終其身靡遷調之望雖懷賈董忠
益末由自見迺有故輒歸難顧安所創艾乎潞安秦
上黨郡史稱其地險固其民堅忍其俗節儉其兵勁
悍古今要害區也 潘建國百七十年自 簡王來
本支茂衍今為陵川諸府且二十鎮國而下計二百

餘矣其不能一一恪法守禁勢也此非藉良相啓沃
匡翊使人知自愛曷可文法齊於當漢武帝時貴幸
用事宜莫如大將軍青與丞相弘汲長孺方以鯁直
取疎外卒之淮南所憚謂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者顧
在此不在彼則聞望重輕又不係委任權勢間矣余
嘗以為撫巡命使藩臬郡縣守臣蓋與國僚鈞屬
綏靖之寄彼怙寵干紀者吾不能少為裁禁或反與
狎結而獨抑王之輔相過侵下之示自責倨此甚無
謂迺王之輔相或沮于慢易甘蹈棄絕後旅進退為
持祿徇位計不復知振厲亦非也李君歆名士初刺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五

沅州實督府若兵備臣駐節地比貳濟南又附省首
郡視象泰安歷城皆繁劇之衝所至談笑處之不見
挽室蓋誠有足重者聞今王博學好文多所觀詩
書百家語樂親賢士大夫豈以其帷閣壁壘縱之頗
國主斷加縉紳拂亮士上也矧明天子允迪成憲
旌賢賞最不遺孤遠王臣之賢者每益祿增秩無湮
沒不獲自見有若李君之賢則優隆之體不次之遷
盡如國初之舊孰云不有待而復邪李君聞余言還
辟再拜謝不敏曰僕弗稱是懼餘曷敢與知吁是又
足知李君矣

送董克平之任六合序

皇明宅鼎二京婉周岐洛留都肇迹啓圖又本根重
地也六合據江以北舊屬邑廣陵國初改隸應天視
古近甸控引淮滁擁綏襟帶實要區云官不置丞尉
省也往予聞人言六合民馴務寡訟無繁牒歲無逋
課長吏少知自愛不苛暴率以治符聞遷代去民有
俎豆之者噫豈淳樸漸濡幽都豐鎬之民風教獨異
則不難治邪抑勸厲所先思共副德意吏固易為良
也信至化感人不誣矣陽信董克平氏少叅東樓公
子也弱冠文行卓然聞譽籍甚會今天子更化詔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五

郡國歲所貢士勿以年其惟賢者能者將異等任之
是時董子為諸生寔自邑中裒然舉首偕計來京師
卒業成均所知交皆海內有名士既省試數奇乃出
就天官授六合令將行同鄉諸公與余謀所為贈董
子者余惟仕以行義一命而上孰非吾效志地邪乃
至軒輊外內薄視守宰豈不曰郡縣當詘體監司則
動有牽綴民志狡偽且日乘吾間未易卒乎斯郡縣
之難與顧君子知自樹立耳盡其在我上獲民治豫
安往不立執昔董子嘗侍東樓公於高平矣高平之
人至今誦董公德政不容口廟食其地民蜡臘祈報

無忘也夫高平三晉劇邑號不易治其去堯舜風教日
益遠有藩集諸大夫監臨之皆令長所宜賓下視六
合宴室不較董子以所親炙於高平者徵試其緒餘
即投艱置紛將罔不宜於六合矣有執吾嘗與董子
語觀其抵掌談天下事聲疊不倦知其自視誠重欲
有所會其度思用其未足也士固有以資沮其志者
謂上之人將以是卑我也謂下之人將以是易我也
靡然棄其所執不自脩潔此自卑而易耳豈所與論
豪傑之士哉郡縣寄百里之命與天子共理亦已
重矣漢世良吏大抵自畿輔邑召者居多或褒顯柄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二十九

贈高苑葛侯擢倅河間序

余家世業三禮結髮友齊魯士則濟南張存智樂安
趙德光並以經學相推第時張白言禮青城邑中有
聲亦相聞也余謬錄于有司而諸子蓄奇抱偃蹇復
十載余日有厚類歲已酉始同與計偕問之則皆高
苑葛侯所簡也六郡經生無慮百數輩監司郡守倅
各欲有掄報與薦士限于制額蓋不能什一葛侯倅

邑新令所簡而錄者過半焉又皆異時知名士哀然
咸出其門無留良者亦曰盛哉苑士不預賓興殆逾
三紀侯思振文教身督課之尤奇兩張生謂非久下
人者希稷果同諸子領已酉薦壬子希召繼之侯皆
樂觀厥成士嘗患無知己或迺謂士未易知一何相
遇之難也侯治苑再逾考有令命去苑矣諸子不遠
數百里刻期趨苑與希稷昆季共設祖為別衣冠尊
俎獻酬極驩興離索之感申贈處之義師友聚樂之
盛誠一時嘉會也余未及識侯讀嚴文學璟紀侯生
祠碑述苑治行古循吏不過也至觀諸子之愛知想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三十

禮焉庶有以教我哉

送張時晦陞簡州貳守序

南昌張子時晦少宰東白先生其大父也先生在翰林當成化弘治間與二三君子倡明正學崇勵氣節及晉宮端請經筵講太極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無講孝經小學孝皇嘉納亟索太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弘治乙丑會試天下士上於宮中祝天願得真材資世用特命先生典試事是科得人最盛迄今傳誦焉余不佞待罪史職後獲覩累朝故實景行往哲竊慕先生為人恨生也晚不及金輿山房稿卷之五

三十一

風教猶知道義自律恒蓄不逮之耻而況其先祖乎古今著姓即疏屬遠裔少不修潔人且厚望之曰此某某之後也今若此况親其子若孫邪故地胄可懼也不可恃也夫省總六郡吏民州寄命百里以省視一州州為小理官司鞠斷責專而不咸州有農桑學校錢穀刑罰百責是萃以理官視州州為繁同為方岳幕屬事統于尊權任無嫌相軋均負親民之寄則接上臨下動涉形迹勇于任事或忌其侵權而暴長遜以遠嫌或疑其誣難而觀釁猶之為貳也理官之副視州佐難易又殊矣方今倭虜騷擾諸省困于兵餉計獨蜀樂國是州土厚水深民和俗阜有鄒魯風成都不如也蓋自古記之邇歲疲採木之役頗稱煩費不知視昔所云奚若竊意勞來休息宣德化萬里外迺惟謹厚長者識大體是宜不在齟齬簿書儀節之末也時晦兢兢先業懼墜其家聲其才無所不宜必能善厥官顧余猶以渾厚敦大之治為望豈謂時晦少此誠計今治蜀莫此為急時易視為迂耳時晦勉之使後之論者知名賢之後所就果殊視俗吏之見萬萬也於先生不益有光哉噫余止人也又日守文墨其語治蜀徒遙度臆說則謂之迂奚過然要之

三十二

時事則云云者豈獨治蜀宜哉即用之治蜀或亦非盡迂也

送松涯先生郭公任廬州別駕序

今歲當天下述職之期銓部既答汰群吏如故事復舉治狀異等者請踰格超陟章輝惟允人知勸勵咸樂奮庸自效士謁選且千人太宰審拔其尤特獎策試之大致謂牟生盛世遭遇明天子更化善治獎恬抑競表廉平紕貪肆千載一時之會茲出而仕有不立志宣猷古循良自待是上負清時下負所學也令各條列厥志若猷以對以所對策甲乙授秩自府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五

州縣長貳有差當是時濟南松涯先生郭公名在高等授直隸廬州府通判按吏通判設官始宋乾德德五季藩鎮之弊置儒臣臨制之號稱監州詔諸公事並須會議連署乃行雖六百石常與郡守二千石鈞禮所部州縣百執事體相臨攝吏治減否職事脩廢得顯檄督課罔不奉行惟謹厥任隆矣廬州古廬江國地大以要寔淮右重鎮志稱俗尚淳質我聖祖肇基是地密邇濠泗方周雍鄰為中都三輔故征繇常賦輕減視它郡不能什一民醇訟簡政務易集無牽綴沮格寔稱樂土夫仕貴有志與猷耳果誠心

直道行之崇庫難易煩簡亡論也矧盛時隆任又樂土執僭毀齒就外塾先君子為擇名師不憚一歲五易已乃卒業先生之門竊見先生沈靜簡默言動起居咸可矩法其教人惟敦本尚實切問近思固記誦藻繪是務故闇劣如僭獲執經侍函丈幸不墜先世遺業夙夜兢惕惟恐自底弗類貽辱師承粗能免于卑戾先生訓飭力也先生自嘉靖癸卯領鄉薦入試南宮不偶未嘗用得失為欣戚性狷潔寡交游日惟深居危坐究心理性之學旁及養生家言各窮其旨要篤信而勤行之毀譽勿恤焉李學憲于鱗方請告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五

家食杜門謝客人罕接其面顏獨與先生相過從語終日或至夜分乃已雖所見不必盡合然意氣相得驩甚也傳曰有不為也而後可有為如先生者其志若猷何可測量耶誠心直道先生所嘗以身教人於式後進者今聖君賢相方側席求之他日將復嚮咨共理之良表徵拜風勵有位使海內翕然頌得人知必自先生始矣齊魯士大夫宦都下者素重先生名於其行謂宜有贈言乃授簡小子僭小子僭謹拜手述所聞為叙准倅張子曜如先生素所許可其治淮用異績聞令以家艱歸先生過里中間之廬與

淮隣壤必舉所嘗試者告先生當亦與僭語合也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終

金輿山房稿卷之五終

三十五

金輿山房稿卷之六

濟南賧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陸世忠校正

紹興孫 錄文秉

鄆陽劉應麒道微 同訂

序

壽柱國少師李公序

歷稽國家文明久固之期皇天篤祐則福徵必應之
孕靈毓德類不徒然鍾祥召和悉以時至皇辟之代
金輿山房稿卷之六

景星慶雲必見于其國麒麟必于其郊鳳凰必于其
庭此其烈也若令元相李翁非當代所稱景星慶雲
祥麟威鳳用瑞我 國運之盛炳朗耳目者乎夫學
莫尊於聞道仕無暢於逢辰勲靡大于定國孝極遂
于顯親澤最永于昌胤名孰華于全身斯六者天下
之至美具也而無者蓋歉翁以天挺之英體金玉之
質蚤歲聞道宅性命之源契天人之秩然率不言而
躬行視其外恂恂粥粥一不以揭諸人何其真也丁
未之歲與計偕來受知 先皇帝親簡拔之為子大
夫舉首置諸翰林不二十年爰立作相受顧命之言

彌成 今天子維新之治隱翊默贊廣 朝廷之德
意數寰海之醞化使內外遐邇晏然慰其樂生之心
此其勲在社稷金匱石室能志之又更僕未易數矣
翁自以邦城牧寧四鄙不聳 君明臣良庶職其凝
朝家無事已得以襲明農之請而又貴至幾望父母
春秋高不及時乞身奉朝夕養白華南陔厥誼謂何
迺屢疏請老 天子以為非所宜許也疏上輒慰藉
留之凡五六上疏最後曰臣所為求去者迫雖奉
陛下款款至恩使臣嗚咽辭窮然久戀崇階而忘父
母心知其不可惟 陛下憐之於是 上不得已且
金輿山房稿卷之六
聽翁去賜乘傳以歸而諸所以優之者備至茂以加
焉傾都出祖相與咨嘆 主上之待大臣禮甚厚而
又相與嘆翁之去漢所謂東門祖帳何足豔慕也蓋
是時翁之父封少師翁及母一品太夫人皆年幾八
袞筋力矯健不殊少年而子孫玉立森森稷稷已見
其曾玄仕者執匪懈之節他皆說禮譚詩稱其家兒
昌熾不可量而翁又保有令名終始無闕德福之備
若此或曰夫四郊之霖非膚寸之陰也聞李氏世澤
茂衍而儲德昌此徵也夫或曰翁實善之矣夫德周
于身澤周于天下持身不顛何福不來余曰客言盡

之乎謂翁之善之也者身之慶也謂世澤茂衍有宗
之慶也盡之乎未也余以為世治則海內多福海內
多福而治愈隆試屈指古今稱元老而舞翩跹樂父
母者幾人麟趾振振至見其曾玄者幾人涉海不濡
登岡不泥閱世久而無訾者又幾人夫若此慶也而
又以為 天子宰相者得之斯所謂景星慶雲見于
其國鳳凰于其庭麒麟于其郊者乎漢萬石君休于
祿養二子丞相內史皆以孝著天下唐郭令公諸孫
數十不能盡識宋文潞公宿德耆老名聞四夷皆在
三朝盛時開氣運之隆萃造物之秀為邦之上積甚
金輿山房稿卷之六
矣翁之似之矣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盛哉
戊辰會試余從公後字校士之役令諸士列朝且百
人乞余言為公壽會太史羅君一甫請急南還屈公
降轍之期躬謁公廬致同榜諸公之意余為具此又
賦既醉之五章松高之首章觀翁之壽斯世斯民福
澤于無疆焉無何 主上且召翁翁且無以會耆英
為念也

壽師相陳松翁六十序

皇帝在位之四載九月二十日為少傅松翁降轍之
期歲且六十周矣翁年三十成進士又三十年歷令

官考一品滿誕期未屆而諸學士大夫謀所以觴翁者冠蓋相望也僊翁所取士而翁之子編脩君舉戊辰進士者又僊所取士於是相率徵言侑觴而會翁且先茲引去僊之事翁最先固宜有言矧以諸君推而使之言又當遠違其何辭之敢叙曰在昔殷王高宗舊學于甘盤既乃弗顯恭默成宅用集傳巖然後聖學克成鬱為中興何君臣始終之遇若斯之難也有如甘盤而存爰立非後又若形求天下而未有以肖者則中興之理其胡可庶乎翁之事 今上也以龍潛時每進講色甚莊吐辭洪婉旨趣旁暢納誨輔

金輿山房稿

四

德者蓋九歷寒暑無輟焉比于甘盤久矣翁既服官久閱天下之義理多直亮以陪翊 上甫御大寶游加寵恩晉登元寮光輔新命翁業以師臣自任念雲雷之際經綸伊始先以十事要說已乃憂時慮漸願早見德化之成是以有四事之疏自靖之義畢奉身之節舉然猶曰退不忘君是以有令茲六事之疏夫四事者默留 聖衷中外微聞不可得而窺矣他章章建白豈不人舉其詞而家享其利者耶弘恤王職維置法物若畦分畛列燭照而數計也蒞任贊時職思其憂若痼瘵之在身不可少選寧也而惓惓於

主德幾微之間國家盛衰之際若定志攬權之議不收一切之功不採一時之榮又何計之周而慮之遠也蓋若說之納誨者三垂示永久可當謨訓可不謂至忠乎嘗觀翁立身行己之大者翁天下之至公也客有關白庶政者投謁而胥之入逡巡而與之語可耶否耶一付之輿論而無少市恩賈譽顏面于其間澄朝風于沙滓培士槩于凋謝職斯之故矣嘗言吾星入禁門肝歸里第閭門有不跡而心俯仰再周於海內幽仄之間家人有不名而不敢頃刻忘士大夫賢不肖之籍終日言而未嘗言終日為而未嘗為故

金輿山房稿

五

不可得而親疎者翁其以之既而令子鳳憲詞林海內豔慕而翁亦不色喜曰吾故未有以報吾不知吾子何以報是以跡在周行而情歡在野任真推分澹如也頃者懷居寵之思明止足之義乞身之疏至三四上雖天語眷留而請去愈力蓋於是而知翁之於器誠未有極矣夫負大羽者培風負大舟者培水言所憑也翁雖遭昌會而驟享衢耶即平生所學未嘗究萬分一耳功大而所取小操博而所欲儉此適以徵其器之無極也昔三代佐命之臣詩書所載率多黃髮黧背老成之士今翁既舉甘盤傳說之任兼載

之身矣而歆然若無是以主上第不得已且聽翁
去然懋典崇秩優禮隆數所以慰藉錫養之者若恐
不至自僭所覩記以來未有如其儼者帝心若此
天意可知必將為翁駐大年以稱明主倚畀之意
為社稷生民壽其不可信乎其不可信乎詩南山有
臺著之矣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
期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樂只君
子保乂爾後夫翊戴匡贊大勲也恩浹無垠廣惠也
太常鼎彝鴻名也昌胤引殖篤祐也遐不黃耇鉅筭
也天人雖遐志意不爽此所謂符契玄邈持右而取
金輿山房稿卷之六

之寄者也茲特少需之耳元老來歸宜不終日某又
將率諸門下士頌壽無疆矣

壽封君駙公八十序

天子注意儲饋稍采計部議遣重臣脩舉天下塩政
大中丞劉泉駙公寔自臺端膺簡任諸撫臣開府要
區出督兵食第假憲秩例不與內臺事或自內奉
璽書以往輒解臺務無得兼者公之行上特命仍
故職由畿服列郡齊皆准浙塩貨所產舟車所通地
且半海內舊設御史轉運使分督之者咸就而關決
吏治民隱即塩政外它亡所不當問蓋殊數云今歲

辛酉公三品考績得推恩大父母錫誥命並視公階
時公父封君瀛翁致光澤政歸老且二紀壽八十春
秋矣九月二日初度辰也於是公自浙中乘傳還秦
所賜誥稱觴拜堂下夫士一命而上展采自效祿足
逮親皆所歆願或羈官守末由朝夕左右則歲時伏
臘不無此帖之感劉泉公盛年鼎貴位九卿而封君
壽考無恙綸寵洊至皆身被之又躬觀馳典及其所
自出延賞之恩光耀奕代至榮矣方公之以王事來
歸維桑與梓悉隸按部守土吏爭負弩先驅四方
冠蓋之使駢集里門肅肅候命惟謹公而就子舍旦
金輿山房稿卷之六

莫上食飲承顏色無輿傳迎致之勞而安享宜邸之
奉不出庭祀坐策軍國至計愛日之誠靡盬之義獲
交盡不廢茲豈非臣子極遇希世之慶事哉昔漢萬
石君既老諸子皆二千石孝謹聞乎郡國郎中建內
史慶尤貴知名訓飭愈益至慶卒為丞相封侯和帝
時張酺位太尉矣父常居田里時一詣京師適會歲
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爵致其時慶等事武
帝後醇謹克位不能有所匡言酺當永元間微知規
諫事功亦無足述者猶史冊所樂道如此方今天
子明聖非兩漢比劉泉公夙荷知眷言聽計行所遭

邁視昔遠甚且碩德重望朝野攸藉方盛未艾所以
光輔太平毗贊至化以隆雍熙悠久之治者始為之
兆榮名備福顯揚其親貽之無疆之休殆不可量區
區二氏又安足疇假邪公喜推轂善類自為御史多
所汲薦往往顯名當世封君之壽凡門下士無間遠
邇咸有頌述效慶祝焉亦公誼也侍御漢樓劉君自
未第進士為公所甄識嘗特疏舉之居臺中日侍籌
畫感知遇益深屬出按東省廼為余述公與封君世
德之盛因徵言為賀余雅重創泉公又侍御之請不
可不辭也為序之

金輿山房稿

賀封御史孫公六十壽序

孫公致寶抵政歸十有七年矣嘉靖乙丑子叔孝任
浙江道監察御史三載考績得推恩封如其官時
叔孝按畿內諸郡滿歲受代復有南畿之命便道
西歸奉 聖書壽二親于家明年丙寅公春秋六十
甲子某月某日懸弧矢辰也叔孝駐節淮南不勝陟
岵之感馳書問余所為壽親者寄瞻雲遙祝之意余
與叔孝有一日之雅以故稔其家世寶抵密邇旬服
公善政遺思著在古碑迄今士大夫間類有能道之
者雖未獲望顏色接緒談觀叔孝直諒端恪足徵庭

金輿山房稿

九

訓又質諸所習聞信其為古君子無疑矣始公治寶
抵專務以德化民崇禮教課農桑痛釐科擾習弊儉
泊自甘一介無染即上官按寶抵所供饋廩粟庖向
僅僅充用無無物上官雖不憚亦矯情歎許稱古道
古道云郡倖持御史臺檄督察諸屬邑怙勢取賕
邑令率致厚賂寶抵獨不賂且正言折之其人怒公
竟署下考免官之日行李蕭然百姓扶携追送絡繹
于道或持錢物為贐拒不內則競投置輿中泣拜而
去後叔孝領鄉薦如京父老聞之具魚蔬就邸中問
公起居無恙咸額手稱慶又相率為立祠歲時饗祀
惟謹吁古所稱循良吏所居民附所去見思謂公其
人非乎夫士守道自信試不竟厥施或憂歲困抑動
忍既久則福履亨裕終於焉萃之如天道陰厚之者
蓋理數之自然也往叔孝為余言公幼失恃遺孀母
寃雲委曲承順卒得其權心居官甫二載歸守先世
田廬杜門課子足不履城市緼袍蔬食晏如也叔孝
既舉于鄉猶督教甚嚴不令一御綺縠白居官清苦
當自未仕時定其志故叔孝令處臺中清操介節凜
凜著稱有本於有本於余惟子之事親非名位榮顯
之難亦成其志者難耳公行已不愧古孝廉而所值

不偶其被恩封躋遐算造物者默眷而篤祐之固既定之天弗與矣仕能使其民愛戴思慕至俎豆之逾久不忘而當其時一迂貪夫輒見中不白臧否倒置乃爾懷世道之慮者殆有深慨焉今叔孝肅將天子明命所按部諸郡縣吏豈無格于資品循良實政開通不獲上聞者乎亦豈無憑藉委任以濟其私毀譽失真惑上之視聽者乎獎廉紕墨營隱摘伏御史職也果能懲往慎今無遐遺無偏聽俾廉平益勸儉壬者亡所售其欺吏治烝烝復古而斯民安享樂利之休豈非所謂成親之志廣其錫類之仁者乎其

金輿山房稿

卷六

為公壽孰大於是記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已叔孝勉之它日事竣歸省拜慶親側問所舉刺者孰據所識拔不見壅遏者幾何人其興革利病平反冤抑者幾何事凡公之有懷未究厥施者悉為公道之此其至樂視煦煦朝夕問寢食奉口體不大相遠哉余辱通家之誼不敢襲世俗諛佞之辭竊推公雅志與叔孝相勗勵如此叔孝舉此寄公公當亦謂余言為知已也

壽葛承奉六十序

德建國當 純皇帝初余曾大父寔授 莊王經進

位審理因世占籍濟南云父老相傳 莊王時中貴如鄧白之良並以文雅繼踵佐 王號賢輔鄧蓋始侍禁內從之國白嘗受業曾大父者也迺今觀於葛君殆行一而功相百哉初君給事 懷王邸用愿謹受遺 嗣王冲藐在疚數陷困殆時君方子特冗散未有握爵含憲之資獨藉信誼周旋其間勤擁曲護卒植維城符當璧之兆用脫危徼獲南面稱孤藩國不致多事傳曰逝者可作生者不媿其言其有之矣昔坎盟敗座掘桐傾據夫皆積恩蠲要甘底元慙詒戚人國讀史有遺憾焉迹君所遭值勿論鄧白即杵

金輿山房稿

卷六

娶之庇藏宗安堅之雪相嗣或者未易差品彼鄭季產孫雅卿輩誠非倫擬矣人主親士樂學前代近臣至相示為戒今 王自膺策君日舉經史從旁啓沃不間又勸建塾徵師儒群尺籍子弟聽受業其中出公稟給脩焉 王上其績 詔特賜金紫固異數識者亦曰不忝云 國家本支茂衍久漸怙侈溢于制年及齊民命吏二千石重界間勿敢元即聞率置不問反抵言者以是益遂其恣睢群宵馮賴倡厲吏民重困兩河南北楚晉之間大都同弊相效守令不得其官往往引去赤子日就頓殫莫為省憂茲豈蕃宣

之義與濟南封建且百禩衣食租稅外里不見侵軼
雖世德所仍亦夾輔匡勅之功也諸支邸少愈法檢
君白 嗣王厚譙讓其左右因相督就歛戢郡吏民
得安其職業無亡徙王國亦與有令聞可不知自執
君茲歲年躋指使二月望為初度會有左輔之陟從
子太學生景宜自京師且歸致觴問余所以壽君者
夫建功非難處功為難天之所置誰能廢之叨天之
功居之不貳介推所鄙也往余見君以夙夜匪懈自
銘其不以建主自多必矣矧諸行率足遠其來暮而
禔後也又奚疑哉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
金輿山房稿 卷六 十二

壽張母周孺人序

孺人大理永漳源張公配令御史惟叙母也其稱孺
人則公御史時所封云初孺人先君永章丘公如齊
逆女允吾濟山川名勝固多所輕覽矣後十餘年以
御史按齊魯撫諸疇形之篇什多感舊之懷焉語
具東巡集中公憲度既飭尤重文教所至進諸學官
弟子親校之建書院濟南擇六郡士就業其中余時
童年即謬見與進檄師儒日勤督課間自省試豐其
既稟備其程約自是書院士繼踵取科第稱得人大

都造就居多當是時渤海齊生完德聚齊生汝賓尚
卿寔同族齊名同為公所推擇業書院中同丁酉鄉
薦論者咸服公知人之明後德聚筮仕沁州守公歿
數年矣沁公里也德聚因得展公墓得以門牆之舊
拜慶孺人前得以通家之誼內交惟叙昆弟又及見
惟叙與計偕上春官得以有司身勸駕蓋自慰也惟
叙既登進士被選讀中秘書余從館職末朝夕與從
事孺人就養京邸余偕齊魯士出公門者從惟叙稱
觴壽孺人時兩齊生未預也明年德聚以入計待選
自沁移邠尚卿謁選授永平別駕會於京師將為孺
人壽則孺人歸沁業數閱月矣適屬念言因惟叙寄
還祝余謂 國家取士不拘一途然惟進士為尤重
服采立朝任雖有崇庫惟御史稱要秩焉今海內所
傳述父子甲科已侈為美談相繼居要秩蓋亦鮮矣
相繼稱名進士稱名御史不亦加鮮哉沁誠大郡
明興以來且二百年策名禮闈寔始漳源公繼則惟
叙爾又先後居臺中漳源公陟位九卿惟叙儲自中
秘皆士論所歆願而難齊者公父子身履其全則夫
造物之篤厚山川靈秀之蘊結信有所獨鍾非偶爾
也孺人於漳源公為配以惟叙為子婦儀母範終始

無間克稱其家聲是其德福隆茂莫可為量不其固
然哉昔蜀眉山亦鮮聞人自蘇明允父子始用文章
顯名當世文忠公幼讀漢書范滂傳志為滂也太夫
人教之曰若能滂吾不能滂母乎幸滂無忝龍舒君
謂齊名李杜不憾也此其期待益出榮辱利害外矣
豈徒如世所慕巍科顯秩以甲第相誇尚以權利相
絢耀為悅乎漳源公文行固慕法明允而名位過之
今遭 天子明聖非漢宋比惟叙以高才承家學登
車攬轡思以澄清天下為己責克成漳源公未完之
蘊耻其不如文忠也不敢不自勉勿問其他則樹名

金輿山房稿

十四

顯親固自有在沁將與眉山比勝焉范蘇二母不得
顯美前代所以壽孺人於不朽益永永無斁矣天下
後世傳頌之豈獨一鄉之人稱羨其衣冠之盛門下
二子感恩致祝云爾邪惟叙勉之余日望之

壽邢母朱太夫人八十序

太夫人令御史中丞邢公母也初公以御史按畿內
例得就養既承廷尉于南奉之南召還為少卿復奉
如京師凡公數歷兩都至令官逾二紀所蓋眠寢膳
間起居必躬必親未始旦夕違也走居京師辱通家
之誼太夫人數為具召先孺人會食極驩太夫人時

過里舍與先孺人坐語或竟日不勌先孺人輒歎美
示家人邢母長余數歲顧視履強健倍余福德非余
及也走亦從公得一拜太夫人堂下心獨念公一代
偉人時所倚重天之篤厚之也信有自云今歲辛酉
仲春八日太夫人八十初度朝士大夫畢賀公維時
御史襄恩劉君寔奉命東巡抵登萊並海過昌邑問
公里馬既還濟南則為余談海上山川靈秀蘊結固
宜有命世奇詰挺生鍾其勝者因及公世德與太夫
人壽祉之盛甚悉蓋御史未第也嘗署涿郡文學公
按涿奇之特疏薦白如某遠大之器即制科中未易
多得宜召對公車必能宣翼盛美明年果第進士歷
官有聲僉服公知人之明既總憲度御史居臺中又
日侍公論議受知愈益深及按齊曹屬歲大侵民多
流徙御史則嚴飭吏治問民所便苦省禁去泰脩舉
荒政務在休息安輯之民賴安堵其治大歸倣公畿
內之舊夫仁者必壽自古記之豈謂身所施予煦煦
必已出曰仁哉大臣以人事君推轂賢雋列諸百執
事使宣布 天子德意用培植命脉保合元氣上仁
壽國莫大乎是歷觀史傳所記古賢母之教拳拳舉
善引類是急者卒之稱述德業蓋恒歸美焉今公得

金輿山房稿

十五

士如御史而齊魯之民蒙其休澤頌聲大作計海內之廣中外百司之衆中丞咸得殿最絀陟之非向按部一方比此其志必且使一才靡遺一職無曠斯慰也公方吐握延攬思廣太夫人德教迺群賢勸功勸翼斷不負公知則百執事之仁孰非公之仁公之仁孰非太夫人仁哉公集庶思以廣忠孝夫人協衆美而成福其茂集慶祉造物獨所隆眷奚足異也公繫天下重望行踐揆席贊大政其柄用且益親其膏澤被天下益無所壅閑所以大錫母德而介之上壽夫安可恒數測乎乃若名位之榮祿養之備世得而同

金輿山房稿

卷之六

者非所與知公又向足頌太夫人也御史聞余言以為然因請序而書之為太夫人壽

壽藩叅華嚴張公七十序

華嚴張公以陝西少叅知致政家居者十五年所矣萬曆乙亥十月四日覽揆之辰為歲七十厥配曹恭人亦六十有九也伯子廩于郡庠仲子魁于鄉薦並以經學見推諸孫森森玉立繩繩繼美而公則耳目聰明形神矯健揖讓拜起趨蹌愈謹與諸客飲讌終日正襟危坐無惰容亦無難色即壯夫弗若也今日里黨豈不多賢有夫婦婉德偕壽自結髮相賓敬如

公者乎有子孫衆多馴行孝謹文章禮度彬彬雅飭如公者乎福履全盛蓋視古萬石君家矣於是里中縉紳若姻好咸舉觴壽公以余辱教最深且忝繚羅之末也俾叙之余惟世之慕長生家者率絕人逃世巖棲谷隱耽苦茹寐庶幾望見安期羨門寺耳不則富貴已極厭孔孟之談聞能言導引服食吐納諸術數輒傾心嚮效冀有秘授此其志非不欲壽其去自然之道遠矣夫壽者授也天所授之不齊也又壽者厚也人所養之不齊也道家者流祖黃帝老子莊周列禦寇其說浩渺非儒者所談達天人之故者莫如孔子其引年之理可一言盡也曰仁者壽傳孔子之道者又莫如孟軻氏其論仁之旨可一言盡也曰仁之實事親是也何以得壽曰仁何以求仁曰孝此固君子脩身立命之原與彼所稱盜啓玄秘謬奪化機不可同科而語矣公性至孝蚤失嚴考奉母太恭人承顏順志必當其懽心駁歷南北所至惠蹟著聞凡兩值內艱哀戚慕戀三載如一日用是純孝聞乎群國齊俗雖稱豪侈執士大夫漸以禮法相規飭則感奮有自焉每談及公未有不心服者曰不有張公何以勸天下為人子者也公雅不觀非聖之書不接方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七

外之士語必信義行必厚恕仕則奉宣德化澤流諸
省居則篤行孝誼俾大夫國人有所矜式寡慾清心
從容簡易蓋自童髫至垂白無間也公於仁道真不
言而躬行矣余方與里中二三子講明識仁之旨自
媿謏劣行履未孚無能感興起每舉公制行可師
為二三子勸呂東萊云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
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
而不浮仁者必壽蓋如此知所以為壽則識所以為
仁矣諸君子既咸聽余言則又曰公偉幹修髯立容
嶽嶽不懈以弛視容炯炯不散以浮遠而望之知其
為有道仁人得天之厚者也即如長生家言公之骨
法亦當仙矣

壽劉母茹太恭人八十序

皇帝御極之二年八月景命天下藩臬諸司郡國守
臣四方蠻夷君長各循舊章稱賀闕下於是少方
伯劉君以入賀行自浙取道奉太恭人還濟南身馳
傳之京已於事而竣將以冬十月奉太恭人還浙屬
陝西缺督戎憲臣上用部臣請特陟令官賜璽書
屬使備邊廊延明年太恭人春秋八十鄉薦紳先生
共議徵余言為壽余即以文戒乎錫類之義自古記

之矣為人子而壽其母猶吾之欲壽吾母也又安敢
以文戒辭余與憲副君夙締姻好得詳太恭人為母
狀亦嘗讀李于鱗所為太恭人具列毛視田廬先君
子之義是急此自唯婦人之性所難母之教得其大
者未及也初憲副君至自京蓋數年所於外矣一日
奉太恭人歸諸宗黨及里中姻婭驩然道故舊憲副
君與諸薦紳先生日置酒高會時即席命題賦歌詩
倡予和汝積而成帙蓋心甚樂之又念太恭人耄矣
雨雪載途奈何與八十之母歷羊腸九折以赴功名
之會彼不能違其母一夕於外者獨非予乎且起家
金輿山房稿卷之六
布素積十餘年致位金紫稱朝廷封疆重臣視太
恭人出橐裝贖田廬以間執諸兄弟之口者孰多間
以此意白太恭人太恭人曰此正爾叱馭日也鄉爾
居即署督儲餉代郡何不以親為解受國厚恩即
往行部為西陲筦鑰制伏諸羌胡使三秦之險不在
重關疊塞而在汝之身吾心所悅也重違鄉土以曲
士末節自許吾何知之哉言未畢而憲副君卜日戒
輶慷慨就道矣余惟方今九邊秦壘書督戎備者其
難易豈不大異昔時哉先皇帝令德柔遠匈奴稽
首受命自內屬以來邊陲晏然亡論無匹馬南牧屋

縣官調炭之勞即防秋戍卒罷去且數千人三邊轉輸歲省費不下鉅萬防胡諸大夫唯是奉揚天子德意以申威信幸貢市無擾即需次超陟矣雖有拱批擣之能負推廓之畧顧安所施設乎藉令和議之免虜情臣測諸鎮戒嚴憲副君奉太恭人萬里防胡日倥偬障塞間於臣子之心安矣何得不詔太恭人深念也今憲副君往矣以朝廷威德疆場靖謐視事之暇飭侍者戒庖醑稱觴上食為驪爾奚異在浙時稱樂土哉天子賜憲臣璽書屬備邊於戎事無所不當問語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守邊將金輿山房稿卷之六

二十
船或狙晏安盡弛防馭之畫郡縣長吏因循玩愒後自封殖憲臣皆得奉璽書從事一切振飭之使邊境屹然萬年之安何意外足虞也太恭人閨閣者流趣駕感憤有烈士風即憲副君按察鄜延諸郡士馬精強隱然西陲莞綸以為諸邊臣倡誰不謂太恭人之教遠乎乎麟謂太恭人因其子以成其夫大矣施于家爾澤流于國家者未之及也然則憲副君之欲太恭人壽也慎無忘和戎之先可也

壽逸菴戴翁九十序

今歲會試天下士余與張筆峰吏部並以禮經被分

校之命士業禮就試僅什一諸經以故余兩人得因餘暇相過從商確所登落視它經亦稍異云一名筆峰夢所閱卷業有先書可取字十數其端者起視獨一卷真案間未有以定也余偶過遂舉示共閱之果奇筆余謂純正不浮意必遠器或世德所鍾有然因相與嘆其異錄成乃甫士戴君朝賓問諸閩人皆曰名士名士余與筆峰私喜得人然猶未悉其世也尋辱來謁以所以事筆峰者余事執門人禮維謹余見其醇雅心益器重廷對之翌日余歷叩所敷陳乃朝賓所對則謂人君其尊如天人臣事君如事天璽璽數萬言不激不阿舉忠誠所發余不佞輒對諸君子獨稱其善謂必當上意已果歸然上第諸君子亦復余言非苟譽焉既拜官司徒諸郎冬十有一月給餉山右以次當行將道甫為歸省計過余言別問其家世乃知其父竹居公以鄉進士為學官為邑令為郡別駕歷官二十年所皆有令聞今致郡事歸養且六載壽已六袞餘孝友益勤不倦也又知其祖逸菴公純德壽考今以踰九望百之年及見其子宦游歸老之樂又及見其孫登巍科列朝籍之榮且元配唐孺人逝始三載已偕耄耄伯子廷文年六十

有七亦有孫有曾孫同時五世躬觀雲仍濟美之盛而康居健食神氣愈益完固身理家政內外井井即米鹽細故不粟命無敢顯取予惇義樂善拳拳詒穀是念不以盛滿問也允舉逸菴公陰德善事種種皆古人所難多弗論論其大者歲乙巳莆犬饑有司行賑皇皇不能及翁為粥食餓者自奉日一食幾一月家庾竭至稱貸而繼所活且數百人周郡守大禮進拜之扁其門宣義以風自是捐金出粟里各有人全活甚衆多倡義力也天之予善固未數數然迺氣機感召自以類至誠有不可誣者戴翁厚德隱不仕子

金輿山房稿

卷之六

二十二

仕亦不大顯天之陰祐而默成之以提其身以裕其後人固未可量因悟朝賓夙昔之兆不偶哉不偶哉世泥于善人之報施一不盡協率謂天道未有知也感矣明年仲春十有一日實翁九十初度朝賓王事既襄無程而趨從竹居公後得稱觴拜慶堂下翁入親見乘傳過里之榮冠裳再世之盛其樂可想也余謂朝賓承祖父之慶為天意所篤厚聿脩厥德以無負先資之言以成父志而永其祖之澤則天之所以福戴氏者其來不窮而逸翁之踰期順膺封錫得于天者將益遠無數所以壽逸翁者莫大於是其在區

區科第仕進之間朝賓固端士以余有一日之雅不敢忘規也於其行以是告之朝賓其勗諸

壽恒嚴麻公八十序

歲庚戌恒嚴麻公壽躋八袞季冬十有六日設弧矢辰也公之子維賢方以文翰被簡入直留闕下未獲歸奉觴前為壽因謀祈言士君子致遙祝吾鄉洞霞李子與公之子為僚友相善迺質余序偕所知賀之予不及識恒嚴公又未內交其子然即所聞於李者亦信可述也李子曰恒嚴公世居雲中正德丁丑公舉進士為地官諸郎甫歲餘遂委職去家食三十年所日惟觴咏自怡不一語及聲利喜濟人利物至傾橐亡恤族鄰諸所識嘗待舉火馬今春秋益高視聽愈益健不衰蓋恬晦致然審若是其有道者乎夫薰膏自賊達者為惜樂進毋厭靡厚厥終士類能言之少自免者則內外分未悉也恒嚴公幾艾乃仕仕一不合輒棄去此豈與救精神後心志舍已徇物期鑿枘於世者可同哉舍其光不盡究其施樂天安土與遇順適誠於重靜靜躁之際深矣謂不合於道可與老氏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何以知其然哉以此謂順生之理推而達之其幾通也 今天子體道

金輿山房稿

卷之六

二十二

玄覽疇茲鮎考之賢海內抱一奇者畢效芹曝昔甯
熊年九十曰使臣捕獸逐麋則誠老坐策國事尚少
也如恒巖公者儻就安車蒲輪之徵承珍從之間以
身所嘗試為啓沃其裨益治理詎後熊哉 國家方
事疆場決策深阻褻旅撻然振厲雲朝直邊徵兵事
所習見矧恒巖公自得符河上之微言此其進止彼
已見宜確也出所奇以佐萬全仁人寧愛一言利溥
哉然則余將不獨為公賀也他日公之子得請歸覲
省從容語及此吾知公不以余言為迂濶矣

送李東明之通許令序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二十四

昔在孔門諸子並以大賢得聖人為依歸赤也宗廟
會同願為小相子曰孰能為之大矣至語政事獨謂
千室之邑求可使為宰若易受不相能者材固各有
適耶鳴鼓使攻求於政且非盡無議信豈弟君子之
難也將朝會有秩節可循親民之寄殆不易副與禮
以養人為本也求無改於主德而以賦倍聞其曰以
俟君子亦斯未能信矣則安上治民固非達禮者不
可執今鴻臚諸屬稱禮官其出補縣令率以積勞得
遷慎選也東明居寺且九載於是始有通許之命或
曰郡縣之體與立朝異東明雍容雅適信於禮習矣

授之簿書期會其室乎今百責攸萃剗割既艱郡守
倅而上皆所宜絀體毀譽不同殿最行焉民耳目是
屬威玩生焉通許小邑多訟長吏救過不暇奚貴禮
邪余惟禮之用大矣宗廟朝廷節文儀度之間政教
基焉舉而措之則以章物軌以協倫紀辨上下定民
志使君澤究而不壅民德厚而不偷達諸天下無適
非急務也况一郡一邑乎君子之仕也非獲乎上下
之難知自立之難禮所以立也是故執禮以事上則
不激不阿上孚其衷矣脩禮以蒞民則不睦不如民
用其情矣毀譽咸玩奚恤焉故東明之治通許吾惟
恐其學禮之未至爾執此以往或不得以行其志非
已之過也固可以無媿矣豈曰室我若曰資微者靡
遠陟援寡者叢近責矯飾乎簿書期會之間為苟且
因循之政便文自營而無學道愛人之實此非君子
之道也非所以語東明也

送許殿卿之周府右長史序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二十五

今歲夏周府右長史缺 王遣使上言臣幸以宗藩
奉職于汴任大責重夙夜兢惕惟 高皇帝祖訓是
遵是守賴 天子明聖為臣置賢輔導諸執事朝夕
匡所不逮以幸無過今臣國中郡王五十餘宗室子

姓戚里有屬籍者四千有奇固多恪職循禮然違法踰禁令間亦有之臣既冲弱欲使人就約束此非得素有才望賢良文學士輔臣統理之不可也臣先臣莊王嘗奏乞擇任輔導蒙 恩許可今右長史缺願如故事得其人便上下其奏吏部時太宰常熟嚴公新被 簡命勵精選任惟公惟慎博采延問方難其授濟南許殿卿先生適以內艱服闋至嚴公遂以其名請即報可於是中外翕然稱得人也初先生為諸生業以文學著聞齊魯間嘉靖癸卯舉山東省歲第

金輿山房稿

卷六

七

金輿山房稿

卷六

七

時稱詩談古文辭若李于鱗王元美李伯承謝茂秦數君子莫不更相推重名日益起既以親老就銓再遷 德府右長史不遠桑梓克遂祿養士共榮之王素樂學好善先生日舉經史勸講讀多所啓沃王令世子諸王並執籍問難各為剖析疑義靡不暢悅 王甚禮敬官署近在閭井未嘗以私誼廢公法內外肅服恃以安靖無擾 國事多暇因得肆力述作造詣愈益精至時于鱗請告家居元美飭憲青齊伯承奉使東省數會華陽灤水之間所相與倡和人爭傳誦今大司馬蒲坂楊公少冢宰萬安朱公少司

馬德清蔡公宦游山東雅重其人折節加禮聞其入京倒屣出見數就其邸與晤談又為游揚聲譽於諸名公間諸名公見所為詩文三公所又亟稱許以故嚴公稔知其人特薦用之果符輿論如此按漢史賈誼董仲舒並以大儒出傳諸王國後世所頌慕今考其世蓋皆以不合于時踈棄而外又所事王率驕暴極力匡正竟鮮克濟今先生兩相 大國皆用名實素孚特見推擇既與漢事不類余居濟南謁 德王往使于周謁 周王余故知此 兩王又皆天下之賢王也親近師儒日新令德疏乞賢輔 天子嘉其

金輿山房稿

卷六

七

送王君衛卿之任羅山序
王君為郡諸生垂三十年大小百餘試比文角執稱舉質行未嘗不在最等名聲藉甚中丞潘臬諸公開

聖省署幕君文行輒禮致為館師以故君多顯者游如宮保萬安朱公中丞射洪謝公南充張公相繼開府東省咸令其子講業王君門更薦寵王君俾東人士知悅慕之以君才名節行當唾手一第君亦自負談經稷下者未或之先也乃八試場屋不得當于有司會 莊皇帝改元脩嘉靖初故事開選貢之法令督學大夫群試學官弟子拔其尤者貢入太學發漢法茂才異等與甲科所進士並用是時王君在察可中有若不屑就者一試京闈復不偶即歸卧故山厭薄舉子業不為工古文辭談道淵浹徒若將終焉余京邸時寔延處西席授兒盤經通與齊魯諸生誦學川上精舍君又以文行為衆所推重值其兄父客歸趣使謁選謂吾先人故濟南名士未沾寸祿竟齋志以逝子即待歲而興補一文學掌故何莫非王臣也矧制詔與甲科所進士並用何官不可至而自老巖穴為我日抱憂生之嗟孰與膺一命之寄得少行其志使民若吏瞿然望之必有可樹者乎君始幡然上謁公車補河南之羅山簿簿卑官壓于長吏不得自展錯而不辭勤瘁不羞跪伏王君膺貢時猶若不屑就者以除目多州縣長吏或藉是可自見故隱忍就功

名爾一行作簿人人無不為王君誡律命之日君門人翰撰于可遠氏侍御于子長氏持酒過君勞之曰東方生陸沉于俗避世金馬門先生慕其人而非其志張季鷹秋風起興寄尊鱸之思先生高其志而非其時令者賢卿大夫無不熟先生名先生行矣河南止諸大夫當不以簿視先生也亡論先生藉甚公卿間人人敬禮即如他簿雖快趨謁諸貴人前自先生為之玩世故難於避世也且簿誠卑官百里之民猶視若父母彼賦簡弓而懷西方之美人者簿邪非邪君欣然小日就道歸而以二生勞之者語余問所以為簿狀二生雅從余遊余錢君于郊而告之曰曩者二生之言是也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陞世忠校正

紹興孫 鯨文秉

鄱陽劉應麒道徵 同訂

序

賀太宰楊公一品九載考績序

太宰虞坡先生楊公一品九載奏績實 王上嗣大

歷服之元年自柱國少保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脩一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

于國子生嘉凡不績彰殊遇也迺先生引馬端肅公

故事再控疏厚自遜謝主上雅不欲遂其意勉從

辭廕得拜 命兼官云夫譚理道者率推宗成周豈

不以宇宙太和號稱隆盛執用六典以經邦國天官

氏視六卿獨稱太宰九伐之法詳及蒐苗振旅而辨

其夷蠻閩貉戎狄之人民與夫財用九穀六畜之數

其繫之司馬者更重且要也粵自武王洎成王其所

康濟寧謐固尚父畢召輩左右之而公旦之猷何其

殫悉獨到耶第其時圭璋棫樸周楨蔚然則官太宰

者似無若於引拔之難而四郊底寧重譯踵至大司

馬之所職又似乎安恬易辦也公旦方且身下白屋

之士不遑吐握至斧斨霖雨之歌雖荷戈行枚之士

罔不體悉周至嘻成周太和之盛此其由蓋可觀見

矣 國家公孤保傅不專置惟名卿碩輔勲績表著

者得特進無拜有成周遺意而限年報績又視式序

之典為隆重若司馬太宰兩秩即無論華要每協比

群望者且猶稱塞不易先生自通籍聲稱輒殷殷起

視學齊魯時以正學田士習得人視寓內尤盛及歷

樞筦柄銓政皆簡自 先皇特眷寰海內外無不知

先生以身係天下之望為社稷臣先是塞垣烽警兩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

起先生於家先生承 命銳往弭定於搖指頓轡之

日入坐樞府即羽書東西至先生益凝然不為動操

脈飛翰所自擘畫立成謦欬無不懸合奇中九邊三

鎮之阨塞奚啻閩貉戎狄之區計甲士材官之制置

奚啻財用穀畜之周知所尤未易言者象恭負克儼

俗批政非先生孰與調中而馭外也先生且益兢惕

祇慎與二三執政協心一德以光 新運即令推轂

淹逸彙拔俊良以酬俗道化至於均勞逸第繁簡嚴

汰斥與集計邊疏諸所建白為 國家久大之圖殆

難穎悉而指計也跡其盛公旦所以謀周者又何加

馬則 先皇帝他日所灼見而嚮意 今天子所注
信於潜邸而倚毗於今日者誠不在旦夕間矣每念
公旦畢召輩肩美唐虞斯亦可謂得人者然在當時
猶以才難興嘆以令觀之二百年間勲名德業炳烺
霄漢號名司馬名太宰隨在倚重纔馬端肅與先生
兩公耳才難不其然乎先生顧以前脩景行端肅而
退自引避非風人歌頌公旦所謂公孫碩膚者執雖
然公旦賢聖美父兄所作述者又稱最顯融乃喬梓
俯仰取法南山而弛親敦舊於其子伯禽輩數致
意焉抑又何篤厚耶先生承先大參導人之懿範益

金輿山房稿

卷之五

五

以光大前聞且其子祠部君昆季並以文武濟美蟬
聯鱗比照耀後先所以衍慶家國如公旦之福周固
未有涯涘也奏績寧謂今九載已哉雅詩有之凡周
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猷翼翼蓋章美世德也
先生之與馬端肅公勲名德業自有信史余不暇多
論獨於先生奏績有感而遡觀於公旦謂 今曰隆
盛實與周室媲美云齊魯諸士仕于朝者多先生夙
所訓造以不肖辱知厚屬余言為賀余雅重先生頃
承乏末窠親炙益密竊幸得師先生愛而進之無異
門下士也諸君子之請余曷敢以不文辭因為序而

書之

賀宮保大司空鎮山朱公考績序

國家仰河以利漕然河亦數病漕嘉靖間決漕者八
而最後乙丑秋尤甚初漕自徐沛而北資于山東諸
泉南則資于河達于徐呂二洪顧南地高河漸北徙
繇新集者既淤獨龐家屯在耳至是龐家屯亦淤而
水泛華山入飛雲橋往往股擁沛地湛昭陽湖於是
漕渠壞矣 先皇帝以為憂咨謀在庭誰當入之者
僉謂朱公當能則命公往公往率四部中丞繡衣都
水使者按行繫舟林杪隨鳧上下率瀾漫不可辨安
得所謂故渠者疏之也人為公言先治河上源如新
集龐家屯令水有所洩則漕渠可復公計治上源宜
築卒五十萬費不下百五十萬即具卒矣不能操舟
沒而取也河性湍悍土疏善墮曠日鑿之而淤之不
盈一朝野無青草方喁喁告病而久頓大衆歲月不
解以幾萬一之功非策也惟漕渠填淤百萬粟膠淮
不進頃獨恃 主上威靈道昭陽湖可達耳潦水既
盡胡陵之陸可盪乎又度非十二萬人不可治之如
畫脂鏤冰費日損功終為河伯除道非我所有美公
素閑國家故事問父老先中丞盛公未就渠安在馳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七

四

往視之從南陽直東抵夏村又東南與留城故渠會渠竟百四十一里所未達者四十里爾厥土堅厚度河所不能決而道復徑可漕惟鮎魚薛沙諸泉頗侵之計殺其勢宜得無滌憂且為渠用誠幾十萬人治視曩畫脂錢冰之策猶易耳渠成萬世之利也迺上疏言而言者以為不便天子遣使者按視使者還言狀上益信用公令遂成之公乃授水工畫晝夜廬夏村督之竟成新渠如疏指矣然後隄馬家橋遏河流之入沛者盡入秦溝而淪故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里疏支河殺薛沙二水之勢者九十六里建壩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七

五

置閘厚隄密樹諸可以利久遠者甚周凡十閱月告成功美天子嘉賞特陟宮保無何公亦三載考績始乃舍舂鉅脩禮儀都水六使者持觴上壽徵言殷子殷子曰巍巍乎禹之功也以無事為神矣賈讓上策不與河爭地無事之說也今公避河而就漕卒之河自穩流而民不告憊無事之功也人皆知有事之功故知朱公善治渠不知善治河余因憶先民言黃河北徙國家之福獨瓊山丘公不然謂國家漕渠本不俟河而河性不常一旦復去反更病渠迺其言信矣今自司空渠成一攬河不用曷嘗一日患涸哉獨

如嚮之人按求故道虛靡庾絮漫漶支離涓滴亡補江南之委輸豈太倉有也夫為天下治者亦如是善治水者因水善治天下者因天下相機制宜而群生沐膏澤之潤矣今天子召公還內新倚毗公公其有以醉天下之暍思執始公長余東土臬事晉左右輅又持憲撫我東人東人尸而祝之余為叙太政數事茲復紀公水政衆人取平萬物以生淑淑淵淵君子固不可測也余方從史臣紀先皇帝若乃畫河渠備一代故實以公鴻碩宜自為之矣

送協理戎政大中丞二華譚公還朝序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七

六

人臣于國家之事莫難于以身任之也能任則危機伏于前而不移浮議作于後而不奪其究也事定功成而國家蒙其利然使才不副志未能灼見其利害之所在而遽任之則或至于僨事而罔功適足以履危機快浮議而吾身無以自容于天下任事之難如此古稱趙營平老成善謀國世所傳者坐困先零上便宜疏數事而止爾而不知其經畫前定處之裕如為國任事之心盖有當時所不及聞後世所不及載者斯其人可以危機浮議動執二華譚公性沉毅曉暢兵事夙贊經世之畧往歲閱越事倭營屢著奇績

旋以望移薊鎮開府公至鎮即按行塞上慨然謂將
佐曰吾今而知南北之勢異也秣馬礪兵親援枹鼓
角勝負于呼吸者宜于南堅壁清野設奇固守先為
不可勝以坐制侵軼者宜于北虜在吾目中矣即日
圖上方畧謂薊鎮近在宇下士馬虛耗歲糜大司農
且百萬緩急實無可恃蓋戍邊之士聚則力強而備
疎散則備嚴而力弱虜勢如疾風迅電不可嚮遏彼
出其長技薄我往往得志此失地形之過也夫負隅
之虎人莫敢撓十仞之雀彈者却步踰險也薊鎮天
險奈何棄之以與虜共莫如擇當路塞興築墩臺具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七

蘭石布渠答塹壘木樵貯弓矢火器其中虜至則據
高收保扼之使不得過暇則依止耕作漸復屯種如
此庶內地得以休息行之數年邊境充實然後議戰
議守惟吾所欲此誠以逸待勞萬下必全之策不然
患未已也于時上嘉納其說大興版築之工東距
山海西連居庸亭鄣斥堠遠近相望尋有以喻度阻
公者公益慷慨不顧日椎牛釀酒分番休士曾未踰
時而金城雄峙屹然改觀矣廼又廣招募勤簡閱奮
壯猷之先聲越拘攣之故見積弱駸駸人有固志會
虜擁衆匿塞下睥睨者久之知不可犯竟引去由是

朝廷始克明公之功而喻度者歎服以為不可及公
則慮周日戒愈飭愈密而戎政之命下矣嘗聞君
子抱斯弛之才建掀揭之績者顧其時亦有違會焉
當公之脩築也邊儲告空士不宿飽公為植巡功且
撫且役較營平時難實倍之然改營平使宜疏上嘗
再見譙讓至累疏爭之始決公計謀朝陳暮即報可
調度經營一無中制計所違會則什伯踰之矢嚮使
非公以身任之內林外囂始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
餘責誰與成此功邪古之大臣在邊鄙則邊鄙重在
朝廷則朝廷重公知北事異于南亦嘗有以營事告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八

公者乎擁大纛制閭外賞捐千金而罰輕鑼鼓高利
社稷專之可焉是故其展布也易營卒坐食縣官半
多亡賴寬之則玩愒滋深急之則怨譴易作動見掣
肘即約束無所施是故其振刷也難昔李光弼始至
軍中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彼光弼信善將兵然倉卒
臨之豈遽能起衰廢于俄頃哉良由威望焯然在人
者有以懾服其心故爾公策勲南北威望焯然在人
耳目天子方甚眷嚮之故營制初新不以他屬而
以屬公公感激益深則任事當益力出其屢試屢效
者抗皇稜作六師以稱明主倚畀之意其不可信

乎其不可信乎詩裳華之雅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
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也
繼公開府者為白川劉公與公從事疆場甚久謂公
還朝有日則以書問言于余余既雅慕愛公而又重
劉公請于是乎言

送少司馬思菴鮑公還朝序

嘉靖乙丑秋兵部左侍郎缺 詔以巡撫山東戶部
右侍郎鮑公補之先是公循例引年特荷 眷留未
幾被茲 命蓋簡在有素云乃諸大夫宦山東者榮
其行權忻頌祝各形于言藩伯李子曰惟夫佑我

金輿山房稿

卷九

國家篤生詰佐出賦明命入式百辟惟公夙夜將之
明之出祖過歸邦有攸賴執賦烝民藍子曰司馬之
貳安攘是寄 聖天子拊髀注思不輕畀焉可為得
人慶矣賦常武之二章臬伯陳子曰文以經治武以
服遠兼才實難惟公有之吉甫所以憲萬邦也賦六
月之五章藩佐熊子曰徃洹夷構禍戕及守臣公寔
自陝右移鎮其地蠻方震疊帖然來威允執壯猷矣
茲入佐樞筭庶幾有征無戰乎賦采芑之卒章徐子
曰公昔懋樹偉績取忌柄臣家食數越襁跡愈晦望
愈隆厚關而昌厥施故弗可及也賦狼跋臬佐張子

曰齊魯密邇圻輔公敷歷孔久威惠夙孚均平專一
之政吏習而民安之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公之謂矣
賦鴈鳩秦子曰海岱間有同姓之國三蕃衍且千計
日大宗伯申飭禮禁公奉 詔一切裁約之乃罔不
晏如斯之屏之翰百辟為憲者也賦桑扈之三章吳
子曰撫臣坐肅庶僚急則察緩則縱公無畜并包所
部咸樂見容獨以節儉正直率先之俾知惕勵自奮
有甘底弗類者亦旋敗不可追也由此風于朝著吏
治其不變與賦羔羊朱子曰余始入竟內問謠俗校
士習見其醇厚雅馴不媿鄒魯遺風或曰司徒公德
金輿山房稿

卷十

十

化所薰成也長道之順屈群醜憬淮夷在此行矣賦
泮水陸子曰淄青大俠以客歲煽禍厥黨號萬尚洵
洵乃借公填拊之公馳往綏定反側安堵四發大靖
功成而召還也赫赫南仲豈顯美邪賦出車之首章
柴子薛子合辭曰自營田議興曹濮沂費之間元元
重困公承救蕪理一聽民所便宜居者得蘇流徙漸
復信烹鮮理夢不治乃治也相與賦鴻鴈陸子顧鈕
子王子曰公有大造于東人東人德公如赤子不能
一日去慈母今公澤且均宇內東人之訖藉未艾惟
願留而不可得詠歌思慕殆永世勿謏公豈能釋然

於茲東人於是陸子賦九罍鈕子賦甘棠王子賦淇
澳閭帥曹子語其僚王子曰吾與若武臣也受成石
畫罔政不共天子召公贊大政六師振奮內順治
外威嚴靡遠弗屆吾人亦有攸堅焉共賦瞻彼洛矣
維時史子以藩叅督稅陳子胡子陸子各以所司貴
賀會京師則相謂曰惟聖皇篤念耆耆耆耆錫日隆
惟公對揚顯休矢報于無斁明良交慶惟曰至于億
萬年受天之祐其永無疆於是史子賦采菽三子賦
江漢宮家氏聞之嘆曰美哉諸大夫之賦也其盛足
紀焉夫頌而不諛思而不匱述德之辭典華慶之辭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十一

賀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熙齋高公序

熙齋高公為戶部尚書六載考績天官卿以聞上
嘉之錫賚駢蕃先是有特命加公太子少保至是
復荷溫旨褒獎晉秩太子太保云國朝監前古
三公不備官太子師保及三孤為文臣之極嘗以待

名德耆舊不輕授非左右毗贊有大勳勞則列卿九
載奏最始得與寔異數也皇上神聖百司奉職救
過不給一不當任使恩威叵測大臣日惴惴歷再考
無譙何益鮮而戶部職度支稱塞尤難或一歲數易
故自嘉靖改元尚書在戶部最久上眷顧最深荷
殊遇躋崇階耳目所覩記公一人而已燕趙當圻服
密邇德化名世翊運風號多賢今文武紳紱布列朝
著足彰一時之盛乃聞望德業八郡士咸首推公為
表儀茲豈非扶輿間氣所鍾膺昌熾之會而傑出者
與按周禮地官曰司徒掌邦教夫十有二教鄉三物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十二

五禮六樂賓興飲射之典今悉隸大宗伯而戶部所
領貢賦泉粟出內本天官司會太府諸屬事視司徒
所掌稍異然班秩得次冢宰固地官階也高皇帝
初定天下尤加意是任至垂誠令甲惟恐參以匪人
其慎重如此公奮迹近甸弱冠登進士筮仕都水主
事監漕船清江改吏部徧歷諸司既明習治體陟太
僕光祿出參外藩入尹京兆於民隱吏弊罔不周悉
自左右侍郎總督太倉兼理西苑農務協贊部事至
尚書先後十載矣允閭閻賦役艱苦邊饑急緩盈縮
征權通塞利病供億品式劑量匪直熟于見聞而委

曲詳密參互鈎稽具有區畫比歲諸省被留轉輸不繼邊警告棘養兵之費倍益恒額又縣官供需取辦賈人應受直度支方蟻聚以待帑藏無見儲加賦豫徵既虞騷動一切權宜條格率從議寢計靡所出賴公調停其間名粹籌應屬吏受成分理幸無乏興沮格之譴間有急償公即顯名効斥有差雖嫌怨勿恤焉通者上疏陳會計之數曰戶部歲入民運及征權額課不過二百二十餘萬各邊主客兵食歲例及京師百官六軍奉給內府供應祭祀諸需予平賈歲費當三百七十萬有奇出浮於入常一百五十餘萬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十三

請中飭邊臣覈實用究侵冒以懷永圖因條列定經制便宜數事皆得報可公溫恭篤格簡在在素故就事極論雖懇切直致不以為迂夫君臣相遇從古難之誠不夙孚或徒欲危言激辭冀有轉移殆目論耳皇上總攬獨斷臣下賢不肖洞管無隱惟於公信之深任之專言聽計從異數游加莫與為比公感不世之遇夙夜匪懈軍國至計昔人所稱因其勢循其理以其漸微為之節贊歛財以邦經費制用以邦式皆將次第施行之此其會千載一時也納約自牖不矯不迂從容悟入弼成恭儉之化用弘論道格心之業

福澤及宇內功烈在社稷且無疆乃知老成體國之效彼謏吏局識者詎能測量邪職方主事甕君公姻家也合畿內諸郡士大夫宦京師者徵余言往為公賀余不佞喜觀明良之遇知窮變通久之機在是也敢預頌公所以酬主恩慰天下者竊為斯世斯民慶因以復于諸君豈曰貢諛哉

賀大中丞潘公治河功成序

嘉靖乙丑秋河決徐沛運道淤阻聖天子側席憂勞特遣工部尚書朱公往會河道都御史共理其事適督河者趨任稍緩上聞震怒亟命易之廷臣舉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十四

大理少卿吳興潘公代其任詔晉公右僉都御史賜璽書以行公拜命就道夙夜兼程會朱公循河上下躬履相度求可以仰紓宵旰之懷者時諸省撫臣及藩臬郡縣百執事吏咸在公周爰咨諏博采群策僉謂黃河逆流泛濫漕渠故道淤塞卒難施功自南陽至留城有前盛中丞議開新河百四十里可因遺蹟脩濬補築用濟緩急功省易就為便公計慮深遠復與朱公反覆論難務求詳確共議上之既報可於是申令戒期畫界分程督吏民各任厥事其地可隄某地可牖某泉可導某河可堰區畫纖悉

不周慎會有言新河必不可開舊閘必不可棄者

上復遣使往勘之公與諸臣乃相地形計工役權利

害輕重具論新河必可開狀且言新河既通水勢就

道舊河始可措功漸次脩復非遂棄置之也使者以

其言聞于上且亟薦公憂國如家志懷永圖宜久

任責成特優恩賚上皆俞允蓋新河之議始定公

與朱公悉廬河濱民居朝夕臨視暴露風日往來泥

淖中隨見指授考勤惰問疾苦不自知其勞時宣諭

德意曉以國計至重不得已役民之故衆心感悅群

力畢效秋九月新河功告成漕舟鱗次而下由境山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 十五

入留城過薛河口至南陽達舊道址並河水充滿堤

岸坦平無復阻滯一時朝野聞之罔不懽頌咸以出

險入平舍遠即近國家大計萬世之利云夫天下無

不成之功所貴士君子協心共力之難耳聖朝宅

鼎燕都仰給漕運如宋司空陳恭襄襄河之功當其

時豈能不役一夫不費一縷果無異議者乎所以卒

底成績省陸挽之勞避海洋之險為億萬年永久利

賴則聖祖信任之專諸公同心之效也方盛中丞

議開新河亦嘗廣集衆思講畫詳盡矣浮言一興垂

就而止罄四省財力棄諸溝壑疇執其咎孰是後也

公於此議慎思熟計雖朱公所言不為同也而朱公

樂從之及勘議則正言確論雖命使所見不為徇也

而使者敬信之此其無我之誠心素孚于人人要歸

于輸忠協謀共成天下之事焉耳向使非公則數十

萬金之費數百萬人之勞又將虧于九仞委為覆轍

其不為戍子之再誤幾希方今海內多故士君子操

有我之見各務以相勝相忌而不恤公家之急如楚

蜀撫劉滇夷功罪粵南軍權河北水利諸邊撫鎮之

交惡紛紜異同不可勝聽識者為之隱憂噫誠皆以

公之心為心議不必也倡要歸于慎功不必已專要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 十六

歸于成又何多事之有然則公於茲役也豈惟興利

祛害功關國計稱永久之烈其大公無我之心風勵

有位使聞者感發興起思成協恭和衷之化其於士

習世道端有攸賴豈曰小補哉聖天子嘉公丕績

且召公入佐樞筦使群后德讓庶尹允諧百寮師師

庶績咸熙維公此心所推及爾所以隆唐虞之盛治

保泰和億萬禩之休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山東藩伯

李君偕文武監司諸僚慶河之成偉公之績謂不可

無頌述也馳書京師徵言為贈余不佞竊服公與朱

公始終共濟之心有合于古人謀斷相資之誼雖大

禹不自滿假不矜不伐不外於此因叙之以復于諸
君子願相與勗勵體公之心共贊 聖朝之治于無
疆焉

送大理丞邢鄴野之留都序

漢廷尉主平決詔獄實無古司冠職所當報聘郡國
所不能決者移之耳得顓斷亡撓避至貴倨也今制
以邦禁屬大司冠復放廷尉設大理與御史大夫並
稱三執法臣無論郡國奏讞即大司冠所鞠獄具傳
爰書質成於大理簿責亡異然後為奏報之有疑輒
令覆劾至再三必允乃已卿而下視司冠長屬秩每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 廿七

殺迺關決駁摘如相臨攝然又它曹丞貳例不可否
事大理則明啓刑書必胥占參決蓋獄國重事故統
體若此以是理丞非御史不授御史非素重望積勞
不永遷丞以五品秩齒九卿間隱然公輔之望矣鄴
野為御史且九載遷南大理丞大理在南寺不備官
丞一人貳卿眎事留都士大夫持清議民漸德禮之
化重為邢鄴罰必麗事毋幾望依違不克致行法者
政務簡稱多優暇然以不獲出入禁闥近天子耿光
不無外內重輕之間亦其勢然也其在今日島寇歲
謫吳松淮揚間罔不罹被使者旁午留都洵洵戒嚴

矣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非臯陶職執士師掌士之
八成首嚴邦汙邦賊邦謀之禁必殺無赦也聞島寇
殆十九為華人鉅豪大姓闌出與為姦利規中國虛
實告之實繁有徒今方務脩戰守之備聲首難之誅
廼築室道謀或以屢創氣奪遂徇一切姑息之論欲
懸高爵來函渠募入粟說尺籍開逆長寇解戰士心
甚非計也且允蠹匪茹假息潢池中可刺豎伏法此
其勢較匈奴有間矣往歲鄴野嘗被命按隴以西地謀
羌胡號多反側時新罷套議邊吏諱言戰又承仇率
漁奪狼戾後兵士困敝邊事大壞君至行鄣塞察斥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 廿八

歲希復犯塞 天子用無西顧憂君力也庚戌虜薄
都城 上特詔易撫臣且命臺臣審擇御史按行畿
內郡者適君從關隴來臺臣越次以名請即日報可
君毅然突圍出按視虜所殘畧宣布威德察長吏失
守將士不用命者劾罪之時虜壁近郊道路梗塞出
入兵革間阡危數矣勿幾微見顏面諸所條奏動中
綮宜朝議倚重焉夫南畿根本重地忠言嘉謀之臣
不乏其太顧料敵觀變必身所嘗試者為計熟也蠻
貊殊性舟師與野戰異形險易堅脆誠不可驟執然

參互隱度君固有成畫矣茲往也士大夫將問策安
出勦撫進止惟君乎取衷出片言以決大疑不曰論
決之大者乎若乃多所平反稱淋問使民自謂不冤
此分內之餘事耳尚奚言焉齊魯士率質行亡附離
拙自炫鬻平居無赫赫聲及以身任當世事寄利害
國家卒賴之況聲實俱孚乎庚子論秀于齊魯預薦
者七十有五人距今十五年列卿寺始君一人同宦
京師六七年耳而君又南也諸君子重其行謂宜有
贈言以余齒獨後宜任執筆之後也遂為叙而書之

送巡撫朱公擢少司空序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

十九

大中丞朱公撫我東土既閱歲天子召入為少司
空濟南士君子重其行謂宜有贈言寔義起也余
從史氏後屬執筆余雅辱知遇為叙次所聞見告諸
君子曰維國家置藩臬茲土且二百禩其以重臣
巡撫亦百禩吾人世籍茲土父老傳聞與身所親記
多名碩偉詰極當世之望迺今譚遺績誦休澤繹思
不忘亦畧可稱舉也方海內全盛調戢誅求既寡賦
算更繇易集地過圻輔負海無邊警民漸鄒魯遺俗
重為邪即有意外變猶足藉無恐故常號樂國撫臣
權重而秩尊往往自予綏靖不親細事吏盡民居一

切置不問曰有主者三司即日帥所部晨趨上謁百
執事奔走伺顧指目攝惟謹其威重若端拱出入假
警蹕水旱盜賊相諱莫敢告需次躋膳顯跡茲土傳
舍爾然靡苛求賸責民不知擾休息之意尚存自余
登仕籍習見近事與所聞父老言稍稍不類殆時與
勢殊不獨一官一省為然江河日趨局體變易噫余
難言之矣始朱公來長山東臬事明慎無留獄多所
平反雖筭無不妄加一人晉左右轄大釐宿弊尤謹
出內芒芴無所私吏無敢取賕者及巡撫命下六
郡民若士舉欣欣相告曰東人庶有賴哉蓋公才識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

二十

踔絕富經濟大畧而又開誠延納能使人人樂輸
幅下逮諛諛其言足采輒下所司議行之以故群情
畢達人心歸向如此屬歲惡民流米斛千錢孳瑾數
千道公亟疏請蠲稅量苗重輕為差又奏糞漕粟數
萬振貸貧民失業者移檄郡縣日設糜粥流徙無名
籍隨在所就食活者數百萬計夏民多疫出奉金市
藥遣醫分療得不死又數千人當是時邊饑告急大
工未竣計臣日憂匱詘督課使授跡相望復租議賑
匪直目為迂策且虞觸忌公獨毅然不避條悉力請
賴天子仁聖皆嘉納俾垂絕就蘇貼危復安齊魯

幸為完土難於今歲二月親藩就封邑所過諸省
儲侍人徒之費率取辦于民姦吏並侵漁費或累鉅
萬山東直孔道南北千里逾月乃出境公先期會計
供億傳具悉數帑羨分曹豫飭以俟募流庸給徒役
官與平賈嚴稽侵冒科擾必罪無貴里不徵一卒戶
不賦一錢閩省晏如咸頌社稷之福昔東人喜見周
公為歌九或召伯循行南國人懷遺愛甘棠賦焉令
公膺簡命入貳六卿天下想望其風采余獨列其
大造吾土者如此庶自附於風人信處之義云爾若
其文章政績自弱冠登進士敷歷三十載海內業傳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誦之行踐樞軸膏澤被華裔勳烈銘彛鼎大書特書
將不可勝紀豈吾東人可得私執諸君予皆聽余言
遂書以為序

贈光祿署丞陳君考績承恩序

明興稽古建官式嚴考課之典中外百司無間秩崇
庫率三歲為準閱歷如期各列奉職狀質成于冢宰
考功受計移牒臺察覆核署殿最奏之勝任者得授
勅進階推恩其親生有封歿有贈咸眎品秩為差
天語褒嘉命服焜耀光流泉壑榮及壺闥恩至優渥
也然外服庶寮遷陟靡恒積勞既鮮或冗散末由著

見輒格于制惟在朝百執事出入省禁日覲天子
耿光勞勩易見賞不逾時以故人思砥礪冀蒙休寵
蓋迪忠勸孝無寓其權云翼城陳君以太學生筮仕
光祿寺良醞署署丞光祿在國初為宣徽院使統
局二尚食尚醴尋改寺設四署署有正有丞良醞本
周禮天官酒正主酒醴之政令以灋式授六材凡燕
饗祭祀酌獻賜頒皆有常秩固劇任也寺設禁中後
因令中貴人參領其事弊蠹遂滋牽綴不可問承又
貳職徒逡巡旅進退稱冗猥即賢豪無以自植署權
輕矣比歲天子采言者議令寺出入倣周禮日成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月要歲遺憲臣稽之所省以數十萬計宿蠹漸釐稍
稍無阻格於是陳君丞署中三載考績如例光祿卿
書其最冢宰御史臺咸最之上賜勅進徵仕郎贈
厥考引禮公如已官母崔封太孺人配李封孺人夫
士雖疏釋驕一出遂直禁密積歷歲時甫初考輒用
勞績露主恩慶聯奕代茲豈非臣子至願仕進者
之榮遇執陳君既免稱其官復以賢穎見推擇自寺
卿至臺省咸登上考無異議此其人有足觀者又值
更化之會時政清明得展采畢功不見撓室昔賢所
扼腕憤激俟河之清卒不遇者適逢其偶誠大幸

也以彼其才遭時而出微試輒效自是數歷中外授之艱大程功積伐其績彌盛其所為顯揚彌遠夫安可假量耶按翼城古唐叔所封國其俗樸厚有陶唐氏遺風焉其邑人趙松氏則為余言陳氏世以義聞其鄉往歲虜大入寇三晉告急其父引禮公出棄千金城近部屹然保障民賴無恐當道嘉獎扁其額曰尚義語在邑誌中乙卯地震暴豁塞于道陳君人給櫬積為收瘞一縣深德之其他善行多此類審知是豈惟陳君長者乃其父引禮公詒謀遠矣福澤固有自哉松蓋被其世德者率所知交不遠千里趨京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七

師徵言為賀因為余道其事如此余既識陳君有同朝之雅又吾郡毛文學汝大與松善雖為言遂為叙而書之

送潘潤甫宰臨漳序

余與潤甫嘗有兒女子之約稱姻家焉憶蚤歲偕執經受業郡守姚江吳公門時潤甫文聲燁燁著脩車間顧渾厚和易不自矯異口未嘗減否人物淵識雅度莫可涯涘余自以弗逮也心竊依慕蓋兄事之潤甫不鄙余穉齒亦弟視余式相愛也既相繼錄有司余謬叨仕籍而潤甫屢躋春官余恒為扼腕嘉靖已

未厥考封君寢疾潤甫日夜視疾手進粥藥扶持卧起衣帶不解目睫不交至再閱月封君卒哀毀幾不欲生蔬素終三年雖醴酒乾肉未一入口也濟南既省會民漸媮澆即詩書令族率安故俗或衰道不廢宴笑自余與張藩叅雲少氏先後居內艱不敢踰古禮一時驟覩者猶駭且迂之及見潤甫始稍相倣倣謂當然矣噫江河日趨挽頽激懦不存乎其人與潤甫既以母太安人老就官邯鄲尹迎養太安人邯鄲郎中邯鄲直孔道冠蓋旁午尹日僕僕塵埃送迎無移晷率以夜分理邑政然奉太安人慈訓至不妄言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七

一人邯鄲人視尹猶赤子視慈母也廣平郡獄掣繫大俠某家屬俠緣復讎亡命郡人多為耳目者期篡取之郡中洶洶危守懼謂俠邑人也移繫邯鄲獄實嫁禍爾俠謂其人曰邑獄易篡孰與郡顧邑有賢使君我鄉人父老實怙恃之令用我故累使君我將何辭于鄉人父老也歲餘潤甫以憂歸代者未久俠白日入城中取孥自殺之遍謝閭里而去無敢何者人益信潘尹忠信格凶虺不啻干櫓介冑云邯鄲去濟南數百里潤甫扶太安人柩徒步行烈日暑雨中面深墨足重繭不少休其哀毀蔬素一如外艱時士論

愈益重之服闋謁選太宰郭公曰是良于邯鄲者吾
往來境上知其民愛戴無間言乃補令臨漳臨漳
屬邑公鄴產為隣壤擇良吏故加慎也兩漢循吏最
盛二千石長吏皆郡國所舉孝廉有行誼者以故往
往用仁恕見稱世恒病守令得人為難未若鄉舉里
選有實效夫使令即復鄉舉里選求古所謂孝廉其
人非潤甫吾誰與乎臨漳距邯鄲百里而近河潤所
暨民稔餘澤舊矣茲往也其士若民樂得賢使君有
先事之孚使君視其士民如素撫然無俟考圖志問
謡俗申要束可坐而理也於臨漳乎何有潤甫以彼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
二十五

送崔仲文歸省序

今天子弘恢治教薄海同文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
端之學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集闕下者以百數計
東萊崔仲文工士篆來就試禮官久之將歸省其父
樓谿公往予少即知東萊崔樓谿名未及一見然私
心嘗景嚮之及觀仲文儼儼有奇氣不愧名家子信
所稟受異哉始樓谿舉進士筮仕陽曲令致行法無

所阿曲即貴勢勿得下之左遷神木尉不以拙贗易
其素起再為邑以最聞及晉貳大郡秩憲司所至見
憚於茵伏其居官為公家忠計耻便文自營大抵孤
立行一意迥世不知也此其信執古道者非耶仲文
上承家學固宜志追作者不沿簡襲陋希時取合矣
且從宦四方往來晉楚秦蜀間問軒虞之故墟涉穀
武之遺壁眺君山洞庭之詭異躡劍閣岷嶓之險巖
雄秀靈粹躬歷而周覽之精神所至獻奇助勝莫可
涯量予雖未叩所習知其中有得當與人殊也夫自
義繩治遠人文代繁鳥跡蚪書其流為篆為隸濫觴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
二十六

勒石明堂存六籍古今如漢石經故事使百代之後
仰絕世之弘烈無所益損非吾仲文其誰任之古道
之復斯文之興此乎屬望夫子歸質諸樓谿公庶亦
鑒吾言哉

賀李貞母封太安人序

季子于鱗為比部郎既三載天官課最以聞 上嘉
之詔錫命及父典膳君得贈比其秩母太安人封如
制云初典膳君之沒也太安人春秋才二十有八于
鱗方九齡二季猶在襁褓姑楊欲奪其志數計寤之
太安人日抱二三子泣誓不他適事姑愈益孝謹嘗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七

二十七

溽暑身自浣漚姑且漬癰傳七藥無難色姑亦尋愈
當是時太安人內見困迫外微仰須簾渙亡遺居田
又比不有歲廢著捐產僦別舍稱貸朝夕人皆危
之太安人處裕如也既八年于鱗為郡諸生伏臘行
經師脩單罄所遺簪珥又奇蹇未耀家徒四壁立或
至不能饔飧蓋七年于鱗始下帷授經稍致糈養比
既廩有儲石儲太安人業戒令從游士貧者親勿用
篚矣歲庚子于鱗舉于鄉始為二季授室甲辰第進
士又明年授令官乃迎太安人就祿京邸前歲里人
以太安人年踰五十始得循例舉節婦御史覈其事

將為請既而有令封距始稱未亡人至錫命日且三
十年所劬瘁殆百狀太安人甘荼茹邱終始一志卒
植孱貌底偉就絲綦阨即亨豫完名砥節為世表式
吁亦艱哉歲時于鱗與二弟率諸孫稱觴為壽太安
人每及宿昔事輒為泣下罷酒嘗曰方見窘迫豈不
知捐生至易事吾事亦畢也顧如二三子何所不敢
不勉圖其難庶幾諸孤不委於溝壑未亡人有舜地
下耳噫此豈謗衷貳執沽矯旦暮者與能哉余觀史
傳紀載諸列女事栢舟貴儀君貳漆室言逸邇則荀
女匪從頌之誼陶母黻凌奪之虞然並敷芬信籍垂

金輿山房稿

卷之七

二十八

擢來代矣據今準昔或易地皆能之時不有順逆耶
昔孔子稱甯武子其愚不可及也則危變所激彼感
忿而自畢者必不謂真能勇哉士無事評薦往詰孰
不充類盡義至身履其故稍見室抑輒不克自遂非
賴然就靡則取必溝瀆之諒耳誠自知計畫無復之
也顧安裨倫紀哉余童子時先君察所與游非勝已
輒不懌及見友于鱗愈益喜曰往李公敦義樂施其
沒也郡人貌祀之迨今未替夫夫也親其孫宜賢有
見焉可從已後余與于鱗偕領薦蓋先君猶及見之
天之與善常世篤而曲成之李氏世長者能以布衣

利澤及一鄉太安人之志節雖其性然也或者天實相其成將引其後太之不然困亦棘矣我躬不閱卒教成業光以有今日豈偶然邪于鱗高潔不群蓋伍允近能詩工古文志期作者未量也則太安人所藉顯揚有在哉

金輿山房稿卷之七終

七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陸世忠校正

紹興孫 銓文秉

鄱陽劉應麒道微 同訂

記

萊蕪縣丞王君去思碑記

萊蕪古蕪也附庸於州以達省郡郡大夫若監司按部鮮至其地者嘉靖丁巳夏按察副使南昌張公行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視諸屬始道縣境止傳舍中召田間父老數輩與語問以謠俗吏治燬惡民所便苦父老則咸稱舉前邑丞王君者良蓋去萊蕪二十又二年矣所稱舉惠政之繁與之思大者歷歷有據問之名不知也第憶丞霸州人在縣三載用治河功運曹州判去民追令思之如失慈母云張公異之隨所至緩駕輒問皆對如父老言既抵邑見邑諸生質其事於是諸生楊善輩百餘人及邑百姓又數百人條列丞在縣時治狀因請聽民祀丞學宮名宦祠其辭曰前萊蕪丞王君名宗義字宜之霸州人嘉靖癸巳來貳縣事職督兩稅

縣依山田沃磽或相倍徙異時主者徒脫剥自為里
胥並緣市盜鉅豪膏壤常巧賂得輕賦而當輸漕餉
邊者率瘠弱廢業焉督責敲朴日亟逋負益積課坐
恒殷王君素持公廉饋例請託一無所入按籍手注
參互其丁產為難易重輕之等約日徵會不俟咎督
亡不樂輸耻後比歲上計常為列縣先俠魁邢虎阻
山稔惡號老虎聚群不逞盜取鹽海濱私販鬻操挺
鼓譟往返數百里所過公肆焚掠一郡大苦之縣格
名捕官卒皆引避莫敢近君承委徵循從健卒數人
乘夜掩虎不意生得真法餘黨潰散民始安堵邑東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二

南山谷鉉錫出焉愚氓無知往往擅幹為利逮捕接
踵株引窮竟人心洶洶嘯結愈益眾君但申飭厲禁
明示以禍福俾各洗心與更始諸無左驗相指詰悉
置勿問自是竟數歲無犯者禹貢汶水出邑原山之
陽境內烏江鵬山諸泉其名聞者以十數皆會於汶
達於濟夏秋雨潦或填淤不從故道君自臨視令以
時疏濬俾轉相注洩悉歸漕渠漕大便利邑令缺因
攝篆事案無滯牘獄無留繫所聽斷即重坐無怨言
視民若子民亦父母視之不忍欺尤加意士類士有
力學飭行必善遇之與鈞禮賓者賜以膏楮之費令

再缺或有故它往邑之民若士日望君再攝凡視篆
者五終始如一甲午蝗身率民設法驅捕積蝗日千
石所農得半獲歲不至大侵明年河決趙皮寨運道
艱阻都御史麻城劉公寔奉命治河集四省財力大
議脩濬君承檄督役授界分程廬河濱往來輟棹理
捷事經費出納明允工獨首竣它執事或怠備後期
甚者逸去復以君代總其事又不日告成河渠既通
都御史舉諸有勞勩之臣君第一與司空屬藩臬長
貳並列薦疏名相等比語載劉公所刻問水集中詔
增秩一級遷曹州別駕去之日民老穉千餘人相扶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三

携泣送船繹于道車擁不行至今邑人談往事猶曰
安得復見霸州王君也按禮功施於民能禦大菑扞
大患皆祀之邑舊設名宦祠祀漢韓韶而下若干人
如王君治狀視古循良無異僉謂血食其間甚宜當
是時張公兼理學政即可其請秋八月上丁釋奠設
主從祀於祠禮成士民大悅復相與刻石祠下識不
忘而濟南殷子因為叙次其事論曰士筮仕令長日
微顯是幾故多矯節自厲承載格於資品即有才美
希復殊擇乃其子然樹立用廉惠著稱所居民附所
去見思亦庶幾卓行君子也方其宦茲土春秋有事

祀下仰止先哲豈自知吾去後民思慕我且俎豆此乎上下數十年邑閭幾承矣俾問之指不再誦請祠祀則翕然無異議此寧得強致也彼碌碌是甘曰民誰我與不自待淺哉夫王君非治河未必以才免卒用河功還是佐理善狀邑人思之不忘者當其時上之人寔未有察也鄉令張公不躬至其地民之永懷且開過奚以達則遐僻冗散坐湮沒不聞者未敢曰鮮矣世欲以智慮遠度任譽毀為最最謂足周知百執事當其誅賞安可執安可執

烈孝祠記

金輿山房稿

四

烈孝祠歎烈婦李氏祠也李年十七歸同邑方模逾年模死無子李謀于姑汪擇族子後模或以次請繼李不可曰是與未亡人齒相若曷毋彼為力拒之汪為擇近屬方一桂幼子使為模嗣易名繼老李從容白姑曰始夫死婦當即死恐死者嗣未立姑未有託也嗣今定願畢初志得身殉夫地下不恨汪百計慰解不可奪遂絕粒不食數日不死乃飲毒藥竟死歎宰史君聞而異之召汪問狀汪具對李奉已孝教及誓死始末會二里媼以宅事詣縣宰察其質訥粹問以李氏擇嗣事蓋虞有私屬也二媼憤激力辯述李

所以孝汪與汪哭李之死之慟一如汪所云宰為感泣白諸當道扁其祠曰烈孝祠遺言扁端示風勵焉祠本方氏別業距故居百餘武距祠又數百武即烈婦墓祠與墓皆李與姑汪手自經畫者死之前一日李語諸母曰村口平地可堅吾節婦坊今烈孝坊即建所指地卒如其志云中丞汪公狀其行侍郎鮑公為立傳二公皆歎人蓋親所聞觀故言特詳李之父昶以鄉進士同知濟南府出所刻烈孝實紀示余請為祠記余讀而悲之夫死生亦大矣士窮經諱遠誼動以賢詰自命倉卒罹變左右翔顧莫肯以身赴君父之急藉口愛身有為曰吾恥溝瀆之諒者何限也及語慷慨殺身乃搜抉瑕類槩自過中謂計畫無復之耳噫何其悖耶令甲有表貞之典即余耳目所及烈奇節卒湮沒不獲見而蒙被優復者或多文鮮實不必厭衆志此固有幸不幸矣夫誠不愛一死求仁得仁知不知豈顧問哉君子為世道計蓋不能無慨云爾李之死烈固天植其性然也至謹擇所後卓見深識率古人所難殆亦有素教焉語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余既知李君又汪鮑二公論述足據也故不辭而記之

金輿山房稿

五

泰安州均田碑記

泰安依岱為郡多山故其田半硤确五方民錯居俗漸巧敎或附郭沃行更相詭匿規輕稅甚者十不名一至有亡稅之田迺貧弱失業橫被灑寄始惟在撮畸零不謂深病因循轉鬻歲實月易里胥益滋姦利版圖舞舛莫可覈據或稅浮於田或不田而稅蓋通負日積訟牘繁興咸職是之由長吏間議振剔又以群咻眾沮法卒格不行州坐大困嘉靖丁巳知州事徐君奉臺檄大括田于肥城均其租額肥城民稱便於是州父老子弟相謂曰州田之不均眎肥城劇焉

金輿山房稿卷之六

六

非使君仁明上下所孚信後孰可卒是役者因請如肥城例行之州上其議撫臺報可復檄徐君俾以便宜從事君曰均田之難非稽其數之難辦其等難也周禮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大司徒凡造都鄙不易地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此計畝殊也載師掌任土之法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定稅殊也即泰安稅畝之舊或六百武為畝或三百武或二百四十武或四尺或三尺有五寸其始蓋以

體瘠為差亦古意也今徒數之覈而不等之別則上地減而輕下地益而重何以均為迺酌道里所宜總竟內之地定其區域分為僚吏若耆老義民之可任者區數人俾先差其原隰沃薄沙園岡阜窪坎之等明著於籍第而三之然後立法均丈股弦廣袤參互程算計州田稅原額五千九百八十五頃九十一畝有奇乃定上地以四百三十二武征一畝之稅中地五百四十武下地八百四十武當上地畝之一武以四尺為準大歸不失州額之故輕重適中常使各有饒裕凡異時詭匿諸弊苟自歸正一切勿問時遣人

金輿山房稿卷之六

七

察視所任吏民敢受人一益一蔬輒痛懲無少貸有以中為上易膏稱瘠者令得相覺言務求至當又酌兩稅租入之數畝為之準州置總籍里有冊戶有帖甲乙多寡一定不得損益自戊午歲某月至某月緣數百日政不妨民不擾田賦悉均百年積蠹一朝漸除嘉興更始州人大悅謂可經久無累也乃共建碑州治垂示後世俾無忘使君之德因詰余請記余既不文則為直述其事令刻以識歲月當是時徐君治行於東省為第一行以顯陟將去州矣夫使繼君者知君所究心謹守其法無以臆見輕變易使諸豪猾

不便於均田而圖壞之者若有憚而不敗也則斯碑之建誠不可已哉徐君名節山西臨汾人癸丑進士其為郡多善政以茲碑記均田也故不書

濟南新建許忠節公祠記

正德己卯宸濠反于江西許公以按察副使不屈死之今天子即位首詔褒錄贈公左副都御史謚忠節官其子瑒世錦衣衛正千戶尋用廷臣議謂公死事尤烈再贈禮部尚書後兵部覈奏公為樂陵令時薊盜劉六齊彥明等起所至破城邑殺長吏勢熾甚諸省戒嚴辛未六月賊黨犯樂陵楊家店復從海豐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冠縣境八月賊偽劉七擁衆二千騎突至縣南關餘黨以二千騎掠縣西黃家店當其時皆樂陵令身率所練壯勇出奇設伏大破之部諸弩士襲擊追射無不應弦路斬首六十五級生縛其酋黨二十四人僉事兵備武定時賊劉六楊寨婦大舉攻利津急僉事親督郡兵往剿追及高苑斬首四十八級賊劫德平引兵趨救德平至楊二店遇賊與戰一鼓殲焉山東賊悉平計先後俘斬首虜二百三十有奇奪獲被虜口數器仗無算中功賞格宜追叙奏上特命加廕其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聖朝表忠勸功恩渥備

矣休哉初公舉戊辰進士授知樂陵有功超拜山東僉事奉 璽書兵備武定賊平省兵備乃還分臬濟南復往巡遼陽及還江西遂自遼陽過濟南携家還留固陵而身獨往蒞事蓋自筮仕宦山東且十載戊寅抵江西逾年難作余蚤歲聞諸父老談許公率其親所觀記不獨禦寇一事在樂陵興學造士平賦役息刁訟鉏悍翼懦教俗丕變先賊未至繕城濬隍教民戰守具甚備推誠待下與衆同甘苦故人樂效死開府武定郡縣貪吏望風遁去諸興革裁創軍民咸便率經久可施行簡卒乘募勇略選引強士訓習遠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九

射製連挺闢械授攻擊止齊法卒用是勝土人至今習之稱長技焉治濟南政先仁恕務盡下情數平反冤獄絕口不言戰功或問之遜謝不對謙厚不伐如此其平居治行敦大體不愧古循吏至用兵料敵決勝神妙不測能以寡覆衆雖史籍所稱元戎宿將知兵法者不能過噫當濠未反也設公得專行其志如山東時必能先幾制變常使勝算在我濠中有憚不反江西可幸無事矣謀格幾失令束手俟變後誓一死報國與倉皇無策窮蹙而死者等公之初志豈遽止此已邪樂陵先有生祠武定有破賊安民碑公既

歿樂陵武定遼陽思公不已又各相繼于其地立遺
愛祠咸若曰公有大造吾土祀典所列法施民勞定
國禦苗捍患公皆備之不以其死事江西云蓋語死事
江西最著江西之人目擊其變故歎憤駭異惟死之重
而才猷之著事功之素多置弗論語功烈山東最深
山東之人身被其澤故哀思慕戀惟惠之懷而過化
殊區歷世滋久益篤不忘夫各有所感也濟南山東
會城舊有崇正祠祀 國朝名宦鄉賢通乎一省者
公預矣嘉靖辛酉巡撫朱公某巡按劉公某始從士
民之請立祠湖南書院西俾專祀公巡撫謝公某張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公某巡按吳公某繼至咸樂成之藩臬郡縣諸君子
罔不贊贊祠有堂有廡有垣有坊几筵器具咸備且
飭遺像凜然瞻謁悚惕伏臘饗獻耆庶悅懌祠既成
濟南守魏公某走書幣請記其事惟公精忠大節人
人能知之人人能言之儋也東人也特表其宦蹟勛
勞著于山東者俾刻于石以告來世觀者跡公所能
為考其所不及為蓋深有足悲焉嗟嗟一死豈公所
難一節何足以盡公爰系之辭曰 孫壁兮葑房縹
衡若兮廡瓊芳神宇臨兮中洲凜英風兮滿堂絳瑟
兮交鼓陳瑤羞兮酌清醑紛進拜兮延佇靈昭昭兮

欲下乘風雲兮驟鸞螭撫劍佩兮光陸離曉風游兮
顧懷慰我人兮永思繫大造兮東土粵多歷兮年所
歎去我兮安適嗟權分子兮志沮惟慷慨兮成仁勵臣
節兮終古泰山巖巖兮東海湯湯公名與高兮公澤
與長神游八極兮耀景光來不可知兮去何方東人
哀思兮曷能忘千秋享祀兮垂無疆
重修濟南府城隍廟記
粵稽載籍城隍之祀前古有之其秩在禮官為天下
通祀寔自 聖朝始我 太祖高皇帝總一六合詔
定京都及天下城隍封爵其在各府曰鑒察威靈公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秩正二品衮冕九旒九章命翰林撰制詔頒之尋令
儒臣考正諸神位號止稱某府城隍之神 詔曰使
神聽命于天諸鬼神聽命于神庶權綱不紊也京都
城隍廟成山東諸省城隍之神序列廟門內然在諸
省第以府稱無以省冠者州縣各有專祀惟附郭不
更設濟南山東省會首郡也廟建自洪武初凡省臬
貴臣郡縣長貳諸執事始至一如令甲矢神曰所不
恪共神其殃之春秋有事山川社稷載其主合食于
壇水旱疫厲寇胥則省臬大夫或撫巡命使輒督所
部叩禱惟謹蓋視它府禮式崇異矣按碑記廟經有

司脩葺者四自正德辛未逮今又五十年久漸圯微
公帑告訕謙畏因循靡任厥事者規制大壞弗稱百
戶王永智鄉民孟詳輩二十有八爰始倡義協葺住
持王明倫白於諸司咸聽之且各捐俸為助宗藩
特出帑金鄉大夫士民罔不樂輸翕贊乃庀材僦工
自正殿寢殿配殿兩廡大門二門鐘樓鼓樓香亭甬
道龕壁軒楹繪塑儀像齋宿庖廚諸隅悉撤而新之
始嘉靖辛酉四月至明年某月告竣壯麗完美煥然
改觀過者懔惕儼乎若臨祝釐祈歲公私咸賴鄉進
士崔君元吉為狀其事屬余記之余嘗觀我國家
金輿山房稿

所頒郡縣條章益祀典惟首事夫歲時走謁疇不躬
親敕陋乃縣曰廟額府祀也胡敢與府曰工役縣責
也非可侵出內虞其叢毀動衆想其賈怨胥讎胥戒
苟倖遷代以俟來者噫天下事坐是而廢滋多矣彼
其飭供具儲侍求稱監臨部使者意率單中人數千
產不靳甚乃剥下自封戕虐顯殺未聞少自嫌畏此
獨曰不敢何也閭巷之民一倡衆應非藉威令督迫
之資庫不煩一錢官不徵一夫數十年之墜缺一舉
振起無難者廢興存乎人扒海岱鉅邦百執事具列
而政務首事自二三韋布底具成余嘉其志竊因有

深慨焉乃為次其歲月俾刻石識之庶後之觀者有
所倣也

新泰縣重建長清知縣武公祠記

新泰濟南小邑地僻且隘元時嘗廢縣設巡檢司尋
復置縣明興因之編戶二十有一里其設官有令
丞簿史各一人儒學教諭一人訓導二人國初戶
口蕃殖庶務易集頗稱樂土百餘年來征科溢恒額
或令代它郡邑出更繇重賦加派繁興又屬歲惡民
流丁口寢耗逋負逾積率一歲租庸調額算當二萬
五千餘緒所遺孱弱僅二千有奇雖人課百夫畝稅
金輿山房稿

一項猶懼弗供誅責益亟死徙益衆公私匱竭至倉
無石儲庫無銖蓄邑大困敕嘉靖丙辰邑人國子生
孫述草疏屬鄉民馬伯通輩奏乞裁減縣治歸併里
甲詔下山東撫按議乃檄長清武公徧勘之公至
開誠布公廣詢博考俾人人各陳所見虛懷聽納乃
履畝以啓地之沃磽面覈以別戶之增約閱籍以酌
賦之輕重繪圖以辨居之遠邇殫精畢力靡間宵晝
浹旬而定其議邑里舊二十有一議併為五凡去里
長之籍百有六十除亡逸五千餘丁檢荒田得就輕
稅者一萬餘頃縣省丞一人簿一人學省訓導一人

供億奉入及諸輸辦銀差力差常費減十之七異時代徵溢派原出它郡邑者悉還其舊議上撫按為請于朝皆報可於是邑人感武公之德俾縣治垂廢僅存民命垂絕復蘇寔有大造茲土也爰建生祠縣治前伏臘饗祀惟謹嘉靖甲子耆民某人等復為舊祠簡陋弗稱乃白於御史高公請改建許之別購地縣治之東為正堂三楹塑像其中東西庖序如堂之數重門弘邃繚以周垣規制視前大備祠既成孫國子與諸父老謁京邸屬余記余讀史傳所稱循良俎豆一方亦代有之大致吏其土民被澤深且久也按

金輿山房稿

十四

新泰志 國朝縣令祠名宦僅二人重矣武公寔異縣長吏奉臺檄暫往區畫曾不越月別去非得人人煦而拊之乃其民親慕愛戴既久愈益不忘吏其土者靡得假焉不亦難乎夫晉陽保障惟損其戶數九江安業亦曰省掾吏閉督郵府內爾民所便苦古今豈殊也故權任可及疇非赤子一朝定議百世利之亦百世思之噫茲不可徵感孚之幾與邑新泰也所尸祝而報祀者長清令也後之吏新泰者過斯祠讀斯碑其惠利斯民而係之思反不長清令若也有不懷然內愧者乎是足以勸矣余因為記之武公名金

直隸井陘人癸丑進士知長清三載治行為東省冠以憂歸長清有生祠遺愛碑紀德政尤詳服闕補河南新蔡縣徵入拜禮部主事令為吏部驗封郎中

王氏義莊記

太倉王氏本崑山人已割崑山支地屬太倉稱太倉王氏少司馬公倬之自南都歸也謂其子長君都事惜曰幸食先人餘澤甚厚雖然如吾宗人何吾與若視宗人有遐昵自吾先機宜公視即崑山族如我也寧惟崑山自司諫分水我也自即丘始興瑯琊江東我也吾安敢私先人食而坐是先人子困借令不以

金輿山房稿

十五

時周卹朝夕糊餽粥不給雖夙夜焚祀先人忍向隅而愾然我耶則吾何以灌而見先人然吾計之季子即多金一朝散予盡無留惠矣孰若蘇州義莊為世世周卹計多都事君度父意乃始捐千畝田為義莊莊之約曰人歲與米升如日之數疏者三之二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盜者若干無夫不嫁者倍之行之四十年矣而田益瘠出實不丰則後少司馬公季君忤已任也後司馬公出入戎行不暇經紀其事歲且捐米三百石予族人待焉而竟以中危法詔獄於是乎呼二子大叅君世貞進士君世懋屬之可簡斥

瘠确益以膏腴為子孫百世計毋寧使人謂我先司馬澤潤自余令九里不得潤乎吾繼侍子繼而善母相忘也二君子歸視其瘠三百畝還都事君之子而益八百畝不易之地佐之總千五百畝矣更度田創義莊廣若干畝綽楔樹其前曰瑯琊義莊門曰王氏先德之祠祠五楹中椅即丘始興左偏司諫右偏機宜顏之曰尊始謂晉即丘子覽瑯琊始興公導江左始宋左司諫縉分水始機宜文字夢聲崑山始也後為堂五楹曰錫徹以祠兩司馬公都事公為義莊始也歲召族人祠春秋臨之以尊而懲勸焉祠已而

金輿山房稿卷之六
燕敦睦也祠左為義學中三楹東五楹以居師而業王氏子弟逮鄉之貧子弟給筆札酒食試補勸駕之費焉右中屋三楹西五楹為義倉以益歲而弊出入皆畫自二君子成先德也殷子曰義莊范氏前未聞也其昉合族之義耶夫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不殊至於賙賻承含皆有正焉先王之制禮也親以飲食始也夫務合族以為歡則念其所以為家矣視人之饑猶己饑之而况親骨肉之愛乎請循其本令以兩穉子爭搏黍慈母不特梓並私之也故昆弟之所分父母之所無也子孫之所分祖宗之所無也

其游彌遠其無彌博九無而九族睦百無而百代通矣今世之雄大官享重祿長物委於私橐內子孫而外昆弟勃蹊評語以為常即貿貿食嗟來食弗問者何限曾不知過者問焉必曰某某之宗人也某大夫之胤也顧不辱與且安在其為亢宗稱顯揚乎司馬公蓋不忍故一則曰崑山我一則曰分水我瑯琊江東我念姁姁相哺非久計而規長畫貽永澤者既如彼四君子引而濬之又如此世德相尋可不謂希焉無論異日兩司馬公佐國家之急侃侃立朝即所創義莊上承尊尊也下睦親親也樹永業利無窮也無

金輿山房稿卷之六
論二君子宣堂庸伐黼黻藻潤為一代鴻博之士稱首即所畫義莊可百世不渝矣蓋於兩司馬見仁孝之備於二君子見規模之審皆可為後法夫范相繼武姑蘇流聲王氏亦然三嬪五賢古今大義諒茲一揆後有覽者尚有味乎斯記矣

關里重修孔子廟碑記
隆慶己巳春山東巡撫都御史姜公廷順親詣關里觀孔廟顏叔初議營葺維時河道都御史翁公大立巡按御史周公詠咸相成之因斥金若干檄下所司鳩工庀材以繕厥事經始于閏六月二十二日至十

一月告成諸殿寢門廡堂閣齋亭燭然改觀其杏壇舊制則撤而更新增置石楹重簷櫺星門之外稍拓地紆迴其道以遠衢市蓋廟之制壯麗博敞稱完美矣衆謂宜有詞勒石以紀成功而屬之于余謹拜手稽首而言曰粵自鴻濛肇判聖哲挺生羲軒而降洎于姬公作者非一人矣迺孔子獨巋然為帝者師萬世無改豈直以其道德仁義包舉群聖金聲而玉振之哉蓋群聖選于四海能以身建太平之烈然欲令萬世太平猶一日則不能也孔子雖屈乎素王之位而六經剛定炳炳麟麟凡群聖相繼治天下之大經

金輿山房稿

卷之八

十九

大法咸舉而筆之於書使後聖有作皆可遵用其言以康又字內蓋自獲麟迄今二千年而三綱常明九法常叙華不沉溺于夷人不淪墜于物是孔子澤流後裔亡窮極也故孔子者萬世斯道之宗主也皇皇哉立言闡教之功與日月俱懸天壤共敝矣漢興以後世主咸知秩祀孔子而遵用其言以為治者數故孔子之道其行于時也有顯有晦而王化相與為升降焉 國家稽古立極于崇奉孔子之典恭隆大備爰自九重之尊下逮里巷無不師事之又近而京都遠而蠻陬海徼無不有廟以隆其祀南面儼然埒于

王者春秋有事則遷籩尊俎之儀象勺干簫之器秩秩焉雖雖焉光耀無前是自昔事師之盛未有禮具樂和如斯者也抑非徒尊之而已我 祖宗開基績運咸表章聖經褒獎儒雅以文太平凡廟堂所以經緯大猷公卿大夫所以贊襄詒議以至閭閻族師之所教訓著夷武卒之所授習一唯聖人之言是崇是重當此之時上無疵制下無私學斌斌焉中正之軌立純白之化流霸習夷風不得而雜乎其間是孔子之道行于時亦未有昭融朗徹如斯者也故自前代治僅小康而一再傳後剝孽輒生令我 朝聖聖相

金輿山房稿

卷之八

十九

承休德宣暢純熙沕穆彌久彌敷二百年來君有垂衣致理之逸臣有守法奉公之誼士有崇實尚善之美民有含哺鼓腹之歡緇黃之蹤微特螢冰夷夏之限嚴于冠履玄風丕洽雅頌聿興和氣醞醞瑞福交應偉哉煥乎萬世不刊之鴻業在焉三代以還莫得而髣髴矣微夫崇道右儒為世儀則以登大化不亦孺乎恭惟我 皇上嗣膺寶曆首幸辟雍士林生色而又帷幄聽講大廷敷治游心儲思一以孔子為極其精神意氣風動景馳雖在遐方僻壤亦皆敬應不暇况乎闕里為孔子誕毓之鄉禮義教化所自出也

而廟貌弗飭觀望缺然其曷以祗若 主上之明德
且非所為天下倡始也今諸公有事東土乃認認焉
以作新為任工不閱歲而輪奐增貴神靈攸安士儒
衣儒冠揖讓其中升其階序恍乎如聞金石絲竹之
音雖縉紳先生之徒來自遠方者亦就其家而覽觀禮
器至於低回不能去信乎盛世之榮觀鴻士之令績也
繼今聖教日廣帝載日融揆厥所元實自魯國開之
則今日孔廟之脩豈惟衍 主上文明之治以率先
海內其於 國家崇道右儒之盛將益光顯而太平
駿烈永永不替矣於戲林執余不佞謹記之以俟方

金輿山房稿

卷之八

二十

來云是役也山東布政使姚十一元陳瓚參政吳永憲
參議潘允端按察使周世遠副使羅良鄒善黃燈僉
事蹇達郭天祿徐炳交州府知府張文淵同知何其
賢通判許際可王民推官景嵩滋陽知縣王旋寧陽
知縣秦吉士皆與有勞于法得並書而復系之以詩
曰 昊穹生民厥有聖神體陰法陽宗主群倫於鑠
宣尼道隆德博金玉其成時維木鐸六經刪定典訓
燁然譬彼日月朗而行天流澤鴻龐以覺來裔萬祀
宗之血食勿替巍巍詰王勃其有興迪茲令模大猷
允升 皇明御寓維聖是式薄海之內廟貌有翼聖

道欽只皇風載昌文恬武嬉休有烈光瞻彼闕里孔
子之宮崇墉廣舍靈氣鬱葱歷年滋多材朽蝕撫
臣曰嗟惡可弗飭爰度爰咨爰興締構群工畢藝不
日而就肆肆其筵奕奕其楹丹雘黼黻既穆且貞爰
入其門爰躋其堂百官具陳金絲琅琅厥真維何亘
邊簋簋神之未臨既安且喜章甫我我絃振翩翩威
儀有斐載歌載絃人亦至止顧瞻徘徊 帝報功
焯乎大哉玄靈永輝萬年有造人文丕熾贊我皇道
岱宗轟轟泗水湯湯琢詞貞珉並垂無疆

詰命碑陰記

金輿山房稿

卷之八

二十一

穆宗皇帝初登寶位以臣士儋夙侍 裕邸講讀自
翰林院學士晉貳秩宗 賜詰命於是祖考鄉進士
府君得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祖
妣武氏贈淑人明年戊辰士儋擢陟禮卿掌詹事府
事會 冊立東宮禮成 詔京官未滿考並給應得
詰勅祖考再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祖妣贈夫人庚午士儋叨官內閣時止虜納款 上
歸功輔臣賜陞詹有差既屢疏辭免未允因上章力
辭詹子中書舍人之 恩請給先世 詰命 上許
給詰命恩詹仍不允辭乃加贈祖考光祿大夫少保

無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妣一品夫人
人幸未及士儋引疾乞休踰四上蒙 恩許致仕馳
驛以還仍命有司給歲夫月米稱優禮輔臣至意既
歸焚黃告謁祖墓爰立豐碑刻 誥詞昭 聖恩示
來裔臣士儋謹拜手稽首恭題其後惟我殷氏在武
定世有隱德我曾祖考為蠡菴公始用禮經魁鄉薦
歷官 德府審理正我祖考為蠡菴公季子歲化庚
子舉鄉試禮經第二人靈寶許襄毅公官山東按察
司副使遺二子執經受業館下葢大司徒莊敏公誥
大學士文簡公讚也在太學四方從游者彌衆襄垣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劉公鳳儀以禮經約為文會亦遺二子來就學則大
司馬文安公龍都御史夔也今濟南士凡治禮經問
所從授受咸出先祖門人無它師先祖顧五試禮闈
不第弘治丁巳謁選卒于京師先少保甫八齡無何
祖妣亦棄養以故祖考生平著述遺文手澤散逸無
存者士儋猶及見宗戚高年及鄉先達耆舊稱述先
祖考天性孝友內外無間言抱經濟之猷不屑小試
竟不獲一命而祖與論惜之嗚呼詎意殘後七十年
重沐 贈典至再至三 天語褒嘉闡揚潛德又皆
出自 特畀不俟積歷考課之常 聖朝眷遇儒臣

恩禮隆渥可謂極至九原有知亦足少慰執士儋謫
陋未能自效涓埃仰答萬一愧懼之私莫可云喻始
我祖考之歿蓋貧不及請銘既荷 殊錫例有神道
碑將乞諸當世名公而士儋蒙 恩休退夙期未果
茲刻 綸音僭述行履梗槩與 恩數次第如右庶
俾後世知慶澤有自焉

誥命碑陰記

隆慶庚午士儋承乏內閣會建虜納款 上謂輔臣
贊襄有勞特加恩賚陞陞有差臣士儋加少保改武
英殿大學士太子太保尚書如故仍陞一子中書舍
人既連章懇辭 上溫旨褒諭不允乃再疏乞辭免
恩廕子已有成命不允辭於是先曾祖考審理正府
君贈光祿大夫少保無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曾祖妣安人李氏加贈一品夫人府君始由
永平訓導被選選為 德莊王教授以講讀勞 憲
廟賜勅命進階登仕佐郎及遷審理正 王奏上其
績 孝廟再賜勅命進階承德郎曾祖妣有安人封
推恩父母如例蓋殷氏世居武定入 國朝皆隱不
仕其業儒登仕籍寔自審理府君始其受 誥勅贈
封之典由府君迨今凡 制文二十有九首而教授

審理所得 兩勅命寔開其先幸未冬士儋蒙恩
致仕既焚黃祭告曾祖考妣墓次爰刻 誥詞于碑
首揭二勅其上昭慶源所自垂示永久因具列府君
履歷大略勒于碑陰府君蚤聞薛文清公復性之學
立志以聖賢自期待舉景泰癸酉山東鄉試禮經第
一人司訓永平教人先德行後文藝貧者輒賙以膏
楮其地禮經失傳為擇諸生少年穎慧者數人俾改
肄親為講授後皆以科貢顯是經至今衣絕皆其傳
也居德藩四十餘年啓沃匡翼一出于正國中政體
儀則多所裁定至今守之壽八十有六卒 莊王親
金輿山房稿卷之六 二十五

為畫像製贊永平府舉入名宦祠武定州入鄉賢祠
并春秋饗祀馬府君既葬濟南子孫遂占籍歷城士
儋不肖猥以家學遭際 聖明叨列輔弼荷 上特
恩寵延四世並登一品非我祖宗積德深厚慶澤流
光曷以臻此哉後之子孫拜掃丘壠仰讀茲石其思
世守先業惟忠惟孝庶無負 國恩無忝祖德云

雜著

識仁會約題辭

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非人也反身而誠樂莫
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心公而理得也所藏乎

身不恕非有我之私為累耶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
體莫非我也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
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無我也此孔
孟之心法程子默然而識之者也故曰學者須先識
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存久
則可奪舊習能體之而樂不患不能守也君子以文
會友以友輔仁相與提撕警覺全此心之本體耳吾
輩生聖賢之邦聞儒先之訓乃不知從事於心學自
暴自棄孰甚焉僕誠固陋幸諸賢匡飭夾持勤攻吾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二十五

書思賢操古譜後

先大父贈宗伯公手書思賢操譜相傳自張文忠公
養浩家得之蓋勝國時館閣虞揭諸君子所校定先
大父是書廼成化甲午春正月錄距今且百年矣儋
不能琴以先世手澤寶藏之間出示善琴者謂與今
所傳者不合弗省也隆慶己巳夏儋病在告德平郭

子文彥携琴過訪語及是譜郭子取讀未竟瞿然曰
其所授即此譜獨未諳其聲耳因為鼓一再行余隱
几聽之字字脗合乃知今世俗所習蓋初譜久逸曲
士各以宵臆附會轉相踵襲故聲旨猥鄙音響繁雜
殊乏古雅冲澹意世無具耳者莫覺其非無怪也郭
子將歸請錄副本公諸同好余不敢秘因書此紀歲
月付之先大父弱冠以明經魁鄉薦文章行誼無愧
古人竟未仕卒卒後七十年始贈令官凡先世遺書
筆記遺家中落散亡殆盡是譜幸獨完豈意既百年
復有知而好者噫通塞顯晦信有數哉三復茲編愴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馬興感

汪氏三子字辭

汪太史振宗有三丈夫子宏凱宏裕宏謨將次第舉
冠事使問字於余余辭謝不敏既不獲命則為稽名
宜義製字命之按說文凱樂也裕有餘也謨謀也夫
樂而和斯樂得其道矣故字宏凱曰懋和有餘而不
自是謙之所以受益也故字宏裕曰懋謙謀必以忠
信則誠意感通言可底績矣故字宏謨曰懋乎命已
乃振古冠禮賓祝之遺意進諸子而申之以辭曰
冠則有字式敬厥名禮儀既備嘉事載成昭告爾辭

顧設有徵永受保之無忝所生凱訓伊何云樂且康
景風煦育品物咸章強教親民說懌無疆去屬即順
化異致祥道達可繇匪和孰滅凱其懋哉余茲勿忘
罔俾蒼舒美專有唐裕惟饒益亦曰盈餘受益以損
持盈貴虛大積如匱盛德若愚鄙夫自多寡陋日趨
順理惠迪惟謙以居裕其懋哉爾無我迂好問得師
吾聞於書謀畫為謨嘉猷是陳厥交罔孚奚取其諄
於野則獲衷其未純信而後言道合益親內告外順
良顯惟臣謨其懋哉爰省爾身立誠脩辭請識諸紳
告爾諸子慎脩罔愆道有似是厥習易遷流蕩喻節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二十七

書葉母還金傳後

語云利令知昏言哲人猶難之也予觀葉母何其識
之遠乎世所稱丈夫名能辨道義卒遇貨利不恥沒
於非分此其賢不肖不可同日論矣夫葉子以才顯
直禁密獲表揚其親不失令名亦可謂善承其志也

方葉母得遺不居有所酬弗內豈嘗有意天之報施
扒積仁潔行其子卒享之命以義也夫

戊辰館選公宴致語

伏以鈞衡贊化當朝推燮理之勲館閣儲英多士賴
陶鎔之德雲龍風虎幸逢千載昌期金馬石渠信極
一時妙選宴需雲而合萃連泰茹以同升昭代曩車
斯文盛會恭惟內閣元老相公道隆王佐學本帝
師扶義馭于丹霄施整頓乾坤之手幹代樞于紫極
樹經綸社稷之功天子倚為股肱腹心學者仰如
泰山北斗三台燦燦明良交慶於廟堂八柱巍巍夷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夏騰歡於宸寓固金甌和玉燭昌調傳說益梅沛甘
雨布和風門種狄公桃李茲際元五龍飛之運適
當三千鯉躍之期祇奉欽俞特精掄擇合四百人
而考其行誼不專藻繪詞華得三十士以獻于聖
明總是珪璋瑚璉儲之中秘讀生平未及見之書責
以全材待將來大有為之任卜云其吉弘開燕喜賓
筵惠然肯來同集上清真境蓬山地勝騷鸞跨鶴共
登瀛嶠禁班高出類超群齊入殷翰墨林圖書府樂
觀文物雍容芸香閣白玉堂喜見風光晦靄簪纓濟
濟追隨班馬之傳繡鳥翩翩接迹夔龍之武涼颺薦

葵瓊宇秋清瑞日浮烟絳帷春煖德星聚彩祥躔遙
燭紫微垣黎火分輝盛事永傳青瑣閣縉紳榮遇冠
蓋奇逢學海文林羨此日淵源師友旂常鼎錫看他
年柱石功勳某等忝列伶工獲瞻華集敢陳輿頌

對台階

鄉試策問

問聖王立國必重圖籍之儲周官小史外史所掌春
秋士大夫所傳述尚矣自漢書志藝文隋唐宋史因
之其稱古今載籍廢興及訪購貯藏繕錄校讐儒碩
之纂輯誼辟之討論至詳備也可得而悉數之歟夫
金輿山房稿卷之八
七畧四部種目代殊禁中外府典司各異石渠虎觀
疇嗣其令猷集賢崇文孰窺其要領其學術事功亦
有得失可指歟嘉則殿所收至三十七萬卷何以哀
集特富太平御覽所引猶一千六百九十種何遂散
逸靡存乃語斯文之盛者顧在此不在彼是必有說
也我朝稽古右文雅重經籍太祖成祖及我
皇上所以表章閣經崇嚴珍護之制盡善極備矣雖
翰奉奉億萬年永久之計昭示中外固爾諸士所當
服膺誦法也願相與敷揚之并述可仰禪萬二者以

獻

問將者三軍之司命將帥協和則同心共濟克敵制勝無難矣稽古名臣揚鴻休垂令名曷嘗不以雍睦有容謙退不代為美哉縣上治兵諸臣讓善國人大和數世賴之于鞏之後振旅後入三帥辭勞皆君子所亟稱也此不可為將帥之法歟乃若交驩深結共成安劉之功釋憾定交並著中興之績身為大將未嘗專誅閫外非不知致法監軍足以明威也北地悉平上狀不述已功非不知降服羗虜無嫌自伐也章敬之邀輕身以赴軍容何坦然不疑乎淮蔡之入橐

金輿山房稿

卷之八

三十

鞭而候宰相何歟然自詘乎懽然相得願比汾陽臨注矣其子諱之豈無所怨惡者未深信歟志在恢復史方諸葛武侯矣或者議之豈開誠布公者猶有歟歟是皆史傳所顯著人品姑置弗論其識量所至可歷指而備言歟夫任將者常欲其使展布耳緊責以雍容謙退得無不可歟豈任將與將之自處者異歟古者群后德讓百僚師師同寅協恭不獨將帥之責也諸士將出而任天下事矣請以所見著于篇庶且有勸勵焉

擬武舉策問

問八陣之法始于握奇而推衍於孔明今魚復壘石即風后法也但諸家所解奇正之說不一或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鳥蛇為奇或以八陣各有奇正或以八陣為正游兵為奇或以天地為旗風雲為旛龍虎鳥蛇為陣之別或以四正四奇為定陣而配八卦之名其於握奇之旨果有得乎否與或又謂天衡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或又謂定而不變者為正動而有變者為奇其說亦有所據與今觀魚復壘石與握奇隊數既已不同而黃帝太公孫吳所舉陣法名亦各異定如六花陣九陣十二陣云者其旨何以相通與

金輿山房稿

卷之八

三十

李筌之圖說裴緒之新令豈無得失可言與古之人精于陣法者有成績者不少也亦可歷指其人與夫士貴訓練兵尚節制陣法固將之所以究心也請畢其說勿徒曰善師者不陣
問孫武兵法談兵者所祖也史籍所載昔人從違得失班班有據矣宋張預氏擇古良將自太公而下迄于五季得百人集其傳成一書各以武兵法題其後次以行事合之參校其得失不知其書於孫子亦有所發明與其所選擇裒輯果盡善無遺逸與近代有倣其例為續傳者自五季至元又四十八視預所集

亦能無遺憾否與春秋之際列國用兵如長勺之戰城濮之師薦韞之歸曲梁之戮鷄父之敗鄢陵之後滅庸之計入郢之謀其間議論節制後世傳誦焉預書曾不及之何也豈以與武時相先後無所祖述者與今試舉其事校之其所以合于武者亦畧可指與先儒謂左氏蓋知兵法者人固有好讀左氏稱名將者則左氏所紀諸賢豈可置而不論乎夫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尚友千古乃所願學者誰也試盡言之以觀效用之志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陸世忠校正

紹興孫 綜文秉

鄱陽劉應麒道徵 同訂

墓誌

明封文林郎貴州道監察御史吉公墓誌銘

吉公筮仕河州守陟長史相 趙鄭兩大藩階大夫

矣其曰文林郎監察御史從子封重 恩命也公為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鄭府長史時 鄭王上書 世宗皇帝言脩德講學

斥異端止營建諸事長史寔贊成之既 王以觸廢

并奪長史官歸越數歲公之子中丞澄以御史奏最

疏乞移封 詔乃許如子秩蓋特數云余雅善中丞

稔其世中丞之子大同又以食憲開府吾郡有善政

以故公歿食憲致中丞書請誌公墓按劉憲副贊狀

云公諱陳字萬言別號柳東其先開州榆林里人

國初有曰惟善者徵賢良文學不就以五經授徒郡

中郡誌稱龍德而隱今從祀鄉賢祠數傳至貴貴生

寬寬生宣宣生倫號樂素公配張氏則公考妣也吉

自徵士後世隱農畝至樂素始以高義聞生五男子公及弟陽遂用儒顯陽登正德丙子鄉試授知秦州終臨洮府同知公登正德己卯鄉試昆弟一時文學行誼相等又並領邊郡著循良績號二難馬公之守河其地軍為民患公因事稍稍懲之又為條誠摘不逞者數人寘諸理民賴安堵州壤接鎮番通茶馬市王者稍弛輒譟呼不法急之且生變矣召諸番酋與約曰犒賞吾視若直苟犯約不若貸也於是諸番咸戢戢服終公守河莫敢譁矣河有水磴千餘歲賦之贏即儉取猶千金官率視為例公曰祿外之入舉賊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五

也奚其例竟不私一錢它如修河橋黠淫祠興學造士善政不可殫述去之日河民思之請祀諸名宦祠至家繪一像故事惟謹語具河州志中自河州擢趙府長史趙王賢雅知公公所啓禮有司正風俗諸事王令刊布俾國人矜式己丁內艱王疏于朝請無補長吏缺必待吉某其見重如此公既坐鄭退居惟引咎責躬布巾野服闢小齋蓄經史日游息其中靜對晏如也及受勅封乃具冠服望闕謝自謂輔導無狀賴聖明薄責不自意復叨多繡溫綸之榮甚幸惟念鄭王無罪久廢國未復老臣死

且不瞑耳公卒後逾年聖天子即位遵先帝遺詔復鄭王諸以言獲罪之臣次第召錄惜公不及見之初中丞尹洛川拜御史按晉按陝按閩歷右僉都御史巡撫遼陽公每貽書勉其精白乃心勿曠厥職僉憲始授行人奉使關陝間道歸謁公輒訝曰爾奉簡書為天子布睦族之典奈何歸執趣行勿留又嘗以清慎勤恪行為庭訓遺之故奕世守其家法官跡所至卓然稱賢有自也公廉儉出天性未仕時州守高其行有富民罹法守欲藉以賙公索一刺為解公竟不與守愈益敬慕之喜甘澹泊食無兼味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三

衣無重采居河始製一褐且十年所時時令太孺人補綴衣之且曰勿以煩諸女婦令厭棄也中丞自遼陽解官歸公獨喜曰吾家三世享國恩居嘗有盛滿之懼好退為福庶免為造物者所忌矣其高識多類此嘉靖丙寅秋僉憲為刑部員外郎居京師公既病日念之恐不復見無何有山東之命得便親省若天幸然公竟以是年冬十二月十六日卒距生成化某年某月某日享壽八十有六公行履端潔終始一致無愧古人狀稱公守郡廉平有召杜之愛相兩藩忠懇不負所學有董賈之節歸而里居表正鄉閭有

王彥方之誼教子若孫篤行醇謹以文獻世其家有萬石君之風咸實紀云配劉氏以中丞貴封太孺人有令德子男一即中丞娶張氏先卒贈孺人繼娶李氏封孺人女五長適張潛次適監生胡應名次適徐案餘俱錫孫男一即僉憲張孺人出娶王氏孫女一側室劉出許聘張國子童蒙子某曾孫男一鳴治聘晁吉士東吳女曾孫女二一適庠生王法堯二適段欽咸宜族中丞卜隆慶元年某月某日葬公某里某地余為之銘銘曰 於赫華胤自周吉甫徵君儒宗肇茲來許二難崛興蜚英天府儲綰郡符揚光西土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四

河湟去思有碑有祠兩佐大藩以忠愛知廢匪其事旋拜寵貶愠喜靡形兢兢是持教子若孫世濟厥美秉憲鎮綏祗服訓軌優游林泉左右圖史全德令猷眉壽繁祉五福備膺存順沒寧先民矩矱後學儀刑綿綿餘慶垂及雲仍佳城永安無泐斯銘

誥贈中憲大夫順德府知府李公合葬墓誌銘

李公歿于嘉靖改元五月二日墓在濟南郡城西北馬鞍山之東陽益元配郭氏祔矣後四十有八年為隆慶己巳閏六月五日繼室太恭人張氏卒啓壙窆禮也其子于鱗介書告余曰嗟先大夫遠矣伯

貌諸遺孤太恭人實立之乃今致大誼地下夫有美而弗傳孤用大懼敢聞諸下執事余通家子也謹次所述略志曰李公諱寶字來貢其先長清人曾祖思道生祖禎始徙歷城龍山鎮父曰端端少孤奉母再徙郡西門貧不自給則往會博徒一擲箕錢數萬遂為西門大賈矣以令里中少年里中少年改業從之者亦無不千金賈也又好施予多以金振貧乏給喪葬郡子弟德而貌祠之至今有伏臘焉母楊氏寔生李公李公倣儻負奇氣蚤由郡諸生入貲為 德懿王典膳初謁選如京屬歲饑行河間道中逆旅有腊人而羹者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五

目公喈喈有謀公為弗聞也者而宿之得間逸以免識者多其有智典膳凡二十年率引告不事事日惟從客浩歌放飲能當上客四十人人醺之巨觥竟坐不醉 王每朝會典膳職上食則謂其僚吾酒後吐氣勃勃觸人安能屏息恭鞠聽起 王者前也蓋曳裾而隱者焉父端卒時所遺子錢券盈篋齒且萬金則盡焚棄曰金自我捐之無恨安用懷方尺微楮俾里閭父老慙而亡避我乎其長者又如此然竟坐貧更以酒對產饗之也則益貧生三十六歲歿矣先娶郭蚤卒郭父曰彥能有卓行未杖飲于鄉太恭人校

尉平女年十六為李公繼室即善撫郭二子二子忘其母郭也比公卒則太恭人有三子顧其年二十八歲爾即自稱未亡人奉姑鞠子拮据執掌百爾荼毒甘之如飴矢節不以窮奪君子以為難子麟既成進上官比部守順德太恭人皆迎就祿養及副使提學陝西太恭人以孫駒婚不往自陝西請告家食且十載隆慶改元用廷臣會薦起為浙江副使陞叅政太恭人又以徐恭人新喪不往也河南按察使命下于麟攢請行而太恭人亦自念老矣無得幾見子從之抵汴四閱月一夕暴注卒于麟得身奉永訣含歛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七

如禮一時臺省僚友奔走弔奠儀文甚設人謂太恭人大節厚終天實默祐之信然哉太恭人性儉素顧亦好施所欲不言有無即不欲快快不恤也處家斬斬恭人雖貴嚴之初以比部奏最受勅封太安人既順德奏最受誥如今封而公累贈若乎秩兩制咸美聲云公五子登龍娶劉氏王氏曜龍表娶郭出于麟攀龍也娶徐氏封恭人妾蔡氏盧氏化龍娶劉氏成龍娶李氏俱太恭人出孫男七杜娶王氏吳氏檀娶盧氏登龍子駒娶曹氏馬氏知州應奎女采早殤馴聘許氏長史邦才女子麟子東娶汝氏駱娶趙

氏成龍子孫女一適艾芹與駒采恭人出馴盧出曾孫五曰鴻仁鴻儀鴻儒駒子曰世懋東子曰世德駱子曾孫女七檀四人駒東駱各一人所締姻戚名家夫天道豈不著哉靡隱弗彰靡德弗酬李公即游于酒人乎然能折萬金券責棄之斯足有于麟矣矧太恭人五十年大節錚錚于白日批于麟文章政績重于當世其顯親流譽遠矣豈謂子能五鼎昨云爾太恭人生某年月日壽七十有四合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曷賦之奇弓而當其年百罹無悔弓大節以全茂啓偉哲兮令聞日宣流祚弘衍兮既定之天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七

陝西西安府知府洪公墓誌銘

嘉靖丁巳春二月壬寅公以西安知府卒于位距生正德戊辰九月丁亥年僅五十蒞府事八閱月耳關中人無貴賤長少咸若喪考妣相扶携臨哭柩前日數萬計或設主聚哭郡治外又竟月不止於是父老子弟白當道祠公學宮諸名宦間郡舊有遺愛祠顯祀前守余公子俊泰公絃者僉又謂公治行視二守無媿因並祀焉西安號難治地震後上下益困公銳意煦拊不憚劬瘁弔死振孤繕圯完敕即米鹽細務

率親省視朝夕聽斷隨至剖決無滯恒廢寢食故未
久感人深若此然亦坐是病殞禮謂以死勤事信哉
初公第甲辰進士筮仕秀水令秀俗巧偽滋甚民多
析戶寄產覲輕絲賦公至悉令自疏歸併不旬日邑
豪自詣首幾千人計歸正詭射花分田十五萬餘畝
積弊一清會歲饑有司方請賑公曰請而賑是含口
待哺也賑而後聞罪在長吏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
無憾即糞帑廩急給之民賴存焉無算兩浙舉課最
稱第一丁外艱歸秀人刻石頌德為去思碑三令冢
宰吳公鵬前給事中沈公伯咸沈公謚寔為之記服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八

關補任金壇尋陞戶部廣東司主事督昌平芻餉時
畿輔新創虜變貴帥用事客兵悍甚部使者至見侵
侮公出納有度兵民咸便相戒歛戢甲寅陞本部陝
西司署郎中分治花馬池地既絕徵益多積蠹公治
一如昌平時聲用大著會當路有忌公者推補平涼
知府 命下中外愕然不平未幾忌者去迺改西安
故事守臣既除未履任無驟改者公之西安人不以
為異蓋才望素孚云公儀幹脩整深沉有大畧倉卒
應變動中於會或賓客雜坐言款酬接無間疏戚人
人自以為見厚下至里曲童隸問昧勤至亦畢得其

惟心即有所銜蓄不輒發或愈益親人終不覺其不
憚也時方傾嚮謂顯重可立致迺竟止西安守蓋識
與不識咸痛惜之始公為邑以憂去居戶部幾五載
皆奉 命駐邊不獲如期考績嘗以親不逮恩為恨
及遷西安具疏乞請 上命給之於是公父淮始得
贈承德郎戶部陝西司署郎中事主事嫡母張氏生
母朱氏並得贈安人公元配劉氏繼室王氏皆贈如
例錫之 勅命報至公殤已三日亦竟不及見也嗚
呼傷哉公諱遇字伯時號華野洪氏上世遠莫考
國初有諱敬先者始自燕京抵歷城堰鎮家焉敬先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九

生曇曇生秀皆不仕富甲一鄉稱大姓秀即贈君父
字朝壯嘗為太學生又為義官有隱德張安人為都
御史與女朱亦令族公與兄進遠咸朱出曰遠者異
母弟也公子一曰一謨今為郡諸生出劉氏女二出
側室祁氏一謨娶金氏蘇州守前監察御史城女繼
周氏元氏令居魯女孫女一周出一謨奉公樞歸自
關中卜以其年十一月乙卯葬公華不注山北祖塋
次啓二母柩合窆禮也迺持劉國子應龍狀請余為
銘余舉于鄉得與公為同年友又嘗締姻好辱知最
深義不得辭乃擬其歷官大節表表著見者叙次其

事俟傳循吏者采焉銘曰 越有碑兮繹思不忘秦
有祠兮享祀無疆厥施未完兮令聞愈彰宜福爾後
兮奕世其昌

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郝公墓誌銘

公諱銘字汝西別號溫泉其先山西交城人遠祖輔
仕元冀寧路長官 國朝有曰鳳舉者為長蘆運判
公曾大父也大父旺不仕父文達以公貴贈監察御
史弘治中始自交城占籍蔚州生四子公最少弱冠
游郡庠有文聲嘉靖乙酉舉山西鄉試筮仕衡水知
縣衡水小邑凋敝公至約已脩廢植屏抑梗力振起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之屬歲惡民流賊多積逋自出奉金為民代輸流徙
漸復有郎姓者疑獄久不決監司檄公公私心顧天
卒得其狀當道署考謂見利若晚決獄如神以才宜
繁劇薦知任丘縣任丘多望族中貴人禁衛士依城
社橫不可問時文康李公柄貴宦其地者率曲事之
公直已行法一如衡水之治無所阿縱文康愈益重
公亟稱其賢豪宗巨猾相戒歛戢莫敢干以私者歲
已亥 天子南巡郡縣長吏多坐共具弗豫誅謹時
公協濟靜海費省而事集獨為諸縣先賢聲愈益著
庚子徵入為福建道御史邑人立碑紀德政識去思

語載聞人博士德行所為記中為御史首論武定侯
郭勛不法事勛竟下獄死當是時勛怙寵驕僭士大
失稍迕其意輒輒巨測公起邊徼又始進靡所附藉
抗言直指遂折大姦中外歡頌稱 國家之福焉癸
卯奉 命巡山海關以諸夷患切肘腋允繕備飭武
罔不悉心區畫逮令賴之甲辰巡按滇南遐荒荒僻
曠悍易為變公推誠鎮靜遠人懷服會需益不寧境
內騷動公至宣布德威旋亦底靖比代請告歸蔚遂
絕意仕進屏紛紜日惟課子經術它玩好一無所
嗜處鄉人無少長與鈞禮人亦咸敬重之蔚值歲祲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殍賂載道公捐已貲掩之無暴露者遠通誦義謂公
世美之盛實厚德之報云公生弘治乙酉八月二十
日卒嘉靖癸亥八月十九日壽七十有五元配王氏
蚤卒贈孺人無子繼李氏封孺人生二子本郡庠生
娶楊氏杰丙辰進士福建道監察御史娶吳氏女三
適白鎰甄紹祖庠生胡璉指揮使孫男七本之子曰
蒲曰洲曰汾曰洵杰之子曰瀛曰洛曰洙女四一本
出餘皆杰出始杰為行人使晉楚便道省公惟諄諄
以盡職效忠為訓及出按貴州滇貴比壤公按滇所
經履稔知其便苦復指授憲體所宜甚備杰奉教以

往抵貴州甫二旬所聞公計遂奔歸本竟以哭公過
哀後公未逾月亦卒杰卜甲子春日葬公祖兆乃
奉貴州副使王公壁所述狀乞誌其墓杰余校藝禮
闈所取士也恪慎有識繼公居臺中夙采茂著時論
所器重余未及識公觀其子之賢知所由來遠矣王
郝世姻且亂年同業狀稱公厚重簡默不事表暴終
日危坐無惰容與人接怡然可親至非義凜不可犯
因可想見公之為人夫仕無論崇卑要之行其志耳
如郝公者出為循吏治行可紀述入為名御史危言
抗節所至風紀凜然民蒙其福且恬于利祿盛年勇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十二

退雖史傳所稱古君子出處之善何間然哉為叙而
誌之系以辭曰 蔚郝始遷從太原維公奮迹濬厥
源薦冠繡斧乘輶軒奕代嗣美昌以蕃式穀遠詒德
茂存安靈幽宅歸化元史志墓石載以言子孫千禩
永勿諼

中憲大夫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李

公墓誌銘

嘉靖初文治恬熙群良彙進于時仕于中朝者有八
才子稱中麓李公其一也公以隆慶二年二月望日
卒于家嗣子幼弱里中無賴稍稍齟齬之而一二有

司復持之急以故不克襄事者數年至是始議以壬
申某月日葬公綠原村祖塋前期嗣子持狀來請銘
余曰公吾邦之良也矧頗悉其行事銘惡可辭按狀
公名開先字伯華中麓其別號也先本伯陽之裔居
隴西者最著其後始自隴西徙長城嶺又自長城嶺
徙綠原村于是遂為華丘人數傳有名子瞻者公曾
大父也子瞻生聰皆邑諸生聰生淳正德庚午舉子
鄉娶于王而生公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
員外郎王累封太宜人公以毛詩舉嘉靖戊子山東
鄉試第二人明年成進士授戶部雲南司主事久之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十三

調吏部考功歷稽勲驗封員外郎郎中已又改司文
選尋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居無何罷歸蓋家
居者二十年而卒公生而卓犖穎異七歲善屬文
讀書一見輒成誦而又即知聲律吟咏之學稍長補
博士弟子員里中有繇後苦公公自言于令令面試
大奇之為復其家于是齊魯章縫之士咸喁喁推轂
李生矣未幾贈公捐館舍公哀毀盡禮已又喪其祖
母某公持服如贈公鄉人稱之服除遂連舉進士嘗
運餉金詣寧夏當是時關中有兩太史康公海王公
九思家在武功鄠杜之間公業聞兩公名及使還過

訪之此兩公者居以才自雄睥睨一世乃見公獨懽然相得為留數日始別復移書唐太宰薦之抵家以疾在告者踰年始授戶部主事戶部為金穀劇曹而公所督太倉粟時尚有中貴人監之公不較不綏委曲調停無撓法焉復奉命出理徐州倉頃之以望調吏部為太宰汪公鉞所器重故任吏部者率矜崖岸高自標致局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相接以示尊倨公顧數與諸交游以詩文相賡和暇則浮白對奕談笑竟日而無廢事卒之人莫敢干以私而稱吏部能謝絕請謁亦卒無踰公者公既負才氣居銓衡要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十四

路素伉直不善事權貴人而諸僥倖見抑者又日媒孽之時柄臣銜公不附已遭邏卒廉公陰事久之無所得終不釋公至是蓋已遷太常矣會九廟災公例上疏自陳竟中以他事令公歸歸時年才四十耳居六歲而配張宜人又卒六歲而太宜人卒公哀毀彌甚每哭輒撫棺號曰天乎乃不令母見開先舉子耶蓋遲遲者越八年始葬焉公故嘗病脾間歲作不至劇丁卯秋乃大作踰年竟不起距生于弘治壬戌八月二十八日凡六十有八歲配張氏即先公卒者繼王氏齊東人咸有懿行可稱述嗣子名春塢娶康

氏太守迪吉女公少博學彊記有大志所與交皆當世知名士以意氣相許遇事籌畫剖析多出人意表往先皇帝幸承天嘗命少傅翟公巡九邊云翟公議自遼東始業已行矣公獨請問謂曰公國家重臣也主上所倚任京師密邇當路塞藩籬卑弱虜颺迅可至今車駕在江漢公奈何復遠去京師令緩急不相及乎公往宜自宣大此聲實相副萬全之畫也翟公矍然悔失計拊手謝曰老諄不任事微君幸教幾失之卒改行如公策公之慷慨知大計皆此類也嗚呼以彼其才假令秉筦鑰之寄所建豎必且掀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十五

揭可觀乃于方壯之年竟一蹶不復起雖致位卿貳稍稱通顯矣然實未究厥施也昔人論馮唐李廣有不逢時之嘆乃先皇帝長馭遠攬臣下一言稱旨即不次待以卿相可謂有時而公卒擯棄不偶以死此又何說也比先皇帝上賓公聞之蹕踊幾絕意若無復有知己者公之情見矣公自罷歸稍益充拓舊學與荆川唐公念菴羅公約為天台鴈蕩之遊值喪其內子不果行既而嘆曰會心處不必在遠吾直巖居而川觀耳乃闢亭館招致四方賓客時時以其抑鬱不平之狀發之于詩尤好為金元樂府不經思

索頃刻千餘言酒酣興諸賓客倚歌相和怡然樂也
以是公之長篇短調幾徧海內而名亦隨之人或以
靡曼謂公者公不顧嗚呼古賢智之士抱琬琰而就
煨燼者或傍山而吟或被髮而嘯或鹿裘帶索而歌
要之其中皆有所負而未庸故緣此以自洩而世以
恒度測之遠矣若公者毋亦有所負而欲洩也歟良
可悲已所著有閒居集十二卷雜集二十一種行于
世系之以銘曰 綉江之濱章丘是營誕此哲人維
公以生譬彼韞玉為主為璜僉曰良哉天衢而亨胡
然中竭挂冠遺榮綉江清漪可以濯纓以觴以咏以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十六

怡我情千里伏櫪向風則嗚天地一嘯泰山為輕古
亦有言人貌榮名彼巧宦者四至九卿公豈不達通
駿有聲麟麟羊羊美矣佳城闕彼無疆視此勒銘

誥贈奉政大夫四川按察司僉事樂軒呂公配

宜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樂軒呂公諱鉞廷威其字濟南陽信人也先本四嶽
之裔其後有十公者于公為高祖十公生曾祖弘德
弘德生祖思英思英生父邕皆孝弟力田潛德不仕
呂蓋至公兄弟始大云公有兩兄長曰謙前母史夫
人出而公母曰宋夫人生于憲選入掖庭官至其監

太監最後乃生公公生而魁岸不群慷慨善議論望
之豪士也兒時受書里塾師通大義不樂棄去得孫
吳諸兵家言讀之好焉學騎射復精騎射時時嘆曰
丈夫當鶚冠而顯耳安能兀兀下帷為經生語也嘗
從甯中丞李將軍軍有功兄憲當 武廟時既貴乃
特用清諒忠謹著聞諸貴璫為弟姪乞恩澤有至都
督封伯爵者憲終無所言而公以故從軍功始拜錦
衣千戶薄矣然士大夫顧以此多之憲鎮守湖廣有
詔令公參侍公性孝友兄愛之每食非公在不甘也
甯庶人有異志多行金錢諸權貴陰相結鎮守獨拒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十七

不納及庶人敗謀主有亡命武當者鎮守又立捕得
之而江彬據為己功且譖于 上衆皆危之會公請
事行在所即昌言辯其寃狀事乃解 世宗即位雅
知憲賢貴之至 命守備南京委遇無替其實皆公
成之也乃公方正有矩度處交游即言笑無所忌士
大夫多禮重之絕不為豪侈態見一切世俗玩好輒
曰此豈王謝家物耶急持去毋溷乃公為也服食第
宅無改故田家時至周貧恤困則如不及姻族空乏
者多待公舉火焉有陳教諭者歿貧不能棺公授之
棺中丞毛公暴卒公有所自置美槨立移予之隣人

賈孺垣于公或曰垣兩家共之何言賈也公憐其貧
竟予直而立焚其券公之慕義急人皆此類也宜人
姓劉氏處士允季女也允有男女子七人顧獨鍾愛
宜人難其配竟以歸公及宜人貴盛諸同產果多賴
馬類先識之宜人端默慈祥平居未嘗為諍語治家
刻厲即敕帚不得棄雖膺冠帔紫駸盛矣尤常衣
故敕衣至于奉賓祭卹宗戚則又驩然無所恤也公
有所行必與宜人謀宜人輒逆策事當否往往從公
意所未及公雅敬重之當公之居兄所也念父母春
秋高留宜人侍之宜人孝甘毳寒燠無不當父母意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十九

父母咸喜如公在側而公又歲時歸省為道兄起居
狀父母咸又喜忘兄之不在側也年皆至八十餘宜
人有二子出其季以後仲兄伯兄早歿則謂公曰在
原之義謂何撫其孤皆底于成立兩兄得公以濟然
贊之者宜人也公教二子嚴大都主提身尚行不及
生產仕進而宜人則日篝燈相對至夜分乃罷及二
子仕宦尤數數勉之曰毋貲貨隴爾家聲也若此者
世所稱偕德者非耶按察君成進士以試都水使者
常迎養公暨宜人未幾公以辛亥八月二十五日捐
賓客按察君解官持服迨後擢陝西僉臬猶得奉宜

人而西會以調入晉而次子宜君丞自免歸宜人因
留不行居無何卒于家蓋辛酉十月二十一日也公
卒六年始贈某部主事又某年而為奉政大夫宜人
之生也固已封太安人乃又贈宜人云公生成化壬
寅正月十二日年七十孺人生成化庚子十二月二
十七日年八十有二蓋公少宜人二歲而宜人後公
卒者十年皆遐筭也子三長廕即按察君登丁未進
士官至四川僉事娶張氏繼張氏皆封安太次慶即
宜君丞所為仲兄後者也娶屠氏繼申氏次庸側室
朱出娶馬氏孫男七孫女十一按察君將以某月某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十九

日啓公之兆奉宜人合馬來請銘余惟昔人以家法
推齊魯蓋有見乎其言之也往讀漢史五侯十常侍
之家皆以驕縱取敗獨呂都卿兄恂恂守禮法卒保
令名以公家觀之何較然符也無論矣然於富貴之
際即其操心索善夫孰非濶達多知之遺乎斯實兢
兢焉去人遠矣方諸人見幸時貂珥輝映益誠赫赫
顯也然不旋踵斥奪相繼無復存者乃公前弗耽榮
後鮮遺患亦惟是一經相授而按察君竟以儒術起
為時名臣視彼薰燭于俄頃者如何耶語曰薄享于
身以畀後人其然哉其然哉是為銘銘曰 神明之

曹後適興兮鳳皇于飛古有徵兮聿修厥德神所馮
兮譬彼濬源其流弘兮其流弘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勅封承德郎戶部主事友山潘公墓誌銘

公諱相字朝臣別號友山配趙氏生三子子雨舉人
子震邑諸生子霓進士戶部主事三子者既同業儒
皆工文能詩有聲齊魯間壘麓倡和門內翕如也時
擬之三鳳又其識度玄遠咸負出塵之致有慕於鶴
各以顏其居人復稱三鶴云嘉靖己未秋七月季子
戶部三載考績天子推恩封公如子官趙封太安
人濟南故多顯者廼思所逮得具慶並膺百餘年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上

來於公僅見故邦人以為榮會公稍不豫伯子與弟
旦夕侍疾左右竟不可起至九月六日遂卒二子哀
毀若不欲生踰月季子自京師聞訃奔歸乃奉天
子所賜勅製衣冠焚告柩次則相與擗踊號痛恨不
及見也噫豈亦數邪公先世葬歷城東至是三子為
公卜新兆城南平頂山麓明年二月庚申葬公其地
伯子手狀遺行率二弟謁余請銘蓋伯子有子余女
未殤也女馬婚姻之故義不可辭按狀潘氏當勝國
時譜逸里世無考明興有諱成者從高皇帝起兵
授萬戶遭海內初定法嚴重坐累戍邊居蔚州小關

村公距成不知幾世今知者曾祖普海祖曰王全鐸
為考自蔚州入京衛莫詳所由徙其居濟南則成化
初德莊王始封例分禁兵從就國鐸自京衛改隸尺
籍來也鐸娶于李有子三公最少獨鍾愛之既蚤失
怙不克卒儒業常自恨及諸子生甫數齡即遣就外
塾時察其勤怠訓督懇懇諸子爭自飭勵視猶嚴傳
焉濟西有田百畝身理穡事且饘鬻給饋修諸費俾
專力於學惟恐他務奪志每膝下環侍見質問德業
用文事相切磋欣然喜曰使若輩以經術植身斯其
為肯獲也大矣及季子官行人兩使外藩轉戶部司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下

計餉皆教之勉盡職業無負朝廷委任伯子癸卯
領薦六誥禮闈仲子秋試屢不偶則謂曰淹速有時
宜績學以俟且吾老矣若輩日娛吾側即啜菽水飲
盡其歡豈歎祿養邪故諸子雖出處異致而名實益
高時論莫可甲乙蓋夙教致然公幼有至性事母盡色
養居喪以孝謹稱接人無少長咸與鈞禮迨老愈益
恭喜趨人之急自奉儉樸而哀矜賙匱無靳畬畜斃
者惟蓋掩之必深其坎令僕日守視度其下膚革穿
盜不可發乃去其澤及庶物類此語曰仁者必有後
信批公生成化丙午六月二十二日壽七十有四趙

亦望族有賢行與公相敬如賓生三子二女子兩娶
耿氏子震娶姚氏子霓娶季氏令封安人女一許字
張簡蚤瑒一適陶梓皆庠生孫男二鳳毛震出鳳翎
兩出即余所許女者孫女四許聘馬如蘇鄭家邦陳
夢蘭皆名家子一尚幼銘曰 猗潘公山為友鳳翻
翩振爾後恩逮其存歸此阜銘以識之詒永久

貢士趙君墓誌銘

趙君諱應奎字治微其先冀之南宮人元季始祖孝
禮遷居濟南因家焉 國初有諱庶瞻者用材薦知
汾州 高皇帝嘉其治績會沒入逆黨金龍衣銅器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二十二

諸物遂賜之庶瞻生种大谷縣丞种生琮琮生綸國
子生綸生孟芳君父也母曰周氏周世以胡氏春秋
講業濟南君幼從舅氏授經得其說弱冠著文聲濟
南諸生為胡氏春秋者莫能先也顧數奇不為省試
所錄嘉靖庚申始循次貢上禮部試 闕下已冢宰
擇可為文學博士者再試 闕下君名皆在高等且
授秩矣自念母老無它昆弟不可一日違色養竟不
拜以歸歸再越歲寢疾遂不起先是君有女冊為王
妃故事妃父得選授七品文階假京秩君不屑就及
策名于 廷又不拜恬于仕進若此故卒以貢士終

其身云君天性孝謹嘗侍祖母劉寢疾再越月無惰
容執父喪哀毀逾禮叔仲芳宦太原卒有子應聘且
少不能以喪歸君聞訃不遠千里往扶輿視還傾橐
中百金經紀葬事不令一錢出應聘家趙仍世饒裕
君儉樸自將不事華侈然喜振人之急不伐其德有
從君父貸子錢者父卒多抵負君不問也邑令李君
遣子從學稔其事私謂君即不求若息乃予錢千緡
胡不持左券以吾力收之君固謝曰父與人若棄假
人若忘即有負者適彰父聲吾不能承先志恤嫻舊
之乏絕是懼且奈何借邑大夫權收宿責乎令自是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二十二

益重君長者鄰人子盜君粟數十斛逃歸之家人請
束而詣吏君曰夫夫也日揚揚行里中被此名以出
使何面目復見里父老乎終不以吾所亡失傷人大
夫之節緩之使逸無令它人聞之其為人仁厚不迫
多此類也余與君同里居交游二十年所未嘗見其
有妄言表行古所稱醇謹士殆其人乃不被一命以
死豈非數哉然積仁潔行遠邇誦義視微榮一時名
實無取焉者君所得多矣君生正德壬申十月四日
卒嘉靖癸亥三月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二娶王氏先
卒繼娶張氏子男三元娶劉氏邦政女調元聘祝

氏高女起元聘洪氏一謨女女三人長即臨清王妃
一適陳意一未字皆張出孫女一劉出邦政父仲賜
知縣高父壽布政使一謨父遇知府一謨辛酉舉人
嵩與意父大經並太學生邦政意及元元皆縣學生
祝洪二氏亦以春秋世其家元元卜今年某月某日
葬君茂陵山西北祖兆乃以一謨狀來乞銘余雅知
趙君一謨意元元三子皆余門人銘曰 於嗟乎趙
君窮經有源砥行克惇敷言 帝庭疇曰無聞爰返
爾真式闕茲墳垂銘幽珉祚流後昆於嗟乎趙君

廣東道監察御史瞻巖薛公墓誌銘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薛公諱樟字子喬一字景芳系出河東著姓譜逸莫
悉其世次其居歷城以仲信為始祖仲信生彥文彥
文生友德友德生盛盛生虎壽官公父也母曰賈氏
生二子楠聰選官次即公薛世隱居公與從兄梅松
始起業儒用毛鄭詩齊名梅貢入太學松舉鄉試皆
未仕卒公登嘉靖甲辰進士筮仕山陽尹山陽附郡
郭督撫漕帥諸重臣開府地 勅使按部稱監臨者
冠蓋踵接又直孔道置傳送迎昕夕罔間供億煩勞
邑大困敝豪姓猾胥馮勢為姦利留牘滯訟填委難
治公至勵精振飭不為碌碌鉏耨梗暴凡宿姦積弊

窮治勿少阿曲興廢翼屏威令震肅民用蘇息政舉
則大起以故江北郡邑諸疑獄若艱大事所司輒屬
公公剖決神速上下敬服之都御史御史舉治行最
疏二十有二益山陽皆第一云戊申被徵選授廣東
道監察御史會任後按准者論淮守他事辭連公

詔下撫臣覈狀公亦疏乞歸候白于家既撫臣奏勸
前勅山陽事咸無實公當復起尋丁外艱服闋病不
果行既再閱歲竟卒嗟乎才士之生也不數二十有
二人者疏其賢家宰御史大夫率諸屬廉營亡異議
考閱再四始奏試一職至詳審矣居席未溫一語註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及令廢棄以去是二十有二人冢宰御史大夫諸屬
無一可信者邪事雖竟白其人終鬱抑病且死矣毀
譽用舍之際難言執難言執公性純孝事親曲盡色
養嘗以未及推恩為恨與兄楠友愛篤至楠有子
二女公傾貲為治婚嫁人給恒產女弟適曹偉王孟
龍者及諸族子姻戚嘗待舉火焉公生正德癸酉某
月某日卒嘉靖己未某月某日年四十有七元配張
同邑人處士允女蚤卒無出繼張禹城人屯留縣丞
某女子男二昭聘耿氏父尚文縣令耀聘范氏父
瑟陝西按察副使女三一適陝西叅議張公嵐子念

一適山西按察副使尹公綸子秉來皆庠生一在室始公未有子張舉女一乃置副室趙連舉二子二女張鞠若已出姻黨噴之公大父而上皆葬歷城西四里山公父葬城東天生橋之原始將以嘉靖乙丑某月某日葬公城南新兆寔公所自卜也初始聘余他女公歿後天庀乃聘于耿故始以誌請余乃為之銘曰 歷山西趾負午鄉子玄壤攸止奕世以繁祉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楊公墓誌銘

公諱芬字廷芳青州益都人六世祖德玉德玉生祥祥生昇昇生富富壽官生鳳是為公大人楊氏世隱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不仕以力田業儒分課子孫公始有二子嘗踪賦長安後日者卜言次子當貴因遭受經生業名遂成次子者今御史中丞錦也中丞君以嘉靖丙辰第進士年二十餘拜河南汝州守公就養守舍時以吏事贊之治大有聲滿考奏最 誥封公奉直大天汝州知州亡何召入為戶部郎壬戌擢山西僉事分巡河東河東有盜眾數萬吏不能誰何公曰彼烏合之眾無能為汝至即平矣中丞君立起將六千人殲之河西靖邊之後數使使迎公公竟不往然所報中丞君語皆官箴可駭也隆慶改元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

察司副使封五年而卒公為人淳質有至行少時庶母不見卹衣嘗冬月無纊馭馬失韉為大父所覺終不自明其後事庶母顧益謹庶母感而自艾不復困公公大人有五昆弟公事諸父皆如事大人服食鮮好必以獻諸父公亦五昆弟友愛篤至栩栩也中丞君既貴過家謁墓公嘆曰凡吾所以顯皆祖宗遺澤也奈何使宗人不得沾尺寸恩令出所以祿賜舉卑皆有所奉平生好施予宗黨親戚往往待公舉火或婚喪仰給焉公既受 封中丞君奉金繹以進公喜取服之郡太守歲遣弟子員奉書庭學宮飲公亦間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一往然未嘗造官府長吏也而里中縉紳先生又日與公結社觴詠為驩里人大以為榮初公蚤歲頗慷慨有奇氣及中丞君貴更折節為雅飭至其仁厚喜施淄青間言長者莫或先之矣公嘗數病中丞拜鎮甘肅過家謁公疾輒不欲行公日夜趣之行乃裝馳至鎮輒上書乞歸侍未報也公病愈甚卒矣公生正德甲戌十一月七日卒隆慶辛未三月二十四日年五十八歲配張氏累封太恭人子三長欽 衡王府奉祀副娶李氏次即中丞君娶趙氏累封恭人張出次錄尚幼未聘貳室陳出也孫男七邦瑞聘鄭氏恭

政光傳孫女邦瑛聘石氏諸生某女邦珩聘給事中
張煥女邦璟聘運司同知王基女邦珮幼中丞君出
邦璣聘陳氏監生某女邦璿聘蔣氏邑諸生春芳女
奉祀出孫女七俱幼中丞君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
某地使以狀來乞銘銘曰 伯僑之胄在彼滯淹有
胤綿綿六世以興其興維何爰發令子其子維何既
受 帝祉齊城之原厥丘巋然龍章有奕責于萬年
蔚彼崇山厥有醴泉何以考德視此貞鐫

處士韓君配孺人張氏合葬墓誌銘

濟南處士韓君卒以嘉靖己亥七月十五日至隆慶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五十八

庚午十月三十日元配張孺人卒遂啓其窆合焉而
處士有子曰應元仕為兵部武選司主事介進士于
君狀乞銘按狀韓氏其先棗強人也有曰三公者始
徙歷城三公生得春得春生勤勤生榮榮有四男子
最少乃處士處士名剛字克柔生十四歲而孤兩兄
皆沒獨與仲居家貧學書不成脫身為販鬻與時羸
縮輒當家以故不貧事其兄甚謹仲嘗以更繇事為
邑令所苦携處士轉徙它郡處士善治生操作以身
任之仲一切不問比還仲欲中分處士念兄不善家
人生產非吾相之當困奈何使吾兄困也涕泣竟不

分仲年老無子處士憂嫂姑百方說下之出已橐中
金幣于嫂趣為買妾仲後有子得勿絕焉處士為人
好施諸所假貸無問識不識或折券棄責振人窮困
不伐有所善客繫獄處士為之地得解客後負處士
至衆辱之不校蓋以長厚宰里中社幾二十年以服
其平無間言云張孺人者亦歷城令族年二十三歸
處士處士母太孺人性嚴甚孺人奉事之能得其權
心太孺人有疾孺人寢處其旁累歲宗戚稱之處士
二子比卒應元才十歲耳而長子當室益大苦繇事
孺人則日夜無泣訓應元游學攻苦如淡得精食甘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五十九

脫輒蓄啖兒以兒讀書故而處士在時業已心奇少
子謂是兒必貴吾家矣後應元果舉戊午鄉薦登乙
丑進士拜無錫令於是擁笏曳珮上壽孺人前孺人
則又垂泣曰嗟乎韓處士見有此諫而翁見者快足
矣言已復泣數行下應元亦泣既之官無錫孺人日
以守官大義訓之有聲諸令中已為讓者所中例調
懷仁懷仁故邊惡地應元以孺人故堅不欲行乃孺
人固強之至則起為大理評事復用廷臣薦改遷令
官顯矣屬有使事得奉孺人歸比當報命又遽延不
恐行是歲孺人壽八十有五遂卒處士生成化庚子

十一月十六日孺人生成化丙午五月八日少處士六歲處士之卒也先孺人三十有一年而壽不及孺人二十有五歲子男二長曰應時娶高氏次即應元娶秦氏繼娶李氏女一適葉茂孫男四應時出者三一璋一瓚一珙應元出者一小字福壽餘聞之長老歷下舊多豪士其人往往隱在市販而有孝弟直方之行應人緩急不以難為解發而鄉人子弟思之不置以今觀於處士信矣君子曰處士之有子宜哉樹德無徵昭懿無隱矧彰彰若是也武選君壯官且益顯天子褒錄其先則處士孺人者榮名華品光于泉壤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豈有量邪銘曰 螻蛄山原古壤在焉馬鬣有封世澤載延 恩錫方隆餘祉日綿余銘斯石百禩惟虔

將仕佐郎巡檢趙君墓碣銘

夫士往往隱為下吏而有慷慨倜儻之節豈不偉哉然落魄坎壈類湮滅無聞於世君子惜之故尹喜抱關也名列周編侯生監門也身為魏客古今人豈相遠耶吾邑蓋有巡檢趙君云趙君名應奎子徵字其先豪強人也 國初徙歷城六世而得趙君趙君試長史功曹比謁天官選除壩上倉大使薄矣所善客勞曰嗟趙君獨不得一尉何倉也則謂客君薄倉使

耶官無崇卑顧人能自立不爾倉何負予立起馳至壩上蚤夜奉職惟謹貧至取給於家不愠也數歲遷小真村巡檢隸吳淞會瀕海盜起張甚二千石不能制則檄君求盜君立從數騎趨之遇與格鬪所傷獲甚眾賊業懾伏然君騎視賊眾不三之一遂為所得盜露刃守之君不動且坐且數曰凡來安若等耳而不畏二千石誅耶而翁豈畏死者則為畫利害狀甚悉盜愕視旋解去諸當路聞之舉嘆慕趙君壯士亟下書勞問且遷矣而趙君有子曰世卿舉鄉進士於是趙君曰嗟乎吾其歸哉撫佳兒爰牧湖上甚適也

金輿山房稿

卷之九

何以老白首一官為即日買舟歸矣趙君天性孝友有弟三人至得太公驩者君也太公食則擊鮮病則日夜泣不解帶人以為難歸自江南時家蕭然四壁立爾顧多以田宅與諸弟至縣官徭賦又身為弟任之以故夷而益貧性喜施予逢人急輒濟之即又不沾沾自德也里有交惡君居間輒解以此齊中稱長者必曰趙君夫趙君則可謂慷慨魁人者耶位卑不得展布然其所自表見已奇矣 國家有胡越之構日求環繞異能列之行陣至如趙君車騎出片語賊立遁去豈憂胡越哉然趙君以有子解綬去至其

躬行孝弟慕義強仁宜其有世卿矣世卿既葬趙君
余友李觀察攀龍誌之復乞予言墓上之碣世卿
余門人也為之銘曰 猗趙之先自冀瀛有曰十四
遷齊城十四繼七傳之榮通樂遠強業益亨正德丁
丑將仕生五十又一重逢丁隆慶元夏返幽扁厥配
曰姚子世卿卿也力學方賓興一孫勉學何英英濟
水如帶山如屏雄震之方將仕塋嗟執藝君為銘

李恭人徐氏墓誌銘

恭人徐氏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李公攀龍元配也
初以公刑部主事三載受 勅命封安人及守順德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三十一

上最乃更受 詔命有令封公自陝西提學移疾予
告與恭人偕隱且十載隆慶改元丁卯 聖天子訪
求遺佚之賢臺諫連章合舉海內二十有二人首及
公殊微超拜可立竢恭人榮命未艾乃七月二十四
日以疾卒正寢距生正德甲戌十一月十九日得年
五十有四云余與公幼同師同舉鄉試相善公子駒
從余學余妻翟淑人之葬公實誌其墓復為哀誄輓
詩咸數百言使余讀之汨簌簌下不可止恭人之歿
也公手狀率駒徵銘謂通家世講雅知獨詳故遂忘
其固陋余則又曷敢辭按狀恭人徐公宣仲女李故

望族徐世藩國列校無顯者公既蚤失怙母張太恭
人獨以一身抱諸孀幼矢節自持恭人年十七未歸
實衿縞不具也公雖補郡諸生家徒四壁立或至不
繼饔飧及既廩學官猶嗷嗷若不能適海朔者恭人
服勤左右奉太恭人共歷艱苦陰一壁場一竈間數
寒暑無躁容公下帷授弟子束修以上上太恭人即
徹必劑以復進余師郭先生與公友嘗過公而止之
飯恭人坐簾以饗前蕭惟謹先生察之假轡新馬嘉
靖庚子公舉于鄉明年置妾蔡甲辰第進士恭人隨
侍太恭人京邸明年公疾予告隨侍太恭人歸濟南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三十二
丙午起家復隨侍太恭人京邸丁未授官刑部主事
歷員外郎郎中凡五載恭人復隨侍太恭人歸濟南
癸丑公擢知順德府事恭人自濟南隨侍太恭人之
郡丙辰提學陝西蓋恭人未之從也戊午公復以疾
請歸則恭人再擁新婦侍太恭人矣恭人性純慈嚴
事太恭人垂四十年惓惓如一日故公數歷中外太
恭人思歸或憚遠不樂至官所恭人輒隨侍家居常
若公侍太恭人側也公雄才雅致夔絕物表而出處
大節脫然無累亦內助之功居多公自狀曰恭人八
撲耳孟德曜綺縠粉墨嘗試梁鴻以觀其志七日不

答乃出椎布懷中誠惠哉然惠斯惠御之彼其假哭
何能使鴻相忘于此即舉案不敢仰視儀耳孰與置
人樸于室者之相忘也夫灞陵之往而不返鴻益有
憂患之心焉公遭際聖朝負重望隱顯惟時一無
內顧慮恭人視德曜斯其為惠也不亦遠乎恭人子
二人長即駒郡諸生先娶曹儒氏女繼娶山西應州
知州馬應奎氏女次曰采未聘女一人適貢生艾濟
子芹又子一人曰馴妾盧氏出孫男二曰鳳祥聘鄉
進士于鯨氏女曰鹿齡未聘女一許邑諸生玉見賓
子衡外孫一人曰維高采與鳳祥先後殤公卜是年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

金輿山房稿卷之九終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陸世忠校正

紹興孫 鯨文秉

鄱陽劉應麒道微

同訂

墓誌

寧海王府教授張公墓誌銘

張公名汝椿字伯壽自稱一琴居士其先定州人也
曰敬中者避兵徙歷下故今為歷下人高祖獻舉鄉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進士仕南京後府經歷曾祖諒以子貴贈僉都御史
祖禹舉成化乙未進士仕右都御史父齊舉鄉進士
仕涇府左史都御史當成化中僧繼曉為妖輒抗疏
言狀坐謫正德中閣瑾煽虐甚熾輒誦言忤之坐輪
栗助邊至今有永譽焉而涇相傷其父志憚言青紫
俾公為鬻爵公不樂也自念生當明其表詩禮之澤
稱賢大夫子孫爵何為者已成輒棄去脫冕而儒冠
里人異之與二弟日夜治舉子業廩于庠有聲即里
人又期公第乃不第以貢授寧津訓導寧津五年教
諸生有狀諸生伏臘貢遠多所謝遣相貧者時時佐

之監司旌其良數使守印綬縣有盜立戮之以吏才稱然法不得吏遷泰安王傳賢之也王薨改傳寧海寧海王多近倖傳不得有所與處之坦如無何告老卒矣公為人豈弟孝友容止甚閑慎密而無它腸善承順其親親意所嚮往往先趣之稱曰祿養則愧矣吾取色養焉涇相樂之家廟春秋薦享多準古禮備物不言有無父卒涇邸時不得嘗藥則大痛三年不御酒肉其孝誠服禮如此而涇簡王遭相喪也贈之百金公辭不受也至其與里中父老遊和易悃悃不有其閥閱沒有遺思矣配沈孺人壽張郡主女也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二

郡主出 德莊王孺人不驕而賢先逝有誌公益嘗操履霜云至是不求繼室曰不能使一子寒也一子曰暉個儻有聲稱選貢詣公車未對而聞父病立馳歸省之則已逾曰何遄歸也吾病良已而趣對矣對則補太學生又聞父病又立馳歸省之則已卒益公懲暉之歸也戒孫無得報狀比報則急矣公不及與父訣乃亦不見其子豈亦數耶生弘治己酉十一月十四日卒隆慶己巳十二月九日得年八十又一歲高矣暉娶趙氏武進人金華判天定女涇相故承金華則締姻判云女一適楊果庶出孫男一邦基邑

諸生娶王氏女三長適諸生崔濟次李修次陳愚曾孫一曰鐸予少與太學生同師熟公行義慕之為作銘銘曰 爵也胡儒反厥初也儒也胡吏吏曳裾也于前有光後燁如也大耄何嗟此令居也

嘉議大夫河南按察使李公墓誌銘

余以隆慶丁卯誌徐恭人墓已已張太恭人卒與于鱗大人合葬余又誌其墓令才一歲爾且誌于鱗悲夫文章道喪瀾瀾日以下蓋千載于茲矣明興北地李獻吉奮起而力挽之于鱗生承其後益拓其業斐然成一家言雖古大雅者流何以過茲可謂當代之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三

宗工鉅匠垂不朽者矣于鱗李氏攀龍名父贈中憲大夫知府寶母即太恭人張其族系及世有高誼與太恭人守節語具余前誌中初太恭人夢日入懷生于鱗九歲而孤比就外傳則余及令長史許殷卿皆以髫年相約為知交當是時則耻為時師訓誥語人目為狂生于鱗自謂非狂矣又九歲為諸生廩于郡庠庚子鄉薦第二人甲辰賜同進士出身試政吏部文選司乙巳以疾告歸歸則益憤勵志陳百家言俯而讀之務鉤其微挾其精取恒人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績學益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為其

毫素汚者輒不忍為也丙午還京師聘克順天鄉試
同考試官簡拔多奇士丁未授刑部廣東司主事既
曹務閒寂遂大肆力于文詞余時為檢討日相引上
下其議論而于鱗益交一時勝流若吳郡王元美數
子者名廼藉甚公卿間矣三年陞員外郎明年遷山
西司郎中有邊將觸法不至死者柄臣子怒其不賂
必欲寘諸辟而竟不能奪之于鱗從末減後其人至
大帥果大著勲伐云癸丑出守順德務為休息愛利
之政其大可紀者順德所屬舊有種馬場歲入賦公
家而時監司誤以為營馬牧地增賦至二千七百餘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金于鱗為請悉蠲之郡固有永濟倉以自給後糧輸
京師而軍食益乏又為請得留郡如異日焉將作所
徵于真定大名廣平順德諸郡者于鱗以為順德土
狹民貧不宜與諸郡比減其供如真定十之三沙河
之民役過客者越永年抵邯鄲界中始息肩邯鄲民
報之亦然皆跋趾一百七十餘里億矣于鱗曰民安
得任非其土之後使永年不惜數十人之力則兩邑
之力皆可寬也又為之請罷矣鉅鹿官亭集者大聚
也界在真定隆平南宮新河之間群盜嘯聚無時捕
之如搏影于鱗請移防秋別駕往鎮之秋至則復戍

內丘而盜不敢復窺順德界中又謂京師仰餉于東
南或不時至而北直隸河南山東諸處近河百里而
遙者可令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于河以達于京師
此不獨國家之便民亦便也他如散召募之卒以
杜事變移巡司于黃榆嶺以備非常倣常平以時蓄
積嚴保甲以弭盜賊皆深長慮非旦夕視其民者部
使者至順德才一日獄獄罷使者歎曰太守安得不
寃若此比三歲有十數最書權陝西提學副使關中
士素習古文辭得于鱗為師又矚然勃興矣于鱗為
人素羸頓不習西土西土當地裂後猶時時動搖數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心悸又念太恭人獨家居遂乞骸骨歸故事仕在外
者無以病告即乞身罷耳不復叙時銓部憐公才特
取旨予告疾已且復叙異日獨何仲默視此以方于
鱗實異數也歸構一樓於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
樓于鱗為人高克有合己者引對累日不勅即不合
輒戒門絕造請數四終不幸一見之既而于鱗亦不
自駕修請謝也其樓居時余方在告家居獨餞卿及
余時往來觴咏其間他會不得一當于鱗凡十歷年
所今天子用言者起為浙江副使二年稍遷參政
入賀過家親省將南尋陞河南按察使遂奉太恭

人俱越四月而太恭人卒于鱗持喪歸甚毀及小祥而漸平無何暴疾再日而絕歲庚午八月二十日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白雪樓集行世他詩尚若干首文若干首或問于殷子曰王元美謂律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古惟子美令或于鱗雖于鱗亦自謂擬議以成其變化矣于鱗信才意不至如所稱乎殷子曰夫親見楊子雲者肯信桓譚之論非私執夫于鱗雄渾勁迅掉鞅于詩壇彼其視獻吉詩猶傳會龐禕文箋箋寡灝鴻洞之氣所為推獻吉者多其刻除草昧功也故曰能為獻吉輩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六

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然于鱗方且痛人詆其文辭相矜不達于政游刃引割所至絃歌亦治縣緊凜潔耻為色澤稱其為文于鱗獨文士乎執于鱗妻徐氏封恭人有二妾蔡氏盧氏所生三男一女駒娶曹氏女繼娶應州知州馬應奎女采瑤駒聘周府左長史許邦才女邦才殿卿也女適永清訓導艾濟子芹獨駒盧出他皆恭人出駒有三子二女鴻仁聘進士于鯨女鴻儀鴻儒俱未聘女一許嫁舉人王見賓子衡一後公歿七日而生嫁艾氏者有外孫一人曰維高駒卜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山請殿卿狀來乞銘駒吾

門人也竟其所之亦可使千里無契需銘曰爾祖有言死而不亡豈于鱗與吾生有涯知也無涯鬱而為書劇削巧利滌濯滓垢追趨古初大者天行雲盤星迴小者綺疏績舊彌新忽出倏入霍然霧除赫赫厥聲施于當世海內寡如豈惟文章以緣吏事閱試弗理入掌庶獄出典大邦柄文持紀書獄獄平治人安風士士起鴻飛冥冥羅者不忘思儀其羽曷篤其生曷盡其成不遐錫祉壁傳士林蛻委斯歲永憑其里

詰封中憲大夫順德府知府張公墓誌銘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七

公諱遵字承之別號慕玄今廣西憲副詔之父也憲副官留臺會有廟恩既勅封公文林郎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守順德考三載績稱最得加封如令秩錫誥命馬嘉靖癸丑憲副備兵鄜延不合于上官值虜深入坐不習邊事論調時公病方差既歸日侍左右驩甚戀戀不忍去也公察知其志亟趣之曰爾方壯年宜功名自表見豈以一迂於世沮邪吾病幸未即殆使爾能其官有令聞孰與日愉吾側徒效兒女子狀也憲副承命詣京師改授廣西益不欲行公又固使行曰始吾為諸生偃蹇四十載分終老章縫爾

今再霑 主恩有豸繡金紫之貴顧安所報 上且

爾受檄以歸悼遠不往謂臣職何吾年踰古稀多子孫有以自娛死不憾况吾病歿時劇時已自中歲迨今固無恙或未遽死也果死爾家居能活我邪第往勿逆吾意憲副涕泣固請不聽不得已別去既履任未暮月公訃至矣卒之日嘉靖丙辰十一月二十八日也距其生成化乙巳九月十有八日壽七十有二憲副擗踊泣血自六千里外無程奔歸悔其行如不欲生也已乃持其內弟鄉進士劉宗岱所為狀來乞銘曰詔不孝不獲侍先大夫受遺命終天之恨曷忍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八

言惟仁人惠之銘使後世知有先大夫庶少慰地下爾余哀其志為叙次銘之按張氏世彙強人洪武間遷居濟陽諱大興者於公為高祖大興生祥祥生斌斌生王玉三子其季公也伏稱公賦性捐直寡言笑非義不苟取予其平居談性命論文學旁及詩畫書法多心得往往出人意表其與人交果宗戚故舊也雖不肖待之如賢果賢也雖貧賤敬之如貴人其再受恩命尊顯矣恂恂無異為諸生時憲副自洛陽令至留臺歷郡守兵憲其所奉面命手書戒諭諄復罔非聖賢格言惟恐愧古人也噫是不謂篤信君子哉

公初配劉氏宗岱姑也有賢行先公卒三十有幾年贈太孺人加贈太恭人繼周氏封太孺人加封太恭人子男六憲副最長次侶次儔皆劉出次化次仲次佑周出女五所歸咸令族孫男十五人孫女若干人公墓在濟陽城西南葬之日嘉靖丁巳十一月十一日也銘曰 爾德恂恂 帝命屢申爾子孫誥誥詒穀無垠爰刻茲珉告爾後人

嘉興教諭封工部虞衡司主事葛公墓碣銘

葛公諱暉字成之別號虞谷蘇之常熟人父荆業醫多隱德至公乃攻儒術治毛氏詩用文行稱吳中士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九

大夫慕其名爭延致師家塾多所造就乃試有司數奇既父始貢京師授貴溪訓導丁內艱服闋補蘭溪訓導遷嘉興教諭所至正俗崇禮士習翕然丕振在貴溪則少師夏公蘭溪則文襄唐公咸禮重之自嘉興致其事歸日課諸子經學叙卿果以戴氏記魁南畿舉進士高第官虞部三載奏最 勅封公如其秩踰年叙卿晉職方員外郎無何公訃至矣則嘉靖辛酉閏五月廿日也蓋壽七十有六云公配李氏蚤卒繼配張氏贈安人亦先公卒子男四人邦治邦教叙卿第三子邦典也次邦綱邑諸生女三人孫男九人

女四人曾孫男二人女三人諸子卜某年某月某日
葬公虞山湖橋新阡啓張安人厝合窆禮也大宗伯
嚴公為誌學士瞿公表其墓兩公與同里知其人並
以古篤行君子與之公為不朽哉叙卿與余嘗有一
日之雅復碣銘是徵碣表屬爾於事超贅夫孝子之
心圖不朽先烈欲人有其辭不以一而足也余重拂
若志乃為之銘諸不得具數之誌與表備矣銘曰
葛以國氏代著顯人於赫文清華胄彬彬姑蘇之邑
文學之里粵有杏田肇基世美晦迹軒岐弘濟維心
仁逮橐籥不沒遺金虞谷崛興志其遠太礪學砥行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功勤百倍擣藻蜚譽談經解頤下帷講授覺彼後知
胡豐其才而蓄其遇華顗二仕不踰賢序誨人罔倦
思誼克兼名碩見推吐握共談俗侈百兩夢虺弗舉
公化導之民始育女瑩娶矢節哀莫收公助襄之
繫累有丘尊禮黃耆人用勸孝表祀循良吏知崇教
俾識茲議胥關遠猷施靡竟蓄潔已以休式穀奮庸
服采有恪惟 帝推恩光貴嚴聖耆英碩德綸褒稱
情醇心慈行鄉邦作程生榮苑哀澤流瀾瀾邑里多
賢金石載紀虞阜鬱葱馬鬣其封百世敬共過者改
容

恭順侯太夫人朱氏墓誌銘

隆慶辛未正月元日恭順吳侯生母朱太夫人卒嗣
侯繼爵疏請卹典禮部以聞 上命與祭二壇正葬
治葬卜三月某日將啓厥考東山公制塋合窆焉乃
追述母懿行大節謁余泣拜乞銘中書舍人余同郡
李君希登侯受業師也余以故知侯父且稔聞太夫
人賢遂按所述志之曰太夫人姓朱氏世居京師幼
失怙恃穎慧端慎自天性識者訝其早凡年十八歸
東山公東山公諱世興襲爵恭順侯其歷履行業及
先世勲烈詳大司馬東瀛張公所為誌中始公娶夫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人周繼張咸無子蚤逝太夫人因綜家政饋享蒸嘗
無廢禮內外稱其賢初誕一子三歲而殤繼生令嗣
侯五齡公薨矣太夫人年才三十有一哀痛幾絕居
喪一循禮度言不出帷步不踰閭節操凜凜家人益
嚴憚之既為東山公請卹典得祭葬如例又為嗣侯
請襲爵得優給全祿侯八歲即為擇良師延致家塾
教之即中書君也乃屬所親廣寧伯劉公致意曰世
祿之子幼多廢學長鮮由禮當教以明大義非欲為
章句書生耳幸勿以幼孤重爵過為姑息有過當即
鞭朴之俾它日有所樹立庶未亡人有辭地下也乃

擇家人子抗法翼厲之故侯折節問學為縉紳所重
僉謂嚴師之功侯年十六始奉朝謁太夫人勗以小
心事 上謙抑下人年十八為擇婦身率之勤儉侯
前後持節冊韓唐周鄭蜀益六藩歷綰左軍中軍都
督府印出鎮兩廣入總京營每奉使輒以不辱 君
命為囑謂樞府重任須翼獻恭事仰副 簡畀就養
兩廣聞有征行恒戒毋濫殺屬營務新飭諭侯力讓
能者曰茲事體益重且大無嘗試以敗王畧豈曰辭
榮避艱耶噫太夫人匪直大節皎著乃其識慮出尋
常遠矣自兩廣中得末疾歸益劇猶卧治家事內外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十一
千指賓祭出納悉稟命以行咸當其可庚午冬痰火
復作侯醫禱靡不至太夫人曰吾寢疾三年今復增
劇豈醫禱可免汝能官婦能家吾瞑何憾顧汝未嗣
當於冥中為汝祈佳兒也更以懲忿窒慾為侯終身
之戒自是不復起迨元日之夕忽召侯前曰吾去矣
遂終距生弘治癸亥十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九子
一即繼爵嗣恭順侯以兩廣功 詔加太子少保娶
齊氏仁和太長公主孫女誥封恭順侯夫人女孫三
長許聘駙馬都尉許公長子顯忠嘉善公主出也次
未聘次許聘太師成國朱公冢孫應禎太夫人之受

誥封也年六十有一制詞曰蚤喪良人克勵貞節繼
撫孤子懋著慈賢大哉 王言仰承無愧矣諭祭啓
墳典制優備一時 恩禮不可無紀也系之銘曰
桓桓恭順有綫中葉伊其綿之載振徽烈徽烈皇皇
命于 天王彤弓在箴彤管載揚貞節慈賢允惟世
則於赫 綸恩光賁幽宅祔窆禮成考石勒銘慶貽
雲仍奕禩永承
誥封淑人史母安氏墓誌銘
安淑人大司馬鹿野史公配也而子曰鶴峯公為山
東右布政使隆慶戊辰六月十六日淑人卒于家方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十五
伯自東奔歸徒跣千里哀毀不自勝則以狀來乞銘
予與方伯同年舉進士誼不可辭按狀淑人之先蓋
蔚州人始祖從 高皇帝軍有功拜昭勇將軍世為
涿鹿衛指揮僉事父景母廖恭人淑人生而莊慧自
剪綵刺繡有所試輒工巧然不從兒女子嬉即嬉其
旁不視也安公心異之知其當貴里中灼者數輩不
予時司馬公方壯則有聲諸生中大為名公所賞而
公父曰栢菴公雅亦聞安氏女異遂灼之輒予淑人
既歸公則日勸公學夜則篝燈紡績與對佐之公遂
以正德癸酉舉順天鄉試第一明年甲戌登進士選

翰林吉士公既出官太淑人疾家居淑人因留侍之
需藥藥具需茗饌茗饌具公得不以太淑人為憂者
數年已公為給事中嘗有所論奏忤 旨逮獄急矣
淑人愀然曰職也奈何 朝廷設諫諍之臣寧令畏
罪自全哉蓋素贊公以義者及公為大理卿尋掌都
御史臺有所覆讞淑人輒諗所具爰書狀從旁道于
公事解曰失入如脫失出如錮一鱗可活活之也以
故公所當無冤淑人素儉及貴愈甚尺帛寸蔬惟謹
曰寵賂之章由家人好大耳奈何不自囊中節之公
之庶賴焉舉二子長直臣即方伯次獻臣國學生淑
人教二子學如其佐公學然懈則痛督過之其教方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十四

伯仕也如其佐公仕然至為憲副則戒曰女家三世
為理慎哉吾嘗謂而父當為于公而能為于廷尉吾
足矣方伯唯唯夫史氏自相菴公而後穹顯矣鴻聲
高軌柱石兩朝天下曰有大司馬載德濟美光大其
家聲天下曰有大方伯則淑人助而成之云吾聞淑
人自其受四品封得數朝請 中宮受內則女訓諸
書及他衣物賜甚渥 肅皇后親蚕西苑諸命婦入
朝班首者年老行而跌內贊趨引淑人衣進曰夫人
有儀當前遂代立班首率諸命婦行禮一時相顧榮

之謂淑人冠冕女流光施官壺不知其佐司馬公父
子以德業顯 朝廷可不謂女士哉相菴公諱某登
成化己未進士仕河南僉憲太淑人姓王氏司馬公
諱某淑人生弘治己酉五月初四日比卒得壽若干
歲直臣娶張氏封安人繼某氏獻臣娶徐氏女二長
適都指揮楊爵次適錦衣總旗郭芬孫男七孚先生
員娶頓光先舉人娶陳德先錦衣衛百戶娶徐茂先
娶焦繼楊恭先聘劉立先幼直臣出慶哥獻臣出孫
女二長適翰林修撰楊淪男次適同知尚世清男曾
孫女三長許指揮馮效忠男次許太學生陳嘉禾男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十五

其一幼葬之日戊辰十一月十五日也銘曰 匪其
多淑孰婉厥文匪其多助孰翊厥勲分虔主饋義知
格君詒穀爾子於昭令聞貞志內注蘭儀芬宮闈
動色 褒寵交殷百世炳譽妥靈茲墳

陝西平涼府同知冊川于公墓誌銘

于公其先文登人也洪武中有號一世公者被 詔
徙東阿遂為東阿人一世生忠忠生時是為公父公
名北字子珍生有異質學書不數過輒成誦邑中丞
劉公異馬引置門下公從中丞學日益進年十三即
饒廩學宮學使姜公每出閱士必召公與俱雜諸生

中歷試之山東諸郡邑無出公右者繇是藉甚齊魯間稱神童云嘉靖戊子偕計遊京師凡五上不第辛丑以母老謁選領牧許州許河以南繁劇郡俗故健訟吏舞文公至聽斷片言伏之取法輒中常一日傳爰書十數事以授諸老吏諸老吏眩目吐舌不敢為姦臺省愈益賢之疑不決獄舉以屬公所部四邑民有冤欲白者又皆走詣郡公雅精法家指彈直敏於吏事持牒來者率不問逆旅不持一錢賂左右矣許城歲久圯壞公修之及城成許之人若罔聞興是後者引潁水灌池中其外築長堤堤上樹柳可二萬餘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十六

株後十餘年柳陰滿郡河南盜師尚諂以兵三千人薄許視其城壯使人浮河河深不可渡遂引去許有授禪臺故址許人為魏文帝廟歲時伏臘公曰此何以風也自為文告丕數以漢賊不當血食漢土地投其像河中更以其廟祠漢壽亭侯曰此侯別曹操處故給事杜桐者家臨穎橫甚所殺十餘人御史捕桐桐匿不出急輒以兵拒吏御史以屬公公為計禽制之遂致諸法一軍尉道許遺百金之裝告公公令自書其橐中物則命主藏吏出一橐畧之簪拾者不敢私已聞公矣癸卯秋奉太夫人喪東歸許士民哭祭

者相屬於道公杖而徒步即困未嘗以素車從服闋補陝西靜寧知州靜寧西塞遠惡地公慷慨叱馭而往屬郡大饑餓莩載道人相食公請臺省賑之不許邊儲諸將士仰給擅動者法當重譴度再請相去會城千里而遞或緩不及事乃以便宜大發倉粟按籍賑貸起者萬計小民往往室屋中為位每食必祭曰非君侯何以有今日夏大旱走群祠露禱雨暵公至郡遂以有秋居靜寧三年滿考詣闕吏民攀送至擁車騎不得行道中還平涼府同知平涼即靜寧大府諸部使雅知公才名即檄令攝府事時時行他郡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十七

邑數一切利弊及金城酒泉塞上將吏功罪皆署公按問韓王建國平涼宗人繁衍多不法聞則群入呼守丞語公攝府有宗人來過者乃延入與坐堂左偏曰今日有小急事與諸君一剖召吏將訟者上對客決遣食頃俱盡顧問階下無伏者舉手謝客曰開矣客齧指辣服自是去不復來別駕陳君以祿不時給宗室數十百人執而囚之三日夜不解公徐至其所咲曰諸王孫暴露良苦然別駕天子吏也三日夜不出勢且死諸君能殘天子吏甚壯語未畢其長年者愕然謝曰此獨一二兇輩為之方來諭止因

大呼曰于公來尚不去耶陳以故得解番夷歲中茶馬使者屬公主之行隴洮千餘里不飲茶者數月至易馬寧多償之不與較銖兩曰朝廷設此不過以羈縻外夷耳豈利之耶使者臨勞夷夷叩頭曰今年主者大好非前比也大豪高良據清平萬安二苑地獻之慶王號為王田自暴橫山中吏遂捕窮窟蹤跡皆入王宮監司移檄公使捕良公舉舉入山谷間圍卒訟良者來謁公詳怒曰良一匹夫安能占二苑地訴者詐也鞭之良聞喜甚令二女子掖來訴枉狀稱病不能伏公已前戒吏士遂縛良出良徒露卧伏金輿山房稿卷之十十八

山谷謀欲篡取公返車立使吏告曰若等皆朝廷赤子為良所脅令不畏朝廷乃畏良耶連去吾無問其衆遂散令兩卒繫良車前莫敢近者慶王使使齎金為解公謝不受而以其刺白大吏於是二苑墾民大騷以為更生居平涼三年最疏十數督府廉公才方表公為慶陽守顧以行邊勞苦年四十餘即髮白居常鬱鬱思歸壬子冬聞子慎言舉於鄉遂拂衣去公去許垂三十年邑人祠太和山者道出許昌其人輒聚問公起居狀行李之往來東道主以其故不索一錢而許人祠泰山者從數里外望見公莊樹

隔溪羅拜矣配宜人劉氏戶部員外郎田女也蚤失怙恃叔父中丞公隅育之幼聰穎習女紅女紅精熟通孝經論語諸書嫻於詞翰然不欲炫耀稿輒焚棄性至孝恒悲思其父母一日女儕中有其母自田墅寄聲慰之者宜人曰人皆有母繫我獨無悲號幾隕方是時公從中丞學中丞遂以宜人字之而劉氏家世貴顯諸母竊相謂于翁雖貧是兒必大其門者于知之子乎中丞公曰于翁雖貧是兒必大其門者于翁不貧也及笄歸公戚屬咸謂宜人食珍粧綺安能為布素婦乎乃宜人椎布搥作而前矣公諸兄落魄不能給公又無以給之宜人曰兄弟手足也奈何廢手足大義而用此簪珥為遂為傾篋買田百畝以糊其口及仲兄殘所遺子女四人皆宜人鞠育之畢其婚嫁其後公及宜人歿從子皆服三年喪云公已舉若干男子又為公置二妾所舉子宜人愛之屬毛離裏人亦不知其非宜人出矣公生正德丁卯正月二十二日卒嘉靖壬戌十月十七日年五十六歲自為諸生時即工古文詞所著有于氏家藏集凡六卷宜人生正德丙寅十一月初十日卒嘉靖乙卯七月初三日年五十歲子男五曰慎動冠帶儒士娶陳氏

貢士職女曰慎思邑諸生娶陳氏河州知州鯤女曰慎言壬子舉人娶李氏生員直女曰慎行舉隆慶戊辰進士今為翰林院侍講娶秦氏累封安人生員栢女皆宜人出曰慎由邑諸生娶李氏教諭東先女貳室黎氏出女二長適參將侯之胃宜人出次適李文蘭黎出孫男六系邑諸生娶秦氏繼姜氏紹邑諸生娶李氏綬娶趙氏緯聘某氏縈聘王氏一少女四一適李維喬一適侯承爵餘少曾孫男女三人俱幼余雅聞濟南長老稱說于公少年岐嶷美文詞讀公太史狀即古所稱南陽朱季何以加焉兩捕巨豪談笑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墓表

三山張先生墓表

嗚呼此我師三山張先生之墓先生之歿也遺命祖

塋地隘必卜遷焉門人陳化者有地城西大槐墅乃謀諸其父太守近山公遂以葬先生且九年矣仲子朱授徒東村奉母崔以居崔卒更卜地東村虞山之北始啓先生墓奉柩而東與母合窆于此仲子謂儋曰孤不孝不克自樹生無以養死無以葬惟是二親棺斂含禭之具吾子既先後愍然賻恤之賴以襄事乃先人遺行懼湮沒不聞于後子職史事愚無一言為紀聞邪儋生九齡游先生之門先生愛之猶子啟其顙蒙引就繩檢今幸守章句叨祿秩黽勉飭厲不敢自底弗類以辱師承先生陶鑄之功也表先生之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十一

墓儋也其又奚辭謹按先生諱澤宇德深三山別號也世為歷城人諱思信者於先生為高祖有勇略靖難師圍濟南築隄壅水灌城中思信應鐵叅政募關隧道潛潰其隄水得泄去城賴以全思信子曰彥明彥明子曰鸞以毛詩領正統辛酉山東鄉薦授湖廣長沙府通判多異政民為立生祠鸞生錦國子生德府引禮舍人配鞏氏生四子先生其季也三兄皆不事儒業惟先生克承先志讀祖父所遺書蚤歲即用經學有聲黌序督學陳公錫修闕里誌擇諸生中博雅有行誼數人分纂之首以屬先生濟南諸生習

毛氏詩者多從先生游先生教人隨材誘掖勤懇無間自灑掃應對之始即引之正大使先收其放心循序實踐不為凌躐躐等且操行端謹平居無戲論情容雖燕息若對大賓故士出其門率馴馴雅飭鮮踰軌閼者僥與李生攀龍董髻從先生學皆貧至不能具修先生尤篤愛之後僥以家世業禮如問禮宦師乃李生竟受毛詩先生所無它師李生用詩文名世為時儒宗每有論述亟稱張先生無敢忘也先生既不偶於程試遂絕意科舉之學日與門人考究古禮冠婚喪祭飲射諸儀濟南士大夫家若士大夫宦東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省者有冠婚喪祭事咸質于先生先生為酌古宜今一一指授其物采儀式然後遵而行之故濟南漸習禮俗實自先生始矣先生自蚤歲下帷授經垂老不倦四方來學者眾父師之子復繼之孫又執經從之先後五十年環境之內外率皆其弟子也自先生歿考禮者無由質疑後進靡所矜式其所為教與學率為尚且躁進計士多僂佻俗趨簡陋即有沾沾自喜稱說明習者志行不孚亦不能使人尊信之如先生時也先生生成化已亥九月四日卒嘉靖辛亥九月十六日壽七十有三崔出令族有婦德與先生偕處

困窮終身無怨言卒嘉靖己未五月十四日距其生成化甲辰某月日壽七十有六子男二東朱皆郡諸生女一適盧文兆孫男一人某女一人尚幼禮有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于警宗謂之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是已嗚呼若我三山先生謂之其人不可邪先生雖困約終其身功業不被于世然立心制行無愧古君子其所訓造且彬彬多自著見教澤之及人遠矣若是而令湮沒無聞固余小子之責也夫是用忘其鄙陋擬拾素履之槩授朱刻石墓道使後世欲知先生者庶於斯有稽焉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勅贈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鍾公墓表

公諱本成字敏學先世蓋吳興人其籍領南居莞之茶園自祖迪功郎亮始逮公十六世矣父秋屏公曰志琛母庾氏公生有奇質豐額隆準美鬚頰雅志四方里中長者偉之學儒不就去學廩著善以縮為贏常度大庾浮江抵金陵往來吳越都會間已秋屏公捐館舍倦志遠游乃西涉蒼梧溯潯江極龍州止焉歲入息恒數倍所婚嫁男女弟若諸子計十有八人費田廣能以勤儉率勵產且日益以饒歲大侵殍徙

載道公日具饘鬻街閭食之多所存活又計宗人指
予粟比就稔終不亡一宗人也已復念曰歲即不侵
侵即吾宗人病若然吾宗衰矣歲即不侵吾宗人以
匱告猶趾相屬吾困出有竭時數米食人人曷恃焉
乃割所業田百畝為義田歲稍增入之至三百畝約
曰男子六十以上十六以下八月粟五斗寡婦食之
終其身婚嫁喪葬度貧富佐所費族介會其入族正
計其出宗子弊其成且誠後世子孫有紹吾志可百
世保吾族也詳具潘學士所為義田記中公事親孝
母度年九十所身左右奉事惟謹此歿公業老猶哀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十四

毀如禮人以為難生平溫厚簡默口不言人過善飲
酒好歌興至引滿獨酌作吳謳意欣欣自得也客多
慕公樂與游而公雅不欲廣交為名常杜門謝客喜
儉朴厭華侈非賓祭不肉非禮服不綺縠自構小軒
顏近素見志士大夫因稱之曰近書公云始公病目
幾不睹日與星醫謝技彈矢一夕夢婦人引二指刺
腫痛隱隱然旦果亡其睛也享年七十有五無疾而
終抑天所謂陽善人者信然歟娶黃氏二子二女子
曰美繼娶劉氏七子曰佐傑偉倜儻傳最後舉令御
史君繼英御史君幼多疾人勸棄之公曰吾故奇是

兒是兒不死也兒且大吾門既御史年十有五知學
矣公始卒卒後二十有二年御史君登第以翰林吉
士讀書中秘隆慶改元 今天子即位御史授官雲
南道得推恩贈公階文林郎如子秩母黃贈孺人劉
封太孺人竟符公言公卒為嘉靖癸卯十二月五日
其生成化已丑二月七日也御史君立朝侃侃有風
裁負時望今奉 璽書督學政南畿便歸省公墓以
余舊同官翰林雅相善請表公墓道之石余惟淳風
日頽媿恐相習惇睦振瞻之誼世罕聞矣宋范氏義
田薦紳士且難之鍾公身常布力嗇遠服賈自致千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十五

金獨汲汲振饑恤匱寧儉其身無儉其宗詒謀垂惠
思及無窮其識趣遠矣語曰終歲之計樹穀十年之
計樹木百年之計樹德如公孝誼格天休祥萃止神
理昭應世美昌熾浸浸未涯疇謂天道匪謬也余故
特表其大節用為世勸焉

文林郎陝西長安縣知縣漫川閻公墓表

嗚呼是為故長安令閻公之墓公諱繩芳字世武漫
川其別號云世居晉之祁其上世詳於家乘曾大父
威仕上海稅課大使以子睿貴封文林郎永清知縣
睿公大父也舉弘治己未進士拜監察御史當 武

廟時以抗直稱仕至浙江按察副使進階亞中大夫
父師賢為文學弟子員母陳氏太谷人憲副壁女以
正德己亥四月十八日生公幼挺殊特不與常兒群
端凝靜默亞中公愛之每出携以自娛間試屬對輒
應如響時出奇警亞中公愈益喜嘗曰吾宦臺無可
貽者賴有此足慰人意即飲水甘矣羈紲遊覽校有
聲每試輒取高等舉嘉靖癸卯鄉試登丁未進士觀
工部政謹恪有恒度即為大司空文公所知長安為
三秦省會賦重役繁富俠倚吏為奸以詭倖免獨苦
細民長吏故難其選銓曹庶公才特授是邑公下車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十六

問民所疾苦徐得其情首按大猾吏數輩核戶口丁
田度其盈縮而差次之約為章程擇無害吏主其籍
出納纖渺具有可覆定繇役高下心計手校不以他
假賦之各當其力民大稱平富民某夤緣重賂規輕
繇公怒曰敕吾民者若曹也必抵其罪而重之役巨
璫有弟坐法當死行當事者金移鞠于公覲從未減
卒論如法終南豪族奪民腴產而遺其稅公取歸其
主繇是失業者皆復常奉檄董治棘闢諸役綜計精
覈費損往之半其治邑彊察敏幹率稱是蒞法無所
撓諸宗藩豪右歛跡避之請謁不敢及其門治行大

著部使者交上其狀行當徵拜矣會監司於臺使有
卻疑公中之同列者多忌公遂致萋菲適庚戌大計
竟坐是解職識者咸為扼腕相與唁公公弟遜謝不
敏畧不致辯策蹇歸故廬杜門却掃左圖右書吟弄
以自適邑故多長者要結為社佳辰輒選勝登臨觴
咏竟日殊忘今昔之感焉公幼有至性內行純白孝
友孚洽于倫類人無間言侍親疾衣不解帶者踰月
鬚髮幾白子弟從之遊時探奇扶輿皆虛往實歸與
人交無少長必用其情親仁樂施急人之難如不及
里中有紛結不解者取公片言立斷各首服去故閭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十七

黨咸樂謂公弗久試天固以篤桑梓矣乃甲子閏二
月三日以未疾卒於家享年甫五十明年二月十七
日諸孤營葬邑之某鄉所著有禮經通旨詩學體要
盤谷謬稿藏于家予昔與公俱以禮經舉會試為同
門友是時同經士蓋二十有二人雖仕淹速弗齊亦
各盡其器獨公一試為令未三載輒用方潔見忌遂
淪落不起所抱百不酬一退乃僅以善其鄉閭足自
徵信然竟歿不顯往聞公訃予寔重悲之隆慶庚午
公仲子談以選貢領京闈鄉薦持山東布政使前太
史同年亢公思謙所撰公誌銘謁予請表其墓道之

石子既重有感於公也乃令墓草宿矣忍令浪浪無傳耶遂按志叙之公配武氏庠生廷璋女敵德惟偕有丈夫子三誌談話誌邑庠生娶張氏典膳冲霄女談娶程氏庠生天善女誥聘許氏知州鴻程女三子并彬彬隱起羽儀可占然則公篤於實薄於名豐於才盛於時天之祚公其殆有意於斯夫其殆有意於斯夫

加贈一品夫人劉母王氏墓表

夫人王氏故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文安劉公配也夫人配文安公凡四受封編修考績勅封孺金輿山房稿卷之十

二十八

人及遷學士誥封宜人侍郎淑人尚書夫人卒而後公也先皇帝使使諭祭俾開壙合葬皆殊數云公既贈太子太保階一品而夫人仍故封子承恩禮部司務考最疏請贈方下禮官議會今上建儲覃恩而司務業遷戶部員外郎員外郎例得推恩夫人遂加贈一品申前請也夫人生雖貴貴以夫沒而以子益貴承恩謁余曰吾於母得用吾情焉願託不朽之言表茲新命余從翰林後未及侍文安公而公考曰贈尚書北村故嘗偕先大父贈尚書公游太學相善也文安公因受經先大父兩家世講誼不

得辭表曰余讀榮哀錄觀夫人之行知其內助功益稱其彛章焉始夫人笄而歸文安公公二親在也又奉太母夫人咸孝事之後雖貴太夫人澣濯滌澣具不躬不進也太夫人病則夫人衣不解帶至親吮其疽而太夫人故嘗愛它婦夫人愈益孝謹竟得太夫人歡又嘗字其兩孤甥男女各有立以故文安公孝友聞天下夫人人事公敬戒柔正修身無失色然顯以大義佐公公舉進士及第職史館講筵供養禁近夫人則勸公學公自留都大宗伯歷冢宰司馬參贊機務繫天下重夫人則勸公政位尚書廿年中外瞻望旦夕召入相矣而夫人則勸公歸此其梗槩不當於組組閨閣中求也以故文安公文章政業聞天下夫人馭二子慈而能教教讀書勤儉督過甚嚴母得為鮮好服食母得私一錢交通賓客曰兒生貴日假恣所玩好固不以驕佚敗乎二子仕學有聲而女子子為人婦率皆稱賢以故文安公子孫賢聞天下嗟乎珠玉蘊靈其輝千里瑞鍾慶集百善萃之文安公為代名臣顯融宣朗誠遠有淵源哉鷄鳴采蘋之助烏可少矣始北村公為鄉進士蓋謀所以相文安公而夫人父依客山東北村公走千里灼之也抑天以

卷之十

二十九

夫人昌劉氏平啓其表而作之合一何深也夫人遐福產壽生膺顯貴與公齊德沒以子賢追躋極品制詞曰婦道母儀即古圖史所載何以加焉榮光殊數貴耀壠隧 聖朝優厚世臣表忠勸孝之典猗與至矣允夫人族世生卒歲月與文安公官履子孫姻戚詳大宗伯裴公所為誌中茲不著著夫人懿行大者刻之墓道之右俾劉氏奕代咸知 恩命所自忠孝是勵無忘世濟其美云銘曰 昭代右文寵數隆異乃眷宗卿榮及元配生膺翟氏典秩咸備詰嗣象賢服官紀最 帝許推恩載錫爾類一品崇階從夫之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三十

貴 綸音烜赫光貢泉隧章厥世忠式勵有位勒銘貞石爰告來裔永戴 皇霸敬共勿替

壽官薛公墓表

順菴薛公之歿也仲子廣東道監察御史樟及兄楠奉遺命以四里山祖塋地隘卜城東南天生橋之原立新兆焉既少岱谷子為之銘矣復馳書至京請余表其墓御史素善余子昭字余女余雅知公行誼稔表復奚辭按薛系出河東著姓譜逸世次亡攷其居歷城者仲信寔始祖彥文曾祖父德祖盛考也代有隱行盛娶孫氏繼段氏生公兄曰龍次公諱虎字舜

臣蚤失怙恃兄弟携所遺產依從兄謙居比長雖異業事謙甚謹有大事公必詣謙質然後行謙卒無子為治其後事罔不周至念親不逮養忌日設奠輒哀泣終日不食配賈氏有賢行教二子皆七齡即遣就傳常身課讀至夜分乃寐時兄子梅松並業儒公愛視如子謂曰吾薛繁世不仕光昭先業不在若輩乎諸子用相奮砥有聲兩庠松先領鄉薦梅膺貢入成均御史竟第甲辰進士以功名顯一門蔚然文雅卒如公志云御史筮仕山陽尹迎二親宦邸就養每退食公諭之曰若以祿養必盡職無忝斯祿吾心安之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三十

乃善養爾又曰吾家居時望公門慄慄然今若職民牧其惟省刑務寬使民畏孰與愛不忘也山陽之政卒以廉平聞當路薦治行最疏凡二十餘大致得公教居多秩滿當赴考績尋被徵選拜官臺中方圖請馳會任後按淮者論淮守宅事辭連山陽尹寔以私銜欲因中傷之 詔下撫臣覆狀御史亦奏歸候白于家自謂直道被謗無愧竊有所恨未及推恩大人爾公曰吾既以高年承 詔賜冠服詎不榮哉且孰非 恩命也屬公仍歲寢疾御史日杜門侍養絕迹公府不復意仕進惟往來視稼計供甘時楠已舉

子五炳煥煜焯炫女二炳亦舉女一矣御史未子公
以為憂未幾舉女二既乃舉焯逾年又舉煜焯煜並
出庶趙然張以嫡母鞠乳若已出姻黨賈之公始為
楠娶劉大使某女繼武御史衛女為樟娶張處士允
女繼張省祭官某女為二女擇婿曹偉王夢龍皆令
族張僉事子念尹副使子秉未御史女所許字也公
夫婦既偕壽歲時奉觴子女孫甥舅集稱賀中外
三十人歷下固多顯者至語具慶繁衍如公家百餘
年來指蓋不為多屈後淮安撫臣奏勸前効山陽寧
成無寶銓部議復徵起會公卒御史在疚未果行先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三十一

是楠為部掾寓京公疾革日望其至尋以冠帶歸省
得並侍簪奉永訣說者謂公身備福履終始無遺憾
信然執初公與濟寧趙萬戶祿友善嘗館于公浮寄
千金無券祿歸卒病死其子卿尚幼公聞急還金其
家卿母子驚異曰先君固無遺囑感謝讓其半公曰
苟利爾半終匿不有其全邪竟力拒不受卿母子拜
泣祝天曰願薛公子孫世貴顯為報也卿今爵邊帥
猶過訪拜公不忘數為士大夫道其事故公門祚之
盛人皆以為陰德之應焉昔者竇禹鈞氏嘗還遺金
卒享其報子孫並躋顯仕至今傳為美談余觀薛公

事與禹鈞何異且御史高才厚蓄未少試其就不可
量當不在儀儼諸子後則公積善餘慶殆數世未艾
也噫孰謂天道果遠哉公生成化已亥十二月二十
日卒嘉靖甲寅九月四日壽七十有六葬之曰己卯
春正月二十五日也表曰是為壽官順菴薛公之墓
蓋薛氏新阡別為祖云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墓表

公諱鵬字汝南別號雙渠家世冀州棗強縣人始祖
澄澄生溫溫生福福生從善從善生從善生澤世隱
德弗耀澤配賀氏生公以公貴封文林郎湖廣道監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三十二

察御史賀封孺人公生而穎異總州補邑庠諸生試
輒為諸生冠嘉靖丙午丁未聯捷巍科筮仕江陰令
廉明方正事如素練平徭薄稅節冗賑乏摘奸究以
遂良闢書院以督課士民迄今頌之邑濱江土城不
似盜繁巨戢公至悉望風喙遁復增築鑿易以磚石
財力殆數萬計而民不告勞費壬子海倭據城下恃
以無恐比奏景 召拜御史歷諸煩劇率著風裁癸
丑出按宣大二鎮酌時宜條邊務不下百六十餘疏時
宗室饒陽王充諱通夷稔惡承奉劉寶助虐憑陵並
桀悍難制公奏訊于辟宗藩肅然乙卯按山東則靈

起賴飭僚貞度余聞諸父老言數十年來所聞都察
澄清而安靜者如公指不多屈訓士崇古誼論文默
浮靡是秋監鄉試所取皆一時名士號得人丁巳闕
京營汰老疲練什伍增軍丁糧戎務大振戊午冬會
計群吏公掌河南道秉虛持平甄別明當人莫敢干
以私已未春監禮部會試檢防嚴密黷士之懷挾者
寘諸法夙弊頓息庚申奉命留都理積牘辛酉晉
貳冏卿考牧政隨事靖共罔不底績壬戌寧夏巡撫
缺廷議匪公不可乃以公往初漢唐有二壩夏人
引以溉田歲久堙塞公至親相度疏濬水利復興稔

金輿中房稿

卷之十

三十四

無虛歲橫城馬頭虜出沒隘口舊無亭障公嘆曰弛
防任寇至非計也築塙整一萬八千五百餘丈以伐
虜謀先是鎮城及河東諸營堡經地震率崩圯自公
增葺守用無虞秋套虜窺山後入犯清水營一帶及
興武花馬池之後公前後指授方畧俘獲甚多然不
自尚其功盡以歸將卒人咸效死力且賙商販而人
樂輸粟禁侵牟而軍得安業西夏依公為長城云甲
子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
公盡瘁邊事遂邁疾乞歸竟以不起時嘉靖乙丑三
月三日也距生嘉靖壬午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四

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附塋縣治東北王常村祖塋
次元配陸氏封孺人男二長曰有孚邑庠生次曰有
斐俱短折繼徐無出又繼魏育遺腹七月不乳魏悲
痛嘔血亦斃女一許庠生呂桐男公體貌魁梧丰神
爽朗賦性剛介持身端嚴博典籍工詩文孝友嫺睦
之行素孚于里閭至其經濟醞藉尤為時所推重方
虛倚毗而竟爾齋志嗚呼傷哉孰意德如公才如公
濟時利物之澤溥且遠如公而弗長其年耶而弗久
其榮耶又且弗延其嗣耶抑公所以垂不朽者固自
有不以年而長不以榮而久不以嗣而延者耶公之

金輿中房稿

卷之十

三十五

素御史陶君既誌諸幽石矣余與公同年友知公頗
悉公弟鵲鵬鵠皆邑諸生復來乞文表其墓噫後之
人過者必式瞻者必拜遡公所以不朽者亦必有感
于斯文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制
湖北川東提督軍務霽寰吳公墓碑

隆慶四年秋禮部上言伏見故都御史臣維嶽往撫
貴州適鉅酋楊珂仇其叔進雄牽十六洞十三寨苗
為亂丹敷徵土黎白沮傷都御史揆勢置謀陰誡小
大將士授以奇計降其男女六千五百九十一人虐

縹緲分群苗懼渠率效首熾聚廓清捷聞先皇
帝嘉嘆是以有白金彩幣之錫已而有雲南雷益州
夷安九昌與貴州宣慰安國亨起兵內賊都御史宣
布皇威使失本處不復敢顧私怨邊土用乂凱只
王世麒逆命有年都御史權使夷衆借劍即誅內外
夾攻俘其酋十二人斬首九十二級圍寨悉平草塘
安撫宋驚兄弟爭位益構兵三十餘年矣都御史乘
其不戒俘驚廷武等二十八人誡其謀主周應貢付
餘醜以法爭事遂寢平伐司王阿利統誘諸苗摧撲
王師中丞授總兵石邦憲畫三道進攻克偏坡等十
餘寨俘酋阿奎等四十九人斬一百一十級皆上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七

闕下大司馬記其功身未蒙賞而遭會大計不理于
口冢宰大中丞俞進曰維嶽志在高勲特少銳耳操
行若水豈可輒罷而令聖朝有失賢之惜先皇
帝以為然詔改署南京叙用因緣積勞竟以殒喪若
中丞所謂以死勤事者也謹按令甲凡四品未滿積
者不及卹典即滿積賜祭不賜葬有戰功賜葬之半
蓋其慎也今維嶽績用未滿而勲伐已懋最新獲至
四百餘撫安男女至六千五百餘可慮常宜而惜優
典使功臣望于重泉於是特詔有司即其家賜祭

與營葬事稱朕報功臣鞠躬之意蓋異數云於是公
之子某投狀余曰維是異數賴執事之力以徵惠于
天子然先君之行執事實悉之微執事銘諸碑將無
以俟方來余逡巡不敢當曰斯天子之寵需臣子
何知顧念某公門下士也且公固不可泯者碑可矣
公諱維徽字峻伯自宋南渡來為孝豐望家簪組相
紹不乏矣祖某封吏部郎中父麟至山東按察司副
使母方恭人以正德九年六月四日生公有瑞徵嘉
靖丁酉公以禮經魁于鄉成歲舉進士授江陰令歷
刑部郎改駕部擢山東副使湖廣右叅政江西按察
使為令官其令江陰御史按部至謁孔子廟吏白應
長恩候道旁公嗟曰聞天子令我南面而臨百里
不聞令我跽道旁吏皆流汗齟指恐御史方暴有以
中之者然卒無以中之者沙中盜僭號反崇明縣故
無城郭與盜夾江而距公間知盜所為來輒機弩矢
以待盜竟公在縣不敢近曰此不畏御史者令耶寧
畏我在比部持法特平及慮因江西反者以萬五百
同典南宮試事得士多今少傳張公大中丞汪公皆
當世顯名士雖余得從樞趨之末行焉山東士素嚮
往公公往甥然勃興公自謂儒宗領專勅直道自將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

七

之所終獨完名與全節矧芝蘭芳繼芬竝馳譽夫明
時相盛美之世濟卜昌衍於來茲欽綠野之優游繼
側席於宸扆虛司徒以環召冀老成之篤恭胡慶弔
之相因歟先期而罹凶悼大雅之云亡羗仰企乎焉
從某等懷耆德之遺模忝通家之世講嗟梁壞兮山
頽瞻箕尾而馳想隔千里兮寄酹臨清風以激誠焉
河嶽乎山皇惟明靈其有知

祭洪伯時文

往隨芳躅同薦鄉閭我少未練惟兄是依兄不我鄙
要以婚好我無違命許之襁褓兄先登第我困衡門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嬰孺各喪盟約徒存我試南宮兄時入計顧我旅邸
情愛周至匪才叨錄館職濫竽兄素愛我弗稱是虞
我用祇懼策其愚蠢碌碌無聞幸未顛隕我使汙洛
後竣還都兄奉簡書將適三吳邂逅數言勿遽告
別孰知自此竟成永訣兄往朔方時惠德音邊地苦
寒勞思日深分符守郡峻業伊始曾幾何時遽疾不
起兄嘗自恨思不逮親我代兄乞得允後聞兄樞東
歸哀動山谷我來自京獲從弔哭我與兄也終始不
欺信我疑我不敢知墓石之銘不盡厥美辭誠不
工固非實紀兄今長逝靈爽云何或庶知我忠實無

他芻絮申蠲少見心素生死交情悲哉世路

祭劉封君文

維嘉靖戊午秋八月既望勅封戶部主事龜山劉
公卒於江陰既踰月厥嗣應谷先生自濟南太守聞
訃奔歸於時翰林檢討郡人殷士儋方以內艱抱病
草土乃具羊豕諸儀為文遙奠曰太守公牧吾郡視
民猶子也蓋民視之如慈父云被其澤思邇其源則
冀壽其親以永福吾人者闔郡同心也太守公以家
難去郡吾人若效其怙恃而靡所瞻依者則安得不
以太守公之悲為悲哉禮三年之喪不弔不請見人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不肖孤罹變以來伏塊苟活雖宗戚執友之門未嘗
過也獨于弔喪不敢泥古禮誠思人道以此為重矧
叨居部治有子道焉凡吾人安遂於閭閻養生送死
無憾孰非太守公善政之所及與封君餘澤之流潤
乎則弔也奠也雖禮未之有寧不可義起也若夫封
君德壽福祉之隆太守公它日勲業顯揚其親之盛
且遠蓋人人能誦之非孤羸苦塊之夫所敢及矣惟
封君有靈庶鑒格之

祭嚴老夫人文

維嘉靖辛酉仲夏誥封一品夫人嚴母歐陽氏卒

於京邸計聞卹典優渥秋九月其孫錦衣君奉特
命扶柩南還自潞河裝舟道經山東睦翰林檢討門
下學生濟南殷士儋以內報服闋且北上乃具辦香
束帛之儀設奠舟次申以燕詞曰桂栢兮蘭舟金枝
兮翠旂望舒前兮先驅馮夷從兮安流靈之徠兮何
時霜霰霏兮高秋曩逢兮考鼓湛瑤漿兮列椒糈
臂蕭炳兮拜以頽儼如臨兮河之澍靈連蜷兮既留
矯揚光兮容與鈴岡峙兮我我袁江澹兮無波佳城
鬱兮葱蒨紀豐碑兮不磨靈之返兮松楸皇澤霈兮
孔多雲冥冥兮水瀾瀾目眇眇兮千里舟遥遥兮不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祭德王妃文

猗惟大藩代稱秉禮外治聿隆允資內美表正宮闈
徽柔齊體默贊鴻圖啓祥麟趾壹儀方肅景福咸宜
僊遊溘逝海岱同悲僖之先世寔傳莊祖禮遇優渥
垂輝姓譜亦越諸族服家庶僚衣冠奕葉咸榮厥遺
若沒及存胥承恩眷世荷寵靈久欽懿範茲罹國卹
感愴曷窮屬且趨朝執紼靡從不腆牲幣庸申奠獻
燕詞表衷庶幾臨鑒

祭楊封君及配時孺人文

維嘉靖戊午秋 勅封監察御史雙溪楊公捐館甫
逾月厥配封太孺人時氏相繼亦卒季子東江先生
方膺 簡命以都御史撫雲中聞訃奔歸卜次年已
未春奉襄大事正月既望季子之友某等以通家子
行共舉牲幣庶品祇薦於几筵而侑以辭曰猗海嶽
之靈淑兮鍾間氣而生賢將厚畀以所受兮肇慶社
於厥先嘉世美其克濟兮卜詒穀之靈延繫慈範之
孔臧兮聿配德而稱全驚驚顙於丹嶠兮夜光胎於
靈淵邇蘊積之攸始兮恒自妻而知源起章掖以亢
宗兮維義聽而罔愆稽出處之優裕兮益顧內之靡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牽教化數於開隴兮紹伯起之家傳潞邑頌其仁明
兮守四知而彌堅何碩當之未究兮忽拂衣而言還
甘丘壑之幽貞兮偕至樂於餘年惟諸嗣之森立兮
舉懷瑜而握荃厥季觀光於 帝庭兮乘扶輿而騰
騫貞憲度以敷風紀兮厲偉績於無前推 恩覃及
於具慶兮煥 綸命於瑤編粵疆圉之孔棘兮從與
望而陟遷初分憲於近甸兮尋晉席於三專紆宵旰
於西顧兮復內地於孤懸仰勲烈之蓋代兮本素教
之克虔謂 眷錫之方茂兮頌福履之宜駢適 國
是其攸藉兮歎家難之速遄胡白首以同歸兮嗟焉

養之長捐悲創鉅而痛甚乎時擬奪情而不忍言望佳城之蔥鬱子婉歐陽之隴阡傾國都而奔赴子咸灑泣其潛然潔絮芻而致奠子匪桑梓之私憐靈昭格而俱至子夫何間乎重泉

祭潘公文

維公懋德恪慎克考慮善以動必求諸道儉而有度簡而無傲安土敦仁從吾所好禮義不訾亦聿既髦無曰不顯長茲其祥三子者出教以義方各敬爾身日就月將曰有先後載飛載揚適觀厥成休有烈光予季行役地官之屬惟帝念功景命有僕立愛惟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一

六

親並受其福朱紱方來服其命服誰無父母往即乃封而多為卹靡所與同錫公純嘏福祿永崇壽考惟祺高朗令終惟予小子恐德弗類振振公子不我遐棄益者三友周而不比言歸于好見善相示婚姻孔云如兄如弟哲人其萎我心憂傷好是懿德曰求厥章書用識哉庶幾有減生芻一束以薦馨香神之聽之德音不忘

祭周封之文

惟靈專門經學奕世文聲拔尤齒肖擢第蜚英分符赤甸譽微彤庭二邑宣化三輔知名心勞撫字禮儀

逢迎急流勇決高蹈幽貞菊園松徑鱸膾蓴羹林泉自適酒杜詩盟晉云靖節漢有逢萌公足相方異代同清學為師表士仰陶成吏而循良人頌廩平貴聯戚里不驕不盈慶裕後昆玉潤瓊瑩位不竟蓄官涇何輕壽不滿德大數胡傾方期杖鄉忽夢黃楫縉紳悼嗟里閭震驚某交辱忘年仕嫺先鳴聞訃興哀怛焉愴情敬陳菲儀式薦齊明靈爽若存庶鑒余誠

祭張教授文

嗟乎世多以成敗論士豈不謬哉始先生蒞仕東萊東萊之人不聞少之者乃獨不宜乎聖昌邪古者士即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一

七

民治即教無二道先生左官郡庠吾黨士恂恂敬業惟謹一攝邑篆輒不當監司部使者意至情辭以死才殆各有適乎時方洪濫希合獵善譽取巧宦先生以質任惇樸鑿枘之安往而不困也邑刁敫已極民轉徙十八九制科士馮籍資權一切任法督促猶然救過不給而以望之文學博士難矣蜀龐統令耒陽在縣不治坐免晉陶潛遇一督郵不能下寧拂衣去此兩人者如以今法繩之奚啻殿課故先生雖歿世不見知於先生何損使吾黨之士失良師焉此則某等同以為悲不能已於情也靈輅且西矣共陳一奠

告於柩次先生殆謂余輩為知言可無憾於不遇也

祭許母文

自余童幼納交令子稔聞母儀愛而能勞思不揜義
教以成慈出入起居事靡纖鉅惟正與規和態伍苦
問交懼損斷絡懲嬉檢拾遺編丁寧先訓遠大為期
躬操閭政條章井肅儼若嚴師偉哉殿卿克承親志
恂恂自持學有餘積身無擇行芳馨日馳明經脫穎
褒然舉首漸羽雲達分符趙郡肩輿迎養齊慄夔夔
迂時值蹶左遷於黔萬里投夷母謂殿卿咎匪自擬
行矣奚疑公論卒開天定者勝語豈吾欺旋陟上傅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父母之國桑梓在斯衣錦晝遊田廬朝夕定省無虧
不出里門安車祿賜弄雛含飴伏臘稱觴孫曾統膝
玉樹瓊枝既壽且康逾八望九愛日舒遲貴乃益恭
饒不忘儉老愈孳孳備茲介福考終無憾與世長辭
賢王軫懷縉紳哀慕閭巷嗟咨矧辱世講夙欽懿範
淑艾惟私奠弊在庭列牲於俎酌酒盈卮敬叩几筵
式陳明薦申以蕪詞

祭尹渭濱憲副文

維公恢廓之度豪宕不羈宏達之才隨試輒宜奮跡
制科蚤勵請纓之志宦游邊徼常懷投筆之思其運

籌畫策也智士莫窺其際其料敵決勝也宿將不測

其奇駕馭有術屈群策而樂為之用剛毅自許當國
事而罔恤乎私故威伸乎窮漠望重于朔陲誠振古
之豪傑文武之無資也向使假之事權寬其文法責
以大節略其小疵俾盡紆其蘊藉大展其猷為必能
坐策勛烈身寄安危燕然可勒北何患乎醜虜海波
不揚南豈憂乎島夷哉夫何雄才見忌高名毀隨鑠
金盈篋投杼成疑謝纓紱而言還狎林泉以自怡樂
東山之優游身與世其相遺哲嗣蔚興維熊維黑武
科擢第建節分麾倚智勇之克全夙簡在于疇咨肆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樞筦之 特命實偏裨其攸司九成算之所自率庭
訓乎有師崇階荐陟 恩寵許馳丘壑增輝繁祉日
綏胡卦數之甫周而既會之遽罹嗟梁壞與山頽忽
哲人之告萎也某締交橋梓咸辱余知訃音來聞曷
已其悲載叩几筵肅陳菲儀望雲山而駕哀寄素悃
于蕪詞冀靈爽之感通庶昭格而鑒茲

祭李民望文

嗚呼先生世紹武勛投筆之榮不屑名登賓薦釋褐
之願終遠千里故山徒齋首丘之恨一身逆旅未周
屬纊之儀嗟修鱗兮遽隕悼勁翮之先摧通塞予奪

孰可致詰淹速永促固難預期邪爾其匿迹祇林逃
塵謝侶覃精秘授捐業廢時雖偏識之未融觀風影
於可執亦大詮之宜契置身名其如遺矣意者覺無
生之可息厭群有之見縻方忘情於至適故委順而
無疑執則夫借擾嬰念計輩鮮順彼緣屬之假合失
逆順其焉齊顧永終之未訣非達生之所悲也某等
羈縻同感匍匐奚辭載襄厥事薄言歸之蓋友道則
宜然豈亡者之必知念原草之欲宿瞻野冢之景景
思令風之共盡哀愚者之可嗤共祖奠於一觴聊因
風而陳詞嗟乎先生又奚憾為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十

祭李給諫繼室文

寶婺兮沉光瑤草兮摧芳蕙帷兮晚寐泉臺兮夜長
嗟修促之罔期兮物化運而靡常既厚鍾而速斂兮
孰致詰於灝倉粵令儀式宜於儼詰兮柰政嗣以克
襄夫惟顧內之有託兮肆畢蓋於將匡胡 恩渥之
不可嗟兮娉節鬱其未彰曾歲月之幾何兮歛遠社
而罹殃悼朱絃之婁絕兮匪叩缶之蒙莊謂靖共其
式穀兮奚神聽之冥茫邈佩問之載服兮稔無遂之
良也信文立以知生兮又能已於傷也莫東芻而噉
鮮兮亦惟德所當也靈昭格而不昧兮如見其洋洋

也

祭郭徵君文

嗟乎先生學本默成自得有師至性天植終慕無衰
志齋未試數邁曷奇執方其執經求拂下帷反思敦
戶日扁舒園不窺斐聲費序譽髦見推固視榮名如
取携擬碩藹之遠施矣迺若粹有戒心虐燭昌熾急
親犯難蹈險如夷毋病垂絕醫謝殫技吮瘍如血甘
毒若飴凶渠靡逞夢豎亦麾我瞻我依二親載嬉是
誠孝之感乎右善而聽卑也負米承顏詎慙志養過
庭問業實惟穀詒偉彼芳嗣振羽漸遠英妙終軍仁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十一

祭薛封君文

倚吾濟之勝區蓋自昔其多賢並樹名以顯親見踵

繼而輝聯顧具慶之靡遂嗟福履之難駢風木可悲
念祿養之不逮昂齒徒列痛館舍之蚤捐故膝下一
日之歡古人不以易三公之貴而懷罔極之報者每齋
恨於終天也求其福德兼隆壽祉丕延如吾順翁者
豈非鄉邦之僅見陰厚於造物之偏耶夫其制行有
則素履無愆棟簷琴瑟倫紀克全濟人利物之心垂
老不懈惇信明義之譽姻黨相傳雖隱德未徵於仕
進而慶澤固兆於開先矣仲氏岐嶺懷瑜握荃魏闕
對默楚邑蕃宣政聲召杜孝履參騫誠海嶽靈粹之
攸鍾亦自夫義方之勤拳也方其肩輿就養鳩杖華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十二
顛江魚鰲醴甘旨芳鮮承顏順志萬慮無牽固不必
求極樂於瞿曇指海外而談僊也及夫繡薦我冠桓
典之聰始駕青繩點璧廣德之車暨懸念崦嵫之日
薄爰扶持以言還蘭夢再徵瓜瓞益絲歲時獻壽稱
觴肆筵班瀾繞膝骨肉滿前衣冠拜慶賓從喧闐歌
椿萱竝茂之詩廣蘭桂同芳之篇時則我翁享天倫
之至娛忘其大耋之子服勞於愛日亦若將終身焉
迺今貝錦昭雪既微不磷之堅蒼生願望方需不次
之遷則所以顯揚遺德者殆不可量而翁之歿無餘
憾固含咲於重泉矣士儋辱託葭莩仰止有年羈宦

千里聞訃愴然哭不望柩葬不臨阡因風寄辭遙寓
我虔靈其有赫庶幾鑒旃

祭洪年伯文

繫玄造之鴻穆兮鍾淳和之元靈培世德于奕葉兮
裕蘭茝之芳馨萃百順以貞履兮令儀展其誦誦躡
賢關以觀光兮迪哲人之遺矩厭濁俗之淺汶兮甘
卉服與荷裳苟吾行之不疚兮迹雖晦其何傷維聞
望既足範於鄉兮矧弘濟罔靳於賄急帝畀子姓之
淵且繁兮羌餘慶之既集義方式徵於庭趨兮舉儒
紳乎楚楚厥季衰然賓於王兮爰策名於當宁不愷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十二
悌於浙水兮荷教澤之餘滋有子克成厥志兮奚必
身親試之皇猷將須以獻黼兮虛前席以相談龍章
焜耀而欲下兮冀榮壽於百禩胡褒顯之未逮兮謚
儒馭而來迎軼浮埃以遐舉兮返厥真乎泰清憶昔
歲舍於困敦兮叨附驥以膺薦企通家之慶祉兮瞻
睟容而臨忭方期願之是祝兮迺遽聞茲訃音悵雲
山之修邈兮阻絳執於躬臨蔡素飈以激舞兮聊以
寄此悲也及靈輜之未禋兮備難露之道也

祭胡母文

惟光嶽之完粹苞靈和以英祥粵賢哲之挺生恒導

源以啓昌信玄澤之欲渥兆山雲於始將雖默成兮
無端亦乎佑之有常嗟母氏之純懿秉幽貞於靜方
毓淋止於華族服姆則兮孔詳肆結褵乎茂宗嫡潛
德以戢光躬賓饗兮既虔肅相政兮克襄猗徽音其
不泯宅素約而彌芳維善積兮有徵衍蕃祉於無疆
覃良胤之篤育鍾異質兮珪璋操荻畫以忘劬給和
熊以佐嘗顧大器之晚成羗閔久而後彰藝文譽於
東閣爰亞解於薦章騰茂實乎南宮荷賜第於對啟
羨逸志之克叶聿慈願之式償展脩途之啓軌識遐
軌兮莫量紛 寵錫之日殷冀榮顯兮未央胡阮會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一 十四

之載罹遠鼎願兮樂康悲風木之靡止望孤雲以徬
徨某等企令聞於梓里友誥嗣於鵷行考祥履兮參
騫卜夙範兮姬姜哀封賁之未及溢歎促而恨長感
盈虛其叵測思致窮於昊蒼豈難大之欲遺庸王之
以盡傷將偉寄之期副姑開壽而使揚占駿受於方
來知慶澤之汪洋誠不朽之有託亦奚間夫存亡瞻
岱嶽兮我我遡濟水兮湯湯悵素道之云遠申芻絮
於遙觴儼靈烟兮孔赫鑒明薦於馨香

祭于母文

維孺人有子曰于孟聘氏惟孟聘有甥曰吳達卿氏

達卿於某輩則同榜兄弟也始達卿少孤且貧苦志
力學人弗知異也惟厥舅異之周其匱乏相其成立
與厥母雖從昆弟如同氣也既而達卿舉于鄉向之
玩而易者咸貿貿然來乃厥舅與達卿其情不加益
及達卿構陷於群誣昔之說而附者或望望然去乃
厥舅於達卿其情不為易更歷寒暑之交奔走燕齊
之地居則與偕行必相翼外而資費之不乏內而旨
甘之有寄惟厥舅之是依蓋歷久而靡替噫達卿所
以語某輩者如此信斯言也不亦古君子之行厚德
而可貴者與向非孺人之賢又曷能有子如是也然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一 十五

祭張比部父母文

渤海張原仁為比部諸郎庚戌元日厥考終于家粵
十日厥妣亦卒訃聞解職東奔同年友重其哀也相
率為文致遙奠焉文曰於乎倫本倡隨教成怙恃儼
詰惟艱刑于自過慨冀野之風微嚙胥賓而中禮吉
譽在饋義爭偕齒倚先生敦有政之施而夫人慎無
違之履存順叶貞沒寧若埃固先古之慈遺季代所

欽企執夫其甘恬哉耀貌勢厥後慶積載裕昌胤伊始瑤瑜間錯棟蓐聯暉於仲子之岐穎式策名乎當宸展采冠官聲華既偉穀誨斯服泚問勿喜蓋自以不寬者舉生鞠是擬考德邇源者曰君子之子矣願車錫乎有待哀浮運之易駛齡未百而奄逝旬不決而繼否同歸之願則釋創鉅之悲曷已豈不朽者存無與遷畧惟厚終以全道將翼俗而植紀故捐世樂如說展與大順其俱委也嗟乎靈則無不之庶幾鑒於茲誄哉

又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十

渤海之濱厥風穆淳霜淋鍾英篤佑孔殷於惟長公願素葆真婉彼嘉耦令儀克敦師以介樸佐之儉勤依媚無遠義聽有倫褒掖窮經文軌是循樂羊有室引絡寓諄時蹇數奇甘恬遠紛冀野遺模敬其若賓寄跡岐軒和光混塵漢稱休伯異代並芬詩禮過庭義方可遵九熊墨惟慈誨聿申諸常孰良粵惟原仁居則醇儒出為帝臣秋官服采夙夜惟寅平恕靡寬榮名顯親綸封且及慶祉未垠冲漠何知函罹遽臻某等通家之誼素企令聞瞻依舉切錫類維鈞臨風寓衷菲儀載陳幽明罔隔霸輿如存

祭任一峰文

惟公德積厥躬福鍾於後啓佑詰孫為我良友鄉邑地壤賜第同科讀書中秘規益弘多貽範孔臧嗣徽清美私泚用艾夙霄教社通家交誼邇源考祥旦評輿頌既聞特詳余昔拜公為壽京輶幸炙光霽實欽慶祗祗役來過展謁公廬倒屣余迎康瓠有餘髦齡甫及恩封可袞別幾何時一疾不起老成徂謝善類嚙師矧辱世講云胡無悲請假東還再經茲土登堂奠公儀形若覩我帶不腆我誠既竭公考有知庶幾鑒旒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十

又

維靈宏廓之資渾厚之器登崇芹鬻聲華赫奕干雲聳霄僉謂可袞厥此雕蟲折節自植續結宣曲比譽素封大恢厥室甲邑亢宗孝友親睦惠愛敦共厚積善施賑乏字筑折券棄責酬侮以德寧人我負厥志不忒家政肅雅俗有矜式鄙寬薄敦是效是則天錫繁祉俾富而康年躋耄耄章服斯皇齒德隆茂五豆賓庠謙抑益飭恂恂自將粵有令子成均啓軼齊志竟沒偉執芳問篤生哲孫乘時應運黃甲青雲脫穎自奮選讀中秘文譽日馳經訓惟素家庭有師服采

銓曹衡鑑不私率乃攸行正直是期公備衆美于身弗顯公教所被其澤則遠 褒錫且及百齡非晚胡不勗 奄然長返某等忝屬通家今德素欽方仰嘉慶詎聞訃音吁嗟我公雖不復作典刑在人貽謀有託公形已化公心則樂絃詞醴奠靈爽昭灼

祭武長清祖母文

德厚兮流光源深兮委長與盛美之世濟知喪範之孔臧太夫人之懿行雖不可得詳也觀厥孫之賢信詒謀者良哉夫其仁明惠愛豈弟慈祥蓋匪特召杜於一方而膏潤所及令聞丕揚在隣封比壤咸怙恃之有常矣則夫頌賢侯德澤之汪洋孰不願太夫人壽考於無疆邪胡報劉之日薄掩重闈而永傷悵惜寇之靡及瞻素車而傍徨此某等之戀慕同情惻然而不能忘也臨風寄辭遙奠一觴我幣不腆誠聿將猗太夫人有靈鑒格昭彰

祭鄭氏姑文

先君同胞繁伯及姑作也蚤世先君繼殂骨肉至戚惟姑幸在先妣與姑終始相愛先妣棄養抱恨終天日月不居於今三年歲時見姑如見考妣方冀壽康永綏福履云何一疾竟不可瘳痛切衷腸涕泗橫流

姑往自言夢我先妣入天勝界勸姑留止夢邪真邪為祥為留曾幾何時姑竟往執卜葬有期哀慕無已想像遺容言猶在耳不腆牲幣聊薦我誠臨柩一哭何能為情

祭陶隱君文

靖節遺芳武勳世胄清白衣冠詩書堂構隱德範俗義方啓後鹿門擬龐燕山嗣寶齊魯名家罕出其右玉樹芝蘭森然並茂伯仲叔季同聲文囿太學觀光鄉閭論秀接武芹黌藏珍待售濟美孫枝簾經遜授方需茵鼎褒顯斯受祿養猶歛留罹胡遽風不堪悲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十九 吉山馬叩某締交諸郎寔始髫髻幼荷教良多懷德惟舊葬不引綿哭不臨柩千里寄誠清醑庶豆望風矢辭忘我鄙陋

祭張太孺人文

某昔髫年業聞太孺人子毓秀有純孝名時未悉太孺人懿行然觀毓秀言動有則表裏無間固疑秉受獨厚亦慈訓之素居多也比相繼立 朝日遂薰炙得登堂交為親壽又不我鄙辱兒女子之好吾母歲視太孺人來每為家人述所見內範種種皆古今人所難因知慈孝之詳不啻曩所聞慕而福履全盛方

興未艾也余以使事扶持而東毓秀尋擢浙憲亦奉
太孺人便歸又獲拜太孺人談悅之慶余戒期入京
乃毓秀遲遲未忍南蒞知其志念深矣余謂太孺人
宜躋上壽四殆期願未已性慈仁好生不忍宜持儉
茹素味無脂毒合善攝之理又宜植孤永祀有功於
張氏必大食厥報又宜艱苦拮据嘗歷百瘁亨阨倚
伏未相當也又宜且毓秀以彼其才未大徵于設施
即欲陳情自遂非太孺人所安也故毓秀勉從余言
奉太孺人以往嗚呼何一別未久函問遽至耶余弱
息始五齡語以太姑之變亦能易純采罷孩笑如知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一

有哀也吾母及家人則震悼悲惋連令不釋然蓋太
孺人淋德感入其情自不可禦匪徒以婚姻之故矣
嗚呼教子顯庸恩封渙錫諸孫王立咸締朱陳太
孺人親及見之且毓秀之碩德雅望世方倚重而奕
葉慶澤其來無窮天之報施善人誠有在太孺人以
不朽壽亦復何憾哉聞卜葬有期羈宦千里恨不與
執紼列也顯倅寄酹聊申芻絮之悃臨風寓哀情見
乎辭

祭曹母文

維靈厚祇鍾淵純懿靜方華牒濬源流潤則長姻言

夙服內範允臧粵嬪茂宗紹徽嗣芳有茁蘭芽子道
遵恃代厥劬瘁靡依孔邇屬離罔鈞愛一眄瑤瑜
貫如式穀其似蜚英赤舄揚休紫庭棘聽攸參疑法
是亭慈誨永懷哀矜得情奏誠平反邦無濫刑淋問
簡在覃錫湛恩賁爾生鞠蕪沒與存命翟斯皇綸
褒既溫婉榮莊椿受祉孔蕃瞻雲顧舍苞杞興慕崦
嵎日薄倏矣云慕茹荼銜恤彼宮斯顯與善奚誣巨
恒者數某等協采胥占和衷在公式欽母儀仰止德
容慶祝方仍遽罹閔凶同位伊慼感愴焉窮之子號
括式邁其歸良朋云遠中心悵遠生剪一束遙陳蕙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一

祭張母孺人文

維靈毓質坤柔端懿靜方敬慎不遠貞淋有常蘋繁
夙夜壺政克襄篤生令哲肇迹開祥所天棄代韶齡
未央戚之近庇家無厚歲筑筑孤子孱弱相將荼毒
自甘艱虞備嘗矢死靡慙百鍊愈剛高風勁節凜乎
冰霜楚表貞姬衛美共姜千古同心聯輝並芳和熊
畫荻脫簪簪囊延師徙隣訓迪允臧天眷世德厥後
克昌有斐嗣人令聞令望明經奮興作賓于王敷歷
中外藩臬推良肩輿祿養綸命華裳孫曾蘭茁

膝稱觴諸福駢臻既壽且康謚焉僊逝丹臺渺茫存
順沒寧澤深慶長士僖忝附絲蘿欽仰休光計音來
聞怛馬盡傷羈迹京華臨奠未遑鵲絮之儀遙薦馨
香霸爽如存鑒格洋洋

祭提學葉公文

嗚呼道喪千載聖學榛荒灋洛正傳定歸紫陽公鍾
間氣篤生厥鄉淵源道脉異世相望經術專門二載
后倉宦績輝炳奕葉有光結髮立朝恪慎官常觀
風敷教齊魯之彊倡明理學表帥紀綱正身範士規
圓矩方崇雅黜浮簡修進良古訓有篇嘉言孔彰拳
拳與山房稿卷之十一

主

拳辨志義利聖狂僖始孩孺藐無寸長誤蒙識拔獲
侍門牆曾未半歲公也云亡山頽其泰木壞惟梁流
風遺澤淪浹未央俯仰今風四十星霜學溺見聞徒
爾望洋仕乏建樹謬廁嚴廊深負知遇倍切悚惶聞
公嗣裔濟美琮璜文行蔚茂後先頡頏允惟慶源祚
胤蕃昌報德無由仰止不忘川途阻邁莫謁靡遑臨
風寄悃載述誄章公其鑒執歆茲辨香

祭鄭鳳岡文

惟公奕葉勳庸韜鈴世守武緯文經炳煥先後漢池
傳警坐籌勝負三捷穀亭執訊獲醜屯田便宜營平

是稱歲富京坻蓄威龍泓弭盜安民植禾雜莠上信
下孚動無掣肘哲嗣奮興宏才大受賜第武科褒然
舉首卽鎮諸藩取印如斗濟美令孫英風剋剋胤祚
繁昌芝蘭瓊玖思錫崇階泰登鮑耆任達適情湖
山林藪罩精玄秘幻緣舅狗完名全福太平僂叟道
遙以歸於無何有嗟公之歿足稱不朽余欽世德辱
愛既久牲幣式陳奠之醴酒誄詞表誠聊用藉手拜
告靈筵公其知否

祭張問甫文

維靈天挺奇標傑岸魁梧英華雋英散藻瑤瑜潛心
下帷需臍道腴敦行孝弟砥礪廉隅剛毅果斷持正
不迂宏遠恢廓揮霍弗拘忘年交我愛均友于鄉閭
附驥仰止追趨雄才小試赤縣雙鳬最爾房山密邇
大都勢瑞權威如虎負嵎叢姦梗治寔繁有徒橫莫
可問社鼠城狐公也執法徇國忘軀漢膺破柱鄴豹
沈巫推抑豪猾剋絕根株扶孱起墜植朽噓枯聲震
輦轂身貼畏途改遷樂平矢志靡渝政先惠化凋瘵
咸賴俗有絃歌令罔稽逋卻金暮夜清節不污振興
黷序教典弘敷青衿聯奮漸羽天衢擢陟雲中載領
郡符內拊邊氓外備匈奴安壤石畫動協廟謨貌祀

卷之十一

主

尸祝權謚頌呼急流勇退念切尊鱣暢懷詩酒結社
枌榆子孫繁衍累如貫珠濟濟稱觴至樂恬愉承恩
進秩遭際何殊作善履祥天道寧誣眉壽考終含笑
長徂嗟嗟默石偉哉丈夫仕則循良學乃文儒存順
沒寧誰其並驅人情反覆世路崎嶇好初睽末耳餘
蕭朱終始交情惟公與吾我信公直公諒我愚三十
餘年道誼是孚有規勿隱相許匪謾知已淪喪吾何
範模塵世幻夢百歲隙駒幽明永隔冤兮有無陳牲
列俎清酒在壺薄言奠獻聊擬生芻臨柩哭公公知
否乎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一

二十四

祭尹夫人文

維靈坤祇鍾秀濟潤涵神毓泚儒宗配德偉人文經
武緯世美殊勛桓桓豹畧矯矯虎臣允惟內助靜恭
儉勤事親以孝逮下有恩相範不宣遐邇著聞龍
章烜赫珠翟繽紛榮封顯貴帝寵載申方期偕慶
福壽無垠云胡厭代倏爾上賓雲輅軌渺蕙閣光湮
風淒素帷月掩皓輪某通家世講夙仰徽音聞訃震
怛感愴余心敬陳菲奠聊寓寸忱靈爽有知庶幾鑒
歆

祭德王文

皇明衍祚大啓藩封維德建國盤石攸宗王懋厥德
典訓是崇世承天錫保釐茲東寬仁孝友篤厚敦
恭慈和審哲端慎雍容備膺景福壽考令終帝聞
震悼恩卹加隆遐邇士庶追慕休風矧維奕代荷庇
寔洪哀慕倍常感愴曷窮敬陳菲奠聊寓微衷靈其
鑒執昭格有融

祭劉西巖文

嗚呼聖賢立教儒者論學孝弟忠信而已維公至性
天植服勤色養友愛既篤急難尤切不謂孝弟乎奉
公守法盡職無欺然諾必重實任誠懇不謂忠信乎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一

二十五

教子儒業彬彬蔚起行誼雅飭里黨推賢不謂孝弟
忠信世濟其美乎雖仕在下僚年僅中壽視恃常辰
德冒顯叨榮虛生浪死者孰得孰失不謂相去之遠
乎公子一中蚤游余門余不佞與締姻好寔慕公厚
德積慶竊自附也邇歲歸休與諸同志講明求仁之
學庶幾所謂子弟從之孝弟忠信者如公家範默合
道要方將稱舉俾知矜式而公遽已矣余心感愴又
何能為情乎一中文行並茂必能立身行道顯親揚
名未艾也公雖長逝其殆無遺憾乎薄奠陳詞聊寓
衷曲公靈有知其鑒格之

祭祝上舍文

維靈蚤侍嚴訓從宦四方經學淵源奮迹膠庠成均
齒胄上國觀光承家儉恪執禮矜莊志厭芬華不屑
仕進飭躬保業安常處順七袞修齡蕃昌祚胤體受
歸全亦復何恨憶初鼓篋與君同時恒敬恒愛終始
如斯君遣嗣子執贄余師今君長逝云胡勿思嗟嗟
浮生百年夢幻交游淪喪况為永嘆清酌庶羞式陳
明薦摠詞寫衷靈其降鑒

祭潘母文

維太安人婦德母儀繁祉眉壽庶其備矣權禮順變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歸自笄歲於肇倅戒東脩虔摯惻則恪共服勤盟饋
雖陟此懷感出從王事而娛怡無間晨昏如侍也豈
不身兼子職有承顏順志者與肇慶毓祥金溫玉粹
畫荻授書九熊示勵蓋封君方為主市義違卹其內
所為導迪訓翼繁母是恃慈嚴愛教固竝行弗恃也
三鳳連翩蔚稱國瑞祿養優適封綸與奕修齡茂衍
景福駢萃曷丹臺之來近歟紫衣之徵異雲軒預其
震實馳馭渣兮僊逝其段玉尋盟通家宿契羈官馳
情絮芻靡致滄風矢殫聊以寄辭維太安人鑒余意
我

祭劉母文

維靈毓粹坤猷媲美令宗內範柔嘉相政肅雍遐筭
孔延垂裕日隆啓佑厥後玉立蘭叢爰有哲孫倬乎
國器明經崛興文聲赫奕一日之雅二姓之契嬰孺
雖失盟好勿替世惠慶履頌仰有年鄉閭企羨壽福
不全溘焉僊逝與世常捐訃聞感懷能無愴然羈宦
千里寸誠焉致緘詞還將不腆牲幣祇薦几筵物薄
情至東望華陽暮雲迢遞

祭許南岡文

維公先君忠節公有大造于吾土廟食其地英風凜
凜如存焉東人獲見公與承顏接詞罔不快然如見
忠節公也公聞自武定至者人無貴賤長少即折節
與鈞禮談及往事未嘗不泣數行下純孝殆天性哉
僖自解褐內交薰炙其謙抑退讓之節見其造次無
間也實愛之重之公不余鄙乃遣家嗣叔文從游余
門有年矣日忠節公祠于濟南公必欲余言紀闡其
事不佞未敢以不文辭是東人被忠節公之澤而辱
奕世之知舉莫余若也謂之世講非乎公以忠孝令
名方膺簡眷嚮用益未艾不意遽止於此聞訃驚
恒朝野同情矧在知厚曷能已其悲也然卹典優加

恩命寵賁歸從先兆夙願無違生榮死哀公亦靡歎
矣茲陳不腆之儀奠告柩次愴令感昔言有盡而意
無窮惟公有知庶鑒格之

祭朱總兵文

余觀前史論將率不求備于庶信非以全才之難邪
若朱公誠近代之間出矣夫以奇特卓越之英邁會
自援轉戰南北身履戎陣斬將塞旗積闕上功坐致
樞總斯亦烈丈夫也乃其質直無偽重然諾敦信義
士大夫一與相接咸樂親之清白自守歷官廿年家
無蓋產田廬荒陋如寒士然總鎮 命甫下縉紳同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一 二十

辭推重曰此當令第一廉將也越俗多口即儒臣鉅
官易家蟻缺公自偏裨參佐尋專閫帥久駐其地絕
無毫髮可議迨卒于位貧至不能含歛諸藩臬哀而
致賜乃克歸厝此非忠懇素孚廉靖不渝其心誠信
于人人也有是乎余既重公忠孝大節悼其年之不
永未竟其施深為當世扼腕仲孚罹郅都之虐幾陷
不測余不敢避嫌忌力救而白之九原有知當信余
心庶於友誼無負矣令甲公應有 卹典而詘于力
莫之遂哀哉公卜葬有期而夫人告逝同穴之願可
以無憾余忝附葭莩薄申菲薦陳辭告虔惟公臨鑒

之

祭劉吾泉文

曰斯道之在宇宙本大公而不偏合萬聖考一宗以
此心之同然惟真悟與實證斯和會其純全非篤信
而精進率習狃而情遷猗明公之倬識蓋夙契乎理
詮賦耿介之奇姿馳文譽于韶年躋巍科與臚仕咸
夢符於開先歷寵辱而不驚耻兢進以爭妍誠急流
勇退甘遺世而逃禪依寶積之嚴淨翻貝藏之幽
玄既峻潔以寡合恒自信之彌堅時寄迹於任達示
在欲而靡牽勤持誦之弘儀秉懺律之精虔剖孔釋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一

二十九

之藩籬獨融徹乎性天均鵬鷗之曠狹齊椿菌之促
延了死生於旦暮如弛負而解懸理要歸于顯實教
無擇于開權春陵之受圖東林湖陽之留衣大顛適
益彰其取善顧奚煩于蓋愆何後儒之曲護及自增
其障緣視平懷而泯相又奚啻于霄淵嗟浮生兮擾
擾紛萬有之糾纏境違順而結業疇忿怒之能蠲果
肯塵而合覺即入聖而登儒泥世法而見岐猶行解
之未圓悲詰人之長往冀心印之洪宣爰敷詞而闡
德因普告于來賢庶共霑其道潤廣法施于無邊

祭潘安人文

傳稽彤史之遺編兮覽壹德之芳規疇衆美其紛集
兮又重之以令儀繫碩人之秉受兮鍾靈泚而特奇
美泚行之倬絕兮殆超邁於前徽既婉孌以修潔兮
夙閑習夫姆訓諧德門之嘉耦兮益祗服乎婦順孝
敬篤于庭闈兮戚黨頌其恭遜佐墳廬而翁和兮御
減獲以恩信相夫君之懋學兮際昌時而顯庸載敷
歷于中外兮見華階之日崇聞望偉乎宣昭兮本內
助之有功殊恩渙焉寵錫兮布綸綍而褒封矧
逮下之深仁兮寔遠同于樛木及蘭夢之屢徵兮殫
劬勞于鞠育惟賢聲之感孚兮化妒媚而雍睦彼冠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紳以傾險兮能無慙於膏沐念君子之遠游兮凡五
閱夫寒燠道修阻而靡從兮恒悵望于關山竟一疾
而永逝兮悼長夜之漫漫君子方膺新命兮輒促
駕而東還悲井臼之勤渠兮憶琴瑟之靜好相敬儼
其如賓兮恨獨歎于偕老惟純懿之流芳兮亦何殊
於壽考嗟歲月之載更兮見荒原之宿草辱絲蘿之
攀附兮仰秩秩之德音余有鼓盆之戚兮憐同病而
愴心陳菲儀而致奠兮爰摘詞以寫忱冀靈爽之如
存兮庶鑒茲而來歆

祭郭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歿也吾師手狀事略述其賦性之高明
悟道之迥異及相得之深終始之致使人讀之有餘
悲焉率非常理所能測常情所能擬者則狀稱待以
過禮哭以過哀其亦誠不容已者邪夫其睿智天成
默契玄奧未觀秘典而談僊旨未開風雅而工詩章
可謂奇矣乃以治家勞形愛女摧心卒不壽以殒其
諸慧有餘而福不足者乎吾師福德無隆反自云無
福承載以不克挽留為憾豈所謂哀傷之過不自知
邪稱情立文進而期服易名節惠謚曰玄泚凡此皆
超踰恒格斷自一心夫人得此於吾師也蓋必有道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矣其從游門牆稔聞有素觀吾師之悲也弔而慰之
及夫人之將葬也奠而告之不腆之辭聊申其敬惟
夫人有靈其鑒格之

祭雲莊張文忠公文

繫海岱之都會兮奠震維而稱雄粵名賢之繼作兮
咸需粹之載鍾悲陵谷之遞遷兮探往蹟乎靡從率
遐邇以湮圯兮徒想像其餘風惟雲莊於近古兮寔
文獻之攸宗父老述其遺範兮史冊紀其豐功問學
邃於真積兮儒紳于焉折衷文章蔚為大雅兮士類
藉以陶鎔稽立朝之建白兮曷嘗諤而匪躬誦歸田

之倡咏兮又襟履之冲融三事懸乎忠告兮啓萬古
之群蒙七徵綽然高尚兮偉百世之人龍既懸時以
復出兮竟盡瘁而告終執黎懷夫至仁兮宁哀鑒其
深忠亶生榮而死哀兮備卹典之優隆顯祠列諸秩
祀兮閱昭代而彌崇玄堂直此形勝兮藹佳氣乎鬱
蔥鵲華環以拱峙兮清灤流而會同訪雲錦之故池
兮問雪香之舊叢憶馴鶴之間適兮揖石友之巖從
仰音徽其未遠兮幸斯文之在東私泚艾於如存兮
儼親炙乎儀容顧吾生之式後兮愧先達之高蹤共
徜徉于丘壑兮瞻桑梓而敬恭爰陳詞以紓悃兮與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王士

真契而潛通勒貞石以垂久兮俟來哲於無窮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陸世忠校正

紹興孫 鯨文秉

鄞陽劉應麒道微

同訂

家集

顯考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顯妣封太孺人郭

氏合葬行述

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天乎天乎不孝孤忍述我先父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母事行邪不孝孤積累速戾不自死滅天降酷罰奪

所怙恃生十九年舉於鄉僅五十日先府君捐館舍

時貧弱無知遵遺命亟葬不能請銘表先德迄今痛

恨無已既叨從史官後有祿養丁巳春疏請侍還

得允先母太孺人獲適桑梓之願宗戚長少日來舉

觴稱慶僉謂太孺人雖疾福祉未量也乃亦竟不起

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天乎天乎不孝孤誠罪逆深重

躬即譴戮分也胡累我先父母邪不孝孤則何用生

為矣不孝孤則何用生為矣大懼辱劣使先父母遺

行湮沒無聞於後厥罪益重是用忍死苟活追惟童

稚所習聞於長老及身所知見手錄大節將乞當世
名筆賜之紀闡庶先父母獲託不朽撫讀擬畫心膽
權割神識迷乳涕血滂沱父弗克就第隨所記憶日
述一二事語無倫次質俚不文蓋所不及問不及知
遺缺不盡述者十八九然不敢一字妄飾以上誣吾
親自陷於欺天之罪也惟仁人矜惻儻備采擇賜片
言實歿存之幸按譜殷本成湯子姓之裔其後以國
氏居武定者莫詳所自出今鄧庄先塋遺碑草莽間
或稱將軍或稱千戶雖昭穆世次無考意自龔元殷
氏即武定人矣曰從善者於先府君為高祖避元季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三

三

轉徙他省國初自蜀漢尋底州永利鎮得先世
遺址家焉晦迹不仕以善行稱生六子長旺有隱德
以子貴贈德府審理正階承德郎配閭贈安人贈君
五子先曾祖衡最少治禮經舉景泰癸酉鄉試第五
人莛仕永平司訓正身率教士造就居多被選授德
莊王經京邸永平士爭負笈來學從王之國濟南輔
朔著聲王上其績天子特賜璽書嘉之尋進審理
正贈考妣封配李如例佐王且四十載眷遇隆厚比
卒王自為畫像製贊永平人祠之學宮名宦春秋享
祀云自贈君而上皆葬武定審理公宦濟南父卒遂

葬濟南子孫因占籍歷城卒皆附焉審理公亦六子
先大父諱峻第四子也蚤游府庠成化庚子以禮經
舉鄉試亞魁文譽籍甚時靈寶許襄毅公官山東憲
副遣其二子執經業館下則大司徒莊敏公誥大學
士文簡公讚也在太學四方從游者彌衆袁垣劉公
鳳儀同文會亦遣其二子來學則大司馬紫巖公龍
大中丞黃巖公夢也今濟南士凡治禮經問所從授
受咸出先大父亡他師乃先大父顧五試不第弘治
丁巳謁選卒於京師識者咸痛惜之先大母武孺人
生二子長先伯汝鵬次即先府君諱汝麟字致瑞別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三

三

號信軒生而穎慧能日誦數千言審理公性嚴肅每
燕處諸孫無敢過其前獨愛先府君時引置左右命
屬對往往出奇語則愈益喜日期以遠大八歲遭先
大父變未幾審理公亦歿大母武孺人相繼捐養家
益落不能具經師修業用不卒先伯又剛躁負氣不
肯使就學且時見凌轢甫冠娶強令異爨服器非教
惡不卑也先府君順受無怨言數歲伯所蓄亦盡反
益困先府君雖自食貧嘗傾已貲周其乏後伯有事
他州病痿垂絕主人曰子且死乃無一族鄰可使來
收子乎伯曰某有弟愛我甚知病必亟來視第某意

遇之少恩誠自愧難於告之耳會有自其地至者微語其病先府君即戒裝往時先母亦病痼革或勸少俟先府君曰妻孰與兄重竟不顧去至則猶及面訣土人謂道遠火其柩歸骸便先府君痛哭曰吾安忍吾安忍卒歛榱如禮輿觀返葬先母病尋亦愈伯遺孤先父母撫育底成立為納室授產得不墮其緒焉章丘翟君洪初與先府君友善後因以季女字不孝孤時孤生六齡耳無何翟君客濟南選疾瀕死所親無一在側者先府君曰生我乎館死我乎殯友誼也矧姻好乎遣人與至家躬親粥藥所夕弗倦閱四十餘日竟死為具棺衾厝柩客位所知來弔者哭而拜之若居兄弟之喪召其子來扶柩還葬併佐其營葬費人以為難不孝孤始能言教之數目名物口授經史要義先世遺事見稍知解或言動一二事偶合禮度愈益獎掖以激其進七歲遣就外傳必擇名士不憚一歲五更及為諸生察所友非勝已輒不憚見與賢者游處喜溢顏面嘗曰吾祖吾父及吾叔父並以經學顯名獨我蚤孤廢先業一念及此毛髮上立畢吾志者責不在爾乎勉之勉之吾自中歲多病卒不即死獲見爾成名吾目瞑矣素嗜墳籍旁及仙釋醫

卜星曆之學咸究其大指尤精邵子易數往往奇中晨起坐曰是日當有某甲以某事至或某事究竟云何皆驗不爽嘉靖庚子當秋試前數月舉筆書所居屋壁云兒鄉試必第五無疑矣或曰如公病劇何曰吾數可至孟冬庶幾見之果皆符所言天性和易與人交畢露肝膈每對客談辨曲盡情理悉有根據或雜以諧謔婉切有味新而不可窮聽者終日不厭喜赴人之急甚于已私宗戚知舊有疑不決爭不解者咸就而質平孤嫠者耄且病者困窶無聊者必歸以為依託身自寒素量所能為隨至應之亡不吝厭其望者即有見負卒善遇之不校也後其人感愧謝過愈益與親厚未嘗念其舊事云樂道人善聞有談陰德行誼隨手籍記久而成帙臨終教不孝孤曰善事爾母勿得罪親戚鄉黨異日居官勿負朝廷勿虐百姓不孝孤謹識于心不敢忘先府君卒後七年不孝孤始第進士嘉靖壬子竊祿館職滿三載得循列贈先府君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先母授太孺人封不孝孤所娶婦即翟君女亦封孺人並錫勅命先母姓郭氏世武定人父巽四人保寧府通判母曰郝氏通判公與先大父舉庚子鄉試為同年素洽先母生

甫數月遂許締好焉其後先府君失怙恃徒依兄嫂
居外祖歷宦方顯門第盛衰相懸宗戚皆謂貴家女
猝傾困厄將不堪其憂先母未歸恪執婦道事先伯
母如嚴姑衣蔬茹糲處之晏如每鷄鳴起視具伯母
不知也夜恒不敢先寢敬共柔巽無一毫驕侈意內
外嗟異翕然稱賢既析居益自刻勵親操井臼服勤
節約以佐朝夕之急然至饋問賻贈卹匱字帑凡先
府君意所欲為必從吏力贊務出其厚不復計贏否
即脫簪珥罄篋笥欣然為之無難色與先府君相敬
如賓迨老未嘗片言相加遺米鹽細故不關決莫敢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六

顯遂無私蓄藏雖姪婦所親愛先府君歿後箴管簪
悅之微猶必命不孝孤示可否面授之亡私與也凡
七乳子女不育晚乃舉不孝孤蓋自是不再乳以故
憐愛特至然自孩提即導以正不為姑息精果玩弄
之具令勿得恣所欲痛戒詈人出惡語言聞購籍行
修不憚費獨不使持一錢曰稚子得錢自便何所不
至心志一壞不可箴撻禁也不孝孤至今或僕隸觸
怒甚亦不能作罵詈語一錢寢懷袖間若肩重負為
竟日不安誠習慣使然先母素精女紅剪製紉結目
過心領不煩習肄工緻自臻寸縑絕縷不忍遽棄必

謹收貯後無不各適其用人益嘆服就養京邸奉奉
惟謹身修職是訓見不孝孤養拙自安不敢預外事
心獨喜曰爾能讀書甘澹泊若此我誠樂之焉不自
檢束貽父母羞即躡烜赫吾何忍見也今祿入非贏
餘視食廩學官時何如邪嘗遣僮輩掘野蔬郊外供
菹每旦令婦除庭中馬遺暴之日代薪炊以為常遇
臧獲嚴而有恩飽饑煖寒疾痛舉切于心曰此亦人
子也嘉靖癸丑不孝孤奉使冊封河南竣役便歸
焚黃告先府君墓下奉先母展謁武定祖塋翼日先
母具冠帔率不孝孤拜外祖通判公兆域封羊承設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七

祭告召諸戚屬無遠邇耄倪畢會邸舍與之道故舊
叙慇懃甚驩既再如京師比歲入夏先母輒病丁巳
春有歸志曰吾氣體覺異平時恐不可久爾其送我
東歸疾憊愈也不孝孤即擬頭乞終養先母不可以
假請蒙上恩許之舟行抵家見諸宗戚益喜然病
日益劇漸不喜食不孝孤歷延名醫求治弗効則徧
走群廟請以身代婦瞿竟冬月衣車綱斷葷茹北斗
下祝姑康強擔三歲勿縵縕也戊午元旦猶力疾起
焚香拜天帥子婦奠獻先祖考已乃坐堂上家人以
次壽諸宗戚來者強出一見與之坐問勞之嗚呼痛

扒豈意逾月遽不可起邪二月九日疾大漸絕而復甦不孝孤及婦輩環哭左右先母神氣炯炯言笑如平生曰吾年幾七袞百無歎於心獨未抱孫耳死生常理何怖何悲分屬後事區畫委悉各有紀緒家人問作佛事否曰我通判女嫁為儒門婦今為翰林母死生之說粗知之矣通者素食吾自厭葷肉卻之非有希冀也使二氏說可信淨土有之亦淨吾心自修自至耳誦經何益彼縑黃者流自踰戒律豈能福人兄弟無深詆之可矣吾家自有禮經勿彼惑也諸宗戚相繼入侍一一與訣人勸之孝弟敦睦無不感泣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先父母素厚諸宗戚愛諸族子如子視諸族子婦如女故先府君歿聞訃入臨哭咸過哀當總功者請服暮當暮者服三年之服不忍以制除也及先母之喪亦然先府君生弘治庚戌十有二月八日卒於嘉靖庚子十月二十日壽五十有一先母生弘治辛亥五月十有六日卒於嘉靖戊午二月十有四日壽六十有八子一即不孝孤婦即翟氏國子生山西太原府檢校景華其祖也孫女三長許聘張僉事仲子志次許聘薛御史長子焰次許聘潘舉人長子鳳翎先府君之葬距今戊午蓋一十有九年不孝孤卜今年某

月某日將奉母柩合葬先府君墓中墓在歷城東閔孝里其東南二里所曰五鼎山群峰聚列基勢雄秀西北十里所曰鵲山平正無峰巒遠望之若几前列可俯而馮也故自審理公葬皆首巽而趾乾蓋堪輿家曰宜先大父墓在審理公墓東先府君祔先大父南而先伯葬其北記曰無美而稱之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不孝孤遭罹荼毒荒迷失次追述先行多所遺缺誣無為有自知免矣不明之罪恐終不可逭也若乃得傳不朽繫惟名公惠言是賴不孝孤何敢預知焉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謹述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亡妻泚人翟氏行述

亡妻翟泚人初以余檢討考績受勅封孺人及余叨遷禮部聖天子覃恩臣庶賜誥命有令封時既病篤命下逾三日卒于京邸隆慶改元丁卯三月四日也距生嘉靖改元壬午七月二十七日得年四十有六令甲三品妻喪無卹典皇上俯念講讀微勞特降諭祭文命禮部移文遣山東布政司左布政使致諭祭復命工部下所司造墳塋建享堂垣域如儀式余適備員日講又纂修世宗皇帝實錄被副總裁之命蒙聖慈憫惻許暫解職務馳驛送

歸更 賜路費銀鈔 諭令上緊前來供職六月晦
抵家厝于正寢卜是年八月十九日葬長清縣鳳凰
山先考妣塋側墓依先儒禮式為灰隔稍濶其中虛
左待余蓋 欽命併造夫壙也淋人起寒素無顯宗
又早失怙顧自童年服先母撫訓勤儉恭習與性
成中外親黨咸稱述之余不忍令無聞于後世將刻
石乞名筆誌其行履謹撰次其略僕采擇翟氏世為
章立西錦川里人祖景華太學生出西太原府檢校
父翟公諱洪母劉氏生一子三女淋人季也始翟公
與先君為布衣交驩甚因有婚姻之約余與淋人生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二

十一

六齡耳既三載翟公用註誤逮歷歲病日殆先君率
父老十數輩謁官白所以註誤狀請出就醫得允即
舁至家躬親粥藥惟謹閱四十餘日竟卒先君為含
歛如禮厝諸客位拜受弔客若執兄弟之喪召其子
廷相給營壙費俾還葬章丘語具先君誌中淋人年
十四來歸余家先父母女畜之俾兄事余又三年成
婚禮為余婦十九余舉于鄉遭先君之變共執三年
喪二十六余舉進士官翰林隨侍先母京邸三十一
授孺人封明年余奉使 冊封汴藩隨侍先母歸濟
南乃為余置側室其冬從入京師三十六余乞假送

母還鄉踰歲春先母捐養共執三年喪服闋余自揆
庸劣無意仕進分終老丘壑淋人怡然安之家食又
三載余為親知勸迫復北上事 今上裕邸尋遷春
坊贊善數被寵賚遭際 龍飛荐叨 殊擢 恩眷
隆渥余感激悚仄憂弗克堪每與淋人言思旦夕引
退無忘止足戒淋人欣然余贊未嘗易宿昔偕隱志
也淋人事先父母極盡孝道先母比歲遘疾調飲膳
侍起居下至厠禰浣濯必躬必親未嘗委諸婢妾每
夕叩北斗祝母病安誓斷葷衣車三歲以報神祐先
母極鍾愛之嘗曰吾兒未有嗣久欲為置妾獨念孝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二

十一

婦善事我儻令鬱鬱失志余何忍淋人則力勸母急
圖之親為擇視既至委曲教道撫愛異常小過輒為
覆蓋惟恐余知之既生子躬自乳哺人不知非所出
子又連天哭之慟至經月不止詰兒之生也淋人方
病喜極病輒為瘳入春復病乃日就危亟每令抱兒
來前輒一解頰笑屬續之前執余手為訣泣諭妾侍
輩拳拳惟善視此兒為囑無它言素性簡樸不樂華
侈在京邸時日甘粗糲如梁肉服膺布若縞綺無異
家食時寸縑尺縷不妄費至周急施賑乃解簪珥傾
篋笥無難色敦睦戚黨自宗族外先母族諸戚然後

及諸翟厚薄有差余或喜怒任情過不自覺淋人從容勸正幸不至大戾余自謂內有益友焉淋人生四子八女今惟一女存適張參議嵐仲子府庠廩膳志庶出子女五今存者子一曰誥女一許劉正郎宗岱子余嘗育戡定族子曰聯後以本生父母無別子求歸余不拂其志厚遺之去逾年誥生余念淋人孝誼不更置繼室今所營擴出上特恩非奉旨不得擅啓非受三品封不得入也余身後請旨開墳同此幽宅兒輩葬其所出當於擴外為穴附室共為丘封以便奠掃云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十三

祠堂安神主文

今制品官許建祠堂追祭四代士儋仰承先訓竊祿于朝追惟慶源敢忘報本按禮別子為祖謂庶姓之起而有官別于不仕者及公子來自它國別于不來者皆別于後世自為始祖也惟我族氏居濟南寔自我審理公奮迹明經來為王臣肇啓世業于焉占籍審理公濟南始祖也夫文稱情立禮緣義起是用酌古準今構屋三楹居室之東卜茲仲夏吉辰奉安曾祖考妣神主共積居龕正中顯祖考妣神主共積居左顯考妣神主共積居右皆南向謹以牲醴齊盛

恭申奠獻神其安妥允我宗親咸以世次祔食

一品焚黃祭曾祖考妣文

維隆慶五年歲次辛未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五日甲申孝曾孫殷士儋敢昭告于顯曾祖考承德郎德府審理正彝菴府君顯曾祖妣贈安人李氏曰士儋仰承先訓遭際明時晉秩孤卿備員輔弼追惟本始咸祖宗積德餘慶所及也茲蒙聖恩賜給誥命曾祖考贈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贈一品夫人綸恩褒美榮貴九原士儋奉職在朝不獲躬申奠告謹裝軸騰黃併為冠帶衣履敬遣姪玄孫生員殷可等代告墓次宣讀焚化幽明一理尚冀感通服此寵光永垂鑒祐謹告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十三

祭祖考妣文

維隆慶五年歲次辛未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五日甲申孝孫男殷士儋敢昭告于顯祖考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前鄉貢進士府君顯祖妣贈淑人武氏曰士儋仰承先訓遭際明時晉秩孤卿備員輔弼追惟本始咸祖宗積德餘慶所及也先蒙皇上以建儲軍恩賜給誥命祖考加贈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祖妣加贈夫人今復蒙 聖恩以士儋叨官內閣再贈 祖考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祖妣一品夫人 綸誥洊頒榮貴泉壤士儋奉職在朝不獲躬申奠告茲謹裝軸膳黃併製冠帶衣履特遣姪曾孫生員殷可等設祭墓次宣讀焚化幽明一理尚冀感通服此 重恩永垂鑒祐謹告

祭考妣文

維隆慶五年歲次辛未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七日丙戌孝男殷士儋敢昭告于 顯考贈通議大夫禮部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二

十四

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信軒府君 顯妣贈淑人郭

氏曰男仰承遺訓遭際 聖明晉秩孤卿備員輔弼追惟本始咸我 考妣積德之餘慶也隆慶戊辰

皇上建儲覃恩賜給誥命 顯考加贈資善大夫禮

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顯妣加贈夫人今復蒙

聖恩以男叨官內閣再贈 顯考光祿大夫少保兼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顯妣一品夫

人 綸誥洊頒榮貴泉壤男奉職在 朝未獲躬告

墓次茲謹裝軸膳黃併製冠帶衣履特遣姪孫男生

員殷可等代攝行禮宣讀焚化幽明一理尚冀感通

服此 重恩永垂庇祐謹告

祭翟夫人文

維隆慶五年歲次辛未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七日丙戌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夫殷士儋遣姪男殷可等告祭于 正室贈淑人翟氏曰自爾逝後倏五經秋追憶音容時切悲悼戊辰二月皇上以建儲覃恩賜誥命贈爾為夫人今復蒙 聖恩以余叨官內閣再給誥命贈爾為一品夫人余方奉職在 朝謹裝軸膳黃併製冠帶衣履特遣可等代余告爾墓次宣讀焚化幽明一理爾靈有知服此 重恩鑒余誠意謹告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二

十五

祭亡室起靈文

嗟爾逝後將及百日矣想像音容宛然如在臨終遺囑謹識予心痛苦之情何可云喻余改任銓部叨侍經筵日講不獲送爾歸葬此心未嘗一息自安茲適講筵暫輟具疏 請告伏蒙 恩允兼許馳驛仍賜銀鈔以資路費舊例三品妻故原無祭葬 皇上俯念講讀舊勞 頒降諭祭制文特遣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拜 勅工部造墳安葬此皆異常 恩典二百年來文臣所難爾雖不幸早逝身後卹典遭際后

此可謂至榮矣亦復何憾今將以明晨起爾柩由甌河登舟爾靈有知安妥無恐隨余東歸往依先考妣左右勿戀戀于茲土為逆旅之游魂也撫柩悲哭衷腸寸裂嗚呼痛哉

祖奠祭文

嗟我淋人魂兮安之童年歸我共事嚴慈膝下承歡一兒一婦二親愛視如左右手窮通閱歷備嘗苦艱庭無迕色室無間言秉性端恪言笑不苟逮下以仁睦族惟厚余性褊躁驟發任情賴爾調護常得其平柔順中正爾蓋兼有匪直良配允哉益友念我嗣續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十六

實勞爾心憂懷鞠育其德孔深八子九女均愛一視今存者三不殊同字抱兒兩月劬瘁萬端拜命三日僅一啓顏奄忽長逝幽明永隔痛哭摧肝情苦焉極帝命歸葬特頒卹典溫綸諭祭潛德攸聞司空營兆文筆勒銘卜吉遷柩往即佳城茲陳祖述宗戚咸在撫柩一哭攀呼靡逮述爾懿行寓我哀表百年瞬息終期爾同嗚呼爾靈未泯諒鑒予懷永妥幽宅庶無怖哉

母誕日祝壽祈福青詞

臣聞昊穹普物弘至德以好生人子祝親冀遐齡而

綏福無高不格有感則通深懷愛日之忱敢罄祈天之禱敬摠素悃仰叩 玄慈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奏伏念臣職忝詞曹親需祿養臣母封太孺人郭氏本命辛亥年五月十六日丑時建生上屬斗宮仙曹主照封章顯受繁祉茂膺迺者 詔下楓宸幸遂東歸之請筵開梓里適逢初度之祥惟茲養宅之清安均荷 乾坤之覆庇撫躬曷報載德難名謹涓令辰廣延道侶齋心吉典上酬 垂佑之恩稽首聖真願錫方來之福琅函瑤笈弘宣仙闕之秘文寶積鐵箱預寄冥司之架閣特申表奏上瀆 崇嚴祝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十七

親壽之益綿庶愚衷之蒙察伏願 特宣勅旨遍告真司應善無邊醮功有感釋愆解累盡除灾障之緣賜福延齡永注長生之籙星曜順度歲運和平善果臻身慶源啓後金萱遐采百年協福德之介玉樹聯芳奕世見孫曾之盛上彰玄化下副誠祈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百拜上奏以 聞

母病保安青詞

伏以眉壽無疆人子祝親之至願大道善應 皇穹覆物之弘仁謹蠲潔以瀝寸誠望感通而垂卑聽切念士儋母封太孺人郭氏慈淋之性宜受祉於神

明起居之常偶遠和於時序遽嬰一疾遂歷經旬醫藥鮮奏其功寢食未安其素豈辰運適丁於晦度或修營誤觸於禁方宅神未盡於維持先隴恐乖於陰益蓋臣躬之積咎顯罰是甘如臣母之多賢 洪麻宜錫式涓吉日爰潔塵居廣延黃冠羽衣之流弘演琅函玉篋之秘齋心中籲恭述青詞稽首仰干冀蒙玄造伏願衆真來格列聖降觀吉宿臨宮惡星退舍沉疴頓解茂膺純嘏之祥福履益昌永保遐齡之介

初喪遇誕日追薦疏文

伏為故顯妣封太孺人郭氏享年六十八歲嘉靖戊午二月十四日終於正寢追惟往歲壽生之辰嘗舉玄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十八

科預修之典乃今慈顏棄養恨徒抱於終天靈柩在堂時候歷乎三月惟仲夏之既望寔皇覽之厥初觸時興悲報恩罔極顧喪事用考亭之禮不敢違垂絕之言繫誕日設靈寶之儀未忍廢事生之舊乃即是日特延道侶於原籍山東會城濟南衛左所地方官宅啓建報恩追薦補還受生經筵一供宣揚經範仰瀆高真伏藉玄慈敬輸冥鑒延生既已莫及願與超生大德雖曰難酬益深佩德伏願證生前之善念乘無上之良因滌塵世之宿愆永消黑籍躋仙階之上

品早蔭丹臺

小祥後誕日追薦疏文

伏為故顯妣封太孺人郭氏往歲生朝常修醮典仰酬冥貸冀集繁禧不幸大限歿於嘉靖戊午二月十四日之時慈顏永遠昊天罔極追念事生之禮敢忘如在之誠已於歿後夏五月十六日敬瀝血忱再干天鑒擬補延生之舊願併資薦度之玄功茲者歲序再更已過小祥之日音容如在又逢初度之辰痛惟先妣純靜之心默合乎道妙端慈之範素孚于神明天道之福善有常諒已躋于仙品人子之愛親無已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十九

輒瀆叩于上真特於嘉靖三十八年己未之歲五月十六日先妣受生原辰廣延道衆弘演玄科就本宅修建靈寶玉籙薦親補還受生昇真大齋一永晝伏願聖號位下金簡臨幽玉符肆赦十方開度九地生光宿貸畢酬解釋有生之累真詮早證超昇無上之階介福殄存咸資道力

三品焚黃祭曾祖考妣文

維隆慶元年歲次丁卯七月甲寅朔越五日戊午孝曾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殷士儋敢昭告于顯曾祖考德府審理正承德郎壽春府君顯曾祖妣

贈安人李氏曰士儋祇奉先訓竊祿于朝遭際 聖明
疊承恩眷超登位秩覃錫 誥命顯祖考鄉貢進士
府君顯考贈翰林院檢討徵仕郎府君俱贈通議大
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顯祖妣武氏顯妣封
太孺人郭氏令俱贈淑人曾孫婦封孺人翟氏令加
封淑人一門三世顯荷 褒榮是皆我祖宗積德餘
慶所及也茲者士儋乞假東歸展謁先壠特申奠告
伏惟尊靈鑒歆尚默相之俾克全忠孝之令名以無
忝祖考之遺訓凡我同宗尊幼附葬塋域咸格茲忱
均冀享祀謹告

祭祖考妣文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二

二十

維隆慶元年歲次丁卯七月甲寅朔越五日戊午孝
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殷士儋敢昭告于
顯祖考鄉貢進士令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府君顯祖妣令贈淑人武氏曰 新天子
即位覃恩臣下士儋以講讀舊勞超遷華要錫之
誥命榮及祖考贈如今秩 天語褒嘉光被九原
聖朝眷遇儒臣恩禮至矣非我祖積德深厚餘慶未
艾曷以有此哉茲者士儋乞假東歸展謁先壠勝黃
奠告爰製冠帶衣履併焚化之庸表如存之敬伏惟

尊靈歆此 顯命永垂默佑昌我後人謹告

祭考妣文

維隆慶元年歲次丁卯七月甲寅朔越十有二月乙
丑孝男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殷士儋敢昭告
于顯考贈翰林院檢討令加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府君顯妣封太孺人令加贈淑人
郭氏曰兒祇奉遺訓竊祿于朝遭際 聖明俯念講
讀微勞歷遷令秩覃錫 誥命推恩所生一門三世
顯荷光寵 聖朝眷遇儒臣恩禮至矣是非我考妣
積德深厚餘慶未艾曷以臻此哉追惟恩不逮存祿
不及養昊天罔極痛慕奚勝兒令乞假東歸展謁先
壠勝黃奠告爰製冠帶衣履併焚化之庸表如存之
敬伏惟尊靈鑒歆兒婦翟氏以今年三月卒于京邸
蒙 聖恩許馳驛還鄉 特賜祭葬將以來月附窆
二親塋側兒妾生子令半歲命名曰誥又庶出次女
及周矣謹因宣制之儀併申虔告

祭女文

崇川翁謝政家居五越歲長女燕山姐病蓋親臨守
視凡數晝夜竟不愈以死寔萬曆丙子秋八月二十
有三日也余既哭之慟卜次月八日將葬乃先期二

日設奠撫柩哭之以詞曰嗟吾女之賢淵曷歎爾其
云亡繫靈粹之風鍾蓋穎慧而異常稟醇酥于性成
又婉順而靜方披圖史之嘉則冀循軌于遺芳惇孝
敬以無違服儉質以自將紛急遽其愈默處暇豫而
彌莊萃百美兮純全宜繁祉兮凝祥賢胡為乎致天
理孰詰乎彼蒼豈余行之多咎禍延爾以罹殃悲老
懷其奚任裂五內而摧傷憶垂絕之遺言刻余心而
不忘恍儀容之若覩瞻左右其徬徨慨襄事之屆期
載臨柩而莫觴恨幽明之永隔結沉痛於衷腸聊陳
詞以寫哀露余襟之浪浪庶爾魂之有知昭靈響於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景光

祭繼室高氏文

自爾待我三十有四年總理家政亦既十年矣邇遵
太夫人之遺訓不敢遠越守瞿夫人之家範終始如
一宗戚內外咸以爾為賢焉吾自輔政退休從容順
適無內顧慮賴有爾也爾生四男一女皆不育既妊
而實者且十次卒以此死豈非命邪語云中流矢橫
一壺千金榮謝歡感誠難預知塵世緣合百年一瞬
俯仰今曩孰非夢幻道力未至曷能忘情卜是月八
日葬爾西山祖塋之側將以明晨遷柩哉引茲特設

奠告爾柩次爾庶有靈知吾爾悲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終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二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陸世忠校正

紹興孫 綜文秉

鄱陽劉應麒通徵 同訂

書

答張安軒

節鉞駐省卓遂展觀積誠振叙不果所期及辱嘉招既愛荐及皇悚曷已吏至承志手書諭以新修外誌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仰見大君子留心文獻舉茲盛典列敘宗先世及不肖名氏併蒙收錄獲藉不朽存沒光寵何事如之然首序必借重我公一言冠諸卷端庶協輿望望鄉人晚進承命自效雖不敢以不文諉得附誌尾足矣敢僭列其端乎適有俗冗新志未暇諦觀聊一披檢中有一二未安不敢不以就正其間纖悉姑未及盡也夫舊志誠為濶畧乃其類例叙論可取頗多今宜補其缺遺正其訛誤即為全書矣似不必盡變其舊也今書視昔固備而簡古整潔反若少遜焉且如災祥寇戎凡志多附卷末今置諸疆域職官之前似失輕

重况寇戎名既不雅讀者將無盜數視吾郡乎四縣我屬不可不志志不可不畧前志已言之矣今所述人物於王韓毛董諸賢不少叙其行槩孝子烈女止稱凡若干人不得以名氏著見而四縣納粟入監者並得詳書無遺何所取義乎又事久論定志求可傳凡識官見任士夫見存止宜錄其氏籍若政績行誼隨事附見于各卷之間其美自不可掩不必人人各署美詞迹涉諛媚及啓觀者之疑併真實者亦不見信也此非恃素愛不敢言非執事至明至公不能正幸亮答之它如風俗畧惡飲博之害欲倣杜齊東斷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答座主吳公

其手釘諸郭門是何言哉是何法哉此其尤大紕繆章明較著者也竊意完輯太速各出意見未經訂確儻復草率入刻必多可議乞望高明覽答更與兩江大夫及與纂諸君子參酌舊志使筆削得宜永為信典不勝幸甚狂瞽無知妄議可否統冀矧原不罪無吝教及萬萬外舊志二冊附入

昨歲吾師入京方幸親炙尋以子病危迫禁行不及追送別逾寒暑又無一書問起居左右負罪曷可言承不棄絕遠惠教言捧讀如領謦欬始知近有孔懷

之戚末由申慰為歎方今時政清明賢哲彙進貴陽之權輿論猶以僻遠稱拙然無制三省蓋出 特命西南重寄注籍寔深台斗之階群情攸屬區區一隅席不久淹且霖雨宇中矣敢預為斯世之慶所諭南明之偉功默齋之大節誠門牆之光得吾師此言為紀聞之默齋不死也奚惜鳴瓦缶哉儋耆耋生中實最驚下曩家居分甘棲遯實自揆所宜非謬也親知督迫竟拂初心及懼哭子之慘寘境全灰矣感時撫事恒有出山之悔既而羈于講役無計圖歸竊祿滿考謬叨遷秩益重其媿耻恐悚不能一日自安未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三

三

審何時獲遂夙期耳以吾師所軫念敢布及之代巡郝子丙辰所薦士也知淵源之自樂得所依歸甚以為幸吾師必以教儋者教之聞復以憂歸不知猶及振趨一見否吏還附此少代面問南中異候萬望為天下自愛以迓台祉儋無任祝願之至伏冀尊煥不宣

再答吳公

貴陽開府未久遠夷款附遂樹希世之勲期月三年之效古人豈欺我哉非威信格乎處置得宜何感化神速若此朝野推服謂陽明廣右之功不是過也門

人小子識謫才劣不克鋪揚碩膚以繼江漢之雅非耻乎吏至承翰教拳拳垂愛之情感逾骨肉僭自謬遷羈于職後日切思悚賴日門共事時時翼植日門今晉秩翰學矣代之者太岳也先後協恭俱同門士並能不負甄造之雅推愛俯就有加無已則雖阻遠函席何殊日侍左右也知幸知自暑月脾瀉吏回急力疾附候殊不盡所欲陳仰觀台慈憐察

東尹仲平

尊翁大事既襄不獲躬趨執紼為歎使至知節鉞履鎮戎務改觀中外倚藉通者京營主帥眾議咸推簡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三

四

在有素想不日 召還重根本之地也以執事威名雅望士大夫素所欽服統屬儀分想俱帖然不俟申飭矣然體貌既隆情款似宜周洽緩急酬意在高明駕馭有道要惟共成體 國之忠云爾恃愛狂僭幸亮鑒之

再答仲平

久不奉教懸慕殊渴所託戴君者幸已完事非公高誼厚德曷克諧此東省縉紳所共感頌也昨耿東橋新選蠡縣之任未及附候近事想已具悉無可贅聞者且盛俘自能口之大居體統既正形迹當愈消融

使彼此各無嫌疑足共成體 國之效且難矣以漸信而後勞投鼠忌器游办中禁巨室所慕一國慕之德教沛然易達矣執事高明諒有成畫奚俟迂腐之見耶中外屬望于公甚重且遠瑣瑣拂意曷足芥蒂惟強食自愛

又答仲平

數月不聞起居懸仰殊切問來使知養火閑坐勝算訓練勞神蓄威有待甚服甚服令諸邊皆若此百執事舉同心奚憂醜虜執區區舉刺誠不足芥胃次來教謂預知取忌論果云云竊意人臣樹勲圖報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期于共濟固不宜緣忌自沮乃若古人善處功名之際者似亦不可不一留意焉夫始但一二相持曲直易見人猶亮我往輒為隙將衆口同鑠慈母投杼矣積羽群輕一傳萬咻古聖哲所兢兢也執事高明將太公吉甫自居寧屑衛霍邪青之喜士禮賢且能完盛名居寵庸惟謙與和耳恃愛不惜狂悖想蒙諒察餘則使者能口悉也

答劉伯東

睽違數載方幸聚晤又復乖隔人生會合豈可預期批別後益深離索之感幸空石在此朝夕燕談少慰

耳領手翰知已駐節代鎮邊地風氣與中土異慎重締葛以迂天和茂啓螽斯之祥此至祝也諸務雖繁以公高才處之無難者往事不必介念問一訪之竹亭兄但云無非美詞然未及錄出也公論既定天道必不可枉令處易染之地而卓然樹立人自孚信即有舊憾者安肆其喙萬弗芥蒂曾次灰心往轍也暑雨多冗草草裁答不悉

與賈大尹

又不奉候景仰實切每自縣中來者屢賜尊票然未敢附書上問想其人因之別有干冒也想蒙諒答不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以我為簡矣恭惟勞心撫字苦節實政屢首薦重隆實允孚不次之徵旦夕可蒞疲極之民蓋方歌采之暮而又恐陟之速也均田間已竣事諒有成績但愚氓疑畏或云均出餘地增稅起科或云緊縣糧外計祇加銀以代徭後紛紛訛傳不可勝聽夫增稅之說制額有定固無此理糧外加銀浚利重困徭役終不可省而遺累將無紀極計不必為但願早定規畫俾人曉然咸觀均丈之有益則我公數月以來竭盡心力者將永係百世之思不為徒勞矣若二說果出當道之意亦望深究利害極力揀正無使後人謂困民

之弊政乃自今日始也寒家田既不多愚性素不干預公事執事所素知也以執事實心愛民且虛懷下問有聞見而不告是負執事矣儻以挽沮見疑直贗為罪豈所望于門下執亮之亮之

答李戶部

奉違倏再春風矣阻便不聞動履無任懸神計假限屆完命駕有日瞻晤匪遙彌切延企令親至得手教知貴恙勿藥已久乃遲遲未肯輕出竊深訝之昔人云仕以顯親雖以離憂親心樂也詢之喬生亦甚以為然承問代言之任遷轉未定須公至京面託計日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答李太常

景仰有年末緣參侍函席乃微言緒論時竊聞下風蓋不啻親承警效矣忽拜翰札不鄙庸陋誨以瑤篇捧讀悚惕知感知重辱示具悉生與以公兄垂髫相愛匪直年雅顧不能為左儒之爭良足愧心諸可為遺孥地敢惜綿勞茲閨中已徧為預致計不顛踣鄉邦事亦再達兵臬諒能憐憫之新尹未識荊然

宇下就廬問故知翁不吝一嘯及也它復奚虞獄詞始末或未徹覽別錄附上參互以觀公論難掩不知法吏竟何心惟翁當世鉅筆幸為闡述俾不朽死者有知且無憾鄉曲末學所屬望于先達名宿此第一事也希垂聽而留意焉

寄張耀如

良鄉郊外邂逅片時候見三秋風矣每適淮者必託之再三然不敢一一令兄知也有自南至者問宦邸起居及德政嘉聲頗得其詳海州判官齋示書既已領即附謝啟其人雖致政去自云回音必達不至沉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匿及杞泉雲澤來奉所示二札乃知前書迄今未徹覽也捧讀諸佳什興調古雅吾兄簿書倥傯勞于政務匪直諷詠暇豫而造詣深遠若此敬服敬服弟別來未久即有哭子之戚宦情亦灰碌碌班行誰與晤語叨滿謬遷竊迹講役圖歸無計悵惘可知通承乏試闈伏庇竣後得東省錄知賢郎暫詛為之扼腕心齋羅山政績茂著以才堪繁劇移治東安數日間履任密邇都下不百里想有會期東橋半塘遂為泉下人矣可嘆可惜浮生如寄流光迅速回視舊游恍然夢中事也不知何日得遂初心與兄約為湖山勝覽

共究玄談。疊疊若夙昔時耳。杞泉以使事便歸。附此申候外順。天山東試錄二冊奉覽。順天錄中庸禮記及易書詩後篇表與第二第四策皆拙筆也。幸賜教正。有懷縷積。及臨楮十不能一二。悉焉。江夫浩渺。南望增結。願言加餐。為道自愛。

寄李于鱗

弟不幸數月之間。兩豚犬俱喪。痛苦何忍言。此身不知安頓。何所矧浮名邪。弱息復東歸。官邸寥落。觸目動念。無非感傷。乃知從前問禪問道。徒資談識。原無毫釐自得。一遇逆境。輒至迷惑。失措如此。良可懼也。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三

九

兄忍不以至訣秘授。亟拯度之乎。表生辱。鵠過。腆重為兄費矣。仲鳴於文宗啓內。亦為一致意。諸否豈能預必不敢不盡此心耳。元美所託義莊。記勉成應之。知必唾棄。且大噓也。今併上求正。佳集序必不食語。稍寬日月。當獻其醜。以求附驥之榮。涯師計已戒裝。弟意琴鶴自隨。恐於藩臣久任。事體終未為便。遷改無例。迎致更難。身如暫客。焉有固志。幸終贊勸。為長慮計。何如兄榮。蒞當在何時。會殿卿道弟感謝。每適汴中者。未嘗不為拳拳也。查敬峰陳寅軒楊本菴皆夙厚知厚。咸侍末。竊公暇希語及之。大察期迫。乞骸。

儻遂志願。諧矣。當從林壑。拭目以觀兄勲業。日新舊生受福。則吾二人者出處亦何殊也。懷抱作惡語。無倫次。統惟亮鑒。

東仲平

恭喜弄璋之慶。鄉曲知厚。靡不歡忭。角巾南遊。往會知己。已從容游賞。其樂可知。承示尊恙。計因時事多艱。不欲輕出。故託辭云爾。公素精調攝。深諳玄理。豈遽如來論所言乎。江湖魏闕之思。知公必有。不勝悠然者。顧時有待焉。不欲以連城使人按劍相視耳。遽欲忘世。豈所敢聞。生兩子連喪。又罹危病。幾殞。幸存餘喘。自揆無補。求歸終老。乃分之宜。公海內人傑。名實懋著。安可例此也。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三

十

寄鄭汝興

汝興青年美質。輒遭摧折。緡紳無不扼腕。但赫赫明旨一成。不變言者。方顯竟難自白。豈非數邪。更罹家難。益不知何以堪處。人生通塞。利鈍。稟于厥初。義命自安。無為所苦。乃稱達觀。日月鬱憤。無益也。讀禮之暇。可稍求釋老。二家書觀之。足滌塵念。交游慎簡。起居自愛。以全純孝之素。是所望也。僕自病後。衰頹殊甚。旦暮圖歸。與諸賢共訂鄉約。以畢餘生。不知此。

福何如耳

答姜家泉

東省蝗災水患民困異常所賴仁人加意撫綏不至
盡委溝壑敢忘所自捧讀諸疏皆切要懇至會諸老
即達尊諭無不嘆服惟壯戍之苦尤足隱憂而事幾
掣肘尚未即免不識究竟云何耳生辱愛有年感深
刺鏤日蒙殊眷表宅建坊增賁里第必擬馳謝以憲
節崇嚴慮涉干冒不敢造次已託東老聊致區區猥
承垂諭勤悵益增悚別示蓋亦天數情入悖出奚
訝其然蹊田奪牛知非翁意來教所謂有司之過誠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寄郭似菴

公之人品操履豈獨當世罕見其儔卽史冊往哲誠
無多讓時方仗藉光輔太平新政而雅懷高致莫肯
少留然亦足激頹風振澆俗矣獨念士習嘵嘵俾賢
人咸抱去志此於世道關係匪細是可慮耳二賢即
貴恙想已安前所述不知曾試有少益否便希示諭

生自回京日抗塵走俗於身心漫無纖毫功課阻遠
函丈質問無由追憶向來真當面錯過也吏還附問
殊率略不既臨紙無任耿耿

答羅代巡

生薄劣叨冒猥蒙軫念既愛優渥光賁里門曷勝愧
感即擬啓謝會有試闌春祀之後因循迄今承至辱
誨割捧讀卹典諸疏仰見慎重之意第如李長白劉
東園二公行業頗著未霑卹典不識府縣何不奉聞
竟使之泯沒也抑或有異議邪便中希示教萬萬嘗
訝丁滄源之與楊次村也楊東江之與徐五臺王思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啓王元美

吳中撫巡疏尊翁功烈 請賜追錄足見公議不泯
已為轉致字翁亮有處矣昨承梵典之惠輒敢冒昧
請益蒙不鄙示誨諄切所謂覺心處富貴圓通心應
事慈悲心待萬物真導世金篋也即佛口親宣豈能

外此雖根器鈍劣進悟為難得荷指迷知亦宿有夙
幸敢自暴棄執惟始終接引不勝至望日于鱗入
賀縉紳特重之明卿子與先後待次客邸咸推門下
之雅教愛勤惓知感知自伯承林下落莫更值家艱
接壤封疆有可慰藉無悵嗟及之何如弟近失次子
懷抱作惡又徙居勿冗率易酬復統惟亮鑒諸惟順
時自重不宣

答劉白川

二華贈言鄙陋為感舉辱多矣乃蒙過垂教獎其何
敢當別論廣嗣之方已嘗訪及但病冗相因修習服

金輿山房稿

十三

解作輟無常遂難收效無怪其然也感荷軫懷言謝
莫罄又貢市新河二議群議不一惟公力主其當行
謂有利無害計必有灼見貢市已定無容議矣河議
先年勘報以為極難者豈皆欺謾邪幸不吝詳教萬
萬

寄邵巡撫

奉領翰誨仰見籌畫周悉目今群夷效款三陟晏然
咸賴諸公勞心邊計內地得恃為安然乘暇慎防大
修守禦之策固自不容已也使還附復伏希昭亮

答許叔文

別後倏數月倅來知劄鉞已駐留都無任懸念今歲
暑濕賤軀病瀉者月餘聞南中風氣更異調攝尤難
客邸起居正宜加慎強食寬遣泛容以待不可躁急
以憂鬱自苦也 大慶禁封想台意未可遽遂候會
應和及當事諸公訪之以聞大丈夫志在萬里矧舊
京文物游觀之盛士有企慕不獲一覩者匪位尊政
簡儲養它日柱石之用所就未可量焉肅抵任輒
請告恐為士論所訝也惟深思裁酌之勿復臨前輕
舉之悔則善矣恃愛狂悖亮鑒亮鑒

答羅巡按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三

十四

最爾海邦幸承按部節鉞臨貢山川壯色某不佞偶
以登嶽之行不能望塵候送罪罪還次雷嚴奉領翰
誨情禮優隆殊增愧悚尊論非敢違顧賓興盛典一
時名公萃集某也方與東人私慶獲所矜式何至借
聽於聲也矧亡荆族引在即俗冗叢沓兼之苦悰昏
惑寧有暇豫操染時邪故省故事無鄉人預茲役者
亦以事體重大跡當遠嫌耳某何人斯敢僭冒任之
伏冀台慈體亮不罪幸甚外厚儀附來吏壁上望賜
原宥諸容候撤棘恭賀併謝不恭無布瀾抱萬萬不
宣

寄丘月林

禪林一別忽復五載玉樹告摧末緣躬申弔慰臨風
灑淚而已清時新政急需名碩用資化理吾丈德望
縉紳推仰不日且入佐樞筦來論敬悉雅致亦為轉
達然諸老為國勉留益不暇為兄私計也幸抑情
姑待之聞新生賢即甚英偉足稱老蚌之珠弟今歲
亦得豚犬亮兄所欲知者果堪繼承固不吝贊莫也
時方大計群吏直宿部署勿冗草此奉復不盡

答胡祁禮

僕福過當生乃有賤荆之變遠勞遣使惠弔寵以華
金與山房稿卷之十三十五

章殘存貴感請急完葬勿迫還京未及祇迎盛使附
啓稱謝族人備錄寄示始克知之媿罪媿罪祁禮素
望有識者皆知仰重雖人情愛憎不必盡同大抵清
議尚存無煩真念過期高致殊駭物情誠以聖恩
深厚必不忍負一聞外還悻然求去跡若不屑然者
此非祁禮所宜自處也矧尊翁願養完粹道體康吉
有孫在侍於例亦未合使祁禮數歷中外揚名顯親
知尊翁樂之當不必視寢膳問起居效兒女子狀乃
為愉快也恃愛敢佈其胃臆如此幸垂亮鑒無更清
詰懇切懇切會有職役之冗來侬不遑一歎之率爾

附復統惟心銘

答趙大洲相公

生蒙陋荷翁教愛深至感刻無已榮還不獲扳餞別
後再領德音重以厚貺愧歎曷勝憶潞河維舟邂逅
請益即辱不鄙外開示惓惓數年來日侍几席多蒙
接引垂詢無倦雖根緣淺劣不能直下承當然從此
信心堅固保無退怯實不敢忘所自也惟公鴻冥鳳
舉超絕塵境知默有護持莫非實際自揆宿障既重
此大事因緣決非纓紱間可了碌碌埃壘來天休犬
歌徒自誑詎人耳徐圖引去冀畢素志不負導師之
金與山房稿卷之十三十六
思不知福緣何如也介還附候併謝聊布區區伏希
昭亮諸惟為道崇護不宣

與楊巡撫

捧讀來諭具見遠猷日老首効款縛逆乞和雖未可
恃此弛防然節省休息蓄威養銳仰紆宵旰亦千載
之會也以公之賢與白川公同心體國並極一時
之望凡所措置必中機宜主上聖明眷倚方切保
無掣肘數十年循習故套知一洗而新之矣慶仰慶
仰吏還附候伏惟亮鑒不備

寄梁巡撫

新河之議諸公銳意必成蓋綠漕渠阻塞思多方以圖備勢不得已不佞知之未真何敢顧桑梓私情憚其勞費挽此大計乎令制使之往每事必咨稟臺下所願虛懷協志與之商訂可否果使國家無泥成說固萬世之績也

寄李沾渠

諸夷貢數正緣此輩言驛遞供應不敷致有徒涉枵腹之苦因為區處令坐獲全賞而省其奔馳非故裁抑之也前月半即移咨臺下因託令親監善成君轉致鄙意蓋廟堂諸老皆計慮深遠謂此舉麟繁匪細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十七

答馮侍御

執事往按敕邦幸叨部治猥蒙軫念情禮優隆迄今銘刻每對縉紳稱述厚德謂仁明公恕寔兼有之自耳目所覩憶誠難其比非以私感云爾也日憲鄧南蒞屢候未值方自抱歉承翰論悵悵不殊夙愛仰荷鈞慈彌深愧悚忽讀至聞諸友人云云令人茫然訝之夫士君子相知以心豈在區區瑣節宜途擬之劇

場終歸夢幻而執境着相動念容心執事素嘗見諒者生雖鄙陋豈遂淺劣至此乎矧交際儀文原無定論前乎公者已同異參半近亦隨意不一生未嘗敢以取慢自疑也獨於執事數年深知非泛然交游者比乃顧云云豈理執伏望俯察愚衷勿感傳聞之誤脫略形迹相期久要不吝砥誨規之以道誼是所願于門下也

答劉拙齋巡撫

通聞弄璋之慶深為公喜不勝昔人云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公兩得之其樂當何如即使果部民也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十八

與州守施伯雨

僻陋海鄉暫誦高賢下車未久頌譽盈耳不勝慶幸王幕齋示書既深感僕自別來兩豚繼喪病苦不堪官况已灰徐圖引去第未審何日可諧歸計耳承喻

留心均丈若誠稽覈允當固百世之利也但郡多園
鹵寸草不生必使田則有租恐終成逋累即可耕之
地里坵接吟亦或沃瘠倍徙相懸委託稽查少有忽
略叢弊滋訟害不可言在高明諒有成畫更希詳審
精密延訪斟酌必求永無後言實一郡之幸也僕於
州無寸土尺椽之業故敢僭及惟心亮之萬萬

答石麓相公

弟自釋褐附驥即辱殊愛覆庇引掖恩等生成日叨
竊追隨更蒙汲進勤倦方幸依歸忽焉睽隔孤踪劣
質幾難自存臨別朏朏愛身處世之訓情深肉骨感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十九

佩未敢忘夏末痰濕為疾指節拘攣即擬乞骸又以
事多齟齬不果如願劉道微行迫未遑附候歉甚茲
羅一甫往諸友乞言奉壽託之躬上不辭燕陋少附
積忱知不足掄揚盛美一笑擲之可也潤懷種種楮
毫莫罄亦有不敢罄者統惟台鑒是荷天倫至樂人
間全福已具祝章茲不更贅南瞻山斗倍切戀慕臨
緘悵惘莫知所云悚仄悚仄

答尹仲平

清時新政公乃竟遂高致真急流勇退矣敬羨敬羨
貴體既已康適泉園之樂可想生也泛泛中流未知

解纜何日遙望彼岸先登者豈非極樂世界邪存翁
每見輒問起居極相注念便中宜報以安健慰其懸
神也褚氏遺書刻甚佳讀大序足徵獨得之妙羈宦
不獲面侍質然心與神馳矣亮之亮之

寄吳太宰

清時新政正需耆碩匡贊太平我翁德望為海內縉
紳所歸服東山暫起 聖朝恩禮非淺雖高懷雅致
塵視仕路然所為酬 主知答輿望恐亦有不吝熱
然者乃汲汲求去何扎克彛在上及時行道濟溥大
千實無量功德昌必以隱為高也萬無復更動是念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二十

鄉曲晚末佩服訓誨恃愛僭貢其狂愚惟俯垂亮答
勿曰子汨溺於迷濁者烏知超詣之見則幸矣臨緘
悚仄

答戚將軍

捧讀教劄具見忠誠體 國之意可謂懇到詳盡使
中外縉紳皆同此念勿責苛禮勿惑浮言何憂虜狄
生章句迂儒不知兵事於來教雖未一一領會然竊
觀古今事未有同心共濟不能有成者也以公重名
素望 廟堂方切傾倚制府志協才合即練兵初議
難卒舉行隨時隨地且練且守振厲作新自當改觀

知不以少有異同為沮人情可與樂成難于圖始大
勳偉烈威宣德服則封拜猶細節耳何以瑣瑣置喙
者介胥次乎屬有哭子之憾率略裁復邊鎮冬寒千
萬為國自愛

與殿卿

日承諸大寵愛馳謝不盡感私昨查憲使齋賀至
京張開封賜書見諭成道盛德及相與之厚且述江
中歧望又旋之意懇懇也想見秋風可命駕美樂園
集序辱嚴委借綴數言請正一莞擲之斷勿入梓以
穢佳篇萬萬子長美質遠到未可量居喪想動遵禮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度為鄉邦觀法兄宜時匡贊之勿使為人所指議也
于鱗聞望日隆今以憲職居艱後進益屬耳目更宜
慎重故人惟兄幸愛之以德俾全純孝之譽何如何
如積懷種種臨紙不能一二令親且可口述統惟怡
亮

答王西石

奉違未久注仰日勤領翰教知節鉞抵鎮台候納福
為慰今歲邊警屢聞虜情叵測持論雖多成算莫定
關右賴翁料可紓西顧之懷矣宣大剿遼伺隙竊蹙
伏機可慮京營事權乖爭交惡未知底止識者深為

隱憂翁忠誠體國輿望攸屬所為籌策萬全以慰
中外之心者知不容已也生迂拙無似不足與聞石
畫特愛請益幸亮而教之

寄梁巡撫

節鉞甫臨海岱生色齊魯士民懽頌如出一口仁人
過化神速豈偶然哉捧讀諸議稿洞察周詳剖析明
徹數年以來偏見敎法大為北方諸省困縉紳纓謂
未便輒有姑婦之疑斯論一出利病了然當無所惑
矣非留心民隱籌畫曲盡敢望其熟慮及此乎何幸
何幸別諭鄰邑先達身後之變慘不忍言長刁風壞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士習廢公法快私憾猶語人曰吾素厚之恐致禍巨
測亟為散其產所以保全之也噫豈理也哉有司怵
威希指則亦何足怪也弟恐天道好還將使後人復
哀後人耳承示偶及之今歲東土災變殊常民無所
望勞未安輯必軫至懷大都省繁文禁科擾安靜仍
貫民自休息不在紛更瑣屑出奇智立新法以為恤
民實病民也狂悖不敢不盡未審高明以為何如企
仰台光倍切瞻戀惟為道崇護選副輿祝不宣

答劉白川

屢承翰教所示趙生著作屬冗俱未暇研究稍一披

覽知其淹貫淵深非弟淺陋所能驟識也將俟澄心
定慮齋沐專誦之或微窺其要領乃敢裁復而政務
妨奪竟無少間坐稽請益更勞督責罪何可辭然不
知渠為欲進呈刊布或將階此進身所著諸書祇以
羽翼聖經或復別有實用弟既茫然不得其旨趣故
亦未能遽接其談辯非敢蔽賢遠命故為遲慢也幸
恕亮不罪何如何如諸不瑣及統冀炤咎臨書無任
悚仄

答魯藩宗室中立

執事當世大雅聞望日隆屹然為宗室重藩內孰不
奎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二十五

欽仰矧辱卿曲密通函席如不肖者乎雖未遑參侍
然私泚緒談蓋已神交十年前矣歸休以來杜門省
咎猥承不鄙惠教勤拳寵錫稠疊藻編墨妙咸希世
之寶也謹用珍藏以傳不朽感謝私衷楮筆曷罄蒙
索拙稿極荷盛心第不肖自揆陋劣向廁詞林雖有
一二應酬多不蓄稿近復以詩文為戒寔無足為請
益地况敢比跡先達諸大方末乎悚愧悚愧歲秒病
冗畲謝勿遽伏希亮鑒諸惟為道自愛不宣

答邢郡野

奉違十六寒暑矣中間骨肉變故憂悲苦惱殊不可

堪浮雲榮幸瞬息虛幻奚足控擗得請東還如夢初
覺回視前塵祇成一笑耳緬懷大雅所遭適多相類
遠承惠教兼賜珍品拜嘉感激久客初還百冗叢沓
率爾附謝伏惟鑒亮

答汪南明

恭領翰誨知有回祿之警捧讀大珣引咎過嚴益微
厚德弟非拙藉庇叨竊過量極切慙懼不識同榜同
門雅愛如公將何以教之于鱗遂為古人辱念及索
其遺稿深仰高誼昨乃郎以誌文見委愧不能為此
兄聞羨盛美公雅意當即傳示俾備錄上請斤削付
奎輿山房稿卷之十三

二十六

梓或得不泯沒銜恩泉壤無既矣霽寒師師典章
格全給碑記之託尚未克就得太老一誌自足不朽
奚藉蕪劣執且嘉狀在前令人縮筆歛手曷能贊一
詞也容徐圖請益萬萬

答胡給諫

示教河議周悉的確諸老嘆服於東省民命財力所
關尤重非執事明察果斷或依違嘗試俟計窮而止
其何以堪之惟早會颺以破游談永杜厲階幸甚

答劉拙齋

不肖得請東還成仗鈞庇辱承教賜感荷曷勝恭聆

人有愴懷之變聞之駭訝所冀達觀理遣珍重道躬
誠信禍福無為所動乃見定力生拙劣叨竊廢放固
宜日惟飯誠內典頗覺有悟不知高明亦肯一及此
否人事稍暇擬野服杖屨訪公東海之濱幸煮酒以
待我也

答汪南明

方今世道稱清明夫人品如公豈惟復出近代即古
人恐不多讓此非阿其所好之私云也乃亦橫被口
語善人疇克自保邪懼矣懼矣雖公論昭晰黑白不
爽於公無損乃鄙人所隱憂則以東南多故宵旰尚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二十五
塵而紛紛沮撓輒惑視聽繼事者必一切畏忌孰肯
任怨任勞是可虞也陳使君極知重公其致書諸相
知稱公不置一一縷白所刺明其不然公可無辨矣
使君豈私公哉公盛望且愈隆中外推藉勛業方始
幸無芥蒂是願辱教既深感使君惠書亦祇領來吏
云節鉞得代計駐歛矣肅此致謝併申候忱使君亮
亦還嶺表且北也容別圖報之

寄朱督學

景仰有年未緣參侍海邦暫勞過化私淑教澤豈勝
慶慰伏讀學約拳拳崇正道迪正學為首而立真志

求心體諸條痛切懇至仰見仁人嘉惠後學主盟斯
道之盛心至敦風化毀淫祠則匡濟之功又不獨達
掖諸生知所感慕興起已耳一變至道之機於焉可
冀東人遭際一何幸邪某陋劣無似未獲一遂樞趨
就質所疑徒抱耿耿茲小壻東歸敬附蕪啓申候外
新刻大誌一部奉覽伏觀台焰風便無吝惠教俾知
奉以持循即何殊近在函席也

東從游諸生

不肖辱諸賢相與數年媿無毫髮之益過承推許聽
受情愛甚篤北來此心無時不在左右諸賢見念亮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一 二十六
亦同之聞會約益敦不勝慰豫所願共相摩礪不以
小得自安不以苦難自沮力學飭行務底大成使不
肖與有光榮則諸賢之惠甚厚甚大若徒相憶念而
忘自最優游歲月祇切離索之感非不肖所敢望也
亮之亮之不肖碌碌如昔秋來賤軀多病官况索然
無足為故人道者會中近作便問不惜寄示為望餘
不備

寄梁巡撫

頃緣俗習動念不敢背其初心建像奉安非有它觀
以事關封內僭具上聞猥蒙存念遣官督贊成禮

百周悉更勞嘉製金石之文過垂獎借再辱尊銜永附不朽舉出望外感悚奚勝方擬馳謝忽捧教章新河之役仰悉高見制使躬歷可否必有定議桑梓可慙生昌容置喙也

答薛子喬婚啓

伏念聲氣相同舊篤蘭金之契姻婭載結式諧段王之緣約藉冰言合惟天作恭惟尊親名高憲府暫縣廣德之安車自揆不肖祿竊詞曹寔玷深源之雅望納交有素固嘗私企乎斗山揣分未宜遽意采及於對菲迺河東鳳育初啓厥祥屬門右悅施會逢其道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三

二十七

兩家生子喜提携之相如千里訂盟荷知交之胥贊卜云其吉義不容辭誦河鯉之章族姓忝仍乎宋子度山木之禮宗盟幸齒於諸任遠于將之厚厯篚筐永為好也報歉瓊瑤擇配量才莫鴈始基於今日相攸孔樂乘龍預卜於他年謹附尺書庸申謝悃仰希台焔俯賜鑒存不宣

答陳時叙婚啓

地接芳隣仰止章門墻之近天諧嘉耦聯姻宜家室之歡道誼夙孚論心已熟親賓交贊締好維新恭惟尊親家系本姚虞上承華胄文高董賈蚤冠魏科道

與時偕事業佇觀於遠大美其世濟箕裘共羨乎淵源自揆不佞叨冒寵榮仕徒伴食甘從塵棄志在明農因必可宗久企聚星之德相攸孔樂欣從鳴鳳之占敢云槐棘之陰願附松蘿之末令嗣妙齡秀彞足紹前修小女弱質提携未開內則卜云其吉義不容辭祇奉魚緘拜嘉鴈幣二姓之好自今其始喜溢門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慶綿奕葉菲儀祇復愧報禮以瓊瑤肅啓恭申永堅盟於金石仰惟道亮俯賜鑒存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三

二十八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四

濟南殷士儋正夫著

門人東阿于慎行可遠編輯

餘姚邵 陸世忠校正

紹興孫 鯨文秉

鄱陽劉應麒道微 同訂

至道書院講義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這是孟子教人以復初之學使人自識心體便知人
人可以為大人聖賢無不可至之理蓋世之學者看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四

的聖賢太高看的自家太小都是從軀殼上起分別
之念以知識才能文章功業異於人處認作大人所
以為大遂謂聖賢決非常人所能為而甘於暴棄只
為不識自家原來心體耳這原來心體乃秉於天
人人同具純乎天理絕無私偽者是也方其在赤子
之時天真未鑿外物無染如明鏡之無塵止水之不
波乾乾淨淨無一點尋思計較雜乎其間而完完全
全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備具遇親則知愛遇長則知
敬感而遂通因物付物各中其天則莫非不慮而知
不學而能之妙用也只因情欲日開氣習漸染形骸

緊累便生人我之私利害相關遂起趨避之念此心
日以昏塞不勝其小矣所謂大人者獨能全得這原
來心體常如赤子之純一無偽不雜以物我之私不
參以利害之見自然至虛至公常明常覺盡已之性
盡人物之性萬事萬化都從這純一無偽之心周流
貫徹更無遮隔更無妨礙非是別有欠缺必待增加
補轆別有格式必須挨傍做習然後可以通達萬變
稱為大人也蓋赤子之心原是純一無偽大人之心
亦只是純一無偽吾人不能為大人只是不純一而
有偽妄耳果能去偽存誠復其赤子之心便如鏡之
刮垢磨光水之澄濁求清全其本然之體則大人之
所以為大人者在我矣何不可至之有嘗觀文王之
聖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赤子之心豈嘗有畔援歆羨
乎是赤子之心與文王之心一也孔子之聖母意母
必母固母我赤子之心豈嘗有意必固我乎是赤子
之心與孔子之心一也吾人不免於畔援歆羨不免
於意必固我比之赤子之心幾多計算幾多將迎可
見我之不能如文王孔子反不若赤子之時此其病
痛只因增添過多非為有所欠少自有知識以來添
得一番聞見便心上增了許多障蔽添得一番技能

便心上增了許多窒礙就如畫丹青之色於鏡面投金玉之屑於目中自謂希奇貴重矣然徒益昏濁何能照燭然則欲不失其赤子之心者觀此可以自悟矣周子論學聖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正是赤子之心李延平教人當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正是純一無偽之本體也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戒慎恐懼顯微始終無少間斷即是與天地同量即是與聖賢同體豈非至易至簡入聖之正脉乎令人不肯於此心純一無偽上自省察自存養而以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為大人此支離功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四

三

利之習所以陷溺日深而聖學久失其傳也諸友同有希聖之志請觀濂溪延平二公之旨以求孔孟之心傳當必有獨覺其真者幸勿泥於故習拒之以不信云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成

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其欲為聖人之心惟恐少有懈怠猶歲戒於國人說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大夫在朝者勿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朝夕以交戒我

凡卿士臣民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凡起居寢興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於是作抑戒以自警使人日誦此詩不離於其側前數輩備陳威儀言語之當謹及正心誠意之極功可謂深切矣至此再三提出一箇知字却是喚醒那愚人哲人分別的關口又推究所以害此知的緣由只是一箇盈字正是吾人沉痾膏肓的病根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本然良知虛靈洞徹豈有不知臧否者惟人以形氣自私有我為累是以自足自滿昏蔽障塞失其廓然太公之本體雖告之語言不能聽受遂至迷惑顛覆相越之遠耳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四

四

譬如明鏡止水原無一物故隨物照應妍媸美惡莫能遁形若先有塵垢便不能照譬如器皿若原空虛注之以水自能承受若先有物其中已滿又何能容人心通塞亦是如此君子欲學聖人須先認得自家病根所在從此剷除淨盡不使毫髮留滯胸中消融其客氣洗滌其勝心勿以才能技藝自多勿以近利小成自畫勿以細行為無益而不矜勿以纖惡為無傷而不改勿以年齒爵位已高而耻於下問勿以攻誅詰責難堪而巧以飾非此心戒慎恐懼必使湛然純一絕無私己之累則虛自能受益益公自能生明滅

者知其為滅否者知其為否不待手携事示面命匪
提而好善惡惡之良知自不容昧由是誠意正心修
齊治平參贊位育只是實用其為善去惡之功造到
純善無惡之地而已矣豈有早知而晚成之理乎夫
武公以耄期之年而使人以小子見呼以睿聖之德
而使人以迷亂為戒真可謂不自盈滿其溫恭敬畏
之誠真是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其於克舜之兢兢業
業夫子所謂俊焉日有孳孳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先
後一揆千古聖賢心法之傳實在於此諸友年富力
強聰明才辨人人有可為聖賢的根器不知每日朝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四

五

夕之間也曾自家做省能如武公不自滿足否或於
事理當為不當為果能知其滅否不自昧了良心否
或聞師友教戒有切於身心有合於病痛處果能虛
心聽受否果能痛自悔責勇於悔改否苟或不是是
甘自棄也僕幸未衰稍知覺悟竊有志武公之警戒
而未逮焉願諸友勤攻吾闕共勵相勗不勝幸甚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

大學傳之三章引文王之詩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

示人以當止之則也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心至
虛至明綱常倫理無不渾然完具但心體不至昏昧
放逸則率性之自然無不各當其則安往而不得其
至善之當止哉惟衆人為氣拘物蔽不能敬以直內
則察之不精動之或悖故往往失其所當止雖其天
理未亡良心不泯然得於此或失於彼明於小或昧
於大謹於顯或忽於微通於常或窒於變能隨所處
得其至善而止之者鮮矣惟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
一毫物欲之累常明常覺自無不敬而隨其所處莫
不止於至善故引詩說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四

六

是聖人明覺自然不息之本體敬是聖人無射亦保
之純心止者是聖人萬善渾全循性而出隨其位分
因物付物無不各盡其當然之極也故為人君為人
臣為人子為人父與國人交其位分之所處不同而
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無不各得其
當止者而止之惟文王之心純乎天理絕無人欲其
明也不息其敬也無間故由理一之本體而為分殊
之妙用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無太過無不及自
適得其至當不易之則固非預先分別揀擇逐件逐
節上尋定箇格式以求所止亦非臨時安排把持一

事一物上旋尋箇恰當處為得所止也蓋文王之教止不盡於此五者五者特舉其目之大者言之耳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容執敬別淵泉而時出之都是這箇道理學者欲知止至善只在復其靈明靜虛之心體克其氣稟物欲之拘蔽戒慎恐懼無一念之或忘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所謂敬者可以馴至于純亦不已之地隨其身之所接位之所值無彼此無小大無顯微無常變自無不得其所止而止之矣公明儀述周公之言曰文王我師也君子豈可以文王為絕德而不自勉哉

金與山房稿卷之十四

七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中庸此章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費隱之意首一節見道本在人之身而人之為道當即于其身求之不可遠人以為道第二節以人治人猶言以我治我這兩箇人字正應首節三箇人字言道即在當人之身故君子以人之道治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惟在改其不合於道者以止於道耳然所以為道者未曾提出故這一節說出忠恕違道不遠使人知忠恕即所以為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即所以為忠恕也是即以人之道治人之身正見不遠於人的意思

末節舉子臣弟友正是忠恕的條自蓋道莫要於人倫為道莫要於盡倫人之不忠不孝不友不弟於我所不願也而我顧未能事君事親事兄處友則以所不願者施諸人矣故即聖人自責自修之言正以明忠恕之所以為道也盡道功夫只在言行之謹言行相顧造於篤實之地則人倫能盡忠恕在我矣可見這一章緊要功夫只在這忠恕二字世人多把忠恕作兩件平看便不是蓋凡推己之心以及人是恕其推心之極真極切無一毫虛假便是忠曾子所言一貫之忠恕蓋謂聖人一理渾然泛應曲當皆由他

金與山房稿卷之十四

八

推心以應天下之事物者極真極切無一毫虛假故曾子直以忠恕當聖人之一貫此篤實之學能得聖人之宗者也先儒解說有學者的忠恕有聖人的忠恕人能默識而體察之則雖學有安勉其理一而已矣此章末節聖人特揭慥慥之一言正要人知求盡忠恕者只在此心真切篤實別無他術論語說能近取譬大學說忠信以得孟子說強恕而行朱子說心公理得千聖相傳只此一路吾黨欲識仁體請先從良心不昧處求之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

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這一章書見得學之有益于人能以此體察而有得便知學是學箇甚事聖門所謂好學却在何處用功自不涉於支離務外之習矣昔人訓學字曰學者覺也人心至靈本無不覺氣質有偏遂至昏昧學也者正要變化氣質使心體復完其本覺而無昏昧之蔽也朱子解學字曰學之為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

金與山房稿卷之十四

九

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先覺者只是不昧其本覺之初效先覺所為只是自易其惡自至其中復其至善之心體不使一毫氣質得以夾雜不使一毫私欲得以沾染凡講習問辯親師取友誦詩讀書總是為求復其心體之初使不至昏蔽而已認得學字則工夫方有下落子路在聖門其志趣力量誠非常人所易及夫子恐其不知向心體上用功而或狃於意見之偏任其資質所近徑情直遂自謂所好者無非美德而理有未明純是氣質用事必有認人欲為天理以偏駁為中正處將并其本有之美德而亡之

其蔽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歷舉仁智信直勇剛之美德各指其不知好學之蔽至於愚蕩賊絞亂狂而不自覺真是要喚醒迷途開示正路使之悚然警悟翻然改悔直從根本上深造而自得之果能見得我此心之體原是天理流行純粹至善纔着氣質纔沾此私欲便有偏倚便有駁雜本來知覺原是大中至至自然天則一毫外物容留不得時時好學以明此理效先覺所為以全此心體之初進進不已則虛靈昭著隨處充滿自然溥博淵泉發見當可當仁而仁其仁也自有條理豈至于愚當智而智其智也自能

金與山房稿卷之十四

十

圓融豈至于蕩以義成信而不以諒為信豈至于賊以理為直而不以事為直豈至于絞勇也剛也皆出于天德之良而絕無血氣之累又安得而為亂安得而為狂蓋六者之蔽皆是理有不明理之不明皆因心體有累惟好學則去其累吾心體者而復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初自能中正和樂各止於至善不必強探力索倚靠聞見依傍格式以求其無蔽亦不必強制禁持補塞隙漏尋覓枝節以防其有蔽也這纔是孔門一貫之正傳千古聖學之的派只在人心好與不好耳夫仁智信直勇剛皆美德也能知所好

已非暴棄苟不知學即不色有蔽焉况馳心於記誦詞章用志於聲色貨利虛負一生不知學為何事孔子曰困而不學民斯下矣豈非吾人所深耻乎諸友欲知務學當取孔門論學諸章合而觀之必有自得處不可只作場場虛談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古人為已務實之學必求自信蓋自家學力所造詣分量所成就他人成不盡知在已本心真知真覺一毫瞞昧不得故實德有愧此心未能自信雖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亦不為喜若實見得是此心能自信得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四

十一

及雖一國非之舉世非之亦不為變如此章夫子於漆雕開始而命之出仕蓋亦見得他平日所學充養有素授之以政亦足有為故使其見詩實用誠知其可仕而使之非知其未至而姑試之亦非不知其所能而遂強之也在漆雕開以吾斯之未能信為對却是反觀內省自覺于斯道尚未能無疑惑于心不曾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地良知皎然真不敢自謂有得則雖聖人親口稱許他也不敢承當雖聖人使之出仕他也不肯依隨此其心真是為已務實深造自得不到那居安資深不已也蓋師友見信處不同

若非平日用心于內豈能自覺斯未能信即開之言觀之便見他不肯自昧其本心必欲完全其本體決不以小成近利自安決不為毀譽榮辱所動故夫子悅之而先儒謂已見大意蓋謂此耳後世學者從起初便立下箇徇外為人的病根故為虛名虛利汨沒一生不能自拔如自已學行未能有得而誤為人知驟蒙任用此正宜愧懼反欣然當之如改過遷善講學親賢以聖人為可至却羞慙退怯說我縱欲學聖人誰肯信我不知古人學問只要自信豈以人之信不信自沮乎諸友請各反思平日力學修行果能自信否從此只求此心實見得處方為已有勿徒以他人毀譽為憂喜勿只在別人耳目上作工夫庶不負識仁之會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四

十二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凡聖賢言語皆須體會於心實見得是方能自信固不可好奇立異必求新說亦不可膠滯習聞因循舊套如此章大旨本覺明白只因註中讀亡字為無字解作已所未有遂謂日知所亡謂逐事逐物窮究義理從外得來反與聖門心學正傳似涉支離後學愈

其若落反求諸心實有未安竊意聖人教人為學只是一路子夏篤信居文學之科觀學而篇中論厚於人倫即為已學之言則知此章好學之論決非謂考索記誦求之於外也孔子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日知所亡即此心之舍則亡者也人心神明不測少有障礙即昏昧放逸莫知所之若常存敬畏纔覺物欲牽引不在腔子裏便悚然警惕即時收斂日日省察日日操存所謂常惺惺法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日知所亡正與有放心而不知求者相反也月無忘其所能即是

金與山房稿

卷之十四

十三

日知所亡之功久而不懈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無時無處無不敬畏一月如此月月如此三月不遠終身服膺有事勿忘一息尚存志不少懈也如此纔是聖賢教人之實學凡親師取友誦詩讀書講求問辨總是要操存此心不使頃刻放失不使頃刻昏昧專心在此便是好學舍此外求都是支離汗漫雖救精神盡力量畢竟於身心何益哉吾人若把聖賢言語只做文詞應故事依傍舊聞不管於心安否固無足論若必欲學聖賢自家要實做為學的工夫却須認的路頭真正庶向前有進步處不至毫釐千里之謬也

諸友試反思之儻有未安不厭講究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君子之學莫先於求仁求仁之方莫先於識仁體人雖愚不肖其良心發見必有勃然興起之端亦必有自然運用之妙正是可以識仁體處然須培養熟即能充滿推廣可全其萬物一體之量否則旋萌旋失昏塞乖離去仁益遠矣孟子欲勉齊王以施仁政即他愛牛一事以啟發其良心又舉以小易大而詰

金與山房稿

卷之十四

十四

難之使反求其初意正見孟子善誘人處此一節提出仁術二字正是說心體之妙發千古聖賢所未發也齊王以羊易牛雖一時天機之感暗合此妙及孟子一問反無以自解益憤懣求通之際故孟子遂解釋之說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齊王不忍牛之就死固一念之仁心然欲全牛則未免廢釁鐘釁鐘不可廢又不免於殺牛則此心雖發卒亦抑遏不遂矣故以未見之羊易既見之牛則心得以終遂物可以兩全二端交錯之中而有通變善處之法故曰仁術夫天理在人其施無所擇忍於羊不忍於

牛非見物之時仁始有未見之先既見之後仁遂無也天下之理動靜寂感而已感則有所動而此心遂發宰則無所接而此理未形心已發故不可遏理未形故無所妨此所以為妙用也又言君子之養此仁心不待委曲於既發之後必嘗預養於未發之先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生之者仁也不得不用之者義也仁不可遏義不可廢是以君子遠庖厨不見其死不聞其聲所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者如此齊王以羊易牛正於此術有合由此察識而充滿之則親親仁民愛物引伸觸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四

十五

類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皆此仁術之運用耳惜乎善端雖暫時萌動而猶不自知安望其盡此仁術之妙哉於此可見良人人皆有時時發見平時貴於培養臨時貴於察識擴而大之使無壅遏充而滿之使無欠缺保而全之使無間斷乃吾人仁以為己任斃而後已之職分不可須臾離者也後之學者或舍此不務而用其心於權術智術卒流于不仁之歸不亦深可慨哉有志於求仁者請自識其心體始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乎浩然之

氣

孟子平生學問全在這不動心一章其不動心之太端全在這知言養氣二句與堯舜精一執中之傳亂門知行合一之訓源淵流派若合符節而異端邪說分門立戶非聖賢之學只是與此處相反耳蓋吾人心體秉受於天者原是虛靈洞徹無有一毫汚染無有一毫係累故其光明照燭是是非非各有條理自無障蔽力量完全至大至剛擔當負荷自無退怯此人人所同非聖賢所獨也人為己私遮隔物欲牽引心體遂至昏昧不明搖奪不安惟疑惑則越恐懼惟恐懼則越疑惑不特當大任為然纔臨幾小難受取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四

十六

與之間已覺憤亂迷誤不能自為主宰矣這却是人自失其本心豈心體本來如此哉間有知內外輕重之分欲此心不為外物所動而不知本體自然之初待用力以強制其心使之不動凡其所為無非冥然不覺悍然不顧而已亦豈真能不動其心哉聖賢之學只是去其心體所本無完其心體所固有復其不慮而知之良知而不雜之以智巧是非可否了然明白自是一點瞞昧不得便是知言不待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天下之事理莫能使之疑惑也復其不學而能之良能而不參之以矯強當為不當為奮然勇

決自是一歟阻遏不得便是善養浩然之氣不待不
得于心勿求于氣而天下之事理莫能使之恐懼也
要之知言養氣交養互發原無兩截工夫觀下文說
直養無害集義所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也全是在復其心體自然之初至問何謂知言但
說能知救陷離窮聖人不易吾言却不說用何工夫
纔能如此可見至明至健總是吾心原有的惟必有
事焉則自復其初以此而知以此而養何疑何懼原
無兩事非是強探力索求之記誦辯博以為知言非
是長傲遂非逞其血氣粗豪以為養氣也吾輩欲學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四

十七

孟子之不動心須於平素未接事物之前已所獨知
之地自家體察這自然的心體果與聖賢有何差別
所以不能無疑惑恐懼不得與聖賢相似病根果在
何處若真能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不被物欲昏蔽便
自然是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明通公溥與聖賢一般
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太
虛耳何動心之有此等境界苟非實用其力見得定
信得及不是可以空言說得來也諸友幸自驗之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蕘
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此章借五穀之當熟以發明求仁之功蓋仁者
本心之全德原是人人所同具人人所可能如五穀
為民生日用之不可缺本至美也但人為私欲所蔽
不能培養善端充滿分量故功夫間斷生理虧缺仁
之難成也久矣所謂求仁不是別向外邊尋取也不
是別有異常的功夫只一箇熟字便是大凡心上原
有的一件不足一息歇下便不謂之熟中道而止得
少為足或苦其難或助之長都是不熟之病須是識
其所發端而察之極其精究其所極致而為必要其
成知則必好好則必樂勉焉而利利焉而安然後謂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四

十八

之熟說五穀不熟不如蕘稗只是見得美種無成遂
為棄物不是說為仁不熟反貴他道之有成總是見
得不熟可恨故甚其辭以惜之云耳三月不違顏子
之熟也耳順從心孔子之熟也純一不已文王之熟
也執中用中堯舜之熟也不到這等地位通還是不
熟不熟便可惜了極美的種子况五穀之不熟或由
人力不足亦有天時地利之不齊非人所能強仁具
於心為之自我克己復禮無待於外因循怠緩將
誰歸哉五穀不熟祇為身害仁之不熟實為心害仁
為生理失其生理便不得為人則仁之當熟又奚止

五穀之比乎嘗試驗之凡人在天理分上不熟只是人欲一邊習染的熟了故不能勝如今欲天理一邊熟只是察私欲萌動處便早見而痛絕之漸漸疎淡使習氣變化不得潛滋暗長去得一層塵垢就現出一段光明塵垢盡去光明復完常常守此自然真心則熟亦不足言矣古人說入道之要須是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諸君子請自反觀平日意念發動處何者最熟何者最生其熟惟自家能曉得要使生處熟熟處生亦惟自家能勇決得師友講明只是提醒箇路運着實用力處却一熱贊助不得也請自金輿山房稿卷之十四 十九 努力承當始得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這一章書是孟子答公都子說話以小從大謂之立以大從小謂之奪先之一字乃人之實用力處耳體有大小同秉受於天皆天則所存也但人所從不同人品遂異要之大人只是能先立乎其大者非有加於本分之外也人之形體不止耳目二者而易蔽易

引多從這見聞上來心之所思不是離耳目之用而別有所在只就形色天性中能識得主宰而各中其天則便是心得其職而百體從令也耳目以視聽為職而不能思故不能自中其則不免為物為蔽既不

能思而蔽於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聲色之外物交於耳目之物則流蕩忘返引之而去不難役於物而不能役物此耳目之所以為小體也若心之官則以思為主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萬事萬物之理皆其包括故能思之則全體呈露是非之辨自明不蔽於朋從之擾是謂思則得之若不能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四

二十

思則情遷物蔽理欲之機莫達不免役於將迎之私所謂不思則不得也夫心以思為主此心之所以為大體也然是耳目也心也體雖有大小之殊與生俱生與形俱形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能知心體為大而加治心之功見之於早圖之於豫敬以持之虛以養之使其廓然而清明昭然而瑩淨而先立乎其

所以為大人則知縱耳目之欲使心為形役者固甘為小人之歸襲取於見聞之末而不能先立乎其大者是亦小人儒而已君子豈以是自安乎夫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必如堯舜禹所謂惟精惟一成湯之以禮制心文王之無斁亦保武王之以敬勝怠子之操存舍亡夫然後神明之舍如明鏡止水順而值之各止於至善此固古聖賢授受之心法也後之學者支離汗漫任耳目以為功夫又或耽寧嗜寂離形色以求本體其於先立乎其大者之旨鉤矣其真矣昔晦菴從李延平嘗令觀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夫金輿山房稿卷之十四
喜怒哀樂皆此心之用也其未發以前氣象非靜虛欲則憧憧擾擾孰能見得有此境界凡此等說話誤又且不可只當文字看過須於靜中自思這樣體段我也曾見得幾端倪否這樣功夫我也可以做得否我這心體比人有何欠少我這力量自視有何怯懦師友拳拳以此相勉決非自誑誑人之語何忍負之人人以儒自名都是要做大人或指目之為小人決不肯受若無一人肯直下承當向這先立乎其大者一句著功夫則文詞華采仕進榮耀竟成何事諸友其審思之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之在聖門志學懇篤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蓋無所不用其省矣想其於綱常倫理本分所當為者自覺已無不盡其心獨於此三事惟恐有纖毫未到處故特舉以加省謂之日省者時時此心照管不使頃刻有差纔覺有差便即痛改非謂事過後纔省省後便罷了亦非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諸事都在所緩只把這三件日省也蓋人謀已事必無不忠到為人謀便分爾我不能如自為謀的仔細致誤人之事者金輿山房稿卷之十四
有之曾子覺得這人我緩急之間恐或有未消融處一幾未盡其心便是不忠故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必使為人謀的一如自己則盡忠矣凡入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自不能不懇切相信至於朋友交遊似乎泛常容或有不真切曾子覺得此處恐或有未懽於心一幾不誠實便是不信故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必使處朋友的心一如處父子君臣夫婦兄弟的心則成其信矣師之與我作止語默無行不與則我之得其傳者亦當無往而不習若止於問答授受之間以為習而不能服膺其無行不與之教則負師之傳

多矣曾子覺得此處惟恐未能盡習之於已故曰傳不習乎必時時刻刻一言一動皆能取法真如鳥之學飛乃可謂習矣曾子學力工夫已到至處如此等病痛斷然已無但他用心細密所以深察看這平字的意思蓋已自信其無而猶不能自己之意即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聖賢反身修德之功類如此大抵聖賢之學第一只是要勿自欺如為謀不忠不免欺人交友不信不免欺友傳而不習不免欺師究其病源總因已私未能克去終亦自欺而已矣吾人為學要認得曾子自省的意思不必拘定這三件當隨各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四

二十三

人病痛自家覺得力量不到處自家識破自家警省自家改悔自家防閑雖所省事件與曾子不同其與曾子自省之心即是一般是亦曾子之學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這章書是孟子教人精義之學不曰義而曰恥者恥即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人受天地之中以有生都有箇羞恥的心腸達之天下古今無不同者但人不能擴充所以有不顧廉恥而為之者矣故孟子說恥之於人大矣存之足以為聖賢失之就至於禽獸一

念之萌善惡向背皆從這有恥無恥分別將去其係於人不亦大乎宜乎人人有之而人人能充之也夫何世間有一樣人專以奸巧存心專以奸巧行事凡所作為皆不顧合理與否惟可以便於己而欺乎人者率無忌憚而為之深謀詭計機械百端凡有良心者皆深恥不為彼且自以為得計是豈原來無有羞恥之心而天之降才爾殊哉只因他不能反身修省將自己本然之良盡行絕滅把這心地上全是物欲陷溺了那羞惡之心雖其固有亦皆蔽塞故無所用其愧恥也這巧字與恥字正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人能恥則無事於巧人好巧則不知所恥矣夫恥雖一事天下千差萬錯都自此出但無恥這一件不如人必不能反己自修必不能發奮感動必不能改過遷善必不能立志勇往見人為聖為賢必不知企慕自家為禽為獸必不知顧惜又何有如人之事哉孟子此言真是善教人處百世之下展讀至此尚能使人悚然驚惕若夏楚在背不能一息自安少有機巧自欺之念莫不愧悔汗顏良心頓發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周子曰人之生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學者欲充知恥之心當觀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四

二十四

孟子後篇人能充無穿窬之心一章看他從無穿窬之心推到受爾汝之實又即語默之間直指為穿窬之類真是充類至義之盡吾人固可保無穿窬之心若甘受爾汝循人語默恐亦未能自免一念之差即同穿窬又况機變之巧有甚于此乎必也時時加慎獨之功使事事可以對人言事事可以語天知事事可以質諸鬼神暗室屋漏不殊康衢之見夢寐晏息不異於白晝所為則集義工夫始終如一不患其不如人矣論語孔子論士以行已有恥為第一等中人庸告哀公以知恥近乎勇學者豈可以為易而忽之

金輿山房稿卷之十四

二十五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思作中庸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章詳論性道之本體戒懼之工夫位育之功化原始要終可謂備矣至此即引仲尼之言提出中庸二字以見此篇宗旨乃仲尼傳授心法非自己杜撰出來首章言中和非和之前別有中中之外別有和中和只是一理中則自無不和和就是所以為中者也故先儒說這中庸之中一中字實兼中和之義中庸亦非兩件中則必

庸若不是平常簡易便就有太過不及便非中矣當春秋之季邪說橫議紛然百出性道不明全是好高立異的人以聖門一貫之學忽為近易而敢為驚世之談詭異之行惑世誣民弊將安極子思述此語喚醒人心見得這箇道理原於天命具於人心天下萬世人人所同本無偏倚本無乖戾原自平常原自易簡果能戒慎恐懼時時是這中庸本體湏臾不離毫髮不加便是君子若昏昧放逸與原來本體不相似即與中庸相反便是小人君子中庸非天有所私厚之也斯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金輿山房稿卷之十四

二十六

時時是存天理時時是遏人欲未幾則廓然太公純是天命之性發而皆中節則物來順應全是率性之道隨其常明常覺者以時措之各止其至善之則所謂體備於己而不離於湏臾也心無所忌正與戒慎相反心無所憚正與恐懼相反君子之心只是內外動靜常常不敢自欺小人以氣拘物蔽冥行妄作不知戒慎恐懼敢於滅絕天理敢於縱放私欲敢於任其邪說操其詭行總是一箇無忌憚的心便無所不至故小人之無忌憚只是一敢字君子戒慎恐懼只是不敢觀後章孔子說有餘不敢盡有所不足不敢

不勉可見聖人之心始終戒懼言行交修都從這不敢中來學者知小人之所以反中庸則知君子之中庸全在戒慎恐懼非求之性分之外者矣吾輩欲為君子須從心地上着實用功時時敬畏時時省察則中和之本體不失若因循玩愒自寬自恕便不覺至於無忌憚而不可救藥矣善惡之關聖賢每對舉而互言之正恐吾人差了路徑故拳拳指示如此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於厥躬

金輿山房稿

卷之十四

這是尚書說命篇傳說告高宗論為學的道理上文既說學于古訓乃有獲見得為君者必貴乎學矣此節正說為學功夫總要在心地上用力乃能自得雖因論君道而發其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均之不可不學則其所以為學者均之當以此為準則從古以來直到高宗傳說纔提出這箇學字纔說出這為學當盡的工夫真萬世心學之宗祖也遜志是謙虛退讓如有所不能務時敏是勤勵上進如有所不及大凡人為學不能有得多因驕情兩字驕則自矜自滿不能虛懷下氣以受善於人情則或作或輟不能奮

迅激昂以勤勵乎已則雖欲從事于求多聞學古訓既無受益之志又無敏速之功善且無自而入所修豈得乃來哉所以必先遜志如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不敢有一毫挾貴挾賢的意思纔是遜志若但心能謙遜而不務時敏則上夫似有如無終無進步故又要務時敏言時時專力求知求能不敢有一毫懶慢間歇的意思纔是務時敏如此則所修為者如泉始達源源而來矣道本我所固有不從外來其言乃來便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之類也夫遜志時敏固有乃來之益苟信道不篤則厥修雖來終不堅定故必於此二者深心篤信念念不忘表裏如一始終如一則道之所修者日積于其身合一而無間說箇允懷則遜非虛遜務非暫務便即克舜之允執厥中臯陶之允迪厥德之允字謂之積者循序漸進積聚無失真為已有如自可欲之善至有諸已之信充實之美光輝之大不可以一二計也於此可見古人論學曰志曰務曰懷無一字不是從此心上用力若記誦空談終是我自我道自道卒為二事安能集於厥躬乎夫高宗古之聖君傳說古之聖臣此書又是從克舜以來起頭講學第一篇

的宗旨若離了此心別有為學之法則非聖人之學
矣諸友雖各專一經守其所習若於此學字源流茫
然不知所自則童而習之白首紛如所學何事故特
揭此以相講明勿曰吾業各有專攻不暇及此也

金輿山房稿後叙

余為諸生時習言高堂生禮聞濟
南有殷先生者以禮顯貴義精願
得而享業焉迨余舉進士戊辰再
選為庶吉士皆出殷先生門下昕
夕在春風中不獨為禮言禮容所
目擊所身漸所嚮景而步趨者皆
皇王之緒仁聖之統也而一時搢拔
簪以侍門庭者三十人無後無先
懼然顧化當是時與先生共事者
為西蜀趙先生趙先生博我以經
濟之文而殷先生約我以身心之
禮虛而往實而歸蓋三歲所而千
古不朽之業已緒脩也今門人徧

天下大者卿相其次亦不失牧伯若
余碌々泛諸大夫之後而無敢廢墜
恃有前聞也先生與趙先生同被
簡入贊中樞弼成隆慶之治而又
相繼引去歛其赫烜昌融之業而
一歸於玄既畢其應世之智而又
垂夫出世之教欲舉億兆而躋之
仁壽之域韜宇宙而鑄為泰禴之
鼎此非聖人之能事而實期之實
踐之者乎殷先生既卒之七年而嗣
子盤始出所遺草屬東阿子公編
校于公更屬余鏤傳之余惟先生之
所膏誨人者唯識仁唯至道今書所
傳之迹也非先生之行也雖猷步趨

不待於迹而迹不能不待于步趨
又況於步趨者乎使千里之遠首
世之下而有同心焉安知不循迹而
步趨先生也先生與李于鱗屬黨
許毀卿長史皆稔稷下先生于鱗
逸材攻古文辭操左國縱橫短長
之說衡厲一世無論時人即東漢
以下無足當其意者而殷卿馴謹
僅以聲詩著威不如殷先生不顯
篇章而澤以道德恢以功名為世
所宗師也余既叙殷先生大都而
倂著之如此
萬曆己丑孟秋朔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門生
邵陞頓首拜



金輿山房稿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殷士儋撰士儋字正夫號棠川歷城人嘉靖丁
未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諡文莊事蹟附見明
史趙貞吉傳是集爲其門人于慎行所編凡詩頌
二卷文十一卷講義一卷士儋與李攀龍游今觀
其詩文蓋直以鄉曲之誼相周旋耳其投契不在
文章也